《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六七冊目次

篁墩程先生文集九十三卷拾遺一卷 （明）程敏政撰 明正德二年何歆程曾刻本 〇〇一

篁墩程先生文集九十三卷拾遺一卷

（明）程敏政撰

明正德二年何歆程曾刻本

篁墩集九十三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程敏政撰。敏政有宋遺民錄、已著錄。是集爲敏政所自訂。據千頃堂書目、尚有外集十二卷、別集二卷、行素稾一卷、拾遺一卷、雜著一卷、今皆不在此編中、疑其本別行也。敏政學問淹通、著作具有根柢、非游談無根者比。特以生於朱子之鄉、又自稱爲程子之裔、故於漢儒宋儒判如冰炭、於蜀黨洛黨亦爭若寇讎。門戶之見既深、徇其私心、遂往往傷於偏駁。如奏考正祀典、欲黜鄭康成祀於其鄉、作蘇氏檮杌、以鍛鍊蘇軾、復伊川九世之讎、至今爲通人所詬厲。其文格亦頗頹唐、不出當時風氣、詩歌多至數千篇、尤多率易、求其警策者殊稀。然明之中葉、士大夫侈談性命、其病日流於空疎。敏政獨以雄才博學、挺出一時。集中徵引故實、恃其淹博、不加詳檢、舛謬者固多。其考證精當者亦時有可取、要爲一時之碩學、未可盡以蕪雜廢也。其集名曰篁墩者、考新安有黃墩、爲晉新安太守黃積所居、子孫世宅於此、故以黃爲名。自羅願新安志朱子文集所載皆同。敏政乃稱黃本篁字、因黃巢而改。遂稱曰篁墩、爲之作記、且以自號。其說杜撰無稽。然名從主人、實爲古義、今亦仍其舊稱焉。

篁墩文集序

文之見于世者惟經與史經主道史主事載道之文易春秋禮樂備矣書之春秋亦紀事而道固存焉及其漸略則孟子揚之又略則韓子發之久而愈晦則周程張朱諸子大闡明之自是而後殆無所復事乎作者紀事之文自左傳遷史班漢書之後惟司馬通鑑歐陽五代史爲朱子綱目則取諸之伏六以寓道而非徒事也道無窮而事亦無窮故作者亦時有之若序論策義之屬皆經之餘而碑表銘誌傳狀之屬其史之餘也二者亦殊而體異蓋惟韓歐能兼之吾朱子則集其大成焉雖未嘗極力于史之餘者亦觀其所論議則可知已歷代以來忽於考據者多失之疏略而不詳于用淺於造詣者多失之支離汗漫而無所歸紛紛藉藉以就于漸盡泯滅之地者恒乎其然也吾友篁墩程先生資稟靈異少時一目數行下

英宗朝以奇童被薦入翰林觀中秘書用經學及第讀誦常至夜亦遂能淹貫群籍下上其論議

訂疑代𨻶厥功惟多及研究理
𦒿求古人為學之次第久而益
有所見而於朱子之說尤深考
覈自以為得我師焉贖採隱索
註釋經傳旁引曲證而于與力
又足以達之館皆出於經史之
餘而宏博偉麗成一家言實諸
々日殆絶無而僅有者也顧中
遭忌嫉晚罹奇毀經濟之用不
能盡白于世其所自見不過進
講
經幄及于
儲宮校正綱目預修續編之類
而已矣金𣏌所刻卷帙所錄家

藏而人誦自考邑以徧于天下
貽之後世則雖巧詆深嫉亦惡
能使之無傳哉功名富貴固士
之所不𦒿予獨恨先生年不及
下壽館所謂文亦未竟其所於
為者耳先生之文有篁墩諸稿
何憾哉沒後之七年為正德
丙寅其門人輩摘而刻于徽州
名曰篁墩文粹論者以為未盡
其選越明年丁卯知府何君歆
暨休寧知縣張九達王韶徵于
其子錦衣千戶壎得全稿焉將
并錄諸梓以示來者而壎請序
于予々與先生同舉京闈且同

官甚久寂乎爲文悼乎不大
用以沒故爲天下也而因以附
吾私云先生所輯有也一編心
經附註詠史詩程氏宗譜貽範
集篁墩錄新安文獻志休寧孫
志共百餘卷別行于世
皇明文衡瀛賢奏對錄宋遺民

錄又百餘卷藏于家不在集中
是歲三月既望光祿大夫柱國
少師
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知
制誥同知
經筵事

國史總裁長沙李東陽序

篁墩程先生文粹目錄上

卷之一

青宮直講　大學　中庸

卷之二

青宮直講　論語一　二　三

卷之三

青宮直講　尚書

卷之四

青宮直講　尚書　文華大訓

卷之五

經筵講章　中庸　尚書一　二　三　四　五

春秋　綱目一　二

卷之六

經筵日講　孟子

卷之七

經筵日講　尚書一　二

尚書

卷之八

經筵講章　中庸　孟子　尚書

春秋　通鑑綱目

卷之九

制策

卷之十

奏　議　表　策

奏乞省親

奏乞終制

奏考正祀典

龜山先生從祀議

擬武成王廟祀享名將議

代衍聖公謝修闕里廟庭表

謝賜鮮果表

應天府鄉試策問一　二　三　四　五

考教職策問一　二　三

私試策問

會試策問

卷之十一

考　論　辨　說

詩考　老氏考

伍員論　陳平論　孔明論

七哀說　報應說

辨河間志程知節冢

宋太祖太宗授受辨
關羽謚爵考
論董公徐洪客　論曹操
隋論　狄仁傑論　貍奴論
杞神考　一論　二論　三論
太古軒辨
卷之十二
辨
新安程氏統宗世譜辨　三十七條
卷之十三
記
月河梵苑記　宋丞相程文清公墓記
河間府眞武廟記　承濟堂記

同年會記　朝陽樓記
王朔州政績記　草菴記
篁墩書舍記　世賞坊記
樂清軒記　遊九龍泉記
嵩縣重修程氏兩夫子祠記
夜度兩關記　遊齊雲巖記
齊山書舍記　休寧烏龍山汪越公廟田記
寄寄亭記
卷之十四
記
休寧縣儒學宣聖廟重修記
績溪縣重修浮渡橋記　趙氏祠堂記
績溪縣城隍廟記　休寧汊口世忠行祠記

祁門善和程氏重修報慈菴祠宇記
休寧山斗世忠行祠記　休寧重修二程夫子祠記
唐歙州兵馬使程府君墓記
德興蘆口程氏世忠行祠碑陰記
程氏貽範集目録後記　休寧縣方興寺重修記
嘉興縣東塔寺四進士題名記
旌德縣重修三山禪定寺記
卷之十五
記
婺源胡氏明經書院重修記
西湖聯句詩卷後記　眞覺寺記
文會軒記　[illegible]安縣[illegible]愛橋記
眞慶堂記　[illegible]樓記
太湖縣便民倉記　溪山行樂記
思書堂記　臨城縣重修儒學記
友菊堂記　壽[illegible]樓記
瘦石對亭春集圖記　[illegible]雲深處記
祁門善和程氏世墳記　儀鳳堂記
萱椿養堂記
卷之十六
重修南山菴記　新屯寺鐘樓并續置田土記
仙源張氏[illegible]像[illegible]記　[illegible]對鷗閣記
重修觀音寺記　瀛州行樂圖記
靜軒記　淳安縣儒學重修記
忠祥書院記　休寧率口程氏世忠祠記
道一編後記　定山汪氏重建祠堂記

恭謙堂記　春風堂記
卷之十七
記
浙江湖州府新置壽豐縣記
翕樂堂記　靳水縣南門浮橋記
松巖記　桂巖記
清風亭記　祁門爭溪李氏先祠石橋記
著存堂記　保訓樓記
定守先生祠堂記　尚德堂記
治績亭記　展墓圖記
不瑕堂記　桂巖書院記
友恭堂記　竹窩靜趣記
懷德堂記　務本堂記

留春軒記
卷之十八
記
徽州府婺源縣重建廟學記
竹窗書舍記　耕讀記
李源書院記　重修仁王院記
靜軒記　休寧縣孫塘程氏忠壯會記
猗蘭幽居記　壺天秋月記
梅竹軒記　拙秀樓記
時習齋記　古城書屋記
香山永安禪寺觀音閣重修記
敕賜廣惠寺記　樣巷堂記
保菴堂記　天津重修海泉寺記

[illegible]記　董子祠堂記
卷之十九
記
先瓏碑陰記　壽徽圖記
客星亭記　慕親堂記
洞元觀重修記　義路亭記
竹[illegible]記　訥菴記
重修休寧縣[illegible]亭記　祁門縣重修平政橋記
重修龍宮亭記　同知寧國府事吳公去思記
靜定山房記　靜[illegible]堂記
仇氏[illegible]記
[illegible]

卷之二十
記
[illegible]縣重修[illegible]記　瑞蓮記
[illegible]記　節壽堂記
[illegible]記　德徵堂記
[illegible]記　杭州府儒學科目題名記
宜興伍氏[illegible]記　呂梁洪新建工部分司記
[illegible]　臨清州觀音閣下浮橋記
立[illegible]記　[illegible]雲軒記
明[illegible]記　[illegible]記
休竹軒記　太監[illegible]公壽藏記
太監何公壽藏記
卷之二十一
序

瀛賢奏對録序
皇明文衡序
送張彥質赴南京戶部主事序　送河間縣令孫良臣序
送醴陵縣令汪世行序　送南京工部主事金公器序
送吳思齊還治遂州序　送內兄林文秀之官淮陰序
壽吳孺人序　送晉寧州郡醫官序
文母王宜人輓詩序　送方君引
洪氏族譜序　贈廣東按察副使張君詩序
送范邦祥知嶧縣序　送太學生于君還鄆城序
贈兵科都給事中童君序　贈鄆州守禦千戶党侯序
贈工部主事吳文盛序

卷之二十二

序

贈三氏學録孔君序　山川鍾秀圖詩序
送孔君廷佐知環縣序　贈覺義祖庭上人序
送湖廣布政司參議林君序
贈同知徽州府事張君序　東谷遺稿序
椿萱齊壽堂詩序　慶通政使司右參議王君序
存思四詠序　西巡紀行詩序
送湖廣按察僉事汪君詩序
無逸子詩序　戚氏重慶録序
篁墩十二詠序　贈朱克紹處士序
壽汪君尚諭夫婦六十序　志雲先生集序
思蓀堂八詠送王世英員外南還序
壽封給事中楊先生八十序　送戶部主事汪惟中序

卷之二十三

序

贈都昌令吳君廷端考績南還序
審濟録序　壽段叔誠先生八十序
績溪坊市程氏族譜序　詩壇叢韻序
太守孫侯政績録序　唐氏三先生集序
重訂丹溪心法序　麻衣相法序
雪心賦句解序　諫議遺芳序
新安程氏統宗世譜序　祭掃録序
歙槐塘程氏續編譜序　詠史絶句序
徽州府同守張公輓詩序　雙清圖詩汪君克敬序
送翰林五經博士朱君南峰序
送新城傅會叟上人序

卷之二十四

序

贈福建按察副使胡公序　贈錢憚侯序
贈南京太僕少卿唐君序　贈馮君克遠知建安縣詩序
贈崔君廷珮判嶧州序　文昌坊程氏族譜序
王尚中賻行詩序　贈周君德中同知蘇州府詩序
贈宋君廷貢知泰安縣序　封奉直大夫知薊州汪先生壽序
戶部郎中官君輓詩序　贈黄君茂卿通判廣平府序
贈平江伯陳公還鎮詩序　怡雲叙翁六十壽序
呂母太夫人壽序　驄馬行春詩序
贈守禦滄州正千戶趙良玉詩序　贈知婺源縣事董君序
張氏世美集序
贈麻城縣丞張君序
贈監察御史汪府君孺人江氏輓詩序

卷之二十五
序
贈都督李公承恩展墓西還詩序
汪君自吏部待選還新安省覲送行序
贈曾君知滕州詩序　送都閫蕭君赴四川行都司序
贈監察御史汪君序　贈中書舍人姚君歸省序
北觀序　贈工部主事程節之序
贈五官保章正周君序　贈葉君與謙南歸詩序
贈中書舍人楊君序
太子太保襄城侯李公壽詩序
賀禮部侍郎康公序　贈知易州羅君考最復任詩序
賀順天府通判馬君序　贈太學生郭君南歸詩序
贈南京太常卿翟君詩序

卷之二十六
序
陝西河東都轉運鹽使雷君贈行序
贈黃君知合江縣序　推府陳公考最來還贈行序
贈無錫醫學訓科施君序　思遠詩序
雲中寄興詩序　應天府鄉試錄後序
贈應天府學教授黃君序　慶戚里張君榮授鴻臚卿序
贈黃君宗鎮同知處州府序　贈沙縣丞葉君致政南還序
贈知松陽縣事謝君致政南歸序
贈陝西按察司僉事潘君序
贈溫州教授汪君序　雙桂堂詩序
送沈君出判徽州府序　贈徽府儀衛[illegible]黃君序
慶許孺人吳氏七十壽序

卷之二十七
序
贈李君知大名府序　贈郭君知臨高縣序
侍御承恩詩序　旃溪十景詩序
順德堂詩序　郁金詩序
贈甘君同知徽州府序　壽處士汪君廷悅七十序
城北汪氏譜序　贈南京吏部主事吳君序
贈豐潤伯曹公奉勑總南京操江兵序
壽蔣翁八十序　奉使湖南詩序
贈大理左寺副汪君歸省序
贈推府李君之任徽州序　白太夫人壽六十序
奉使贈言序　太叔父三處士士熙甫壽七十序
送禮部司務方君南歸序　陽湖八景詩序

卷之二十八
序
贈刑科給事中呂君使安南序
奉贈南京吏部尚書王公序　前御史劉君受封編修贈行序
半山亭後序
送都揮使樊職還莅嚴州序
英國太夫人稱壽序
慶封翰林侍講學士成齋李先生暨其配宜人徐氏序
慶太僕丞方君序　送鐔上人詩序
示祝偈和詩序　金粟稿序
東軒十事詩引　蘇[illegible]堂序
謝令君張公[illegible]活氏序　休泉養浩詩序
道一編序　水晶宮客詩引

新安送別詩序　梁園賞花詩序
竹洲文集序

卷之二十九

序

新安文獻志序　重恩堂詩序
休寧志序　城北查氏族譜序
應詔揮毫詩序　魏齋熊公夫婦輓詩序
歙江村江氏族譜序　集璇錄序
丘先生文集序　公餘愛日詩序
靜軒序　紫陽紀別詩序
湖上青山詩序　弦歌清政詩序
松蘿山遊詩序　送汪承之序

卷之三十

序

心經附註序　慶致政同守李公八十壽序
壽吳君世美六十序　程氏節壽堂序
慶封監察御史謝公壽詩序　慶雲溪孫君復興六十序
慶雲源王君夫婦六十序　慶寧國葛君廷審六十壽序
慶鮑君時望六十壽序
壽意圖慶竟田吳處士暨其配汪孺人序
槐塘程處士慶七十壽序　送浙江大參陸公還崑山詩序
贈浙江按察使閔公赴任序
贈王君寧之知[illegible]河縣序　贈張君廷曙知寧豐縣序
贈進士汪君知永新縣序　贈工部主事張君序

卷之三十一

序

奉送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賈公致政榮還序
都尉周公贈行詩序　贈黃州按察使汪公序
贈四川按察使洪君序　贈儲君柏仲授曹州判官序
贈婁送竟圖詩序　太司馬致政陳公八十慶壽序
贈知霸州徐君考績還序
贈南京刑部員外郎白君序
贈成都太守曾君序　送學士商君之任南京序
送馬君知堂邑縣序　贈吳縣尹施府推壽六十序
贈進士徐君赴京國績官序
太淑人江母陸氏八十壽詩序
送揚州同守方君考績還任序

卷之三十二

序

贈河間太守謝君考績序　送高君赴光山縣尹序
慶致政李公二親壽詩序　贈福建按察使宋君序
送陸君廷玉哀詩序
贈侍御陳君知松江府序　贈贊緒所正張君壽七十詩序
贈進士汪君本忠孺人洪氏壽詩序　盤江文集序
贈編修吳君充溫南歸序　贈方君知濟南府序
贈雲南按察副使謝君序　秋江別意圖詩序
慶貢士舒翁七十壽序
送南京太常祠祭署祀丞武君序
送鄒關徐弘純南歸詩序　樊妣賈孺人七十壽序
古林孫氏續譜序　憲副張公暨孺人王氏偕壽詩序
慶流州太孺人榮膺恩壽詩序
歙州志序

卷之三十三

序

辭金詩序　端友齋録序
壽前侍御黄公序　慶太守涂公七十壽詩序
萱榮堂詩序　送太守李君考績還嚴州序
送行人王君使朝鮮序
送太常少卿沈公廷美考績還南京序
南京紀績序　贈陳君伯謙赴湖廣布政司理問序
贈沈君良臣知南雄府序　賀大理卿王公六十壽詩序
送王汝璋醫官南歸詩序
元萬戶吳公與富溪程北山處士詩引
南針秦氏家譜序　慶滋陽韓君受封禮科給事中序
壽汪翁六十詩序　贈進士李君知宣城縣序

聖賢像序　壽鮑君從遠六十序

卷之三十四

序

旌功録序　慶方伯魏公七十序
程孺人七十壽序　張母吳大孺人七十壽慶序
望萱樓詩序　李忠文公家乘序
程彥綱夫婦同壽序　地理囊金注序
知止吳君夫婦偕壽序　三叔祖母汪孺人八十壽詩序
平盈文會録序　貽乾集詩序
黄山圖為羅君夫婦壽序　巖鎮謝氏家譜序
休寧流塘詹氏家譜序　五藏解序
太傅兼　太子太傅平江伯陳公壽詩序
奉送少師兼　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徐公南歸序

送于千戶序　送潘君正汝同知金華府序
送鄭君萬里知蘭城縣序　壽封翰林編修吳君七十詩序
東海遺愛録序　蘇溪程氏續譜序
孫士寬六十壽序　五城黄氏會通譜序

卷之三十五

序

少師兼　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徐公壽詩序
贈叅政龍君之任福建序　休寧東門邵氏族譜序
棠樾鮑氏家傳録序　壽封吏部稽勳郎中周先生七十序
萃英集序　明威李公哀輓詩序
怡靜居士葉君八十壽序　黄山遊卷引
滿道清風圖卷詩引　地理發微序
南山留題詩卷引

壽封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松崖屠先生詩序
送張公之任徽州府序　吳興陸氏族譜序
布政李公輓詩序　贈遂昌訓導陳文元序
賀推府王君母葛夫人壽序　西堂雅集序
兵科給事中王君二親壽序　王氏二親哀詩序
贈　太子洗馬兼翰林侍講梁公使安南詩序
贈知歙縣事熊君南還序　林下清風卷引
太監陳公榮賀序

卷之三十六

題跋

書諸葛忠武侯傳後　題明良慶會卷後
題續文章正宗後　林月鑑江湖勝覽卷跋
題文公梅花賦後　題先世文清公贊御書儒碩字後

跋宋嘉定十三年賞劉士元形勇誥後
題所校脈經後
題錢昕畫劉尚史作來也宣詔後
題唐張旭草書眞跡
書練古錄後
題沈生作時感爲卷
題宋李龍眠白描淵明圖後
題宗老學可所藏元人卷後
書亡弟克寛所贈族姪貢士偕時詩後
書趙松雪千文帖後
跋續溪仁里程氏譜
書汶口宗家承德堂卷後
題族祖宋端明公所爲范河族字說後
題婺源環溪宗家思本卷
題王太守所和宗姪逸民詩後
書程氏統宗譜後
書蘇氏古史朱子漢記所載忠公孫立孤事後
書方虛谷所撰先太守行狀後
書先忠壯公贈誥後
書元呂中丞所撰藏山祠記後

書宋嘉定中請立忠壯公祠狀後
書先忠壯公封王宣命後
書先福烈侯贈誥後
書先太守公及忠壯公夫人長子忠顯侯追封三誥後
書李北海所撰先長史府君碑後
書唐書撰海藩鎮列傳後
書韓黃裳所撰先别駕府君誌後
書唐人所撰先都知府君碑後

卷之三十七

題跋

書族祖文清公所撰古城宗祖墓銘後
書先文簡公宋史本傳後
書宋鑑長編所紀先文簡公事後
書先太中公宋史附傳後
書明道先生墓誌後
書伊川先生年譜後
書元物賜伊川書院記後
書朱子所與先世二書後
書于更叟楊熙湖齋記後
書呂竹坡所撰族祖文清公文誌後
書吳宗本草廬先生遺事後
書婺源龍陂宗家所刊先生傳後
書續溪仁里宗家所刻先公誌後
書建昌文忠公所受四制後
書先縣尉公所受至元勅牒後
書洪武欽定廣郎山功臣廟位次後
書先高祖萬戶忠愍侯墓銘後
書程氏貽範集目錄後
跋叔父東皋公與曾叔祖允溪府君手書後
題元李書監大字後
書吳季仙真跡後
題蘇東坡書千字傳真跡後
題唐賀監年代直帖後

題書梅書冊
書祖廷分詠詩後
題分亨遠溪程氏譜後
題雪樓遺墨後
書鐵崖說經後
題四明鮑原禮書卷後
書宋元章義表後
題歙陸氏先祠記後
書葉大經公手書後
書朱子鄉約後
書餘杭趙淵源先生墓銘後
跋吳彥子原博所藏放翁帖後
跋宋先公萬朱揮使表奏後
題新水程氏所藏南宋録用伊川先生子孫誥後
題仇司訓東之所藏雪巷帖後
書月河梵苑記後
題趙子昂與天台楊隱士書後
題先叔祖公家范手跡後
跋趙先仙尚書府君遺像
題周覺列原巳送行詩卷
書近作後

瘦竹卷跋　書率東程氏譜後

卷之三十八

題跋

書瓊臺吟藁後　榮感堂詩後
敬書先襄毅公賀馬恭襄公得子詩後
書釣臺集後　書古穰續集後
書宋陸二先生所論無極書後
書朱陸二先生鵞湖倡和詩後
書朱子答呂子約書　書朱子答呂子約蔡季通書
書陸子與朱子及陶贊仲鄭溥之三書
書朱子答劉季章書　書朱子與黃直卿書
書陸子與李省幹張輔之書
書朱子答劉公度　書陸子記荆公祠畧

書朱子答張敬夫書　書朱子與陸子靜書
書朱子答呂伯恭書　書朱子與林擇之書
書張南軒先生與陸子書　書朱子白鹿洞書堂講義跋
書朱子祭陸子壽陸子祭呂伯恭文
書朱子表世弘之墓畧　書朱子答項平父書
書朱子答陳膚仲書　書朱子答呂子約何叔京書
書朱子答吳伯豐書　書朱子與周叔謹書
書朱子答呂子約書　書朱子答陸子七書
書朱子答滕德章符復仲書
書虞道園所跋朱陸帖
書鄭師山送葛之熙序及與汪真卿書
書趙東山對江右六君子策
書趙東山陸子像贊　書汾山汪氏族譜後
書劉教諭所註武夷棹歌後
題南山賞梅聯句詩後　題王允恭駙馬所贈程國輔卷
題西山眞氏跋傅正夫所編慈湖訓語
書汪廷潤賻行卷　書二沈墨跡卷
題樹萱堂卷　書汪道全所書千文後
題友梅軒卷吳山雲詩後　題夜績教子圖
題閱川幽居記後　題篠田程氏所分統宗譜後
書王太守卷　書程氏三節堂詩後
書馮憲副聯句詩後　題李推府卷
跋陳定宇先生小學字訓註
書施秋官行卷

卷之三十九

題跋

跋眞西山先生心經附註　書鄭時雍草書千文後
題朱子所書敬齋箴後　書朱子所書易繫辭後
跋西門汪氏所藏名公翰墨
書所題小金山詩後　書所題鄭公釣臺詩後
書雲叔擷稾　書淳菴卷
題范文正公手書伯夷頌後
書李雲陽先生進思堂記後
題謁陵倡和詩卷　書尚約文集後
書論語或問　題龜山先生文集鈔
書大雅堂卷後　題范太史文集鈔
題汪文定公集鈔　書湯東澗妙絶古今文選後
書孫雪坡記後　書史郎中所藏山谷眞跡後
書所題汪尹四時小景詩後　書伊川先生眞跡後

書董訂祖氏世德碑銘後　書方景處士陶君墓銘後
書統宗譜後　書先祖妣行狀後
書蕭氏祖塋詩卷後　書戴氏所藏先世遺墨後
書方朝散郎將佐監丞江公若膚墓誌銘後　書敬義堂後
書新安文獻志後　書經傳補逸後
書胡子知言後　書家譜後
書儀禮逸經後
書南京大常少卿長沙夏公傳後　書先公潤河府遺墨後
書古城山古蹟
題新書後　書本宗譜後
書萬川閔節婦輓卷後　書戴文進菊花卷
書南山辭詠卷　書王若水畫
跋廬陵曾君所藏顏頃蘇公手帖

企卷跋　書所錄遊黃山詩後
書魏氏家譜後　書東海草書後
書錄遊黃山詩後　跋鶴山小隱卷
書辛口程肯堂心字墓誌銘後
卷之四十
行狀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達李公行狀
潭渡處士黃君行狀
封奉政大夫通政使司右參議姚公行狀
資德大夫南京刑部尚書贈　太子少保謚莊懿周公行狀
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黃公行狀
卷之四十一
行狀
資德大夫南京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贈　太子少保謚襄毅程公行狀
故嘉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禮部右侍郎陸公行狀
英國太夫人吳氏行狀
故妣夫人林氏行狀
卷之四十二
碑誌表碣
槐溪先生程君墓碑銘　歙處士汪君墓碣銘
處士黃君孚島墓誌銘　孺人呂氏墓誌銘
處士茂本墓銘　承德郎應天府通判林君墓表
陳母林孺人墓誌銘
贈武畧將軍錦衣衛副千戶孫公墓誌銘
一品夫人常氏壙誌銘
明威將軍神策衛指揮僉事致仕黃公墓誌銘

孝友徐君墓誌銘　崇府審理正孫君墓誌銘
榮祿大夫同知中軍都督府贈左都督張公神道碑
文思院副使余君墓誌銘
昭勇將軍錦衣衛指揮使孫公墓誌銘
奉議大夫同知汀州府事程君墓表
亡弟克寬壙誌銘
卷之四十三
碑誌表碣
正議大夫資治尹兵部左侍郎滕公墓誌銘
湖廣宜章知縣贈文林郎馬君封太孺人徐氏合葬墓銘
鶴頭翁墓表　圻子壙志
通奉大夫河南左布政使程公墓碑銘
方孺人墓誌銘　黃巖陳處士墓誌銘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張公墓誌銘
槐塘程府君墓表　義官金君墓誌銘
洪宜人汪氏墓誌銘　先高祖徵士府君阡表
祁門處士汪君墓表　尋樂處士程君墓表
筠軒處士程君墓誌銘

卷之四十四

誌碣

大保燕　太子太保掌左軍都督府事定西侯封涇國公諡威毅蔣公墓誌銘
承德郎戶部山西清吏司主事呂君墓誌銘
朝列大夫湖廣布政司右參議段公宜人楊氏合葬墓誌銘
贈懷遠將軍同知武成後衛指揮使司事李府君太淑人邢氏合葬墓誌銘
趙淑人李氏墓誌銘　承德郎東城兵馬指揮閔君墓誌銘
孝義處士閔君墓誌銘　承事郎畢君墓碣銘

彰武伯夫人汪氏墓誌銘　孫母汪氏孺人墓誌銘
養恬處士吳君墓誌銘　潭富王處士墓誌銘
復齋錢君墓誌銘
明威將軍瀋陽中屯衛指揮僉事程公墓誌銘
處士高公墓誌銘

卷之四十五

碑誌表碣

會昌侯母張夫人墓誌銘　華亭正妻呂孺人墓碣銘
傅君克脩墓表　曾叔祖克濮府君墓表
處士吳君孺人謝氏合葬墓誌銘
程孺人墓表　女月仙壙銘
程用光墓誌銘
亡弟從仕郎詹事府主簿判新州事程君墓誌銘

豐城涂孝子墓誌銘　故宋中書舍人程公墓祠碑
武略將軍新安衛千户于公宜人葉氏合葬墓誌銘
善和程處士墓表
李處士宗贈及其配方孺人墓誌銘　汪君本哥墓誌銘
程君用堅墓誌銘
前奉訓大夫鄆州知州洪公墓碑銘
太孺人黃氏墓誌銘

卷之四十六

碑誌表

故奉政大夫常德府同知致仕李公墓表
翠屏處士胡君墓誌銘　溪東孫處士及配吳孺人墓誌銘
休寧儒學生程公昭墓誌銘
處士李公墓誌銘　沙溪處士汪君墓誌銘

故唐孝子黃府君祠堂碑銘
孫君以寬墓誌銘　處安汪翁墓誌銘
資德大夫通政使司事少保禮部尚書致仕張公墓誌銘
驃騎將軍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李公墓誌銘
懷遠將軍中都前衛指揮同知受公墓誌銘
汪承之墓誌銘　恭人鄭氏墓誌銘
指揮魏君墓誌銘
中奉大夫宗人府儀賓鄧公墓誌銘
石丘處士吳君墓碑銘
贈文林郎雲南道監察御史周君暨封太孺人張氏墓誌銘
宋尚書職方郎中兼權中書舍人黃公墓表

卷之四十七

碑誌表

驃騎將軍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牟公墓誌銘
太恭人張母袁氏墓誌銘　□官□□君墓誌銘
貞靖先生秦君墓誌銘
大中大夫資治少尹南京太僕卿張公神道碑銘
迪功郎陝西狄道縣丞周君墓碣銘
大同中屯衛百戶徐君墓誌銘
義官李君墓表　劉氏二親墓表
孺人宋氏墓誌銘　順德府儒學教授黃先生墓誌銘
贈文林郎監察御史吳君孺人汪氏合葬墓誌銘
默齋先生鄭君墓銘　承事郎譚君墓誌銘
孺人馮氏墓誌銘　歙黃處士徐孺人合葬墓誌銘
百歲程君墓表　樂汪君墓表

卷之四十八

碑誌表碣

中奉大夫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秦公神道碑銘
贈文林郎監察御史于公封太孺人孫氏墓表
宜人番氏墓誌銘　吳氏親塋表
寶山劉君墓誌銘　朴菴陳君墓誌銘
河間衛正千戶贈明威將軍僉指揮使司事張公墓誌銘
敦愨程處士墓誌銘　義官方君墓誌銘
明故奉訓大夫工部屯田員外郎高君墓誌銘
項孺人墓碣銘　恬退老人畢君墓表
贈中憲大夫河間知府謝公墓表
淑人周氏墓表
明封徵仕郎戶科給事中鄭公墓表

卷之四十九

傳

湯胤勣傳　蔡青餘氏傳
橘泉翁傳　謝節婦傳
石鍾傳　泮源先生傳
安東縣蒲林君傳　長史程公傳
青齊寧王翁傳　兵馬副指揮蔡公傳
冰蘗老人傳　栖芸先生傳
孝義汪處士傳　孫處士春殷傳
唐君傳　程貞婦傳
鄭君傳

卷之五十

傳

楊文懿公傳　僉憲楊君傳

徐處士傳　前嘉州守洪公傳
汪節婦傳　鄒氏傳
畢處士傳　蘭州同知封翰林修撰錢君傳
參政陸公傳　仝景明先生傳
汪義士傳　鄒佑之傳
封監察御史王公傳

卷之五十一

祭告文

補漢昭烈皇帝伐孫權告廟文
祭婦翁大學士李文達公文
祭妻母夫人周氏文　閣院祭大學士彭文憲公文
奉遷五世祖考妣祭告先祠文
奉安顯祖尚書府君遺像告文

祭亡弟充寬文
賜假還河間掃墓告文
南山菴祭亡弟充寬文
祭桃塘族兄充和貳守文
郵興命下奠告几筵文
吳山陰侯賀公廟告文
至家告几筵文
奉誥賀章告几筵文
諭祭還主告文
祔塋告亡弟文
祔主告亡弟文
告先世祖忠壯公廟文
重作家廟奉安神主告文
奉安五祀諸神告文
小祥告文
祭從祖母曹氏孺人告文
赴京謝恩告文
元日設主告文
過河間告祭先塋文
男埴娶官告文
祭衍聖公太夫人王氏文
祭林舅文
代瑩姪祭衍聖公夫人文
大祥告文
謝恩還家告文
禪祭告文

代母夫人祭凡文
祭告顯考襄毅公文
修復先塋告文
太師徐國文公閭里告文
祭武進戴政郎中全公文
清源祭鄉友李以忠文
滄州祭趙氏妹文
祭崑山陸先生文
南京候選過河間告先塋文
祭都督董公文
祭禮部侍郎新昌俞公文
祭陸職方文重母宜人文
先祠初作神板告文
祭亡弟充儉文
月河寺亡弟改殯告文
祭定西侯蔣公文
祭大醫院使錢君宗嗣文
祭襄城侯夫人汪氏文
祭太僕卿韓公世安文
祭鄞憲東安李公文
陞官祭先祠文
祭土地文
祭叔父明威府君墓文
南歸過河間告先塋文
告叔父明威府君墓文

祭嫡母恭人劉氏文
祭錢氏妹文
告謝南山后土文
告五祀衆神文
聞三叔祖處士之訃告文

卷之五十二

祭告文

南山賜塋填墓告文
代埴姪葬父告先墓文
亡弟改殯告先祠文
祭亡弟文
代埴姪啓殯告文
先祠奉安告文
啟門告文
玄帝告文
祭臨塘范處士文
祭汪孺人文
祭武昌尹汪匱親家文
祭常德同守致政李公文
祭先師宮保尚書殿學劉公文
男埴界姻告先祠文
祭甘母夫人文

壬子冬餞咸寧侯官文
鄧州新建李文達公祠堂時祭文 代作
祭魏參將文 代妹婿作
新居祭五祀文
祭親家凌指揮文
祭故叔祖三處士文
祭宮保尚書昌黎張公文 代士敏作
祭全吾百戶李公文
祭家生子武文
祭刑部周員外妻安人文
祭宮保尚書大學士丘公文
祭壽寧侯祖塋文 代人作
開壙告文
開壙告后土氏文
開壙告先考襄毅公文
開壙告后土氏文
祭李處士文
伐木告文
告爲顯妣樹碑文
祭儒學生汪君承之文
祭侍御吳公文
祭祁母太孺人文
誥封恭人叔母劉氏祭文

祭少保于公文代于文定子作
聞士欽李公訃位哭告文　弘治十年歲除告文
奠故太常少卿李君每觀文
奠太淑人熊母龍氏文　祭張公文
祭從叔處士彥華甫文　至京轉官告文

卷之五十三

書簡

擬鄒良具上漢王書　擬朱子答王胎叔書
簡羅修撰明仲論歐公九射修義
與何侍從廷秀書　寄安福尹學士先生書
簡太守武邑王公而勉論命祭禮書
寄李尚寶士欽書一　二　三
與陸論薦熏伯書　簡歷東李憲副廷璋
答湖廣何方伯廷秀　與林文美表弟書
答杭聖公書　簡李武選應禎
與巡撫南畿尚書三原王公書
與提學婁侍御克讓請立二程夫子祠堂書　二
與南安張太守汝弼書　與張□□書
與太守河汾王公允明論世忠廟□書
簡縣江尹　簡德興方尹汝高
簡婺源陳簡教諭　簡太守河汾王公
寄歐陽大尹子相書　簡富溪宗人景宗
與東門四十七叔五十三叔　答黃州謝太守文安書
與河西宗人博士通譜書　答汪□□
簡循道親家穎道
與巡撫南畿都憲彭公鳳儀

簡梁平宗人貢士柑　答富溪宗人景宗書
簡徐州同知宗姪孫琁　與瑕學司馬侍御通伯書
簡汪琛詒　簡謝邑山人
簡蔡修承進士　寄閣老壽光先生
簡唐汝希愷　答汶口宗人志端
簡山斗族姪孫天相
與刑部尚書盱江何公簡　簡孫憲副廷貴
與閣老壽光先生書　簡劉貞魁次利昆仲
簡禮部尚書瓊山丘公　簡李學士世賢
簡辨上人　慰余貢士簡
與河間太守謝公顯道書　復族人祖璞

卷之五十四

書簡

與林諭德亨大書　簡趙郎中夢麟
簡冊使王尹公濟　簡鈕宗甫御醫
簡錫山致政秦方伯廷韶　與姑蘇沈啓南書
與司馬侍御通伯書　與李尚寶士欽書
與嚴州李太守叔臥書　簡致政丁府尹景暘
答姑蘇劉振之簡　簡李尚寶士欽論古樣續集
與尚書瓊山丘公　與建陽朱博士簡
與楊儀曹君謙書
與南京禮部尚書與容黎公大樸書
與金希繇正朝貢簡　與張贊善廷祥書
答林諭德亨大書　與成都太守汪親家文燦書
與縣令鄒卿欽書　與仇訓導東之簡
與李尚寶士欽書　簡木儒士

簡汪僉憲從仁　復莊定山守兄書
復李賓之學士　與謝鳴治祭酒書
復焦孟陽舊寅長　復柳邦用太守
與婁克讓方伯書　與歐陽子相侍御書
復丁王夫通判　簡故弋陽黃憲使子
與倪大器都憲書　簡李宗仁太守
復羅明仲舊寅長　簡蕭文明同守
簡沈石田　復李宗仁太守書
與致政汪世行縣尹書　簡劉南金司務
簡陸文量參政　簡提學王明仲侍御
復周仲瞻光祿　與李士敬錦衣書
與謝于喬舊同寅　與鄭萬里上舍
復司馬通伯憲副書　復汪進之貢魁
復黃硯夫縣尹　復汪貢魁
復蕭病司訓　與尚書盱江何公書
與李世賢祭酒書　復汪希顏憲副
復宋楨司訓

卷之五十五

書

與鄭萬里書　答汪僉憲書
寄李祭酒世賢書　簡李貞伯太僕
錢吳縣長州大尹二尹邦憲種
與沈石田書　復山東巡撫王都憲宗明書
復山東憲副汪希顏書　復兗州太守許同年季升書
復衍聖公　與于千戶文遠書
與敏聰叔書　與南京守備蔣太監書

與南京張學士廷祥書　與焦學士孟陽書
與王原常僉憲書　簡富溪用禮宗弟書
簡楊維立諭德　與巡撫都憲張同年天瑞書
與楊君謙儀部　復陝西提學楊僉憲應寧書
與南京羅司成明仲書　簡都憲屠同年朝宗
復廷祥學士書　復南京童尚矩侍郎書
答杭濟川論經　與族姪師魯
與致政學士江東之書　復巡撫雲南都憲張同年汝欽書
簡祭酒林同年亨大　簡學士李同寅賓之
復巡撫南直隸何都憲世光書
復青州徐中行推官書　簡刑部楊主事志仁
復王庶子世賢　復詹存中簡
與致仕邊侍郎克復書　簡付諸庶吉士
簡賓之學士　簡學士陸同年廉伯
復致仕閔老尹先生書　復謝學士于喬書
簡復馬少卿宗勉　答福建憲副司馬通伯書
與汪大參親家文燦書　簡宋伯說同年舜咨
與河間謝太守道碩書　答仇東之教授
復劉都憲時雍書　復邊政強同年廷貴書
簡鍾東白善世　簡陳師召太常子貢士舉
與大傅殿學徐先生書　與李遜學
與大司馬馬先生　與楊介夫侍讀
與趙大常　答與仇訓導
與白司寇先生　與傅亞卿
與楊學士　與林祭酒
與周司徒　與徐司空

簡歙通守　與師曾姪

卷之五十六

箴　銘　贊

愼言箴　廉正平恕銘
白石硯銘　羅太史明仲像贊
張駕部汝弼小像贊　刑部過郎中太樸像贊
工部吳主事瓊林醉歸圖贊　績溪宗家守悅處士遺像贊
汊口宗家處士雲像贊　汊口汪君清隱像贊
退思齋銘　善慶堂銘
方鸜鵒端溪紫硯銘　王學録先生像贊
王夫人贊　如在軒箴
婺源王處泉處士像贊　婺源謝軒戴吾英處士像贊
故元筠軒三孝二唐先生遺像贊
大畈汪君道全像贊　陪郭士二處士宗叔夫婦像贊
敬養齋箴　新安程氏統宗世譜銘
金曹官萬鎰像贊　故元陳弗齋先生遺像贊
高安宗家處士敬之像贊　故司直汪蓉峯先生遺像贊
止齋銘　永年縣丞致仕朱懋像贊
山斗宗老仕僖遺像贊　宣聖杏壇圖贊
煙溪義渡銘　吳郡李員外應禎像贊
吳醫顏谷遺像贊　九龍山樵陳林成像贊
潤醫吳君貴像贊　五羊鍾太守遺像贊
靈玉銘　養齋箴
國學王進君像贊　南監太常安成劉先生小像贊
河南同守王汝堅像贊　宗老文彬處士像贊
琛溪宗老鏐處士像贊　婺源胡處士夫婦像贊
石門進士北關胡見山像贊　神樂觀史道士像贊
立身銘　古林黃處士像贊
山陽楊孝子像贊　大畈封刑部主事汪公像贊
福建汪憲副希顏像贊　龍山宗家孟堅處士像贊
慳泉銘　弖研銘
璨松壑舜世像贊
鏡川楊學士經筵進講圖贊　通政趙先生小像贊
諭德林先生像贊　禮部尚書瓊山丘公像贊
濟菴箴　侍御陳君奎小像贊
小像自贊　汊口宗姪用光像贊
汪處士方琛夫婦像贊　汪思恭像贊
汪維則思仁像贊　璞谷先生汪公像贊
敬德堂銘　三叔祖士熙處士像贊
三叔祖母汪孺人像贊　故宋汪古逸先生像贊
大畈汪希文隱君像贊　雲溪族人慎德處士用高像贊
鵬原汪鳳英小像贊　臨塘范道處士像贊
臨溪族人志高贊　縣丞堂邑李君像贊
槐塘族人克明像贊　巖鎮汪仕寧像贊
婺源高安族人質像贊　沂水高縣丞像贊
績溪方思謙像贊　山斗族人永通像贊
汪公文琛小像贊　來春汪處士夫婦像贊
樂齋謝君子期像贊　李君尚絅像贊
大尹余君像贊　宗叔以尚像贊
宗人世昭像贊　宗美母金孺人像贊
周司訓夫婦像贊　處士劉志寧像贊
瞻淇吳處士像贊　溪南吳處士景寧像贊

信行方孺人像贊　怡菴鄭君像贊
武昌令君贊　宗姊程孺人贊
大暇汪用明處士像贊　程母方孺人像贊
族兄宗訊夫婦像贊　族叔以權像贊
屠都憲官御史時像贊　廖有鈍
錫葉堂銘　桃溪潘公烱齊像贊

卷之五十七

疏　致語　啓劄障語
忠義會疏　晝錦坊陪郭義社疏
癸卯中秋節宴奉
皇太后致語
十一月二日慶
萬壽聖節致語
冬至節宴奉
皇上致語
甲辰元夕節宴奉
皇太后致語
元夕節宴奉
皇上致語
端午節宴奉
皇上致語
十月十四日慶
皇太后聖節致語
十一月一日
萬壽聖節稱壽致語
乙巳元夕節宴奉

皇太后致語
中秋節宴奉
皇太后致語
丁未二月六日
皇太子婚禮成
皇上奉
皇太后宴致語
七月三日
東宮千秋節
皇上奉
皇太后宴致語
賀少詹學士鏡川楊公壽啓并詞
南京使回受恭客啓
己酉歲代留遂諸士赴秋闈障語并詞
己酉歲迎經魁汪循亞魁方珪障語并詞
姪子定帖　聘定啓
納幣啓　四子宅聘定帖

卷之五十八

雜著
讀荀子　讀將鑑博議
先師介菴先生呂文懿公遺事
對客言　送齋文
原教一首贈程元英司訓青城
成齋解　同壽堂對

卷之五十九

雜著

名字說　弟敏聰克仁名字說
都憲公三孫名字說　宗姪孫文撲文揩字說
戴君名字說　胡氏二子名字說
李生更名說　王氏二子名字說
新安程氏統宗世譜凡例　對佛問
新安文獻志凡例　休寧志凡例
動靜問

卷之六十

賦　詞　誄

瀛東別業賦　歲寒三友圖賦
保齋先生劉文安公哀詞　哀楊化州詞
倪文傳公誄　張太原誄
彭城廢縣賦　哀龍峯詞
弔嵇莊詞　程進士廣哀詞
望雲詞　忠愛廟四時哀詞
厚德羅先生詞　遼先生哀詞
屠公哀詞　永思堂辭

卷之六十一

頌　歌曲　古歌府　操　詩

平運頌
大明中興鐃歌鼓吹曲
宣重光　難壬人
斷峽藤　劉大竹
掃攙搶　平建鄴
靖山戎　西河清
石城摧　龍來庭
黃石操　二交頌
門有車馬客行　君馬黃
墻上難為趨行　將進酒
驅車上東門行　銅雀妓
辟雁　巫山高
明妃曲　結襪子
荊旌操　仙居書屋操
雙瑞　雪崖操
思親堂　壽鞠
芝之頌　野哭

卷之六十二

詩

詠史十四首　雜詩二首
隱士五首
楚狂　沮溺
荷蓧　晨門
荷蕢
古詩二首　乙酉歲瀛東別業雜興九首集古
懇鄭州　宿資勝寺與王文琪進士夜談
奉送沇齋先生之変至通州有懷士欽
四月五日微雨免朝與李太史世賢步出皇城門有作
送黃欽都閫出守洮河岷三州
早朝　郭主事分司百步洪作嘆堤禦水患
有懷王希大

病中　九月十八日與李士敬登樓
送安成李君丞休寧縣　題小景雜畫
約同年諸君子遊梁園　送汪孔達同知嘉定州
家君南征還次國門宿觀音僧舍子來迎總聰上人所賦此
送吳學士先生還安成　夜坐
成化五年冬至日再與世賢太史陪祀
西陵次韻龐伯兒惠詩韻
出土城　清河道中
發昌平抵齋所　謁西陵
昌平城外曉行望劉諫議祠
沙河有作
與李賓之遊海雲寺後園　夏夜有懷二弟
送管河陳僉事考績還張秋

送興王傅翰林檢討張伯仁從征荊襄
送孫舜卿學士先生致仕還杞
題王秋官文與所藏　三朝制策
徐伯輔御史承恩堂　送李廷珍行人出使山城
輓金芸窻
送李士欽符臺朋封代府之作
西涯十二詠爲李賓之太史賦
海子　西涯閘
慈恩寺　楊柳灣
稻田　菜園
桔槔亭　蓮池
西山　鐘鼓樓
響閘　飲馬池

吳橋張氏燕貽樓閣　輓張世趾舍人
保竹　題莊子觀泉
送李賓之編修歸茶陵
送南京鑄印局副使張懋兼致意乃父廷端
簡汪汝謐　出塞行
元夕燈詩十首應制
起火　牡丹
金蓮　木香
石竹　玉簪
古老錢　蝴蝶花
飛火　金菊
與年大燕衡二太史天瑞元益胃之三給事同遊神樂觀
送楊朝用揮使受代還金陵

送董尚矩編修省親還寧都　分得戲馬臺送李應禎舍人還江東
題青州先賢祠　壽倪貢士父
中伏日西風大作三日書其寒　輓令鍾母
棠丘八詠分得卧虹橋爲沈時暘主事乃翁賦
病起　中秋病中時與李士欽叔姪近別
雲樂

卷之六十三

詩

古鏡行　侯門怨
題楊楨之松檜圖　六月五日雨後早朝偶然作
義中遺海　齋居次詠世貴達之言
立春南郊送駕次韻亭父　迎駕次韻亭父

次韻原博修撰之舜咨唱和賜宴聯句
題畫　送李正之太常先生再赴南京
與廉伯世賢同至月河寺　過觀音寺和壁上韻因留題
元日壽董都憲
分得荷蕩香風為周氏表許事賦先塋十景
題倪雲林小景　黃鶴山樵山水為楊孝功宗器題
偶作寄王用質太守　偶成
送克倫克寬弟省親南京　寧國蔣氏山居四景
苦熱與汪汝温露坐樹下悵然有懷
東風解凍應制　春山雪霽應制
癸巳日長至與世賢太史陪祀
山陵往返得律詩十首
沙河道中用廉伯贈行韻　宿昌平再用前韻

度東山嶺　用世賢韻
齋所用世賢韻　再用廉伯韻
謁陵用東山嶺詩韻　再用廉伯韻
土城懷古再用世賢韻　入城與世賢別仍用其韻
輓西安王太守　題陳憲章梅花
甲午六月二十二日聞四龍挂空中大雨
盆池蓮盛開　夏月坐桼子樹下
寄甥姪　月夜小飲李行世家
桃源圖詩　輓丘時雍太守父靜菴先生
夏至日雨喜二弟來自南京　臥病
病中不寐簡仲弟　病中喜雨簡季弟
聞閩鄰新開池館之勝漫摘兒姪二屬對成詩二章
送同年友張天瑞之陝西參議

送陸司訓先生致仕還四明
立秋日雨　秋日病中
臥病七日方起試筆作寄邃世賢有詩見和依韻奉酬
病中夜試新茶簡二弟戲用建除體
送江淮衞知事沈德　端午次人韻
題小景畫　題詩送朱伯承都運赴浙
思壽堂詩張給事本謙乃尊教授致政先生夫婦受封
長至後二日
陵陪祀回適有詔修宋元二史綱目不肖濫預纂脩賦此
成化癸巳臘月十日余生蓋二十七年矣適有史事弟兄歸省悵然有懷
送趙良輔南遊　新居夏夜
偶成　輓朱維吉
送廉伯陪祀山陵　送曲阜孔知縣

送克倫克寬二弟南歸　武昌太守行送秦廷韶考最南還
題宗人念大上舍所藏白描風荷圖
浙江參議盧君亞父廳事産芝十二莖其婿編修倪君舜咨求予詩
讀宋史
成化甲午冬十二月廿一日郡齋居過吳與沈用質寓府公署分韻
借前韻求用質作晴洲小景
齋居喜雪聯句　焚香聯句

卷之六十四
詩
遊月河寺次韻顧光祿　輓金陵倪處士
鏡中偶見白髮　成化乙未廷試受卷紀事有作
壽靈壁郎英英母九十　夜夢家君驟起得家書
題扇春雲應制

[illegible]
次韻羅明仲太史中元謁陵
送戶部吳廷憲主事升廣西提學僉事
送袁小鏊大守考績還淮安得當字
洞黃詞輓黃尚斌先生　大病不寐
陸廉伯大史家賞蓮得天字
八月一日丁祀夜作有懷彭文憲公
賀高揮使生子　送耿司業先生省親還河南
文淵閣大學士彭先生哀輓　乙未十一月十六日長至有感
尹亞卿家飲散用韻二首
臘月念八日得仲弟克儉兩京書季弟克寬杭州書報家君已至徽州
燕都石鼓題廣人黃英江湖勝覽卷
白雲深處為天台楊蓽賦　湖州行送王汝璧太守述職西還

成化乙未元夕觀燈應制　十二月十三日大雪
輓薛節婦　卜築
著存堂為吳節參政賦　雨後絕句示小女
題姜廷憲中書小景畫　哭坦姪二首
送徽州謝同知伯儀慶賀建儲禮成南還
丙申郊祀齋居次陸廉伯大史韻
次謝鳴治侍講韻　廣成宴與明仲舜咨聯句和韻
送刑部郎中陳德修還南京用張汝弼駕部韻
送薛志淵御史隨都憲袁公處置荊襄志淵嘗巡按其地
廣人黃冥父客千外夜夢二親自寫其像號其堂永思
錢唐沈德江淮衛知事改隸通政司拜命有旋賦詩以贈
三月十七日得王貢士寄來休寧臘月書馬廷卿寄來南京二月書
送翁士趙顯章赴滇池訓導

送克寬弟南還至吞巷峽峰
題劉廷問舍人所藏夏仲昭太常晴雨二竹
送查文開典籍持節之東歸
送戶部石宗海員外赴四川提學僉事
送中書舍人桐城何志廉赴南京刑部員外
次南京錢學士先生入朝之作時先生方有少宰之命
新安洪生通言別　邀同館諸公賞金池蓮
題尹正言學士圖　題畫
講筵命下甚愧疏庸不足以從諸君子之後謹賦一詩
為柳楷存斑聲壽意圖　壽泰和王希祿七十
題王學士散直圖送吳汝賢修撰省覲還閩
題安成彭學士山水圖

詩
密居有懷李士貢之侍講次衡字如字二韻
羅明仲以所和謝鳴治杭上有懷李貢之之作見示
正月十二日宴東宴後有懷貢之用鳴治紅字韻
次鳴治送明早立春前一日元宵失偶成
拜洛有詩見答再用韻答之
送陸文量駕部出使河南次留別韻
應李竹齋胡歷雲畫清癖詩　題李世賢太史扇
分題知字送文公十世孫懋業封翰林博士歸奉祀事
送提學戴廷珍御史考績還南京
輓王瑞給事父　三月壽楊司徒夫人六十
題張修撰卷正山水畫　夏日偶成
恩榮卷為傅日川太史乃尊賦

題常州卞六行樂圖　苦節凌興
坦菴為鄧州訓導胡道賦　泮隣書屋爲會稽朱生賦
題鮑栗之通判所藏四景牛
次韻蕭文明給事元日早朝之作
陪祀南郊借尹先生往歲亀從有牲韻
次韻李賓之侍講慶成宴上作
上元日承邵文敬主事請游神樂觀次韻二首
剪燈歌元夕同年傅商佐主事家席上作
傳家麪食行　琴月齋為姑蘇顧君賦
耕讀為陳昌士人賦　送陸克深員外知敘州府
次韻倪舜咨侍讀省親南歸留別二首
次韻羅明仲洗馬新春繙閲經史之作
會昌雲亭公子許雨中移竹詩以訊之

春雨應制　張公子行一首送太倉張漢南歸
送雲南府學司訓高宗桂　送鄉人吳之寬南歸
送蕭文明給事持節冊封唐府得承字
陪祀西陵昌平曉行　道中偶成
夜半出山　題李太史世賢梅花圖集古
允寬弟南歸小詩二首寄簡淮陰縣令林文秀内兄休寧上舍汪汝温親契
題便面小景　穀菴為吳醫沈公美賦
蒙巖為常州鄒志忠處士賦
題尹性之御史所藏周文靖竹
送王司訓之任豐縣　張汝弼駕部求椿庭詩壽其兄
分得元君丹臼為安成李璿賦
送汪希顔僉事改任湖廣

詩
送張汝弼駕部知南安　三樂為胥咬胡叔廣賦
題黃帝廣成子問道圖　尼山高一首壽闕里孔公伯處士
琴鶴東人為廣人何式之賦
歸田樂巷為彭彥充儀制賦
春坊燕夜追憶舊時在翰林東署與諸君子燕賞聯句之作
蘭軒為錦衣千戶吳孟韋賦
送延都運六寸致仕　輓胡孺人
小兒獵月承羅洗馬餉鵝戲以答之
奉郊儲材巷送翰長王謝二先生
蘭竹圖題贈蕭給事文明乃郎赴秋試
送李士欽尚寶持節冊封楚府次沈廷美韻
送王昱知梁縣　送董子仁給事出使琉球

清明謁西陵飯昌平劉奉祠家次韻李世賢太史
二十五日朝陵次世賢太史
謁陵遊九龍池八首
渡石澗　開山下路一
谷口聞雞犬響　石田分浸一
九龍池　石壁一
池上峯　飲龍口泉一
成化戊戌四月十一日
儲皇御左春坊勅敦進講大學首章退宴文華門十二日
御經筵敬致進講中庸第二十章退宴左順門賦此呈同事諸君子
六月廿日大雨赴齋所　廿九夜晴
七月十七夜病起露坐偶成　送程醫官
送陸處士還太倉　輓董尚矩編修父母

追和江東之學士留寓南京上新河徐氏園亭之作
送邾門周仲實赴趙州學正
送張太史養正陞都憲巡撫宣府
追和江翰長先生上新河徐氏園亭病寓之作
送何惟一御史赴雲南按察副使
會總菴和謝鳴治侍講乃叔貫慶大中君寄來韻
題碧桃便面　題張養正都憲小畫
送戶部趙祥主事奉使便道省其大母
戊戌清明謁陵宿齋所次韻江翰長
歸途次韻　送鄭洗馬赴南京太常少卿
早秋遊城南宗家園亭次韻周伯常中允二首
送王廷貴祭酒先生考績還南京
晩香為太倉陸處士作　送日者方生還龍游
〈[illegible]文集目錄　四十五　一向〉
題雜畫四首　輓彭處士夫婦
題梅贈山海喬生赴山東秋試
送陳宏知事
詹駕部天澤出知建昌便道省母得五字

卷之六十七

詩

十月廿七日出都城　盧溝別諸親友
晩次良鄉　早發
涿州道中錄野人語　過廣東守臣進[illegible]
新城公館夜夢亡弟倩卿文敬主事壁上留題韻
渡白溝　雄縣城南涿水決向渡二十餘里
晩行至任丘　過石門橋鋪
至河間之明日拜掃先世賜塋
發河間出南門拜外祖林處士墓遂與舅家飲別
途中寄刑官主事康　獻縣望河間獻王墓
渡滹沱河
阜城晩過南京戶部張彥質郎中附奏江南旱災
阜城南門過御莊舖乃劉豫始生之地
景州過董子祠　書所見十四韻
日出入行　過永昌橋
過南頓店二首　茌平道中
入東平山中古墳以百十數殘碑斷碣多有年月可識
東阿王　梁顥墓
汶上　夜次兗州寄王府教授鄒銳夫
寄衍聖公
兗州東南望孔林居人指之夫子墓云在九龍山下
〈[illegible]文集目錄　四十六　一百〉
嶧山歌　鄒縣城南拜亞聖祠下
懋勝南郷亭　九日[illegible]十章
彭城驛西南謁漢高祖廟　徐州望子房山山上有祠
徐州驛舍竹林可愛　不寐
徐王墳　大峰山中夜行
同年[illegible]龍御史於大店驛相候敘話良久乃別
固鎮驛早發集古二首　渡淮次[illegible]來
中都形勝
鳳陽南二十里過小嶺望見環滁諸山　鳳陽南大道誤趨定遠
沙河舖山行
池陽驛山行二首　遊大儒成
大鎗嶺　曉過大柳樹驛
月夜渡清流關　大滁陽贈州守劉煥

早發滄陽戲題
過家君舊任太僕所居聞當時及門者惟與衛觀延一人
望瑯琊諸山　和州香林寺浴湯泉
渡江次采石　李白墓
冬至行慶賀禮于太平府　黃池
太平山行　敬亭山
宿宛陵書院　寧國縣道中
早發湖樂鎮過黃木嶺遇佐肸及鄉人來迎
過叢山關入績溪界巧溪橋
十里巖　至家
謁先塋于水橋干　哭亡弟克寬于南山堂留舍
汪王廟　五顯廟
拜先世祖梁將軍忠壯公廟于篁墩

拜先世祖晉新安大守府君墓于歙石
紫陽書院
拜先世族祖宋丞相文清公元鳳祠墓于古城關
臘月半後祠堂前并後園梅花盛開敬次家君巷中詩韻
先忠烈王遺跡十二詠
射蛟湖　白石阡
相公木　鼓吹臺
鋒卜橋　洗馬池
射的山　歃血臺
相公湖　千年木
相公塘　世忠廟
東密巖乃先祖都使公濬與兄弟起兵拒黃巢處
棲雲巖　古城關

次禾縣令鄧林之以[illegible]作
松蘿山　[illegible]石村
飲楊凌明推府宅夜歸宿城隍道院

卷之六十八

詩

二月一日辭親赴京出休寧東門
道中與敬德弟聯句　漁梁壩登舟至瀨口初聞雷
夜宿綿溪　過乳灘
宿河上預入夜風雨大作　淳安道中用[illegible]韻
嚴州道中循思頗適
雨中過嚴州與張肸禎通判同年敘別
嚴州東下兩山高崖瀑布以百十數
釣臺　過姚文敏公墓

發富春山時鄉族商人多以柬頒錢寓于陵祠下笑賦一絕
夜宿杭城宿吳山驛明日詣故人請遊西湖又明日拜岳王墓
錢塘雜詠四首　岳王墓再賦一首
皐亭山　道中六言
過桐鄉晚宿皂林驛　望後舟
嘉興拜先師呂文懿公家以立園殯起白江讀有東流詩韻敬賦
過太湖追和蘇舜欽韻
李貞外應禎吳太史原博約遊虎丘
虎丘之遊沈啓南在坐作畫一幅再賦一首
雨中寄秦廷韶太守　寄華中立
秦廷韶太守及九龍山樵陸懋成請遊惠山次韻
留題聽松巷次廷韶韻　寄鄒鏞
遊惠山興廷韶賦詩　常州飲薦伯家

謁京口鎮撫將軍府
金山七詠
金山　妙高臺
著才石　留雲亭
吞海亭　仙人洞
郭璞墓
瓜州遇同年鮑栗之通判二絶
揚州　瓊花
憶在姑蘇與顧天錫郎中話次亦有亡弟之感因追次其韻
過高郵湖
予謁遠漕御道淮陰總戎平江伯過訪而侍御吾君世之奉命淮揚拜謁戎府
漂母墓　淮陰侯廟
次清江浦邵文敬吳文盛二主事邀飲於寄亭中

懷賢詩
平江伯陳恭襄公　工部尚書周文襄公
古城驛過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薛公詩以送之
宿遷亭望　暮雨野泊
邳州上巳與徐嘉龍御史舟中小酌
過呂梁洪遇管洪王主事　徐州飯管洪尹珍士宗家有懷亡弟
交濟道中　歌風臺
與提學婁克讓御史飲泗亭驛舟晤言甚洽
舟中清明有感寄克儉弟
濟寧夜雨感懷閉外叔舅侍御李公已赴山東憲副
風入松　道中有感
過汪文燦御史兩峰報兩小兒汪保初保俱安好
過分水廟戲成短歌六節　次州閘呼高楊郎中水通水關

過郯城縣境　戊戌
乘月夜發二鼓至甲馬營　次德州簡胥幄張道濟主事
良店道中大風夜作野泊安陵堤曉風息始連篇
留別滄州守樊趙將軍詩　爲趙守樊題溪芸居士水墨龍
靜海道中　直沽望海
楊村逆風通夕　通州道中
張家灣　入都城

卷之六十九

詩

集李絶句　登京口望江樓
途中遇鄭時暐御史赴謫還家養疾二首
自兒二首　車瓜洲嶺
飲揚州高山寺二首　淮上對月

登泗水亭　歇濟寧分淮閘一
臨清遇雨　過柳青村
有懷亡弟五首　送康用和南峰詩
次南京尚寶秦和楊公述職詩韻
十月一日進曆青宮叨預執事呈同事羅洗馬
寄王而勉太守　送張郎中齊賢省親還蜀
送陸順之赴南京户部主事
圯上仙蹤送吏部黃侍郎弟叔衡南歸
胡忠安公輓章　半隱爲濮用明教諭賦
送唐御醫致仕還嘉興　分得鋼井送濮用昭公差便道還毘陵
寄王而勉太守　寄孫揮使千户侯
題小景寄汪廷器
榮壽堂爲會昌太傅公子錦衣賛賦

邢侍郎居敬輓章　許子充千戶
分得潔泚供錫為黃巖謝良詔孝子賦
題恭揮使所藏林良雙鵠　重慶堂壽成晚孫紹宗續宗父子
謝巡撫宣府張養正都憲
送汝行敏舍人赴南京武選員外兼簡李應禎
送謝文明給事赴調　楊孝子哀輓
虎圖為文光祿天錫賦　慶孫錦衣贊
分得先字壽致仕謝太守　送義門鎮巡撫李廷用
題陸諭德非儀海榴書屋圖
鳳凰南飛曲　送鄉人方文旭南歸
晉字韻和楊維新謁陵之作
輓通政沈知事父靜軒母陳氏
六月廿二日大書生宿內樹下有作

送劉尚賓舍人乃兄還巴陵
黃滴青洗尚賓拜其母夫人
次山東提學畢世經念舍人寄尚韻
昌平寓館冉用邦學韻　送觀機之還常熟
題謝翰長大紹先生雲山障子
僕家嘗聚至人書名共合從侯望西鐘州先生作十韻上之侯未及而客攜之去因復賦
題畫周四時小景
謁陵憩土城瑞光寺與李侍講同行
道中　下陵與李學士賓之聯句
贈李士敬錦衣借其夢中舊話
李侍講宅書校　王封君哀輓
送象山尹汝鸛　題四美人圖
次韻奇松江張憲君

卷之七十

詩

出班政門渡滸川橋行南山腳達梅
斗山宗人汝器率族衆燕予世忠行祠
大雨雪過黃茅山吳知州克寬巡宿
度秩車嶺將至大坂寄汪希顏僉憲
小憩三寶寺寺碑乃黃秋江處士立蔡國公祀碑書
大坂行一首輓汪隱君夫婦并贈其子僉憲希顏
題汪監貢士四余圖
大坂姓遂得詩十絕
觀文公與內弟程允夫手書真跡
觀尚書汪文節公真跡　觀雲陽李初先生真跡
初識黃世瑞　汪士雅家藏盧洗馬柳齋記

端公祠
觀
高廟賜東麓汪公手書真跡　觀葉秦峯先生存稿
汪希大生遂予至臨溪上　小憩汪口飯上舍俞從家
文公闕里謁祠有作
予過婺源稿萬壽傳舍住僧敬有望雲軒圖求詩因為下一轉語
丁大尹無子予萬壽僧舍　邀婺源朋劉諸士友
道中寄婺源陳教諭　古箭渡
鄒希悅先生之廬南遠不能往拜漫成一律奉寄
夜宿英葵嶺下野寺　過五嶺
還過十山過雨為以華宗姪家
集義堂　雨中訪黃世陽于古林
二月廿六日南山雨中晚歸

希仁宗賢來自巫遊巷霖不已三月二日稍霽遂同至南山小酌
新安舊有二程先生祠祠俾御史公充讓許修復之
春草便面爲汪思恭題　　清明前一日至南山
贈新太守王公
新推府陳公良至任弗充趨賀有侍其詩至休寧用借韻奉贈
三月廿六日壽予子尸八十　　題宗人貢士迪所藏米畫
飲張揮使家觀戲
宗老寧可居歙東關先公來使新安寧可邀至其家南軒七日今重登此軒爲之悵然
劉揮使宅在南城下新起西樓予特題之曰攬勝兒撫奇之
題宗老文彬南薰軒
予成化戊戌歲省親取道績溪入徽城今復行此道有感
過新館鋪宗老彥本邀宿其家別墅
飲孫揮使家別後有作　　過臨溪會宗友二福橋許毅氏所修
留題績溪仁里程氏聚愛樓　　登源有汪王祖廟司馬墓及王廟
貢士佐時生子彌月　　遊普照寺觀石鏡
未至普照寺道中作
仁里宗姪素時日侍予于聚愛樓又從遊石鏡諸處
遊問政山至與道觀　　遊白水寺
遊水西太平諸寺　　遊紫陽山尋許宣平金野仙遺跡
遊萬山觀　　贈經都紀宗貴
贈劉太古
與于文遠鄭時清同步東城上晚歸得詩六絕
越國汪公廟觀唐誥　　東岳廟後觀落星石
傍溪寺晚眺
斗子山閣
高廟駐兵處　　天寧寺觀松杉

楊氏祠堂觀司寇先生遺像
宿閔口畢氏三絕
與閔口臨溪汊川三族人同登東密巖眺宿方興寺聯句
飲汊口宗家語次偶賦　　端午飲汊口汪端家記京華舊事
雲水山房爲汪君鸞賦
集古八絕
汊口　　汊口諸宗人
贈逸民用光　　晚泛雲溪上
夜宿用光南窗下　　謁忠壯祠
拜端明公墓　　望蘇將公墓
壽榆村宗老以順兼官
充山汪處士世寧留宿予適有事辭歸別後寄此
黃坊寺　　率口族人燕于忠壯行祠
黃石謁太母廟　　飲率東族家
題錫山孫王廟　　宿坑口孫啓先生家
過鄭公釣臺　　題唐七學士登瀛圖
予訪王氏子仁泰于澤富仁泰以是日生男賦詩贈之
過余岸拜遠族祖宋樞密正惠公墓遂至城陽寺
邵村張氏子茂植俊穎可愛其父遣從予遊且晶以詩
題汪本仁處士耕讀軒

卷之七十一

詩

過岑山渡　　宿萬山觀六言四首
飲萬山觀東明樓　　宗家貢士迪請詩送其友人還浙
題于文遠山水小景　　道齋鄉紀城市山林卷次韻
范蠡峰湖圖　　雲嵐山汪王墓

歙北有山曰飛布其高山下江氏居之欲訪不果賦此寄之
宗姪貢士式之求詩壽嚴鎮方翁七十
觀槐塘退祖宋丞相文清公巷次王而勉太守韻
再觀丞相奏議次前韻　寄進士金漢臣黃汝大
題汪思恭松雖書屋　雨後與克倫弟聯句
題畫　七月神會飲稻
卜算子　拜慶千秋節敬賦
金蓮盛開飲中贈潘玉汝王廷璧敦廷器三秀才
浪淘沙　贈奉塘畫魚程翁希明
中秋開宴南山宗賢畢集然後開步偶成贈諸君子
題汪道全愛萱堂
祖保去歲亡于姑蘇歸殯南山其妣汪氏於暮中自攜佩香裳并褚錢往祭感之
心遠軒為方景茂賦　閏八月廿七日送侍御至陽山寺

歸途有作　題貫溪程原宗人濯纓亭
送貫溪宗人世熙會譜西歸
德興瀘口程氏青雲橋為貢士崧乃尊賦
壽汪處士　贈程瑎
題從英宗人壽萱圖　寄貫溪致政高都憲
約歐陽令君登高　題汪儀鳳墨梅
題畫　題歐陽令君所藏畫魚
壽一果宗人景華　滿江紅
挽汪太守夫人　木蘭花慢
同汝翊讀詩為斗山族孫天相作
同歐陽令君與故宋尚書金忠肅公墓并立石表
寄題發源沙陽宗家二書院
發源環溪程氏一樂堂　題吳悅舉人春草

題文富姪萱花　新安吳亞卿先生哀挽二首
題萬山深處樓　壽南山長老性空頌并序
大雪至南山菴　冬至縣中行慶賀禮
元日　人日喜晴
默絲居　新歲大雪用元日韻
謝鄉飲分席　小詩六絶寄黟縣汪令君
成化十九年二月一日與王文明太守諸公別
贈淳安丁尹　舟次富陽

卷之七十二　詩

劉文振方伯王景端都閫諸公邀飲靈隱寺
胡文恭僉憲邀遊西湖次張天錫湖船舊韻
馬苑八景次韻為閻方伯賦

左時翊大參約出清波門飲石屋寺次李若虛副使韻四首
鍾馗騎驢圖為周可大憲使賦
歙西許良慶自號松谷相會武林求予詩
陳德修太守自金華寄雪窩詩索和
張廷芳李若虛二憲副及廷綸僉憲約遊西湖左時翊大參後至聯句十首
景範為武林施秀才賦　與閻方伯飲紫陽菴次韻
程氏三節婦詩　劉廷訊方伯諸公邀飲紫薇樓
與時翊大參若虛憲副同至勝果寺欲尋宋宮遺址雨不克往
武林竇竹裴生興永晚翠詩
閻方伯為予言潘省門對吳山有白禽群飛朝去暮來次韻一首
呈致政大理仁和夏公　簡劉竹東
贈嘉興王景福通判　雙壽為刑部劉廷臣郎中賦
題禮部呂秉之郎中畫冊　題無錫華文吉便面圖

飲虎口舟中呈致政倪大參顧憲副及受封王太史
楓橋送別圖追賦送劉攸縣太守
讀大司馬三原王公奏議　追和虞道園石湖治平寺詩紙
題洞庭吳鳴翰東孝卷　四仙圖為栗之題
鄭思恕寄霖江行圖為沈啓南題
結草菴與黃二宣飲　龔廷臣許刻圖書不至詩以促之
夏太常竹為劉太守題
黃鶴山樵為沈簡坡作小景閣彼孫啓南求題
書東客吳鳴翰秀才與王太史顧永州華黃城聯句後
戴以德侍御行臺清節卷　登金山
聞熊良佐太守復追餞江口　謁董子祠
題郭守備畫卷　賦瓊花飲無雙亭作
飲總漕平江伯陳公園　徐都憲奉物至佳上詩以賀之
題史孟哲所藏趙仲穆蘭　題增光前人卷

卷之七十三

詩

思補過堂為畢知縣賦
鄧廷美參將之子充讓思以經術自奮求詩為勉
題廣人鍾禧所藏蘇東坡親書李子廉傳後
飲平江伯清江浦別業中有道院及其大父恭襄公祠堂
留別表允林文秀
大河衛閔恭百戶玩韵軒次卞郎中華伯韻
題林良畫　邀月軒為太河衛千戶陳鎧賦
題鄉人畢廷贇金臺別意卷
壽邳州致仕都督韓公八十
徐州與客夜酌聯句留別馬敞貢魁
沛縣端午與同行徐敬夫舍人王去私司務趙夢麟士賢
歌風臺　有感
醉中和去私一絕　硯屏
濟寧遇周中晦黃門夜酌　望闕里作
聞重修孔廟簡石憲副　寄何聖公昆仲
偶成　劉阮遇仙圖為楊克敬通政賦
臨清飲按督兵備潘廷璽憲副家
飲王氏園亭　贈臨清劉克莊孝子
故城見致政馬太守先生　滄州遇張用光通守題便面贈之
題碧桃翠竹便面贈妹婿趙瑛千戶
青州過漕運王璉都閫　題唐馬
弟敏德在沂安作折枝海棠過河間從弟敏聰見而說之遂題一絕與之
贈天津呂指揮使　至京後寄漕運平江總戎
寄浙江閫文振方伯李若虛憲副諸公
寄揚州楊成玉太守鮑渠之同守
與趙清政竹溪先生過定西大總戎筠清軒夜酌聯句
七月朔時享陪祀
太廟聽傳制遣祭歷代帝王陵
指揮家叔將歸七夕約李士敬昆仲同餞
壽英國公母夫人　謝周草庭都尉惠酒時值戒飲
分得言字送盧佐大參赴湖廣
成化癸卯不至謁陵與李賓之學士聯句二十首
賓之約德勝門關王城寺候同行子謙出安定門土城赴約
清河會獲廷言司業　以河道中大風
宿昌平新城劉諫議祠下　劉諫議祠舊在學東移奉于此
不寐有懷廷言司業　將發

早發暫過守備都閫　道中

齋所　相贈

曉眺　夜坐

恭謁長陵景陵行禮　下陵

飲杜山人備宅　至日歸途有作

遊清河惠應寺　望闕

入城　四望為林侍御貢賓賦

送陳推府南歸　寄平江總戎

題武侯令伯忠孝二圖　送劉職方時雍赴福建參政

舊春齋居閱諸君子用坡公韻有作今冬祈雪附驥一首

題翁贈馮鉞時貢士　送馮憲副佩之提學江西

輓謝太守士元母　題汪廷器書年圖

卷之七十四

詩

元旦早朝　聽詔

金縷曲月正元日壽董都督

齋夜與汪伯諧廉子陸鼎儀張孝昭謝德聯句

南郊陪祀與鼎儀同宿史道士房聯句四首

慶成宴後有作

上元日與林諭德商學士二侍講彥陸州考紹兩道聯句十首

題四馬圖

詩例奉送倪學士舜咨清明謁陵之行

送侍御孫公出按南畿用同年戴以德詩韻

送許國用南歸　題畫贈劉擇使還新安

中元送蔡爽二都尉謁陵用草庭都尉韻

送元真觀住本道士遊武當　寄宋民表同知

送程智南歸　送黃世瑞南歸

中秋士欽相邀不赴次韻

喜雨竹溪先生子然科薦有聖孫之喜

送　李茂衍致政千戶單士英南還

段夫人壽詩

與倪舜咨董尚矩李士欽聯句送太子少保保國朱公北征

送周德亢入廣歸番　奉和致政令君洛陽劉公見寄韻

送劉雲弟還河間　問津圖

送馮副使太璞進表禮成還江西

朝陵行館早起漫成一律志愧

大韶來送少宰王廷貴先生還位南京

題黃鳥都府與黃浮安應君賦卷寄別意

送太學生名揚陳瑞司訓邵武

送三原王天錫赴南京右府都事

送貢璠宗人淳行州司訓　壽喻君夫婦

題黃漵飲鶴軒送河間　桃源野舫六絕

飲土□與人圍碁　竹林茶爐

新安圖贈彭人母

題大啞汪希大壽詩卷　題南宋陳摶畫江山萬里圖

卷之七十五

詩

壽邵都尚書萬安劉公夫人哀輓

定州奉使寄宋溪一覽卷　有感大高夏官充明韻

喜雨與汪伯諧鄉希賢吳原博同賦聯句

沁園春壽少宰早七鏡川楊公

謝梅為南園□大駁賦　梅花引

分得閭阜山送伍希淵太守考績還廣州
三月十七日餞汝玉給事于玉延亭聯句西軒時薔薇盛開又得二首
畫竹　送丁玉夫舍人謫晉安州判
分題得芭蕉分綠　吳人張仲舟母王節婦
題畫菜
夏日獨酌西齋陶懋學貢士與兒倫弟隔堂誦畫菜詩因成詩
廣平王同守府常治水底積卷
七月六日飲北城友人園亭　題春山樓觀圖
題畫菜
丙午六月同黃大鼎謁省朝天宮李鍊師之來鶴軒
愛山亭為趙彥修主事賦　次韻賀李學士賓之誕子
送程希宗人循南歸
錢君宗甫以養屋宋詩寄施君彥誦
篁墩文集目錄　〔六十二〕
趙夢麟員外環林歸圖　題家泉翁先生畫菊
送黃進士金選定遠　送屠元勳郎中赴南京大理丞
送安成歐陽子鑒進士奉命犒師廣中便道歸省
次同年張汝弼韻贈錦衣林公
和韻蕭文明給事留別　蕭仲子送文明聯句
次韻程端璧鴻臚述懷之作
題南京部思誼漏月軒有莊孔陽同年記
送王汝璧同知自河南督運大同
送李縣丞泰省母南歸　六年考滿月偶成
寶澤堂為吳人陳義賦　書仁里族姪佐時家所藏坡翁八絕
送鄭太史廷綱赴浙江提學憲副
送小彭閣老養疾還安成　送敖太史靜之赴江西提學僉憲
送蔡德儀從父宦遊三衢　送盱江宗人正武南還

卷之七十六

詩

與李世賢學士邵文敬太守同飲傅春楊氏玉河寓館聯句
送吳學士汝賢從事南京　送曾士美侍讀往任南京
送楊維立侍讀往任南京　送鹿吉士吳儼養疾南還
蟠桃圖壽呈者王鑒母句容陳孺人八十
送姑蘇仰彥政同知濱州　壽亞參吳文盛母夫人許氏七十
贈別徐挺元盛親迎南行　跋工部顏員外浩文母
尚寶謝大韶先生東坑　送侍御朱朝用副憲山東
飲會昌侯公子錦衣池亭
雨中飲趙守亭家看竹留題與雪亭子顒
送徐用和御史謫平涼鎮原縣令
億家山有作寄逸民用光道新
篁墩文集目錄　〔六十三〕
分題從泉佩原已院判乃華　送倡都憲大器巡撫宣化
送翰林檢討方員言考績還南京
丁巳日簡吏司業廷言　陳通政夫人哀輓
兩峯侯看色牡丹為英國公題　送定西侯總戎北征
送侯書紀南遊
寄于文遠戶侯　題畫三首
為周都尉題流石田畫　送戶部吳叔通郎中知寧國府
送長洲孫進士林赴南京刑部主事
和李世賢學士謝子　李士常侍御瓜觀表人韻
送鄉人方永南歸　題定西侯畫菜次倫參侍郎韻
南宮遺教為劉道亨編修賦
題周草庭駙馬二小景畫　飲王世賞侍講倒字限韻一首
周郎閒摘仲以消次

楊進士令兄拜邀避暑歸大僕園與倪舜咨學士聯句
題王司訓儀賓文會軒　送仲拙使遼陽
送同年戴時中侍御謫判雅州
次韻沈廷美尚寶考績還南京
歸省圖為宋珍監生賦　劉振之自求壽詩
壽吳門桀竹居九十進士縣尹昂之父
孫公子養正求題松贈徵上人南遊
和焦孟陽侍講　經筵宴退韻
因講春秋召陵有感毋用前韻
張一之除臨城知縣　聞趙孟麟主事移居入城
題揚州楊成王太守梅花　題四鶴圖
鄉舉同年會奏武學得請字
先公同年之子二十七人作通家會詩成一律
壽仙圖壽順天馬汝才通判乃兄汝明
送趙文華知博興縣　錢孝子
次韻送沈時暘參議提督福建銀課
送安成劉靜泉赴曲江教諭

卷七十七

詩

翰林圖為致仕章元益給事賦
送都憲左公廷珍巡撫遼東
定西侯蔣公筠清軒卷次周草庭都尉韻十絕
賀東寧伯焦公得男　送西隣毛貢士世傑知汲縣
送都水姚懋明主事改任南京儀制
揚州程氏世學堂
追思桂翁遊寄浙江右轄朗參政十絕次草庭都尉韻

送馬天祿給事赴雲南僉事　次司馬通伯侍御留別韻二十
欽慶壽寺無似聰講經　送仰進卿給事僉憲四川
挽致仕千戶　題傅曰川諭德蜻蜓便面
挽西莊明隱處士同知廷圭之父
分得惠山泉送張公實參議還浙江
雨後過文會軒　送黃巖黃汝彝赴休寧訓導
送宗人德望進士還德興　送吳容之進士還歙
送族孫奕翔還浮梁兼柬其兄徐州同守建英
送李知事還蜀　蒲氏清隱為孫德馨賦
送岳將軍七舍歸河間　金陵十景分題其二為倪彥達賦
賞王司訓儀賓府千葉緋桃
次劉都尉韻寄千江伯　送潘玉汝進士
周德章駙馬府賞海棠　國子祭酒古廉先生李忠文公哀挽
樊駙馬大振受詔典禁夜宿衛
和副使楊先生府中齋宿讀書六言八句詩韻二首
次韻題孔融伯隱君舊菜　楊叔獻地富說歌六章
送御副憲提督松藩兵備便道過家省母
贈王鼎人次倪舜咨學士韻　寄壽閔口曾處士
送陳訓術還順德　和嚴大用尚寶歸省詩韻
周草庭都尉李西涯學士所藏我役命同日有詩次韻
齋所謝定西侯惠巴茶　送顧謙還臨淮
冶城篇一首送袁練師道欽還住南京朝天宮
送汪侍御文梁出判夔州　贈雲中張守
送允州熊騰霄侍御赴山西副使
題四景畫　題錢九疇仙
和錢川學士東劉靜生之作

卷之七十八
詩
趨闕不及回約錦衣僧自昌通
超[illegible]韻作
郊[illegible]夜宿神樂觀同郎[illegible]庭周公受命詔中丞大同賦此奉許
題[illegible]徐歌　並蒂蓮和青谿學士韻四首
[illegible]山陽[illegible]延歙庭士八十　小飲于春谷徐家與白川聯句
[illegible]成作令公
[illegible]從鼎[illegible]中森村寓人家為[illegible]詩[illegible]汾郎中題[illegible]
次韻[illegible]副得男　南京户部尚書三山黃公恭輓
送王公濟還士知丹徒縣　送松[illegible]之太常寺[illegible]
啟侍御安成鍾公哀輓　病中無[illegible]謝[illegible]學士見過
次韻顧詩論德　楊中書庭堅行卷
題聶郎中思莊刀　瓊林侍宴次定西侯韻二首
王司言儀有園亭聯句　溪西竹屋卷為陳千户賦
奉寄宮保大司徒余公時總督北征
木假山與李侍卿士欽聯句　陳高士林亭松韻
松月圖為陳高士題　遊王司言園宴如園
予尚與司言之禹既脫羈絆送相倡好於綠陰[illegible]草堂得咸而作
避暑李符臺宅　司言儀賓送還不赴
送沈良臣知歸德
立秋前二日游溪西竹屋馬上次同遊者韻
送大學般倉南還　飲鄭氏宅
又次璧上舊韻　飲[illegible]
和石城學士韻送何姚[illegible]

司言儀賓府賞蓮二首
[illegible]寺昭小景
題沈石田畫崖松　贈陳邦濟小景
分得聽鶴壽錢侍御承德乃尊
司言儀有寄菊
卷之七十九
詩
成化丙午秋七月受命主考南畿秋試剋日暇同事汪庶子伯諧
離京後不暇作詩自儀真遇風渡江至龍潭驛始倡唱夜酌志喜
鹿鳴宴
謁孝陵恭賦　玄武湖
天界寺留別六部諸公　永寧寺留別隆平侯諸公
過王尚文給事
雨花臺與汪庶子平江伯司馬侍御聯句
靈谷寺與汪庶子平江伯司馬侍御王給事嚴[illegible]聯句
八功德水　登報恩寺塔
雞鳴山上小酌與汪庶子子宇兆聯句
功臣廟下作　鄧處士
題汪廷器詠雪吟卷　九月八日抵上閘秋風大作有感
石城門外有巨石臨水如伏虎疑即所謂石城虎踞者
觀音山　渡江至儀真
和于府尹遊金山寺八首　贈魚默子
高郵湖遇風丁府尹步過湖以詩訊伯諧伯常二首
淮安酬太守大理楊同守宗魯送餞且有新亭之會
可竹軒　蘇軍亭
桃枝山　歌風臺次韻四首
留別楚英郎之二宗姪　淳安族兄敏求[illegible]請人方氏輓詩

寄劉時雍謹齋學士寄所若　寄休寧程上舍用韻
題歙人徐晏所藏十八學士圖
閩中山張進士鐸除休寧知縣詩以寄之
十月十六日兒兆生辰作　德州道中
新橋驛登陵之河間拜杵先墓道中作
次河間顧太守璇頭瑞蓮詩三首
卷之八十
詩
聯戲陽令君十二詠并引
謁陵出土城贈同行諸君子　清河有感并答尚炬侍讀
沙河書所見并感中元諸公遇雨之期
望昌平作兼答曰川論德　題劉諫議祠
發昌平　道中述廷言司業不及
恭賦四陵　望狄梁公祠
喜晴　至日謁陵畢述僅班諸君子
和居都憲朝宗見嘲　閱舜咨所草諸公行卷
下山懸至寺館有懷李學士貢之
席對述有作　題清河新寺
望狄梁公祠　始生日對雪有懷故園梅花
鎮江蔡良佐太守端參嘉禾卷
十一月十六夜送顧聖公　寄大行聖公
送南京光宗伯尹正言先生秩滿入賀慶成還任大南部贈行韻
送陳梓之憲副南還次都憲張公韻
賜莊八景爲周草庭駙馬作
送李黃門孟陽出使占城
分得湖水送監爲錢思孫壽卓錦衣賦

題林良孔雀　次韻送左都憲廷珍巡撫大同
題衍聖公畫蘭　壽鄉人方軫
送房黃都閣赴福建　與士欽尚寶官滿六載次韻
送貢士阮玘胡煜赴南監　鹿鳴宴圖爲旌德江溥貢士賦
題沈石田雪景　壽柳文範中書母
送徐大參公肅述河南　司言僕戒酒限韻索詩
尹先生入閣有詩次韻　青王秉太常郭用章僉憲
鶺鴒天壽謝司業兄葯軒君六十
送李春神赴台郡教授　和韻
洗句亭爲仇司訓東之賦　梁叔厚太史父母哀輓
和韻謝王國賓司言　壽葉文莊公夫人
湘渚雅遊圖　輓太河衛閔恭戶侯賦
梅花圖
卷之八十一
詩
送孔長史
小女以乙巳歲臘月八日生至今除陽一日
雪葉二友先　贈吳遷貢士赴南雍
贈方思觀貢士赴南雍　送楊郎中志仁赴湖廣憲副
錢舜業清聯堂所藏戲嬰圖爲臨淮觀謙賦
送張謙貢士還石埭　題柳文範舍人畫若軍硯裕爲便面
麝某忠仁李侯七六十　三月廿六日飲鏡川學士後亭園
惜日鄉燈爲尹性之御史賦
滿江紅壽盛都憲七十　黃運攻刈麥種疏卷
送范武選太和出知滑州　送陳武選惟之出知青州
送王進士元勝之山東分采曹錄

十九日訪馬天祿僉憲予西城不遇馬上戲成四絕
貞壽堂壽洋泉范進士坪母
送董尚矩侍讀使朝鮮　題衍聖公畫
送袁進士翔之南畿分采實錄
題廣吳廷端太守山水障　蓁耕堂爲程司儀題
壽周近仁稽勳乃尊
題盛舜臣所藏顏秋月鍾馗出遊圖
送趙郎中鶴齡山東副使　題畫送全宗傳還江中
送周原已院判還南京　送陳進士宗之采實錄江西
送黃武選偶差竣還鄉　珍姪來謁贈爲指揮使入賀還溫州
壽王濟之侍講乃尊令君　送劉撫之還常熟
送劉景元侍講使交南　送劉述德赴福建副使
太乙真人圖　過曉東白杳世留別

得字送刑部王員外致歸省　感皇恩壽故大司馬白夫人
送周駙馬德彰代祀孝陵
奉送大司寇何公益任南京
送同年陳吳宜員外知臨安府
送同年壽世英員外知袁州府
侍程居杜生不至用舊韻　衍聖公四景畫
題禪畫　送人之官嚴州
紅菊二色菊　送鄒端壁知縣
中和堂為寧汝濟賦　送鋼定西侯蔣公驗使寧村
送申梓使宴守備山海關　湖海壯遊卷為宗人養賦
送劉進士瑱赴南京刑部主事
賦進士陳光之南京武選司主事
題小景畫　送鄉人陳仲介赴合江簿

送人官無錫　歸老圖壽致政王望之太守
送張上舍赴彭澤教諭　送俞伯大赴雲南憲司知事
都憲吾溪高公表餞
丁未二月六日扈從
春宮親迎禮成次韻
九月六日
今上登極禮成恭聞詔次韻　長至日陪祀西陵小憩土城寺
呂平宿劉諫議祠　謁狄梁公廟
望茂陵恭賦
十二月七日宿西山陵園宿功德寺航公房次韻二首
自金山口奉送
孝穆太后同葬茂陵　耶律丞相廟次韻
十四日齋宿翰林東署有懷時同寅諸君子多寒

大行赴山陵　十六夜南郊省牲有作
二月七日右順門奉
雍王殿下講讀及侍書三日賜宴有作
戊申二月十二日扈從
親耕籍田宴上作
清明陪祀西陵二首
三月八日扈從視學聽講就命文言有作
視學歸行慶賀禮畢初開史館有詔以敘政為纂修官首
十二日初開經筵賜宴及白金綵幣寶鈔感而有作
十三日文華殿早進講午進講賜宴賜茶
上皆呼先生而不名懃感敬賦
四月廿八日起居賜鮮筍楊梅鰣魚枇杷楊梅雪梨時鶴
五月二十九日起居賜冰杏鄭李蓮房

七月二十日　文華後殿講畢
上顧中官賜講臣冠帶緋袍

卷之八十二

詩

弘治元年十月十八日得休致之命與李士欽小酌口占
留別士欽　舜朝出土城借宿清化寺
得用先宗姪新安寄來書　題先公遺詩後
送辨如海上人還松江　題陸廣伯庶子所藏墨梅
題宗姪節之儀曹味道卷　題班大章善世小米山水
臘月八日以青布壽韓女月仙
題大眼汪衛幕紀歸小像　題盛子昭雁千章小景
客請遊望湖亭倘君軒不及往次韻
為鄉人張衛幕題九仙畫圖
任月山五王醉歸圖　山水小景二首
送陸存重武選赴浙江參政　題馬圖
起濟川諸姪約遊西山不果　題沈廷美尚寶所藏四烈婦圖
送汪大綱赴永州通判　遊西山道中作
過白雲觀　溪西竹屋
觀音寺望湖亭次韻　呂公洞
欲往香山寺尋瞿東白善世不果
白玉泉亭步至功德寺　宿溪西竹屋
西山道中與友人別　遊歸值雨
送宗姪式之知朔州　題畫竿二首
贈李士欽節衣進署千戶　贈谷春子
留別清化寺昆泉明上人　幻幻堂歌為越中朱廷用先生賦
有書上人與和尚道士醉戲謔而有思致亦不也漫賦一絕

[illegible]成王君[illegible]人
留別通州王德明千戶　[illegible]上人
上林[illegible]衣為兵部署丞宗姪京賦
[illegible]同知[illegible]用致仕家千戶家
題老子出關圖　別潞河逆旅主人馬大周
清明日發舟偶過廣福寺　宿瀛東別業
送清源州守子晃壯　鄉人客清源者追餞索詩
[illegible]留別宗姪[illegible]同守　黃茅岡
祀父冢　鳳凰臺
陵母墓　水次谷
廣陵驛下與表兄林文秀僉使夜酌
遊焦山　飲觀音閣
登江山壯觀亭　書法孝子傳後
丹徒王璽家客鴻蓮卷追賦

卷之八十三

詩

登多景樓　與宋石坡太守遊甘露寺
大醫院使錢君宗嗣輓歌　錢宗嗣覽翠亭
留別楊應寧僉憲　何氏文蓮卷
留別王丹徒公濟
乘風夜過無錫寄致政秦廷韶方伯及詩社諸君子
與王宣銘世賢同至虎丘醉中限韻二首
用前韻二首與宣溪　簡沈石田求畫
與楊君謙儀曹劉振之鴻臚遊靈巖過石[illegible]
閘生船過下作　晚發姑蘇驛換與張翰贅士小酌
留別蔣長洲克明　三辰室為顧郎中從善賦

生贋好蒙翁之字所居在桃花塢上賦一絕贈之
與宣谿聯句別振之　吳江驛得司馬通伯侍御書
寄湖州王太守　端午日與于景瞻京兆同至西山
自岳王墳至寧慈寺　湖上待劉邦彥不至
賓客樓爲三山陳文用侍御追賦
與張朝用太守飲紫陽菴　飲定惠寺次舊韻謝邦彥
虎跑泉和宣谿韻　爲宣谿題菊留別王維高憲副
宣谿先出至江口有見懷之作依韻奉酬
湧碧亭八詠
姚貢士時舉及其弟中書吉甫送予與宣谿至釣臺聯句
提學憲副東園鄭君廷綱置酒富春驛聯句三首
與東園宣谿順江夜坐聯句　懷邵文敬太守
得蕭文明衢州書　東園復請遊天寧寺席上聯句

山寺聽雨限韻聯句
東園口誦山色雨聲一聯且約武夷之行隨足成之
近得陸少卿鼎儀之訃聯句哭之
嚴州城下與宣谿別　用韻別宣谿弟侍魁世選
未至茶原梅水橫發淹坐三日
留別淳安劉尹仲和兼呈大司空胡公大參應公諸鄉老
商茂森主事請飲魁星樓喜晴
應文貞典寶蒲蜀使面檀香爲寄因賦一絕
題宗姪孫文模文楷二便面
教諭許君寶酒藏書澗木懷融堂錢先生
小金山　淳安黃訓導祿秋堂

己酉六月二日初至南山　南山讌興
邵節婦朱氏　挽車行
喜雨柬張令君
亞卿知郡侶公具輿馬見招曉行石嶺道中作
亞卿知郡侶公挺刑判府沈公邀與康亞卿飲齋上作
坦然歌爲劉貢士武臣乃尊作
杭人孫鈍自號一松來新安求賦
八月五日與程思正醉麥溪上
斷石村秋社作　題畫菊壽人母
八月九日醉書　題道新菊圃卷
淳安司訓王君文樹來休寧適值中秋對月敘舊
過龍源趙東山先生故居　龍源夜歸
題紅梅　浪淘沙病中不寐枕上作

與黃司訓汝彝小酌聯句
成化癸卯冬在京師對雪憶梅有花神應笑未歸人之句今七年矣復賦詩
壽查以華
一冬寒甚梅不能開獨吾家南山一株甚盛志喜一首
壽汪本寧六十壽詞
庚戌元日縣中隨例望闕行禮因思舊歲賦此
太守侶公召陞大理少卿次舊韻奉送四章
築居郡城山荒經始之日正值立春漫賦二絕
王介翁畫梅爲文遠賦　梅竹壽意圖
一剪梅庚戌元夕和于文遠家　元夜與文遠聯句
送前溧陽令丁彥誠自溧陽取道浙東還泉兼賀其兄參政第同年
庚戌正月廿二日趙華溪書院有作與族姪文杰曾熙　飲黃司訓家限韻
圍爐聯句

南山賞梅與教諭汪純貢訓導汪倚鄉進士汪思恭貢士汪琳聯句
二月十七日飲水南葉氏晚歸作
寄壽文炳族姪四小詩并謝醫藥
八月十九日大病不寐　病後二首

卷之八十五
詩
抱病經歲不作詩辛亥二月一日登齊雲巖試筆一首
和李太守宗仁二律　贈宋道滄鍊師
夢吉亭詠　四月八日彥宇始生日小酌
題溪南吳景太暁翠卷　六月八日與李推府南山小酌
南山夜坐時壎子初學詩請聯句予易數字成詩
有懷彥宇師曾　族孫天保德吉名字詩
早過卑田村　對月獨酌

績溪許生求咸卷和康亞卿李太守韻二絕
和許侍御李節推登九華山詩韻二首
懷鳳堂　約友人遊松羅山
庭萱教曾姪聯句　促張令君所許麻油漆笠
于千戶母夫人哀輓
六月十八日忠孝鄉保安醮事請予充齋首
立秋前五日南山晚歸涉溪作
與黃司訓汝學食菱聯句　和李太守憫雨詩十絕
辛亥秋社作　送徐中行貢士
斷石聯句　分得石人峯送徐仲行貢士
題范良璧脩譜詒餘慶卷
夜讀定山與汪偁貢士詩有感二絕
九月五日重至萬山觀三從兄宗貴留宿東明樓上
九日遊古巖寺道中作
留題古巖寺時汪洲峰將大進士仲智及方生毅編與侯子不至而歸
次周太守石上舊韻
學姬秋書宰市釀酒一缸予山行歸九大喜以詩求酌不與
海陽周司訓求政遺愛卷　雪濤為大歙汪君賦
充山圖為汪令君　黃司訓欲到荒園賞菊用韻奉期
賞菊得喜字
賞菊與汪倫司訓張旭貢士吳熙儒士聯句
東干晚眺　南山十二詠集古
重遊峯華山
十一月偶至南山黃君希鄉其夜宿聞雨作
蘆塘山莊　楊村道中
題為師魯姪所作梅竹圖

卷之八十六
詩
長至前二日聞李錦衣士敬自南陽訪予新安遂過楊山寺
十一月十四日飲齊塘詹存中家晚歸時李錦衣士敬過縣同行
下紋溪過渡柯士敬　送周長壽
題李錦衣士敬寫真　弘治辛亥歲仲冬廿五日在萬山觀作
題宗寶道紀族兄清忠世家卷
書二張真人詩文後　飲樂山閣留別張領隱君
送李錦衣士敬　十一月廿七日送士敬至浦口別後賦
和程學士王侍御明仲遊黃山詩韻
和尹梅宛陵詩韻　十二月二日早下紋溪渡橋行南山中
過會里遇宗孫希周來迎
家畜一犬甚馴每出入必隨至十二宗姪希達家戲作

四日大雪過新嶺時娑吉姪孫侍行
下扶里嶺山行飯三寶寺
成化壬寅冒雪至大畈余茲之家斯有加而與不孤因賦贈諸眷長
五日宿淳村明日飲大畈
贈文公八世孫上舍楨拜諫淳訓導
七日與淳村大畈諸眷家別一塔阮鋪
重拜山斗世忠廟
八日遊雙門寺入山觀石門及龍潭愛其奇勝賦短歌升寺僧
過五城懷黃世瑞亡友
施秋官彥器公務至休寧黃司訓請同登齊雲巖
限韻一首
庭梅盛開與施秋官黃司訓聯句三首
冬夜大雪與族弟聯句　　壬子元旦試筆四首

李太守誕日　　春社謠
和答莊定山年兄　　壽榆村宗人宗本
喜族兄汝嘉士夫將來軟　　約汪仲温過南山
和答程禎擢子副羅明仲　　二月廿八日呂侍御惠新曆
題黃文敬杏林卷　　清明日喜墩子至自南山
上巳日偕族南山溪上限韻　　三月九日南山小酌限韻
瑾子與埛姪采松花作餅供茶喜而成詠　　新得北山別墅志喜
望夜獨坐書院有懷
南山夜酌分題限韻得紫清香
贈世賢翁寄塋　　早行過汝閣鎮
刑部郎中陽相君審刑江南過新安贈別
二月念一日約入遊松羅　　早過石羊干
游溪作　　松羅巷視田作

登山聯句　　麻上限韻
飲汪氏亭子與黃司訓汝舉　　歸路
餘興　　與謝子期閒步至北山庄作
歙縣道中　　送林同守入賀聖節兼考績
四月六日遊水西與汝敬作
水西寺與鄭時清萬里二上舍聯句三首
郡守李公清宗讌樓上四首
過鄭村訪鄭上舍萬里觀伊川晦菴南軒東萊四先生手帖
宋理宗賜福王與芮宰相使函為鄭村汪宗裕題
謝汪世行公村東塘魚山歲　　東田村見摘紅花者
題翁贈賀子鄭嘉君　　和答李太守祈晴有驗
題汝淵禾本忠小景　　四景樂道辭
堂前梅樹忽一枝生入廚器

卷之八十七

詩

謝都憲侶公過訪　　送都憲侶公
楊村寺與都憲侶公聯句　　松崖與族人胡昭題
夢梅卷為嘉禾金景仁賦
王黃門李推府京華冬夜酌別詩次韻
致政馮憲副見訪同到南山竹院
與佩之黃司訓汝嘉聯句
次佩之汝嘉祭林公亭聯句詩韻
別佩之用其韻
萬壽聖節隨班行禮後廷貢學子偶和有詩因次其韻
古朴行
利孝鄉斧石覺庭前盆池被人竊去悵然賦詩自慰

題□陶卷　贈輪老
許生存誠卷　寄方幹隱君
八月六日至南山堂取紙與陳用誠整書冊賦此
與廷言汝萬夢吉步至新竹園
雨中自郡城歸至縣領謝廷用欽留夜與璜子聯句
中秋夜　早過山下有感
題吳世良禪齋卷　輓杜母項孺人
和答倪都憲　竹園宴集分得集字限韻
秋日漫興二十首
和氣致祥卷為黃州劉太守賦次其韻
追輓故少保于肅愍公夢中作
九日斷行登高
自斷石與司訓黃汝彝觀契近居從孫汝高啟竹徑至深流訪存中求聯句

九日宿存中家明日同汝彝汝萬同登其屋南成錦山
雙溪圖次韻　和答河間李主事曰
林泉清趣卷為古林黃思復題
九月廿八日黃司訓汝彝雨中留宿聯句
小齋初成喜承之彥天天爵敘之師曾至值冬霖不止名茶雨軒
十月十三日雨中飲長汀寺　仆碑行
寄吳□淳安新舉子族孫文指
南山精舍理書一月得三萬餘卷喜而有作
慶雲和題行住坐卧卷　雪後至南山精舍
一剪梅慶鄭存良六十　月波樓為吳孟賓題
梅窗圖為祈門方鉄賦

卷之八十八
詩

十二月廿一日得旨將復官感激賦此
耕讀處氏為高溪宗人彥文賦
題臨川吳廷瑞安閑卷　除夜家燕聽璜子鼓琴
南山伽藍閣以將北行不得宿正春日始至精舍與客夜飲有作
壽績溪汪示人景貴八十　題殷氏東溪逸所卷
題吳氏知止卷　題公明姪江湖勝覽卷
李白問月圖為吳天弘侍御賦
臘瓶梅為邵用珍賦　雙虎圖
廿五日北上留別鄉友　壽嚴叟方彥仁
題宋王晉卿畫鶴
登歙學歲貢宇知縣寄巖鎮汪君士和
訪進士何斯復于歙北貢利渡不值
過淳安拜大司空胡公于里第別後奉寄

題致政應文角與賈山水　題白頭翁
二月六日睦州城東過而野泊雜言一首
嚴先生祠　赤松山
欽道傍定明寺
出清波門過淨慈寺飲于京兆先祠卷
過杭大陸大參同年留別詩韻
二月十四日李修撰于陽請飲江北陳家王修撰德輝在坐
北上過武林尋會竹東劉君
王天祿侍御為玲姪寫山水便面
駐船月洲寺下聞伯彰憲副將至喜而有懷
觀山西陳輩祀周文襄公會稽遺治所
小飲承天寺為沈修甫題林和靖二帖上有謝安帆帖記
謁范文正公祠二首　巡按趙侍御招飲

侶都憲華誕和韻　題倪氏子可竹卷
崔孝婦封門朱存理求賦　虎頭記
題陸氏子終身之恩卷　題華氏嚴康楳葉卷
上巳日恭延韶乃伯與施彥清盛舜臣送餞至惠山
趙武書美卷為鎮江高允明同知賦
別君謙
很石行　永泉卷
欽趙夢麟郎中滄江別墅　古詩三十六句寄君謙儀部
題吳天弘侍御畫某　高郵湖阻風
鄭憲張公往七所獲四小狀　過淮
百步洪次吳原博韻贈馮主事
沽頭閘下歌　留別濟寧周同守
題吳雄奔命圖　（八里灣使會壁鄉同行至開河驛）
朱憲副恩壽堂　（金集文集目錄）
晉大參同年出示往年登樓之作別後次韻奉寄　（八十）　不
舟中病鶴寄右副宗祐與俱至德州贈別
李源十景　寄汪文好
天津拔首兵備劉天祐憲副留飲席上聯句三首
洪北津　與林泉
四月初六日楊村道中遇暴風野泊入夜不寐倚旦有感
新城道中憩水明寺次韻　與劉舍

卷之八十九

詩

五月一日後　經筵入講東宮伯有之二學士
送門生汪濬徐夢麟赴會稽試論
送冷邦彥僑銘省親還南海
送武選徐仲山郎中赴廣東參政理餉事

五月十二日騎馬北城堤上有感
送司馬公銘赴長洲訓導　寄府種汝萬諸宗人
自六月來處　賜楊梅枇杷及鰣魚鮮
送張叔亨侍御巡按雲南二首
送程思顯進士江西公幹便道還新安
題畫
送陳瑞卿侍御陞山東憲副提督臨清兵備
寄錫山秦處士十十　送錢汝寅侍講歸省
送金子德還大名　閏五月十八日夜始得雨枕上作
南京工部尚書常熟程公衮輓　送刑部馬員外謫廬州通判
送進士王恂省親南陵　半間為武進周處士彥常賦
聽泉篇　潞川汪惟憲父母雙壽
送麻城朱正赴廣西御史　（金集文集目錄）　（八十二）　卷
送劉生還遼東　題王約鈞勒竹
送楊憲副志仁之任山東
送中書舍人歐陽子發僉憲廣東提調學政　東莊述與卷為街孔公弘泰題
墨竹　踏雪尋梅圖
竹間來雀圖　主一齋為都憲徐公賦
壽蔣封君
汪布政拜貴州高使有詩奉賀　送編修劉司大還廣東省母
題扇寄大行堅公　壽蘭
壽致仕學諭松坡王先生
送劉仁仲編修還蜀　題吳氏樂義卷
八月二十一日飲城東夏氏園
送俞溶之侍御赴四川憲副飭兵備于綿安
壽蔣政謝都憲　太白騎鯨圖

飲英國公凝眺軒　送曾學士向矩赴南京禮部郎中
十月廿六日大雪約廣伯賓之二學士啓昭庶子小飲
壽致仕周武令寔年　同年小集得雪字
小李將軍岳陽樓景　段中貴請賞紅梅
輞川圖為段中貴題　壽廣州劉參將崇母七十
賞雪次韻廣伯學士
西涯學士再和東坡雪韻邀予同作四章
和吳亞卿道本得孫之作　十二月十九日南郊視牲作
立春前一日約江文淵侍讀李子陽修撰小飲
喜同年居朝宗都憲卜居得賓之舊宅次韻
廣伯學士家賞盆梅限韻

卷之九十

詩

甲寅元日齋居次韻倪舜咨宗伯
四月早聽郊戒後陪　廟享次韻李賓之學士
五日左順門賜余織雲雁紵絲綵袍
七日南郊分獻天下神祇壇次賓之韻
八日宴奉天殿與李大祭酒廣伯學士聯席
題居元勲大理鏡妝臘梅　飲林亨大祭酒家觀閣燈
和居都憲朝宗止酒之作
廿八日受命與賓之同教庶吉士于翰林
朝宗都憲聞予教庶吉士有詩見贈奉和
送徐中行進士赴青州推官　送翰林庶吉士許啓衷南歸
和答朝宗都憲聞雖之作　次韻艾武選奉使朝鮮卷
贈僉憲李君宗元赴河南　題尚書葉公捕魚圖
送汪徽之縣丞赴官滿州　林良二畫

雪牕蘭　送史主事
寄題蔣令君瑞芝亭　竹鶴老人山水
沈石田小景　書菜
畫鷹　和答鄭廷綱通政
雙鳳裕
西坡對雨有懷羅明仲祭酒用舊韻奉簡
九經堂舍為京學教授莆田陳君叔暘作
郭熙雪滿溪渡圖為楊子英主事賦
送平江伯陳公奉詔治水張秋　八角雕花攝石出餉瞻東白吾世
泥金蘭竹圖　侶大器亞卿約賞葵北城
翰林公署偶作　送馬講貢士赴許州知州
衍聖公自曲阜載奇石一出至京相餽詩以謝之
送釋方乘住善權寺　題張師發畫

哀猝楊春為徐中行賦
謁陵承西涯翰長有詩相餞次韻五篇
道中作　甲夜發與子陽太史同行感舊作
宿劉諫議祠下作　連日憂雨作
謁陵後喜晴作
送王懋倫僉事進表還四川提學　賀徐原一亞卿得雙生子
送常州府知事邵智之任　黃子久山水為陸翰長廣伯題
送通守馬金進表還廬州　送唐秀才還黃州
小景便面　送周文良醫從興王之國
送王德潤參政進表還河南　壽林宜人七十
題山水障子　和答屠元勲都憲
聞績溪高丑被徵奔之地
甲寅歲八月廿七日過太監戴公城東清適園亭憩之一宿

題曹民舍吉士　孤松擬秀圖
壽慶雲侯母夫人八十　送俞凝之赴徽郡照磨
次陳白沙太史韻送廣東何貢士赴南京光祿署正
題泰和吳尹必顯祈雨有感卷
九月八日開少公署西園獨坐亭上有懷
題金太僕本清竹　挽劉屯田
壽錦衣曾宣百戶母八十無受封
送汪廷器良觀

卷之九十一

詩

和答屠朝宗都憲見贈之作　沈啓南畫障為張通守題
壽樊駙馬母夫人　賀屠朝宗進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
題小景　贈河間丁秉教諭

送戴廷珍侍郎持節冊封晉府
送江文瀾侍讀持節冊封判府兼有壽母之便
送戈良玉御史赴四川憲副崇慶保順兵備
李侍御二畫
與莊定山司副都時用持詔同至李子高之學士先塋冢西城
送表兄林文美上舍赴青州訓導
送吳汝德太舍赴滙池司訓　題四小景
送滿城尹劉象謙　同庚會詩施院使欽
題羅旗圖　題周家聚婦圖
壽欽義官王富祥　謝方伯輔夫婦挽詩
題祝黃門萃頌引于朝天圖　題周駙馬所藏小景
十月七日[illegible]
題石狗　甲寅除夕戲成有作

弘治乙卯正月十一日郊祀分獻[illegible]
送[illegible]外荊州[illegible]
題[illegible]巡撫[illegible]
[illegible]卷　送[illegible]
題[illegible]卷　題[illegible]
送[illegible]
送張黃門[illegible]兩廣[illegible]　請[illegible]大[illegible]述
胡氏[illegible]卷　送[illegible]
[illegible]行　[illegible]
[illegible]林東[illegible]作　送[illegible]京
沈芳亭為[illegible]太監大西渡韻
[illegible]長
五月八日[illegible]林[illegible]堂[illegible]所見

送楊[illegible]長沙通判　送[illegible]城
[illegible]為山東周伸[illegible]議賦　內閣[illegible]
五月十二日公署後園偶步　[illegible]
送[illegible]宣城知縣　[illegible]
湖[illegible]
[illegible]先生[illegible]公[illegible]挽　送[illegible]
[illegible]賦　[illegible]
[illegible]婦　[illegible]
送[illegible]戶[illegible]　題大理王卿[illegible]
送[illegible]太守赴延安　送[illegible]進士[illegible]
次[illegible]題竹鶴老人畫　行[illegible]
贈工部祝惟貞員外三吳治水還朝
[illegible]及小[illegible]　[illegible]

竹窩圖爲汪東曙題

九十二

遠志　繼時軒

較王端之　清明拜掃遺榮丘寓府君墓

永思爲程孫賦

文煥憲長觀家將赴廣東府中無由往拜書此奉別

汪敦善以叠韻弟春草圖求詩強賦一絕不忍復觀也

思雲思親圖　文夫淡溪原

積慶堂　雪林爲巖鎮汪道隆賦

約軒司訓汝契　書蓄浦爲汪進士乃尊賦

山耀　寄贈楊顯丞

月林圖

方侍御到京後寄題梅一絕并詠墨梅三律題和二篇

壽以刊宗人隆八十　送王漸秀才還嚴德祖居郡門

送武康郭令　壽葉時顯

贈陸彥功醫士　慎德堂

寄贈江西良大參同年　秋林書屋爲汪尚文賦

族人郁齊更名詩　壽祁門宗彥用仁七十

十月廿六日病以酒下木香散立愈

守約　方侍御受勅有明見寄奉酬

友竹軒　棣萼聯輝樓

遠上寒山詩意圖爲汪舜題

題自寫墨梅　姪增本一名字說

遊黃山約二三知舊　將發值雨東同遊者

予與文遠爲黃山之遊太守王公至古城相餞

渭渡過黃孝子家　沙溪有懷承之亡友

題延綸橋　王推府訂同遊黃山羽途暫口告別

陰晴詠　宿楊干寺有先公題詩刻

石壁嶺有感王推府之去　聞彥夫言有作

宿芳村謝氏追和先公留題韻

黃山觀湯泉及龍池小龍祥符寺作

黃山遊券既備有詩一章與文遠萬里彥夫別

贈西溪族人西疇處士　怡方爲汪廷器母陳孺人八十之賀

贈蔣尹　李侯作秋水亭

題沈季良所藏戴文進山水　古賢圖四絕爲林塘堵范程題

贈汪道全　石溪山房

覽翠亭　葆真軒

萊椿爲孫文模賦

臘月望日至南山治葬比上梅花盛開獨酌花前悵然有作

卷之九十三

詩

奉詔北上留別諸鄉舊　別鄉友

宿木西寺　世祿堂爲績溪仁里程仮所賦

弘治戊午春正月十三日舟次廣安泰霖不進張君知縣事以燈飾燕予賦此

丹慶堂詩室　爲文模題西坡卷

采田　吊劉竹東後賦此

南京户部主事王君彥奇作浮橋于上新河之鈔關

塘西行樂詞二首　贈都憲彭公

司馬司訓廷器開門東劉氏園亭夜酌席上有作贈石田先生

送太守文君赴溫州　郝侍御作悠惠山

題畫　次韻贈東谿侍御

桃源行爲揚州王彥平太守題畫　古椿緑桃圖
題郭總戎畫卷
船窗新栁畫橋偶得一絶柬鄭萬里
次原傅少卿詩韻　輓襄陽何太守原
題雪洲巻　贈夏主事
別良佐學士
渡泊河西務京兆楊君恒叔携酒見過别後賦一律奉寄
贈侍郎鄭公　贈方太守士華
送張庭穌赴南京大理評事
外集
拾遺一巻
考　序　記　墓誌銘　頌　賛
行素稿一巻東郭汪氏刊　李□文集刊本 [illegible]
詩　辭
雜著上巻
春闈紀事
婦省録
北上録
北上第二録
南歸録
黎山筆記一
家山筆記二
北上第三録
南畿考試紀行
歸田録
奉　詔北上録

讀禮餘録
別集二巻
誌　行狀　墓誌銘　神道碑銘　傳　賛
書後記　輓詩序　心喪録序　輓對　年譜
里生東郭汪鐸重工録梓并重校對

青宮直講

大學 成化十四年四月十日進

大學

[illegible]教人的所在即如今國子監便是這一本書是孔[illegible]者帝王教人之法故名大學[illegible]王公下至庶人之子弟都入小學教他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到十五歲自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與凡民之俊秀都入大學教他修己治人之道如下文所說便是

在明明德

明是教人用工明德是天所賦於人之德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自虛靈不昧如明鏡一般但氣稟有昏濁又要物欲蔽了則有時而昏如明鏡被塵埃遮了一般人須要力學用工重新明了自家明德如明鏡去了塵埃一般方好所以大學第一件要明明德

在親民

這一箇親字宋儒程子說當作新字舊本錯寫了民是天下之人天下之人也都有這明德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昏了若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天下之人除去舊染之污也都自明其明德所以大學第二件要新民

在止於至善

止是住在箇處所不遷動的意思至善乃事理當然之極凡人行事極好處便是至善若既能明明德又能新民這兩件又不可苟且便了須是都造到至善所在所謂至善必須一國天理之公無一毫人欲之私方是所以大學第三件要止於至善這已上三件是大學一

書之綱領

知止而后有定

止是所當止之地即指上文至善說定是志有定向人若能知道至善所在方才志有定向如射箭的知道正鵠一般

定而后能靜

靜是心不妄動既志有定向方才心裏有張主不肯妄動

靜而后能安

安是所處而安既心不妄動方才隨所處而安無有不自得處

安而后能慮

慮是處事精詳既所處而安方才處事精詳不肯粗畧

慮而后能得

得是得其所止既處事精詳方才能止於那至善所在

身修而后家齊

身是一家的根本人能修治自己的身件件正當無一些差錯那一家的人為父子兄弟夫婦長幼的便看着樣子都去學好家無有不齊的

家齊而后國治

家又是一國的根本家既齊了那一國的人便看這一家的樣子也都去學好國無有不治的

國治而后天下平

國又是天下的根本國既治了那天下的人便看這一國的樣子也都去學好天下無有不平的自物格而后知至以下六句是大學八條目的功效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天子是指人君人君代天理物便如天的兒子一般庶人是指百姓每這是於兩箇字包着諸侯卿大夫士在裏面壹是謂件一切言上

自人君下數到百姓每貴賤雖有不同一切要以修身做箇根本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
本是指身末是指家國天下否是不然的意思人的一身既不能修
便是根本上亂了却要使家齊國治天下平决不可得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所厚是指一家所薄是指國與天下未之有是說無此理一家有骨
肉之親國與天下羣臣百姓多是疏遠的人自然較薄些若一家骨
肉分上既待的薄了却望他去優禮臣下愛養百姓必定無此理自
天子以至于庶人與這一節是說八條目中修身齊家兩件最爲緊
要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這兩句詩出在詩經商頌玄鳥篇邦畿是京畿地方止字解做居字
詩言京畿地方周圍有千里之廣乃百姓每所居止的去處引此以
見凡百事物都有箇至善當止的意思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
這兩句詩出在詩經小雅緡蠻篇緡蠻是鳥聲丘隅是山高樹多的
去處詩言緡蠻之聲的黃鳥這等微物都知道做巢居止在那山高
樹多去處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子是孔子孔子讀這緡蠻兩句詩說黃鳥微物尚能知道尋箇好處
做巢居止人爲萬物之靈豈可反不如這禽鳥知所當止乎引此以
見大凡人不可不知箇止至善的意思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誠意是學者自修頭一件事毋解做禁止自欺是自家欺謾不肯着
實曾子解經文說誠其意者這一句只是要人於心上發動時便着
實爲善着實去惡常常禁止那自家欺謾的意思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
慊字解做快字足字凡惡惡如惡那惡臭一般着實怕那些惡在身
上好善要如好那好色一般着實要得那善在身上這等自家心裡
方才快足
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獨是指自家心裡說好善惡惡着實與不着實只是自家心裏曉得
別人不曉得所以君子的人於這等去處必要謹愼不可一毫放肆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
閒居是沒人看見處小人在那沒人看見處爲惡無一樣不做出來
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
厭然是皇恐要躱藏的模樣小人在背地裡幹了那不善的事及至
見君子的人不覺皇恐躱藏要遮掩惡處顯出他那善來
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

視解做看字小人的模樣人都看出來便如看見他肚裏肺肝一般
這等小人枉費了這一段詐心有甚麽益處
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中是心裏外是外面這獨字即是閒居沒人看見處曾子說這等小
人心裏着實爲惡自然露將出來所以君子的人以此爲戒雖是沒
人看見處愈加謹愼不敢一毫放肆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
諺是俗語曾子引俗語說那溺愛的人偏不明他兒子雖有不肖處
也不知道只是說好
莫知其苗之碩
苗是田苗碩是茂盛的意思俗語又說那貪得的人偏不足他那田
苗雖是長得茂盛了也不知道只說不大長盛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這一句是總結上文之意言身不修不可以齊家蓋身是一家的根
本〻既壞家裡諸事都做不成了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右是前面說大學傳的第八章是解釋經文中修身齊家的意思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康誥是周書篇名赤子是初生的子曾子引周書說人君保愛百姓
當如保愛初生的子一般又解說道那初生的子飢便思乳寒便思
衣只不會說話那為母的把至誠心去求他雖是有些不着那赤子
的意也不遠了不曾有人學了養子的法才去嫁人的可見慈母愛
子的心是出于自然所以那赤子雖不會說話以誠心求之也得其
意何况百姓每會說話的若反不得其意只是不曾把誠心去求他
一家仁一國興仁
人能使一家之中都孝順父母盡了仁的道理則一國的人看着樣

子自然孝順父母而興於仁
一家讓一國興讓
人能使一家之中都敬事兄長盡了讓的道理則一國的人看着樣
子自然敬事兄長而興於讓
一人貪戾一國作亂
一人指君說若為人君的不仁不讓只要貪財所行違背了道理則
一國的人不肯心服便生出禍亂來
其機如此
一國的人仁讓本於一家一國的人作亂本於一人其機指所係如
此
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所以古人說道一句言語說的不好便壞無數的事一箇人行得好
便能安定一國

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
堯舜是古時兩位聖君堯舜在當時倡帥天下以仁愛的道理因此
那百姓每都依從着他也興於仁愛
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
桀紂是古時兩箇無道之君桀紂在當時倡帥天下以暴虐的事務
因此那百姓每也都依從着他以暴虐相尚
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
人君號令于天下要百姓每都為善自家却不好善這便是所令
反其所好天下百姓豈肯信從他
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
有諸己是有善于己君子之人要教百姓每為善須要自家先有這
善行如自家能孝父母敬兄長方可責人去盡孝弟事
無諸己而后非諸人

無諸己是無惡于己君子之人要禁百姓每為惡須要自家先沒有
這惡行如自家沒有不孝不弟的事方可去正那不孝不弟的人
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人君自家身上藏着不善却要教別人為善自家藏着惡却要禁別
人為惡這便是不恕不恕的人既喻百姓每能遵守號令決無此理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這一句是總結上文說要整理那一國的百姓必先要整齊這一家
的人可見齊家是治國的根本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詩是詩經小雅南山有臺篇樂是懽喜的意思只是助語詞曾子引
詩說可喜可樂在上位的君子便是百姓每的父親母親一般
民之所好〻之民之所惡〻之
好是喜好惡是憎惡曾子解詩說百姓每心裏所喜好的是飽煖安

樂君子之人都順着他的心常恐拂其所好百姓每心裏所厭惡的
是飢寒勞苦君子之人也都順着他的心不肯把可惡的事加與他
此之謂民之父母
君子之人於那當好的當惡的都順着人心如此是愛百姓每如愛
自家兒子一般所以百姓每愛他亦如愛自家的父母一般以此見
得為人上者不可徇私情好惡拂逆了下頭的人心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康誥是周書篇名命是天命曾子引康誥說只有天命去就無常全
看人君所行如何又解書說人君若賤貨貴德所行都是好事則人
心歸向便得了天命若貪貨敗德所行都是不好的事則人心離叛
便失了天命這一節是言上文引文王詩的意思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楚書是楚國史官所記的書楚書說晉大夫趙簡子曾問楚大夫王
孫圉說你楚國的寶物如何王孫圉對他說我楚國不以金玉為寶只
是賢臣便當做寶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舅犯是晉文公的母舅晉文公做公子時出亡在外其後他父獻公
薨逝了秦穆公勸他歸國舅犯教文公對說出亡在外的人無可以
為寶只以愛親為寶若不能孝思其親且去爭國圖利便不是了這
兩節申明不外本而內末的意思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
秦誓也是周書篇名一个是挺然獨立的意思斷斷是誠一的模樣
技是材能休休是易直好善的意思秦誓說如有一个挺然獨立的
大臣為人誠一也無別樣材能只是他心裏易直好善無比的有度
量容得人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

彥聖是有美德的人不啻猶言不但若大臣見那人有材能的便相
他自家有這材能一般見那人有美德的心裏着實喜好不但相口
裏稱道他這等實是他度量寬洪能容那有材有德的人
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
利是利益若任用了這好賢樂善的人必能保我子孫常享富貴保
我百姓常安生業如此庶幾有益於國家
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
媢疾是妬忌若大臣見那人是有材能的專一妬忌憎嫌他見那人
是有美德的便與他不合阻隔他使他到不得君上的跟前這等實
是他度量窄狹不能容那有才有德的人
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殆是危殆若用了這嫉賢妬能的人必不能保安我的子孫與我的
百姓國家豈不危殆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
放流是發去遠方便象而今流罪一般迸是斥逐的意思曾子又說
只有仁者之人曉得這嫉賢妬能的人是為國家大害深惡痛絕他
務要發去遠方斥逐到外夷地面去不容在中國恐怕貽害於人
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曾子又引孔子這兩句言語說只為仁者之人至公無私所以他愛
的惡的都得其正如斥逐那妨賢病國的小人便是能惡人小人去
了君子進用百姓才得安樂便是能愛人
中庸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
舜是古時聖君知是人的見識孔子說舜是箇有大見識的聖人非
常人可及
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

邇言是淺近的說話邇是說得不好的善是說得好的舜雖是聖人
他心裏常喜懽咨問人人的言語雖是淺近也喜懽去審察不肯輕
忽那說得不好的便掩匿了說得好的便播揚於衆以此人都喜把
那善言來告與他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
兩端是衆論不同之極致如小大厚薄之類人的說話雖是好了其
中却有兩端不同處舜又把這兩端的說話自家酌量着那箇合乎
中道然後取用他
其斯以為舜乎
這一句結上文說這等取衆人的見識合為自己的見識若非大舜
聖人誰能如此
右第六章
前面說的這一段是中庸第六篇書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
罟是網擭是機檻陷阱是坑坎這三様都是人設下掩取禽獸的其
是迴避孔子說人人都自家說我有見識其實常不知不覺陷在禍
機裏面也不知道便如禽獸被人驅逐在網裏機檻裏坑裏全不知
道迴避一般豈是有見識
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擇是揀擇的意思期月是一箇月孔子又說人人都自家說我有見
識曉得揀擇尋究那大中至正日用常行的道理却不知這道理既
曉得了須要守着行持行時不能持守得一月之久便與那不曉得
的一般豈是有見識這一段是將那知禍而不知避的人比那能擇
而不能守的人都不得為知
右第七章
前面說的這一段是中庸第七篇書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
均是平治的意思孔子說天下國家人情不齊裁是難整理的若資
質明敏的人他立起紀綱定起法度來使人人遵守奉行天下國家
便也可以平治了故曰天下國家可均也
爵祿可辭也
爵是官爵祿是俸祿爵祿是人難捨的若資質廉潔的人見上頭
人待得他禮貌不誠或是言不聽計不用便飄然去了不愛他官爵
也不受他俸祿故曰爵祿可辭也
白刃可蹈也
白刃是鋒利的刀劍最是人難犯的若資質勇敢的人他或遇着國
家有些危急骨肉有些患難便捨了身命向前去救護就在刀劍上
過也不肯躲了故曰白刃可蹈也
中庸不可能也

中庸是日用常行恰好的道理若凡事都處得停停當當無一些過
處也無些些不及處便叫做中庸看着雖是容易其實非積學工夫到
那極處無有一毫人欲一團都是天理的人如何做得蓋三者看着
難其實易中庸看着易其實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右第九章
前面說的這一段是中庸第九篇書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
孝是孝順父母孔子說帝舜他是箇大孝的人與尋常人孝順不同
下面說的五件便是他大孝的事
德為聖人
大凡人誰不要有賢子性帝舜他有聖人的德性無所不通天下人
都不如他豈不是大孝
尊為天子

大凡人誰不要有貴尊也帝舜他以聖德受天命帝堯傳位與他爲
天下君豈不是大孝
富有四海之內
大凡人誰不要有子致富惟帝舜他有天下了自西自東自南自北
四海之內都做臣妾都來貢獻他豈不是大孝
宗廟享之
大凡人誰不要祖宗光顯惟帝舜他用天子禮樂立了七廟四時祭
享又把祖父來配享天地豈不是大孝
子孫保之
大凡人誰不要子孫長久惟帝舜他恩德在人深了不止在當時子
孫做諸侯後來夏商周三代也都封他子孫把賓客來待他如虞思
陳胡公之屬守着奉祀綿綿不絕豈不是大孝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孝之至也
其字是指先王孔子說人君身之所踐履的是先王之位行的禮數
是先王之禮奏的音樂是先王之樂一行一動都依着不敢有所更
改祖宗是先王尊敬的也尊敬他不敢有所怠慢子孫臣庶是先王
親愛的也親愛他不敢有所悖忘先王雖已死本之恰如生時一般
先王雖已亡奉之恰如存時一般人君事其先王這等繼志述事
可謂極其孝矣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
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是祭天社是祭地宗廟之大祭謂之禘四時秋祭謂之嘗孔子又
說郊社的禮所以祭昊天上帝及后土報其生物成物之功宗廟四
時的禮所以祭祖宗盡報本追遠之意人君這等祭天地祭祖宗其
中有許多禮數又有許多義理君全曉得這禮義那治國家的道理

即此而在如看自家的手掌一般這等易見蓋幽明無二理都只在
仁孝誠敬上故曰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右第十九章
前面說的這一段是中庸第十九篇書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
息
哀公是魯國之君方策是古時的史書其人指當時君臣說昔魯哀
公問爲政之道於孔子孔子對他說比先周文王武王所行的政事
至今一件一件都在方策上明白可見若有那比先的君臣這政事便
都舉行若無那比先的君臣這政事便都息滅了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敏字解做速字蒲盧即蒲葦是易生之物孔子又說以人立政如
以地種樹其成甚速然政之易舉只相那蒲葦一般朝種夕生其成

尤速這一段是說人存政舉之易如此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人是賢臣身指君身說道是人所共由的道理仁是人心之全德孔
子又說人君爲政惟在得賢臣能用了賢臣則政事無有不舉的故
曰爲政在人取用賢臣又當把自家身子來做個標準纔能修其身則
所取用的都是賢人不誤認小人爲君子故曰取人以身若要修身
又當以道爲本能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這五件道理盡乎身
豈有不修的故曰修身以道若要修道又當以仁爲要能使一心之
中全是天理無一些人欲道豈有不修的故曰修道以仁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
也
人指人身說人有了這身子只此生理便自然有箇惻怛慈愛的意
思這便是仁之性故曰仁者人也仁的道理必先親愛其親故以親

親為大宜是事理各有箇當然處人只此生理當於親物上然宗
別那事理的當然處這便是義之煙故曰義者宜也義的道理必先
尊敬賢人故以尊賢為大親〻中間又有不同如在父母當孝敬在
宗族當和睦自有箇隆殺尊賢中間也有不同有當尊做師傅的有
當把做朋友的自有箇等級這降殺等級乃是人稟得禮之性生發
出來故曰禮所生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這一句本在後面因傳寫差了重在這裏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
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承上文說為政全在得人取人的準則又在君身故曰君子不可以
不修身修身必須以仁道為要仁莫先於愛親故曰思修身不可以
不事親人若常與賢人在一處則親〻的道理越講究得明白若與

那不肖的在一處必至辱其身害及於親故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
人親〻有隆殺尊賢有等級都是自然天理若不知這天理豈能辨
人的賢否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

這一段以下是說九經的事齊明是齊肅自家的心思盛服是整肅
自家的衣冠非禮不動是不肯做不合禮的事人君長能齊明以一
其內盛服以肅其外凡事都依着禮法行這便是修身的道理

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

讒是顛倒是非的小人色是美色貨是財利德指賢人君子說人君
長能斥退小人不使讒謗得行疎遠美色不使政事妨悞輕賤財利
不使百姓傷害只是貴重賢人君子這便是勸賢的道理

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〻也

位是爵位祿是俸祿人君常能體念宗室不問疎戚都與高爵使位
貴與厚祿使他富心裏好的與他同好心裏惡的與他同惡這便是
勸親〻的道理

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

官盛任使謂官屬衆多足以備使令蓋大臣不當親細事人君長優
禮他使凡事只總箇大綱其餘庶務自有屬官分頭整辦這便是勸
大臣的道理

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

忠信是待之誠重祿是養之厚人君於羣臣若相待不誠則心志不
相孚俸祿不厚則不足以養其父母妻子君待之既誠養之又厚這
便是勸士的道理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九經即前面修身以下九件事一即是誠孔子說人君治天下國家
有這九件經常的事行這九經又本乎一誠蓋誠則實不誠則虛若

有九經的名無九經的實便都是虛文如何能治天下國家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

凡事指前面達道達德九經說豫是素定的意思凡達道達德九經
這許多事若平日都把一箇誠為主講的明行的熟遇着事到根前
便做將去無有不成立的若無箇素定臨時旋去安排倉卒苟且豈
不壞事

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跲比如人走路跌倒一般困是窘束的意思疚是病大凡言語有箇
素定開口時便句〻着實無有跌蹉處故曰言前定則不跲事務有
箇素定當行時便件〻處置了不被他窘束故曰事前定則不困孝
弟忠信之行若涵養有素則所行都在禮法中自無疵病可指故曰
行前定則不疚萬事萬物之理若都曾理會過事至物來雖千變萬
化也只管應答酬酢去了故曰道前定則不窮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獲乎上是得君的意思大凡在下位的人要行其志須是得在上的
人信任方才可行若在上的不信任他雖有才幹要施為人也不聽
從他故曰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
人要在上的人信任他又不在阿諛取容上自有箇道理只看朋友
分上如何若平日立心行己沒有好名頭朋友每都不稱道他在上
的人如何得知故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
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
人要得朋友每相信又不在便佞苟合上也自有箇道理只看父母
分上如何若平日不孝順父母不喜懽便是大節上欠了朋友必然
見疑故曰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
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

人要得父母喜懽又不在阿意曲從上也自有箇道理只看誠身如
何若回頭自家身上所存所行全不着實外面做了孝順的事內卻
沒有孝順的心如何得父母喜懽故曰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
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人要自家做箇表裏如一至誠的人又非是一時間可以襲取强為
的也自有箇道理只看明善如何若不能格物致知上用功着實將
得那天理至善所在他好善惡惡處都不免內欺心外欺人了如何
做得表裏如一至誠的人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此因前面誠字說下來誠是真實無有虛妄天道只是一箇實理如
寒暑晝夜百千萬年常是如此生出人物來千千萬萬樣各得其性並
無一些差繆可見天理自然真實無妄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
是用力要真實無妄人的正性也只是一箇實理但氣質有偏性々
被私慾壞了須是用力求到那真實無妄處不要有些虛假這是人
為的道理當如此故曰誠之者人之道也
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
真實無妄的人他原稟的氣質好德性渾然都是天理不消勉強自
然中節不消思索自然曉得一件々都從容合着道理這便是聖人
自是真實無妄與天道一般
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擇善是事理中揀擇那善處固執是堅固把捉的意思未至於聖人
的必須辨別天下的事那箇是善那箇是不善務要中間揀擇那善
的出來既知道了又堅固把捉着這道理行不為私慾所奪這是未
能真實無妄而求其如此即是人道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博是廣博人於天下萬事萬物的道理都當要理會過若有一件不

知道便欠闕了故曰博學之學既博了心裏不能無疑須要去問人
問人時必須仔細不要粗畧務使那師傅朋友每都得盡情講論方
可解那疑惑故曰審問之既問了人又須自家去思索思索時必須
反求諸心不要泛濫也不要穿鑿方才見得道理精故曰慎思之思
索既是有得遇着事務上根前是的不是的一分一毫都據理去斷
他務使明白故曰明辨之學問思辨這四件於道理上着實知得透
徹不可只做一場說話須要見諸行事着實用力做將去務要到箇
全處不可半上落下故曰篤行之這五件是擇善固執的條目學聖
賢須從這五件做工夫要理天下也須從這五件做工夫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誠是天地人物公共的實理如天有此實理方成此天地有此實理
方成此地人有此實理君臣方成得君臣父子方成得父子物有此
實理草木鳥獸方成得草木鳥獸若有一毫虛假從造作使不成

了故曰誠者自成也道是實理見於日用事物之間的實理雖是物之所以自成然見於日用事物間則在人當自行如君臣有義之理為君臣的當自行此義父子有親之理為父子的當自行此親夫婦長幼朋友有序別信之理為夫婦長幼朋友的當自行此序別信故曰而道自道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地人物其成必有箇起頭其壞必有箇窮盡徹首徹尾都是這實理所為蓋有這物便有這實理無這實理便無這物了故曰誠者物之終始然在天無有不實的理在人却有不實的心如君之仁臣之敬有一些不實便無這仁敬父之慈子之孝有一些不實便無這慈孝故曰不誠無物所以君子人重在這一箇誠字上要以實心為貴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人能盡得這一段實理不止成就自家一己做箇好人天下人都同

此心同有此理推擴起來都自然有箇成就推到極處便天地可位萬物可育故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人能成己則所存都是實理無一毫私偽豈不是仁又自然因物成就各得其宜豈不是知然仁知二者非是從外面來的即是人所禀天性中固有之德也非是判然二物只是仁為體知是用者存於中的無有不仁發於外的便無有不知故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仁知兼全由體達用則事不[illegible]的[illegible]的隨時措置自然都合道理事至物來豈有不[illegible]故時措之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

前面說的這一段是中庸第二十五篇書子思推明人道的意思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仲尼是孔夫子的字祖述憲章上律下襲都是效法的意思子思說夫子能體這中庸的道理如堯舜二帝其道已至極處夫子遠宗他所行之道文武二王其法最為詳備夫子近守他所制之法上而天時有春夏秋冬夫子能法他自然之運如論語中說夫子遇着不時之物不食遇着迅雷風烈必變又如他一生仕止久速各當其可便是他律天時處下而水土有東西南北夫子能因他一定之理如禮記中說夫子在魯地上便穿逢掖的衣在宋地上便戴章甫的冠又如他一生用舍行藏所遇而安便是他襲水土處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辟是比喻載如舡載之載幬是帳幔之類錯是交錯的意思代是輪流的意思天如箇帳幔覆蓋着萬物故曰覆幬地如箇舟舡收載着萬物故曰持載子思說夫子能盡中庸之道其德之廣博深厚便如地之收載萬物一般德之高大光明便如天之覆蓋萬物一般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四時交迭往來不息故曰錯行日升則月沉月

升則日沉晝夜輪流照耀不已故曰代明子思又說夫子之德博厚高明都極其悠遠長久便如四時交迭往來一般又如日月輪流照耀一般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四時日月流行處即是道子思又說天覆地載之間元化運行凡諸般物類不問洪纖高下飛潛動植生的自生長的自長都各不相妨故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只管循環將去日明乎晝月明乎夜也只管循環將去都各不相亂故曰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如說小節即是不相害不相悖處大德如說全體即是並育並行處子思又說天地之道就他小節上看萬物都各止其所生生不息如川中的水一般千支萬派只管流得去無有停住故曰小德川流天地之道就他全體上看萬物雖是散殊都是這元化做根本惟此根本敦厚盛大所以發出來無有窮盡故曰大德敦化

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子思又總結這一句說天地之道極其至大如此可見夫子能盡中

其小德大德正與天地一般

右第三十章

前面說的這一段是中庸第三十篇書子思說聖人已推明天道的

意思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一終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二

青宮直講

論語一 成化十九年八月十三日

子路第十三

這是論語第十三篇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子路一日問爲政之道孔子告他說凡民之行要當以身先之如欲民愛親敬長必先自家躬行孝弟凡民之事要當以身勞之如欲民豐衣足食必先勤勤的勸課農桑蓋能先之則民不令而行能勞之則民雖勤不怨

請益曰無倦

益是增益子路喜於有爲意謂爲政之道不止於此又請增益其說孔子說只把這先之勞之兩件去深思力行不肯倦怠了便是爲政之道不必更求他說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宰是家臣之長仲弓爲魯大夫季氏宰一日也問爲政之道孔子告他說爲政當先要委任屬官使各有職掌然後考他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故曰先有司凡人有過失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治若些小過誤寬宥他則刑不濫而人心悅故曰赦小過至於有賢德才能的人又當舉用他能舉賢才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故曰舉賢才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仲弓又問說安得盡知一時的賢才舉用他孔子說但舉你所知的賢才你不知的賢才別人卻知道各自去舉用他豈肯舍了蓋薦賢舉能是爲政之先務若妬賢嫉能如何成得治道此章雖爲季氏宰而言然治天下之道亦不過此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八月十八日

衛君是衛國之君蒯輒子路一日問孔子說衛君欲等候夫子出來為政夫子所行把那一件事為首

子曰必也正名乎

名是名分君臣父子乃名分之大者孔子說我若為衛國之政必先要正名分當是時靈公之子蒯聵欲殺其母得罪於父逃出去了蒯輒是蒯聵之子又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不當為君夫子必將上告天子下請方伯立靈公次子郢為君庶幾名分得正蓋名分既正諸事方可舉行然夫子正名雖為衛君而言其實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首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是迂闊子路說蒯輒已立了十二年若夫子為政以此為先太迂

闊了何必正名分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是鄙俗子路姓仲名由孔子責子路說鄙俗哉仲由之為人凡君子人遇他所不知的事便闕而不言豈可輕率妄對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孔子又說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這等名分不正了自然開口有礙於理如何說得去既說不去卻要做君臣父子的事業自然掣肘人都不服如何做得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君君臣臣父子間有名無實便於道理上都錯亂無序乖戾不和既無序而不和其所行的政事必然顛倒本是小人當罪的卻不罪他本是君子不當罪的卻去罪他這等刑罰顛倒教人如何趨避將見下民戰戰兢兢無容身之地都從這名分不正上來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苟謂苟且孔子又說君子之人於有名的事便商議正好開口說於可說的事便循名責實好下手行所以君子之人自家說話不可苟且有一事苟且則名不正言不順無一事不苟且了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稼是種五穀老農是種田的老者圃是種菜蔬的老者樊遲一日來學種五穀之事孔子說我不如那老農之人既得樊遲又請學種蔬菜一事孔子說我不如那老圃之人既得樊遲遊聖人之門不學禮義卻要去學這兩件事其志卑陋故孔子說吾不如老農老圃以拒之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是細民樊須是樊遲的名樊遲既問了出外面去孔子怕樊遲不曉得拒他的意思反去求學於老農老圃然是將謂了故又呼其名以小人說之

八月二十日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

上是指在上有位的人禮義信這三者是大人之事孔子說在上的人若能好禮使上下大小都有箇次分則下面百姓誰敢不恭敬

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

在上的人若能好義使所行的政事件件都合宜則下面百姓誰敢不畏服

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

在上的人若能好信但發言行事都無虛偽無一些虛假則下面百姓誰敢不以誠實感在上的人

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襁是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孔子又說在上的人果然好禮好義好信能盡大人之事如此則四方的百姓聞風慕義襁負其子都來歸服種田納稅不可勝用又何必自為耕稼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詩是詩經篇數有三百之多孔子以詩經裏面多說人情物理其言詞又委曲和平因說若有人讀了詩經三百篇宜乎能居官為政今却全不通達民情世務若奉命出使四方宜乎能言今却全不會措辭轉靠人替他應對這等雖讀了許多經書有何用處蓋窮經必先明理明理方能適用若不能明理不過記問之學故曰雖多亦奚以為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孔子說在上的人若待身端正所存所行的無有偏私邪等使不待發號施令下人自然不敢違犯若待身不端正所存所行的多是偏私邪等雖耳提面命下人也不服從蓋人之一身乃家國天下之本不能正己焉能正人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謹於此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
公子荊是衛大夫室是房屋苟是聊且粗畧將就的意思孔子一日說衛大夫公子荊他善於治所居的房屋
始有曰苟合矣
初起房屋時只說道將就收拾而已
少有曰苟完矣
其後房屋漸漸的做起來只說道將就了當而已
富有曰苟美矣
及至房屋做得整齊大好了也只說道將就充荧而已公子荊於居室之間不以欲心累其心可謂賢大夫故孔子稱贊他如此

宜興土木之工勞民傷財可不以此為戒
二九月初 二九日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
適是往僕是御車庶是眾多的意思孔子一日往衛國去弟子冉有為孔子御車而行孔子見衛國的人民眾多嘆息說庶矣哉衛國之民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加是增益的意思冉有說百姓每既如此眾多了然眾多之外復何所增益孔子說百姓每既眾多了當制田里薄稅斂使他富足無飢寒之患方好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冉有又說百姓每既富足了然富足之外復何所增益孔子說百姓每既富足了當立學校明禮義教訓他使人都明於人倫復其性善方好蓋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富而不教則又近於禽獸故孔子以答冉有之問然雖一時之言其實可為萬世帝王的師法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期月謂周一歲之月孔子說若時君真箇有能任我為政的我只消一年之間興利除害把一國的紀綱先立起來故曰期月而已可也可是僅可還有未盡的意思若使為政到三年之久使財足兵強教行民服一國之治道可以大備故曰三年有成蓋聖人嘆道不行於當時故其言如此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善人是志仁無惡的人孔子說善人相繼為邦國之政至于百年言等積功之久亦必能化殘暴之人使他不敢為惡百姓每既不敢為惡可以不用重刑故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這一句蓋是古語孔子稱之故曰誠哉是言也可見古人說的不虛若能依

着行必能有這等治效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謂聖人受命而興者三十年為一世仁謂仁德浹洽孔子說若有聖人受天命為天下之君必以仁義教養天下之人積而至於三十年之久然後天下之人無一箇不被於德澤故曰必世而後仁考之於古惟周文王武王至成王康王的時節才足以當之降自漢唐皆不能及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定公是魯君幾是期必的意思魯定公一日問孔子說人若說一句好言語出來便能興起邦國有此理乎孔子答他說人一言之間如何便這等敢必其效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人之言是當時人有此言意謂為人君若有道則國治無道則國亂是為君之難也為人臣若盡忠則能致君不忠則必誤國是為臣不易也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孔子既引時人之言因說為人君的若是知道為君之難必然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不敢有一毫放肆庶能保守君位看來為君難這一句言語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

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定公又問孔子說人若說一句不好的言語出來便至於亡國有此理乎孔子也答他說人一言之間如何便這等敢必其效

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

予是人君自稱之詞孔子引時人之言說我做人君別無可樂獨有我的言語說出來臣下都不許違背了這便是我的樂處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孔子因說人君的言語說出來若是順天理合人心無有不善臣下都依着行不敢違背他豈不是好事若人君的言語說出來不順天理不合人心這等不善也要臣下都依着行不許違背他則忠言不入於耳君日驕臣日諂未有不亡其國者然則時人這一句言語豈不可以必期於喪邦乎孔子此言雖告定公其實可為萬世人君之大戒不可輕忽

三 二九日 月十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葉公是楚葉縣尹僭稱公一日問孔子說如何是為政之道孔子告他說為政者能與民興利除害不做失人心的事則近處百姓被其恩澤自然喜悅遠處的百姓聞其風聲都相率來歸這便是為政之道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

莒父是地名宰即是如今知縣子夏為莒父宰一日也問孔子說如何是為政之道

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

速是急速小利是小小的便宜孔子告子夏說事之久速自有箇次序為政者當順其自然不可去急急的求效事之大小自有分量亦當順其自然不可討小小的便宜

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孔子又說為政者要急求效便急遽無序反行不將去故曰欲速則不達討小小的便宜便所就者小所失者大故曰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聖人之言雖救子夏之失然天下後世皆可以為法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物自來而取之曰攘葉公一日對孔子說我鄉里中有一箇直道行

已的人他父親見人家走將羊來就竊取了他做兒子不肯隱諱出
來證做他父親為盜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孔子說我鄉里中也有直道行己的人比這箇人不同他做父親的若兒子有過失便替兒子隱諱不忍對人說做兒子的若父親有過失便替父親隱諱也不忍對人說這等人雖是不求直自有箇直的道理在其中蓋順理為直父子相隱乃天理人情之至若葉公所論乃是傷恩害義的事如何得為直故孔子正之

樊遲問仁

仁者本心之德樊遲一日問孔子如何能全本心之德

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恭就容貌上說是敬之見於外者敬就行事上說是恭之主於內者忠是盡己之謂孔子告樊遲說閑居靜處之時此心雖無作為常使

〈童蒙文集卷二〉 一八

容貌恭肅不敢少慢則仁便在居處上了應事接物之際此心必加省察常使執事敬謹不敢輕忽則仁便在執事上了至於與人交接之時常是盡心竭力無少欺詐則仁便在與人上了

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之是往夷狄是外國言能常常如此雖往夷狄之國這恭敬忠三者也不可須臾違棄了這等固守不失則本心之德無有不全而仁道得矣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士有四等曰士農工商為四民中第一等人所以子貢問孔子說如何方可謂之士

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孔子告子貢說自家所行若有不善便覺羞恥不肯去為奉君命出使於四方又能專對不辱了人君的命令此其志既能有所不為其才又足以有為這等便無負於士之名矣

曰敢問其次 九月十七日講

子貢又問孔子說為士者既有這等人敢問又次一等的人是如何

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信是誠實果是果決硜硜是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淺狹孔子答他說雖一句言必於誠實行一件事必於果決譬如小石堅硜硜然堅確不可轉移這等識量淺狹之人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可以為又次一等之士若再下一等便是市井人不可以為士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

今之從政者指當時魯三家大夫之類子貢又問孔子說為士者既有兩三等人若如今做官從政的人其高下又如何

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童蒙文集卷二〉 一九

噫是心不平之聲斗是量米的筲是竹編了盛東西的都是小器物譬如鄙細的小人一般算是數也孔子因子貢屢問屢下因嘆息告他道如今做官從政的人局量褊淺規模狹隘都是斗筲小器之輩何足數他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有聞於人故孔子專以篤實自得之事警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

中行是無過不及中道上行的人狂狷是過與不及的人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如說得十分只行得五七分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如曉得一分只是守定這一分孔子嘆說不得中道而行的人來教他若是可教以進於道者其惟狂狷之人乎

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進取是進而有為於善不為是不作非禮之事孔子說狂者雖是行不掩言他卻有進而為之之志狷者雖是知不及守他卻斷無非禮

之為若因其志節激厲裁抑他皆可以進於中道不似那小廉曲謹
的人只曉自守雖不為惡亦不足與為善這等人便教他也無益故
孔子有取於狂狷者如此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是無乖戾之心同是有阿比的意思孔子說君子的心術公正專
一尚義凡與人相交必同寅協恭無乖戾之心然事當持正處又不
能不與人辯論故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的心術私邪專一尚利凡
與人相交便巧言令色有阿比之意然到不得利處必至於爭競故
曰小人同而不和聖人發明君子小人情狀如此蓋欲人以君子自
勉以小人為戒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善人是資質良善的人即是就戎是兵孔子說善人為政必教人以
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至於七年之久人都知道親其上死
其長方可使他就兵戎之事

文集卷二 八十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是用孔子又說為人上者須先教導下人使他知道親上死長之
義及行陣擊刺之法然後使他征戰可責其成功若用平日不曾教
習的人使他征戰是自棄其民于死地必有敗亡之禍古者寓兵於
農看聖人這兩段說話兵豈可以輕用
憲問第十四
這是論語第十四篇先儒以為孔門弟子原憲所記故稱其名憲問
二字名篇
憲問恥
憲即是原憲恥是羞恥原憲一日問孔子如何是可恥之事
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穀是做官的俸祿孔子答他說人若遇國家有道之時人君修德言
聽計行却不能建白有為於時只管喫俸祿遇國家無道之時人主
不修德言不聽計不行却不能引退獨善其身也只管與俸祿這等
尸位素餐都是可恥的事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這也是原憲問克是好勝伐是自矜怨是忿恨欲是貪欲仁是本心
之德原憲問孔子說人的病痛有四等或好求勝於人常忌人高似
他或自矜誇其能常恐人不知他或有不平處不肯安命只管怨天
尤人或有不足處不肯守分只要貪圖苟得這四等事都能制之使
不得行可以為仁乎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孔子告他說克伐怨欲這四者制之不行但可以為難能之事若謂
之仁則非我所知也蓋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若但制而不
行則是病根還在豈可便謂之仁

文集卷二 八十一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
危是高峻遜是卑順孔子說君子遇國家有道之時當高峻其言高
峻其行不可委靡這等非是矯激蓋守道不阿理當如此若遇國家
無道之時君子所行不可改變也當高峻只是所言則有時卑下謙
恭而不敢盡這等非是阿諛蓋保身避禍理當如此人君治天下使
人皆不敢盡言則蔽塞言路天下何由得治
子路問成人
成人猶言全人子路問孔子說如何可以為全人
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
亦可以為成人矣
臧武仲公綽卞莊子都是魯大夫文是文飾孔子說人若有臧武仲
的明知足以窮理孟公綽的廉靜足以養心卞莊子的勇決足以力
行冉求的材藝足以泛應集了四子之長又加文飾節之以禮和

中正而無偏倚和之以樂使和樂而無乖戾雖這等材全德備亦可以為全人矣謂之亦可者僅可之詞是還未到全人至極處蓋就子路所可及者而語之若論全人至極處非聖人不足以當此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曰字還是孔子說授命謂不愛其生把命與人的意思久要是舊約孔子又說今時所謂全人者何必務要兼四子之長又要文之以禮樂只是遇見財之來便思量合於義不合於義不肯苟取遇見君父有危難便捨了身命去救不肯偷生若與朋友有舊約不肯忘了平日所許的言語務要踐言有這等忠厚之實雖其材知禮樂有所未備也可以為全人之次這又因子路之所能者而告之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蘧伯玉是衛大夫孔子居衛國時嘗在他家住後回魯故伯玉使人來問候孔子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

這之字指使者與之坐是敬其主以及其使夫子指蘧伯玉孔子見伯玉使者來與他同坐問他說蘧伯玉每日在家何所作為

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

寡是少無心失理曰過使者對孔子說我蘧夫子每日別無所為但欲行事少免於過失而猶未能如此而已

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使者既出去了孔子見他說的言語雖自謙下越見他主人的好處故再言使乎以重美之言此人真得為使之體考之蘧伯玉是衛之賢臣同時又有箇彌子瑕是衛之佞臣孔子到衛國不在彌子瑕家住只在蘧伯玉家住此可見君子以類相從後之人君欲知遠臣近臣之賢否只看他所主之家亦可見矣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位是職位孔子說大凡人居其位則當行其事若居山林的人無有職位不可預謀朝廷事若居士之職不可預謀大夫之事若是有干預便是不安分了聖人戒人守已要當如此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這一句本是周易艮卦象辭曾子嘗稱之位是身所處之地大凡君子所思之事不出其所居之位如為君當思量盡君道為臣當思量盡臣道為子當思量孝父母為弟當思量敬兄長素貧賤當思量所以處貧賤素患難當思量所以處患難這便是思不出其位若為君却思要下侵臣職為臣却思要上攬威權為人子不思孝其親而思孝他人之親為人弟不思敬其兄而思敬他人之兄素貧賤不能守分却思要苟圖富貴素患難不能順命却思要僥倖苟免這便是思出其位了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恥是不敢盡之意過是欲有餘之詞孔子說君子之人要言行相顧出言最易君子常恥其言之易放所以本行得十分且只把七分來說這便是恥其言力行最難君子常恐其行之不逮所以說着七分却勇往行過十分去這便是過其行蓋言行是君子立身之要聖賢拳拳戒勉學者無非欲其謹言行而不可相違的意思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是有志之士仁人是成德之人害是傷壞的意思孔子說有志之士成德之人他遇見理上當死豈肯僥倖求苟活於世以傷壞了本心之全德只看當死而死見得分明時便不愛殺身以成全一箇心德而已蓋死生是常事當求無愧於心無愧於心便是仁所以為臣子者遇君父有難便當盡忠於君父為人上者遇社稷有難便當委身於社稷若愚昧偷生不如死之為安故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

身以成仁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臧文仲柳下惠都是魯國人竊位言其才不稱位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孔子說魯大夫臧文仲他為政於魯雖居大夫之位其心有愧恰似偷盜職位的一般蓋因他明知柳下惠是箇有德的賢人不肯擧薦他並立於魯國之朝這等蔽賢便是他竊位的事孔子譏之所以深警後世為人臣者當以薦賢為務蔽賢為耻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躬自厚是責己之厚怨是怨惡孔子說人若遇着自家有過失時便痛自刻責不肯輕恕遇着人有過失時便去規正却不肯責之太嚴這等厚於責己則身益修薄於責人則人易從所以人自然不怨惡他故曰則遠怨矣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是人遇有事思量說這事當如何處置又說如之何是再思量說這事當如何處置末如之何是無可奈何孔子說人若遇着有事時當要熟思審處若不說如之何如之何便是不能熟思而審處之必然率意妄行這等人雖我也無奈他何蓋率意妄行之人不顧是非利害雖聖人與居也不能救正他故孔子深致其嘆如此
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小慧是私智孔子說人若與衆人居處盡一日之間所說的言語都不及些義理所行的事務都只是些私智這等便放僻邪侈之心都長起來行險僥倖之機都慣熟了要去入德而免於患害豈不難哉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惡是憎惡好是喜好孔子說人於好惡上不可輕易如有一箇人衆人都憎惡他便不可與衆同惡恐這人是箇特立獨行的人必須審察他着實有可惡處然後惡之如有一箇人衆人都喜好他便不可與衆同好恐這人是箇同流合污的人必須審察他着實有可好處然後好之如此則好惡皆得其正矣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是無心失理之謂孔子說人非生知不能無過過而能改便可入於善若只因循不改則此過遂成不可謂之無心了故曰是謂過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思是思慮益是長益孔子說我曾盡一日不去喫飯也曾終一夜不得安寢這等勞心焦思以求此道然徒費精神終無所長益不如勉強學問乃有自得之效孔子言此非以思為無益以思而不學則無益耳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謀是圖謀餒是飢餓孔子說君子人所圖謀者在乎道不在乎食蓋道是理之體諸身而在內的故君子常用心於此食是祿之得於官而在外的故君子不用心於此君子雖不用心去謀食然自有得祿之理如農夫耕田本為謀食或遇水旱田禾不收則不免飢餓而餒自在其中君子為學本為謀道若學業既成為上所用則不期祿食祿食自在其中雖是如此然君子之所以為學其心却只憂不得乎道初非以為憂貧之故方去為學以求祿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知是我知之受是彼所受孔子說觀人之法如君子為人於小事或有未能所以小處不足以知他然其材德足以任重却能當大事故曰可大受小人為人雖氣量淺狹當不得大事然於小事却也有一長可取故可以小處知他為人君者能以此觀人於君子取其大而不論其小節於小人取其小而不付以大事則用之各當其才事無不治而天下安矣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周任是古之良史陳是布列是位相是無目的人必有箇人贊相他故謂之相孔子呼冉有之名說古時有良史周任他嘗說人臣事君當陳布已之才力方可就其職位若已之才力不能稱其職位便當止而不仕不可貪戀蓋人君有賴於臣下輔相譬如無目之人行動都靠贊相的人若是遇着危險處不去持他行遇着顛踣時不扶起他來這等卻何用那贊相之人正如國家有事將要危險顛踣而臣下不能左右匡輔以濟其危拯其顛這等也何用那輔相大臣孔子此言蓋深責冉有子路既不能諫止季氏又不能奉身而退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孔子說天下有道之時禮樂征伐之權都出於天子臣下不敢專擅故政不在大夫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天下有道之時朝廷之上無有失政則庶人百姓自然無有非議其心悅誠服不是箝其口使不敢言此章聖人通論天下之勢為人君者所當致意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

孔子說與朋友相交有益於已的有三等有損於已的也有三等

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正直之人心無回護若與他為友過着有過便言語規諫諒是誠實之人見理分明持守堅固若與他為友便以誠相與不肯阿從多聞之人學問該博若與他為友便能開發己之聰明多識前言往行這三等人都是有益於已的

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便辟之人舉止習熟足恭若與他為友但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之人每事阿順和同若與他為友便工於媚悅而不諒便佞之人巧辯給捷若與他為友便習於口語而無見聞之實這三等人都是有損於已的夫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德者而其損益如此不可不謹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 [illegible] 初五

畏是畏懼孔子說君子之人心中常有三件畏懼的事

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天命是天所賦之正理大人是有德有位的大人聖人之言是簡冊所載聖人的言語孔子說君子人知天賦正理於人順之則吉逆之則凶便自然戒謹恐懼不敢少有一毫背逆之事大人能全盡得這天理君子於大人便自然尊禮敬重不敢少有一毫輕慢之心聖人言語是天理之所寓君子於聖人的言語便自然莊誦佩服不敢少有一毫違背之失此三畏乃君子修身成己之要務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狎是狎慢侮是玩侮孔子說無德的小人不知天命是所賦之正理其心冥頑而無所忌不知天命當畏則於有德有位的大人必狎慢之而無尊嚴之心於聖人的言語必玩侮之而無佩服之意蓋小人不務修身成已故全然不知畏懼如此聖人言此所以警人當以君子為法以小人為戒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

孔子說人之氣質不同而性本善若氣質生得清明純粹於凡義理不待習學自然知道都了然於胸中這是上一等人所謂聖人也

學而知之者次也

若氣質雖生得清明純粹猶有些未到處於凡義理必待習學而知也了然於胸中這是次一等人所謂大賢也

困而學之又其次也

因是有所不通若氣質生得昏濁偏駁於九竅以上多蒙蔽不通却
能發憤為學以求其通也能進於知之：地這又是次一等人所謂
賢人也
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若氣質生得十分昏濁偏駁却又自暴自棄不肯發憤為學終於情
然無所知識此則凡民之下愚者聖人說人大約有此四等若以人
主論之上一等是堯舜次一等是湯武又次一等是太甲成王最下
一等是桀紂此可見君子學之為貴學則可以為聖為賢不學則安
於下愚而已此聖人勉人務學之意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
邦君是列國諸侯妻是齊言與夫齊體夫是扶言能扶成君德列國
諸侯之妻諸侯自家稱呼他謂之夫人
夫人自稱曰小童

小是幼小童是童稚夫人自稱於諸侯之前曰小童自家謙詞如幼
小之童稚也
邦人稱之曰君夫人
諸侯國中臣民稱呼諸侯之妻曰君夫人妻必從夫故繫之君也
稱諸異邦曰寡小君
異邦是他國寡是寡德本國人對他國人稱其諸侯夫人謙詞曰寡
小君諸侯為國君故夫人為小君
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他國人稱其邦君之妻也謂之君夫人此章或古語或聖人常言今
不可攷然大意謂夫婦人倫之始若嫡妾不明則倫理乖繆身不修
家不齊何以治人故正其名分如此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三
青宮直講
尚書 三月十六日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
庸是用台是我弗類是不相似史臣記高宗將羣臣諫他不言用是
作書以告羣臣叙他不言之故說以我為君表正四方四方人都看
我所行任大責重我常恐己君德不能如與前人相似以此上不敢輕
易發言
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恭是敬默是靜賚是賜弼是輔相史臣又記高宗說我曾恭敬淵默以思量治
天下的道理一日睡夢中夢見上帝賜與我一箇賢相將要替我發
言高宗夢傅說以後世觀之恰似無此事然至誠可以動天地感鬼
神高宗求賢圖治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果得賢相

蓋天人感通之理有如此者非偶然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審是子細相度的意思象是象貌旁求是遣人去四面尋訪築是居
住傅巖是地名肖是似史臣說高宗既夢見上帝賜與他箇賢相於
是子細想度那夢中所見的象貌使畫工畫了遣人以圖形去天下
四面尋訪他尋到傅巖之間傅巖的去處有一人名說與夢中所見
的象貌相似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高宗既得了傅說與他說話見他果是聖人於是就立他為宰相又
每日召在左右常常親近他資以為學既立為相又在左右蓋使之
位冢宰兼師保的職事高宗得非常之才即授以非常之位不惟相
之而又師之高宗亦可謂非常之主矣
啓乃心沃朕心 三月十六日

啓是開啓乃指傳說沃是以水灌溉的意思史臣記高宗命傳說
成君德必先要格君心格心之道非可外求惟開啓汝之心而與所
隱用以灌溉我之心使我如土壤之俱受時雨之潤方才有獻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瞑眩是藥性烈瘳是病愈跣是赤足高宗又命傳說說我君有失德
處汝當苦口相諫如那藥性不烈則人之病一時難愈我若有妄行
處汝當極力扶持如那跣足行的不去看地則其足必至傷損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匡是正救率是依循乃辟是高宗自謂高后指成湯高宗又命傳說
說汝當與百僚公同一心以正救我使我依着商先哲王的君德且
上高后成湯的治道以安天下的百姓高宗雖專任傳說爲相然必
望與百僚同心匡輔誠以君德進退係羣臣賢否君子少小人多
則傳說雖賢亦無以稱成正君之功高宗命相之詞其可以爲萬世法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

羣后是衆諸侯先王是后稷武王追尊之故稱先王下面太王王季
文王也都是追尊之詞史臣記武王嗟嘆告衆諸侯說惟我周家先
王后稷在唐虞時有教民稼穡的大功始受封建爲諸侯開國于有
邰之地

公劉克篤前烈

公劉是后稷曾孫篤是厚自后稷傳到曾孫公劉又能培養篤厚以
繼前王后稷的功業

至于太王肇基王迹

太王是公劉九世孫古公亶父肇是始自公劉傳至于太王能行仁
政因避狄人之亂自邠徙居于岐邠人感慕從之者如歸市蓋太王
始得民心以基立興王之迹

王季其勤王家

王季是太王子王季又能勤勞于國家政事不敢自怠自逸

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

文王是武王父故稱文考誕是大膺是受方夏即是天下武王又說
傳至于我文考文王能成就前人的功勳大受上天之命以撫安三
分有二之天下蓋武王歷陳先世積功累仁諭告諸侯以見伐商之
事皆天命人心所歸非得已也

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受是紂名烝民是百姓逋逃是有罪在逃的人萃是聚武王誓師說
如今商王紂全無君道天生物類以資人用紂則暴恣殄絕全不知
道愛惜百姓是邦本紂則酷害殘虐全不知道撫養四方有罪在逃
之人本當用刑明正其罪紂反與他做主都隱留在京都這等樣人
如潛魚聚於深淵如走獸聚於林藪一般豈不亂政壞事

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予小子是武王自稱仁人是太公周公召公之徒略是謀率是從武
王又說我小子既得了太公周公召公這等仁賢之臣故不敢不敬
順昊天上帝之命去伐紂以遏絕其棼亂天下之謀所以內則華夏
中國外則蠻貊四夷無不率從于我周家夫以紂無道又好與羣小
共處武王有道又能用賢聖之士此商所以亡周所以興也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

成命是黜商之定命其士女是說商民篚是筐篚竹器史臣記武王
說敬奉上天黜商之定命故我以西伯率諸侯東征于商以安商之
民商之民悉紂之惡喜周之來都以筐篚竹器盛著玄色黃色的幣
帛相迎說以明我周王有天地之德

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大邑周如言大周國蓋人心所在即天命所在今商之民所以喜周
之來者蓋上天美意鼓舞振動商民之心是以商民歸附於我大國

周家如此

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

昧爽是天將明未明之時旅是軍旅牧野是地名北是奔北杵是兵器之類史臣記武王說甲子之日天將明未明之時商紂率領他的軍旅十分衆多如樹林一般與武王會于牧野之地商紂的軍旅雖多無一箇肯向前與武王之兵對敵但見紂前面的軍徒皆倒回兵戈反攻他後面自家的人奔北踐蹂自相屠戮人血如水之流雖兵器之類棄在地下的也漂得起來蓋紂無道積怨于人故人都離心離德一旦至此

一戎衣天下大定

戎衣是兵甲武王伐紂只是要救民于塗炭故一披兵甲不待血刃天下自然都安定了

乃反商政政由舊

乃是繼事之詞武王既得天下便汲汲改紂所行暴虐之政凡事只依商家先王所行寬仁之政蓋創業之君知所先務如此 三月十二日

釋箕子囚

箕是國名子是封爵箕子以諸侯為紂太師因紂無道盡忠諫爭為紂所囚武王既誅紂即釋放了箕子待以賓禮

封比干墓

比干是人名為紂少師因紂無道也盡忠諫爭為紂所殺武王既誅紂即封表比干的墳墓以勸忠義

式商容閭

式是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閭是族居里門商容本商之賢人紂不能用武王既誅紂過商容之門不肯坐車起身來憑着車中橫木待過了商容之門才坐以示加敬之意

散鹿臺之財

紂嘗暴斂百姓的財物都聚在鹿臺去處武王既誅紂遂都分散與百姓

發鉅橋之粟

紂嘗横徵百姓的米糧都積在鉅橋去處武王既誅紂就都發將出去賑濟飢民

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賚是施予武王除殘去暴顯忠遂良賑窮周乏這等大恩澤遍于天下所以天下無一人不心悅誠服要他做主史臣備記于此以見人君當以紂為戒以武王為法

洪範 十三月廿二

洪是大範是法這一篇本與洛書出于大禹聖人其後箕子又推衍增益而成以其所言乃人君治天下之大法故取洪範二字名篇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十有三祀是十有三年商謂之祀周謂之年訪是就而問之史臣記武王十有三年訪道于箕子箕子不稱周家年號却稱商家年號以見箕子不肯臣事于周只為天下後世大計故傳道于武王不稱箕子朝王却稱王訪箕子以見武王欲遂箕子之志不敢待以臣禮只為天下後世大計故來道于箕子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乃言是難詞重其問也陰是默騭是定相是輔相協是保合彝是常倫是理即天人之常理武王嘆息呼箕子而不名請問說上天於冥冥之中默有以安定下民與之氣以成形賦之理以為性輔相保合其居止使無一不得其所為人君的代天子民須要曉得天人之常理其陰騭相協所以然處是如何次第使明而不紊庶可以承上天惠民的意思今我任君師之責不知此常理之所以敘者何如也按

十有三祀卯武王伐紂之年諸事未遑首先釋箕子之囚以師禮淳
之其知君道如此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
疇彝倫攸斁
這乃字也是難詞重其答也鯀是大禹之父陻是塞汨是亂陳是布
列五行是金木水火土畀是與疇是類九疇即下文初一以下那九
數斁是敗壞的意思箕子因武王之問說治天下之大法要于九
疇其原出于天我聞得在古昔之時大禹之父名鯀受帝堯命治洪
水不能順水之性疏導他只把土去塞其下流水失其道泛濫為害
由是火不得燥以存金不得土以生木不能敷榮土不可耕種五行
都亂了不能順布萬物失宜民生不遂是天上帝震怒不以治天下
之大法九疇與鯀當此時數節鳥飛之道交于中國洪範九疇不作
天人之常理晦而不明彝敗不振故曰彝倫攸斁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殛是拘囚困苦錫是賜鯀因治水無功帝舜拘囚困苦他在羽山死
了鯀雖殛死却得大禹聖人為子繼鯀治水的官職舜用起來禹
能順水之性疏導得去由是水得其道不為中國之害天道神龜出
于洛河之中背列九數以錫大禹禹因數推理以理配數遂立天下
之大法以成九類當此時地平天成洪範九疇既作天人之常理叙
然不紊可久而行故曰彝倫攸叙
三八政 三四明初
八政是大禹所第之時箕子將推衍這一疇之義故先提三八政這
一句總其綱 八
一曰食
食是五穀之食人君為政莫先于養民故輕徭薄稅散使足食裕民
食不足則人救死不暇何暇治禮義故食居第一

二曰貨
貨是金帛器物錢財貨民食既足必須通商賈貿易有無以資民
用民用若不足則天下何以得富庶故貨居第二
三曰祀
祀是祭祀民既足食又足用了不可不知報本之道於是制祭祀之
禮通于上下以廣愛敬使不忘本故祀居第三
四曰司空
司空是掌土的官民非安居無以養生事死於是立司空之官以奠
民居使聚廬託處各得其所故司空居第四
五曰司徒
司徒是掌教的官民既安居不可無教以成其性於是立司徒之官
以學校禮義導民之善故司徒居第五
六曰司寇
司寇是掌刑的官民若有不循禮教的必為奸慝於是立司寇之官
以刑罰禁令懲民之惡故司寇居第六這六件都是治內的事

七曰賓
賓是賓禮諸侯遠人若諸侯遠人來朝貢的當以賓禮接待他不可
失了四方人心故賓居第七
八曰師
師是師旅若諸侯遠人不恭臣職的當用六師征討以除殘去暴故
師居第八這兩件是治外的事食者民命之所關故最先兵非聖王
所得已故最後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 四月初七日
猷是謀慮為是設施守是操守汝是指武王箕子說人君有盛德至
善與臣民作標準由是下人從化不能無淺深遲速之不同如百姓
之中有謀慮的有設施的有操守的這樣人是有可見之德者汝當

記念着他過可用則用不要忘了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
協是合罹是陷咎是惡如百姓之中有未合于善却也不陷于惡這樣人是中人的資質進之則可與爲善棄之則流于惡人君當容受而作養之不要拒絶他作養成時一般可用念之受之是隨其才而輕重以成就他的意思
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康是安和的意思曰予攸好德是人以好德自任福是爵禄如百姓之中見於外有安和的顔色發於中有好德的言語這等樂善之誠見於容貌詞氣之間其中之所養可知矣汝於是則賜之以爵禄這樣人既中有所養又得人君知而用之必益加勉勵造於至善而以聖君爲標準矣故曰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十四明

煢獨是庶民中最微弱的高明是有官的人最尊顯的箕子說皇極之君當一視同仁庶民中最微弱的不可因其微弱便凌虐他這着有善處也當勸勉有官的人最尊顯的不可因其尊顯便縱肆他這着有不善處也當懲戒蓋煢獨者有所勸則無淫朋高明者有所懲則無比德皇極之君造就臣民如此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人是有官的人能是才智爲是運施有官的人或有才智或有設施人君當訓飭獎勸使他因其所已能勉其所未至務要進於至善之地則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各盡心所事以興治功而邦國無不昌盛矣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正人是在官之人富是禄之穀是善在官的人若非厚禄則無以養廉人君於在官之人必先厚與俸禄然後可以責他爲善故曰既富方穀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二十四明
偏是不中陂是不平作好作惡是作意有所好惡偏陂好惡是人之私意生於心上的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這三者是皇極之所由行箕子說人君既建極於上下人都知感化由是心上所存無敢有不中的也無敢有不平的只遵依着王之正義上行好所當好無敢作意去有所好只遵依着王之中道上行惡所當惡無敢作意去有所惡只遵依着王之大路上行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黨是不公反是倍常側是不正偏黨反側是人之私意見於行事的蕩蕩是廣遠平平是平易正直是不偏邪這三者是皇極正大之體箕子又說人於行事上無有不中的也無有不公的自然合於王道廣遠的體段無有不公的也無有不中的自然合於王道平易的體段無有倍常的也無有不正的自然合於王道不偏邪的體段自無

以下十箇無字是禁止之詞戒之以私而懲創其邪思以自王之義
以下六箇王字是指皇極之君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也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會是會合歸是歸宿下人從君之化能遵義遵道遵路以會合於人君所建之有極如行者赴家食者求飽一般能蕩蕩平平正直以歸宿於人君所建之有極如行者到家食者得飽一般這有極兩箇有字是說此極乃君民同有之善非人有之而已獨無也此一段協韻成章乃詩之體蓋皇極之君欲下人反覆詠歌而求自得之使人欲消熄天理流行的意思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四明十
曰是起語詞敷言是指上文無偏無陂以下敷衍皇極的說話彝是常也帝指天而言人君把皇極的道理反覆推衍爲說以教人是乃天下之常理是乃天下之大訓非君之訓實天之訓蓋理之本原出

於天若所言純乎一理便是天的言語一般此積數言之語妙如此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訓是訓戒行是躬行光是天子道德之光華天子與庶民之秉性本都一般但天子秉性純粹庶民的秉性美惡不齊故與天子道德之光華自然相遠若庶民於皇極之君反覆推衍的說話以為訓戒而不敢忽以之躬行而不敢怠他身上所有的道德也自然光輝發越與天子的秉性相去不遠了故曰以近天子之光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曰是庶民稱贊之詞父母是親之之意王是尊之之意庶民感戴皇極之君教導他成人極其稱贊說天子真是恩育我民的父母真是君長我民的帝王若人君不能建極以化民則是有其位無其德庶民豈肯親之尊之故人君不可不究心于皇極之學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辟是君福是爵賞威是刑罰威福乃上之所以御下者玉食是尚膳珍羞的食用乃下之所以奉上者箕子衍三德之疇說惟人君可用爵賞惟人君可用刑罰惟人君可享珍羞的食用人臣不可擅用爵賞擅用刑罰擅享珍羞的食用謂之惟辟戒其權不可下移謂之無有戒其臣不可上僭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頗是不平僻是不公僭是踰忒是過若人臣僭了君上之權擅用爵賞擅用刑罰擅享珍羞的食用則大夫必然有患害于其家諸侯必然有凶禍于其國以下有官的人互相倣效都行都背於不正不平不公又以下庶民也互相倣效都踰禮過分不守法度天下必然亂了蓋甚言權移于下臣僭其上人君不能操縱予奪以行三德為皇極之用其患必至於此
曰休徵
休是休美徵是驗箕子衍庶徵之疇說在天為金木水火土五行在人為貌言視聽思五事若人君能修五事則休美徵驗各以類應下文因詳其目
曰肅時雨若
若是順人君能貌恭作肅則德潤其身便自然有滋養的意思故上天當雨而雨無有不順應的
曰乂時暘若
人君能言從作乂則號令順理便自然有開明的意思故上天當暘而暘也無有不順應的
曰哲時燠若
人君能視明作哲則昭融于外便自然有和暖的意思故上天當燠而燠也無有不順應的
曰謀時寒若
人君能聽聰作謀則退藏於密便自然有[illegible]的意思故上天當寒而寒也無有不順應的
曰聖時風若
人君能思睿作聖則明通公溥便自然有暢快的意思故上天當風而風也無有不順應的人君於休徵五事當交修並進一事得則念事皆得休徵無不應矣若說某事得須有某休徵來應則膠固不通了
曰咎徵
咎是災咎若人君不能修五事則災咎徵驗各以類應下文因詳其目
曰狂恒雨若
狂是妄恒是常人君不能貌恭作肅則轉而為狂妄行動無節至於政蕩故上天常常的不當雨而雨似其狂而應之
曰僭恒暘若
僭是差人君不能言從作乂則轉而為僭差政事差繆至於陵亢故

上天常常的不當暘而暘也順其僭而應之
曰豫恒燠若
豫是怠人君不能視明作哲轉而爲豫凡事縱怠至於不收故上天常常的不當燠而燠也順其豫而應之
曰急恒寒若
急是迫人君不能聽聰作謀則轉而爲急迫促速至於可畏故上天常常的不當寒而寒也順其急而應之
曰蒙恒風若
蒙是昧人君不能思睿作聖則轉而爲蒙昧心冥思無所不到故上天常常的不當風而風也順其蒙而應之人君於休徵五事當併力致做一事失則餘事皆失咎徵無不應矣若說其事失必須有某件咎徵來應也膠固不通了
九五福六極明

五福與下文六極是大禹所第之疇箕子將推衍這一疇之義故先提其綱各詳其目
一曰壽
壽是年高人有壽然後能享諸福故壽居五福之首
二曰富
富是有廩祿人有壽了又須有廩祿以養其生故富居五福之次
三曰康寧
康是身上康健寧是心上寧息人若有壽又富了必身常康健心常寧息無患難之苦然後爲福故康寧居五福之三
四曰攸好德
德是身福之本人若壽富康寧又須所好樂者在於道德居仁由義爲君子之歸故攸好德居五福之四
五曰考終命
考是成也人雖壽富康寧攸好德必有了又須死得其正命以成其終方是享有全福故考終命居五福之終
六極
六極與五福相反
一曰凶短折
凶是不得其死短折是橫夭人之禍莫大於此故凶短折居六極之首蓋凶與壽相反短折與考終命相反
二曰疾
疾是疾病人若有疾病則身不安故疾居六極之次
三曰憂
憂是憂戚人若有憂戚則心不寧故憂居六極之三蓋疾憂這兩者與康寧相反
四曰貧

貧是貧窮人若貧窮則日用不足又有饑寒之累故貧居六極之四蓋貧與富相反
五曰惡
惡是剛之過人若過于剛則爲自暴之小人又非享福之器故惡居六極之五
六曰弱
弱是柔之過人若過于柔則爲自棄之小人豈能自求多福故弱居六極之六蓋惡弱這兩者與攸好德相反五福六極在人君則由於極之建不建在民人則由於訓之行不行然必人君有道能建極于上則天下同歸于五福若人君無道不能建極于上則天下都陷于六極而以堯舜之民皆仁壽桀紂之民皆鄙夭爲人君者所當畏也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 明八
昭解德之致是說天下所貢方物皆王者謹德所致替是廢服

是行召公告武王說王者因天下來貢服食器用的方物以此昭示
其謹德所致而分賜與異姓諸侯之國使他感激勉勵不敢廢其職
分所當行之事如以肅慎氏所貢的楛矢分賜與帝舜子孫陳侯可見
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王者於方物中有寶玉之貢者則分賜與同姓諸侯之國使他感發
勉勵常加親而益厚其親親之義如以夏后氏所貢的璜玉分賜
與成王叔父周公可見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諸侯既得分賜之物說道是王者謹德所致都不敢輕易視他物看
只把德來看待其物若王者不把服食器用為貴而以珍奇玩好為
事適足以昭其無德既不當受其獻亦難以賜與人了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召公說人君謹德不可不極其至若謹德到那極盛處則動容周旋

都中禮節自然無有狎慢輕侮人的心了若德有未至則必不來之
必然有狎慢輕侮人的心如在位的君子雖當國事十分勞心王當
知重他人君却狎慢輕侮待之不以禮君子便見幾而作高蹈遠引
求退去了這等安能得人盡心以為國家在下的小人服事赴工寸
分勞力正當優恤他人君却狎慢輕侮使之不以禮小人雖勉服役
怕朝廷勉強効力豈無嗟怨之心這等安能得他盡力以報國家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貞是正也人君若能以一心為主使百體從令則耳不為淫聲所使
而非禮勿聽目不為邪色所使而非禮勿視凡日用常行之間有為之
度無不得其正矣若以耳目為主心反聽其所使則物欲交蔽日用常
行之間有為之度何由得正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玩是戲玩德是己之所得志是心之所之人君若狎侮君子小人使

是玩人以驕矜傲豈不喪失了己德若從乎耳目之好使是玩物以
欲勝剛豈不喪失了己志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道是所當由之理人君於己之志以道理安處之則不至於妄發雖
有玩好之物豈能動得於人之言以道理而應之則不至於妄受雖
有獻諂之言豈肯聽他蓋存乎中所以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
古昔聖賢傳授心法如此召公因諫獒而極論之為人君者所當
注意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廿二日
夙是早夜猶言萬一矜是矜持八尺為一仞簣是盛土之器召公又
息說人君謹德的功夫一日之間從早至夜不可一息懈怠萬一有
些懈怠這謹德的功夫便間斷了細行小節尤當矜持謹守若視為
泛常不肯矜持謹守終必有累全體之德比如為山一般積累到九

仞高功夫只欠一簣之土豈不可惜召公意思說武王受獒雖是細
行小節也恐為全德之累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召公又說誠能行得此一篇告戒的言語謹德功夫自無間斷澤及
天下生民安家樂業享無窮之福周之子孫世世為君而王業可久
矣武王聖人西旅貢獒初未嘗受召公尚且拳拳告戒如此可見古
昔聖君不以細行而不謹大臣不以小過而不諫後世所宜深思而
加念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閏四月二十一日
二十三日
二十九日
這以下是史臣記周公在成王時事管叔名鮮是武王弟周公兄群
弟是蔡叔名度霍叔名處此時方與紂子武庚同居故放流言是
無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孺子指成王有周公若兄死弟

立者多武王崩成王幼小周公攝政管叔們散了謠言說周
公之兄先所以心欲武庚作亂故造此流言流布于國中說如今
周公將不利于孺子成王意思要篡奪其位蓋以此疑惑成王動搖周公
也史臣只言管叔及群弟而不言武庚所以深著骨肉相殘之罪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辟讀如退避之避周公聽得流言知道上下疑惧心裏不安乃告太
公召公說我若不退避待罪則於義有所未盡死後也無詞以告我
先王于地下周公此言豈自為一身利害之計亦盡其忠誠而已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罪人指管蔡初流言之起成王雖疑周公然無實跡可指及周公負
謗待罪避居國之東方以待成王審察到兩年之久成王方知流言
之人乃是管蔡曰罪人者史臣所記曰斯得者遲遲之詞也小人陷
害君子蓋一時不能自明可為世戒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誚是誚讓切責之意成王既知流言起于管蔡十分之疑方解得四
五分其後周公乃作詩以上貽成王題其名曰鴟鴞鴟鴞是惡鳥以
其破巢取卵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以深著王業艱難不忍毀壞
的意思成王得這詩所疑雖未全解知也未敢切責周公謂之未敢
者悔過之根本也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

這一年秋粟田禾十分豐熟但未曾收穫一日上天忽然雷電大作
加以暴風田禾都吹倒了大樹木也拔起來一國之人震驚不寧蓋
周公忠誠動天如此

青宮直講

康誥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王是武王孟是長孟侯是說諸侯之長封是康叔的名謂之小子者
親愛之詞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明德是務要自家的德性精明慎罰是務要不用刑罰武王命康叔說惟你
大顯考文王為君能明其德把五常之理尊崇明備無一毫人欲之
私使民自然觀感歸于德化又著實能慎其刑罰把五等之刑審察
精明又每使民自無罪惧不敢輕犯不消更用刑罰文王造成周家
基業只是能明德慎罰這兩件事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鰥寡是窮民庸是用祗是敬威是刑武王又說窮民是人所易忽的
文王則不敢易侮那窮民發政施仁必先要使他得所百姓中有才
能當用的人或棄而不用文王則能用其所當用有道德當敬的人
或輕視他文王則能敬其所當敬有罪惡當刑的人或不能制文王
則能刑其所當刑文王既有仁民之政而又用能敬賢討罪都出于
至公無一毫喜怒之私所以盛德光輝發越顯著于下民不可掩故
曰顯民

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
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小
子封在茲東土

一二邦是說鄰國怙是倚恃冒是覆冒殪是殺戎是大武王又告康
叔說文王盛德既已光輝發越顯著于下民以此始能創造我區夏
三分天下有其二及我鄰國也以漸修治起來如虞芮之君便來質

成汝蹟之境都能遵化至於豐西伯所管的地方都怙恃文王如父
怙冒文王如天明德昭升聞于昊天上帝昊天上帝所用嘉美乃大
命文王殪了大殷大受天命使萬邦萬民各得其理莫不時敘無一
人失所爾寡兄之兄亦勉力不怠以此方才成得王業王業既成故
爾小子封得享爵為東方諸侯勝殷誅紂乃武王之事此稱文王者
武王謙詞不敢自以為功也
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
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九明十
宅心是處心知訓是知所以訓民天是理之所從出者即人之心隨
武王又告康叔說你當大思遠念商家伊尹傅說那一輩老成的人
處心只在義理上知道所以訓成下民的道理又當別去訪求聞知
古先堯舜大禹聖哲帝王所行用以安保生民你若多識前言往行
到那真積力久處使能恢廓弘大此心中本然之天理若是則心廣
體胖動無違禮是以充裕爾之一身見之政事則無施不可自然不
廢墜了在上的君命此以下是告康叔明德之事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
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九明十
恫是痛瘝是病武王嘆息呼康叔的名告他說為人上者當與民同
休戚若民有不安便如疾痛在你身上一般你於臨民豈可不敬且
天命不常治則興亂則亡雖甚可畏惧然其所輔佑必是誠心的好
人下民之情好惡不一雖大概可見然小民之心無恤他的便相愛
戴虐害他的便如仇讎尤為難保汝今往之國所以治民者亦無他
術惟竭盡你心力不可自安於富貴毋貪安逸勤惕勵不敢喜好諸般
暇逸康樂之事以妨廢了政務便是你治民職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惠是順懋是勉武王又告康叔說我嘗聽得古人說下民怨上之不在
大也不在小惟看上人之所行道理上順與不順德行上勉與不勉
耳若所行能順于道理能勉于德行則下民愛戴不暇豈有嗟怨之
心此古人格言宜乎武王舉以告康叔凡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
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九月二日
眚是無意誤犯終是有意故犯式是用武王告康叔說如人有小罪
不是無意誤犯乃是有意故犯要做出這亂常不法的事來其用意
如此這等人所犯的罪雖小却是奸惡可惡你不可不殺他以示懲
戒此則帝舜刑故無小的意思
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災是不幸適是偶如人有大罪不是有意故犯乃是無意誤犯出于
不幸偶爾如此既當官自家服認盡輸其情不敢隱匿這等人所犯
的罪雖大却是為可憐你不可殺他當從寬以示矜恤此則帝舜
宥過無大的意思武王這兩段是說為死罪之大小以明其情之輕

重詳之有小罪有大罪是說死罪中間有這等不同的不要說死枯
然小罪皆可殺凡眚災大罪皆可赦也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九月三日
有敘是刑罰有次序明是明其罰服是服其民勑是戒勑武王嘆息
呼康叔的名告他說刑罰之輕重大小都有箇一定的次序次序紊
亂則民心不服你於是當大明刑罰的次序使無一毫私意長服下
民的心志使無一人冤枉將見下民皆相戒勑而勉于和順不敢乖
戾以犯有司之法矣
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咎是惡乂是治民既交相戒勑而勉于和順則當因之以去其惡如
要醫去自身的疾痛一般若能以去疾之心去民之惡將見下民洗
心滌慮都棄去平日的咎惡而不為矣又當因之以保其善如要
保護自家的赤子一般若能以保赤子之心保民之善將見下民享

使樂利都相安于治化之中而無一人之不善矣武王不以明刑為
貴而以斯民向善爲心卒致措刑之美於此可見一正明十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
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蔽是斷則是法武王又嘆息呼康叔的名告他說為國之道不可不
敬你不要做致怨于民之事不要用非善之謀亂常之法只斷以此
心之誠而無所蔽隱大取法於古人之汲汲於修德者用以安定你
之心不至於厭常喜異省顧你之德不至於忽近忘遠弘遠你之謀
不至於貪目前之利忘後日之患寬裕不迫行其所無事以待民之
自安這等則你德既純我必不以汝為有瑕疵而棄絕之乃得長保
其國矣武王欲康叔不用罰而用德故告戒之言又如此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
聽用康乂民

肆字未詳你惟書裏解作今字命是天命服命是服受於王的誥令
武王嘆息呼康叔說今你小子封立為諸侯享此衛國惟天命不于
常是難保的若所行的善便得天命所行的不善便失了天命你當
以此念念在心莫使我所封你的爵土自家殄絕而不能享明你今
日所受於王的誥命不可忽忘尊你今日所聞於我的言語不可卑
忽用以安治你一國的百姓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替是廢典是常法武王於篇終又呼康叔的名說你往之國不可廢
了所敬之常法聽受我所命你的言語而服行之方能常有此殷民
而世世享其國矣按康誥這一篇武王命康叔本于文王明德慎
刑之家法始終以敬哉敬典為言誠以敬者修身化民之本蓋非獨
諸侯當然為人君者尤不可不致意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

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殷先哲王是成湯迪是畏是畏之而見於行也天顯是天之明命成王
是成其君德畏相是敬畏輔相棐是輔宗是尚武王呼康叔的名告
他說我聞古人之言惟說在昔殷先哲王成湯能迪畏上天之明命
與小民之難保不徒心裏畏懼至於行事亦無不畏懼惟其畏天命
畏小民所以見於處己則常其德而不變見於用人則秉其智而不
惑成湯之垂統如此故傳世自太甲而至帝乙中間賢聖之君六七
作雖時代不同然皆能成就君德敬畏輔相未聞有一縱酒敗德簡
慢業權之君當時御事之臣亦皆盡忠輔翼而有責難之恭未嘗敢
有一人自暇自逸者暇逸且不敢況說道他敢崇尚飲酒惟其君臣
皆不崇尚飲酒此商之所以興也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
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

外服指王畿之外侯甸男衛是四等諸侯邦伯是諸侯之長內服指
王畿之內百僚是御事之僚屬庶尹是衆官之正亞是次大夫服是
奔走服事之人宗工是尊官百姓是國中之民里居是在鄉之民武
王說有商盛王之時不止那御事之臣不敢崇尚飲酒及王畿之外
侯甸男衛四等諸侯與其長伯及王畿之內御事之僚屬公卿大夫
衆官正與次大夫與奔走服事之人百官之尊者以及國中之民與
在鄉之民都不敢沈湎于酒不惟畏懼法度不敢放縱去飲酒他有
職事的勉於職事無職事的勉於德業也無閒暇功夫去飲酒所以
然者惟欲上以輔助成就君德使之昭著而不至昏昧下以助百官
諸侯之長使敬其君而不至懈怠當時君臣上下內外無一人不在
敬畏之中如此故武王舉以告康叔使法商之所以興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
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

這以下是武王告康叔以商紂酗酒亡國的事後嗣王是指商紂易是改易然是安靈是痛傷武王說我又聞得人說在商家當時後嗣紂王無道每日以酒沈酗其身昏迷于國政凡命令都不能明于下民其所祇敬保護的都是結怨于民之事又執繼不肯改易又大肆淫泆作許技淫巧非常的事用安逸而喪失其威儀如作酒池肉林使男女祼而相逐全不成禮體所以百姓每無一人不痛傷於心悼其國之將亡而紂方且荒怠越縱厚于酒並不思量停止了他力行無度至于如此可謂無道之極矣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監是監視武王呼康叔的名說我不是要如此多言所以言湯之與紂之亡這等詳備為何蓋為古人有兩句說話大凡人莫以水為監當以人為監若監視於水水不過照見人的面貌美惡而已若監視於人則人之所行得失昭然可知如今殷人酗酒自速其罪墜失了天命我豈可不以殷人之失為大監戒以撫安斯時乎武王聖人猶以紂為監戒盡其言酒之不可不謹也

梓材

這一篇也是武王告康叔之書因篇中有梓材二字故取以名篇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達是通大家是巨室即卿大夫及都家也武王呼康叔的名告他說諸侯國中必有巨室大家為一國人所信服的然大家勢強其情最不易通若能施仁政以撫安一國之臣民却因其庶民及其羣臣之情以通達于大家則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而天下之情無不通矣至於王者位尊其情尤不易通若為諸侯的因其一國臣民之情以通達于王則王之心恍懌而上下之情無不通矣諸侯上有天子下有大家能通上下之情而使之無間則諸侯之責盡矣故曰惟邦君王言臣而不言民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斵惟其塗丹雘

稽是治敷菑是廣去草棘疆是畔畎是通水的渠塗墍是泥飾茨是蓋梓材是良材可為器用者雘是采色之名武王告康叔說為國之道便如治田造屋製器一般都有箇成始成終的道理且如治田的先已勤力廣去了草棘不要妨了苗稼還須陳列修治那田之疆畔與通水的渠使足以備旱潦則田可成矣又如起造房屋的先以勤力築起四圍高下垣墻使有箇基址還須用泥去墁飾用草去苫蓋使足以蔽風雨則屋可成矣又如把良木去製器用先以勤力做一箇粗樸又加些巧斵的工夫了還須裝飾采色使文質相稱則器可成矣敷菑是喻除惡垣墉是喻立國樸斵是喻制度皆武王已為之事疆畎塗茨丹雘是望康叔以成其終不可廢成規而隳前功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先儒蔡氏說這一段以後是臣下進戒於君之詞疑簡脫誤於此先王是文王武王夾是近兄弟是友愛的意思方來是方方而來既是盡后是後王式是用典是舊典集是和輯這一段意思說道今嗣王當說先文王武王盡勤用明德懷來天下諸侯為夾輔以自近由是庶邦諸侯咸感興起而敬享其上極其友愛之誠如兄弟一般朝覲會同方方而來無一處敢怠慢不來的也都倣效着文王武王盡用明德無一人敢棄德不用的如今後王亦何必他求只是要用文王武王勤用明德之舊典以和輯天下諸侯而已果能如此則天下諸侯大享其上無一人敢不敬應者不特庶邦享而已故曰丕享

太保廼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幣是幣帛諸侯以洛邑成來會于洛而獻幣帛以致慶也旅是陳御
事本說成王不敢指言但謂之御事如後世稱為職事的意思洛邑
既成周公將歸鎬京大保召公遂率列國諸侯自公所出外去取諸
侯致慶的幣帛又復入到公所付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所以陳
王及公之意欲周公聯諸侯的幣帛及召公的說話併達于王說洛
邑已定要誥諭殷民其根本趣在你御事蓋宅洛之事務在化殷民
化殷民之大本在于王身此召公納忠之大者若幣帛則不過寓敬
君之意耳非若後世專以貨利為事而忘獻忠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無疆惟
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這以下都是召公告成王的說話元子是長子無疆猶言無窮休是
美恤是憂召公嘆息說君為天之長子不可改國之大者不易亡商
紂為皇天上帝之長子云云遂於是上帝震怒改革了他所受這大
國殷之天命使他亡滅了今王繼受殷之天命固有無窮之美然天
命不可恃却也有無窮之憂故又嘆息說今王曷其奈何不敬乎蓋
深言不可不敬也此篇專主敬言敬則與天同德可以常保天命故
召公始末嗟嘆以警悟上心蓋元老大臣拳拳忠愛不能自已之至
情也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
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從子保是從其子而保佑之謂禹傳之子也面是向即對越的意思
稽是考若是順格保是格正夏命而保佑之召公說相視古先民有
夏若大禹聖人上天固啓迪他能敬德又從其子啓而保佑之使
傳繼國祚大禹聖人對越以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為後世子孫
倚賴保得無虞然至今時桀為無道已自墜失了天命而亡其國矣
如今相視有殷若成湯聖人上天也嘗啓迪他又令其格正夏命而

保佑之使他有天下成湯聖人亦對越以考天心敬德無違宜若可
為後世子孫倚賴保得無虞今時紂為無道已自墜失了天命而亡
其國矣可見天命誠不可恃以為安惟當兢兢業業從事于敬則王
業可保也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耈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沖子猶言童子壽耈是老成之臣凡幼沖之主於老成之臣尤易疎
遠故召公告成王說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了老成之臣蓋老
成之臣閱見深遠能稽考古人之德業是故不可遺棄他況言其德
盛智明能稽考天意以定謀慮是尤不可遺棄他稽古則於事有所
證稽天則於理無所遺不遺棄老成之人乃人君之要務故召公特
言之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

其是期之之詞諴是和後是遲緩的意思碞是險召公嘆息說王雖
是幼小為皇天上帝之長子其責任則甚大王尚當勉力大能諴和
于小民使他都得其所而無怨上之心庶為今日之休美乎小人雖
至微然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其心易離而可畏王當不敢遲緩于敬
德當回顧却慮以警畏那小民之碞險難保不可以其至微而忽之也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比是親近介是副貳邁是進進不已的意思召公說殷之臣化紂之
惡非若我用之臣習於教令王要先去化那殷家御事之臣須裁他
親近副貳于我周家御事之臣使其漸染陶成相觀為善以節制他
往時驕淫之性日進于善而不已矣這一節是說治化當先服乎近也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所是處所召公又說要化服殷之臣必謹乎君之身王當以敬為處
所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居于敬何也蓋為君者不可不敬
其德敬是一身之主宰能以敬作所則此心收斂於天理之中而德

成不能以敬作所則此心放級于人欲之偽而德隳矣敬之一字
君道之至要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
監是視召公又告成王說我不可不監視于有夏以為勸戒亦不可
不監視于有殷以為勸戒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二國是指夏商召公告成王說今王嗣位而受天命我謂亦惟此夏
商二國受命中間有能敬德歷年長久的有不能敬德歷年
短促的王當勉力繼那能敬德歷年長的可也況王延新邑初政
服行教化之始尤不可不謹其所習染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
今我初服
哲命是說人心所有之明哲乃是天命賦與的召公又嘆息說王初

政譬如人家生子一般無不在那初生的時節若初生時習于善則
其長大時多是于善矣這便是自貽其明哲之命人君於初政時若
能謹其所視效則其日後必能敬其德上天必相勸但今上天其命
王以明哲乎命王以吉凶乎命王以歷年長久乎皆不可知所可知
的只看我之初政服行如何乎若初服而能敬德便是自貽哲命無
往不吉享有歷年之久矣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宅新邑即上文所謂初服召公告成王說如今居此新定都邑乃是
中天下定四海之一初王當乘此機會急速勉于敬德豈可遲緩悠
悠不力況天命未定王當用此德以祈請上天享國永久之命蓋天
命至公惟德可以動之若後世用淫祀祈禱而不修德則天反怒矣
豈能致享國永久之命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

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拜手稽首是致敬之意讎民指殷之頑民與三監謀叛者百君子是
殷之御事庶士諸臣友民是周家友順之民保是保而不失受是受
而不拒威命明德是德威德明末是終也召公於篇終又拜手稽首
致敬說予小臣敢以洛邑所遷殷之頑民及諸臣與我周家友順之
民保受王之德威德明不敢有所違拒王終能享用上天之成命以
光顯于後世此人臣匡輔之責我不敢以此為勤勞我但知恭敬以
奉助祭的幣帛用供于能祈請上天享國永久之命而已蓋奉幣之
禮臣職所當為而祈天之實則在王之所自盡也先儒謂召公這一
段說話頌而無諂諫而無驕深得告君之體成王亦能聽而行之享
國久長後臣宜以為法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卜于成王史官錄之又并記君臣問答及成

王命周公留治洛之事故謂之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這以下是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詞拜手稽首是史官記周公遣使之
禮復是復命明辟是明君之謂史官記周公遣使告卜于王拜手稽
首致敬說王命我去卜都于洛如今定了敢復命于子明辟子明辟
是指成王蓋周公於成王以親則為兄之子以尊則為君也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及猶言與基命是說承天命以作新邑乃成始的意思定命是說洛
邑既成久安長治乃成終的意思胤是繼保是太保指召公而言洛
邑在鎬京東故謂之東土周公說定都大事王當親往今王延以幼
沖退託若不敢與知上天成始之基命與成終之定命於是我乃繼
太保召公而往大行相度于東土定了都邑其庶幾為王於此地與
天下百姓做起初一箇明君周公於成王覲之至故期之深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
這以下是成王授使者復周公之詞拜手稽首是成王尊異周公而重其禮也匹是配史官記成王遣使復周公時拜手稽首致敬說公以懿親大臣不敢不敬上天之休命来到洛邑相視以定宅都之所為我周家匹休之地蓋言卜洛既定則足以配周家休命于無窮也
公既定宅伻来来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
這視字與告示的示字同二人是成王說自家與周公貞猶當也成王又說公既經營定了宅都之所遣使者来鎬京且来示我以卜兆之休美常吉非我所能致我與公兩人宜共當之
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十萬曰億成王又說公既宅洛規模宏遠以我萬億年敬天之休命故又拜手稽首以謝公告卜所教誨的言語蓋成王於周公以親則為叔父以尊則為師故始終拜手稽首而重其禮者如此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若是順彝是常周是宗周指鎬京而言周公又告成王說今王適洛都其順行常道及撫臨國事當常如我為政之時不要妄作所任使之人只用那見在宗周之官皆我所擇攻戒飭者不要參用私人去新都洛邑使君子小人相雜壞了新政這等庶幾使百官知道上面人意向所在各就其官僚明白振作以圖事功之成惇厚博大以成寬裕之俗如此則王之休聞亦永有辭于後世矣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
周公又告成王說已矣乎周之王業文武為之始汝惟沖幼之子不可不勉力以圖其終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這以下是說統御諸侯之道百辟是諸侯享是朝享指朝覲貢獻而言多儀重的意思儀是禮物是幣帛役是用周公告成王說諸侯朝享于人君他心裏有誠實的有不誠實的人君要知他誠實不誠實不在智術只在此心常存敬謹無愛憎之私便能曉得那諸侯誠實享上的也曉得那不以實享上的蓋享上重在禮不重在幣帛若禮不足而幣有餘這便謂之不能享上惟不能用志于享上則凡國人皆化之都說道上面人可以幣交不用禮享也若舉國無享上之誠則政事必至于差爽昔侮瀆褻王之法度而為叛亂之事矣蓋小人以賄賂悅人必簡于禮人君若好賄賂而不責人以禮則忠信不分賞罰不當天下必有輕視之心故周公戒成王如此欲其以敬存心辨之于早而察之于微也
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戾是至周公又告成王說汝往洛邑當臨鎮新都之始其敬之哉我自

此以後我將退休田野惟講明農事以遂歸老之志汝若於彼洛邑能推思施惠以和裕其民則四方之人皆感仰愛戴將無遠而不至矣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
這以下是史官記成王答周公及留公的說話稱是舉居師是宅其衆也史官記成王答周公之意說公以懿親元老顯明保佑我幼沖之子又朝夕納誨舉大明德使我小子發揚文王武王之功烈奉答上天之明命撫卹四海之人民使皆和而不乖恒而可久以宅此衆庶于洛邑也蓋成王將留周公治洛故先叙述其功德以為自己賴之上不忝于祖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有如此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旁是無方所指上下四方而言作是振起的意思穆穆是和敬迓是

迎衛是平成王又說惟周公盛德昭明光著于天地其勤勞施布于四海然公之心猶不敢少有怠忽說道天下已治了方且無往而不振起那穆穆然和敬之德以迎迓太平之治不違失了文王武王所勤之教于天下公之德教既大加于當世又無愧于前人這等了我幼沖子更何所作為只是早晚間謹恭以主祭祀而已蓋成王知周公有退休之志故委重于公以示其所以留之之意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則是法則其字指文王說淫是過周公又嘆息說自如今以後繼世之君當取法于文王不可過于侈麗之觀不可過于安逸之樂不可過于遊幸不可過于田獵以萬方之民惟正賦之供正賦之外別無科擾方能盡無逸之實蓋觀逸遊田這四件事乃治亂之所係能法文王則財用有節君德修而進于治不能法文王則橫斂無度君德不

修而入于亂周公垂戒後王可謂切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

胥是相也是順譸張是誑誕幻是變名易實以眩觀者周公又嘆息告成王說我聞得古時人君德業已盛為人臣的猶且不敢自滿遇人君有些未善處則相與陳說納諫以訓誡告諭他有些善處則相與調護從臾以保養將順他如此而猶有未善則相與教正規誨以輔成造就他所以人君視聽思慮皆無所蔽塞好惡取予之情得然公明不違悖了理法當時之民見人君這等親近正人聽受忠言無一人敢相與誑誕倡為邪說變名易實做那幻妄的事以眩惑人主之心故曰民無或胥譸張為幻周公言此以見古人德業雖盛猶賴臣下匡救況成王以幼沖之年德業未盛豈可不親正人聽忠言而所其無逸哉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此某指上文而言訓是法刑也是法否是不然的意思詛請神加殃謂之詛以言告神謂之祝周公又告成王說王若於上文所言古人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的事不肯聽信則人皆以人君為法也不肯聽信由是君臣上下相師非度變亂先王的正法無小無大都取而紛更之蓋先王正法最便於民最不便於縱侈之君如省刑罰以重民命是便於民人君好殺的却以為不便務要變亂以行殘酷之政薄賦斂以厚民生最便於民人君好貨的却以為不便務要變亂以遂貪侈之志人君這等變亂先王正法百姓每定是不能其心裏必有違悖怨恨之意若再不然其口裏必詛祝于神明百姓每心口交怨其國未有不危殆者此乃治亂存亡之機故周公告成王懇切如此

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愆是過周公上文既告成王勉其聞人怨詈當要敬德反求諸身故此又說殷王中宗高宗祖甲及我文王本未有過失若聞得小人誣毀他也只以其所誣毀的過失安而受之說這本是我之過他心裏誠實是如此非是隱忍不敢藏怒蓋殷三宗及文王之心誠知小人之依故不暇責小人之過且因以察自己身上有未到處故凡怨詈誣毀之言皆所樂聞豈止於隱忍含怒不發而已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

周公又說成王於上文殷三宗及文王迪哲的事若不肯聽信便是不能敬德心裏不明人君不明則小人得以誑誕變置虛實在人君面前說小人都心裏怨恨你毀罵你人君既不明必然聽信這等幻妄之言豈不壞事故下文極言之

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綽是大叢是聚周公又告成王說王若如上文所言聽信小人誑誕

無實的言語果然如是使不能永念為君的道理不能寬大其心反用那誑誕無實的言語雜糅疑似亂言那無罪的殺戮那無辜的天下之人雖受禍不同而怨憤之心則一般都叢聚在人君一身上可不戒哉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玆

嗣王是指成王玆是指上文周公於篇終又嘆息說嗣王不可不監視我所陳無逸這一篇書按無逸一篇始言稼穡艱難其中奉孝手棄忠直或說後壞法度治誹謗蓋惟無逸然後能去是病故周公於每章之首皆以嗚呼發之致咨嗟詠嘆之意欲成王以商三君及文王為師以商紂為戒至此嗟嘆之外更無他語惟以嗣王其監于玆結之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其後成王果能深警於此為周賢君然則無逸這一篇書真萬世人主之龜鑑伏惟

殿下留意

文華大訓 三月二十日

春秋左傳敬者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

敬是主一無適之謂此心收斂不敢放肆便是敬左傳載曰季之言說敬便諸般德行都做得成不敬便諸般德行都做不成故曰敬者德之聚也人君能敬以事君必忠能敬以事親必孝能敬以事兄長必順能敬以交朋友必信能敬以應事接物必然百行都好故曰能敬必有德

禮記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

身是人的身體禮記引孔子說君子人於天下事無一件不敬就輕重論之只有敬自己的身體為大自己的身體乃父母所生祖宗所傳豈可輕忽必須明心術之要慎威儀之則衣服有制飲食有節謹言慎行常恐虧體辱親才是能敬故君子以敬身為大

論語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

子路一日問孔子說如何是君子人的道理孔子答他說修己以敬蓋人能修己使件於中無一毫放肆見於外無一事驕傲表裏純於一敬處便是君子非敬非此何以修身推而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也都本於一敬 十二月廿二

程子曰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則誠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却須敬而後能誠主一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主則有意在

誠是真實無妄之謂乃天理之自然實仁義真實是仁義則真實是是義更無一毫虛假故曰誠者天之道敬是主一無適之謂人要修為以復天理之自然必須用敬如仁未能到真實無妄處必須從敬上做仁義未能到真實無妄處必須從敬上做義不敬則此心放肆不謹無從本了如何做得去若敬的工夫久久成熟也可到真實無妄地位故曰敬者人事之本敬則誠這一條前一段即中庸誠則明的意思此一段即中庸明則誠的意思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却須敬而後能誠蓋人若能誠真實無妄又不消說若未到真實無妄時只須著持敬的工夫久而後乃至于誠這一條只與前一條意思一般主一謂之敬一者之謂誠主則有意在一定然一不雜乃天理之本體即是誠人未到此一不雜處却須著主一的工夫謂之主者須常常用一片擁護的意思若一時不用意便使作不純了故曰主一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主則有意在這一條也只與前一條意思一般蓋誠乃聖人之事敬乃賢人希聖之事故二程子再三言之學者於聖學的工夫不可不先著敬

朱子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

朱子說人以一心而應萬事不可無個主宰根本敬便是主宰根本人若能收斂此心主一無適便中有一定之守則視聽言動都不敢放肆豈不是一身的主宰外而事物之來都云為都合以禮法這敬豈不是萬事的根本人要學聖賢聖人是第一難事

始初成就得入聖人的門戶不出此敬到終了成就得造聖人的田
地也不出此敬
為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
夫六藝之數
此是指敬而言本原是人的心性灑掃是洒水掃地乃古者子弟服
事長上的常禮應對是荅順答的言語進退是見人的禮節六藝是
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朱子又說人年幼時入到小學中學小子之學
若不從事于敬必不能收他放心涵養得他本然的德性凡服事
長上荅應順答與夫見人的禮節必不能致謹于日用常行之間禮
樂射御書數之文必不能聽受師長的教誨所以小學不可不先於敬
為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
功也
這此字也指敬而言德是德性明德是明在己的德性新民是使天

下人都明其德性朱子又說人年長時入到大學中學大人之學若
不從事於敬其氣必昏惰不能啓發自家的聰明有得以窮理致知
其志必懈怠不能進益其德行修治其學業以成己成物達等明德
新民的功效如何可致所以大學亦不可不先於敬小學灑掃應對
進退之節便是聖學之始大學明明德於天下便是聖學之終
太宗文皇帝嘗因學士解縉等進呈大學正心章講義乃諭縉
等曰人心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泥而不返則欲必勝理若心能
靜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鏡止水自然純是天理 四明
樂是喜好
太宗文皇帝一日因學士解縉等進呈大學脩身在正心一章的講義
御覽過而諭解縉等說人之一心着實不可偏有所喜好假如喜好
貨財喜好聲色喜好遊畋一有所偏好在上頭都爲他人欲之
私勝了天理之公心如何得正若人之一心不為外物所撓便不惶

真靜湛然流明凡遇喜怒憂懼的事務到面前便隨感而應當喜的
喜當怒的怒當憂的憂當懼的懼事過之後只似那至明之鏡至靜
之水但遇人好的照見好遇人醜的照見醜初何嘗容心豈不是自
然一團的天理這等心豈有不正
又嘗語侍讀學士胡廣等曰為學不可不知易易道妙在變通不失其
正古人隨時從道之說最得要領亦在虛心玩之耳
易是周易古人是指伊川程子要領是衣裳總會處
太宗文皇帝又嘗一日與侍讀學士胡廣等說人之為學不可不曉得
周易周易的道理專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所以至妙處雖變通無
常都不失了正道伊川程子作周易傳序第一句便說隨時變易以
從道這一句蓋人所遇之時雖變易不同都不可違了這所以然之
理最得周易的總會如衣裳之有要衣之有領一般凡一卦一爻中皆
不違此意惟在人虛心涵泳玩索而後知之

祖宗成憲 前面都是說
太祖太宗留心於聖經賢傳親近儒臣乃萬世成法
書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若己者亡 四明
書是書經仲虺之誥篇王是說得天下亡是說失天下仲虺因成湯
放桀而有慚德作誥以釋之又引這一段古語說人君能不自滿假
自家主意要人為師使他講學委心聽順這等虛己求益則德日崇
業日廣自有以得天下之理人若好高自大說天下人都不如己
這等驕矜傲慢則善日消惡日長自有以失天下之理
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若凡事喜惟下問於人則天下之善都歸於己綽然有餘不可勝用
故曰好問則裕若止知有己不知有人則所知有限如何幹得大事
故曰自用則小按湯之於伊尹先學而後臣即是好問能自得師所
以得了天下桀嘗自稱如天之有日日亡乃亡即是自用謂人莫己

若所以失了天下

禮記凡世子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禮記是禮經文王世子篇世子是天子之元子誦是口誦弦是有弦之樂大師是掌樂之官執禮者是掌禮之官典書者是掌書之官詔是教也瞽宗是殷學名上庠是虞學名周有天下兼立三代之學古者教天子之元子當春之時口誦樂章即詩經裏面雅頌之節還都是掌樂之官教他於瞽宗之中所以養其中和性情當秋之時學先王之禮則有掌禮之官教他當冬之時讀先聖先師之書則有掌書之官教他學禮也在瞽宗之中讀書卻在上庠之中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

凡祀大神祭地祇享宗廟都謂之祭古者人君簡第一等年高有德的人號為三老五更齋戒致敬親自上與飲食以教天下之孝弟這

是養老之禮因行養老之禮就問這老人家求善言之可行者虛己聽教這是乞言之禮凡祭及養老與凡大射等禮當禮畢燕飲之時皆得聚在一處講論先王之法合合義理互相告語這是合語之禮這幾樣禮其間各有威儀容節為天子之元子皆所當知於是小樂正教他於東序之中小樂正也是掌樂之官東序是大學古者天子之元子春夏秋冬四時進學不肯間斷了工夫禮樂書史之臣不離了左右所以君德成而天下治也

易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這是周易兌卦大象之辭麗是依附川水壅塞處為澤孔子於周易兌卦說兌之為訓是喜悅的意思然其卦畫以一陰進於二陽之上喜見於外其象如澤水能潤萬物萬物喜悅他以重卦論之兩箇兌卦便發兩處澤水依附在一處交相浸潤互有滋益的模樣君子人觀這麗澤兌之象當與同門之朋合志之友交相講習若彼此之間論難講明於前體驗習熟於後使心與理相契身與事相安則天下可悅孰大於此正如兩澤之水自相依附互有滋益的一般

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這是詩經小雅伐木篇乃燕朋友故舊之樂伐木是斫伐樹木丁丁是伐木聲嚶嚶是鳥聲之和幽谷是幽深的山谷喬木是高樹相是觀看伊是彼也詩人說山中人斫伐樹木其聲丁丁然相應起與誰禽鳥和鳴其聲嚶嚶然從幽深的山谷裏出來飛在高樹上其和鳴相呼乃是特求其同類的聲音觀彼禽鳥無知也曉得尋求其同類有此和平之聲況彼人之有知豈可不交求朋友人若能篤於朋友之好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久而不渝可質之神明則德成於己動靜云為神明必聽之相之而終獲乎和順平康之福蓋朋友是五倫之一若無朋友便是廢了大倫所存所行乖戾偏黨無人教正必獲

罪於天何福之有

家語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

芝蘭是香草鮑魚是腐臭的魚肆是如今賣貨鋪孔子家語書裏說若與為善之人相處便如進那芝蘭的房裏初間見香久了不聞見非是不聞見習熟慣了與之相忘就化於香中不覺了蓋與善人相處初間聽他說的都是好話看他行的都是好事便曉得是箇善人恰似不可及若只管相親久將來薰陶漸染於善不覺也化做善人與他一般了若與不善之人相處便如進那鮑魚的鋪裏初間見臭久了不聞見非是不聞見習熟慣了與之相忘就化於臭中不覺了蓋與不善之人相處初間聽他說的都無好話看他行的都無好事也曉得簡不善之人不宜學他若不能疎遠久將來薰陶漸染於不善不覺就化做不善之人與他一般了

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愼其所與處者焉
善與不善都各以類相從正如銀硃所收藏的去處必帶些紅油漆
所收藏的去處必帶些黑所以君子人必謹愼其所與同處之人如
常人便須是親近益友不可親近損友人君便須是親近正人不可
親近小人恐被他汚染了 八月十三日

孟子舜尚見帝帝館甥于二室亦享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帝是帝堯館是館舍古禮妻之父謂之外舅故女之夫亦謂之甥帝
堯以女配舜故謂舜爲甥二室是副二之宮室孟子因門人萬章問
朋友之道告他說古者舜上而朝見于帝堯帝堯館舜于副二之宮
中亦就而享舜之食互相做賓主相待可見堯以天子下友舜而不
爲屈已舜以匹夫上友堯而不爲僭分故曰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
用解做以字這上一箇貴字是貴重的意思下一箇貴字是指有位
〈篁墩文集卷之四 一八 廿二 一家〉
之人孟子又說以在下之人敬事在上之人這是貴重貴人禮當如此

用上敬下謂之尊賢
尊是尊禮賢是有德之人孟子又說以在上之人敬事在下之人這
是尊禮賢人禮亦當如此

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重貴人與尊禮賢人都是理上當得處但時人止知貴人可貴不
知賢人可尊故孟子說這二者其義一般不可以有位而輕有德也

走侍
青宮十年其進講不止此被放還山亟辭出郊以避不測時歲晏之
際問道南歸行李狼籍而卷冊尤甚祇家與事因獲檢閱得可爲
讀者摘拟數段以貽後人使知走之淺陋如此當別求往哲師之
庶幾處爲良士耕爲良農而不忝其所生也夫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四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五

經筵講章

中庸

愽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這是中庸第二十章子思推明擇善固執其工夫條目有此五件這
五箇之字是指那當知當行的事上說子思說擇善之功莫先於學
然學之不廣則不能盡曉天下的事物須是把詩書六藝無一件不
窮究古今事變無一件不理會然後能周知天下萬事萬物的道理
這便是愽學之人的所學既廣了中間豈無疑惑的事須要請問於
人然問的不子細那疑惑的事終不能解須是與師友每再三反覆
把那前後不一的事跡彼此不同的識見務要豁然貫通無一些疑
惑這便是審問之既問知了那事務終是自外面入來必反而思之
有得於心方好然或思之不專至於泛濫或思之大過流於穿鑿便
〈篁墩文集卷五 一 早〉
都是不謹愼處須要把學之於已的問之於人的虛心涵泳切己體
察務求精熟使心與理爲一更無雜亂這便是愼思之既思之有得
若遇着事務到根前紛紛擾擾或是或非或眞或僞辯得不明却也
是無益須要有箇張主分別是非無使有一毫顚倒剖決眞僞無使
有一毫差錯如止水明鏡照人妍媸畢莫能逃這便是明辨之學問
思辨這四件擇善的工夫既做得有分曉若行時節或遲疑不肯盡
力却也只作一場說話過了所以又要加固執的工夫方能實有諸
已人若於好事上見的眞處的熟着實用力行將去不肯半上落下
也不肯有始無終這便是篤行之先儒說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學者
果欲由擇善固執以造於聖人至誠之域非積累工夫如此豈
能至哉臣惟中庸這一章乃孔子答魯哀公問政之言前面說治天
下國家有九經既以誠身爲本至此又子思推言五者爲誠身工
人君任人居尤爲切要蓋□□之君亦未嘗無學問之功然

子於周易乾卦贊君德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六言垂訓全與此合曾子傳大學曰致知格物即學問思辨之事曰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即篤行之事故朱子謂致知乃明善之要誠意乃誠身之本聖賢之言前後如一仰惟

皇上生知之資本於天賦向道之志協於聖謨然古語云言有盡而道無窮臣愚尤願

皇上知行並進始終一誠不事虛文務踐實效將見聖經賢傳上得千古之傳

帝德王功比隆四代之盛天下之望不勝惓惓

尚書一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這是舜典篇史臣記當時天子巡守諸侯朝覲的事巡守是天子巡行諸侯所守的國土朝是諸侯來朝于天子帝舜時定制五年之間天子巡守一遍二月到東方五月到南方八月到西方十有一月到北方巡守回來後第一年東方諸侯來朝第二年南方諸侯來朝第三年西方諸侯來朝第四年北方諸侯來朝這是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天子巡行那一方先祭告皇天上帝望祭一方山川然後接見諸侯考驗他天時正與不正禮樂制度合與不合若有不同的都改正歸一這是天子巡守的事已在上文說了諸侯來朝時天子使他敷陳為治的道理若敷陳得有理又顯試他功跡如何若果然有功于民天子便賜他車馬衣服旌異他這是諸侯來朝的事故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臣謹按先儒解這一段書說天子諸侯雖有尊卑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洽和故在帝舜之時遠方諸侯皆得覲見以詢治道況在王朝公卿共朝夕謀議于一堂之上心孚意契從可知矣三代聖王體而行之此所以成雍熙泰和之治而非後世之所以能及也洪惟我

朝立法定制雖不泥古巡守朝覲之禮然在廷之臣或不時召對方面之臣每三歲來

朝而來朝之日考跡卓異者賜衣賜宴以為榮貪懦不立者罷職除名以示戒推虞廷之意為一代之典蓋百餘年矣仰惟

皇上以聖哲之資嗣

祖宗之統廣納羣言而制治保邦之策悉得上聞考察庶官而懲邪不職之人不容倖免蓋由此而上幾于有虞君臣相與之盛不難矣伏願始終以舜為法登延耆俊不厭于頻綜覈名實不嫌于察則

聖德日進于高明　聖治益臻于美大此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慶也臣犬馬之心不勝惓惓願望

二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這是尚書舜典篇史臣記帝舜命官典禮的事咨是咨嗟四岳是官名以一人而掌諸侯四方之事故謂之四岳典解做主字三禮是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這三件大禮帝舜咨嗟問四岳說如今羣臣中那一箇能為我主三禮之事僉曰伯夷僉是衆共之詞伯是爵夷是名四岳與在朝小大之臣都說道羣臣之中惟有伯夷這箇人可以主三禮之事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俞解做然字秩宗是典三禮的官名在周為宗伯在後世為禮部太常之職謂之秩宗言其職當叙次百神而以宗廟為主蓋百神中其位次或尊或卑其祀典當因當革其禮樂度數可修可致都要處得停當方為稱職故帝舜然其言以為舉得伯夷最是乃嘆嗟呼其爵而不名說如今特命你做秩宗之官又告戒他說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夙夜是早晚寅是敬直是無私曲清是潔清帝舜說與神明相交只在一心你伯夷當一日之間無論早晚常存敬畏以直其內不使有一些私曲則此心自

然潔淸無一些物欲來汚染這等方可以交于神明伯拜稽首讓于
夔龍稽首是首至地讓是推以與人夔龍是二臣名伯夷聞帝舜之
命恐當不得此任遂拜稽首就這箇職事推與夔龍可做請讓與這
二人帝曰俞往欽哉帝舜說你讓得也當只是夔龍這兩箇人雖賢
也未能過你故然其擧不聽其讓復戒勉之說汝伯夷往任是職當
要常存敬畏之心不可一毫怠忽故曰往欽哉臣惟朝廷之禮莫重
于祭而天地宗廟之祭尤爲至重若典禮者非其人何以感格神明
致天子仁孝誠敬之意故帝舜不敢輕用一人必訪于羣臣伯夷不
敢以寵利爲樂必讓于賢者可謂知所重矣然帝舜所命之詞又不
過寅直淸三箇字若典禮之官因仍苟且而不能敬枉己徇私而不
能直昏昧汚濁而不能淸這等人神明必然厭惡之豈肯受他祭祀
所以帝舜在天子之位五十年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子孫著衍
世道隆昌雖其大德克誠之所致然伯夷相成之力亦豈少哉臣愚

伏望
皇上以仁孝誠敬爲事神之本以恭正潔淸責典禮之官俾乾坤淸泰
獲大稔于生民
祖考來歆集蕃禧于
聖體庶幾克臻有虞之盛治而大禮不爲虛文矣伏惟
聖明留意

三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這是周書立政篇周公告成王說文王武王能用賢以事天治民的
事亦越是繼前之辭前面旣說商紂任用非人失了天命故至此却
文王武王的事說起三宅指那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說見做官
的人三俊指那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者是作養待用的人克知[illegible]
知之眞灼見是見之明心是說人的心術周公說三有宅的人[illegible]

無一些圖利的心念念只在憂君愛國上若非知之眞縱使在三宅
之位也不能盡其才文王武王便實見的知道他是可託之人置在
左右以心腹相待無一些猜忌三有俊的人他平日也無一些徑進
的心不肯只要致君澤民況未曾歷練能見他底蘊最難文王武王
便明明的見得他有可用之才作養在朝以備任用文王武王委任
三宅作養三俊非徒聽他言語也非因他外貌都是着實曉得他心
術是賢人君子所以說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上帝是上天
長伯是管百姓的官長人君所掌的事如惇五典使人不敢亂倫庸
五禮使人不敢僭分命有德討有罪都是奉行天的事人君一身不
能獨理必須委任賢才與之共理天下的百姓都是天民寒者要衣
飢者要食鰥寡孤獨要得其養都仰賴人君人君一身不能獨治必
須委任賢才與之共治若所任不得其人則天道不寧百姓失所文
王武王用此三宅三俊的賢才一同敬事上帝由是天職修擧在朝

無有曠官用此三宅三俊的賢才立做民間長伯由是體統分
明在下無有失所的人上帝旣有人來承下民又有所寄託所以說
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周公以文王武王之事告成王蓋言人君位
在天人兩間俯仰無愧全在委任賢才上今王嗣位可不法祖以圖
治哉臣考之立政之書始言禹湯文武皆以求賢爲事天治民之本
於此特以心之一字爲之[illegible]蓋君臣上下貴乎同心若君臣
離心則情意不浹政出多門以之事天則天心不享以之治民
則民心爲之不服然任用之際又須分別君子小人蓋人君與君子
同心則治與小人同心則亂如文王武王眞知灼見賢人君子之心
傾心委任言動無間由是賢人君子都以文王武王之心爲心盡心
輔佐不拘形跡以致上得天心下得民心享國至於八百年如夏桀
商紂當時豈無賢人君子都不相知心或被疎遠或受刑戮那小人
每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反與之終日相處同心共事彼小人者惟務

於嬉以逢其惡以致上失天心下失民心[illegible]以亡此人君與君
子小人同心治亂之明鑒伏惟
主上以膺若之資嗣
宗之位聽臨經幄 聖學愈進於高明日相正朝
治愈臻於隆盛天人佑助
社稷安然臣嘗伏覩
祖高皇帝御製大誥有君臣同遊之章與文武之事實相符合惟願
聖明遠取法於成周近取法於
皇祖親近君子屏斥小人廣泰和之風於四海衍無疆之業於萬世微
臣螻蟻之誠不勝惓惓

四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彦以乂我受民

這是周書立政篇周公說人君任用君子的意思末解做終字惟解

做思字成德之彦是說君子好人又解做治字周公告成王說天下
至大百姓至廣人君必須任用君子好人方得治安然任用他必須
念念在茲不可斯須忘了雖開口說一句話道一句言終要思想着
君子好人蓋君子好人道全德備上可以正君下可以善俗用之要
使他治我所受之民民何以謂之受蓋民乃受之於天受之於祖宗
非是成王所自有之若人君一話一言之間任用的心必有[illegible]
子必然見機而作小人必然乘間而入天下百姓豈[illegible]公告
成王之意大槩如此臣嘗考立政一篇不過說人君任[illegible]民之道
蓋生民之休戚繫乎人臣之賢否人臣之賢否繫乎人[illegible]啓明諸
人主明於知人曉得孰為君子任之勿貳[illegible]小人去之[illegible]百
姓安而天下治若人主暗於知人以君子為小人[illegible]
為君子反加親信則百姓不安而天下危亡[illegible]
[illegible]紂之亡全在任用君子小人上然[illegible]

易失上天之祐與不祐祖宗之享與不享也只在此況成王以幼冲
之年嗣文武之位豈可不加之意乎周公[illegible]告戒可謂至矣其後
成王果能任用君子始終如一終成治緒享國隆長後世稱為守成
今主豈偶然哉伏惟我 朝
列聖親賢愛民之謨布之天下傳之後世[illegible]訓昭如日星伏願
皇上萬機之暇靜復
聖言敬守家法親君子遠小人無為空談務求實效使人才收全盛之
名四海享太平之福則周之成王有不足言者臣犬馬之誠不勝惓
惓

五

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
孜孜無敢逸豫

這是周書君陳篇周成王使君陳監殷頑民於下都引周公的言語

訓告他看[illegible]行的意思至治馨香以下四句便是周公的言語
馨香是物之精華氣與黍稷是祭神的品物明德是人所受於天虛
靈不昧的道理成王說凡治功之成到那極處馨香發聞感格神明
自有簡不疾不速的妙處彼其祭祀之時昭薦黍稷能致得神明來
享[illegible]黍稷的馨香所以然處都是明德的馨香人若無有這明
德便無有那治功[illegible]也不過文具而已神豈享他故曰
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式字解做用字言合於道
謂之猷逸豫是偷安的意思成王又說周公這等有道的言語你當
用他的去行終日勤謹孜孜在念不可一毫偷安放過了故曰爾尚
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蓋殷之頑民未可刑驅勢迫
必須能繼前人之德庶幾可化他若專靠周公的法度無有周公的
德化如何了得所以先儒蔡氏解言一章說至精至微非深致篤恭
之功[illegible]能與於斯亦可謂善於說經者矣臣嘗聞之敬之一字是聖

學成於成終之要此章無敢逸豫這一句即是篤敬的工夫蓋能篤
敬則大本以立德豈有不明德明則物我無間治豈有不成治既成
了則行聞四達自然感得神明神明尚且感格何況百姓每若不能
篤敬則放肆妄爲德如何可明德既不明則縱慾無度治如何可成
既無善治則穢德彰聞神明必然厭惡他神明厭惡則民心可知以
此看來修明治亂全在敬與不敬成王雖是訓告君陳要他遵周公
之訓無敢逸豫其實非成王能自遵周公之訓盡篤敬之功如何說
得到此其後君陳果能化訓殷民成王允爲嗣世賢主漢唐以來聖
學不明至治罕見上下恬然不知務本敬德或妄意於淫祀以徼福
或舉事於非法以求治政化不洽而移咎於民和氣不應而歸罪於
歲比諸成王訓告君陳之意何止霄壤仰惟
皇上恭己守成勵精圖治時有訓勅以勵中外之臣宜乎雨暘時若百
神效靈然近歲以來水旱未調饑饉相屬是雖 天心仁愛之所致

臣應充謹
皇上欽恤民隱敬遠鬼神罷不急之務求有道之言上下之間交致其
敬則盛德大業比隆成周漢唐以下不足言矣伏惟
聖明留意

春秋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這是春秋記齊桓公合諸侯以申明天子禁令的事九月戊辰在魯
僖公九年即周襄王元年諸侯是齊與魯宋衛鄭許曹六國之君盟
是誓於神明以結約信葵丘是宋地即今河南睢州春秋葵丘之會
齊桓公主霸周襄王使宰周公來賜桓公胙桓公不敢使天子之
相受諸侯的約束使宰周公去了乃以九月戊辰會六國諸侯誓於
神明以結約信這一日陳設祭神的牲都不殺約信之書也盛在匱
中但加於牲上其意只要以威信服諸侯以申明天子的禁令其初

命說凡有不孝父母的人誅戮之樹立世子不得擅自更易寵妾不
可使爲妻再命說有賢德的人尊禮之有才能的人養育之以表
章有德三命說有年老的人敬重他使安於壽考孤幼的人慈愛他
使遂其生養四方賓客行旅有至其國土的不可忽忘了務優待他
使不失所四命說仕者之子孫恐未必皆賢止許世祿不許世官有
司衆職當廣求賢才以充其任不可使人兼攝恐至廢事取士必在
得人不可濫舉大夫有罪當請命于天子不可擅殺五命說不可曲
爲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隣國隣國凶荒告糴以賑飢民不可
閉遏不與封建國邑當告于天子不可自專凡此五命之詞皆天子
大禁初命三事乃三綱所繫脩身正家之要也再命以後諸事所以
尊賢敬臣子民柔遠人懷諸侯制治保邦之法也世至春秋諸侯犯
之而不恤桓公獨能申明此禁以約束諸侯獎戴王室且曰凡我同

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和好無得互相攜怨不得刑牲歃血而諸
侯皆喻其志奉其說而不敢違孔子作春秋特書戊辰諸侯盟于葵
丘所以深美之也臣謹按五霸之功莫盛于齊桓齊桓之盟莫盛于
葵丘然桓公盟諸侯凡十有三次春秋皆不書日惟此特書戊辰蓋
雖美其盛而亦憂其衰也蓋以霸者假仁義以濟其私所欲未遂則
勤力勞心不敢自怠所欲既遂則意驕志滿不復有爲前謂桓公葵
丘以前如自朔至望之月日有所增葵丘以後如自望至晦之月日
有所損由其心有勤怠之殊故其功有盛衰之漸較之王者之克
慎始終大不侔矣降及後世漢唐之君亦往往以勤始而治以怠終
而亂皆不能逃春秋盛衰之跡而自效于王者也伏惟
皇上味春秋之旨極霸功之卑修身正家大綱既舉保邦制治之具咸
張如唐虞大君無怠無荒如商周令主慎終于始足以成純一不已
之德足以保萬世無疆之休臣民不勝顒祝於所伏乞
聖明留意

詔二千石勸農桑愼選舉順民令理冤獄

這是通鑑綱目紀漢章帝皇帝建初元年命官養民求賢恤刑的事二千石是郡守一歲的俸祿因以為稱章帝即位之初下詔于天下郡守說農桑是王政之首宜及時勸督百姓男子勤力農畝婦女蠶桑以為衣食不要使他飢寒賢才是致治之本凡選舉之際務要明愼舉進善良君子黜退貪猾小人不可徇私使賢否混雜至於感召和氣洗雪冤枉尤國家重事當春月發生之時宜布德施惠不可斷刑獄有重罪的必待秋後或有司羅織鍛鍊使人冤枉無所訴告的必詳審曲直與他辨理不可顛倒以傷和氣宋儒朱子於通鑑綱目大書之所以美章帝之初政可為法于後世者如此臣惟治天下之道誠莫切于養民求賢恤刑這三事稽之于古若虞周之世所以致雍熙泰和之盛亦不出此而章帝詔書有虞周之意蓋舜立

十二師周置九牧畧如漢之郡守所謂二千石者舜與成王所以告命訓迪之詞曰食哉惟時曰阜成兆民即勸農桑的意思曰惇德允元曰舉能其官即愼選舉的意思曰象刑惟明曰以公滅私即順時令理冤獄的意思雖建初之治不敢比虞周然章帝之賢亦非後世可及今考其時嘗以上林池籞賦與貧民詔齊國省冰紈方空縠又嘗以春時親耕于定陶以秋時親祭于河內這等愛民必無橫征暴歛奇技淫巧之作議貞舉則先忠孝之人求治效則戒矯飾之吏大臣若第五倫袁安之流以清介之行師表羣臣守令若廉范周紆之徒以循良之政撫安黎庶這等用賢必無貴官營私謁倖進之風念罪人痛苦則禁治獄慘酷者惜賢才連坐則除妖惡之禁錮者貴戚者緣非法命三公糾之以正朝綱禁獄速繫無辜用人言釋之以弭災異這等愼刑必無深文酷罰偏聽不公之失此章帝所以為東漢賢君稱為長者而後世學者亦善深予之也伏惟

皇上以睿哲之資繼
祖宗之統蓋嘗惓惓于養民求賢恤刑三事明詔屢下
聖澤弘敷賑濟之使相望于道途蒞任之臣厲肩于
朝著省屈者無分遠近必勞賚勸之官數讞獄者每遇疑實必從寬恤之例凡此皆上勸
宸衷下厚民生宜有治平之功以繼虞周之盛而陋章帝于不足言者
宗社生民莫大之幸

二

魏主考績黜陟百官

這是通鑑綱目紀魏主考覈百官以示勸懲的事魏主是北魏孝文帝與南齊明帝同時那時不曾混一號為南北朝故綱目書法不稱帝而稱主初孝文帝太和十八年下詔定制每三年一考百官就行黜陟不待九年其制各令本曹官長考他屬官的功績優劣分為上

中下三等其上下又各分為三等六品以下令尚書覆審五品以上帝親與公卿辨論考上上的陞用考下下的罷黜考中等的照舊至是帝親臨朝堂黜陟百官面責各部尚書不能獻可替否進賢退不肖錄尚書事拓跋羽無勤愼之名有阿黨之跡退了不許錄尚書事其同僚佐貳官做尚書令僕射左右丞的不能以義相導隨其罪之輕重削了他俸祿少保拓跋澄以氣志驕傲革了他職任尚書于果以不勤政事也削了他俸祿其餘不能盡職的或降或黜皆數其罪過當面發落他由是謹勤辦事的有所勸勉怠慢誤事的有所懲戒君德以修國政以舉宋儒朱子於通鑑綱目特書之以見孝文帝能綜核名實得為治之要如此臣惟考績黜陟國家之大典稽諸往古唐虞之世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黜陟行于九年非是太緩民淳事簡在位的君子多小人少故也成周之時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其黜陟行于三年非是太急世降俗下賢否相雜恐小

人苟容君子淹滯故也三代而下圖治之君誠當以此爲鑑然北魏
孝文帝方以裔戎分據中國能斟酌古制力行之且親操黜陟之柄
不察：于人言：輒責輔相之臣不屑：于庶位尤得爲治之體後世
稱爲賢君垂在史冊况堂：有天下者當可不加之意乎哉
聖朝九載黜陟則用唐虞之典三年考覈則用成周之制良法美意行
之蓋百餘年矣仰惟
皇上臨御以來恪守成規日新 聖學廣[illegible]官久則不免于阿黨玩久則
不免于叢生因三年朝覲之期下考覈加嚴之詔中外之臣凜然向
風以君子爲榮以小人爲恥然庶官稱職本于大臣大臣得人本于
君上伏惟 聖朝如文王克厥宅心如帝舜任賢勿貳則大臣有庶食
立懦之風庶位有奉公守法之效
聖謨益遠 聖治益隆匹休于唐虞三代之盛而偏安小成如北魏孝
文者不足言矣斯世斯民不勝慶幸

經筵日講
孟子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毁
虞是料度譽是名譽毁是非毁孟子說人必是有些善處方纔得人
稱譽然稱譽之言未必皆實且如有一等人所行的事只與衆人一
般他心裏也不曾度有箇名譽却偶然有一兩件事被人稱贊起來
互相傳播都說他好這便是不虞之譽人必有些惡處方纔被人非
毁然非毁之言也未必皆實且如有一等人小心畏慎要求全美惟
恐有些差失却無故被人非毁說他不好這便是求全之毁夫爲善
得了好名爲惡得了惡名本是常理今乃有出於常理之外的這等
去處須是要見得透以在己論來不可僥倖得名便歡喜足了還要
勉強爲善來稱其名也不可因人有些言語便生憂疑只要自家持
守得定事久自明以在人論來不可徒取虛名便輕易進用一箇人
也不可信人譏議便輕易黜退一箇人須是仔細詢訪著實公
時用他著實有可退時退他這等便有些虛毁虛譽如何亂得這
公至正的常理這却是孟子言外的意思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是輕易責是怪責孟子說人若輕易開口發言不當必然遭人怪
責既遭怪責以後自不肯輕易開口今有一等人發言時不計是非
不顧利害只管輕易開口亂說將去這等人只是一向不曾遭人怪
責以此放肆了蓋常人之情前面既無懲創則後面不知警省所以
如此若君子之言當謹而謹豈待有過失了才不輕易說話孟子這
一章必有爲而發然亦可以爲言語之戒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患是病患孟子說凡與人做師傅的必是學問有餘人來求教不得
已而應之乃可如今人却有件病是他心性好高不待學問充足只
管要做人的師傅這等人自家滿足定無有長進處豈不是大病蓋
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不可無師但人不可輕以師道自任故孟子
警戒學者如此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
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
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
樂正子是孟子弟子子敖是齊大夫王驩的表字之是往先生指孟
子昔者是前日館是客舍克是樂正子的名昔孟子在齊國樂正子
從着大夫王子敖往齊國見孟子孟子意下說子敖是箇小人不當
跟着他行已自怪樂正子及樂正子來見孟子遲了孟子始以此責
他說你也來見我乎樂正子不知怪他何故問說先生如何發這言
語孟子又問他說你來到齊國如今幾日了樂正子說是前日孟
子說既是前日來如何兩日不見我：發這言語豈不宜乎樂正子

見孟子怪他又遲節說我不敢慢先生因是客館未定所以不曾來見孟子又說你可曾聞得人說直待客館定了方纔來見先生長者乎樂正子聞孟子之說隨即省悟自稱其名說道克委實有罪不敢辭矣這一章見孟子教人之嚴而樂正子勇於受責亦自難得比如後世人強辨飾非不肯認錯至於壞事不悔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從解做但字餔是食啜是飲孟子呼樂正子說你這一遭跟着大夫王子敖來更無別事但只圖些飲食而已我不意你平日學古人之道不知擇所從之人是可與同行的是不可與同行的却專爲飲食是何道理蓋學古人之道則能審於擇人嚴於處己遇可從之人雖無勢利簞食豆飲亦所不辭遇不可從之人雖有勢利千駟萬鍾亦不爲動子敖本是齊王幸臣孟子平日絶之未嘗與他說話今樂正

子乃失身于此人宜孟子正其罪而切責之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這兩箇實字解做結實之實孟子說仁義二者是人性固有的然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人能孝順父母便是仁之實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人能事兄長便是義之實這仁義之道其用最廣比如一科樹凡愛民利物都是仁之華采枝葉其本却自愛親一件上推來所以見得愛親便是仁之結實處凡忠君弟長都是義之華采枝葉其本却自敬兄一件上推來所以見得敬兄便是義之結實處人之良心發見惟此二者最爲切近精實能於此體認躬行而充廣之則仁義之道不可勝用矣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這三箇實字是承上文兩箇實字說這三箇斯二者都指事親從兄說節是品節文是文華生如草木有生意一般惡如何可已孟子既說仁義之實在於事親從兄又說智之實不在於他只於事親從兄這兩件道理知得明白又能固守常常不離去了便是智之實處禮之實只在這兩件爲之品節文章使其次第等級秩然不亂威儀文采燦然可觀便是禮之實處樂之實只於這兩件中心悅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既無勉強這道理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既有生意自然暢茂條達發將出來如何止遏得住既止不住則盛而又盛形於動容見於四體至於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孟子這一章說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

已是說帝舜身上說草芥是極微之物孟子說帝舜的孝無人及得蓋當其在側微之時未登帝位天下之人都仰其聖德無比的喜悅

將要歸服他舜看這天下之人喜悅歸服他只如地上的草芥極微之物一般這等看得不希罕爲何蓋舜的心裏只以順親爲重若不得於親而順之雖得天下也不爲重其孝如此所以說惟舜爲然以見人不可及也

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得乎親是曲爲承順只要得父母心裏喜悅的意思順乎親是惟恐父母有過失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直要所行都合理不相違悖的意思孟子又說帝舜他心裏以爲若服事不到不能得父母的心使他喜悅便不可以爲人若不能調順父母使他所行都合理無過失便不可以爲子蓋舜的心事如此謂之人乃對彼而言猶是泛說謂之子則對父母而言其情親義切無以加矣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是舜的父名底是致豫是悅定是各止其所的意思孟子又說
帝舜的道理已盡到至極處故瞽瞍雖至頑這時節都致到和悅的
去處這便是底豫只因瞽瞍一底豫了凡天下為人子的知天下無
有不可事的親都做效舜之所為無有不孝為父的也都底豫無有
不慈這便是化瞽瞍一底豫了凡天下為父的慈為子的孝子孝父
慈各止其所無有不安其位的這便是定舜之孝至於如此為法於
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所以喚做大孝蓋處人
倫之常者易處人倫之變者難舜處人倫之變而能盡其孝故孟子
舉之以為萬世法

離婁章句下

這是孟子離婁篇後一半因簡帙重大分作章句下篇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
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都是地名岐周是岐山下周舊邑畢郢也是地名孟
子說虞舜生在諸馮遷居在負夏沒在鳴條都是東方夷服之地是
舜乃東夷之人也周文王生在岐周沒在畢郢大抵是西方夷服之
地是文王乃西夷之人也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
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符節是玉做成篆刻文字從中分開彼此各藏一半有事則左右相
合把做信記揆是度孟子又說舜與文王地土相去有千餘里之遠
世代相先後有千餘年之久然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志行道於
中國以及于天下則與符節相合一般無有差錯是聖人之生先後
遠近之不同揆度將來其所存所行的道理則一而已非孟子深知
二聖之心豈能形容至此哉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
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子產是鄭大夫公孫僑輿是車溱洧是二水名惠是私恩小利周之
十一月即夏之九月周之十二月即夏之十月三代時改易正朔是
如此徒是徒步杠是方橋梁也是橋昔子產為鄭大夫聽斷一國的
政事他因見溱洧二水無有橋梁人往來不便終日把他所乘的車
載往來的人濟過這溱洧二水孟子說這子產這箇人所行只是私
恩小利不知為政之道蓋為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
自然使人得所不在這些小惠利上且先王之政每到歲十一月農
功已畢又將寒凍時節於是將各處可通步行人往來的方橋都做
成了到十二月又將各處可通車輛往來的大橋也都做成了這等
則民都便於往來自不患於徒步何必區區以所乘的車來濟人纔
濟得一時一兩處豈能周遍故孟子以此為言蓋修治橋梁道路亦
王政之一事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
亦不足矣

辟是辟除孟子因說子產乘輿濟人的事至此又推說君子若能行
先王之政公平渾徧使百姓每飽暖安樂都受恩惠則出行之時雖
辟除了行路的人使他躲避也是上下之體所當然不為過分況國
中之水當涉者多不止於溱洧兩處豈能一一都把自家所乘的車
濟他故為政的人若行私恩小惠箇箇人都要喜悅他則人多日少
以有數之日供無窮之人如何勾得用這一章是說為政當以大德
不當以小惠的意思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
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視是看待的意思國人猶言路人芥是草芥孟子告齊宣王說人君
看待臣下如手足則臣下看待人君如腹心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

義之至也人君看待臣下如犬馬則臣下看待人君如路人盖犬馬雖是輕賤猶有豢養之恩路人則亦無怨無德而已人君看待臣下如土芥則臣下看待人君如寇讐盖土芥則踐踏之而已斬艾之而已而賤惡之大甚故所報亦有甚焉孟子這一章因齊宣王待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前日所進用的人一旦不知所往其於舊臣亦謂邈然無縱故孟子極言報施之道如此然忠臣孝子常加厚於君父斷不以此自處也

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

君是諸侯國君服是服制齊宣王疑孟子說君臣報施之道大甚故問他說在古禮凡人臣於舊時服事過的國君有齊衰三月之服是如何樣的方可爲也行這服制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謂之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

膏澤是恩澤導是引導疆是境田是田祿里是里居孟子答齊宣王說人臣平日有諫諍於君君能從受而行之有善言陳奏君能聽納而聽之有志於爲民君能使他施布使恩澤下及于百姓這等以道事君中間或偶有不合之故去往別國留之不得則人君遣人引導他出境防其剽掠使不失所又遣人先去他所往的國中稱道說這是箇賢臣可用既去之後又眷眷望他歸國至三年之久不歸然後收了他舊時所得的田祿里居若國君看待臣下如此一不忍他路上失所二不忍他到別國無有祿食三不忍便收了他田里這謂之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人臣的雖在別國念其舊恩不敢忘故制服以報之也

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是窮困的意思孟子又對齊宣王說如今爲臣的諫諍於君君怒而不行有善言陳奏君拒而不聽雖有意爲民又不得施布使恩澤不及于百姓中間或有不得已之故去往別國人君不肯悔悟反加搏捉又窮困之於其所往之國使不要用他其去國之日就使收其田祿里居全不念他平日效勞盡節相待只似寇讎一般恩義既絶何有舊服之理大抵戰國之時爲諸侯國君的多不以禮遇其臣故孟子之言如此然孟子他日去齊三宿出晝曰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其待君之意甚厚未嘗有悻悻之心則爲人臣的又當以孟子之事爲法

經筵日講
尚書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旣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
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
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時則有若言當時有如此之人太甲太戊祖乙武丁都是商之賢君
保衡是官名保取其安衡取其平卽指伊尹周公呼召公說我聞得
在昔商家先王成湯旣受天命爲天子時則有如伊尹以聖臣輔聖
君治化之隆與天無間故曰格于皇天在成湯之孫太甲時則有如
伊尹居保衡之官以聖臣輔賢君天下都賴之以安平故曰保衡在
太甲之孫太戊時則有如伊尹之子伊陟與臣扈兩箇人以賢臣輔
賢君其致治之盛能得昊天上帝之心故曰格于上帝又有如巫咸

者也能輔君爲治功在王室故曰乂王家在太戊之孫祖乙時則有
如巫賢巫賢乃巫咸之子在高宗武丁時則有如甘盤卽高宗之師
蓋商之諸君能創業於前守成於後多是這六箇大臣輔佐之力
率惟玆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率是循陟字解做升字指先王說所是次所周公又說商家伊尹至
甘盤六箇大臣能率循這輔君致治之道有陳力就列之功用能保
治得商家朝廷尊安四方無虞故商家大禮尊其先王之旣往者以
盛大之德配于昊天上帝而享國歷年之久至於六百年之多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屛侯甸矧咸奔走
惟玆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佑是助稱是擧事如征伐會同之類周公承上文說天意在商家純
一不雜佑助其天命所以生賢甚多使有商國家充實而無乏才之
患在內則百官著姓與王臣之微者莫不秉持其德無偏私之蔽明
致其恤有憂國之心在外小臣與藩屛國家侯服甸服之臣况皆盡
走趨事惟此之故惟稱擧其明德以匡治其君俾無過擧故其君
或有征伐會同之事于四方令行禁止如龜之卜如蓍之筮天下之
人知其出于至公無有不敬信的周公言此以見天眷人君莫大於
生賢人君圖治莫先於用賢的意思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
亂明我新造邦
平是坦然無私格是通徹無間汝是指召公亂字也解做治字周公
呼召公說上天福壽偏注其心至公豈肯私壽於人君有坦然無私
通格于天的人天必壽他如伊尹至甘盤這六箇大臣能盡平格之
實故能保治商家享國長久到商紂嗣天子之位輒以好惡乃遂遭
滅亡之天威爲何蓋因不能用賢臣輔佐以格于天天豈肯私壽他
今召公當勉爲我周家永久之慮留佐成王則可以保有鞏固之天

命其治效亦明著於我周新立之國而召公一身也有光顯了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割是災害申是重勸是勉寧王是指武王以其有安天下之功故曰
寧周公又呼召公說在前時皇天上帝因紂無道降災害與商家使
他失了天下申重勸勉我武王之聖德集天命于武王之身使有天
下爲天子謂之勸者非天有言語告人只是冥冥之中祐助啓迪使
武王之德日新又新也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
顚有若南宮括
虢叔是文王之弟封于虢閎散泰南宮是人的姓夭宜生顚括是人
的名周公又說文王庶幾能修治調和我周家所有的中夏地方使
三分有二之國無有廢缺的政事無有乖戾的風俗也非是文王一
人之力亦惟有如虢叔有如閎夭有如散宜生有如泰顚有如南宮

梧這五箇大臣輔佐他如此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蔑是無周公又反前意說若號叔每這五箇大臣不能爲文王往來
奔走於此勉盡職業開導其迪其秉彝之常教則文王也無德澤降
及于國人甚言君不可無臣也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
殷命哉
迪知這一箇迪字是踐履的意思迪見這一箇迪字是開導意思周
公復正言文王有這五箇大臣亦是天意在文王純一不雜佑助他
故生這等秉持明德之臣踐履工夫到至處省實曉得上天威命商
紂有必亡之理以此同心協力務在昭顯文王開導於迪使文王之
德如日之著見于上如天之覆冒于下而升聞于皇天上帝惟是之
故遂能受有商之天命這一節見文王雖是聖人亦不可無賢臣之

助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
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四人是閎夭散宜生泰顚南宮括此時號叔已不在了劉字解作殺
字單是盡周公又說武王時惟有閎夭每這四箇大臣庶幾能使武
王蹈有天祿後來又與武王大奉上天之威命去伐紂盡殺其殘暴
抗敵之人有了天下這四箇大臣又同心輔佐昭顯武王使其德覆
冒於天下天下之大盡都稱頌武王的聖德這一節見武王雖是聖
人亦不可無賢臣之助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
小子是周公自謙之稱濟水曰濟周公又說如今在我小子旦承文
王武王的基業俱不能爲事此如要浮過那大川水去不知津渡所
在一箇人豈能得濟我去與爾召公期於共濟方可濟此則周公留

召公□又共成王業其意可謂切矣
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
曰其有能格
小子指成王周公是成王的叔父故稱成王做小子誕無我責這一
句先儒說疑有缺文收罔不及這一句先儒說未詳其義耇造是老
成人周公又說成王幼沖雖已卽位與未卽位同正要賢臣相與輔
佐他若召公亦去則耇老成人之德不下降于民我於那瑞世之鳴
鳳也不得聞其聲了況敢說道進此而有能感格于天乎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
不以後人迷
肆是大茲指上文猷是謀後人是文武的後人卽指成王周公歎息
說召公大宜監視我上文所告的言語我文王武王受天之命固有
無窮的休美然其積累締造之功也大是艱難豈可不竭力保守今

告召公你當謀所以自處寬裕之道展布四體使君德開明不要心
中狹隘只管求去我不欲後王迷惑而失爲君之道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
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卹
前人指武王民極是下民的準則偶字解做配字周公與召公曾同
受武王顧命故周公告他說武王敷布他腹心盡以命汝召公使居
三公之位要你做一箇下民的準則其告命之詞說道汝召公當精
白一心勉輔嗣王如衆大偶耕的一般不可缺了一人又當以心相
信如駕車的一般并力一心以乘載這天命又當追念我文王之舊
德與我周家大受無窮之憂責如民生休戚天命去留都是可憂慮
武王所以命汝召公如此豈可以求去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
保是太保召公所居之官大否是大亂周公又說召公如今告汝以

我的誠意遂呼他官君說太保君奭所頼汝能敬以我所言監視于
商紂之衰亡大亂可不大念我天威之可畏周公說天威而必曰我
天威蓋天命在人君的心上不在外面周家雖已受了天命若嗣君
無賢臣輔導此心少有放肆則天喪又將移于周了豈不大可畏乎

·周公之言忠愛懇切如此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是二人天休滋至惟是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襄是成哉是勝周公告召公說我豈是不取信于人却如此告汝我只說周家王業之成在我與汝二人汝聞我之言有契合于心也說是在我與汝二人但上天休命源源而來任大責重惟是我二人恐不能勝汝當能自敬其德明揚我周邦才俊之人布列庶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答滋至之天休他日在汝要推讓後人于國家大盛之時我不阻你如今却不可求去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

棐是輔周公又歎息說同心協力篤實以輔佐嗣君只是我二人我用能至于今日這等休美盛大周公平日未嘗自有其功此特爲留召公而言蓋叙其所已然也

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俾是從周公告召公說我雖能致得今日這等休美盛大然來可自足我當與汝共成文王的功業不可怠忽務要使嗣君之德如天一般大覆冒于海隅日出之地凡四遠之民無一人不率從臣服于我周家方可此蓋勉其所未至也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惠是順閔是憂周公又說召公我豈是不順于理却如此反覆多言告汝我只爲憂天命難于保終及斯民無所倚頼所以拳拳的留你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民德是說民心之嚮順處若也是順的意思周公又歎息說召公你是箇歷練老成的人惟你知民心之嚮順也都能於其初不敢遺忘上頭人只是當思其終則民心之難保處最是可畏汝其祗順我所告你的言語往敬以治其所當爲之事不可怠忽此蓋召公已肯留了周公訪道他就職之詞

臣謹按君奭這一篇是周公留召公的書蓋人君嗣位之初全在老成人輔佐若輔佐得人則君德可成太平可致若輔佐不得人則君德難成治道無望當成王之時老成人無出召公之右者故周公因其告老再三留他其後召公感周公之言既相成王又相康王遂致刑措之美君臣同休可謂盛矣伏惟

聖明留意

蔡仲之命

蔡是國名仲是蔡叔之子命是誥命此篇所記的是封蔡仲爲諸侯誥命之詞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百工是百官管叔是周公之兄蔡叔霍叔是周公之弟武王崩時成王尚幼周公居天官冢宰之位統正百官當是時管叔蔡叔霍叔三箇人監紂之子武庚于商之舊都以主少國疑流出那無根之言倡爲叛亂說周公有不利于成王的心到後來事都明了於是致辟管叔于商致辟是將管叔明正其罪誅戮于商之舊都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是將蔡叔幽囚去那中國之外郭鄰地方拘繫他出入却還把那七乘之車隨從他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是將霍叔來削爵爲民三年之後改過自新方才齒錄他復其原爵管叔蔡叔霍叔三箇人雖是周公弟兄其所行得罪于宗社故周公不得不處治他因其罪之大小定爲刑之重輕惟天討所加不敢以私恩廢公義也

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庸是常卿士是諸侯之官周公佐成王食邑于畿内畿内諸侯當有兩箇卿士周公既囚蔡叔于郭鄰見蔡叔之子蔡仲能常敬德用以爲己之卿士蔡叔既沒周公請命成王使他之國于蔡觀封爲諸侯蓋蔡叔有罪則囚之不以弟而私蔡仲既賢則封之不以父而棄於此見周公大聖人之心真與天地一般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胡是蔡仲的名猷是道蔡在成周之東故謂之東土成王呼蔡仲之名說惟爾小子胡率循爾祖文王之明德改易爾父蔡叔之悖行能謹慎其所行之道故我命汝爲諸侯于東方如今去就汝所封之國當敬之哉敬哉是勉勵他不可放失其本心也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

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前人指蔡叔愆是罪過成王告蔡仲說爾父蔡叔以不忠不孝得罪于王室爾蔡仲當要掩蓋爾父的罪過掩蓋他罪過惟在于忠君惟在于孝親這忠孝二事爾蔡仲當卓然勇往邁步從自家身上做起須能勤力於敬德的工夫不敢有一時懈怠用以垂法于爾後世子孫方好然所以垂法處又不在他求只在率循爾祖文王之常教不要似爾父蔡叔違背了君上之命這兩句即是申說上文率德改行的意思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乱爾其戒哉

成王告蔡仲說皇天上帝他於人無甚麼私親只是有德的人便輔佐他使其常享爵位故曰皇天無私惟德是輔下民的心他於人也無有甚麼定向只是有恩惠及民的便懷服他欲其常作民主故曰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若是好事如敬天法祖親賢愛民這等好事雖有萬端不同無一件不是當做的若有一於此皆足以致治使國泰民安故曰爲善不同同歸于治若是不好的事如貪財好色拒諫虐民這等不好的事也有萬端不同無一件是當做的若有一於此皆足以致乱使民苦国危故曰爲惡不同同歸于乱爾蔡仲做諸侯有民人社稷之寄可不以治乱爲儆哉

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惟事解做思字困是困苦窮是困之極處成王又告蔡仲說人情多是始勤終怠故今之國凡行事當要謹其初思其終若能思其終要勤惕然不敢忽其終必不至于困苦若不能思其終苟且放肆不知戒其終必至于困苦到極處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懋是勉勵兄弟是同姓諸侯成王又告蔡仲說勉勵你所建立的功績不要怠惰要親睦爾四鄰之侯國不要輕易生事用以蕃屛王室防禦外侮用以和協你同姓的諸侯與同休戚康濟在下的小民務要安其生業拯其危難這五件事乃諸侯職之所當盡者故成王一一以告蔡仲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率是循中是人心上道理無過不及處舊章是先王成法側言是一偏之言厥度是法度成王又告蔡仲說汝當率循着心上的道理行不要有太過不及處不要妄作聰明逞一己之私智壞亂了先王的成法詳審你目之所視耳之所聽不要惑于一偏之言納其諂諛改變了自身所守的法度若不妄作聰明又不聽一偏之言使喜怒好惡都出于大中至正之道則予一人以爾蔡仲爲可嘉矣嘉是褒美的意思

王曰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成王又嘆息呼蔡仲之名説小子胡汝往之國當用心整理國事不
要荒廢棄了我所命你的言語
臣謹按蔡仲之命這一篇雖是成王告諸侯之詞然多與伊尹告
太甲之言相類伊尹説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
與此篇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説話一般伊尹
説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與此篇爲善不同同歸于
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語亦相似伊尹説慎終如始又説君罔以
辯言亂舊政與此篇愼厥初惟厥終及無作聰明亂舊章罔以側
言改厥度尤爲相同大抵國家治亂安危之機不過敬大法祖親
賢愛民及愼終如始這一段道理伏惟
聖明味成王之言以爲新政之助天下幸甚

多方

成王即政奄國與淮夷再行反叛成王親征滅了他回到京都作此

以告四國及天下因篇中有多方二字故取以名篇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奄是國名即今山東曲阜縣之奄至鄉宗周指鎬京王者定都的去
處爲天下所宗故謂之宗周成王即政之明年夏五月丁亥日王親
征滅了奄國自奄國班師回來至于鎬京諸侯來朝王乃告諭他故
先叙其事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
不知
猷是發語辭四國是指管叔蔡叔霍叔及紂子殷侯四國而言尹解
做正字周公傳成王之命説告爾管蔡霍殷四國之民因以曉諭
天下的人惟爾殷侯所管的正經百姓爾等反叛不常罪當誅戮我
今大降與赦宥爾之命爾等不可不知説云周公曰又云王若曰以
明周公是傳王命不是專擅行家命他周公之命誥終于此篇故發

這一箇例以見在前大誥諸篇凡稱王曰者都是傳成王之命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洪是大圖是謀永是久遠寅是敬畏成王説爾奄國之人大起私意
要圖謀上天之命自取滅亡不肯作久遠之計存敬畏之心以保守
爾祖先的祭祀指奄國之叛雖是以興復商家爲名然紂之亡周之
興天命已定不可妄干故成王首以天命爲言乃一篇之綱領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
帝之迪乃爾攸聞
夏是指桀而言誕是大厥是夏成王又説惟皇上帝降到災異以譴
告于夏桀桀全不知戒懼及大肆逸豫以爲樂口中不肯説一句憂
民之言況敢望其有憂民之實勸是勉勵迪是開導桀既不能憂民
乃大肆淫于淫亂昏迷凡視聽動息不能於一日之間少加勉勵于
上帝所以開導啓迪斯人者況敢望其能久于惠迪而不違於是天

理幾滅天命遂去凡此都是爾殷民所親聞的成王言此以見桀之
失天命以不能憂民順天之故況紂罪浮於桀而失天命爾殷民豈
可再三不靖以違天意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
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
邑
麗解做依字謂民所依以生如田土衣食之類甲是始靈是善舒是
寬裕的意思叨是貪叨懫是忿懫劓割是戕害的意思成王説夏桀
矯誣上天圖謀揣度上帝之命自分未必亡國以此不能開下民衣
食之原使民飽暖却於民所依頼以爲生的都抑塞遏絶住了如橫
征暴斂奪盡民利乃猶大降威虐于民嚴刑峻罰以殘民生以增亂
于有夏之國成王又説桀這等慢天虐民究其所因始于內嬖有施
之女妺喜惑其心喪敗其家家既不齊將何以治國故不能善承受天

下飾聚斂不能大進于敬夫加寬裕之澤于民成王又說桀既不克
裕于民都又於有夏之民數內取那貪叨聚斂忿懥酷刑的人日加
欽崇而尊用之以我言于有夏之國使民不勝其苦這一節是說夏
桀慢天虐民縱惡長姦失了天命的實事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顯是明顯休是休美成王說上天之意只是要為天下求一箇有德
的人與民做主桀既不能為民之主天乃大降那明顯休美之命于
成湯使他為民之主致刑伐以殄滅了有夏之國謂之求謂之降不
是天真去求一箇人降一紙書只是天下無主勢必歸于有道之君
有道之君也辭避不得恰似天有意去求有意降下的一般故曰天
求之天降之也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

畀是與純是大義民是賢人君子成王又說惟上天所以不與桀者

甚大蓋因他無道故喪其身亡其國雖以爾天下之賢人君子不為
不與也不能與其長久多享其國以至於滅亡言桀雖有賢人君子
而不能用也

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
開

保享是安享闢是開通成王說惟夏桀之平日敬信的許多人都不
是賢人君子都是些貪叨聚斂忿懥酷刑的人同惡相濟大不能明
以安享其民乃相與虐害其民使民無所措手足至於凡百所為無
一路可通故為大不克開如做農工的便害他農工做商賈的便害
他商賈發暴虐的所以速其亡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簡是簡擇成王又說乃惟成湯能使爾天下之人簡擇而歸之以代
夏桀為生民之主蓋桀無道失了民心故民背之湯有道能得民心
故民歸之也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刑是儀刑以他為法則的意思成王又說君道在依於仁成湯能謹
君道謹慎其所依者乃以仁道勸勉于上故其民都心悅誠服以成
湯為法則用能以仁道勸勉于下孟子說君仁莫不仁即是此意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

帝乙是商之後王成王又說自成湯傳到帝乙雖歷世不同無不知
道明其己德不敢昏昧謹其成罰不敢輕忽故亦能用以勸勉其民
使民都能向善去惡蓋明德慎罰便是慎厥麗明德是仁之本慎罰
是仁之政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要解做結字罪結斷囚之罪犯蓋已之德不過明之而已至於刑罰
有當刑的有當宥的故成王又說商家先王凡結斷囚之罪犯於其

中或誅戮那罪多的不敢輕減了他使民曉然知道惡之當遠也能
用以為勸勉或解放那無罪的不敢冤抑了他使民懽然知道善之
可持也能用以為勸勉蓋刑所當刑宥所當宥皆所謂仁之政也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爾辟指紂而言成王又說商先哲王世傳家法積累維持得天下相
安如此今一旦到爾君紂乃不能以爾全盛之天下坐享天命以至
於滅亡誠為可閔然天命至公今紂之亡既與桀之亡一般則周之
興也與湯之興一般爾殷反側不已之心亦可以自反矣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

誥即如後世詔書一般庸解做用字釋解做去字周公嘆息傳成王
之命說如今以詔書告諭爾四方之人知道非是上天用意要去了
有夏之國也非是上天用意要去了有商之國只是夏桀商紂無道
自取滅亡不干天事這一節先言嗚呼後言王若曰是周公先嘆息

而後道而成王之命乃史臣義例以明周公不曾稱王之意所以為
君臣萬世之大防也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爾辟指紂而言淫是淫泆屑是瑣屑成王說乃惟爾君商紂倚恃爾四方之富庶全盛不知戒懼大肆淫泆非為圖謀揣度上天之命以為未必亡國其瑣屑的言語至於矯誣上天之威然則商之亡真是自取此以見非天庸釋有殷之意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有夏指桀而言集與積善積惡之積一般享是享有國有邦指商而言間是代的意思成王乃惟夏桀凡所圖為其國之政事都是無道的所為故不能積而至于享國乃積而至于亡國所以上天降是喪亂使有商湯王代之而有天下則夏之亡真是自取此以見非天庸釋有夏之意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商後王也是指紂說逸是安逸蠲是潔烝是進成王又說乃惟爾商後王紂不能居安思危以逸居逸却淫湎無度凡所圖為其國之政事都是穢惡昏濁不清潔的怠惰苟且不長進的所以上天降是喪亂于有商此蓋隱然說周家當代商之意所以折殷民反側之心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聖是通明之稱狂是庸愚之稱子孫是說商先王之子孫卽指紂而言成王說惟通明之人其資質雖美苟自恃其通明而不加念慮則天命之性日就喪失反做箇昏愚的人了若昏愚之人其資質雖頑苟自恥其昏愚而能加念慮則天命之性忽然復明便做箇通明的人了紂雖昏愚也有可以遷善改過之理故上天未忍遽絕以[illegible][illegible]之久須待他寬暇也望其遷善改過大為生民之主然紂終不警悟凡所為的都是穢行無可念者所道的都是惡言無可聽者此所以必亡也蓋人心易危難安道心難明易昧一念之差雖未至于狂若積漸放肆將去那做狂人的根基便從此起一念之善雖未至于聖若積漸擴充將去那做聖人的根基便從此起周公拳拳告戒之言真萬世人主之藥鍼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開是開發顧是眷顧成王又說紂之穢行惡言既無可念可聽者上天於是求民主于四方之人大警動商紂以災異譴告之威示有所驚除以開發那可受眷顧之命的人惟爾四方之人皆不足以堪眷顧之命以為民主故下文歷叙文王武王受天眷命的事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典是主式是用克堪用德是能勝用德之任卽仁以為己任的意思當之者惟我周文王武王以仁政得民心善承受天下衆庶能勝此用德之任可以主典神天之祀上天惟用陰誘其衷使我文王武王之德政用臻于休美簡擇于衆人之中而畀付以商家所受之眷命使代于天子以尹正爾四方之諸侯此可見天之眷顧於文王武王不偶然矣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成王又說今我何敢多言以告汝我只是要大降恩赦宥爾管蔡霍殷四國的民命蓋寬其有過之民所以責其遷善之實也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忱是誠實裕是寬裕夾是夾輔之夾介是賓介之介乂也是那種的意思惠是順熙是廣也成王說爾四國之民累叛不安故反側不已

爾等何不以誠實信從之道通之于爾多方乎爾等何不夾輔介助治我周王之大事而安享上天之定命乎如爾等叛亂不知天命若據法定罪當殺爾等之命為洛邑收爾等因遷入官府才是我命有寬宥了爾還得住你宅舍畊你田疇爾等何不洗心滌慮順附我王室以廣上天之新命乎這三節是責殷民以其所當為之事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宅是安的意思屑是輕屑播是播棄不典是不法成王又說爾四國之民其所行屢屢的不肯安靜自取滅亡爾等之心猶未知所以自愛其身乎況商紂無道天之所厭爾等乃不能大安於天命乎我周有道天之所興爾等乃輕屑播棄其天命而不信乎夫命已定不可妄干爾等乃自為不法之事圖為興復要見信于正人君子以為當然乎這四節是責殷民以其所不當為之事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戰是戰懼說要囚的時節要是要約殛是誅戮康寧是安靜辜是罪也成王說爾四國之民我惟時用好言語教誨告諭爾等我惟時心裡戰懼說要囚的斷你又要詳審斷你的罪猶冀爾等能等卻不肯聽我命令爾其管反側不安至于第二遍又至于第三遍了若自今爾等再不能聽用我降爾命令各安本生還狃於叛亂反覆不了我當大用刑罰其殺戮爾等至那時節非是我周家秉持君德不肯安靜乃是爾等平日不改出那凶逆的事以速其罪耳這一節是申說上文迪屢不靜之意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猷是發語詞監是監治殷民的官監治之官受命分管地方有君道存焉故他所管的地叫之五祀是年商曰祀周曰年因告殷民故稱之祀成王嘆息說告爾四方多士及殷之多士今爾等自遷徙在洛邑奔走劬勞臣服於我所命的監治之官非是一朝一夕已是五年了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周官多以胥以伯以正為名臬解敬事字成王又說爾殷多士及有受官職於洛邑共治遷民的若胥伯小大衆多之正與我所命的監治之官相處已久爾等宜相體悉無或反側偷惰不能趨事務要竭力盡職庶無負我告教之意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和是和順睦也是和的意思成王說心不安靜則身不和順爾殷多士自己身上有做的不和順處如所言或戾於理所行或乖於義爾當勉勤於和順身不和順則家不和睦爾殷多士一家之中有不和睦處如父子不能慈孝兄弟不能友愛爾當勉勵於和睦若身既和順家又和睦便是身修家齊大本正了由是爾所治的新邑之人都觀感興起惟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一邑之中能使百姓昭明如此便是國治之效爾等可謂能勤謹於所事而不負其所職矣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

忌是畏穆穆是和敬貌閱是簡閱謀是圖介是助成王又說殷之頑民其叛亂之凶德最是可畏爾多士如今要庶幾不畏他凶德亦則以穆穆和敬之容端處其位以臨之使他瞻仰觀法潛消其悍逆桀戾之氣又要能簡閱推擇于爾邑中之賢人君子以圖其助則殷之頑民且將革心向化有何可畏成王誘掖殷多士之善以化服有殷頑民之惡其轉移感動之機可謂微矣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畀是畀與矜是矜憫介是佑助的意思迪是啓迪爾是能攸服解什
事宇大僚是大臣成王說爾殷多士能聽我上文所教的言語則上
是居於洛邑庶幾可以保有家業得永遠在這治耕爾之田土若本
分生理不復思亂上天亦將畀與爾使獲安其生矜憫爾使不陷於
罪我周家亦將大加佑助成爾之德大加賞賚彰爾之善啓迪爾使
在朝廷之上使爾列于庶位庶幾勉爾之事若果能盡心以輔我周
家雖遠而任事于公卿大臣之列也不難至矣這一節是以爵賞勸
勵殷民之意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
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

享是奉承的意思逸是放逸頗是頗僻遠是違逆多方二字先儒說
當作多士探是取也成王告諭將終又嘆息說有殷多士爾若不能
互相勸勉信我所命的言語爾等也只是無誠心不能奉其君上爾
若不能奉君上則凡洛邑之民都效做說道君上不必奉他看來爾
等只是要放逸論害只是偏頗僻不正敢如此大違了君上之命若
究其所由只是爾殷多士自取上天之威罰擯害於身不干上面人
事這與下一節是以刑罰懲戒殷民之意

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逖解作遠字成王說爾殷多士若大違了君上之命不肯信服我當
奉行上天之威罰使爾父母兄弟妻子播遷湯析離遠爾之鄉土那
時節雖欲安爾居力爾田豈可再得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

成王又說我豈是要如此多言我只是敬告爾以上文勸勉之命而
已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時惟爾初是與之更始的意思周公又傳王命告多方說爾前日叛
亂之罪我都不根究了如今與爾更始爾若不能敬謹以歸於和而還
要乖違倡亂便是你自取誅戮我依法處了你爾於那時切莫以我為
怨這一節上文擢王曰到此結又曰乃史臣形容周公惓惓斯民有
餘不盡之意

臣謹按多方以上至大誥八篇大略以殷人心不服周而作蓋當
紂之虐天下人如在膏火中一般所以見武王之德歸附如流不
暇食殷之先王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來即面想成湯以下
七王之恩如父母一般紛然四起不肯服周雖以武王周公兩箇
聖人擬之也一時不能止他蓋成湯聖人創業於前太甲[illegible]
六位[illegible]成於後其深仁厚澤六七百年所以天下人終忘不
了如兩漢時君之德比之於殷如泥石頭比美玉相似然王莽公
孫述之徒終不能使人忘漢致光武皇帝中興之勢如其那般中
之水一般容易何況殷先王之德人如何忘得他若周家當時無
有周公則亦危殆矣然則深仁厚澤固結民心如成湯太甲之[illegible]
真後世人主所當師法伏惟
聖明留意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六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七

經筵日講

尚書

立政

立是建立政是政事這一篇書是周公戒成王任用賢才之道大意說人君建立政事當要任用賢才又當擇任大臣大臣既賢他所舉用的都是賢才而政無不立矣故以立政二字名篇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嗣天子是指成王常伯常任準人這三樣官是天子大臣伯解做長字因他有常德而居百官之長與天子牧養萬民故喚做常伯即後世宰相三公便是任是職任因他有常德而任公卿之職與天子分理國事故喚做常任即後世六卿便是準解做平字因他能持天下之平而無有私曲與天子奉行法度故喚做準人即後世三法司便是綴衣虎賁這兩樣官是天子親近之臣綴衣是掌衣服器用的虎賁是掌弓矢車馬的即後世內各府衙門便是親近之臣不止此只舉這兩樣則其餘都在裏面休是美恤是憂鮮是少史臣記周公告戒成王之意說拜手稽首致敬告嗣天子如今作王長臨政以王天下不比往時了用咸是羣臣皆進戒于王曰在王之左右若常伯常任準人這三樣官任大責重得其人天下便可以治不得其人天下便至于亂然進見有時若綴衣虎賁這各樣官朝夕侍人君左近最親密若遇着正人君心便習於正遇着邪人君心便習於邪尤為緊要於是周公又歎息說美哉這幾樣的官當要委用賢才不可忝以小人只是為人君的能知道是立政當憂不得其人者何其少也按此一段既舉周公率羣臣以告于王又舉周公致歎詞以警于王蓋周公為成王首相故史臣記其拳拳[illegible]忠之意如此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

迪解做行室是大家競是強籲是招呼迪知是蹈知而非苟知忱恂是篤信而非輕信九德即皐陶告禹所謂寬而栗以至彊而義者教是教誨周公又告成王說在古之人能迪行這立政之道以不得人為憂者惟有夏之君當王室大強之時知道賢俊乃天之所生以遺國家者於是招呼賢俊布列庶位使他共治天事如惇典庸禮命德討罪皆得其人以為尊事天上帝之實當是時非惟有夏之君能以求賢為心所為大臣的也以進賢為務迪知篤信于九德之行凡人有九德之行者既知之明信之篤乃敢進告訓誨于其君說拜手稽首后矣是致敬以尊其為君之名也如何說致敬以尊其為君之名蓋人君之名至尊無對然非徒尊也必能任用賢才建立政事方可以稱其君之名耳

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宅是居而安之謂[illegible]才德[illegible]任不當暫不可謂之宅事即上文常任之官牧即上文常伯之官準即上文準人之官謀面是計較人的面貌丕訓是大順義民是指賢人君子說周公又告成王說[illegible]賢[illegible]用賢之道若使那有九德之行的人居常任之官以分[illegible]事居常伯之官以牧養萬民居準人之官以平天下之獄[illegible]如此然後可謂之人君故曰茲惟后矣若不能由[illegible]知恤于九德之行徒見那人生的長大豐偉便以為有[illegible]便以為有才[illegible]使只是計較人的面貌用以為大順於德乃使之當三宅之人而付用之如此則三宅之官皆非賢人君子既不能任用賢才建立政事又何以為人君

[illegible]德[illegible]所行[illegible]任[illegible]

罔後是無後周公又告成王說有夏之君傳至夏桀無道但逞其惡德而不知以得賢為務天不肯做那桀昔先王任用三宅的好事其所任用的惟是那暴亂不德之人做他為官是以天命去人心離至於喪亡而無後大抵夏之先王能用賢才則興到了夏桀不能用賢才則亡周公之意蓋欲成王以夏之先王為法以夏桀為戒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

亦越是繼前之詞陟是升丕釐是大治耿是光明上帝明命如惇典庸禮命德討罪之類三宅是在朝見做常伯常任準人之官的人三俊是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作養在下以待任用的人周公告成王說夏桀不能用賢亂治已不足言了及到商家成湯由諸侯七十里小國而升為天子能大修治那上天惇典庸禮命德討罪的政事使昭著于天下如日月在中天一般故曰陟丕釐上帝之耿命然成湯又不敢任一己之見在當時用那三宅做大官的人著實能盡這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而不負其職名所稱那三等有才俊的人著實能盡這常伯常任準人之德而無有虛名故曰乃用三有宅克即宅三有俊克即俊

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嚴是敬畏的意思惟是思式是法商邑猶王畿而言周公又告成王說成湯於這三宅三俊之人知道是天生賢才不敢輕易驕使他故心裏常常的敬畏思量那稱為人公尚當官刑罰的事又大取法乎賢者於那文行兼備的使他修廢我的學問忠貞敢言的使他匡救我的過失成湯這存心所以能盡這三宅三俊之用使那見做大官的得以勉他的職作養待用得以篤他的才賢皆為儲蓄于王治故其在商邑近畿之所能使王畿之間他們俗諧協和于其所都之邑其在四方遠服之間能使天下之大無不觀感興起收法于其所著見之明德蓋商邑用協則治效極其純四方丕式則治效極其大此成湯能任用賢才以為事天之實其治效實能至此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暋是強暴羞是進也有崇尚之意庶習是備諸衆醜之人伻解做使字奄是盡甸是井牧什五之法周公嘆息告成王說其在商紂之為德最是強暴所以他只與那崇尚刑戮以暴為德的諸侯共治其國家而民無不被其殘害又只與那備諸衆醜以放逸為德的臣下共治其朝政而政無不底于廢壞以此皇天上帝敬致其罰滅了他乃使我周家有此中夏之地用商家所受之天命盡治天下之人井牧其地以供賦稅什五其民以供力役故曰奄甸萬姓蓋商之成湯能用賢才則治到商紂不能用賢才則亂周公之意蓋欲成王以成湯為法以商紂為戒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克知是知之真灼見是見之明長與伯都是撫治百姓之官古時不當重內輕外諸侯入輔天子朝臣出為諸侯只是常事周公告成王說商紂不能用賢圖治也不足言了及到我周家文王武王於用人之際使其的的知道那三宅的心是可託之人也明明的見得那三俊的心是可用之才這等真知灼見非徒聽他言語也非因他外貌只是君臣之間終日接見情親義洽自然曉得他心之所存如此故文王武王以這三宅三俊之人敬事皇天上帝則天職修舉而上有所承天心無有不順的以這三宅三俊之人立做民間長伯則體統分明而下有所寄民生無有不遂的故曰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蓋人君立天人之兩間能俯仰無愧者不過用賢圖治而已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任人即是常任與天子分任庶政的官準夫即是準人與天子持平

守法的官牧即是常伯與天子牧養萬民的官三事即三宅以職言
故曰事周公告成王說文王武王在位尚要建立政事以圖治功故
把任人準夫牧設立做三等大職事委任也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這幾樣是侍御之官虎賁是掌天子射御的綴衣是掌天子服器的
趣馬是掌御馬的小尹是小官之長左右攜僕是天子左右攜持僕
御之人百司如內司服司尊彝之屬庶府如內府太府之屬凡在內
之官不止此其餘的都包在百司裏面然周公單提出虎賁這幾樣
官來說爲何蓋因他是天子居衛親近之臣朝夕在左右若用非其
人則被其引誘喪敗君德所繫不小至於庶府雖是冗賤小官卻也
一般食天祿治天事也不可輕易使與人做使名器太濫也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這幾樣是都邑之官大都小伯是大都之伯小都之伯互文以見義

也藝人是卜祝巫匠執技以事上者表臣是外臣這百司言外臣以
見上文百司是指內臣而言如外臣有外府外司服內臣則有內府
內司之類太史是史官尹伯是有司之長如庖人內饔主王之飲食
而膳夫爲之長鍾師聲師各主一樂而太師司樂爲之長凡在外之
官不在此其餘都包在百司裏面周公單提出藝人這幾樣官來說
爲何蓋大都小伯雖不繫百司之數然分治郊圻之地與其餘的官
不同藝人恐怕他作爲奇技淫巧及左道亂政以蕩人主之心太史
以奉諱惡所以公天下後世之是非凡人主一言一動都要記在書
上以爲後王之勸戒尹伯所以見大小相維體統所繫不可僭越故
周公歷數文王武王設立許多官職卻總結一句說庶常吉士言在
文武之廷都是有恒心常德的吉人君子一箇小人不敢倖進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這幾樣是諸侯之官古者諸侯之國不敢上同王朝止設三卿以治

國事司徒主邦教司馬主邦政司空主邦土亞是卿之二旅是卿之
屬諸侯的官屬尚多周公只舉這幾樣以其名位通於天子故歷陳
之以見文王武王之時凡諸侯之官無不得人也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這幾樣是王朝之臣往監于諸侯四夷者夷是總名微在巴蜀盧在
西北是兩處蠻夷地名亳是商之舊都分做三處故曰三亳烝阪二
字先儒未詳凡險阻之地不以封建諸侯而使王官治之參錯于五
服之間謂之尹然王官所治非止一處周公特舉其重者以見文王
武王之時凡王官之監于諸侯四夷者無不得人也按此一段說上
自王朝內而都邑外而諸侯遠而夷狄無不得人以爲官使豈文王
武王一人之聰明所能周知蓋文王武王只是親自簡任三宅大臣
既得其人他自去爲求賢才布列庶位所以內外遠大小之臣無不
得人如此可謂盛矣爲人君者所當注意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克厥宅心是能知三宅之心常事即常任司牧即常伯不言準人者
畧之也以解做用字周公告成王說文王惟能知三宅之心故知之
至信之篤蓋文王的心便是三宅的心契合又無一些猜忌故曰
文王惟克厥宅心文王有知人之明如此故能設立這常任常伯之
官委用那能俊有德之人俊德謂之能以是俊便是才智第一等有
才德人德便是德行第一等有行的人故曰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
以克俊有德若人君用人未用時不曾慎選已用了卻猜忌他這等
豈能做出光明俊偉的事業此文王之所以爲聖人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庶言是一應號令庶獄是一應刑獄庶慎是一應禁戒儲備如兵車
錢穀之類有司之牧夫是所司典守之官訓是訓勅用是用命違是
不用命周公告成王說文王在位時既得賢才而委任之故凡事只

總大綱不屑屑去親理那一應號令一應刑獄一應的禁戒儲備又王雖不屑屑的下便教他們責成於那牧守之官不肯放過時加訓勅那用命與不用命務要庶言之官能使號令敷明守刑獄之官能使刑清訟簡掌庶慎之官能使刑之禁戒儲備無一件不齊整便是能用命者文王則訓勅以勸勉之故其事可以不問而理若一號令刑獄禁戒儲備有不如法的便是不能用命者文王則訓勅以懲戒之故其事可以不言自治故曰是訓用違蓋文王勞於求才逸於用賢如此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周公又說這一應刑獄一應的禁戒儲備文王不惟不肯親理臣下的事乃至不敢與知其事所以然者只是信任賢臣之專故如此上文說庶言此不及者號令出於人君雖不屑屑去親理亦不容不知也若并號令不知則臣下或有竊弄威權之漸非所以為文王矣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率是循敉功是安天下之功義德是有撥亂反正之才者容德是有休休樂善之量者皆成德之人也周公告成王說文王能任賢圖治及到武王能率循文王安天下之功又於文王所用有撥亂反正之才的人用之而不敢替率循文王安天下之謀又於文王所用有休休樂善之量的人從之而不敢違意如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之類所以輔成王業者文王用於前武王任於後父作子述用能同享此莫大之基故曰以並受此丕丕基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

孺子指成王我字也指成王見君臣一體的意思若是順謂心之所安也亂字解做治字周公既述文王武王做成大基業傳與子孫遂歎息告成王說孺子今既為王矣繼自今日以後王當要建立政務適立事常任之官準人守法之官牧夫常伯之官王須是能明知其心之所安是如何着明知其心之所安是箇能順天理的正人君子必無有拂戾的事王當推心大加委任使他展布四體以為治故曰丕乃俾亂

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相是相助間是間隔周公告成王說王既明知三宅之官是正人君子委任他當常伯之官相助左右王所受於天於祖宗之民務要庶民都得其所使那準人之官常任之官調和均齊之一應王刑獄一應禁戒儲備都要刑獄都得其平禁戒儲備都一一如法這等委任了又不可使小人離間他蓋君子易疏小人易親小人見君子有此寵任必生嫉妒便生讒謗故周公以此戒之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末是終惟是思彥是美士周公又說委任君子不可不專雖一話一言之間王則終惟思那成德之美士用他來治王所受於天於祖宗之民不可忽須臾了若一話一言之間少有些不在那君子分上則小人必乘間而入矣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旦是周公的名徽言是美言文子文孫指成王說成王是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如何謂之文子文孫成王之時法度昭彰禮樂明備守成上文故謂之文謨若曰正如周官所謂正之有德者也周公歎息告成王說予旦所聞於人凡為美言者委任賢才之事無非至美之言已都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日以後王當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當要體文王武王所行不要下便侵職自家失誤了一應刑獄一應禁戒儲備凡一應刑獄只責那習庶獄之人使治其事一應禁戒儲備只責那習庶慎之人使治其事故曰惟正是乂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
乃俾乂
由如說紬絲繹是窮其端緒言任賢者必詳審考察而後可以盡其
才如治絲者必紬繹之而後可以窮其端緒也周公告成王說自古
帝主及有商之人君以至我周之文王發建立政務其所以用這立
事牧夫準人三宅之官只是能得賢才以居其職能紬繹用之而盡
其才蓋能宅其才以安其職則小人不得以備員尸位又能繹其才
以盡其用則君子都得以竭誠効忠此其所以能使之治天下之事
而治道無不成也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
憸人
憸人是憸利小人其詐足以飾非其言足以拒諫他心裏喜時便掤
桀紂爲堯舜不喜時便誣伯夷爲盜跖故周公告成王說自古國家

無有建立政務都用這等憸利小人者憸利小人所存所行都不順
于德是以他人沒有光顯在世間上當自今日以後凡建立政務切
不可用這等憸利小人蓋小人陰類用之則降其國于晦昧此周公
所以戒成王也
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吉士是吉人君子其道足以正君其德足以服衆其所存只要推賢
讓能其所行惟恐傷人害物故周公告成王說王當要用這等吉人
君子使他勉力以輔相我國家蓋君子陽類用之則升其國于明昌
此周公所以勉成王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周公又說今王爲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以幼冲即王位矣當體
文王武王所行不要干侵臣職自家失誤了庶[illegible]這一[illegible]此
只責那所司典守之官使他聽斷周公[illegible]立政

庶慎三件事中間說其勿誤于庶獄庶慎兩件事到此只說庶獄一
件事蓋獄乃民命所繫若不敢輕用則爲仁德之君可以比隆堯舜
輕用則爲暴虐之主與桀紂一般故周公獨舉之以告成王使知刑
獄之可畏如此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
詰解做治字戎是戎服兵是兵器陟是升禹迹是說大禹當時所疆
理九州之地陟禹之迹言能過之也方是四方海表是說四海之外
周公告成王說一應刑獄王固當致謹至於兵又是刑之大者王須
是能以祖宗創業艱難爲心當治平無事之時修治其戎服兵器講
習武備不要廢弛俾德於遠播遠過于大禹所疆理九州之地四方
流布無往不通而徧于天下至於四海之外九夷八蠻無有不仰服
其德威之盛這等才好或者疑周公此言啓後王好大喜功之患先
儒說周公累告成王惟恐一刑之誤況六師萬衆之命豈肯輕舉妄

動蓋治兵之戒正所以推廣勿誤庶獄之旨非後世導其君以窮兵
黷武者比也
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覲解做見字顯揚的意思耿光指德而言大烈指功而言周公既以
治兵之戒告成王到此又說王果能使武備修舉內而中國外而夷
狄無不畏服這等便可以顯耀文王至明之德便可以振揚武王莫
大之功可謂能繼志述事無愧于前人矣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後王指周家後世子孫說常人是常德之人周公又歎息說繼自今
凡我周家後王建立政務須是能用常德之人不可用憸利小人蓋
君子小人用舍治亂所繫故周公不獨告成王又告周家後世子孫
俾爲家法後世而不替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

中罰

蘇是國公是爵名忿生以諸侯爲司寇太史是史官列是條列即今所謂律例周公上文以庶獄之戒告成王故於此又以敬獄之事告史官使他幷寫在史書以爲後人之法說司寇蘇公忿生他爲掌刑之官小大之獄莫不由知而蘇公用能敬其所出之獄不敢怠忽培植民命以延長我周家國命于攸久若如今掌刑之官能於自取爲法式而有敬愼之心以其所斷奮事之情列用其不輕不重而合乎中道者以爲罰則刑之所加重不至於暴刻輕不至於寬縱矣

按周公將告老歸洛故作立政這一篇書以告成王大學說王政莫先于用人用人莫先于大臣大臣得人則百官皆得其人治道無有不成者中間說夏商及周家興廢之故拳拳於進君子遠小人尤致謹于兵刑大事無非欲成王以先君文武爲法以夏商後王爲戒忠愛之至雖千載之下可以想見伏惟

聖明留意

一〈書經文集卷七〉〔八十一〕

周官

這一篇書是成王訓廸周家百官的言語史官錄之故以周官二字名篇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

侯甸是侯服甸服幷男采衛及畿內爲六服獨言侯甸是舉近以該遠的意思弗庭是不直謂諸侯之叛逆王命侵削下民者羣辟是諸侯之君史官將叙成王訓廸百官故先說惟周王撫臨萬國巡狩于侯服甸服諸敭以察其政治又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以正其罪惡用以綏撫安定天下之兆民由是六服之地諸侯之君無敢不承奉周王之明德威命故巡侯甸則德之所施者博征弗庭則威之所制者廣此萬民所以綏懷諸侯所以承服也

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宗周指鎬京而言董解做督字史官又說成王既已巡狩征伐安兆民服諸侯有外攘之功矣故又嚴內治之修於是歸于鎬京督正在朝治事之百官以爲端本澄源之計蓋督之使他各盡所職不敢怠慢正之使他各有所司不敢侵越這以上都是史官記事之詞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猷解做道字史官述成王訓廸百官之意說若古昔大有道之世聖帝明王曉得治有失則亂故其圖爲治道常於未亂之前用功曉得邦無道則危故其保固邦家常於未危之前用功其所以用功又無別法只是任賢使能思患而預防之故能得長治久安若政已亂國已危而後圖之豈能濟事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邦咸寧

百揆是在朝大臣四岳是總領四方嶽之官州牧是一州之牧侯伯是諸侯之長蓋侯伯各統于其州之牧州牧各率其方之諸侯統于四岳四岳以下都統于百揆成王說唐堯虞舜之時稽考古制建立大小庶官只是一百多員內有百揆四岳之官總在朝之治外有州牧侯伯之官總四方之治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在當時禮樂刑政功庸教養一切庶政都順理適宜而無乖錯之事天下萬國小大臣民都安居樂業而無失所之人故曰庶政惟和萬國咸寧

一〈書經文集卷七〉〔八十二〕

夏商官倍亦克用乂

成王又說到夏商二代世變事繁較其會通制其繁簡其建立大小庶官比唐虞之時只加一倍多也能使天下治安比于唐虞之盛故曰亦克用乂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立政指上文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而言成王既說唐虞之時建官只有一百多員夏商之時建官只多得一倍天下一般治了所以

自古若堯舜禹湯這幾代的君王建立政事制治于未亂保邦于
未危不惟其官之多惟在得人如已蓋得賢才而任用之官雖少一
人可兼數事若所用的是不才之人官雖多只好哪樣樣濟得甚事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予小子是成王自家謙詞祗是敬逮是及若是順成王說予小子敬
勤于德業業不敢怠忽早夜間常恐有所不及惟仰前代若唐
虞夏商所以建官立政良法美意我將於是順着他的道理訓教林
迪百官使百官各盡所職助成化理蓋修德是任官之本若人君自
家不肯修德雖終日訓迪百官人也不信服孔子說爲政在人取人
以身正是此意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立如說初立然三公之官非始於此立爲周家定制則始於此太是
尊無以加之詞師是天子所師法傅是傅相天下保是保安天子公

取王公無私之義因以爲官名道是天人之理經是經綸燮理是和
調成王說如今定立太師太傅太保這三樣官爲三公不敢勞以職
務專與人主講論闡明天人的道理以立天下之大本推此道理以
經綸邦國使教化行政事舉萬民萬物都得其所推此道理以和調
陰陽使三光全寒暑平四時五行都順其序這便是三公的職事三
公之官不必求其備員須是天下第一等道全德備可爲王者師然
後委任他若無這等人則寧闕其位不可濫授非人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少是位次于尊之詞孤解做特字言其非三公之屬且取獨立無朋
之義因以爲官名貳是做貳弘是弘大化是道化寅亮是敬明的意
思予一人是人君自稱成王又說定立少師少傅少保這三樣官爲
三孤佐貳三公三公既已論道經邦講明大本三孤則弘大擴充其
經邦之治化務使天下無一些違理犯法傷人害物的政事三公既
已燮理陰陽調和元氣三孤則弘敷詳明于天地之運行務使天下
無有一些星變地震兵革水旱的災異用以輔弼人君任正其過失
成就其德業便是三孤的職事然三公說官不必備惟其人三孤說
弼予一人乃互文見義非三公無輔弼之任三孤可以不擇人也三
公三孤同一輔弼之任都要得非常之才不比庶官職事可以照例
除授也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冢是大宰是治言其任大責重無五官之事故謂之冢宰成王說定
立冢宰爲天官卿使他職掌邦國的治道在內則統領百官在外則
均平四海凡百官的職事或大或小或司禮樂或掌兵刑冢宰務要
管攝使體統相承有綱有紀賢者進不肖者退斯內治無不修凡四
海的風土或剛或柔或重厚或乎海冢宰務要調和使做官的都得
其人民之寒者與他衣飢者與他食不順者教他使復其性斯外治

無不舉所以說統百官均四海後世若吏部尚書即是此官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司是主徒是衆取其官主民衆故謂之司徒擾是調習安養的意思
成王又說定立司徒爲地官卿使他執掌邦國的教化敷布父子君
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典常之教以調習安養天下之兆民如不忠
不孝無禮無義的務要教導使他都順理不敢犯法所以說敷五教
擾兆民後世若戶部尚書即是此官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宗是宗廟凡祭祀以宗廟爲主伯是掌言春官爲四時之長故謂之
宗伯成王又說定立宗伯爲春官卿使他職掌邦國的典禮專治天
神地祇人鬼之事與吉凶軍賓嘉之五禮和其上下尊卑等列蓋凡
壇坎昭穆都有箇上下尊卑之序服等射鄉都有箇上下尊卑之節
不可差失若有些差失則僭亂諂妄鬼神也不享邪卑凌犯民志也

不定安得而和所以說治神人和上下周家制度禮樂合爲一官和
蓋主樂而言後世若禮部尚書即是此官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馬是軍政最要緊的以其主軍馬之事故謂之司馬政是以征伐正人之不正乃王政之大者成王又說定立司馬爲夏官卿使他職掌邦國的軍政統御天子的六軍凡天下有不正之人則舉兵征伐以平治邦國使強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人人皆得其平所以說統六師平邦國後世若兵部尚書即是此官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寇是寇賊禁是法禁以其主寇賊之事故謂之司寇成王又說定立司寇爲秋官卿使他職掌邦國的法禁使民不犯若有犯了法禁的則推詰究問那姦詐慝惡之徒務要得其真情刑殺那強暴作亂之人使犯者知懼蓋姦慝隱而難知暴亂顯而易見所以說詰姦慝刑暴亂後世若刑部尚書即是此官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空是空土蓋古時人穿土穴而居之以其主民安居故謂之司空成王又說定立司空爲冬官卿使他職掌邦國的空土以居處四民使士農工商都得其所順天時以興地利如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之類若失其時則地有遺利四民便都缺用了所以說居四民時地利後世若工部尚書即是此官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六卿各自有屬官每一卿屬官六十員通共三百六十員阜解做厚字成王又說冢宰既已職掌邦治爲第一然治道莫先於教化故司徒第二教化莫先於禮樂故宗伯第三教化既施而猶有不守禮法者大則加之以兵小則加之以刑都出於不得已故司馬第四司寇第五暴亂既去而後民得安居故司空第六六卿既已分職各自率領他官屬以倡率九州之牧自內而達之於外使政治明教化洽由是阜厚民生化行俗美天下無有饑寒愁苦乖爭凌犯之人故曰阜成兆民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方嶽諸侯各朝于方嶽大明黜陟

五服即是侯甸男采衛五等諸侯成王又說如今定制每到六年上五等諸侯一次來朝會于京師述其所職又到六年上王乃以春夏秋冬巡狩于四方稽考制度于方嶽看他國中制度凡禮樂刑政與朝廷所須行的合與不合諸侯就各朝于方嶽東巡狩則東方諸侯朝于岱宗南巡狩則南方諸侯朝于南嶽之類每巡狩到那一方詢察諸侯的賢否大明黜陟之典如稽考他制度其中有不敬的則削其地有不孝的則黜其爵有功德于民的則加地進秩當賞而賞使天下之人都有所勸當罰而罰使天下之人都有所警故曰大明黜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令是教令如後世條例榜文之類反是沮壞的意思成王上文既說建官的體統到此遂歎息呼大小庶官一同告他說凡我一切有官守的君子你當欽敬爾所司的職事謹愼爾所發的教令凡教令所發須斟計要必然可行不要輕率把不可行的事發出來却至於沮逆行不將去後雖有可行的事人也都不信了爾若能以天下的公道滅一己之私情則教令所發百姓每自然都敬信懷服所謂令出惟行弗惟反只是教他謹言不是教他遂非也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

學古是學前代之法制典故度迷是錯綜典常是當代之法蓄是積

賞成王說爾大小庶官須是要留學前代古人之成法然後可以用做官到謀議政事時却把平日所學古人之成法用他來裁度斟酌則一切度政必有條理不至于錯繆其前代之法又有宜于古而不宜于今的爾之爲政須以當代之典常做一箇師法蓋周家典常都是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至備只好遵行不可以喋喋利口逞其才智更改紛亂爾之官守凡有疑當據理斷其可否若積疑在心而不斷必反敗其謀爲雖有好事也不成了又須要勤謹若怠惰而不勤忽畧而不謹必荒廢其政事如何能舉其官

不學墻面莅事惟煩

莅解做治字煩是煩擾成王上文已歷言做官的幹務故此勉其爲學說人不肯爲學恰如面對着土墻立地眼無所見若使他居官治政遇着事來心無所主也不知那件是那件非舉措之間不勝其煩擾矣蓋人若能學則通古今明義理處得事事停當雖萬變而不勞所以人不可無學問之功也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功是事功業是職業成王既總戒庶官至此又說如今申戒爾在朝的卿士爾等要事功崇高惟當立志若柔懦而不立志則事功所成者卑下豈能得崇高爾等要職業廣大惟當勤力若怠惰而不勤力則職業所就者狹小豈能得廣大有此二者又須臨事能剛果決斷乃無後日之艱患若猶豫固滞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都虛用了工夫何益於事這兩句是申說上文怠忽荒政當疑敗謀的意思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驕是驕傲侈是奢侈恭是恭謹儉是節儉載解做事字休是休美成王說爾卿士凡居顯位者本不期至于驕傲只是人不知撿束便驕傲自至享祿食者本不期至于奢侈只是人不知撙節便奢侈自至

故居顯位當知所以恭謹享祿食當知所以節儉然恭謹節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之當着實有得於心以成己之德不可從事於矯僞若果能把恭儉做實德由道而行表裏如一則此心安逸而日着其美若只要做矯僞之事巧詐百端掩護不暇則此心勞苦而日著其拙成王以此戒卿士可謂理到之言矣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寵是寵榮危是危辱成王說人臣享高爵厚祿的雖是寵榮然居此寵榮之地便思量有危辱之禍蓋寵辱二者長相倚伏當無所不致其敬畏庶可保守若不知所敬畏驕侈放肆必入于危辱可畏之中誠不可不懼後世患失之徒與思危相似然患失者以寵利爲榮思危者以寵利爲憂所存大不同也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龎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賢是有德者能是有才者龎是雜亂稱也是舉的意思成王說爾卿士若肯推人之賢讓人之能而無蔽賢害能之事則大小庶官自然做做相和而不爭賢者有所勸不肖者可以警若不能如此使庶官不和互相妬忌則朝廷的政事必至於雜亂不可振舉爾等所舉之人能修其職便是爾之所能若所舉非其人便是爾不勝其任蓋古時大臣以人事君其責如此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三事即立政所謂三事大臣亂解做治字斁解做厭字成王於篇末歎息說上自三事大臣下至大夫小臣我如今申戒勑爾等當要敬謹爾所有的官職不可怠忽整治爾所司的政事不可廢弛用以佑助爾君永遠康濟天下之兆民庶幾萬邦之廣親附愛戴而無厭斁我周之心矣

臣謹按先儒說周官是成王親政之書蓋成王受周公之教已成故於親政之初訓迪百官凡三公三孤六卿百執事無不正其官守加以訓詞其言居官蒞政之道無一語不精當所以當時百官奉行天下大治真可爲後世之法伏乞
聖明留意

君陳

君陳是當時大臣的名周公遷殷頑民于下都親自監治他周公既沒成王命君陳替周公監治史錄其策命之詞故以君陳二字名篇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令是善尹是治東郊指下都而言蓋下都在王城之東故謂之東郊成王發命呼君陳之名說惟爾有令善之德孝順父母能盡爲子的道理恭敬長上能盡卑幼的道理惟爾能孝順父母友愛兄弟這等德行〻之於一家若移這道理去做官必能施設那所任的政事上思盡忠於君下思惠澤於民與治家事一般我如今命爾往治東郊下都之民爾當敬謹不可怠忽蓋殷民難化皆因他不知天理民彝之故所以成王不用威猛剛克之臣而用孝恭孝友之君陳可謂得爲治之本矣

昔周公師保萬民〻懷其德往愼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師是教誨保是安養率是循懋是勉成王說昔者周公在下都有師之尊有保之親所以教養萬民無所不至以此萬民都懷念他的恩德至今不忘爾君陳去替周公監治殷民不必他求只當謹守他的職事不可廢弛了周公的舊政整備當行的常道不可更變了周公的成法爾若能勉力申明周公之遺訓而光大之則下都之民無有不翕然聽順咸歸於治化者故曰惟民其乂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這四句是周公之言馨香是說治道之精華感是神明是說神聰明而不可揜明德是說人所得于天的仁義禮智虛靈不昧之德成王告君陳說我聞得周公有言治化美盛到那極處自有馨香感格於神明至於黍稷本是馨香之物然所以感格神明却不在黍稷馨香必是人有明德馨香乃可以感格神明人若無有明德黍稷雖是馨香神明也不來感格蓋至治是明德之效明德是至治之本同一馨香非有二也

爾尚時式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式是用猷是道成王既舉周公之言遂告君陳說爾尚當用此周公所垂道理之訓詞惟日自強孜孜不息加篤敬之功無敢縱肆于安逸豫樂之地則庶幾前人之德而殷民可以感化矣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

嘉是美好的意思嘉謀是所言切于事嘉猷是所言合于道事與道非有二致各舉其甚者言之故謂之嘉謀嘉猷成王說爾君陳比前在朝時凡有好言語切於事的或有好言語合于道的便入來面見告爾君于內說這等好事都當舉行却又能將順于外說這等嘉謀這等嘉猷行將出來有利于國家都是我君之盛德非臣下所能預此蓋君陳所已行者故成王舉以稱之

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良是說人臣的德顯是說人臣的名成王又歎息說使爲人臣的都似君陳你這等所行歸美於君不肯揚已之善豈不是箇有德的良臣其名豈不可顯先儒說成王於此爲失言蓋欲其臣善則稱君乃人臣的細行不足道且人君既有這等臣那阿諛小人竊見了必漸漸的進用到人君有過失時都不敢來諫諍豈不誤了大事昔高閭

善言則拜成湯改過不吝[illegible]聖人足不肯說這等言語此成王
所以不及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
以和
弘是闡揚的意思丕訓是大訓作威是凌虐下人的意思成王呼君
陳之名說爾往下都繼周公之後若只以謹畏保守爲志便不足爾
人了爾當要奮發作興闡揚周公所遺之大訓使廣被于民才好假
如勢位是你所有的不可依恃這勢位凌虐在下之人法制是你當
用的不可倚靠這法制以行刻削之政御衆固貴乎寬若只管寬將
去則至於放縱必寬中有節制使疎而不漏行事固貴乎和若只
管和將去則至於流蕩必從容以和協于物使適乎中道不墮于一
偏且君陳是箇賢臣豈肯依勢作威倚法以削然喜怒予奪有一毫
私意未是公道其流或至於此故成王預戒之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
草
凡人是庸凡之人聖人是道全德備之人成王告君陳說那世上一
等凡庸之人不曾見聖人的時節他心裏也曉得切切向慕只不能
勾得見的一般及至他親見了聖人却又志氣昏惰視爲泛常不能
依着聖人的所行這等人空自去向慕聖人有始無終有甚麼濟事
爾君陳當以這等人爲警戒蓋周公是箇眞聖人爾君陳已親見了
他如今居周公之位治周公之民豈可不依他所行且爾君陳譬如
風一般爾管下的百姓譬如草一般爾若能依着周公所行去治民
則民之從化便如草之從風上行下效捷於影響其德化之速如
此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廢是革除的意思師是衆虞是度成王又告君陳[illegible]

無大無小當無一不致其艱不要把做容易去做如中間有[illegible]
有利當興的又不可偏執己見須要出入反覆與衆人商度我衆論
皆同則又當紬繹而深思之然後行將出去才好蓋師虞是合乎人
之同則斅斷於己之獨孟子說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可
殺然後察之即庶同言則繹的意思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辟是刑辟宥是赦宥成王告君陳說凡下都之殷民有犯罪在於刑
法未經決斷的雖我說要當罪若是那箇人其實無罪你當執法說
不當罪雖我說要赦他若是那箇人其實有罪你當執法說不當赦
凡當罪當赦不要曲從人君一時喜怒只當權其輕重務使合乎中
道則有罪的不至于倖免無罪的不至于濫及蓋上一段是戒君陳
不要徇一己之私這一段是戒君陳不要徇人君之私上下之間悉
從公道則殷民無有不心服者矣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弗若是不順的意思成王告君陳說若殷民之中有不肯順從于爾
之政令或不能變化于爾之訓教這等人不可一槩罪他須要斟酌
其中罪得一箇人可以懲戒止息了後來的不敢犯罪然後罪之庶
幾刑期無刑之意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狃是習慣姦是在內爲惡的宄是在外爲惡的細解做小字成王又
說若是習慣去做姦宄之事敢於爲惡而不悛與夫毀敗綱常壞亂
風俗這三樣事若人有犯了的雖是小罪也不可赦宥他所以絕爲
惡之源也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頑是愚頑成王告君陳說你不要忿怒疾惡那愚頑不聽訓化的人
便棄了他若是從容不迫漸漸的把禮義開導則無不可化之人矣

也不要求全責備于一人之身若是取其所長棄其所短則無不可
用之人矣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忍是含忍濟是成就的意思容是包容成王又告君陳說爲人上的
必有所含忍則其爲事乃有所成而無敗然此猶不免有勉强力爲
的意思若是度量能有所包容則其德乃造於廣大而不可量矣蓋
小不忍則亂大謀能忍以濟事固好但其所得猶淺若容以成德如
天地之量無所不包則其所得者深矣這一節是申言無忿疾于頑
的意思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簡是簡別修是說人之職業進是進用良是說人之行義成王又告
君陳說殷民雖染紂之惡然已熏陶于周公之化其職業有能修的
有不能修的你當簡別那能修其職業的出來也簡別那不能修其

職業的出來不要使他混爲一途則人人都相勸于立功矣既簡別
了然後選於其中進用其能自修而至於賢良者以倡率其不能自
修而未至於賢良者使他知所觀感則人人都相勉于興行矣這一
節是申言無求備于一夫的意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
遷是改變違是不肯從的意思成王又說惟庶民之生其本然之性
無不淳厚只是因爲外物所引誘遂把那淳厚改變做了澆薄然淳
厚既可改變做澆薄則澆薄豈不可改變做淳厚只是斯民他不肯
從上面人的命令只肯從其所喜好的假如上面人自家澆薄却出
令教下面人淳厚雖嚴刑峻罰人也不從若上面人常好淳厚下面
人便都感化興起也好淳厚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故曰違上所命
從厥攸好
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
休終有辭于永世
典是典常升是進的意思大猷是大道予一人是人君自稱成王告
君陳說爾能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以爲在己之德
而躬行於上則是自家能謹其所好矣民之從化捷於桴鼓將見時
俗無有不改變其澆薄而信能進之于大道遂導化行俗美推予一
人享受諸福無有危亂之虞豈不是爾君陳能成其美爾於有令名
傳頌永久而不朽矣
臣謹按君陳這一篇書始以敬哉一言終以敬典在德一言蓋德
是化民之本敬又是德之本古聖賢相傳帝王之心學不出此故
成王以君陳令德孝恭而委任之訓戒之亦不出此其進德與學
之功真可謂守成之賢主矣伏惟
聖明留意
管敬程先生文集卷之七

經筵講章

中庸一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這是中庸第二十章子思引孔子答魯哀公問政的說話說是人君治國平天下的政事人是賢臣孔子說人君脩政立事只在用賢臣且如三公三孤得其人則能調元贊化弼成君德六卿得其人則能使禮樂刑政紀綱法度件件脩舉若不得其人如何望治所以說為政在人身是指君身說天下的人才識趣不同有拘守正的有隨時求進的全看人君所好如何人君若好聲色貨利便有佞倖聚斂的人進用若人君自家大公至正則所用的必正人君子所以說取人以身脩是脩為道是道理人君一身舉動必須都從道理上行若稍有放肆則動靜視聽之間便有不公不正處身如何得脩仁是指

心說人君一心若能常有天理不使有一毫私意間隔便是仁心既仁了所行自然都合道理所以說脩身以道脩道以仁然道與仁不是兩件道是物說該行的事仁是指那用功親切處子思於前章歷引大舜文武周公的事了又引此段以見孔子若得位時其為政舉措也與大舜文武周公一般臣觀此章大旨要緊在脩道以仁一句蓋仁是本心之全德心乃致治之大本若心德全了以之脩身以之用人以之為政無所處不當若心德上不曾用功則是大本虧了一身所行便多失道羣臣之中豈能辨得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天下之事豈能見得孰為當行孰為當止這都繫於人君一心正如禹湯文武之君能全這心德所用的便有伯益伊尹太公周召一班賢臣相佐以道政無不舉故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如桀紂幽厲之君不能全這心德所用的便是關龍飛廉衛巫皇父一班邪臣相助為虐政日以衰故曰三代之失天下也以不仁降及漢唐宋時中間或有賢主然心學不明又無格心之訓故其德之所就雖不至桀紂幽厲之暴亦豈能如禹湯文武之仁脩諸身者純駁相半所用的人賢否相參所行的事治亂相雜者其所終皆不足論先儒周子有見於是嘗曰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方纔就本原上說出與此章意合仰惟

皇上受

列聖之心法得三代之正傳仁心仁聞布於四海尤願深體聖賢之言

監歷代得失之故使

皇極茂建於上君子願立於朝治效遠超於古

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二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這是中庸第二十章子思引孔子答魯哀公問政的說話大意以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這五倫必有知仁勇三德然後能行故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達是通共的意思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兄弟有叙朋友相交有信這五件乃天下古今人所共行的道理如大路一般故喚做達道若一人行得一人行不得古人行得今人行不得便不是達道了所以說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是說人的見識仁是說人心天理勇是說人敢做人於五倫上若沒見識如何曉得這道理雖是曉得了若不以天理為心如何能行若不敢做也行不到那去處這三件乃天下古今人所同得的道理故喚做達德若一箇人有一箇人無古人得此理今人不得此理便不是達德了所以說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一字解做誠字即真實的心這三達德雖是人

心所同得的若行將節不肯着實三心二意半上落下便是不誠
若不識那原有的知也昏昧不明了原有的仁也被私欲間斷了原
有的勇也懦弱不能振起了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孔子平日論政
多指一事說惟此章答哀公之問極言治道如此為人上者最當注
意臣觀從古以來治天下國家的必以明倫為本為何蓋中國所以
別於夷狄人類所以異於禽獸惟在於此唐虞三代聖帝明王都能
實有這三德故皇極建於上五教敷於下天下百姓每也都感化知
道孝弟忠信共享太平降及後世為人上的全德者少有以愚弄臣
民為智而溺於權詐的有以諂事佛老為仁而流於姑息的有以輕
動大兵連興大獄為勇而果於強暴的故在當時上下離心親疎失
序天下百姓也都做效成風悖理亂倫靡所不至降及胡元世變極
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仁明勇知受命於天汛掃胡風再立人紀

列聖相繼率由典常
宣宗章皇帝又御製五倫書嘉惠天下
英宗睿皇帝聖性高明於五倫大節上躬行心得度越前古親總萬幾
延接臣下君臣之契最深追崇
太母慕述先猷父子之親甚篤放幽閉之宗室以廣昆弟之仁全恩禮
於兩宮以盡夫婦之義優待元老召起逸民思得賢友之臣以輔文
明之治天下臣民仰
皇極之敷錫順　帝則於不知者二十餘年伏惟
皇上以睿哲之資嗣
祖宗之統凡事有關於五倫三德者固已常垂
聖慮思成治功臣愚尤願加意孔子之言近以
先帝為法務臻實行撫事處之則唐虞三代之治可以立致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
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這是中庸第二十章子思引孔子答魯哀公問政的說話斯三者指
上文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三句說乃是求入三達
德的工夫所以二字是指道理說人若知道嗜好學問不肯間斷去
講明道理又知道力行好事不肯徇私以累心德又知道自家不如
人為可恥不肯懦弱務要勉力進脩知此三事便知道這一身雖小
可以參天地於那是非美惡須要分辨於那視聽言動間須要檢
束於那事理當行當止處須要剛果這等的身豈有不脩的故曰知
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既知脩身的道理便知人與己同稟天地之
氣同具天地之理若有一箇不得其所的便當體念他使之得其所
有一箇不曉道理的便當訓誨他使之復其性故曰知所以脩身則

知所以治人既知治人的道理便知一家的人與那一國人一般一
國的人與那一家人一般天下的人與那一國人一般務使舉世的
人都得安生樂業無一箇失所的都能好善惡惡無一箇拗性的故
曰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臣謹按先儒說中庸此章
可以當一部大學蓋大學論齊家治國平天下本於脩身脩身又從
格物致知上來此章以箇知字便是致知的意思三近之中以好學
為首便是格物的意思蓋人心之靈都有箇知覺天下之事都有箇
道理若於道理上不能真知便於那當行的事或昏蔽不肯去行不
當行的事或因循以憚去行自家一身尚不可治何況他人一人尚
不可治何況一家一國以至天下若能好學真知得這道理久久成
熟自家一身全了知仁勇三德將見視中國如一人視天下如一家
都不難了唐虞三代盛時天子之元子初入大學便把這箇道理教
他以培養根本所以後來守成國祚多至七八百年降及後世

政不備人若多不知務此故孔子以大學授之曾子曾子授之子思
觀此章後所引之言其惓惓爲此道慮深矣仰惟
聖上德本生知聖由天縱猶欲典學以權先師常御經筵以興舊學
於中庸大學之書固已知之矣而允蹈行矣伏願成之以勇始終無
倦使
皇極之化行於四海至治之澤被於萬世三代享國有不足言者臣大
馬之誠不勝顒望伏惟
聖明留意

孟子

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
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這是孟子盡心篇說仁知之理至大至博所行却有個切要處知者
是有知識的人當務是當行的事孟子說有知識的人心體光明於

天下之事固無不知若所行不論緩急先後都一齊做去亦何以爲
知必須將緊要的事先着力去行緊要的事既行其餘逐旋整理則
事無有不治而其知也大矣所以說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
者是有仁德的人賢是賢人君子孟子說有仁德的人存心廣大於
天下之人固無不愛若不分別賢否都一例相看亦何以爲仁
必須親信賢人君子而委任之賢人君子既用下人自然得所則天
無有不治而其仁也博矣所以說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孟
子既說仁知之理又把堯舜所行來証說有知識的人莫如堯舜堯
舜於天下之事非件件去理會他如曆象治水齊七政詢四門都是
先把緊要的事行着件件去親自理會則精神有所不逮豈得謂之
知又說有仁德的人莫如堯舜堯舜於天下之人非箇箇去撫摩他
如訪問四岳六臣舉用八元八愷都先是親信賢人君子使之分理
若箇箇去親自撫摩則恩必有所不周豈得謂之仁所以說堯舜之

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臣謹按孟子
此章推明仁知之理皆本於孔門論語之言論語說務民之義敬鬼
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此則曰當務之爲急謂之當則必有箇不當底
蓋人君所當務者人事所不當務者淫祀若舜務淫祀則惑於鬼神
而於人道當行的事反不暇爲這便是不知如敬天勤民乃當務之
大者誠知天心之喜怒不測淫祀不可以享天惟務謹身脩德以盡
敬天的實事則上帝感格災變不生民生之休戚不常淫祀不足以
福民惟務省事節用以盡勤民的實事則下民愛戴禍亂不作這便
是人君之大知論語說舜有天下選於衆擧皐陶不仁者遠矣此則
曰急親賢之爲務謂之親則必有箇當疏處蓋人君所當親者賢臣
所當疏者小人若親近小人則蔽其聰明雖有仁民愛物的心也無
所施這便是不仁如任相隆儒乃親賢之大者誠知夫君德之成否
在儒臣將那賢者置之左右則異端之流自疏由是所聞的皆嘉言

而仁之道愈明天下之安危在大臣將那賢者委以心服則邪佞之
人自疏由是所行的皆善政而仁之用愈廣這便是人君之至仁然
當務之爲急親賢之爲務急之一字貫於仁知二者之間則又見夫
當務之外皆可緩的事在乎擧此措之耳親賢之外皆可緩的人在
乎推恩及之耳孟子垂訓後世之意何其至哉仰惟
聖上居堯舜之位崇仁知之德致謹於云爲之際加察於用舍之間使
敬天勤民所務者無不急之事任相隆儒所親者無不賢之人則治
隆俗美上比唐虞臣等不勝顒望之至

尚書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
變時雍

這是尚書堯典篇史臣紀帝堯放勳的實事克是能俊德是大德史
臣說帝堯聖人能明自家所得乎天的大德無一些昏昧其德之大

與天一般故曰克明俊德親是愛九族是高祖至玄孫之親舉近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也在裏面史臣又說帝堯既能明了自家的大德又推此德以親愛九族之人使長幼都順其序親踈各得其所九族之人自然和睦無有一箇乖争的故曰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是均章是顯百姓是畿內之民昭即是明之至史臣又說帝堯既使九族之人都相親睦了又推此德以均明畿內的百姓畿內百姓每都感化興起自明其所有之德無有一箇昏昧的故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是和之極萬邦是天下諸侯之國黎民是黑髮之民於是嘆美詞雍也是和的意思史臣又說帝堯既使畿內的百姓都能自明其德了又推此德以協和天下諸侯之國那天下的黎民都變惡為善雍雍和順無一人之不化無一俗之不美有莫知所以為之者史臣必加以於之一字見帝堯有此大德能致天下之人於春風和氣中其神化之妙有難以形容者故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蓋

深嘆美之也先儒朱子說這一節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即是放勳之實臣觀帝王之德有全體有大用方可以言治從古聖人全此德者莫盛乎帝堯故孔子刪書把堯典做頭一篇論帝王之德亦無出于這一段蓋克明俊德即是全體九族既睦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即是大用自帝堯以後如大舜禹湯文武之為君都能備此全體大用之德故其治效咸臻雍熙泰和之盛良有以也洪惟

皇上養德春宮帝王之學講之有素故

嗣登大寶以來隆大孝于

兩宮均教養于宗室賤貨貴德與正祛邪凡天下之所欲者以次舉行所惡者多能去所謂親九族而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者端已兆于斯矣伏願始終以堯為法恒加不息之功俾德之已明者新而又新凖之已敷者日甚一日則全體大用之學未專於堯而復見于今日臣民何幸躬逢其盛

二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這是周書武成篇史臣記武王政治之本末爵是封爵土是國土武王於克商之後定封爵為公侯伯子男列做五等分國土則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分做三等故說道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賢是人之有德的能是人之有才的武王建立治官惟用有德之人不肖的不用他分職任事惟用有才之人無才的不用他故說道建官惟賢位事惟能五教是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常之教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武王於這五教三事皆慎重之不敢輕忽所以立人紀厚風俗感發斯人的良心維持天下的教化故說道重民五教惟食喪祭理之實有者便是信事之合宜處便是義武王於凡

事上務要說守這信字使天下之人不趨於詐又務要顯明這義字使天下之人不徇於利德是有德能正君善俗的功是有勞能治民禦侮的武王於有德者尊之以官使人知道尚賢於有勞者報之以賞使人知道勸忠故說道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是垂衣拱是拱手武王既分封有法官使有要五教備三事與信義立官賞行諸般政事都盡了於此之際復何所作為惟垂衣拱手而天下自然化行俗美故說垂拱而天下治臣觀有周史官叙武王政治之本末如此然考之孔子稱道帝舜也以無為而治恭己南面為言乃知前聖後聖所以措天下於至治者無二道也蓋人知帝舜之恭己武王之垂拱為可法而不知所以致恭己垂拱之治者豈偶然哉蓋帝舜繼堯之後即齊七政告四岳命九官十二牧數言試功以察治官明目達聰以決壅蔽其制治憂勤可謂至矣功成理定而後無所為故人但見其恭己南面而已若武王垂拱則又在克商之後其制治憂勤如前

所云殆有甚焉者其弊所作爲者亦後世人主不知聖人先其憂勤而後佚樂往往以無爲藉口耳目之所娛翫心志之所欲高枕肆志委政非人以至於召亂速戾可爲世鑒者矣伏惟

皇上以聖哲之資嗣

祖宗之統勵精圖治於茲六年奉天工而汰冗官懲弊俗而申教化屢下恤民之　詔大新述職之規法先王之憲典則惇信明義之命啟

錄

太祖之舊勳則崇德報功之益厚誠有志于帝舜武王之治矣然邇年以來民歲之豐歉人才之邪正俗尚之厚薄政令之弛張猶不能不有勤于

聖慮也伏望

皇上日新聖學以清治原恒納忠言以臣治道慎爵賞勿容于叨冒用賢能勿間于愉競黨洗浮而忠厚以勵士風惆罕望而節儉以蘇民

困不遑暇豫惟日孜孜遠希武王上法帝舜始不免于有作終可致于無爲本一人之憂勤昔萬方于佚樂則恭己垂拱之治不在虞周而在

聖明矣天下臣民不勝慶幸

三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這是周書君奭篇說文王得臣以受天命的事迪知之迪是啟發的意思迪見之迪是開導的意思殷是商家後來做的國號當周成王時召公告老周公再三留他說朝廷不可無老成人比先商家有伊尹等六箇老成賢臣輔佐商之先王上天因此尊一佑助商家多生與他賢才凡百官及王臣之微者都能秉持其德所行的無一件不合天理文王之時也有虢叔等五箇老成賢臣輔佐上天因此也要一佑助文王多生與他賢才便如助佑商家一般凡百官及王臣之微者也都能秉持其德所行的也無一件不合天理踐履工夫又都到至處着實曉得上天威命商紂有必亡之勢文王有必興之理盡心竭力只要光顯文王文王固是有聖德這賢臣猶恐文王有未到處在左右前後開導輔翊他務使文王之德著見于上光明如日一般四方無一處不在他照臨之中覆冒于下廣大如天一般四方無一物不在他福蔭之中因此文王之德升聞于天昊天上帝知他是箇有聖德之人將殷家所受的命改了付與文王然文王當時止為諸侯至武王方纔有天下如何說文王受有殷命蓋當時人心已歸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文王所用的老成人後來又輔佐武王伐紂武王不過纘承文王的功業而已夫以商之先王能用老成人則天命歸之人心向之紂之不用老成人則天命不歸人心不向文王能用老成人則天命轉來歸他人心轉來向他今日召公正當念創業守成

之艱難與輔佐成王豈可因祿位盛滿難居只要明哲保身而決于求退[illegible]如此一篇周公之意大槩以任用老成為主蓋老成之人秉心至公知道賢才是得天命人心之本朝廷之上常恐無人贊助有賢臣求退便苦苦留他務要同心協力有賢臣求進便汲汲薦他務要各盡其才人君若用這等人天下自然太平國祚自然久遠那新進庸劣之人秉心不公不識天命興亡人心向背朝廷之上惟恐不得自專有賢臣求退豈止不肯留他還要擯排有賢臣求進豈止不肯薦他還要沮抑人君若用這等人天下如何得治國祚如何得安周公拳拳要留召公意蓋如此設使當時召公果于求去周公不肯勉留則成王之時分陝之寄誰可以任康王之初託孤之命誰可以當後世守成之君必以成康為首實皆召公輔相之力周公勉留之功然則人君之治天下任用老成是第一件事伏惟

皇上以睿聖之資膺天眷命嗣守

祖宗之業不肯輕棄老成之人尚于此猶及覆爲意則周之成康不得
專美于前
宗社生民不勝大慶
四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
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這是尚書周官篇史臣記成王總命六卿及定爲朝覲巡守的事大
卿是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屬是六卿的屬官周時每卿有
屬官六十九牧是九州之長因是職專養民故謂之牧成王說冢宰
掌國家政治統率百官均平四海司徒掌國家教化敷五常之教馴
治兆民宗伯掌國家禮典治神人以和上下尊卑等列司馬掌國家
兵政統御六軍平天下禍亂司寇掌國家禁令窮詰奸慝刑治強暴
司空掌國家空土以居士農工商順天時興地利六卿守其職掌毋
書經直解卷八　一八　二　一五
相侵越仍統率其所屬官加勸勉督其勤作其意自內而達之於外
那有九牧的都有所觀法興起勸課農桑均平差役使百姓每衣食
充足養生喪死無憾因其富庶申明教化使百姓每興於禮讓不肯
犯法所以說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五服是王畿
外侯甸男采衛五等諸侯之國五等諸侯各服其事於天子故謂之
服制度是朝廷頒降的禮樂法度天子諸侯雖有尊卑一往一來禮無
不答故每六年五服諸侯一次來朝京師各述其職又六年諸侯再
朝通十二年天子乃巡守於諸侯所守之地考其國中制度如曆書
上所定歲時月日有差則協而正之律度量衡不同則審而同之民
間所行吉凶軍賓嘉之禮不一則脩明之以正其風俗一年之間二
月至東岳泰山則東方諸侯來朝五月至南岳衡山則南方諸侯來
朝八月至西岳華山十一月至北岳恒山則西方北方諸侯來朝來
朝之際考其政績有勸政安民的或進以爵或錫以地有怠職殃民
的或奪其爵或削其地所以說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
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臣竊觀自古以來典章法度
至周大備而周官一書本之有虞命九官十二牧及五載一巡守羣
后四朝之制尤爲可法秦漢唐宋以來乃設宰相之官六卿反爲所
屬又有藩鎮之將州郡不過受成末流之弊至於尾大不掉患深難
除欲國無危豈可得乎仰惟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之後斟酌虞周二代之制內罷宰相設六部以
准六卿外革藩鎮設十三布政司以准十二牧凡內外之臣九年通
考親其殿最外臣三年一朝覲大行黜陟之典內外相承體統不紊
貽謀保治之具誠足以行之萬世而無弊矣伏惟
皇上以上聖之資當守成之責猶旰宵勤講求治道思欲使四海之民
咸有阜成之效臣愚以爲
皇祖之訓具在良法美意燦然而備之其要則在大明黜陟一語而已然
書經直解卷八　一八　二　一五
明不徒明而謂之大明以見賞罰當出於至公豈若後世之以察察爲
明者哉必如舜之明四目而不專任一己之見達四聰而不偏聽一
人之言夫然後公論以伸公道是有是進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
千萬人懼以政治何患於不隆教化何患於不洽並美虞周增光
祖宗誠有在於今日矣臣等犬馬之誠不勝幸甚
五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
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這是周書畢命篇康王命畢公治洛保釐殷民的意思淑是爲善的
人慝是爲惡的人癉解做病康王命畢公說道殷之頑民已
能感化依着教訓也不消用刑了如今去治洛只在勸戒上若頑人
之中有一箇爲善的人推舉他起來使人知道勸於爲善有一箇爲
惡的人揀擇將出來使人知道戒於爲惡且如那十分孝順父母的

便旌表他門閭就這箇是彰善之典這等先顯那為善的人以旌別
那為惡的人使那善人的風聲氣習樹立起來不止當時人曉
得後世人也都讀作長遠與人做個樣子這便是旌善的事若有那
不孝不弟之人他不依官長的教條不守朝廷的法度便序遺他另
在一處去住將他的界不得與善人之家相混使他知道畏懼這為
惡之禍仰慕那為善之福這便是別惡的事故曰旌別淑慝表厥宅
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所守與王畿
的守一般康王既命畢公區別所部的閭里以革殷民舊俗就教他
整其王畿的地方以消殷民反側說道邦圻千里比先周公召公經
營的時節經畫遠近經界差等固已規畫有定制了這當申明的界
不要變亂封域四塞比先周公君陳保釐的時節山川險隘城池高
深固已防守有備所了這當飭嚴做防不要怠忽況根本之地太平
日久法制易壞人心易玩若能時時去脩緝常常去巡視庶幾王畿

皇明文集卷八　八　十三　頁

鞏固有備無事將見自內自東自南自北都環視內向靡服咸懷安
寧無事矣王畿安寧四方自然安寧所謂固封守以康四海臣常因是而
論之自古聖帝明王未嘗不以勸善懲惡修內攘外為急務然四者
中間又自有個本末先後不可不審蓋勸善在懲惡之先脩內是攘
外之本若失了本指則治無由成況王畿所在尤當以寬厚鎮靜為
要若是不從寬厚專用刑罰不是鎮靜妄起兵戎則人心危疑非求治
之道矣周之君臣有見於此故其所以懲惡者不過殊厥井疆所以
禦侮者不過嚴固封守因此殷民終於革非周家得享國長久其
臣忠厚之化保釐之功致得如此後世若秦隋之際往往嚴刑峻罰
以虐內地窮兵黷武以事外夷遂至危亡史有明戒至於漢唐宋盛
時能知以周為法的或僅至於小康不知以周為法的亦多至於不
治考其首末皆不足言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立法定制以來

列聖嗣統恪守成規
皇上丕承愈篤前烈蓋天下久享忠厚之化保釐之功亦已久矣伏望
皇上於勸善懲惡之制益審先後之宜於脩內攘外之功益嚴本末之
序獎賢能慎刑罰勸善即所以懲惡謹邊備恤民隱脩內即所以攘
外善善長而惡惡短　朝廷正而天下治
皇上之心即有周聖王之心今日之治即有周泰和之治
宗社幸甚四海幸甚

春秋一

荊人來聘

這是魯莊公二十三年的事乃楚交中國之始諸侯互相往來通好
謂之聘荊是地名即今荊州乃楚受封之國考楚之先世本有功于
周家受封子爵當周之衰僭號稱王猾夏不恭孔子作春秋內夏外
夷故貶他不書楚止書荊待之為夷狄之國又考春秋凡諸侯聘問

皇明文集卷八　八　十四　頁

于鄰國必先書其國號其所遣使臣或書名或書字或書官今楚子
使人來聘問于魯春秋止書荊人來聘雖不以中國待之卻進而稱
人何以進之蓋聘問乃中國諸侯往來之禮楚以夷狄之國知魯為
周公之後人望之國首先遣使來通聘問聖人樂與人為善故其書
法如此臣觀春秋一書最謹華夷之辨凡中國而變於夷狄者黜則
懲其不恪而威之以刑來則嘉其慕義而接之以禮故邇人安遠人
服聖人之心實與天地之心一般然夷狄之心則每假禮以行其詐
且如楚子當來聘魯之前四五年來嘗敗蔡而虜其君入其國橫行
淮漢浸及中原一旦遣使來聘于魯其心豈真重魯哉殆欲遂其遠
交近攻之術爾當既聘魯之後以為其心誠知慕王化以交望國則
宜畏義斂兵不敢萌犯順之舉可也曾未幾何而有伐鄭之師窺覘
之謀蓋不能掩所挚莊公不顧一聘之私而會齊宋以攘之誠足與
申內夏外夷之義矣故聖人雖進楚之聘尤善魯之能攘夷以中國

而變於夷狄春秋尚謹之如此況純於夷狄者乎由是觀之中國於
夷狄固不可以無待之之策尤不可無備之之策楚之受事既可見爲伐楚
皇上念孔子作經之旨嚴裔戎猾夏之防雖　廟謨有餘益當延攬群
策雖中國無事益當整飭六軍將見來格有苗德侔虞舜薄伐獫狁
功邁宣王四民享安居樂業之天一代際雍熙泰和之治臣犬馬之
心不勝拳拳

三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這是春秋魯僖公四年記齊桓公伐楚的事屈完是楚大夫師是軍
旅住劄的去處召陵是地名楚之先受封于荊本周異姓諸侯世至
春秋僭王猾夏比於夷俗中國諸侯無敢與之抗者齊桓公既相管
仲乃以是年親會魯僖公暨宋陳衛鄭許曹八國諸侯之兵將討楚
罪以蔡國本文王子孫反黨于楚先以奇兵侵蔡蔡人四散敗走遂
以兵伐楚楚子使人問齊所以來伐之故管仲對說我先君太公受
周天子命得專征伐爾楚國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又昭王南巡不
還所以來問爾罪楚人對說包茅不貢是楚之罪昭王不還君其問
諸水濱桓公以楚不服進兵次于陘於是楚子使其大夫屈完來覘
于軍中桓公遂還次召陵大陳諸侯之兵與屈完說諸侯從齊非是
為我乃尋我先君太公之好今楚能與我同好何如屈完對說此我
楚君所願桓公又說以此諸侯之衆與戰何戰不服以此諸侯攻城
何城不克屈完又對說君若以德懷諸侯誰敢不服若以力制之則
我楚國方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於是桓公禮屈完俾與諸
侯盟于召陵而退孔子作春秋書曰楚屈完來盟于師楚大夫至此
始書其名氏而曰來盟嘉楚之能服義也又曰盟于召陵序桓公攘
夷之功也於此見齊兵雖強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
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王者之師故春秋之盟於斯為盛臣竊

因是考之桓公所以能服楚之強而不敢肆於中國者大抵皆管仲之
功蓋管仲相齊必先養民而使之富強訓兵而使之知義仗其可勝
然後佐桓公率諸侯正楚之罪而伐之果能使楚恐懼請盟之
不暇桓公乃退舍而許其成不肯黷兵血刃以輕用民命如此孔子
所謂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豈非桓公相管仲脩內攘外之明
效歟惜乎管仲不知聖賢大學之道其相桓公僅能攘楚而正其不
貢之罪終不能使桓公不擅天子征伐之權為罪之魁故孔子又譏
其器之小而曾西鄙其功烈之卑也然較之漢唐以來有相其君而
虐內攻外以不恤人之家國者則又管仲之罪人矣伏惟
皇上聖學高明　廟謨宏遠味孔子作春秋之旨念外攘内治之修
愛養黔黎振揚威武則九土歸心樂盛世熙熙之化四夷稽首仰
皇明赫赫之威天下臣民不勝慶幸

通鑑綱目

以張釋之為廷尉

這是通鑑綱目紀漢文帝命刑官得人的事張釋之是文帝之臣廷
尉是理刑之官所掌的事即是如今三法司事古時法制簡略止設
廷尉一官專一理刑初張釋之為謁者僕射官隨侍文帝幸上林苑
文帝問上林尉所養的禽獸如何尉不能對有嗇夫小官替上林尉
答應甚詳文帝喜他有口才命釋之傳旨陞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因
問帝說高祖時大臣有周勃張相如這兩箇是何如人文帝說是有
德行的長者釋之說他兩人每奏事時全似不會說話的一般何曾
效嗇夫這等喋喋利口且秦用刀筆吏務刻薄逞口辯尋求人罪過
無惻隱之實以致人君全不聞自己的過惡遂受亡國之禍如今又
以利口陞官臣恐天下倣效成風不可不慎文帝以釋之說的是寢
旨不行命釋之為公車令又拜中大夫遂進拜廷尉使平天下的刑
獄一日文帝過中渭橋有一人橋下走驚了文帝所乘的馬捕送廷

尉聞釋之奏犯蹕者當罰贖文帝怒不從欲重其罪釋之說法須要
合天下之公不可太過也不可不及廷尉之官專持天下之平若不
當重的擬他重罪是朝廷不信於民若用法不信以喜怒為重輕則
民將無所措手足如何使得文帝思其言良久乃喜從其奏後又有
賊偷了高祖廟中玉環釋之奏當死罪文帝又大怒說賊偷了先帝廟
中之器吾欲誅他一族今你所奏止誅一人非吾所以敬宗廟之意
釋之免冠謝罪說朝廷法度止當如此今偷了宗廟之器便誅一族
假如愚民取長陵一抔土又把何等法去罪他文帝怒解也從其所
奏盡釋之為廷尉惟知朝廷之法當合公道不隨人主的喜怒故天
下號無冤民可謂能盡刑官之職矣宋儒朱子特於綱目通鑑大書
其綱備書其事一以見文帝能任用忠厚之人為漢令主一以見釋
之能輔成寬仁之治為漢良臣故其書法褒美如此臣謹按刑者輔
治之具帝王不得已而用之然其用實皆出於天討有罪亦非帝王

所得私者考之於書虞舜命臯陶則云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武王
用蘇公則周公稱其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二君能委任得人故
下服民心上合天道虞周之治有雍熙泰和之盛良以此耳洪惟我
朝
太祖高皇帝以仁易暴而有天下既於大明律定一代之制通人法兼
用之宜又於
皇明祖訓禁法外之刑為祈天永命之本誠可以垂諸萬世而不易者
仰惟
皇上嗣統以來並示恩威恪遵 成憲寬恤之語不以疏遠而或遺放
殛之刑不免僥倖而獲免罷貪殘之選雪正直之誣不必張釋之詳
讞而有文帝之寬仁不必張釋之拜諍而有文帝之明見民心悅服
朝政清明固有非前代可及者矣尤願
皇上念民命之重敕司刑之官刑一人也必體上天好生之心議一刑

也必合天下至公之論然後虞周君臣致治之美而陋文帝庶幾措刑
之風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三
詔議貢舉法
這是通鑑綱目紀漢孝章皇帝詔百官討議薦舉人才的事在元和
元年夏六月當此時上書陳言的人多說各處郡國薦舉人才都不
考他功行優劣所以在任的官都懈怠不謹所理的事多廢弛不振
於是孝章皇帝乃下詔百官會議時廷臣韋彪上書說國家以簡用
賢才為務賢才當以孝行為首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且人的才
行少能兼備孔子有言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人才難得從古已然彼忠孝之人持心重厚殺酷之人持心刻薄人
君任官當揀擇有才有行的人不可專用勳舊子弟然其要尤在選

任二千石的官凡郡守之類歲食祿二千石的許得薦舉人才若二
千石的官得其人則他所薦舉的無不得其人矣韋彪又上書說天
下的政務機要全在尚書之職近者缺人多於郎官內擢用雖能曉
習法律長於應對然不過以小聰明為事多無真才實德昔文帝聽
張釋之言不用嗇夫利口小人而深念周勃重厚少文有社稷之功
宜以為法孝章皇帝賢韋彪之言悉嘉納之宋儒朱子於通鑑特書
詔議貢舉法了綱詳著韋彪之言于目以見章帝能納善以求才為
重可謂知為治之本矣臣惟自古人君莫不由于用賢才而致治亦
莫不由于用非才而致亂若唐虞三代盛時則有一輩致治之臣專
一引薦君子以匡不逮若三代以後衰世則有一輩致亂之臣專一
引薦小人以固寵祿蓋人才之賢否繫國家之治亂考之經訓鑒戒
昭然若漢章帝下明詔以杜薦舉之弊闢讜言而待薦舉之要一時
願治之君亦可謂難得矣然臣嘗反覆韋彪之言其說有三一則欲

薦舉人才先德行而後才智一則欲郡守稱職以清薦舉之流于外
一則欲尚書得人以正薦舉之本乎內此三說者眞是名言蓋非獨
可行于一時雖萬世可也伏惟
皇上鑒帝王圖治之難體
祖宗傳緒之重用人之際或博採公論以簡在
聖心與錯一行士風不變倘有取於章帝納善求才之第三節擇其說議
貢舉之法杜倖進之門務求才行兼備之人以成內外無間之治則
唐虞三代之盛在今日矣伏乞
聖明留意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八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九

制策

皇帝制曰朕惟古昔帝王之為治也其道亦多端矣然而有綱焉有目焉必大綱正而萬目舉可也若唐虞之治大綱固無不正矣不知萬目亦盡舉歟三代之隆其法寖備宜乎大綱正而萬目舉也可歷指其實而言歟說者謂漢大綱正唐萬目舉宋大綱亦正萬目未盡舉不知宋正者何綱未舉者何目與已正已舉之綱目可得而悉言歟我
祖宗之為治也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固無異於古昔帝王之治矣亦可得而詳言歟朕嗣承大統夙夜惓惓惟欲正大綱而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百姓富庶而無失所之憂四夷賓服而無梗化之患薄海內外熙然泰和可以增光
祖宗可以匹休　帝王果何行而可必有其要諸士子學以待用其於古今治道講之熟矣請明著于篇毋泛毋略朕將親覽焉

第一甲第二名臣程敏政

臣對臣聞中庸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蓋一者誠也以之修身則可以正天下之大綱以之為治則可以舉天下之萬目堯舜之所以帝禹湯文武之所以王者純乎此而已大哉誠乎源於天性於人亘萬古而不息放四海而皆準人倫舍是則無自而明風俗舍是則無自而厚養民舍是則無所恃而臻於富庶御夷舍是則無所恃而致其咸賓蓋天下之理雖衆求其操之約制之廣莫有過於誠之一言者其可視為迂闊不急之談而別求新奇可喜之論哉伏惟
皇帝陛下嗣大歷服以來歲一週矣踐阼無他德思存此誠而不雜制治保邦思守此誠而不踰內焉
聖母太后日夕化導之切外焉執政大臣左右輔弼之勸所以登三邁五光前裕後者殆基於此矣[illegible]中不自滿假念

太祖創業之艱難
列聖守成之不易首進臣等于 廷詢以治道欲以匹休往聖增光
祖宗其嗣治之心可為健羨然切思之開茂科策多士
祖宗以來相承既久未知今日 陛下之意姑以選 累朝之舊典備
他日之故事而已耶抑真欲周詢兼綸博盡群情以裨萬分之助
也臣誠愚昧不知所出然幼學壯行之志得於聖經賢傳之間者
敢不精白一心傾竭底蘊以稱 淵衷塞 明詔臣聞治天下有
本焉大綱是也有末焉萬目是也大綱不正則治道有未純萬目
不舉則治法有未備然大綱之或正或否萬目之或舉或遺則係
於人君此心之誠何如耳臣嘗觀於唐虞之際欽明文思允執厥
中濬哲文明允迪厥德堯舜之德同一誠也故惇敘九族藹然公
族之親釐降二女肅然閨門之禮內承頑父夔夔之誠外撫傲
弟盡烝烝之乂其大綱之正如泰山磐石之根固其勢尊安而不

可搖也於是乎內有百揆四岳承弼於內外有州牧侯伯承宣於
外命羲和以典曆象而稷以勸民之政舉命夷夔以典禮樂而化
民成俗之道明庶政咸熙庶事允治則萬目亦無有不舉者焉臣
嘗觀於三代之時惟日孜孜大德昭懋小心翼翼細行亦矜禹湯
文武同一誠也故彝倫攸敘文命敷于四海人紀肇修帝命式于
九圍后妃有關雎葛覃之德公族有麟趾信厚之風其大綱之正
如長河大川之源深其流演迤而不可窮也於是乎有典則以貽
子孫而鈞石之度無不具制官刑以儆有位而風愆之戒為甚嚴
六典八法之制無一不備五禮六樂之法無一不周則萬目亦無
有不舉者焉蓋二帝三王之德純乎誠故能正大綱舉萬目致極
熙泰和之治卓乎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夫漢之高帝為義帝則君臣
之義明尊太公則父子之倫正封同姓以連城非私也所以傳固
祀孔子以大牢非過也所以崇聖道其大綱之正亦可矣已然

制禮頗襲於秦而用之朝廷者乃綿蕞之儀作樂不稽於古而奏
之郊廟者乃趙代之謳定律令而八刑糾民之法廢申軍法而九
伐正邦之意泯建官無制大尉御史位乃參於三公養民無法閭
右強宗田或連夫阡陌是以世代相承德化不純而萬目未舉也
其所以未舉者未究夫誠之用而雜於霸者唐之太宗定府兵之
制而農無養兵之費立世業之法而下無兼并之患以租庸任民
則農有定業以職事任官則官無虛名其萬目之舉亦可嘉也然
脅父以起兵則君臣之義乖迫父以傳位則父子之道缺蹀血宮
門則兄弟之情薄聚嫂後庭則夫婦之倫亂以王妃之貴下嫁夷
虜之酋是伉儷非偶也以
天子之尊下襲可汗之號是華夷無別也是以子孫相繼慚德為多而
大綱未正也其所以未正者未悉夫誠之本而雜於夷耳宋祖開
基仁義立國遵族訓而不違金匱之盟可見其孝愛晉王而卒授

神器之重可見其友家法之正而宮闈之醜未聞也傳授最明而
迫奪之禍無有也洞開諸門悟君心之當正蓋有契乎正心之學
偶讀二典嘆法網之大密蓋有得乎敬刑之旨然宋之大綱若無
愧於三代而法制反有歉於漢唐以詩賦記誦求士無學校養成
之法以科名資歷敘位無官司課試之方選宿衛則不能變五代
姑息驕縱之俗教宗室則無以合先生親疏隆殺之宜國用病於
空虛兵威患於不振其萬目未盡舉者豈非以其徒事彌文而未
得夫誠之說乎雖然漢宋大綱雖云正矣然因寵而啓人彘之禍
因爭而有廢后之失亦烏能深究夫誠之本而大綱豈盡正哉唐
之萬目雖云舉矣然禮樂議而不能興封建講而不能行亦烏能真
悉夫誠之用而萬目豈盡舉耶是則漢之雜霸以亂唐之治夾用
夷宋之文浮於實其君德僅止於小成治效不逮於隆古者豈有
他哉誠與偽之間耳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勇智之資克配成湯寬仁之度遠過漢祖取土宇於羣雄
擾攘之際復人紀于胡元昏擾之餘追
帝先世則武王尊親之孝也封建諸王則帝堯睦族之仁也立學校以
明人倫正祀典以絕誣妄后妃不得與政戚畹不得秉權其大綱
正矣置屯設守則內外相承列爵建官則體統不紊律令有定條
而人易於遵守田賦有定制而民便於轉輸朝覲會同之禮燦燦
乎成周之大典黜陟考課之法鑿鑿乎隆古之弘規其萬目舉矣
然考夫
聖德之所臻治效之所極眞有合乎二帝三王立極建本之旨故能正
大綱而舉萬目若是其盛且久也繼是以來
太宗文皇帝
仁宗昭皇帝之茂衍洪圖
宣宗章皇帝

英宗睿皇帝之丕承駿烈所以超漢唐軼有宋而追踪於唐虞三代者
一皆守我
太祖高皇帝一定之家法而莫敢違焉仰惟　陛下卽位之初隆大孝於兩
宮篤至仁於九族御　經筵以緝熙
聖學親政務以延攬英才誠有志於大綱正萬目舉矣且儒道所以明
人倫也　陛下幸太學以重儒道則人倫宜無不明教化所以厚
風俗也　陛下建皇極以敷教化則風俗宜無不厚親耕籍田而
下寬租之令頻發內帑而施賑貸之恩宜乎百姓富庶無失所之
憂也講武練卒屢有戒嚴之　詔出師命將務收奏凱之功宜乎
四夷竄服無梗化之患也然而人倫尚未盡明風俗尚未盡厚生
民猶有啼飢號寒之苦四夷猶有乘機犯順之虞者豈
陛下之誠有未盡歟臣請爲　陛下言之人倫之不明由學政之廢
弛也今雖有董學之官而食廩稍米待他遷雖有司教之職而

俾進者就無復自振以致爲士者視含汙爲常情詭好僻爲要譽
天下茫然不知儒道之可遵　陛下誠能使方行端言之士任興
學之責選擇國學之生以尚其本嚴考郡縣之貢以塞其流大播
風昔之因仍明示天下之趨向則人將知恥好義而人倫豈有不
明者哉風俗之不厚由士習之不正也且苞苴往來者進用而無
曾抵政府者或至於擯斥左右先容者登庸而同巷不求見者或
至於罷歸以致士夫之間正色自持者見疎諛言取悅者得志天
下靡然不知名節之可重　陛下誠能使正直剛明之人首銓曹
之任精揀候銓之庸人勿持姑息嚴察外任之不職勿事模稜杜
僥倖之門重奔競之罰則人將斂華就實而風俗焉有不厚者哉
民不可以不安而安之則係於守令也今之守令非國學因仍之
徒卽銓曹陞沉之士踈其平時不遂之心而肆其今日可爲之勢
以巧取民財爲良圖以期會簿書爲能事如是而求百姓無失所

之憂未之有也臣願　陛下復十科薦士之法勿專其柄于銓曹
舉八柄馭臣之制勿限其職于資格著循良之蹟者特褒犯貪汚
之罪者連坐將見守令皆得其人而百姓不難于富庶矣夷不可以
不攘而攘之則係於將帥也今之將帥非勳戚之家卽蔭襲之子
以科斂侵牟爲職業以蒐閱訓練爲忌諱閑居則賄緣以進事敗
則世祿猶存如是而望四夷無梗化之虞未之有也臣願
陛下儒生可將卽授之兵柄而勿以儒生拘行伍可用卽任以閫寄
而勿以行伍限有功卽賞不以踈遠而或遺有罪則黜不以親貴
而幸免將見將臣皆良士而四夷不難於賓服矣然此數者惟視
陛下此心之誠何如耳然欲求心之誠非力於帝王之學不可夫格
物致知所以明此誠也誠意正心所以體此誠也淫聲美色足以
蕩此誠臣願　陛下斥聲色而不邇瓊榭瑤臺足以移此誠臣願
陛下罷土木而勿營馳騁弋獵迷此誠之鴆毒也臣願　陛下戒狩

田珍禽奇獸害此誠之根著也臣願 陛下鍵好尚忠鯁之言絕
陛下勿以逆心而拒之所以保此誠也詔諛之說 陛下勿以順志
而從之恐其間此誠也熟之於講授之間緩之於對越之頃養之
於虛靜之中存之於紛擾之際以是而脩身以是而為治大綱奚
患其不正萬目奚患其不舉由是增光
祖宗匹休前聖海㝢內外春風泰和而重華之德丕承之功不在舜武
而在 陛下矣 陛下之策臣者臣既條陳于上然臣於終篇復
有獻焉欲 陛下正心以立天下之大本使此誠堅於內獨斷以
收天下之大權使此誠著於外兩者兼盡內外交脩而大綱之正
萬目之舉皆不能外 陛下意向之所如矣古之人君其於此心
或不自正則必有異端之徒進其前而誘之者故大學謂正心然
後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而董子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則四方
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臣願 陛下敬以直內念此心之不可放而

操之使由學問思辨而篤於行則視聽言動莫非天理而外欲不
能奪矣古之人君其於此心或不自收則必有近習之臣昵其旁
而竊之者故洪範謂惟辟作福作威而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
伐自天子出臣願 陛下義以方外念此權之不可移而收之使
由形著動變而底於化則慶賞刑罰一出至公而邪氣不能干矣
夫如是則大綱自正萬目自舉
聖德之體全
聖智之用周彼端居玄默以求所謂正心侵官自用以求所謂獨斷者
其何足以與於斯是則誠之一字周
聖德之始終而正心獨斷二者尤
聖治之切要蓋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而天德則誠矣此臣所以
繫其辭而不敢為 陛下極言之雖然孟子謂不誠未有能動者
而程子謂一有不誠則凡者皆虛文則夫欲求天下之治以天人

綱而舉萬目者舍是將何所致其力哉臣學不足以稽古才不足
以應變然所以不敢以淺近之說所陳必切於事不
敢幾為矯激之談惟 陛下留聽而採納焉幸甚臣謹對

重峯趙先生文集卷之九

奏議　表　策問

奏乞省親

左春坊左諭德臣程敏政謹奏為陳情乞恩省親事臣原籍直隸徽州府休寧縣人直隸瀋陽中屯衛官籍由進士除授翰林院編修歷陞前職切思有父信原任南京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并母林氏俱在原籍居住臣自授官到今一十三年一向為因纂修史書

經筵進講并隨侍

東宮殿下講讀不敢言私又無在外公差得以便道回還省視不意今年七月初六日有弟敏行在家侍養因身故臣父母俱年六十之上忽遭此變必難堪處為此披瀝衷情仰瀆　天聽伏望

皇上憫臣衷懇容臣給假回還少盡父子兄弟之義省慰畢日依限前來供職以圖補報則臣舉家生死無任感戴

聖恩之至具本親賫謹具奏　聞伏候

敕旨成化十四年十月十八日左春坊左諭德臣程敏政本月二十日該通政司官於

奉天門奏奉

聖旨准他去給與脚力着上緊來該衙門知道欽此

奏乞終制

守制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臣程敏政奏為乞

恩終制事弘治十年五月二十四日有臣本府官奉巡撫官劄付該吏部咨開　內閣大臣因纂修書籍奏　准起復臣為副總裁官催臣起程者臣聞　命惶惕不遑即時望

闕謝　恩訖伏念臣自前歲有母之喪荷蒙

皇上諭祭賜葬給驛還鄉

天地之恩無階上報況經纂修書籍正臣職業但臣服制未闋哀疚之

中莫由自效伏望

皇上矜憫許臣終制前來供職總裁之副非臣敢當分館所修頗竭駑鈍臣無任殞越待罪之至具本專令家人親賫具　奏　聞伏候

敕旨

奏考正祀典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臣程敏政謹奏為考正祀典事臣聞古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為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垂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于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于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以勸一時範一方而不敢輕議焉況先師孔子有功德于天下于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則其　廟庭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苟焉而已必得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于聖門而無玷于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侑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顧歆將使典模範者莫知所教為弟子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于天下而施及後世其為關繫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邇者言官欲出文廟從祀諸賢之有罪者　詔禮部集議臣愚亦在預議之列疑其所言尚有未盡而議者相持憚于改作臣考之於書揆之於心不敢妄為異同謹畫一條陳上瀆

聖覽伏乞

皇上丕顯文謨主張斯道仍下禮部通行集議采而行之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為百世可遵之典使世教有興起之益人心得趨向之公其於治道未為無補謹具　奏　聞

一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注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為得聖道之傳而并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于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隲之召

為秘書監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剠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為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為正直所羞即是觀之則衆惡備于一身五經為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冒為經師使衛生于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為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為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為郎不修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為清談所注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罪深于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然周王魯又注風角等書班之于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為博士毀武于朝及子賓客為盜繫獄而武平心决之得不死則又造謁不慙先儒謂聖禮家之

宗而身為贓吏子為賊徒可為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為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毌丘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為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己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蓋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餉遺洛中貴要紿人曰懼其為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所獲之讎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輾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為無功臣竊以為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鄭衆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況其書行于唐故唐始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於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諛淫邪貪墨怪妄之迹將自失于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褫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于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于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俾儒見歟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

一孔子弟子見于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于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棖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庭從祀申棖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重複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蟊螣而孔子稱蘧瑗為夫子决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朱子集注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為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棖申黨者但不可考耳臣愚以為申棖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載于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蘧于衛祀放于魯或附祭于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其名實相符而不外于禮也

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
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況
揚雄實相伯仲而况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
以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揚雄過少之說今
言者欲并黜況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為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
若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
論已多大約以為僭經而不得比于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
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若續經
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于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
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
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
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覺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
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于魏晉佛老之餘

金臺學集卷一　一八五

迨今人以為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
疑為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
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為必述
著而不得比于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看詳學
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
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為百世之法臣以為自秦
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料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
邵並居于尊賢之堂其没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于宣聖之廟其
為闕典甚矣况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為首若以
謂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以其身教之盛與瑗相
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于教乎學者死則為樂
祖祭于瞽宗鄉先生歿則祭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
得加封爵使與從祀同列祀于學宮取自聖裁

一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
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
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為教
與諸弟子之所以為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于上父坐
于下豈禮也哉若以為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
倫而言道者縱出于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臣恐諸賢於冥
冥之中必有不安于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
年嘗封顏無繇為杞國公謚文裕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
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如鄉賢祠之制別立一祠中祀啓
聖王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
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崇聖賢之意臣又考[illegible]聖學失傳千五百年
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
父太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于屬掾之中薦以自

金臺數文集卷十　一八六

代而又使二子從游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沒
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
新法退居于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于閩其歷官行已俱有
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啓聖王使學者知
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為虛文矣
弘治元年八月初三日奉
聖旨這本禮部照例會官議欽此

龜山先生從祀議

翰林院為崇祀典以重道學事該禮部手本開送國子監博士楊廷用
奏前事要將宋儒龜山楊時定議從祀孔子廟庭查得成化元年浙江
紹興府知府彭誼亦要將楊時從祀及福建將樂縣歲貢生員何昇亦
奏前事內稱宋儒朱熹張栻元儒許衡吳澄俱以有功聖門得預從祀
而楊時獨不得預近年南京國子監祭酒謝鐸亦以為言可見後學之

心皆有未安已經行移翰林院議擬定奪外合仍照例用手本行移本院查照議擬俾白具奏等因臣按諸儒從祀于孔門者非有功于斯道不可然道非後學所易知也要必取證于大儒之說斯可以合人心之公竊考程氏遺書及朱子伊洛淵源錄所載龜山楊氏行狀墓誌等文俱稱其造養深遠踐履純固溫然粹然言遠色與明道程子相似方其學成而歸程子目送之曰吾道南矣然則是道也豈易言哉自兩程子嗣孔孟不傳之統及門之士得以道見許者龜山一人而已蓋龜山一傳為豫章羅氏再傳為延平李氏以授朱子號為正宗文定胡氏親承指授而春秋之傳作南軒張氏上泝淵源而太極之義闡心學所漸悉本伊洛使天下之人曉然知虛寂之非道訓詁之非學詞華之非藝則龜山傳道之功不可誣矣宗當之世京黼柄國躋王安石于配享位次孟子而頒其新經以取士〻尊安石為聖人不復知有孔子誦新經為聖言不復知有古訓僭聖叛經凡數十年龜山入朝首請黜其配享不令廁聖之廟庭廢其新經不令蠱學者之心術又請罷和議以收人心斥和議以張國勢竄權臣以正邦本培主德以崇治本其議論讜言雖不盡用然使天下之人知邪說之當息詖行之當距淫詞之當放則龜山衛道之功亦不可掩或有疑其出處之際而少其著述之功則亦有可言者朱子謂龜山之出惟胡文定公之言最公曰當時若能用決須救得一半而文定亦曰蔡氏焉能浼之然則以出處見疑者未考之過也龜山值洛學禁錮之餘指示學者以大本所在體驗之功轉相授受而朱子得聞其指訣則見于何鎬之書朱子於理一分殊之論稱其年高德盛而所見益精則見于西銘之跋要之無龜山則無朱子而龜山之道非知德者殆未可輕議然則以著述見少者亦未考之過也又按元史至正二十一年因杭州路照磨胡瑜建言已將龜山與延平李氏文定胡氏九峯蔡氏西山真氏俱加封爵列從祀以世變不及通行天下此殆近于禮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者然則祀龜山若文定私淑于龜山若朱張咸在侑食而近私淑于朱子若蔡真遠私淑于朱子若許吳亦在侑食獨其所有傳道衛道之功可以繼往開來抑邪與正者反不預焉揆之人心誠為闕典考之大儒之定論參前代之故實伸于從師之義慰後學向道之心以龜山躋于從祀宜合公言謹議

擬武成王廟配享名將議

臣竊觀先王制禮五而軍處其一置卿六而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不聞別有所謂將帥與六卿鈞禮者蓋當兵時田以井授士有常業兵之出于農者非孝弟力田之人則庠序教養之士也將之見于用者非里閈族黨之師則公卿大夫之選也文事武備實相為用豈有二道哉自周之衰諸侯暴橫井田既廢兵農遂分若書者以權詐相矜謀國者以首功相尚所謂名將者大抵多從衡捭闔之徒或盜賊蕃戎之傑而先王之軍禮師制蕩然盡矣唐之中世詔立武成王廟以尊禮太公取歷代之號名將者而侑食焉比于孔子宋元因之則既已失文武一道之義至其所取者又皆秦漢以來匹夫之勇一時之功比類觀之猥雜殊甚雖嘗一再更定而狃於世所習稱之人卒無以致去取之當也夫太公奮鷹揚之勇以誅紂陳丹書之訓以戒君所謂經天緯地之文戡定禍亂之武實兼有之誠聖王之上佐三代之仁人與周公召公相為伯仲者也顧其侑食一堂之上者乃如彼其猥雜尚又有羞其耻與之相處也審矣齋居暇日盡取歷代史傳考其人之出處別加訂定其大意則取其身兼將相才具文武內行淳備經術通明識君臣之義達去就之理有翊運佐王之數有匡時贊治之略有足兵格國之能有危身徇主之節有靖亂復辟之功有綏遠攘外之績者共得若干人雖其所行未能盡合聖軌上比孔庭然亦足以範櫜鞬之士當俎豆之選凡秦漢以來沾沾以辯智為奇悻悻以鬭力為勇狃時徼利不耻不忠生事取功不畏不義者悉加刊削庶幾為學者有以知親上死長之義為邦者可以鑑誅殘去殺之教先王之軍禮可復大司馬之職任可舉

而仁義之將節制之師亦庶乎可以復見于　盛世矣

代衍聖公謝修闕里廟庭表

孔子六十一代孫襲封衍聖公臣孔弘泰等荷蒙
先帝以闕里廟庭歲久傾圮特命有司重加修葺近告工完謹奉表稱
謝者臣弘泰等誠懽誠忭頓首頓首上言伏以文教誕敷雖照普臨于海宇
儒宗大慶爰新復見于宮墻成千載之偉觀匪一家之私幸光覃鄒魯
遠隨金元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體備中和　志兼謨烈　乾綱獨運闢四門以廣忠言
渙號孔暢奉　兩宮以隆孝治登延耆俊屏斥異端講耤田之禮以厚
民生却貢獻之私而恢邦討加崇釋奠重師表百王之功常
御法筵究刪述六經之旨富開宇落成之日應治元初紀之期載念
先皇歷斯盛典屢勤大吏督彼群工出官帑以佐經營發役人以克輸
作禮庭中虎祠首有加寢殿相高於文斯稱像設儼衣冠之肅歲時增

俎豆之輝文星遠應幸壁奎化雨再沾于洙泗總賴乾坤之力致茲輪
奐之休臣爵與上公身叨主祀孔林無恙企闕詩聞禮之風闕里有光
愧肯構肯堂之業恃廣厚而觀盛舉已被　鴻恩贍嵩岳以祝壽稽載
甲徵惆伏願配享天配乎地慶無疆之治于
一人作之君作之師享有道之長於萬世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　聞

謝賜鮮果

臣敏政等謹　題今日早伏蒙
皇上遣内臣黄昇　頒賜臣等鮮果五品臣等猥以末學叨侍
經筵曾無啓沃之功乃獲　光榮之賜珍品遥分于　紫禁菲才深愧
于素餐稽首拜受之餘無任感激之至
弘治元年五月二十九日

應天府鄉試策問

一

聞古聖王必有謨訓以範來裔俾世守之故嗣君有道延祚無疆不可
尚已漢唐之治雜霸雜夷而宋之治亦文浮于實雖間有典章之存去
古遠矣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以武功定海内以文德開太平其所以貽謀垂憲者有
皇明祖訓以著一代家法有諸司職掌以昭一代治典有　大明集禮
以備一代儀文有大明律以定一代刑制育才則有臥碑之條教民則
有務文之布恤軍士則有條例之頒嚴釋老則有清教之録其慮周其
說詳蓋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實與古聖王相傳心學之大要不約而
同也嘗竊以為
聖子神孫舉而措之可以興至治名臣碩輔遵而行之可以成駿功有
不待更張而外求者矣諸士子出于南畿誦服

聖訓固宜其習且審也其節目次第良法美意願悉陳之以為我
皇上繼志述事之一助焉

二

問致治之君輔治之臣必以敬天勤民為首務三代而上無容議矣漢
唐宋以來或不候災異常畏上天之監臨或不待歲凶先議貸民之振
恤或四方災異郡未及上而輒以聞或諸路水旱無論巨細而悉以奏
此皆能防患於未然者或因大水有感樂府省宂馬諸美事或因歲荒
有決疑獄制常平省息政或力主捕蝗之令而民不至大飢或周盡救
荒之策而民多所全活此皆能弭患于已然者其君臣同德之詳協恭
之效可得聞乎山頹孛見天意何如其可回而乃以天變為不足畏歟
勵精圖治之君方救之術而不疑何也夏霜秋螟民生何如其可救而
乃以湯旱為桀之餘然雄才大略之主亦昧其說而不悟何也若是者
其君臣之間當執任其責乎我朝

列聖暴天子既思所以得為國之[illegible]之恥執者誰非[illegible]
可及也遡者有修德弭災之　詔[illegible]有[illegible]勤周之之使為于[illegible]
然議曰建白未足以當
聖心有司奉行未足以宣
聖澤茲欲使天意復而民困蘇以副
皇上願治之意必有說焉諸士子向[illegible]際之以觀明體適用之學

三

問經史之微訓與義至程朱出而後千百年之疑誤析之訂之無餘蘊矣然天下之理有闡必先固亦有生于程朱之前而其精識卓見迥出一時豈理根於人心者自不容泯乎如[illegible]復[illegible]象之[illegible]使不雜附經後存古之義大矣而在魏[illegible]露初有舉之以為大學者表章學庸之書使不雜置記中開道之功深矣而在宋天聖間有[illegible]之以賜進士者推之一于漢以來儒者所不識也然唐人嘗見乎易銀之疏敬之一言秦以下學者所未聞也然魏人嘗著乎法象之篇設命者泥術數而莫知窮理之原相貞元者乃有造命之說求治者急功利而莫知格君之本相元和者乃有正心之對尊孟子性善之論曰此大功也然六條之奏出于後周尊逝者如斯之言曰此絕學也然勵志之詩聞于西晉推蜀繼漢所以正司馬氏也顧有以之著漢晉春秋者矣[illegible]周存唐所以過歐陽子也顧有以之改吳競國史者矣凡此皆天下至理所在不容易視之也將其人偶見乎此而餘不足論乎或程朱之說反出乎此乎否也諸士子博學而反諸約以待問者久矣願悉其人以對

四

問世之治亂常繫君子小人之進退而人君所患常在君子小人之難知蓋大奸似忠大詐似信苟無灼見之明則或以君子為小人以小人為君子者衆矣此知人所以自古為難也昔四國流言人皆以為疑而心[illegible]之啓乎彰于天威辨言亂政人皆以為[illegible]而兩觀之誅[illegible]逃于

聖斷使非天與聖人則二人之邪正終莫能辨矣乃若沖年嗣位之君宜其惑于此然能破上書者之詐而辨大將軍之忠至于左右皆驚何其明也果敢聰明之主宜不為人所欺然舉世皆知其相之奸而獨信任之以為朕殊不覺何其蔽也烏乎人君孰不欲去治興亂進君子退小人然而往往如彼者豈不以知人為難無道以燭之邪欽惟我
皇上清明在躬宵旰圖治於執政之臣任之未嘗不專而於憸欺之徒去之未嘗不決蓋遠法堯舜之明而漢以下不足言矣茲欲使所進皆君子而在下無遺賢所退必小人而在位無留慝以永保國家太平之治是必有道也諸君子學古入官於前代治亂之迹講之熟矣其為我明著其說將以獻于
上焉

五

問一代之興必有佐命世臣與國咸休自殷周以來則已然已顧其子孫不能無中微之日則為人上者必振之以昭先烈示後勸若漢高帝功臣罷侯者至宣帝而後復之光武功臣失爵者至安帝而後續之汪哉之恩忠厚之澤見于史者可考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建萬世不拔之業雖出于天命然佐命有功之臣裝亦萬世不可忘者考諸當時不特分茅錫爵傳之子孫或[illegible]葬　孝陵或配享　太廟或褒其忠勳于祀典報功之禮遠過前代而其子孫在今日有祿食者蓋已無幾試以其大者言之有才本王佐可方漢之留侯者有勇冠諸軍可比唐之鄂公者有從起　帝鄉撫定八州有功無過者有貴為
帝甥[illegible]將偏師有勝無敗者有收方氏而靖海上者有縛明昇而下全蜀者有以與[illegible]前後伏節于渊東者有以拒偽漢前後死忠于江漢者有手殪伏賊而獨肘腋之變者有悍為謀首而收敵愾之功者有以帷幄親衛之勞果承封公者有以方面專征之績兄弟封侯者其大功

元勲杖諸平時封拜何但胥漢然昭矣之一猶尚存配享之祠位不撤祀典之廟貌如生顧使其傳泯焉如此然非所以昭先烈示後勸有司未嘗擧兩漢故事以請而至于斯乎如有以與滅繼絶之說言之于　上亦庶幾可以歟
高廟在天之靈而報功盛典媲美殷周矣諸士子生長南服必能記其運籌決勝之方與其攻城畧地斬將搴旗之勇請詳著于篇以助有司之刪府歟顧者

考歲策問

一

問先儒謂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然則讀其書而不知其說可乎論語之書傳者則有齊論一篇何以不一孟子之書說者謂又有外書四篇何以不得論語孔門衆弟子所錄或者謂成于曾子有子之門人其說然歟孟子之書並非其所自著或者謂出於公孫丑萬章之徒其說然歟是治大學在論孟先語中庸在論孟後以予者工夫固不可躐而進歟孔子之言皆自然孟子之言皆事實豈所謂氣將不可強而同歟後世之於二書也有起刀筆而知論語用為佐治之本者其所見雖或未能究其大全而通之邪有為大儒而不知孟子至為疑孟之書者其所見雖偏固未能推其殊美而議之邪諸士子將來有師儒之責其教人宜莫有先于二書者矣請著于篇

二

聖人之道中焉止矣而學之者雖大賢亦不能無弊也自河洛之學行而考亭實嗣其傳然在當時與考亭並出者有湖南之學有金華之學又有臨川之學永嘉之學今析衷以考亭之言則謂湖南之學失之過高金華之學失之不及所謂失者何所指歟所謂臨川之學偏于持守永嘉之學偏于事功所以偏者何所見歟觀考亭之言所以箴其失矯其偏者亟矣而卒未能復之適中何歟豈尊其師說而亦然拘于氣質而不可以加進歟為問之邪或辨之邪明則大綱起于是壟而望底于大中之域難矣諸士子將出其學以教人其悉以對

三

邇歲河決張秋水溢姑蘇上勤
聖衷累遣詔使蓋凡有一言一策可取者舉得自見而況農田水利之說亦學者所當究心者耶夫黄河之水自汴趨淮以入海而黄陵岡乃河流東下之喉襟說者謂此岡廢而不築故有今日之決然乎姑蘇之水由太湖下松江以入海而白茅港乃三吳泄水之尾閭說者謂此港淤而不浚故有今日之患是乎黄陵岡苟未就緒則青滄之境徒駭馬頰諸處皆河之故委禹貢所謂九道者若聽其北徙而導之勢順而功易第不審於東南漕計可無礙乎否也白茅港既未即功則三吳之間劉家港鹽鐵塘諸處皆江之故委禹貢所謂三江既入者若隨其所在而浚之力分而利博第不審於遠近民田可無損乎否也夫修築之功鉅而　國用方匱疏浚之役勞而民食孔艱茲欲使功成而下不擾患除而民不飢何施而可諸士子將有教人之責計必取法安定而究心於此者請先言之

私試策問

世之論士以為年少則浮漫年邁則老成故上之人於士卒待其遲暮而後用之然考諸傳記有年二十四中興漢室為雲臺之冠者有年二十四從定江東成赤壁之功者有年二十八定策隆中雖關張宿將皆安為之塊壘者有年二十五侍謀軍國雖李郭元勳皆除受其建畫者有年二十九當建安之末為參軍算無遺策有年三十當建中之初為内相充濟多難有年三十一而抑頭談當世之務者有年三十二而建節負滅金之志者有年三十一以學士本兵卒之舉從之役有年三十三以侍郎出督遂能平苗劉之亂或年三十二為參政卒之拜御史人為之膽落者或年三十六位樞府卒之任招討賊為之膽寒者凡若此皆

所謂少年未更事之人也將上之人猥用之而偏中半則考其平生以志終有定見非僥倖嘗試者之為也如上之人必待其年邁而後用之乎則尚論其人而退訂其事必有後時失機之悔覽古人所以惜老成者亦必自其少壯而用之使其更事愈多閱世愈熟雖衰老而不忍釋之乎抑必壯之時置之散地直待其遲暮於壯而後乃用之則史之所書又不盡如此諸士子幼學久矣亦必有壯行之志雖用舍存乎人然所以自處者亦不可不豫定也請悉著之

會試策問

一

問古昔帝王創業垂統必有謨訓傳之家邦我太祖高皇帝立法定制製為祖訓以遺　東宮　親王又　命編輯前代善惡為昭鑒錄以賜諸王蓋重根本蕃衍枝葉為億萬載隆長之計其視漢時之賜詔書文

教帝範之作開元之訓仁孝之詩戒子之篇以至承華之有要元良之有述萬萬不侔矣是書雖藏在　祕府而見諸聖政之記儒臣所叙述者天下固已傳之諸士子亦嘗習聞而與知乎閱而知之請述聖祖之鴻猷大旨以為天下告則於明天子端本睦親之治不為無補也

二

問天下之治存乎紀綱而成乎風俗斯二者果相須邪亦各自為用而不能相通邪且二者之名起於何時二者之義何所於取漢唐宋之所以為紀綱者何如所以為風俗者何如其安危治亂可考而知也言紀綱者莫切於韓昌黎朱晦菴彼論議之士或以賞罰或以官爵或以法度或以井田其為說孰要乎言風俗者莫切於賈誼陸贄彼術行之與或詔公卿大夫或令二千石或遣諫官博士或太中大夫其為法雖著

乎　國朝統御之初紀綱振肅風俗醇一迨逾百代然歲久勢殊未免有偏而不起之處茲欲今詳求條格具備而振偏補敝返朴還淳之效猶或未臻不知古之人不賞而勸不罰而治不令而行不教而聽何以能然也有志於世道者宜可默識而已乎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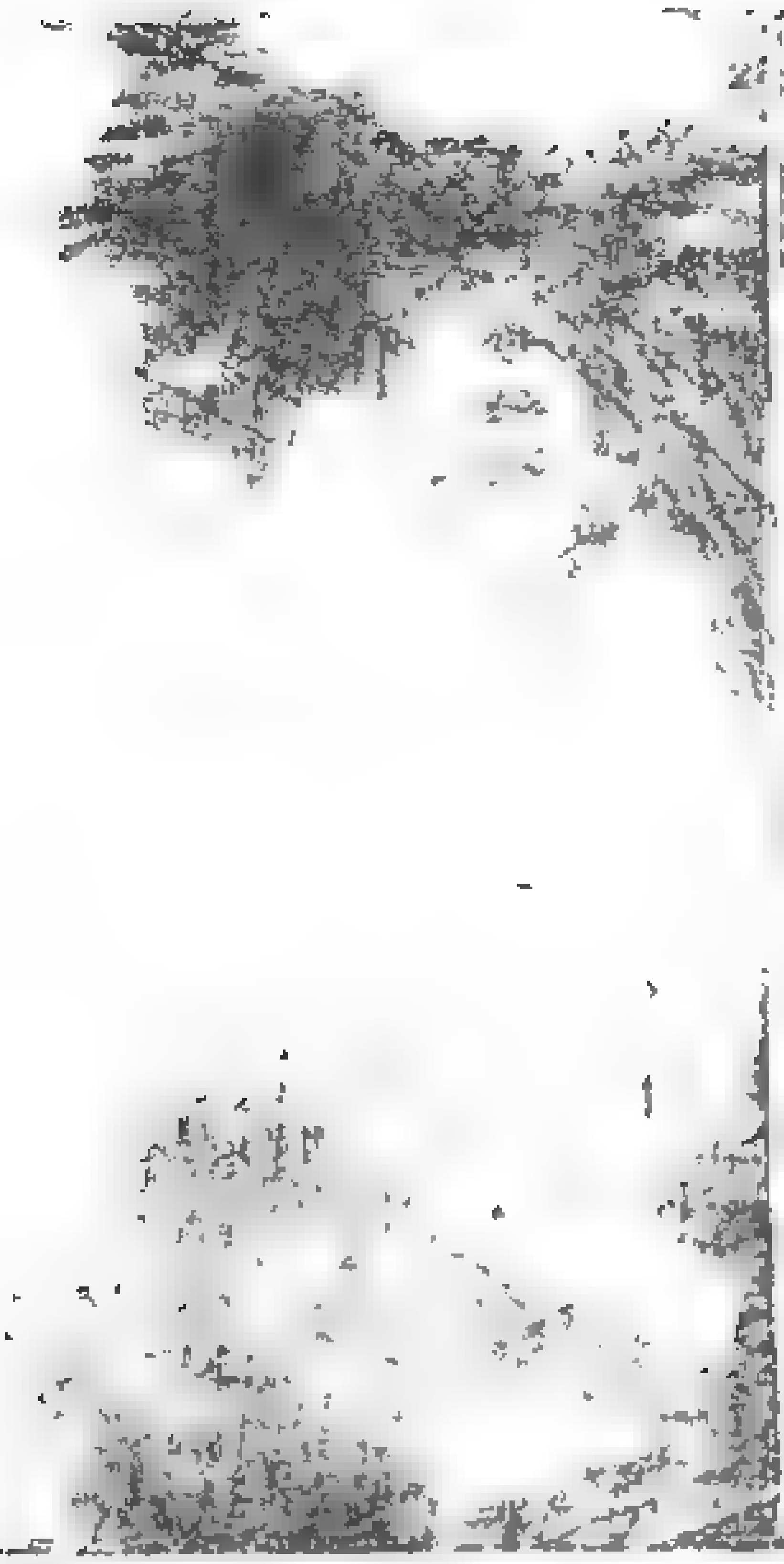
問學者於前賢之所造詣非問之審辨之明則無所據以得師而為歸宿之地矣試舉其大者言之有講道于西與程子相望而興者或謂其似伯夷有載道而南得程子相傳之的者或謂其似展季有致力于存心養性尊師孟子者或疑其出於禪有從事于小學大學私淑朱子者或疑其出於老夫此四公皆所謂豪傑之士曠世而見者其造道之地乃不一如此後學亦徒因古人之成說謂其爾然真知其似伯夷似展季疑於禪疑於老者果何在邪請極論之以觀平日之所嘗究心者

四

問政有名有實名與實應則治成故忠信誠愨可以結民虛偽詐罔不可以為化昔人有是言矣自省成考課之法弊在漢或綜核名實而許濟故譏戶口增偽或責課公卿而屯田營備失實者多在唐或留意治功而遷鎮交於六部樞機盡在宋或躬親庶政裁抑僥倖而用刑行政若官納諫之實亦有議焉彼皆願治之君而名實之不相應如此然則將聽其所為而終莫能正邪抑別其有道也今天下之政名存而實弊者不可僂數必欲使上下孚信內外同感終始貞固從古道於數千載之上不可謂不難矣試與諸士子圖之

五

問民為邦本而兵所以為國禦侮有天下者庸可不加之意乎我太祖高皇帝御極愛民養兵慶延則古其在當時民安于供賦而樂兵堅于捍衛而嫌可謂盛矣承平既久民之版籍猶昔也然轉徙者未能招來山澤所藏或有從廣將何以處之兵之尺伍猶昔也然逃亡者莫



可究詰戰守所繫恆有隱憂將何以拯之列聖以來增有司以撫民其慮亦周矣何故籍之卒難于役也責懲臣以清軍其法亦嚴矣何尺伍之卒難于充也豈均當本軍不能獨役行假託以為利者乎抑公行賄賂不能加恤有丐緣以自殖者乎抑而之民雖若稍裕然隸辨多矣故有歎咸孰為之繼三邊之兵雖若兼整深役戍疲矣脫有警報孰任其責此皆 宵旰之慮當路者所叢聞也如欲使民復兩內以實兵足而外以固必有道焉諸士子宜悉陳以對

考 論 說 辨

詩考

按孔子刪書凡百篇刪詩凡三百五篇皆遭秦火而絶漢興諸儒拾之律經生學士乃敢掇拾于煨燼之餘料理于記誦之末而書之所出者非一時所得者非一手參互考定為五十九篇亡者幾半而識者尚不能無眞偽之別今古文之疑也詩也者與書同禍漢初傳者有齊魯韓毛四家而三百五篇完整如舊其藏之何所授之何人此固已不能不啓人之疑矣三家亡而毛氏獨行于朱子從而為之集傳其廢闕小序之非有功于學者甚大而愚者讀之猶有所不能領解者并立異也無當于心而不敢以自欺也劉歆傳云文帝時詩始萌芽皆諸子傳說至武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推此意也則知今詩乃出于漢儒之所綴輯而非孔子刪定之舊本矣詩之名始見于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大抵古詩皆樂也詩雖有風雅頌之分而皆主于樂亦猶易雖有辭變象之別而皆主于占也古者胄子之教過庭之訓皆於詩乎得之所謂養其良知良能者也而今之詩乃取夫狎邪淫蕩之詞襍于清廟生民之列言之汙齒穢書之穢簡牘師何以授之於徒父何以詔之於子而況聖經賢傳之旨本以為治性養心之具曰非禮勿言非禮勿聽也曰口不道惡言耳不聽淫聲也其嚴如此詩也者心之聲而發乎性情者也孔子刪而定之放其鄭聲以為萬世之常經顧乃有取於斯則其所刪者為何詩而其所放者又何聲哉或曰古者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故美惡不嫌於兼取也是大不然陳詩觀風不過曰某地之詩其可傳者若干如二南之類則其風之美可知也某地之詩其可以示戒者若干如鶉奔之類則其風之穢可知也至於某地之詩無可采者則其風之惡亦不言而喻矣豈必以其狎邪淫蕩之詞而盡陳之哉且詩者求治之一端耳其

他之可以觀民風者固多也施于收錄乎刑而行乎官府之文法者何限謂參之詩可也而必求之詩可乎亦將先王不如是之迂也大槩小序不當以淫者自作之詞為刺淫故朱子辯而斷之然刺淫二字則曾古者講師授受之言得之孔門而不可誣者何哉漢儒彼見三百五篇之目散軼不存則遂取孔子所刪所放之餘一切湊合以足其數而小序者不察亦一切以其得于師者繫之曰刺淫此其所由失也朱子闢之是也然集傳則又以孔子鄭聲淫之一語為主凡鄭風之中小序以為懼讒思賢刺廢學而閔無臣者皆舉而歸之淫則亦未免于矯枉過直者矣夫諸詩既無指名又無證佐苟以善心逆之則淫可以為雅以不善之心逆之則雅可以為淫漢儒故有以二南為刺詩者矣說詩者豈可華其已然之疑信者而以臆見輕斷之哉由是觀之刺淫之詩乃孔子之所必存者也淫者自作之詩則孔子之所必刪者也古今人情不大相遠而理之在人心者無古今也如有以狎邪淫蕩之辭與伊川

擊壤之集朱子感興之詩俱收而並錄之曰與學者講肄而誦習之曰此將以示勸也彼將以示懲也其不以為侮聖言者幾希又曰以之敷陳演說于講幃經幄之前曰此將以示勸也彼將以示懲也則下流于不敬而蹈誨淫之轍上以為故常而啓劝尤之心其戕經而害教有不可勝言者矣或曰春秋亦孔子之筆而所載者多篡弑淫亂之蹟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垂法立戒云耳詩之所存亦此意也是猶不然詩之與史其體截然不同也故稱孔子者於春秋曰修々則有褒貶之義焉其法不容於不備也於詩曰刪々則有放鄭聲之義焉其法不容於不嚴也集傳云深絕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辭於詩以為戒愚以謂詩之與樂無二道也苟易詩之一字以為史則垂法立戒之義雖擧而益明矣或曰胄子之教過庭之訓太史之陳亦取其善者耳其不善者則姑置之以示戒而不以教不以訓不以陳也如此則直詩耳亦何煩于聖人之刪而謂之經哉其不然矣詩之為教蓋無出溫柔惇厚思無邪之所謂去淫者自作之辭而存刺淫之作則其說可通也不然求其說而不得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而聖人刪詩放鄭聲之旨終不白于後世矣朱子尊孔者也以為此經實出聖人之所刪定故深闢小序之非以為學者之[?]而[?][?]漢儒之攷哉漢儒亂大學矣而朱子訂其章句漢儒亂周易矣而朱子訂其經傳漢儒增損禮經而朱子編三禮不究其義而[?]其傳止於此是漢儒之幸而後學之不幸也噫取狎邪淫蕩之辭垂之萬世而為經其罪大且久矣今故重加決擇別為此編雖補[?][?]不敢逃從者非正經也無當於心而不敢以自欺也亦異於排擯漢儒而為于尊聖經云爾

老氏論

釋老二氏同禍天下而人不知老氏之罪甚于釋者不知老氏之本也世之知老氏者有二焉以其有符籙晴雨役鬼神驅魍魎[?]異夫齋醮符水之說則謂之正一之教以其有長生久視之說則謂之全真之教是二者皆非老氏之本也予嘗考之周禮太祝掌事鬼神示會同以除凶荒禱水旱司巫掌羣巫之政令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焉禱晴雨之說也方相氏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大喪以戈擊壙之四隅毆方良是役鬼神之說也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為陵神謂龍罔象之屬庭氏掌射夭鳥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是驅魍魎之說也小祝掌候禳禱以祈福祥遠辠疾而素問亦曰精古之醫祝由而已是齋醮符水之說也凡是四者在前古之時多掌于官府降及後世官失其職而老氏之徒竊取之非老氏之本也河圖洛書見于大傳之說先天後天之圖亦出于此至陳邵兩賢始表章之專為為世理學之正宗而參同契一書至勤朱蔡師生為之注釋蓋古者士窮無以自見偷獨善其身者之所為也老氏之徒竊取之非老氏之本也然則老氏之本何在曰先儒則有成說矣而人莫之知也權許若老氏之本也當周之末世先王之道不行而人心放蕩以孔孟之賢聖

而不得位以極之乃徒見誅筆舌之間以望後世則固付之無可奈何矣老氏之徒竊見其幾以為人性之不能盡善則陰為不善而陽爲之亦足以名世多矣老氏倡此道於人偽濫甚之時人亦苦其陽為不善之可耻也由雖然從之由是申韓之刑名蘇張之縱横良平之陰謀嵇阮之曠達羣起四出以就功名蓋不待遠暗者哉之而高明者亦甘心焉其平生之巧中能謂自善以為能事得計者無不出於老氏老氏之權詐流毒至此而人不知其罪者不知其本也夫釋氏兼愛而老氏為我兼愛之道雖足以罔民其弊猶欲絕人之為善至于為我乃人人自便之計而老氏得之謀至膠固彌綿于天下後世而莫之能解如是之迷人豈唯陷其術中而不快雖決矣而安知之無如之何此老氏之罪也故世之罪老氏者乃猶指其精精而後鬼神魍魎與夫齋醮符水長生久視之說亦見其末矣

伍員論

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一也不幸而處其變則如之何曰君臣之合以人父子之合以天以人者可絕而以天者不可絕故舜爲不敢以非禮加諸瞽瞍而無鯀而上有桀紂之君則下有湯武之臣不謂之篡而謂之弔民伐罪上有太甲昌邑之君則下有伊霍之臣不謂之篡而謂之廢昏立明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禮曰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不聽則逃之子之於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此可見以人者可絕而以天者不可絕故舜又當推其中使親義不至于偏廢若曰以有隱之父而見誅于有罪之君則不敢以親賊義縱讎而為輿是也以無過之父而見殺于無道之君則不敢以義掩親伍奢見殺而子胥復讎是也蓋綱常之定理蓋不易此而綱紀乃識員始天倫義是豈復有人心者哉且平王之於君也堯舜之君乎抑桀紂之君乎太甲昌邑之君乎此不待辯而明矣故平王殺其子建與其姊嫂奸回戮忠良有臣如湯武者弔民伐罪可也如伊霍者廢而立之則可也員旣不能為湯武下不能為伊霍則以吳之師破楚入郢而鞭其墓以發其憤其志亦可悲矣為轍者但知夫平王前日爲員之君而不知今日爲員之讎豈惟不知父子之親亦不知君臣之義矣夫君者天下之義主也君而至于使人讐之則孟子之所謂獨夫耳禮曰父母之讐弗與共戴天然則員之所讐者非平王乃獨夫也而謂其逆天傷義是無父之人也昔王裒以父死非命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于晉朱子取而載諸小學之書以實父子之倫則員固朱子所不棄者然予獨悲夫員之所為尤有可憾者焉昔張良以五世相韓憤秦之滅其宗也則佐漢高帝誅秦而立韓公子成及項羽殺成則又佐高帝殺羽於固陵讐復恥雪則遂謝病辟穀託從赤松子遊以明其心之為韓也使員當入郢之後投戈解甲翩然辭吳之爵祿而退處於深山長谷之中以示其所讐之不在豈不可以盡全歸之孝哉惜乎其志不足及此而反以讒見禍于他人之手也

陳平論

西漢之士其策事率以利而不以義若陳平則其尤者何以知其然以淮陰侯之事而知之夫呂氏之殺侯千古之所共憤而予以爲平實啓之呂氏特成之耳方人之告侯反也高帝自意之不決問于羣臣而不決其不決者豈帝眞不之知哉誠有以疑侯之罪而念侯之功故徘徊猶豫持兩端于心胷之間當此時也得好義者一言則生得好利者一言則死侯之死生繫于人言蓋不容髮而帝乃取決于平爲平者宜對帝曰侯定列國取項羽擁重兵在外者十年顧不反今天下已定裂土而王其志願亦足矣且侯素號明智豈不知天命不可以僭跡此觀之則告者之妄不言可知陛下宜抵告者罪而取上變之書緘之付侯以示無他則侯必束身歸朝稽首請罪其戴漢之恩益深臣節益堅而為國之藩籬益固此策之上也且告變者其眞偽未可知而叛逆大罪固不可以輕加亦不可以未減陛下宜使親信腹心之臣覘於楚之境上

人惟不爲則已爲則自有不能掩者況之而得其實則使使行御召使召之不來然後六師移之未晚也爲則往速斯告者以安功臣之心物以疆書劾侯此策之中也若從群臣之言不論事之真偽罪與無名之師則侯之及刑未具鎮家置一喙以喻侯之當林其孰聽之況陛下新一天下之初事多未定而首戮元勳則人人自危誰左右服事之臣亦爲之[illegible]陛下果若人言則策之下也乎計未出此乃曰陛下精兵孰與楚諸將用兵孰與侯如此而奔之是猶之反也臣竊爲陛下危之豈非所謂人[illegible]不一引于[illegible]之且下石爲者乎及前聞作策則以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illegible]游雲夢會諸侯于陳陳楚之西界侯聞天子出游其勢必[illegible]而郊迎謁而擒之此特一力士之事以其策何論哉正康廷之[illegible]二孔子之所謂利口者子之所[illegible]若之[illegible]若也嗚呼[illegible]言而[illegible]高帝爲無恩之主元勳受無罪之誅乎亦不[illegible]矣或曰[illegible]至洛陽赦爲淮陰侯未死也而

[illegible]于平與乃[illegible]子之人之[illegible]必有胚胎于之計一行而未決之事已先于此下之所謂[illegible]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者也乎蓋不足責矣子稱說夫古之大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而高祖乃耳心于平以[illegible]侯[illegible]之利世降命下而[illegible]利之辭欲非蓋使人[illegible]不[illegible]者矣

孔明論

或曰昭烈伐吳乃千古之失策而孔明[illegible]一字之諫當時武臣若趙雲者乃有國賊曹操[illegible]之言然則孔明之智不足以及此乎曰非也伐吳之失策孔明豈不知之不諫而昭烈悔之不及人特未之知爾何以知孔明之諫孔明之[illegible]昭烈曰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illegible]也孔明之初意如此後來之諫可知矣何以知昭烈之悔永安之詔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家終定大事且昭烈方敗於孫權其慚憤以圖[illegible]不言可知而託孤之際乃命權稱不撓必孔明之諫有如雲之爲者故昭烈至是乃悟其言而深恨始謀之不臧也曾是而謂孔明之智不足以及此乎曰昭烈之於孔明嘗有魚水之喻矣然是觀之則孔明之言昭烈固有不能盡用者哉曰豈特不能盡用而已蓋所謂十不一試者也孔明之言曰荊州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使孔明處此蓋必有策而昭烈迫窮升之顧寧舍之以去及爲逆操之資赤壁之勝雖幸得其半而終不能守蓋非孔明之初意矣又曰益州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將軍既帝室之胄若跨有荊益漢室可興矣使孔明處此亦必有策而昭烈乃聽法正之詭謀襲取成都雖得璋而理不直又非孔明之初意矣孔明所以興漢之策蓋素定於草廬三顧坐談之頃其大者則取荊益援孫權而昭烈曾無一之見從後世乃歸之天不祚漢豈不過乎曰孔明嘗曰歎法孝直在必能制主上東行然則孔明之智不遠正矣曰非也孔明有勸取益州昭烈不聽而聽於正伐吳之舉孔明亦必諫之不聽而思其人也正言雖入說諫易從雖大賢君子猶所不免而況昭烈乎

士農說

天下之人無過士農兩途而後世每病其有游手之農盜名之士者何哉曰蓋有所因以廢亦有所因以起故夫以牛墾田而後天下有游手之農以書錄梓而後天下有盜名之士且以牛墾田本所以利民而天下之農乃有游手者何也蓋古者以兩人耦耕不知用牛之利而牛惟以服車故易曰服牛乘馬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詩曰睆彼牽牛不以服箱蓋當時一夫不耕則不得食故農未有不從事于南畝者降及後世以牛代人一牛之耕足以供數人之食而農之業始廢於是從事于南畝者無幾而旁觀以待食者過半夫民勞則不暇乎其他而逸則必至于[illegible]故盜起訟興而治化不能逮古故曰天下有游手之農[illegible]以[illegible]之弊也以書錄梓本所以便士而天下之士乃有盜名者也[illegible]不過知行二者古之人知一事則行一事[illegible]不

為野朴至于漢儒力行之力漸微而滲貫一經守其師說致知之功猶為近古則亦以其手自傳錄之難勢不能及故也曹操嘗問蔡琰家書琰所記四百餘篇請給紙筆繕寫送上蘇軾亦謂宋初之人求史記漢書不可得幸而得之晝夜手抄蓋當時鋟梓之說未有也自夫後世鋟梓之說一行學者不知致書之難一切趨于苟簡而士之業始廢百家衆技與夫程子所謂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者汗牛充棟又足以蠹學者之心志而六經語孟之書反以為科目之具既已得售則不復留心其間而世所謂士者口耳之學[illegible]其僅足以名世者則一以辭章高下為學之淺深夫行不逮古人知不逮漢儒而以辭章為業則是名為士而實則非故曰天下有盜名之士則以書鋟梓之弊也夫古之人其為計雖若甚拙而其利之也深其立法雖若甚迂而其使之也久後世之巧捷雖可以快一時而較其得失反出其下若二端是已嗚呼出古人之下者又何止于此哉

報應說

淮陰侯佐高祖平列國取項羽天下之大功也而見殺于女主何進與袁紹謀誅宦者安帝室天下之大忠也而見殺于寺人此後世君子所為痛惜者也予獨以謂之二人者亦自有致身之道焉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孟子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蓋福善禍淫之理相為隱伏其見諸人者捷如影響之於形聲人但見其感應之遲速以為彼蒼者若罔聞知殆所謂欺天者也以史考之酈食其不煩尺矢片甲下齊七十餘城其功偉矣而淮陰嫉之自以已為大將握重兵在外而功反出書生下遂進兵襲齊齊王以食其為紿己也而烹之則烹酈食其者非齊王乃淮陰也何太后專制孝仁董后積不能平而進以太后之兄為大將軍執政與董后之姪董重其權勢與己同乃詔奏董后不宜居京師少帝許之進遂發兵圍董氏之宅收重免官俾之自殺董后亦以憂死則殺董后者非少帝乃何進也夫二人者嫉人之有功忌人之軋己必欲取而置之死地乃欲保成功永終譽寧死于牖下其亦不思之甚矣然則二人者之死特假婦寺之手耳彼食其與董何罪哉傳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也二人者忌嫉之念一萌而殺人之心無所不至然卒之亦足以自殺其身則福善禍淫之理蓋可畏矣嗟夫功過不相掩也彼二人者功忠固可痛惜然表而出之特以戒夫世之忌嫉者

辨河間志程知節墓

按舊志唐盧國公程知節墓在滄州之將相鄉有土阜二南北相去不滿百武南一阜高三丈周迴二十丈故老相傳知節從征遼東道卒遂葬于此土人號其地曰程家林鄉曰將相鄉北一阜頗低以為山人既卜葬知節亦卒因附葬之其說甚繆然亦無以審其所從來予考之唐書知節卒陪葬昭陵昭陵在長安距滄州蓋風馬牛之不相及其繆一也太宗征遼時知節為瀘州都督實不在行其繆二也且知節卒於高

宗顯慶三年上距太宗征遼將十五年今謂從征道卒其繆三也然則此二阜者果誰之墓乎蓋唐橫海軍節度使程日華及其從子懷直之墓而土人傳訛以為知節耳何以知其然以史考之德宗時立橫海軍節度置司滄州日華以興元二年為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既卒子懷直繼之官至尚書右僕射嘗入朝從兄懷訓因代為節度使既卒子執恭繼之官至司空封邢國公元和十三年改河中節度使蓋程氏凡四世據有滄景之地則此阜為日華懷訓之墓無疑也且程氏世鎮滄州將四十年史稱日華家人子弟列爵衛者三十餘人則在鎮留居者必衆故地曰程家林又日華父子兄弟皆世節鉞位兩府封上公故鄉曰將相鄉而土人但見有其姓者其數名爵位輝赫若是莫知其誰何直以稔聞知節之名遂歸之說如此乎恐無以解後來之惑故特為之置辯

宋太祖太宗授受辨

太祖太宗授受之際所以啟後世之疑者誰乎曰李燾刪削湘山野錄

而務之陳桱附會涑水紀聞而成之不深考者以為實然附以然之所以啓之者何也曰燾為長編以太祖顧命實錄正史不載而湘山野錄之事附其下初意本以備闕文然野錄所謂太祖太宗對飲燭影下時見太宗有不可勝之狀而燾改不可勝為遜避太祖下階戳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而燾改戳雪為戳地好做為好為之又加大聲二字野錄出於僧文瑩之傳聞固不足據就其中考之如所載太宗慟引群臣瞻聖體玉色瑩然等語則亦初無毫髮可疑之隙而燾畧加刪潤遂不免有啓衆疑之病夫燾既刪潤之以為正文矣而又細辨其非者何也曰實錄正史皆謂太祖有疾命內侍就建隆觀設醮而野錄以為無疾方且登閣望氣下階戳雪紀聞謂癸丑帝崩王繼恩始召晉王入宮而野錄以為太祖壬子夜召晉王飲以後事遂宿禁中故燾又疑猶詰於太祖之病否太宗之出入時日之先後本以為刪潤之地而不自知其刪潤之語未瑩反以啓後世之疑也夫桱之所以成之者何也曰桱止

據燾所刪潤者書之又於好為之下妄以己意添然而帝崩四字復以宋后毋乎託命之語繫之則遂駭人之聽聞矣毋乎託命之語本為王繼恩召德芳而發出於癸丑帝崩之後而桱以屬之壬子且削去召德芳之事而獨存此語則是不知紀聞野錄兩書之文本相牴牾強合于一其附會比燾之刪潤抑又甚焉近世保齋宋論復指桱所書者以為太祖太宗事之首尾不過如此則其不考又出桱下矣然則宋后召德芳之事信乎曰正史實錄載之紀聞又出溫公事當不妄辭并疑德芳非宋后之子則過矣德芳在當時年最少育於宋后或為所鍾愛皆不可知但事出於兩人所記而不同者當視其人溫公可據之人也溫公可據則文瑩可出召德芳之事有則留宿之事無矣或乃謂燾之刪潤蓋有意著太宗之惡姑引野錄以籍口而又自破其說以避禍則臆度之大過亦恐李燾復生不肯自當猶史稱燾博極群書其為長編身務廣采撰焉不精殆有所不免也或曰太宗子孫繼立故人無敢言者然

南渡孝宗以後其事當無所諱亦無一人言之者何也僭曰高宗授受之懿可以蓋前人之愆故其時諸儒默然元史成於歐陽玄諸公當時復何所諱又無一語及之蓋必有定論矣不然此何等大事而不加之意歟或曰太宗於太祖崩不踰年改元宋后崩不成服廷美德昭不得其死皆足以追證燭影之疑是又不深考之故也不踰年改元五代常事宋乃太祖第三后長編謂其崩太宗設次發哀率群臣奉慰以后初立未嘗降詔故喪儀多所裁損百官不成服固當時禮官之過也就使因召德芳而銜之則其事亦在太祖崩後矣廷美之死趙普為之太宗固有不得辭其責者至於德昭之死非出於幽囚蹴逼之辜長編謂太宗育其子惟吉於禁中日侍中食凡八年始出閣居邸第供億悉與親王埒諸王子不得附也況德昭因他人行賞一言之憤不惜一死乃恐其父為人所狀而禁不出一語哉就使不踰年改元宋后崩不成服德昭之死皆出太宗則亦未可以其後來之不善而遂逆探其有今將之心加

之以無名之罪也胡一桂楊維禎諸寅之流欲以纂弒加之恐皆以不見李燾全書之故正所謂官不據人原被之案而深文巧詆鉤致其罪偶有刻吏見而喜之又從而和之此太宗之事所以不能自解於今日也或曰太祖既欲傳弟何不使太宗正太弟之名考之九朝通略謂唐天祐以後建儲之禮不復講行至太宗立真宗方知討論故事又五代凡當次者多領開封尹是太宗廷美相繼為之則知太祖亦承唐末五代之習無以年歲之未適耳是或將有待焉而遽自意其死乎夫傳疑史法也苟無疑可存則亦何必摭拾小說強為之辭以滋後世無窮之惑此燾桱之罪也或又引宋朝類要載陳摶對太祖火日之說終有可疑是不知摶於太宗初入朝終身未嘗見太祖其說蓋不攻而破矣夫千載不決之論其可以懸斷者理與事耳以事言之不過如此以理言之凡古之篡弒者多出於驕鷙急欲大不得已之謀又必假手他人然後如志未有親自操刃為萬一僥倖之圖於大內者觀太祖於太宗如

灼爻分痛與夫能行虎步之語始終無纖芥之隙太宗何苦而為此含從容得位之樂而自處於危亡立至之地病狂喪心者所不肯為凶殘絕世者所不忍為而謂太宗為之斷乎其不可信也洌類要野錄皆記於佛老之徒之口縱使有之亦儒者所不道而況於無乎予之所篤信者溫公紀聞之外一無取焉爾

予初為此辨以告同館之士然猶以考據未的且不能盡諸說異同之故因別為宋紀受終考三卷藏于家

關羽爵謚考

關將軍羽仕漢封漢壽亭侯謚壯繆而今之祠者止題曰壽亭侯不書謚意以漢為國名故不書以繆為惡謚故削之為神諱也以予觀之書爵既已脫誤而諱書爵者尤非考之史漢壽本縣名在犍為史稱費禕遇害于漢壽而唐人詩亦曰漢壽城邊野草春是已夫漢壽者封邑而亭侯者爵也東漢之制有縣侯有鄉侯有亭侯皆以寓食入之多寡今去漢而以壽亭為封邑誤矣又昭烈勸進表其首列銜曰前將軍漢壽亭侯關某若以漢為國名則不當以錯置于職名之下至于謚法武功不成曰繆而繆穆古通用若秦穆公魯穆公在孟子漢穆生晉穆后在史皆為繆蓋傷羽之死國故以壯繆節慰而宋岳飛謚武穆意與此同今乃諱之以為惡謚豈理也哉神之祀號在古為重而世俗謬誤積無知者故為訂之

論董公徐洪客

所貴乎天下士者謂其識見超出乎衆人之上也周末之諸侯務相并吞以自強大不復知有君臣之義以項羽之弑君天下不能名其為賊高祖之初意亦惟惡其分地不平故起兵以報私怨而新城三老董公乃獨說高祖曰仁不以勇義不以力項羽無道放弑義帝天下之賊也大王宜率三軍為之素服告諸侯而伐之此三王之舉也此辭毅然不可犯高祖用之而莫敢以成良平諸公曾無一人能知此義者亦朝以來人安于苟竊不復知有弔伐之事以楊廣之無道天下不能聲其為獨夫雖太宗之才略亦且為殊錫受禪之舉眛大計以就逆圖而泰山道士徐洪客乃獨勸李密曰將軍宜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不能用而其言至今讀者凜有生氣房杜諸公曾無一人能知此義者然則二君子之識見斯不可謂之天下士矣乎世未嘗乏才也顧多隱于抱關擊柝黃冠野服之流其大往而不返者何限當多事之秋乃或僅出其長以見于世而奇偉卓絕已如此然則為人上者豈可傲然自足以輕天下之士邪

論曹操

曹操之在漢人服其智而操亦以之自況曰吾豈四目哉但多智耳以予觀之操豈足以言智哉操之所以不即敗亡者天幸也夫操之圍張繡于穰城攻劉備于徐州也田豐荀彧說袁紹以襲許矣其拒紹于官渡也孫策又嘗定部署以襲許矣其追袁紹擊烏桓也備又嘗勸劉表以襲許矣使三子者之計一行則操之敗亡豈待旋踵而袁劉不能盡人之言孫有暴客之禍謂之非天幸可乎或曰操雖虛國遠征亦必有居守之臣留屯之兵以備非常之變則襲許之策焉能保其必勝哉是大不然方關羽之取襄攻樊也操固已相視無措惟議徙許都以避其銳然則明知敵來不能起為之所而況于出奇制勝者哉操之危蓋屢矣而猶以多智自詭吾誰欺乎古之智者必以誠為之主而動不失正無欲速之心而有萬全之道焉若操之幸勝苟免特所謂穿窬之雄耳烏足以言智

隋論

隋文之取天下與唐宋二祖無異而身不免于惡名國不免于閏位者何哉亦曰后德之不臧爾夫隋之亡也以煬帝廣而歸咎于后德也何居曰廣之立獨孤后為之也夫太子勇以無罪見廢而廣以姦舉奪宗則亡隋者獨孤后也今夫張易杜周其所以致亡起家者何如而能使

其業之目亂之隆者徒以子孫之賢耳矧附文以一統之盛得中才之主任守成之責其有不能難矣乎唐宋二祖者乎顧乃以大器而畀之幽厲桓虐之子則后之罪也烏乎周之興也以文王而大姒以聖德爲之配舍伯邑考而人不以爲少恩立武王而人不以爲溺愛卒之化家爲國祚胙之靈長莫加焉此與他用天下之公也殷立太平而徇私背公未有不亂者焉稱其之仁維婦言是用益帝之謂矣雖被弑之際抵牀人悲曰猶孤誤我亦何益哉

狄仁傑論

先儒謂狄仁傑未及復中宗年七十以卒所爲張柬之等嗣而成之柬之亦年八十矣使天不假年則爭殘一失國祚終傾仁傑之不早討於此有遺恨焉是大不然凡事之成雖出於人然其所以成者天也當武后末年中宗已還東宮而仁傑居相位其間豈無事幾可乘而乘回以至於死固不可以言智然中宗既還東宮則天下者東宮之天下不言

可知智者於此正當持重以觀釁而要其成固不可爲萬一僥倖之舉此仁傑之心而柬之幸其功凡此皆天也就使柬之不幸亦死而唐命未改天下豈無狄張之徒哉論者乃以其衰莫不早討爲恨末矣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壽幾百年事紂終其身至武王年九十有三輔以太公亦年八十餘方始勝殷受天命武成由是觀之則文武太公之衰莫不早討甚矣傳曰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天之所興孰能廢之論者烏足以及此

貍奴論

家畜一老貍奴將誕子矣一女童誤觸之而墮日夕嗚嗚然會有貍娩小貍奴者其始蓋蒙然不相能也老貍奴者從而撫之彷徨焉躑躅焉乳則擁之行則翼之舐其毳而讓之食兩小貍奴者亦久而相忘也稍長之遂承其乳焉自是欣然以爲良已之母老貍奴者亦居然以爲良已出也吁亦異哉昔漢明德馬后無子顯宗取他人子命養之曰人子何必親生但恨愛之不至耳后遂盡心撫育而章帝亦恩性天至母子慈孝始終無纖介之間貍奴之事適有契焉然則世之爲人親與子而有不慈不孝者豈獨愧于古人亦愧此異類已

祀神考

我先尚書少保襄毅公之捐館也治命作堂于先祠之東以奉五祀而附以張仙之神若漢壽亭侯若遠祖忠壯公若唐越國汪公中丞張公惟時走方違任京師不獲與聞兄弟以先公之不忘於此也即以其年冬工而成之暨走歸奉先尚書讀祭禮乃復考訂異同著其說於壁以示我後人

一論定司命竈中霤族厲門五祀

五祀之名見于禮之月令者曰門行户竈中霤凡曲禮及周官小祀之注無有同者白虎通則有井而無行至於祭法則又以爲天子七祀曰司命中霤門行户竈大厲也諸侯五祀曰司命竈門行公厲也

大夫三祀曰族厲門行也此其說經不再見故先儒多是月令而非祭法然王制大夫祭五祀注曰司命中霤門行厲則又與祭法相乘凡此六說雖參互交錯而皆出于秦漢諸儒之所紀錄疑有不可偏主者走故從王制之注而獨以竈易行焉夫自天子以至庶人其祭生宜無不同者此司命之祭也自天下以至一國一家雖其地有小大之不同然皆謂之有土可也此中霤之祭也人之動也不能無出入而其居也不能無飲食此門與竈之祭也鬼無所歸則爲厲故自天子以至大夫皆有之但以差等而異其名先王之制仁之至義之盡也此族厲之祭也禮祭則黷事神則難戶之於門類也井行之於中霤亦類也而復祀之何居儀禮士疾病行禱五祀則司命族厲之當與可知也故今定著司命之祭以春取生育之義也竈之祭以夏火得令也中霤之祭以季夏土旺于中央也族厲之祭以秋取萬物肅殺消弭災沴之義也門之祭以冬歲交之際有陰陽闢闔之道也

夫司命所以主有家之生本乎天也中霤門竈所以資有家之用本乎地也族厲所以督有家之過本乎人也三者備而祭義明矣

二論定禖氏之祀

古有高禖之祭乃天子祈嗣之禮行之於郊又謂之郊禖疑非臣下所當僭然后稷實以祈高禖而生其事見于生民之詩則古之臣下亦有行之者矣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祈嗣之禮古必通乎上下而今亡其制也近世以土木爲像而嚴事之者曰張仙莫知其所從起先衆贊之詞詩之而得二蘇亦不名其誰也其像張弓挾彈如貴游公子之狀或傳其爲周之張仲事不經見而月令高禖之祭必禮御者帶以弓韣授以弓矢顯其有得子之祥也內則男子生射之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期其有事於遠大也故竊疑此像即高禖之神其易矢爲彈者取誕子之義也獨張仲之事求其說而不得又竊以謂古者祭必用尸如夏郊以董伯爲尸周公祭泰山以召公爲尸取其德之相類也豈周之祀高禖者嘗以張仲爲尸乎語曰仁者必有後又曰孝弟行仁之本也詩稱張仲孝友尹吉甫賓之以成其德則祈子而祀張仲或謹之以義起者歟但禖之稱高涉於僭而禮有別稱禖氏者亦猶天子之社謂之后土皇地祇而庶人之社謂之后土氏也故今定著爲禖氏之神庶於禮爲弗悖也

三論漢壽亭侯及遠祖忠壯公唐越國汪公中丞張公之祀

漢壽亭侯忠義聞天下先公屢嘗夢之每出師則祀于帳中而使賓爲漢死節于吳徽郡故吳境也先忠壯公當侯景之亂越國汪公當隋末之亂皆有保捍州里功歷代著之祀典徽之人家尸戶祝而忠壯公又程之大宗禮所謂先祖當有主春之祭者也中丞張公當安史之亂保江淮以遏強虜賀中興則江淮以南不汙于腥膻不惟于荼毒者皆其力也江淮以南祀之宜也昔林和靖先生每旦必誦光明經或問之曰母命也夫異端之說君子尚不忍廢先命而誦習之況一代忠勳之臣有先烈焉有先德焉我先公奉之實以致夫景慕感仰之意耳亦非欲祀之以徼福也而小子其何敢不嗣敬之哉

太古軒辨

陶淵明夏日北窗高臥清風徐來自謂羲皇上人此殆以古爲高者司馬溫公製深衣一襲以饒康節康節却之曰居今之世不敢服古之服又似以古爲非者二公皆百世士而意見不同如此何歟或曰二公古其心而不泥其跡不害其爲同也郡人劉宗敏先生自號太古其將識二公之心跡者歟不可知也或曰淵明棄官歸隱寄傲一窗之下而宗敏壯年遨遊乎江湖之上曰不暇給康節一古衣不肯服而宗敏不惜乘驄聚奇于一軒日與好事者樂之而以太古自名若是者其有得於二公否乎是誠不可知矣或曰不然淵明以古人爲高乃弄無絃之琴以自娛不必求文周孔之聲也康節以古服爲非乃究先天之心學畫而爲圖且上泝羲皇而置文王以下不論由是觀之以爲不古也而有

古者存焉以爲古也而有不古者寓焉此先王之所爲不可及也今宗敏號精于琴又以先天之旨爲抽添火候之訣自以爲得不傳之學於至人然則宗敏之心跡其不古而古者歟抑古而不古者歟皆不可知也必有能辨之者

辨

辨祁譜世次自周秦迄五代了無一闕可疑

按饒之景德鎮有宋都官程公名祁者嘗撰程氏世譜三十卷起得姓之初而終于五季其間系次分合雁歷詳簡最號精密蓋自宋以來凡程氏之有譜者必以此為按本之者進以為是不本之者斥以為非其說之得行于一宗如此敏政每閱之亦嘆其有功程氏而獨疑其自晉以上抵于周末事不見于經史何所稽攷而能歷歷著之使其昭穆分明了無遺闕一至是哉然又疑魏晉以來用門地取人凡大家巨室必有譜牒副在官府而祁生汴宋之時恐及見之不可知也近歲以來欲重訂本宗一房因編考舊譜旁証他書而後知祁譜之果可疑也何哉以其所書河南房一派而因有以盡發其偽也祁稱據林寶元和姓纂謂陳亡忠壯公子孫從中山五世孫大辨為六合令雖云五世祖忠壯而不知其所從出敏政考之文苑英華得李邕所為程長史碑其載五世祖重安侯靈洗正忠壯之孫而靈洗生胄胄生皆皆生弘弘生大辨具有履歷最後又得陳留譜證之相同其書皆出汴宋而祁不之見乃於其所著譜謂靈生二子翻翊翻生三子公順公頡公顗翊生二子公顥公顯及稱大辨不知其所從出以是知祁譜之可疑者當不止此蓋祁自以得極纂書已竟擬纂不以成此譜而不知簡册所載固有出其見聞之外者若邕碑是已程以國氏始于休父世望安定而嬰公葬趙家邯鄲再望廣平此固程之所自出者也故今定著此譜仍系二公于首以重水木本原之思凡祁譜所述世次出于周秦之間者皆不敢載以明此譜之可信然祁自序有云倘宗人與我同志或嗣有所見或別有藏書與今譜不同者願以見教尚庶幾改之則其本心亦豈不有望于後之人也哉

辨祁譜稱漢歷簡侯黑至晉新安太守元譚世次太遠紀述太詳可疑

按祁譜謂嬰十一世至漢歷簡侯黑黑傳二十世至新安太守元譚中間無一人一事見于傳紀今不敢從然簡侯實趙人則其先當出于嬰公故今止據漢書年表世系附嬰公之後

辨祁譜不知程氏初遷江南出吳都亭侯普之後誤據元和姓纂以為出魏安鄉侯昱歐陽文忠公碑銘亦從其誤

按林寶姓纂謂唐世程之望分為七而廣平中山濟陽三族皆祖魏安鄉侯昱於是都官祁據之以作世譜曰中山之程出于新安太守元譚實安鄉侯之裔當晉東渡自河北來守新安遂家焉而太守十三世孫是為忠壯公靈洗於是歐陽公又據之以作冀國公碑銘曰程分為七三祖安鄉廣平中山以暨濟陽中山之程出自靈洗實昱裔孫仕于陳李兩說既出凡程氏之有譜者無不宗之敏政竊誦之而有所疑焉李邕所作程長史碑其世次甚明而祁不之見乃妄有所述則等而上之謂元譚之果出于昱其敢以為據乎後得陳留程氏舊譜其說曰唐世程之望分為七而廣平中山祖吳都亭侯普濟陽祖魏安鄉侯昱分南北兩宗乃知姓纂漏書吳都亭侯普六字由是後人襲舛承訛謂三族皆祖安鄉蓋由歐陽公與祁為林寶所誤而後人又為二公所誤也陳留譜所書甚有端緒而祁又不之見其自叙紹聖年中求陳留之譜而不得且云無由論定以待異時則宜其所譜之疏舛視寶為甚也陳留譜謂普從孫騫東渡江歷事孫權為盪寇將軍賜居建康為南宗之祖晉元帝東渡自建康即位而普之玄孫元譚仕為新安太守始居新安蓋程氏之徙江南始于普而居新安者始于元譚非元譚始自河朔徙江南也曾里文簡公大昌為譜序曰自晉以前程氏未有越江而南者居江南其始于東晉元譚公乎噫會里公最號博洽為朱子所禮重者尚為此說則餘譜之不能有所是正又何責焉

辨祁譜書新安太守元譚以下世次絕與陳留譜不同及書忠

壯公二十二子可疑

祁譜元讓子超生偽々々子豐生景秀々々子元政生瓊蛮々々子法曉生隱伯々々子道樂生次茂々々子晉生贇忠々々生靈洗五子靈洗生文季二十二子文季生子翻々々生詡々子公頌生絢々子南金生元諫々々子季隆生經々子背乾生行簇

按祁譜謂忠壯五世孫大辯居中山不知其所從出敏政既得李邕碑訂之其居新安者自元讓生長民長民生相韶韶生元政元政生道惠道惠生天祚天祚生超超生法度法度生行宗景遠超生邕之邕之生修修三次茂次茂生詹々生寶々生忠壯凡十二世又自忠壯五世至背富二公分南北二宗皆仕隋為涿郡主簿生弘弘生大辯為北宗富生玹玹子南金生諫諫四世生行簇為南宗敏政又得陳留譜訂之如右考之宋齊書元讓四世孫道惠二子三孫當宋季業之亂忠佐晉安王子勛起兵其名皆見紀傳中而祁乃止書天祚一人餘皆列諸外譜

又稱忠壯兄弟五人子二十二人亦皆與陳留譜不合考南史傳凡當時將相大臣三子五子無問劉驕多書而忠壯二十二子至有尚主者及不以書載考之祁譜一十二子無後及外徙者過半獨樂一房居故鄉則亦必無之理也史稱文季死于閩越以其子翻襲封蓋謂文季之子名翻也而祁乃謂其名為子翻益可占其人之不審焉敏政嘗復又得二說其一洪武長史通公所編續溪坊市譜跋云宋敕祖墉翻生二子失名其曾孫曰行聚與諸譜不同其一元儒方氏玄成跋程氏譜亦云婺源譜稱元讓十二世生忠壯公續溪諸稱元讓九世生忠壯公世次不同又如此則知祁譜之後固自有覺其非而附之者矣惜其未見李邕碑及陳留譜故無從訂之爾

祁譜又以燧為絢謂絢有弟綸隋金吾二子元晧元諫皆與陳留諸不合唐登科記止作從諫亦無所謂元諫應試進士奕奕賦刻諫公之文尚存又謂絢生二子背乾西乾比陳留譜多一人蓋背西二字疑相近而誤也

辨祁譜不知元晧與晧為一人誤分滄州中山為二房及誤增荊杞一人為河南房祖

按祁譜以忠壯七世孫元晧生旦旦為滄州刺史誤以大辯生文英文英生晧晧生荊杞為中山祖且云伊川宗譜一本宜上附之意以伊川六世祖為荊杞之子也故敏政每閱之頗疑元晧與晧本一人何哉姓纂謂大辯居中山而靈書本傳稱荊杞為定州安喜人世鎮安喜定州即古中山也日華父子獨仕於南唐荊杞乃書其籍而歸之滄非人情矣後於趙明誠金石錄得唐故定州刺史荊杞墓碑及陳留譜考之則晧生日華日華生[illegible]晧與元晧果一人[illegible]州刺史李邕碑[illegible]文學[illegible]此為不同耳既又考唐代宗德宗實錄始從得其所以誤者皆錄於日華傳下日華[illegible]人父晧

為定州刺史[illegible]為定州刺史程元勝[illegible]乃知作史者不審但見定州有荊程刺史遂以元降之華附之而又為其名為元晧也所謂[illegible]史於日華傳中假曰元晧[illegible]中但曰元勝[illegible]出可疑而為尋疑之地使其改而從一[illegible]可以覆正而祁不自訂史之失乃謂晧生一子荊杞更出一疑以[illegible]後人今定著以邕碑唐史及[illegible]陳留諸[illegible]然後百年[illegible]一日於是又為之[illegible]諸者以姓[illegible]大[illegible]不知其所從出而祁[illegible]壯公十四世[illegible]四人遂以伊川之派附此[illegible]下則又愈遠而愈失矣者也

辨祁譜所行[illegible]以上[illegible]當下行[illegible]以下世系[illegible]

祁譜[illegible]所載[illegible]加增損亦[illegible]之

按祁譜之所失[illegible]者[illegible]行[illegible]以上祖名以相聯然右其所

訛行[illegible]以下其世次分派錯亂又[illegible]明[illegible]之者蓋[illegible]

五代時未遠而其所譜行襃六世孫承字行三十餘房則皆當時見聞祖及住居相週慶弔相通者也其附載承議公之言曰諸房子孫並請以承字冠于名上置籍注之以辨少長而祁別有續譜二十卷大抵皆三十房之後江南諸程多出於此然以數經兵燹之餘人莫或見之而近世諸程之譜意出於宋季元初之人飽飣為之彼固不處祁之有續譜也則或脫其世或增其名用求合于祁之前譜舛戾紛紜莫可究極而三十房者反無一人承其後焉所失較祁益又甚矣今訂本宗譜而不能徧及各房因隨所見畧志之以俟續書

祁譜昔範三子秉彛匡乘行襃匡乘二子適迶行襃四子諒詠等翰宋南溪房達可印本譜行襃生適々生吾々生諒々生鳳々生纂諸譜或同或異或疑適諒皆犯近祖之諱殊不考適即匡乘之子祁續譜亦明書適生吾々生涼々二子長鳳次篤々二子長杭次榮後人不見祁續譜誤以適置行襃之下又不考涼與漄淘為伯叔兄弟名皆從水旁而輙改為諒也達可譜又稱篤五子瑨璦琇琮瑨琮為鳳凰源口南溪三房祖考祁譜篤止四子無琮字諸譜並稱幹公位下渥生琮會通譜又嘗辨定然祁譜載渥南唐元宗初進士達可譜載節唐僖宗時進士豈有孫先中祖舉八十年者考印本譜旁注云一本鳳生偉々生琮併志之以備參考則當時固嘗存疑於此而不及正耳今從而訂之固先正之意也書琮肆琨諱琮見幾

祁譜珍生八子洎沚渾濬漄湘淘汾續譜亦如之諸房譜或謂九子或謂十子增減不一其大約則多瀞清渝漄四字考祁續譜漄自出幹祖泳原公下其餘三字則皆疑傳寫之誤如琛溪譜渾下注云一作渝會里譜渾下注云一作清宜振錄則明以洎作瀞甚皆字畫相近而易於舛也

宋南溪房印本舊譜自三世生傳々生二子長杭次榮杭榮字後未嘗刻偶不模糊由是後人或以杭為秠為秬或以榮為瑩或并三字悉冒杭下附非也杉梅譜又以為行襃生四子幹綦翰杭或徑以為適生杭甚與祁譜不合當從印本舊譜

祁譜盈生一子從護遷湖南諸譜並同別譜乃謂盈有次子從發為澤口派考祁續譜渾生郈々生從發後人誤以墨緣牽于盈下也

會里文簡公大昌修譜自五世祖文新始考祁續譜渾子孕弟澐擇族人子希為之後始居會里曾孫立生四公即文新之父也文簡五世孫天經嫺慶源錄譜家藏元豐支書載始遷會里祖至第七世文新墓經經四至具存與紹興官印支書並同但缺名字行第然則始遷祖即渾公無疑惜當時未見祁續譜耳會里裔孫明達譜序云文簡公時元豐支書居于長孫之才房下故公弗之見近天經得而補之可以釋公遺憾矣然非舊載明白而主信于數世以上之遺籍初何敢定言僭竊犯先世之疑識哉此言是矣所惜者誤以澤為清則猶未免有參焉弗精之病耳

祁譜澐下不載所生各派諸譜或謂澐生一子仲繁為祁門浮溪祖或謂澐生四子長兼襄季為休寧汊口祖或謂澐生二子仲節南節為休寧古城浩郭祖考祁續譜澐生三子長仲繁將兵戍祁門杈州諸處次仲節南節將兵戍歙南古城及休寧仲繁生二子煒爆熺居祁門新府生二子承勳承德承勳生五子令溫令滔令淮令汾令沐後還居汊口熺府生承武々々生旺々生二子淮沅相繼為嚴將淮生四子晁鼎寰季此最有據後人不見祁續譜於祁門派脫去二世謂令淮仕唐為中奉大夫又於令滔五子令淮三子名悉加承字以求合于祁之前譜考唐百官志無中奉大夫階官宋徽宗大觀年間初置令淮生于唐而仕于宋之末將二百歲矣祈溪程山譜玄子三子名兆鼎承字其误甚明於汊口諸徑

書澐生四子蓋筱以淮沅與澐淘官爵將相同而名之遷旁亦
偶同也中間脫去五世以時計之蓋明終于理宗之朝而與朱子
五世祖同行矣婺源開化諸譜所載與祁續譜世次相同但不知
煋與承武之名而謂汊口始遷祖及二世祖俱忌諱字耳
祁續譜湘當巢賊亂後分兵守婺源官至檢校工部尚書湘卒子
全禮代之官至檢校御史中丞全禮卒弟全皋代之官至御史大
夫全皋老子道代之道一名范官至檢校戶部尚書兼國子祭酒
入宋罷兵蓋父子兄弟四世守婺源以時與事證之最爲有據今
婺源譜謂全皋無傳全禮生嗣恭〻〻子思復生鈞〻子仁愿生
范天祐二年進士入官全失其實按祁前譜於八房止於汾下書
無子如淘如全皋下皆無所書蓋已書子續譜而後人未之見也
道之後人不知所出或上濟于座某位下或儕就于仁愿位下皆
非是考澐拒黃巢在乾符五年下迨天祐二年才二十七年湘至

范已六世年數太促世數太多縱有舊譜相承亦不能自信矣蓋
全禮下茂芳范萌凡四昆弟此一范也全皋下道止一身亦嘗名
范此一范也由前言之則全禮下范乃此范之孫由後言之則全
皋下范乃彼范之祖後人不知而合爲一其謬可勝言哉周溪譜
謂道之子孫居彭睦遷河而忘此祖却接范爲始祖失其源流遠
矣樂平小彭睦裔孫宋貢溪敎諭琪重編譜系亦嘗改正辨大抵與
周溪之說畧同惜其累經會譜而莫或釐正之者又婺源譜稱全
禮爲本縣都督考唐史每道置都督多大臣出領一縣不應有此
郡志婺源在唐末嘗於青雞蚺蛇巷立都鎮即今縣城則全禮所
領乃都鎮譜誤以爲都督也
婺源淸源譜稱嗣遷始居淸源生承貴〻〻子仕修生利涉利見
利涉子仁生克誠〻〻子邦彥生天則即二十公利見子侃生克
欽〻〻子宗糯生椿即十九公乃環溪所自出今環溪譜稱嗣遷

二子長十九公次二十公中少六世環溪裔孫潜夫作辨訛以爲
本宗譜稱湘公生唐咸通三年下距椿公生晉天福十一年世次
不遠中間不能復容六世其言可據但淘公譜序稱行年七十位
不過藏將且其所序皆天祐三年梁末纂唐以前之事姑以是年
爲始等而上之七十年則淘當生于文宗開成二年湘本淘兄乃
下生于懿宗咸通三年中隔武宗宣宗兩朝反少淘二十六歲由
此觀之湘以下生年甲子亦未可據然以乾符五年澐公起兵拒
黃巢之年爲準於咸通三年以上更加四十年中間亦不能復容
六世故今定著從環溪諸書更去湘公以下在唐諸祖生年月日
以從其實則上下皆通若從淸源譜則草廬以文林隱諸先達之
與今修譜之人同行不可會矣
婺源舊譜稱嗣恭長子思伯一名仁愿生四子茂芳范萌次子思
復一名烈生三子簡鈞籍鈞生三子曰十一曰興曰護續譜者誤

以仁愿置鈞下又或以興爲仁興以亞就之皆非也考長徑舊譜
出于鈞且稱萌爲簡籍兄弟今從之
祁譜八房獨書汾無子續譜書淘嘗以姪全禮爲子後全禮守婺
源又以姪旭爲子旭代爲嚴將兼領開化馬金崇奉廟食龍山生
子汾助防于歙始遷河西汾生四子彥倩彥維彥稽彥初爲槐塘
諸派祖別譜乃謂汾生四子蓋誤以玢爲汾也婺源種德坊譜脫
及開化蕪溪所載並同槐塘孟公會通譜亦自疑于汾無子者其
說于本支譜下以俟後人則今之考正亦當非孟公之志哉
祁續譜澐次子仲節鎮歙古城仲節次子蘭生迪〻守逢吉今會通
譜謂汾子彥瑢生延招世居河西延招子文昇生德曉〻〻子瑢
生逢吉爲休寧齋子照始居休寧北祁續譜多三世考山斗舊譜
有後周廣順二年於逢吉文上距乾符五年澐公起兵拒巢之時
才七十八年自汾至逢吉已七世〻次與年數太相懸絕又以事

證之溪李宇商節鎮休寧子孫居邑郭分居小東門先塋多在東
山今山斗舊譜載達吉塋小東門外子照遂居小東門再遷山斗
達吉夫人塋東山又嘗有屋在陪郭是必仲節南節二公之後當
特屢爭相通故塋宅相鄰如此若以為逸自河西而來大非其實
又迪十世孫安節世忠錄稱其嘉定中應募為路鈐王德所舉昭
特以其名授征西安節招討使按宋史傳王德乃建炎名將下迫
嘉定死已久矣唐宋招撫招討使皆宰執大臣出領豈有一以應
募即授此任考宋李道傳朝野雜錄嘉泰開禧中用兵于金以趙
淳為京西招撫使下納粟補官之令帳前總轄王德和上應募君
千人詔悉隸京西招撫司置游擊義士軍授正將副將統領之官
蓋後人誤以王德和為王德安節亦授京西招撫司游擊義士軍
副將兼統領而誤以為征西安節招討使也
續溪坊市譜稱出于止云止二子盈一作簡旭一作樂旭仕唐為
金鄉尹還績溪處周藤坑然與諸譜不同惟文清公古城宗祖墓
銘會里小彰睦諸譜及祁續譜云公子仲節始居歙古城生一子
璞〻生三子樂蘭蕙而坊市譜所稱盈旭即樂蘭者其實四人強
之為兩人也按旭本東密巖將非尹金鄉本與開化龍山非周藤
坑疑坊市舊譜不見樂蘭所出因以附盈旭之下遂失之又證考
其前後亦多可疑如稱樂尹金鄉在唐光化元年惟玩編譜在後
唐清泰元年上下相距僅四十年而樂與惟玩相隔六世塵藤續
譜在後周顯德間上下相距僅二十七年而惟玩與塵居亦相隔
六世且所載子孫每代不下數十百人無嗣者什九蓋續譜者本
欲侈大其族而不意反滋觀者之惑也獨元儒方玄成及長史公
重訂坊市譜〻望其後人參合諸譜正其闕失前輩虛心求益
之意藹然可以想見比之偏執自是力戰公議者不同故今以諸
譜定著並其所當更存其所當存庶幾可還其舊而明賢之恩

潤澤于地下矣
富溪裔孫常元初印本譜稱出于俞云俞與兄濮同時起兵避難
生一子榮墓在茶山考榮即六之孫紳之子杭之弟後人誤屬俞
下以事推之俞即浼也浼亦濮淘伯叔兄弟同出篁墩後人拘于
八房之說強躋之濮淘之間蓋以浼事書俞下而又脫去一世誤
矣端明瑊公銘富溪竹川之墓謂富溪由臨溪而後散又謂祖墓
在古塋山杭本臨溪之很與榮正同所出而古塋山之說亦與諸
今後來續譜者謂富溪實自汊口又謂榮有兄弟三人分居閔口
與宋志元譜全相戾矣發源龍陂種德坊開化庶溪諸譜謂閔口
程氏舊分七大房建昌實僕之派其一也若閔口舊程氏自富出
此乃爲得之
其門譜謂瑞為吳越營田使生承琨〻〻生立信〻〻生師孟今
考蘇舜欽所撰立信墓志曾祖仕錢氏為營田使祖從籍於蘇父
高道不仕中間脫去一世宜從墓志
宋平杭橋諸譜傳三世孫承憲生湧〻生翔〻生完〻生泰今〻生
通〻生沆〻生剛愍公振考汪端明藻所撰剛愍公碑云曾祖
承憲祖溥父翱以公貴贈朝請大夫無完至沆四世當以碑為正
祁續譜開化北原及黟南山派出于百之〻〻生承鐸各譜或以
爲〻第九子清生專〻生宗邁〻〻生承鐸或以爲潭孫亘〻生
專皆非是蓋百之字宗邁其子又以承字爲行合于祁之前譜待
制俱亦有譜辨譜無清專二世
祁續譜仗生承穆〻〻生二子長大公次二公大生十九公十九公
生二子長四公次七公七生二子長念五次念六〻〻生二子長復次
與〻生進〻生湯別譜謂承穆生萬中脫六世湯羅田上市祖其
先有副使思敬晉與龍首山小彰睦會同稱其世掌世忠祠事
印本譜以儼為浮溪襃鄉程小祖今程山譜稱出于仲繁此必有

本但謂令洙生承德〻〻九世生宋龍圖瑀以世次考之瑀與汉
口端明珌同行瑀終于北宋之末珌終于南宋之末年數懸絕而
輩行同又所譜於令洵令淮諸子名並無承字則承德亦不得為
令洙之子矣譜或稱令洙世系無考或稱令洙為歙縣程氏祖皆
為不得其實考程山出仲繁子壎乃為得之
浮安程氏譜稱出于忠壯別子又懋云文璨為鄱陽丞子孫遂家
州又謂休寧會里文簡公大昌皆出其下非也考祁門譜百之下
承輝生利見利見生相遜遷池州青溪宜以此為正
祁門程持鴻現生逵與賢南山同遷閶門開化宜祖百之但祁續譜
及北原舊譜鴻生德〻生安世安世生舜安舜生達中間脫
大德與安世一世宜從祁續譜
績溪仁里譜出于槐塘云文清公兄元定于宏祖騁祖宰祖乃績
溪派所從出宏祖無嗣以騁祖子祖字仲和為之嗣官至宣尉副

〈篁墩文集卷十二〉 一八 十二

使生一子璐考宋呂左史撰文清公父宣義墓誌元定實先父而
而誌無騁祖宰祖之名又考元楊剛中撰宣尉墓誌稱宏祖無子
文清公擇族人有能子為之繼績溪程里積慶譜第十一世孫夢
龍生二子有能有為州能次子仲和官宣尉副使生一子璐數說不
同然槐塘舊譜云文清公從兄元龍二子騁祖宰祖仁里舊譜云
騁祖宰祖一名有能有為相出樂安祖今定著從舊譜及墓銘
婺源種德坊譜云出德玄之後考宋史傳德玄鄭州滎澤人普驂
術太宗朝歷官翰林使今種德坊程氏尚世其醫此必亦宋之不
從南渡者但謂德玄上出于湘與令軌則恐未然蓋湘與令軌子
孫本有北徙者而祁譜別有鄭州房本上程也後德玄當出于此
商其後人因寓居婺源之父遂誤與未嘗者同祖世譜後洵源錢
派圖一卷世取其多如歙湘為十三公旭為州公且云洵後子孫居開
化龍山及歙縣槐塘最與祁續譜開合開化族谿湖口歙縣同

歙源城東城西諸譜稱出于令洙公房啇宣光考達可此本辭正
無遷婺源者城東諸有子杰子丑為子文三人城西諸有繼著者本
名説考彰孫元朝爲諸則子茹子齊子文寶出于適公位下考祁
譜則號寶出于翰公位下其於南漢了無相涉大抵各家為譜多
散失于兵燹為子孫者不能窮探博訪以求真是之歸以意推之
反失其實甚佚三世不修譜之訓可不戒哉

開化龍山譜稱沚公始遷開化及所載諸錯誤
按程令宋嘉熙自黃巢亂後定遠鎮將一人澐始為之弟泗嗣之泗繼
子旭又嗣之旭從子稅又嗣之稅從孫淮沆又嗣之凡六更傳業至宋
〻貫八年城南鄉義兵始射爲鄭志及祁譜澐為鎮將兼領開化馬金
諸門鈐等事歷世圖之會開軍府于衢至旭之世號開化縣有重于
林官皆世有于龍山則始遷開化者旭也今龍山譜以沚為

〈篁墩文集卷十二〉 一八 十三

之嗣旋開化至龍山息眉地詹因上祭為士人吟為下塘十三祖其言
大夫其實下譜之名在在有之宜皆因避亂而息肩地詹於彼者澐公
故家嶺下以保全宗族乃使其兄流雖異縣而不得相通可乎又謂沚
父珍公葬本里孔塢自令觀之珍公之卒在澐公為鎮將之前未嘗
無亂當在澐公為鎮將之後已經貫縣治擇善地於休歙之境
無終於歙縣數百里之外雖曰開化乃其所部挨之人情亦不應
舍近求遠如此歷宋以來金石之文古人多題其父子官爵旭公既移
軍府于開化則孔塢之墓或者湖公譜誤以為珍公也所繼開化
諸房一房旭生二子宥珍宥居龍山汾票槐塘宥生二子曰濮曰生四
子也濮生二子劭升〻居七湖房百之票生承鐸〻二
生充〻生六子幀充宥宏宏〻生三子宗劭天叙天叙曾孫曹
修宗系者婺源龍陂開化族溪葬平小彰此諸譜何今龍山譜乃謂
濮生二子幀充球琢又謂汾生二子劭升錯亂舛訛不可勝道竊意龍

山之[illegible]出入而不顧後人之
考訂也[illegible]不可以家之
所藏自宗[illegible]天下之事亦至於理而止耳今何敢附會其說乎斷言誠
不易之論也

辨仲節徙居歙之古城山非休寧古城巖

按宋[illegible]文[illegible]休寧古城巖宗祖墓銘云濬公子仲節當同光元
年[illegible]依休寧休家[illegible]趙氏遂居古城巖明年弟南節又遷邑
之[illegible]仲節[illegible]古城巖[illegible]後金氏築乾明觀北因由是凡居古城
[illegible]仲節之後而古城巖譜又謂仲節自黃墩來休寧行李四十
餘[illegible]行[illegible]僅五人是時仲節年將四十尚未婚娶以今考之濬公
起兵[illegible]東[illegible]以[illegible]行[illegible]承制授兵馬副統帥開府于
歙兄弟子姪悉典兵[illegible]分鎮[illegible]邑威勢[illegible]如古封建之諸侯無緣二
子獨退守田野依據[illegible]若羈人焉其可疑一也陪郭餘孫峴至正五

年譜累言仲節以光化元年遷居歙城西南古城山明年南節又遷
休寧陪郭以史譜參考濬公以唐僖宗乾符五年起兵仲節南節實為
兵馬先鋒其年當二三十歲矣昭宗光化元年分居二處上距乾符五
年才二十年正當濬公棄背之後若依古城巖譜及墓銘以為後唐莊
宗同光二年則上下相距將五十年仲節南節當七八十歲矣而譜以
為是時仲節年將四十尚未婚娶其可疑二也墓銘及陪郭譜皆謂仲
節娶金氏㙜乾明觀後乾明在郡治東如以為休寧古城巖則吾邑從
古及今即無此觀其可疑三也竊意古城山乃歙休之交去帥府不遠
去黃墩祖墓又近故仲節居之休寧自來為徽富縣東密又在境中當
時必有別宅故南節居之揆之於理度之以勢休寧古城巖或者亦出
黃墩但非仲節之後恐將來以文清公此文益以傳疑故訂之古城山在歙西南蓋當時屯兵之地故稱為古城陽然岩歙東南又有古城岩與歙今稱古岩寺備
文清公碑稱仲節生璵璵生三子榮愉憲憲生三子承議承諫承

諭近考富溪即本譜稱[illegible]敏生三子沇一名仲節汝[illegible]
南節沇生恩恩生令令生三子承議承詢承諫並遷古城疑承諭
承諭即承詢承諫之誤而仲節果非休寧古城祖也其書沇汝變
名孟與績溪譜孟旭一名無醻之說同為一誤

辨德興祖琮即唐忠臣宗楚諸譜更置之誤

按德興南溪房達可印本譜云先世有諱琮者以從信宗幸蜀官至司
從其孫銀青光祿大夫彥光世為德興銀山鎮將曾有南唐保大二年
[illegible]狀云祖父某昔在京國累從龍鑾黃巢犯闕隨駕西行要封扈駕功
臣檢校司徒遂分符竹又云祖父初則共集義旅同護鄉閭兵收狂寇
即命浚車蓋緣奉上無私所以不顧身首又有宋咸淳二年子孫祭文
稱為招討相公者其事與名絕不見于史書傳記嘗切疑之後因大會
諸譜諦考其故乃知琮之為宗楚而譜誤更之也考唐書廣明元年十
二月黃巢入長安僖宗奔興元入蜀以左僕射鄭畋為京

城四面諸軍都統刑部尚書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為副都統會兵討賊
是即奏狀所稱黃巢犯闕隨駕西行受封扈駕功臣遂分符竹祭文所
稱招討相公者也中和元年四月官軍大破黃巢收復長安巢走還戰
之殺副都統程宗楚是即奏狀所稱兵收狂寇即命浚車奉上無私不
顧身首者也由是觀之琮即宗楚無疑然譜之所以更其名者則以新
安程氏多出墨祖之後邢譜載墨四子璵瑭瑜而德興房不見宗楚
所出遂去楚字加王字旁以強躋于四子之間不知宗楚之名顯載于
史而家乘遺事又足以證之更其所不當更附其所不當附其失輕重
之倫甚矣或考邢譜有雒陽房一派云諱忠建者當為工程侯咸十五
世孫仕唐為涇原節度使同時有程宗楚者不能言其昭穆忠建以僖
姓之故收籍州內遂乘節鉞凡稱其二子全暉全雅雅子溫夫宗楚
本出新安陳德興邢以不能自言昭穆之故輒置諸雒陽派中蓋邢
[illegible]兄化江北者即書之為江北房如滄州節度使日華本中山人即書

之為滄州房也德興譜琮二派皆兆先而祁以為二子全暉全耀居
本宗焚之從祖而祁反置全暉之下亦從見其代史有全暉之名偽諸
有屋之名而雜揉以成之也觀祁世譜序自謂所得歙人程士忠程立
兩家譜文字漫滅因考史傳別為世譜々成出之太早又為好事者離
析卷帙遷附臆說理出厚誣其所言如此則亦何怪其錯亂之不至於
此哉所惜者遂可不能正祁之失而後有所竊易幾使一代節義之臣
一家忠烈之祖至于淪沒而無聞予故表而出之既猶以毖其子孫亦
使有司有所據而崇奉其烝嘗汛掃其塋域以為天下後世之勸云耳

辨婺源和德坊德興海口樂平東湖及湖州四程氏皆自西北來遷非忠壯公後

江南諸程多祖忠壯公然亦有自西北轉遷江南者或自為譜或依附忠壯公後以予所見諸譜而參訂之凡四[illegible]其一婺源種德坊程氏本宋翰林使德玄之後考史傳德玄鄭州滎澤人善醫術子孫至今世其業其一德興海口程氏本宋沙隨先生迥之後考傳記迥寧陵人南渡時為德興丞因家海口文適董氏々々世紀之譜已無後然端明秘公文集有跋云及見沙隨之孫仲熊海口之程疑尚有存者其一樂平東湖程氏本宋榮州觀察使恭愍公迪之後考史傳迪河南人父博古戰死熙河追封忠惠王克開杭州號旗忠子昌寓為兆[illegible]鎮撫使亦死于賊追封威騎侯賜謚樂平東湖其事寡見于小彰睦之譜今歙縣黃坑寺故有程氏祠堂中奉程氏累代神主其間封爵諡號寡與東湖相似而不著其諱訪其譜失于兵燹而後來者遂得其名為神[illegible]其事累不見于史書傳記疑東湖子孫有遷徙之歙者又而忘其祖烈傳諸者見其名位猶存于祠未為之譜附其旁以置之行又或小有增損于祠主之上以成其說然其一湖州程氏本宋[illegible]考史傳公許蜀通義人其[illegible]蜀達在[illegible]元[illegible]名卿若官終[illegible]知[illegible]

程氏前三派則北宋之末隨高宗而南者後一派則南宋之時出蜀江而東者皆非忠壯之後也然婺源有休愍公以文子孫又有翰林使德玄子孫兩公職銜皆侍從也德興有端家先生子孫又有沙隨先生子孫兩公師友皆文公也樂平有侍郎剛愍公根之子孫又有觀察使愍公迪之子孫兩公皆以忠節著謚號累[illegible]也湖州有龍圖閣學士休寧文簡公大昌子孫又有龍圖閣學士通義忠文公々許子孫兩公並以碩儒顯官位累等也則安知其後人不有互祖其祖而莫之辨者乎故今定著統宗世譜而辯書其事庶將來者少免於崇韜拜墓之譏云

辨河南程氏新居休寧建康陪郭程氏舊居休寧及遷徙承繼之由

徽文閣太中子姪十有八人靖康末惟文簡曾孫禮閤學問伊川子端其然後從高宗南渡居池州及建康其餘則皆留居伊洛而未及行與夫避亂四出而不可知者也既定居池州建康子孫多至十有一房朝廷又屢有優卹之典可謂中興矣而端彥子賜生譔之為徽州直學嘗與朱子通書譔之生源々生振孫々々子正學志學正學生祖田宅在休寧而陪郭小東門程氏特盛乃以銓曹請為休寧尉既老而相依以居此河南程氏之新居休寧者焉光祖之守建康也創明道書院擇池州房伊川五世孫偃孫俾奉明道之祀蓋端中子曦生節之々々子濤即偃孫之父當時禮官定議以節之至偃孫三世單傳宜令三世迭繼明道長子端懿長孫昂後會偃孫早世無子衢使姚希得又取建康房文簡七世孫幼學繼之蓋學問生[illegible]人々々子安嗣生子材即幼學之父此河南程氏之居建康者初[illegible]祖十四世孫[illegible]以學子關節始自篁墩[illegible]休寧陪郭節子宣[illegible]承敬々々子宿汪溫々子金生充々子永奇分居小東門永奇生瑜々々子九使生四公々々子六三與[illegible]以志學子榮秀繼榮秀生文貴李[illegible]往居休寧與[illegible]此篁墩程氏之

舊居休寧者宋元之季池州最受兵而兩城皆嘗被屠由是程氏子孫在池及建康者今無聞焉陪郭小東門程氏舊分十三房兵革以來存者三房其餘蕩析不能復返桑梓而季焚之後亦無聞焉近世凡程氏號稱有譜者轉相授受傳寫謬舛最多其甚者一謂河南房出于節之以為節之生烈々生珪浩々々生海々生興々生德用即河南房之所從出然節之一傳三世單傳當宋之時已經申請移繼明道居建康矣安得復有謂名烈者考之伊川長孫易生原之々々子衡生叔浩々々子梅生興々子德用實河南房之祖但莫知其所以自南徂北之由蓋續譜者誤以衡為烈以叔浩為珪浩以梅為海而不知韻書本無烈字且叔浩與叔仍叔儀梅與備模杞行為聯行之足證也一謂休寧房出于文簡八世孫祉又謂出于榮秀祉嘗居休寧當時墓宅具存續譜者不知伊川六世孫正學無嗣而祉實來繼祉復無嗣而陪郭孫本榮來繼兩失書之故以為文簡之後耳其以榮秀為祉繼子則又續譜者不能審榮癸秀季字形相近而誤屬於祉公之下也

右譜辨一編舊雜置譜圖之下然譜圖既散之族人不敢剌傳以虞妄者之冒承支系隨毀其梓獨念此辨頗有裨於程氏總譜而又未敢以自是也因撮于終編以俟後之君子云

元季閩化龍山上湖房裔孫斗嘗至率口宗人洪遠家會譜留序云宋元豐中景德房祁撰世譜三十卷同時河西房璇又刊江其本為十五卷二本世次不同所詳者二人之親系耳若於他房或書之而失其實由是後世子孫各出家書與二本特相矛盾斗以江浙憲使程公君晦之命來新安訪諸族將合各房之書參考之以決累世之疑他日定本刻梓當以一本寄洪遠使藏為家之信史味其言如此而後未有聞焉則前人固有與不肖同志者矣惜乎其志之不克竟也

予編統宗譜據樂平石城譜云忠壯十四世孫之孫子振生輝々子錄生庭鼓々々子朗生成觀々々子思念生博文々々子若稷若英若稷生起宗即建陽大夫稷友于來宇者近見樂平抗橋譜譜於鄉貢進士楷云之孫子勤生處毅々々子朋生齊々子律生拱辰々々子博文生若稷若英之孫弟之祥生黃々子正元生承憲々承休承憲子海生朝々子振即侍郎閑愍公承休子中行生說々々子順生汝玉々々子起宗其不同如此疑抗橋舊譜為正謹復志之不敢以統宗譜既成而畧之也成化甲辰二月朔敏政書

記

月河梵苑記

月河梵苑在朝陽關南苜蓿園之西苑之池亭小景為都城最苑後為一粟軒〻名曾西墅亭上題軒前峙以巨石西闢小門〻隱花石屏〻北為聚星亭〻四面為欄檻以息遊者亭東石盆池高三尺強玄質白章中凸而坎其旁云夏用以沉李浮瓜者亭之前後皆盆石〻多崑山大湖靈壁錦川之屬亭少西為石橋〻西為雨花臺上建石鼓三臺北為草舍一楹曰希古舍中設藤床石枕及古瓦瓶爐之類草舍東聚石為假山四峯曰雲根曰蒼雪峯曰小金山曰壁峯〻下為石池接竹以溜泉〻水涓〻自峯頂而下竟日不竭僧指為水戲臺南為石方池貯水養蓮池南入小牖為槐屋古檜一株枝柯四布蔭于階除俗呼龍爪槐中列壁墩四槐屋南為小亭中庋鸜鵒石其重二百斤色淨綠

一會三教文集卷十三　一八　廿　一九海

蓋石之似玉者凡亭屋臺池四園皆編竹為籓詰屈相通花樹多碧梧萬年松及海棠海榴之類自一粟折而以東為老圃〻之門曰曦光曦光北為窨春冬月以藏花卉窨春東為春意亭〻四周皆榆杜桑柳叢列客布遊者穿小逕傴仄以行亭東為板凳橋〻東為彈琴處中置石琴刻其上曰蒼雪山人作西為下碁處少北為獨木橋折而西曰蒼雪亭〻下為蟄壤處皆雜草除地為坐石三踰下碁處為小石浮圖浮圖之東循陂陁而上凡十餘弓為灰堆山〻上為聚景亭〻上望北山及宮闕歷〻可指亭東隙地植竹數挺曰竹塢下山少南門曰看清入看清結松為亭踰松亭為觀瀾處自聚景而南地勢轉斗如大堤遠望月河之水自城北逶迤而來下觸斷岸有聲潺〻別為短墻以障風雨曰考槃榭出看清西渡小石橋行叢薄中回望二茅亭環以葦樊隱映如畫盤旋而北未至臧苑結老木為門曰野芳出臧苑少南為蝸居以為北山晚翠樓〻上望北山現嶺崇光勝出樓後為石級乃至樓一

區被樓為草為之故下視若洞然樓下為北牖〻外藤蘿監僧每坐其中以焚香看物也樓角出小牖為梅屋〻盆梅一株花時聚觀者甚盛梅屋東為蘭室〻中蒔蘭前有千葉碧桃充北方罕有者苑主道深撫州人楊氏子性疏秀通儒書宣德中住西山香山為僧錄闡教賜號宗師而自號蒼雪山人後歸老乃營此自娛凡有嘉客而獨與予善故輒記之以示夫來者天順甲申春二月上巳日記

東林寺重修文清公祠記

徽之古城關有東林寺宋丞相程文清公元鳳之祠墓在焉初公之葬也建寺以守並以田若干畝歸之寺守墓者之廢故寺僧雖遣之蓋于今二百年矣寺既廢于元季與墳田亦為前住僧所私諸公六世孫某孫兩人者大懼祠之遂廢乃捐己貲贖田歸寺又與今住僧宗音經力鳩工寺為正堂三間左右挾室二間以待祠歲時不能奉于孫之展謁增葺五間門廡廚庫宿舍僧房次第告完請以其事來以冊墨徵言

全三教文集卷十三　一八二　一博

于某年某月某日肇工于某年某月某日訖功以之書一旦中興比之播覩不替若輯矣從之于顯以于同姓之親謹記其成將使後來者警飭之予待罪史官嘗考見文清公之平生矣公相理宗不二年適丁大全逐賢相謝相傾奪公竟而去之度宗初再入將貢以道為首相公與議不協九三月而罷清名峻節雖弗為叔季全人而丁之甫委也自溺死于藤江貢似道于漳以死其名節不足道而一死不得正丘首死祠墓乎死能保之與其代之後乎然則一寺之新雖亦微而世之鑒戒存焉豈直一家一姓之私美而已哉孟子有文學接力嵬方先世事因類次文清公所受兵翰及欽賜為明良慶會錄以伸後人于為義嘗建樓以奉理宗御書勳與祠並嘗聯進士同知汀州府事有政聲其從子儀從孫寬又先後舉于鄉蓋文清之澤未斬也文清兩夫人別葬歙之禮莊亦有祠者曰隆福寺今廢矣寺之田存者六十畝與積慶所存者共百畝云

河間府真武廟記

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初大正祀典而令後所存者則廟真武之神居其一。我

太宗文皇帝潛龍于燕入正大統而真武之祠在武當者尤盛蓋燕之境北方而真武北方之神所以陰翊我

文皇者其功甚大宜真武之顯有聞于今日也歟河間故有真武廟在城中北隅莫或知其所從起惟梁間有題名知為元大德中所建每郡有水旱疾癘則禱，輒應而歲久廟日就于圮太守曹侯忠暨郡寮諸公力謀葺之乃俾道士王慶雲主祀事且鳩工重建神宇門屋及鐘樓若干楹為從臣十有四復以予故邦人託上舍何君隆來記其成予聞知青龍朱雀白虎玄武之名見于曲禮禮家以謂指四方之星形似而言蓋師行則畫于旗旐之上以象天而示武非實有四物者若是其猙然可畏儼然可象也蓋以角為角心為心尾為尾故謂之青龍以參有四足如虎故謂之白虎以翼如羅井如冠而軫如項下之嗉故謂之朱雀以虛危如龜而騰蛇在虛危度之下故謂之玄武詩註所謂鳥隼曰旟龜蛇曰旐揚子雲所謂龍虎鳥龜是已夫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至宋真宗始避聖祖諱改玄為真夫四方之星取其形似而畫于旗旐之上以象天而示武亦必有神主之矧其精之燦然列于上者定四時以全民用畫分野以正疆域示先徵以垂世戒自古聖王莫弗重之則隨其方之所在而祀之以為祝釐之地亦禮之以義起者也或乃謂祀禮莫大于六宗而幽禜所以祭星辰其祀蓋天子所主而庶人不得僭者今廟于一郡業于巫祝於禮類弗悖乎是固一說然禮尊天而親地庶人得以祀后土而司命與儺之祭在古可通于民間則斯廟之設亦弗悖于禮矣河間為北方大郡而真武以其方之神廟食其土而陰共人事蓋不可不書曹侯為郡而嚴于事神慶雲能任是役以不負郡侯為民祈報之意事皆得附書故撮其始末而推本

二聖之意乎首且繫之以詩使凡薦享乎斯者當益敬哉其以致夫神而明之之義無斁焉詩曰

燕城之北有祠穹窿誰其居之玄帝之宮帝時下臨火旗雲馬邦人具瞻拜舞讙呼有龜蟠蟠有蛇蜿蜿協贊化樞虛危之間歘火飛熊惡帝所部駕風鞭霆翊我玄度備凶無凶瀛人告荒惟帝之賜時雨時暘沴氣亂氛病我瀛土轉殃為祥惟帝之嚴新祀有嚴有堂邦人來享鐘鼓鏗鏗時和歲豐惟帝攸賴眷我邦人敬共無怠滹瀛水日夜趨東惠流無窮惟帝之功

承澤堂記

新安之胡其先出於青州在晉有諱藩者為新安太守愛黟南山水之勝始家黟之橫岡至諱明星為梁太常卿天監中家居有闢堰築渠之功去今蓋千餘歲而民仰其利思其人遂相與祠于橫岡之上其事見郡志子孫在宋有嵩學兄弟者同舉進士第其後繼不絕迨我

朝有伯安者年九十餘受冠帶之令其弟仕林起明經為廣宗尹嘗扁其堂曰承澤永樂間堂圮不治居之他姓而仕林之弟以佐力以克宗起廢為志命其子季捐貲以復之既又得周王所書承澤堂三大字揭諸堂楣庶幾煥然鄉人改觀以為故家文獻之足徵也季上京師謁記于予予聞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孟子之言亦據夫理勢之大約耳苟有人焉其功被于後世者不淺則其澤亦不能隨其服窮而遂亡若太常君是已夫當南北分裂之際立國江左者尊崇佛事競詞藻上下化之靡然成風而太常君獨於其時舉于衆倡議求水利以求濟于鄉之人亦可謂不群之士矣惜乎其所施者僅以惠一隅而不足以及天下其所得者僅以善其身不足以挽一時之頹俗顧又史逸其名平生大節天下後世泯然無聞是故有以見當時所崇競者不在此豈非君子之不幸哉然其子孫傳數十世歷八百餘年而家聲不墜愈

以益振處者有壽出者有祿則天所以報君子亦固有在此而不在彼者胡氏嗣人然斯堂也仰而思之尚益悲想以繩先烈裕後昆則太常君之澤未艾而斯堂之名將與縣南山水相高于百代之下無有窮已

同年會記

成化丙申春

今天子郊祀既成百官皆有 賜假吾榜之士乃以上元後四日會于城東報恩僧舍會者幾百人是冬無雪

天子齋祈既雪而烈風間作郊回風止會之日春陽甚微天氣清淑列坐以齒核者旅陳教坊又盛張樂以佐酒〻酣各賦一詩留席上相顧甚懽薄莫分散噫丙戌

今天子臨軒第一科取士三百五十有三人可謂盛矣然自戌抵申十年之間仕于兩京者于州縣者奉使于四方者以事在告者陟者黜者物故者不可枚舉而茲會未及其半焉升黜離合之不常如此雖然同

年有會豈徒以惜景光叙闊闊所以重其出而事君之日同也今百人者各守一官謹毋失職而又當夫 國家閒暇時和歲豐得相與晤言于一堂之上以求樂夫官成而仰拜

天子之明賜獨非幸與繼是以往凡在遠外者固將入補京秩於往于內者亦且以年勞晉陟于臺省卿佐藩臬郡長則後會之際或加盛焉或加少焉皆不可知後之人把玩其詩而追思其歲月不可無記斯會也主蒞事者兵科給事中瞿廷光工部員外郎張志學會之最長者南京大僕承馬克敏最少者敏政也

朝陽樓記

汪隱君彥德父嘗闢樓于故第之東以為其子上舍文明時文明尚為學諸生也每平旦之交坐以候日但見雲濤洶湧之中赤輪上升天海為之一赭顧其樓之內外時光燦然不自知其身之在何境也隱君乃顏之曰朝陽而以記來屬予聞而異之曰朝陽一出萬方具瞻象得見之而人得有之隱君乃獨以名其樓抑不欲泛乎泛必有不給者存焉古之君子多取象乎物以致乎儆戒隱君之意得非若以其得日之先居址之在東而姑以名之也夫仁義之理天所賦于人未有不完且美者及其長也私欲蔽之始有戕其天而賢〻焉者矣使一旦私欲退而天理復歸于我豈不猶之朝陽升而群氛郤掃者乎聖賢之微辭與古本易窺也有不之昧〻焉如夜行之人使一旦刮垢磨光而群言不審若其自口出豈不猶之朝陽升而萬象畢露者乎隱君之所以顏其子者如此可謂切矣抑予聞人之生莫重于君親古之論忠者曰向日論孝者曰愛日然則文明之學成而行之于家推之于國亦當無忘于斯樓可也或又曰隱君寓乎教子而文明之名顯其所以名字之者亦不為無意矣易之離有文明之象而說卦曰離為日蓋隱君期其子以文章顯于文明之朝也其言顧與名樓之意合因并及之

王朔州政績記

成化丙申知朔州王君上其九載之績于京師州之父老請留不獲相與詣朔之衛鎮撫前鄉進士章丘薛端請狀君之政來記于史氏用以繫民之思朔大同屬州古鄯陽郡地也西連東勝受降諸城南迤寧武鴈門兩關東隣宣府北控大漠適大同延綏之衝二邊有事兵即道此州有中貴人及將官守禦而大同山西內外守臣撫按憲臣皆在管內前後為州者多不克終蓋西北州號難治者朔為稱首君至首詣學〻初罷于巳之變既復而學田多為兵民所私有事遠人更無有意者君慨然曰學校興則其餘可從而理也即究所嘗私有學地者令以差出材覺脩工修學〻遂完矣邊人改觀又預簡兵民子弟之俊秀者俾附學躬督教之舉于鄉者歲不乏至或以經魁省士取大科君嘗苦旱齋沐禱境內諸神及三塔寺龍母而雨隨至民無大饑而州之貧民負官租者百餘人先有停徵之令成化癸巳歲役者忽來效火牌于州縣州縣懼罪不役恤民君乃[illegible]入 覲有盧王林者闈訴曰民父年八十

嗛兩歲兒皆在獄庭已驗矣鄉鄰舉手以贖父母惻然縱之歸次
年亞被荷木監徵泣持不可君曰汝為民父母亦求此其聽郡即月規
措二千餘石民出榖大護送至州門泣拜不能起君一一厚撫之且免
其徭役洪武永樂中爲里凡四十無恭中併爲八戶口耗而田尚在君
以民艱日召人佈種令畝出穢粱三升秋送預備倉餘地儘民力墾官
給種牛已而公無負租私有餘積鄰郡多來就食者民遂已已之難定
山南多不復歸遺田爲戍卒所侵而責租于土著民力愈困君隨加詢
督遣人四招之後業者千餘戶男婦及萬口州二冊有若今而孱吏乘
機濫其間民日訴之君召衆前面詰其戶爲上中下者別爲手冊州與
里各貯其一遇徵納則量所定地里遠近輕貺多寡均之給印帖具起
存撥留之數以諭民使里書不得私增損凡諸色差徭是民甚便之俗
健訟君受理無過三日者獄屢空上官入境訟武官者不甚率委君覆
之而武官多橫人惡擾之時戍卒走京師訟其參將虎實地方十事事

及中貴人君一一上之由是武官爲之斂迹上官益因以是直君密下
守備將官未澄失機事君具言澄敗狀而澄預求爲之地君屬色曰爾
孤任使一方被累尚可幸免邪澄卒以是伏罪丁亥春虜猝近邊時鄰
督張某駐朔以城外民衆寡不休君往撫之而今將官張鼎嬰城君徑
揖出民避馬曰虜情叵測君曰其如城外生靈何遂開城西門烽火夾
道放入男女數萬人畜産倍之逮曉虜至無所掠而去纔戎者乃大恐
州兵民襍居而嘗兵者弗戢士多去爲盜榆次縣民部公弟起大同道
受劫君即時發健兒察捕之方悉捕之嘗兵者弗知遺賊相聞截走境
內肅然山西番司歲計芻粟十餘萬預峙于朔以應軍需而太原平陽
諸郡縣輦金來輸納者道隔門禁爲豪家所要謂之包納來者不復預
事惟俟期取文書包納者得金轉貫于姦酗隨輸納者或至死坊廣官
令甚嚴挾或虛給文書事即覺獲其罪君厭其弊自監護之豪家以不
得志騰謗君弗爲動也久之乃定後 朝廷遣臺官鞫考諸路邊儲多

虛折被歸者與朔錄以萬計每西師宿境上及虜使往來收其去民不
告勞城中歲久不復脩整有言此宜屬之有司征官者事下君凡易
兵之老瘠者有疾者出官所私役者悉還故伍修築增壇斬楮廣衍足
而不改州使諸者閱城中朔城遂爲西路第一君寡嗜好屏聲伎攝
屋一楹植琴菊階下榜曰宦隱與寅夏葵軒北莊者數十觀者咸賞
以爲廉政所致君兩入 覲 賜鈔幣還治而前後巡撫都憲若東
安李公大名王公三山林公淮陰葉公雲間張公金臺殷公凡以奏檄
留之者再四吏部以君嘗上最請 誥以榮之而進同知慶府事噫
古稱循吏自漢以來可數也世降俗下人才益難爲守令者以集事爲
能而不復恤民知恤民矣而事廢不治人兩病之其甚者虐遺以取敗
行路而求升徼倖一時受爾君子孰有處繁劇之地而獲去思如王君
者哉宜書之以爲世勸君名用賓字汝賓華亭人其父墨菴先生德
新 國初旌學夏君任廉介是是非非不妨婣善爲歌詩景泰癸酉以

春經魁鄉闈遊太學甚久既入吏部銓試居首選佐于朔而後此顯
擢未艾也若瑞之與人爲善州之父老能不忘其守之德皆良民事宜
得附書

葦菴記

武進陸君安之即所居之南闢室一楹以爲葦菴之四周皆喬木古松高
梃離立而葦藤細蔓上纏旁緣若蛟龍蜿蜒奔與所麗者俱升君坐菴
中嘯詠讀書晝晦頫而樂之曰是有類乎我也夫題其楣曰葦菴過者
疑之曰夫葦弱之性也柔矣蓋非措乎物而高且大者不能受風日雨
露澤以自立焉凡民固嘗以之喻匪人君子何取于是君曰不然是所
謂同行而異情者也自先子南學君以儒業我後人吾見元之暨兩家
順之和之從子鄉伯先後取甲科列部署某之閣相與植吾家者如喬
木古松其不思固而吾以病散之蘇得休休焉家食以自像者亦有年而
已矣彼有所需繆以為當貰利達于苟得者一旦掩豈吾葦之云聽者

慨然曰陸君固有道者哉君之處乎俗也性懶而行獨燕會不與群從出内不與孺子不使佛以徇俗一切之務皆謝焉而若終不以處事自高似乎低首曰我之有立者父兄之庇也弟子之相成也斯是觀之有道者與孝弟慈三者之行蓋備矣然則吾於君誠有取乎是雖然離俗高舉不有游家務而弗安分者乎有終自相加而矯激以立異者乎行斯菴也觀斯名也可以知徵矣四方士聞君之風多詠歌之而是與應伯進同年也又同事乎史局 請是故又述所見乎君者為是菴記

篁墩書舍記

程之先望出方至諱元譚者從晉南渡守新安有治績及受代為民所請留蒙賜第於郡之黃墩子孫因留居焉其十二葉孫梁將軍忠壯公靈洗以布衣起義兵保障鄉土人德其全郡之功亦祀于黃墩宋號其廟曰世忠其裔愈盛故凡新安之程皆祖太守宗忠壯且號黃墩程氏予家亦出黃墩而考諸譜牒郡志莫知墩之所以名者近得一說云黃墩之

懷麓堂文後稿卷三　八九

黃本篁字以其地多產竹故名至黃巢之亂所過無噍類獨以黃為已姓凡州里山川以黃名者輒斂兵不犯程之避地于此者因更篁為黃以求免禍歲久而習焉予獨謂夫循吏忠臣賜第廟食之所而汙于僭亂之姓七百餘年卒無覺其非者因大書篁墩二字揭諸故廬且借重于作者一言使後世知此地之獲復舊名自予始云

世肖坊記

績溪程佐時以太學生中成化丁酉京闈秋試郡縣大夫相與大書表其門曰世肖之坊以勵其鄉之人鄉之人在京師者聞之以告予曰惟程氏為徽著姓居六邑者代不乏人而佐時晚出將凡歷宗世澤之流久而益光他鄉外姓固不足以知之敢上于太史氏以請初天順中佐時之從父有充和者以鄉進士館于予予兒事之既而舉銓士第一人同知汀州為時良吏成化初佐時之從子有寬者又館于予既而以詩經舉南畿秋試第二人蓋予方裒佐時亦出館中則承諸鄉人之意為之記曰先太守公元譚當東晉初為新安有惠政受代之際民請留之因家是邦傳十有二世而得梁將軍忠壯公靈洗起義兵以拒侯景保鄉州廟食至今子孫不下萬指其居歙之槐塘者有宋丞相文清公元鳳巋然一族之望從子安祖始別居績溪之仁里則佐時之所自出者也宋祖以文清公蔭為淮東制置司幹辦其再世有浙東宣慰副使相三世有忠顯校尉燧四世有昌代鎮最高皆以故官之裔仕元五世有晉江典史福祖六世有嶧縣丞鄰容皆小試于

國朝七世有道軒處士守悅則佐時之先君子也蓋績溪之程自宋以降伯叔昆季舉不失故家文獻之風而科名又發朝于佐時此郡縣大夫所為名坊者與雖然名坊之意固謂其世有宦業書于公府載于家乘足以繼先烈啓後賢是未知其本者惟我太守忠壯以來代有家法忠厚孝友不淪胥于流俗而槐塘一族至文清公益修明之道軒君嘗戒諸子以毋析居佐時與弟儒倫奉訓惟謹故其家有遺訓之堂慶愛

懷麓堂文後稿卷三　八十

之樓一時名士詠而傳之佐時有四從弟曰侍康愈文一從子曰祚亦皆以學行自奮夫以累世積本如此其末流之所延施理固有致入爵之榮食天祿之入者矣然則克肖之業在此而不在彼者豈獨我族人當知之寬之從父儀從兄玠亦前後舉于鄉方與佐時同上禮部其得雋而入對

天子之庭躋此以桂固有可以前卜者哉是歲冬十有一月下澣記

樂清軒記

凡官於京師者每退朝各入其所署中低首伈伈圖了公事抵暮方四散僕僕走馬歸其私寓益甚者有貨質之孜而不敢樂其次者有案牘之勞而不暇樂藉有一日之閒則又不過舉盃酒叙契闊感慨使人無復清思也矣其樂既樂而清蓋獨吾曹官翰林者有之翰林所職皆經幃史館兼輔東朝而法從之臣隸內閣者更分東西兩房日直禁中東房所職者古今圖籍及制誥之錄副西房所職書署

四方　詔勑及正字所職皆清要而無鞅掌之憂也所與皆文字而無案
牘之勞也其官清其人又清則何往而非樂哉吏部員外郎河
南焦君廷粲在東房最久最為前後閣老所禮愛而翰林諸君子交
益厚廷粲嘗構一軒於所居之傍高廣不踰丈四窓虛敞左琴右書環
植花竹蓋軒之內外無長物焉廷粲之父錦衣公年八十有四夫兄弟
九人時集軒中以次為壽所過從者多吾曹也興到則投壺賦詩以各
適其所適蓋軒之往來無虛者焉因榜其楣曰樂清信斯軒也斯人也
庶幾其稱情矣廷粲博雅而好文深其志泊乎其無為入其家廓乎其
無譁蓋日樂乎斯軒而有以見夫古人蟬蛻汙濁之中浮游埃壒之表
者皆我師也然則非夫人之為高雖有此清弗樂之矣雖然使吾曹之
與廷粲得相從免於督責之憂案牘之勞而優游遊豫以享此清樂
於供奉之餘其　上賜哉然則斯軒雖小亦不可以無記

遊九龍池記

成化戊戌春二月二十四日有事于
西陵自昌平抵齋所日未午因約商懋衡李世賢兩太史尋九龍池跨
馬適西山而南緣小磵磵水騰沸石齒間馬為之前卻踰磵望前峯趨
之失道徑茂林入灌莽中遇樵者指示乃由高阜東南行不五里忽聞
雞犬聲出谷中相顧異之俯瞰得委巷草舍隱然成村詢之乃陵戶所
居池適在其南未至池石瀨濺濺北流入溝塍稍寬處微有蒲荇鳧鷖
鸂鶒泳游其間下馬自東門入池方廣踰十丈重垣護之覆以黃甓石
甃九龍首縮西垣下呀然張頦噴泉沫入池有聲泠然相應池上石壁
千仞峻削如斧鑿痕泉脈出其中山腳為小石方井識泉源檜竹桃柳
夾池東西一峯蒼然時其南池中影沉沉組寒門稍東為月關溉〻
淙淙出關東為小渠過石梁乃縈廻匝入山下田即前所見者乎與兩
太史命從者下石磴以碗承龍口泉飲一勺味甘爽毛骨森然聯陵卒
道

之廟肘以系上郡久之乃去焉上然及人行詩八章是月二十五日記

嵩縣重修程氏兩夫子祠記

河南程氏兩夫子之故宅在嵩之陸渾勝國時嘗即其地以建廟貌比
樹生為史代而能皆泰乙多有　詔復之乃求兩夫子之後得十五世
孫克仁者授翰林五經博士世其官以奉祀著為令蓋於今二十有四
年矣祠因於舊而成之迫隘陋弗稱日久寖壞河南左布政使祁門程
公參政時行部至嵩晉謁祠下退而嘆曰惟我兩夫子之道實上繼孔
孟之傳之統而祠宇所奉乃簡弗稱何以示政化勵來學副
先帝崇獎之盛心乃議與修且發帑為之倡吏民聞風以為盛舉也樂
應之以成化戊戌八月壬寅啓工拓其地弘其規中構堂以奉兩夫子
後曾為學左右各為齋廡總以周垣而闢重門以是歲十二月癸巳次
第落成山川相輝過者改觀兩監察御史祁門程宗奉
命巡按河南嘉之遂相與行令嵩縣揭虔妥靈且具書京師請為之記
走聞古者鄉先生沒而祭於社其事蓋以義起而歷代祀法之弗載後
世兩夫子中興絕學以華萬世非經生學士與夫建功一時一方者比
由宋以來新定祀孔庭自國學以通于天下而專祠之在故鄉者宜益
嚴也矧冠紹之嚴不逮伊洛高山景行之思其孰無之而歷時滋久莫
或任其廢之責布政君乃以遠宗後學倡為之使官于斯者政有所
稱方生于斯者學有所成式以仰成我
列聖崇道著儒之意其賢乎世吏顧弗遠哉尤考之家譜兩夫子之先
實徽人出梁將軍忠壯公靈洗之後蓋自徽遷中山又自中山遷河南
見于歐陽公所為程文簡公元德之銘端康永文僩及伊川兩夫子孫
從高宗渡江居池州一還居徽之休寧當時錄用之牒追爵之詞表墓
之文具存可考也而明道之後無聞焉宋淳祐間金陵書院嘗取伊川
五世孫綬明道奉祀事再其而傷又以文簡七世孫承之則明道之後
雖有居金陵者矣然博士君乃近出于嵩其之所推擇何與豈金之亂

世亂定來惰戒而北既同之際有返桑梓而來不失其世守者與皆不可知矣尾李出伊川近族又與御史布政兩君同祖忠壯公皆籍詣兩夫子之遺行以求自立于世則於祠祀可容力者其何敢不勉布政君起景泰甲戌進士歷戶部主事郎中陞廣西河南二省以至方伯敬厚醇謹有聞于時而此舉論見其知本事宜書其歲月于石俾後人有徵焉以關述其志而非煩也其事有司及諸崇助義者悉附名其後乃若兩夫子之言行與學者求道之方則遺書具在炳如日星茲弗敢贅云

夜度兩關記

予謁告南歸以成化戊戌冬十月十六日過大鍾嶺下大柳樹驛時日過午矣不欲往已問驛吏吏給言雖晚尚可及滁州也上馬行三十里稍稍聞從者言前有清流關頗險惡多虎心識之抵關已昏黑退無所止即遣人驅山下鋪卒挾銅鉦束燎以行山口兩峯夾峙高數百尋仰視不極石棧嶇崟悉下馬累肩而上仍相約有警即前後呼譟為應過

有大星光燭燭自東西流疾風暴起束燎皆滅四山草木蕭颯有聲由是人人自危相呼譟不已銅鉦鬨發山谷響動行六七里及山頂忽見月出如爛銀盤照耀無際始舉手相慶然下山猶心悸不能定者久之予默計此關乃趙點檢破南唐擒其二將處茲遊雖險而奇當為平生絕冠夜二鼓抵滁陽十七日午過全椒趨和州自辛服險即夷無復置慮行四十里渡後河見面山隱隱問從者云當陟此乃至和州香林院已而日冉冉過峯後馬入山簇簇坰更合桑田秩秩凡數村儼若武陵仙源方以為喜既暮入益深山益多草木塞道者不知其所窮始大駭汗過野廟遇老叟問此何山曰古昭關也去香林尚三十餘里宜急行前山有火起者乃烈原以驅虎也時銅鉦束燎皆不及備傍山涉澗怪石如林馬為之辟易衆以為伏虎却顧反走顛仆狀轉呼聲甚微雖強之大譟不能也良久乃起循緣嶺以行澗聲潺潺不可測側小澗洑洑與風疾徐仰見星斗滿天自分恐不可免且念伍員昔時厄于此關豈天地固應爾邪益二鼓抵香林院下恍然自失如更生者噫予以亂之之久諸所弗計自冒險夜行度二關犯虎穴雖頗危而幸免焉其亦可謂不審也已謹志之以為後戒

遊齊雲巖記

環休寧縣山皆平遠不足以當大觀出縣西三十里至白嶽嶺山始高峯始奇石路盤廻如綫不能容馬遊者有與緣梯而升至以雙經夾前後其甚處輒下行捫背或不亍不能成步自白嶽西折行五里至桃源嶺重崖夾峙上結小屋以臨風雨曰中和亭立亭心下視已數百仞野田茅屋秩秩如畫亭下二巨石磚伏色黝黑中有白質成突睛曰石鼉塢塢旁大壑深不得其底但聞水聲濺濺出草樹間曰桃花澗循澗南行里餘至獨聳巖峯然峭拔截一山近西乃有石鋒方廣若門蓋天造以通遊者門首石楠一株其大數圍四顧門下諸石如伏犀馴象不可狎玩入石門東南驟巖如城懸石四壁勢欲飛墮其第一曰獨聳巖

巖屋不踰丈第二曰觀音巖視獨聳差方而一石色正綠鼎喙而彝尾曰鸚鵡石第三曰羅漢洞稍加大焉二石崩偹洞門旁出鱗骨隱隱蹴之疑為石乎所劫諦視之石門相向復合其為真龍也洞深二十餘里東西東出可抵縣之藍渡溪然人入者疾其敗為之尋者第四曰龍王巖視觀音加方巖上飛泉灑灑下如雨四時不竭曰珍珠簾簾水沸散于西澗曰龍池泉西巖有虎迹如泥淖所印者曰黑虎巖黑虎西行折南里餘至東嶽殿其北疑有殺俗之患折南二里餘至玄武殿殿後一山突起如屏倚天正立曰齊雲巖也古松數十天矯如虬龍皆數百年物殿左一峯曰石鼓右一峯曰石鐘夾屏兩峯曰旗輅皆以其形名觀前溪水如帶委蛇而東為石橋以渡右直觀門數百步一峯挺然拔出蒼翠中不與群山相屬曰香爐峯橋西數百步崗崖中斷一小峯孤立澗下曰捨身崖崖西二里餘五峯並列如群仙冠珮下天降以向齊雲曰五老峯峯西北間有泉香洌人飲

潜其中不能往也遊者始入峯以白嶽為高至桃源則白嶽已在其下至東嵌則桃源又下至齊雲則東嵌益下於此以見天之高地之迥杳不知身之在何境也舊碑云宋寶慶丁亥有道士天谷子自黟北來居彌陀巖一日見異人相與語曰前山高絶可移居於彼天谷子許之如約訪其處已有塑像在焉土人驚異往觀以為類玄武之神因刱道院己丑弗戒于火淳祐辛酉大雷雨裂石壞屋而神像儼然獨存香火日盛跡其事若不經然山靈所鍾亦疑其有不依形而立者予獨慨茲山之勝淪于窮鄉下邑而不當夫周原廣陸之間以名天下爰志其槩以貽好事者且以繫他日故山之思而又慨乎文之不工不足為茲山之幸也

齊山書舍記

金華王君允遷世居義烏青巖山之下青巖有支山自東陽小龍門逶迤而來曰齊山君家食時嘗登而樂之曰是亦足以爲我矣因即山構舍若干楹而藏修其中已而業成出應有司遂擢進士第且從政四方矣而不能忘情于是山乃上書

天子願得教官鄉里將畢其志而事下吏部弗果行凡與君厚善者多為齊山書舍之記慰君之思而君復不鄙予言屬卷首以請爲嗚諸君子之言學則詳矣而又何待於予哉雖然竊聞之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則言者多而聽者厭非責善之道也昔者孔氏之子孫蓋得諸過庭詩禮之訓而漸漬之迨秦漢之際闕里之下乃猶事弦誦而不失其世守何哉見聞近而易為功也王君之曾大父待制忠文公當勝國時結屋讀書于縣之華川之上其後遂以文章名天下

國朝龍興嘗使命以諭滇南不屈死到于今稱之蓋平生之所學成就其忠如此忠文之子博士公憤其先人之死難也故有繼志之齋曰奉其遺書以求不墜其業遂復以文章名一時而服膺弗失且有終身之喪子孫相承食不重肉蓋平生之所學成就其辭如此夫忠臣士節之

大者雖繫諸性分之本然而居業之方致進之所亦豈得無助哉此華川繼志之所為堂而齊山之所為構爲者與君誠有得於家之風言風力氣和其所養亦既充矣翔 國家承平百餘年禮樂明備教化興行陶典謨乎危身之忠損世之學然士君子平生誦法孔氏而欲有所成就於文章事業之間則繼忠孝以為表者尚多也傳不云乎子歸而求之有餘師然則王君於此可不勉哉忠文博士之澤若此其近也取諸身聞若此其易也使其心不泥其迹而又馳騖乎遠且難焉則茲山茲人豈將與華川繼志之名鼎峙而為不朽也已

休寧烏龍山汪越公廟田記

居歙州總管越國汪公有廟在歙之烏聊山始自貞觀己亥訖于今甲歷代附之號其廟曰忠烈廟邑之人尤乞靈焉蓋歲日又各即其地為行祠其在休寧烏龍山者莫知所從起烏龍據汶川之上琅水東出璜水南下至此而合北流底于瀏溪山形蜿蜒浙流而上崿壁斷崖皆黑色不可正視山因以名而廟占其勝故其神益靈而人尊奉之者不懈益虔越公遠孫君汶川者曰永莊以祠出於衆力之所成因時修葺而關世守之規非便乃以成化丁酉於廟之左買地為屋三楹置守者居之又割田若干畝贍其用諏日告于廟下以諭其族與其鄉之人有者而備者曰程君士儀為其志具以白請記之石以明示後俾來者謹嗣之予時方將告歸嘗伏拜烏聊之祠得忠烈紀實與前代之記讀之竊病其叙隋唐之際與越公之事舉有弗當於心者思有所綴述而未能也則為之言曰煬之不道古未有也弑其父而蒸其御怨四海之力以事遠夷奢縱北巡往而落于鴈門之殺傷諫士述不知返故朱子綱目於大業之論悉以起兵書之而不曰反明人得而誅之也於煬之死書賊人弑其君廣而不曰帝非其生也誠以天下未有無父之國故討賊之法不得不嚴如此越公生當其時蓋有西向關非之志而力弗逮乃以一旅之衆仗劍而興保有六州以待神武之出其得民心如蔡之吳茆非叛

史也罪人斯得唐公入關天下之大勢已合不可以逞則率而歸諸有道使民免于戰鬬死亡之苦其知幾達變如竇融非隆虜也出處之正名節之完苟有良史如班范者必將列諸吳竇之間君子從而予之矣顧新舊史皆不立傳遂使越公之迹世莫得詳而記其廟者又不能於此是正為公一昌言之乃獨規規於與留拜慰之常與其生榮死哀之末紆其詞婉其意有若為公諱者誠不考之過也仰惟我

高皇帝以胡元竊據中夏起兵江淮復還舊物而即位之初大正祀典淫昏之祠一切報罷徽之所存惟越公及程將軍忠壯程公二廟忠壯當侯景之亂倡義舉兵靡清鄉郡湘東王繹傳檄四方則間道率衆請以兵從卒之賊平而民免于難蓋忠壯之拒景越公之應隋同一討罪之義也忠壯之奉繹越公之與唐同一救民之心也

高皇帝考其事而並録之所以扶天常立人極由一州而推之天下使人凜然知撥亂反正之為功其有關于世教大矣豈私于二公者哉二公之子孫半徽郡又蔓衍于四方此仆而彼興前屈而後伸他姓終莫之與抗亦有非人力所能為者豈忠獻之家神明之胄天固有以默相之歟永莊讀書好義宗鄗稱之此舉尤見其知本非餘子可及士儀與予皆出忠壯公後蓋於汪有世講之好云

寄寄亭記

戶部主事郜君文敬理餉事于清口得隙地于公署之南偪中為高丘樵植桃柳引水環之而結亭其上將以寄寄名之予方自韶吉還朝出清口文敬逆而致之亭中舉酒相屬曰吾亭適成而先生辱臨之茲亦不可不謂之遇矣先生寧能恝然無所寄意而去邪酒半請所以名之之意文敬曰清口之理餉事者率歲一更視公署若傳舍然以吾之不能久於此也故以是名之竹一寄也我一寄也予曰子獨知夫寄寄云爾有不可寄寄者子知之乎人生天地間如海粟如風蓬如旦暮之蜉蝣回視夫身外之物將有不勝其寄者則雖如雍門之歌峴山之慼且不暇矣而又何暇於名亭若君子則不然方其出也不敢以其身之如寄而付諸事于不問義隨其所寄之任而以能副為賢子之治清口也日坐公署之上鐍鑰相仍吏卒內向固不可委而去之其必思上之人所以寄於我者何如於是竭心思殫謀説日不暇給求所以副之退而少閒悠然登亭命觴賦詩引觴獨酌以幸忘其終日之勞焉斯時也其又知夫予之寄於亭乎亭之寄於予乎夫盡其所受寄者而後寄此寄寄之樂固君子所不廢也文敬曰先生之言是已而建亭之初心則偶然耳必以此寄之意而文彼寄之亭何如予不覺舉白以浮文敬曰有是哉子董事一歲之樂者得名其亭為寄寄若我之北歸風帆在涓役夫追呼徒得從子於此徜一日之樂則雖謂之寄寄亦可也遂撫掌而記之

記

休寧縣儒學先聖廟重修記

高皇帝初下江南嘗駐蹕徽郡分兵以靖屬邑拯輯其民人而教養之德意優渥在人心者猶一日也休寧為徽劇縣其廟學則肇源于宋中更于元入 國朝以來又百餘年興修不常勢漸以圮成化己亥監察御史上饒婁公以提學至方以教之未洽為虞視廟不治曰當有任其責者已而監察御史淯川黃公以巡按至曰廟之不修士無所景行而民不知向方何以出治是誠不可但已乃屬之同知金城張英維時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三原王公方受 詔巡撫南畿張君乃與推官彝陽楊宣圖上其事王公是之曰政教之責

聖天子所以命我者宜亟爲之勿怠張君受命規措不違而知府武邑王勤以朝事至自北京通判南海婁琮以銅事至自南京議以克合張君乃親至休寧與知縣新昌俞深擇日祭告庀材鳩工重作大成殿弘麗高敞加于舊觀遂甚飾先聖先師之像更神座之木以石易宮牆之土以甓東西廡戟門神厨及儒學重門科名坊表次第撤而新之繕兩齋以居生徒復企德堂以祀鄉賢工出于募不徵調于夫家材出于勸不支費于公帑始庚子夏六月訖是歲冬十一月舍菜禮成觀者如堵於是教諭莆田王原雍訓導定海陳泰安吉章泓具以白走曰願有記焉於戲孔子之道治化之所由出者也中古以來士不知道往往判心迹而昧義利之辨故學流于異端治終于雜霸下之則競辭藻任文法偃然以儒吏自當于世而不知其去道遠矣至宋河南程氏考亭朱氏者出而後斯道複明故諸賢者悉得從祀而其先世皆出徽郡見于載籍可考也今

天子日御經筵非聖賢之書不以進講又加崇孔子之祀比于郊社再修闕里廟廷而慎擇其宗子其隆師重學有如此者宜觀風之臣有以

體 上心率群牧加惠百官以冀治化之大成也與豈非一時之盛哉雖然求孔子之道必自程朱始矧其故鄉

大聖人嘗蒞臨之則凡學於斯者可弗敬乎誦其法言仰其德容力以聖賢為師而勿變于流俗言學則本于經術言政則純于王道使天下之人稱其淵源爲有所自慕其過化爲有所先則庶幾無負乎盛世君臣相與圖治興化之心不然廟學之修直觀美爲且於道何有哉走本邑後學且程氏遠裔故竊誦其所聞以告來者王公名恕正統戊辰進士起翰林庶吉士至今官公忠體國爲時名卿婁公名謙黃公名傑皆成化丙戌進士通敏直諒如一人爲其名與位蓋方進未已王君以下皆起科名歷郡縣淑慎有聲而張君舉此大役爲之有道民不與聞其政益可推見云

績溪縣重修雷渡橋記

績溪界宣歙之境環縣皆聯巖複嶺四顧鄉然幾不可窮每春夏水暴作自諸山澗奔駛而出匯于縣西之雷渡遶府治之北折迤而東以達錢塘夾東去縣若干里西去府若干里舊有橋以通往來久而頹圮有司以其費之鉅而成之難也率因舊補新苟焉而已遇歲潦則行者病涉而近民亦恒苦于修葺云臨海吳君珏以進士知縣事之明年以爲是終不可但已乃請于知府武邑王勤同知金城張英通判南海婁琮推官彝陽楊宣諸公是之方議權材鳩工而歙之巨室殷文清者名好義聞郡縣之有是舉也願獨力爲之不以勤官而役民郡縣大夫嘉尉之許焉文清乃卜日輦土爲橋若干洞高若干尺長若干丈廣若干尺石堅堅良制加于舊蓋首尾踰幾月而告成過者大說居者改觀以爲郡縣大夫平日以道使民而民應之如此其速於是吳君走書請予記之往者予謁告馳驛還休寧道績溪適過雷渡見頹者斷者壞者舂以餉者御此于水次而橋身若垂虹隱起崚空高層予心異之蓋當是時已悉殷氏之名與吳君之政與府公不遺餘力于深山長谷之中因是攷

立緋侗久之而後去然則樹石物文以告後來俾繼嗣之實有利益於我微人不可辭也竊謂于是祠鄉而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君子譏之孔明相蜀橋梁道路無不繕治而民不告勞君子以為幾於先王之政誠以先王之政細大具舉而無一事之不在於民也若曲渡之橋一細事耳郡縣大夫猶急焉之則事之大於此者其理可知文清十部民耳因諸公恤下之故慨然不惜重貲而圖永利與衆共之則其餘之不煩於驅使而可以理諭又可知矣自是以還凡往來者安行其上而無厲揭之虞其官與民樂處其旁而免于歲修乃葺之據實皆出于郡縣大夫之經度而殷氏之力居多焉豈可不知所自哉是宜記殷之先有雄甫者當勝國時嘗臨溪橋及殷氏手堨于橫溪氏至今倣之
國朝永樂中臨泮橋壞雄甫四世孫執中五世孫雲訊相繼修復景泰中丁歲饑雲訊之子伯禎伯祥輸粟千石助官賑民受冠帶之旌既又伐石砌郡東路二十餘里鑿井建亭割田置守而文清則伯祥之子也亦嘗致多爲于是文旌于其父其累世好義實有可以勵俗者因附著之

趙氏祠堂記

禮之廢也祭為甚蓋中古以來諸侯卿大夫率無廟以奉其先人而況其下者乎至文公朱子制家禮易廟為祠堂使事力可通乎上下而禮易行焉當時儒議授于師生閭里之間其說未廣也我
文廟班性理諸書鄙蒙臣人然後家禮行天下三二十年來卿大夫家稍垂意于禮而士庶間亦有間焉豈非禮教之不易洽而然與常熟趙氏世以產雄其鄉至德異君益讀書好義乃尊家禮之制立祠堂蓋凡慶弔之節自是有所據而可行親疎之族自是有所萃而不散祠堂立而趙氏之世望日著永範日嚴禮之有益于人也如此德異君卒其嗣子壁既以奉祧而遷遷之來請予記予嘉報本追遠民德斯厚常爲好禮者予所難以一祠堂言之材木瓦甓之工不足以御然居雅樹之修簠簋尊爵之儀不足以盡蠲潔誠敬之實然世之人以繁為嫌而不爲此則賢不肖何如哉古禮之不可復厚俗之不可挽有由然已若趙氏父以禮倡其家而子率之豈非賢哉且將誠我
先皇以禮迪民之意而遂能起廢于一家者乎由一家一人而占之海內庶姓則夫既　皇化而興起者將幾人焉是誠不可無記雖然禮有本有文趙氏之祀必世守之器服之等威裸獻之節度以時而加葺之父且習焉不患其不文也若本之所繫則亦何尚于祠夫孝敬祭之本也孝與悌于德敬無數于禮則上世固不敢假後人有所於循君子嘉子之而鄉黨取法焉其斯可矣趙氏子孫尚勖之哉趙之先汴人隨宋南遷占籍于常熟之雙鳳鄉今祠所奉者四世曰子安曰孟古皆隱德弗仕曰文敏曰德異皆用　因例得冠帶後其家益饒而產益充尚義彌篤授官承事郎比命士云

續修縣城隍廟記

明有禮樂以治民生幽有鬼神以司民命此亘古及今不易之理也我
太祖高皇帝一海內正疆域設官守則大正祀典而城隍之神著于令甲曰廟必視其郡邑之廳事高廣為差郡守縣令佐必先誓于廟而後視篆有事于山川則載其主以合食于壇有事于厲則位其主于中神群祀為凡祈廟之語祀厲之文皆出
高皇帝所親定惓惓于禮樂幽明之間其大旨則惟欲神人合德以爲民福而政夫人之不職者獲罪于神為民病也走嘗敬誦之而仰嘆曰嗚呼嚴哉微之績溪故有城隍廟在邑之東北隅歲久而弊前令佐雖以時加葺之然莫有任起廢之責者晉江君復來為丞累攝令事約己惠人知祀典之重迺以新廟倡其民民翕然應之富者樂助以貲貧者樂効以力會進士臨海吳君鈺鄭君前後來為令同寅協恭政以大洽而典史江津程則又克贊之遂作中堂五間以奉神又作東西廊爲堂之翼作內外門殿堂之限几龕坐几案之設法所宜有者靡一不具經

始于成化乙未冬十二月訖亡于壬寅秋正月亦之以新而人不勞費不乏歲事之旦神用顧歆於是其士民因乎族姓鄉貫進士傅君徵文記其成走考之城隍之祀不經見蓋萌于南而漸盛于宋元先儒嘗疑其神與社為複者然竊以謂穀本在木行之數爲並列之為六作所以重民之食也若城隍與社之祀隨所在而各致其隆豈非重民之衞乎夫中霤門井之有功一家坊水庸郵表畷之有功一鄉禮尚祀之而況高城深池之有功于一郡一邑者哉我

高皇帝以大聖之德為神人主而當制作之任一令之行一禁之止諸侯服采百神效職首舉城隍之祀而貴之使與郡邑長吏分幽明之治禮以義起遂為著令則今有民社之寄者亦惟仰遵

聖訓不盡其職無愧于神而福其民人斯為寄乎雖然古之善言治者其從事于禮樂幽明之間有本有文欲飾其顯貌然溈其豆登者其文也律己以公而成其私舉民以直而錯其枉者其本也本末兼盡神人相孚而後可與蒞民生立民命

大聖人制禮祀之意亦庶幾其弗畔也有事于廟者可不敬歟江君為績溪將九年嘗新其學宮凡興利除害有裨于邑政者類多以非與祠事姑不著

休寧汊口世忠行祠記

古忠臣烈士有偉功大惠于世有國者必崇祀之著于令有家者常祀之外亦別有先祖一祀著于禮二法並行不可偏廢而況有偉功大惠于世者豈弗祀之可乎專祠矣而復祀于家則褻置弗祀則簡於是中古以來有行祠之設卜地為之其制視公祠則殺視家禮則隆亦猶民間不敢僭稱社稷而曰義社也我新安程氏之先世祖曰梁將軍忠壯公諱靈洗嘗手殲妖蜃以脫居人于墊溺又嘗起義拒侯景以全活其民人于僭亂其後事陳長擁重兵居上游戡叛禦戎屢其功茂著而惠旅弘其歿也鄉人思之相與祀于故居篁墩有禱輒應自宋以來列之祀典號曰世忠之廟

國朝以公之子孫最多世居郡之六邑又蔓衍于旁郡每一聚落不下數十千指輒為公行祠一焉祗謁由是公行祠亦東南若休寧汊口者其一也初公子揚府威惠公文季代領父衆殉節于周十四世孫御史中丞者使公澐唐廣明中復起義拒黃巢世守東密巖事載郡志東密巖者距汊口最近中丞十四世孫端明殿學士贈少師珌宋嘉定中偕休寧族人捐田入篁墩廟每歲合一鄉六社之人迎神至汊口祀焉入元以逮弗使端明三世從孫中山府判願學始偕族人作行祠于溪西錦龍山元季兵燹祠漸以毀

國朝宣德初中山從子賓延從孫安寧改作于武堂山久之又以禱祈弗使仍其舊祠妥神規制弗稱乃成化己亥冬賓延三世從孫隆明韶於其從祖弗鳩工重作廟貌始嚴以備不簡不褻隆殺得宜隆諸第隱元又議以威惠都使兩公實能嗣忠壯之遺烈威惠嘗備食篁墩都使又汊口始遷祖於是元作威惠公之像于左隱作都使公之像于右祠成以記來請歆致嘗以會族至汊口得伏拜祠下諾而記之嗚呼古忠臣烈士祠于公者其家致與宗譜之可尋著有復者其名又非祭法之所載求其有偉功大惠進受國恩退享家之饋食至千有餘年之久如我公者世豈多見哉自茲以往合族于是則昭穆益明而宗祊不墜有禱于是則雨暘益時而災眚不至所蠲之所通流澤之所被豈一家而及乎一鄉福雲仍而及乎異姓則行祠之設不爲益廣遂將與篁墩之尊祠相高而起廢之功嗣葺之歲月固不可無述也

祁門善和程氏重修報慈庵祠宇記

人能致其子之孝者必能篤其親之慈而求所以報之者必有致孝士則百行從之人道成而世教興民俗厚矣觀吾祁門善和程氏所謂報慈庵宇者有感焉按譜宋南渡初有處士諱越者娶余氏生其所居和溪之南四子伯源伯播伯彥伯祥立墓祠用以奉祀紹興十七年上其情于朝特賜額曰報慈蓋原其孝云譜不載處士夫婦父子行事之詳

獨其子孫守報慈之祀至今不衰意非慈孝之德動其胄敎成于家而足感人者烏能然哉徽之程氏皆出晉本郡太守元譚之後太守十二世孫是爲梁將軍忠壯公靈洗忠壯十四世孫是爲唐御史中丞都使公澐都使長子唐戶部尚書仲繁別居饒之浮梁昔曾孫宋中奉大夫令洵還居祁門善和里處士則大夫五世孫也伯源兄弟皆推始遷之義列祀中奉以下諸祖于報慈又買田以飯僧每歲清明歲暮則燕享以合族蓋三百年矣諸房子孫之生齒者日蕃菴之傾圮田之廢剝者日甚天順中處士才三世孫顯韓府左長史興以致仕歸覩其然偕族人復割田隸菴中以成化庚寅大新程氏之祠功未充而卒從弟廣東按察副使孟子河南左布政使泰文本其志併新其菴桂山僧會真端以其徒世食于程氏并効力焉落成其族人以予同出都使公裔俾長史諸孫儒學生旻等具始末請記嗚呼慈孝之德命于天性于己固不暇廟宇之廢興然自視夫先世烝嘗之所在墓祠過之漠不加省則孝子

子孫固有不能恝然于中者矣此長史公兄弟父子一倡此衆而族之人爭先應之君子秉彝好德之心不謀而協固如是乎繼自今始凡有事于斯者皆先世慈孝之行而毋忘乎興廢起墜之功善之所繇將由一家以及一鄉民德歸厚而程氏之聞將益著乎簡傳處士之配首宋丞相汪公伯彥夫人之姪故因丞相之請得報慈之額而程汪爲瓜葛有無不可知然考之史紹興十一年汪已病死至十七年始請菴額上距汪之去世已六年且處士既汪公內姪之婿乃名其子爲伯彥誠有不可諳者竊意伯源兄弟以祠衣而捐田祠菴以報其親雖於請未有關其孝誠自當有動乎上之人者其非出汪公之力蓋明甚因并及之

休寧山斗世忠行祠記

惟程氏之先望廣平始祖忠誠君嬰肇新安始晉本郡太守元譚而盛于梁將軍忠壯公靈洗忠壯廟食于郡號世忠其十四世曰澐居歙州都知兵馬使守東密巖有全郡之功子孫散居休寧四世曰迪宋主本縣簿有及民之惠子處士思明定居縣南六十里下宅林更其地曰山斗聚處五百年無兵燹之催雖仍四千指猶遜豫之讙然歲時追祀其先合食其宗展敬修睦之地隘莫能容景泰甲戌處士十六世孫天方治方慨然與其群從子遇霖英隆應清相地于所居西北雙溪之上作世忠行祠坐庚向甲爲地四畝有畸卜于神以吉謀于衆以協鳩金庀工爲中堂五間奉忠誠太守忠壯三公嚴所自出也都使祔于左尊大宗也處士祔于右重始遷也未畢工值歲大侵五人者相繼物故迨成化戊子治方之子宗興天方之子宗振宗雲英隆之弟紹宗遇霖之子存綱存繹以先世積神之所棲其始不可不究其終乃偕其族爲東西兩廡各三間以藏祭器前堂五間橫舍十二間以序團拜門屋七間繚其旁以居守者又爲堂于橫舍之旁各三間以奉鄉社蓋自甲戌抵戊子閱寒暑十四更歷祖孫三世然後祀克大成先靈以妥衆心以萃諸山斗程氏之敦本繼志在吾宗豈多見哉走於山斗同出都使公

後壬寅之春以會族至焉觀其地則山水蔚然峙者如斗流者如帶精英翕聚風土厚完曰此非我程氏之所爲奠居者歟拜其庭則祖宗赫然定國者以勞勤事者以死史策昭彰冠劍如故曰此非我程氏之所爲受祀者歟燕其堂則昭穆秩然老者坐少者立情洽而禮成而散曰此非我程氏之所爲保族者歟蓋走所見世忠行祠其境之勝與其家法之可觀識未有過山斗者於是遇霖季子存綬具祠事首末與群從永堅天相等來請記嗚呼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先祠之立豈徒云爾撫宗祊之舊興仰前修之不易爲子孫者尚思勅焉學以致用爲良臣俾忠勤著于國耕而隱處爲良士俾孝弟成于家則庶幾山斗之名世忠之祀相爲無窮而程氏之澤未艾也若夫棟宇高廣丹雘焜煌鐘鼓在陳豆登維旅以取足于事神奉祖之間則觀美焉耳豈所望于故家文獻之後者哉

休寧重修二程夫子祠記

走少於程氏譜中得篁墩胡氏所以爲兩夫子祠記讀之卽慨然有起廢
之志而力未能也成化壬寅春既除先襄毅公之服因發書以告巡按
侍御上饒婁公婁公俯從書許之然切恐空言無益于事實乃考訂兩夫
子家世南北遷徙之詳以授教諭莆田楊君元偉與諸生吳超孫光輝
等上之縣時安成歐陽君方受　命來爲令諸務未遑獨以此爲興道
善俗之首事卽上之府〻上之行臺〻遂以公移下郡縣修復之歐陽君
之得請也與走窮相地于大成殿東得鄉賢祠遺址稍斥之廣五丈有
畸長如廣之數而倍其崇庀材召工擇縣之殷碩者四人曰金希傑閔
士拱蘇文章汪秦下俾與耆老蘇文玘夏文雅日監蒞之諸人者能嚮
風承德節縮浮費以畢力于公家中爲兩夫子專祠四楹又別爲道學
堂列祀宋丞相呂公大防而下又別爲鄉賢堂列祀唐御史中丞程公
濬而下榜其門曰企德像土之制龕座之飾既堅既好靡一不具經工
于夏六月十七日訖工于次年二月二十四日歐陽君率僚屬暨師生行

釋菜禮告成衣冠父老遠近畢集以爲吾邑盛事後見于今咸舉手相
慶走惟兩夫子倡明斯道于河洛之間從游之士比隆鄒魯然獨龜山
楊氏以江南諸生號稱高第兩夫子嘗送之歸而有道南之嘆繇龜山
三傳得文公朱子于吾郡之婺源則兩夫子道學淵源之盛在新安又
矣據程氏譜兩夫子之先本梁將軍忠壯公靈洗之裔見于歐陽文忠
公碑至宋南渡而伊川先生[illegible]子孫恭居池州一遷休寧〻〻陪郭之程
互書總絕焉先祖午護澤士前遺書院又擇于池州爲使奉明道之祀
當時錄蔭之制幾絕之公一移文公草廬諸賢之書劄題識具存則兩
夫子派裔承傳之眞在新安亦久矣夫爲士者誦其書而不知其師爲
後者舉墜緒而不知其祖是雖典籍滅裂于回祿之餘人物銷鑠于兵
革之後而亦不考之過也今廟貌有嚴俎豆載興仰焉臨之以宣聖之
尊術焉重之以諸賢之猗凡生于斯學于斯官于斯者可不以兩夫子
之道敬自勉乎敬勉之而有得焉則庶幾新安之名重有聞于天下而

此祠爲不徒立也已雖然是舉也非婁公心主于上非歐陽君力任于
下則亦有不能相須而成者是不可不識之以告後來婁公名謙與走
同舉丙戌進士最有志于正學者　今督學政于江南所至以表章先
儒爲心足占其所養歐陽君名旦辛丑進士以春秋魁鄉試[illegible]
通經學古之士故爲政知所先務如此

唐歙州兵馬先鋒使程府君墓記

府君姓程氏諱尙節行萬二其先自東晉新安太守元譚賜第歙之篁
墩子孫聚居積久頗盛至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忠壯公靈洗遂大
顯于梁陳之間忠壯殁而爲神廟食至今十四傳至府君之考諱湛唐
歙州都知兵馬使東密巖將兼馬金巖防拓軍事金紫光祿大夫檢校
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上柱國母夫人趙氏生三子府君其季也唐
乾符中黃巢倡亂府君佐父起義兵保休寧東密巖以拒群盜捍鄉里
每戰必爲前鋒敵畏憚之時陶雅爲江南都招討使開府于歙承制授

都使公父子兄弟官爵俾分屯要害爲行營屢捷由是群盜次第削平
府君之功居多府君歷官歙州兵馬先鋒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領
軍衛大將軍上騎都尉嘗自以一軍屯休寧遂定居縣之陪郭天祐中
葬與夫人曹氏合葬縣東南三里許虞塢之原負巳向亥子一人曰宣
行文一遷縣之東山失其爵位自文一公四傳至宋開州團練使贈太
尉全有孫三人曰帶御器械求正以官居杭州曰格齋先生永奇曰鄉
貢進士永彰永彰子將仕郎瑜當紹興經界嘗書正府君之兆域鄉貢
七傳至元處士以當延祐經理又倡族人捐田以贍府君之塋將仕之
後嘗與伊川先生子孫從南渡者通譜互相擇繼蓋七傳至萬戶追封
安定侯忠愍公國勝則敏政之高祖也又三傳至兵部尚書贈太子少
保襄毅公信則敏政之考也上距府君十九世矣距府君之葬五百六
十年矣考程氏譜塋錄至元九年嘗有不肖子私鬻墩山于汪氏厥後
程汪聯姻乃收鬻塋支費賂之以歸　國朝以來墓鄰有曹吳王余四

姓者復相紹售典其基之四隅於是敏政既克第又以繼嵩遷餘山之失
業者以純卑喘粹勘明其非誠不助以郡縣之官俾求其從瘞者以去
惟府君為我陪郭程氏傳業起家之祖子孫不下二千餘指顧其剝佩
之蔵乃一再侵于異姓官奉亦旣敗壞無遺非嗣世者之責歟敏政
不揆合諸房子孫樹秉蓁前大書其爵位以彰元基上追記其世次顯
歷之詳如此俾後來者相與謹之以毋自陷于不孝之罪凡經理墳山
畝步字號悉附著于石陰

德興盧口程氏世忠行祠碑陰記

惟程氏先世出梁將軍忠壯公廟在新安篁墩者宋賜額曰世忠蓋以
公為趙忠誠君嬰之裔而其子孫皆成偉公文孝文為將死節于國也
德興盧口故有世忠行祠在饒州書院之東始建于裔孫宋嘉興推官
良祐加貢子實行郎可大再葺于今鄉貢進士崧之父承寧與其諸族
人之初初發任於溪以忠壯十七世孫爵檢校刑部尚書涇原節度使

贈司徒忝楚國公諱道宗討黃巢復兩京歿有大忠勳于國家其始遷
德興之祖司徒生金紫光祿大夫行饒州司馬助總鄉兵捍衛饒信三
州傳其子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存先累守銀山
鎮再傳其孫指揮使克森兼守白沙鎮凡三世有功德于鄉邦將使
又始遷盧口之祖乃定著以忠壯為專祠而以司徒金紫銀青將使四
公備焉始建祠者某某宋貢梅縣簿遂之記而歷仕與行祠事未
有記者貢士君以某某至休寧請書其碑陰惟縣簿公發揚忠孝之義
已詳不容復贅於世乎之義就有未盡者因撥拾而申之曰嗚呼世哉
世其忠孝為難也昔者晉宋佞于隋忠于唐一身反覆且不自保而況于
世乎右昭忠矣叛生于其子垂光忠矣甑出于其孫一家之間且不相
知而況于異世乎若父傳其子祖訓其孫有靖廷保民之功有死身奉
上之節至于累葉而不渝則自秦漢以下求如程氏者可數也上之人
寵嘉之亦豈私于程氏者哉所以風勸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者大矣貢

士君父子生百世之下慨仰先德倡其族人再新祠宇使有所據以奉
承嘗序昭穆非惟報本興起于百世之上者其能然乎是宜識其歲月以
告來者然嗚閒之穆王之命君牙曰世篤忠貞大雅美宣王之臣韓侯
申伯尹吉甫南仲必本其先世忠勳為言誠以繫君父之倫明家國之
盛非示誇詡也為程氏子孫者可不勉哉繼自今始守其家法無愧于
祖考之烈如史冊之所載者又進而求諸古訓無愧于聖賢之業如詩
書之所稱者則其有光于此之祠也不旣大乎

程氏貽範集目錄後記

右程氏貽範集三十卷敏政之所編也甲集第一至第七卷為王言及
公移間附以識跋之文則以事相聯屬勢不可分也乙集第一至第二
十卷為行實傳誌碑表之類亦間以記序等作附焉丙集一卷為像贊
有未備者稍以像贊挽詞之類補之丁集一卷為譜辨訂其異也戊集
一卷為譜說要其同也初敏政先心譜學嘗請于先襄毅公會諸宗

族積之二十年理諸牒并得可會者四十四房定為統宗世譜二十卷
刻梓以傳又嘗見文簡公所序世錄有貽範集之名稱當宋盛時此
集為程門大備之書更代以來亡矣心誠惜之因廣蒐博求追成貽範
集一百卷顧其篇帙浩繁事力弗及乃先擬其要且益以諸房所藏者
為五集如右集各為卷目而虛其尾者以俟後賢之有續未敢自足于
此也行實如傳誌碑表多互見惟存闕而新有所得續錄而新有所訂
者錄之注以諸事神而於王言則名尊君也史傳公移則名示不敢私
也凡訂謬出于不肖一得之見以校字別之其在先正文字下者分書
示不敢等也繕寫成秩以告諸先廟嗣刻之以輔也譜而傳焉嗚呼家
之有範猶國之有典乎臣人於國而能守其典則忠子孫於家而能守
其範則孝舍是皆世之所大棄也惟我程氏其先仁義之德文武之功
性命道德之言所以貽後者甚盛殊方異姓且稱法之而況氣體之所
得祠墓之所在家乘譜牒之足徵者如是乎凡我後人奉前烈之繩矩

其必上思所紹下思所述以求不失乎文獻之傳庶幾此樂此名爲無負哉詩云永言孝思〻〻維則詎不勉歟

休寧縣万興寺重修記

新安舊志休寧在前代寺觀之可見者不下四十餘
國朝洪武初悉釐正之休寧所存者曰海建初方興寺及仁王院號四叢林以諸小菴院分隸焉惟方興所轄袁祥富昨等十餘處比三叢林爲多夫上通名于有司而下有應令服役之人遇事則具文移受成于官府隱然吏民之職也至其徒從事于佛教執經請業而考其成有弗律者罷道之籍然師生之義也夫如是則令甲之所存或不幸而有水火之虞勢固有不得不與者哉方興寺在縣南三十五里臨溪街〻分上中下居民數百家而寺當上街之上乎皆往遊焉汊川帶其前渦然有聲以下合于淛源之水東崖巖峙其後絕壁如城上方廣有唐御史中丞都使程公澐起兵拒黃巢故壘鬱焉意其山川靈秀之所鍾必有佐在則時之神將保境禦寇之時有效靈協順之舉故數百年來出入兵

燹之交而巋然獨存者乎寺有鄉先生宋左史呂公午所題鐘銘瑞明程公珌所撰碑記左史嘗攻史嵩之端明以經授理宗皆一代名臣而於此寺不忘于執筆惓〻如此將其神亦或當水旱疾疫之變虫虎之蝝之患鄉人固有禱焉而答之弗爽者乎寺嘗兩厄于回祿住山曾吳上人者皆以獨力成之中爲佛殿翼以兩廊左右爲真君伽藍二祠後爲法堂丈室與凡倉庾庖湢之所供器像設靡一不具又自割田若干畝以助常住節縮浮費用成偉觀茲殆無愧于吏民之職者邪予文闗嘗事其師勝公最孝勝抱疾久雲奉之無倦色其卒也哀毀過禮茲殆有聞于師生之義者邪嗚呼世降俗偷士號讀書知禮者或悖其所事有官守者或視其治爲傳舍漫弗省以貽累于後來彼浮屠者何所授亦何所藉而兼有之則其爲精修苦行固叢林中之難得者歟雲年民予與予宗人逸民游最善因爲之請曰願一言以示來者夫以兹寺之中與山合靈爲民福甚攸然禮之而不爲佞與之而不爲侈書之而不爲誣又況吾先世之嘗徼恩于斯以成戡亂之功者乎遂不辭而記之若寺之廢與在先朝者自有金石之刻可互考茲不贅

嘉興縣東塔寺門進士題名記

嘉禾寺城東有寺曰東塔其境幽夐無塵鞅之擾而有園池竹樹之盛可以棲遲修備游息蓋君子樂之而喜紛華者所不屑也郡人包君汝調以歲壬午領鄉薦與其弟汝和讀書寺中戊子汝和薦于鄉遂與汝調同登戊戌進士第汝調之外兄曰陳君明遇以歲辛卯領鄉薦亦與其門人常君汝仁讀書寺中庚子汝仁薦于鄉復與明遇同登辛丑進士第蓋包君以兄弟陳常二君以師生嘗修于是游息于是者首尾二十年以次升于鄉而舉于
天子之庭襟袂相輝衣缽相承實一郡衣冠之盛而肇跡于東塔不可無紀於是伐石題名以告來者會陳君受　命出佐新安以記爲屬予

惟士必有堅定之志然後可與有爲夫其進遊〻庠序而退屏于無人之境郤家累遠市囂相與切劘其所學而一不以世故嬰其心者豈必於富貴利達而爲是汲〻者哉學之不篤則見之未審用之不弘雖得售于一第而處己接物居官莅政之間失所據而卒非其士者多矣傳曰凡事豫則立又曰非靜無以成學其斯之謂歟昔宋范文正公讀書長白山僧舍斷虀畫粥以自勵其後卒成峻功建大名說者謂三代以下人材未有踰范公者跡是觀之世豈可以無志而偃然以士自名者哉嗚呼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此不易之論也今四君子者或進位朝省或出領郡邑名位之來若水涌山出蓋未可量而皆不忘其藏修游息之故地其不忘初志從可知矣後之人指其名數其實使嘉禾之東塔與范公之長白遂相望乎百代之上爲士之美談豈直一郡之盛而已乎予又聞之唐之進士登第後偶題名于慈恩寺之塔遂成故事而雁塔之名未有聞焉其出于一時之矜詡非所望

于忘士者故不援之以為例也已若其名昕弟名而僧若名良常君名
鄰居同里榮同經是為記

旌德縣重修王山禪定寺記

寧國舊宣州也山環其四境多古蹟其在縣治旌德六十里者曰王山禪定寺據其勝地非孔道幽邃嶮深有林壑之樂無俗鞅之擾粉始宋建炎中久而益廢舊石刻漫滅不可以句故其蹟泯焉
國朝正統中有欲振之者以其費大而役繁也中沮景泰甲戌縣耆宿呂昱等以新安釋以顯方住旌德甘露寺知足以謀力足以任且其地於禪定若東西鄰乃往語之故謀以克合以顯使其弟子普宿相與募而圖之鳩工庀材不日雲集拓其址宏其規中作大雄殿以嚴寓佛後為方丈以居住山旁為兩堂左以奉給孤長者右以奉達磨大師像設莊嚴門墻堅好法所宜有者細大畢具至天順甲申十年矣而功始克究縣大夫以其成之難也不欲以昇匪人事傳京師成化壬辰釋昌聰

承檄而來居久之群行胥服邑人大歡山若增而高境若闢而新以是役之不可無紀也謁予記予觀元之終群所在兵燹城邑為墟弦誦之聲不復有聞而况釋子之宮乎天命
眞人起兵渡江首開府太平以寧國為輔郡由是稿者蘇仆者起山川草木咸被其澤故雖一寺之微一僧之弱有所恃而幸存若茲山者豈非
高皇帝之賜哉事宜記聰號大愚本旌德世家子入大慈恩寺禮妙勝惠濟國師及僧錄右街雪峯上人所與者皆一時中貴人勢可以富貴而不屑也幡然來歸處乎茲山之下粗衣糲食與猿鳥為伍其清修苦行可與厲世之湛酣者亦宜記嗚呼後之人居其成功而念其難也尚以聰之心行為法謹嗣而慎守之以無忘天地之德其庶幾乎鄉邑之繪不繇之承乎與山俱境以人勝不然則雖有修廢補墜之功觀美焉耳於其法何有哉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記

婺源胡氏明經書院重修記

婺源縣北三十里地曰考川胡氏世居之胡之先曰昌翼者嘗讀書其所居西山之麓唐末舉明經遭亂不仕終其身鄉人號明經府君署其族曰明經胡氏習稱之至今元皇慶中府君十四世孫龍泉簿淀既其弟承事郎澄即西山故址建屋捐田以教養其族與其鄉之人聘其從父雲峯先生炳文入主教事揭于額明經書院隸有司而草廬先生吳公實紀其成計一時弦誦之盛蓋甲于東南元季書院毁于兵經殘教弛者百二十年府君二十一世孫今鄉貢進士濬慨然思興復之族之人亦協謀捐貲以應之者既相與言於知縣丁君協教諭陳君韶上于提調學校御史婁君謙巡按御史胡君漢咸嘉予之而亦樂出俸金以賛之者乃卜日鳩工集材中作堂為講道之所左為祠以奉雲峯先生右

為室以居諸生之肄業者前為門屋繚以周垣經始于成化庚子九月朔日落成于丙午十月望日舍菜之辰衣冠畢集山川改觀草木增輝而明經書院一旦復爲不替益隆矣濬與其族之人將圖所以永之者求續書之走嘗以事至婺源見草廬先生之記刻尚存疑非後學所敢僭辭之再三弗獲則假拾所聞於父師者以告曰嗚呼道原于天性于人具于聖人之六經〻也者聖人修道之教而人所以為窮理盡性明善誠身之學者也自性學既微六經常為空言于天下凡師之所以授徒上之所以取士者亦徒曰明經而經反晦者千餘年至宋兩程夫子始得聖學于遺經紫陽夫子實嗣其傳其說經以詔來學於易於春秋於詩皆手筆也於書於禮於樂則指授其及門之士而學庸語孟四書所以為治經之階梯者又皆煥乎炳如無復遺憾夫然後天下後世之人知明經將以復性而足致夫體用一原隱微無間之極功則視夫記誦言以稽口耳鈞聲利于一時者其侮聖叛經亦云甚矣嗟夫六經九

晦而世道之隆污繫焉此惟我 朝一以明經用人養士而不忻以他
道永樂中又表彰六經及程朱之書為學者
列聖繼繼思得其傳以佐化理經之明尚有以非惟程朱之先哲出新
安而朱子又發道要峯先生近於淑之其家學淵源蓋亦所從來而
書院又肪於此乎復之為師為弟子者其勿隨於俗學之陋而為世之
賢必窮理明善以求經之明無徒誠身以求經之所以明將見真儒復
出于程朱之鄉淑其身以及人躋斯世于唐虞三代為天下先則明經
書院之立為大有功於世教也豈不盛哉延鄉之末學稱有志于明經
之風不敢不勉故賦書之以附草廬先生之後既以自勵亦以自幸云

內湖聯句詩卷後記

予自創北上京師消則之仕而朋友多故人或同年友生是為湖山
之遊無虛日雲副張公廷芳獨以行部出與後至延以三月三日傳請
予及內湖而駒太史方君時湖廣副參君若游盧江君廷綸與俱繼時

春雨未收湖光接暝登眺于烟雲杳靄之間命觴揮翰行歌相答
詩有未成輒為之屬對韻好而雨亦奇者非虛語也因講與四君子聯
句用杞勝韻得詩人起一句次第為之當五章而廷芳君屢吟撫俱競之
以十為期還自蘇堤上孤山踰六橋問靈之寺賦詠花居根之酒而
近暮門盡坐大相與而君詩十章無弗成者於是四君子請各書一通歲
之俾予記其事謝兩未惟古人以上巳修禊於水上而蘭亭之會風流
至今莫有繼者今茲之會本以為修禊而設適當其時景與心融言由
趣發有不自知其所止者亦豈非一時之勝哉廷芳家山西時綱若盧
家江右廷綸家蜀而予家歙其所居甚遠四君子者或佐于藩或佐于
臬與皇守司學政各有分地而予亦將有北奉之役于館閣之間官職
甚異乃得尋一日之樂於湖上其酬酢也無嫌其笑談也無已情猶友
朋親若兄弟則此遊誠不可無詩而此詩誠不可無記他日宦成或分
陝各方或進陟其省而予亦竊祿散地時復歌詠之即其景見其人

輒不能與眾散離合之感而考切劘學激勵功名之心隱然溢於言外
則是詩也又不獨若留連光景者而已

遺愛亭記

成化丙午秋有 詔徵諸進士之為郡縣有聲者知休寧縣事安成歐
陽君在選中惟時縣之士民悵然如失所依既將請于
上攀留之有言于傍者曰
聖天子起群賢以佐化理布之書臺于天下君等進用則吾人之幸方有
大焉郡可以一邑之故而久勞賢者于外哉於是相與拜送君于縣東門
外即其地為亭離石其中載君之蹟走書京師請予記予縣人以憂家
居自君之政誠有大過人者不可以諛濟辭益君之始至也麥秋未卜
而雪下盈咫民大饑曰天其或者以賢候福吾人我相與號曰隨車雪
猶之詠歌而歲連執野無荒萊民無流殍養老備凶咸以周鈌君性明
敏觀篆才兩月而決滯百餘實擊然悟人心且主于厚風化崇禮讓雖

豪猾與強不義者亦退縮無復言賦役之上諸所部獨親覈不以屬胥
其等差雖有常制而君每稱停之不少徇曰民命所繫也徽台萬山中
盜無從起即起無不獲而近世長民者務姑息盜以滋蔓無敢發者君
毅然因其發根治之獲二十餘人其桀黠者遠其二益嚴捕斬之令卒獲
之乃已嚴其居而隣境亦賴無夜警焉其他若行鄉約之禮防回祿之
變導息女之戕規條戒飭皆可為法踰年政成乃重新學宮政餘坐公
館進諸生相與講授而縣人知君用春秋魁兩試多遣子弟入學君益
發燈火筆札之費佐之二程子先世本休寧樣樹論察君復作于孔殿
之東考鄉賢自唐御史中丞程公澐而下二十人名宦自宋丞相呂公
大防而下十六人為兩祠且言于 朝著之祀典又表童木孝子會詩
制及尚書金忠簡公之墓以風鄉人治益閒暇乃更以餘力考訂縣志
若干卷梓行而成而君被 召不可留矣予每以古循吏之名見于史
者不多得而中世以來號能吏者多則覈號循吏者多迂疎去古益遠

若能者無刻覈之為儒者無迂疎之弊昔吏之難也而况兼之若歐陽君者哉使世吏皆歐陽君而民生有不遂士風有不興者鮮矣今君進于
朝將有臺憲之擢振華復育自今伊始且功名與之俱升則所謂吾人之幸有大焉者不有驗于此日哉山川相望與馬文貞過而誦其事者將不慨然有感於斯曰此百世之共業所在盍相與謹之則一亭雖小而風示乎四方之為令者大且遠矣君名旦字子相其先與文忠公同所自出即休寧之政可以得其為人作亭與石皆縣人之志而任其役者耆老汪彥從金希傑蘇文彰董旦其蹟者儒學生吳文隆陳懋事拜附書

文會軒記

儀賓易水王君司言構一軒于　賜第之東偏其廣不踰丈而其四窗而欄檻其兩傍以待坐者其前後皆嘉木翠竹晻藹而幽深隔以資蔭帶以幾畦有山林蕭散之趣蓋不知闤闠之為喧囂塵埃之為華也司言好文學喜交游日從搢紳大夫觴詠其中因題其楣曰文會或曰文會者孔子勉人進學之意今司言已貴矣固無待於學而所會者又未嘗從事乎修詞誦法之間也予曰不須於此而有得於彼者其善學乎所之所求會者皆賢人君子所聞者多嘉言懿行闕然以讓而不為虐陶然以醉而不為湎雅哉其無鄙褻之言遠哉其無矯飾之容則司言取友之良樂人之善所益多矣以成其器者將不可勝用矣學止於修詞誦法而已哉司言之父青陽令君本太學知名士故司言有得乎家庭脫紈綺之習而敬章甫韋布之貴而慕其藻雅歌詠壹不知驕佚之為工翫食豆羹不知粱肉之為侈由是士林愛之日與之游而不之厭也宋駙馬都尉王晉卿讀書能文與蘇黃諸名公相友善世傳有西園雅集之圖其一時賓從之盛尚可想也司言於晉卿姓同貴同所好樂亦同惜文會之說無蘇黃者為發揮之而識之於予予安能使斯軒如西園之不朽也哉

臨安縣牧愛橋記

成化辛丑之秋鄉進士古歙方君早　拜授知臨安縣事臨安蓋杭屬之一邑君之至也歲比不登官政多廢而民瘵未蘇君乃與積弊而一新之撫其民使有所措而不困一縣翕然強者以斂弱者以立而甫歲乃登君曰是亦足為政矣聞出勸農于縣東一里許見民之病涉良苦進而問之則對曰此為長橋之地上通宣歙下接餘杭大溪水自天目而下勢駛且延昔人以長橋名地而實無橋或架以板或濟以航屆隨就蒲而莫之顧者君停車憮然久之時有竹林橋亦且廢矣君乃中分縣之殷實而好義者諭之意俾會工計材以圖兩橋橋可以興事則又擇董之者有所剗削其中而致吾役俾矢于神而後即工時親卅督之以稽其力之勤惰與其工之精粗者經始于癸卯之夏落成于甲辰之冬而長橋以成為石洞凡七既好既堅官不以費下不以勞而舉盛事成偉觀于久廢之後也甚易非君有勤政恤民之心蓋不足致此於是臨安之民駱瓘等感君之惠甚大請以牧愛名是橋琢石其傍而以記請于徵之地誌臨安實吳越王錢氏發跡之鄉釋老之宮相望于境當時糜費以重困民者不啻鉅萬將頹而補之已廢而興之又出于後世之所謂良有司者不無也顧一橋之役所以病民者甚久而無或容心焉何哉聖學既湮王政不作士之涖官者徼利益為身計而莫與惠人謹篤者規官貴而莫與力政其有慕于彼而忽于此無足怪者若方君之於臨安法所當為者次第舉行不遺餘力又以義倡其民而民樂應之不惑於流俗之妄而有得于先王拯溺濟涉之遺意其賢于人也甚遠是宜書之以續于地誌以告後之為縣者俾繼其志而加葺焉竹林橋者在縣西一里許為石洞凡九其役與費不下長橋事宜得附書君與予同出新安故永樂進士樹廣恭議徵德先生之子先生清德正學可方古人最名有家法而君又濟之俊爽之資通練之才故施於有政可觀如此名位所到蓋未艾云

具慶堂記

績溪處士胡君以德嘗延師于家塾以教其三子甚嚴曰是或當有成者聞得具慶堂三字因揭之楣間蓋隱然有取于進士登科錄中語也成化癸卯仲子文光果以一經領南畿鄉薦遂登甲辰進士第尤符處士命名之說明年文光遇　恩例得　賜歸省于績溪將與其兄弟稱壽于斯堂以昭其初命以記為託予聞昔者王晉公家有三槐之堂一傳而得仲子魏公卒以勳德繼樂乎程氏有登瀛之閣一傳而得建陽大夫起宗卒以宦學著企之于前副之于後不爽焉何哉文力于善云爾彼誠力于善則雖無所企之而天亦豈能恝然不有以副之哉胡氏之先曰常侍府君當晉東渡來居績溪傳世既遠族大且蕃至

國朝曰彥申嘗領洪武己卯鄉薦未仕而卒當德不施以貽後昆其子本立嗣德弗墜而處士益以激正有聞于鄉與其內君聯德偕老跡是觀之其先世之力于善也久矣以堂構取必于天而天契之也宜矣雖

然吾將有進于文光者魏公之相其君也天下謂之大雅聞其風者變浮薄為重厚人到于今頌之非士所當志者歟建陽大夫獲見朱子闡聖賢之緒論朱子稱其寬易愛人而爵之崇庳又不足計非士所當學者歟勗哉文光尚志而願學焉善其身以及人則二親樂之享壽耆期頤之壽尚汪濊貤封之寵胡氏之族益華而績溪之人益勸安知斯堂之不與三槐登瀛並稱于百代之上也哉惜乎王氏之堂蘇公子瞻銘之程氏之閣馬公子才記之高文盛事足以相當而予言不工不足為胡氏之重也

棣萼聯輝樓記

發源之北二舍許有地曰桃溪潘氏世居之潘之彥曰瑛者尤以力善聞其鄉兄弟四人子姪十有八人族日以蕃而所居日隘以圯於是本其父兄存日之志與二弟科玨協議相地于舊廬之西以雜以闢以築以構爰作樓居四面相聯以楹計者六十閱月落成而入居之高敞靚深人與舉稱其鄉之長者相與歎羨嘆曰非篤友恭之義修力同心蓋不足臻此為題其楣曰棣萼聯輝而潘氏兄弟求所以發其義者於予予聞諸古人必有所處而後有所名非直以資美觀示誇耀而已詩不云乎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又不云乎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夫其頌考室而首及於弟兄與同氣而取象于常棣則詩人之意可知矣若潘氏之樓名之者得無愧之體當之者有求益之心豈不可尚也哉於戲世之人備嘗辛苦以植門戶者何限亦豈不欲其後之昌且遠也至其子之兄弟則以和而興者什一以乖而敗名者什九予未始不三復經言而獨喜潘氏之近出于吾鄉也雖然上焉有大衾長枕一無奉身于花萼之樓而弟兄終下焉有摛詞繪句之工見于花萼之集而不聞道所謂美談榮觀者類如此楙其名而責之於義何有哉潘之父曰熵竹君生朱子之鄉而不屑以求富隱以釣名獨以耕讀遺其子故瑛科玨淳朴質茂可以當孝弟力田之選玨以明經

舉進士通判瑞州蓋潘氏之居一新而慶益弘名益著豈非弟兄以和而興之明驗也哉予於進士君有一日之長故記而為之語曰上致咈乎古訓中求副於鄉評而下視傲乎不足法者則所以為斯樓之重當不止此矣先烈啓後昆在潘氏弟兄烏可以不自力乎

大湖縣便民倉記

安慶之屬邑曰太湖舊有便民倉在其屬邑懷寧石牌之境故尚書周文襄公巡撫時所定也倉距其邑治八十里距其邑之長寧景寧二鄉三百里征賦之期山阿水涸民不勝負任之勞而轉運之際盜者竊者胥不使焉益民敝以闕其令與守而久未有所處也雲中徐君縣以成化甲辰來知府事務以民瘼下詢而甄山子侯界適為縣新驛之餘地以厭其倉之困民矣乃相地之可徙者得之石山禪寺去邑治三十里負山向河道舟楫轉運輸納彼此適均者焉乃仍周公嘗營宇于此以而吾入倉屋之報其辭慨然曰是誠不可已者即上其事于巡撫都憲

南海李公復觀其地顧瞻咨細而吏民擁候以千計蓋疑君之尚有所待也君慰諭之而决志以命王侯綸材鳩工夷其地形縱以坊補限以門廡每里會各一匝淮有聽候有及廬次不素職守乳嚴經始于丙午夏四月落成于冬十月役人歌呼行者相慶以為積久之困一日而蠲之非我賢守令不足致此於是進士徐寧于君學本其父老之志請予記嗚呼私家一物處非其所則其心焦然弗寧況國之征賦民之財力所在顧可坐視而不為之地哉昔人固有改作長府見非聖門然亦謂爭之得已者耳若事不獲已舉其利害之重輕可以暫勞而永逸則雖然生利與亦不敢恤況出于民之樂為者哉獨以上下數十年歷守貳與今丞何限視民之利病莫或究心非徐君協群議而主之于上王侯坐已責而任之于下求其有濟難矣繼之為郡邑者心其心而謹葺之俾勿壞斯民之惠寧有窮已哉然則斯倉也去思繫焉誠不可以不書亦使夫廨宇以圖便私飾廚傳以取悅過客與釋老之宮以徼福

後來者聞之有警也徐君起進士為刑部主事員外郎介慎有聲王君起鄉貢並仕即能劇其守以利民皆達則之器而其政之可書者當不止此云

溪山行樂記

婺源大畈有隱君子曰汪君寅氏嘗往來于龍溪山水之間行且歌曰龍之水兮清且漪脩蒲薄兮可釣而漁狎群鷗以終日兮其樂只且又歌曰龍之山兮秀而崇拂石田兮可耒而耕皷吾牛以卒歲兮樂難與爭歟已或坐茂樹引壺觴以自適洋洋然有遺世獨立之意或見而異之曰吾子之游樂乎然猶有以語子者昔阿衡尚父之未遇而耕釣于莘渭之上也固將有田漁之相樂終其身其後卒應湯之聘與文王之載起而成尊主庇民之功中世以還仁人志士亦莫不然蓋非徒隱之云爾吾子嘗聞學負才識文出于縉紳詩禮之家年且逾壯矣不思有所立于世而自放于溪山毋乃左乎汪君曰不然隱顯之跡雖殊而有不可泥者方今

明天子在上薄海內外賢智奮庸乘時并進不可勝用其何有于一士且世方以捷逕為榮詭遇為巧稍知耻者有所不為而況迹蔽者哉然則逍遙於斯嬉戲于山之椒水之濱尋一丘一壑而有之以歌詠太平為盛世之美民其所得不亦優乎而又何疑于此樂之不能已也乃若鳶魚之飛適仁智之性以自得于溪雲山月之外則聖門至樂亦存焉未學為足以知之聞者其能詰問以告子子曰汪君寓實蓋嘗聞其為人觀其顏名而以擬軒自揭是豈悠悠者哉姑贅而隱者因述其語以為記

思壽堂記

刑部主事祁門孫君德容徐不逮其父而有母在堂無恙也成化丁未之夏今

天子加隆

聖母推恩天下臣庶在廷之臣有親者舉得被貤封之典德容與焉

於是贈其父承直郎如其官母李氏封太安人壽七十矣七月乙卯實初度之辰德容以不克歸奉一觴為歉鄉之大夫士在京師者本其志為扁其堂曰思壽請予記之而論歸為太安人慶焉予觀子之仕者非三載不得推恩而貤錫之成數又不可知則其親之獲恩者恒難也繼三載從成而親之年亦不可必則夫壽與恩兼者益加鮮矣難有如德容之官未兩月而恩壽並臻于母氏者哉然觀易之稱慶也本于積善說卦之論壽也主于好德世固未有含德善而言壽與慶者祁門李氏族最盛周姓其地以李源太安人承世澤之餘生有至行其未嫁也奉其父什忠處士母葉孺人甚孝深嫻訓辭女紅甚勤為令女仕忠處士鍾愛之不欲以妻凡庸得休寧與溪孫氏子文衍而納贅焉即封君也處士器君以家政委之太安人亦克相之時始已殁舅所居相隔一舍許歲時問候孝于孝之誠與父均既老與封君營所以為久計者卜里

之王溪之上遷孫氏之族來合居之𠡠理百務咸得其宜爲淑妻大安人子僅德容一人恒恐其孤弱而無成遂從明師督教之甚力德容奉命唯謹遂以春秋舉進士高第克顯其親為孺好作大安人之世貫過于人故無待于循貲不煩于陳乞而受褒嘉之寵關七袠之年于一旦驗之易稱所謂善慶德壽者不誣已鄉人豔之而以恩壽名堂宜哉則德容才美而行端名位所加將有大臣則由太安人以累進于高品之封由七十而𤀹躋于上壽之域龍章鳳帔光照家庭鶴髮朱顏欣生華祖使鄉之爲母者有企于太安人之賢爲子者有感于德容之孝其所以爲斯堂之重者不既大乎予與德容生同郡樂其有親而又目覩聖朝恩孝之澤之爲盛也輒記之不辭

臨城縣重修儒學記

臨城縣儒學在正統中嘗一再建歷歲者完歲久益弊雖數更其令而莫或究心者成化甲辰之歲鄉進士婺源張君清受

命來知其縣事首謁夫子廟退即學宮延見師生顧而嘆曰是宜可以爲故常而緩其責于後人及此哉首割其常祿以倡與修邑士夫與好義者聞之咸樂助以和積歲餘而材力具足不以勤吏民訌部使者之聽乃建明倫堂崇二十八尺有畸廣四十五尺有畸左右爲兩齋各十有二楹齋之末爲門屋各六楹齋之後爲諸生藏修之室五十六楹堂之後別爲饌室以備歲丁齋祓之制繚以垣墉飾以丹堊煥乎炳如地若改闢經始丁未春二月訖工于秋八月張君又率師生會萊告成觀者如堵以爲學宮一新而人才蔚興民俗美好伊始自今於是教諭鄱君寶具其事以請記予於張君竊有同鄉之好竊喜其政之知所先也爲之言曰近世之號吏治者可知已一切以文法從事而實風教于何發稍有識者亦姑曰士貫乎歸書其文耳其居之新與弊也何尤若是者尚可與論治邪泮宮作而菁莪之頌出學校廢而子衿之刺興彼誠以爲學之隆替而世之治忽存焉爾臨城爲縣内大邑嚴如古子男之國而際夫重熙累洽之運被

列聖之化最先且久儲可使夫弦誦之堂有愧于魯哉然非張君之才之論出乎世吏之上則亦不足致此雖然學校之所爲事者有本有文與修者文也其本則何如在士之求復其性而已蓋其說莫備于曾子之書而學之不以爲常談者幾希也曾子傳之子思曰修道莫先于率性子思傳之孟氏曰謹庠序必申之以孝弟其說一也豈若後世徒事乎口耳以取足于文辭利達之間爲得哉復其性以基之所謂文辭者足以明道所謂利達者足以匡時而天下之治可以復古矣豈不益有重于斯學哉此邦人士之責也張君生朱子之鄉誦服其遺書不爲苟簡之習其治臨城也律己之嚴接下之誠守之甚固而部使者及大府有難集之事難決之訟必諉之其於學校又不獨與修而已視課諸生爲之講授敦蘄作興士風益振臨城人以爲百年來未有也鄱君嘗分教朱子之鄉友于張君甚稔斯舉也與典史馬君德訓導任君道賈相

其事而儒學生王□趙琦鄉老侯玘陳明咸與有勞法得附書是爲記

友恭堂記

我休寧之人多勤生而務本無浪宕武斷之習故率以仕義聞東南邑中舊家十餘而胡氏居其一胡氏之先疑雖能不施類欲以安遺後人故率無以考見其世業獨其子弟所謂勤生而務本者往往有之曰廷華其兄廷俊其弟擭以友恭聞鄉人盍嘗以友恭名其堂比者廷俊來京師因語及之而請記焉予往時獲識廷俊之大父孟貴稍嘗飲于斯堂須時年七十餘矣貌肅而言温市之老成人也其父永端甫尤𣪎碩簡樸能拓其產而大之一時巧捷者多不能及不幸中道物故而廷俊兄弟實先承之上奉其大父及其母或主於家或客於外埍偪荒和相好而不相猶鄉邑之善爲兄者嘗不與廷華善爲弟者嘗不遺廷俊矣非胡氏賢子弟邪夫家之興衰繫於弟兄之和盤尚矣然和而與者什一盭而衰者什九故見于經則有鶺鴒常棣之詩見于傳則有闒牆紛

賢之戒見于史則有孝義獨行之名若楊之椿津椿之孝友孝睦擲之公碑公權誠落〻可數而又況夫所稟有知愚所遭有幸不幸以大聖而不得於弟若有庳者不得於兄若管叔者豈非難哉此予記胡氏之堂不能無感于斯也雖然秉彝好德之心命于天性于人非強之而然則胡氏弟兄相睦之行亦何必有倍畢難之功然後可相習而能有衣纓鍾鼎之華然後可相觀而善哉跡是論之亦何必有奇絕不可繼之事而後足以當友恭之名哉見取于鄉評增輝于家乘進而示勸于旌善之亭若胡氏弟兄者斯可矣予又安能不為鄉人子弟言談而繫書之哉竊獨念夫始勤而終怠者人之常態也故又為友恭堂詩四章既以嘉之亦以勉之庭後尚歸語厥華相與敬聽而勿以予言為無當則鄉人所望于賢者庶幾其有成也詩云

惟兄之友兮惟弟之恭兮疾行先長揚乎來兮弟恭之人抑自暴而莫予惆兮

惟弟之恭兮惟兄之友兮特長凌弱矣不守兮弟友之人抑自棄而莫予恤兮

惟兄之友兮惟弟之恭兮既友既恭德之崇兮家之隆兮繄古之人其孰從兮

惟弟之弗恭兮惟兄之弗友兮弗恭弗友德之否兮家之靡兮彼今之人將焉取兮

壽萱樓記

歙王村王君友璿之母程孺人出于歙西下溪程氏而歸于王村為社生處士之配生友璿而處士卒孺人能以節義居其身以勤儉殖其家以耕讀訓成其子及其孫三人蓋姻族稱之無間言而友璿亦孝養備至爰以成化丙午鼎新其居特為樓以奉母而致其隆焉樓成之明年孺人壽踰八十益冬六日始生之辰也舉酒于新堂畢會姻黨為孺人壽有進而言者曰淇水之濱有竹猗焉其性孤直不可撓也凌雪霜排風日而色不為之少變有歲寒之操焉祖之所延實當且蕃其頭角崢嶸然世比之龍孫不為過也若程孺人者何無似之乎其節清以峻其歲樂以長其胤昌以大斯比德于是而以壽萱名其樓可乎衆客離然以為莫宜于是者流聞京師予觀古賢婦哲母未有不本于一貞淑之行涉幽憂而茹苦辛可以致門閥之新享壽考之樂受子孫甘旨之奉者諸君子有尚齒好德之心而以壽萱名王氏之樓亦可謂稱情矣夫予嘗過王村覽觀林壑之勝與友王氏往于水而竊聞孺人之賢甚久且新安之程皆祖梁將軍忠壯公忠壯廟食篁墩湖上今數百年而下溪之地又相望焉然則孺人之所從來者遠矣身益儉心益休踰八望九而躋于上壽之域歲時酒于新堂而致隆于新樓者未艾也豈非一鄉之盛事哉祁郡司務方君良弼之子經友璿君之婿也請記其事以壽孺人而予於下鄉亦託有姻戚之義輙書之不辭

瘦石野亭春集圖記

瘦石野亭春集〻者十四人集之為主人者鄉進士長洲徐中行取而圖之者其友杜身之圖之為人物者其巾服或官或士或隱其起居或坐或立或行其情之所適或援筆而書或展卷而吟或隱几而思或抽手而觀或箕踞而聽或相携而語或臨瀨而與其侍從之所職或釣魚或濡足或烹茶或洗盞或捧壺矢或進茶菓其林木則有碧松有絳桃有垂楊有叢竹有花可擷有草可藉其居止則有澗流環之有磐石踞之有苔逕縈之有叢有之墻有容膝之軒有行庖以供有板橋以渡其器用則有石床有藤墩有棋几有古鼎有古彝有囊琴有盆景可澳可懸可觴可棋可琴可詠諦玩之則溪山之浩〻若可以盪目野水之濺〻若可以清耳又恍然若與諸君子在花香樹影之間而閒語笑之聲於滄雲對木之外雖斜陽之勝西園之雅有不啻過者亦奇矣哉中行之為人介而雅如削玉如立鶴故以瘦石自名而其所抱負亦有特立獨行之操其為詩又清新俊逸若可以脫塵鞅而飽風露者故

身之為此圖寫其一時㑹友之盛氏以見中行之為人然予之所望于
中行者豈如此而已乎是集也予亦在數故輙為之記

碧雲深處記

丞狄道縣事洛陽周公之謝政而歸也嘗營別墅于洛之郊邑藏槃于
軒窓斷壓豕于陳戶竹樹晻藹連隂無際合而題之曰碧雲深處公樂
居之甚久然未有為之記者於是公壽七十餘矣兩寄詩以為言顧後
學小子不足以窺公而又念老成耆舊勤惓之意不可以終拂也則為
之言曰古君子之連類取喻豈苟焉者哉殆必有所為矣彼雲之為物
其始也出膚寸而雨天下以澤群植若君子之進而行其道也其終也歛
藏于巖穴舒卷自如而不言功君子之退而善其身也公以賢良受爲
而興佐一邑之政有父民之惠可計日以進於通顯之列矣乃厭薄書
之勞起尋壑經丘之志高風峻節出流輩甚遠其有取于雲以自綺豈
不稱情也哉昔靖節君辭彭澤印歸柴桑愛雲之無心出岫而見于詞〈篁墩文集卷十九〉 八　一四　一覽
陶弘景隱居句曲山私雲以自怡說而不以贈人蓋雲之見遇于名流
勝士如此以今觀之公歸自吳以詩酒自娛不復問世事思置其身于
巖天漁父之間蓋有慕于靖節而年愈高氣愈健宋顏白髮尖嶽溪山
又將有得於觀頤自養之道如句曲外史者其亦未艾也此碧雲深處
之所以得名也歟公名端儀故侍御安慶太守公之子創老贈太師南
陽李文達公之內之弟有子端選尚璧資生而文達首子之外甥也
端每以朝賀至京得聞公起居而莫後奉几杖聽教言恒以為歉文達
公子尚寶卿璋歸衣白戶紛況為公請記甚力則書以界璋用復于公
因以致向仰之私焉

祁門善和程氏仕墳記

我新安之為郡也自特少兵燹之虞故士其間者樂耕勤學而重祠墓
且其重之也其介相族而守之有定約合譜而識之有定所或陵者
併力而訟之從戢而不直不已其間自唐宋來名大族者邑以十數
我程氏號最蕃曰篁墩程氏出自晉新安太守元譚梁將軍忠壯公
靈洗其居祁門者但府君中丞公守户部尚書仲繁仲繁諱巢之
亂始来居之而從仁孫諱璧墩小宗也居善和里者和宋中奉大夫令
淮還自浮梁中興其家又祁門之小宗也自中奉以上至太守府君其
祠墓或有司所掌或諸房所業雖相通而莫相一自中奉以下九世為
墓十有二則善和程氏世守之歲時相與祭者祀中奉以下于報慈菴
歲聚會飲長幼成在自宋迄今然墓多而不治者子孫雖蕃莫為之
倡於是以貫門玄孫珪者慨然倡其族人為之約易其署以方勤
工各立石于墓識其官爵名諱而以狀來請書之嗚呼禮莫大于報本
祠者報德之所發而體魄之所藏為子孫者往往視其將圯而不加
之意或故曰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然勢有所不能者以官
為家而墓無所與守親盡則祧而祀無所與其史代之後兵燹之變傳
者益不能無疑于丘壠而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問于郰曼父之母乃則〈篁墩文集卷一五〉 一八　十五
合葬于防然則為人後者思有所恃以保其祠墓于數百載上豈非事
之所甚難者哉豈非人之所甚幸者哉是宜有書以示後來者矣中奉
之母胡夫人葬里之下東山中奉葬里之楊坑上塚其子和州僉判津
祔津之子十三機宜貴卯葬里之汪村園貴卯之子頡葬往後郭背塢
口頡之子宿葬里之下村宿之子烷又葬汪村園其配余氏葬其右之
宋家塢報慈菴在焉烷之子伯彥葬楊坑八畝段伯彥之子汝瑙葬宿
溪汝霖葬巧坑汝訓葬伏村皆在邑八都之境而今之居善和者三房
子孫居多且貴蓋汝瑙之後有廣東按察副使汝霖之後有韓府長
史顯暨其子河南布政使泰汝訓之後有兵科給事中序佐暨其弟刑
部郎中宗顯貫則泰之弟與玄孫珪為祥從而其子吳亦揚進士出身
余嘗觀所鍾是或一道然非本其先之所積則亦莫能致焉後之人
瞻域而封其荊榛祐祠堂而飭其俎豆將以油然以興惕然以警者
志而謹其一以承明禋不忘其所從生者哉予於善和之程實同

自出既通譜矣又嘗記其所謂親盡祭者故於此系不復敍特致詳于
其事凡族人頗有勞費于茲役者并附以係

懷鳳堂記

北海仇君東之以篤廷爲訓導有年矣其所居在鄒城北甚僻陋遠甚
苦然敷辭過于凡經史所扣擊下至稗官小說無不支應援而爲古文
詞力追秦漢及唐宋數大家不作近代語其論事每成段若何甚有見
識使出而用世必可觀然君性迂且艱故所如輒不合坐以困亦終不
自沮也其學益勇闢以懷鳳名所居之堂或者疑之曰古賢聖之可以
尚志者不有大哉乃獨以其姓之同位之下而於孝智乎取之多見其
僻且陋也予曰不然君子之爲道也行遠登高必有所從始況若世之
假然不數舊自附于古人而卒無以副其實哉武侯王者之佐自比管
樂子美詩人顧以稷卨自許天下後世之公論豈可誣也而況孝智之
未可易視哉群瑞協國與者俱與麟拾如而不以鳳爲鳥自處獨王澱
知之不敢以枳棘處之自處者世不以爲矜處之者世不爲比孝智固
不可及而渙亦可謂難也然則安知夫世之人不有如渙之知君者哉
知君而以爲孔明管樂不知君而以爲子美稷尚其於君也何允然予
獨有感焉鳳之爲物不常有也當虞周時僅一再見而後世史冊所書
或五見或三十九見何鳳之不憚煩而爲世之褻歟若此哉殆有假鳳
焉焉可不懼邪予與君交厚善嘉其學之堂壯其志必有所從始以
底于高遠仇氏之眞鳳將來亡邪矧今
天子嗣位比德舜文以躋于隆古之治鶵鵞矣昕若飢渴然則君子之
顧瞬不有時乎哉其音足以中律呂其文足以儀殿廷其德足以昭
聖人而興吉士若君者行將見之則君之堂且將名于時稱于後而
家世之祥益大矣

慕椿養萱記

人子之於親生則養歿則思皆根于性而無待於強焉者也然有忽于

其歿而遺親者矣於是聖人有事亡如存之教有餉于其生而悖親者
矣於是先正有祭豐不如養薄之警二者交盡然後可以言孝而克盡
者恒難也吾鄉有范禎氏早失其父業紙而追思之不忘與弟禎禮初
榮養其母趙孺人甚力間茶京師請其情于所知者爲顏其堂曰慕椿
養萱而以記請然有所志于孝者歟然吾聞之慕非徒慕養非徒養而
已禮親之所以爲思者五居處笑語志意所樂所嗜之謂也而嗜爲切親之所
爲養者一口體之養不可缺而志爲大雖古之人猶或難及而性之所
發今之人豈有異乎患不爲耳范氏世居休寧林塘之右蓋予不及識
宗純甫然聞其德義以及恭白名范之彥也既歿而趙孺人持家
有道訓督五子以不墜其夫君之業蓋賢明人也然則子之於斯堂也日
斯名也因父之所嗜與母之所志隨力之可及以爲慕以爲養少企于
古之人而求利于俗俾歿者享其敬存者安其養生者樂其承順而益壽
豈不足爲范之佳子休寧之良士也哉禎生有美質嘗游學于君子當
有所立以顯其親者其從弟禎館學于予故於范有姻好而記不以辭
也

記

重修南山菴記

南山菴在休寧縣東南五里其來最遠其地能幽勝者授溪之水自新
石峨蜒而來繞菴之西折而東至古城復迴旋而北逆之山蔚然當其前一支
塍虹亘洑行出菴之東其麓有塘冬夏不涸土人號南山菴據其上故因
以名志者稱廣菴始晉泰興二年釋宗和所建祥符改賜興福寺今菴中
所藏田租刻唐咸通字文有小石表刻宋淳熙年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老
木大且數圍其高參天其陰蔽畝意非其來之遠則烏有此數百年之
物哉國初菴燬于兵癸卯泰癸酉釋誠某者來住里人金張某出財力
菴以復新既又得石佛于塘之中十歲季泰以稱佛而得同而某里人金益
神之凡有事即禱而香火益振非地之靈有以陰主之歟成化庚子先
少保襄毅公賜葬南山之右距菴百餘步而菴地多程氏所捐之菴者賜

塋之制當有祠宇三間因起于菴之東會菴亦漸敝矣聞與其徒惠靖復
如若區郡縣及鄉之尚義者爭捐金帑之菴以再新菴中為大雄之殿以
事佛左為伽藍堂以奉漢壽亭侯關某右為其先堂以奉唐睢陽
太守張巡中丞許遠為方丈兩旁各為僧寮法所宜有者次第以完惟先公之
神實據于是而斯菴出於古跡亦令甲所宜有者修廢起墜之功固不
可無記也聞號性安鮑氏子僧行刻苦人所弗堪蓋非其力亦食其
報弗友用能一再新其佛宮而積其所得捨田為常住若干畝從之遊
者服其勤亦相與共之緣外其餘華中歲歸之羲年餘七十龍羅
而氣益精益作屢修其為有道者乎以是敬禮之思異日得請而歸
占溪山之勝結社以終老焉而聞也適將為淨土之遠師草堂之溪公
矣惜予之迂在不能如淵明樂天之曠達而挽與其人于異代可愧也
哉聞所捨田其畝數及所某所施于此菴者其主名悉附著于石陰

新屯寺鐘樓并續置土田記

新屯寺在休寧邑南三十里祁陽鄉相傳以為唐寺也肇於貞觀間
額于天祐以久廢鄉當宋宣和中僧法本嘗一修之又置田五十畝寺
瀕于溪侵齧不時迨元至正中僧秀芳復徙於雲蓋山麓縣志云爾寺
維一再更新而鐘樓獨久壞無以謹天時集徒衆自元季抵
國初其燬之文版籍之易田之隸寺者亦蕩無餘焉僧志遠程氏子所
居曰程子塘去雲蓋山五里而近少入寺禮碧雲上人者為師長益淳
謹好學思光其宗乃重作鐘樓于佛殿之東次立暈飛繚繒相聯近鐘
在御樂聽一新蓋成化丙午九月九日也既又以其餘力構禪房數十
楹而尤惓惓于土田為常住之資前後所得三十餘畝由是過者然僧
覩于蒼山老木之間居者樂其茹于晨晡嘉暇之上新屯之寺得遠公
而一日煥然有加于舊焉然獨惟夫來者不知夫成功之難也託予旌
人志端請記其事予聞佛之為說自以為堅忍而不染淨潔而不污雖
天下之珍怪好莫可與動其心者固無藉于耳目之警動而為王之

樂而自進于困餓不給之鄉至或捐軀以濟人之危急而莫之卹也固
無藉于口體之奉天下之物比之風燈泡影一切皆幻而付之苦空固
寂不可致詰之境固無藉于身後之名剎夫鐘樓之設土田之增金石
之刻彷彿于斯世而為其徒之計者亦異乎佛之說矣雖然是或一道
焉無藉于耳目之警口體之奉身世之名佛已成者也若其徒之學佛
者豈能無藉于此而遽有得乎彼哉宜遠公之有是舉而記不可辭也
聞其聲而知戒者之心食其粟而感飽我者之惠誦其文而德教我
者之一口男往精進力於其說以求無負于遠公雖於佛未可知然視畬
禧以酬國恩祝以作民福田固寺與僧之所恃而為衛焉者也
可不勉歟

仙遊張氏遺像風木圖記

凡子孫於祖考之生而致孝也承其顔養其志如斯而已其歿也顔則
惡乎承於是像其容之道者于堂不敢死其親也志則惡乎養於是

其體之微者乎蓋不敢亡其親也所以追述世而中世之人不惜懸重購以求名繪結生者為娛目符身之計於其先容先基漫不加省何哉予觀于張氏遺像風木之圖不覺慨然曰是可以占孝矣張氏出唐燕國公說之後曰閩練招討副使濟付沆州因始遷關之仙遊招討再世曰宋奉議郎啟三世曰泉州郡學教授弼又十一世曰陽山處士子清十二世曰元承事郎和十三世曰興化路判禮十四世曰臨江路判鉉鉉之弟曰百川處士銓鳴騰序班錢則入我 朝矣百川之子曰樂素君崩樂素之子曰慎菴君福再世不仕慎菴之子鄉貢進士炫始為此圖且請諸搢紳各為之贊以序為儀蓋炫之叔父雪梅君壽嘗有志為之弟亮炫之兄輝乃重修譜牒考其兆域而摹其遺像之存者付炫俾畫成志云將使為子孫者按圖而知某為某祖之像某為某祖之兆雖時有後先地有遠邇翁乎然如聞其聲欸乎室堂如奉其松楸于旐戶又因贊述而知其出處顯晦與其積善流澤之詳俾知所感且知所

勸者斯之為圖亦庶幾古之孝者歟然予竊進于張氏夫孝有本有文力其本而後文可稱也升其堂覲其容之遺則思承生者之顏撫其兆感其體之藏則思養生者之志斯可謂之力本乎未也立身揚名聖有明訓虧體辱親大禮是嚴必也處而學為良儒出而仕為良臣使人稱之曰此仙遊張氏之後以似以續而不隤則張氏之先固有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哉然則斯圖之為重又豈獨以其文哉炫好學惇椎不伍于流俗他日當有以亢其宗者是為記

廣對鷗閣記

吏部侍郎饒川楊公為學士時嘗續其先志作對鷗之閣蓋摘唐人詩中語也然鷗之所以詠于詩者則皆本諸列子所謂海鷗忘機蓋習說之公自為記甚詳而又命予識之竊有進於公者夫機心之有所中也豈獨鷗哉狠鷙悍烈雖若虎之射可以沒羽然有時而自中則盤迴隱伏雖弓蛇之飲可以成身翳若無機心者可以優游委順付悲喜於身外之為樂哉此公之先所以有取於鷗而思以貽後者也今公出領銓曹可以黜陟生者入總史事可以榮辱死者固當無所容心其間俾是非不昧賢否不淆為鉅儒為宗臣則天下後世蓋將知公之承其先者不徒取于對鷗之適而已予方被放去歸其鄉將漁釣以畢此生于江海之上計盟鷗以自輔而疏慵拙直鷗固不予棄也思公之閣撫公之卷輒廣公之意而識其後亦因以見予之志焉

重建觀音寺記

鄞城西南五里許曰五河鄉池水村中有古剎曰觀音寺初莫知所從起傾圮荒穢日甚一日天順壬午歲鄉之人曰椎五合里之善士延釋恩祥重作之為祝釐禳禁之地成佛殿六楹將以次及兩廊未就而祥逝越十年矣風雨剝蝕復傾圮住者取其遺者與欺迨成化丁酉歲而祥之徒德顯始繼其師之志盡出已貲倡以衆募倫材鳩工闢隣地百餘丈狹者以廣污者以新佛殿之六楹者歸然中起高敞說深不替

以隆左為伽藍堂右為祖師堂天王殿峙其前觀音殿倚其後外為山門殿左右為方丈鍾鼓有樓庖廚庫藏有所建子屋數十楹居其衆收民田二百餘畝贍其食棟宇輩煥像設莊嚴丹堊藻繪事權競爽經始于某年某月訖工于某年某月落成之日遠邇畢集蔚乎縈紆易傾圮為堅緻更荒穢為精潔可與名山福地勳感貢近刹建者相長雄不徒甲一鄉而以顯高足恒恪懼其頤久而或泯命其弟善術因予所善求記予閱其碑興之故蓋近得石刻于土中謂金天會七年梁王統軍至杭上謁天竺禮觀音大士像及大藏經異之因徙而北有比丘智元率其徒以從始斯寺之所由始也石刻于大定十七年九月考之史梁王為兀朮實以天會七年己酉入臨安是時為宋建炎四年高宗遜于海兀朮紹開精藍撫之經像實與之俱至大定十七年丁酉幾五十年矣而予昉於此乎立是為宋淳熙四年孝宗方勵志中興世宗亦賢未盡背盟從蓬唐之議圖功臣于衍慶宮兀朮預焉殆本其心而為此以致

夫衆動倖往之意皦其禁犄不暇論於擲時覩者以有不勝其感者歟
自大定丁酉至　皇明成化丁酉三百六十年矣而寺仍舍此乎雖然
于　當聖天竺見所謂沉香大士像者杭僧率指為舊物入今石刻證之
舊物已北徙中失于兵燹久矣而杭僧不知也其發興之故如此則今
寺之以觀音名豈非攝情也哉嗚呼自宋之南金元之入燕甚之關變
亦極矣我
高廟龍興天下始定于一
文皇繼之而徙都焉山川草木皆獲呈露以被中原
聖人之澤況斯寺近在郊畿得人焉以起廢而為祝釐稱祭之地其德
澤被乎斯民猶甚獨非幸歟後之來者宜悉此意以梓顓二公之心為
心嗣葺之俾勿壞則庶幾如國之幹臣家之肖子而斯蹟之可永也祥
號瑞菴任為僧錄右覺義顓號性天任為右善世俗方氏祠部牒為住
持與彬棒二思以文字昭其師故予加其志而記之如此

瀛州行樂圖記

河間之為郡也據滹沱中堡二水之間故因以名城四面皆湖渠一望
渺然魚鳥可食之物芡蒲菱芡可薦之實為民利甚厚其尤勝者藕菡
花相屬六七里遊者乘小艇絕流以入醼酒擊鮮使人竟日樂而忘歸
故在前代又名郡為瀛州蓋擬之若仙境然云為郡者率急于簿書走
迎多不暇取而樂之陳州馬君文奎自京官考成來判郡事佐其長以
惠利其民人治益閒暇遂得適其所謂樂者於是鄉進士寶應陶君愬
學為作行樂圖發其吏隱之趣値予被放南還得觀焉其[illegible]為生題
石以瞰清流不盈尺而妙得其真修篁古松交蔭其上荷芰作花湯湯
水雲渺渺然若涼飈徐來飄人巾裾有不知六月之為暑者童子治茶
竈其旁弋孫書挾琴各極其態一鶴遡風唳其前長空次寂有州鳴谷
應之勢蓋河間郡誠佳勝馬君政亦閒暇斯圖足以發之而予言則有
不能盡其妙者乎予家江南中世徙河間有先墟在焉亦嘗久一[illegible]
為為以終老顧出於病擲淪落之餘方挾書奔走南北而力未能也綴
因馬君之請記其事存之以當僉公與先師南陽李文達公進士同年君
以庭訓入官累有勞績後以名位當益進時一展卷指其所經遊所挑
閒將無忘于河間而心蕩[illegible]此吾童卯與人同樂之地也哉則其情之
所寄豈之所觸將惕然自得于塵壒之外豈直感嘆嗟賞歡好而已

靜軒記

歙諸吳以居溪南者為望溪南諸吳以名仁字世美者為望世美君緣
其名而以靜名軒且來丐予士君子俾靜之說甚當君之子志復以請
予予以謂靜之義大矣其見于經出于聖賢之所教詔者煒乎炳然
豈之多則聽之厭予將何以副成乎哉雖然吾之所謂靜者不以跡而
以心則城市宮于山林不以心而以跡則終南巧于捷徑蓋君子之所
貴乎靜者非跡也心也吳君之處乎斯軒也其有思乎望溪南之山而
愛其如玉之峙曰斯靜之體立乎吾心者邪酌溪南之水而喜其如鑑

之清曰斯靜之用涵乎吾心者邪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日復日歲復歲
而吾心之不克靜者寡矣顧名思義而吾之所謂求仁者亦不遠矣使
心失其所養汩汩乎名檖檖乎利馳騖四出乎黃塵赤日之下而不自
知乃謂人曰吾之軒將以習靜其孰諒之哉予方家
居解組而南將弛擔息肩于新安山中且與吳君結淨社老友宋權之
開落可撫而鷗鳥白鷗之出沒可狎而則鳥高才疾足者將笑之以為
迂且辯而莫與吾也然靜中真樂有不可以強人者苟相悟以心則無
往而非安閒自適之境又不可以形迹拘拘焉求乎一軒之中哉

淳安縣儒學重修記

予南歸抵淳安值江漲不能去乃取道入謁夫子廟于學宮學宮比經
新飾煥然于江渚之上心甚異之教諭許君仁訓導黃君奎王君崙揖
而進曰初朝學久弗治而欞星門泮池偏于西非制也宜今劉侯虎泉
知縣事之始則慨然曰是豈可以然不加之意哉乃卜吉鳩工遷正欞

星門俾泮池與戟門相值而向而池之方隅規制皆循之作泮池石梁于西
改廣饌倉于東建觀德亭于射圃至于廄庫齋舍或易其棟楹或加之
丹堊或甃以磚甓次第興修無弗完者皆劉侯之力也明日撫尊經閣
又明日撫魁星樓坐客咸指其臨觀之美與其庋奉之嚴嘖嘖歎曰非
劉侯則日加敝漏而後來者益不可為矣三君子因請記其成諾之而
未暇也予歸兩月至可來休寧申其說為之檢舊志及諸先正之記而
言曰淳安本歙東鄉自隋唐以來隸新安其後割以升睦而東西往來
者猶憮然有眷眷桑梓之意況得賢侯以新茲學吾與有遠推而可以
無言哉淳安素稱佳山水生其間者秀而文自宋抵今曾一再魁天下
其餘並芳趾美以出而建勳名于一時可登史冊光仕籍為斯學之重
者彬彬焉予獨念夫學以至聖人之道而道豈頓悟之可得鑽研之足
盡耶蓋聞此邦有融堂錢氏實得慈湖之傳上宗陸子其言淵以慈其行
碩以類真可謂百世士矣然朱陸之辨學者持之至今予嘗論兩家之

書而竊隱夫人之不深考也自文于粗疏之習而追病夫支離之過其
言具在炳若日星今弗究其晚年之同而取決于早歲之異其流至於
尊德性道問學為兩途或淪于空虛或溺于訓詁卒無以得夫是之歸
此道所以不明不行而師之教弟子之學淵源所承宜有據焉可也劉
今夫子更化之初學宮與新適逢其會則凡游于斯者豈可不啟以心
學為勉勉之何如以錢氏為先客上求聖門道一之說而致夫體用之
極功以不負賢侯祗承德意作興學者之盛舉豈非偉然烈丈夫之所
為哉其所以重斯學者不亦大哉予不佞生朱子之鄉故偏著其所聞
為記劉侯永新人文獻舊家知所先務而脩政及民尤多爲御史治可
當首選廟學之修肇于成化丁未十一月斷手于弘治己酉十一月
相其事者縣丞黃楷主簿朱智典史李昇當其役者訓導周甲應乙卯
丙皆能體侯之意有功斯學事得附書

忠孝道院記

忠孝道院在休寧之商山其先與廢不一當宋南渡有邑人安撫吳文
肅公某第與院相邇文肅諸孫曰資淵仕元為建德路總管尹生子真
常不任皆官因寄跡歙之乾明觀歷官提舉崇道明侍弘教法師兼知
觀事以是院之久淪于民灰也至大己酉請于朝得賜額重建于村
心為居人禱祈之地至正乙酉用堪輿家言復移建于商山之側吳干
著于今甲上隸乾明水秀山環靈氣攸萃禱祈益驗道院之名益顯至
我 朝正統甲子幾百年院日就傾圮禱祈者病焉於是文肅裔孫曰
士彬以請都紀沈懋清 懋清乃挾其徒許中玄一再脩之中玄以傳其
徒胡玄靜 玄靜以傳其徒陳道明間至京師請予記以示來者予觀道
家者流率以為出於老氏之為我儒者必詆之今是院獨以忠孝名宜同
有感于儒者之說而為是哉亦其法有所謂忠孝而儒者偶未之察
邪是或一道也三代而下人臣之賢莫如留侯人主之盛莫如文帝留
侯汲汲於君父之讐進退從容有儒者氣象文帝恭儉極其恭謹在位

恭儉躬孝文然皆喜黃老之學則世所謂道家者流其法之盛者說
之醇駁固宜有審所擇而慎所趨者哉若清靜以為治而謂佳兵為不
祥本道經以周旋而以忘生為深恥亦忠孝之推也夫忠孝上之大節
顧其名乃畧于深山長谷琳宮貝宇之間孰不睥睨而予則以為
不然歸斯受之孟有明訓塵諸門牆子實是嚴吾豈能外儒先以為學
而靳一言為是院之重哉道明邑之仙源人知讀書能自立且以為名
其軒殆亦觀忠孝之名思蹈襲之以求無愧于老氏之徒者予故嘉其
志特書之

休寧率口程氏世忠行祠記

世忠行祠者我率口程氏所建以奉先世祖梁將軍忠壯公而又上推
其源以及晉新安太守府君下泝其流以建其始遷祖三三宣議府君
者也太守府君諱元譚當永嘉之亂來為郡實有安集撫定功賜第郡
之篁墩子孫家焉十二傳至忠壯公當梁侯景之亂[illegible]

祥以彼而為神歲代嚴祀之號其額曰世忠佩系錄為祖以十九其於君率口則行宜議府君諱敦臨若始宜歲上祀忠社二十有□世自其先輩皆一遷新屯再遷充山戾止雖常與心佛宇乃卜宅于尋水之上若為當未之季業以役振抗之以石封者三百餘萬以衛以迪嗣人俱隆以曉先塋前然碩宗與塋墩相尚其卒也子孫相與劉田以守其祠于里之旁祈傳舍盖嘗議四傳有孫二十二人其為教諭者曰一要號立者曰學顧曰應龍號經會者曰一麟中省元者曰一震號讓菴號伊川家法克宗魯鄉先生弘齋曹公實序之而祠事未際也正統丁卯春一夔五世孫道和一震五世孫玩始倡族人立世忠行祠為正堂以楹東西廡八楹門屋四楹前闢石渠右臨水渠女堂合族於是為構於子孫日多祠日隘成化丙午冬道和之弟春和玩之子鈴復倡族人增擴寢堂四楹廣厦迴廊缸貫鉤連周垣相繚為鑰惟謹分伐工元日奉三祖之像于堂冥獻禮成長幼叙拜飲福而散又以元夕前二日為忠壯始生之辰製花燈以樂神凡五日其供祀也有田其受成也有次其散胙也有規行之四十年而祠亦再新矣春和從孫文傑與一麟八世孫祖發皆好學尚于義輯與具其事請書之予於率口之程實同所自出嘗伏拜祠下會其族人丁下六千指盖其處者多良士歸者多良□暖能不以富貴為驕而以禮義為盛衰故其平居往往知敬先睦族尤宗起廢之為功有如此者嗚呼世之大華其居室者有稱以示觀美或彈力于老子佛氏之宮以徼冥福僥於身之所從出者漠焉弗之省則吾於率口之族嘉其業太息為之執筆不能已若程獨木本原之私哉繼自今始凡有事祠下者仰祖烈之如在撫先業之□□思以繼武為志而大振其世風俗有出於輪奐豆籩之外宗工鉅儒且將有不一之書擬其後矣詩云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故記之而竊有告焉

婺源縣儒學重修記

婺源縣學在縣西山麓凡起廢之功率有記獨以泮池為關與學者病之成化丙午之歲進士昭州□□安命來知縣事蓋蒞年而政成乃以次修大成殿及兩廡兩□門□以修之府館明倫堂而新之科第有表舍具有器而於泮池□□□□□學宮大水遠與所從出惟衛山有活水可取道而至有識者雖病□□而力莫能遂也君首相倖鳩工伐山通渠□凡數百丈導其流□□□□遥遶而左經饌堂歷三賢祠又演而南始瀦為池作石欄以環之飭成之日山增而秀水闢而深草木含輝弦誦得所稱古泮宮之制矣彼不及民費不勤官而成茲儒績為諸邑之冠為非君有過人之才力不足語此於是訓導李君仁具其事來休寧請予記於戲君子愛人小人易使皆本於此道泮宮者道化所從出也我文公先生實產是邦闕里鄒魯比于無愧而於祠關有記綏予有致凡所以病吾人者以為溺心于程試之習馳騖乎纂組之工而不尊崇乎聖門思與學者深究力行庶其俗可以一變至道盖先生之訓炳若日星如此又何假于鄙陋不腆之詞哉獨以泮宮既新則聖澤益弘

道化益興在上者益相期以予衷為心在下者益相戒以捷革為恥我大公先生所謂舉業理門一變至道者將見于盛世為大下先以上副聖天子建極弘治之意又不獨輪奐之美蹶饗之勤可以冠諸邑名一時而已監君所以治婺源者若廣儲峙脈氣獨倡與梁橋虎患其政孔多且以其暇日重整文公年譜語錄及編刻雲峰胡氏家集以傳庶幾教養兼舉不負于學道之君子其名位與日俱升所以利濟乎斯人者將有大焉而發源初政不可不書也縣丞李君應鍾主簿于君晟典史陳君某及教諭廖君綱訓導張君節皆能捐俸以助生員孫普程禄陳俊王道輔費灌其役而李君克相斯舉尤惓惓焉故記其成以告來者使嗣其志而弗隳則婺人之幸寧有既乎

道一編目錄後記

宇宙之間道一而已道之大原出於天其在人則為性而具于心心豈有二哉惟其蔽于形氣之私而後有性非其性者故孔門之教在於復

性復性之本則不過收其放心焉爾穎之四勿曾子三省與子思之尊德性道問學孟子之先立乎大者而小者不能奪其旨蓋如出一口誠以心不在焉則無以為窮理之地而何學其蓋以至於命哉中古以來去聖益遠老佛興而以忘言絕物為高訓詁行而以辯析編綴為工辭章勝而以譁世取寵為得由是心學晦焉不明尼焉不行雖以董韓大儒尚歉於此而亦何望其他哉子周子生千載之下始闡心性之微旨推體用之極功以上續孟氏之正傳而程子實統承之其言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其言之切要意之誠懇所望於後學者何如而卒未有嗣其統者於是朱陸兩先生出于洛學銷蝕之後並以其說講授於江之東西天下之士靡然從之然兩先生之說不能不異於早年而卒同于晚歲學者獨未之有考焉至謂朱子偏於道問學陸子偏於尊德性蓋終身不能相一也嗚呼是豈善言德行者哉夫朱子之道問學

固以尊德性為本豈若後之講析編綴者畢力于陳言陸子之尊德性固以道問學為輔豈若後之忘言絕物者悉心于塊坐走誠懼夫心性之學將復晦且尼於世而學者狃於道之不一也考見其故詳著于篇

兗山汪氏重建祠堂記

新安汪氏多祖唐越國公號最著其居休寧兗山者自歙徙族益盛其彥曰世行君自新昌謝政家居諸務未遑首倡其弟姪本父兄之志新其先祠為六楹焉其中尊奉越國公高曾祖禰左右序列于上諸旁親之主左右序列於旁限以重門繚以周垣凡神廚祭器庫之類悉以如式經始于成化丁未十二月訖工於弘治戊申八月告成之日昭穆戒嚴宗黨咸喜以為四時祼享之儀有所據而行五服相見之視有所恃而萃百世孝敬之風有所肇而興不可無記以示我後人於是汪君請于予而予莫能副之甚久間叩其所以立祠之義則曰竊聞吾郡之先有陳定宇氏一時鉅儒其上世本唐衢州府君之後陳氏先祠記云之吾之所以主祀越公者本定宇意也又聞浦江有義門鄭氏累世同居其先祠併祀伯叔群從男女之主上之人嘗旌其門下其家範以風四方吾之所以遷祀旁親者用鄭氏例也其餘一遵朱子家禮與國朝頒行之定式並行而莫敢戾焉吾之所以承先志致隆于祠者若如此而已予聞之慨然以歎曰嗚呼先王報本追遠之禮垂世作程而具于載籍炳如也中世以來章縫之士心知之而力不及公卿之家勢可為而不暇又其甚者華寢室以奉妻孥飾臺榭以樂娛私于賓友大捐利于道宮佛剎以自媚于鬼神而覬冥福其不知類至於若是而欲民習之正禮教之興道化之洽豈非吾人之所甚憂者哉有志于復古如汪君有志于正家寓復而因以風一鄉之人如汪君豈非今之難得者哉君名道亨世行起鄉進士筮仕知湖廣隨使再知江右新昌卒以德政聞嘗有從學築城之役皆事之難集者君優為之又建白行家禮崇宗祀十餘事多匡時善俗之見朝議取而行之誠哉君子之學由身及

家而施諸有政不可誣也記而傳焉俾有事於陟降登之間者油然以興惕然以思謹禮文崇孝敬而以淬俗之勸是惟將不有績君之志而增輝于越公者乎君之父諱伯善讀書好義鄉稱長者兄諱世寧弱行孝弟以率其族起其家皆惓惓于是祠者故并書之

恭讓堂記

邵門善和程氏之老曰用亨與其兄用仁極友愛凡車馬衣服可相共者無間汝一飲食之嘉者不集不食用仁出抵暮不返必迎候歸則扶掖還寢室乃退或有疾竟日夕不離側疾瘥乃已事酬酢客過從與一切家政必議〻而後行由是家人化之娣姒之事其姒亦如之若兄弟然相好不二子姪之勝語者必共業而無敢辨者吾用亨之父曰孔隆處士家範極嚴識者占其兄弟之友以有以也里人尨之為題其堂曰恭讓始將以孔隆擬楊氏之播以用亨兄弟擬楊氏之椿津焉其得諸鄉評如此前進士知點蜀郡江侯聞之為大書其名而未有記之

者今侍御侶公來為郡求逸民以佐政用亨在焉里人又為之嘖嘖歎曰孰有恭讓若程氏兄弟而家之不淑令聞之不翕然者邪其姻黨錫方瑛林彥方表大興堂事邪自始以記請曰願與辭以詔來者予觀弘農之楊與齊平之程自魏晉來同列右姓以家法聞天下諸劉于何論其世故等夷耳椿津皆年踰耳順恭讓不衰國史書之而大賢君子有取焉今用亨亦年六十用仁年六十有二老而篤行亦將可以趾弘農無愧乎夫顯者邪然椿津並登台鼎赫然一時而用亨兄弟以布衣處林壑之下疑其有不可班者殆非也天之所以與我者豈有所限于隱顯而為之豐嗇哉中世以還固有居人上而悶福擴脅無所不至者矣顯而愿焉寤豈若晦而淑焉者之為恭哉雖然慢者恭之賊傲者讓之反也恭讓之為德也和和則吉吉則寄家以興傲慢之為德也戾戾則凶凶則寄家以否斯固君子之所慎而尤莫切於兄弟之間也用亨之友于恭讓若是其播而為一家之和鍾而為一身之古進而亨者蓋

期頤之壽將不兆于斯歟子孫承之是則是效家益興族益茂殆與椿齊之賢相望為異代則一室雖小而有繫倫理世教甚願記而傳之固寧用仁名恕保號拙翁學春秋數不利于場屋而隱用亨名玄佑號叶菴寔先與予同出廣平自晉新安太守元譚府君以諸留居郡至梁將軍忠壯公益顯忠壯之後分居休祁昭黟其存而予甚有冊世之長詳見統宗譜云

春風堂記

休寧北郭程氏有名萬鏜者嘗構堂以春風名之取大程夫子在汝陰事以為愿謂邦於予予愕然不敢當曰夫子從學於周子以上續孔孟之傳道德聞於治行未易名者所謂春風特出于門人朱公掞氏後世味其言追想其風采若天人燁然不可得而即焉是豈可以易言哉蓉吟風弄月之趣人莫與聞適傍花隨柳之樂人莫與識夫子之春風得諸師見諸身者如此後學爲足以知之然驗之以其近似則亦有可以為者又子之與伊川同游同舍僭擬從夫子而伊川為之辯行蓋異端且制於濂然之頃何況士類刻法之行不詭於縣州司官而謂公曰之以忠信小人且格于閒然之餘而君子輩知不盈及接人則一團和氣蓋公生客且散仰千里然之際而此所謂旗鼎之人朱氏所謂春風雖若一時偶有所得之詞實足以畫夫子稱而着之仰且若時言行者哉萬鏜受其說於弊友案先生文飄戒之以名堂豈非能自得師者哉然師之而弗永所以為不可也宅已以異順無溺慢之作虐弟以雅肆與乖刺之根消事以溫裕與忿戾之形夫如是則與予不愧將萊大斗之民而斯堂可以顯矣孰謂夫子之春風人不可以隨分而有所承式哉若徒以示重謂大賢非所敢企則將有事去名存如昔人所談鐵爐步者可不懼哉予於萬鏜有同里同姓之歡寔其諸藏好之未忘先訓友實又一鄉者僑所期於從予者甚遠爲記之而勉焉來者行默其未能為後於夫子盎然望洋之歎有不知其自失者矣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記

浙江湖州府新置孝豐縣記

湖州在前代號吳興郡歷置不一常領烏程歸安長興安吉德清武康六縣元季地入張士誠我高皇帝龍興拯生人于潰亂首命將代取其安吉長興二縣久之下士誠湖州歸職方復領縣六蓋百三十年于今矣成化中王君珣受簡命知府事數年令行禁孚每行部徵進其縣之耆老以詢民瘼耆老言安吉縣轄十六鄉為里九十有五地險遠人習于不靖嘗有弄潢池之兵者至勤王師而太平金石廣苕浮玉天目魚池孝豐靈奕茲八鄉者為里四十餘中有漢原鄉廢縣城址故存焉長興縣轄十五鄉為里二百六十有四而零傾晏子荊溪茲三鄉者為里二十有七去長興甚遠去安吉甚近如析安吉之八鄉置一縣轄之而割長興之三鄉隸安吉則地之袤近適宜民之群不逞者易漸以變殆永利哉王君聞其言亟是之且博詢輿情考按圖牒手疏以聞詔下戶部戶部請覈實上狀而布政使張公敷華按察使毛公鍊皆以王公所奏便狀上得請因其鄉名于縣額曰孝豐降印除吏置令丞簿史各一人仍領天目松杭二巡檢司事下王君與分巡僉事李公奧躬往相地擇官府立城郭開衢巷市廛壇廟社儒宮蓋一而定有若天啓棨候計宏落成之日歡聲被野分擇而不以勞財費而不以困蓋王君不貽艱于後人以一身任興利起廢之責蓋某之志不以事非己出撓經野惠民之功故識究合而足以有為若此於是王君使來求記其成予嘗待罪史氏竊覩高皇帝之疆理天下矣蓋自戊申啟元洪武以來因革增損不遺餘力然於湖州屬邑猶或有不盡焉者何哉豈有侗于長興安吉久戍且勞故當偽吳之平也即以內屬俾少遂其生養不忍再擾之以動其人于瘡痍未復之秋與願王君期會二縣分隸三鄉之謂實在戊申今天子改元弘治之歲三律一再更矣分符治理之臣乃能補其遺規而成此舉其事豈偶然者哉春秋之法凡城某方氏某處皆謹識之為民也而況舉永利于制定之餘拜後艱于未平之日事可不書之使官於斯學于斯生長于斯者相與心王君之心保茲成績伊始自今以圖無替焉而為里邑于天下式王君曹縣人成化己丑進士歷知太康信陽二縣有治行召擢監察御史于南京至今官復以政績卓異被薦得一賜誥進階而後此名與位榮實未艾云

翕樂堂記

東南之人雖大家巨室以析產為故常然亦有析產而相睚者要以為難也析產之餘相鬩訟至兄老而不相能者亦往往有之乃若同居友善如邵閭邑南康忠翁處士實非千百之十一哉處士性仁厚而誠愨少失怙恃能奉其兄志仁志忠甚恭撫其弟志英甚篤既娶于方處士饒裕而尺帛斗粟無私也有子三人孫子八人猶共爨無間言乃搆一室為弟兄子姪燕集之所其從叔亞卿用和為題其上曰翕樂而徵言今年七十矣五月二日初度之辰也其邑子饒君榮注君軾與處士之子佑從予游有斯同遊之好將以是日舉觴斯堂為處士壽求休堂請予記之於戲家之興衰繫于兄弟之和盭尚矣恭和而興者什一盭而衰者什九故棠棣之詩著於經為大戒而世之人見皋其義者往往為則何幸處氏之近出于吾鄉世載夫以一家之和猶而為一身之吉此得壽之道也吾知處士自茲以往由七十而踰八望九以居於期頤之域蓋無疑矣予故增書翕樂之為嗚呼和日甚一日有司必將旌於其廬俾近邑世家知之使為桑梓光子姪之賢者又將進與計偕承顏慕志以揚處士之德義見者興起聞者感泰以悅其親翕勸訟斯堂之名將不踔二三子之時而為和閭山水之光也哉予不及識處士且病後文章不足以為斯堂之勝然請君子尚遊好德之心不可孤也輒書之為記

蘄水縣南門浮橋記

天下事有可已而不已者有不可已而已者皆非也可已而不已則勞民不可已而已則廢事君子之莅政也必酌其中以爲制使民不厲事不隳而足爲吾人之永利斯可矣若今蘄水縣之所謂浮橋者蓋有取焉初蘄水有渡在縣之南門當驛路之衝每入冬架木爲橋春漲作則撤橋而濟以舟舟不勝載覆溺隨之秋水涸而灘磧露則橋不時成舟不即達歲費白金數十斤貫以渡夫六人而民恒病涉爲歲滋久莫或究心焉婺源畬君廷以成化甲辰進士擢知蘄水縣事嘗謁先聖廟進其師生與語而前教諭周侗倫訓導楊按朴周元儒諸生王泰等首以是爲言蓋渡當儒學前故悉其事而君亦首肯心計曰是宜爲浮橋使守者得致有時庶可久也歲遂歉不克如志會巡撫都御史公來有令郡縣興革利弊君遂條以狀上報可即鳩材行水命耆民游泰度河面之廣狹以丈計者六十有四爲舟四十艘而□□民業河滸爲以鐵纜不虞漲溢爲二十六計歲造之常費不足以給募之富民得舉銓等捐金以佐官而君又捐俸之有限則毀□材板命僧會□帑材鐵集工力肇土于成化丙午七月訖事于十月每艘縱若干尺衡若干尺砌以巨石□以鐵纜長且□□□歲益夫四人水平則放以渡漲起則歛以候衆兩岸東若履坦途行者莫不呼君名以爲永利而頌自今非賢令君之實心民事而其□□□□□□此於其□與令教諭傳科訓導□□□□□□□其事以請記於職此非所謂事之出于不可已者哉惟事之出于不可已則所爲者皆義而非利言于上聽之而不撓倡其下應之而不辭謀之同行之果而成之亟利之大有如此者彼無所酌於事之中者則或坐而任其事之隳或起而爲其民之病又何擇乎義利之說而遑恤夫君子之議哉矧學校公論所自出乃亟稱諸君之賢雖橋梁一事亦有得於先王杠梁濟涉之遺規則其他政之善從可知矣異時名位雖非貴任雖隆天下事所謂可已而不已不可已而已者固當大明乎義利之見乎動啟而蘄水固其所發軔也然則是橋也將有甘棠之思焉豈可無述哉若丁玉汝生于朱子之鄉而誦其遺書且方且於子有講習之雅故爲其筮仕未久有惠及民而又知所先務如此俾後來者有所考且有所勸以嗣經久之圖焉

松巖記

宗人貫用本者世居邵門善和里爲長史孔若之子方伯用元之弟進士昊之父也長史沒已久而方伯以壯歲卒于官進士亦早世用本恒怛焉莫能爲懷將以三思名其堂未幾得異夢若有綬火欲焚其居後之寶峯者急往救之至山阿見兩崖壁立水交道中有平坡長史卧其上用本進其下進士侍焉因及名堂之意進上曰三思出季文子之言疑於事也弗協請以將思易之長史曰將思又不若松巖爲雅吾先世居於斯地與家善之首武鄞府君以來代有顯著近頗枚於人稍爾之力亟完之而松植其上又俟彼先塋亦多植松以陰之則思其先之大者宜不過此其以松巖名語畢而寤即手識之使其中子昊來休寧請記嗚呼是不謂之異矣哉古之人謂夢生于因蓋晝有所見夜夢隨之參得諸彷彿不可致詰未有耳提面命若此之詳且審者豈非一念之有所感而然哉上慕其親中憶其兄下思其子人之至情孰切于是而用本之一身備焉求之誠故夢之真邪詩云孝弟之至通于神明況父子兄弟一體而分呼吸相通精神相屬而不可解於心者哉跡是論之斯亦有不足異焉者矣松長年後凋之物其操至於凌雪霜傲風日非一切卉木草奄先萎者比長史以是而名用本雖嘉其修學補勝之功亦擬其□□之□于是其操之堅于是而後可以瞑目于地下乎彼名能斧者□□□□絲之言必痛心刻骨況得諸既沒之後接諸夢寐之間其感何如哉是將終其身奉以周旋而不敢一日忽焉者矣雖然吾將有進于是焉昔松嘗見夢于丁固解之者曰十八公也其後果然蓋松之爲祥也尚矣然則長史與方伯進士食其報而未盡者固將開其

非以示用本之後人使知所勉以求副乎斯齋者歟吾知用本始雖不免怛焉而終有所謂釋然者矣與吾和程竹菴將軍忠壯公裔先尚書襄毅公又索厚長史父子宗諒錫然百世一門而支與其群從多美質喜問學侯捷于功名之場者森如也夢之後也或有在於斯乎

桂巖記

歙大里汪銑走問者吾友成都府學文明之子因始尹良貴之從弟美風資喜問學每辱過予言動未始越禁度予甚愛之以爲大里汪氏佳子弟云一日請曰銑之先六世祖碧山翁嘗植桂所居堂後題曰叢桂視之曰願吾子孫有如此樹迨今可謂久矣而樹益茂銑父及從兄奉先創以經術自奮逮丘國學對 大廷領郡邑之命于戲時然錢可以符先祝矣而銑不能讀父之書則以桂巖自名因以示警焉惟先生一言有以啓發小子之志意幸哉辭不獲則告之曰子之所以自名而有取于桂焉者將不忘其先世之所以垂裕者爾然桂之爲物豈直可與賢夫士之顯者而已哉小山之歌招隱則以況夫士之隱者舊矣可與抑而衛士則與芝同功可與略聊而爲行則與蕙同操夫其爲物而儲積如此乃眷眷於都生之所爲自負者則恐乎先世之用情將不止乎此爾敬吾亦將有進於子者子以英年負才也承故家文獻之後而問學不已必思大有所立以遠爲先世之光述續其父兄之近緒庶乎其可哉保正氣而不餒厲志行而不變晦則如淮南之所歌雖隱不愁進則如郗詵之所對雖顯不矜夫如是則爲無負其先世之厚望而於其父兄且有榮耀焉顧予歸田恒苦多疾將與之需賢負桂以自輔他日或幅巾藜杖造大里汪氏之居婆娑樹下攀露叢把大山小山之詞求金粟蕊芬而嚼之以考子業之成當是時也殆將有不知予之爲桂桂之爲予者乎君然斯誠可爲汪氏佳子弟矣

清風亭記

乃可以繫去思而示風勸者初不以亭之大小與所處之華陋爲有清議焉世之所稱也固有亭既作崇峻山之飾周衛於其景然可謂大矣雖美然不旋踵爲後之人所指目嗟嘆者凡亦也一閒亭之小且陋其何足錄然後之人相與讚美之登而詠歌之而懷思之而歎其不也所以使人之至於斯者是必有道矣吾觀於溪縣治之所謂清風亭者有感焉初濟南李公宗仁當成化中以監察御史來爲是縣時清苦績治而不卑其官清勤公恪甚宜其民不踰年邑大治乃以其暇日即公廨之西搆亭疏縛草爲之每與賓僚講求其間或坐茂樹臨方塘吟詠相爾蓋忘其去國之遠而少息其勞瘁書奔走之事許簿閒簡之趣于炎熇塵埃之外因題其楣曰清風取詩經之穆如清風也可想見一時之勝矣

主上更化初公起爲大尹又以高第入省遷邢而故亭巋然獨存厥安高君景尹繼爲縣數月而曰此諸子之遺愛也爰葺而新之用以副其民之懷思介與予許姓之人休寧山中請予記於梓嗚呼之美得俾之與亭所以悅人家而求之者乎亡若者世豈無之顧君子終不以此易彼也然則觀清風之名而使後之若觀若聞者仁惠固有然融真功者縮二則一亭雖小而清議存焉高君於是可謂知所重者矣宋顏文定公謝尹穀溪嘗歎行乾隆領世秀因作琴書堂至今然則李公將來名位升榮與時事顯然教文定之後俾兩亭角立乎水鄉山郭之間爲美談而相照於窮也獨非盛歟

祁門李源李氏先祠石橋記

徽李氏之居祁門者號李源其族有先祠焉合其族而祠之所構地久不治弘治辛亥歲五月乃克新之其族之人具顛末以來告曰吾族之先有諱徽者蓋吾李之祖徽後八世曰府君秀實始入李溪而光大之以垂裕我後人計其生在宋大中祥符間有子六孫二十有五曾孫一百有二其纘其緒而末益分迄元至正庚申嗣孫曰見山始倡建祠于府君墓左奉祀事而聚以祉親祖條約所以爲世守者既備且嚴蓋于

今百三十年祠亦中燬而橋亦漸壞矣惟其橋也猶行者危之或漲作至不得以時供役諸族人以爲憂曰本輝曰以中謀易木以石與謀之匠氏謂其役鉅費殷非十六百工不可募于族而爭源義皆曰與輝皆承之任其責之半橋原直坑福州流口諸族人亦各捐其財力有差而尋源增學姪復糾其族之半以相之不一月告完其長虹亘其容槻比其圬孔堅其壁孔鮮山君劃而增明水君視而增妍益李氏之祠橋一新而行者坦坦觀者嘖嘖謂非本輝以中不足與謀始而圖終集事則以源之力居多焉敬宗起學陳李輝於是爲盛非伐石紀名其何以昭示我後人敢拜以請則諾而進之曰賴有後焉凡李之爲後人者亦知夫敬宗起學之義當上法古之人而不任于流俗者乎請以橋喻夫一水之隔必藉橋以濟而橋之成壞繫者之利害存焉誠不可苟而況有大焉者乎人之生也其所爲植身保家者至難濟也豈直一水之隔而已哉然非學以基之行以持之固有望洋不可及之嘆者矣然則學與行之成壞其爲

一身一家之利害輕重何如哉引而伸之其大蓋有甚焉則凡李之爲人後者伊始自今一學之習一行之修必如斯橋之積功而後可成就工而後可濟庶足以利其身仕足以利乎人夫然後無愧于始遷祖之貽謀與諸君子之紹續由此觀之橋之建雖一事其所繫于興衰者顧不遠且大哉是誠不可無紀景瞻之先曰聃三自孚溪遷李源傳六世得景瞻以行義重其鄉其卒也又卜地而得吉乎溪人異之爲孝誠所致其子彥實爲鄉庠生負才器而嗜學從予遊進進不已計其所至當顯其族于異日云

著存堂記

祁閶之胡有奉其名大本其字者蓋一族之長云嘗從其鄉先生習舉業二疊成繼失其父仕途有阻及其母饒孺人老以祿不充還養棄所業不復問功名事間築堂以奉祀積貯帖若干帙對時設衣薦食唯謹於是年六十矣其志不少變縣人鄉貢汪公芬之爲名其堂著存以暴其不忘親之意君于邑稍遠延作堂請記其事予適抱疾久無以應也既經歲而循等請益堅乃曰古之事親蓋恒性無足異莊生所謂無所解於心者也世俗衍而人性離則生低致養者鮮矣況以時思之常目在之而拊焉者乎然則君子行之蓋非夫躬之切窮理之至者不足與此此汪公所爲名堂而有進於胡君者與夫子之所永平視者爲然焉固也然必以繼述顯揚爲之目而繼述顯揚夫非貴賤貧富得其利鈍之足云也言行不敢戾古人修之身刑之家以達一鄉使人稱之曰此某之子則庶乎其可哉君通禮記春秋一經學蓋深未蓋練達人碩儒或自以爲不及修 兩朝實錄有司舉禮君預事而君且交仁賢導庸愚躬之絕學不已訓其子家爾豫暨秦皆有立又以家爲學諸生世其業跡是觀之胡君殆知有古人繼述顯揚之說而無愧名堂之意者雖然乎亦將有進於君者蓋聞之舜五十而慕誠先正所示法而實則約之爲中制爾非故限之使夫爲人子者

取足於此也老萊子行年七十弄雛親側是豈以老稱而損益其孝哉吾知胡君年彌高則德彌劭思彌切亦固宜之徵也在詩有之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君之志亦豈敢必於是耶然天之報施善人則有不約而契者吾又知胡君之後將有志續先烈名與書偕從而爲其顯揚之地焉且識焉者其固基之基也夫如是則亡者將晦者著名堂之義竟從云爾哉予不及識胡君重其行冀他日杖藜踏履訪君山中登其堂與之酒相屬而因以考其德之成焉

保訓樓記

保訓樓者富溪程氏子太珍所建以奉其先世遺訓者也程之先自晉新安太守府君十四傳至梁將軍忠壯公忠壯又十四傳至唐御史中丞都使公值廣明之亂起鄉兵據東寨以保族庇民其後孫炳始居富溪炳孫汎思皆列所居之景爲八詠歌之而富溪之名始著可思玄孫阜仕爲歙州學正始以儒倡其家而謚亦見阜子汝礪孫思禮曾孫

顯三世皆有聞于時而良棐宋末以屢進士歷官中書舍人世族益顯縣
孫以忠曾孫存玄孫德三世皆有著述藏于家而以忠從弟克紹仕為
延安府當表章太守府君之塋域存從弟崇又編刻族譜建祠堂而收
族貽後之制益備存孝子德生齊〻生三子尚德尚粲尚質皆能以克
宗起廢為志而尚德則太珍之大考也太珍自以其先世多納交一時
知名士在宋則有若宗老蘇明公玠左史呂公午宗簿汪公宗臣在元
則有若虛谷方公回野軒唐公元杏庭洪公焱祖蒿戶吳公訥在
國朝則有若學士宋公升春坊汪公仲魯主事范公準或師之或友之
故於其生也有慶其沒也有銘存宇丘園有說有記編葵偈詩有存有
跋有詩有詞有賦太珍懼其散遺而無統也迺告尚質與諸父兄相與
蒐葺別構一樓而藏之凡唐宋以來文書別集與夫誥牒公移之屬悉
以類附標書位置錦軸牙籤輝百世之手澤宛然在目而富溪之山川啟
歎于一日矣乃顏其上曰保訓偕其從父正思請予記以詔其後人於

戲訓者先世之所遺為子孫者所當奉以周旋而不可斯須忘焉者也
古之人固有為天子之祖廼以山石草木遺子孫而聲其勿翦者有為諸
侯之子受簡三年不能習而亡之然則先世之貽謀與後人之繩武若
富溪程氏文獻之足徵者豈非千百之一二哉雖然今其人必思謹其
迹敬其言必思踐其行謹繼述之道於輪奐之外以求無忝其所生則
太珍亦不可不自勉也予與富溪同出忠壯公後適有屏居里中抱恙
終歲一切文事謝遣已久而太珍請之綢繆之懇樓之歷往返十數而
不自逸予故嘉其意書以畀之然吾荒記誦其何足副其誠而為斯樓
之重也哉

定宇先生祠堂記

自徽國文公得河南兩夫子之傳斯道復明於天下及門之士蔚然其
說蓋充然各有得焉顧未一再傳能不失真者則已寡矣定宇陳公先
生〻文公之鄉崛然起俗學之後直以公為師其學一傳蓋無理不
窮亦略于至約其行之篤益無學不校必底于大中然生當叔季未有
能知其德業者先生亦歷世無悶日以著述為樂由是文公之言微者
彰略者備離之者一晦之者覺學者有所恃而不畔于聖人先生之道
雖不大顯于時然紹前啟後之功則有不可誣焉者矣先生家徽之休
寧陳村故宅在焉族人以蕃至四世孫王甸君蕩貧始不能自存而為
里人所據族孫彥威發然率王甸之子洪白有司請復之知府事福山
孫遇及巡按御史莆田陳叔紹相繼下令俾縣官出公帑歸地于陳而彥
威又率族人姓初等鳩材募工建祠其中每歲正月二日合族人行奠
獻禮復本先生意以八月一日祭始祖南山府君奉以配焉蓋于今三
十年矣未有記之者彥威之孫縣學生滁其始末屬予敘致謝不敢當
請益堅則慨然以告曰於戲道未始一日忘乎天下而人之獲聞斯道
則有說焉自宣聖以博約之訓畀顏子以一貫之說告曾子而子思之
明善誠身孟子之知言養氣後先立教如出一揆蓋知之眞則其行也

達行之力則其知也深兩者並進如環之循然後作聖之功可圖而道
可幾也去聖既遠百家肆出為世大蠹至程朱氏而後絕學以傳從事其遺
書者蓋多以聞道自詭所謂知之眞行之力者其孰可當其人邪是固
有非末學所敢議而百世之下覩文公世適則先生其人矣或乃以訓
詁之儒疑先生是豈善論其世者哉彼訓詁者或夸多鬬靡而流于迂
或強探力索而習于鑿或卑詞隱語而入于怪間有一二之得亦所謂
偶然之知爾先生之書具在竊伏覩之其言約而義精其文潔而味永
非有聞于斯道而充然有得者能若此哉不以眞知為學而指訓詁者為知不
以達道為志而推歷懸者為行是何足與論先生而究斯道體用之大
全也哉因先生以求文公溯河洛上窺洙泗固無愧于兩間固士之責
亦先生所望于學者鄉邦小子尤不可不勉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吾人以之又云毋念爾祖聿修厥德陳氏以之祠成于景泰壬申之
歲力多出彥威而榮能讀先生之書後當有聞于時者其追遠緝道之

誠出流俗遠甚法當書之惟初以下與有行能者悉附名若除

尚德堂記

文昌胡氏其先有諱大中者本居饒之安仁元大德中來主休寧瀆村惠政及民嘗頌其退食之所曰尚德以自勉詠之二日而得男因以堂名名之其受代也民不忍其去請留家於縣之文昌坊之東遂占籍焉再世有諱仕龍以明經典徽州路教諭時方多賴以成者師有大興焉自元大德至今弘治上下百八十年中四經回祿左右前鄰無弗罹者而胡氏之堂獨無恙豈所謂適然者邪於是興毅八世孫昭具其事請予記於乎德者人之所受乎天以為性者尊之古義之古聖賢之垂訓一惟使人尚乎此而已然理欲之雜交乎心學者昧敬怠之說則知夫德之所當崇者鮮矣遂者嘗幾何人知尚之矣而求足稱其名者內省造者從幾何人跡是觀之胡氏之所以勤其身蓄其家而發乎天者豈非積代或乃謂天下胡氏多祖公滿以為有媯聖人之後疑名堂之義據於禮

且夸者亦大不然夫聖德固不易以窺然求所以入德者必自顏孟始顏子發舜何人之言所以廣學者之自小也孟子致不如舜之憂所以警學者之自沮也夫豈不嫌於僭且夸而兩賢者言之若此哉予故竊有進於胡氏者使敬足以勝怠理足以制欲則天之所以性于我者可以漸復而為善人吉士之歸也可幾矣由是推之於日新之於曰而曰尚德尚德云乎哉先正有言天之報施於人莫大於知愚賢不肖而世乃以貧富貴賤得失利鈍為言可謂悖矣胡氏之先嘗有教養之澤于吾鄉食其報而未盡也昭世其儒業為里塾師力學不已乃思昌其先德于無窮其志尤可嘉者故輒記之且以勖其後之人焉

治績亭記

聖朝求賢興圖中外之治非一途然莫重進士甲科士之出此者自元臣碩輔至百執事之列大抵多自奮以有立乎功名之場視他途或徑我

憲宗皇帝成化初詔選守令以天下治忽係此而令於民益親詔吏部擇進士為縣數十年來曹號得人者莫之與偕顯于道若吾休寧則已四更其人矣蓋自陳君以庚寅歲至三五年召入授南京刑部主事俞君以乙未歲至三六年召入授監察御史歐陽君以辛丑歲至三五年復以監察御史召張君以丙午歲至三四年有奇亦以監察御史召每召命之下山川草木與有榮耀父老童稚聚觀歌呼以為

聖天子不遺遠外而從大臣之請重念民牧子惠有勞故其恩禮嘗責茲下邑如此於是耆民金希傑等合辭厚之民鳩帛布市材就構亭邑治之東伐石請文以上修

天子之明命下昭令君之治績不鄙見屬予未使辭當屏斥之餘病伏山間才氣奪衰不足以發揮盛舉而歎敬微忠實私以為

聖朝得人慶莫能終辭焉因序其事而紀其下方曰陳君名寓字時安寧德人故大司寇林莊敏公之甥起己丑進士俞君名深字濬之新昌

人故少宰伯欽之從子起乙未進士歐陽君名旦字子相安福人故宋少師文忠公之族孫起辛丑進士張君名鎮字汝器定州人近貳文水令鵬之子起甲辰進士凡其宅心端其律已嚴其莅事勤稽其聽訟明審其賦均平與夫優崇儒學敬其祀典延詢耆艾約束公人恤鰥寡弭盜賊諸善政雖不必盡同而要其歸則無不同者一出於保護名節求不失所以為士者而已於戲窮經將以致用二不本於經則或師心而入於不情或任術而流於不誠其弊至於政弊而身蹈者寡矣惟在其為士哉四君子者皆起經術擢優而仕類能以古之循良自期許故十餘年間顯有成績後先相望以不負進士之科與

先皇所以慎簡民牧之圖治理之意是誠不可不記之俾賢者因之而益勸不及者聞之而有警也陳俞歐陽三君已別有紀述茲不暇張君承三君之後其政甚勤其心恒以不得民是懼巡按御史趙君宾上疏乞旌異之事下未及報而召命來矣蓋君之獲乎上者如此君並任

休寧恒有以續之豈吝無何得四男議者又以為其政之平心之恕殆
於是有可徵焉者乎亦偉等請附書之是為記

展墓圖記

弘治庚戌歲錦衣衛千戶李君玠上疏言先臣太師文達公
賜葬南陽鄧州刁河之原二十有二年臣不佞備位宗近不得以時展
省心惕焉弗之寧惟
聖主賜告俾少遂其孝思不勝大願章下兵部請如令　詔可君以是
歲冬至鄧州嗣歲春敬詣墓下行禮牲牢在陳英氣有靈親黨偕來郡
官畢集山川草木赫有光輝行者擁路瞻者蟻連數里不絕以為希
闊之舉始見自今君又上推其世葬其先大父少保之墓于紫金山
之陽又上及其先江川府君之墓與宋元以來祖墓于兵樂鄉及光化
之尚擬皆行禮如太師之儀且率僮僕嚴丘壟整塋域之類有幾處葺
亭室之隳者幾所畫其兆域而還侵地若干與其松檟而增新木若干

覲奉錦以倡工捐金穀以勞衆不遺餘力悉還舊觀而鄉人念文達公
之勳德方請于　朝祿諸公祠君又協力有司作新潮于城巽隅堂齋
廡門輪奐有嚴繼然與所像設如法蔵事之際陰消日明神宇肅然上
下胥說乃退而與郡官父老親戚友朋飲燕彌月告別祠墓來遊還
朝取道新安訪予南山之下出圖相示請記其上方予受而嘉嘆不已
曰於戲是亦足以勸于世之為人臣子者矣惟我文達公以河南鄉試
第一人舉進士甲科事
宣皇
英考
憲宗首六卿進三孤在
帝左右典機務贊帝沃格心之功佐王之業視古大臣無讓而林林宗
善汲引忠賢為
列聖所獎之謀未始有毫髮傷人害物之舉措天下于治安還士風于
忠厚蓋自天順以來一人而已
主上褒其功而崇飾終之典鄉人慕其德行而祭其鄉以世獨遠風
烈彌著是豈權位勢力所能為哉矧二南之蹟揆予時其祖曰太常少卿
而仲則君也家學家庭皆有奇器用公蔭及累積功千戶遂授錦衣百
戶進千戶識達之明建立之果後此名位將不可量而展墓一事尤足
以占其忠孝之大端并一時恭養自好者此天之報施善人不於其身
必於其子孫觀於文達公及其嗣人舜驗予少從公遊公不鄙而妻以
子詢芳無似丑知為深見公子之奮發興特克世其家益驗乎莫能為
役而廢斥之餘抱病經歲文氣卑弱筆力萎庸其何足與發揮盛事而
增重于斯圖也哉

不瑕堂記

知東陽縣事封門將公秉彝之謝政宅居也年甫六十矣歲正月一日
寔始生之辰客有合其友二十二人將舉酒于堂以賀之者公固辭曰

倫不佞老以失官又不慎于言動以現留譽澄謗擅生為玷孔多是奚
足賀客曰不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古之賢聖未有不罹媢譖
于當時者以文王之憂心悄悄而詩人歌之曰烈假不瑕周公之維音
嘵嘵而詩人歌之曰德音不瑕聖若文王周公亦何瑕可指而不免于
辱且說為下此可知也然媢謗生于小人公議定于君子故詩人之言
出而天下後世以為善者弗怠為惡者弗敢逞焉彼巧於謗而自標自
妄者鄙夫之長也頗於鎖而竊名自嘉者鄉原之良也吾何取乎斯
人而吾子亦何病之有請以不瑕名子之堂因以為壽焉何如將公謝
不敢當曰此聖賢之事小子何足識之於是客介其友一人來休寧以
告予予嘗聞將令之名也久則敢以貫作客對曰將公愧然莊重勤恪出文
廠之後其父曰試忠君奇愛之遣從學今亞卿康先生之門以春秋薦
于鄉作令東陽政聲出諸縣之右既而謝歸端居自適有男六人有孫
三人其男之長者曰允紹公之志竟業十年將公所行亦可謂有常者

矣而憂懼誇之衆不受賀義負之也然則古之人作命高嶺伐郤而解
人心之下者殆將公之謂乎夫攻玉之石也假使有瑚璉圭璧于斯精緻炳
溫乎其旁逆可以昭宗廟瑞諸侯而世爾之則攻之而世豈玉之罪
哉君子亦自下其成而已矣昔公明儀論文王我師之言出乎周公非
誣我者真後學之法于我而將公推不敢當過矣公者直之甚也仲者
誠之願也故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吾知將公將有待於聖賢之緒餘
而庸乎壽集題福曰今伊始庭階玉樹亦將蔚然無少玷缺以昭公之
德害于異時可知焉然則名堂之意其深矣哉書以昇之答為往來其二
人來休寧以告予者為程格者祁學之彥光之友而於則近出乎於云

林藪書院記

林氏君婺源之西其族鬻世其先曰存亨君當元之季嘗倡義撫其一鄉
于時上其功升鎮撫之秩于時非其志也棄歸創書院于住居之東延
師以誨子孫割田食之曰國家新創而文治興我後人當世業此與

廢也其子孫希英等諸生𨿽誌歲久而教弦誦中輟希英乃于善
美宗成化辛卯乃修復之淳祐秋人侍御君珊實紀其成而壽美輔病
其隘以繼也問與其子瑞琛瑛璣輩謀鋭之為儒生者與肄者有屋
宅在里之翁村地勝而材尚堅好恭士居業於是為乃募于衆而
新之為堂十有二楹為門屋十有二楹兩廡各六楹內以為討者四級
倍之中一室祀存亨君暨書院未成而公左為對檢十有二楹以庋書
石為私庾十有一楹以藏教授之資祭以時旦溶浮梁英人參政君瑛
為作林藪書院四大字刻其上仍請宗[illegible]伯共以為討者二十而私庾
之材曾取所出于道議者之皆所以適書院之教一遵白鹿洞規私
庾之藏亦放杜氏遺法至於四時之祭合族拜之儀則謝氏家禮及
鄭氏世範經始于丁未秋八月落成于冬十二月以畀之從子游也請
續書之用詔來者又未之應而弘治壬子既上南幾秋試中尚書第三
人書院之名益顯恭乃克記之曰君子之學必本諸身心然後可推之一
家以及一鄉而進施於邦國顧其出于天而無于談論者非素之有定
所居之有定業則不能行遠而進於聖人之道矣我國夫子嗣聖傳
于千四百年之後微國文公殆焉論者以為非釋之術所以復隆古之盛
而已乎微其斯教不得不[illegible]與之　國朝龍興其翰林學
列聖嗣統率心于道化百餘年儒術不振書院之作數有聞者之出以
用世而勵成治理者不無其人然若敷文此舉豈非興起于先正之風
而然哉我朝文公宣其緒論秉論所謂最先且廣下所以誦習其遺書
而服行之不知其要可以居敬所以立本精義所以達用盡聖學肯綮
所宜交修而不可關焉者也人誠至此則無乎其有得于心學參平其
有益于身教平其家則孝弟慈其族則仁愛周其鄉則惠流推之報國
道外建我其有裨于興有道俗不亦大哉豈徒曰修復其先業修觀聽
之美于一鄉一時而已哉夫君當大修學助官賑饑　恩授承事郎有
子六人孫曾十餘人而競最秀顯洋頎所從類其宗於異時者當不負

其學云

友恭堂記

凡愛之理施之下曰友施之上曰恭施之無當而以友為恩恭為諂者
比比也惟兄友其弟雖篤而不曰恩弟恭其兄雖過而不曰諂豈非出
于天典民彝之定則有不可易焉者哉自斗文衰然之事出而恭義乖
鵲鴒狼跋之詩作而友道缺後之人得以藉口曰大聖且然況齊民哉
然中世以選舉者皆明而恕感幼者文學而知謙則所謂天典民彝者
果終聊于利欲于慾而不足與為者哉新安陳氏居祁門石墅者曰宗
達友其弟本清恭其兄邑令嘉之題其堂曰友恭清吳
曰程時既著始具杜君來休寧請其說予亦嘉之而語之曰議哉其所
以名陳氏之堂者乎彼堂之名者或以示其侈而張其榮或以家世而
施其矜或以物玩而取其適其實何關夫堂者所以承先澤禮賓客而
非係乎子姓非焉後之家可以宣有大善常自在之庭可以垂法成訓

仍是堂首以示觀聽之美而[illegible]者若堂之記奏于業成之際其首章於其為兄弟者式相好矣[illegible]倘諭者以為詩頌則玆堂之以友恭名也夫所謂詩頌者幾孔子有言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蓋不行而有化之道為今行遠推其一家之愛以及乎官府諸氏之功而所同兄弟之今則玆堂之以友恭名也非所謂亦以其為乎雅鬪宗遠且也名堂之義故推本愛之理出乎天與民彝之定則有以為名俾知友恭亦人之常事由外鑠而思以圖其故為則宗族兄弟孝和陳氏百世揮發之福斯堂之作然乎後來也其說與之宗族名故曾大父曰思學號德星大父曰淮奇號慎齋父曰恭文號養心皆事儒學有行義至于不達蓋必有其所存不出耕讀之外爲一鄉之良士堂作于至治二年冬十二月二日建其名者今禮部侍郎虞公來謝而特題其字因族於山遠為書額

竹窩記

古之達者於植物中多好竹以自標置或居之而以為可大或無之則以為俗而不可醫蓋竹誠有可好者至其所適之處則惟靜者知之雖中世不然或有竹而莫知其可好也莫知其可好則有慕其長而收之深園丁之利以其器組供器用其不知竹也甚矣若吾時春氏則又不然方春秋之交結竹窩置關欲橙屏洒掃澈然日挹清風于蒲暑之候而莫知其夜節于霜雪之際而莫知其寒蒼翠之色足以晴日[illegible]之聲足以清其嘆然虛心足以相契有不知竹之為君之為竹者因題其扁曰竹窩遂一日過余山竹所請曰大子素有癖於竹者其為我記之予不能辭然既謂曰夫竹一也其何與於人而受其好惡哉惟人之性情不同而趣亦異故靜者以為可友而莊者以清竹之遇也躁者以為可物而其趣也長下竹之賤也山斧斤之植物且然而况人乎哉時春若是其所適之趣將有不求人之知而求知於竹為者矣竹亦將樂其遇之有合而以時春為己歸矣雖然而之為趣不可宜也宜而名之安知不有哂之者曰竹有何好而公等乃好之若此其酷哉吾又恐古之以竹相標置者亦且有不免于今之說說者矣而况我輩乎予於時春有內外兄弟之好而其大父尚古先生博學勵行隱不樂仕惟寓琴詠詩適趣乎恬澹靖退之境故時春得諸家庭而卻紛華守儒素其所好遂與予同如此好天良夕當策杖攜壺造竹所擊琅玕之節歌淇奧之章與子訂歲寒之約於此君為未好焉何如時春起謝曰可哉是為記

懷德堂記

德者人之所得于天而具乎心散于萬事懷之則為福棄之則為禍蓋有己德焉有先德焉有嗣德焉皆不可不懷之也懷之何如亦獨於己德而思以進於先德而思以紹於嗣德而思以啓則庶幾為福而不為禍焉𡧃乎吾邑查以華氏於所居之北構堂為進脩之所名之曰懷德屬予為之記予考查氏譜其先自歙之婺源休寧瑞芝坊至詩文徵者仕南唐為工部尚書謚宣公生五子其長元方仕至殿中侍御史生道為宋龍圖閣待制以孝聞其次元規生陶為秘書少監陶生拱之歷官尚書職方郎中兼權中書舍人傳十三世至惟聰有子三曰德軒怡軒介軒非足以立為鄉善人而思靜翁者尤以曲德名則介軒之玄孫以華之考也自尚書至以華凡二十有二世上而祖考有以基其始中而一身有以承其緒下而子孫有以綿其業于無窮者孰非斯德之相為流通也哉宜其名堂以懷德而常目不忘之也詩云毋念爾祖聿脩厥德言德之出乎先者又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言德之出乎己者又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德之出乎嗣者嘉乎昭斯炳煥若此而查氏有焉豈非賢哉查氏之後登斯堂瞻斯扁仰而窺焉念祖德之可繼退而省焉思己德之未繼勉勉孳孳惟日不足則福日臻禍日遠則查氏之族益盛而斯堂之名益長將俾懷利者愛豈不大有益于風教以以華出入叔鄉門禮之而為于孝友之行予嘉其志之知

户本世延書記其堂

務本堂記

祁門程村之族曰弘者以叔父事乎嘗請記其家之務本堂乎稿未能也休寧丞道弘每以事過往必過乎請焉將再恭矣而予疾少間乃克語之曰務本之義美矣大矣惜乎不足以發而又不能終喋于書者也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為本身一修而百行從之人豈可不知乎本之為務哉務之云何亦獨曰重其所重急其所急如此而已夫德本藝末吾德之務焉德成而藝可為也義本利末吾義之務焉義舉而利交所趨乎彼輕其所重緩其所急惟藝之業而利之求是皆所謂不知本者恶能有所立於世而號為吉人良士焉可得哉如積土之基愈大則山可成如培木之根愈厚則材可美然則程之族人與後之子孫登斯堂繹斯名勖勖焉尚德兼義以修其身所以副名堂之意而為程氏之望者將不在本斯乎儻藝有貴賤之分義利有君子小人之辨者

〔篁墩文集卷十七　一八十九　一四〕

幾甚微其升甚驟而不知本之為務可乎吾吾子不諭此矣程村之先與予同出梁將軍忠壯公之後忠壯傳十二世曰道達公孫其曾孫曰之始自歙篁墩遷開化白沙北原百之孫琉則程村始遷祖也琉三世孫曰壽當宋時為貴溪學官始以儒發身而迪其人壽五世孫天祿始入國于顯與道院以奉其先之祀類皆知所謂務本者天祿七世孫存德則弘之曾祖也其族益盛祖汝靖丁家之變能振其先業不替益隆父彥禎思力學元宗不幸早世母李氏守節以終事載實錄而弘美器學敦行義能孝其親事其叔彥祿如父與其四弟甚友夢其三子甚力視務本之名則其志可知他日以才請入仕籍當不忝其世云

留春軒記

中世以來鄉里之自好者新其居必製佳號大書以顏之蓋出于銘座之遺或以為未足至請于君子識之歌之發其義為則又近于有室之頌雖名之者若衆識而歌之者若贊然人之自叙與君子之所望於其人以為善則寧有已哉休寧[illegible]此皆一新其堂有軒於羅山之勝環植花竹蘭蕙[illegible]而樂之題曰留春請而歌之者益多矣君復請于予於[illegible]則告之曰人之所得乎天以有生者仁也而仁之[illegible]在天為元於時為春見于經者可知也然庭草之[illegible]花迎柳之[illegible]知其為春而加之意者寡矣君乃取而專之乎一軒孰不以為賢哉顧予竊有進於君者且君之孫處乎是宿止乎是子孫之承養乎是家人之奔走乎是其亦將有所思以求副乎斯名者乎使吾身之所得乎天者和而不盭所資乎賓友者睦而不爭所敎詔乎子孫者順而不悖所服從乎家人者輯而不譁煦然以養陶然以樂則將迎之為五福薰之為百祥而所謂春者庶乎其有得矣有得乎春則求仁之道不外此矣夫留有二義焉本其身言之則有弗去之義本其後言之則有貽謀之義能存諸身而弗去則有所貽以為其後之謀者必遠昔龐公之於子孫稱人皆遺之危已獨遺

〔篁墩文集卷十七　一八二一　一五六〕

之安仁固所謂安宅者歟溫公稱積金積書不足遺子孫而以積德為久計留春固所謂積德者歟[illegible]君壯年拾遺金不受而歸其人鄉閭莫不高其行今七十餘矣親迎神膄類有道者兩子皆克家而諸孫亦多秀穎為諸生蕃衍之盛其兆于斯軒之名而弗爽乎予嘗登君之軒愛其有城市山林之勝為留數日然多病之餘才謝詞絮不能如古之善頌者稍自附于銘座之義用以副君之請焉

記

徽州府婺源縣重建廟學記

徽之婺源儒學重建廟學成學之師生相與走不佞請記以詔來者謝不敢當請益堅則欽衽復曰自虞周建學逮今餘三千年矣學記一篇尚見戴氏後世之紀學者孰加此哉徒見婺人獨自堯舜以至孔顏又至周程而文公朱子生婺源道統所漸比於鄒魯後世之言學本者孰加此哉徒取習讀雖然生朱子之鄉而復其道統亦不敢不端所嚮為吾吾人誦之夫上之育才與士之群居而受之師者何學哉程子有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今之人有志于學而聖者孰不謂之妄乎然亦弗思爾士之希聖猶射之向的其中否存乎人惡有舍的而從事于射者哉太極肇而兩儀分五氣布人物然得之以生者而聖人者獨可以參天地何也以其性也人失其性而後視所謂聖者不啻天淵然

則上之育才與士之所自養者舍性何以哉夫性之德具乎心心之為物也易放而其要括之一言曰學學之為術也易舛而其要括之一言曰敬心非若異端之沸幻即空者也必具乎是理學非若俗儒之洽物守陋者也必兼乎博約故非若異端之一于沉念俗儒之上于雜組者也必貫乎動靜凡此皆以復吾之性而敬也者聖學始終之樞紐乎推而極之積而不已則其體天德其用王道有小大而吾之所養者殆無施不可也自堯舜以至孔顏又至于周子其所以為學者蓋如此乃吾鄉聖性之原究心學之妙而歸宿于一敬則程子發之朱子闡焉實有功于聖門而有大惠于來學者也生朱子之鄉而為師者以教為弟子者以學其志之所存亦猶有出于斯焉不乎孰所云以應上之求者無關也天邪設寶加之意而行失利害不挑於歷乎比消之不抓而學校之興廢有非我所敢贊之嫌而不告人以先生之所以惟將之罪而不勉人以希聖之大志自累我曰尊者世儒言語新其學乎伊始竊所與吾黨之士樂成而究心焉有以識之則行自宋以迄皇明具有記其作則多以國祿之餘至于今始今茲所建者大成殿十二楹戟門二十八楹兩廡五十楹神廚宰牲房二十四楹在西明倫堂十二楹門屋二十八楹兩齋四十楹在東三賢堂尊經堂藏書閣射圃亭師生解舍及諸廊廡次第就緒以高增惡用磚石以備不虞肇工于弘治辛亥某月某日訖工于是歲某月某日主茲役者提督學政監察御史王公鑑之知府李公廷壽承委者同知某公紹而通判王公惟哲推官李公珍皆協力焉府檢校楊君忠綜緝澄知縣高君泉總督婺源成與有勞今知縣事澄君濟乃作興是念而前丞李君縉錄今丞石君俊主簿曹君某則受分委者也從史助相成者清理戎務監察御史呂公某縣人按察副使汪公進知府汪公奎通判孫公冠暨義民陳源方等五人而鄉貢進士汪某高王某賢者良以思在等七人典其出納尤謹府庠于成有能者教諭姚君志仁訓導潘君紹宋君貞貞盖文公十世孫以特 奏來職教事惠奉祠云

竹南書舍記

流塘去于南山不一二里而近于岳行峻上見西南山蔚然深秀有竹林高出若一島然人數相指曰此程氏世居也始欲一徑造者竹不果已而識其氏曰貴存中存中喜問學尤喜為古近體詩因相從往時良日命車出遊若附石村古城蔽諸勝處卒在流塘上下必行由與俱倦則必望流塘投宿酒酣論詩意甚樂也一日存中指其屋從山上竹同此植皆綠蔽而益茂從於衆卉中獨愛之近為屋數椽山麓謂其在竹之南也以竹南書舍名之從樂游遷陽每聽儒者談貫然有高山景行之思而建陽書舍世無嗣古今圖籍以歸皆析告中民卷而長吟則此君者歟其然不已者若我和焉倦卷而沉思則此君之之所然中虛者若我超然而從之有得于竹者如此吾夫子記之一言予曰汝能也惟我先世發跡篁墩而南山竹院予數游上山行暫竹

世詠而吾曾不能吐一詞以重此君乃欲存記竹而之居乎存中曰是有說焉蓋聞之人情多不暇于故常而有得于所見夫于竹斯也則告之曰古之人有取于物者豈彼充玩而已哉將以為輔附夫竹節勁而不屈色青而不渝故比德于君子若其用之所貴則小足以備器物大足以供簡書調律呂非他草木可比予之隱于此也讀書求志為不思其用之在將來者當何如是未為有得于竹者存中曰不然人之所為有立于世者亦各循其分而已僕生于斯長于斯其見諸用者孝弟之外何所事其行耕漁之外何所事其業哉若吾竹之不生于市朝而生于山林與山林士結歲寒之好而不渝者其迹一也夫子謂之何哉予不覺撫掌曰姑試于爾雖然予喜為詩者也他日當結詩社于竹間割將撣之粉臨風擊節與諸君子為存中賦之

耕讀記

宋碩儒竹洲先生吳文肅公家休寧商山其子孫率能守故業而藏其遺編至于今邢陸若雷亨君則亦一人焉嘗問以耕讀自名其堂曰孫田程陸來請一言記其事余謝弗三曰耕讀之說古矣鄉先達若秋崖師山二公所以為吾人發其義者盡矣余復何言哉陸請之不置則告之曰夫凡世之以耕而讀者為士之常乎則固有偃然以兢為夫子幾之者矣有鞅然以不如老農拒之者矣夫若是則將惡乎從而後為得哉是或一道也荷蓧丈人有激之詞而夫子所以咨嗟遜者悯其志也豈謂稼之真不可學哉豈謂后稷阿衡之不足法哉所處之地其所值之時有宜不宜爾君以詩禮之胄而生治世復與擊壤鼓腹之人誦先王之詩書樂有生于畎畝以耕讀自名宜哉陸又進曰君少涉江湖今老矣伉儷無恙子孫有成且年皆六十矣僕將以是壽之何如曰可也耕讀之餘又何間于若郤缺之相敬龐公之遺安殆見鄭于古之人為美談則吳君夫婦聯德偕老而以是壽之不亦宜乎或以為郤與龐公皆隱而耕讀者君當人也不得擬之然予聞君雖富而尚義秉禮思自

〈全室敬文集卷十八〉 一八三 一海

好以副文獻之後君子人也夫君是安知其不迫而與之同邪然則君之寓意于耕讀者固將䟽䟽然杜其後將之習警其非僻之念不特勤其身又將以示法子孫爾豈必服襏襫如東皋之農而後謂之耕乎事鉛槧如充國之士而後謂之讀哉陸起拜曰是誠得吳君之所以自名者且如先達之說未始不有發也請識于堂使後來者有考焉

李源書院記

李源書院在邦門邑東五十里今徽郡儒學生李汛存孝夫之所創置也李氏世居李源因姓其地源之人多業儒至存夫尤力學有聲場屋其志蓋不止此也乃於所居之西百步許開地為樓十二楹購古今圖籍其上東西兩廡各八楹聽事十二楹花卉之屬咸以位置前鑿小渠引活水其間種竹數百竿丈前為翠照亭亭下隨地窪而半月池蒲柳交翠墻外引水環之為橋以通往來者濶上曰鏡山萬木森然下照水中蔚有餘景因以名亭右有圃圃中為蓮池結草亭以供吟眺此書院之大凡也存夫以其父景璐君嘗給田二十畝資其學不敢私作倉二儲粟以贍其族子弟之可教者同志往還亦取給焉存孝以嘗學于予也來請記其事予觀天地間無適非道亦無適非學學者徒溺于常駭于所不可及其去道遠矣水哉之嘆鳶魚之察庭草川花之樂夫豈遠於事而有所謂道哉誦說之與弦歌藏修之與息游一也動靜交養顯微不二知道體之流行者無一不備于己而大倫大法初不外是豈非善學者哉聿佔畢假冊笠而曰我學在是斯胡子之所謂非䄂即陋者也或曰無適非學固也然必有所從入敬者入道之樞也今繫語夫道之大者而遺敬豈初學事邪此大不然敬者主一之謂非終日危坐之恭而力不得自安者也當弦歌而弦歌當息游而息游取足以制吾情養吾氣綿密而不拘嚴肅而不陳夫然後見諸誦說藏修者可以精義焉可以育德焉積之恒而居之深理既明而詞亦達於道也幾矣此善於持敬者也彼以嚮晦入息亦非敬者非也敬何適而可離哉存夫

〈全室敬文集卷十八〉 一八四 一才

之書院美矣所以廣其考君尚學之心而爲其族人子弟計遠矣予恐來者疑其多臨觀之樂而歉于身心豈志之功故語之以此他日以所學起而取大科躋顯仕未足侈也知道在天地間無一不切己而不敢溺于常駭于所不可及俾其學足以淑身而用世使人稱曰是其業陽夫子之鄉人其始無負于斯院也夫其亦無忘于斯言也夫

重修仁王院記

我

高廟混一初嘗命官考正釋典而釋氏二式之宮獲存者視前代不啻十之一二若徽之休寧計其數僅以百數而獲存者四焉其嚴如此然又私以謂當時亦姑欲損之云爾庸夫何計存者所功比勘休寧故志而後知令甲之非出于適然者也休寧所存者四焉其一爲仁王院在縣北二十五里其鄉安樂其山萬松蓋自唐咸通六年釋惟諒者始乾符中釋道廟號止覺于信國師始請于朝特賜額曰護國仁王之院宋

寶祐三年釋紹堅撤其舊而新之勝國元統中釋普惠上智廣說者以撫備及徽郡僧官前後住茲山傳衣缽持而增至正中遭旱邑人汪教諭一寺兩奉樓禱立雨迹此觀之則當時所以存而不廢者庸非出于斯乎自洪武以來院日就圮天順中釋德菁再加新之屋宇增崇像設有嚴亦多出于鄉人好善樂施者之助然未有紀之者今嗣釋明道恐久而蹟湮乃詣南山匄予記夫佛學之得失與祀法之應否在先正已詳不必論予獨見夫天下釋子之宮多據名山故佛氏其徒多頑然其徒而食其所出者多材士否則亦苟然而已蓋山靈有等差而佛與其徒隨之爲高下殆亦出于理之所有者非與若仁王之佛恒于茲山出雲雨以澤吾民于艱食之秋功載郡乘其存而不廢固宜若惟諒紹堅與德菁者若其地食其所出其材率足以有爲而吾人或難之者其作而屢興也亦宜或者聞予言以爲佛一也而繇芬之山川若于祀法而祭之以弊無乃外于儒乎是殆不然佛猶龍焉龍固有能變化興雷而以澤物者亦有恭于人而爲其所膩者仁王之佛所謂龍之澤物者與佛猶尸焉古者夏殷以[illegible]伯爲尸周公祀岱嶽以召公爲尸二固無常也仁王之佛亦可以爲山之尸者歟或者以予言爲然曰予之說不獨可以華一邑之勝而有以責以昇明道俾刻之使後來之人嗣其業乎其成知茲院之出于

高廟所不廢而著之令甲者其意主于爲民祈已也鄉人預有勞費于茲役者幷附名于左方

靜軒記

婺源汪君坤守文學以靜名其燕修之軒蓋師前賢處義而求副其父師之教也不敢于技倆俾發其義特揭之以自箴嘗謂予聞聖人於易之乾則學人之學於坤則賢人之學其義廣已大矣然坤道可一言而盡曰靜焉聞虛靜而不忽含章而不露括囊而不言內直而外自方美中而文自見凡此事而利在永貞大抵多靜之義立文學之有取乎此而

事以周[illegible]然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疑靜不足以盡坤之義而學者于此[illegible]也奈何夫大不然動靜不可相無而靜者動之基也靜者[illegible]而[illegible]然後見于動也有所持而不外爲有宜其心于紛縈勝焉[illegible]中而以附[illegible]者[illegible]問于[illegible]主前程子以性情爲善學學者如[illegible]不[illegible]于[illegible]和靜之何如必從事于中庸之戒謹恐懼大學之[illegible]之以柔而[illegible]之以剛方至于德成而業修則所謂賢人之學而其[illegible]之學矣由是其行可以不疑其出可以有終其處可以無私其[illegible]可以成物其辭施可以裕其後之人謂其非靜[illegible]之而意有[illegible]者[illegible]之[illegible]者婺源[illegible]本趙公之後至文學[illegible]大父參坊同[illegible]一[illegible]生爲國初名[illegible]有[illegible]于理學之[illegible]者文學之父[illegible]府君[illegible]于[illegible]太守文[illegible]公後以[illegible]直道[illegible]文學[illegible]父[illegible]間[illegible]相[illegible]友[illegible]其身以世其家如此[illegible]文學[illegible]記不[illegible]辭

休寧縣藤溪程氏忠壯會記

我先世祖梁將軍忠壯公以保障捍禦休境全民之功在令甲則有祠在子孫則有會會之在休寧者猶藤溪程氏其一焉會之約歲輪一人為之首以孟春望前二日忠壯始生之辰合族人為位于家行薦獻禮禮畢序長幼飲福而散蓋自其族之譜告遠若始浩遠之子恭叔又將甲第規立常財為遠圖而具其事以記請夫有之有會莫知其所從起然易萃之象曰王假有廟用大牲吉象曰萃聚也會因放于萃之義而為之者歟禮立春祭先祖儒先曰立春之祭以祫祫合也會固有近于禮之所謂祫者歟祫之名通于諸侯及大夫而先祖之祭又伊川夫子以義起則忠壯之會行于孟春固起于義而非所謂僭者歟然則聚一族之精神以假祖考攝祭志皆僭菩慝之聚暨飲食之私遠而已哉是必有大焉者矣觀先祏之寵寵後亂之靈靈興其勳戲儼學文乘節義之表表見于譜而有光于忠壯者何如哉請其言踐其迹倖出者為闕人庭者矣良士與諸族相為成斯會之無忝也不然會之名雖佳而其實則竟焉未之有聞亦何取于會哉譜忠壯十四世孫璋唐御史中丞歙州都知兵馬使中丞三世孫迪宋休寧源芳之子長叔公諱碩狀縣公諱縣同居邑之山斗碩生行仁仁生諸四房居藤溪而浩遠去諸四則十六世矣成化中予作統宗譜會者四十四房山斗子孫自祖其所自出而藤溪以事不克會故恭叔奉其所藏至正譜請言於予予讀之喜是因續其派以合于山斗界譜一編而又記其忠壯之會如此嗚呼世之人方寶田籍重通券或致謹于非族之祀徼福于老子釋氏之宮餘金鳩廩日邀邀而不為怪也其有能究心力于世譜先祀若藤溪程氏者亦何可多得哉因併書之以告後來者其受譜之詳別見于所識云

筠谷幽居記

吳君庭吉所居休寧城北松蘿門門所隔以西草徑蜿迴樹林陰翳而竹尤盛蓋鉏而剪闢爲右不附道而不知者以廻其第之楣曰筠谷幽居予時訪君帷坐語終日曰此非遠人隱士之所樂以終老者邪君一日遇山中清謝子翮不能不有自見之先世曰篁墩者之所常居曰南山竹院又近得竹林清溪上甚幽竹者自其如子矣請必爲辭則告之曰竹之爲物所以排風雪傲霜節君子爲昔賢之所愛而詠嘆者不容贅矣後從見其君賢亦何足以軒輊君竹哉君之先出宋侍郎子淵之族竹塢得其所受誥牒及賜莊廬規制歸然更代猶存蓋徽國文公實同所出而侍郎與高宗朝與韋齋相後先今所居猶宋第也間閻相承不替益隆過之者尤相指曰此侍郎家也顧君不以此相矜詡歆然若不及乎園林之勝而名之筠處城郭之中而號之谷生軒冕故家有輪奐之美而於所居命之幽其高情遠識藹然有遠人隱士之風而不與世俗為者競是誠宜記哉昔文公所居有雲谷谷之中有竹塢皆杖屨所經爲栽修自得之地其見于記于詩者可徵也然則所謂谷與筠者君家固有之之而不副其實焉可乎視筠之節以勵己視谷之虛以受人君之幽以習靜而遠俗君是者以易君軒如君起謝曰可矣子記子毋委我承氏故子得與君游樂其志而記之又從而歌之歌曰有綠者筠兮谷所谷兮彼君之人媚幽獨兮又歌曰有采者谷蔽之筠兮與之居彼幽人兮君闡之喜而筆節和之三終遂命侍者書實之壁

壺天秋月記

葉君孟奇所居在休寧城北宋紫巷乃構新居甲于一隅又取其直前隙地一方數畝周以垣中為一軒環植其下累之石闌因以壺天秋月名之邵門李生為孟奇君謁一言記之予於孟奇亦善存每過其軒嘗有詰君者曰壺天秋月之名美矣然不以日而獨有取于夜不以他時而獨有取乎秋無乃不廣乎予曰不然君子之所得不于其恒于其變恒者其常暫者其變也春草之夢夜雨之詩因一時之感

而千古以爲美談何哉善取其變而文之處故少人以知之也君之與客觴此軒也偶值夫涼秋永夕水空月明之時慨然歎之不能奉一盃以相屬金風徐來沆瀣交下夫景會出妙與心期有不知軒之爲蓬壺方州而遺世獨立者矣此其所以名軒而善取其變者歟或曰孟奇家號饒裕又嘗游于四方蓋日不暇給而又以壽壺天秋月之名爲已有可乎予又曰不然君子之所得不以其境以其人不以其名以其實若孟奇者壽友之將乎予鄉且偶其族爲城宗修睦之擧而周窮振乏捐廩弗計也好客而慎交遇賢人君子必延致請益不倦雖不有壺天秋月之境而其人可書也雖不署壺天秋月之名而其實可與也况兼其境與其名而有之者乎雖然人身一壺天也人心一秋月也是人觀變有得于言意則所謂境與名者固無待于外求亦何必取足于一軒而後爲得哉或有慨然曰夫子之言進于道矣請書之軒以壽孟奇俾得覽觀焉

梅竹軒記

臨溪吳君尚質構新第于傳居之旁闢一軒以疏軒之前後梅竹森然君玩而樂之因以名之其婿程文杰若干族子也爲言君之爲人嘗與之賦詩矣心以爲未足請廣其說予久不能爲之辭蓋梅與竹在江南家有之非難致之物而其高標雅致出乎古之人愛重品題者亦略盡矣君則何爲有取于是哉中世以來文勝俗靡起居服食之間無不求異乎人者若軒齋堂室之扁其尤也吳以豐碩名其鄉至君益盛當華構新之日宜有佳稱以自標榜而獨於梅竹乎取之亦惟從其質焉爾跡是觀之則君之行已處家接人應事之際務實而不求異于人豈不從可知哉雖然君之所爲務實者豈苟焉而已實者君所有之恒德而人之不克有者噎嘩靦于梅以偷繁則有以愧夫世之汙不廉者觀于竹以自植則有以愧夫世之懦弱不立者是雖謂之異乎人可也然豈求異于人哉吾又見梅竹之繼見者不以顚而以節不以華而以實與後世詩人文史之論梅竹亦品其大者必可以協節拍之奏供排□之詞而後足貴也豈徒竊掇□□于荒□之園疏水香月影之句取足以充玩適情而已哉凡所居者必以頌古道也故竊意吳之後必有興者書以記之而取徵于是軒

挹秀樓記

休寧邑南四十里曰孫溪溪有程氏自山斗徙而來居三百年矣程氏之彥曰泰來氏嘗卜地二十畝于居之東虛其中以樓爲家高明爽塏雄冠一鄉一日與其友黃宗初吳雷卿及其兄汝實登焉以供燕處四顧見山之秀而蔚然以崎者如揖水之秀而蔚然以聚者如帶烟霏出沒魚鳥泳翔林巒高下一覽可以盡得之於是三君者樂而相顧曰此哉斯樓請以挹秀名之越異日託以傑來請記予曰是未可記也俟好天良日觴酒市車訪孫溪之上登其樓躬挹其勝然後執筆焉可也會予有　召命則語以傑曰吾不獲登斯樓身馳山水間未一日之樂矣然記焉可已哉夫山川之以秀名者物産不足以當則鍾之人蓋得其清淑之氣者爲才行爲文學爲勳業非得其長厚之氣者爲壽康爲富碩爲多氣理勢必然不可誣也休寧邑南致□之秀者孫溪實焉而程氏實鍾之程氏居鄉比舞于山之嶽水之涯而斯樓獨擅之則斯樓之以秀名也將以昭程氏人物之盛豈獨挹之而已哉泰來之父浩遠亦智士有子六人泰來行七壽第有聞知尚義秉禮之爲貴而産益克泰來亦有子六人率習詩爲分綜其門務之勞而泰來豈碩偉□老而强健非鍾其山川長厚之氣久且多而克有是哉雖然山川之所以爲秀者不但此也泰來之孫曾宜數倍于今茲則所謂清淑之氣當不有鍾其人而顯于世樣然爲斯樓之光與山川相峙而高者乎景初家五城雷卿家商山於泰來有姻戚之雅而孫溪之程予同姓也故記以貽之若其山川之美與夫飲食諸凡賦之者必然當來賢樓對立以俟于脫歲乞身南歸與諸君登而詠焉

時□齋記

國學鄭君蔚里曰以其名鵬因號二山東人聞諸予曰不可足征
生之寓言爾非吾黨所宜自命也君請更焉昉曰者鳥數飛也其義
於鵬亦近則又諗于予曰義孰先可名乎矣君因名其齋而以記爲
請夫魯論二十篇首學之一言然必繼之時習者豈但其位學而已乎蓋
朱子之所以釋此學者効如而人莫之省也大學以復性之者受之天
具于人之一心之苟放焉則雖效于人而妙似之亦何益于我哉出入
無時而操存舍亡于瞬息反手間可畏如此之學所以貴時習而中庸
之戒愼孟子之收放心其說一也故善學者必首學于言動加謹于念
慮内外交養而窮理以輔之力行以終之則天之所以相畀者雖不
能不斁于外誘一旦豁然來復于我善益充學益熟其中心之喜何當
楚弓之獲趙璧之完而已哉朋來而樂世不我與而不愠斯爲君子人
矣積而進之體備用弘而純亦不已之妙亦可馴致焉豈非時習之極
功也哉或曰時習者窮理事也在大學爲格物致知乎何將反之嗚呼

是心學之時而誦其性之不審也古者小學之教教人生而爲治性養
心之地者蓋行八九矣故大學以格致爲始教俾因其已知者而益明
之以求至乎其極云爾小學既廢則人之氣性早已鑿矣而遽先之格
致是猶求之原未浚而汲其流木之本未培而穫其實未有不涸而瘁
焉者也然則後世之學豈不勤勤于時習之訓自以爲勞且精哉高者
墮于訓詁卑者梏于詞章而古人之所謂性學者微矣老佛之說鳥得
不横流于世而高明者胥爲之陷溺哉鄭君與予家同郡元師山
先生之裔孫其學有源貫理節儉思以聖賢爲師故因其請而畀其所
聞願相與共勉焉

古城書屋記

應氏居淳安縣西半里曰古城土衍而坑勝有圓山之樂無輪蹄之擾
蓋可居之地也應之族曰惟善君者精屋數十楹命子顯藏修其間榜
曰古城書屋而是時顯之孟兄顯聞由南京大理丞而惟善君亦受
追命封御史矣其諸兄姻婭咸或長邑賦或守 其家之有政歸然雄
宗爲邑之望顯其族曰繁其積之居日隘至不可容而惟善君亦指宜
矣顯遂與姪議郎古城書屋徙而居焉時丙申季冬也於今十有八年
矣而顯以太學生授山東陵縣司訓以其昉居古城而有開業起家之
責于將來不可無紀乃以記屬予觀世之人凡卜居者或喜近城市而
取便于貿易或樂就林畝以求足于收穫皆以爲其子孫憂而圖求利
者也然商有時而敗農有時而歉則所以爲求利之圖者反失其故業
往往有之若孟母之遷必近學宮書以肯堂肯構責人之子豈非後世
嘗法者哉今應氏之父以書屋居其子而子定居之是固有得于孟氏
之遺風而能以堂構爲志者歟吾知應氏之居此者以經史爲菑畬以
道德爲長府出爲才官處爲良士老有養少有教無商賈農畝之足廑
則所以保此書先此屋者寧有既乎斯干之雅著于詩輪奐之頌著于
禮蓋凡有所定居而落成者誠不可以無紀也矧淳安與吾歙接壤嘗
泝而下瞬息可至他日南歸當挐舟訪古城下求其先之遺書而閱之
見應氏子弟有誦而志堂構者必其衆吾將以是卜斯居之吉而
從賦頌之並爲記

香山永安禪寺觀音閣重修記

西山之刹以數百計香山號獨勝爲樓閣層疊飛岌立于林樾紫翠中
者蓋閣然觀音閣據寺東隅規製閎丈峻悉制四顧令人毛髮森竦如
將脫塵氛而與造物者游眞天下之奇觀也閣久漸圮寺主左善世定
啖東白嘗語中貴諸公擬募之計茲役之不易舉也太監李公與陳
公見爲之工 閣 詔賜內帑白金彩幣倡之遠邇聞者咸樂爲功乃
以弘治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始工以明年某月某日竣事觀音之閣巍
然復完期力所餘不敢叛有凡所居之狹者闢缺者葺敝者新由是香
山之刹視昔益勝求白以是紀之于 上賜與衆力不可泯也且始
末請[illegible]濟公與[illegible]人生太平之世受 國異恩往往能指

覃貫以焊大役思以祝
上釐遣民福畢雖遐乎不可致詰此心則亦出于愛君之常無斁乎記
獨其所以奉觀音大士疑火無發之者恐其徒亦未有見解則不可無
一言夫佛之爲說弘肆演迤莫之可竟也惟觀音號圓通其法以爲身
之聞者弗通二二者弗圓獨爾根圓通可以普濟非若目之所桂有限而
不足以盡弘慈至願也佛之說如此然西山先生眞氏則直以爲寓言
作一轉語以利慾熾然爲火坑貪愛沈溺爲苦海一清淨烈焰可以成
池一警省覺舡可以抵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無怖畏將如械自脫惡
人侵凌待以横逆無忿嫉將如獸自奔西山之言如此則役之經是閣
保是役者即寓境而思寓言所以祝
上釐遣民福將不有得于堂構輪奐之外而恍然自失者乎是猶不可
無記東白常熟人弘慈禪師玉㵎清公弃傳之弟子也季方畏公與講
經古儀緇公皆主是寺古儀以傳東白二二以傳府覺義宗性遂以與
（金重叟文集卷十八）
教聽徒爲已責而東白讀儒書習詞翰
憲廟時嘗被選入內廷寫書佛經受 眷寓獨優蓋一時緇流號有
材局者必曰東白云

勅賜廣惠寺記

崇文關之東一里而近曰深溝實都城孔道凡中外官僚之出入與計
偕之士輸貢之吏兵民之漕輓商旅之走集往來之所必經顧其地迫
下霖暑不時則泥淖轉甚行者苦之道傍古刹曰觀音菴莫知所從起
天順初有釋宗喜來葺茅居之浚井以濟渴服衲茹淡節縮其所有則
具畚鍤以崇其基施衣鉢而易可食之田餘二十年矣司禮太監黃公
司設太監覃公嘗奉 詔有事于外過焉相與健其志而憫其成之難
也乃各捐金相之拓其地宏其規召工庀材而遣人董其役中爲大雄
殿八楹後爲大士殿八楹左右爲伽藍祖師之堂十有六楹前爲天王
殿八楹鐘鼓樓各四楹在中門之外方丈八十楹分峙于西東僧舍
飛㦹然綺錯判之長廊以繚以門三禳石甃一凡位像之設經
幢之飾香燈之供法所宜有者咸備困然不踰時而得偉觀于荒壇
莽之間因者有赴渴者有飲祝
聖釐而禱豐穢者有歸其緣之捐以之亟視出于公者反有所弗逮蓋
民之宜佛如此於是覃公共其事以 聞
憲宗皇帝可之賜名廣惠寺俾宗喜爲住持又以釋弘義爲僧錄司右
覺義兼住持實成化丁酉春二月八日也宗喜既即世其徒惠清嗣之
始以記請予聞佛之爲教非一端其大要則觀以普濟爲事蓋凡可以
救焚溺而拯疾苦雖捐其生弗恤故後世罹災負厄者瀾倒歸之其教
工數千年不替益盛於庠博施濟衆之說堯舜之所病也而況爲瞿曇
氏之學者哉追惟
先帝大聖至仁恩洪海宇雖一寺之建亦 寵嘉之至以廣惠爲義其
欲使天下之大無一物不獲其所從可知也是不可無記黃公覃公在
（金重叟文集卷十八）
帝左右貴且尊榮而能推利濟之心捐所有以成茲舉則中其功以告
來者亦宜黃公名賜延平人終于南京守備覃公名文廣右人今掌
御藥房兼御司仍督上林苑及南海子爲 國老成委任益隆宗喜
嘗居西山崇化寺有戒行而惠清淳謹能繼其業圖昭其師于四方事
猶附書

祿養堂記

翰林編脩蔣君敬之將請假于
上省其父大傅人于湘源乃前期告乎白晃不佞官史局侍講帷三年
嘉揣 恩光授父顯封而 聖斷又有來綏祿養之召拜稽奉誦感激無
已遂摘以名我奉母之堂幸辦卿爲記之將歸時以獻圖謀再三諭蔵
矣而請益力則爲然而曰祿
大夫所以教士之資以養而與出敎之乃獨以之名堂何哉豈非修
[illegible]之身報之於是知所重矣太孺人出

〔?〕南陳氏歸河西令許公鼎〔?〕之行號〔?〕〔?〕不早〔?〕〔?〕而務殫力茹苦以成諸孤敬之其仲子也年十四舉鄉試第一人聯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授今官以文名四方其有所祿也與敬太孺人壽幾六十親教子而享其成其有所養也無愧君是者誠君子之所予也而以之名堂示不忘官其雖然編修今從官所受者古中士之祿也君子予之非謂其予職之稱而謂其予之足以榮其親其名藍才不副其官則上之人雖加以殊禮祿之爲雖徒足以貽其親之不腆爾綸綍在堂湛恩注而敬之時奉一觴拜起為壽曰此太孺人之教也太孺人亦將粲然盡觴而喜曰吾誠安汝之養式登蔣氏之堂者合敬之〻壽而仰太孺人之慈行賢者益興不及者益勉則一堂雖小而繫風教于一邦亦大豈直歸榮而已邪敬之才器清粹志識沖遠其功名日新祿日崇則其母壽日臻養日豐誠有如　聖制之所期者矣部文臣足以重斯堂獨念敬之相與深不可無紀太孺人長子昇與弟同年舉進士為南海令以循良被旌異當　召季子昇治經儒學亦有聲場屋間堂構之業益未艾云

保翠堂記

凡宇中以晚翠名者在植物為松柏皆公所謂賢〻晚翠者也在峙物為山子朱子所謂翠屏晚對者也故世之人有矜晚節介晚福者必以是擬之而吾友金君布傑乃以保翠名其堂豈自以其家特盛思保其所有于晚歲者邪金君世居邑南為巨室好義秉禮鄉人亟稱之至君而產益拓族益華隱然一邑老成人九疇文畏事以家務為不足道也鄉飲行有議及賓位者人必曰金君〻有司嘗署者或聽一邑之訟議可當者人又曰金君〻每固辭不能人必肆起言郡使者〻〻雅君行義亦每固強之君終辭着退處于家其高風遠識如此年七十謝家事付兩子而以保翠名有以夫君間以記屬予〻嘗登君之堂指其輪奐之美而嘆曰盛矣嘗不思所以保之乎既而目其堂之顏則又與客誦曰是誠知保之矣夫仁者樂山故壽而君子之節非松莫能嬗之也故松之後凋載于聖訓山之不騫詠入頌嘉而節而壽在吾〔?〕雖金君思有以保之將何如其保之邪出言行而使其名之不損於也居而使其身之不危也夫名之不損則可與為世之令得自進者矣其身之不危則可〔?〕世之〔?〕主物〔?〕〔?〕則後之登斯堂也行其庭有松[illegible]其門有山[illegible]然可仰也人以物為物以人勝則〔?〕知夫松之[illegible]松乎又安知夫山之為君乎君之為山乎〔?〕至此而後保[illegible]可以名鄉閭〔?〕子孫矣乎雅與君〔?〕故記之又從而歌之歌曰

有晚翠兮松之〔?〕兮君子保之德〔?〕〔?〕兮匪保其翠保其節之凌寒兮
有翠聳兮屹彼山兮君子保之[illegible]兮匪翠是保〻其壽之不騫兮

是為記

天津重修湧泉寺記

我
文皇入靖內難自小直沽渡蹕而南名其地曰天津置三衛以守則永樂甲申也都北以來兵備加嚴[illegible]所貴成乃沽辛亥置按察副使一人整飭司天津已有劉公[illegible]而來適百度[illegible]也又以誠心以太[illegible]及率官不四三年皆告厥成公[illegible]聖日令節[illegible]大禮必先習儀于所謂湧泉寺者[illegible]其前地狹容僅百人講肆禮文多不能[illegible]其可哉乃公慨然曰是亦在我乃[illegible]材拓地若干步值地寺在今甲當廢者三乘擇而用之湧泉一為正殿一為前殿一為伽藍殿而移[illegible]堂于後為具殿所[illegible]外由是習儀之際階墀高廣宮守靚深儀衛具陳冠裳列儀乎右　六龍當御八佾在縣與謁者有所籍而周旋入　觀者咸心〔?〕肅而見乎其瞻視者〔?〕〻知禮之當肅

也若此於是三衛具察審來京 師請記惟公治天津總一道兵刑之任
而無利權可展布乃能節縮浮費修城浚隍飭戎器謝樓櫓興文教使
姦雄之士兼俎豆之習屹然京師一巨屏又以其暇日修故元宮示人
以禮其施之有序爲之有法恐可不書之以告來者俾謹制之而毋忘
斯役之所自哉或疑釋子之宮非吾人所當起廢是亦不然彼假利而
干鬼神破吾民之力爲異教者倡是誠非矣今所葺者特藉此寬閑清
寂之境俾遠臣敬上之至情其寔又可之有昔韓子謂浮屠氏有慕吾
之道者拘其法而未能入令即其地與其徒修禮樂之容明上下之等
談賛相揖起陟降進退之節秩乎粲然先王之制而 昭代之所因也
安知不有如韓子之說可化其徒使歸聖人之教者哉是亦可書公名
福字天禎起進士甲科歷更中外以公勤練核著稱一時其功名當益
有大焉是役也董之者指揮周榮于戶唐玉佐之者指揮倪雄黃濟呂
昂吳綸若僧者士人張俊民等而主是寺者釋某也法得附書

義塚記

山東按察副使大原陳公奉 璽書飭兵備于臨清一再期境內轄學
盜訟衰息政益精明而有餘力乃令于州曰臨清南北之衢也兵民雜
居商估大集四方之人就食日滋不幸而死無主者有漏澤園以葬其
有主而無地或客死無所歸者往往寄櫬釋老之居歲久若忘甚之有
罹水火若暴露骼骴行道嗟憫况獄所繫上干時和自吾之來蒞于茲
也得罪人所上公牘甚當既以之糴粟賑吾人之生者餘八萬有畸其
令知州事張瓚易尤爽地河東西岸各畝二十餘以柴垣井畫之井方
廣以丈其隅對樹所宜木四而中茔其一樹比茔有使無相亂置籍以
記死者歲月豎石以識其姓名州邑嗟遷啟焉各翻屋八楹召僧二以
守立坊表之曰義塚亦庶幾足安吾人之死者乎其爲之始終張君閲
命奉行惟謹悉本公志不日告成居者與感聞者加勸謂公之固存恤
亡雖古仁人何以踰此於是張君使來請記惟周 六典大司寇之屬曰
蜡氏掌國之骴禁有死于道路則令埋而置楬書其日月縣其衣服任
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蓋先王仁政必窮民是先故死達外者主維
周悉若此其至恆思一夫之或失所也而後世缺焉治不逮古豈一日
之積哉陳公起名進士歷監察御史司刑外臺能職思其憂修復周公
之遺法廣
聖天子仁政于一州其賢于人遠矣古之君子觀人也由一事而占之
待其大焉夫公猶不留以自殖而推之人俾生有養死有藏廉也死者
且矜恤之而况其生有不獲焉者乎明法訓兵以嚴貪剗戢奸盜俾枉
者平危者安勇也庶以基之勇以出之非志仁者惡足語此而陳公有
焉是可無書以告後之人而爲史 部分司者之義倡哉公嘗以是楮
賛重建州學宮聖廟甚偉又造公牟六十四楹養壯士五十配以名馬
授之甲胄弓矢日肄其間而亭之曰當饒浚國井得甘泉而亭之曰澂
玉士馬沾足旁可及家舍者殆惠澤之徵也以非與塚事不詳著公名

璧字宗如以成化戊戌擢進士有正論聞于 朝吏跡所至不爲勢怵懸
黜頑若在典特有蔡鶴之望焉張君河陰舉子自知新樂來爲州能副
公託以成茲舉亦一時良有司法得附書

董子祠堂記

周衰道否極于秦至漢中葉乃有董子董子生孔孟之降封自其少時
力學至三年不窺園遂究極斯道發有開于坑焚之餘西京諸儒不及
也蓋其論道之大原出于思分義利伯王合孟子對天人三策又有得
于孔門體立用宏微顯不二之義致君三代比跡伊呂誠有其具焉顧
武帝方喜征伐求神仙相公孫弘寺而樂獻佛詞賦之士有道如董子
者惡能含所好而致之用哉斥之以相王國于下邑俾不得妨吾之有
爲豈世運使然亦斯民之不幸邪尚論其人雖兩程朱子未始不推尊
之以爲度越諸子求其緒言爲法于學者可考也至元道否甚奉我
高廟龍興以運復啟洪武乙亥以試行人司副楊砥請以董子術學當

小學祠光

郡宗又用輔臣言追封廣川伯從祀于孔子之廟益顯而廣川實其故鄉後爵郡今德州也有祠在於學東久廢正統辛酉知州事韋景元得石碣于廟廷東廡下人者以董子讀書臺在守急詢其故址復為鄉知州事王瑨及分守使事戶部主事耕彬祠堂八楹于臺後合鄉賢以祀名之曰聚賢則成化癸巳也今山東參政林君按察僉事紐君行部德州以轉守地隘且位大儒于叢祠非便請于巡撫都憲熊公以命濟南府同知王從鼎俾為專祠八楹綬堂十有二楹門樓八楹前後廡屋十有二楹仍築亭樹玆碣于綬堂下作亭覆之鳩工于弘治乙卯孟夏踰兩月落成凡工材所需皆出規措不以煩官舍菜之日士民大悅以為盛舉不可無記於是兩君入 賀京師詣走以請走以前學辭不獲謹書之俾生于斯學于斯者慨鄉邦之先哲當暴秦絕學之後獨為其難者我乃獲游戲豫弦誦之區可致力斯道而忍自負于盛世邪勗哉其未達如董子之志毋燕游廢業其既達如董子之策毋曲學阿世又因以進于程朱上窺鄒魯以副我

列聖主張斯道之盛心厥新祠之成不止于粲豆牲牢輪奐而已滇泰之徵由一州而占海內可知焉兩君之功顧不大歟林君名元甫戊戌進士歷吏科左給事中紐君名清辛丑進士歷監察御史並以才行推擇起為方岳觀此舉可知其政而得其人是為記

記

先壠碑陰記

敏政不孝既奉葬我敕贈公暨太夫人于休寧東南山之原地號瀦勘而識其葬事首末于碑陰曰先壠山起白岳西崔嵬至紋溪之南縣本後崢嶸泝塘山麓隱然別孕一土阜若古幹之新抽枝蜿蜒出田間過蜈蚣嶺為兩陂所陀而復紆九起伏數十前走却顧左蟠右迴至南山塘突然中止圓闊擬其後兩水交其前則今穴是也蜈蚣過峽之右復孕一阜從正支以行異穴而北若一玦內向紋溪之水與山俱來直瀉如練忽紆屈繞穴而南越古城嶽始逆東注衍為巖所障才見其去也升圓闊而望四山環合無少缺隙一屏山適揖拱焉稍左一峯秀插雲表蓋吾歙人謝子期之所擇而定焉者也先公 賜葬以成化庚子七月廿四日當是時術者無集或以為小成或以為全舛或以申寅向加艮為非是獨賴人謝子期與子期論同而凡位置高下增損通塞一惟子期之聽穴深七尺土正黃其半有瘢于右數升具五色光彩相射其下土膏脈結若錦繡紋者尺許遂作雙壙虛其右藏二柏簡二油缶以取驗後來有目者知為吉壤也葬七年弟敏德謫官而卒又明年敏政被放歸田由是議者閧然歸咎于期以為非汝上其家雖未已又四年敏政被 召還朝明年進秩三品又明年得次男議者少戢而太夫人棄背以弘治丙辰正月六日奉 詔祔于先公值子期他出未歸因別致諸山人諸山人者復倡言方位誠戾法當有水且陰戒家人多置灰炭畚鍤屏擁之屬以俟敏政雖不謂然實切內懼先一夕親督啓壙則有氣蓬勃上騰其土若膠靡若焙粗簡尚新而不朽缶油凝皺為蠟而不敗於是先公之葬十七年矣衆共駭嘆以為地靈所直不誣如此若子期之為術精確明遂亦豈近世所易得哉嗚呼凡所為擇葬者欲親之遺體乘生氣獲安妥而已餘非所恤也世之術者既不察此又忽于

郭氏之書與考亭西山之論一從郭氏羅經所謂地美能令人吉凶皆繫於穴卦方位之合否附會假借以誅人而牟利敝政蓋深悼其非而獨率左見之定以少道不孝之罪亡終天也故詳著之以告後人且使聞者因歸說而審于擇術或可為仁人孝子慎終之一助云三月既望

壽徵圖記

南京工部尚書胡公遜政居淳安十年矣弘治丙辰歲三月朔壽當八十客有以古壽仙圖上慶者遺書抵京師告走曰凡人之以詞壽公而公致其隆焉者比比也顧公之所以受知 上下者或未之及蓋公以御史考績都憲陳僖敏公書之曰清慎公明太宰王文端公書之曰勤慎初受 勑則有詳慎端方之褒再按 誥則有清慎之褒三受誥則有清謹與全節之褒言無間于朝野無間于久近目擊耳聞翕然一詞謂美之者非溢詞當之者無愧色公議誠然不可易如此予職史氏曷書之為公壽而因以敝夫名實之不可爽也走家新安往來青溪

山汎淩滿尚忘儆躁從者自失誠有如之拜公于里第獲挹光儀從容揖讓詞洋洋雅度者將使夫側媚者州聖所嘉與所薦所可者且其平生所尚端然福而為之述況前期者未之也相昔亞公以四朝元老保釐東都康王誕上曰惟公精微克勤小物仲山甫為王喉舌而吉甫美其公儀令色小心翼翼且以明哲保身夙夜匪懈為言蓋古之君子進德脩業孜孜焉不以老壯而異也考公平生自擢高第仕中外歷
五朝官大司空典留務恭勤畏慎效法畢公而明哲始終比蹤山甫書所謂吉人為善惟日不足詩所謂[illegible]在中其公之謂乎翊今八十伊始精力堅強將由九十以抵于百歲歸然獲全之流安期美門之壽如斯圖所繪者自同因鄉射之行酌問政
天子樂終老之禮而久以無聞後于一時弼人猶于天下重望美于後來哉那宗之望且貴而[illegible]僕將自不為全受貝也蓋公以此為賀于郎而託為之言者吾宗人禮部郎中俞崇亦公姻家云

客星亭記

嚴先生祠之東故有客星閣久廢弘治丙辰夏五月巡按監察御史吳公至嚴州進謁祠下詢閣之故址所在以不獲乃步度于祠之西得地爲秀峯殊勝以語分守參議吳公及知府李公曰懿哉客星之名惡可泯也宜易閣為亭以還舊觀咸應曰諾遂集材鳩工以是月經始又一月亭成丹堊翬然上出雲際下臨江滸而境益勝於是吳李二公專書來以記屬惟先生祠事有范記與諸先正之論備矣獨客星之說載范史或者疑先生於光武交布衣一夕共卧以足加腹無大異事天至為之動星變以表異無乃誕乎予以為不然天人之際甚邇也莊忽動盾風御材藝非常之人天實生之代不數公况百世之士哉先生當西漢末避莽亂挾此特天下之一遇光武之主猶以為未慊而去之非其君不事也俟霸亦先生故人位三公矣仁義阿順之語遂不然下飭君况烏井

其友不友也先生之學雖莫知所從來殆必有援之中而安於之邃而淳將與伯夷相望而與者所謂非常人也故一起居之間天必示重焉而或疑其為妖誣矣蓋觀夫者式關東漢之風節大有功于名教雖謂其無徵式乎既嘉諸君子起廢之功記之且著鄙見如此後之有事祠下者退而登亭挹釣臺之高風觀桐江之水致高山景行之思尚相與翺茸之而無替焉可也御史公名諭欽公奉 命按浙一年公恪有聲思以廉貪立懦為己責故於先生祠亭注意如此予家休寧每道河下必瞻禮乃行而釣臺孤峻山路嶢埆恒不克一登為快近吳李二公爰先亭事規措劉拓去險即夷凡四里餘費鉅且勞事得附書吳公名紀衢山人李公名德恢東安人皆勤政宜民故能副觀風者之志表先賢以興士習清治效非世吏可及是為記

素觀堂記

祁門西城方君克振以弘治丙辰之夏為壽五十矣里弟姻戚將爲屏

桐廬為殿于其堂充振黯然感顏而辭曰我先人負才尤宗不舉年二十六賷志以殞厥時甫三歲我先妣孀居自矢年五十九抱貧以殁此終天之慟也程子有善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而乃置酒為樂何心哉衆共嗟異而能充振舅氏程君用仁進而語之曰子之能慕是也古稱至孝者曰五十而慕吾將以慕親題子之堂以著子之孝何如充振則又慢然歔欷而辭曰英聞在昔惟顏子有聞舜之説我何人斯而敢當是用仁曰不然上有建極之君則値欲納民俗之以五福夫豈以其分之貴賤賢愚之智曾限其所至而禁其為善哉孟子有言君子有終身之憂憂其為鄉人而不如舜也孟子豈為是大言以罔天下後世哉是必有道矣故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反是而為利則蹠之徒矣蓋天下之事出乎此則入乎彼乎豈可不自力于善利之間而決取合以副里鄉耆戚之望哉周子嘗有取乎顏子之學矣其曰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于令名賢聖之士固不可企乃若服田力貫

而業詩禮求不失其令名為皇極之民以庶幾乎舜徒獨不可乎充振矍然自失曰命矣英請從事焉以無負長者之教於是用仁之子啓泰休寧以告請記之予以其問對不外乎道且用仁吾宗也輙次第以授之然則充振出入以時觀省尚期由五十進于六十七十而底于期頤不所以為終身之慕者吾將考德焉

洞元觀重修記

祁門縣東一里有山曰祁山高旋深秀縣因以名而洞元觀實據其麓山三面壁立中突為石室曰青蘿巖巖之後曰懸崖巖乳泉出焉觀之所經蓋漢將梅鋗故宅唐大曆中置觀曰雲靈宋太平興國中改通玄又改洞元相傳有孫元明者於此仙去元至正末燬于兵燹兵斷礎無存遺者宣德壬子道會周允中與其徒方志良始言有司募工修復雜庀而勝刻險而爽曠其侵礙拓其故基為玉皇樓八楹東微開下有六楹三清殿八楹東寮十有二楹及有嚴鍾鼓在御書田之指業其儁况而

允中之志良為道會益新洞宇之既老乃以付其徒鄭碧鑑以菽役之不克竣也彈智竭力節縮得資與所延往取材營裁而前知縣事陳史山君嚴令知縣事鄒君伯清前後協其志佽財為之漸聖殿十有四楹東西廡十有二楹方丈十有四楹廚廊十有二楹道室二十有二楹過門倉庫十有六楹鐘鼓樓各十有二楹又為獨秀樓八楹為者蠻兜下者為次令若姚塘丹藥新好而凡為門為樓為衢道為坊表咸以文石甃如法益自成化庚子擾弘治乙卯十有五年而洞元之後始告厥成於是碧鑑因予族孫休寧南山以請記夫世之雖有起廢繼始之功者非其人志之堅行之恒則不能以有成幸而有之類必為肖子為能吏為服宗赫方之臣不可得也而碧鑑一方士無所承于家籍于官以其獨任之勇積久之力成偉觀于一壇繼前功而丕振非庶幾乎志堅而行恒者其孰能之彼有所承藉而反忽於其所當為至無以副其前倡其後予固惜碧鑑之功有在此而不在彼者後之人攄中賢經

跡之地而想其破秦扶氏之烈循羽人羲之志而企其遺塵高世之獨重前代祀典之意而仰戴我
列聖咸和萬育之澤益堅其志恒其行必碧鑑之心而俾無替焉可也碧鑑家邑南𡊮司徒傳之後
弘治九年歲次丙辰秋九月望日

義路亭記

歙溪南吳以時過予請曰以時之姊氏適歙信行王元玘中道而寡無嗣有女一人歸故少司馬新城吳公之孫瀞今且老矣恒自念曰吾不幸不及終事君子以畢殘于舅姑然亦非吾意也歲計資頗世之人喜從事釋老之宮以覬身後之福非吾所不欲為也吾少時歸寧則見信行至塌田路值霖潦即潮濘深洫行者甚苦甚念之因語以時俾召諸佃傭募良工伐石甓之堅石從為長橋以某年某月某日告成爽者爽之以昔實之以練之紓如砥路以里計諸人金以斤計片

三十丈為亭以俟行役之勞者休焉往來之人無不嘉嘆為名之曰義路而以時以記為託夫以孀居之婦而憂人之憂不出戶而號召揮斥以成大役此非丈男烈士之所難能者哉義路語見孟氏書言義人所共由如路然不可踰也後之人履斯途憩斯亭也為女婦者可自省曰彼一未亡人爾乃能推其夫子之所有以恤人矧吾輩處順境也可弗求自力于義以贊家政乎為男子者可自慨曰彼一巾幗人爾乃能捐所愛以公利濟矧吾冠圓履方者也可肯非義務相競以取譏里黨乎然則一徑雖小而所以聳勸懲者亦不可無紀也吳汪皆歙之鉅族而吳氏之父曰斯階舅曰廷郁尤一鄉長者家範有素故吳氏之所植立過人如此若其行之懿節之堅他日當有綽楔旌之彤管書之茲不預道也

竹窗記

凡人情景之所適不在于瓌麗偉大之觀而恒得于率爾偶然之頃睹遠態之驟發聆天籟之自鳴踽然于心穆然于面而啞然于口說所謂瓌麗偉大之觀直若枝拇贅疣無所用之而人亦莫能與知也柴桑處士把菊于東籬康樂公得句于池塘之春草是二物者何地無之山籬野塘又非有臺榭位置之巧而兩翁得之率爾偶然之頃意極忘言謂終身不可復置而舉天下之情景不足加之也高情遠韻偶然出塵千載之下惡能識之哉吾邑孫君以德所居汊川有竹二三百本一日獨坐窗下見竹之清陰靄然滿微風徐來金撼玉鏘其直節挺然又若介士元夫相峙于前顧而樂之曰有是哉天下之情景莫踰此矣乃顏其所曰竹窗聞者多為之賦詠父之君出遊金陵諸勝處隨所寓而揭斯名蓋不能忘情也從子儒學生茂請予記之夫君之居汊川也堂階庭宇之間嘉花異卉之植瓌麗偉大可以娛四時勝一鄉者固足以樂之不厭乃獨有取于竹而又有取于窗之下何哉其情景之所適殆冥會于柴桑之籬池塘之春草而君亦莫能以語人也乎陶謝之風尚矣然竊有感焉予家當聚中歲居南山有竹一二圍澗邊對方竹之未盛也隣窗閱之惟恐其不得然也邇歲以來竹日以盛隙日以茂歸我疏櫺恒不見日且老目昏矣復書而不能諷誦卷而不能書每至窗下索然而返若竹之厭也君窗以竹而樂予窗以竹而厭則天下之情景其有所適不適又繫其遲速不可一律也他日策節訪君汊川上坐此窗下擊琅玕之節從諸君子賦詠取新篁而書之以為君壽雖不敢與陶謝爭能然情景所適得之率爾偶然者留以備一時故事獨不可乎

訥菴記

訥非不言之謂謂不敢盡其所有餘爾古之人必有取于訥者非行不副之為懼哉言顧行則慥慥君子矣行不掩其言則嘐嘐狂人矣鄒魯之遺訓如此訥誠學之首事而終身不可忽焉者與郡門汪君叔玉以訥菴名父矣門人于弟與予遊往者為求發其義予不及識汪君聞其人端修靖慎實於家先事一于禮法不苟止而妄隨殆其質之近訥也父疾亟欲多畀之田資其學君頓首固辭曰增兄弟四業宜均不可以獨厚兄諸仲璃沒無嗣二琦以中子亦不私其所宜得者舉以均其季瑞君早以春秋鳴邑庠從講授者多取捷科名顧君乃屢舉弗第以貢授訓導定海升教湖州新安所至本經訓立條約以身先之學者多服從而君以親老在洛兩年即請致其事上官留之弗獲也繇是觀之君豈一于不言者哉春秋聖人之律書也王伯之分夷夏之別正誼功罪褒貶得失之際眾論紛與不一也而君於是經考詰問難不厭于犁然不已成教于一鄉又成教于兩邑皆謂訥者能之乎當義利之辨則力辭田于父再卻貲于弟毅然不貪非訥也行官進之途則急親之為養雖挽留之不可翻然歸能非訥也蓋君之為學必有所見于行而後言之必可履其行者也非不識訥之為義如釋子之禪老氏之嘿而後為得也君年七十矣力其學不衰視其家皆治其說程與君邪年有[illegible]之德二十許泳游皆秉禮不敢諱為殆習君之教而然乎昔師尚父年

八十陳丹書于武王為銘其几曰皇皇惟敬而繼之口生𦘺口戕口衛武公年九十猶箴儆于國中其抑戒之詩曰慎爾出話而白圭之玷之踰至使人三復不能已然則古之人年彌高德彌邵者其要亦不出此君由七十以㡳八十而九十固將心尚父武公而以一節為歸宿之地乎鄉之人欽君之壽者誦邵君之言者且知所擇矣乎不徒曾以言讚咏于時哉有懷則君今踰知非矣故不辭而為記於君且以自警焉

重建休寧縣儀門記

休寧縣治肇建于丁酉之歲後十一年戊申始建元洪武迄弘治壬子則一百十有四年矣其堂宇久矣乃請于朝而復作之未完而三山李公以丙辰秋至尚歲而完焉以予縣人囑記其成初李公之來見縣事起而未之飭也廳後之正已堂歎未整也儀門未修也門之外有東廊而西偶䦨堂後之東北有秋水亭故址荒蕪不治也則喟然曰以是壯縣而兼諸役何有乃若未逞焉者第為耳及注于心曰規措之凡所需

丹堊錫貢以暨木石既[illegible]不踰月而川李公[illegible]度寧[illegible]東則庀庶氏備庶工[illegible]正已堂[illegible]聽事之東西廂若庫各十有六楹儀門屋八楹四[illegible]相[illegible]二丁四楹亦[illegible]春土[illegible]功東額曰秋水以[illegible]而休焉由是環其治所欲者正闕者增為者[illegible]飛[illegible]者[illegible]彩[illegible]而[illegible]勞不及民費不動官百年之廢興于一旦非李公之才充[illegible]不足致此[illegible]休寧境餘二百里戶口十七萬有奇殆與古子男之國[illegible]也而[illegible]所以示出政[illegible]民之重哉惟丁酉[illegible]為[illegible]也門之[illegible]為山陰杜公貫道正[illegible]成[illegible]水[illegible]陽者公勝仲而[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令而李公貫成其終[illegible]之人[illegible]而思民之失業[illegible]則[illegible]而思古道愛之在民者永與[illegible]如[illegible]斯役之成庶於[illegible]乎有益非徒以作時制備職守而已李公名燁字文輝成化壬辰進士歷知秀水錢塘二縣以績最　召拜監察御史[illegible]然乃坐事謫武平衛幕未始以夷險介意其治休寧精慎廉平視民如子規措所成乃緒餘之一二非能盡其所展布也起而司專城佐藩臬入臺省蓋有日焉而愛尤在于休寧未可以無紀公垂意學宮嘗[illegible]地規為講堂及鄉賢祠而夏紋溪橋以石易木工費尤鉅皆力任之不沮于每稱其仁者之勇事當各有述茲不贅凡僚吏及耆民之與有勞者附名石陰

祁門縣重修平政橋記

徽郡在東南萬山間地斗絕水自高瀉而下若建瓴然當其平時可揭也一經霖潦則不崇朝而水暴至瀲灩迅奔勢若排山操渡者少失尺寸即覆溺相踵故度其匯流孔道而橋焉然水馱役鉅恒難于久民病之而有司數更代視為具文不給又逭邺此哉祁門徽屬縣之一縣東有橋曰平政期自勝國興仆不常而備于我　朝洪武元年戊申蓋知縣

宜春余侯宗善也迨弘治元年戊申一再甲子矣橋之弊也滋甚有釋法通募衆為之費助力俟成而復毀值江夏韓侯伯清來知縣事過而嘆曰古之人憂民之憂視有溺者猶己溺之而况受其直任其責者哉是誠在我不可以緩乃首捐俸之入以庀工親往規畫而民之尚義者勸然于來助推悉復百需川委取給與飢款受命法通及耆民三人司貲之出納而董其役以乙卯四月肇工畚土壘石為隄于橋兩旁猶舊石埃之一而為七長為丈二十有四形南正方北小稍而剡其上以殺水怒高去水幾二丈架巨木為梁設闌楯為扃左右而構亭隄上使行者無怨勞者有所憩踰月告成由是居民航險而夷去危而安歌謳騰呼頌侯之德請記于予予觀事之成毀民之休戚恒有數存其間若斯橋之再興也適而戊申之歲而今茲之役又必待韓侯之來乃克成之則祁人蒙休將日熾始然類因是有感焉橋之得名非出孟子之說乎而孔子於子產目之曰惠人稱其有君子之道四聞其卒出涕曰古之遺

愛也意子產之以輿濟人蓋不忍冬涉之艱偶一為之爾豈所以盡其
人邪世至戰國士益卑政益陋非極論以拯之則人知取足而已故孟
子之所言者政本也子產之所為者仁術也充子產之心而進于孟子
之說斯政平而仁不可勝用矣韓侯誦法孔孟以掇科入仕有不究心
平政之說者乎㫖以公勤材敏搟于時而於鋤奸恤民興學養士尤力
茲橋固仁政之一端也遺愛所存將有大焉是為記

重修龍宮寺記

休寧邑南三十里有地曰藍田藍田有寺曰龍宮始唐天祐二年與什不
一而名見邑志不泯也今不得擅與佛舍而凡古刹得不廢者是有音
祥者當　國初來住是寺傳其徒福勝福勝以傳德琮德琮以傳文高
文成寺漸以壞乃募財力而新之作大雄殿八楹左為土地祠右為真
君祠十有六楹中為法堂八楹東西為方丈十有六楹前為門屋後為
廊衕之所二十有四楹輔以脩廊繚以崇垣畢工于成化戊子以今計

之蓋三十年矣里人黃景思年九十餘嘗有功是寺謂文高之徒法華
等曰斯役之工費甚鉅而不紀厥成將後來者何所徵以嗣其葺乎永
以盍圖之於是法華等具其事來請記予觀四方郡邑凡寺宇多起
唐天祐中考其時國危如綫而佛宮遍天下可概也豈上之人素所僮
者在此故雖叔世益崇奉之以覬其祚之復興乎抑諸鎮皆有監軍使
相與為此而不恤其下之不堪命乎歷宋暨元或因或革有不暇論次
者矣我
高廟龍興凡諸小寺無隸叢林由是佛宮之減什九
列聖嗣統恒用議臣言毀新寺嚴私剏其傳者蓋不忍一夫失所之深恩
也而龍宮寺獲在古刹之列得重修以嚴其所事僧亦幸歟雖然予則
有進于其人者佛書謂水行莫如龍陸行莫如象能負荷大法者比之
象然則寺之以龍宮名或以此邪予不及將至是寺而聞法華所敘固實
幽勝地大溪出其東古渠環其西四時畜滀深淳龍所潛也而寺因以名

又未可知也使為其徒者能相戒以篤其教而求大法于已又能儔而
擴之以成于人則已之居是寺也無愧人之出財力以新是寺也無負否
則兩失之矣可不勉夫

同知寧國府事姜公去思記

弘治十年秋八月同知寧國府事姜公用吏部言擢知廣西之慶遠府
事行有日寧國諸生暨耆民群起議曰公佐郡三四年嘗攝守事殫
力勞心日不暇給其所食者兆陵之水耳今
除命下臨進服金緋差少慰中朝士望不可復請留以私大夫之澤于
吾人也宜列治行伐石勒文者吾人之不敢忘公為來者勸則以告宣
城諸邑之為令者同然一詞而李君孝龍張君瀚等使與書來請予新
安予素則聞姜公名有守識能其治家居三年得其政甚備切宜徵諸
也而予方受　命入與史事辭倦然郡蓋公之治寧國也以推豪右
恤小民為己責杜請謁守官常而不以利害自沮剔政蠹除吏奸以清

厥務而摧其強梗抑同列皆所弗能忠告不隱虛坐視以為賢曾
不踰時而民安于里士興于學有廢舉於上承下即有緒而不忤鄰境
之民訟不決者必告上官願得姜同知而上官亦曰非姜同知莫能辨
此由是受委詣旁郡與處月所在數十有寧國別駕姜老爺之
謠致禱雨暘時應定多奸成典樓郡之記生徒講益有致道之所褒善
舉士等于上下而公歉然如有所不及政暇手一編披諷不輟或以行
部覽觀山川登臨賦詩道其所尚怡然忘其身之在遠外也巡撫大臣奏
治狀于　朝請加旌擢巡按御史相繼論薦乃有慶遠之
命而公諭衛木瀛陽公名純字玉卿江西弋陽人舉成化戊戌進士知
荊厝之崇陽縣六年以治最　召拜監察御史從南京廣有所建白尋
與同列參劾權近中貴人被讁以得判桂陽州六部及兩京臺諫請還
公官復不果其誠論風裁談者至今壯之而公尤不以夷險為
屈於　思今□□移□寧國之政如此柄者蕭岂之□于鋤奸吳隱之

堅于厲行張允濟之敏于斷獄光照史所不可尚已有若姜公英敏廉介而加以周練明決究其所至有不幾知古人者哉今被
命領郡符于嶺表職守所在專行獨濟又非佐郡之比政益精澤益廣功名當益新而寧國者去思在焉不可無紀也立石者儒學生王彥耆民湯祀等若干人

靜定山居記

靜定山居者浮梁戴公廷節之別墅而因以爲壽藏者也公嘗讀書青峯山莊自署曰青峯生年尚少也而其志已恬然若有不屑于世故者矣既而舉進士爲監察御史進知紹興府事再進參廣西布政事中嘗受
詔巡視江防職思其憂以致疾罷免在公久之出守浙東凡九年政成譽孚而勞益甚有歸志焉又自署曰靜翁然以受
恩公朝求所以稱其報者未敢遽請遂其私也屬在嶺右理盜務于安南日走瘴鄉疾益侵遂上疏懇辭得請歸老營此以居蓋距其邑南二

十里居之後爲壽藏樹石表曰明戴參政宅而書其陰曰希安暑前鑿石塘廣袤可二畝形若半月塘之中架木爲亭闢兩牖各因其泉之來立名之而取以自況曰出蒙本其學之始也曰盈科志其成也曰朝宗不忘君也曰臨深示歸全之意也居之外山徑委蛇蔭以竹木越三百步許樹石表曰靜定山居猶云靜翁之居定于此也噫若戴公其真有得于靜定者歟世之人行乎利害之途曰惶惑而不知止其至于顛踣乃去既去汲汲焉爲後計撓其心而不自苦孰知靜定之爲樂哉公之處也能以靜爲學其出也守而不躁仕方孚而遽歸力方健而營一丘以自適曠懷雅度豈常情之可及哉然予竊有進于公者定而后靜曾子之所受于孔門也定而主靜周子之說太極也靜亦定動亦定程子之答橫渠也蓋必究心程子之說而後至聖之地中正仁義之指可窺也夫靜定之義大矣公之從事于斯也久矣以是自名又以是名其所棲將守其道終其身而弗變者歟嘗從同道山水之趣始賢于世

喜動者而已公之先居新安婺源視予同鄉公兄廷獻舉進士與予同榜公子顯以鄉進士來學都門數事恆過予請益執禮甚恭且獲見其上春官乞終養之疏二度有聞于靜定者都門諸生王臣輩樂其教仰其尊存乎山居之勝不獲一造以考德問業爲憾也請予記以壽公是爲記

靜壽堂記

人之爲德也靜而後有壽之象焉大抵壽者多靜也恬而不競志定而不惑神安而不躁以一身應萬變有所恃而不矜故孔子語仁亦不過靜壽而已苟置身于糾紛龐錯之場弊其智力與世之人角勝以逞而求其能壽者寡矣都門汪君孔昭處乎其能靜而壽者歟汪君早負大志治春秋究筆削誅賞之旨思奮迅蹈厲以見于世視世之齷齪淟涊者殆不足道也郡邑大夫多延于從學其于學取進士云君不幸而夭怙三舉弗偶遂罷不試退偷于家肆力羣經子史從者益衆成化初

提學陳御史士賢特見都門學中聞君名以布衣辟行分獻禮其爲一時名流推重若此所居西莊泉石佳勝君脫歲徜徉其間即其可釣遊吟望者凡十有六日詠歌之且自號曰梅峯居士有契于孔子仁者樂山之說而忘其閱世之久也或曰君非靜者教其子于福之甚勤福之果以世經中南畿秋試過歲家人弗戒于火君亟救神主以出而目爲烈焰所爍遂失明其自苦乃爾何有于靜乎是大不然君子之學非一於靜而由爲弗之動也其動以義猶靜也周子之主靜義也於是君年七十矣福之構堂以奉君而鄉大夫爲題之曰靜壽是其可謂稱情者歟夫外物無所嬰其前則心益恬志益定神益安壽考期頤之壽可坐而矣彼世之僕僕然躁競慢惑弊智力而角勝以逞于終日與草木俱腐者其相去何啻霄壤哉予不及登君之堂然夙知君賢者而福之材器英偉所以慣君望日者將有大焉輒因其請而記之是爲靜德其先自歙從都門其尊甲出唐忠武將軍越國公汪公華宋丞相忠定公孔顯堂成之又

明年弘治丁巳十月望日記

陳塘寺彌陀殿重修記

新安郡西三十里有寺曰陳塘寺之後有彌陀殿者故元嘉議大夫徽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仇公諱鉉之所建也仇公本名大都朔庭貴族而自署曰仇鉉亦猶狀元忠介公本名泰不花而自署曰達兼善酸齋學士本名海涯而自署曰貫雲石勝國之中世頗文也仇公之為此役其壯蓋以寓祝釐之意者故梁栿所題無量壽三字以今簡公之手也子孫奉其寺北立祠寺中而占籍歙之王充里　國朝成化丙戌始燬于火八世孫永顯永清萃族衆舉作規制有加住持永馨督視推譏然未有記之者於是永顯之從子富從釋解隆宗等具其事以請公之沒去今二百年矣斷碑故牘無復存焉君人亦但知其為監郡之家而莫與究其詳者予為考郡續志及諸傳記知公以延祐初至郡寧翔作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分司一新徽州路總管府署而名其堂曰孝正經理一郡六邑之田而躬購學之莊統一路之錢治凡五奏減其三歲旱輙爲虔禱命祠而復捨跡其嚴風紀之司慎出令之地厚于養士而薄于取民仰手其誠而下被其澤一時良有司也彌陀之殿殆其餘力所及而亦當時上之人所崇事者在此有不得不然者歟公夫人洪氏剏葬古岩寺之牛角塢有子八人其長曰道卓徙里之靖山堂諸孫曰保珎者別居王塘曰自堅者為揚州路學錄又別居仇家塘者房子孫不下四千指皆循良之後吉物者固相之而致其然焉若此乎公之神既棲于是永顯等力備復之其尊祖之誠奉先之孝亦非世之喜自殖而徵冥福者可比予故不辭而為之書俾刻石祠下庶來者有攷焉

（篁墩文集　卷十九）　一八　十四

延齡橋記

鄭氏之居歙西者曰[illegible]衢跨二石梁以便往來人因號雙橋鄭氏尚矣橋之右溪水[illegible]廣而合來利橋行有病焉鄭氏之老[illegible]祥方聚謀之其姪鄭之妻汪氏使語衆曰夫君之未捐館也嘗有志于是弗及為也諸子又相繼不幸今老婦獨與小孫居而夫君之業故無恙請捐之以舉斯役用成我夫君之志衆偉其說悲其意而從之乃召佃傭庀匠氏伐石於鄉日萃工役自其門甃石抵渠而作巨橋其上來水東注作丁字洞導水南出砥石長丈有八尺廣如之而殺其二洩支流東南行三十餘丈作稚橋視巨者功半之而稚橋之南鋤新路取捷以達通衢路甃石長八十餘丈廣五尺凡若干日告成行者無若居者改觀衆喜而名其橋曰延齡謂汪氏以暮年撫孤孫而頌之且期之也於是鄭氏之從弟舉子時士人燁具首末來請記予觀三代之時橋道皆領于官不以勤民其法具在後世因之而墮隨襲常不復注意視先王之政遠矣於是有好義之民起而圖之世以為難而況一女士能奉其夫之志有司男子良有司之所不暇者哉昔巴寡婦擅丹穴之利上之人為築懷清之臺不聞其能兼濟也蘇文忠公夫人乃舍所有以

（篁墩文集　卷十九）　一八　十五

浮屠之像以徼冥福比而觀之若汪氏之舉可謂賢矣鄭汪皆歙大族御轄相望而鄭又儒者謹身好學以詩鳴一時君子以是知汪氏之所得于家範與其夫教深矣是尤可書者因并著之以告其後俾無忘斯役之所自云

記

歙縣重修縣治記

凡有所興作于其治者非必其才之充于己而患之淡于下夫然後事易集而功可圖也才不充則債 自守而僻于為患不淡則上下之情睽而民不樂以從事而閡與功之成于一日焉可得哉若高君之治縣而自廢具興殆所謂才充而患淡者與縣之儒紳義民耆衍合詞而言于予曰高君下車即剗其宿弊與民更始繼復其學之政而均其邑之賦使民知向方而足以自給蓋期年政成知其民之可與有為也而縣之廨事促溢廢備甚前為令者苟安而已君曰是將以出政而涖民不可但已也言于上官請其財以為之而凡[illegible]以宣憲司院若公館若祠廟若倉庾若橋梁若街衢若坊表凡有者葺之卑者新之皆捐俸以倡募工以作一無所取于民而民樂君之政相與協事惟恐後以故衆功舉

而甚易而成之甚速山川增輝士女聳觀遂為郡之壯邑非復曩之為縣矣令君之功豈可泯乎請記其成以示來者勸縣人之言如此予觀近世之有作興于其治者或舉其一而遺其二或僅以取具而莫克圖其全者才不充與或患淡圖全而僥之謗方滋至于僨事者蓋未淡與才充而患淡若高君豈非世吏之難得者哉是可書已君名伯齡播州長樂人起鄉進士弘治丙辰授知縣事以公廉自勵凡地邑之訟多墾請決上官者之而悉按驗遣使另之衆人曰恐其不遽而去也蓋予方家居目擊其實云

瑞蓮記

三山李公自侍御謫令休寧之明年得秋水亭故址重作之浚其池種荷花其中乃七月既望蓮盛開有一蒂三花者數本雲錦爛然照映池渌如興之時如台大邏父老聚觀而加額曰異哉蓮也偶而花者尚不可得况其三花非令君之德政烏足以致此僚屬師儒張宴于亭為公慶而邑之人遂相與之詠歌予在館閣不及與也[illegible]衆作為卷以贈公卷成而予得久矣附其後[illegible]也上以語客曰昔嘗令君為祠部郎官以詠禮不合謫[illegible]後起入朝位至大司成可立方知制誥而其孫[illegible]之有自也如此今去宋遠矣乎荒水寒過者與嘆李公[illegible]亭一新境勝草木為之開[illegible]雅度尚風相望異代而後此名位之升[illegible]不兆于斯乎諸君之詠歌殆去思之張本也歟客曰[illegible]之以備[illegible]事

余氏義宅記

余氏自宋南渡將居歙[illegible]今三百年傳十有七世族益蕃蕃則不能無貧貧不能無爭也余[illegible]是余氏之序曰[illegible]有義宅之舉君子取焉其法為屋若干楹凡族之貧而無宅者聽入居之其地己產也其所費己貲也其事在弘治甲寅之歲規模既成而余之也者得所[illegible]者不至于逐人義聲所播至有詠歌以頌之者[illegible]敢當曰不佞買人

也幸而讀先人之書粗聞賢者之緒論其初意[illegible]族而已間具其首末以請記予得而讀之嘆曰賢哉蕃君之義舉也世之人同氣且不相恤況疏族乎或小臨泉谷之私則廢辛而訟者比比況捐所有以施于疏而也為哉[illegible]賢乎人遠矣嗚呼義利之說不明而政益[illegible]俗益偷究心于孟氏董生之論者寡矣[illegible]范之義[illegible]之事[illegible]門世可多見乎況出于一廛之下布衣之士能居其族而不使之淪沒可不謂義乎宜君子之有取于斯也雖然由身[illegible]而族以及州里此古之人善推其所為者之漸也余氏後人其尚心[illegible]之心相[illegible]以義而利是懲安知不有旌其門兄錄于史冊如[illegible]鄭[illegible]然者乎與人言而不以違大[illegible]之[illegible]厚之道是為記

節壽堂記

[illegible]五福[illegible]而壽[illegible]之間老[illegible]世[illegible]于人雖[illegible]門[illegible]母胡孺人之壽也里

誠致慶而名其堂以節壽殆肯德之後乎初孺人為士人璪之妻為叢
浩先生思敬之冢婦其考山明與其叔考侍御公淵俱以鄉進士安皆一
時名流故孺人得于圖史之娛事聞此之戒甚稔年二十八歸汪氏居三年
生一子而夫亡矢不貳適叢浩先生憐而為之曰是誠賢婦也孺人不
逮事其姑方氏而祀之極誠事繼姑徐氏更謹誨育其孤曰復者為之
娶而有立內外斬斬幾五十年如一日衆欲以其節聞有司乞加旌表
者孺人力辭之曰此婦道之常爾人以是益高之而孺人年七十矣以
節壽名堂用侈其德以示勸一鄉非所謂耕情者哉惟人之德出于天
性于已而實有觀感視則相成之道焉若胡孺人之闢于家而淑其身
者固有其地矣州汪氏邑著姓世載令德至叢浩先生復以文學行義
為鄉碩儒勤師古人治家孔肅道之足以形其內者如此先生之母廖
氏年二十而孀居時先生之生甫三月厲撫孤勵志凜然冰霜節之足
以開其先者如彼謂非有得于觀感視則之深以成其德焉克有是哉

或者謂婦行不踰閫而乃名堂以侈之於義何居是槩言之而非通論
也采蘋之章柏舟之什頌壽毋而傳列女以致詳于內行者炳炳也胡
孺人節與壽非詩之所可詠而傳之所宜附者乎由七十而躋八望九
以底于期頤所以稱慶蹤堂者未艾也尚肖貴德固人心所同然而不
能但已者哉璪之弟璪木比里婣陳根新等之意來休寧請予文予夙
聞叢浩先生而節壽之事又史氏所當紀者故不辭而為之記

鄭氏四節堂記

先王之治必自內始而其事見于國風備于大學之書矣中古以來士
畧于自治而詳于人於是有位尊勢者而名不齒于鄉里威加兵民而
道不行于妻妾者列女貞媛世豈乏之而尊於歙鄭氏之四節有感焉
鄭氏世居歙西之鄭橋同邑黝之妻洪氏夫亡無子孀居六十四年年
九十一而終元至順初旌其壽節曰黝之姪曰國英同子美美之妻
程氏以夫死忠亦死于義具錄元史次室何氏能守志撫孤而底于成
國英之亡也次室王氏行與何同而又不沾于暴寇洪武末並加旌表
嗚呼何鄭氏之節萃于一門若是其列哉考之君衆史傳鄭之先有諱
安者木李之亂以布衣上屠城之計因授歙令別食其鄉號令君祠有
事必禱令君之子千齡以儒起家歷仕學者所至有冰蘗之操其殁也
鄉人私謚貞白先生號所居為貞白里而邑黝其孔也子美諱玉貞白
之子元季大儒嘗被徵為翰林待制不赴有著述在學者　築室事
之號師山先生　國初下新安被執不屈自經死程氏殉之而國英諱
璿其從兄也夫以令君貞白師山三世相承百餘年間位不尊于朝著
威不加于兵民而推其所學為仁人為廉吏為忠臣其自治可謂詳矣
函貞女婦得諸觀感而閨門之化成焉若洪者非獨有于夫志而已或
于然無所覬于後而抱節以老副室者非獨能惠順以安其分而已乃
毅然不辱其身以力存其宗祀後先相望如蹈一轍雖其貴尊之美本
乎天而出于身教之懿者豈少哉上之人從而旌之為世勸豈獨鄭氏

一族之光而已哉世遠人亡里門傾圮追詠故事行道傷嗟於是師山
五世孫曰鵬者以國學生需次于家舊當起廢之責言于巡按侍御廣
陽方公公慨然以付歙令豐城熊君爰諏吉日立坊故處榜曰四節
鄉人流聞士女駢集傾涑嘉嘆不能已已而鵬復以之名堂謁予記予
承之史臣且獲觀鄭氏家乘稔矣樂觀節義之家有賢後人而行臺之
臣與邑令君又能發揚幽潛以奉宣我
列聖躬化成俗之意比于先王士興起于自治將由身而家以圖治平
之效于異時如詩書所紀皆事之大者故謹書畀之而不以謭陋辭焉

德徵堂記

徵者有所取必而不爽之謂也農取必于稔商取必于利士取必于祿
與名然有得不得而爽焉其所取必者外也德所于已無所幕而所徵
于天者不爽何哉其所取必者內也以農則稔以商則利以士則祿與
名自然之應焉進此外求而後可取足者哉或曰已德修矣而亦有爽

于徵者何也曰非是之謂也夫之徵於人也君子以循小人以拙固也否則不于其身而于其子孫頡世之論夫者恒貴之近而邦娶其終爾吾於鄭氏有徵焉鄭之族丑衆所居歙西曰鄭村世有令德再從高舉曰積才君始為醫其子曰存濟君孫隆方業儒而失怙故嗣醫以養母存濟之子曰怙菴君文慧亦從儒而業舉子矣以多疾更嗣為醫蓋其三世皆有活人之功而怙菴之醫益顯德益修與人交甚忠有所言必主于理家未裕而急于濟人葬三世之喪無違禮教三子甚篤其季尊守其醫仲敬嗣主家事孟贊世其儒以弘治己酉舉于鄉鄉之人嘖嘖嘉嘆曰非德之徵乎郡邑大夫為題其綽楔之上曰德徵又以名堂而其所善者閔請記于予素多疾恒藉怙菴以自輔且知賢之將進顯于時以取必其可得者不爽也則為之記曰昔丹溪先生因其師白雲許文懿公有宿疾棄儒而為醫論者稱其所著書醫之考亭也范文正公之未第也禱于神曰異時不獲相天下當為良醫古大賢君子無一

念不在民物也卒為宋賢臣第一彼皆無所取必而天應之或予之名或予之祿如執左符合于右契抑非重內輕外而勤其德者能之乎怙菴之學出于丹溪而贊方以經術進充憂後樂之志含文正其誰與歸夫其德益崇則其徵益大豈若農之足于稔商之足于利而已然則與人言而厚望之非諛也緣實事而立說以致頌禱之義也

復真軒記

休寧吳君廷順構一軒于所居之商山而榜曰復真學于族子師曾與君有子女之好也來為之請記復真讀師詩語也讀者不審疑其有割斗析衡之意竟其然乎真當謂性之本然者故其詩以違違曾叟彌縫使淳繼之蓋天氣鑿而人偽滋工詞華者習口耳慕清談者判心跡晴節之意以為非聚人刪述垂憲則不可以復此真而使之淳矣淳殆性善之云也令讀其言沖遠古澹可以副風雅之遺響考其行則大之孝與小之起居皆不為無見而恒發于高懷曠度之餘使人俛之邈乎其寡儔也然則復真之語誠孔門之緒論然吾尚識其吳君以是名軒其有得于此乎亦徒欲以其言而以之重其居室也乎謝之吳君性孝友樂交一時名流此集與國史知從事于簡策有行之風紙筆之好長喜賦聽鄉歌人稱其賢而君不久即謝去備以其先出宋廣南安撫文肅公之後輯家譜編世美錄以纂其先烈若贈長沙公之為者然則吳君之所景行取法得之師曾為多此軒之所由名而以之自警者雖然復真之義大矣君年六十而進德尚友之心若此可謂健矣義皇上人不可致也樂琴書理丘壑釀山中之秫餐東籬之英寄傲于南窗課農于西疇世歉無所嬰其中督耕無所致其傲坐閱高壽于 盛世而怡老于斯軒較之晴節其所得不既多乎

杭州府儒學科目題名記

浙江左布政使陝右閻公仲宇按察使西蜀劉公福既相與新其杭州府學宮舍采禮成乃合僚屬進其師生而語之曰惟我朝自洪武己酉

詔郡縣立學養士百三十年俊秀畢達而山林之下無遺才自庚戌詔開科取士凡四十餘試賢能建用而雜進者無所容于朝者蓋科目之得人盛且久矣而茲學之題名闕焉將何以修前聞示承式于後學其稽故典考名氏及里出分年彙次而刻之為來者勸亦作新之一端乎衆曰善乃命工肇吳石從事而未有記值予被召入朝過焉則具以請辭不可為之言曰甚哉士得名之難而副之之不易乎古之人知其然故因其得之之難也有所迪之則謂之名教因其副之之不易也有所礪之則謂之名節迪之而成礪之而興其名炳然與實符者士所貴也迪之而無與成礪之而無與興則為無聞為虛譽究其所至卒與鄉人等而無得非學者所學乎士哉杭東南大郡三司之所治也山川之佳勝物產之豐麗甲天下士生其間多秀且文而以材藝德行勳猷裁列簡冊者宜一日之積哉逮我 朝而士習益變崇雅黜浮名與之俱乃擬之而悉取而列之貞珉示表異焉則凡學于斯

者指其名責其實息其得之難而副之不易也將不知所學乎求其為
鄉人而求進之家邦其必念 累朝養士之厚取士之公得士之多鼎
行檢慎官常而勉于古處之學俾令聞令望如卷阿之所奏無怠無斁
而永終譽如振鷺之所美以無負于名教無愧于名節斯亦無廢于諸
公作新之盛心矣乎然則號稱名臣以致
主而澤民于盛時將有人焉以嗣書之其為勸學之重又寧有既乎

宜興徐氏義塾記

少師兼
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徐公世居常之宜興族甚鉅而
族教之法則自其先大夫時之未成也公既貴乃撥巳田千畝乃贍其
昏喪服食之廢曰義莊又以為養之不可無教也爰置學一區曰義塾
歲延有學行者一人為師凡族之來學者束脩食用咸取給義莊且具
條約以 聞
聖天子嘉之而下有司加維護焉公以義塾之有成教不可無紀
屬筆于不佞弗敢辭則述所聞以對曰古君子之學必家始而後可推
之天下其教有章其施有等故其學也岸伕也求而後得乎尊吾之德
性而輔之問學使智長心成行與言副黃於禮義之域而持說微長之
風無自生焉於是微之百聖而合放之四海而準此三代之遺法也秦
漢以來去古遠矣學不足於自修士非出于里選求治之隆安所得乎
公歷事 四朝及
今青宮凡三任輔導為師臣其所以沃
上心正 王度而式是百辟表儀當世者天下誦之矣又本先志捐所
有以贍族推孝之始以永淑其後人其心公矣其善之所被廣矣昔文
正范公之置義田也百世尚之而義塾亦所關何哉蓋嘗考之當宋盛
時學校之在州邑者且未有定試況其家邪哉
高廟革胡元之陋而建學于[illegible]以法殷周

列聖相承講求益備餘百年矣故公得以論道之暇經畫家政而為文
正公之所未逮者非文運之亨盛之有所際會而然哉凡為公之
子弟族人者誦詩讀書于斯體公之心而服其訓盡其學力之所及處
為良士出為忠臣以古君子自勵使安于恭養之人培其身慎其家者
聞風而興樂事而勸教由于義塾不可得其有繫風教豈獨一家之重
輕而已義塾事有書碑幷繫

呂梁洪新建工部分司記

予被 召北上之明江也工部主事龍山來君遣人逆致書曰不佞分
司呂梁舟與觀治所見役夫漕卒之在候者千數而地隘無以容
公解處于[illegible]而與所益相閒周防之弗及也雖職思其憂而草之遂
謁大平李公以部置經暑之節入 覲南旋過焉工部郎中達昌謝君
繼亦以行河至與之議而是之則進以告公公曰經遠之圖也宜亟為
之矣下徐州判陝右何君宗理以進士知州事謂封域所在力任之而
以兩洪所折所有餘請取辦焉庀材召工伐石舂土出內有典嚴縮
有稽以回其事地之在民者而斥其隘巷除為道司職于河中為視事
之廳十六楹前樹坊曰分司為大門為重門左右為步廊廳之南為秋
亢亭則以今禮部尚書□君嘗提其伯父員外琯讀書于此也經始弘治
丁巳之春明年三月告成規模亢爽內外有嚴士民咸觀山水增壯李公
之功也敢請記以示來者誠不獲道出潼陽會李公語之故公慨然曰
此來君之所經畫吾何力焉夫天下之事成于同敗于異若茲呂
梁之役可以觀政矣夫自 國家都北以來漕東南之粟由淮入泗以
達京師而呂梁要衝也其防之臣上計之吏番漢入貢之使四方貿貨
之商旅又往來無虛日下上之不時為石之所齧漂恒為舟患故置官
師戈夫以辦而或有相先之爭相觸之患故工部分司一人領之三歲
一更著為令及今百三十年矣至者取文成效事而已來君不以艱遺後
人而李公主之謝君贊焉何君又與其責相其成皆不勤官役不弊民

可謂賢矣夫任事者不以貪功而嫌合議者不以冒非己出而沮此古同心同德者之所難也倂進而致主以澤天下亦不出此况河防一事哉後之人升其堂而思政懋其事而思學皆有益世教非一時飾廚傳闢北園以樂燕私者比是不可以無記李公名裕字德馨成化己丑進士今都察院右都御史朱君名天球字伯韶弘治庚戌進士是爲記

濟美堂記

濟美堂者江都嘉會里處士高公以其孫之得雋而攝名之以勉其子姓者也高氏之先自節度使泰王行中豐其子渤海武穆王懷德以材武顯于周宋世望恒山其後從高宗南渡有安撫鎮江及屯踞海道者子孫散處溫台間衣冠蟬聯奕世不乏至希微者當 國初爲勸農官退隱于醫生惟虛嘉會之考也嘉會生夫子三曰鉞以勸分入粟補承事郎曰欽號敬齋尚德不仕曰鍈舉成化己丑進士歷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敬齋之子曰濟舉弘治癸丑進士授工部虞衡主事乃具首末以告曰嘉會府君實始堂構而敬齋先生亦恒指堂額以勖不肖言猶在耳也今先大父已受封大理左評事先子以不肖故亦將得贈封之典而斯堂之記闕以是有請焉余不獲為之言曰甚哉美之不易得也由一身則善始而或毀其終由一世則有賢父兄而或毀于其子弟比比也其本弗大其源弗深則何怪其末流之不弊且涸哉若高氏戡亂之功惠民之績衛上之勞所以開其先者甚遠至于希微生值興運而勗農之勤活人之德又弗大其施食其報以終故一發而得都憲再發而得虞衡學業相承行治相高非一身之榮一世之積也求美名堂其不謂之稱情矣乎雖然本大矣益固其所培源深矣益固其所濬斯其美益臻而堂名益暴此虞衡請記之意非是侈于觀美而已都憲公內司廷評出領方徼今官公務周練譽望日隆虞衡起甫向秋魁識達才敏鄉閭未艾而乎務行一日長益嘗登其堂悉其世者故記之而致三復之意焉

臨清州觀音閣下浮橋記

臨清據南北之衝四方商旅所輻輳而進一出焉往來者必藉舟以濟然水不時發暴激迅奔一操舵失輒覆溺州壁而河南之觀音閣下病涉尤甚州人王珍世家河之北岸不忍溺者之多也以成化乙巳捐己貲作浮橋爲舟凡八為白金六斤有畸後五年為弘治己酉漸弊而舟之更造者六又三年爲辛亥再弊而舟更造者十維之以巨絙護之以周楯虹亘柳比跳固且堅度置守者防其觸捗而時其開合上下幾十五年東西行者去險即夷無不嘉嘆適予過焉吾鄉之客于斯者曰汪儀輔吳斯敘素善述其事以請記不得辭爲之言曰睨人之溺猶己溺之計聖賢之心未始相遠而有不能者無他焉錮于利而昧其所受之生理爾臨清利區也珍以貿鳴里中乃能識所錮而惻然于斯人勤其力于不報之地若此非有俟于有司之督好義者之募而然也豈非難哉視彼厚自殖而闢亭館以貯歌舞與新佛老之宮室以徼福田利益者其賢不肖又何如哉是宜記之以告來者珍嘗以歲祲出粟賑飢用甲例為義官又嘗以獨力置橋石修運道二百餘丈士夫過臨清者多稱焉之而未暨益詳弗肆數其子鎬以鄉進士需次于家孫淮亦治經待試其義舉不特此橋也儀輔斯敘樂道人善事得附書

立本堂記

有歙鮑普與氏從其姻友鄭上舍萬里謁予南山之下以告曰玲之先六世祖有諱琛琇兄弟者嘗築堂所居而名之曰立本中值兵革燬焉玲不侫重作之而未有記敢請于執事予諾之未暇也會有召命將入朝而萬里實來曰當出行以必得爲期矣乃執筆而語之曰本從木從一謂木之根柢而立之訓則植也天下之物未有無本者其在人爲心心之德爲仁仁者性之本而孝弟者行仁之本也孝弟立而百行從之故曰本立而道生孔子之意也然本心之德不能不壞于物

德必敬以直內則心不累乎私而仁可幾焉故曰上敬以立其本朱子之說也然則鮑氏之先所以貽其後者大矣錫與之為人後而有肯構之美非賢而能之乎顧予竊有進于是者萬物之本出乎天而植之存乎人植巨木于庭祀與植小草于盆盎一也巨木之植至于干霄蔽日而傲霜日柯條之布也蓊蔚華實之成也盤礴本大末茂理之常也彼小草之植其根柢拳曲而不獲紓其華實所成取供人之玩好而已朝榮夕瘁其本不足稱也鮑氏後因其先之所植立者封培之愛護之其本益深以固則其枝葉益盛以久殆見其老而壽者比于徂徠之松瀨鄉之椿其少而秀者比于王氏之槐燕山之桂所以重斯堂而名後世者可不勉乎鮑世居歙之永豐鄉族人孔多姓其地曰鮑屯據璞兩公宋季碩儒從學先正鮑魯齋先生聲某不仕元而貞白鄭先生嘗序其譜堪之于椿元季名士西溪鄭先生實狀其行蓋其善之積甚遠而未食其報者將於是堂有徵焉萬里為貞白之後西溪之族惟許可而於鮑世厥敬焉為之記也

翠筠軒記

吳氏居歙溪南世遠族蕃有斯敬君者尤志識諸族之彥也嘗闢一軒于竹間而樂居之因題其楣曰翠筠既而出遊江湖心恒不忘乎是繪圖為冊得名人詩文若干篇其所以發名軒之義備矣君猶不自慊造予請記久未之應也既而思之古之人所以取名其室堂而紬繹詠歎之者連類引喻比于銘箴以輔德云爾若君之名軒不以竹而曰翠筠豈姑以更變名目取其新而已哉殆以有意焉夫翠以色筠以膚皆竹之外也然因其外而求其實則其心淨虛其節堅貞挺然自立經歲寒而不改其在人則衣錦尚絅之君子也彼穠桃繁李紫朱紅紫非不嫣然其色膩然其膚也顧其中頑然無所恃以自植于搖落之場在其人則美如冠玉而中無所有者也然則君之居是軒也撫琅玕之節誦淇澳之篇慨其色之膚之勁以自考曰勵于禮遠求還其暴接于外者得與竹類乎又進而付其中有實行之可以符其外焉者乎夫如是則將無媿乎竹而軒之名可以輔德非直以具觀聽之美而已然君之意其果出于斯否乎予世居曰篁墩新居曰南山竹院日夕與竹相周旋蓋嘗之酷而得之深者尚穀於也然記君之軒至累閱歲而不能執筆豈故為緩哉思有以副君而難其言爾

明遠樓記

予往歲過古林黃氏見其秀山爾環梁溪叢竹樹茂密屋宇聯次意非有樓閣起揖蒼空翠間不足以領其勝而囊大觀且聞其族有思馨者好遊而樂義嘗納粟名流乎未之識也或日其剌來見曰思馨歸自江湖圖所以脫塵鞅而豁其心目者作樓八楹于所居之西不百武負陰而陽雕騰以飾鑿池于庭而置琴書于上列盆植于兩廡闢家塾于前壘邑闢四顧則冲山之峯揖其前者如几上清淵之水繞其後者如出履下朝暉夕陰變態萬狀有使人應接不暇者蓋樓成而境益闢焉益騁客為顏之曰明遠而請記于執事者值予有 召命治行弗克應也爰使其姪彪尾舟至錢塘不獲過姑蘇入毘陵不獲則出書以告曰斯樓之不得記于夫子嚴然為之素然獨者為之不懌推撥迄半刻宜無不成者乃犖然為執筆而語之曰噫不云乎可以處臺榭升高明遠眺望古之人殆未始不樂乎此也思馨之遊涉江湖有年矣倦身于冊車備力于塵市若煩促而厭斂隘者不知其幾也既而來歸觀溪山之清空魚鳥之飛泳作樓以居客不時至命觴而酌置局而奕壺矢載陳嘯詠間作若與安期羡門相期八極之表而向時塵土之域洒然無復存者亦平世之一快哉雖然崇植之牧公挽其族之遠者賑之而不自置也家塾之教顯示其宗之遠者勸之而不安于凡近也夫如是則所謂明遠者將有大焉豈消搖心目于一時而已

牧齋記

汝先南心恕木邑代以而次名乎之義以牧齋自署或者疑之曰汝之

義大矣先正之以名其齋者豈有人焉本忠乃襲而有之無乃僭乎不然則亦徒見其僭焉耳矣本忠進之以質於予予曰予無惑乎人之有是語也以言言之則厭常喜新者之所為以後言之則自棄不振者之所議無一可者聖經賢傳浩無津涯而入道之門曰一敬舍是無與致力者如贅之厭則將取諸異端而後為得乎聖賢教人惟恐人之不同己也故曰塗人可以為禹又曰顏何人哉希之則是如僭之惡則將并於庸衆人而已乎予無惑乎人之有是語也然予有進乎子者道該體用心具寂感而敬貫乎其中故曰敬者聖學之要也其道簡而約其工夫節目莫備于晦菴夫子之箴夫子吾郡之孔氏也莊誦而服行之大則為碩儒為貞臣小則為上農為良賈無所施而弗宜也烏可以僭而求所以借而來下哉本忠懼然曰是誠非不佞所敢當者敢請其略以為服膺之地何如曰可也先聖之告仲弓以敬媲恕告樊遲以敬媲忠其功之切則出門如賓承事如祭其守之確則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況

士與農賈哉予能從事乎斯將無媿乎文師之所期待而名齋之義非僭矣非僭矣本忠勗諸

依竹軒記

黃氏世居休寧之古林族甚盛而業儒不業他技雖或事農賈亦嗜書崇禮有文獻之遺風若思潤君闓爽和易號其族之賢者而愛尤在于竹曰竹我依也夏則藉其陰蕭蕭然不知炎熇之為酷也冬則撫其節挺挺然不知雪霜之為虐也於是闢一軒以居顏之依竹曰竹誠我依哉其子彪來予南山之竹院以記請予蓋嘗一至古林訪黃氏求其遺書雖未及識思潤而觀其命軒之意殆賢者有激而云乎彼誠見夫依勢利者每見辱端士或遂偷背以敗而為世僇笑者比比也又見夫仁者之難得而無所依以為己歸則求之乎植物而見夫竹之可依爾昔人故有擬竹為君子者矣視竹為君子而取之以輔吾仁則依之故曰有激而云也思潤年七十矣爰竹不衰將有歲寒之好與竹為一而予亦將于此君者宜遂躡筆不獲一造思潤之軒而諗之曰子依竹乎竹依子乎思潤必有契于予言而為之一噱者矣或曰黃氏所居自上世以來喬木相望而多竹古林以名思潤之父文中隱君又別號節菴節從竹思潤之以依竹名軒將守其世業而續其先之德也其言有相發者因併書之

太監鄭公壽藏記

都城之北安定關之南逕光熙門有地一區太監鄭公之所營以為壽藏者也兆在其先府君墳左其後岌然奠之以土峯其前瑩然環之以清流誠堪輿家所謂吉地者孝矣其內以為域繚以崇垣限之石門作堂其中而屋其左右致乎有嚴守奉有常訖工而境益勝公遣人以狀諸予曰不佞荷 國厚恩被簡任自夜思惟圖報稱萬一無媿先人于九原惟是地也將以委身焉宜有記以示後人用無忘
君父之賜敢以為請乃按狀而書之曰公名旺字德懋世家廣州順德

其所居曰瀧水都先洞甲六冲尾自禍以上率以力善聞考諱祝福號處靜居士贈武略將軍錦衣衛千戶妣霍氏繼廖氏俱贈宜人公霍宜人之子也生有美質以景泰庚午被選入 內庭勤慎自將若老成人遂 命進學內書堂從故學士永新劉文安公講習課試恒先諸生又之通經史大義詞翰並工而於暇日兼業武事恒語人曰文武一道也癸酉選侍 乾清宮奉 宸扆踰一稔矩度甲戌授長隨一日演武 萬歲山下公馬步騎射連發皆中的其諸武藝亦精絕過人觀者嘆服
英宗皇帝臨御有克岐狩圍之志乃轉公 御馬監治猴事屢出畋永平山海諸處還奏稱 旨
憲宗皇帝嗣位尋轉 尚膳監益善其職成化庚寅升奉御選侍
昭德宮升織染局右副使辛卯進左副使掌局事特 賜蟒衣壬辰升太使癸巳升 御馬監太監仍署局事 賜五品帶祿甲午許

内府乘騎便宇 命掌 安喜宮事凡内帑所貯珍異纖纖然者之簿
籍出納周慎畧無遺漏事與侍
今上皇帝于春宮丁未兼侍 乾清宮受 恩賚無虚日弘治紀元例
左遷織染局大使甫九日
上知公素謹畏復 御馬監左少監又以公富文學 命教書
乾清宮内書堂踰月復命公材武 命兼督神機左掖兵辛亥復太監
壬子督歲實營團練諸軍乙卯兼提督鞍轡軍器二局事丙辰
命總督皇城四門并京城九門一已領東廠機宜歛實内司以數時紀
上皆無留
聖心者特以命公越八日 召兼侍 乾清宮又三月仍兼誼監事其
在東廠凡密告能法事無大小皆躬自審覈情狀允當而後行無辜免
生者甚衆戊午有姦黨謀逆者前後未發公獲之以聞
詔補誅之以其功授弟姪錦衣衛百戶又從被虜京州進副千戶公年

踰六十手不釋卷雖貴而服用泊然若儒生因自號朴菴以見志嘗推
漢唐以來中貴之賢者若史遊之育家著訓呂彊之彈忠奉公睦保元
之撫軍伐叛流芳史冊談者尚之公歷事 四朝幾五十年内掌宮教
外典師旅可無鋤荊暴亂以護弗常藝無文武守勵清恪寵榮盛矣而
行之以撝謙 委任隆矣而持之以簡靖視古人可匹休而無讓者則
傳所謂蓋舜之忠婦金之孝公將有焉予忝之春坊侍
今上講讀十年實與公相聞不可以終遜也遂據其要而著之使來者
知公之為人因以取徵焉

太監何公壽藏記

都城之西香山鄉有地一區其土沃衍其山水深秀而固今太監何
公之壽藏在焉公遣人以事狀一通告予曰不佞少時衍
先朝恩命與采御夏府鄧癸卯故 問膳監太監金公興金公于視哲
兩人甚厚頓齊作朱崇于走卿具遊有以為而猜乎

朝得賜額曰永壽卒而葬焉始公無恙時以不佞竊有請曰某等敢傚息
葬傍地以侯異没而有知復得依左右以終我公感恂之德公則然許之
成化甲午也未幾夏君卒舉以祔焉不佞懼其兆域未豐四垣取具非
所以謹終而討遠乃庀材傭工發土伐石中為享堂八楹左右為廂房
十有六楹前以石為門一為碑二縈以崇墉樹以名木凡百所需咸備
無缺蓋四閱寒暑而以丁巳落成非
君父之賜其何以致此其何敢不記之以示後來輒具以請固讓不獲
按其事狀何氏世居廣州貞德縣之仕版村其先蓋有顯者故因以名
其居然兵燹之後譜逸莫可攷公生而俊穎以景泰庚午被選入
内府一年卯奉 命賜學内館從故學士永信劉文安公通經史大義
講授課習同輩鮮及内[illegible]選隨值
英宗皇帝復位以公淳謹召隨侍 乾清宮
憲宗皇帝初以年勞升奉御公齡既茂請練益久成化癸巳進尚膳監
右監丞已亥陞監事辛丑進右少監癸卯進左少監甲辰升太監每被

顧問多稱旨 賜蟒衣
今上皇帝嗣位尊
聖母皇太后居仁壽宮以公老成命掌宮事弘治辛亥春
賜玉帶許乘馬禁中加歲支祿十二石壬子改陞惜薪司事甲寅奉
命建 興王之國歸日遣致祀武當山秉禮奉法所至畏然蓋其出處
從歷如此予未及識公然觀其所以事金公及處夏君皆本于孝歷
侍
四朝暨
聖母一出于忠敬在 掖廷五十年受
列聖之簡知委任寵握赫然而行之以謙謹守之以嘿求之一時豈多
得於宦其名者 内朝壽幾七旬而并享碩大之福復于已者未艾也
是用據其大者書之俾刻爲公名琛字某父諱某母某氏有子三人公

行二其兄早世其弟居順徙故里亦有子三人當受公廕于異日云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序

濂賢奏對錄序

右賢奏對錄凡十卷起漢董子終宋張魏公凡十有八人奏對之文凡七十有一首皆敦復所刪三然後知古人之所養者甚充故其見諸言者如此夫惟其所養者不遺餘力故取之左右逢其原不術辭說而意已獨至使人誦之自覺明快後世之士其所養者既不逮古人而開口論天下事而辭不能暢達于辭故辭命滯事命觸乃欲以感人心動主聽不亦艱乎由此觀之士固未有非所養而能有為者也從熙從稱有慕乎鄉先正之所養故手錄此本藏之以俟當世之君子與我同志者天順四年歲在庚辰夏五月既望書

皇明文衡序

文之不尚矣而後世詞章之習盛之故近有為道學之談者曰必去而文然後可以入道夫文載道之器也惟作者有精粗故論道有純駁使於其精純者取之粗駁者去之則文固不害於道矣而必以焚棄絕筆為道豈非惡稗而并剪其禾惡莠而并揠其苗者哉漢唐宋之文皆有編纂精粗相雜我

朝以來文軌大同作者繼繼有人而散出不紀無以成一代之言走因取諸大家之粹行者仍加博采得若干卷其間妄有所擇悉以前說為準以類相次郁乎粲然可以備史氏之收錄清廟之詠歌著述者之考證繕寫成帙以俟後人或曰朱子嘗譏文自文而道自道者其語甚力然則近世道學之談未易非也予之曰是舉無乃勞乎走曰不然考朱子之云蓋為蘇氏之文駁故耳至于楚詞韓文註釋校訂不遺餘力則我先正固嘗以文為意矣必如子說則是釋家不立文字之教也豈敢以為是乎

送河間縣令孫良臣序

淬厲術經歷臨淮孫君良臣上其九載之績於吏部課其能而言於
朝得進知河間縣事其鄉之仕者以予河間人知其地為詳請贈之言
固辭不獲則告之曰河間古瀛郡也領邑十有六而河間邑附郭有軍
衛三其治瀕京師其部多選民其田美而賦其民移而役繁蓋治瀕京
師則國用之所需也部多選民則生理艱田美而賦則勢力者敚之
而民是用病民移而役繁則人日事乎公輸而不暇乎其他且邑附郭
則郡長貳有鐵穀刑獄之事必責成焉又有軍衛三則兵衆雜處民無
所從乎聽教令而訟獄繁然非循吏有不僨事而稱職者鮮哉雖然古之
人固難于其易告之近者則其遠者可企也往年鄢陵李君淶於當數
自野無游民庭無滯訟勢力者來則身任之而不以困民民之就役者
為立科條使吏休迭遞而不告瘁處戎伍閒不少假而治用不擾且承
邑久弊之餘有巨猾其間捕之而置於法者前後數十其請老而歸也
貧無以家闔城士及所部悅而留之者千餘人不獲命則相率出粟布

賵之一無所受民至有泣下者古所謂循吏若李君非耶良臣於李君
居同鄉入太學也同業其仕也先後同官出處之同如此其政容可以
弗同耶然則近繼美李君而遠追蹤於古循吏良臣能不勗之以求所
謂圖難于其易者哉今郡守曹侯忠良二千石也郡倅劉侯邦寧仕河
間最久廉介人也良臣往得賢守貳其職尤易舉矣敢并以告云

送張彥質赴南京戶部主事序

予童子時從家君宦蜀時華陽人張君彥質王君良輔輩讀書武侯廟
中予間往遊焉聞吾伊聲琅然出牖間退竊嘆曰諸君子勗志亦良苦
使他日出有位寔有賴今日哉厥後予被召去蜀遂不知諸君子出處
者十有三載成化丙戌予第進士時榜中蜀人頗班三焉雖彥質良輔
於廣衆中有一面之雅然亦漫不省其誰何蓋予去蜀也久又不及與
諸君子敘平生懽故相昧如此今年彥質得戶部主事分司南京又始
與良輔相晤語方愕然知二君子者疇昔廟中讀書人也俛仰今昔若
有感焉則告之曰夫蜀彥質之所家也夫武侯故嘗仕彥質之鄉彥質
之所景行者也揚馬其傑神之所誦詩讀書于斯其得于歆監者必深
故請以武侯之學為彥質告夫武侯之學世莫得其師傳之所自然靜
學之言實洙泗之緒餘大儒君子每有取焉蓋靜則志不分而學有以
足乎己學則智不躁而才可以周於用惟是而為之則上為人之官
長而有所施下為人之寮屬而有所承殆無施而不宜矣此非彥質
之所當務者耶夫以予見彥質求志於十載之前思彥質達道於十載
之後則彥質之往也紬懷舊游思行先哲將不愧人曰斯人也今有位
矣寔有賴往日哉

送醴陵縣令汪世行序

天下之治繫乎相與乎令曰相至尊也令至卑也其勢逕庭不
相侔矣而使之均天下之責毋乃非人情乎曰不然也者天下之本也
相雖尊其于民也疏令雖卑其于民也親疏者難為功而親者情易孚

政易達令之賢否民之休戚以之令豈可以易視哉故太師楊文貞公
嘗恨不為令蓋君子之思得民如此休寧汪世行令于長沙之醴陵吾
黨之士或榮之或惜之榮之者以世行故家子起布衣為令得善地以
奔走百里之人惜之者以世行之才當舉進士通朝籍不則倅一郡長
一州顧乃屈之為縣二者皆非也夫天下之責令與相均吾知世行于
此求盡其責之不暇而以為榮且惜者過矣聶子曰守令者民之師帥
夫帥所以治民師所以教民也治之遂其生教之敦其彝治教兼舉而
令之責始盡且令之于民有事造于庭相告語若父子然豈若相之擁
高牙大其扃以閑其見以剌于人扞然不相能也然則令之令豈不為
耳苟有為焉民豈有不蒙治教之澤者哉延是觀之情孚政達其易易
如此而已與時侍民無休戚不可以言令矣令
天子臨御法古畏民上圖任乎輔臣下責成乎守令誠以之二者天下
之治繫焉然則世行今日之所勉勵者亦為之而已矣進士吳肅清上

汪以溫約鄉人以役世行□□□然為之言以喻大臣之不足于今

河間府志後序

河間知府太原賈君忠及其僚佐暨諸君建議取郡志梓行而走書京師請敘敘政序其後敘政邦人也不可以辭則為之言曰河間為郡在前代廢置不一至唐宋為瀛州為河北三鎮及五代宋遼金元戎馬踐蹦之間共□交馳文獻放絕祭祀或□之後蓋使人有不勝其追惜者□迫我太宗定都北京而河間為畿郡承平既久文物日滋於是二君子始得修復故事為志以傳夫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則郡之有志尚矣蓋為人上者於凡所部之山川道里民風土俗與夫人材物產有所不知則無以考求其跡施於有政而成治功此河間郡志所為梓行者也或乃謂英廟嘗命儒臣修　大明一統志分勗在　廷書坊既以孳本翻刻則列郡之志可廢是大不然夫一統志天下之書也其法略列郡志一方之書也其法詳略者非簡詳者非贅司相有而不可相無者也然則斯志之行豈徒以備吏事考美觀而已將使夫行部之臣登仕之士不煩於詢訪咨諏而一郡二州十六縣之事舉目可以盡得之由是而出治無難焉則二君子有功于斯郡大矣賈君守河間八年政行惠流治譽聞暇而諸君贊成此舉之力尤多其同寅者亦皆淑慎自持政議以克合使數百年之闕典於是而備其視世之汲汲于簿書案牘之間者其相去顧不遠哉志凡二十卷本多往漏譌舛敘政不使為之博采群議重加是正凡古蹟山川人物詩文之類悉以序列而謹於傳云

送南京工部主事金公器序

成化壬辰之冬金公器以工部主事考績來自南京偶為同年友之會會者百有四人以嗣歲春正月多　賜假乃以上元後一日畢集于朝天宮之東堂結綵署其門曰瀛洲佳會而教坊又盛張樂以佐酒酒半群起謂曰非公器則茲會不能成因舉觴為公器壽蔣方歸騎從寔道旁觀者咸嘖嘖歎賞以為衣冠盛事然公器之意豈徒然哉會以方名近以有道為夫丙戌之春同日奉　廷對者三百五十七人七八年來或物故或以事去或寓遠四方者强半在朝者亦各有職事之拘維同年郎歲不三四見今乃與諸君子為樂於一日之間而晤言于一堂之上則豈直杯酒之足樂乎是以相責以善使相顧無慚色則庶幾斯會之不辱而友道成矣且諸君子為縉紳為科寀其亦有敢言以折奸邪者乎有剛號以推善良者乎為署部為百執事其亦有清格以保名節者乎有可觀以臨百守者乎是二而非二則庶乎後會可尋斯會可繼不然其有能覥顏頰以自列于尊俎之間者哉公器之意殆出于此若留連光景以為好事之舉則友道無所賴而斯會不足尚矣敘政登榜中年最少無善可稱而辱為諸君子所不棄使執筆為公器南還之贈故序其事以道其行公器吳江人隸籍京師倜儻有才略蚤以事忤權貴人斂然不屈至今談者尚之

送吳思齊還治遼州序

國朝之制凡仕者三歲一考三考則視其殿最而黜陟之然三考之閒惟冊考為難仕之初鮮有不自立者故一考率得書最于有司至於冊考則以為官成矣其心不能無少緩以肆亦或有技止此而力不逮者於是乎前不足於人之初望後無以為明陟之地舉其前而并失之故凡仕者慎焉吾友吳思齊知遼州六年矣嘗書最于有司如其初其西歸也鄉人餞之而請予重之以辭夫并晉之土勁食其土以有生者驁而難馴而遼大州也思齊以江南諸生康其士民之上言如不出諸口而令無不行也身如不勝而頑者化暴者革部使者以為能蔚試之而思齊最于有司者冊矣豈捶撻而得之者哉是必有道焉思齊以淑慎自持少而壯如一日故無緩肆之弊安儒者之分不分其力于他道故無不逮之恥以無所緩肆之心而加以可逮之力守其道久而不渝雖終身可也何有乎冊考雖限于大條可也何有于一州陟之明之不足為

思齊道也鄉人之餞者刑部主事劉將孫以下若干人

送內兄林文秀之官淮陰序

內兄林文秀與予同學詩于家君臨洲先生時先生參政于蜀予與文秀侍行道荆江泝巴峽以達成都凡途中山川古蹟先生必命題以試吾二人吾二人者亦思盡天下之大觀以昌其詩故在峽中每每攀蘿蔓上峻峯題名峭壁之上或跳石弄水于谿川激流瀧相與為不經人道語嘗記作巫山十二峯詩予語不能奇因竊兄者以為已有相與爭笑不已時雖未知詩之工拙然自以為有足樂者其後予被召來京師文秀亦來嘗歸耕淮城之南不相見者數載天順末予謁告歸省臨洲先生于金沙嶺之別墅文秀乃復相予行馬上時時說舊事數日不了時深秋曠野天長木落頗快人意既出元橋關過雄縣予與文秀因馳馬遊鄚州古城上有騎而劍者數人群僧荷安擁其後文秀以為暴客心甚恐予時獨挾三矢躍而出適有奔犬起叢薄問客與僧相謂曰公子能追噬之乎予挫弦應聲一發而斃客與僧相顧愕眙散去文秀佩予因口占一詩後予每思壯遊蓋未始不往來于懷也予舅氏既棄官安東而文秀家益落數益奇乃欲就升斗之祿以為養親計時太守賈侯召試之寒燈文秀曰僕安能事此願試一詩賈大驚異試以冬無冰之詩文秀舉筆立就乃得為宣使大宰都司大宰多武臣不識好惡獨以文秀能詩乃禮之不敢後用是文秀安為之下者三年始得上吏部為驛令淮陰夫以文秀偉然長身生北方兵革之地人識字以為難而獨以詩出其群則其通名天朝以躍馬食肉于此豈曰幸哉文秀既介行李出都門予因與之約曰第他日復得請告南歸予當市柳魚豆酒坐我皇華館上呼取伶人作翰王孫安存戲劇相與大醉十日然後放棹艦入清河下長淮問古戰場及騷人釣遊處相從賦詠以舒積思慎勿以謂予方奔走舟車之下求盡其職無克從于嘲詠風月留連光景作少年郎耶酒盡告行書以為贈

壽吳孺人序

古之於親爲所不致其極而稱壽則具大者故觴斝不足以盡獻狀夫不足以養志幣帛不足以將誠惟文字可以揚厲德善有古詩人頌者之至情說親之道於此爲獻然士大夫間類以之爲非文不屑爲豈以頌者多而作者脩乎夫稱壽孝之大者而獻貲多是惡天下之為人子也故凡有以詩文請者不肯未嘗不欣然應之無難辭推己之心知人之孝同耳庠安諸生以君禮之母方孺人壽七十而加律因與其二兄梓材及其友生盧鴻舉書所以稱慶者乃走書其從弟監察御史祚外弟禮部主事邵君新於是兩君過予乞為之辭予不及識吳君而獨重其孝則起請孺人之為人曰孺人故宋蛟峯先生之孫嫁處士吳本輝父本輝父棄世二十年孺人不爲奇絕之行而家庭閒為子者不悖為婦者不悖為僕者咸戢其貳而不敢肆人以是賢孺人兩君又各言孺人教愛之如己出且顯然以不克親拜堂上為歎夫壽之當壽常理稱壽常事獨從子之於從母猶以為疏矣而慕之如其子其親戚于弟又加遠矣而慕之如其從子其子之友生異姓矣而慕之如其親戚于弟吾以是益知孺人之賢矣賢者有後孺人之兩子皆克家而又有才行如季子者他日起諸生與御史聯鞍朝行以底于顯親揚名之孝則孺人享祿養以介壽祺方自茲始孺人始生之日在歲之秋九月二十九日予不能製新詞異舞宣歌以侑觴稱閟宮之詩曰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又曰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予不敏敢以是為孺人敬誦之

送晉寧州判醫官序

鄉貢進士王景陽關藝于太師李文達公家聞道其鄉人郁景暉之醫於公子尚寶司丞士欽及其二季士敬士貴同樂與遊且於其醫之良也又以道于予予方思識其人而景暉受為起為以科于晉寧州醫學

去矣士欽相率來請一言贈之行嗟夫天下之事未有不資于學而能成者百家衆技必有師焉而今之公卿在天下以學名者三儒也醫也陰陽也儒之學自三代已然醫與陰陽二學肇于宋而盛于今

國朝置官與儒學相埒夫二家之學在周禮曰醫師在書曰羲暨和蓋儒者之學非百家衆技之所謂學也儒者不得而專攻故使良者為之長率其徒以相守令而治民焉其任雖卑而責則重蓋禮義廢則民之俗也濁疾疢興則民之生也弗遂寒暑舛則民之業以隳三者之教行而治道成故曰二家之學非百家衆技之所謂學也夫道德性命之理六經載之醫與陰陽之先其所以察脉理而知受病之源測玄象而得運行之度類非神聖之士不能以前知特後之學者泥其迹不察其理故世以百家衆技之流目之而為其徒者亦安處其名蓋二家之學失其職也久矣晉寧於滇為屬郡而景暉之父故為醫學師景暉世其學且世其官蓋庶幾所謂良士者夫滇在京師萬里外其地與夷獠雜

俗 國朝以來禮義之漸洽視內郡而況于醫學者見景暉之教將大行于一州而遠人蒙其休也予故舉于文達公而景暉又於予有鄉學之舊亦深慨夫儒者之失其職而無以自振也故以學之說告之

文母王宜人輓詩序

輓詩之作何昉乎左氏之歌虞殯莊生之紼謳古樂府之蒿里薤露皆是也然考其實多當時送葬執引者聲之以相其力耳顧近世為之者異于是憫其人命之不淑則近于黃鳥之詩本于人子所追慕則近于蓼莪陟岵之詩頌彼之善寄此之哀雖不相知可以請托為之習于見聞遂成故事不如此則人且有無所用情之譏蓋士大夫告哀乞詩類于俗人之飾僧追薦勢不能自已也戶部郎中文君志貞舉其母宜人輓詩一帙過予泣請曰詩必有序子讀而悲之曰此亦可謂用情矣夫古詩幾三千篇孔子删之存者三百有奇而致哀于人追慕其親者僅一再見又毋不過三疊六疊而止焉蓋如此其慎之也慎之故足以昭當時訓後人而近世為之者動輒累十百不止徵之累年不足借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則亦何其詞之貴濫之固一至此哉蓼莪陟岵之詩人子所自為未嘗借重他人適得諸其國人未嘗出于大人先生之口皆孔子所不棄則人固貴有善之足貴乎宜人姓王氏世家山東從陝西諸邑之東川既嫁從其夫君子調戍涼州中歲而歸脫就養京師受封 縣君六十有六以辛卯之華林峯下本其為女若婦若母甘有齊閑其有郎中起進士為行人至今官其顯揚之孝固將有出于此帙之外者然則此豈不猶善于世之飾僧追薦者哉

送方君引

方君東發欽諸生也少從鄉先生學春秋學成赴南宮秋試屢弗利而年益老學益篤其家有父翁死無繼者有司將遣君而儒生從戎者今當遣試其才否擇遣之君特將走京師兵部請就試文淵閣三老彭遠成先生才君之乃得釋予與君家同鄉竊為之嘆曰周禮凡國子遇

兵甲之事則從之事甲令其率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夫周盛時如此而況叔季乎於國子如此而況郡縣諸生乎雖我

列聖以文教弘古之治一才一藝故於儒之曲成之如此方君不已太幸哉詘仲尼之言君之志比其必無然也已以上詔經綸思大恩于今前今日之詘固後日之伸兆也君若見貢士良醫與子吏書止以為君之歸

洪氏家譜序

知鄭州徵人洪君德其世譜一帙來曰其前曰行欵行族中世其所稽而不朽也洪出於工氏受封河內之共城子孫推本水德之緒加水于左世望於光在唐有諸經綸者德宗朝為河北黜陟使讓龍方鎮兵左遷豐城縣尉後有徽之官徽之有洪蓋始此觀察七世孫錢又從休寧之黃若鉞七世孫中孚宋進士龍圖閣待制贈少師徽宗時嘗諫伐遼忤內侍落職致仕待制五世孫大六再從叔之西南

境內姓其地曰洪源則今洪所定者也大六十世孫伯祥自號洪崖老
人元至正中與其弟震伯洪氏本末纂錄序而藏之鄭州上距震孟
四世矣然後洪崖兄弟顯譜之後于姓茆蕃為世益遠而譜編之傳者
日益謬於是鄭州又復定為今譜凡若干卷洪崖之譜有鄉先生唐仲
實及史官徐旭之文所以敘譜之故略已盡之然延猶合戴之洪氏自
唐至今視他族積久彌盛亦有一公所不及言者夫唐之亡成於方鎮
□之分裂始於伐逆而觀察掛制兩公獨於兵將既滋以天下為念不
恤□臣巨閹之害已而言之君父雖其言不行而未嘗之正諫國之忠
建章之見萬世如一日也其子孫之識且久不有以知其然哉是則斯譜
之行豈直叙親疏別真偽所以不忘前烈而進其後之人固鄭州謹嗣
音之意也鄭州起鄉進士句桂陽徙治縣皆有賢聲子遠亦舉鄉貢進
士而鄭州故與走之宗兄弟知了州溉有斯以知其氏者莫如走也故
論其世而以兩公為首稱使後之觀斯譜者有考焉

贈廣東按察副使張君詩序

廣東凡十郡七瀕于海一居海中環其境諸番相望而倭人最慓黠難
制 朝廷為設按察分司于海上副使一人奉璽書以巡視海道為名
一方安危隱然繫焉用失其人必且懷事故擢任之際往往慎之吾友
華亭張君汝欽之赴茲役也同年友一十人約賦詩道其行且予為之
序廣東大藩水陸之交警備甚嚴三司皆治廣州而按察又分五道各
者印以糾諸郡獨海道上下數千里責之一人然比年以來倭人出沒
益少而猺賊弄兵于谿峒之間無虛歲至于焚縣治逐長吏俘戮其子
女屢勤大將出兵攻之稍靖矣而復熾此其故何哉夫者平易者個理
之常也汝欽長身玉立性敏而志銳自翰林庶吉士為監察御史出按滄
海荊湖之地不縱不刻所至肅然有聲焉海道之事固彼為之雖然巨
艘排空戰艦如林以可然之身日與寇至而圖其成此水道之所以長
安也谿峒不險于海猺賊之慓悍不滋于倭人此事未聚而議之中可

乙否有事相觀莫可與當者此陸道之所多危也夫廣東偏師也境上
至今不解其勢殆有可平之漸而海道之無虞也久矣易曰無平不陂
無往不復艱貞無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汝欽往哉服金紫食大夫之
祿日坐行臺兵民環立以聽乎教令豈可一日而忘艱貞邪謹自治勿
恃其安而致乎為事之涉利害者亟罷行之使海波不揚戍備閒暇島
夷聞之不敢乘其隙業業者望之有儆焉則豈惟無負其平生與今日
慎選哉福祿日臻誠有如易之所云者矣諸君子詩多致愛助之意而
無留連光景之詞固將有可傳者不待序也

送范邦祥知嶧縣序

徽之貢士范邦祥以戴氏學凡七上禮部舉進士不第既入吏部銓其
下邦祥者類得府上佐及州長而邦祥僅得為嶧吟又遠去其鄉數千
里于江之北徽人之客京師者重惜之因相率請予為贈別之辭嶧山
東之縣也秦漢帝王率嘗登其山之下刻石頌功或道海上求仙人以

徼永樂而遑其大欲計當時屢從輿馬紛然交于馳道供億之需百出
而嶧之士民奔走服役轉贏死亡為之今者亦疲于事上日無罪責雖
有子惠循良之志將安所施方今
聖天子端拱于上無盤遊生事之好四方靖謐不特一縣為然則邦
祥去此而綰黃綬為郎于大府之下以今百里之人所豫者儼如古子
男之國譜非
聖天子之明賜不可也而又何重惜之有雖然古之善治不過富之教
之耳三五年來山以東非水則蝗疫癘薦興郡縣之間下至凡宅村墟
蕭然至於無人此豈君子可樂之時邪邦祥往哉尚勇於舉措之蹟使
饑者得食痛於析者反其居而病者無夭札之苦然後乘
閭閭閑暇之時進其諸生相與推明孔孟之道書而復行之俾嶧之人
忠信長厚無詐無訟以還鄒魯之舊此則予所重望于邦祥者餘不足
道也

送太學生于君還鄴城序

我

朝准先代之制事必養于郡縣舉升于太學以次入官蓋儲之有素而後任之得人也予獨怪夫近世士不知所自養凡在郡縣者恨升太學之遅在太學者惟恐出之不速故未升則上彙焉以求進而升則投牒吏部顧就祿學官甚或失其所以為士者夫士之在學其猶農之在田農之生肆乎農廢其田則餒賈廢其肆則貧士疾視其學則為棄人士之在郡縣學所讀者先王之書所友者一鄉之良士無耕稼貿易之勞而有弦誦之樂一日居之則修己治人之業有一日之長其上太學也亦然且所與遊者天下之士歲考月計而吾之業解不成矣稍皆僕僕然有淹滯之歎幸而去之動色相賀是何所見之與農賈俱邪于君本深鄴城世家為縣學弟子員以所業尚書赴山東鄉試者屢矣每赴輒不利于有司而業益精成化丙申始升太學其同升者多須就祿學官君笑曰方將受教于人而遽為人師士之恥也乃請告省親東歸

噫若于君跡其心顧豈可以今之為士者求之邪　國初太學生選授京秩而進上多外補凡試禮部未第者增廣諸生不得入大學太學之重如此正統以來斯例漸塞由是科目重而太學輕假使人皆好修如于君則世烏敢有輕太學之士者哉惜乎蘭蓮之一二不禁蓬蒿之千百也于君之歸奉親讀書其所養益厚必且大成于科目之間以副上之任使抑豈足為一鄉之良士矣乎監察御史倡大器亦鄴人予同年進士也素學于君請予文以為君之別大器之友即予友也故不以辭

贈兵科都給事中章君序

給事中非言官也唐宋之制給事中治門下省佐侍中詳命令封駁章奏別有拾遺補闕司諫正言謂之言官其治曰諫院我

太祖高皇帝罷言官而無著之令曰凡朝政缺失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大哉　王言其視唐宋之淺謀狹制蓋萬萬矣

國朝給事中設科六有長有佐其責位分而職命一然今之人見給事中猶曰言官其自誇亦曰言官予恐有之者非其非而自誤者無當也鄞之章君元益天順中與予同領京闈鄉薦成化初同舉進士同教養于翰林元益長予四歲弱於跳閣于凡事之予承之史官而元益擢兵科給事中朝夕敝其以求盡其職而跡論崇議見于設施者士論往往以為得體既進都給事中凡同年者又皆喜以為吾榜得人而鄞士之喜尤甚於是刑科給事中盧欽王刑部主事楊志仁來請予重之以辭予於元益交久語熟蓋無可為辭然予所以敦厚元益者寧有已乎夫內科外部實相對峙雖祿有崇卑而其責常均剖兵國之大事固難乎其為長矣今之仕者為察佐謁事則曰有官長在吾何能為至於為官長將何所讓其責哉

上嗣位以來屢動兵于四方雖不旋踵恬然無虞意所以弭之之術尚有所未盡也元益嘗佐兵科有聲矣今為官長焉其必有以當處乎此

語曰有官守者盡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今之給事中固非若古之言官有言責然今許諸人直言無隱則夫職之所在法無不得言者合群議而告諸　朝布之天下偃兵息民以輔成

今上垂拱之治予寧不有望於元益也哉

贈鄧州守衞千戶党侯序

天下武官自開國靖難兩功之後有事于四方則以捷進者千萬計由是衞所之上多者數十少者十數皆食其下戎政以隳往時

天子用兵議諸閣法武官擇其尤者為掌正衞三人所一人俾之總軍以治事餘不得預三歲則聽行臺守臣覈其稱否為進退焉兄員肆虐益厭乎鮮矣成化十有二年河南鎮守中貴人既巡撫巡按者稽其所嚴掌正官于　朝蓋河南一都司所隸八衞四十餘所進者若干人而鄧州守禦千戶党侯隆居其一侯陝之某泉人世為將家自其祖父以靖難功至千戶侯襲嗣之卒其所部綵于京營者十餘年甘苦勞務弛張

民知之甚稔其所遴選殆可謂能得賢者歟所恣宜治術中有事可仰成於上請辦于下鄧州一所雖附南陽而軍于外以小御結銜其勢儼然與府敵專行獨濟無不可者然則此侯[illegible]指閾將繫一州之重輕也哉鄧於前代為重鎮地瀕襄樊山川阻修屢溢往々生其間々朝廷一遣將帥問罪必先駐鄧故為鄧也難遴者

天子命大臣行要害立官府綏流人為久安之策鄧之易々蓋自此始矣雖然古語云太平不可忘戰侯勉哉慎選封恤士馬我政之涉利害者罷行之使一州晏然兵民齊悅則豈一得之足處將々哉之衆亦孰能易之侯勉哉鄧之任者相率請予言為贈予外舅鄧人也故不辭而與之言

贈工部主事吳文盛序

世有謂文學不足以得士者非通論也予觀兩漢之人鄉舉里選雖若取第于學至誦其所著述皆平實可法大抵人必深於學々必本於經

故見諸行亦有所據而不悖今之所謂學者何學哉以詞翰之工拙為高下遂使經生不齒于才子士習之不逮古有由然已吾徽之人於所謂詞翰者類出列郡下惟舉於兩京上禮部者率以一經占首選蓋徽之為郡自朱子以來儒先輩出經學之漸被者久後生小子口誦手錄者不雜于他岐故也若休寧吳文盛其一焉文盛之春秋有聲郡學成化辛卯以是經舉南京鄉試第二人壬辰魁禮部會試主司皆錄其經義式來學　廷對賜進士出身值外艱而歸丁酉服闋乃授工部都水尚書司主事出莅淮安清江浦河道云文盛為人恂々儒者若不勝衣至扣其所得亦需然莫能窮雖性和易人樂親之家居三年未始有私謁益非深于經者不能也彼施々然驕其詞翰之工于人實足以恭其手澤耳其中豈必有本哉雖然詞翰之工拙不足計而近世乃復指談經者為迂闊甚矣乎士習之頑也窮經將以致用春秋者聖人之用在焉文盛幼誦習之今壯矣是非與[illegible]猶如辨黑白數一二推而行之豈不綽々然有餘地哉將遂為列部有不然卒々者多借上官以自誇文盛之去此也本之以平生之學加之以獨任之久將見其煥然起于淮水之瀕矣[illegible]死于此淮南北往來之通衢也吾頗與鄉人士之客京師者拭目焉

宋遺民錄序

予嘗讀宋王鼎翁謝皋羽唐玉潛三子者之事而悲之且名不載於史而其平生著述兵燹以來又多淪逸獨其倡和稱述之間見於諸家別集中者猶可考也鄉居之暇因裒輯以傳而附以其一時意氣相與之人為十二卷題曰宋遺民錄序而藏之曰嗚呼甚哉宋待士之厚而獲士之報如此也江南北兵帝昺亡宋勤王捍難之卿相擠且死矣而三子者皆布衣為文丞相客初未始都高爵享厚祿也乃獨拳々思宋之不置或欲死其主於方生以成其名或欲生其主于既死以暴其志或欲存其祠食于既亡續其王氣於已斷以求盡此心而不負其主天理民彝賴之以不泯焉夫然後知宋貽謀之善而士厚報之可以為有天

下國家者鑒矣吾嘗見前代亡國之君暴虐備至其臣有斬首就戮甘九死而不悔初未始繫於國之貽謀焉者誠以君臣之義截然有定而秉彝好德之良心不容已也然亦有以其綱常之身與其君父之國委而與人以偷生苟活僥富貴于一時且自以為得計者雖本諸其人之知愚賢不肖而國之貽謀亦容有未盡耳此秦隋之君一經敗亂即如潰瓜不可復救而靖康之末忠臣義士死者踵々又相與維持立國至于百五十年之久國亡主執而猶有如文丞相者挺然以其綱常之身百折不屈就死如歸以明大義於天下後世而三子者之志於是誠可悲矣予今言者每以其名不載史為恨然予嘗竊觀三子者之事而得其心矣方其運去物改之後猖狂徙倚于殘山剩水間孤憤激烈悲鳴長號若無所容其身者若可奮力就白刃以不辭環而視之非不自知其身滄海之一粟也而綱常繫焉故寧為[illegible]之貧賤而不悔焉

誠有見夫天理民彝之不可泯也然跡其平生則亦將求以不負此心而已豈必人之已知也哉而其志則已光耀妍錯于青天皎日之下雖歷萬世光昌常新不與海桑而俱化矣固非若世之淺丈夫建尺寸之功必待銘之鼎彝刻之琬琰而後名可求也由是觀之夫三子者豈以史之缺不載爲加損者哉區區孤陋每摭拾其殘編斷簡而伏讀之其言勁如風霆煒如日星而黍離麥秀之感溢于言意之表殊使人不能終篇因以毛髮上指涕泗交頤如見其人于九京稟有生氣欲從之游而不可得也矧夫一時相與者又皆慷慨悲歌之士或倡和焉或稱述焉皆足以起人心之忠義振末世之委靡百代之下讀其文想其人將必有任天理民彝之責于一身而與之實契神交於百代之上者矣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不鑒於此哉編之末復附以元主爲宋裔之説一本諸故老之傳聞參之史傳之登載卓卓乎可以信後世而無疑蓋又將以慰夫三子者不忘宋之心于地下而宋胎謀之善之報亦于是乎見焉

〈篁墩文集卷二十一〉一六　十六下

篁墩程先生文卷二十一

序

贈三氏學錄孔君序

成化丁酉春衍聖孔公上疏言三氏學官闕員族人公璜有行有文請注爲學錄上京師吏部以聞詔可公璜字輔文宣聖五十八代孫也治任東歸凡姻于孔氏者醵而餞之又過予請贈之言謝不敏不獲則告之曰聖人之言具在方策學者所共習也雖得之有淺深小大皆足爲教養之資顧予之無陋縱強之有辭亦輔文之所前知者矣將何言仰惟我

列聖於宣聖之宗子世作爲公開府置官屬得自辟三氏學其一焉學之爲師者不考績爲諸生者不貢試侔於卒歲視　諸王府近世始更著令考績貢試比于郡縣學提學按察官得臨之蓋因時制宜勢不得不然則今之爲學錄者視昔加難矣且郡縣學之師徒誦法孔氏云爾非其後之人諸生亦雜出于兵民子弟不必皆聖賢之裔或一不副其

〈篁墩文集卷二十二〉一八　一

職人尚得訾議之曰非孔氏之徒也而況輔文乎如使聖賢之裔有一之違戾禮法學行後于庸衆人則人責備其師矣又況主學者聞其賢而舉之則夫酬酢事變周旋禮文固將挾之自輔以求立于無過之地不思其難可乎輔文之考經伯正統中爲學錄曾祖克堅仕元遠祖頴達仕唐俱爲祭酒而安國仕漢爲博士皆師儒之官其著先播于史牒家乘者炳如也輔文淳行篤學雖漸漬乎其先世者有素是職之舉無難焉然未可以自足也踵芳塵列由考而祖又上之以闖于頴達安國之堂與使禮羅之例物然一新于鄒魯之間斯下無負

聖孫之推薦上無負

明天子崇儒右文之優渥矣經不云乎惟斆學半此贈言者之意也輔文勉哉

山川鍾秀圖詩序

新安山川甲于東南而婺源又一郡之勝物巡先生文公朱子之闕里
在焉初文公父子生時有紫白二氣出州家之井中宋號曰虹井建亭其
上且後韋齋因仕而家于閩迨元至正間　國朝洪武初州皆滿塞其
子孫一人于婺源俾奉祠墓曰湛者距文公八世矣用長子襲貢封户
部主事擢起進士歷浙江都轉運使景泰中　詔録朱子後於是居闕
者曰挺世爲翰林五經博士居婺源者曰琳世爲國子生琳於挺從兄
弟也歷餘杭永年丞兩派並顯于時而推其原之所繇來則婺源其祖
也考之朱氏家乘韋齋嘗以紫陽書堂名其印章紫陽蓋新安之名山
又聞之長老謂淳熙中文公歸展祖墓慨然思返其故廬因挾西山蔡氏
與俱蔡氏雖精于堪輿之說而實則閩產力勸文公還閩則二先生平
日眷眷于新安之山水可知已噫大賢君子之生其身繫天下後世斯
道之絕續其後之昌否皆天也豈悉假于一郡縣之山川哉然尼山禱
而得　宣聖有賢嗣人世不失爵則地之靈或相之亦理之所有者吾

以是訊井虹之說焉雖然陟降于廟庭行視其丘壟使觀者指其父子
兄弟紆金拖綬相望于松楸俎豆之間而曰斯山也斯川也其秀之所
鍾如此則未也賢者之後固有在彼而不在此者夫朱氏之言著于書
而行傳於史天下後世人知誦習之而況其子孫也哉努篤行恭益之
躡二先生皆嘗爲之迹其舉措無非道之所在苟爲子孫者言行不失
其世守則豈惟名位之進足以榮一時將彬然嗜聞于故鄉山水而大
賢君子流澤之長所以出乎天者今可繼矣湖廣按察僉事汪君希顏
於朱爲姻家既作山川鍾秀之圖以贈永年又既諸公賦詠之而以走
新安諸生也請爲之序

送孔君廷佐知環縣序

環於前代爲邊州宋至以重臣開府經略以扞其寇　國初天下平
西土歸於職方乃易州爲縣隸慶陽蓋自是令於斯者妥然與其民相
忘號爲善地中世以來有警虜嘗竊間入我乃邊而進人然安虜稍
得志以重于内地若環則亦嘗有小警焉惟其城既興奔走不暇由是繼
令者始以環爲難
今天子嗣位十有四載雅勤兵于關陜諸將遂以捷告而虜益衰環益
壯鄉之孔君廷佐以諸生待次吏部而得令于環予與尚寶丞李君士
欽皆於廷佐有葭莩之好則相與慶其行曰甚矣廷佐之宜於環也何
哉業本于世守而才成于積學廷佐之先家壹壁其曾大父烏撒府君
從
高帝起江左自將五千人北渡取鄧州而城之創官府綏流人戰群盜
掌兵民之政者十五年後雖去之而鄧人懷思懷其子孫之留寓者不
衰廷佐在諸孫中翹然秀穎得諸其家者既深而又發跡庠校通經術
友國士以充其所未竟使環如昔者之難且將易之而況戎馬載旋可
外無事治環之蹟固有不煩乎旁求遠睨而得之者矣雖然君安思危
相古所戒廷佐往哉勸農飭吏之餘按行其山川與其故壘遺城之下
進其父老以考知前代扞守之宜覽我　朝更化以來治狀難易之故

凡事力可及者罷行之其大者或專達或舉以副行部者之周諏使固
廷佐而有取焉以福環之人則究其所施以無媿於祖武者將不止乎
一令矣廷佐勉哉

贈覺義祖庭上人序

我　國家董正治官於内外文武諸司悉準古制又以釋老二氏前代
處之無定法而祿其徒也無定員故或尊禮之太勤以至于速辟或偏
重之升彼抑此使不相能之二者皆非也於是定京師爲僧道二録司
隸禮部秩視六品又置僧綱道紀司于諸府二正司于州二會司于縣
並隸二録司俾率其徒事其事以自別于齊民蓋
高帝一仁如天地之覆載雖荒裔之遠外者思有以綏之俾無一夫不
獲其所而況老子中國人釋氏之先本慕中國而來者乎故不問其説
之何以一切以官府處之由是二氏之徒得相安于德教之下而無偶

之虞偏重之厄者哉

高帝之仁也祖庭上人良家子不樂爵官而從釋氏者游其師曰翠岩仁為僧録右講經翠岩之師曰本宗仕為僧録左闡教皆以能官名于時上人既得衣鉢之傳遂出游四方廣其見聞以求所以嗣其二師之業者既乃浩然返于京師於時樹用太監侍君方叅建大剎于都城之北西湖栄請于
上賜其額曰廣慈又特簡上人為僧録右覺義使兼住持上人於是可謂能嗣其師之業者歟雖然正僧率其州縣之僧以聽于綱綱率其府之僧以聽于録猶令率其民以聽于守守率其民以聽于　中朝之大臣也其秩雖甚懸絶而其已率下以求盡其所當為則皆然已夫是豈有不下意于官府者哉上人勗之仰思我
高帝之仁以無替
上之寵命則庶幾乎有光于所師而不忝其所學者哉錦衣戶侯趙君

廣本大監公之客將而予赳兩試之館人也將合所知者以慶上人因請予為之序

送湖廣布政司參議林君序

今之升朝官惟戶部所理諸場庫塲藏自京畿以達四方其事比諸曹為繁難于部十有三其官屬常五六十人其轉遷比諸曹為濡滯故任者憚君之君之而有成績被顯擢則其人可知也以予所識若林君允吉其一人焉允吉以一經試魁其鄉既而舉進士為工部主事天順中歲群工於荊湖荊湖之人稱之至今其在戶部自主事進員外郎中課其績蓋二十年矣部長貳任之不疑而寮案推遜之無後言其有所獻啟通融終其去而下人罔敢曉曉者其為人如此成化戊戌之秋吏部舉之遂拜湖廣布政司右參議奉　璽書專督臨賦焉夫戶部之不忘其前政也者懼　朝廷用程其才也允吉將　陛辭部道其同官主事汪君以文遂命鄉人出祖之請予言為之贈予觀布政司古方伯之任自使以下皆尊官然其任知率以謂譬行惟兵馬錢穀讞獄用之大者置官專領則特降　敕以告諭其人焉蓋重之也若文王罔攸兼于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而不難於吉士之求於人之戒哉
朝之任法與人蓋體諸此然則允吉之膺慎選其不忘有以副之可乎荊湖地數千里視諸司最大又多美腴之田其民樂土而厭他徙獨其西南境之廣貴州者也控蠻之師西北境陝雒者多流人其間蓋不能無坐食之費轉饋之勞則起而為之所者非允吉乎其誰屬之允吉闔人外着長厚而內廉隅處事精敏其於職務之難易繁簡與其進之遲速小大蓋無容心焉久矣其去之荊湖因當旌優其平生思其守以其施以不隳其積望而卒有以副乎上下也他日績成而來加再命三命之　寵焉以增輝其鄉邦而成予之論亦固有可以前卜者哉

贈同知徽州府事張君序

同知徽州府事張君拜　命之明日予往候之　闕門之外之寓舍君

留款焉語刪而色溫心竊幸之曰豈弟之君子也我徽之民庶幾其有瘳乎時通政參議李君和在坐屢顧予曰張君昔判我彰德其政也不亟以困民不徐以廢事彰德之人頌之至今今去而佐徽守郡之幸也敢竊以為賀又明日行人洪君漢與徽之仕者相率而過予曰漢嘗奉使道出黃州識張君蓋及其境則士民相與誦其仁之公平漢雖識之今起而佐徽我郡之幸也敢請所以賀予不敢當曰我聞張君之治彰德也巡撫都憲賴平貫公上其政于　朝其治黃州也巡撫都憲太平吳公江右劉公又相繼上之蓋更兩任踰十年前後不易其守故吏部長貳重其人奏其最加大夫之　命焉以幸我徽人則張君之功名固已升諸　廟堂通于
天子可以聞四方為後勸其賀之也亦奚假予言雖然我輩皆徽人也若徽之詳則豈非張君之所欲聞者哉夫徽南畿之一郡耳僻處萬山之中非往來通塗無迎送之擾征役之繁其四民各安其業而良賤

狀州有爲差無所所之習俗化之風若上之人以無事即其下則下之人以無事應其上而徹之政成矣失繁簡之宜滋良賤之序一切拂其下之心以承聽攻則徒見其紛紛然日不足而曰徹未易治此豈徹之罪哉張君連治二劇君有聲謂其能行於徹而我華獨不能自已者愛助之意也張君其終聽之君名英字廷僑陝之金州人其先君子嘗爲浙江都司都事君侍學焉遂以鄉貢進士入仕而後此名位之來者蓋未艾也

東谷遺稿序

東谷君死西寧之又明年予從其孫錦衣指揮使孫璉求其平生之稿得所謂五雲漫稿風雅遺音蛙池鼓吹廣雅秋聲東谷集者若干帙大抵皆零落之本也云自其從東歸時失之而又間亡亡借者之手故所存止此以予平日所見東谷詩文之可傳者蓋多不在焉其亦有可惜者矣點卷慨然爲新其中詮擇之得諸體詩若干篇文若干篇彙之爲

（全三敎文集 卷二十二） 一八六 一右

十五卷付錦衣君與東谷從子府軍衛鎮撫齊果刻以傳未幾兩人者相繼物故鎮撫所生父胤嗣東谷之母弟也來自京南爲郎其工焉予觀東谷君邁往之氣高世之才當其杖策雄談含毫長嘯謂世事無足爲者固自以爲一代之人豪矣而志卒不遂以身徇邊於此益有遺恨焉豈獨以是稿爲惜哉或乃以東谷之可傳者在此而不在彼何也豈旁觀者有定見而歷善者固有所不知邪雖然是非不定於身後而尤有望於千百世之下則其人可知已於是益有感焉東谷姓湯氏諱胤勣字公讓其家梁人故徙戍功臣東甌襄武王之曾孫初用周文襄公薦入京師又有司悉安公薦遂 裕陵于沙漠驛受知于李文達公歷僉都指揮事充參將守禦延綏西路以終

椿萱齋壽堂詩序

人生之最可樂者蓋莫如具慶若既賢且貴而又偕老乎一堂之上不尤難哉凡揚什弘業能誦吳公之詩蓋具有此意味其詞想其人亦可誦書頌者已三山林太史可大析其首句十四字爲韻與搢紳大夫各爲一詩以壽戶部員外郎耕可叔通之父母甫田吳太史汝賢又總十四韻爲一詩離而偶之鏗乎其金之始也合而和之戛乎其玉之終也諸君子其又可謂善頌者哉叔通之獲是詩也將萃爲一軸馳歸爲親壽以詩必有序請予爲之叔通之先徽之休寧人自其祖始以客遊而家于閩故登科之記猶署其籍曰休寧云予家亦休寧也與叔通相識于京師而知其世之詳蓋叔通之父仁甫君最孝友嘗追慕其親作官林風木之圖人重其志爲詠歌之嚴事其兄凡貲業能少取而多讓然愛育其姪子與子姪無厚薄也別墅之間有古松數株引泉作礀徜徉其中自號松礀道人其高情逸韻識者尚之而其配林君復以敬正慈淑之德佐成其家蓋凡閫之爲父母者有不如甚輒相與歎曰安得有賢如葉翁林姥而家之不淑者邪其後叔通以進士歷官戶曹當成化乙未之歲用考績書最受 敕封父爲承德郎母爲宜人奉品服以

（全三敎文集 卷二十二） 一八七

華其身稍郎大夫之祿以供其養而兩君俱年六十無恙在堂蓋凡鄉之爲子者有不如志輒相與歎曰安得有才如葉氏子而親之不樂者邪所謂具慶而賢而貴而壽備一家蓋一鄉樂如葉氏者誠寡諸君子之詩其果謂之善頌不誣者已叔通方以其學術進于用名位之來益崇則二君受 封命之榮益多壽益臻德益邵其樂當益有大焉能言之士聞其風而播之源源乎益且有不能自已者哉予聞之莊子大椿以兩八千歲爲一春秋本寓言至宋人有一椿五柱之句乃始以之況父而萱致焉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背北堂也禮婦先在北堂而醫書又稱萱草爲宜男萱之況母始取諸此然萱諼實不可以相通說文萱一作蘐蓋自唐收古文六經說今文而遂易蘐爲諼也不知者乃謂諼爲本字萱爲俗書豈其然哉因序此堂而并及之蓋先哲意而後訓詁亦著述之體所不廢然

慶通政使司右參議王君序

靈璧王君必照與予同舉丙戌進士第出知江西樂安者三年其政有
成吏部請于
上而名之選授監察御史一日奉節奉天門下許吐鴻暢聲止不愆
上為之動容既退 朝薦紳大夫譁然相與問奏事者為誰蓋王君之名
一日播諸 朝而聞四方久之鴻臚以少卿缺聞
上注意焉不果成化戊戌遷通政以參議缺聞
上復注意而吏部適以君名上遂拜命焉 廷謝之日薦紳又相與嘖
嘖曰宜哉王君當是時吾榜之士為御史者最盛於是楊君維楨屠君
朝宗合諸同官之意請予言致其私予不得辭則告之曰虞廷九官龍
為納言中古以來置門下省與中書尚書分宰相之責蓋即今之通政
也夫中外百司章奏文移叢至山委一二審之以告于
上而下之所司又安其職一二審之而後行天下嚴矯偽之防謹功緒
之稽固非一二人所能理者故有參議兩人分日涖事以副其長貳其

出入謀議進退 恩禮率與六部均苟非其人則固不足以當
上心協士論而王君通經學古為名進士律己愛民為良吏付法盡職
為才御史其聲稱在人非一日也家知遇而被顧擢固所宜有豈獨以
其言語之暴于外者哉然嘗聞之舜命龍之詞蓋深惟夫讒說殄行震
驚朕師而望其出納之允則其責任之難可知已今之通政古之納言
其職雖稍不同而士君子抱經用之學懷致澤之志則固無所往而不
究心焉矧於食大夫之祿日對揚于
天子之庭者哉王君勉之崇階 殊恩所以待成績于異時者蓋未艾
也

存思四詠序

存思四詠一編薦紳大夫士為無錫人華春所作者也初春之祖源長
有至性嘗割股以愈其母顧氏之疾不幸年二十有六以卒鄉人稱為
孝子源長之卒也以子㫤其母而不及其婦鄒氏鄒以夫之未葬乃心
也葬其姑夫並涕入室[illegible]年二[illegible]鄉人稱為節婦與孝子本常
才三歲賴鄒氏教育之以成而鄒亦以世其本常以早失怙恃而不克
見其祖妣之養又不克顯其妣之志題其所居之堂曰存思感慨終其
身於是鄒氏自題以迨春並史氏世歷數十年而春亦不援亦已久矣而春
方以奉三馬田慕之不忘亦可謂之賢也已四詠者其一曰託孤撫胤
所以予節之始其二曰舍生明志所以著節之節其三曰烏鳥私情著
孝常之所以其祖也其四曰陟岵瞻慕著本常之孝且親也然節孝義幸
于一門在 朝家當旌之旌典以勸一鄉在史氏當為之立傳以風一
代固不以四詠為重輕然朝典文傳其所以在一鄉一國者公法也非
其子孫之所得為也旁求名公碩儒之詠歌稱其事於後以存其思者
家法也豈非子孫之所當為者哉豈曰補家乘之闕而示人觀美者哉
予嘗考南齊書有華孝子寶方八歲時其父當戍長安與之約曰俟歸
為爾上頭其後長安陷寶年七十不冠人問之輒號痛彌日蓋凡無錫

之華皆出寶後而源長之高祖銘仕元為都功德司都事早世其配陳
至老不奪志當時旌其里曰貞節之門然則華氏之慈節孝義所以開
於先者非一日矣宜其繼於後者代不乏人焉如此記云致愛則存致
慤則著詩云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其華氏之謂乎春淑慎好文有故家
訊淳之風蓋華之佳子弟云

西巡紀行詩序

詩有六義而風居其首焉故先王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
因其聲之正變以求俗之澆淳而國之治忽從可知已中古以來巡守
之禮不行乃有繡衣直指採訪觀察諸名稱號觀風之使
國朝成命監察御史十有五人巡按四方所以酌古今之宜備民治之
端也我外舅御史公志德先生以成化丁酉出巡山西蓋自其始至黜
吏之不法者若干人破獄之不決者若干事恤民之隱與除之蠹所以
肅行之者不遺餘力蓋山西之仕者服其公而行者歎其化居者懷其

上而卒其役來也先生既受代來歸進伏拜于邸第得其紀行詩一帙于槖中而讀之則仰而歎曰此先生之所爲有得于西人者與記節候之遷續道山川之險易與其閭閻歔欷之苦樂艱獻蓋凡耳之所聞目之所擊口之所咨諏者一寓之詩雖近代之辭不能不並出于正變而忠君體國之念藹然詞意之表可以觀民風察吏治不以公正而自工者也被世之言詩者率不過流連光景嘲咏風月其擇先於爲善人而壞雅俗則先王陳詩之制知之何其可廢哉有編　皇明正音者擇此卷之詩而附入之以備六義之一體當必有識者爲之監賞小子爲是以知之謹爲序以授公子珍俾什襲而藏焉

送湖廣按察僉事汪君詩序

成化丁酉之秋吾友婺源汪君希顏以山西按察僉事服闋改湖廣刑部員外郎黃君宗器行人汪君仁夫於希顏有鄉族之雅約薦紳賦詩道其行而予爲之序焉湖廣疆地延袤數千里視諸司最大所轄府州

十七衛所三十有六而按察者得以時刺其吏而勸懲乎其刑罷瘵其事改利害士君子至此亦可謂得志之秋矣雖然鄰嗣[illegible]相望于境內而荊襄故地又易以變　朝廷長慮重兵簡命內外文武之臣彈壓之老開撫府與三司共治武昌則爲三司者[illegible]繁務亦不可不謂之難已夫會衰盜賊恒起于訟之不平政之不理與吏之不得其人歲以來方以征苗之捷告而盜起岳鄂之間至燔劫官府戕殺其吏民勢以滋蔓

明天子蓋不無南顧之憂跡是論之則湖廣四境之責按察首事無所與辭者希顏以春秋舉進士歷刑部主事員外郎嘗奉　詔治獄于四方亟有聲稱又嘗試其能于山之西其於湖廣固優爲之然古君子恒患不得盡其忠而時之難易事之繁簡已之勞逸弗計也予於是知希顏矣當其提印分巡專制一道慨然以其四郊之多壘而閔其職務之任其長官以飭乎其所部文武之下吏使其訟清其政平群盜[illegible]盜賊用寧而　朝廷益無南顧之憂是則希顏與古君子同其功名哉變廉而升循次而進皆無足爲希顏道者考諸公之詩意亦多與予合蓋不待序也

無逸子詩序

句容有凌永澄先生者躬孝弟之行而勞力於衆者至于老弗衰因自號無逸子其鄉之人無問旄倪亦合口一辭稱之曰無逸子翰林學士立[illegible]方猷太史采其事爲之立傳好事者聞江南之有是人也多爲無逸子詩由是無逸子之名益暴無逸子之子鄉貢進士傑上禮部以其所得編次成卷奉以見予予請之竟則爲之憮然良久曰世降俗偷人之去道也益遠故有逸於其身而勞其心者有勞於其身而逸其心者身心之勞逸相乘而人之德偽繫之矣若無逸子則固勞其身以逸其心者與予竊怪夫世之頌無逸子者皆徒知其無逸而不知其有逸存焉昔周武王受丹書之戒退而銘諸几席觴豆乎敬怠義欲之間衛

武公作抑戒之詩以自箴而尤致力於慎出話敬威儀考之當時二武皆年九十餘而不自暇逸者如此此其卒皆以聖稱而記禮編詩者謹取之以垂訓後世者也無逸子少而爲士嘗誦法詩禮今年且八十其有得於斯乎否耶夫既以施諸身又以成其子而不失其令名其心休休焉其實固近於道矣宜乎聞之者有取於其人而詠歌之也彼利趨而欲徑以求逸其身而勞其心者讀無逸子之詩考無逸子之行其不慨然有感於是編者幾希

戚里重慶錄序

令戚里中以敦睦好文稱者曰孫氏孫氏之耆曰壽樂翁翁爲之父雪亭君爲之子當成化戊戌秋八月丁巳壽樂翁年七十而雪亭君亦年五十矣雪亭之子頤奉其父與其母周淑人舉酒于堂爲翁壽甚樂已而親鄰偕集以次稱觴彌月未已相與嘉歎歆慕其祖孫父子一時慈孝之盛尤大顯其堂曰重慶徧徵諸聞人而得賦詠若干篇彙次成帙

題曰慶里重慶稱觴於以行而以序屬予孫氏世家山東鄒平壽樂者翁別號也名繼宗字光爵故贈會昌侯諡恭太師安國恭憲公第四子聖烈慈壽皇太后之母弟昆季子姓自太傅大總戎而下以勳戚並進官禁衛服金緋者十餘人翁歷事

宣宗

英宗暨

今上皇帝官錦衣僉都指揮事歸然叔舅之尊而不驕當

宣宗臨御日奉　宸扈蹕翁必在行　賜賚駢蕃不可殫紀其大則寵

教鳳詔蟒衣繡鎧番國之貢方秘府之圖籍內地之嘉畛名園翁必預

賜隱然與國之寵而不侈翁嘗侍射上林馳馬左右發皆中

宣宗稱之曰奇才而

英宗復辟翁兄弟擁佑之功居多嘗一將　命往訊臨川王入奏稱

旨居然良將之能而不伐蓋翁之所得如此故慶之鍾其身則既壽且康衍于後則由子及孫非偶得倖致者此名堂之意於是為辭而賦詠之作不可無傳也雖然慶本于善之積壽富康寧主于德之好然非

上有膺乾錫福之君則亦烏足致之是編之行使居慶里者知

皇太后以備德感福誕　重華之主啓重熙之運推一人之慶而錫萬邦其　聖善所積遠且大焉如此孫氏獲際其盛而尤於壽樂翁父子見之誦其詩想其人益思秉禮奉法為植身保族之基而以驕侈矜伐為戒則是詩雖出于一時嘉美歆慕之餘其所以繼于孫書流華而興起其尚齒好德之心將不有大焉者哉豈徒為觴詠之樂而已翁性清簡喜儒素種竹甲于京師予每過之必留款客席香中竟日造從歌嘯之適不自知其身之貴且老也雪亭君名瑛字廷璧其官為錦衣指揮使以雪亭自名思與文人韻士角而遠外聲利所以承翁之慶而啓其後者未艾也頤字養正猶敦睦好文如其父且奉子于是編尤可謂孫氏佳公子云

篁墩十二詠序

凡我程氏在新安者其先出梁將軍忠壯公公之生也其世當手殲妖倂以翼民居起鄉兵以拒侯景遂為大將破敵魏周之際公卒于軍其卒也尤異鄉人感其全郡居民之功相與祠焉水旱疾疫禱應如響自宋以來遂奉以王爵而神事之今千餘年矣子孫益盛鄉人之祈報益嚴禮所稱以勞定國以死勤事而兼有禦菑捍患之義者殆公之謂乎公本居休寧篁墩後卜其地以界歙凡宅家墳壟之所奉與一臺也之所遺一木石之所峙居人過客尚能歷歷指其處于山之趾水之涯類有川靈河伯為之呵守禁衛而莫敢褻焉其盛烈在人如此尤不佞還者復請于　朝來展墓于故鄉始克伏拜祠下顧瞻徘徊得遺跡十二處摘其散出無統也各為一詩而繫之事奉以質諸大人大人甚喜俯而和之諸昆弟子姪與鄉人寓公聞之亦群起而有作焉遂成巨編人書一通藏之家以示來者嗚呼公之盛烈豈待小子有所稱述而發揮然于世哉特其存殁之間所以獲乎天而歸然炳靈稱異乎無庸人者或逸于史氏而未書或谷于郡乘而弗備或相傳于故老而失真者取是詩以訂之將有裨于故實之萬一云爾成化十四年歲次戊戌冬十有二月哉生明三十四世孫敏政拜手書

贈朱克紹處士序

徽歙大夫以成化己亥春正月望日舉鄉飲之禮于學中而歙之人有朱克紹處士者與焉屬酒之際介僎和與遂其生郡縣大夫相與嘉其來學官弟子相與樂其食禮成又將相率而致敬于其廬則使仟來請曰願有辭焉以勸於故鄉之老者時予方以　賜假省親將還孟未及識處士而得之人曰朱氏世居環溪之上有希生君者以文行稱于時號止足構亭以居而佚老焉故大司寇楊公實銘之處士且孫也性淑慎喜問學嘗出遊西京以及吳楚齊魯之邦浩然來歸卸掃一軒以事琴號友桐與之者曰雅哉朱君治說之亦以孟禮斥浮屠法不用結禮墓

但號慕菴見之者曰孝哉宋君其鑿竇節於以及於汪諸是途以行往來
割汪村林地以嫁貧者號義塚過之者曰義哉宋君由是處士之賢彌達
然蓋諸乎一鄉故鄉飲之行也郡守大夫禮之以賓敬揖為大鄉飲之禮
所以示敬讓而明教化者也故一人而民不偷讓一人而民不爭不偷
不爭教行化成其繫乎王政也甚大使夫自處之賢者一或位其上當
其人則幾何其不為虛文也哉觀豆之間可敬可畏若宋處士者其無
愧矣學官弟子從而張之是故君子與人為善之意與孔子曰吾觀於
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由一郡以占海內則我 朝
列聖涵煦滋久教化聿興當有大老者今聞賢達以歌太平于春風
土壓之下者乎觀因書其上而甞與焉處上凡九男其為郡學弟子員者
兩人曰棋曰楨當謹事好修當顯其家乎與曰云

壽汪君尚愉夫婦六十序

手以[illegible]請予

上[illegible]肴餘歸新安展冢之三日即伏謁先世祖梁忠壯公廟于篁墩行
視墓田所在則程氏子有居長翰山者以所居相邇世掌其人長翰之
程群多有名瑞者僕歷歷指示忠壯對篁墩墓淚諸賢墓亦不殊吾族子
矣明日又進所見曰越國汪公廟于烏聊山蓋二公者皆有大功于新安
故廟至今于其宗族亦累相等翩然之春予還京師諸族人子弟多送
至浦口別去獨瑞依依有不釋然者又明日至南安拜請曰瑞之外舅
尚愉汪君亦出越公後其人以好禮尚義聞鄉閭鄉閭人謂之長者今
年蓋六十矣其生在五月十有二日外姑鄭氏進士永清令行簡之女
與外舅同庚其生在十二月十有五日偕老一堂樂有子女之奉而無
衣食之憂願求先生一言為壽汪世濟家于平生所為殺所以為祈惟汪
氏得姓最多自予之南歸也以 賜假過諸縣凡所作比歲繼之
獨以瑞屢所不忘其間異其言謂汪誠汝莫能辭矣新安在萬山中其人樂
於而務學識歟不轉徙良賤有等差故大家世族得相保而不散若程

汪其尤也山川四塞風氣厚完人食其土以有生者多壽以予所聞見
考之若溎口汪氏橫岡胡氏之老皆以九十敍冠服之 寵又有節婦
葉氏至百歲乃旌其門其壽蓋不獨聞于鄉而遂達名于
朝堂之上如此況於先世積累既厚而已之德又足以迓續之者乎吾
知尚愉夫婦之壽由六十而躋七以望八九又或至于期頤蓋未可知
也因書以授瑞俾書以張其室為稱觴者先云

志雲先生集序

志雲詩集若干卷錢唐方先生之所著也先生名昇字元服別號志雲
雖家錢唐而居金陵最久少嘗有志為世用中弗利于場屋乃盡棄其
所習大肆力為古文辭有聲搢紳間正統中翰林侍讀學士石溪周公
以其文行薦于 朝不報先生益潛心六籍以及百氏之書閉門授徒
無復用世之志時周公分院南京職務清簡約先生數人者為詩社日
尚羊乎白下山水之間故先生雖諸制作皆擅所長而尤莫如詩也平
江侯陳莊敏公文

部留守南京雅知先生復為之但授諸子經於是
始有訓導之 命莊敏既沒先生亦且耄尚其嗣子平江伯陳公銳先
生一旦去已失所師資上書請留於朝得有教諭之 命成化初公視
師二廣既又以漕運之節駐淮陽凡易兩鎮先生皆在行由是南涉湘
漓五嶺下蒼梧以盡百粵之地北渡大江歷重湖汴來徐邳以極楚之
故疆所與皆名公碩儒所聞既廣所見益壯而詩益昌是以鳴一時之
盛矣公於治戎之暇取先生之藁各以類從輯為是編將刻梓以傳屬
予序予聞之累日而得其大端其詞豐其語暢其格諧皆有所從來非
苟作者然竊聞之三百篇而後若楚之騷若漢魏之撰選乎不可及矣
叔世以來詩愈變而格愈卑惟唐杜子美力追古作號為正宗其次則
楊伯謙所輯唐音詮擇精審成一家之言談者尚之先生風神清峻性
資淵頡而又加以學問之功因自以唐為師法而有以津梁上求風
雅之遺極其才力所到蓋進作者之域有如此者良可傳已然汪美風

與嚴挺之爲挺之子武爲劍南節度使于美在館武厚遇之而未嘗事
以執友公世勳之胄嘗爲入將於先生執弟子禮益恭過武遠甚觀其
分閫于外樾者督獻凡八．朝有所論諫一皆剴切可舉而行退坐幕
府往々進其遺老講求民瘼㦲從容寄雅歌投壺以適其所適居然古
儒將之風者其淵源所自其有得於父兄師友者深矣跡其觀之先生
之所爲可傳者豈獨詩哉雖然詩心聲也讀其詩逆其志可知其人此
公所爲拳々于是編者與昔者評子美者謂其入蜀晚年之詩尤精盖
涉歷之多也今先生年七十矣平生足跡亦不爲不遠精力方健應酬
不衰異日詩之所成于惡可得而窺之哉

恩養堂八詠送王世英員外南還序

皇明以孝治天下凡庶臣之離親久者許歸省親老而無他子者許歸
養著於令盖曠典也戶部員外郎王君世英家於閩有父年八十在堂
無他子而閩又去京師最遠音問孔艱乃以情上得如令拜

恩而南且預以恩養扁其堂盖志喜也同年友禮部侍郎柩君序厚而
下九人私世英者亦爲之喜本其意賦 恩養堂八詠道其行而述予
序之予聞諸孟氏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
以天下養者天子之孝等而下之則諸侯以其國養卿大夫以其家養
可也自封建之法廢而諸侯無食邑卿大夫無采地則以
上之恩爲養者蓋不已至乎世英嘗以考最 恩受褒封光其親之志
又積有郎大夫之祿養其親之口體其 恩養也固矣而猶爲未足務
解其官職而退侍親側欲奉其晚歲之懽如嬰孺之爲者使其親懽悅
之而壽益增身益健乃爲盡其平生之心噫是心也推而極之可以光
四海通神明盖公台不足爲之榮陶猗不足爲之有士大夫往々能言
之而求如世英之行者無幾也世英早以春秋魁多士登甲科入翰林
爲庶吉士歷戶部主事員外郎同考禮闈者一總蔵東廣衛制錢穀之
事皆有文名政績表々一時而此舉尤足以占其大節蓋雖天資之高

學力之勇有過人者而我 朝孝治涵濡之深老人庭訓之篤斯亦不
可誣已世英歸哉聞之人有登斯堂而諷斯詩者其必仰而誦曰
聖天子能體群臣不遺其親之心而施恩于人之父子如此又必俯而
歎曰世英之忠於其職而獲乎
上遂得養親以 恩如此有父壽敎而致其子之 恩養如此殆於世
敎有補矣雖於古之善治者必責忠臣於孝子吾知異時有起於子部
之下名位聿升播人口而當
上心者其必在吾世英也夫

壽封刑科給事中怡菴楊先生八十序

走每讀前史見孝友獨行之士言若訥而不能出口行若椎鈍無以踰
人至考其平生則其信順足以大維世教其忠厚足以陰利人之家國
視彼能言捷行之人雖足以快意取名一時而君子終不以此下彼我
祖宗以來若 文華殿大學士權謹起孝子禮部尚書鄭沂起義門皆

自布衣受官秩不次百餘年來風俗人心未甚底于乖盭者豈非
先朝有以倡率之歟走之友淮人楊君貫之々父怡菴先生盖庶幾古
之所謂孝友獨行者矣先生性謹飭讀書明理不爲口耳之習早失父
居嘗授徒養母々亡廬墓三年部使者及郡守相與上其事于
朝大書旌其里曰孝子楊某之門中喪其偶劉獨挈二孤教養之不再
婚恐繼者之非人也盖鰥居三十年長子貫之奉訓力學惟謹遂舉進
士歷官大理左寺丞嘗覲 恩封先生爲刑科給事中云貫之迎先生
就養京師走嘗候風采聆緒言再拜堂下曰是每讀前史思見其人而
不可得者也成化己亥六月二十有三日寔先生初度之辰於是年八
十矣凡縉交貫之者多作爲歌詩以壽先生俾走序之竊聞之詩天生
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而傳又云仁者壽世豈有好德如
先生而不獲高年享備福者哉世降俗移民德不厚寸長片善侈然自
多而兄受 旌門之典被 貤恩之令躋踰耋耄慶延于孫子而得之

其後必甚先生方且言若訥而不能出口行若稚餒撫以諭人此其所爲不可幾及者歟矧有子如賞之其德性醇朴而不雜其才猷儒永而不露駸駸乎執政之途矣鄭二公之業固有在此而不在彼者天之報施善人固如是哉謹序其事以俟日爲稱觴者光云

送南京戶部主事汪惟中序

士必有所試而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今士之發身者莫如今之難中外鉅官臨之於上民侍命乎下秩卑而事繁令試之有成斯其人可大受也已歙人汪惟中令福建之長樂將六年民德之不拾上官才之遂諸 朝吏部覈之曰是也請于
上如例旌其政召爲擢今官戶部江西司主事秩尊矣而事加繁然予則意惟中於其難處者有所試焉故也惟中少以春秋取進士不就中于 朝貴而安于縣久之不病人之誚已也不遠外其民而子惠之可謂達政之體已矧泉穀者令之常事雖然一縣之泉穀耳南京戶部

江西列郡之泉穀在焉坊倪之不可也符臂山委衙蠹窪庭務俾人之輸者諭之人者支領之曰是不加以鉤名簡以負之者也長官稽其簿而譽之曰處分精悍有所試者也豈不副旌召之寵哉抑未也
國朝之制六部諸司聞其清吏結銜清者士之常也非一試爲之者也惟中之爲令也能洲矣進于于部將大受之略于此乎兆敘焉鄉人之所覬也

序

贈都昌令吳君廷端考績南還序

吾友吳君廷端治都昌六年上其績于京師而歸也諸鄉人之在官者率相過予以請曰昔昔之歲吏部閱官籍考薦書而得起鄉進士爲縣之賢者若干人將請于 朝而徵之用備臺臣之選廷端與焉已而事中格不果行今茲之來也政成而名孚矣宜有異旌以勸四方之爲縣者顧乃書一再最而歸之與常吏等於廷端固無所預而吾人若有所不足豈長銓司者固將有大意於廷端乎哉吾子以爲何如予曰是固有說焉夫群庶官而第次之豈無不知向往之人顧進之太亟則或僨於中途或累其晚節故長銓司者慎之若廷端之不究就徵非吏部之故爲此遲遲者也養之也久則其成之也鉅在萃之六二曰引吉無咎吏部以之夫仁者之初心亦孰不銳於功名哉然一得之則或矜持以

喪其平生一失之則或銷沮以遂至於無聊而不能自立者蓋多也是故必有慨然自許之人若廷端者知敬正以盡其職而進之遲速弗計焉是雖若恭然無求於人而功成譽興有人將求我之不暇者矣在晉之初六曰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無咎廷端以之執此以觀則吏部之不亟於廷賢者謂無大意乎不可也諸鄉人以爲何如則皆撫然相應曰諾哉以予與廷端有世契之雅也請紬繹其語以授行人共君朝宗鄉進士方君良卿使書以爲相道之贈廷端之吳出微歙之新墟少司馬致政先生之季子其職廣其才充其志弘後今所建立者予蓋弗及也而廷端弟廷章及從子瀚又相繼舉於鄉其世澤亦未艾云

審刑錄序

成化丙申丁酉之歲
聖天子以星變水沴之告警也於是乎有審刑之使賑濟之使奉
德意于四方惟時吾友張君存簡以刑部郎中東藏在行張君之審刑

也分地在饒郡釋大辟之囚若干人大約主于肅風化正倫理而抑強
暴其賑濟也分地在兗州禱于神祗于經畫勸分與遺之為其全活
者蓋不可數計由是感不死之恩□倒懸之苦者或歌于途祀于家至
今不衰噫
聖天子一念之仁敷錫下民思得才賢共圖治理平之天意感而民生
遂是固非張君一人之力而止也
聖心下慰民望上歸當時有不可泯滅者矣張君以所使於有關于民
命之大者乃手輯其所經斷之案規措之方與為戶編賑曰若干錄閱
者視之三反覆數過而歸之於庶幾乎觸物之中衛於編之良吏傳之
後世而可行實之明科而無愧者與昔裴行儉論士之致遠先器識而
後文藝歐陽公多教人吏事曰文學止於潤身政事足以及物古者賢
人君子之心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心也而近代以來論士以詞章為
高凡稗行石刻者率若□□文章之士而至此其器識可知矣有取張
君麼錄而讀之其亦以為案牘之勞勤不然者而思理者幾何人哉張
君名文泰州人起進士高第性端謹不苟隨處於澤物之念未始一日
不寘諸口遠諸用近受為為浙江按察副使立廷臣薰其平生而
上悉其名也

壽段叔誠先生八十序

廷城閒之家君尚書公河間為盛比大郡當 國初兵後君民鮮以其
以宦學相承名鄉中者率多自他郡來使非其土著之人若交河段氏
其一也段之先本山東為衛有諱某者永樂中適於河間府事有惠政
在民其卒也貧不能歸留家交河里村之原五子從而家焉其長曰綸
賢而早死其仲以恂即所謂叔誠先生者也宣德中用出就祿食為除
陽學正衛先生仲弟恒仕為 唐府審理季弟慎歷官湖廣布政司參
議兩人皆替起科名與家君同舉州序故深其後習宦達四方弟及中
生產而叔誠先生與其長弟怡身任家政修明其父兄之遺教以益大
其門閥而成就于孫人以是知通判公之澤蓋未斬也中世以來先生
之父多多物故又會其弟輩三引退家居以自適於田野之間若與世
相忘而長子俗充世先生之官次子祐為州庠生治經術以待用從子
十餘人諸孫六人每日藝以次升堂問起居教練所經以必以為榮蓋
一邑之間諸世家者必曰與氏而先生年八十矣宋參議公之婿禮科都
給事中唐君章間相謂曰叔誠先生壽辰在歲十月之吉章繪為圖縉
紳士夫聞其德風而與韋厚善者又為之賦詩凡若干篇子獨可無言
為之倡邪走生也晚不及拜先生床下而嘗聞諸家君得先生之為人
知其醇謹之行老而彌篤康強之福當久而益昌也則謹應之曰諾而
言其世德之詳與鄉人之好如此噫走家出新安唐君出姑蘇亦皆自
他郡來居河間上數世然得曰光遠而自他有耀則於先生之壽寧不
歎道之使吾老者益安其土而卒有子孫之蕃衍者有所觀法而求不
失其世守焉豈非一鄉一時之盛事也哉

績溪坊市程氏族譜序

惟我程氏居新安者距今千餘年族之散處列邑又蔓于旁郡其大且
繁者凡以百十數族各以其地為望而一望之聚居者無慮數千百人
譜不能盡之也於是各望之族自譜其中世以來之祖下逮其孫曾以
敘昭穆別疏戚若等而上之則其始皆出□□祖晉新安太守元譚宗
陳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忠壯公靈洗百世不能易也程氏有總譜
起周而終五季宋都官郎中邦之所論次蓋續譜者必冠之首篇而後
及本宗若績溪坊市之程其一焉忠壯裔孫有諱榮者唐光化中為金
鄉令績溪諸程祖之金鄉裔孫曰念五公始還縣之坊市念五之曾孫
遂分天麟天驥文鳳三大支天驥之子曰宜曰祥曰瑞天麟之子曰福
曰平文鳳之子曰潤曰康福子以恭精書數洪武初事
靖江相府校漢陽河泊大使潤子以忠洪武庚申以人材舉知河南永
寧縣河泊之程鄉里有惠政在民平子以誠以誠子彥寧平生事詞陜

□延安彥亨以太學生上書請還其大父解其初
爲廟僻而釋之彥亨以洪武庚午舉應天府鄉試特賜諸王行還以封
建策諸生彥亨所對第一擢　遼府紀善進左長史永樂初以忤旨難
籍獲重辟彥亨嘗手編坊市訛傳其族人而宜之玄孫今太學生僉大
又加葺之蓋其先世忠孝之行詩書之澤見于故春坊司直汪公仲魯
諸君子之制作者具存也亦可謂盛已予不佞嘗有志大會新安諸程
發其所藏參互考訂以爲一族之定譜顧宗法之廢已久勢弗能合蓋
每有望洋不及之嘆獨予族之賢者有如僉大之忠厚博雅卒三子斯
卜不失其世守而思有以迷續之豈不可尚也哉予見程氏各族之譜
多其間脫誤訛舛亦往往而是如忠壯公十三世孫有洵沚潭澤漂湘
澗汾八務者最盛于唐季黃巢之亂遷起鄉兵保東密嚴以捍休寧開
化之境累官御史中丞號巖將宜源卒而洵以國子祭酒繼之洵卒而
沚之子旭又繼之旭即坊市譜所稱金鄉令一名祭者也然諸譜皆稱

旭爲巖將而旭有廟在開化龍山宋賜額曰顯祐以坊市譜証之不同
豈始遷者乃旭之子姓作譜者推原其本而并書之乎雖然世遠人亡
欲究其既往者于數十百世之上此勢之所不能也尊祖敬宗思篤其
方來者于數十百世之下此理之所可勉也僉大之族人其尚有以体
此意而後可與讀斯譜也哉僉大有才識好學寀通諸家與日顯揚之
業殆有先此譜者故爲序之

詩壇叢韻序

徐陽吳君孟章雖世將家而博雅好文喜爲歌詩與學士大夫相款爲
嘗以韻之類書詩十卒而略于文乃爲詩壇叢韻若干卷四聲咸備綴
若干萬言予得而觀之敘平蒙吉有倫不要識有益乎近世之爲詩者
蓋其蒐輯之多已數十百家而志猶未滿其筆札之費已一再易寒暑
鉛槧未釋其工力之勤則積之十有餘歲而後克成之茲亦可謂難矣
聲詩之說始于虞廷而備于孔子之所刪定其義大不能博散出而莫
可窮也於是乎有類書之編以便學者蓋不徒以爲詩之詁而并爲學
詩之地考七略之九崇文之目可見矣然其間辭之偏正不倫事之去
取失當觀者病之我
高廟當南北混一之初首命儒臣爲洪武正韻以一五方之音祛舊習
之陋嘉惠天下以求復乎虞廷詩歌聲律之制萬世之功也我
文廟入繼大統亦首召天下儒生爲永樂大典其法以韻統字以字繫
事凡有涉乎典籍群然之旨可以爲博聞洽物之助者蒐括殆盡亦近
古所未有也然藏之秘省世不獲見若吳君之爲書本其獨任之力加
以能擇之功其殆畔于
二聖之製而有得于多識之教者與方今同文之治洽宇內百年矣類
意有能言之士當出其間著于雅頌以鳴一代之盛以馴致乎古之作
者吳君之書必有合焉蓋夫合繪閲之勞而圖簡便之樂者固人情之
常也予又聞之康節邵子之爲學也起聲音律呂以盡天下之詞括天

下之象極天下之變統天下之占與易聖人之道相表裏蓋儒者先天
之正學也而其傳已泯世之學者不得其說往往嘗之以爲異乎衛悅
之思學之而未能也吳君究心於聲詩之學也久進而求之觸類而長
之儒者正學庶幾其有聞焉又非特乎詩而已吳君名紱舉孝廉歷膺
荆湖諸郡入典
詔獄爲錦衣指揮事別號藻軒孟章其字也是爲序

太守孫侯政蹟錄序

予嘗觀前史謂何武爲郡無赫赫之名而有去思竊以謂史臣之溢美
耳世豈有實不副而名乃過之者哉厥後得吾郡孫侯乃知史臣之書
何武誠有未易非者孫侯爲徽郡幾二十年去徽郡亦餘二十年然人
之思之無間遐近無間知愚無間小兒婦女無間武夫悍卒思之不置
則言之予行甚乎郡有立生祠而孫嘗之猶以爲未愜問之至有泣
下者曰孫侯良我父母也世豈復有如孫侯之惠我也哉問其政爲然

莫知所對乎然後知何武之不可及而史臣為不誣已嗚呼人情不大相遠治之者往往拂其所性此循良之書乎史者常以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孟子曰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若孫侯者其知此乎歟漁浦姚君浩宗輯侯之行事為一編題曰孫侯政蹟錄予得而職之曰孫侯之政誠幾于古人矣然蹟之所著有未易窺者乎烏得而書之閱之累日不覺嘆曰史法不傳久矣古之仁王莫盛文景賢相莫盛房杜循吏莫盛西京之世然編史者於文景無可紀之德於房杜無可傳之功於何武輩無可蹟之政何哉功德政化之盛如慈母之煦子如春雨之潤物發乎至誠泯乎無迹而受恩者莫能為之辭也姚君慕孫侯懼其政之不傳乃為此集然所書者多簿書期會之常舉措禁戒之末夫人能之而欲以是為孫侯去思之地亦異乎前史之書何武者哉雖然古有善觀人者舉其一可以槩其餘善言德行者因其所實然而得其所以然姚君此集雖不足以盡侯然觀者因是以得侯政蹟乎言外其亦不為無補于世矣因序而歸之孫侯名遇福山人起進士始以戶部主事知徽州終以河南左布政使致仕姚君讀書好義能不忘乎故守而惓惓于是又捐金刻梓為不朽之圖其忠厚之至亦賢乎衆人遠矣

唐氏三先生集序

監察御史歙唐君希愷嘗集其先世三先生之集請校而刻之予嘉其鄉先達之為人謹為之校已且定著為若干卷而序其出處之大畧以告觀者大唐先生諱元字長孺少喜誦鶴山魏文靖公之書因有所悟入同時若雲峯胡文通公定宇陳先生師山鄭待制默南程禮部皆相友善既老矣始以文學起家為平江路學錄再調分水教諭遷南軒書院山長以徽州路教授致仕學者稱筠軒先生筠軒之文舒徐而典雅有汴宋前輩之風故元名公張起岩王士熙吳師道諸君子皆盛稱之詩則含蓄而雋永不作近代人語虛谷方公為之序美其格高世以為鶴山嫡派第五子曰桂芳字仲實少從學鄉先生杏庭洪公潛夫筠軒在平江再遷從學公平徽學成史聘而起為明道書院山長調崇安教諭清湘杜衍制稱其高才教詩者稱宿第一升南雄路學正以母艱不赴會元末兵起避亂山中不復仕龍鳳丁酉秋我

高廟將兵下江南駐新安延訪耆舊而衛國鄧公愈以先生及風林朱學士允升二人名上 召對稱旨有尊酒束帛之賜會駙馬王公克恭來鎮新安強起為紫陽書院山長未幾以疾辭明學者稱三峯先生三峯制作雖本之父師而精采呈露有脫穎出奇之意三峯長子曰文鳳字子儀以字行其學得之家庭以薦起為歙學訓導再用薦知興之興國縣有惠政及民未樂和

文廟封建諸王妙簡府僚被親擢為 楚府紀善以終學者稱梧岡先生梧岡制作專以上世為法而充肖之不復以高視闊步為能梧岡曾孫三人曰佐希元成化辛卯貢士同知寧波府事曰相希愷乙未進士今御史君也曰弼希說丁未進士皆有文學世其家嗚呼筠軒生于叔季私淑考亭仕不大顯而三峯適際興運其對

高廟率皆應天順人不背殺人之語今其集中每稱大明相吳國公乃

高廟渡江時事考之實錄皆合

宣廟之下樂安也趙簡王亦在危疑之地其後卒以恭順孝友全錫其選則當時輔導之臣若梧岡者蓋有力焉不可誣也然則三先生秉德蹈義以勤其身發揮人之家國而不食其報天必大昌其後矣若希元兄弟方繼其武以發軔于功名之場異日所至必將增光前烈而三先生之志益以伸學益以長名益以顯道德託之空言而已哉

重訂丹溪心法序

醫之先謂出於神農黃帝儒者多不以為然乎嘗考醫之與卜並見周禮曰醫師隸冢宰筮人隸宗伯並稱于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巫筮字蓋古通也然卜之先實出于羲文周孔則醫之先謂出于神

農黃帝亦必有所從得乃能然則孔子之書存故下之道尊神農黃帝之書亡故醫之道卑非其書亡也而後飾之出于先秦者殆亦有之若今本草素問難經脈經此四書者其本草本乎歛金石之性論陰陽風寒暑濕燥火之宜探其穴以施鍼熨諸脈以究表裡測諸秋毫之末而活之危亡以於類非神人異士不足以啓其機鍼而發其肯綮則此四書誠有至理不可謂非出乎聖賢而盡少之也然則醫道與下世聖人之一事必儒者乃能知之其不以為然者未能通其說者也醫之方書非一家張仲景仲景之言與前四書相出入亦百世不能易者自漢而後代不乏賢中古以來千所取五人曰孫思邈氏其言備見錄于程子曰張元素氏曰劉守真氏曰李杲氏皆具稱于魯齋許文正公曰朱震亨氏實白雲許文懿公高第弟子斯五人皆儒者也而朱氏實淵源于張劉李三君子尤號集其大成朱氏每病世之醫者專讀宋之局方執一定之法以應無窮之疾譬之儒者專誦時文以俟一第而於聖經賢傳反不究心乃作局方發揮以救餘論等書求有補于醫道而方書所傳則有丹溪心法若干卷推脈以求病因病而投藥皆已試之方也朱氏沒而其傳泯焉近世儒者始知好之稍稍行世然業醫者與嗜方之易而憚讀書之難於素難諸書皆不能以句而於五人者之書抑其可觀為迂闊之論其從然不知所用力然非保者其以試人之疾附一獲效則亦如射此發正鵠而射之偶爾中焉或從其旁闖之射法體目相視不知所對彼老成者曰從事乎內志外體之間雖或小有所失而失之所向然無大遠此觀射之法也業醫之能何以異此予宗人用光世業醫相好醫治病之書甚稱東垣朱氏之說嘗以所傳丹溪心法有川陝二本妄為世醫所增附深懼上有累於朱氏乃為之彪分臚列釐其誤而去其複以還其舊凡朱氏之方有所見者則以類入之書成將刻梓以傳請予序之故以多病好醫而未能也輒以醫卜並言而繙前以從業醫者知其道本出乎聖人其書本足以比易而非可以自卑則日勉焉以致力乎本草素難脈經之書以及五君子之說而尤以朱氏為入道之門則庶幾乎上可以輔

聖主拯世之心下可以見儒者仁民之效而醫道不失職矣用光名充休寧汊口人與予同出祖將軍忠壯公後

麻衣相法序

近世相人之法多宗麻衣麻衣者初不知其姓字亦若鬼谷鶡冠之流蓋隱者也或又傳其書以易授陳希夷希夷之後有康節邵子意麻衣之術殆不止于相人相人豈其一事耶相人有若人倫賦金鎖賦銀匙歌諸篇相傳以為麻衣所著也好事者從而習之試之多中由是益相與尊其術誦其說而師其人焉昔者嘗謂可者非相之篇相若可非也然于考之世未有無理之器亦未有無器之理日月星辰之象乎天山川草木之形乎地耳目口鼻之貌乎人器也而有理存焉不可以弗察也班固藝文志占天為一類相地與人為一類其知此矣蓋占天之吉祥與相地之吉凶相人之死生貴賤達壞其所已然而徵其所未然使人慎修預審趨避而安義命豈非窮理格物之學哉非相非也吾友楊州同守鮑君渠之以明經登上第而兼通諸家以麻衣之書散出無統傳而列之凡他說之有涉于相人者又取附之其於亦有助乎窮理格物之學者與惜漢以來古相人之書多亡而世獨知所謂麻衣者吾固不能無憾焉宋季有麻衣心易宋于以為出乎南康戴師愈至著論以決其真贋若此編者又安得起宋于于九京而一訂其說哉

雪心賦句解序

相地之書蓋無出郭氏葬經者矣然班固志已有形法家相地與相人書並列然葬經雖出郭氏而郭氏實不足以與此豈先秦之舊歟乎今考其文精深雅與鍼有至理而不出乎乘生氣之一言唐曾楊諸君于是衍其說而行之驗矣後之區於術者亦日不逮古人乃相與綴合為天星卦例諸說舍形勢而論方位其義淺其詞俚其行之易信效

其生死出入也夫勤綱紀而以卦例推地形之理論水合則吉否則凶
笑之人則人可以為聲揚而何取于生氣之聚使得于其孫而其親之不獲
安于水泉蟲蟻之患而不自覺其何謂也孔子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
巫醫甚矣術之不可不慎而擇之不可不審也聽于庸醫而斃其親之
生年聽于陋術而危其親之遺體其為不孝不慈均也余少時嘗觀公
之喪朝廷特遣使者賜葬于南山之原四方術者川合集言人人殊
大約多以天星卦例為説其稍涉經者蓋不能以句而何望其理之稱
之故少哉獨吾郡謝君子期專以葬經為主旁通儒先之説于文公
及蔡西山父子之説於天星卦例則深絕之其為人軒然率用益佐非
出於揣摩億度之為庶幾如妙於醫者之用鍼巧於射者之中鵠也然
陋於術者又從其後嘗且壞之者乎謝子非從而惑之蓋世之真辰宋
分往往之類此非至明者不能用其人非至篤者不能聽其決也子期以
應卜則觀雪心賦葬祖郭氏註者亂其真乃因而失其旨於是因為之解
論者以正晦者以明誠足以祛積習之謬説而大有益于世之為人子者

矣予竊因之有感焉世之號儒者舍聖經賢傳而從事乎詞章比之庸
醫舍素難而執方書陋於術者舍葬經而溺圖乎天星卦例之説其失
一道也然則使子期而服儒之服專致力乎儒者之學吾寡之士或當
愧之此予所以三復其書而不能已於言也

諫議遺芳序

謝氏得姓始于周申伯以王舅受封汝南謝城其後子孫之顯莫如江
左江左謝氏之顯又莫如太傅文靖公安石其家世人物見于史者居
也姓什九可謂盛矣新安亦江左輔郡蓋有謝氏焉在宋曰諫議大夫
沙堤歙東門政山士人號諫議塢按宋史傳稱沙為安石二十七世孫
意史之言當無不實則新安之謝亦誠有出于文靖公者與歙若鎮謝
文達氏嘗取諫議公遺像一幅史傳一通奏議二通墓誌一通第為一
帙題曰諫議遺芳編年序初予考新安先達最多出志所載事實都必
考之次三焉訪錄其餘文暨碑志之屬作□且後出而於諫議公風節也
倚大學之優德業之盛凡所記載於先所假以副之者成化初受
命修宋元綱目以續朱子之書與其僚於秘府所藏得諫議公之行事與其
奏議則誦而嘆曰其人雖亡吾不可以□也歲壬寅家居之暇又親至門
政山訪其墓處或謂與前所墳有只之塚相隣或以為諫議塢者別在
山外豈草茂林不可復識則堅而漢之曰其骨雖朽名不可廢也辨其意
此帙乃出于文達而子龢見之也故歙鎮為歙休孔道謝氏嘗居其間
文達凡四昆弟有子四人孫七人其長子達爲又與吾槐塘丞相文靖
公之裔聯姻故予往來其間謝氏昆仲必要致其家盡欵曲之情焉文
固不可斬也嗚乎諫議公立言初不計其名之有無而得名亦不繫其
後之存否予獨喜文達知先烈之可宗而敬述之由是觀其儀而思有
以繼其躅數其行而思有以述其書誦其言而思有以沮其華率其弟兄訓
其子孫推孝恭之心篤本原之義以為今謝之倡俾後來者嗣而守之
其誰不律矣曰此諫議公之後也哉

新安程氏統宗世譜序

封建之制不行大小宗之法不立天下無世家久矣然小宗之法有非
今甲之所禁者衣冠之胄詩禮之族往往忽而不之講焉何哉今有人
焉訂千百年之異同于一書合千百人之昭穆于一家見者必駭聞者
必疑彼誠以為事有所不可詰勢有所不可齊而安于久俗之不可驟
變也惟我程氏自周大司馬休父佐宣王中興封程伯子孫因以國氏
望安定其後國除有適晉者曰嬰立趙孤封忠誠君葬望廣平忠誠之
後在漢初起趙將從戚者曰歷簡侯黑傳其子孝侯釐稱世失爵歷
侯之後在漢末從孫氏定江東破曹操賜第建業者曰都亭侯普子咨
襲封至晉初失爵都亭之後曰元譚當永嘉之亂佐瑯琊王起建業為
新安太守有惠政為民所請留賜第歙之篁墩實為太守之後曰系將
軍忠壯公靈洗當侯景之亂起兵保鄉州受封重安縣公子文季將軍

世其爵而文季子為將死節于周是為董安威悼公胤嗣蕃昌世族弥著乃更望新安爲之後分南北兩宗同大辨者始北徙廣宗孫皓為建州刺史又別居中山博野皓生日華當安史之亂戰河北有功為横海軍節度使日華卒于懷真代之入朝封沛誠郡王從兄懷信代之懷信卒從子權代之封邢國公蓋程氏凡四世有滄景二州至權不欲自同諸藩鎮再請入朝而程氏之兵始解此北宗也當隋之亂曰富者與汪華起兵定六州賜廟食宋追號輔烈侯當黃巢之亂曰宗者以淫州節度使會兵討賊戰没贈司徒而其子倉禦公勛亦以鄉兵守德興銀山鎮捍禦饒信二州傳其子彥先彥先以御史大夫兼領白沙鎮傳其子充柔蓋程氏凡三世守德興曰雲者起兵休寧守東密岩以拒巢賊閘雅為歙州兵馬驗師兼捍開化尚其弟湘以工部尚書守婺源子仲繁以戶部尚書守祁門浮梁仲節以兵馬先鋒守歙南節以領軍大將軍守休寧灘傳其弟澗々傳其繼子旭々廟食開化龍山賜額顯佑傳其從

子杭々傳其從孫准沅蓋程氏凡五世守東密岩湘傳其子令禮令禮以御史中丞兼領婺源都鎮傳其弟令華令華傳其子道蓋程氏凡四世守婺源至宋下江南而程氏之兵始解此南宗也入宋以来忠誠忠壯皆受王封賜廟食而族益華雲仍益多且賢其大者若文明殿學士羽太師中書令文簡公琳既以勲德重一時而明道伊川兩夫子遂以道學嗣聖傳爲宋世道教　朝特錄其後為翰林五經博士世其官以奉祀其盛于北方者如此宋端明殿學士諡文簡學士莊節公珌諱吏部尚書文簡公大昌樞密正惠公卓丞相文清公元鳳工部侍郎元岳端明殿學士珌起于新安刑部侍郎剛中公徽猷閣待制參知政事章靖公克俊龍圖閣學士琦起于鄱衛之間兩夫子々孫小微制彼居池州再遷新安而程氏又通朱氏前一傳得其學以傳[illegible]文公正思從廣前村月巖徽菴林隱六先生者又皆宗朱氏以[illegible]朱門大子之學為鄉碩儒稍後則學士承旨文憲公鉅夫太史以文獻于元我先尚祖將

戶安定忠愍侯國勝暨先人　太子少保襄毅公爲于國朝其盛于江南又如此不有譜牒則亦何以正其本聯其支而為子孫無窮之計也哉漢晉隋唐以門地用人有古封建遺法而程氏率居大姓之一自江以南稍經變故則程氏必有保障之功故譜牒不羅于兵燹子孫之世爵世官者後先相望而宗法未始不行乎其間也宋紹聖中鄱陽都官祁著始譜歷世因之分合本其族繁譜繁其人率未有會之者我　朝正統中歙庶士文實嘗會之而未盡敘致不探蓋嘗有志於成化之二十年始盡得諸譜異同之故因定著為譜辨三十七條凡例十條猶未敢自足也成化壬寅春先公之服既除乃發書以告諸宗人諸宗人是之各以其譜來會理清伐舛將六踰月始克成編為卷凡二十有畸會者四十四支名之登于譜者踰萬人先墓之可以共祭者五十三世相與告之先廟而命之曰新安程氏統宗世譜嗚命剞之俾敘其故于編首嗚呼是豈徒以闡閱之盛於四方客後代而已

惟先世有大功以得姓于其始有大忠以保姓于其間有大惠烈于鄉邦以著姓于今日故以敘致之不肖而得衆族之賢者補之遂使統宗之志可充而譜可成豈非幸歟凡我宗人其因是而毋忘水木本原之思篤尊祖敬宗睦族之義守其世業誦其遺書保其體魄之藏而不失謹其名分之稱而不紊宗法既立則彝倫益明風教益興可語者雖又而非晦也可齊者雖多而非離也若然又豈獨一宗之幸而已駭者安疑者釋天下後世之有家者將不取法于程氏也哉奉斯譜者其共勗之

祭掃錄序

嗚呼祖宗之所以望其子孫者祠墓而已為子孫者舍是則以祖宗為有知而於祠墓焉不孝乎則以祖宗為無知而於祠墓忽焉二者甚可畏也雖然獨不反諸心乎今日之祖宗前日之子孫也今日之子孫後日之祖宗也卽此思之而不動心則其遠于禽獸也者幾希惟我程氏自東晉新安太守府君暨梁將軍忠壯公唐御史中丞都使公以下

不墜焉有祠焉以子孫之分疏而勢不繼理也則或立為門戶隸有司為後人者無容處矣自中丞次子仕焉先鋒府君諱爲節始鎮休寧定居陪郭凡祠墓之可用若干有九世亢五世叔祖諱峴碩士當元盛時倡族人作永思亭為孫曾之所捐腊祭田供拜掃之用節目之詳有圖有錄傳之一宗俾世守之今考其書則其事經于至正丁酉戊戌之間距成化壬寅蓋二百年矣敏政始得而讀之觀其所以貽謀者甚遠中遭兵興繼遭家難撫衆離處于大江之南北益自愧不暇矣雖有孝子慈孫欲特麥飯一盂以澆墳土豈可得哉 國家承平既久衍列聖之恩休養生息日甚一日崇丘而復振族散而復完顧無一人倡言修復以還其舊則不費始焉以悲中焉以孝而終之慨然以嘆不能已也惟先尚書襄毅公以疾 賜歸蓋不敢久遂猶節會以盡諸務未遑祠墓之責在敏政不得而辭焉因與諸族人定議取舊七舊規而裁酌之稍寓宗法為合族之本兼用鄉例通隨俗之宜畀塋與以為孝慈

焉義祖宗之所以望其子孫與子孫之所以報其祖宗者兩得之也反是則為不孝之歸從罪于名教貽羞于鄉評見削于宗譜生無以會族衆于先祠殁無以拜祖宗于地下可不慎哉凡我族人勉之戒之

歙槐塘下府程氏續編譜序

予會新安及鄱衛程氏同出梁將軍忠壯公者為統宗譜凡四十四房歙槐塘程氏居其一槐塘程氏以宋丞相文清公而顯自分為四房下府居其一下府之先曰元亮元應元亨又分三房皆文清公昆弟元亮元應之後已見統宗譜元亨之後以稽會故不及詳詳者元亨以上世次而已於是元亨之後曰添生將續而刻之閒請予序考下府本宗譜元亨曾贅歙黃墩胡氏生二子長光杞沒于宋季之寇亂次道孫僨凡之死以復曾自若後果獲其人正其罪而籍其貲終祀其凡不衰其義如此元初亂定還居槐塘嘗葺其田廬不替益隆乃置贍塋田作孝思集書一以示子孫子孫奉其遺訓不懈益虔其孝如此父凡八之大節孝義人之大節而備于道孫君之一身是誠不愧于故家文獻之後者故道孫君三子曰觀卒山卒四世孫蔭宗有丑丈夫子及見五世孫又及見其長子添與之子珍舉為鄉飲為壽九十餘無疾卒之寵乃卒元他族所未有也添生為蔭宗君仲子尚禮而好義故為此譜以貽後昆昭前烈補其闕略用備一族之書可尚也哉予觀槐塘四房號正舊上下四府隱然蕃盛于歙西凡數百年子孫不下數千指甲第與人物相高皆祖世壯嘗之陰陽其必四象其末分而同出于太極伊洛瀍澗四水其流雖殊而並入于太河也可謂盛矣雖然巨家碩宗盛若槐塘者固鮮然為子孫者亦不可不以先世起家裕後之心為心如有能體孝思而崇義讓篤親疏謹昭穆培其本濬其源使末益茂流益長并至于評且樹焉則庶幾乎前者光于統宗後有光于續譜云爾

詠史絕句序

詩美刺與春秋褒貶同一扶世立教之意後世詞人遂有以詩詠史者

唐杜少陵之作妙絕古今號詩史第其所識者皆唐事且多長篇讀者未能盡了胡江東有詠史絕句則自上古以至南朝分題紀要殆庶幾焉錄其詞意拼弱作者未有取焉予家君見塾師以小詩訓童子乃首以市本稽韻語意甚不樂因以所記古七言絕句詠史者手書授之上自三代下及宋元凡二千餘年以時比次得數百篇又以其很而不便于一覽也加汰之存者二百篇其間世之治亂政之得失人才之邪正賢否大抵略備然以其不出於一人一時之手也故或婉詞以寓意或正言以示警善者一事而史更數十百言記之不足詩以二十八字發之而餘者猶致之亦不獨可教童子也觀者諷詠而有得于美刺褒貶之間感于善創于惡其於經學世教豈不小有所益哉

徽州府同守張公輓詩序

張君諱英字廷傑始以金州學生領陝西鄉薦上春官弗得久之用吏部選人出通判彰德府尋以內艱去起復改黃州九年考最吏

敎命之寵予未識其人也既而進同知徽州府予始識之其為人也慈而達予徽人相與樂郡之得賢佐也以言慶焉君為郡不二年嘗新府學宮又新休寧縣學宮予徽人又相與樂郡佐之留意乎斯文也以言頌焉居三年上其績京師予徽人又相與樂其政之有成也以言餞焉言皆出於予而張君以為最善君我嘗謂予曰某死亦何必誌墓得子文足矣蓋予言之非諛故君當之無愧而予尤恨其詞之不足以達意也未幾張君遘卒于靜海舟次年甫五十有三靜海距京師不三日乃不得上見

天子下諭于有司以考其成而君又前一歲喪其偶一子在金州學生遠在數千里外旁無強壯之僕綱紀其家可悲也已予徽人樂君之生不能不哀君之沒於是聞君之櫬沂江而上將道黃州踰襄沔以入于漢中蓋不勝其攀挽悲戀之情咸作為歌詩悼君之不幸太守王公推府陳公哀而傳之請予序其首嗚呼哀樂之情出于情分所固有感

之而興觸之而動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而莫甚於死生之際然人於生者或因其可樂而後樂之惟於死者則不問其賢否親疎而惻然哀之無異詞焉此薤露蒿里之歌所由作賦張君故陝之賢者其佐徽州蓋有成績焉至于王陳兩公之厚于僚寀寓公遺老之厚于邦俠皆發乎情止乎禮義宜不可廢也若予情之哀樂則亦無不與人同者矧嘗賢君而厚之者哉厚予而重予言者亦莫如君也予其能嘿嘿乎前而默于後耶

雙清圖壽汪君克敬序

汪氏世居休寧城北若自宣從其先蓋出唐越國公後與允尚書史部公族相近世居藥而允以製墨聞邑中四方人之來者非汪氏製墨不售曰森克敬君者益以其暇日讀古聖賢書非其業弗之修也樂交一時知名士非其人弗之友也構屋松蘿門下題曰松蘿書屋蓄書數千卷日詠歌其間非可語之地弗之往也其為人如此故予凡與之善而莫逆恒相語曰予之藥以濟闕而壽人之身予之墨足以濟[illegible]壽人之心之二者有功于人非一日之積也予之齡將與之同今歲在己卯春予北上京師族弟宗弼實君之壻告予曰明年七月二十七日君壽六十謹繪松竹為雙清圖爲慶頌之意請一言序之來歲也然又託人尾舟至姑蘇少間乃言之曰凡植物之難老者莫如松竹非一時早發先萎者擬古人常取象于壽而松之堅貞竹之勁直稱風雲微霜霜有不可犯之操古人取辟若孔子稱松柏後凋詩以竹美衛武既哥見吳宗弼所望於汪君之壽之德其有取於斯乎德者壽之基德厚則壽益增矣夫孔子大聖老猶玩易三絕常編衛武席聖年九十猶作抑戒以自儆古人年彌高德彌邵如此汪君勗之將無忝于故家文獻之舊而足以副斯圖者哉汪君父應祥處士壽八十為鄉大賓壽讓兄和治春秋為國學上舍最相壽友成于家而兄重于鄉評其世德[illegible]而君之壽必有以副斯圖者矣

送翰林五經博士朱君南歸序

封建之法壞而上古聖賢之胄鮮不降爲皂臺矣惟孔子之孫歷代受封至上公以守闕里之祀孔子明王道以師萬世其功大故其受報也獨遠我　朝

景帝嗣位文化寖洽乃復求顏孟周程朱子之孫一人俾為翰林五經博士世其官以奉祠若為令蓋六君子傳孔子之道皆與有功于萬世者也博士上公秩有崇卑而承　恩綸被命服率其族之人以時從事乎籩豆俯仰之間則皆有封建之遺意徽國文公于朱子九世孫益齡父景泰乙亥實應是　詔成化癸巳循舊于孔煇君服闋上京師吏部以聞

詔如今於是中書舍人楊敬大合肄之大夫士請予言以榮君之歸君初為郡學諸生治春秋屢上有司弗利退而好修不衒俊性恂恂如不勝衣而發言中理靈之可知為賢者之後雖然所宜有然非君之先家則亦不足以取之也嘗觀商周以來賢聖子孫之有國有

衆者不一而傳或優或劣以求入其等者亦有紀武之過亦上之人
無以維護之故開今君生有道之以備入學者從之官僚將棄而不
知有賢貴之書本有之暇所宗者紀武之道耳夫紀武莫切乎經
史哉
文廟所藏諸經傳及性理書頒於令
上又以通鑑綱目闕傳之學尚之士乃知誦法朱氏久矣而況其世適
者乎君勉之毋然先澤以自榮而為祖其學邪孔子子孫在漢有安國
在唐有穎達宋有更增光前烈不偉歟若乎我新安與君之先為同
鄉承之祠林為同官而宰齋遺跡公文程氏之甥見于譜者可考也故
於敬夫之請皆直不敢辭且書之以致區區之意云

送新城僧會璞上人序

吾同年友呂君子遜知廣昌之新城縣許可見撫民馭吏與夫戢訟蠹
弭盜賊之方蓋為之不遺餘力下至釋老之徒亦處之有道不以其微

而畧之也於是僧會缺員合于衆而得璞上人時上人隱天峯山中
聞命逃避不就者久之呂君強之來蓋非其志也既受牒于吏部將扶
錫南歸其鄉人曾君張君復與方以學鳴京師供奉内廷蓋假之者
恒接滿戶外而張君多不暇應獨禮重璞上人請予言以贈之其學通
乎者數矣璞上人何修而得此哉予聞之張君璞上人俗姓李其祖克
宣嘗為廣昌學訓導父翔材嘗為新城儒學生而上人獨不樂婚宦絶
葷飲去披釋于廣慈寺戒行修潔其拔難之又聞以其餘情為詩畫亦
往往可觀然則孔墨異同之說璞上人固嘗聞諸父師矣乎亦不暇為
上人言之獨以上人昔而隱今而仕請言所以仕之道孔子曰不患無
位患所以立蓋仕非難而稱其職之為難使佛復生其告人者亦不出
此然則璞上人可不勉乎若吾述揚之為縣令即稱其所以為令者復
興之為御醫即稱其所以為醫者何哉以有為令為醫之實故也吾又
見中代以來世俗偷士不立讀孔子之書者其進或不以道屈膝
而援上枝路以求升者蓋有之矣璞本出其氏其祖之中道常凡者於
以為常而璞上人乃獨肯以名遂判乎一時中不得已而後出應有司
之求豈非賢哉吾於此蓋知其必有立也而亦不能不為世道惜也於
是乎書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序

贈福建按察副使胡公序

浙江按察副使臨江胡公希仁以服闋至京師 陛見不數日而有閩憲之 命將 陛辭矣監察御史陳君叔振合閩之仕于 朝者餞之以古者行必有言以贈乃因詞林諸君來屬之予初胡公以景泰甲戌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最以文學鳴兩僉憲于廣東一副憲于浙江皆奉璽書提學有聲今茲之閩也乃始並提刑之任焉由是士夫間有以釋教養之勞而獲考訊之事為公喜者予竊以為不然經律之不相能於世也久矣吏之詆儒者曰專經術迂儒之詆吏者曰任法而俗皆非也淑人之心以求治與刑人之身以弼教其得恒均二者蓋相為用而經者本也經明而餘無所難理者矣士君子安可輕此而有取於彼哉予嘗遊浙江見胡公迪士之勤律士之嚴閩士之公心愛重其人以為由浙見之則閩人之所感慕可知矣然則胡公教成于兩浙十餘年化行不啻數千里經生學子之出而授政于中外者彬彬焉斯不亦難乎為之難若是則焉有本立而末之不舉者乎閩自常袞興學人知向方而宋之南渡也子朱子產於其邦政教之說所以繼絕學開至治者隨其力之所及而為之必效也遺言緒論可舉而行胡公亦既論之素矣矧加之通練之才英發之氣推平生之學以副聖天子之明命使閩人被政教之澤而士君子收儒吏之雋功不在茲行也哉予於胡公嘗獲交往同議論知其人蓋深於經律者故竊以解提學之難而得提刑之易為公喜也於是乎言

贈錢揮使序

成化十九年冬五軍大將伏 闕言天下武臣子集京師者請大閱之如令 詔賁中外文武近臣作臨涖之得雋者若干人大同中屯衛指揮錢鐸警時預焉凡與警時有親好者相率請予贈之一言警時之內子之從弟也愛其功之亦烏能靳不一言惟 國朝之制武臣得世官然自諸衛以上都司都府官雖尊而不克世衛自使以下諸部屬雖克世而非崇階若服金紫食萬戶之祿而世不失尊者惟衛使為然官及衛使亦美矣世官之功在洪武為開國在永樂為靖難其出于近代非一途惟開國者上佐

高廟掃戎虜以清中原萬世之功也功預開國功亦偉矣世官之傳或一再或止其身至於削秩披荒者比比也有傳其子若孫五世世其官君祿百有餘年非其祖考積慶何以致之慶至累世襲亦弘矣官之美功之偉慶之弘斯三者皆世之所難也而錢氏則庶幾乎錢之先鳳陽臨淮人自永寧府君以鄉人子仗劍從

高廟渡江起虎賁幢主累官明威將軍僉指揮使南鎮兵楚淮艱北戍山西飛狐累地推堅所向有功而卒于關懿文園特祿其長子秀錦衣親軍未幾繼逝而弟代之改大同中屯衛禁物移戍河間從

文廟北靖難十軍而子代之子老而孫代之即警時之父也警時年未三十而襲先世之美官承先世之偉功享先世之弘慶又粲然得侍乎

天子閱武之場如此宜諸君子歆艷之而思有以張大之也雖然今之號武臣子者坐有先祿為者今其弊多驕人恃其先勞可自逞其弊多玩法負其先蔭以從事于聲色其弊多居下斯三者皆有家之大忌也而武臣子恒甘心焉蓋不學故也古者文武無二道俎豆兵戎雖動必相資非若後世之判然兩途不相能也警時為人外和易而內廉隅喜讀書服乎秦法無紈綺之習樂從賢士大夫游於是諸生先少保尚書襄毅公經仲父濟陽使君式愛重之孫之還任也振祖烈報 國恩知三難之不易獲而三忌之不可少狥也益進修于問學而不與凡子伍以無負縉紳之心與諸君子之厚望語在語功必有大為者矣警時勗哉以無忘于斯言

贈南京太僕少卿唐君序

適者
聖天子以北虜假息塞下數勑邊吏以動京師　詔發兵擊之而國馬以時平多耗於是下令修馬政而兩京太僕遴以少卿員闕詔有詔吏部推擇一二臣名以上俟親擢焉於是尚寶丞河間唐君章受簡命之南京士大夫交慶以為得人有嘖嘖於傍者曰唐君起家經術取進士歷禮科都給事中職封駁者十餘年以才以能佐諫省長諫垣無弗宜者乃轉丞尚寶屈為郎者數年拔滯而通舊跡以與足自慰矣予予曰不然唐君豈遴以職之大小為戚欣者哉南京實
祖宗定鼎之地兵備不可一日闕而馬者兵之本也
聖天子不惜左右近侍之臣俾往往夫攻駒考牧之事豈直以君勞而姑以厚祿慰之者哉迎㦑匱乎積久之餘振舉功于維新之日此
聖意所望于臣下者唐君其知之矣古者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而大司馬以馬名官誠以馬之增耗而兵勢之強弱國計之豐匱繫焉其重如此今兩京太僕之臣終歲勤勤奔走四出非不求衆其官而馬不加多何哉上臨之以姑息下應之以文具雖天下之事常然而馬政又其甚焉者要雖然恭儉惟德無載爾偽此有官者之法守也如有能恭以奉職儉以律已上下一於誠而不敢欺且肆焉天下之事可從以理而况馬政乎迺是觀之馬政之舉不舉亦存乎其人爾唐君辨博警敏於天下事固嘗論諫于　廷又親見
聖天子赫然詰戎兵以揚大烈茲之往也固將佐其長倡其屬以答於其職如唐貞觀開元之盛以副一時之慎選與士大夫之厚望斯非君之可慶者歟若夫貳九卿于留都服金紫安坐以食中大夫之祿雖君之榮而非所以慰君也君勉之南京太僕治江北滁州蓋出
高廟所親定蹐其址以衍宜馬故不與在京諸司相屬先尚書襄毅公天順中嘗蒞之其後予省覲南歸亦道滁過太僕治所望瑯琊之深秀勺釀泉之甘洌探醉翁醒心諸遺蹟之佳勝立馬道傍徘徊不能去者

久之蓋至今往來於心猶一日也唐君於予家同鄉進同年又素為先公所器愛名位所極將先後之而未可量也予故因其同寅諸君子之請序其事以贈蓋於
上之所以用君與君所得於人予所望於君者三致意焉

贈馮君克遠知建安縣詩序

馮君克遠世家徽之績溪少以俊秀為儒學生業尚書有功益一鄉之說經者與識尚之然以是經赴南畿秋試輒不利最後以貢入太學始克以成化甲午舉于京闈赴禮部試又輒不利乃就吏部銓以甲辰夏廷授知建安縣事以去初君不利于兩試而退修于家也以其經授之徒蓋不數年而舉于鄉者六人舉進士于　廷者三人其餘侍捷者又若干人故君之屢試也多以大器晚成之說為君留者其入銓也又多以不與府佐州正之列為君惜者君不色動曰是有命焉吾知安之爾由是君于知君之所業又所得必精且深蓋不獨成其身及其徒而又將推之以澤民也與夫君子之學成已成物而已成已難成物益不易而君則知志乎此矣朔建安在閩中為壯縣有先正徽國文公之寓宅在焉而君又徽産也淳樸而靖恭碩大而疏通誦其詩讀其書仰其遺風而施令於其邦其所志將不伸于公乎傳曰守令者民之師帥帥所以長民師所以敎人闕一不可也以君之資而加之經術施諸其徒者既如此茲之往也均賦以厚民生興道以善民俗歲時俎豆進趨于鄉先正之庭而無愧焉則成已成物之效益大於前而名之興位之進不卜可知矣雖然君知命人也因其業而究其成豈復志于名位者哉獨以三百篇風雅之間所望乎其人者非舉顯之寂則寵祿之光也豈不謂名者實之賓而位者德之輦乎君學徒胡進士及方琨諸君子餞別之詩以予同郡人以序請故稱道君之出處與君之志而致遠大之望焉亦將使後之人樂君之政成而相與取驗于發軔之初者於是乎有考也

贈崔君廷佩判歸德州序

我
國朝制報功之典文蔭武襲著于令甲羅序而襍酌將俾世守焉其後今格莫知所從起竊意當
文廟渡江後有司苟不能以時建請之過歟成化初始下建請者議廷臣三品以上許一子入太學如例授官自蕭山王忠肅公而下三十六人
聖明仁厚思還舊制以勵群臣頃者感激聞者興起哉 思圖報之心惟恐或後豈非一時之盛典歟蓋於今十有八年矣廣宗崔莊敏公嗣子珂始獲 廷授判歸德州事珂字廷佩在衆中特醇謹無紈綺之習積學績文屢入秋試弗偶莊敏公訓育之甚勤公位冢宰總百官于南京衆賓留務責重望隆不得顧其私於是綜家政應賓客廷佩惟所命而不失公之捐館也本褰事無違禮又與成其弟秀請于

上得中書舍人之祿以守公祀孝友肅肖之風求諸大臣元老之後若莊敏公者豈不鮮哉歸德開封支郡也領縣五有衛兵雜處其間地大事殷號稱難理判之上有守有貳其下也有幕有屬又時臨之以藩臬大府之臣仰承俯御而中處之必有道焉廷佩平日所得于父師者必熟宜無待于言者然予聞之禮以從官不敬為非孝則廷佩於此宜必有所從入乎夫公性矢公之盛德所暴白于天下後世者莊敏爾莊以律己而弗肆焉體之立也敏以應事而弗滯焉用之行也二者不可偏廢也大用之則大成小用之則小成亦不可誣之為難能也廷佩勉之下不墜故家文獻之傳上以答
聖天子優崇勳舊之典宜使公卿家得相視其賢否為勸戒此予之望也若官之內外職之崇庳豈君子所足計哉先冢宰公典兵于兩京實與莊敏公同時又先後領留務交莫逆于弟敏德入太學後於廷佩同齋舍聯硯席通家之好非一日也故於其別有愛莫助之之嘆行序以贈之

文昌坊程氏族譜序

文昌坊程氏族譜一帙為卷者九為圖者二十有二為詩若文附見者凡若干篇故湖口令叔武之所編令儒學生貽之所續而儒士弁之所參訂者也江南程氏莫盛新安新安之程實出贊平又上出安定安定之得姓以周大司馬程伯休父廣平之著望以趙忠誠君嬰迨新安則肖本郡太守元譚以其政顯忠壯將軍忠壯公靈洗以其勳顯姓益昌族益蕃而望益有聞于天下其詳則具于宋都官郎之世譜休寧為新安屬邑程視他姓為多市道之間村落之交若櫛比然皆程氏而居文昌坊者其一焉考其譜謂忠壯十六世孫杭圖顯德中為東密巖將捍休寧有功定居臨溪四世孫泰宋宣和中避方臘之亂遷泰塘于康建炎初知泗州當續都官譜中失于兵燹泗州三世孫克明先焯二冊世生既濟復而譜于叔宗人丞相文清公此則叔武所據以為編者焯弟烜生

可續遷藤村可績四世孫叔恩元至正叔避紅巾之亂又遷五都湖村叔恩生二子以安以善始定居文昌坊以安二子長志遠次宗遠始以尚義得官子孫復多游庠序間此蓋貽所據以為續者二譜參訂出于弁而汶口宗儒隱預討論焉要自以為徵矣志遠子五人宗遠子四人皆淳謹有立志忠允其宗蓋不踰時而良產與備將甲于一邑貽之兄景厚嘗及見先尚書襄毅公公甚嘉之故其昆季於予甚厚間以此譜相屬而為禮甚恭以勤則為之序曰譜之於人大矣然豈獨以貽門閥侈仕宦以誇世俗如魏晉隋唐之際也所為哉明貽穆以崇孝敬廣恩義則雖無譜也矣奚患焉使有譜而本之不立則雖賢聖之後人且賤之亦何貴于譜之固不可無亦不可恃也貽兄弟知譜之足貴矣而不求所以大斯譜者可乎哉織為良儒耕為良農出將而為良賈力其本焉弗怠使貽穆以明孝敬以崇恩義以廣則文昌坊之族將以德善名其家豈徒見重於文字之間而已乎不肖亦幸出忠壯後嘗會諸房作統

宗譜刊布之惜此帙晚出不及會以逆其原而覓其歸又因以念新安之程如文昌坊者猶尚有之顧亦沈不行于世莫能辨其分派離合之由益可嘅也

王同守贈行詩序

成化甲辰秋　朝廷有事于北邊議者謂畿內山東河南之衆以濟師各責其上佐一人董之而同知廣平府事王君原常實預是行原常董其所部諸縣之衆凡若干名親跨馬驅擊親護其衆而撫其勞弊出居庸以達龍門又走大同致命于大司徒青神余公惟時余公方受詔督諸路兵得專閫以便宜從事而我衆所需莫良于陝擇知兵者一人往辦之而原常世居懸河為大司馬韓菴先生之子文特有是行焉過京師告別于所遊往得詩若干章而予為之序曰若原常之行可謂壯哉矣夫古者文武一道而士之有文事武備者其常也中世以來始橫槊賦詩下馬草露布者為難得蓋士之齪〻者不足語此而號儒者亦諱言兵士之失職久矣原常以精悍出群之姿加以倜儻用世之才濟以家庭三禮修身之學所養既弘所閱既熟故一出而以書生策戎轄之事以有司成佐軍之功超乎等夷而無忝于為士者如此諸君于壯其為人播之聲詩以為行李之華而備錄嗟歎之奏宜哉雖然董軍儲于北邊固有賢勞以俾　國計者臣道也治戎衆于關西便達歸覲以壽雙親者子道也二者未盡則忠孝之端也士之大節不可一日而不求所以允焉者也韓菴先生以三朝元老還政家居正色昌言聞者興起況其愛子將于年高目染者有素亦何藉于人言茲行也將於暫會而樂之必深念其德歸而誨之益切原常敬受而加勉焉壯哉功名當不止此則是詩亦不可以不序而留以取驗于異時也先尚書襄毅公於韓菴先生為同貴交相乎而不比故通家之好于什以允華原常而原常壯哉之志則予惓于其知其所從矣

贈周君德中同知蘇州府詩序

初成化乙酉之秋安陽周君德中舉河南鄉試第一人京師傳誦其程試之文而嘆曰中州奇才也然德中數奇屢偃凡七上禮部退而好學不懈久之年幾可以服官政矣門生子弟多舉于鄉試于　廷矣甲辰之夏乃入吏部銓復舉銓試第一人尚書以下覆其文而嘆曰制科遺才也奏授同知蘇州府以行於是薦紳能言之士善德中者分韻賦詩以餞而予為之序曰士之負卓越不羣之才見用於時者其自待必重而君子亦必有以勵予之德之以飲食贈之以車馬而或貽之以聲詩其禮勤其意周然飲食以適口也車馬以佚身也其予之也淺詩也者所以作其氣而感其心也其予之也深此三百篇多贈行之什學者誦法之至今而莫之敢廢也今天下東南大藩莫如浙大郡莫如蘇國家財賦所自出而蘇以一郡敵浙之一藩劇可知矣德中一發解乎鄉士再擢冠乎選人其才亦可謂卓越不羣者矣以卓越不群之才佐財賦最劇之郡位相值而力相當其展錯之餘出內之等利病之案所以厭人心紓民力而大有為乎何異之區以增輝乎古循良之傳不有日哉矧其家食之日長而仕宦之日遲而事益練其自待之重久矣亦何俟乎人言然君子成人之美者愛莫助之則禮勤意周而予之深者非詩亦莫能致之也況諸公之詩或頌焉或規焉亦友知其詞之溫醇意之忠厚不有概見近而上得古詩人之風旨可傳者乎德中為故鴻臚卿松逕先生之子江西左布政使德明之弟今駙馬都尉德章之兄門地之華文獻之盛甲於一時然貴而不矜富而不侈皆士之常不敢以是取足于德中也故不著

贈宋君廷貴知泰安州詩序

太平宋君廷貴於　國府王公司言有鄉曲之雅公因聘主其塾訓其胤子焉予數過王公識其人蓋君名在吏部銓籍甚久將注官矣然君念有母八十在堂每對人語及之必與涕俱一旦東行李告所知將往省于故鄉或沮之不可行且有日而吏部忽得簡揀府佐縣正將注甚

嚴君毅然在選中　特授知泰安縣事以行聞孝嘖嘖同舍臣然而急親闈若宋君者孝矣哉天子不替之命與事會不能一假倚門之情而遂司百里之民社為母榮得已是之祿食為母養割君之為心視毛義之喜殆有甚焉然使宋君前期而行則人必為君後時而悔於是王公嘆異而嘉樂之請予序其事以贈噫忠者孝之推也而移之父者後必宏君誠孝矣又所業者三百篇之經上秋試下有一科不利于有司而學益充授之以政宜其達矣而予竊有所進焉者今關中副早王饑荐與廟堂蓋不能無西顧之憂勉哉宋君促駕以往稍紓安之人於溝壑之中而措之衽席之上為諸邑先以無負遴選之公昭宿學之成答故人之厚望不在茲行歟諒矣忠孝之相為用而士不可以偏廢也先是有著令勳戚大臣必進脩于太學宋君嘗與恭順侯吾聯硯席諸公亦相率友宋君而禮之故餞君以酒贈君以言王公倡之而諸公悉附名其後云

封奉直大夫知薊州汪先生七十壽詩序

汪氏在新安六邑最盛唐祖唐越公華而越公實始居績溪之登源故登源之汪尤盛曰裕清先生者仁厚人也以儒醫鳴其鄉嘗用歷為績溪醫學官以奉其父甚謹父安其養年九十有二及見五世孫無恙在堂而先生亦今年七十矣先生訓有其子孫甚力諸子曰溥起鄉進士守薊州曰瀅起進士尹玉山諸孫曰度繼舉於鄉而先生亦受誥命封奉直大夫知溥官矣奉老者之親乎堂見曾玄之孫于家而又逮享牲鼎之養于官顯受　綸綍之命于朝有一於此皆世之大慶而複備于裕清先生之身亦可謂難矣頌聲不作其何以昭世德而風鄉人於是其姻友上林苑丞程君京輩告諸搢紳携諸詠歌將寄壽先生而謂詩必有序以見作者之意必交屬之予予聞古莊生論壽必歸諸仁易贊積善家必有餘慶蓋不易之理也汪先生始以醫起家濟其貌及其身推之以活其鄉黨宗族甚衆其仁之施善之積不已厚乎而又有子賢與為　國家司民命于大郡名邑之間仁聲政譽足以最考功之書府　宣室之召語言與仁孫又大焉則宜其壽躋於先者將底于期頤然子人瑞而延積發於其後者殆不可量也哉先生誕辰在歲之九月二十有二日張筵於庭長幼咸集稱慶之際命童子歌諸公之詩以侑觴吾知先生心益休體益康福祿　恩封與壽俱進鄉之人顧瞻咨嗟又必以為仁人長者其所獲如是有崇仰企慕之心則此詩於尚齒好德之勸不既多乎予嘗過績溪訪登源拜越公之廟而裵徊于丘壠乎樹之陽崇山複嶺秀拔環峙大溪水經其前盤廻曲折而後出竊以為地靈所鍾必有異人況盛德之後賞其家於此庶幾見之以為快乎蓋本得汪氏而後知人傑之足以相當也是為序

戶部郎中官君贶詩序

甲子度官君汝清與予同舉尚書就大順壬午之試君魁山東予亦忝魁畿北蓋相聞而未相識也既舉進士成化初予婿翁太師李文達公辟

君以工部主事受　命往治靜于南陽始識君而未悉其人也戊戌歲大侵君以戶部主事奉　璽書賑河間予亦得　請省觀還新安乘傳而南適與之遇見君規畫舉措不遺餘力所活數萬人心竊異之既又訪于公卿諸君言涓滎六事縈縈可行其一論水患尤切云河間界滹沱中堡二水之灌歲下有九河故道跡其委以入于衛河河道久而淤為膏田則民據之或舉而歸之官近勳戚之家知利而不知害也由是水無所洩加以淫潦則四溢泛逆以致民田歲以為常誠使水有所歸則歲入當倍且無淹沒漂蕩其費不啻什一而議者或病于難集蓋世之樂因循而憚興作者常多也予家中世自新安寓河間嘗考圖籍詢故老按形勢得其說而莫可語者聞君言為之驚喜曰吾人自是其利矣于君亟草奏言于　朝而議者果以為難事竟沮然識此人感君紓國之心恪民之策口之不置而洵嚮慕焉予既遭先少保襄毅公之喪與君别闊甚久癸卯夏始上京師道謁君出處則已進郎中升本

已詩皆儲于胸其所建白發多經濟實益根乎方觀其再見相與依倣而
君不幸已矣嗚呼悲夫世固未始乏才而求夫好古之學經世之猷可
以備將來大用之選若君者豈易得哉何數奈何其年之弗永才之弗究
而予亦安能不為世道之惜也哉君捐館時年四十有一有弟曰賢亦
學于鄉長子曰熙載方為儒學生競取君之遺文狀君之遺行又告余
于所選往得親詩若干章來以視予三既悼君之早世又幸君有佳子
弟足以引其有餘不盡之澤而益長也序而歸之俾都令昔有不勝其
泫然者矣

贈葉君茂卿通判廣平府序

成化甲辰冬十月葉君茂卿得入吏部銓　廷授通判廣平府事凡同
出新安而寓京師者相與榮之又從而餞之俾予有言以重君子於君
交久勢不可以無說乃詒於衆曰世率以地南北異宜人剽悍異性治
之所施者竟猛異法君君之行何如哉君生江南秒然一儒者筮仕而

佐大郡于北方特議不以為難乎予則曰否夫難者勢也而有不難者
存理也學足以明理則舉措之間無施不可其何有膠于一偏而不相
能者哉廣平古晉趙之境號漳河間一都會風氣剛勁士多義俠若程
杵之忠廉藺之烈望諸君之風聲清河崔氏之孝友道風習俗千載猶
新而例以北方為難馴欲一切以猛從事亦烏可哉君學通三禮於王
制之詳民志之辨皆已素定又數屈于禮部益健學益邃人情世態
閱歷之益多茲之往也將大展其所蘊佐其長率其屬綏通其士人地
之北猶南也民之悍可馴也寬猛相濟而政無不成也嗣君以欽人涖
廣平皆
帝都輔郡何南北之不相通哉仁義禮樂之寡效先何剽悍之不相化
政令之頒建白之上朝發夕至何寬猛之不相為用而私愛豫許之哉
竊有所告于君者比歲以來畿甸饑江以北為甚廣平北一隅雖
異天子憂勤屢有明詔問民所疾苦而有司奉行若不力恒均也若是
者議調二貢賦夫建官以為民也民不被其澤乃安居以享祿食稱為
能吏行遞推偽者之恥也君學術老成宦途始樂而擢之將必有勝譽
當倚者哉願與鄉人共拭目焉

贈平江伯陳公還鎮詩序

平江伯合肥陳公以將軍領兵千餘八矣歲一朝京師以為常乃成
化甲辰冬上書乞解印就第　優詔不許於是節鉞還鎮有期凡搢紳
內交于公者咸賦詩贈之推予為序惟我　朝
文廟徙都北京國計悉仰于東南特遣文武重臣建牙淮水之陽以經
制之而公之曾大父恭襄公首膺是任論者以為中興討臣第一人其
大功盟于冊府其遺愛存乎廟食者不替益隆也公以元勳世胄起而
繼之兵強食足為藩鎮之冠而又識達政體每有建白利病之策且言
于　朝以是
主上嘉其忠勤慰諭勉留而搢紳懷其愛國愛士之心不能已於言者如

此予竊觀召虎征淮南之夷而周人有江漢之詩李愬平淮右之賊而
唐人有方城之雅傳之後世以為美談今　國家承平兩淮晏然非叔
季可比雖連于歲侵得公坐鎮其地拯之振之不遺餘力休兵恤士以
收足國裕民之功視虎與愬殆無愧焉則江漢之詩公舉公爽方城之
雅亦頌西平視公之於恭襄又將以濟美並稱于百代之上或矣哉世
臣之足為國重有如是者然則諸搢紳之作雖比之江漢之詩方城之
雅亦何讓哉公少承其父莊敏公之訓喜問學禮師親友迨今不衰每
士大夫道淮必禮接之或就而問政有古儒將之風故人樂與之言而予
交公尤稔輒為道所以作者之意雖然出入均勞　盛世所以優大臣
也公之勞于外也久矣上下之屬望於公者厚矣不日　召還留衛
天子建封侯之業以增輝于家乘史冊之間諸搢紳嘉予之者又將不
止乎此協群律被管絃以鳴　國家之盛豈特公一身之榮而已

怡雲錢翁六十壽序

先氏之壽大率以百二十歲為期六十則壽之始也出而仕于朝五十服官政六十則指使廢而飲于學五十者坐示將以漸而致其隆焉蓋先王所以優六十之人如此而況子之於親乎當喜懼之交而致夫耄耋期頤之祝固情之不能已耶無錫有怡雲錢翁者本吳越武肅王之裔自其祖父伯叔以來世以尚義聞至翁益篤于孝友事父之後隆母之養推上田宅以與兩弟而又屢矜其不立三撫其遺孤雖口產籍是以日朘而不恤也方且延師以誨子侄暨衆以濟鄉邦其先世遺文為鏤板慶編以傳世而翁亦年六十矣於是翁之子因于所善戶部趙夢麟主事以請曰願有言焉以為翁壽予不及識翁而得槩其所謂鏤慶編者又及識翁之從子所謂鴻臚君楷者知翁之顯其宗劭而下或其子姪不遺餘力蓋孝友人也語不云乎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仁則壽矣翁雖不仕而以尚義 恩授承事郎又以德善重其鄉二之為介為賓且自茲始跡是觀之其心休其體胖由六十而底乎上壽不

難矣予雖衰遲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進德之功不以老而倦也豈惟六十哉萊子年七十而孺慕申公伏生皆年八九十而傳經張蒼年百餘為漢計臣多者述古之人年彌高德彌邵者如此翁思古之人益策其所未至而不強其所不能使年與德俱進親以漸而致隆將有不一之書予言則其兆也翁名會字孟津別號怡雲始生在嗣歲之九旦後八日其配長洲徐氏少翁十歲賢而偕老三子曰本相幹皆業甦克世其家云

呂母太夫人壽序

走少以童子執灑掃之役于嘉禾呂文懿公先生之門先生以清德正學輔

英宗退而執經以授

今天子蒞蠶英媛及畢力於公而弗顧其私凡區畫家政一出於太夫人徐氏太夫人淑慎之姿貞靜之德賢明之□□可方古人蓋一時卿大夫家推以為郡如也走獲與及門之士從公官今主客郎中秉之以識時升堂拜觴為壽太夫人推愛子之心以及諸生由是諸生自幸為得所依於是事先生如父事太夫人如母迨今幾三十年而先生不可作久矣太夫人居嘉禾故第無恙在堂而春秋亦六十餘矣及門之士或顯或隱多以星散而走於秉之得仕同朝篤世講焉雖無復向時長敬侍觴之勤而此心蓋未始一日忘慈晦之澤也成化己亥春走自新安省親還 朝過浙始獲拜太夫人于堂癸卯夏復自新安起復而來又獲拜焉凡再見而太夫人體益強德益邵內政益脩而明達慷益恪而嚴蓋不以老而怠其家者如此然獨念秉之不置曰秉

王事有閒乎其遂迎我我將從之撫諸孫以為樂乎人以是知太夫人之慈走之至三月秉之果以太夫人故力請檄而南將便道奉板輿北上遂天倫之私而不廢乃公人以是又知秉之之孝夫慈與孝皆出乎天而性于人順之則為福斁之則為禍若太夫人之慈秉之之孝而

有不獲福焉者寡矣吾知其心之靡如身之胖如將壽之隆如不可以言贊也走之先尚書襄毅公於先生為同年母夫人於太夫人有娣姒之義方迎養於京聞秉之之行喜不可遏知二母之相見有日而獲伸其私也輒先序其事以貽之請為觴壽之獻

驄馬行春詩序

成化乙巳春監察御史姑蘇吳公克新奉

命出按于蘇縉紳大夫作驄馬行春圖賦詩贈之而以序屬予予竊觀 國朝著令每歲必遣憲臣分行天下以飭吏事恤民隱其責最重而在南北兩畿者為尤甚蓋畿內郡縣地逼而事夥地逼則勢劇易壅事夥則弊積不遑鹹非一藩者遠外之地可比吳公少以明經領天順己卯鄉薦又之舉成化壬辰進士初起家之學並仕知青州樂安縣凡三年有及民之政受薦而入為御史嘗奉 勅理鹽法于河東又奉勅巡邊于居庸諸路有發奸之績茲之往也固將有所罷行而適于

緩急之宜有所斟酌而明于賢不肖之致使亡郡之吏民哉而懷之非
議不與而廢置舉如是則亦何責任之重之足爲哉朝廷以爲御史
時人有行行止避之誰蓋手之也總督爲何耕時人有二入再入之歌
蓋期之也今送公之詩多出名卿才士之口于之深期之遠亦皆本乎
善善之公而以附古風人之義而俾若行著精深職事有暇時取而諷
之固將惕然思有以副之而莫能已乎不日還 朝風裁益增而名益
大天子益寵嘉之將有進擢之命以比跡于祖鮑且有徵于是詩俾一時
號爲憲臣者以有美公焉豈不韙哉

贈守禦滄州正千戶趙良玉詩序

滄州爲河間支郡古惡齊孔道而其境東極于海擅魚鹽之利蓋宋
時嘗宿重兵委將吏號稱海軍節度使 國朝既一海內於滄州雖
兵置牧專益其民民相安而莫相梏者餘百年矣成化乙未 朝廷始

用議者言徙河間衛一軍于滄州號守禦千戶所以濟復前代之舊將
牧以養有兵以衛民有所恃以無恐而益安蓋修廢之良策經始之遠
圖也雖時武進趙君偶以正千戶將其兵以行至則畫疆界立營壘闢
屯田而建牙于州中不遺餘力以成偉觀庶幾一時良武弁于而間以
勞役得末疾久之弗瘳乃遣其子瑛請代于 朝許之瑛字良玉李孝
父之賢也其爲人通穎而識事謹愿而好文于營壘之而愛其動之也
青宮直講之暇爲請于同官得詩十章以華其行且序而告之曰守禦
之官誠美矣顧知夫 朝廷所以不憚繼設之煩規措之費者何哉凡
以爲民耳夫兵民一體勢若輔車政扞則上之勢生情否則下之怨興
而亦何有于守禦之設哉如使益民者曰兵所以衛民也吾民不可以
不勞與兵者曰民所以養兵也吾兵不可以不戰如此則情相孚政相
濟而爲滄人之慶也大矣良玉自曾大父以來預有開國靖難之功載
于册書而其父又以老成膺選擇首事于滄者也良玉繼之而年甚

壯志甚勇他日不有以邁前烈拓後效以答世將之 寵而無忘于樞
紳大夫與進之盛心是豈所望于館閣者哉然則良玉亦安得取足于
是而不加勉歟

張氏世美集序

吾人有雲菴張先生者以易名家嘗魁正統辛酉鄉薦有捷音得取顯
仕之地而先生念失其父也早獨賴母守節訓之成欲然就乙榜以去
丁樸就祿之令而得蜀之廣安學正自署其堂曰榮養蓋識其志不必
於躬也既而親終改陝西華州九年升山東濟南教授凡三主黌門
生多列官中外而先生亦年才五十一耳毅然引疾西歸或罪其
恬退蓋先生之出也可以勸孝之子其去也可以勵患失之臣豈非
一時忠孝人哉今兵科都給事中本謙其長子也本謙世其經舉成化
丙戌進士官瑣闈久之受馳封之 寵且得請歸覲于浩維時張氏子
弟以翰東恥餞而爲教官者三人以九經入學而爲儒生者四五人或

署其堂曰 恩榮而先生未嘗以書本謙事可書家錢于湖廣貴
州兩藩枉宿弊杜私謁尤爲諫者所詆訟論判收兩程州將署其堂曰
遂休而先生未嘗以戒益先生勤其躬以率諸人而施諸其家有如此
者本謙思弗克承之將取明堂所得名公記序詩歌類爲巨編刻梓以
傳或者爲題曰張氏世美集問以序請予久無以應也會本謙上疏伸
雪荷 特恩進今官而毋討又適至則是編之託于豈可以無說哉惟
古人號世濟其美者蓋有之矣而美之小者不足言若忠孝則美之大
者然亦必不以外至者爲戚欣而後能之若雲菴先生殆有見于斯乎
先生通經學古且聞道于至人往往有脫屣世塵之意宜其分視軒冕
進退從容而先立乎其大者如此也哉本謙尚以平日所聞于家庭者
充大而光顯之使功名焯于 盛時上報
天子知遇而下昭先生之德于無窮他日所以世其美者將比迹古人
而無愧當世名流所以屬望之者亦寧止乎是哉先生名玄字成仍

兵科給事中雲菴其別號本諱名善吉予同榜進士云

贈知婺源縣事董君序

知婺源縣事董君惟和被受 命將之官而婺源之仕者大理評事汪君守貞合一郡之人在京師者作餞之而以贈言托予予亦素相還往其何言之贈而為有益于董君哉雖然則嘗聞之矣為政者必悉其土地人物而後可與言治不悉其土地人物而惟吾意之所如其治之有成者鮮矣徽之為郡也領縣六而婺源獨於前代嘗為州五嶺奠之其峻極天水之東出者為浙源西出者入鄱湖山川相帶風氣孔完其土地沃矣忠賢之臣史不絕書節孝之坊門巷相望而子朱子之闕里巋然中處道德之澤為世一時其人物偉矣夫惟其土地之沃則有所資給而民易足其人物之偉則有所斬被而民易化使為縣者知其然易足者安之而弗朘易化者導之而弗尼如是而吾治之弗成者亦鮮矣董之先蓋湖之鄱人永樂初方占籍北京鄱山水之勝甲東南計與婺

等而君又喜問學習不力從禮部尚書[illegible]周公洪謨之中成化辛卯鄉舉一進士凡五下偶年益壯學益成閱歷益多且熟於仕而得婺源其治之有餘地也可必矣董君行哉履其山川而考其題名前代之為縣有去思與人所弗錄者為誰莫于先正之堂而服其遺言來夫為令者之所當施與所當戒者何在切問近思而無待乎外求則其舉錯之宜好惡之當率上撫下之節必有可觀以無愧于為士其較夫走阡陌淆案牘而役精神于僕僕之間者相去遠矣竊誦所聞以答諸搢紳致之董君以為少益而終聽之則猶然婁人之處也哉

贈麻城縣丞張君序

故 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南陽李文達公中子錦衣戶侯士敬嘗求塾師而未得以語國賓易水王公司言王公憮然曰吾友大學生成都張君孟誠其人也哉士敬即日禮于其廬而致諸 賜第之塾中以教其二子鏞鈴焉張君學彌而行飭二子者受教唯謹士敬之兄曰尚寶公士欽每語而器之曰此殆蜀才之遺者乎久之當上吏部選以成化乙巳春 受選為湖廣麻城縣丞士敬過予曰子獨可無一言以惠張君之行哉惟不佞執經文達公之門且託有姻好凡所以愛厚君者蓋與士敬同頃太平日歡燕過從之間有會必俱服官行己之方亦畧傾倒矣又何俟乎[illegible]之際而後有所諗諗哉雖然士敬之請堅矣則亦無已而為之說曰子之欲得良師與民之欲得良吏一也是故師不良而子無所成者一家之憂也吏不良而民無所仰者一縣之仇也出處仕學之道烏有二乎哉夫丞佐令者也過則有犯分之嫌不及則有曠官之譏而麻城又故楚之劇縣境多豪民尤長于春秋非其人政故微為 蜀則賓賢堂訓讀父宗器以鄉進士歷官同知河東轉運司之公行之廉求有能足于一縣之望者鮮哉張君之大父予英以布衣然則君得諸家庭深且久矣處為良師出為良吏以弗墜其先烈有餘地矣予言不足以補君君行哉不自足則其進未艾在我者固君子之

志也歟

贈監察御史汪府君孺人江氏輓詩序

新安諸汪其祖唐越國公其居婺源浯村者在 國初有森坊司直者恭先生號敏咸諸汪皆尊之及江氏祖梁宗室云梁亡避地更姓今不能復而獨冒其族曰為江以自別于土著所居曰江灣皆有宗也汪府君宗煜出浯村六歲喪母十歲喪父能自立以不墜其先而振其後配江氏出江灣又能佐其夫拓其田宅而訓成其家人賢稱矣也府君卒年七十有二江氏卒年六十有七當昇平之世而偕老焉歸全之樂其生也府君贈文林郎監察御史江氏贈孺人受

天子之寵命于身後足以發潛德昭令名以終也長子金舉進士職風憲出按于兩淮七閩皆利器肯抗疏論天下事不以利害動聞者壯之餘三子坦圻坤亦相與承其父兄之志力善而無弗肖者長婦為大師徽國文公世孫諸婦亦皆出良家其後也府君夫婦之喪告哀于遠邇

遐邇之人無不歆其傷者莫不悼歎䌷繹於怏上足以動人之觀下足以厲人之子其德之微也夫其生于礪行動不踰法而無過舉故其眾行之賢由一身以及一家名一鄉至於如此而人言之可徵者固不可無述也不佞饗與今御史君同年進士有交承之誼盖嘗過江濟入涪村望其山水之勝而敬中府君夫婦之賢讀其家詩竊有感焉故因其請而不辭有說以告來者尚德之義也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序

贈都督李公承恩展墓西還詩序

李公明遠世居陜之西寧而以才武有聲于一時嘗佐督府以贊廟謨統京營而修武備以進于通侯備將之列甚久一旦具疏言臣纍以毋喪賜歸祔先臣會寧伯之墓而還輒命嚴裝塋事至于今不能忘敢重以請惟聖明恤之得予告展墓且命有司給車馬續廩餼自京師達西寧

聖天子加禮還卒以勵爪牙心膂之臣甚厚於是縉紳士內交公者繪圖賦詩贈其行而博士陳君啓先來屬予序惟李公曾先少保集毅公所為士予得知之不獲以鄙陋辭竊聞古者伸旅以寧兼從事而傳有臨敵忘親之說故中古以降不以喪祭之禮責武臣非不責之也事有急于彼則緩于此而不以常禮變者禮也

國朝因之武臣請歸營及展墓者不敢以見之而恩數優渥如李公亦難矣哉漢世祖中興諸將得過家者令有司具少牢行拜掃禮以為榮而宋岳武穆亦嘗以母喪還廬山前史特書之若

聖天子以仁孝撫世俾有勞于國者得遂其私比于建武之詔而李公不忘其親兩被殊典殆有慕于乞侯忠孝之名且諸君子播之聲詩為之美秉以侈大恩勵大節豈直離亭繾綣之際觴其伏劍對酒之情而已耶雖然關陝之境兵荒相尋宵旰之餘屢勤西顧發南倉之粟出內帑之金拯濟之策不遺餘力蓋自今歲以來天心稍協民力僅蘇九重之憂漸釋而大臣之私始可白且遂焉此公之所以得西也河隴之上山川相望松楸鬱然烽燧戢生老使西人老稚因公之歸而舉手加額曰吾君之不忘勳舊如此又披圖誦詩而擊節歎賞曰中朝縉紳之樂于人為善如此其美談榮觀不既多乎然此猶李之小者公尚促還闕之期乘時建功于四方申河山帶礪之盟致拜貂插玉之貴以

續先公之烈以荅
聖天子之寵以無負諸君子期望之盛心斯孝之大者公可不勉與公之子珉舉進士官中書舍人以經術顯于 朝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盖識者又以是占李氏之澤方盛而未艾云

汪君自吏部待選還新安省覲送行序

成化甲辰乙巳關陝并洛三省民大饑亡者相枕藉于道或滅數村無居人木葉草根殺之一空人相食至不恤其骨肉以苟活旦暮流徙之語蓋不忍聞
聖天子惻然軫念元元時下寬大之詔與民休息復出大臣救內帑往賑郵之又聽行入粟補官之令于江南北由是生員得齒國子者吏得附銓選粟入既多民稍得濟而吾鄉之爲生員爲吏者亦往往來預若汪君文其一也夫其所以傾素不恡而上之有司者蓋不獨於我有較身之階而已亦將於官有活民之力焉其名雖利而陰則義行乎其中較之他途猶賢乎已鄉人居京師者榮君之歸請贈言于予辭不獲則告之曰民瘼攸有甚于今日者哉言之慨然于邑聞之戚然于心蓋人人同也汪君之所親覩也傾囊而濟之以稍有活民之功者非汪君之徒歟然則使與斯受 恩命于朝有民社之寄亦何改術之驗于他求哉汪無忘今日而已汪氏爲新安著姓皆祖唐越國公其自唐校書處凰者曰希旦爲宋直秘閣曰鳳凰遷葦村者曰傑爲元徽州路推官率有民功著于鄉邦而君又將有祿仕以承其先祀慶其後人諒哉其歸之榮矣於戲水旱之災堯湯之世所不能免惟修人事則可以弭之故上勤于公有所儲而不匱下儉于家有所恃而不窮則交相得而水旱不足以相病矣君之歸也在上者吾不得而議之在下者其爲我相告語相勸勉而以儉爲四方之倡則庶幾吾郡之福也哉

贈曾君知滕州詩序

初成化戊子秋河間曾君邦用以詩經舉北京明年偕入會試禮部其名而稱之以爲大科可拾取也上禮部久之弗偶君年益壯學益邃而餘于狎得失之心乃乙巳夏上吏部銓士第一人太宰以下又拋然曰此所謂名下無虛士也 特授知滕州滕之諸高居時學於君生同鄉舉同志請搢紳之詩以贈別請予亦鄉人也且弱以大夫士稱章甫一蹴而至大夫秩五品持一道之印以布惠數百里之人業亦甚爲然官高祿厚則其副之也難故不以爲喜而以爲懼者君子之心也滕爲山東大州控臨鐵之利地瀕于海數爲盜之師兵民雜居征調煩興而又有諸縣即吏受成于下嵩泉太府之臣責成于上守失其道則榮非其榮而士之望也孤矣學古入官志大而不足周不借聽于人而贈言之義負亦不可厭也稱聞之清愼勤三言古當官之法可以終身服之而不易者也古稱孰于人口而君既爲有武序矣詩以右爲君誦之可乎君世父曰山西大參公父曰滁陽令君政聲皆著相後先且諸贈言者又皆有首難之義而無沛遷耆之詞吾知君承斗家庭新道者既深發乎朋友愛助者如今其知所變不辭其士地士民也審矣官是其在公之分保釐其志民之事豈若君子之孫擇起于山東爲諸州之冠哉 朝廷擢之吏部擢其所學發聞于世乎君其兩君於先尚書襄毅公實相友善云之後通家之誼誠非一日之好一面之雅者比故序其事以首既以規之亦以朂之

送都閫蕭君赴四川行都司序

四川去京師萬餘里而行都司治建昌領衛六番二師以撫制諸番尤西南重鎮也兩者兵部以擇師 閫蕭君大用受 命以杜鄉進士爲君謙合諸姻友非其行乞贈言于予予不及識蕭君然觀聞之搢紳間而得其人矣蓋蕭君承其先世之烈數奉 詔從廣庭役征伐起忠義衛正千戶至僉都指揮事皆名勇功出列營諸校之右故繼戎者以將才薦於兵部而 上亟用之如此豈非得人也哉建昌古越嶲也南接滇也西雜生番

試罰之吏衛然　國家承平百年　王化之漸被者日廣治場播遷之[illegible]
以裕選學校弦誦之風又以興俗近者皆將文辭造之思則建學之為
樂土也久矣蕭君提一道之印而守其土撫其人固辭乎有餘地矣
或以為蕭君風將且有志於功名從建昌一道不足以盡其才者且不亦
不然乎里之行始於足下所以試之者固將有以待之也君豈可以所
轄廣荒服分閫為偏師而遠懲之也哉視篆之後簡其士馬脩厥戎器
廣中與鄰師編出[illegible]于[illegible]安而常若冦至使西南荒令斷然一新又以
其暇日履[illegible][illegible]其不毛之地曰此諸葛武侯之所談笑而禽孟獲
者也按行城堡俱其撫攝之具曰此李衛公之所經營而為進險者也
必賞代矣[illegible]慨然興起于百世之上而思見其人焉則三軍足
令諸番警服　朝廷無西南之憂而方面聚不足以淹君矣大鎮元戎
之選新縣撫王之責皆上之人難之以待諸將之有功者益君勉哉

贈監察御史汪君序　以下並篁墩文集卷十五　一八四一

御史秩雖下而實有天下之責天下事無巨細御史皆得言不領者大朝會
則糾儀大祭祀則監禮大征伐則紀軍功收選舉行河決獄一切禁戒
之政與夫稽書籍察刑罰亦必用御史一人出按于外則百群有
司以及文武大吏咸聽約束視其否為進退其位朝也曰宮闈以
及將相勳戚有過大政令有闕谷廷論之一歸于禮法乃已御史之責
望如此而
祖宗以來[illegible]其[illegible]例也必試可而後授其任事也必[illegible]而[illegible]
復一不如令則外[illegible]其出處與[illegible]之[illegible]
謂御史皆其人[illegible]其職則天下[illegible]不集之事無不舉之臣
明天子可垂拱而治矣汪君從仁以進士為行人試監察御史一年鄉
意報可以實授請于
上從之從仁起江南諸生如不勝衣而所居事理不以難易為成欣[illegible]
中深潤確然私謁凜不可犯始知其責之難副而不敢足于聲勢者如
其尤難者性敏而力學有求益[illegible]往尊之不足之心視彼發征當之言
以規大利樂不[illegible]之行以取大辟者誠不可同日語矣衡[illegible]其無[illegible]績
以上副
明天子責備風憲之盛心固不繫一從仁而從仁克當慎選以倡其同
寅以比迹于古司直之臣不在茲乎從仁世居徽之婺源其從伯父監察
御史文[illegible]從叔按察副使希顏從兄大理評事守貞皆起進士數歷中
外為時聞人故從仁有待于父兄師友之間而加[illegible]以自進于高明光
大之域有可必者如此予不佞於汪氏最厚報與吾鄉人舉酒相慶而
又紆[illegible]之說以致萬一家朂之意焉

贈中書舍人姚君歸省詩序

成化[illegible]進士甲科惟正統壬戌翰林侍讀贈禮部侍郎吉水劉文介公榜
最盛而後嗣之通朝籍居京師者視他榜亦盛然歲時還往疎密不齊
未有能合之者吏部尚書贈少保崑山姚文敏公之子中書舍人吉甫　以上並篁墩文集卷六十五　一八五一頁
首倡為之四十年通家之誼篤然如昨日由是書有慶有吊麗澤
之益有加蓋自隋唐設科以來其[illegible]人之有會自今始未幾吉甫將
歸展文敏公之墓且省大夫人于故鄉諸會者或往官而出或予告
而去雖合弗偶也而吉甫又為此行於是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新安
程襄毅公之子左春坊諭德敏政暨詹事府主簿[illegible]信兵部尚書[illegible]贈少傅
南京白[illegible]公之子錦衣千戶鎮翰林編修[illegible]太學生鈴翰林學士贈禮
部侍郎嘉禾呂文懿公之子禮部郎中憲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昌黎韓
公之子兵部郎中[illegible]鄉進士[illegible]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固安王公之子鄉
進士翊太學生[illegible]刑部尚書[illegible]恭毅公之子翰林侍講臣戶部
尚書滿須薛公之子錦衣百戶緒都[illegible]宋安[illegible]公之子訓導[illegible]德容大
理寺正德[illegible]中書舍人德仁學士金城黃公之子琳方伯[illegible]山王公之
子兵部員外郎政參議廣陽[illegible]公之子[illegible]鄉進士英[illegible]兵部尚書陝右陳
公之婿大理寺副[illegible]淵共十有九人相與[illegible]而餞之且各賦詩以道

縫綣不已之情而推敘政風之序於斯士生斯世富貴利達不足封而能不失其世守之為難也蓋國家有世臣而世家有肖子而與士必本於忠孝而貴與刑所傳不可誣也今吾與諸君子稱先人之澤誦詩讀書以有祿位于朝以顯於以待后于其日而又復濟世好于斯豈有今世而已哉吾有寥然有弟尚又惕之常不得欽也而有大者焉吾相勉劇相規使言行不戾于先訓忠孝不忝於古人聞者欣慕觀者效法而後斯會之光可書也其必皆之慕有以之延世無窮之而君子所貴則有在此而不在彼者矣吾與吾所待奉清光者九年其才猷蓋未能盡見於風度在公謙恪不失其正之論也進陟之思旦夕將下乃翩然告歸樵雲林泉者昔之為忠孝之舉也忠孝士之所難為人後者之所當共勉也然則又敘公之澤其本支于諸君子之詩所以悟其遠別徙其遠來者將有以答於吾言有其遠大之望焉小者且為其之私而已

大觀序

寶應劉成學早有大志以經術取南畿鄉貢名聞太學其天才俊穎如天馬之不可羈者觀其所出文辭中程而尤學當作者宗慶令君所學者稱士一時皆不有蓋士之所負有不可知者如此然學以其游日隨筆作山水花鳥人物性之適未人不識近代五七言古律詩範爾思欲豪深青亦為古不遠時好于心異之曰世乃有才子若斯人者和情力不足以振之而然學亦旣然是而有以自振舉居當發強有力者極其之不倦也一日吉子曰成者屏全山既是大門級舟西湖觀新制江思起古義儒而上下之游有放歎以蓋東南之勝不知者以曰成為使今成數為詩益奏其氣則益有自分雖成者不可以屈成也閣自京師出扁盧翰林谷入于中其山群极其大悲壯其人勇而尚義將往遊焉東方古戰場及覽所出沒勝敗哉得其詳于退极覽奉之曰其以有于萬千何可恨而為者然惟足以同吾言遊哲夕所能成與日不帝種之南宮奉大對當以翰月中之可以自勿于

聖代然不知者又將俟成矣成豈嘗是哉予奉使南京既歸則有見之于上谷者矣又之去已在雲中凡文武節公開闢建牙其地者爭延致之恒恐其去然成學性疏爽不可拘繫好其相好者得其字什五得其詩什三得其畫什一亦卒有不得者其性然非固顯以求售者也間一還京師久之又將北行曰成志未愜將極登覽以盡西北之勝且告予其所遷徙歸時仲秋關塞早寒禾未熟登草木漸變予知成學無荒尤而欲大觀其所蘊益充所發益工清曠之懷益浩乎其不窮豈以一世之榮悴為戚欣者哉昔宋陳亮有才卓犖俯視一世雖遇考亭亦不為屈其後卒魁天下而論者以亮經濟之業迄未得施為深惜士固不可知也劉成學近更其字為教學益精斂華就實而慕為處于鄉士不獨其創作然也其所至殆將有予不及知者予於是西涯學士為作大觀二字于卷首予將序之而匏菴諭德諸君子繼賡其後焉

贈工部主事程節之序

我

文廟徙北都以來國用悉仰給東南河防之臣每責司于要衛以專責之漕河其一也蓋河汶泗沂之水畢會于濟寧而分流于南北勝國時開會通河以漕東南之粟本朝因之而疏浚之益備以蓄水時其啓閉工費而事煩於是工部都水主事一人受命莅之兵民長吏有事于河者悉受約束陞遷官之進退于大衛率之發遣河泊津渡之修善木石茭泉百需之斂散皆受成焉得其人則安坐而事集非其人將委頓而事聚故主事之莅濟寧者必慎選也吾宗節之適受命以行行有日其鄉之仕者曰是可謂得人矣乎相率而請贈言于予二觀節之以春秋魁浙江舉進士高第通經學古明于當世之務若無官不宜而況水部哉節之以進士觀政于工部有聲出其同行奉使于歙北于閩南于江之西無處咸皆以公勤聞蓋無施不可而況河防哉諸君子以慎選得人為同鄉之光是矣乃鋟言于同姓之鄙人其何足副之雖

然于嘗往來河上得河防之詳成規燦然可按而行之之方弗乃熱其人不必論然事有出河防之外者不可不知也　中州士之往來有事于東南者南都及江浙嶺海閩楚貢賦之供兼于商方舟貴俾動成之家貿易于兩淮于三吳者聯檣大舶必駐潟望旗鼓相望輝若神人待檄追呼急于星火而有司之疲于應命從可知矣水部之在焉　命而中處術御之間數舉乘之笑歷監焉中人以下能無動于處之難殆有甚于河防之常者矣節之行哉先正有言君子求盡其在己者俟在人者所不強也在己無愧則人之毀譽者不足為榮辱者不足為屑折自治不暇而又何暇于徇人也哉以是心求之慎選得人之慶又豈直同鄉之光而已節之先世自新安徙卑安與予實出梁忠壯公之後而予於節之行特耳稱善其名位所撫行業所就當有光宗之望焉故不得以同姓之私而已于言也

贈五官保章正周君序

古之傳經者有專門之學故其業精可以淑人其術良可以用世豈若中世之剽竊緒餘高自標榜僅然當其名而不愿有識者之譏其後哉蓋經學之不亢世也久矣擬有之而上之人取士不以此故經學益微而經學之中有曆象方脈二家猶有亢世之者然上之人亦以此取士于二家故曆象方脈之術業自　國初言之誠有其人私淑之餘引而伸之或祖孫相繼顯下鄉或父子相繼顯于　朝若周君良輔則亦其一焉周君世家彭城自其先公以明玄象曆數受知而歷官欽天監副以終君少而誦法于家庭不自等于中世之士殆其業不底于精術不亢二良其志未已也監試其所學業中式乃者五官保章正缺員遂其以其名聞　詔可拜命之日親知之士咸以為榮其内之兄劉君佐亦學之近戚也間請一言于窮誦四代之書亦嘗反復二家之說方脈未暇論若曆象之學豈易言哉堯舜之初政也猶所未遑而先之于欽若敬授之命繼之于璣衡七政之察彼誠知所先務矣我　國家稽古正官亦欽天監以總曆象之事有長有貳其分治也有屬其受學也有徒並者今日術業之在官者毋他技不在官者得傳習其慎之如此而保章氏在周官則掌日月星辰之變者也周君以世學膺慎選承　浚臣是職榮矣不忘有以副之可乎曆象一也而象為重象所以察天也察其常以合于曆則下有所據以興作于事功察其變以騐于占則　上有所警以勉脩于德政或升之史大或諱之取容則職非其職而失其所以為榮者矣周君勉哉曆象之得失固不繫君一人然下淑其徒上輔其長益進于術業以求無私其先且勵志于古人而無動于士議庶幾足以稱　朝廷擇舉推任之公用謂成對而有成績不自已焉猶大弟以進于長貳之列無難者矣三綬生之識文將不一書而已也

贈葉君與承南歸詩序

故吏部侍郎崑山葉文莊公之賢介弟曰與承君素以孝友聞而又喜讀書無斁倚之晉益文莊公歷

四朝出入中外三十年奉親理家皆於君是賴而君亦能副公之託公雖貴有動名手不釋卷所蓄古書名帖蓋不下鄴侯與藏公且校讐如法而文章製作亦偉然高出一時獨宗譜亡失未備嘗以屬君之末之累歲得石本于松江由是願者完諸者正而公久已下世不及見也乃者奉以入京請題于館閣諸公久之以大夫人高年在堂應例入粟賑饑　恩授承事郎以歸國賓王公司言都督表公家器允功吾君之來而不忍其去與交游縉紳繪圖賦詩以贈請予序之予聞昔郭有道隱不違親貞不絕俗雖不求仕而聞至京師衣冠之慕未嘗立異千載之下想其風采蓋邈乎不可及也君將無乎有道者歟百世之譜既失而復以成文莊公之志俾無憾于地下又託名世之文以傳此君之所以求也高年之親雖無志在堂而定省不可久曠又得官比于命士足以慰親庶幾如毛義者此君之所以去也所以來者弟道也所以去者于道也以是心推之則幾乎友朋而安觀游之樂濟乎貧乏而賴活人

之功非有道者不能也隱不譔概見亦絕俗者又安得不以是期君也
哉先少保襄毅公與文莊公同在朝以文雅　命為參政于山東西號
最相契而文莊公尤愛予每有所論著輒以相視傾予之鄙樸不足以
副其教為可愧也故因序贈君之詩而述兩家之好焉

贈中書舍人楊君序

中書舍人楊君應寧官九載上其績于　朝其同寅縣吉之官成而君
乃請　賜暇歸展其先壟又不能無惜別之意焉以予辱交于君請言
為之贈於戲仕必九載而後課其功者虞周聖王之制而秦漢以來未
之能行也或一歲或間歲不數其歷敘而遷陟随之故士習奔競治道
苟簡日甚我
高廟有見于此慨然復虞周之制為著令今百餘年矣而又則勢不能
盡然於是才足以達變力足以受知者往往不俟考績而進之且不次
焉惟侍從之臣無事功得自見而又慎靖謹恪耻于自達故九載考績

之格守之甚堅寵常祿以從後　命有至三四載者勢固爾耶楊君與
予少交　國因最厚前後接於翰林又前後與進士為侍從之臣而
君學問宏碩可以當師儒之尊議論嚴正可以當言諫之託才術優裕
可以備藩府之長乎蓋不及也而君似之自守夙夜在公退與諸生講
習不廢泊然有余樂于其中故然無所慕乎其外與府不相與而有識
者固業其為端人良士也豈特于天下者哉雖然枉尺直尋大賢所戒
行義達道君子欲之君既上其績于　朝矣循資而升以晉于大夫之
列董其職而責其成君之所安也有知君者因其宦成而與君言于
上而有所改之擢焉君亦將安所辭哉得回本之大者其皆於是之求
者其光燁君之為從官也久矣閱歷之多持守之確為士類之所式目
也深矣掃松之後式遄其歸推所養以自樹立于　聖明之時不可失
也振士風而贊治功固不繫君一人脫君有焉使人稱曰此
朝廷涵煦作育而得之者宜其過人如此豈不偉哉諸君子亦寧不有
望于楊君也哉

太子太保襄城侯李公赴詩序

古之號良將而獲上壽者若周師尚父吳延州來季子皆八九十歲時
或勝殷誅紂或却楚敵僇千里將兵一何壯哉討其後皆百餘歲漢營
平侯趙充國唐汾陽王郭子儀亦年皆八十餘而收中興之功福祿榮
名與國咸休至今想見其人邈乎不可及蓋四公合于孔子之所謂仁
人箕子之所謂攸好德者其躋乎上壽有以也夫中世之為將者則不
然相矜以權利而謂武人但取其材勇耳他所弗討焉其功固爍然照
乎冊書其名亦喧然播于人口其富貴光赫然動乎一時然較諸古之
為將者其所得多寡則不可同日語矣若今
太子太保襄城侯李公良閑其處然有志乎古之所謂良將者與公世
家和州自其曾大父以鄉人子仗劍從
太祖渡江錄定熊山左與之營其大父事

太宗于濟北與靖難之師受封襄城伯而公之考以世爵屢扈從北巡
歷
仁
宣兩朝總師鎮山海者一十年南京者再受知楊文貞公而與黃忠宣公
同與留務其參贊軍事之祭酒而陳公司業臨川吳公皆執禮甚恭其
師友淵源所資既深故名德勳猷所就具達殆庶幾古之所謂良將者
矣公承世烈之餘敦詩說禮謙已下賢而文閑于武畧有祖父之風當
英宗時嘗領宿衛暨
今上之初遂受股肱心膂之託入則總五軍預大議出則佩將印鎮四
夷進封列侯上保
諸極勳望日隆而心愈下以賓貞道人自名其純武之志許
國之忠聯可見矣今公年五十有一歲八月之望初度之辰也儀賓王
公司言於公有媚好作壽意圖而群之詩歌將與縉紳衆丞相贊侑進

為之序惟先尚書襄毅公與公同事西內而走文承乏宮詹之末故竊以所聞者為公誦之云爾

皇明以有世將之臣獲上壽為一代之慶庶幾見之而幸於公有世講故祝之深期之切不自知其詞之費也雖然師保之職茅土之封比隆于尚父季子嘗平汾陽者公所有也身膺百福為 國元老由八十以至于百歲者人所望于公也乃若陳冊書以格 君聞六義而知德陪

廟謨則以不敢為武守爵祿則以不敢為忠增光前人比跡四公而為一時良將使功垂竹帛澤流子孫非仁人倣好德者不能也公豈可退託而不自力也哉中秋令辰壽燕伊始敢以此先諸君子之作南山之通私敬之章嗣是而有不一之書者當未艾也

賀禮部侍郎康公序

於戲天人之際微矣其職治于羲和之命重黎之司其理出于禹箕之疇羲孔之易非賢聖之士類不足與此迨秦漢以來設專官而付之靈

工卜史則僅傳其曆法象器之遺天人之理知者益鮮矣惟漢廣川董子對天人策以闡道原宋文靖李公陳災異以匡君德元魯齋許氏定律歷志以成大典庶幾先王之世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學惜乎當時不究其用或用之而不能久也乃若熒惑守心變亦大矣而進三可移之說山摧宇見天下旱蝗災已極矣而倡三不足之言有道之世願治之君將焉取于斯人而用之也哉吾郡康公用和自其少時受學家庭即熟于春秋災異兼通易皇極術家雖仕而為監察御史遂以繹學才術見重士林未幾被讒謫出李閣中久之

聖天子經筵之暇留意筮法有以公名上者驛召至京累授欽天監正力辭還江南適有先大夫之喪服闋再被 召進太常少卿一年 特旨進禮部右侍郎皆仍掌監事益 公平素有志于廣川魯齋之學遇上窺易贊之旨以究天人之蘊辯博之餘自不利掩抑

聖天子知之深眷之異而畀以羲和重黎之舊任如此豈倖也哉天之下之治忽繫君與相而尤繫欽天之臣天有災祥君相不即知或知之而不以懼則治忽從之矣使如文靖李公者日陳無所諱而宋之臣由是 上思正體元之職下思盡調元之事六沴不興天清地寧兵可戢歲可登民無夭閼而躋于仁壽之域欽天之臣之功豈不大哉反是而求天下之治未之有也或曰康公誠有志于廣川魯齋之學歟人莫得窺也若文靖則相也公烏得與之予曰不然 國朝以六卿行相事今康公進位卿佐矣

聖天子用公之意顯治之心不言可知矣天下之治忽殆繫公言公言之而使天下蒙其福且知儒者之效至于天人交孚曆象可徵非星工卜史可比豈惟同鄉之光天下之光也爰將與鄉人舉酒為天下慶而此特發其兆云

贈知易州羅君考最復任詩序

成化乙巳冬山西太原民數百人具疏言知易州羅某嘗通判太原

得民心願補我府正缺員易州民聞之亦群然曰奈何奪我良守上疏請留事俱下吏部未報適羅君以三載考績至得書上最而還易人大喜惟將易人之在 朝者儀賓王公司言最顯且文持乞縉紳之詩以贈君屬予序予方嘖嘖羅君而歎能發其詳者莫如王公王公謂予言羅君羅山人起鄉貢進士歷通判平陽太原督山場新寧于易州有才而原常為八府五州之冠會我州正缺員易人赴 闕請昇君獲

命當是時易方苦于歲侵而賦役夫征保馬三事民患尤甚君審于民而省常徭九之一請于上官而減征夫之金五之二又懇請于

朝而觸僻馬遍育之徵五千有畸由是易人少蘇而君於佗政始克大第為之勸生徒之業成戎卒之極申關市之禁修廢舉墜不遺餘力抵茲三年政以大成往時僕以歸塋 思西覲始識君得其政之大端恒往來于心不能忘又竊以其有遷陟之 命而吾州弗克終其惠也予雖不及識羅君然聞其所至得民且因王公而知其名實如副如此恒

然曰於戲今之為政者懵于樂錯而苟且其身于無用之地則牵而不為其民之所賤責者亦已鮮矣又其甚焉惟民之性而一切以苟且徵經從事則牵而不為其民之所疾訟與厭棄之所指摘者又加鮮矣況能望其閣閣請留至再至三至于兩境相爭以不得賢守為憾者何相去之遠哉若馬君者豈非賢哉雖然亦以欣相憐於終終以不因羅君之政則誠美矣使加以黽勉不已之心而未進于循良循吏之列將易以之感戴益深　朝廷之旌擢久矣豈特守大郡佐大藩其名實方稱乎而仁民澤物之功不益弘哉予公以責成矣予故鄉知其民愛之所存而又諸君子詠歌其賢乎以比于鄭侯甘棠之遺音尤可謂難者故序其事而不辭

賀順天府通判馬君序

京府通判其祿秩雖與列府同而體則甚異蓋其入則然身侍班朝臣序立　册陛之東出則擁騶從與府尹大臣聯署而蒞政三載考績

則受

天子之勅命貤封其父母而及其配而視外臣之必俟九載乃得請而又有得不得焉者獨非榮幸哉吾郡都門馬君以才初以太學生屢試不偶而考銓士第一人　起授順天府通判今三載矣鄉人之仕京師者相率請序言于予曰非是則何以勵官成修

上賜而為里人之光耶茲夫士讀書而有志乎用世君朝行者或閑說而不䘵自試以親民疑州縣者或困屈而不獲自致以近君皆士之所不滿者若夫有近　君之榮而兼親民之寄得行其志而顯有成績若馬君者亦誠可嘉哉雖然尚多之而不有以視之者市道也非榮祿之兼也詩不云乎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又不云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斯士之法守而不可怠焉者也夫近　君而不圖所以致君則忠勤之道缺親民而不圖所以澤民則公廉之行虧皆士之棄也君需有是哉由章布而積之以有今日由今日而繼之以至于六載九載如一日焉斯無負于上而庶可申也抑觀者有經術如馬君有治才而不怠如馬君必俟乎六載九載而後遷陟之也哉

贈太學生郭君南歸詩序

郭君錬卿家潮陽之靈山世以易學聞其先多以是經取科第今禮部郎中舍至君獨早失怙恃而奮志有立亦思以是經發身敦奇譜家屢第利于有司其鄉之人鮮不為君惜者會河南大侵始循例入粟賑飢得上太學久之以省親南歸其友進士知莒州某呂伯之子澤言君之將來諸縉紳贈行之詩而以序請俟觀士之發身不必盡同要之其出也有名而不戾于法則其終之所成亦必有足見于世者不可誣也方通歲之大侵也陝洛爲甚民流亡相仍守吏坐視莫之能救主上有憂之元老大臣不得已而畫權宜之策由是諸生得入太學亦備一途則諸生之來者豈有所自覬而為是僥僥者哉上以仁倡下以仁感雖非先王備災之政而其情則有足亮者矣彼唐宋之季士不知

所法守而苟逐逐名拜于斜封官出于內批廢興輩作而不爲之嘶沮幸井其所有者夫之其視君華發身出于　明詔所載而猶有活民利國之功為其才以俟用者其相去豈不遠哉昔黃霸以入粟爲郎至二千石遂爲漢名臣士固不可以例論也知未必待此以終身而抱有志望者哉郭君勉之他日以太學生以世經取高第繼美其先之人而以功名自見於時或豈不益有光乎斯途而無負于縉紳贈言之意哉中舍君順力學好古以詞翰妙一時僕亡友也故為君之行序不以辭

贈南京太常卿程君序

成化乙巳冬　詔特以尚寶少卿程君廷光爲南京太常卿仍南京太常以留務簡䦨佐二置佐貳未有卿有之實自君始豈尚寶之臣職親而地近非遠外庶僚可比故　上寵眷之深耶於是其平交之在朝者各賦一詩致慶餞之意而謁予序也惟今例官至于三品則

恩之所推上逮其祖下延其嗣出入甬與比元老而飾終之典賁其
以及其身士一生所願欲而不可冀得者至是可舉遂矣夫其受之
隆則其報之也至而允蹈然被非常之　恩膺不次之擢如君之受
者哉南京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之鄉　陵寢在焉而太常卿秩三品實典祀事者然
不能不勉焉惕焉以求所以副之者矣抑惟
高皇帝創業垂統與宗廟好惡以追迹唐虞三代之治法令昭彰百
世如新苟能於其所當慕惕於其所當戒則名與位身與寵偕天下
臣工宜莫不然而官南京者觀省過化宜所先也又況官太常掾卿律
而歲時執禮薦之禮于　橋山之下者乎吾知君之所以晶知遇者有
餘師矣君成化初舉進士即教養乎翰林文學之進才氣之充人率以
爲遠器已而給事黃門益究心職務章疏之陳封駁之出又足以裨闕
失而樹成績一遷鴻臚再遷符臺

聖天子特超擢之而不與常命者等固簡知之有素哉君世家洛陽中
歲定居南京君之兄廷瑞方佐南京大理茲之往也若無可衆棒之嫌有
損篪之樂豪君子不以是取足于君也年方壯氣方銳士之所當爲者
宜有大焉獨所操而慎所擇理其所舊學而擴之以古之名臣自期待
此有志者之所爲也與時非常之　恩不次之擢與論文將歸之而君
亦且有不得辭焉者哉竊不佞以是爲贈言者亦亦自附于明良會合
之道云爾

序

陝西河東都轉運鹽使雷君赴行序

國朝以鹽法之重置轉運官理之秩三品在列郡守之上亞方伯一等厚
其祿以養廉重其權以彈壓四方之商民與　中制士人之說法者行
其人則可以收天下之公利救荒邊備以濟軍國故鹽法之行而有成效舍是
而欲斂一切無名之小利以爲裕國足食之良謀可謂放飯流歠而問
無齒決者矣故都轉運之官必難其人焉選者戶部郎中江陵雷君大
亨以推擇爲陝西河東與論且之而同官者益以昔同寅之光也欲
引與致古者贈言之義託汪君克鑑君暨謝秉常之子于間鹽之
難也不見乎三代之世鹽井令法然後民事與古與井田廢而兼并之
宗與卑乘亡而府兵之制出則鹽於軍國有利焉故其法最密且嚴
者莫之則國格而民附不善守之則國貧而民困蓋鹽之有繫于國計

民命若此其甚也承平既久法玩而不行將欲其防而遏之出乃責
成于都轉運之一身豈不岌岌乎難矣哉則請君子以爲君喜者吾將
以爲君之戒焉雖然君起納推進士不與名曹者十五六年嘗奉使于
淮泰于北邊出納綜錢糅之中而行足昭其聲望當書之交而才
足則其繁劇肯無所試焉而作以得之者是固不足以成君矣竊之乎
荷政之初振之乎積弊之後倡其同官相與守職而不爲有力者所撓
奪則國用可以漸裕民力可以漸紓若行之五年不必蠲天下之賦而尊
者以牛繼有逋不必出內帑之金而成者以鹽法得人之明效不
在此乎使他日課鹽最者曰陝西河東轉良計臣者曰雷君則序
列家二品之秩所以畀君與君之所以圖報者爲兩得哉作贈言之
意也亦君之本心所欲勉焉者也

贈簡君知合江縣序

天下之治忽繫牧民者之賢否而當今號牧民者惟令爲難蓋凡仕

利弊藩下之郡三下之邑而邑不敢專民之休戚牧分之守三分之令而令無所諉令之秩在人下而此其所在人先此令之所以難也雖然令誠得乎則於利弊休戚之於休戚得身任之有所云而莫吾奪有所建而莫吾撓則牧守雖大其勢如和何哉大如是者又況爲令者之易易也已茵君時用之知今江縣也其鄉之仕于京者周君熊等君之行而欲致古者贈言之義於余予三不獲辭則告之曰士明經號不欲以致君澤民爲志而或言爲其所行政非其所學何哉利汨之也利苟賢者所當恥賢者正義而不謀利則上之致君下之澤民皆應乎行餘地而天下之治可幾也況於令乎令之於民也最親則賢者於澤民之志宜自令始茵君行哉惟所學以試於而也之間當不求所以副之者哉蜀去京師萬里而今[illegible]之吏作焉撫將其民習于刀耕火種更化百年比于內地而所以綏輯之訓迪之尤本之所當究心者也茵君其足以辨此乎天下之治固不繫一邑而士之志亦未必

安于一邑政之所遇不容其公民之所賴不撓其廉者見上之爲牧守者將大有合焉以福泉川之人而令之不難也累矣君世家錫山[illegible]之利于場屋而以業大會試于禮老行益堅且明于義利之辨久矣其入吏部銓也試在人上循狀有採始非然然者比予故因周君以不腆之詞爲賢者告而叙以爲大期之

推府陳公考最榮還贈行序

嘉禾陳公明遇以成化辛丑進士擢推府于[illegible]三年部使者以爲賢俾奏績京師吏部[illegible]以最　閣延朔之日敝人仕京師者相與幸其所之得賢佐以司刑而橋民請予言爲贈夫陳公之下車也予適居松蘿山中聞人言陳公最名有經學嘗與友人講[illegible]之東塔寺諸生從之攻苦茹淡不底于成不已已而從後果進士中科得其學而待援者尤衆且出其所長于[illegible]則[illegible]三[illegible]之[illegible]者或未能過之此其人蓋[illegible]於吏事[illegible]平內不然經律之可相爲用也久矣伯兕降以折民惟刑而漢人引經斷獄惟世之不可以所行也故或彼以此爲江僞此以彼爲賊皆非也烏有深于經而淺于律者哉劉八哲與政通而謂詩不足以達政豈知本之論哉台知陳公必將有闕然自障之質固非若淺丈夫治之自喜而徼名于一旦者矣予姑待之歲久之則聞人言陳公果有過人者其性不忮以刻其才不露以逆其坐署也門庭肅然無私謁其行縣也必以舉公自誓無枝言[illegible]其[illegible]深于獄者不能也則又對曰未也易[illegible]詳讞究叙世固有始雖明察而中撓變焉者矣予不更[illegible]其成哉蓋及今三易寒暑君其節愈峻而刑愈平民愈平外之則部使者賢其人內之則臺部大臣[illegible]其最名通于天子俾還蒞其士民蓋經律之相爲用如此不亦也郡人樂終其忠而慶之宜哉夫刑　國之所重也刑清而餘無所[illegible]理者矣康哲于事與才敏于私者其爲民利[illegible]均世烏有[illegible]两者而向進不已如陳公者哉近著令御史缺員取其于府推則公[illegible]尤必有選　朝之命而邦

人求然其思將不可得矣東南鮮郡號大佳山水者莫如徽而公尋臨之凡有所登眺與夫卹民問俗多寓于詩歌錄以見示藹然古風人之義也別後得見而公之篇章益富且工則詩與吏事皆進矣而其後之所至又孰能禦之也哉

贈無錫醫學訓科施君克文序

[illegible]歲有　詔求名醫于天下郡有司禮送京師而常之無錫醫學訓科施君彥清預焉彥清既北而無錫送以訓科闕告官吏相與議于公士庶相與議于私曰醫拯人之疾爲天性以佐一邑仁民之政其利害不小况訓科之官所以領袖諸生取決群疑其職尤不可不慎而施之醫與錫之[illegible]也[illegible]往來之得彥清之從子克文克文業醫而善書能詩益以孝友聞於是白令以下[illegible]檄署名[illegible]之吏部三送太醫院而試之良爲乃[illegible]授[illegible]君[illegible]方爲禮部官屬於克文有親好請[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古之聖神其書具在其

明之甚難而後之學者若以為易剽竊而居執方而應羞不可數計而人之過之甚幸不幸則亦有不可言者焉予嘗過錫山識彥脩君于舟次其在京師延相還往以爲清才妙悟因文苑詩社之遊而其贊尤不易得本之素難而參以守眞潔古明之彥脩諸家惟以治人鮮不獲驗盖儒而醫者也克文嗣其官矣可不嗣其業哉醫以學名將以佐一邑之治并以訓名將以教一邑之醫學非其學而訓非其訓皆君子所不與也克文歸哉思古醫之難而以爲勉睹今醫之易而以爲戒他日起一邑而 召入尚方踵家世之烈而收醫國之功斯無負上下之所望于克文者哉予又聞施之先在宋有爲翰林醫官者在元有爲南雄路醫學教授者在 國初有爲無錫醫學錄者蓋皆一時名流必有著述存焉而予素多疾喜醫學倘因克文預見一二又非快歟

思達詩序

官保尚書大學士壽光先生之謝政而東也門下士與鄉人後進仕京

師者識詩若干篇將寄壽先生而翰林編修敖君山題曰思達俾走爲之說走竊觀先生起進士爲文學近侍之臣歷 四朝位元老又實傳今天子于春宮堯舜君民之心殆未始一日忘者乃忽然上疏解組以去又竊觀
聖天子于先生眷其勞沃眷諸宥密將有太平之責焉殆不可一日無者乃居然從其請而去何哉走以謂天下之大業必相資而成古之人蓋有迫于衰疾貪進不止至於斥逐而後行者先生年甫六十去志堅決且又視古賢不少讓而
聖天子於先生之去則有 璽書之褒有内帑之賜有給驛之榮有歲祿之贈有公人之役 恩禮稠疊度越前古蓋去之者援摭恥之風從之者篤始終之義也君臣之間相尚以道而天下之美於是爲大矣別先生有父焉年踰八十無恙在堂得歸而養之有諸子焉脫疾非秀而又多納祿以從先生之後至擁朱衣照映門閭杖履所至榮耀增輝過慈孝之樂而並進于期頤之壽使後來者仰前輩之高風以為遠乎不可及則先生之歸在我 朝一人爾雖然先生齒髮未衰精力方健天下之屬望在焉而古之賢相亦固有耕入三入者矣
聖天子重違舊學之臣而優遂其雅志于一時然勸環之召在前代以爲盛典者有故事也論而行之非天下之福哉若然則醉白之堂耆英之會將不能久邈公于鄭鄉終司馬于洛社也可知矣頌 盛世君臣之美而致門生後進之思此詩之所由賦也

雲中寄興詩序

戶部郎中瀛海戈君勉學之將軍餉于大同也鄉進士賓旅陶君敬學作雲中寄興之圖既之圖既精絕而又重以詞林諸君子之詩金春而玉應疑不可措手矣而敬學以予有同鄉之好復請一言惟大同西北重鎮古雲中地歷代宿重兵以備虜而我
朝委寄嚴常遣宿將建牙于斯而軍實所需必付 中朝才諝之臣總之

俾以 璽書從事文武大吏不得干其間爲法之嚴在吾勉學者蓋遴選也大塞垣非佳麗之地計臣非儀曹之官亦何興之足寄乎而陶君圖之諸君子歌之何爲是不可以槩論也方今
聖天子在位屢以偏師出塞虜益北徙而諸將亦屢以捷告烽燧銷閒牛羊被野而邊人之婁然足食也久矣勉學職事之餘輕騎徐出以按行其山川考覈其營田下馬而坐展卷而賦四顧悠然景與情會而忘其一日之勞固君子所不廢也雖然予則有進乎是者夫以吾勉學長身豐頤氣度軒豁有封侯萬里之相而又當盛年立要津顧可以小流邪昔張魏公幹辦公事于熙河徧行邊壘而進其老校退卒于頹垣廢堠之下相與覽觀形勢指授方略以詢夫戰守之宜與其前人成敗利鈍之故後起蹤遠而位將相受鉞兼闢于四方區畫邊事如指諸掌卒以成攘夷之功而名後世蓋古人之所謂寄興者如此非徒流連光景以相尚勞而已勉學其尚毋甘于自棄而以爲非我所及也哉此贈言之

意也

應天府鄉試錄後序

應天府臣以成化丙午南畿鄉試前期　請官主考惟臣謙臣敏政適
皆承之被　命而行以七月望前一日　陛辭八月朔濟江七日鎖院廿
七日撤棘蓋其在行也兼程其在公也通夕得士百三十五人取其成
名邑里及文之優者與凡內外典事之職名刻爲鄉試錄以進而俾臣
臣敏政竊書其後曰應天古金陵也我
太祖高皇帝起而都之遂定中原掃胡虜啓一代文明之運于萬億載
而無疆所謂滿缺之俗浮艷之詞浸漬乎輔郡而雜出于偏安叔季之
所尚者蕩無餘矣
太宗文皇帝聞幽燕爲元之舊邑雖剖化之未孚也思以南濟北又從
都焉所以建大中制諸夏而南畿
帝業所由與比周豐鎬上之應期而出者固宜其鉅我白洪武庚戌試

畿甸之士于京府迨甲子而養材取士之制益嚴以備制純乎經術而
不雜故士習正而儒效昌非漢唐可及者百年于茲矣以
聖化之所熏陶　今天之所甄拔名聲　天府而聲文行四方則凡有
在錄者固一時之選我南海內之賢兼　廷對而服官序定勝乎此然
則宜何如其圖以副之焉問學而以矜已嫉人爲大戒慎名節而以貪
得躁進爲大恥安職分所當爲而以矯情立異植黨病俗爲大戾使文
與行並名與實符則庶幾乎天下士哉宜直南畿之秀益加勉焉則雖
進而爲聖賢之徒也孰禦豈直科目之榮臣愚猥獲兼　經幃及侍學
春宮也又仰
聖天子求賢圖治克纘　先猷稽古右文畢修　家法隆太平之業以
上躋于唐虞三代之盛非士則孰與副之士之出畿甸者宜思其職以
收先天下誠不可徇于一得利
多士作育之恩而為論材者袪其惰也樂斯錄之垂成也特爲之說用
相告焉

贈應天府學教授黃君序

三山黃君思賢以鄉進士教諭河南陳留凡幾年其門人若戶部主事馬
愷輩則皆已先顯矣於是吏部考其績當上聞以例比文居首選言于
朝進其秩與祿俾教授南京應天府學其友人太僕少卿王政夫華文
皆喜其進而惜其去也請予言將之予惟士起儒生而至于教授亦可
以爲難矣然治道美于政教而教授與郡守分其責是不難乎而又況于
京府哉然教授九品秩：如彼其小也食下士之祿：如彼其薄也而
責內于京尹教施于都人其繁盛所瞻望而致禮者非留後之臣則均
逸之老也　經筵之美　宮闕之壯江山之佳麗足以發才氣而充見
聞非一藩方遠外可比又與大司成同處乎都城之中其師道可仰而
教條可規也夫如是則非上最首選之士吾未見其貴之足勝也黃君
少學于家庭有明經之譽長官于庠序有育才之功試可而進擢之以

補京教之闕員誠莫宜于君者然得于前或有所缺于後長于彼或有
所短于此則夫秩小祿薄而求與京尹大臣均政教之責恐足以勝之
與又莫難于君者君可不勉與昔宋起歸德[illegible]南京亦號應天府而范
文正公嘗職教事于學官其弟以身其所造就多名士而其篤志苦節
見于傳記者可考也又況其平生以中庸之說啓大賢以先憂後樂之
心佐世主誠有得于聖賢政教之大端則今之以後學而領教事于舊
京所當企德而景行者其不在茲與雖然文正公百世士孰不願立下
風而求蹤其後歷者中世之所難也與人言而不尚論古人以振厲之
者難乎人也不自力以致望其一二焉乃至于自沮以爲不敢當者殆
乎已甚也

送戚里張君來授[illegible]序

成化丁未之春行　部樹選將張君來聘之女上配
青宮府則特授君鴻臚寺[illegible]凡在君門而化于　朝廷所以愛君

□□□之言僕請對曰此豈直君一身之慶而已亦將以開張氏之先自河
間徙山西徐溝再徙河間賦所君之祖知事公曾君之世父樂壽先生
皆以文學起或贊政大府或主教名邑至君之兄郡丞公來鳳遂以進
士甲科顯于時君承父兄之教屢試秋闈有聲太學秀之所鍾蓋將而未
沒其生 淑媛以儷 元良其長厚之澤詩書之業培植豐而漸漬久
矣驟發其祥益熾以昌此非一家之慶邪河間古義漢魏之間每天下
者間有其人然或出于追崇或出于旁親入繼而致隆未有光膺封冊
祝臨 兩宮如今日者使山川改觀草木增輝一郡之慶莫加焉夫自
文皇帝以來登容文物備矣獨 青宮嘉禮未之有聞有之實自今始
曠典之行快覩彌月流聞四方忻忭無極然則綿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緒亦自今始請以為天下慶焉夫慶至于天下大
矣本其慶源之所出君亦嘗揚然求所以符之者哉妙選德門豈無與
郡列戟之族而得之乎儒家推 恩近戚豈無乘車驂騎之衒而授之

以禮官是殆
聖天子念承祧之重躡正始之文顧非儒非禮不足與言治者君可不
勗諸以九卿之尊居 戚畹之盛而能不忘于俎豆之故者則豈直身
家之榮與國咸休進進未已凡椒房之親將不遐歎而興起曰儒者之
學禮官之守真檢身保族之規而衆驕之娛聲伎之玩田園邸宅之競
誠有不足言者芳聲美譽達諸 宮庭益進于儉慎之德以基
王化于無窮顧不韙歟僕無似備員宮僚今十年矣嘉禮之成實際
其會敬推
廣學日新景福益臻而又得外戚之賢如張君者可自輔也樂與諸公
致大慶焉亦非直同鄉之好而已

贈黃君宗鎮同知處州府序

邇者
聖天子以為政之在人也而官人之法久未克臻於然思有以作新之
於是中外之臣無不祗畏淬勵自將以副德意乃成化丙午冬十
一月吏部銓人適當首選而黃君宗鎮得同知處州府事專理銀課云
處州在浙東古稱要之地領十縣將千里而又有畢衛並處其間以
外台之臣郡也銀課所在上有藩臬監官有制使兼領而同知位守之
次秩五品食大夫之祿下之無敢均其貴質其事者以官言之上佐也
銓擇才更化之初以四事考之而衆然在數百人上必擇其實無或異
詞以人言之當選也當選之公膺上佐之榮而臨巨郡之重黃君之
行將毋惕然於中求所以副之者哉而吾人則有以知君之足副乎此
也夫銀課有國之大利存焉急之則失民緩之則曠官此有志者之
所難也而君治春秋之學是非予奪素有定論義利之說其見之必明
歙門黃氏世為碩宗而君之父封刑部主事舍鐘先生樸行甚高教子
姓甚嚴故君之兄宗器今刑部員外郎起明經取科第刑書政典具有
家法受父兄之訓非一日也其習之必熟君假寨場屋幾二十年閱見

廣而涉歷多於世途險易公務弛張其慮之必周夫其見之明習之熟
慮之周雖以之處天下之事將無難焉而況一郡乎況郡之佐乎然則
黃君雖若惕然於其初而實有沛然於其間者哉他日政成播其譽于
一藩曰此吾屬之浙東良有司也又播之於一鄉曰此吾黃氏之佳子
弟而措舍生之經術有成者也又播之於四方曰此吏部擇才更化之
遴選人也其旌之有 誥命之頒其擢之有晉秩之寵其書之有郡乘
之編有去思遺愛之刻則君之沛然於其間者又將炳然於其後矣夫
豈不足以驗官人之說于上下哉與人言而不以遠大期之尊乎人者
也聞人言而不以遠大自期薄乎己者也於是監察御史謝君廷淑合
吾徽之仕者相與餞君而予為之序如此云

贈沙縣丞衆君致政南還序

休寧衆君尚節以成化癸卯之夏用吏部銓 廷授福建延平府之沙
縣丞丙午之冬述職來 覲得致其事以歸於是有以君為縣三年□

以不乘精力尚強而請去太早爲諸儒者予聞之曰不然士君子之處
己也莫難於初尤莫難於終固不以擬之序附責任之重輕爲前却也
教諸者于庠校勤者終歲月不暇給有遺行而不獲齒于諸生者其得
上太學則以爲幸矣然其勤者莊其行不獲一伸而終困以老若其得
上吏部則加幸矣然不勝其勤者之世且久焉有請職名而去歸其鄉
迄不獲一施其所存者視君由正途出佐巨邑上官嘉其能小民樂其
德平生所學果見于用者其功何如哉則入 覲之臣無論大小固有
以墨以殘瀆職而除名者矣此猶責之乃若平時藩臬大臣固有不職
而爲部使者之所劾或吏民之所訟至於身謫而名汙者矣此又姑置
之乃若平時甚者重臣固有不檢以獲罪譴褫去國投荒而甚之至于
誅竊戮列遠戍求爲下官冷局而不可得者視君之既壯而仕其仕之
小也易稱未老而歸其歸之健也可樂且又以引年納祿爲詞人無得
而嘗之者其終又何如哉予於是竊爲君慶而君之所以自處與人之

所以處君者亦不可不自慶矣獨念正統中先尚書襄毅公以公務過
家實始送君入縣庠俯仰今昔蓋四十年而予復得與君握手都門預
祖道之席不能無感焉故鄉山水宛在目前君之朋游計多無恙杖鉞
之行鄉射之會洩洩融融其樂可知而予方執掌于世故淵倒于簡册
不能從吾人觴詠于一丘一壑之間可歎也哉故於是君之行序以贈
之凡鄉人在京者悉署名其後將以爲君之歸榮焉

贈知松陽縣事謝君致政南歸序

邑門謝君文瑩知處之松陽縣事五年端懋廉公爲浙東諸邑之冠推
擢之榮可計日矣而文瑩素恬靜不屑宦途慨然有去志白于布按兩
司〻〻知其賢留之又白于監司〻〻留之既而以述職上京師時文
瑩之諸父知武陵縣事文英請於鄉貢進士文溫監察御史廷獻知其
志微諷留之毅然不可以情白通政司以上吏部凡兩司之入 覲者
亦留之不獲司銓者亦歎然曰知縣年尚壯而才何決去如此於是文
瑩得請而南鄉之士大夫相與悵然曰吾人之仕者非無佐廟堂列郡
者或爲藩臬長州郡求其性識操行有志鄉邦不啻如文瑩蓋不可
一二方覬其踐更履要以漸伸其所抱負爲鄉邦之光顧力不可留也
奈何則相與言于予請有以爲君之歸予竊聞有國者必以耻勵下有
官者必以耻自勵則士風振治道成故孟子謂人不可無耻而孔子稱
鄙夫不可與事君者有以哉丙午之冬
聖天子以士風不振赫然下 明詔督察群吏以圖治功而述職之臣
猶有請託以冀倖免者有自陳狀或擠其年之過者而願留者有闒選
報而失色或至于愀獄不自勝者士風如此宜上之人以耻勵之而進
有及民之仁退有決去之勇如文瑩何可得哉然則爲鄉邦之光又豈
特位之崇祿之鉅勢之盛而後爲快哉予獨念古之君子蓋未始以進
退而忘世文瑩本祁門碩宗其高大父子溫以儒行號東野汪環谷先
生實友之傳祖暨考積累有聞旁施遠紹甲于他郡凡爲族姻者將於

是乎考德文瑩還春秋之序必舉于鄉以儒飭吏而有成勣無愆事凡
爲後進者將於是乎問業方壯而仕未老而歸其涉歷已多而聞見益
廣鄉射之行必推尊焉凡爲令丞與耆宿者將於是乎訪政而觀禮使
從之者多好義知耻之人而足爲 盛世興道善俗之助文瑩將無意
于斯乎請以是爲歸贈若夫杖屨所經林壑觴詠所加魚鳥獻樂此
退者謝事放情適意者之常殆不足爲賢者道也

贈陝西按察司僉事潘君序

成化丁未之春大理左寺正潘君世隆用吏部言出僉陝西按察司事
其同寅許君汪君守貞輩相與榮君之選請于予贈之一言予惟
聖天子以臨御之久也慮官弛而法隳當天下述職之時特下
明詔考覈之典比舊加嚴由是銓臣虔奉 詔惟謹貪殘不職與人
望所不協之人或罷或謫咸位悚然知 上意所在思有以圖報
稱既又選于中外得才吏若干人以補諸闕員而潘君與焉議者謂之

榮已然比者關中大饑民流亡相食
聖天子廑下賑恤之令不足則遣大臣禱山川出內帑濟之又不足至于鬻爵而方面之臣多以病民停役久之災患稍息矣獄訴勦食梗扶植傷殘以還于舊觀實有賴于按察之臣則潘君之行雖榮而亦豈可不加之意哉夫不以上之寬嚴爲敬忽不以任之久近爲勤惰不以地之難易爲前却此人臣之法守而潘君之所當勗焉者也雖然君起進士甲科筮仕大理自左評事歷副與正八年數奉命讞獄于四方有賢稱而無訾議久矣儕輩選于考覈之初當剸任于凋弊之餘宜若不可易視之者然本之素緣之才持之不懈之操佐其長以舉刺其官屬滌雪其冤滯使傷者以甦仆者以起用答一方之厚望而副
聖天子綜核名實以圖治功之盛心遷陟之榮固將與功名偕進豈止爲棘寺之臣增輝而已潘氏之先家錢塘中徙京師君父年八十有二母年七十有五聯德在堂而子文声能世其學以行捷于科名人以是占君之持法本恕而崇階峻秩尚未艾云

贈温州教授汪君序

祁門汪君秉忠以景泰丙子鄉貢士充兩上禮部弗偶以天順庚辰就乙榜得河南新蔡教諭去之未幾以外艱歸久之起補撫州金谿再仕台州臨海以成化丙午升教授於温州於是君走四方守一氊餘二十年矣在金谿考順天福建山西鄉試者三在臨海考河南山東鄉試者再門生不下二三百人或取甲科入顯仕而君之子浩亦繼連領鄉貢矣受知巡撫大臣及藩臬郡守或上奏牘以薦或下公檄以委一攝政于上饒再攝政于樂安當歲荒民饑之餘而所釐亦略展布矣然則當今之爲教官者其學之優操行之卓奏績之多孰有過于汪君者哉縣令之選慎重之擢以君稱首孰得議之而又使之典教一郡何居予以爲不然士學聖人之學固將明體適用而用莫大于政教〻一邑者責均于令教一郡者責均于守教一國者責均于六卿教之責可謂重矣而祿之崇卑位之高下又非志聖人之學者所足計也汪君歷教三邑號爲良師薦者鉏衆而不獲進于通顯於君固無所損縱使進于通顯而志不獲伸乃與齟齬與溷者並居而無尺寸功以自見於君亦何所益矧君讀聖人之書尤邃于春秋〻〻者聖人之用存焉予季之閒嘗再思之則其所自處者審矣吾知君欣然其行而亦將隱然有憂其教之加難者矣夫憂其教之所以加難者責均于守也然則如之何而可耶吾聞温州在宋有周行己先生者程門高第舉進士爲本州教授邑人始知有伊洛之學而汪君之官亦教授也又有林石先生者當王安石新經盛行之時獨以春秋教授鄉里而汪君之學亦春秋也如周先生之探道原而不溺于詞華如石先生之守遺經而不媚于時好庶足以成教而補其守之政于一郡無難焉然亦豈非君之志而吾輩之所望于賢者哉近 朝廷著令慎重之擢取具于教官之有成績者君之志雖在彼不在此而祿之崇位之高將寓焉而未埋焉而得亦有以不獲辭者予不使尚與諸鄉人拭目以俟而預道之以贈焉

雙桂堂詩序

句容之徐有號樗軒君者及其配虞氏名能教其子〻凡四人多務學有立而名在秋榜者兩人曰玉琢之舉天順己卯才弗充壽曰欽承之舉成化丙午鄉人以爲難名其堂曰雙桂士夫聞多貽之詩者承之請爲之序予讀之歎曰天下之爲人父母者孰不願成其子然子之才不才及受教與否常不可必苟得一人焉則以爲幸矣而況相繼舉于鄉爲其親榮若徐氏兄弟者哉昔郤詵以對策當居首選猶桂林一枝蓋安自侈舉之言非出于鄉評竇禹鈞五子登科時人有丹桂五芳之句然其得儁多在五季而入仕于宋識者惜之乃若樗軒君夫婦聯德偕蹈于句曲之下而兩子成名于 盛世其賢足以教其才足以受教鄉人榮之士夫頌之使登其堂有所恭誦其詩有所興其爲世教之勸不既多乎豈直一門盛事一時美談而已丙午之秋予實奉

詔試士南都承之〻文校諸詩八百人最優而不為分考者所賞識乎得之落卷中嘆惜不已擢然其經同貢法公憮然曰非其先人有大積德不及此既啟卷則欽也一堂閧然以為得士父之喜人言承之有至行親喪廬墓而又事諸兄極友愛讀書攻文不專口耳蓋有志古人為己之學今取以魁一經士宜哉予不及識其父兄而每以不失承之為幸輟身而歸焉承之從此學當益深行當益堅所樹立當益遠且大而斯堂之名益顯矣士夫之作所以頌徐氏之先德而嘉予之者亦將不止乎此〻特為之云

奉送沈君出判徽州府序

仁和沈君文進初舉進士歷刑曹出僉江西憲事凡十餘年雖所職不出刑名家能以洗冤澤物為志大有聲于搢紳間既乃以詿誤左遷判郡于遠外人有為之嘖〻者君怡然曰求無愧于心耳若民事則豈敢不勉今易地徽郡徽杭近境也知君特詳則相與言曰沈君雖黄屈于是

然所以大伸吾人于異日者將有賴焉又相與請言為君贈予嘗以謂士夫學用世當以民之休戚為己責而祿位之小大崇卑弗計焉夫士固有宜于小不宜于大者矣有安于大不屑于小者矣若沈君則不然君以易學起家於人情物理否泰屈伸之說究知之甚明故一出而官諸曹則有淑慎之譽再出而專一道則有平反之績其得之不喜其失之不愠非其中有過人者不能也矧今所佐一郡〻不過六邑非有遠邇圖回補罅苴漏之處所理一事〻不過閭巷田畝非有釐剔禁詰周思叢委之難然則沈君之際嫻靖之間固將有不勞而辦不令而孚者亦何藉于言哉然徽郡也其地位隱然可敵一藩其民之富庶居然可冠列府則大利有所興而為吾人之休戚有所鋤而不為吾人之戚亦不能無望于賢者易曰官有渝貞吉敢以是為君誦之可乎然予獨念君雖不以祿位之小大崇卑為心而士論殆不可釋然復之　旦夕必之命將擬其後而吾人必有不得終其惠者於是相與奉餞于禮部司務方君之宅天氣清和南薰伊始酒有綏旅所交所合吳鄉之士在坐者六曹兩法司及　宮僚近侍瀋府州邑庶官咨偷沈君欣然若其多士而樂其吏民之可與為治也為之盡觴乃敢而予竊序之以贈焉

贈徽府儀衛副黃君序

黃君鐸近受　命副　徽府儀衛司秩五品視武畧將軍之階與祿得世襲　恩至渥也於是　廷謝將還凡在鄉戚者思道其家慶而侈
上賜爲府僚之榮請予一言惟君爲
仁廟貴妃之姪孫中兵馬指揮斡之子神策衛指揮鐘墅　秀王妃之弟　徽王妃之兄駙馬鍾之從兄也一門貴盛甲于一時而君又從
王之國鈞州入奉燕閒出備扈從甚為　王之所禮愛父之王為言于　朝授技命爲是雖
聖天子篤宗藩之親而君恪慎之將拘謙之守孝弟之修則固有得祿

之道而不可誣焉君矣黃氏世居徽之休寧得山川之秀代多賢尊故生子為奇男生女為淑媛秉靈鍾精昭耀後先足以聯　玉牒之書備
國史之編蓋非特門閥之慶而已然則諸君子本其先世積德履善之裕仰
聖天子寵仁濡澤之盛榮君之遇勗君之行以爲黃氏方興未艾之祝亦非特矜持以好而已矧一府之中文臣惟長史左右武臣惟儀衛正副皆號元僚輔　王之德義而掌其禁衛之防所繫甚重也以況義莫親賢而又出于　天潢戚畹連姻姬德之舊者乎黃君勗之異以特己而不矜約以處家而不侈勤以居官而不懈親賢士樂善言以自輔而不爲流俗之所移使行與齒增名與位升斯無忝于家乘無負于
恩典而有得于鄉戚之贈言金緋之榮將繼美乎父兄之貴盛于異時也可前卜哉予與君同鄉邑嘗拜其大父于堂既壽之又銘之故知其家世為詳而交君父兄間非一日之雅也輙序之不辭

慶許孺人吳氏七十壽序

吾鄉之為女婦者其性行之美猶諸力所不及蓋其自少而壯而老未始一日廢其紡績之業而於飲食之入梱梱之餘中饋之治皆覘惟謹不敢以其身之貴家之盛而少弛焉首飾服御樸而不華有尚古荊布之風淮已嫁者其足跡未始踰大門近戚至戚有終其身未識其面者而獨惓惓于教子隆師取友不恤勞瘁於女紅功而刺繡剪製無吳越之巧恪于婦容而粉白黛綠無燕趙之都謹于婦之德言而應待門户陳詞理訟無恒代之健故宅里之推相峙于境壽考之祭相勸于家閨閫之譽相高于族黨閭巷之間者類如此若歙邑婺許君示懸之配孺人吳氏則在一人焉孺人性行之美至于得男女而夫君以為賢教養其二子文昇文璉至于有立而知孝家庭内外肅如雍如皆世之所難者而孺人未始以自異雖其子與其近戚至戚亦且以為常豈非吾鄉之人安于善而不為流俗之所變易有如是夫成化丁未七月

一十日實孺人始生之辰於是壽七十矣其婿汪惟用來者京師乞予言為稱觴者先惟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凡者恭上

太母徽號加恩寰區俾老者有養萬方時而孺人身際其盛七十伊始吾知其心益休體益康享子孫之養益厚踰八望九以底于期頤之美有不難致者哉雖然孔子論壽曰仁洪範五福主于好德明壽必有所本而後為是稱也予故道吾鄉女婦性行之美而節説祇世錫福之隆實以投進用之從子鄉貢進士樣俾寓歸為壽子雖不及拜孺人而祥於子于為友亦有親戚之好焉是為序

序

贈李君知大名府序

成化二十三年春刑科給事中臨汾李君廷玉出知大名府事廷議之日多嘖嘖以為李君起名進士出入黄門青瑣間幾九載矣內而封駁諸司之章奏外而勘大獄于四方必協諸公議不苟止而妄隨也維時給諫之所當

上意者恆難其人而李君積有年勞無幾當陞官擢以勵一時乃出之為郡疑未足以盡其才者予以為不然人臣之義在書有之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而已郡於民最親守也者所以宣

上德而為民之師帥者也責之重而輕視之豈知類者哉李君昔者以言為職凡群吏之貪殘醋得論列于

上而舉錯之民情之疾患與其事之利病得進說于

上而更新之然獨言之云爾執政之臣有可否焉則其言之行也豈可必哉今出而專城不言則已言必見之于行不行則已行必繫民之休戚吾知李君必祗其職之不暇而疑不足以盡其才者必非所以重君也然則律己之廉恤下之仁君之素志不可漸也其民之欲而懲其害為民之利而祛其害皆君之所得為者也豈徒言之而已乎知君之足辦乎此也君為近臣則有成績矣為

上為德往而况得可行者郡守者哉或曰大名今輔郡其者之臣更迭出入以賢吏治郡傳秀午文移山積為之守者雖有為下為民之志而不免于俯仰牽制之難則所謂可行者亦莫之可前必也是又不然君子之居官亦盡其在已者而已在已者盡則彼之賢者固將甚我以為民福彼之不賢者亦將自惡其不足以病吾之政而又何私憂過計之有大名在前代守者多明臣或超頒大寮或入贊廟廊其道愛具圖經而大節著史傳者如也取而師之則其功之崇與譽之興將不滅矣前哲而顧然乎盛世之循吏也哉於是乎行有日矣其同官通

君良度華知二千石事君託余言為祖道之贈而予不得辭焉輒次其說如此

贈鄭君知臨高縣序

吾郡有肴通才抱成學而久不獲見于施者一人曰鄭君文振其就試于南北也人率以魁選目之而君數奇事不偶非獨後進師之同舍遜之外而提學憲臣內而大小司成老于文行而不妄許可者亦相與惜之不已非獨良有司禮之寓公傳客過而訪之外而分陝重臣內而天子之元輔暨六卿之賢才好賢者亦以遠大期之蓋君學長于春秋於古人高下得失及世務之成敗利鈍皆見之明決之審且以其餘力旁通諸家君六書之法與方脉之象堪輿祿命之書予皆以謂君鄭君嘗待試而後見鍼觀其人可以得其中聽其言可以知其能惜吾力不足振之而君年亦踰強仕矣成化丁未之夏合同志者入言于吏部請得官遐方以自効吏部為言于

上許之授君知廣東臨高縣　廷謝而行予因從部司務方君良貽於君有姻好聞而壯之曰昔人固有過邛崍九折坂畏其險而却馭者矣有時被入直三省丁寧內顧語制　不能休者矣夫臨高雖瓊管之巨邑然處南海島中古遷客流人之遺蹟多在焉君得之而恬然若無不可為者將藉是以發其胸中之耿耿者乎才通而不伸學成而不試宜君之勇于行而不可留也歟君世家歙之貞白里其先曰鄭令君當宋季以一言解屠城之師廟食至今曰師山先生以節躬見元史君承累葉之傳學術政典具有家法疑無俟乎人言然君子不以其所能者自足而忠告之言又非其所厭聞者君以為何如哉別利器于盤根錯節之餘騁六轡于輕車熟路之上毋遽外其地而忽其民使循良之聲翕起于嶺海之間為列邑之倡大府書其賢部使者薦其能升佐一郡長一州其又甚焉或進而官于　朝皆曰故人之所望于君者君志固壯哉君從弟達以名進士知浙之黃巖方以才廉行聞被

必將喜其曰二惠競爽以增輝于貞白之里使締交聯姻者預有榮焉尚當執筆為君續書之

侍衛承　恩詩序

國朝禁衛之制凡諸衛軍職幹有勇者別簡勳戚一人統之入侍殿陛出扈　乘輿率佩櫜鞬御劍以從其職號最親且重不輕以畀人焉當者闕員　詔遴選以充而得駙馬都尉涇溪樊公大振受命之日大夫士與公有文字之雅者相慶于其第且為之詩而以序屬于翰林有周盛時在王左右者自三事而下莫要于虎賁綴衣之臣故周公慎焉必以庶常吉士處之誠以君德所繫必自近始也

今天子嗣世守文比隆成康凡一材一藝之人務盡其用恒恐或遺而况於侍衛之臣受　簡知之素若樊公者哉公雖以少年居戚里然偉容修幹有老成夙將之風勁書續文有縉生學子之志知時達變有謀臣策士之能聞諸搢紳蓋亦久矣一旦而起驂乘之親膺

驂乘之進當心膂之託宜其播之聲詩更倡迭和以紀一時之盛為邦家之光也古之勳姻帝室者蓋更僕不可盡矣吾於唐得一人焉曰杜仲立嘗一居衛尉再領金吾三進常侍皆奉　宸宿衛之任史稱其居官精明屢進忠益大為上之人所禮重於宋得一人焉曰王晉卿以詞翰妙一時而與蘇黃諸名勝相友善風流文雅讀者尚之今樊公所任則中立之官所負則晉卿之業顧豈可居其有而安其常之為得哉必於其所任乎益恢於其所負乎益崇思上報于成周吉士之列以無負

今天子簡任之隆則諸君子之詩誦而傳之亦不徒以重交游侈為禮而已

澗溪十景詩序

予素聞澗溪張氏所居當吾邑山水之勝處觀先者亟稱之蓋張氏之彦曰士貴始居焉今四世矣士貴之曾孫尚剛以事來京師因請于

亭在金山之麓山秀拔可揖日出於谷之水出焉其清可鑒毛髮山之四面其爽而可耕者為田疇其流而入可漁者為飛橋蜿蜒若虹有竹萬挺可徑而陟者為横岡拖亘而行出澗谷可與客徙倚者為荆臺水沸而渟有翠壁擁之可坐而釣者為鼎潭地岸相峙有松千餘人行蒼翠中雖盛暑可憩以風者為高巷山之背有峯如卓筆然可當使人思之不極者為瀛尖溪之東層巒聳獻若推螺列障圍屏然使人應接不暇者為擁翠蓋犄溪之景於是為亭而張氏盡有之故昔雖其景為十且得搢紳大夫詠歌之然未有序者敢固以請予不獲辭則序之曰犄溪之景勝矣然非其先世積德累善基之其子孫續學砥行承之則亦烏能樂此而使夫山川人物之交重哉張氏先居歙紹川以殷碩聞與宋祝半州繇曰光國者最好義嘗建臨清橋以惠行人結翠亭以賜者亭書舍以誨其鄉族子弟蓋士貴之者也而士貴亦能紹其父志悉以先業讓諸兄來居犄溪為遷善堂以自勗而義田

立義倉捌金山橋與臨清功埒乎以明孫斯寶得克家益大捐金綏麋助有司闢漫錚溪為艷秀軒盡金山之勝鄉人取世義名其堂而尚相復能繼其賢芳以求亢宗而為其山川出色許焉竟非其地之靈足以產材之美材之美亦足以昭其地之靈若此乎是可傳已予又聞尚相繇歲寒臺乎富曠闢瀛相深處乎横岡園池之寥亭館之幽歲時觴詠之樂甚盛乎他日得謝事南歸當扶童乎携小舟訪犄溪而問焉從張氏之老者尋盟于巖亢濯纓乎澗瀨撫寒松而弄脩竹與釣翁樵子耕夫野人浩歌相答于清空寥廓之表穿雲步月追尋而後去則予雖病尚能臨風作賦以嚴群玉侈張氏之勝而此姑序其槩云

順德堂詩序

天之為德也有順而無逆故人之有得乎天也亦然順則為君子而吉逆則為小人而凶如水行地逆之則漂如鳥遡風逆之則却此不易之理也然人之所得乎天其順之大者莫若孝弟然故先正以孝弟為順德者乎經雖出於傳記其大約則以謂孩提之童無不能之而其效至于通神明光四海且保夫天下後世之能順者或寡也都門謝君以孝聞以順德名其堂京藏縉紳贈詩若干生事二親甚孝必得其歡心乃已從其兄以美其友蓋六十年無間言庶幾無愧于斯名者好德之士聞而嘉之多見於賦詠甚衍之為卷屬予序之竟而歎曰古之后王其家敬以先天下而措斯世于大順者蓋有道矣司徒之職有徽而典樂之官所以惠迪乎斯人者蓋無所不至其見于詩則南陔白華之篇尚存斯干之什尚可攷也后王降德之與不作人性益離而俗益偷由是貴為王公名為卿佐而其詩習其業知其為隆禮之地者或甦焉又何怪乎以儀色養父以辭讓對母而求食以終其見之賓者哉然法之在朝家者不廢而德之根于人心者未泯也故夫不孝則惡而知其為可修之人不弟則坐而討其為可敗之家此人心之同也措乎蹈凶而不為吉之圖甘小人而不為君子之歸者常多也亦何

幸謝君之出于吾鄉而予獲序其事哉然則是詩之傳豈獨以勖謝氏之為子弟者而已或風焉或誦焉使見之者惻然之者興或有得于詩人之遺意而為天理民彝萬一之助不亦善乎謝君今年八十有一無恙在堂而文遜以春秋就京闈主教長垣所謂順之為君子而吉者以殆其兆也然德之積也有漸則其報于天也必厚且長吾固知將有大為者擬其後而為斯堂之光于無窮也哉

却金詩序

故翁壁瀟君雁言以鄉進士知沛縣有仁持之譽嘗疏便民十餘事于朝多報可適疾癘死亡水火盜賊與飢於其境者未始不捐貲給之雖傾橐弗恤有鄉縉若洛魄江湖人也君憐其貧以鏹金若干不貲券去未幾而君卒會亦發利數湖湘汴淮間者十五年成化乙未繪遣其子以金償負來歸君之子則〻〻不知也亟辭不受曰先人未嘗以語我且無券若是乎耶其子不獲命則皆置若墓下而行朋玉不獲辭

則以予鄉人之行者皆見時人斗且儕輩者分教訓其二子惟敏願
汝與朋玉實同硯席義氣雖不財用有行人有古人之難者朋玉未
嘗以自多而人亦鮮克知之於是惟誠兄弟相與謀曰使吾友之行不
白于世無以勵世之貪者乃繪為圖請搢紳士詠歌之而以序見屬於
余自義利之說不明世固有徇利而亂且訟以至于離親棄父者矣有
為相貿易而誑人之有以自殖為科計者矣烏有徇義之所在有可受
之理而敎然固相推利如卦之如朋玉者哉充其心而民風有不厚官
守有不廉者寡矣朋玉之所為與宋所封人讓金適相類蓋去今四
百年而事一再見則士明于義利之說者誠難也抑朋玉豈故為矯然
不情之行以要譽一時哉見義勇而燭理明求不失其本心而已惟誠
兄弟篤友誼而汲汲乎張之有相觀而善之益諸君子之言本六義之
旨風之乎有挽頹波振末俗之風是誠可無傳焉雖然解封人史不
著其名得包孝肅呂公舉公表章之而事始白若朋玉則何患乎名之不
〔篁墩文集卷三十七〕 一〇六 集
著乎獨以為官僉敎則責僉備而義利之辨僉嚴其所以副友朋之望
而取徵是詩當有大者若予言則豈足為士之重輕也哉朋玉名廷令
刑部員外郎分司南京惟誠名賛今吏部主事惟敏名賁今戶部主事
皆起進士方將以功名競爽于時

贈甘君同知徽州府序

豐城甘君廷璧起成化戊子鄉貢進士凡七上禮部皆弗利乃上吏部
舉銓士首選　廷授同知徽州府事於是徽之人客京師者謂君之拜
命也宜慶君之行也宜餞慶與餞皆不可無詞也然屬之予謝不敏不
獲則為之言曰吏之治民也猶醫之治疾蘇醫理之書既精而又見諸
多用藥當則疾之愈者十九雖精于讀書而特其性之敏也至以藥試
證其證書非所諳也特以意料之而已則疾之愈者十一焉昔邢師而
證與藥漫然所知也偶其所知而幸中則其疾之愈者僅矣彼治
民者何以異此其敢有與醫者要至于此是志愈為獎亦像群銓士而
試之經莫敢為之先焉讀醫聖之書而精者也君不親仲其志于用者
二十年然皆君而升後君而起固有大利遂而名與之俱者矣亦有祿
祿于時而毀譽之不聞者矣至於為郡縣者或宜民或不宜民其事之
可法其蹟之可戒皆君所目擊而非耳聞見證之多者茲之往也因民
之所欲與其利因民之所惡祛其害視有餘不足而損益之以無伐其
天和使病之仆者興瘠者肥變呻吟為笑樂將自此始所謂用藥之審
者固君之能事也哉徽雖號郡處于萬山之中其俗樸而不奢簡而
知恥昔人恒以為愛土而吏治有善者從而和之以為難徽豈難治
也哉夫天下之郡邑固有坐視人之疾而不能為之者矣蓋得夫愈疾
之十一者幸焉而況愈疾之十九者乎此吾於甘君之行竊誦所聞以
告而私幸夫吾人之有瘳也

壽處士汪君廷悅七十序

歙西有地曰郭行汪氏世居之其地之原由甚腴故汪氏之業甚豐而
人之生者甚盛有處士廷悅君者尤以樂善好施敦族睦隣見稱于一
〔篁墩文集卷三十七〕 一〇七 集
鄉于二人曰道銘道常文能勵行以承其業致孝于其親故君安之無
事物累其心而居有觴酒之奉出有杖屨之適不自知其歲月之既邁
也今年壽七十矣宗姻戚黨以歲之十有一月九日為君始生之辰舉
酒升堂以大稱壽而徐君昊其甥也本二子之意餘日出扶桑圖以致
慶請予申其說予聞此圖之日舒以長而古之稱壽者曰受日宜徐君
有取于是以為其舅之壽焉如此夫日儕十天明于書故取以名時日
之日而積之則為月累積之則為歲蓋日者歲之所由起也奉一日之
養則人子盡一日之心況一歲乎由一歲積之以至于七十則謂之古
稀而致養者宜日嚴也由七十而踰八望九以底于期頤皆人子之至
願而況有敦族之仁則族之人期之有睦隣之義則隣之人期之有樂
善好施之德則一鄉之人無不期之矣況徐君為其甥而受其教育有
子道者乎吾知汪君心日益休體日益康壽日益增將與康衢擊壤之

老共樂乎　堯天舜日之下正宥府于鄉飲受命服于
天朝也有日又豈特一時耕俊之盛而已

城北汪氏譜序

徽郡惟汪氏姓最著族最多故昔人有十姓九汪之諺然每族各以其居名若休寧城北其一也其所出皆祖唐越國公華公當隋末起兵拒亂保有歙宣杭睦饒婺六州之地暨亂定入附于唐生胙土田沒享廟食故子孫在郡最多而譜不可無作也舊譜稱越公之先出魯成公支子汪食采潁川至孫誦因氏以其王父名誦二十九傳至文和漢末從討黃巾事孫氏為新都守而家焉新都則今徽郡也文和九傳至叔舉宋護軍司馬又定居郡之登源凡四傳得越公蓋其先之可見者如此鏡錄皆隋唐官譜之遺也越公九子皆顯曰俊右衛勳府參軍凡十八傳至彥一後遷登源之梧村彥一孫德彰宋直秘閣值咸淳德祐之際再遷休寧依外家曹氏以居則今城北諸汪之所始也直閣長子璣宋占不仕嘗建樓為藏修之所孫元京先生實記之璣曾孫群亦儒者有北莊集而所續家乘則陳定宇先生為之序群孫承昌始以儒業譜生二子應麟應鳳蓋世其學而應鳳五子皆賢曰京敬陽居能文曰克和太學上舍始以其賤日因克敬所續舊譜益修明之為兩卷寄以示予求是正焉夫譜也者所以合衆體之離昭衆名之晦而示夫衆心之勸懲者也彼一飲食之譜闕則五味不可得而調一草木之譜廢則群芳不可得而遂一枝藝之譜亡則百工不可得而理況一家一族之盛又出于神明之冑忠勳之傳詩書禮樂之澤漸摩涵泳于數百年之久者哉克和兄弟蓋於是乎知所本矣列其為法界所疏詳所親括之以例證之以圖附之以行錄開卷之頃綮乎秩然識可以昭繼述于先世示勸懲乎後來者矣予與克和兄弟交厚嘗且嘉克和而遂其殷發乎功名之場所以光斯譜者有大焉故樂其成嘉其志特為之序

贈南京吏部主事吳君序

吳君一清以成化戊戌進士為南京工部主事未幾以憂去十朱於服起復改南京吏部合兩任為三年上其績于　朝得　旨還任於近例部司務方君良鄉合同鄉之士在京師者謂一清之考最也宜賀封遂別也宜餞之與賀必有說俾　國卿不可請易之以言為祝我
高廟定鼎南京其即位以戊申之歲所以開萬世太平者實肇乎此惟
今上以聖嗣統改元弘治而明年適當戊申天運再周庶政一新薄海內外引領觀治而況舊京之臣乎相勉相規以興起振動而為天下倡固士君子之素願也然則賀一清而與之為別寧能已乎言邪一清世居徽歙其先蓋有守節之婦有業儒之老所以植而培之者甚深遠一清益通經學古以承其後以有茲顯融而今之考最也昌其家鼎而施封之　寵揚于　廷則有遷陟之階位漸以升責漸以大鄉人所稱望于一清者固不但今日而已惟
高廟之垂統也其教甚嚴其法甚備凡之猶足以懍然而南京臣民誦習加務之故官成而家適為一時良有司者當多也一清在工部預
孝陵之役營取材于兩川歷禹湖邛部諸險阻之地竣事而還卒其功屬仰贈
太殺思食其祿必稱其事則所謂誦習加務者非其人邪予又見諸司考最往往南京諸公論可否而端人正士以名節相高者亦往往見之相觀而以其可進者為勸相規而以其不若者為戒則吾一清之所成以有過人者矣式媲弘治道以慕
聖祖之謨烈此
上意也中外臣工群起奮厲而副之雖未盡一人願才力所得為者在一清豈可後邪上佐其長官下倡其寮友以古之忠賢自期待將不有炳然出色于舊京郎署之中而名四方者哉別如是又非特鄉人為而已

贈撫湖伯曹公奉　勅總南京操江兵序

自六朝五季與宋之南皆畫江以守而江防莫予詳敘
高廟自淮西渡江定都金陵遂一中原而江防視前代爲嚴每操江之
日軸艫相銜旌旗蔽空所以備禦先事而有其盛故置總操江兵者
一人非世勳宿將莫預茲選或非其人則 勅南京內臣兼領其慎之
如此弘治紀元之歲
今天子始朝群臣以南京
帝業所基而操江之師職用廷臣公議以 豐潤伯曹公 賜勅書以行
行之日諸與公遊者相率餞于郊且俾予贈之言蓋既都南者莫利于
舟師都北者莫先于騎戰我 國家自
文廟徙都北京置三營爲居重馭輕之策而南京操江之備乃皆故常
戰具弛焉莫之振有識者恒以爲憂
先帝時用 南寧伯毛公始克修復舊規績用有成進副爲守之任而曹
公代之公議所歸殆不誣哉昔漢穿昆明池以習水戰魏作玄武池以

肄舟師勤遠略況非常皆不足爲我
高廟櫛風沐雨以平僭亂作生民主爲
聖子神孫立萬世之業率用舟師其遺蹟尚可考也然則操江之任豈
易哉
今天子嗣大歷服之初首以慎選而用公當不求所以副之者耶惟公
之考莊武侯在 先朝顯有偉功藏在冊府爲中興名將而公以元孫
敦尚詩書克繼其武居宿衛典京營積有年勞非建功一時者比吾知
其往也士心豫附重威修明上足以答
聖天子簡餞之心下足以顯其先元戎登壇之穀使江防得人踰前代
遠甚斯亦無負予故人之所以期公者哉先少保襄毅公在孝廟時
時與莊武侯同事交好公嘗受學館中故予於公有世講之雅獲預離
觴之末因序其事以贈

壽蔣翁八十序

維成化丁未之夏我
憲考恭上徽號于 兩宮以隆太平推 恩羣臣有耆年碩德者
賜冠綬榮其身而吾鄉蔣翁廷桂與焉越明年戊申改元弘治孟秋之
朔後一日翁始生之辰也於是壽八十矣禮部司務方君良弼於翁爲
近戚且夙重其爲人乃道其郡於予：不覺爲之嘉歎曰是豈可無傳
邪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箕疇五福莫先于壽而主于好德：者壽
之基也然有剛柔之分焉予獨怪世之論德者必以其貌：如婦人仁
恤如雅子然後爲足當之而祝其享脩齡介遐福曰此德人也而不知
柔之不足以言德也柔者陰道也彼其秉剛之德者其性必果其氣必
昌果而昌則獲乎已者有嫉善嫉惡之公獲乎天者有光前裕後之慶
是豈可擬貌而爲之剛者陽道也吾聞蔣翁敦孝友而天資嚴勁處已
接物公而不阿郡守孫公俾聽一里之訟一里之人怗然則間以一邑
之訟委之其操久而不渝也又間以一郡之訟委之訟益理人益乎更

能公周公二王公凡四守其委益不替而翁則老矣所謂秉陽剛之德
性果而氣昌若翁者殆其人邪是宜壽矣使翁早致身于素儒得少進
而任乎民社其所作爲又豈止是邪然膺 霈恩于極隆全盛之時獲
與庠衛學校之人爲伍鄉射禮行歸然省席衣冠與俎豆相輝則又升
于天亦修矣邪
今上以聖繼統肅朝綱開景運以躋斯民于仁壽之域伊始自今而翁
誕辰曾其會心休體豫享重山林以迓天方興未艾之福固鄉戚之
所望于翁者哉蔣本歙西著家其先居河南有諱義者宋翰林學士其
孫繼爲歙縣令始家黃山至翁之祖從又遷山居殆其譜云然翁有
子五人曰顯曰耀曰光曰榮曰嚴：偘偘有父風間業儒謂將拓翁之
所至而大之以壽翁之名于無窮人孰不謂而涯涘之邪予於良弼亦託
有姻好輒本其志而序之以爲翁之壽觴

奉使湖南詩序

聖天子改元弘治之春　詔遣勲戚文武近侍之臣告即位于山川古
帝王及　宗藩陵園緋時
景帝儀賓王公司言實有事于襄陽安陸二藩諸與之厚者皆賦詩為
贈而予特告之曰子少年美質業進士舉將成而被選得富貴宜以富
貴人矣然性之所便不出觴詠故一時名流上自元老下至韋布多樂
與之遊宜其　使命一出不十餘日而珠玉爛然盈卷有他人積歲所
不能得者矧襄為湖南重鎮方城漢水之勝如故而羊杜之流風餘韻
在焉此事既成與其府僚寓公登臨懷古飫其清淑之氣而後放舟
北歸豈非平生之一快哉公又謂予言憲家易水之上而官京師甚久
幸今茲之行將上游比日當順流而踰漢沔下武昌觀赤壁和蘇子之
遺蹟泝九江汎彭蠡訪白樂天聽商女歌及登陸而道新安出桐江窺
子陵釣臺直抵錢塘觀潮于海門放遊于西湖想吳門眺虎丘循毘陵
以上京口登金山酌中泠第一泉渡江駐揚州問瓊花所在濟淮趨彭
城泝百步洪上黃樓過東兗望尼山以達畿北之境乃入京師復命
天子然非故為是汗漫遊者道之所經便也然亦豈非
上之賜我哉予聞而壯之曰予志亦徒矣雖然開明其心目充拓其見
聞增益其問學亦非直遊而已予老矣海內名能觴詠者所至必將有
過焉辭歸寧而求之視今之所得者其多寡勝負何如吾又特以此卜
子之高興也

贈大理左寺副汪君歸省序

聖天子之嗣大統也赫然思法
祖以弘至治去邪進賢疏貨貴侈不闢諫爭之途庶政一新小大之臣
無不思自進于圖回展布之列而大理左寺副汪君守貞上疏乞歸省
江南或者疑之以問予予曰不然君親無偏重隨其勢之緩急而致隆
則善于忠孝者也守貞之考君既不幸而祖母壽九十有一母壽七十
有五蓋自其擢第時授分祿以為養評事時獲　貤封以為榮然不克

爆翁塚上稱慶牕下且二母年高日薄西山勢無急于此者能偃然無
所惕于其中哉往時朝官非十年不得請假自
憲宗推尋
聖母易六年歸省為著令
今上隆孝治以率天下而守貞雅先與焉豈非知所緩急者哉守貞家
新安自唐越國公之後與處婺源大坂以忠孝相傳凡七百年以經術
發身于近時者後先相望若守貞之從叔希顏副憲八閩大有聲稱不
久當進于　朝列族叔文粲弟從仁皆以御史直道而被黜于郡縣計
今亦將召矣然則國因其謀議展布其才猷以輔
今上始初清明之治在汪氏不為無人固不以守貞暫時而加少也守
貞行哉歸溪之上展墓之餘緩服登堂舉酒為壽親姻畢集二母樂之
心益休體益康雖百歲無恙可也私情既盡趣裝還　朝與諸父昆弟
輝忠于　盛時以答
聖天子教孝之恩意為余拜光是誠知緩急人矣守貞之弟姪某于卿
者數人曰璧與予弟有子女姻婭之好曰儼曰昱皆予主考所得士曰
萬亦善予而程汪世戚又不但今日而已故予樂守貞之歸遂因者之
請序以贈之

贈推府李君之任徽州序

弘治改元之春吏部始取成化丁未科進士請于
上而官之如令維時高邑李君相儒得徽州府推官凡徽州之人仕京
師者例有贈言以致其私而予忝之詞林最久例必見諉不得以鄙拙
辭焉則詢于衆曰李君以詩舉于鄉而上禮部其得于詩教必深其達
于政也必易進于　大廷又嘗賦天下事極言之上自廟堂下及民隱
悉無所諱避
天子親第之以為進士然則徽州一郡耳推官郡之下佐所理者一郡
之刑耳李君出其小之一二固足以號能官者服其吏民亦何俟于人

言獨以君先世出河北中占籍婺東而君郡僻江南山中民風士習武
有所未諳請為君一言之可也夫徽州者程朱之故鄉而朱子之言曰
山峭厲水清激食其土以生者不能不過剛喜鬭然君子務以其剛為
高行奇節尤以不義為羞故其俗雖以力服而易以理勝此數語者殆
不易之論也而過剛喜鬭之言後世遂以為口實矣徽州之訟雖若繁
然爭之大要有三曰田曰墳曰繼其他細瑣固不足數也其所爭或更
大吏不決或積數歲不決若誠健矣而其情則有足諒者爲田者世業
之所守墳者先體之所藏繼者宗法之所繫雖其間不能不出于有我
之私然亦有理勢之所不可已者君子於此盡心焉則徽州之刑清而
訟簡也過乎矣夫以力服人者私也以理服人者公也以公滅私雖以
之聽天下之訟將得其平而況一郡哉然則朱子之言固學者之法守
而官徽州者盍當服膺而勿忽之也哉今推官有成勣者必 召入補
御史〻〻蓋分糾天下之訟者也李君以經術發身觀政于刑部蓋熟 〈金華叢書文集卷二十五〉 一八四 一瓦
于徽州〻〻之人當延頸企踵以大被其洗冤澤物之惠而徒其動之
成 召之下耳不敢諭君子之餘于山中以自幸也

白太夫人六十壽序

宮保尚書贈少傅南宮白恭敏公以進士甲科歷
四朝出入中外顯有文武之偉功為時名臣然家政一出于夫人業雅
孟氏公不以自累也在當時公卿間率稱白氏為有賢配暨公之沒夫
人教育其五子率能以材武繼戎功以高文敢及第或特次于國學家
塾之間四女之歸亦多取里之俊乂及 朝之勳戚外內儒紳各職其
職而莫敢違祝恭敬時薦備以儀盍先後公而與者又相率稱白氏為
有賢母於是夫人壽六十矣計其壯年罹孤寡嫠三受章封入朝
太后及 中宮數錫恩賜追其老也享文武之祿養而端居自適于高
堂大第之間有孫男女十四人環侍膝下龍鍾五六人莫不為太夫人
禁盜欲熱不已然太夫人終不以貴自高以有自足以婦業毋功之過

人者自多也是豈常情之可及哉古者韜伏積行累功而致爵位享本
于內助之德故鵲巢采蘋諸詩首之而以為訓而洪範五福壽莫先焉
然攸好德其本也夫德既崇矣則壽福增益而慶澤益弘以長皆
理之必然者若太夫人非其人與丈之先尚書襄毅公與恭敏同舉進
士既為同僚若異姓兄弟然故走於公之子錦衣鎮太史鉞上舍鈺與
其二季銳鋐數還往為通家每歲時拜太夫人于堂覩其德容則充而腴
聽其教言則質而確竊仰歎曰嘗微如是判今六十伊齡爵階此而踰
七袠人以制殺乎期頤之福黃髮兒齒巋然無恙使人因太夫人而思恭
敏公之所道與其諸子之所由成且未艾者有所觀法焉又豈直一家
之慶而已安鄉伯張公之子恂公壻也以仲春花朝節且為太夫人懸
帨之辰將合諸親長為壽而請張公徐屬文以道稱觴者之意走不獲辭

奉使贈言序

奉使贈言一卷諸搢紳大夫以餞 尚寶卿李君士欽者也士欽世家 〈金華叢書文集卷二十七〉 一八五 一瓦
南陽鄧州故少保吏部尚書贈 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文達公長子
性明爽喜問學無紈綺之習且其才識可以與大政當劇任顧歉然安其
職分以躐進為羞樂交一時賢人君子以自益而賢人君子愛重之視
文達公在時尤甚蓋以門地入官謹飭持身譽望者士欽為稱昔使
命一出而獲贈言如是其富有以哉士欽之奉使也實以
今天子嗣位告祭 淮瀆及 唐鄧二宗藩
天恩汪濊香幣有儀將彼一心以達
聖天子之敬命然後使道還鄧州掃文達公之墓以展孝思退而飲燕
其宗族父老以修姻睦公私交盡勿淹其行使人於
天子森近之臣故家文獻之後欲其榮歎其知禮教不益有望于諸君
子之望哉古之人有過里門下輿者矣有縣令負弩矢先驅者矣
其賢不肖固士欽之所宜擇決乎六二雖然士欽老成人也當
守禮持節一決于好惡于代皆稱 守不衡于禮是其行有乎

命題之行啟予於文達公為館甥且門人也於小子敘發其功之所特引作壽之意如此

太叔父三處士〻槩甫壽七十詩序

弘治紀元之三月二十九日維我太叔父三處士〻槩甫初度之辰於是處士之壽七十矣內外宗戚以其日維暮之春天氣和適宜于老者之起居咸舉酒稱慶而小子不肖遠仕京師不能操几杖侍賓客恒歉然于中不能已然竊自慶我太叔父之獲壽如是而未有發其所以壽者則序其事以附致稱慶之私于萬一自先高太父昌祐府君生丈夫子二人其長為先曾太父徵君其次為曾太叔父尤溪府君叔友愛不幸徵君當洪武中以註誤北遷河間尤溪府君以才請自代當永樂初僅獲官尤溪縣丞蓋吾家之中阨如此徵君兩子其長為先太父尚書公尤溪一子求季為吾太叔父尚書兩子其長為先少保襄毅公其次為先叔父明威使君則吾家中更一冊顯矣自成化以來廣于家頤〔金臺叢三集卷三十七 一八 二五 [illegible]〕于仕者多已下世而吾太叔父歸然獨存端居自適耳目聰明為一族之冠太叔父兩子曰彥英君彥華君皆襄毅公諸弟而能卓然有餘力克其宗增闢其田園鼎新其居第加葺其先世之祠墓以求不失文獻之傳於是吾太叔父心益怡體益健樂其子之能養而不知闔世之久至于四百二十有餘之甲子未艾也然小子聞之齒者四代之所尚而有虞氏主于貴德〻者壽之基也惟我太叔父秉性淳樸涉獵書史可家之阨而志不墮際家之興而心不矜書再至兩京一入八闈持身有義接人有禮晚其暮年詰勝里門又廣然古者退晴高蹈之士此其壽之所以過人而非偶然得者歟太叔父之配孺人出西門汪氏以鉅家之裔來歸于程今年壽七十有二聯福偕老于一堂可以媲之雅詩見之圖繪傳之子孫使有所企慕觀法而力于德者當謹俟乎後來歲一為之祝其躋八耋九而茂臻于上壽之域增輝于統宗之譜豈非一家之盛事哉小子何知輒以飛詞頌長者之行而忘其僭濫之斜觀者知之而取其誠焉可也

送禮部司務方君南歸序

禮部司務方君良輔用事選於將行為其部之長貳及僚吏者概然太息以不能上書還君為已責然甚諒院之持公議者慨然謂君未可去而去之何居從君遊者索然以為誦詩讀書將孰從而為之所同鄉而宦處于京師者惘然以為勸道規正與夫慶吊往還之節將孰從而為之倡蓋凡有一面之雅于君者率依〻然有不忍遽別之心則相過而稽於予〻曰不然君子之出也猶處也不特以其富貴利達誇諸人而已方君之出也雖旅其學取深練達而不迂和易而不回故於事不為則已為必有益于公家有益于人已將著其明揚顯擢在旦夕或長一郡佐一藩其為益且有大焉忽以去告故聞者駭留者悅相知者惜之不已如此然君則豈以得失榮辱為戚欣者哉屏山練水之間昔人之所謂佳勝者不改也既壯而出未老而歸含軒冕之累而得林泉之樂此之擴高爵大名不稱榮辱雖權勢可以動一時而為人所指目者其〔金臺叢下集卷三十七 一八一七 一文〕所得孰多孰寡孰輕孰重將不有能辨之而為上之官歲下之語柄者乎君所居在歙縣鎮出廣縣後遠有端緒至君益思克其宗而人亦乎君之行也久則凡有情事之未曉禮文之未周者必將於君乎決之彼生小子未底於有立者必將執經問難乎門下以君為歸郡縣大夫有興道義俗之事亦將咨君以自輔中朝鉅公行部過郡詢吏治而察民隱者亦將廉君而進之吾又知夫君子之處也猶出也亦不特其嬉遊逸豫使其身之私圖而已雖然諸君子贈言之意則豈止於是哉古人有言留不盡之巧還造化留不盡之福遺子孫君方君則誠後于世之巧者矣然君二子師旦師夔俊爽穎悟學業並進挺〻乎有楊方邁跡之風識者謂君食其報而未盡者天將從是乎發之雖此以俟則巧者豈能奪而強有力者豈能遏之哉忝之史官嘗於君有姻婭之好然序其華而不以為嫌者亦非詩有

私於君也

陽湖八景詩序

孫氏在江東者率以爲出吳諸公子各有譜牒相通若休寧陽湖者其
一也陽湖之族曰公潤嘗學乎郡庠雖不仕甚然謂一鄉之走非率然
之曰是當爲人解紛者有司亦進禮之公潤有子曰用彰年少而務學
聞來京師以其所居之八景者請品題于搢紳大夫乞予序本意宜過
所謂陽湖者今去之七八年雖其景歷歷如目前然其詳則不可得言
矣於是用彰爲予言曰居之東有地十畝繚以紫垣樹桃花竹詩乎湖
然爲樓閣以供眺望曰萬春別墅西南鑿池引流爲亭焉以寓樂適曰
鑑泉學亭孫氏之居推留名王侯社者遂自宋季發當時以孫氏爲烏程
侯長沙王之苗裔故定其一曰王侯古蹟禮不忘其初也居之中偏別
爲樓于長林古木之外挹南沼西澗之清尤於以宜爲亭故定其一曰
雪林清隱景不以常以其變也居之西水滸有鐵峯峯入雲表水聲淙

【篁墩文集卷二十七　一八　本　一寸】

淙與不伏揖巍峨峯而出因以響山龍吟目之居東南有七里墩相聯
比墩遠姥其溪可漁因以海塘魚躍名之湖之中有洲洲旁楊木三萬
株風清月明之夕漁人擢郎欸乃相續曰揚州棹歌而居之前鳥吟良
疇可耕者皆孫氏世業故以河田耕雨終焉此其大畧也率夫子一言
以幹若爲之改觀山川草木亦赫然增光矣予聞其說爲之曰公潤
有子哉爲之言曰天下之景蓋未嘗闕也然有顯不顯者何邪繫其人
爾彼耕于畝營者疲不暇爲業于賤貧者又不能爲情樂于誦者又
不知所以爲此佳勝之趣不幸而淪于荒煙瀰莽之餘不得揭爲游灌
以登于騷人墨客之場者什九也若用彰者豈非賢哉雖然吾康樂好
山澤之遊人以爲辯李平泉踏于花木山石之玩人以爲過溢天下之
事流而不返者皆是以戒也若孫氏生乎斯位樂乎斯教乎孫業詩書
而無湛乎貴當輒戒乎賤貧林壑之趣行樂游之吟眺取可適而已不
窮幽抉勝以爲辨收可傳而已不好奇貪得以爲溺益吾鄉之大家碩
宗所自爲詩者類如此歷世雖久不忘謐也孫氏有爲此予所以誦其詩
想其景乃樂道之歟然則之八者其亦焯乎四方而公潤父子名與之
俱也可前卜矣

壽吳節婦汪孺人八十序

今天子嗣位之初有　詔命史官修
先帝實錄徵事蹟於四方凡士女之以忠孝節義聞者皆得送官備採
擇而吾歙溪南吳君仕榮之配汪節婦在焉于時方采之史氏論其名
與其事之畧而嘆羨之猶以未得其詳爲憾暨予被放南還而溪南友
人吳君鏘數相過道故舊一旦乃請予言以壽其叔母汪孺人則所謂
節婦者也爲之憮然不能辭蓋孺人爲同邑潛川汪處士孟先之女由
處而嫁兩族無少長稱其賢初吳君以儒而疾卒孺人年二十四矣不
弃偶獨與其姑居而教其子時姑以老無他備養孺人紡績織紝以爲
家而奉祭祀供甘旨不懈益虔既而姑以天年終其子廣亦早世奠之

【篁墩文集卷二十七　八十九　一寸】

祭之各盡其禮益撫其五孫而教之成人皆以爲吳氏之宗祀不墜於
後者孺人培植之深也吳氏之家業不稍於前者孺人綜理之勤也今
壽且八十矣而無恙在堂是歲三月二十有二日爲設帨之辰凡在親
族者宜不可以佚處也雖然世之人可壽其身而不可壽其名可壽其
名而不可壽其子孫何哉蓋有革者者湖涸之壽而名不齒于君子者
矣叨一善於一鄉一邑之中而子孫已或不振者矣孺人守志五十餘
年歷四百八十甲子而抱節始之節平康樂之福其名與行稽諸史傳
諸後而孫曾綿綿振振且賢必將有傑出以光大其門而彰其內迪之所
成者則繼之奉奉于孺人豈直出於一時視頌之常禮哉然猶未也我
列聖以來皆以天厚風化爲治本故凡民間雙節婦者例有旌門之典
他日　冊書賁臨光耀里閈雖孺人不以是自侈然所以昭大閑固末
俗而有關於世教者不亦大哉予不佞輒書此以爲之先然云

篁墩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序

贈刑科給事中呂君使安南序

聖天子既嗣統改元，遣使頒恩四方，而安南素稱文物，不與諸夷等。詔禮部上文學侍從之臣可使者，於是刑科給事中新昌呂君丕文實副翰林侍講安成劉君景元，賜一品服以行。陛辭之日，或謂予曰：安南境越裳古南交之地，雖世有文采足飾其國之遠陋，而其人實狡焉弗恭，阻海為險，每伺中國之政為向背。當周之盛也，重譯獻白雉，而宋之中葉，則大入作露布以聲青苗助役之罪。其所以為向背者類如此，使其國者不亦難乎？予曰：不然。伺之而為向背者，雖出于狡焉之戎心，然以德則服，以虐則叛，固夫人所同也。安南之為國，在我朝最先內附，至文考、章聖以義威之，而以仁復之，今百年矣。懷德畏威之餘，雖有戎心，無自而啓。矧今天子初政，拔去讒衺，㕘寀佞良，誅異端，屏嬖寺，而放斥貨利之臣，虛心聽納，以圖治功，不底于堯舜之盛不已也。慶澤之敷，刑書之布，如風行雷厲，兩浹旬而遍天下，天下之人無不舉手加額，思自放于太平之域，而況交人之善于伺事者哉？吾知其有仰于聖德也深矣。訏天使之下臨也，有日拜跽頫伏，思傾其忠順之心以藉達于九重之聽也審矣。然則呂君於使事之成也何有？君通經學古，舉進士而官瑣闥之間，以端謹直諒陶更化之際，數與同列進讜言以定國是，固有大於此者，將屬之君，而況壹命于國哉？予獨聞之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言為使者非詢訪不足以副上命也。君自北而南，跋涉萬里，所過郡縣不下數十百，民情若纍，吏治緩急，與其人之賢不肖，皆目擊而非耳聞者，比歸而告于上，弛張之，進黜之，豈不益有裨于新政，而為使華之重也哉？於是君以寅長洲陳君玉汝、廣陽趙君良度隰以餞君，而請予序其事以贈。

奉贈南京吏部尚書王公序

聖天子嗣統未兩月，首從廷議，進戶部侍郎三原王公為尚書，蒞任南京。去未三月，復有詔進吏部，皆異恩也。然猶有嘖嘖于旁者曰：王公當景帝初舉第一甲進士，入翰林，歷英宗、憲考為太史，為宮僚，為學士、祭酒，卿佐于兩京幾四十年，負衆望而簡列聖之心久矣。故召入朝，柄用漸隆，士方以為慰，乃今一再有南京之命，何居？予曰：不然。我文皇從都于北，背據形勝，臨四方為萬世計，勢均體敵，不可以重輕，而南京為高廟定鼎于南，王業所基也。自高廟準周制，作六卿，罷丞相之官，而尚書政本所自出也。矧吏部六卿之首，在周為太宰，掌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周公之任也。而周公則嘗分陝矣。聖天子所以用公之意不出乎此，乎人固嘖嘖于公，而公未始不乾乾為求所以稱上之委任者矣。上之嗣統也，登英俊，放憸壬，而聽納忠言，斥玩好，屏異端，嚴宮府之禁，若不必假求治之心若飢渴然，懍懍焉惕敬，生之誠者無不感說，思自効，而公碩學高文，守正不苟，以思起古人而與之上下，其論議蔚然儒宗也；諳練當世之務，而宏才遠識足以濟其用，非嘗試以取倖一朝者比，隱然吏師也。則所以幹政本、振士風，以比跡周公而仰成聖天子弘治之意，公能不中分其責哉？公豈若唐之東都、宋西京之諸老，以自暇自逸為得哉？戶部尚書襄城李公、侍郎南海李公、淮陽葉公

惜公之南不得共政而又以省任提 因為公之榮請所以贈者予不佞承之詞林實從公後故公之愛也深輒以是為說若夫聖天子念均勞之義徵夢卜之祥而引之以自輔且有日矣然不敢以之瀆公也

半山亭後序

盧江丁君縉仁嘗卜居其縣治之西北一舍許黃蓻山下又自其山之西南循麓而升二里許得平右一區兩山環其旁高不逾其上雖盛夏亭午無暑氣磵水潺潺出澗中其聲鏘然若金石君顧而異之為亭焉據其勝又上而抵其巔攢峯列嶂爭奇競秀于遠近者應接不暇以至于漁舟樵約之往來叢祠古刹鐘磬之隱響互答轉盼之間率有殊言蓋攬之不能飫其清圖之不能盡其妙也君與客尚羊于亭或觴或詠往往抵日之夕而忘歸焉因題其楣曰半山志其地也又副題之曰盛世逸民志其遊之所從得也君之子鉄嘗官京師以告搢紳士搢紳士聞而嘉乎之得半山詩若干篇俾予序其後或疑宋丞相王臨川自號半山老人後世習稱之而丁君之亭適與之同者予以為不然古幽人韻士之所以自喜者或觸景而得或會心而名是何以同也而又何必其不同耶彼臨川之學術相業固在所不論獨其罷歸築第蔣山卒無嗣以守至舍之寺蓋顯而為人之所皆識者是一半山也丁君生國家全盛之時以布衣而享山林之福無簪組之累有子如鉄足承其後而養其志義隱而為人之所稱詡者是一半山也亦何同之為嫌亦何必其不同之為隘又安知夫諸君子之詩不遂傳于後世使此之或勝于彼者是誠有不可臆斷者矣予往歲奉 詔歸省夜抵濡須問前途所如往或請道定遠以趨巢縣或請道滁陽以趨江浦曉入定遠山中甚愛其有臨觀之美然[illegible]禮道無以給傳舍一宿遂趨滁陽而定遠之山固徃來于心也今觀 君之為亭與鉄之所自敘則盧江之林壑誠佳勝矣安得一[illegible]從其山中人坐盤石酌磵水而和小山

〈倪文僖集卷二十八〉 八三

歌君之篇之為快乎予不及識丁君同其地官彥華以識鉄知君蓋幽貞博雅之士而鉄亦俊穎稱其家子且又與予同出南畿有鄉好焉故序之不辭

前御史劉君受封編修贈行序

士之出而仕也行與世忤則遠謫不辭事與心違則求歸不暇夫豈便其身之私圖哉不敢悖其所學故也君子知其然故於其遠謫也申救之於其有所託而去也留之夫豈有所私其人而為之地哉知得士之為難不敢不為公家討爾君劉君廷乾之行予竊往不有感於斯耶君巴人取成化己丑進士今二十年矣中間嘗知餘姚麻城兩縣召入為監察御史奉 璽書巡按于湖湘出按山東以劾其長吏之貪殘者忤 旨謫判撫州州益其循良之績激揚之風無愧其所學非便其身之私圖者也今天子嗣統澤霈四方詔量移京官之被謫者君進知新淦未幾命而未赴

〈倪文僖集卷二十八〉 八四

表入賀得除日喜曰是亦足以有為矣第某有七十之母在去家萬里不得朝夕膝下乃更作縣以苟祿為便私計耶乃上章乞歸養不許會君之子春舉第一甲進士為翰林編修用徽號覃恩遂就其封以歸初君之就封也鄉人多沮之者曰若明于春秋之學高才遠識他日當有所樹立以見于世為聞人乃遽休焉毋乃太早計耶然計不可留也乃相與請贈言于予予因惜君之行者則為之言曰夫君之歸而承其親之懽也享其子之成也皆世之至願極樂而不可兼得者然君子獨不為公家討哉天下之大人才之衆豈以君一人加少而君則有所試矣以有所試之人而去于群賢彙進之時此予之所為有感也蜀多佳山水君方壯年承親之暇日與故舊族姻歆燕酣適于功名富貴之外固可與為世之貪冒進者則君之歸亦無愧其所學哉編修君清才雅器屹然一時其名位與日俱積所以為君之學者特有大焉特於此乎昉之蓋一人之精才補益每昭昭乎事久論定

之餘雖樸直者不可得而辯巧力者不可俾而致也

送邢揮使襲職還治嚴州序

我 朝著令凡武選則都將府引諸武臣子孫 陛見請大將軍試其騎射稱比之能試已則兵部敘其世次勲庸上其等威以 聞惟時上御奉天門召兵部于御座下面命之是日 皇城門西東鼓樂喧闐導從鼎盛者歸第賓從甚都道傍觀者嘖嘖欽賞以爲紆青拖紫不勞而致報功之典之盛如此弘治紀元秋當武選驍勇將軍指揮使邢公子亮尹頂焉志尹世爲錦內良鄉人其祖忠歷武功至京衛千戶以才略出莅嚴州守禦正統中從大將討閩冦累進指揮使既老授其子尚義尚義早以俊秀被選爲庠生析節師友譚恭若寒士傳經諸子史而遂于詩凡七上秋試弗偶也其治戎務益不勞而辦部使者每舉以勵人爲稱首晚被薦總備倭之師于金鄉海寧諸衛以疾卒于軍志尹亦自諸生起無紈綺之習而習于庭訓有象肹繼美之志焉夫以

朝廷歲武選凡六七一選不下數百人其受蔭之榮雖同然克振前烈以不負報功之典者寡矣若志尹之先祖父子孫替弁相承悉有勲膺冊于 天府而察辯之餘不忘俎豆庠聲號禮樂敦詩書慕古儒將之爲則校諸當時求之同行尤可謂難矣然則志尹得受代之命以歸寧不惕然思自樹于功名之場以圖報 國恩篤世忠使山城與齊嘗之嚴營屯享歲成之利以益大其繁衍之業而爲其先人之光也哉予家新安每道出嚴州尚義必迎候觴詠之樂往往傾倒而嚴又有江山之勝古名蹟居多臨覲之餘志尹方以子弟在侍蓋與尚義別五六載而存歿離合之感有不勝其繫于中者矣故因其郷之仕于 朝者請言以贈兼致故人之私云

英國太夫人稱壽序

太傅兼 太子太師英國張公之母太夫人吳氏世爲吳郡人自其考君選侍 晉國生太夫人于太原明淑莊靜及笄而事太師定興忠烈王得古賢女奉君子之義雖不及事其舅河間忠武王然歲時奉祀執事惟謹生今太傅訓育兼隆不底于德器之成不已故今太傅奉慈訓以周旋而不敢失簡知

列聖進總六師備 扈護領 國史位冠元樞 寵無競親識者謂河間王有孫定興王有子將足以昭前聞而名後世使天下知本兵之重四夷仰中國之尊非天祐世勲育秀毓靈不能有此而太夫人之功於是大矣然太傅之事太夫人左右備至雖壽已高而心豫體康比于壯者蓋其揄揚闡德則有 天語之褒寵飫異數則有宮膳之錫輝煌命服則有 內帑之頒諸孫八人自勳衛欽錦衣千戶銘以下長者幼者皆嶷然勝下如鳳鵠之停峙所謂稱其家者然太夫人不以貴而忘謙不以富而忘儉不以有所恃而忘敬殆庶乎葛覃之所謂好德閑宮之詩之所謂純嘏者其福又可謂盛矣然孰不以謂太夫人之功以太傅之賢益著而其壽以太傅之孝益臻可頌也而予竊有感焉雖昔三王

宮

文考南渡及

英皇之時先後以忠聞天下夫忠人臣之大閑而不可一日忽焉者也然豈仁人志士之所願見哉天之佑之有由然已則今太傅之忠賢誠孝與太夫人之盛福遐壽豈非其先王以身徇 國之遺澤食其報而不能自已者乎夫其遺澤益長則太夫人之壽益增由茲而躋八望九以底于期頤之域身愈久盛大之福不替而益隆也可知矣蜀今天子嗣統通 國家太平極盛之時黏旁向化邊關益寧則太傅之所以圖報者益備胄于哲孫繼繼不匱而益培其忠孝之業垂之史編知我 朝有世臣如是而太夫人名與之俱昌特張氏一家之盛而已哉歲之九月二日實太夫人設帨之辰於是春秋七十有九矣史館諸君若大理寺副千君淵李君通鴻臚主簿胡君濤光祿署正陸君華倫請予文道所以慶之者予久辱太傅知且善故書之而不以鄙樸辭焉

慶封翰林侍讀學士成齋李先生暨其配宜人徐氏序

憲考之二十三年秋上
太妣徽號禮成　詔廷臣之有親者許貤封不拘于常令維時翰林侍
讀學士李君世賢之父成齋先生夫婦與焉暨明年
上嗣統之八月　綸命始頒凡在令者皆朝服拜受而出雲錦絢溢于
街衢　奎畫昭回于室堂無不感激
二聖之誠孝下逮臣隣其輝赫若此於是成齋先生自翰林編修文林
郎進侍讀學士奉訓大夫其配徐氏自孺人進宜人　誥詞有敦德履
仁讀書尚義及勤儉孝慈儀範閨壺之褒蓋爲其行之成且充成其子
云爾豈非盛典哉凡與學士君進士同年者榮君之有親歆豔企慕謂
小子亦在榜下得道所以慶之意竊聞天下之事恒以善而成以不善
而敗故易稱積善曰餘慶書稱作善曰降祥皆先民成說不可誣也李
先生世居海虞以善聞其鄉以成物其蔵修之所用自易焉而又得慈

賢靖淑之配若徐宜人者相成于内其致慶之與祥也固宜矧學士君
清才妙器博學高文居法從甚久
上重其舊學而進之俾長　青坊侍經幃參國史爲柄用之漸推本泝
源恩典有加而先生夫婦德善之素又足迓承焉實有如　綸命之所
褒者豈非上得于易書之說而不負其稱之所以名者哉今先生壽七
十有五宜人壽七十有一矣目其子之官成則其爲善之心益力而體
益康由七十以並躋于期頤之域及學士君之貤封益顯以上底于六卿
三事之列繇從一鄉老成人使海虞之士覩先生夫婦之光榮益思以
裕其後聳學士君之養志益思以顯其親成者法之而斆者愧焉且知
大致慶與祥者非有
聖天子御極斂福而弘敷錫之仁則亦莫能自遂也然則學士君又烏
可不自力以助成
聖德爲忠而求所以報稱哉記往時嘗爲先生解成字之義請教于下
執事盖二十年矣其說盛驗則今之所以致慶考成于先生者固當執
筆而不可辭也

慶太僕丞方君序

鄒孟氏之言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蓋觀人之法莫切於此夫
士居而學出而仕也皆不可不以此宅心不以此宅心則一切以覬覦
從事所立者不定所施者不良而望其有爲惡可得哉若吾友方君維
新誠有可與有爲者君始以戴氏之學當天順壬午舉于鄉謂功名可拾取
也而君偃蹇不偶者凡六上禮部未嘗少貶以徇人其學益邃行益篤
當成化戊戌始第進士于　廷其有爲之志若此已而出知台之臨海
畧以所蘊施諸百里之間凡所謂興學勸農興利捄害者無一不具獨
不能善事權貴人至以事勤君而君泰然處之毅然雖卒銷其變焉臨海
之民則仰君如慈母如良師有不可一日去者自多聞人若今黄侍郎
世顯謝侍御鳴治故陳方伯士賢皆稱道君不置口兩司之賢者亟君

之政亦必以廉能爲詞所謂有不爲而後可有爲者觀吾方君豈不較
然出乎流輩者哉於是君政成秩滿　君有風臺之推吳會柏于歲年而
止論者必以部曹期之乃進補太僕丞或有所不滿焉予則以爲是何
足介介者哉士之居而學出而仕者固不以官内外秩崇卑爲重輕特
視吾所立與所施何如耳矧軍國重務莫甚于馬政之則責有所委
之則民不堪命吾見太僕之難爲而君之有所爲者當復見於斯也雖
然以太僕爲較于臺部者未見也夫太僕秩三品其丞必擇而後授入
朝遇大事則服緋與諸部大臣相聯比而結銜畫署則位其卿據一堂
之上有事相可否京府環衛之臣悉聽約束過案而外非大府之長則
巨藩之佐者而上之則大卿或都憲可聯致而得焉其視臺部之屬分
曹而署抱案而請言有所不得盡志有所不得伸則人之所願亦固有
在此而不在彼者哉吾又見太僕之尊且重而私爲吾方君喜之也乃
次其言與鄉人在京師者致之君以爲慶亦非特舉觴之好而已君子

於是乎觀人焉

送辨上人詩序

方外友辨公居京師隆福寺十五年矣閒館授徒以詩篇于予見其沉靜禪行吟道閒過友人輙出詩稿橐中相倡和爲樂暇日倘徉于祖之爲食品味侈于常時分其餘以惠吾黨〻〻食必相顧大嘆曰此辨公菜邪其高緻雅韻視世之紫衣玉食者殊然若將逸而今年秋忽動歸興去主其故鄉顯法寺告別於所還往得詩若干篇俾予序惟昔名僧之號詩者若惠勤參寥皆號正眼法藏而六一眉山相與結錦縈緣于山水閒上下其論議至今談者尚之若吾辨公殆將有其于兩師而予之荒蕪則寧足以副相託之意哉姑序而歸之辨公號如海別號訥菴嘉禾人嘗住徑山

瓜祝倡和詩序

西涯李學士賓之家有疏圃種絲瓜歲結實甚盛偶分以餽友人之未

有子者取綿之義而祝以詩適友人得男以瓜祝爲驗自是凡未有子者必僕其餽石城李學士世賢適未有子西涯餽而祝之一乳兩男由是益自神其瓜與詩〻出必要人和不肯但已士友閒相傳爲嘉話而石城之卷自西涯倡之和者數十其事在成化己亥與予之閒時予方抱疾居新安山中不與聞也癸卯之夏予還京師石城以序見屬未幾其兩男者失其一予每撫卷爲戚然久之石城復得男亦終未有以應者又踰年予棄歸田屏居暇日乃盡讀諸君子之詩而撫掌曰有是哉綿瓜疏族之賤者倏然品題而使之貴則如獲拱璧人有子否何與于瓜而祝之孰不謂妄邪閑然附和而使之真則如合左契其初本出善謔推之世事則夫貴賤真妄之不常可以惕然驚驤然喜者何限然烏特此哉遂之爲君子挫之爲小人以其於世教何與顧談者不敢發則又何嘖〻于瓜祝之有耶三百篇出比興者過半瓜又綿詩所從出事固貴乎有徵云爾然則斯卷之傳也類引喻雖擬諸古風人比興之遺響將不可乎哉西涯才名滿天下經史之餘時出善謔最醞藉一時名流多樂從之瓜祝其最雅者因序而歸之石城

金坡稿序

昔者朱子謂歐陽公知政教出于一而不知道德文章之不可二因筆之以詔學者其不易之論哉夫天下之理一而已矣蘊之爲道德發之爲文章皆是物也而岐之則爲異端爲小技學非其學而不得罪孔子之門者幾希我

高廟以聖武起而廓滅胡元還中國古帝王之政教于一旦

列聖相承道化益隆士習益純以備自洪武以來鴻生碩儒後先相望而鏡川楊先生起近代文名滿天下而尤以道德爲志功名富貴不嘗縈其心蓋先生世家四明自其大父樓姜先生得慈湖心學之傳至先生益大發之遂取高科入翰林三十餘年凡

朝廷稽古代言之事必與執筆有規不爲諱世取　寵之作侍

經幄[redacted]則正言不諱總史事則直言無隱典文衡則因言考行收士最多而群從子弟得于家庭以經術發身擢魁元官侍從服金紫者六七人先生退食自公恬澹怡愉日以品題風月爲樂不自知其身之在禁地道貌境也過

今天子登極恩始自學士進拜吏部侍郎於是年六十餘矣感

上之知首進讜言屢疏辭歸

上眷留之再三人以是知先生之文誠有志于道德而不苟爲空言者哉先生不鄙弃走每有所得輙以見示走實不足副先生之知而先生以其所著金坡稿若干卷俾序其首走得而讀之曰休哉是所謂文焉者乎其體裁不一一主于理不求合于時好蓋嘗僭評之其論政也首格君則可以位丞弼其論財也究民瘼則可以爲計相其論兵也慮遠防則可以督元戎其論刑也務洗冤則可以當士師其論法也先去讒則可以總憲度誦其文而未識其人者必以爲有魁梧不可狎之姿有

縱辭不可窮之辨有橫逸不可羈之才而先生素多疾鶴骨蒼髯山澤之臞若不勝衣靖然之性若不能言擇延而動務合繩矩若處子君韋布之士蓋惟德之飽而以道為腴故其所蘊者深而粹所發者正而昌視世之規規于求工以為技者固霄壤之辨哉今天子日勤聖學茲明習天下事計當崇王道兆新功使政教出于一如古帝王之盛而先生年益高德益邵位益尊其文之所發必將爭炳然于大制作大政令之間所謂道德文章之不可二者行當見之又不但如茲稿所存者而已顧走方以膚楮見屬于時其言不為世重輕而先生命序不已然使異時讀者開卷之際謂走以無似而知頌先生之文若此德興才辨之士鄉仰歆慕從可知焉則雖不斯而序之可也先生所著別有諸經私鈔皆擴前賢所未發使及朱子之門必有起予之歎後此亦必將輔朱傳行世不在集中

東軒十事詩引

隆福徵起宗上人自號東軒列其日用起居之常為十事曰試香曰品茶曰觀書曰課詩曰臨帖曰鑒畫曰談碁曰理琴曰筮占曰製藥為賦詠之者甚盛然有疑上人為西方不立文字之教不宜如此多事者有因其事而為上人道其本色語以調之者予皆以為淺也上人雖從釋氏學然博通儒書能文章尤長于詩視唐九僧宋參寥惠勤之流志將與之下上則所謂十事之目者亦將以發舒其閒曠自得之懷以涗夫世之沉酣于寵利陷溺于聲色者耳吾黨或疑之或調之豈知上人者哉上人與予往還為文字交深以不得于詩為歉顧予悟世緣之不早為時所擯斥方有愧于上人焉能為之賦他日上人飛錫而南過篁名勝得吾會于青山之中澄江之上相與話弛擔息肩之樂于林樹一笑之頃或當為上人倚歌而和之此姑與之訂約弘治二年己酉春二月望歸田學士程敏政書于潞河旅次

旌貞詩序

予嘗過鎮江率聞人道吾節婦事心識之於其妣究其詳者節婦子泰以儒為醫官因其所善識予始克知而為之發今以秀奉其郡人丁易洞所立傳楊石淙所為旌貞堂記附以諸君子詩歌書一通請序之而傳焉未有所復也會予家以去歸其鄉道出鎮江春復以請則知節婦已去世而旌門之典亦也已矣嗚呼節婦殁定而況其行之烨烨不可掩焉者乎共姜之節風于詩人列女之名傳于圖史中古以來君子言壼事者誦法焉良以治化之成必自家始好德之心夫人所同非畫出獨文以夸世也若言節婦奇蹤之乎一鄉求之千一時又豈多得哉諸君子詠而傳之誠懼其名跡之或湮而世莫與為善者雖閭有所稽以涵仁人孝子之心然實有閒其風而激烈奮興為之執筆不能自已者矣閭里有所倡而上其事以為異郡縣有所感而叙其行以為實上之人有所憑而旌其門以為難吾以是知節婦之烈足以昭其德而諸君子之言出于一時所顯好德者固不可少也雖然推節婦之平性而考其心亦不過盡在己者耳豈有所要求規利而為之顧天之報施炳焉不爽予之子以興其家予之名以彰其節與之命歸以完其節視彼行汙而名隨之雖或富有子且壽弗齒于人乃與草木同盡則天所以厚節婦而為世勸亦昭昭矣諸君子之言於是益驗序而傳之豈獨寵之女事有至哉辟弗戒于火節婦方燼忽幾不免有宋伯姬之貞長其一家之私也哉節婦姓法氏鎮江丹徒人其先徙自大名為處士宗適節名士喜一一舉不及其舅專力事其姑有婦孝婦之子歸喜僅四閱歲而夫死節婦時春方過歲舍兒茹苦卒底于成有曹令女之節眷眷遺金以奉節婦節婦亟命謝之遂之何其以致之介蓋其行多可稱述類此而獨以節為舉其重也張君之志亦此意而丁楊兩君猶詳其言當必有徵焉故予不復具述以誌一二于末而獨取其大者書之為序

謝令君張公禱雨詩序

弘治己酉夏六月不雨稻之早者將敗而不實晚者將茁而不秀僅

府塘水以灌田，暮而塘以涸，田疇坼裂，將遂不可以復，秧米價翔踴，物色憔悴，民老稚告急于令君張公。公曰：「是誠在我。」於是合僚屬進吏民，以是月十九日齋禱于公禁，市中勿殺，以𢾾和氣，禱于山川之神。不雨，則又褫衣免冠，徒跣行禱，以示罪己。越翼日雨，又越翼日大雨，滂沛不止，遠近霑足，旱稻還蘇，晚稻勃興，塘水溢增，米價斗落，如戰北而勝，如病危而生者。民金希僖等相與慶曰：「惟聖天子錫賢侯以福吾民，上天假賢侯之誠以活吾民，不可不知也。」請頌公君之德而責之予。予方素居被於里中，蓋有耕鑿之役于令君之野，亦方以旱為憂，乃更以雨為慶，則為之言曰：天人之際，雖若懸絕，然所以感通之，則有道焉，不越乎心而已。心仁則天為之昭假，予之以福；心酷則天為之震怒，覺之以禍，必然之理也。前代之為令者何如其人哉？固有因旱而卧積薪，欲自焚以救民命者矣；亦有指誕樹葉未枯而皆告旱者矣。此其心之所存仁酷之異，何啻霄壤？乃謂神理有靈否

金華叢書文集卷二十八　一八　十三　青

民心有愛憎，或怨天而尤人，豈不過哉！若張公之所以假神感民，豈獨一時修省之誠而已？蓋其平日之心思以仁民為治本，求不負其所學，故其誠之所致，在天為甘霖，在地為嘉穀，在人為豐年，如執左符，不約而同。吾以是知天人之際可畏如此，而頌聲不作，其何以昭令君之功而為長民者之勸哉！張公名鋐，字汝器，定州人，起名進士，為休寧，予不及其初政，然聞歸而歲無麥，民以飢告，公親發廩以貸，貧者走四鄉，冒大暑，發常平，或蒸鬱，呼召至夜分不倦，惟恐畸人嫠婦病翁弱子有一之失所，飢民歡呼，如得慈父。而公又勤於職務，日不暇給。方未雨之前，憂不及視政，既雨之後，常一日省遣八十餘事，皆予所目覩者。間嘗推其所學，授諸生經，親督教之，當賓興之期，士之就試南都者，作興尤力，蓋其教養兼舉，政刑兩優，當為一時州縣良守循良之旌者，蓋之徵，可屈指也。故因禱雨一事而並著之，以為異日去思之張本云。

林泉養浩序

吾友汪思恭氏將壽其親家程景康氏，延新安於題曰林泉養浩，乞諸名人詩之，而屬予言其故。予首十年之耆也，夫予與思恭、景康皆夙相好者，顧豈有所靳其說哉？殆亦有不可易言者矣。夫林泉士之適乎其外者，蓋居之之寬乎其中者，有所適乎其外，則官府之尊，市㕓之富，不足擬之；有所寬乎其中，則聲色之美，口體之奉，不足動之。凡此皆世所不能及，所不敢當者，今取而歸之一人，是豈可易言哉？既而思之，事固有不可執一論者，夫以聖賢之人，則孰不為之駭視而卻走耶？然能吟者謂之詩聖，能書者謂之草聖，能飲者謂之酒聖，則聖亦有時而可以歸之人矣。景康為人豐幹而偉貌，敦實而謙虛，雖處閭閻之間，其所適者往往有林壑之勝，所謂寬其中者，雖未敢擬諸孟氏之云，然仁者見之謂仁，智者見之謂智，其所有者將不得比于詩聖、草聖、酒聖者之所謂聖哉？吾聞景康明年壽六十矣，思恭以是為之祝，其諸異乎人之所為獻頌者歟！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進德修業之心，不以老而

金華叢書文集卷二十八　八　十四　旻

衰也。子子而行，兢兢而言，雍雍而處，年與德俱，業與時新，安知景康之不有所進于浩浩者歟？或者疑思恭厚于所親，予以為不然。士初舍大夫畢卑賓鷹之禮，士入學歌宵雅鹿鳴、四牡、皇華之詩，蓋古之人忠厚於多，以達大期諸人也。思恭之意何以異此？矧詩人於曾公祝之壽艾而比之乎岡陵，豈真岡陵哉？欲其介壽而昭其德者也。思恭於景康擬之山林而期之乎養浩，非欲其進德而致諸壽者歟？程汪徽舊家，予皆為序其譜，故於二氏家世之詳不復贅，特諭其詩而序之。

道一編序

朱陸二氏之學，始異而終同，見于書者可攷也。不知者往往尊朱而斥陸，豈非以其早年未定之論而致夫終身不同之決哉？予門人記錄之手而不取正于朱子親筆之書耶？以今攷之，志同道合之語，著于奠文；反身入德之言，見于義跋。又屢有怨夫支離之失，而盛稱其為己之功於其高第弟子楊簡、沈煥、舒璘、袁燮之流，拳拳敬服，俾學者往資之。所

太公無我之心而未嘗有於異同之嫌然此爲朱子而後學所不能
測識者與齋居之暇過不自揆取無極七書參輯三詩鈔爲二卷用著
其異同之始所謂早年未定之論也別取朱子書札有及于陸子者彙
爲三卷而陸子之說附焉其初則誠若冰炭之相反其中則覺夫疑信
之相半至於然則有若輔車之相倚且深有取于孟子道性善收放心
之兩言讀至此而後知朱子晚年所以推重陸子之學殆出于南軒東
萊之右顧不攷者斥之爲異是固不知陸子而亦豈知朱子者哉此予
編之不容已也編後附以虞氏鄭氏趙氏之說以爲於朱陸之學蓋稱
其真若其餘之紛紛者殆不足錄亦不暇錄也因總命之曰道一編序
而藏之弘治二年歲己酉冬日長至新安程敏政書

水晶宮客詩引

吾邑汪君廷器自號水晶宮客客多遺之詩者間持視予予觀諸詩人
之意大率以爲吳興苕霅二水之勝聞天下宋楊文公嘗明月樓賦詩

有溪上玉樓樓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宮之句吳興以此得名至元趙魏
公居吳興又自號水晶宮道人鐫之印章廷器以嘗客於斯也亦因以
自名焉然予考之水晶宮無所見獨唐逸史謂盧杞相未第時遇異人
引入藥廬中若夢然第覺其身在碧霄之上見宮闕樓臺光明絕耀有
女子曰此水晶宮也其說出乎怪誕然唐人習言之疑宋元人所謂水
晶宮者當本於此則因以詰廷器曰世之人以幻爲真而或落妄者之彀
倡盛者之爭予知之乎盧相之事如此魏公之號如彼安知不有僧孺
之紀安石之墩落而倡之或策焉或爭焉真幻相尋乎無窮而予之所
謂水晶宮者將得爲已有乎將不得爲已有乎廷器曰不然盧相所見者
碧霄之上吾所遊者苕霅之間吾豈若僧孺之所謂彔者趙魏公於吳
興爲世家吾於吳興爲旅寓亦非若安石之所謂爭者且人之生也蘧
廬天地瞬息古今亦孰非客哉古之人固有居異鄉而自號曰蜀山友
先正而自題曰陶菴者矣吾以客吳興而曰水晶宮客獨不可乎予爲之
撫掌曰達哉子之志可以諦矣因謂錄其詩而序之廷器名鎰善書史雖
閒出遊江湖有鴟夷子皮之風遇文人韻士鑒別古法書名畫觴詠竟
日惟恐失之蓋其情致瀟灑足稱世之名非盡出于好事之舉也

新安送別詩序

臨川曹璉宗器以星命之學遊新安三十年矣其爲人內慧而外樸有
林野之風其爲學無適諸家如詞翰之類亦時能出其長與名士角以
故新安名世家多延致之而與吾汊口宗人用光尤厚善一日謂用光
曰予之宗彥學士公運將勝而不往急爲歸計度其免夫關者率俗之
曰公方嚮用于時而獨爲此語是不宜聽然用光稚重宗器即具書勸
予省人事謝應酬并以宗器之說聞書未達予果得斜荷
天子聖明不加黨逐昇去歸其鄉出城三日得書則爲之憮然曰中古
以來責詆以交閒佞而自錫有如用光宗器爲人謀而忠者豈可多
得哉因賦一詩志喜以報用光然猶以未識宗器爲歉既抵家宗器來

見予于南山與之語諒其爲有識之士而用光之能審交也宗器將歸
臨川以詩贈予謂且有樓福機吾方來入山益深入林益密事機救以
畢餘生尤懼刪目者未已而予乃云云吾懼予之言將不驗於異時拜
其前之驗者而棄之乎因述其語以爲行卷序宗器將有味于予言

梁園賞花詩引

京師養花人聯住小城南古遼城之麓其中最盛曰梁氏園園之牡丹
芍藥幾十數畝每花時雲錦布地香聞閭里餘論者疑與古洛中無異
成化戊子春夏交予以詩約同寅汪伯諧彭敷五倪舜咨李賓之宋爾
章五太史及同年張汝弼駕部倡爲茲遊是日諸君子以予詩分韻各
富四章而飲宴歌呼相與竟日故詩或成或不成或七成既歸久之而
詩案卒不能了也癸巳之夏復往遊且會者以年爲序從陸廉伯李世
賢三太史章元輅張天瑞二給事後以所居之□□章而詩之所
得略如戊子萬更刪會卷那兵成皆寡物之都未易以盡而亦出於休

沐之隨奪於匆遽之餘將為銷沐暇故莫能後志於斯邪弘治戊申冬
予被放還江南東裝而得是卷念當時遊者惟伯諧舜咨賓之廉伯世
賢五人者在而天瑞出佐外藩數五次谿龍重繁衡元鎰皆已作土中
人感歎久之輒請五人者或重書或補作而句之卷始成蓋自戊子至
戊申俯仰二十一年矣辛亥之冬山居病起因命童子䌽書卌結閱之
際凡六在焉追想　帝都風物之美與一時朋遊之盛不可復得而子
之去蹟又三年矣撫流光之易邁歎佳會之不常序而藏之姑紀歲月
云爾是歲五月二十有一日留䁥道人程敏政克勤書于水南山房

竹洲文集序

昔我兩夫子倡此道于河洛門牆之士比于鄒魯蓋自龜山三傳得
文公朱子自上蔡三傳得南軒張子而東萊呂氏自榮公以來世受程
學一時及門者與河洛相望若吾邑竹洲先生吳文肅公其一人焉先
生初在太學即有志當世而於俗學之陋蔑如也龍川陳公稱軒舉公
咸奇其人而友之先生蓋不以自足又與止齋陳公水心葉公石湖范
公上下其議論而參請于東萊焉歸而遂擢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歷
已知邕州時南軒方經畧廣右而先生獲受教焉既而南軒薦之朝
于書論語之剛中庸之強孟子之勇三章為贈又以胡子知言相付曰
此程氏正脉也先生之當對也即上論天下大計在恢復　朝廷大事
在近習不當與政其言甚壯南軒書報文公稱其忠義果斷而文公亦
曰聞其對語不苟莫不以得如獨恨世之不能盡所長而用之也晚見
知孝宗寢鄉用矣先生以親老丐請為崇道祠官以歸卒于邕州竹洲
上學者靈集先生一以所聞于南軒東萊及文公者轉相授受蓋自南
渡以來號多士必曰乾淳而淳祐以後若先生者實與有力焉先生既
沒曾孫資深始裒其遺文為二十卷以得若之典其燬數更復刻
亡矣今十世孫某等始以其家藏本而刻之俾其從子侯求敘之以行之
觀其間彙次失舊恐不足以盡先生之之致因重加校訂以擬復而序
之曰吁其以當時以才人論士之例視之哉本之嚴正之資將之明
敏之學於其見于言者有以發物則之餘而推此以衍人之蘊蓋其所
得于先正者粹且深矣先生之道既不獲行于時抑退位下又不獲登
名史冊獨其往返之札稱許之詞見于考亭諸書者昭若日星不可掩
也四方之士取而讀之因其言論文字之所作考其師友淵源之所自
使河洛之墜緒可尋而斯道不為空言于天下則如先生之文亦何可
少哉雖然今去宋遠矣文章道德之上與先生相後先者計多有之而
不得如先生有賢嗣人引其遺響于無窮不又可慨也哉走程氏遠裔
幸與先生皆出文公之邦而於斯文貫與討論之役不揣鄙陋僭書其
事以諗觀者如此先生初名儞字益恭以避國諱更名儆世居休寧上
山其兄俯字益章仕至國學錄亦有文一卷附其後云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序

新安文獻志序

新安在　國朝為畿輔郡大鄣山之麓地勢千絕視他郡獨高昔人測一角其地乎視大目尖而水之出婺源者西下為鄱湖出休寧者東下為浙江其山川雄深若此秦漢以來多列仙奇猶不足當之於是我開國忠壯公及越國汪公前後以布衣起義旅保全其土地民人于禍亂沒而為神千餘年不替岳瀆遺中世則休寧之程北從洛而得兩夫子發源之宋南從閩而得文公嗣孔孟之統而開宇宙乎無能其人物卓偉若此一時名公碩儒與夫節孝材武道著貞烈之懿文炳乎簡編行播乎州里而紀載之書散出無統有志于稽古者蓋嘗集之然咸自於而失于存疑或據所見而為之詳略者不能無憾也敏政居之暇竊不自揆發先世之所藏搜別集之所錄而友人汪英黃甫王宗植暨宗族屢見亦各以其所有者來餽參伍相來詮擇考訂為甲集六十卷以載其言乙集四十卷以列其行蓋積之三十年始克成也嗚乎宣子聘魯而嘉周公典籍之大備孔子說二代之禮而嘆杞宋之難徵則生于其地而弗究心于一鄉之文獻非大關與凡吾黨之士與先正之嘉言懿行萃于此發高山景行之思而日從事于身心由一家以達四海使言與行符華與實稱文章德業殆將庶幾又進而翻去程朱氏以上窺鄒魯洙泗之淵源則吾新安之山川所以為盛者不徒重一鄉將可以名天下不徒榮一時或可以垂後世而此編亦不為無用之空言也哉

重恩堂詩序

古之賢者受賜於其君必有所記以昭不忘其意以謂君之所為盡心于職者臣道爾上之人顧以為功而寵賚之其何德以堪故於是退而銘諸器物或號其室堂使後之人嗣其志以圖報稱非欲誇世而已一時君子因而詠歌之則亦以其事出於勸懲焉亦非欲侈其榮而私其所有也予讀濟南李公重恩堂之卷為之歎仰李公起國學知□□不一歲從能陽有拯荒活民之勣又治贑以捍盜紓財以濟公賦過兵之訴者以保境萃華播人口以薦擢揚其受　敕階文林郎封贈其考妣若室進同知常德府事政益修施益溥中一署長沙府事會賢民兵以禦蠻寇辰沅總鎮武岡諸州餉足而民不困監造上供冊費省而事給復以薦得擢異受　詔進秩政大夫加恩其考妣若室蓋民之望公方深而公去有決志矣里君之暇爰作堂來　綸命題曰重恩以不忘上之明賜焉孰其所以圖報之心殆未始暇足于是而復以望其後之人也豈非賢哉今之令一邑佐一郡號循良者固不乏明無其人然僅自保求不失其祿數其名者則已難矣進而被旌異之典荷汪濊之恩至一再又推引去俾民有遺思而不能忘若李公詎非千百之十一哉公之心雖不以誇世而若韓范者不可掩宜諸君子有作使賢者勸不及者懲而加勉焉至於忽視而傾聽如此也公有六子皆克家次子宗仁舉進士甲科歷監察御史直言有名而與時忤謫為之繢溪復以卓異陞值　更化初起知宣城進知徽州府事未三歲行著者兩旌異之蓋名重于所望于其後之人者益驗　綸命三錫金緋在躬則詩人之詠歌益盛而堂名益顯觀風者有采焉昭聖明待下之恩表循良世濟之美比隆兩京而駸駸乎豈直一家之榮而已走不佞弱科之明歲太守公適來吾會之項出卷相示俾有所述不敢辭則書其大者如右而并論其世云

休寧志序

安城歐陽君以成化辛丑冬來知休寧縣事明年春以縣志為屬會予服闋將還　朝又弗克成也乙巳秋始拾而成焉舊志之為固者一為志者十有八文之附者十有六詩之附者四總之為卷三十有八君得之又大加檃括而校刻之刻成以監察御史　召故書雖就緒而其閒字之為若木檃也乃復以舉本來俾有所是正而後印布焉戊申冬予

以序歸田君亦出按于留庚戌秋則又以書抵予與繼知縣事中山張
君請并其衆值予病中不能執筆明年夏疾少間而張君復有是屬之
微始克繙繹焉未則知張君嘗以其暇日重加校閱可傳矣乃為之序
曰古者地里有圖有志蓋居官職方氏與小史外史所掌而道以詔王
者非徒以飾史事廣人之見聞而已討田賦而知公私之厚薄因物產
而知民生之豐約察宦迹而知吏治之得失按人物而知士習之浮正
俗尚之澆厚其於政乎繫焉若此其大且要也休寧微屬縣之一其先
海寧郡山之麓而浙原之水出焉在前代為郡治又嘗析其境為縣者三
曰黝陽歸德發源向後郡徙治歙而省黝陽歸德來入則是縣也故郡
境也且民風土俗見于朱子所記新安道院者今二百年道化之所漸
其人當益醇更代以來微為戚郡被 聖治之澤最久且先其俗當益
美則所謂圖志者可取是故常而得弗之省哉然于於是竊有感焉自
丑抵玄十有一年矣歐陽君之惠政如昨日而張君尚續成就

召之際取是編而繼圖之[illegible]則天下之事無巨細纖悉類不易
成如此顧以病夫退士於歐張二君何能為役而獲掛其名於圖志之上
分尺寸之功焉獨非幸與歐陽君名旦字子相辛丑進士張君名錞字
汝器甲辰進士是為序

城北查氏族譜序

休寧邑中所居大姓以十數查氏其一焉其先曰長史昌者南唐時居
歙篁墩生工部尚書宣公文徽遷休寧瑞芝坊遂大顯江左尚書生五
子曰宋駿中侍御史元方生龍圖閣待制道子孫非遷今之海陵曰元
規生秘書少監陶陶生職方郎中拱辰擢中書舍人拱之家縣北未嘗
則令查氏所從出也拱之傳十三世至惟聰當元季為一鄉之師學士
風林朱先生亟稱之惟聰生三子曰德軒怡軒介軒怡軒以材能領其
有家為肖子一女適萬安汪德玄遂及乘我
高廟于龍興初保捍其井里而德軒子繼祖從學于[illegible]先生[illegible]
以殷碩女配以繼祖生某中洪武州郡大學歷官兩淮運判有能聲介
軒亦嘗一[illegible]京師不[illegible]而[illegible]先世之譜而未竟也介軒
子招祖生[illegible]以介直為[illegible]人敬服之
其子以華始[illegible]之緒述使之由與其
內外宗族之[illegible]以[illegible]且愛其閭
厚誠慤而御族之有道也則[illegible]之曰[illegible]本有文皆不可闕者蓋凡
所以別親疏序昭穆謹先祠相[illegible]以[illegible]門閭之稱者文也
而行則其本焉然行貴得於外本而後得哉查氏之先若龍圖母病
久爽思鰣魚不得行禱于河鰣求取之得鰣尺許以饋母母疾遂瘳其
孝如此尚書閣人之困[illegible]不識[illegible]齊生者不悔而龍圖當赴試時假
貸三萬錢道中值故人有母及兄之喪不能舉并當女以襄事即傾囊
與之罷不就試其[illegible]如此秘書與龍圖極友愛士族流離者聚食常數
百人得任子恩以[illegible]人[illegible]親疏之間其厚如此夫孝義忠厚士行之
常宜無難[illegible]者[illegible]人可以[illegible]充[illegible]推一身可以準四海即凡民可
以通神明皆[illegible]出是而世常忽之以求甚高難繼之節或輕之而有取
于富貴利達之人斯[illegible]之甚矣予觀查氏譜得其先烈為之歎[illegible]焉故
輒書其端[illegible]子孫者[illegible]自立以圖無[illegible]于祖德庶有光于斯譜且不
負以華君[illegible]之心將益衍益盛流聲于四方非特名一
邑而已否則[illegible]文獻[illegible]致本力善者之所欲哉

應[illegible]

惟我
[illegible]廟以天[illegible]書[illegible]史凡[illegible]古[illegible]文之事必[illegible]儒臣討論刊定
而於[illegible]之[illegible]心[illegible]亦不[illegible]一時[illegible]
之臣仰副[illegible]以[illegible]日[illegible]世[illegible]東白亦其
一人焉東白世居[illegible]之[illegible]名家其從父[illegible]為刑部郎
中[illegible]之弟[illegible]東白[illegible]之生也不[illegible]因從[illegible]寺[illegible]

入方禮右講經古儀縉公爲師而縉則左善世王岣沂公尚足內典之
學具有家法然東白猶以爲未足復從游偶部東海沁君汝弼授隸書
攻古隸詩學楷行書決業日以進同行者率自以爲不及成化初彼選
入大內漢經館書文光禄餘饌凡朝廷有梓檜棲析之衆東白必
與焉丁酉歲晏
上閱法華經而說之命近臣下經館擇能書者近臣悉以其名上
御筆獨標定旨第一人命寫衆書法華經又奉　詔書金光明最勝王
經暮年事竣授階左覺義兼主香山永安寺仍在經館效
賞賚甚厚癸卯進左善世弘治初羅寫經部復　召入供奉如故而其
高足左覺義鍂振威代主香山則來請曰吾師被遇
先朝在內經館幾二十年中朝縉紳不鄙與吾師遊往白東海而後若
今庶子钓卷吳君原博諸公每每有詩相贈遺集以成卷將題曰應
詔集處而庶其首顧得一言序之惟古釋之以詞翰名者若陳智永唐

懷素輩皆非獨出其儕行亦能號儒生者或歉于斯殆其志專而業精故
也夫然不然未暇論乃若貫徒在後世有所遇以克成名于一時者亦
固難其人焉則東白之所遇斯不謂之隆哉諸公之詩雖以爲東白而
作然本紅幹之餘力以及梵典而序人集事至于無一材一藝之遺
則
先帝之需是餘澤在人者其何可忘哉東白號梅叢又號存幻道人奉
請公居都城北隆福寺子每過之必觴詠竟日恒愛其豪放有蕭直之
風而又好儒書達世務議論侃侃不落人下凡釋政多取決蓋方外之
偉人騷壇之佳友視世之鬼瑣者殆不足道也

毅齋熊公夫婦輓詩序

輓詩之作助于中古而莫盛于近代蓋有不待其人之相知及其人有
可悼可羨之實與否或請爲之或代爲之請至以所得之多寡矜咨心
之厚薄以足知天下之事與鉅紳來者又百不至於進可數者豈獨挽

詩哉若毅齋熊公夫婦輓詩一帙則不然[illegible]毅齋之子曾爲令于歙
有[illegible]之政子視其民故歙之人頌其政而不已及其新[illegible]誠
之所至非有出於請焉應之者也自乎其亦可謂僅見者矣毅齋之塋
也吾友太史張君廷祥實誌之張君以天下學問天下慎許可其稱毅齋
諱[illegible]世居豐城其先有世其世詩者弟[illegible]學朱子習大父
內翰[illegible]士大夫曰衆泉君父子情和[illegible]以世其業而毅齋克承之早
以有志以孝友敦義聞其鄉又[illegible]以立爲之心內外雍雍成諸
子以[illegible]有家至於今[illegible]乎[illegible]矣而又何假乎輓
詩之作邪雖然述德以詔後者亦又紀風德以感人者莫如詩詩之體
有風有頌頌者所以[illegible]人之父頌者所以二[illegible]人以風人之母[illegible]
人與一時爲公之賢者皆調[illegible]教不能[illegible]一[illegible]之則其[illegible]相于[illegible]
死者以風人之子而因以感天地之爲[illegible]則[illegible]詩[illegible]出于一邑之
嚴而實用之政爲有本在於此乎後[illegible]而可教者[illegible]

學古起[illegible]士以濟[illegible]而[illegible]乎有[illegible]者亦不東[illegible]之名殆昔
人所謂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非自之[illegible]可也行[illegible]臣特請
旌異[illegible]而[illegible]以[illegible]于京又
不但下之人風頌之而已[illegible]可與
芳報者則[illegible]于[illegible]
上之人知其然故於臣之有[illegible]
恩禮之至也下之人[illegible]長人者之有[illegible]亦不[illegible]
其先之人愛之[illegible]心心下[illegible]白不能已者如此傳曰忠臣
孝故忠可移于君[illegible]故名[illegible]之[illegible]也然則讀
是詩者尚知此乎[illegible]學生汪[illegible]以序之

歙江村江氏族譜序

江村在歙西北江氏世居之故因以姓其地我又族稱有著而文者曰
思尚君始倡族人輯其譜[illegible]以有[illegible]山恒

抱疾不能親筆札之事然猶勉强以序請久而不敢命乎夜少間乃克循閱一周而書之曰江之得姓盛矣自伯益之裔玄仲受封于江其實見于春秋曰江人後并于楚歷爲濟陽郡即今陳留考城圉城地其顯于漢者驃騎將軍綱其後曰散騎常侍統統與其從子侍中逌之後並從晉東渡居山陰統六子其顯者郡功曹儀同于祭酒虨虨三世生宋太子洗馬侍史部尚書右侍郎智深湛死凶劭之難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簡以子斅爲駙馬都尉智深以女孫后贈金紫光祿大夫德生法成法成生子一子四子五並以梁將死侯景之難子一贈侍中謚曰襄子四贈黃門侍郎謚曰毅子五贈中書侍郎謚曰烈德斅世生左衛將軍本封醴陵侯謚曰憲德生齊秘書監斅贈太常謚曰敬斅生四子其顯者秘書郎蒨驃騎諮議參軍祿蒨贈光祿大夫謚曰肅生陳孝子經經生隋上開府總蓋濟陽之江名見史者凡十人計其爵祿榮名實與六朝相終始而江村之江則出德是乎法存之後法存

生建德令道興始別居清溪道興生護軍將軍世源又以仕閩化家于衢世源傳十有一世生唐衢州節度同討擊使宇軒軒生第十軍事押衙仁揆仁揆生吳越侍御史景房即世所傳有死節之功者景房生宋兵部侍郎用晦都官郎中用生職方員外用圭大理寺丞用之分甲乙丙丁四房其胤續盛而江氏遂望于三衢矣用晦二世孫某以鼓吾畬佛傳五世生丞相萬里國亡死節贈太師追封益國公謚文忠用圭生鎬鎬生枚枚生汝蘭仕為歙州倅卒葬雲嵐橋因家焉焉培生峰屾岩而屾則思尚之所自出者也鎬生彝彝生汝言汝遴遴九世生同經局正字秉心仕于 國初歿葬府紀奇汝言九世生監察御史弘濟與予同舉成化丙戌進士嘗為言三衢諸江之詳蓋自魏晉唐宋以來家牒具存而適功郎仲長泉州倅師心所譜則郭甲乙丙丁四房而一之者請予校刻不果若思尚此編則雖僅僅于本宗實欲合衢歙兩房而一之者其心可謂厚而其力可謂健矣烏乎大家巨族之所貴乎譜者豈徒於攸關聯昭穆紀其名與字而已哉因將曰克宗紹德之為難論考江氏之先而論其世蓋有危身之忠有顯親之孝有戡亂之武有華國之文有利人之功有惠民之政其鏈然可仰凜然可畏者非獨可以儀其家實足以憲來世況繼之有承之有紹而丘壠如故文獻昭然者乎不求所以紹祖風而光其宗以自立于吉人君子之域則閒閣雖美昭穆雖盛亦何有於譜哉思尚之弟禹方以鄉進士知攸縣其為人之服膺緯而業詩書隱林壑而篤行義者往往不絕此譜書成修則宗盟益厚廉孝敬崇禮讓而不狃于流俗使江村之派與三衢相望不替而益隆則庶幾此譜之足貴而思尚君尊祖敬宗睦族之心力亦於是乎為不負矣江氏舊譜序記之文者吾宗老宋徵猷待制北山先生元翰林修撰張公子長及我 朝學士承旨潛溪宋公筆皆一時名筆而予之謭才末學乃踵為之其何足以副仁人孝子之心而為斯譜之重也哉

篁墩錄序

程之先聚居歙之篁墩有遠祖晉太守府君及梁將軍忠壯公之賜第廟食存焉然莫知墩之所以名者聞考之家諜云墩本以產竹得名至黃巢之亂所過無噍類惟士名黃者獲免不犯當時居人因更篁為黃以冀免於本毒習稱至今走聞之而心動以為是不可但已因請於先尚書襄毅公而復之又告於當世縉紳君子而得記賦銘詩若干篇於乎名實之不相副久矣以吾墩論之則篁黃名而性可以耐歲寒節可以比君子者其實也巢賊之亂吾竹之名可清而吾竹之所以為實者亦能為之加損哉彼塍蔡粟園而益夫伊周孔孟之美名固士之耻也是則君子一惟務實之可貴而名之汙隆曷計焉然名之汙者有時而見雪乎君子生非天理之在人心者終不可泯邪若吾墩是已雖然事必久而論定又必得君子之言而後足以取驗於人使當巢賊肆虐傷人害物之時有人或難之曰是不當汙墩之名則固與於孔子危行言遜

之旨亦安能弭夫亂臣賊子之不致人于龐粉哉然則諸君子之意雖假寵程氏而所以抑邪與正者豈直一丘一壑之幸耶因命工入梓以告我族人使為士而學為農而耕者知有名責實之可畏而無忘於君子之公議庶幾比德於竹為此數之幸民豈徒說說然與彼沙蟲鬼蜮輩校得失于一旦哉

丘先生文集序

文之說何昉乎蓋嘗考諸古矣凡物之粲然可指者謂之文文者道之所在也故見于上曰天文見于下曰人文見于世然乎其有迹者曰文治曰文教非若中古以來指繰飾染翰者謂之文也夫文固非繰飾染翰者可盡然詩書所載詞命之作雅頌之篇類非偶然卒爾者可辦而孔門亦有文學之科蓋道術未裂言與行俱本厚而末茂詞出而文成正大光明敷宣條達見于治則民格著于教則民孚所謂吐詞為經而文之盛不可及也漢毛公董子之徒始以經術名而鄒陽枚乘之流乃

專以文顯遂固亦岐而稱之蓋以繰飾染翰為文而別於經術眆此日寖以盛而瀾倒乎隋唐之間雖一二名世鉅公知文之不止乎是亦罕見道之彷彿矣顧一時談經者專訓詁為文者尚聲律而止之人又以經義詞賦更迭取士其遠乎道一也至宋而程朱大儒者出斯道復明恍然示人以徒文之不足齊物然不得任道揆之重于斯世則亦安能盡刋其故習而卒反之一旦哉蓋經術文章之流弊甚矣不得已而為說以通則若之何亦獨曰為毛董而不為鄒枚為韓李而不為燕許為歐曾而不為楊劉為陶杜而不為徐庾延年則亦庶幾可以廣道術末不倍于孔門而後可乎走不佞嘗以此說之瓊山丘公先生先生是其言以為知道然走實不足與于斯也先生門人翰林吉士蔣君冕及其嗣子太學生敦輯先生平日詩文為若干卷閒奉以視走請序其首簡走讀之累日得其大端而嘆曰何其蓄之深而出之霈然一至此哉先生嘗為走言世之作文者類為險僻以奇不究孔子詞達之旨或剽竊以為功不識周子文以載道之說雖有書無補于世無補于世縱工奚益故予平日不欲以詩文許學者其書如此蓋先生懼學者之無本也則有學者之病懼學者之不知變也則有世史正綱之作懼學者之明體而不適于用也則有大學衍義之補其言蓋蓋乎必可見之于行行之必可以興文治洽文教而致吾君于堯舜三代之上流辭會乎兩間作楷模乎來世使道不為空言蓋先生之志如此而文亦足以發之不可誣也顧此集雖出於所學之緒餘然閎肆而精醇明暢而雅粲究本之論扶世之教之重郁乎綮然將上班于毛董韓李歐曾陶杜之間如此所謂訓詁之陋聲律之卑殆將揮遠之而以為蓋道者之所詘[illegible]寡儔若先生豈易得哉先生名濬字仲深世居瓊山起進士第[illegible]官翰林學士國子祭酒累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名位之[illegible]之美固不可謂之不遇而士望尤未有焉然則天下後世求以知先生者著述具在而此編輯行亦不可少

也走辱知先生也深又[illegible]史屬[illegible]事與[illegible]來之不敢固辭與敎之請序先生之集而極論文之所以為文者如此

公餘愛日詩序

南邑李公相儒以進士甲科汪授撫州府推官三年[illegible]之資介特之操明決之才見重于僚寀下孚乎吏民而上達于部使者久矣然公有父年八十餘無志在室每言及之則悵然興懷或至泣下見者感以為若李公者真孝人歟府學訓導進賢文君英實公之手師請諸縉紳大夫詩若干卷以相贈而題曰公餘愛日者本公志也不鄙來作序山中請序其首顧不佞以多疾不能應酬諸文事獨於李公言為之執筆焉憶當天順初先少保[illegible]公以都憲之節東巡視師錦州識李公於童子中異人衛學且取其文俾伴讀之曰此遠大之器也蓋於今三十年而李公果以經術致身為時聞人且得時譽於山鄉敘晴昔又因以知其孝之感人若此而先公不及見矣於戲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

說也故揚子以愛曰爲孝夫孝百行之本也以之事君以忠以之撫衆則慈以之處友則睦以之涖官則敬以之治獄則平古之人善推其所爲而有孳孳不已之義者豈不以此歟宜諸君子於李公之事歆動之詠歎之而不能已邪竊聞之李氏世居貞定爲邑自公曾大父伯苦中徙遼東錦州生子紫早逝而其配梁氏以節聞梁之子克明則公之父也雖當搶攘之餘悍本力善所著甚厚且久故於公乎發之而公又能奉其先訓以底今日旌異之上甚嘉之褒不日有焉吾知其嚴君之心益怙體益康壽益增獲膺封之恩以昭其子之孝也益大所謂公餘愛日之詩宜隨所處而益富豈直此而已然此其發軔也是不可以無序

靜軒序

人之爲德也靜然後可以制天下之動故求入德者學必自靜始夫靜則心恬而不競志定而不惑神安而不躁以一身應萬變有所恃而不外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是知動者靜之陰靜者動之基也苟役其心於遂外而置其身於紛紜雜錯之場方且殫其智力與世之人角一日之勝以謀則雖語之靜而能識其爲何說者寡矣歙縣鄭氏有惟性其名守良其字者以重厚聞其鄉予嘗過之而悉其世風焉蓋其先有令君之仁有白公之廉有師山待制之節鄉人誦而傳之類皆自靜學得之至守良君席先世之烈益讀書知大義奉其父士賢處士甚孝與其弟袁州倅守道甚友教養其五子曰澤曰採有甚賢者又遺採爲儒學生謁其文獻之傳而君方以尚質好禮周貧賑濟之爲務見鄉族人厭靜喜動而有所未慊於中也復以靜題其軒端居以自怡而春秋則六十矣八月十九日其懸弧之辰子婿汪楷氏求予文以壽君峻辭不獲則又而告之曰聖門示教不出動靜二者然謂智者樂水而以動屬之動不失正動斯樂矣謂仁者樂山而以靜屬之靜而有養靜斯壽矣得其知靜之妙而世故莫能嬰其心將嗣是以往心恬而志定定而神安可以儕小戴之常乎無競之鄉使鄉族之人見者易其躁聞者忘其心達之爲一鄉彥一徽之望後而措之遂於四方遺澤於子孫豈非靜得之所致乎予昇居山中疾疢相仍近方獲休養他日杖藜叩訪君與揚之君之軒相與問靜之說君儒者當有以啓我夫豈若老氏之玄默釋氏之空寂而遂至於嗒然者哉

（畫亭類文集卷二十九　一八十一）

紫陽紀別詩序

新城李公宗仁受　命守新安之明年予獲觀其尊府常侍同守公所得制誥二通蓋旌異之典也而吾徽之人愛戴今太守公者亦不啻湖湘之人爲之嘉嘆不已曰有父如此宜其有若子邪又明年同守公之次子宗德自國學需次求省太守公于郡齋居數月歸如也而宗德者問學有才器持之以不矜識者喜其進大而知其得諸父兄師友者固如此也同守公以今歲壽躋八十弗忘在堂而宗德不能久于遠外乃束裝東歸欽學教諭宋君昉司訓涂君耿繪紫陽紀別圖令能言者賦詩餞之而還諸生呂佐程永延來請序予不佞退耕于新安之野太守公厚遇之甚勤有知己之感焉故宗德適山中言歛彌日亦不予棄也然則贈言之道雖不敢過乎仁者亦豈能嘿然自已哉夫有所贈人以言亦必有所擇於其言擇於其言豈能外仁之一語哉夫孝弟行仁之始也諸君亦知夫宗德之平日所致力者乎方趨于功名之會而篤墳廬之好以來者弟道也不廢乎臨觀之樂而急綵侍之養以去者子道也一去來之間倫理攸焉宜諸君之挽留不得而形諸詠歌嗟之聲詩有以也夫豈特出於敬兄之心而已古語云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言家國一道也士君子抱體用之學者宜亦不出此矣然則宗德異日捷高科躋美仕與大守公競爽于盛時以增橋梓之輝于家乘豈有他哉亦推其所爲而已紫陽山在新安城南歙溪上以宋子孫名于天下凡遊覽行者必載將其華巔而齡頃懷古人足以脫塵氛振遺緒發志士之氣然則宗德行李之暇撫景而吟諷

（皇墩文集卷二十九　一〇八　十二）

其一二將不南望悠然而繫於中曰此吾兄之所治者此吾兄之仁政所漸被而及於我者也[illegible]益勉于進修以榮陽夫子之爲師而求無愧于洙泗之鄉人則吾人之記[illegible]者有責焉之言焉而不特惜光景叙離合而已

湖上青山詩序

中世以來大道隱而人鮮淑士之高者或設[illegible]于全生其卑者乃賊[illegible]于身後死生之際蓋不足論於是有端貞之士出其明服[illegible]終其身不變其所有于已者視死生爲旦暮全而歸之不私其所受[illegible]者若[illegible]明白爲[illegible]詞唐[illegible]聖相作[illegible]欽其中而宋林君和所有湖上青山之句其遊者寄其人若逸然高風遠韻而傳至今既然乎古之所謂遺民者豈常情之可識哉越之山陰有[illegible]君王晉蓀和甫當正統甲子[illegible]歲故遊鑑湖上得佳境于宛山朱家[illegible]之原布席而卧其地曰樂哉斯丘命其子錄之曰死必葬于是仍用和靖詩語題諸

墓口湖上青山小子識之明年晉蓀卒葬以遂焉鄉人士多詠歌之者後四十餘年中子侍御君明仲舉進士入官子　朝得贈恩賜隱君文林郎監察御史所謂湖上青山者煥然有光矣既又請予[illegible]其事凡得若干篇而吾友定山莊君孔陽爲之序侍御君恐久而散軼因刻梓以傳復請予為序[illegible]于南繡行部至新安復序見稱焉鳥乎聖賢遠矣其學百出而有所成以自見者蓋不能盡同要之其生也不以外物動其心而死不失正焉固士之[illegible]者如隱君之以也以父疾而[illegible]舉子業[illegible]而[illegible]不幸者見之以行而[illegible]以成其子其所學而善而所養[illegible]不亦定[illegible]原其始而不食生以自愚要其終而不畏死以自述有以哉[illegible]明表聖之節促矣君復生傷離之鄉擇可以寄息之且乃退然與夕梅野鶴日放乎湖山而求和靖之雅以放乎以為寄其人品高[illegible]宜為一時諸公所敬歷而況學聖賢之學者哉隱君不出侍御[illegible]之者得水和家承更吾吟詠而揚發若後之詩其所成者討[illegible]是而與東皐淵明神交百代之上用以愧夫流酣世網詩道以淳其志者則大幽貞之士世豈可少而此詩豈可以無傳哉雖然湖上青山固隱君之所託以存者侍御君請才[illegible]學[illegible]世[illegible]此所[illegible]大是支[illegible]君之心所託以傳者與讀其詩尚論其世[illegible]之志[illegible]

絃歌有政詩序

學古入官者[illegible]以絃歌為首[illegible]成[illegible]于上而下死何哉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illegible]所謂道非特[illegible]不事[illegible]而已[illegible]有[illegible]來政有強[illegible]者服其[illegible]其為易使也中古以來[illegible]為政而不[illegible]其不成于詩[illegible]三年有治行[illegible]子嘗[illegible]人口能令[illegible]自[illegible]如[illegible]然其用[illegible]乎心[illegible]之曰是服[illegible]

于不[illegible]者[illegible]而後[illegible]乎心識之曰[illegible]者也有[illegible]子[illegible]而愛人者君[illegible]其人[illegible]吾道曰[illegible]政[illegible]以吉曰能君[illegible]入[illegible]之人[illegible]不已[illegible]絃歌[illegible]先之一言則以後曰[illegible]政不可[illegible]已世[illegible]者[illegible]流之評然其政也[illegible]不[illegible]其民[illegible]無[illegible]也[illegible]以德政為[illegible]是[illegible]民[illegible]而[illegible]其政也[illegible]不[illegible]事[illegible]若可[illegible]民則有[illegible]者實上[illegible]于[illegible]之政以[illegible]以[illegible]張合宜而不敢[illegible]若[illegible]今之[illegible]君[illegible]多不能[illegible]大獄于[illegible]者[illegible]在人口可書也[illegible]君治[illegible]而不術其才[illegible]而不有其功君子人也入懷之[illegible]以[illegible]不可得也諸君子詩頌之[illegible]始出于[illegible]而易使者

之辭辯回應闢邪學道易使而以德政爲可玩若林之有也將以力服
切易以理勝先正之所以論吾人者何繼世昇不可不序之而使其有
傳焉

松蘿山遊詩序

松蘿山在吾休寧縣北十五里號幽勝予十年前嘗一遊焉每以爲未
愜然蓋南還值抱病連歲不克往弘治壬子春欲作一行而雨連月亦不
敢必也其春廿一日忽霽天氣淨和人意甚適乃以詩約縣庠司訓黄
倫汝彝鄉進士張旭廷曙而同遊者五人陳英天爵詹貴存中胡昭靜
夫及族人正思用禮天錫敬之偕行者三人弟敏亨及子垻姪塏也或
馬或輿聯翩出松蘿門而東折北過石羊干崇岡複嶺麥香襲人桐花
盛開如雪而紅紫則不可得見矣行七八里松蘿水一脈演迤而出兩
山夾峙盤迴斗折入益深境益奇每一折即吉松盤踞怪石錯立飛泉
淙永鑫交[illegible]有異甚疑所謂閬亭武夷者正復如此而已行又七八里

抵山麓古佛菴在焉與子小憩解衣登山引睇四望群峯窈窕若有知
其所窮第聞棋答聲丁丁與磵谷相應而呼者滄然陰崖出沒于煙雲
虛落間相顧恍然疑與世隔乃據松下盤石而坐呼童子攜箱作茶供
聯句一章遂飲小閣心曠神洽如有所得而忘其登陟之勞酒半限韻
各一章與發而別有所出者不禁已而夕陽冉冉過山背汪氏亭午適
當路中復興飲數行日益下乃出山途中有作或和或否亦各取適而
已惟汝彝遊最勇詩最工予輩不及也昔羊太傅[illegible]峴山[illegible]不得謝無
至峴山至於泣下然有所如往賓佐皆從胎誠數貴而好遊者也柳
州在謫籍從我最數幾無遺勝其序所會者皆太半不遇之人困
而好遊者也予不佞[illegible]入官所與者[illegible]公之顯
且絀更議尚
天子恩不加竄殛而從不出此郷所與遊多一時高公望族之賢者子
弟相從為樂孔嘉桐栢州之間則斯遊也亦不可不自幸也雖然予未

[illegible]作山水賞識納官于朝顧爲白鹿洞主領泉石是豈直遊
[illegible]亦眺望以玩心于高明去仁知以適情于舞樂皆自山水發之
則吾之遊也方自此始觀者無訝其荒于嬉而不足與進于聖門也哉
遊之明日書倡和詩爲一卷序而藏之

送汪承之序

新安郡學生汪祚承之從予講學南山精舍其質蓋可進于道者將赴
秋試南京懽予與之聯研席相好請一言道其行予因取案上一卷書
謂之曰此予所輯道一之編也子嘗誦習之矣然則吾之告子庸能出
乎是哉夫尊德性而道問學二者入道之方也譬之人焉非有基宇則
無所容其身終之爲四傭而已德性者人之基宇乎基宇完矣器用弗
備則雖日粗于人而不能給且非已有也問學者人之器用乎蓋尊德
性者居敬之事道問學者窮理之功交養而互發廢一不可也然有緩
急先後之序焉故朱子曰學者當以尊德性為本然道問學亦不可不

力其立言示法可謂審矣中世以來學者動以象山藉口置尊德性不
論而汲汲乎道問學亦不知古之人所謂問學之道者何也或事文藝
而流于雜或專訓詁而入于陋曰我之道問學如此孰知紫陽文公之
所謂問學者哉尊德性而不以問學輔之則空虛之談道問學而不以
德性主之則口耳之習然二者皆非也噫其弊也久矣此吾所以拳拳
于學者而犯不韙之罪于天下不得而辭者與予之勉之庶幾吾紫
陽文公之道所望于後學者將不淪胥以數而莫之振也埧子曰祚也
將上其藝于有司大人以是教之何如予曰小子烏足以知之道固無
性而不在也象山於白鹿洞開講之言曰名儒巨公多出科舉蓋之其
志之所向則有與聖賢背馳者矣誠能深思利欲之習怛焉痛心而專
志乎義固是而進于場屋之文必能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
于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其其職勤其事心乎國而不爲身計豈得不謂
之君子乎我紫陽文公深取其說刻之書院以示來者斯豈非今之學

于所當從事者哉於是行地觀[illegible]作[illegible]所謂道問學而發其所蘊不詭于聖人者正惟尊德性為之本而[illegible]安製而行於是乎叙

序

心經附註序

西山先生真氏文忠公嘗摭取聖賢格言為心經一卷首危微精一十有六言而以朱子尊德性之銘終焉又每敬誦之蓋儼乎若上帝之下臨聖師之在目也然尤疑其註中或稱西山讀書記而凡程朱大儒開示警切之言多不在卷意此經本出先生而注則後人雜入之故邪齋居之暇謹為之叅校且附註其下而識其首曰嗚呼人之得名為人可以參三才而出萬化者以能不失其本心而已顧其操縱得失于一念俄頃之間聖狂舜跖於是焉分其可畏如此古之人所以為涵養稽防之計者至不啻微琴瑟而聲啟微于左右使體立用宏顯微不二用底于希聖希天之極功有以也聖學不明人心陷溺寄命于耳目騰理于口舌狂瀾[illegible]回變怪百出將有淪于異類而不自覺者此先生之所深悲而心經所由述也然則學者宜向所用力而後無忝于人之名哉蓋嘗反復紬繹得程子之說曰天德王道其要只在謹獨又曰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直內是本朱子亦曰程先生有功于後學最是敬之一字敬者聖學始終之要也然則是經所訓不出敬之一言故附注之中特加詳焉豈敢以是求多于先生之書哉闕置心于聖經賢傳之中為研窮熟複之地云尔追惟先生宋之季時方以心學為偽乃獨與鶴山先生魏文清公慨然以程朱為師直探此心于千載之上得之深居之安嘗為大學衍義上之講筵思格君心復隆古之治志弗克遂而前此論者至有真小人偽君子之目甚矣道之不幸如此雖然先生之心雖不白于當時實有企于後世若此編者豈非障川之柱指南之車燭幽之鑑大有功于斯道而遺次[illegible]市[illegible]者求晚生末學何所知識輒于斯成帙以告同志者願相與刑分[illegible]

慶[illegible]同年李公八十壽序

無所積而獲榮貴于天下烏有是理哉積土而為山積流而成川積德而獲壽與福一也世豈無壽與福者而不必其德之能積則予之說將無窮乎是大不然山必積土而高水必積流而深人必積德而高壽遐福從之常也君子之所貴也突焉而山于平地濆焉而川于大陸見者必駭之以為怪也惟壽與福之於人也亦然卒焉得之而不思偃然居之而不慚是豈足貴於君子哉若常德同守李公之獲壽與福可以驗理之必然矣李公世家濟南新城其先之所積甚遠至公以經術發身知兩邑佐一郡急公家之務而利惠其民人其心甚仁其施甚博雖古之循吏不是過於是卒檄署府事者一被薦而受旌異之典者再年未老而皤然乞身思以其有餘者遺後人蓋逍遙林下與造物遊而不自知其壽之八十矣若李公之所積豈淺之為丈夫者可得擬哉公有子六人其仲曰宗仁起進士甲科歷監察御史以忤權貴人被謫不屈值今上更化初遂起知徽州事存心制行一以公為師而宗仁之兄嘗

喜濟人其弟齒曾監貢才氣其餘之為兒李者皆各有所立以並承于公然後則其所積者益衍而益長譬之山焉愈積則愈崇將極于天譬之水焉愈積則愈大將匯于海由是鍾靈秀以蕃衆植晉澗澤以惠下土皆理之常不可誣者吾知李公由茲以進于期頤之域享諸子之養而膺金紫之　封見之者興起聞之者企慕將有不一之書使人知實厚而壽宏見貴于君子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噫積壽之語著于大易積功之說同輿載焉人豈可不力于善而自處于無聞之列哉今太守公將入　覲于　朝公之誕辰在明年正月九日便道山東上堂稱慶而不佞於太守公有一歷之惠故緣其請論其所積以壽公而因以為世之勸焉

壽吳君世美六十序

予嘗過歙之溪南見其山秀而水妍其間土田沃衍闤闠宅樹占幽而擇勝者巷陌相望蓋吳氏世居之吳之彥曰世美君尤以勤生植家尤宗睦族著令聞于其鄉時雖不及訪君然心識之甚久近者其婿道清源因識君之從弟以忤及君之子亦中兩人者率以鄉人子弟禮予言温而貌恭業儒而好儒有大家巨族之風矩以時嘗得請若干篇以壽君請予序蓋諾之而未及為也乃歲之己酉五月十三日實君始生之辰而其壽則六十矣於是以時復以書來速予不得辭焉夫古之人以百歲為上壽八十為中壽六十為下壽蓋人至六十始足言壽顧豈可以無慶哉鄉大夫因射而行鄉飲酒之禮則六十者坐五十者立示尊于一鄉不特一家也先王因視學而行養老之禮則五十養于鄉六十養于國數優于一國不特一鄉也然則壽至六十而人之所為致賀者非彌文已之所為受賀者非侈心皆古之道也予雖不及悉君顧因其弟以卓其兄因其子以占其父知君之壽必且有大焉者乎然竊有進于君者古之人豈徒壽之云亦年彌高德彌劭則由六十而踰七望八以底于期頤嶄然為溪南之望則地益勝而族益華于言將益有徵焉

蓋不必貳膳常珍而三老之尊六豆之奉鄉大夫之所舉行者今猶古也不必養于學杖于朝而肉帛之賜命服之華
聖朝寵與所以申稽古養老之令者亦時見之予不佞敢先為之執筆如此而與鄉人共拭目哉

程氏節壽堂序

凡吾族之老而壽者必需于文以頌媍而節者必需于文以白蓋壽者人之大慶節者人之至行故有求者必欣然應之然壽者什九節者什一節而壽者益加鮮焉是豈可不頌而白之以為吾族之勸哉槐塘族人蔡予甫之配朱孺人出于堨川右族年十六來歸于程門內之事無不盡禮而又有高見遠識舅姑咸安之其夫者甫恃己之賢具以助夫子復祖業之九役者族人迨今能道其事不幸中道夫客歿于廣孺人煢嫠不貳教育其四子一女皆有立而今則年六十矣四男者曰輪曰必曰恩曰轍曰軾一女適藥山江氏之子諸孫繞膝而機為邑庠

生力學克宗業將有成恩賦協心以植其家而業以裕由是族之老者無不稱其為婦少者無不敬其為母乃以其誕悅之辰在二月九日將合慶之以文兄屬噎靈出于天而不可必節本乎性而不可渝惟其渝者多而後有不可必者矣節而壽焉豈非天之有可必者乎槐塘之族與予同出梁將軍忠壯公其族又得宋丞相文清公而重昆弟子孫號為四府泰亭出舊府之後予嘗過之文獻之風慈孝之澤百世如新蓋有非他族所及者然則宋孺人之節行雖本諸天性之美由于姆教之素而名門碩宗家規閫範之懿相資而成相觀而善豈得謂之無助哉跡是以往由六十而耄耋底于期頤年益高心益休體益強德益邵享﨟滋以為養惟曾玄以為樂一鄉慕之六親宗之將自茲始蓋仁者必壽作善降祥天道之公不可誣也頌而白之豈直一家之私言而已

慶封監察御史謝公壽序

尚齒與養老之禮蓋通于四代由朝廷達乎里閭故當其時禮行而俗厚降及後世先王之制泯焉其所見者鄉射而已然里閭間相與為壽則情殷而義篤豈非老老之道自古已然而禮之在人心者自莫能已邪祁門謝公之壽七十也其子將仕佐郎李瓊於予為同邑請一言以壽公予不獲辭蓋嘗聞祁門之謝出晉大傅安有端緒其在元季有王泉先生俊民者一時宿儒予每誦其遺詩知其為志士而阨不及伸者至公復以簡靖之資敦族之行嗣其世風而公之子監察御史登又於不佞有友道焉為之嘉羨曰七十之年昔之人以為古稀者豈不誠然哉禮仕者七十而致事休者七十而戒錯然享之則七十者養于學優崇之則七十者杖于國蓋所謂尚齒與養老之禮如此若今謝公雖不必仕于 朝而天爵在躬被 恩封之典彩冠繡衣足以輝林泉而重門閥雖不必養于學而祿養之榮比于戒膳雖不必杖于國而行坐先一鄉足與正大夫大府則公之所以致崇與頌之所為壽公者雖曰親黨之私而於勸善敦俗之助豈不兼有所得哉自今以往公心曰休體日

康侍御君之清才偉望蹤華歷要日遷以大則 恩封之來益崇稱未之入益豐常珍之所以待八十六至之所以奉九十者公雖欲避之而有不能者矣雖然九其年者非有以致隆則不足以盡老老之意禮稱百年曰期頤蓋人壽以百年為期而老者飲食起居動作無不待於養也綺席肆陳春酒在酌惜居異縣不得預稱慶之末輒摭古典而以是期公焉庶幾瓊之情為能有以盡其萬一者乎公名用和其所居之地曰賜原其大父曰顏州知事子周其父曰處士顯充其弟曰武陵縣尹用懋公之先配曰章孺人繼配曰王君章有子三人其長侍御其次曰光曰甡有孫二人曰鳳曰鸞公始生之辰在歲之三月十有二日瓊之所道如此是為序

慶雲溪孫君復興六十壽序

中世以來凡遇人始生日則相親識者必有慶慶其人之有身昉此也夫人之有身昉此而身之立不立存乎人焉大足以名天下小足以名鄉黨州閭而慶蒞之可也或歲為之或間為之繁簡不一而吾鄉毋以十年為期六十始慶七十再慶迨至于八十九十以逮乎期頤也亦然盍考其故而致其漸云爾予家居念老老之義凡以壽事請者必欣然應之其所見老者亦多鄉之名流若雲溪孫君復興則亦一人焉復興之父曰竹隱翁實以碩德名一時受 恩命得冠服而君在兄弟中素以孝敬聞其壯年業賈遊四方交賢豪充拓其知識為翁所奇愛晚營雲溪上闢一軒以自怡曰皆春伉儷與俱冊子銳與諸孫亦多嶷嶷然有頭脫之意焉君之婿曰石門程宣祺於予為族姪孫問來請曰外舅氏以今歲壽六十十月三日其始生之辰也願得文以為慶予嘗一識孫君知其有立而足名一鄉者矧其號曰皆春則其心廣而不閡體順而不悖氣和而不盭非其德之恒而壽之徵乎慶之宜哉又吾鄉之俗凡翁之禮婿也甚恭恒置上坐不敢齒諸子故婿之報有其降彌誕日有金張繖備物為養走遠道丐名筆以揄

嘗[illegible]美[illegible]所[illegible]者不[illegible]鄉之所有也歲歲[illegible]爲述所謂竹林然與稽阮相[illegible]之間醵[illegible]來歌白雲以爲君壽君顧樂之將由六十以躋[illegible]底于七八九十庶幾乎自歌祖曾玄而友[illegible]所[illegible]世[illegible]大[illegible]朝而獲見祇于鄉而爲眉考德稱壽者將有大書之文予言豈足以重君也哉

慶雲源王君夫婦六十壽序

徽居東南萬山間自中世以來不大遭兵燹故世多故家能保其族至數百年者蓋他郡所未有也凡舊家率以其地爲名邑中一二人問而知其爲某氏大率其長者尚樸而不華少者勤力而不墮業所以保其族而不衰者又如此亦他郡之人所未有也休寧東南曰雲源王氏世居歙之西南曰篁墩之程氏世居之王氏之老者曰泰氏君其從祖亞仕至陝西參議以才行聞于時其祖均輔考積芳皆不樂進取以隱德重其鄉泰氏君事父甚孝與從弟思仁甚友謹厚淳愨一鄉之爲善者皆歸其配[illegible]孺人程氏蓋篁墩之遂率口者賢才勤儉以佐夫君其子三人[illegible]政鼎齊咸皆與有其德而拓其產有女三人其長之婿曰程音顯蓋篁墩之遂長翰山者音顯以王君所生在七月二十日壬子之歲壽周六十而孺人所生在十月十日壽先一年夫婦偕老于一堂之上思有以樂其心志者謂非繪事不足宣其美非文字不足以侈其盛而雲源舊多佳山水有八景[illegible]生[illegible]乎中皆爲均輔處士存而傳之音顯乃重作是圖分韻賦詩[illegible]以[illegible]請予序予聞孔子有云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又曰知者樂仁者壽蓋山水之有資于壽樂尚矣而人之所以致此壽樂則有間焉昔龐公夫婦躬耕道安可謂賢矣然疑其或不成于養志服勞之子向平畢婚嫁自放于名山可謂達矣然不若其有齊眉偕老之樂由是觀之豈王君夫婦之美而侈其盛豈不宜哉風日暄妍親黨畢集長者奉杯行以升少者扶几杖而侍絲竹喧闐魚鳥翔泳仰而看山則曰此靈峯[illegible]昔之人所指以爲不騫之壽者也俯

而臨流則曰此南塘煙澗昔之人所取以爲魚鳥之樂者也歟遊仙之章術沙溪之勝王君夫婦將心益休體益康由六十而七十以底于耄耋期頤之域而遂爲一鄉山川草木之光乎予於王君生同邑於率口長翰山之程皆同宗也故聞其德風而序以張之不辭

慶寧國葛君廷馨八十壽序

寧國縣之西安樂鄉百二十里曰鳳山葛氏世居之歲久族蕃因姓其地曰葛陂在宋有千一公者以隱德聞相傳丞相王文公嘗過其家留題有主人胡不歸爲我炊香白之句人習道之而葛氏之名益彰自宋迨元有拱辰者爲縣令君其族益盛在近時曰桂廷馨君尤明敏端愨能振其宗產恢業閭中於其鄉而君年亦一周花甲矣十一月廿九日其始生之辰前期邑人周武葛茂高奉其父命介予鄉人汪呂氏請言以爲慶予不及識廷馨而兩周君走數百里抵休寧其意勤其禮恭豈非葛君之行足感於人而然哉是不可辭矣予聞之葛氏其先君玄君洪俱習知長生久視之說踵而爲仙載傳記者甚詳則壽固君家物又何旁求遠取之有然壽非難有以致壽之爲難顧世豈無壽幾乎仙者而弗齒于君子貴賢爲洪範五福主于好德仁者必壽實聖有言德固壽之本歟葛君生有至性事其祖慶重處士及其父志元公甚孝與其配胡孺人甚睦教育其子仲芳仲茂仲美甚肅閭里之不平者諭之道俾兩解貧乏者推其餘以濟之數不厭訴是觀之葛君之所積厚矣豈獨于壽甚宜然則由六十而耄耋與安期羨門相揖于期頤之上殆未可知也周君不遠而來求所以壽之豈非出於尚齒貴德之心不能已焉者哉予十年前嘗奉 詔歸省自宛陵過朗溪站逐由叢山關入歙安其山迴而深水清而駛林木蔚然[illegible]大村間耕者漁者皆陶然襲靖有物外自得之趣益武陵仇也[illegible]過[illegible]其中必有隱君子居焉醉書有[illegible]一[illegible]爲歎乃[illegible]周君[illegible]知葛陂者正在鄉樂之境則葛君之慶豈非樂道而壽者之者歟然予於是復有感焉[illegible]以求[illegible]

甚恒恩葛巾杖屨周遊名勝以蹕于鹿塘之表窮崖徼按境若東西
家然他日或能訪君葛陂上和半山之詩尋牀下之盟而叩長生久視
之萬一自葛氏者輙書以壽君且以寄後會之張本云

慶鮑君時瑩六十壽序

凡近世人之相壽者在江北則每值其始生日一為之其禮數而簡在江南則每十年一為之始于六十其禮疏而豊然古之人以六十為下壽八十為中壽百二十為上壽則人至六十始可言壽於此乎慶之而加豊焉豈不有得于禮之意哉歙崇樾鮑君時瑩之壽六十也其婿曰江村程約於予為族孫俾其弟庠生縉來休寧請一言申所以慶之者予蓋嘗過崇樾見鮑氏之居櫛比鱗次于青山喬木之間其長者少者或耕或讀渾然有古樸之風故每有發乎其人又必皆觀于郡乘知其先在宋有父子被難爭致命以相全者當時旌其門曰慈孝鮑氏自後累累有聞人若元山長伯源 國初太史尚絅煒然為一時碩儒故每有

美乎其族夫其人淳然之可愛也其族煒煒然之可羨也則時瑩之壽固宜有所發以為之重而不可辭矣縉稱時瑩之為人敦本好古沉靜寡默事其大父伯齡父萬表甚孝恭其凡時叔時敏時雍甚友與其配王氏甚睦教其子勵之以儉勤遣其女訓之以敬戒由是其二子光椎光弼皆克承其緒而女之長者適溪南吳氏次者適江村之程氏亦有嘉聞焉蓋時瑩之大致如此其壽宜也非老而無所自見者也洪範五福壽之為先謂人必有壽然能享諸福以理觀之豈獨享福之為樂哉固將備諸行之為貴爾孔子由十五以至七十而未始自逸蘧伯玉年五十而知非六十而化剗下于聖賢者哉敘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若鮑君之行所以淑其身成其家而皆可稱許者如此豈以壯而健老而弛者哉鄉飲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以漸而隆至九十而後六豆此禮之所重于鄉黨者然也令七十者而朝帝之賜八十九十者錫冠服以榮其身此前[illegible]

君上者吾知鮑君由下壽而中壽而上壽必大賓于一鄉又進而膺天子之粟賜以名于一時使人稱之曰此崇樾里人賢而老者又稱之曰此慈孝後人老而賢者每十年一為之亦且有不一之書豊其禮致其壽焉覽其時之為疏乎予自江北還江南其所以壽人者蓋不可以數計然實無奇語可以為觴觴者之重將申其禮意云

壽意圖慶璧田吳處士暨其配汪孺人序

吾新安之人僻處而好古俗簡而性樸凡一切慶事涉于紛華者皆不行獨以壽為禮禮之甚勤而恭蓋子弟之於老長與夫宗族鄉閭親戚友朋自六十始必一為之其為之又不以帑不以酒肉而以文重其文之致慶也以詩以詞而不足則以序以記以傳又不足則以圖壽至於以圖而別之文焉其為禮也斯不亦勤而恭乎自予南歸凡以壽請者至無虛日蓋應接不暇而其情則有不能終拒者焉弘治辛亥冬歙長翰山族孫曰啓者嘗詣休寧告予曰吳處士正芳世居璧田其配汪孺

人世居叢睦坊啓之外舅姑也處士孝友而渾碩以善人稱于時孺人婕之聯德偕老二子曰普庸普助皆勤慎克家而一女歸于啓焉孺人設帨之辰在歲之二月四日處士懸弧之辰在歲之六月廿六日於是皆年週一甲矣啓無以為禮則託諸繪事者為壽意之圖覬得宗長之文以張之久無以應也壬子春二月三日予在南山精舍啓復來申其請其堅夫壽固人之所欲而不可必得者也惟其欲而不可以必得則隨其老長之所至而致隆愛之至也愛之極必由親始外舅姑有父母之道焉宜啓之為斯圖而有請于予也雖然東王公西王母與古安期羡門之儔壽之出于人者也句曲之山方壺之水與凡丹砂石髓之流壽之出于地者也青霞絳雪與夫沆瀣之氣弧南之光壽之出于天者也青鸞白鶴以暨蒼鹿玉蟾之屬壽之出于動物者也喬松慈竹與大後凋難老之木壽之出于植物者也蟠桃肉芝與夫青精胡麻之饌壽之出于飲食者也華陽之巾崇綃之衣與夫星冠鶴氅之類壽之出于

衣服者也鬱蒼襛縟以及興籠[illegible]之類[illegible]之出乎器物者也凡世之所謂壽者舉而付諸一圖則落落然所以發乎賓[illegible]孺人者可謂至矣予復何言雖然德者壽之本也[illegible]而于好德君子論壽歸之仁者壽而有所歎于德[illegible]矣慶之云惟其德也而後屢之者非淺乎當之者無[illegible]處士[illegible]之所為[illegible]而宜之者予其得者不[illegible]以為之[illegible]出[illegible]人之先出越國公其[illegible]澤甚[illegible]而族相[illegible]而子孫多[illegible]者[illegible]處士[illegible]人可見矣他日由六十而七十八十九十以[illegible]于期頤所以[illegible]者益勤凡[illegible]名[illegible]以[illegible]巨公之文重一鄉而鳴一時又不但如此而已

槐塘程處士慶七十壽序

成化壬寅冬予以服闋將入 朝吾宗居歙槐塘者[illegible]處士者年開六袠一宗之人相與請予言壽之維時處士之族弟[illegible]族姪[illegible]或舉于鄉或肄于庠[illegible]稱慶[illegible]者嘖嘖而處士一子曰浩[illegible]兩孫曰希

〈篁墩文集〉卷三十 一八十 一作

聰希明皆[illegible]若又無不謂處士澤[illegible]之行有于鄉十[illegible]之[illegible]昭于人勤[illegible]成于家故樂有壽年而為一宗所敬禮如此今弘治壬子處士[illegible]而大理[illegible]氏以姻好復相與求請予言蓋十月四日其始生之辰[illegible]同[illegible]嘆之人生[illegible]閏年不能無老壯之漸情不能無離合之[illegible]不[illegible]無聞晦之異予昔壽君而壯上今故放而歸而[illegible]壽君則上下[illegible]年[illegible]有之[illegible]于鄉者若儀今為[illegible]州守若[illegible]今為[illegible]今肄于庠者[illegible]于南畿矣昔之為子[illegible]孫者少而壯[illegible]而[illegible]者[illegible]壯者亦[illegible]孫矣惟處士[illegible]然一宗[illegible]成人[illegible]不[illegible]門[illegible]日益新[illegible]產日益拓人之敬禮而壽之者日[illegible]於[illegible]可[illegible]而已[illegible]予昔壽君[illegible]六十[illegible]壽之始也以處士之所[illegible]同[illegible]七十而八十九十以[illegible]于期頤以今觀之其[illegible]矣年愈高而[illegible]愈[illegible]德愈進而年愈高所謂八十九十以[illegible]于期頤者將次第驗之於後來使見者[illegible]而[illegible]者興起將不[illegible]

忘乎今茲者哉予不復[illegible]天于大[illegible]凡微不免與處上一[illegible]別[illegible]散之資何補于世終當乞身與[illegible]漁于[illegible]樂于水[illegible]山川之間[illegible]後來為壽者安知不仍有取于不腆之詞以叨[illegible]于槐塘也[illegible]在[illegible]之離合跡之顯晦固不足較也處士名正福[illegible]世[illegible]其先有宋[illegible]相吉國文清公為重故所居稱正[illegible]上下四府子孫不下數百人[illegible]之盛甲于歙中處士所居曰[illegible]府出丞相弟元吉之後予[illegible]論之益更僕不能盡云

送浙江大參陸公還崑山詩序

成北[illegible]以弘治癸丑春二月十日道出富春門述職[illegible]下浙江大參陸公文量將歸崑山所部吏民咸[illegible]訝不[illegible]以為未然明日至杭城首見公[illegible]故公[illegible]然曰是矣某[illegible]書生[illegible]三品歷宦幾三十年所以[illegible]報

上者惟曰不足顧其[illegible]復[illegible]力[illegible]與[illegible]皆門戶[illegible]無可[illegible]而

〈篁墩文集〉卷三十 一八二

理者去志十九矣乃今遂其私[illegible]一詩以識別無幾微不足意見詞色聞文不覺悚然曰文量之所養[illegible]矣又明日方伯劉公時雍合同寅諸公餞公西湖上酒[illegible]起曰以陸公之學識行能宜遠且大而遽去友朋僚寀聞所以惜[illegible]而感[illegible]者不能不見于言先生於陸公同年友也宜亦不能無言走起對曰諸公之所存厚矣頗在[illegible]平中論議以來[illegible]學[illegible]何足為文量之重而當諸公之託哉於是劉公遣人[illegible]以必得為請則為之言曰古君子之學為己而已在人者不與焉故進不以喜退不以戚其喜與戚在吾學之力弗力行之修弗修爾學力行修而世不見與其責豈在我哉進必有名退不以訟如此而已若吾[illegible]心於為己之學者哉崑山視杭東西[illegible]爾以一舟載圖書[illegible]而下不[illegible]可達[illegible]水其[illegible]而登涉焉然其父兄進其子弟相與[illegible]討[illegible]有[illegible]以成後學而振頹俗使人知士之進退[illegible]于[illegible]常[illegible]之可及哉諸公[illegible]乎[illegible]

遑而感嘆昔者豈直出于一時友朋僚案之私而已哉因書以復劉公亦豈直同榜交承之好而已

贈浙江按察使閔公赴任序

弘治六年當天下藩臬郡邑官入覲之歲

聖天子慨然思復

祖宗舊規公黜陟之典蓋自大吏以及庶僚或既黜而留或既留而黜一惟公論是從海內小大之臣竦然退聽知上之不徇于一偏以建大中而興治功咸思激昂以副 德意千載一時也既而吏部以藩臬之長員闕 聞有 詔揀任務出于公蓋有一再遴擬而未當

上心者惟山東按察副使閩西閔公首被 旨進浙江按察使方是時閔公奉 勑督兵備于臨清 詔臨之日其吏士相與慶于官其商旅相與忭于下曰 朝廷用人公道若此我新安之寄臨清者視他郡為多又聚謀曰公不逐外四方之人孰其為孤戒飭其弟子率為患甚公而不敢以私情盡陳之言值予被 召北上尾舟以請予不得辭焉惟浙東西地數千里財賦之殷士民之秀兵甲之富為天下第一按察分五道以顯其政之仁暴民之枉直與其吏之廉貪勸懲然必總于使而後決使之責重矣而所者歲大侵

主上不能無尚顧憂至臨遣大臣出內帑以賑貸之民則令之為使者不加難于往日哉或以為賑侵救荒有司職也非憲司所得預是大不然夫刑以輔治也杜政之蠹害民之枉而律其吏之怠且貪者然後惠政可施而務獲之害可復暢謂憲司之于刑而不關于民命哉閔公起進士為侍御數年直道正言無所比昵搢紳士夫聞其又臨清當南北之衝公治之又數年撫綏勸而盜賊訟平有成績焉茲之往也仰

聖政之公于用人而喜念

聖情之殷于恤民而憂盛然以大公得其為弘其施拓其所未蘊而求以副 上下之所望也必矣不腆之言其何足為公之重哉獨念予於公之凡大恭公有一日之長公不棄而禮于良厚公之從子侍御君又嘗同處詞林契誼之深殆非一日之雅者比故於公之行而不能已於言若此亦豈特一鄉人之嘗徼惠而已哉鄉人之請予文者為若干人

贈王君寧之知交河縣序

王君寧之將赴任于交河以歲晏水合不可行小俟于京邸而以今仲春就道凡我新安人仕京師者相與讌而餞之又請予言為之贈予觀王氏居祁門之安定都曰大坑者唐季為兵部尚書有保障鄉井功人至今德之其後遷邑之查源而族益盛至君之父以善士聞昆弟同居甚睦蓋碩宗也君少入學為諸生業春秋有聲以成化丁酉領應天鄉薦凡六上禮部弗利而學益邃乃以弘治癸丑用吏部銓授知交河縣事蓋老生也夫以老生而出于碩宗斯其心不驁而持已廉其才不貲而處事審以蒞仕而得一縣于河北殆易易爾亦何俟于人言然竊聞之交河之為縣也境狹而土斥俗敝而民勞益恒惴惴然有不堪其命者焉朔傷成不雨膏澤而種不入秋潦而實不收冬大雪而凍斃盈路不可數計其官務之虛實民力之寬舒不問可知也然則以下邑而當大侵難不容之歲非強敏之才將何所施而後可稱其責哉是必有道矣天下之事成于勤敗于怠遂于斷敗于迫凡有官者皆然而郡邑則有甚焉君之往也推所以施于有政之涉利害者次第為之積吾之誠以孚于上下而不敢自放于一日使民之勞者蘇饑者飽大瘥者獲更生流亡者復故業則將廩囷而卒易繳而盈凡一郡二州十六邑之良吏必推王君曰碩宗老生有人焉旌擢之典將自茲始豈不足為桑梓庠校之重哉交河之前令為歙洪君亦穀近以異政

召還將有重任之擢王君實代之兩人者皆與予同故鄉而河間又予中世之所家也故於君之行不能不有言以致贊助之意

贈張君廷勝知孝豐縣序

成化甲午秋應天府鄉試錄成京六行徵之人凡一經者詞林諸君子
受顧予曰是必求於此郡之我郡人與多以春秋名者予笑應之曰安
知非他經也已而發君廷曜以易經魁多士由是君之名一日聞四方
論者以為當復魁南宮而狩數奇凡㨿山不第弘治癸丑夏始自吏部
銓　廷授知浙之湖州孝豐縣丞君平日慎靜寡言識見遇事可否人
誠偽即以言或貌之其為學慎而知要古文詩賦皆能亦恒有音語予
罷政里居與君家相近每好天日必出游勝處相邀娛嘯詠山水間不
復問世事每數日不見必相招致傾倒乃已既而君入京師予亦被
召北上追惟曩時游從之樂有不勝其悵然者矣君將赴孝豐過予曰
先生獨無一言以教我邪予不覺憮然曰誠無可以益君者君家世易
學則凡所以居官事上處已從人豈有出於予之易者哉湖州古吳興
郡有佳山水可樂而孝豐當新設縣民未尋事未集亦大有可為者取
予易之一二引而伸之使暴者馴殄者理困者紓則烝乎于易之不為

全三蒙文集卷之　一八　十四　一五

空言而儒吏之效可致也夫易聖人之所以決民用而謹幾微其大要
主於中正而已如以中正而治一邑則將無往而不吉其何有于新設
哉雖進而一郡又進而一游入佐
天子而澤萬民亦何加焉此吾之所望于君亦君之所自期者餘不足
道也予家中世自休寧播遷河間君父教授公舉正統辛酉鄉試嘗以
河冰登陸過焉先曾大父尚書喜相語曰吾家一孫亦新舉子呼使拜
賓叙鄉誼即先少保襄毅公也其後君弟復聯姻程氏而予獲交君情
好孔篤今一旦遂遠去作縣其能不戀于中邪雖然士之所志者遠大
而不安于近小蓋其上曰德其次功名綱仰古人惕然在目君能不勉
焉求無負其所學而增光于桑梓也哉是為序

贈進士汪君知永新縣序

弘治癸丑之夏九月吾郡汪君仲深受　命出知江右之永新縣既
拜謝矣進士程君良楠嘗從游仲深謂宜有贈言為君之益以予方被
召入詞林因見屬君子山縣乃將何以為君之益哉君抑聞時大之
論予起叙儒生志既而學顯遂得備翰宮而入對
天子之廷天下事益嘗極言無所隱一時賢豪許無所與讓其何有于
一邑而邵見亦何足以益君良訓圖誦曰是鄉曲之義不容已者宜無
辭焉則為之說曰士為學出身莫榮于進士彼位承弼佐化理而澤
民生固鮮有外此選而來者父之於子也慮其成之難而企其為顯揚
之地者亦莫先焉然則因其選之榮也而持之勤本其望之深也而守
之慎則德日以崇業日以廣而業之至於遠且大也不日可望乎且君
昔之所業于　廷者皆務本九之行也所以昭其賜訓于一時者名爾
未既其實也今焉以　命吏而司百里之民則凡可以見之行而責其
實者將何所讓哉行之力足符其言以上無負于
當宁忠之成也實之孚足稱其名以下無負于抑守孝之徵也夫忠孝
士之大端其能有諸已而不失者非勤慎之謂乎相若周公而勤不追

全三蒙文集卷之　一八　十五　一二五

聖若孔子而慎不忘亦從是觀之則吾曹之所宜究心者從可知也永新
在江右號文獻之邑能與民同好惡而溥其澤下之仁謹其事上之禮
固其守身之節吾見他日起良吏號能官而被　旌擢之典入　憲臺而
王度以大其春秋之學為桑梓之光者非仲深而誰屬乎敢以是為贈
用附于直諒之義

贈工部主事張君序

江浮張君廷獻以弘治庚戌進士第銓授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往莅
清江提舉司營造事其友進士鄉君嘉言與同鄉士賦詩餞之而以序
屬予夫士為學有志當世道無非己分內則無一事不當究心焉故出
而為世用則凡禮文法刑兵穀卑猥一聽其所以用而者取吾學而施
之無拘時無私已要不失吾之所志焉爾今君筮仕而以水部擬清江
君無足展其所蘊者然君子之學宜以小大而難易而濟求之者哉世
固有易其事之小而輕于微職者矣亦固有不敢不慎諸小者而卜其

可大受者與君何擇焉清江提舉司在　國初因一遠下有司職者其
何須于　王官出治之防規〻于未利哉益自我
文廟徙都于北國賦一仰東南轉漕之粟凡四百萬石漕粟之舟亦二
十萬艘恒命文武大吏建節淮上以申制之由是清江提舉之職始重
遠下有司豈足當之而水部之臣不得不與選以行焉蓋其利病則其
責不可不專其責專則其人不可不慎理勢然也張君豈可謾以為常
選而易視之邪提舉司之日所欲于民者幾何日所給于兵者幾何欲
之過則民病給之寡則兵疲二者將安所折中哉是必有道矣上平日
所學者其志固將大有為于世也况一有司之職哉昔明道程子以御
史裏行出監洛河竹木務考亭朱子以直秘閣提舉浙東茶鹽並用王
官出莅有司自宋已然〻以兩大儒而領竹木茶鹽之職不以不屑而
盡厥心焉則君子之學誠不以小大為難易也張君勗之君之先伯祖
士謙先生起永樂進士歷官翰林學士典機務于　內閣為時賢（代
一〈皇明文集卷二十〉一八　十二　一有
有官業至君益勗志于學以衍其文獻之傳於將行也將必有卜廿可
大受者矣予不敏承乏詞林於士謙先生為後進竊景慕其人君與若
言又予丙午秋闈所得士愛其助之而將以所聞告其將御觀者云微
焉

序

奉送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賈公致政榮還序

弘治六年冬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東鹿賈公凡三疏乞罷政歸老
上不許嗣歲希復上疏辭益堅乃許之　詔給驛還鄉有司歲給祿二
十四石及從者四人公時以告在家待　命越翼日就道侍郎徐公
謝公率僚屬設祖帳都門外而以贈言屬予予素辱公知歲時還往非
一日雅亦將有以為公贈者惟中古以來士鮮自重年及而不知止必
俟乎謗于言斁于事厭薄于人而後行使上下之間不能無憾者古今
人誠不必相及爾邪公事
英祖
憲著能
今上自御史歷佐外臺進都憲以司空正位六卿兼轄　備□所巡歷
一〈皇明文衡卷之二十一〉一八　一　一有
則自邸甸西至陝走山東西河南北又奉　璽書督三關鎮守武職諸司
足跡半天下匡時之策活民之功禦侮之績彰彰在人口不置其長冬官
最久綏奉工省郡紀綱太宰而與大政其勞多矣敢當撫摩之行介慎
之節始終不渝殆近所未有也然公以守邊苦寒得末疾不任　朝謁
煩其精力使且未及引年之期坐理省事無弗可者而章上至再三得
請乃已蓋保晚節而不負其所可止者古大臣之義也
聖天子以三朝舊臣不可釋故於其去錫也　優詔慰留至四請而後
從之與公驛以佐其歸并從者以給其勞　恩有加焉蓋示殊禮而不
強其所不能者古聖王之仁也義盡則事上之禮得仁洽則逮下之恩
渥若是者固非榮一人之事而已東鹿去京師六七百里安車坦途
不日可達鄉之父老子弟扶杖而候趨載者將聯于庭爭不嘖嘖歎
曰視有所約殿而後行者賢不肖之相去為何如哉比從後來者知
自重而以得為戒其為士風之勵不益多乎哉予不敏嘗備員史官竊

公之所以事　上與　上之所以[illegible]公議千載一時不可非之紀也
故因二公之請不辭而書之乃若耕[illegible]之樂[illegible]而獲田園之適如銳[illegible]
陷山故事此使私計非所以屬公也

都尉周公賜行詩序

予嘗讀雲漢之詩仰見宣王之謹災恤祀省躬憂民其一念之誠至於易災為祥更歉為豐使王德盛而國安享雖去之千載誦之惕然如生其時感其事者又因以知其臣若仍叔之為賢而詩之教可與政通不誣也乃弘治七年春言者以南京帝業所基而去久有風雨之災宜命一大臣春奠　孝陵禮部為之擬請
上禀然是之顧在廷之臣以親以賢無莫有踰于駙馬都尉周公者乃為告文寓省愆至意副以香帛致祭既遣文　賜璽書勅其行益儼如
皇祖之在宮也於是公嘅然　陛辭即日就道凡朝之大夫士自尚書倪公都憲大理二署公給事孫公以下多形諸篇章為贈而平江伯陳

公屬予序仰惟
聖天子謹災恤祀省躬憂民之心宣王之心也在廷同德之臣於公之行而有贈足之舉意　擬于仍叔雖古今異時聲律異調而頌忠與善之情一也吾知公晉謁　太廢之下精格一心以達
帝命俾我
皇祖降監
聖天子孝誠而孚佑之諸福畢臻游衍暴祝宣王之盛德大業儷美無極後之誦其詩者知親臣之中有賢如公焉是冝序之以申望于執事者公號草庭嗜書博雅喜為詩茲行也周歷山川而感于閣見亦必有不能已于言者從　命之日予將請而觀焉公之所以副
隆委而增重使華者益可徵也

贈貴州按察使汪公序

弘治六年秋七月三日貴
今上皇帝嗣位之服凡方嶽大吏悉表上京師以賀命山東按察副使新安汪公希顏咨行公揖表皆行報云有　旨已進公貴州按察使矣至京師　陛見之明日始入謝禮成而後入辭往赴任焉監察御史謝君某以予嘗白舟此七年又知舊遊取汪公山東按察使不果乃今以副使有今命爲凡知公者孰不為之喜而况有桑梓之義者哉是宜有言為祖道之贈敢以請而予於公有姻好不獲辭則告之曰凡古人之所以爲公者皆不以其舊之久而身之難哉古之典銓者任賢使能若光庭或失之固不就例若崔亮或失之通仕途說說非一日矣而中世以來皆文不然以資格則曰是豈可以秦令甲哉否則曰是其人之才智宜擢之不次也蓋一切以造命自任故濡之久近與乎之易難論之可以齊若公者雖然士豈以是易其平日之所操者哉其濟也不以感取安吾分而已其淹也不以喜懼吾職之弗勝也夫如是則君子人矣濟之久近之難君吾希顏亦何所加

損於其人哉希顏自進士入刑部為主事員外郎出為參議以副以長歷閩楚山西東及今貴州前後三十年足跡半天下凡難決之獄雜集之事紛希顏者決之明矣之至蓋不知幾何難不辭而志愈健識愈精政愈練凡朝廷儉當一道提刑之首任可以專行獨斷者哉吾見其職之克舉無難也貴州去京師西南萬里所轄皆蠻夷州郡近方詔遣師出兵伐其地弗靖者數歲希顏往哉展布其才猷以佐軍實振風紀綏遠人用副
上之寵命而答公議之少伸者君在我公將自茲始士為公喜且有甚焉大抵久滯而大通者數之常也人固莫如之何也亦求為君子而已矣

贈四川按察使洪君序

弘治癸丑秋七月江西按察副使錢君洪君宣之以賀
正壽節而來將至京師云以考滿得　旨進四川按察使矣君猶到京師

禮成而後 陛辭赴任於是時鄉人翰林侍讀江君文淵修撰李君子
陽以君之進擢貫雖數不與常選者等宜有言為和道之贈而屬之
予憶在成化乙未科
先皇帝策士于廷予備員受卷共君之名已置首選輔臣以鄉曲避嫌
置二甲第三聞者蓋莫不惜君而予親見其事毋亦數士之出而位有
數焉存其間豈人所能置力哉君筮仕刑部主事進員外郎中嘗兼
署他司或按事四方其才之敏識之通所操之公上官嘗論之而同列
要自以為不及也吏部嘗進擬大理丞不果有二西之 命又之江西
人無不稱其賢吏部又進擬大理少卿不果而有今 命蓋自舉進士
及茲十有九年矣凡其學所成志可行者或佐其長或專遂于
上而究究澤物之功及乎人殆不可縷數才猷所積發閑所施如水湧
山出宜其躋位三品當一面提刑之責而有今日哉中古以來士或厄
于催要而不得行或迫于衰晚而行不遠或困于讒忌而無可行之地

雖頗學伊志固莫如之何也使君以策士居首選儀將乎翰墨之場遊
翔乎班行之間於自暇自逸如退夫如處子則有之矣烏能使其學之
達而志之弘有若是之難然者哉夫刑聖王之所重也昔穆王命呂侯
訓刑四方所謂可改典獄者非今十三提刑之任邪然先儒以布刑迪
民舍皐陶而稱伯夷為探本之論則今之長提刑者豈可不以是為監
哉蜀去京師最險遠其訟之難理與其吏究暴蠹汚之難于舉刺從諤
已然吾見君之學與志將大有所作為以上師古人而求以副
今天子汲汲用君之意宗階棋員以顯君于異日者人豈能從置力其
間乎然予竊有告焉蓋嘗以謂顯不顯數也守其學堅其志始終一致
而不以時為前卻則不可誣之數矣君第一進乎是而予不能不有言
者亦愛助之意哉

贈康君召和赴貴州判官序

弘治六年春予自貴州安啟 召入京鄉人刑部主事康君召和亦將謁選
上吏部得聯升以行予無拯可五月有貴州判官之 命乃往賀于寓邸
君作而有懼色曰某不佞承父兄之誨亦思有所樹立而十試場屋第
利今且倦矣試吏大州其恐無以稱塞為人佐者之責惟鄉先生何以
教之予曰君爲刑懼是而需人言之為重哉吾聞之養之深則施之大
困之極則亨之初也君之先子以進士甲科授主事歷户兵工三部知
辰州府為時聞人迪諸子以問學而存紈綺之習由是君之兄用和自
監察御史歷禮部侍郎大顯于
憲宗之朝君之弟致和為學正鄞州嘗與文衡京闈蓋新安以世經名
一時者必曰和門康氏而君數奇不獲登以其才見晚乃出佐一州殆
所謂養之深困之極者歟然其據者不足以盡所志其施者不足以當
所蓄以勢觀之雖屈之乎宜自茲始而猶若有懼色然者蓋其小則大
者可以馴致持其初則其終之保而不淹可知也曹禄免府轄二邑地
千餘里在前代號富州嘗以建宗藩領節鎮而近世以來數罹水患暇

行之臣與上官分同者與焉旁午文書奔積疑刑有長貳任其責而判
官實均其勞事成則各與而敗則咎至非操慎而力勤者亦未見其有
濟也然則君之作而懼者亦誠有見於是而非養之深困之極者殆不
足語此也君學熟于春秋既足以應變而政與文式出于家庭者又足
以得師吾見君之所施者日大以成名與位并上顯其親亦與其兄向
之所自懼者終更以自喜而不勝之言其何足為君之重輕也哉雖然
辰州使君先友也予不及奉几杖聆誨言而獲與侍郎公交尋善學正
君又予丙午京闈所論之秀也通家契分非一日之雅則於君之行安
能噤不一語以自外于恆人而不少致夫愛助之意哉

贈雲遠意閣詩序

富陽何處士東畹年五十即為其鄉飲介賓邑大夫又恒書其行義于
旌善之亭為一鄉勸蓋以德事其人甚久處士生五男皆迪之成五
男者亦皆以業聞曰洽以明經登弘治庚戌進士第而處士則年六十

癸歲十一月十六日其始生之辰也進士君以宦守弗克致一觴膝下乃繪圖曰晞雲遣畫而相之以詩州邑諸搢紳士咸爲之序予聞之宣聖父母之年不可不知而先王亦有孝子愛日之說蓋如其年則思有以引其綿愛其日則惟無以致其隆皆人子至情不能已者然喜且然而况其歲甲之一周乎終日且然而况其始生之日乎夫思有以引其綿而惟無以致其隆則將如之何其可也采色不足說其目餘情不足娛其耳於是乎爲之圖以宣之爲之詩以歌之使其親目之而說耳之而娛曰此吾子之情也其神怡其體休其所歷之甲子雖由六十而底于耄耋期頤之域蓋可也然則進士君之所以樂親之心而發其志者不異乎人之所以爲壽者然望雲弟出於利彼梁公凡後世之懷思其親者例以爲說而士之能有志梁公者亦鮮也梁公之父雖不欲而後世知梁公之有親者以望雲之事稱人口也進士君以高才妙器進爲世用在他日當有 賜封之典爲其親之榮有秘奏之爲其說之養有

瀛官行己之業昭其親之德所志于梁公者不但已也處士居留陽山中少失恃而事其祖母莊翁夫婦極孝迨其中歲自號怡菴放情山水以適其所適而無外慕殆有類乎古之所謂逸民者吾知其年益增德益劭則進士君愛日之情益篤引其樂而致其隆則所以爲圖與詩益富其志之可企于大賢君子者益大且遠矣予於石塘張進士輝有一日之長而輝與洽也善嘗與俱來本是年而知其人之可與也以是序之俾爲稱觴者先云

大司馬致政薛公八十壽慶序

世之膺爵而躋於高壽者亦必其有拯溺靖亂足國裕民之功夫然後食其報而未艾引其慶而有餘非蹈之勞而幾之榮者可比若今瀛須薛公先生非其人哉公之曾大父當元季從
高皇帝渡江爲貴侍 帷幄參 廟謨歷官大司空而不究其用以終家徙琅州公生七齡即負有乃宗之志也而登甲科爲地官屬以至侍郎佐工部晉大司徒又晉大司馬皆治水汴梁[illegible]務于南京當
憲宗時凡一再乞休致始得請 賜勅褒諭閑居十餘年而壽躋八十間以 恩例晉階榮祿大夫位一品焉嗚
英廟之臣起壬戌進士而至六卿事三朝 恩禮始終福壽並隆者公一人爾誠矣哉中世以來未有也然嘗觀其所以致是福壽者以公之在汴梁也出其城郭 王宮嬪守廬舍于壁爲巨浸之中所全活甚衆又浚陳留河道餘四十里而汴人始有與桃之與其在二廣也適與海猺獠之餘悉心撫安使士無饑色民不告疾又發其主師破積年之逋寇而廣人始有息肩之幸蓋公平生勳績在朝若孔多而拯溺靖亂足國裕民蓋有大焉此其爲福壽之地而非常人之可及者歟中書舍人李君琪寔於公子不有同官之好繪高嶽春光圖而詠歌之將以歲之十月三日壽公于家請予序之走之先少保襄敏公與公同年進士兄事

公極友愛嘗走以通家子獲拜堂上親几杖焉蓋見其貌則清勁古雅而側媚然若自失聽其言則詳練洞達而回豪溪壑者自歎考其行則忠正廉介慨然以險浮游者自沮世蓋有如是之大人而不膺備福享高壽者哉詩曰取詩維嶽降神之義又兼取所謂如日之升如松柏之茂者然則八十而益重國如宋文彥博九十而位中書令如[illegible]百歲而爲計相如漢張蒼俾我 朝有人瑞之符
聖天子行乞言之禮杖于朝養于學昭君子陽德之徵示吉人貺節之堅取徵於國可斷卜者宜有徑公名筆爲 國家老成人頌而祝焉小子所稱述者豈足以重公而副尚齒好德者之意哉

贈知霸州徐君考績榮遷序

近之爲守令者多不獲以時上其績于 朝蓋或終身之廉或循迹之絆仁官必持之而士亦每患其跡之淹弗克自振有克振者必北是以適川而遇乎人者也然君子豈以是爲得失而加損心哉亦[illegible]

其職以不負其所學焉爾弘治癸丑八月知衛州水山徐君本良上其績于　朝書上最　詔擢而歸敍擬仇君𨻶之其鄉人也請一言為贈予表慶仇君知其友必端而不以辭則告之曰考績之典尚矣本其操之嚴縱吏之臧否而治之隆汙繫焉其法蓋行于內外而於外加詳者重民也予每見守令之以考績來者必上官先殿之而後歸于吏部吏部殿之以送憲院憲院又殿之而後上之予見曰某也稱某也否稱者因任否者貴黜于後采於是王者可之其為勸懲甚大士惡可自例其身于恒人而不求所以稱其名哉衛州在畿內為支郡轄縣三地之下者多水患上者類并于豪強故其役繁而爭敓其民恒饑而治之成也弗易徐君以其學施諸有政錢穀不足為之摩濟費不足為之紓上官嘉之下民頌焉謂非其才之足以適用而過乎人不可也初君以進士發身歷知趙之隆平閩之松溪兩縣嘗上其績後書最而進一州迨今三年其政再成則繼此而外陟大府內長部寺其施當益大[illegible]閎

君雖不以振為得然課吏勸功在　廟堂以為吾君重民命而圖治理者顧豈可緩哉予家河間與衛接壤時聞人道徐君之政之良不獨其州為然凡畢境之訟難平事難集者上官多以委君計君亦嘗至河間故予雖不獲識其人而熟其名意其能不負所學者故輒書以貽之非能以重君也用以為後會之張本云爾

贈南京刑部員外郎白君序

每歲日長至南京諸留司例有表上　賀則委其子部一人奉之以行惟弘治癸丑冬南京刑部員外郎武進白君圻輔之選來當是時君之尊公自右都憲進刑部尚書　寵任方隆而君適亦獲視膳者月餘其言旋也刑部諸司僚設祖帳以餞而請予言為之贈惟古之人於行者必有言何哉蓋將因離合之不常而致夫貴勉忠告之義焉言之必有益乎其人也白氏在毘陵為巨族自永樂以來舉　進士者六人與于鄉者三人政典刑獄具有家法可自得師矣亦何俟乎人言況尚書公歷事三聖出入勤勞幾四十年其立　朝則有匪躬謇諤之忠其奉使則有誅奸拯溺之功所存重厚所養清修君嘗得諸朝夕熟耳目無外求者縱有言亦不過左右之常談其何足為君之益哉然古之君子不以所已有者自足而益求底乎遠大亦不以人之已能而不以遠大勗之故予於白君亦竊有進焉夫兩京之為仕者眾矣而君獨有親位六卿佐天子燮理而來供子職而後去補外朝持務後先既盡乃公而克述其私求若君者寡矣此誠上之賜與其家之慶而不可多值者也然則君何如其副之而後為得哉使然不以門地自侈而益務欽然不以才力自足而益勤退然不以矜伐自多而益致精此以答　上恩而大其世烈以繼尚書公之芳躅斯固諸公之所為贈言而以為君之益者乎雖然君豈不知此者顧友朋之情愛莫助之則固不能已乎言爾君叔父廷臣君崇仁以治最聞亦以是冬考績至父子兄弟皆會一堂討相告語者非理官之良規則從身之嚴訓付受勤懇殆有非常情可及者迂左之言正可備祖道故事而已其何足為君之益哉予不佞忝尚書公之愛良厚從者同考禮部嘗得君從父尚寶卿宗璞考滿又得君第坊世昇之父且深宜有進于君者而况重以諸公之請哉

贈成都太守曾君序

弘治癸丑冬吏部以成都闕守請擇官踐其任而以大理寺正曾君求濟名上　詔可　廷謝日有識曾君者喜曰得人哉曾君起進士為評事大理進寺副正十餘年於刑曹憲院所讞獄無慮千數率能疑案惟所處而當

今上初嘗叩閽論天下事多見采納而况今之為郡及諸侯有聲者類自理官出曾君識宜膺是選乎哉或曰不然有司以牧愛為職理官以清強為能故言治者必曰借刑而子方以為郡此何也是非乃所知

也夫刑輔治非以厲民則治郡者固以為牧愛之地乎仲一人而善者勸辟一人而不善者懲夫然後惡可遠政可理而謂稽刑者推極之論爾豈獨施諸人者為然哉因色辭之令而益恭察汙墨之餘而益廉撫誕欺之文而益忠蓋古君子之律己也必刑之懼其愛民也必刑之監而謂令之理官為郡及藩臬類有聲者豈不誠然哉並緣其手以吏胥為治刻覈其中以仇盜視其民此用法者之過而豈法之過哉成都去京師萬里所轄幾一藩之半鎮撫重臣及三司皆治焉其地要其事劇其民勞非他郡比曾君以詳練之才通碩之學而司天下之平也久益之往也以清強倡其僚與屬而牧愛其人其人之善者有所恃不善者有所懼則其惡之遠政之理也可必而論者蓋將驗夫理官之善為郡雖進而一路何有哉彼一切以德化藉口無所事事曰將以措吾刑使善者弗伸不善者日肆而已優游其間以覬善治蓋未之有也吾郡汪公文璨自御史言事左遷歷成都守近參政陝西曾君嘗代之而文璨

〔篁墩文集卷三十一〕　八　十　尻

之姪守貞以起復至又代曾君故君之行也守貞率同官餞之請予言予於二汪為姻家且知曾君而亦竊為蜀人喜也故述或者之言為贈若鈎考治辦之最殿與繕性供傳之簡繁有司之常者皆不著非不著也無事乎告也

送學士曾君之任南京序

弘治六年冬吏部以南京翰林闕官長署事聞　詔下内閣大臣大臣以左春坊左諭德泰和曾君士美名上凡一再乃得　旨進侍讀學士仍加祿一秩以行蓋

聖天子垂意儒臣首選不輕畀人故特示重于庶官君此曾君卜日陛辭故事自元老以下皆有言贈而以序授之予顧政不佞適承之不可辭惟世之持議者謂翰林之臣有簡逸而無繁勞極稱以為未然夫翰林之臣日從事簡編考求聖賢成法以為學而無吏事則疑其為簡逸者然其學將歛之一心而發散之萬彙而合放諸四海而準非極深勞莫之有棲而況所典者亡之為　講筵為紀注為貢舉所以輔

聖學裁一代之紀而拔俊乂于天下類非可以責人而代之理下之為文章為歌頌銘其用非大業所關然以之寓人情而達政宜蓋之不豫亦不足以酬物行遠然則官翰林者誠日不暇給而謂之簡且逸哉彼徒見吏治之冗弗勝而羨此之有宴安之適則云爾然士有弗用用之斯其操有要其出有本亦焉冗之足慮哉曾君當成化戊戌舉進士第一人入翰林為修撰時年已加長在館中退然如後進嘗遷考績部號得人而遇篤疹即和劑論事更化初自南京侍讀　召還與修

先帝實錄成始進官春坊侍　講是以有茲　命然君之生也甚偉其才力精敏雖英妙或有所弗及故衆論猶惜君不亟見于用者是亦不然君子之學為己而已將何所見而後為得哉從事簡編考求聖賢成法以為學而幸免于吏事所謂日不暇給者計曾君之心豈以老壯而異邪學之愈深則操之愈約出之愈多亦何簡繁逸勞之有古之人蓋

〔篁墩文集卷三十一〕　一八　二一　一尻

有收效于遲莫而其聲實華茂炳然至今者矣前此南院為張君廷祥以親老得請歸南昌曾君實代之張君之門生為祭酒謝君鳴治其年加張兩歲謝君之門生為侍郎董君尚矩其年加謝四歲董君之門生為曾君其年又加董六歲蓋老生宿士久詘而不克自見非具眼者亦莫之識也曾君行哉所以答

聖天子愼簡儒臣之意而副贈行者之言亦惟有不負此學而已敏政在翰林最迂鈍無所與齒輩因曾君而道其職務之所得為者共加勉焉

送馬君知堂邑縣序

溧陽馬君世傑以鄉進士需次于吏部久之乃弘治癸丑夏授知東昌之堂邑縣事其鄉友人戶部主事史君文鑑請予畀一言將于方舟召入朝未有以應也於是馬君赴任踰年而史君亦將董餉事于淮上行矣間過予申其說令終不可無復于君者則為之言曰堂與館閣接

壤叢脞牟以尚館陶公主封堂庚後世因之以堂故邑以為縣唐宋以
來或隸魏或隸博〻即今東昌也夫堂一邑隅在漢為侯國與貴戚湯
沐地當武帝熾侈之時其民之苦于供億有不可勝道者矣在唐宋屬
河北介魏博間當三鎮與遼金之徵擾蹂躪之患殆有甚焉自我
高廟有國初即命將下山東還定安集其民人今百餘年而堂邑之為
樂土久矣王賦有常而守臣各安其職分以求副　德意所謂供億之
苦蹂躪之患蕩無聞焉即令之為令于茲邑可不謂之幸哉推所學以
自見于吾民豈有不得其職者哉雖然自比歲來山以東値大役暵澇
不時民流亡什八九
天子惻然有東顧憂至勤大吏出大農之貲以佐賑恤則堂邑之為縣
又不可不謂之難理者矣豈天下之大勢困而樂〻而困徃來相尋必
俟賢者隨其力之所及為之而後可以向治邪馮君治伏氏書明于治
術其居南畿所聞見博而能擇非一時趨隨者比夫其非趨則才足以
〈令皇霖文集　卷三十二〉　八　一二　一石
建事非隨則識足以長人推而大之典施不宜而況一邑哉今東土之
沴者乎饑者與逋逃者漸復此治效之一始也體哉施之以不懈持之
以不矜遂堂邑于樂土而功名與之偕亦使人知儒吏之效若此二子
之所以為馮君贈者也

新昌縣尹佐時姪壽六十序

佐時少為績溪縣庠生性樸而學勤作經義文字恒屈其長老年十九
即上南畿秋試然數奇不獲偶將強仕矣乃上其業大學從予游父之
試畿北始獲偶有司則年四十有三矣又十年始入吏部銓授
廷授知渕之新昌縣事新昌政劇而民譁號難理佐時為之六年稱治
焉其始至即躬履民畝勘實而減其稅十五令再歲糧失賦者停其祿
待時戚然曰吾不忍為此急征也寧吾饑以俟民粜乃親劭歲無問遂
滿不亟熟而賦亦完佐時自處極清約于舍出入有禁有所貿食用者
一宥心以將之其德於東蛭惟所當不以權勢家撓故為前却於有特至
五七年者作册之妙惟敘論以大義所在知使暴者弭者化廢以戢
己亨則以其暇日與校庠諸生講義理決疑難訂考隸蹟既而於廣德
留一郡尤詳由是民之秀者有教困者有恤苦不告饑行不病涉生有
養死有葬敎行旦流化戢奸弭其效至於猛虎亦遠加鴆坐塌郎使者
彊敬務之以為一郡六邑之冠會巡按御史惡使按惡凡為其所賢
者必致之理而佐時與焉然實與一類可指也佐時乃自請解印去吏
民大譁走上官懇留不獲攀轅而泣送者千餘人又相與樹碑頌其功
佐時殊不色愠謝父老曰吾方樂歸爾樂歸樂窩于峨山日與兄弟子
姪治家講學益敦行為族黨先初佐時壯未有子晚得男曰乾甚慧而
不凡人以為善積之應而佐時年六十益健其弟燾時增為語各以書
來曰願有序也佐時雖於予為族姪然實老友誼不可辭惟物之蓄久
而發遲者其得必後其實必堅若長松古柏之凌亂日飽雪霜歷千歲
其色不改其膏液之餘化而為茯苓穀而為琥珀性之有焉佐時以四
〈令皇霖文集　卷三十二〉　八　一三　一石
十登科五十入仕雖滯於一邑而弗究其所施以老則既福之備其身
有子之嗣其美如松柏之茂無不宜或承者不卜可知矣予故聲道其
政績如右蓋匪獨以為壽筵之光亦將使夫郡乘之間有采循良而為
之立傳者得有所考焉若其家世之詳與平日孝友之行已見世譜及
他文者茲不復贅云

贈進士徐君赴寧國推官序

弘治甲寅春武清徐君文淵以進士　廷授寧國府推官瀕行有言于
祖席者曰君方鋒穎需於法律無幾乃遽出為有司左讀書而右法律
憲其於吏事也未習奈何予曰不然士之學豈徒空言而已固將以適
用也況君之祖尹東阿父尹稷山嘗有聲山東西矣故與家法具在君
所謂傳而教而就但途者其何有于一郡哉或曰君之先二令君所
江者養民之政也君所佐者制民之刑也惡能于有與樂詰者訊如土
以非刑從邪予曰不然養之寬則傷其生刑民者權衡其性刑者所以

輔其養也交相益而不可相無者也孰謂其所之弗同哉或曰君職北人也其先所歷者皆魯齊燕趙之境今京國仕者郡在畿之內相望數千里風氣不通民俗異尚吾又見其難化之為難也予曰不然四方者男子所有事也君明于經術負才達而惑其世澤之來願也將有康濟之志焉其奉大對則已將所蘊思有以自見矣試政 朝省間則又於中外庶務畧窺其大凡矣矧君為故太保大冢宰豐山王忠肅公之外孫其得于內訓私淑于元老者有自器業之開門閥之權速當基于此而論者乃以南北為虞殆未之思乎近世著令凡御史闕員取足于推官之有成績者雖皆出其入也可期亦在乎勉之而已勉之而後其成使人稱曰此士之有用者也此刑官之無皆者也此南北之秀也此循良之孫子也此忠肅之訓澤所敷遺也夫如是則君為無負其先與其學而天 朝建命官之意亦庶乎其可副哉於是衆以予言為然乎卑受知忠肅於公子錦衣揮使君相還往甚厚而休寧於京國之太平隣境也舊嘗受一廛亦誠私幸其思澤之漸被有日因次第之以為贈行序

【全王敎文集卷三十一】八 十四 一右

太淑人江母陸氏八十壽詩序

古者內行不踰閫近世乃有以文字揄揚稱慶其德與壽者何哉蓋所謂不踰閫者特論其常爾成周盛時諸侯大夫之夫人其祀饗舉祀相夫遠下之美風于邦而而母之壽頌于魯則所謂內行有固以炸之人耳日其說得而掩之邪今有人焉被綸封於公朝亦儀執于官族則於其德與壽而揄揚稱慶之毋亦有得於古詩人之遺意者乎太淑人陸氏世居餘唐故山東大參江公之配今翰林侍讀文淵君之母自其初歸大參公歷相之彊仕黃門而有孺人之 勅副育侍讀君趾美甲科官詞林而有太淑人之 誥嘗習之性儉嫉之從慈孝之行未始以貴而驕老而息婣黨師之宦族慕焉侍讀君之兄曰登深皆克家其弟曰深溥洵亦多在庠校世其學而侍讀君又分祿故鄉以供養太淑人安之起居康強八十伊始其德與壽祝詩賜樂采擷誦為之所風與閭邑之所頌者殆無歎焉於是修撰李君子陽於侍讀君同官且同鄉也以太淑人誕辰在歲五月望後一日不獲登堂拜慶命工繪王母蟠桃之圖而請諸薦紳詩寫上為壽屬予序之先尚書襄毅公與大參公嘗同給事中號莫逆而予於侍讀君獲通家之歡也久因不以辭而嘉歎曰淑人之壽與德盛矣使其聲實之不踰閫得乎然則是詩也傳之鄉人而聞四方頌其克相足風人之室頌其善教足風人之母雖古今異時聲律異調而出于尚齒好德之心一也序而白之宜哉侍讀君以清才妙器侍 經幄其將用于時而振其家者未艾則太淑人心益休體益健由八十而九十以底於期頤 渙恩寵命所以褒德而引其年者將有不一之書擬其後鄙言特為之先驅云爾

送揚州同守方君考績還任序

弘治六年春予被 召北上道出揚州旅次閭揚州人談其同守方君之賢甚悉而君亦不鄙予出相見郎中目其貌聽其言懿哉君子人也

【全王敎文集卷三十一】八 十五 一右

蓋審其政之良矣淮人徐遇巡撫都憲及巡按侍御諸公語及所部吏長貳在旌異之列者亦必曰方同知予心重之既抵京而君亦以考績至蓋君之治揚州於是歲六更矣數于吏部曰稱又覈之于內臺曰稱無異詞焉於是 廷謝已將辭還蒞所任凡與君同鄉而仕于京者若今尚寶承荷君汝讓禮部員外郎程君愈相率詣予請畀之一言且更道其詳曰方君蚤名文場其字世居淳安學充而才博氣溫而行方領浙江鄉薦書屢上會試弗利遂舉銓士第一人佐畿內大府於吏事民隱若素習然循良之聲藉藉動人而君不以自修方求畢其職之不暇豈非一時守貳之特出者哉商程之言如此予以是益諗方君之為賢而言不可已也雖然方君之政則誠有緒矣遠大之階亦將兆于此矣顧嘗有之慎厥終惟其始蓋言終之難保也君還揚州迨其績成而通考之秩三歲則益加勉焉守其道而不變吾見方君之政不止賢于今之為吏者雖古人可企也胥脈企綁以當郡城之任俾有光于

朝家休明之典則方君之所以勤其身以施及乎人者將有大焉于言
豈足為之軒輊哉淳安本歙故地若東西家然徐者友人禮部司務良
弼實與君同所自出亦嘗道君之為人今十餘年矣益予於君夙相關
且熟鄉曲之雅故期君之深而致夫愛助之義焉

序

贈河間太守謝君考績序

金城謝君道顯知河間府事六年將奏績于　朝前期以狀上巡撫都憲張公巡按侍御武公二公合詞以河間城輔民方告飢而謝君在任久民恃以安不可以辭君循例仍請於事益究厥施以俟豐歲狀下君不果行而同寅諸君咸相慶曰吾屬自今可受成而進于吏責誼不可以無賀以予家郡中走書京師俾有言焉予觀天下之才必有所養而後足以致用士之負才者往往自恃于成於失養之過也謝君起關西諸生舉進士被選作養于翰林諸老先生從遊之以為大器遂業非幾理者比而君亦自刻意問學久之擢監察御史在班行中風裁隱然出人上已而理鹽法于長蘆勘漕事于兩淮稽鹽儲于四川漸至倡三有成績而望益聞由是吏部請于　上有河間之命焉君治河間一切以恵民為務吏事精敏百廢具興凡訟難決事難集者雖在異郡滄武衛亦多委君益聞歲者六被旌擢之奏者四入　覲于朝而書上最者一錫誥晉階封贈其親以及其室人示褒與焉夫君一出而稽憲臺再出而守大郡為名御史為良二千石雖其負才有過人者使非有所養以成之則亦烏能致甚顯卓若此哉彼見逐于上官取劾于同列而為民之所疾視者其相去不啻霄壤哉雖然士之美也固出于上而能以養以副上之求者恆鮮謝君　戊戌進士改庶吉士同對廿者二十八人今存者十五六起御史而克終為時聞人者亦不過什二三然謝君之能自養而無失焉尤士之難也豈獨郡政之可賀哉濟卓之什　褒擢之資皆　朝廷遴循良之盛典而懸之以待其人者與曰今謝君其誰與歸予承乏翰林即堂君斯文之雅殆非一日且河間者於三端在焉一塵之下公事傍簽政以君之弱不能與喜剖君且遷行于鄉將欽望于利澤不能無感然願君一遂且大以增光斯文而

為傳史綱者則又不能不三復以致吾愛助之私焉

參政李公二親壽詩序

雲南參政富順李公充嗣之受命赴任也將便道之蜀省其二親于堂其在工部曹同寅曹君元而下榮公之行作便壽詩各賦一詩俾歸致慶而請予為之序予聞諸君言李公性最孝其任京師即分祿為養而即其年勞蕭貤封之典者再焉於是公之父自營繕主事進屯田郎中壽今七十有七母胡氏自安人進宜人今八十有三聯德偕老一鄉稱羨又目擊其子位三品象笏朱衣奉觴稱壽以致隆于膝下如此榮矣哉耆壽之光世孰與之而李氏二親獨兼焉謂有子也服勞奉養之男人孰無之而參政公獨為人所稱爲貴且賢也然則諸君樂人之有親偕壽而詠歌之豈非尚齒好德之不可遏哉古詩三百篇有頌有風其所載不一也蓋凡世之致壽于人者出乎頌因致壽而可以備世勸者出乎風雅之其有可尚可好者必其有可述焉者也參政公起進士歷本官屬最久

謹飭作計孜孜能不以暇下本上為忠士論多之以有茲命而雲南大藩也地險遠俗雜擾民夾雜君綏輯扎難以公之才為當之固足以慰士望而副 上之親命所謂貴且賢者將有大焉貴且賢益大則誥之宗其階榜之階其賦所以為二親榮者益隆郎中公夫婦樂其子之榮養而官成則心益休體益康由耄耋而進于期頤為君子之所頌也益多聞其風也益勸是不可無序以論觀者莫從以昇歌豈備觴酌備壽逆故事而已哉蜀多佳山水予少嘗遊焉而李氏所居聞在富順之鴻鵠鎮者尤號秀麗昔人謂蜀多仙非誠仙也實氣之淑積行之深致養之篤有得壽之道也而不知者疑其為異吾於李氏有徵焉耳矣

送高君赴光山縣尹序

高君時宜以鄉貢進士久需次于銓曹乃弘治甲寅之夏廷授知河南之光山縣事凡在鄉曲者莫不為君榮樂之以慶之而屬予言為之贈高氏世居河間之獻縣號碩宗其為人名揆茂而文曰舜若始以儒起家蔬漢嵩兩縣尹有惠愛于其民時宜奉親韻々厥賦學於臨司儀君時舉心々焉收而不敢肆教諸子弟恂々守儀矩入庠序皆力于簡策無紈綺之習課僮僕勤樹藝而戒木作牢醴炳臨飲餌之習亦備禁以時不須臨豈親黨禮賓必樂而後已家政爲修祖孫相承幾可為一邑之冠蓋予弟與高氏有姻好因獲交時舉昆仲間最稔知其詳如此今時宜一出而有百里之地人孰不意其為燕仕者宜借聽以自益而予則以為無煩于外求何哉彼擬者奉上之推敬兄者處僚友之道訓子弟即所以教民勤樹藝即所以養民治家有緒則行已之方課僮僕使各職其職而無譁則御下之義夫如是其有有於一邑而況政典矣規例然在人耳目者哉擬而行之守其道而不渝雖有大於令之責其於邑之政吾見其無難理者世或謂人之與已也殊觀家事之與官政也異豈其然哉予獨念光山之為邑也其上有州又其上有府又其上有御史諸司監臨孔多則任劇而身煩非養之深閑歷之久詳於而通練若時宜者豈可易視之而不為之所哉

朝廷者今知縣有成績者起為侍御及省部官屬自進士者什九自鄉貢者什一以時宜之才策時宜之志固將有遠且大焉豈直取足于一邑之間而已此鄉人之意而予贅之以為告者時宜勉哉

陳君廷玉哀詩序

金陵陳璋仁甫之以貢升太學也亟奉其考君哀輓之什若干篇請予為之序仁甫往歲嘗偶書京師請詩壽其考君及相聞矣歲丙午予考秋試南畿仁甫弗克薦乃辱相過甘執子禮以論其考君之賢而善教故能不以得失介心若此距今則九易寒暑矣於是其考君之殁已久哀輓之什纏々不已而況於仁甫有舊者烏能辭其序之請哉人之歿世也生樂而死哀本出人情々非有所強而然者故樂有頌哀有辭亦緣情而生足以致備物之孝而世往々厭其數識其繁豈不過乎夫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隆々則仁人孝子之厚其親者盡無或不用其情也

感哀輓一章哉頌其生者不弗暇論若哀其死而私之辭則夥矣哉向之篇薤露蒿里之作離離見乎經者于禮記其數雖然潤澤之者此古者不葬而後以漸為之柩余卜其宅兆置之祠堂所以安其體者皆備銘其玄堂之內外而又莫之文哀之詩則固將以暴其行也夫人孰不欲其體之安行之暴為子者未其心而為之殆出于備物致隆之不能已者焉討其實且數哉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謂其無為善之實也況有其實哉陸君之葬也太常莆田陳公師召銘之稱其尚禮秉義有倫樸靖慎之行殆不誣者至於序熙命之妾郡邑家之譜則尤卓卓可幾古人然未躋上壽而不及見其子之成是真有可哀者已君有孫鳳慮而文能封服以食每疾今學士長沙李公賓之為書其事而得為殆君身教之餘所及君蓋獲其字廷玉嘗以翰某職為今儀官今不書而字之者崇不忘德且以俟其後之昌也

贈福建按察使朱君序

弘治癸丑春予被　召還京師道出東昌得邸報云吏部擬山東按察副使朱君朝用為浙江按察使士論以為宜而不果用明年吏上始用吏部請以君為福建按察使士論咸伸曰宜哉

國朝附古制罷藩鎮置都布兩司分莅兵民又虞其政之蠹與其吏之刻且貪也置按察一司俾監其中使正三品其下有副又其下有僉事分道提印以督列郡而總于使使得人與否而一方之治忽繫焉其選顧不嚴且重哉朱君舉進士為縣有異政起而為御史風裁凜然其在山東成憲蒞著兵民之有冤抑求理者必之朱憲副而後已行部之臣有訟難決事難集者亦曰非朱憲副莫能辦其望如此故憲使之選一缺再闕君不可以易君者君不足以副銓選而有獲于私好若是哉或曰福建去京師地險遠其民之苦于吏者多不能自達至忿以變求君亦不可不自勉也是又不然君為憲副山東其任䌤其責分尚為之總綽有餘地而況今總之可以專行綱紀敢撓乎其間者哉吾見君之將然不能出於海閩而為閩人之依也必矣若當厚祿擬君與時而大其況充潛物之地也當矣然此皆不足為朱君道者惟當

聖天子踐祚君與二三同志數相告諭所以來進也嗣陳左道都憲叔朝政一新天下望治而不便者知君之不可以利啖也不久而有以來之行名為進之實外之也豈執外之又從而論之蓋自是紛紜者六七年今　國是再定君亦進長外臺而公論翕然如更化之初矣予以是不獨慶君之升而亦竊慶夫善類之可以無懼也君便道歸省河南太守謝君道顯將合寮寀祭觴餞君而走書請予言為之贈予與君同里閈序相好特厚固將有所藉以贈君而況謝之請重哉

贈侍御陳君知松江府序

弘治七年夏侍御光山陳君達之用吏部言進擢知松江府事

命下日有言于傍者曰　國家財賦悉仰東南東南之賦為府十有三獨蘇松常鎮號四大府非才弗畀而松江視三府尤難其縣二析之可為州其四十數分之可為縣蓋米之輸京師者歲以百萬計而雜征弗與焉其地頻海列重戍盜不時發而訟益滋然峯泖環之郡境佳勝其人多務而文往往出占甲選名一時非藝且達焉之君子則亦莫可與得其民者然則求松江之治亦真有所謂不易者哉予曰不然陳君通才且所于經術無施不宜而於松江必有所不難者有所試也君舉進士為邑長東有子諒之政起而入憲臺有淑慎之譽嘗出按順天四府又揩考精辭于應天自其筮仕來二十餘年徧南北地固所謂轄車熟路安行而無虞者矣民情土俗亦有不俟乎按圖經詢故老而後得之者矣夫親民莫如令達事莫如御史君皆優為之若是而況一府哉吾知君所以待其令與奉乎部使者必皆有道以中處焉則財賦可不督而辦訟盜可不戢而弭士民可不諭而孚勞績顯可以冠諸郡而上幾乎古循良之臣將昉于此矣時有幾君不屑于郡而辭之者曰畿內大郡守可日之小方伯于亦以為不然夫王畿千里有事可往達而

聖澤之下也恒先非一瀚方遠外者比在周之際劉子單子班爵晉宋
齊列侯之上豈以其地廣狹爵崇卑而為之先後哉粵三代以下沿革
不同然所以尊王畿制諸夏之意一也君固知夫畿邦之為貴而無所
羨于彼焉者也況崇階峻秩所以候君子治績之成于與時者又未可
量哉予族孫寬詹尹光山道陳君之賢于心志之既來京師始克識君
諗其為甚憲之良而及見其有今茲之　寵命焉於是松江之仕于
朝者自大理卿王公以下相率餞之京兆授府素君佩又申其意請予
文予老憊陳君遂不辭而次第其所聞以為贈

贈營繕所正張君壽七十序

晉
文皇之徙都于北也凡天下材藝之士徵上京師者數十萬計而長洲
張氏亦其一焉其剗金為楮號最良用以供殿庭宮闈及乘輿服御之
飾每〻稱　旨四方來者咸以所售配其姓而稱之若今營繕所正君

克仁允讓牧好禮樂親一時賢士夫〻〻之自遠至者多主其家用是
君之聲稱益著而春秋七十步履益健不覺其老也所居之東為通濟
槩都尉大娛西為南陽李太常士欽皆與君善以君誕辰在歲之季冬
望前一日暨諸縉紳繪海屋添籌之圖風詩為壽而請予序予亦數與
君還往知君之錢行有可書者故不以辭而書之蓋當成化中華下之
人爭進獻以年利用庫一空識者憾之而張君處其間獨不預既而
今上更化比以年利進者悉斂其身家竄之蒞斂其財貨歸于内帑其
田宅屬之異姓向之赫〻動人自以為得計者蕩無有也而君歸然中
存其世業無恙其所自殖者有加君子謂張君誠智人也不可得也或
曰張君非巧者特安其分而已然君淳樸出天性當其人之以豪侈相
高也姻送之不皆然焦之非時獨外張君而君未始與之相角若過從
者茶話而已半泉勺粟不輕以畀人而獨時〻少捐以資士之困乏其
仰人如此夫其慎乎保家而不傲非分之福偸于勢已而不恤汎罪之

咎是故有服章紱串佔畢若之所不及況舉于市道者哉諸君子為祝
其壽考而不能已者殆出于斯乎夫壽五福之首非德無以致非富無
以養也君富矣而以儉濟為德其所自來者又嗜濟而厚廉壽之所積
安知不由茲而八十而九十以上企于期頤如詩畫之所祝者哉君之
先考君彥敬始以吳人來京師至君以中貴人薦為營繕所副受
勑命之榮再進所正其既福殆未艾云

贈處士汪君本忠孺人洪氏壽詩序

汪與洪皆新安顯宗汪祖唐六州總管越國公華洪祖唐河北觀察使
經綸于孫散處郡之列邑其盛汪之居桐里者至宋而有提刑應元洪
之居洪源者至宋而有侍制中孚其族益顯提刑之族在近世曰處士
本忠君其配洪孺人侍制之族也蓋自其少而為室家則和敬相先壯
而有子女則慈孝相成老而享田園之樂則壽愷相高一里之間誠莫
有尚之者於是順天府判吳君廷瑞過予請曰洪孺人生乙卯五月十

二日今壽甲一周矣而本忠君生戊午十一月七日嘗以輸粟賑飢被
恩例冠帶榮其身有子二人皆克家曰俊僑〻〻後有子三人其之次
稚齡則其婿也廉來京師得縉紳詩若干篇將持歸致慶于堂願一言
中作者之意于於汪洪皆還往甚稔且嘗觀其譜牒而知文獻之所自
又嘗一至桐里及洪源覽其山川之勝而知其代有聞者顯於朝壽者
名于鄉舞健壽其祖澤之流風氣之厚下鍾于人而不可誣有如此者
夫尚齒之說通于四代賀壽之義所從始也祝其人而不曰俾爾耆艾
則曰錫公純嘏賀壽而見于聲詩詩之不可已也古今人雖不相及而
好德之心敬長之禮善〻之義豈以世殊而有閒哉諸君子之詩於本
忠暨洪孺人稱其德之懿而期其壽之永風〻諄〻亦可謂善頌者矣
而本忠君夫婦伉儷之賢尚足以當之而無歉賴其門地之盛且將與
諸君子生與方客有不能盡知者乎故序其詩而不以贅為嫌將使讀
者有考焉

贈編修吳君克溫南歸序

翰林編修義興吳君克溫自吉士幼孤久依鞠於其大母以有今茲而大母亦且老不得恒起居因陳情乞歸省不可以往　朝謁請暫去歸其鄉溫許之未行而有　詔俾之命或者從諛其不可去也而克溫待甚堅闈先以下固留不可遂行翰林諸君與克溫同官其家京口又與義興皆南向也且其交厚莫不興他輩共謂予亦善克溫請一言為贈初克溫上秋試于禮之主考是時闈試士幾三千人業尚書者尤號多佳士而克溫名在五六人中五六人者以平時論之皆首選也繼而舉進士者四人克溫與焉于以是竊自賀不失士而與克溫遂往久之知其人斯試故不獨其文之工而已飭身礪學恒歉然有進進不自足之心故拔選入翰林為庶吉士即以病請告去踰年上京師授編修暮閣日開而兢兢誦其毅然復有進行哉士得一命即計日取祿以贍其家積階以為其身之榮恒恐人之先己也而克溫以美才盛年遂兩以疾去豈非所

重者義而利之輕有不足容其心哉讓不失始利而得名益高如劉清江所云者有矣若吾克溫其始之去也以疾得殺身之義今之去也以大母得致孝之義一皆出於至情而無他故其有所請也必遂乃已君子殆以是占其人而得其所存之懿不可及也夫士非有所明乎義利則不足以言學蓋理欲之分若黔白淨微然豈可以弗謹哉士謹乎此則為庶夫為吉士為休休之臣

主上賴之而天下國家陰受其利澤矣反是而有所成于功名之場者士之恥也克溫方進侍　講帷與羣彥並遊館閣問其學益深行益成世所謂遠且大者可有也其疾於瘳大母無恙輒首夜闕儗言遄歸以無負

聖天子眷眷儲養士之寵亦因以見君子敬身致孝之急而他日有所成者果出乎衆人斯吾之所期乎克溫也斯克道之所以懋懋于友朋者也

澄江文集序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泰和尹公先生既還政退居其里之澄江之上門生子弟相與銓次其文號澄江集為二十有五卷以進士吳君必顯亦門下士方知肄事鼎而刻之刻已值考績上京師因取視走請序之以傳走誦之終卷而竊嘆曰盛矣哉

皇明啟運百二十年于茲文化大行作者輩出其篇章所存誠足以飭治功而贊道術若尹公先生因其一人焉然非其才識之高師資之美際會之亨則固未有能卓然名世者矣公生有異質而濟之以問學舉會試第一人擢進士高第識敏而才充恒思以身任天下事而不為謀己之態其得諸天者甚厚泰和前輩若楊文貞公王文端公及梁伯奄陳芳洲諸先先生公及事之或私淑之又以庶吉士得盡閱中秘之藏所與游必一時材傑而視近左者為不足與也其得諸人者甚博公在景泰天順中為編修即有名先師南陽李文達公首器遇之既而事

憲宗為侍講進學士再進侍郎官兩京歷三部遂入內閣贊機務加宮保尚書迨

今上紹基之初而公有所引避獲請矣其得諸　上者甚隆蓋公之文始見場屋者已足名一時式後進其侍　講筵職史館直華昌言無所顧忌以至於考多士議邦禮司

帝之制命則執牧蓋類援據古典備四典而表章元天下之人固有因事考言而皆其本蓋者矣然則本之才識傳以師資而又值亨泰之會卒然得見于用如此刻而傳之使人知天之生材也不偶甚有篇章所存將與前輩相下上而　皇明文化之盛可考見焉吳君之功豈直不負于門墻之舊而已憶當成化丙戌故宗伯劉文安公眉山萬文康公並主考會試公與今吏部尚書鄞耿公故禮部尚書南昌謝公分閱尚書卷而走獲在選中今三十年矣章句之陋不足以辱獎掖而公所以期不肖者尤非他士可比傾倚之餘疾疢之久學益荒見益陋然亦

足以知公之文而況敢以不腆之辭冠其首哉頃望西江不勝徃謹
序而歸之以少寓起居之敬焉一云爾

贈雲南按察副使謝君序

弘治七年之夏吏部尚書
上以監察御史謝君塋廷獻為雲南按察副使 命下之日有為之賀
者曰謝君舉進士為行人為御史嘗按視都城巡鹽兩浙其才局之閎
健可詰戎兵佐司計出使胡虜分按畿比其風節之清峻可繼思紀與
邦刑朝若以春秋名家且涖河南道事當考覈之任其文學之美贍識
鑒之精明可秉校闈持衡一時人才益可指數顧乃使之佐外臺于
六詔萬里之外雖其位四品其服金緋其食上大夫之祿於君無不慊
者公論謂何或對曰不然天下之官當為天下擇人而切二為便私
計者非君子意也君子之行已也見知于人弗喜不見知于人也弗戚如
以君為見知于人歟則嘗擬副憲于蜀與山東者再擬丞京府者一無

據弗成也以君為不見知于人歟君嘗佇擬貴人下 詔徵我權不測
而君不以勢諒上章申理卒白其事由此觀之則君子豈以仕之遠近
難易而悻然動其中哉雲南去京師最遠蠻民夷雜居自
國初宿重兵遣世將開府以彈壓之積久而弊滋將遠而法廢起而圖
之使吾人安邊事緝吏治成非有賴于良憲臣弗可於是當路擇聲君
于近且易者而屈君于遠且難者殆出于為官擇人之意乎君其有以
識此矣夫以才局之閎健若君風節之清峻若君文學之美贍識鑒之
精明若君功名所升與日俱積則他時內徙而長憲臺用均勞之義入
佐
天子公論激然就知君君為可得矣若有所恢而得儀以喜有所規而
避難以戚實君之恥也謝氏為吾浙安簪姓君祖門者衣冠詩禮相繼
不乏中世以來君叔姪兄弟起科目占甲選者七八人出鎮下者亦往
往進顯于時而君與予尤號知己方友君以自輔而勢不可留也於是
鄉人在京師者相與餞之予特次其所聞序而贈之

贈方君知濟南府序

吾友方君維新以成化戊戌進士授臨海知縣踰六載始 召還為太
僕丞二太僕未六載即用吏部薦擢知府濟南凡吾新安人在京師者
喜維新之有薦 命也就道之日宜不可無贈言職方黃君碩夫過以
見屬且請權其意屋若不可以易得然非能悉于者于與維新還往
二十年重其人乃斷一辭而不為之贈試維新之為縣也有治績甚偉
中便于撫其人百姓帶而行弗忍其從舉役凡彈心力為之營畫其可
能行者十以事以 聞而弗執而民弗被焉寧日益起以有茲命
彼少振爲寧其擇也不以戚其擇也不以喜也其分之所及行其志宋
不失其在我者君子之道也而維新有焉其偶所藉于不腆之辭之爲
東郡雖然濟南山東首郡轄州四縣一十有六屬吏幾千人戶口數十
萬計非若向之一邑也可以日整坐理也濟南之為職也

親王國焉三司治焉中外重臣在焉 簡命開藩府以控一方吏治民瘼
學政戎務刑獄錢穀作一切事皆與有之數與親祠祀之典呼召厨傳之
科歲奉香至日不暇給又非若向之考牧一事可以專行獨濟也維新
於是亦將惕然有思矣所以副茲擢而無愧已乎古人建事貴善推焉
大易誨人莫先觸類維新因其所蘊一驗于治邑再驗于考牧皆
有明效於一時徹聞功者此然則一郡之治猶一邑之治也百務之
理也推之而有遇以類相觸而無所閡則何施之弗宜何處之弗當何
官之弗稱其責哉晉司藩臬入佐 朝堂其道亦不加此矣或疑維新方
少振譁言者遂以是病之非貴善之義是又不然古之詩人所以禁卑
而媮其人者率以福祿為辭非顧其肯且當也願其志之得行也予之
不敢斬其言若此顧大以為可乎則請備告我鄉人而書是以為維新
贈焉

慶壽吳太叔七十壽序

興本徐館邑多舊宗而李氏為稱首李之宗多老且賢者而聰祥翁尤為卜行以失怙恃事繼母以孝聞起家以儉勤至殷殖而好清約讀書喜結交一時名士以自益凡古今圖籍墨本多蓄藏之置坐右暇則深衣幅巾焚香瀹茗時展一過若尚友然嘗發廪賑飢以忍於七品階官如命士而進于宴孫昇俱為庠序生皆教甚力由是二人無少長皆知翁之為賢而春秋則七十矣翁之上太學也以道遠不得登堂拜慶乃求諸縉紳詩詞持歸為壽而請予為之序夫先民之所以慶其人之壽者非徒以其閱是甲子之多而已殆以其有可慶之實焉以今觀之一里之間豈無七十之老然行弗恃名弗美則亦何所待而為之慶哉則李翁之平生固不必有殊凡之行卓然之名而君子錄其壽者有可慶之實也夫孝則恃盤不敢于身儉以勤則奢侈不形于家交名士則狎佞疏封圖籍則聲色屏推賑飢之心則無吝志而所施者博矣本教子之意則無敦習而所祖者達矣夫其羣行若是則薦

有稱之年而享太甲之祿于林壑之下比于古康寧壽攷之叟為君子之所頌不亦可乎夫本固則末茂實厚則聲聞理也吾知李翁七十伊始詞以斷而進羲駐鄉射之行而為大賓之所過見老之令相廣之賜使為著者將不止于一家一鄉之稱首而已矧其子孫以經術自奮時有科而登甲科于世從人稱曰此壁李翁之子也此豈之李翁孫也翁心益林名益彰君子之所以頌之者益翁將不一之書其後而予將為之張本云爾

秋江別意圖詩序

太平君為休寧學司訓九年上其績于京師縣人胡靜夫成於中之分十二為秋江別意圖各賦一詩以不于為之予往歲放與還往三四年汝真名以心者懷酬物一于山水離勝武凡

奇與武當相長東以門而南溪之水知上下石人其以登涉釣遊處至不可名狀予別墅在南山學舍在楓林原相去甚邇汝羲與予每每乘興騎馬或坐籃輿小艇觴詠終日又得靜夫克成存中三人相與志尚者數于水雲山月間大往往見悔然予輩心樂之不自知其身之在放而于也子既被　召入朝幸汝羲之將至而念靜夫輩在故山所以序其詩者乃遠屬予不以予之心善汝羲故邪夫人之生世若于無友非無友也相喻者鮮則情有所不敢伸相與者鮮則音有所不能洽故雖交游遍天下而號相知者恒寡也若吾汝羲蓋可友矣一時游從若靜夫克成存中又皆雅志林壑可與分社而不厭竟其賦此以寫睽離繾綣之懷不忍其去也汝羲為故侍郎世顯之從子受知大司成謝石先生在林以善教聞出館下者多中首選今茲之來吏部將按籍而升之或知而薦之其詩將有所遇于世然則

歌頌　聖德鼓之管弦與能言者角立以鳴一代之盛非予與諸君子所望于汝羲者歟

送南京太常祠祭署祀丞武君序

予承乏史官嘗伏讀金匱書見我
孝慈高皇后以懿聖之德上佐
真主成萬世之業化及海隅比隆任姒又嘗奉　詔歸省道宿州之閔子鄉拜豐里見大書徐王墳墓下馬祗謁且誦尚書陶凱所撰碑銘知我
太祖高皇帝念王篤生　聖女而無他子以祀事屬有司又聞人言王之祀武氏實主之然不得其詳也弘治甲寅冬有請文以贈南京太常祀祭署祀丞武君者始克其本末云武之先有諱原者於
高皇后有之親　龍興初從征授武德將軍至其孫徐州衛指揮某命當武之司為祠因以為祀丞官

衍王之祀則洪武已巳也哉
太宗文皇帝嘗以巡狩北京過焉復以武氏之後而得名貴者以嗣襲
聚定欽賜至勝霄三世矣勝霄以註疑從而者有三年今歲夏詔
闕自陳　皇上惻然憫其先勞特許復官故與勝霄養者有請於予而
予攄闡其詳如此惟古帝王之有天下者推恩之漸必由親及疏況
聖后之先有開祚毓秀之功而不及享一日之養乎生前者乎肆我
高皇帝膺天御極首厚大倫而推恩徐王又推而及于武氏與古帝王
同一道也夫祀官秩比中士而　恩禮殊異其賦入有田賴作有衆獵
有養新有林雖以為崇祀之需而祠官實綜之蓋上公之尊外戚之貴
未有能過之者然則武氏後人宜何如而後可以言報哉謹其汛掃潔
其牲豆上體我
高皇帝推恩之盛心而不敢肆又以其暇日訓其子弟服詩書守禁令
俾居者無益法仕者無戮辱享太平之福而優游于衣冠禮樂之區則
雖謂之與　國同休可也勝霄勉之予方會太常典史事於　〈皇明文集卷三十二〉〈八十四〉〈總〉
先朝故實蓋有喜聞而樂道者故序以畀之諸子文者何姓而王名所
謂喜勝霄者其頃餞則自武安侯鄭英而下若干人

送都閫徐弘範南歸詩序

佐制都閫事宜興徐君弘範今少傅兼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
大學士謙齋先生震器也以今歲秋携其子文煥來省先生于京師適
先生受　誥加三世勳衛官一品先生旋亦被　命進三孤總百官
衆觀者如故而子孫皆來視膳左右非常之　恩不貲之慶歡聲誦說
溢于都下殆近所未有也父之弘範請于先生而南凡在詞林各賦
詩道其行遂定為之序惟先生以碩德正學事
三聖四十年更化初入　內閣位元宰
明天子端拱受成而先生不自有其功其心休休方集衆正廣
四聰以培　主德而與衆凡於家事不一挂意者以弘範為之子也弘
範自少力學聰悟過人亦思有以自見者會先生歸之家政遂不復業
舉子當憂發廩濟飢侵所全活甚衆　朝廷亦嘉予之以有今職其在
京師每不自安于官下避其跡以解將作容任龍用紓覲之憂過人則
尤退然若晚生恂恂不敢有其身之貴也若是者雖其質之美致然然
出乎庭訓之懿者豈常情之可及哉矧茲之來使先生之起居而承歡
致其得諸觀法益深先生喜弘範之克家而可以畢力于公也其加訓
益至夫然則亦何借乎淺陋而為是譊譊哉然歸期之奏聞之省父于
官也其往反人不及知柳仲郢奉不敢與父之客亢禮范純仁本其
父志以麥舟濟人志士尚友者宜不可忽也若弘範之所立似矣而文
煥之為日長器日開如因其所得之一二益充之以增美而嗣其子尉
先生于再見豈非贈言者之意哉詞林諸君子曰從先生後仰窺先生
之心於蔡司徒之清介柳山南之風矩范文正之勳猷必追而與之同
者故因弘範之行樂道之俾荊溪之人誦其詩想見一時慕孝之盛企
德承式於風教之益將有大焉豈直以敦世好敘離闊而已　〈皇明文集卷三十二〉〈八〉〈二五〉〈總〉

樊母賈孺人七十壽序

駙馬都尉樊公之母孺人以今弘治甲寅歲周七旬清健無恙而季秋
念五日維初度之辰凡貴而命貂貴而薦紳以至於姻戚僚宋登堂致
慶者彌月其在鄉都又加厚焉於是鴻臚司賓賈君錦衣千户季君謂
予之亦善公也以序見屬然予嘗賦詩一篇題其所謂南山圖者為孺
人壽矣豈可再乎辭之則又曰詩約而序繁樂所以致其隆也請必無
辭惟孺人賈氏系出安陽為故長史公指揮樊公之配有子女五人都
尉公行三生極偉俊孺人奇之曰是必當大其家者然非學不可遂入
學讀書英悟駿發凡者策其遠器也會被選尚
英廟廣德長公主鄭孺人至京師入朝　兩宮賞賚其身有金帛之錫
異其居有第宅之賜擢其德有綸綍之頒　恩禮駢繁觀者嘖嘖而孺
人不以貴忽其勤不以富易其儉所以教都尉公者益力都尉公曰從

諸老先生講學課詩勸禮者甚衆其椅望在一時物戚之右遂被
簡知與楚旅入宿衛侍　講筵受心膂之託寵大賜人以不凡之資而
以非常之眷異之豈易見哉顧所以觀成其德者俾運承　光寵而將
其福則孺人慈訓有不可誣焉者已都尉公奉母極孝又善事其兄訓
育其子姪即紈綺之習而服詩書守禮法長子璟次子瑾雖授錦衣秩
千户皆循循若韋縫之士然以是孺人樂之孫曾詩祺聞日之多至于
四百二十中子而漸進乎期頤之域未艾豈可極慶耶昔有周盛時諸
侯大夫之夫人賢者多美于風而母之壽一見乎頌誠以王化必始于
閨門故聖人取而著之經以垂訓來世炳如也若賢孺人以婦行之淑
母儀之尊生我　朝
列聖道化漸被之餘躋高壽而享其子之備養如此辭而祝之於古詩
人之遺義不廢幾乎直承梓之私好而已乎丈袁兢鄙拙雖本諸君
子之請而發其辭亦不能出所題南山詩之後以其贊附其何足為壽
筵華寵之重也哉

古林黃氏續譜序

吾鄉巨姓必標其所出之地以自名其不地者不問可知其為下姓也蓋
姓必以地則君子有所擇而聯姻小人有所依而獲庇然非數百年聚處
而有道以維之亦不足以致之也自魏晉以來用門地取人宦有封建遺
意然中原多兵革之事故雖大姓如崔盧王謝者如朱陳者今亦不復知其
所在矣江南地險僻非用武之國而吾鄉又多深山長谷風氣聚而不散
人習禮義而市遷故巨姓視他郡為盛若古林之黃其一也黃之先曰元
集為晉新安太守始家于郡四世孫碧波居郡之篁墩碧波十世孫諱謙
又居休寧西湯其孫文泉則古林之所從出也自元以來吾鄉先達以程
朱三大儒皆郡人由是慕聖賢之學不輕于仕而黃氏先人多從之游文
泉十四世孫伯固以易名家朱風林學士稱為畏友伯固之從弟君旅從
學江明安先生而友東山趙微君又師于師山鄭公師山亟稱其序

于師充其學由于遊從學風林尤以行義稱以推薦議其弟子中子度
而自闢後圃以居學者稱後圃先生東山著春秋屬辭書中與有采
訂之力伯固之孫叔宗列從學風林始于編古林黃氏族譜而汪蓉峯司
志序之則洪武庚戌也當是時江南新脫于兵人不自給而叔宗惓惓於
敬宗收族其志遠矣情乎並譜以上舊譜失傳叔宗亦莫得而紀之也迨
今又百餘年而仍之未有益著於是後圃曾孫世瑞本其父景高之志重
輯之世瑞不以其譜為足也而求證于四方得汴梁黃氏所藏黃墩舊譜
乃克上推其原得並譜以上三十二世下析其流尤于孫之後出者皆在
焉總之為五十四世 傳以詳一族之行附録以備一家之言由是古林
黃氏之譜殆無憾焉請予序予每重世瑞之性行學識嘗往訪于古林見
其山之蒼然峙乎其前聽其水之浩然注于其東則曰此固山川之秀鍾
于古林黃氏之先人者也南望之為璜源之吳北望之為會里之程西望
之為斗山之程西而南為大坂之汪東望之為商山之吳東而南為汊口
之程則又曰此固大家巨姓與古林黃氏相親而立共師友而通姻婭者
也然考其先驗其後未始不由于祖宗之積學累行而能致其族之興者
亦未始不由于子孫之率德纘武而能保其族之長者然則諸牒之修不
知其本可乎哉今日之祖父前日之子孫也今日之子孫後日之祖父也
一觀譜牒尊尊敬而謹其丘墓之守奉其詩書之業以不墜門閥之傳則庶
幾此譜之不為虛器也已古林黃氏可不勉歟

壽憲副朱公暨孺人王氏偕壽圖詩序

偕壽圖一而附以詩若干篇出于工部屯田主事祝君等李君堂之所
請以為其長員外郎朱君恩所作者蓋朱君之父憲副公今年壽七十
九母王孺人壽八十俱無恙在堂而員外君適仕京師故同官者本其
稱而為之以致還賀也古之人於父母之年不可不知而孝子愛日則
因其親誕之辰數其壽而為之慶者殆昉于此夫親之壽不可以不慶
固也而况其賢且貴焉者乎憲副公起進士授監察御史歷山西按察

副使官中外二十年ゝ逾五十即引去其通敏之才清慎之操恬退之節人至今而道之而王孺人以巨族令女來歸于公其賦性貞淑處家儉勤實與公相埒而成相偕以老其貴且賢有如此者而又得員外君能養志以承其後蚤登甲科官六曹以不替其詩禮之傳其賢而有後又如此宜諸君子彰其壽而為之圖贊其貴且賢而為之詩也亦豈非尚齒好德之心出于同然有不能自已者哉初祝君倡此舉以壽公未幾而被薦治水江南不克竣事黃成李君于久未之能復也乃今孟冬員外君忽受 命冊封親藩于荊湖有過家之便蓋向之所圖以致遐賀者今遂可以拜膝下矣 龍章鳳綍照耀里閭山川草木亦有榮觀東吳之耆者奔觴酌以介少者操几杖而侍企德向風彌月不已吾知憲副公夫婦樂其子之能養而心益休體益康雖由是以進于期頤之域而為人瑞于一鄉有不難致者矣憲副公誕辰在九月十四日孺人誕辰在十二月十二日適與使節之期相當而郎作之涉遲鈍亦若有（篁墩文集卷三十二 一八）待焉亦偶也故輒以是先諸君子書之圖額而為員外君申受日之義云

慶沈母太孺人序 應恩壽作

中書舍人沈君冬魁以三載考績 恩受 勑命贈其考隱德府君徵仕郎中書舍人母陸氏太孺人惟時太孺人年七十有二以迎養來京師凡仕之在同鄉者咸樂君之有母也將合慶之而以序屬予ゝ竊聞之好德錫福箕疇所陳玉瓚黃流著于詩雅壽稱之錫于君畀于夫者必安和淑善之人ゝ不可以倖致也太孺人幼失怙恃而鞠于祖母賢明貞惠事祖母以孝聞長歸隱德君君亮直豪毅不幸隱德君早世遺孤二人又竭力事其姑生盡養沒盡禮持家訓子以不墜先君之業人稱其難焉陸氏阜城鉅家若太孺人之叔父都憲公憲副公與其弟僉憲使公前後舉進士出入 朝省振華簪纓家法益備太孺人每諄ゝ以勵中書君昆弟曰非力學安得至此中書君敏惟謹遂登甲科官近臣儕才妙器表ゝ一時而 君錫之恩天畀之壽於太孺人遂兼得之求諸一鄉豈多見哉是宜賀矣或曰七十之老世豈無之而三載考績恩命之頒又恒典也予曰不然箕疇之所陳詩雅之所著正謂其有安和淑善之德而後可當盛大之福耳耄耋之年爾苟非其人則君子以為倖致雖壽與恩何取焉若太孺人之德美矣故 龍章金書之褒膺翟冠霞帔之服清健康裕巋然于堂則傳所稱歸極必嚮之五福而黃流不注于先生者非是之謂歟矧中書君名位益進太孺人之壽與俱將由今封以漸躋于高品由七十以馴至于上壽使里閭之觀者歆慕聞者興起福祿榮名與陸氏相高殆不徒光遠有耀而已然則鄉人之慶固昉于此乎予不佞於憲副公叔姪相還往而中書又予所器重者故特序其事以為稱觴者之先驅焉

潞州志序

彭城馬君知潞州之明年求州之圖籍閱之得所寫本一成于永樂一（篁墩文集卷三十二 一八 十九）續于成化大抵詳于近略于遠也文俚而不雅事雜而無叙君竊病之乃致科貢士五人與學正桐城劉崧俾旁蒐博采于諸史別集中涉潞事者悉檢錄之手自刪訂為若干卷其緒閎之勞裒次之審蓋窮日夜之力而後成也馬君以予素相善亟其副走書京師請序之而梓行焉夫圖籍之有資于世也尚矣周禮外史掌四方之志土訓掌之以詔地求誦訓掌之以詔觀事而知地俗當其時為人上者多明習天下事而德業之隆有以也訓史職廢莫之可徵然方域之圖食貨之書人物之記在後世不可少者固周之遺法乎潞據太行巔俯瞰天下之脊物產不乏而秬黍之生足以召大龢定古樂前代嘗以寄軍府矣我朝置州領縣六建 宗藩大國一次國十數蓋山西巨郡也讜議之忠鯁永之孝任敖李抱真王彥之勳烈炳然社人至以耆德位丞疑佐興運若杜牧先生尤他州所未有也夫如是而無圖籍紀之使文獻藏聚名郡等于僻陋叢雜之責此馬君所以成於[illegible]也為州者[illegible]蓋其詞意

其爭後嘗于斯者可持循以為政生于斯者可與反以為學也然不但此而已鄉割與條例而歸之心焉君之心各有其方之圖籍以備將見廟堂之上一史二訓之職以贊猷 若於凡地則紀甄氏風美惡之人材盛衰皆可按其原委董因之所在謹禮恤民留辨表其德業之隆此于
成周豈非
聖王求治之一助哉馬君可謂知所先務矣君名曦字廷震以鄉貢士家食時嘗編徐州志若干卷蒞士知滄州改守潞所至以公勤牧愛聞五人者李贄李葵年良李堂舉于鄉王卿貢于臨皆潞產也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序

辭金詩序

弘治庚戌秋占城國王古來言往者安南國王不道納臣叛將而助之虜脅臣國授之以罪 天朝之封臣恢命無地賴
先皇帝大恩以事付都憲屠公ミ不亂夷我陋邦踰嶺海奉聖檄合黎議以 冊印畀之臣文告安南數其不能恤隣之義折其姦萌遏之逆順安南自是不敢肆其兇狡而臣獲返國以有今日昨
聖天子盛德與屠公之功臣表 謝外有白金若干錠黃金器飾若干事與香藥物若干盈附使者以謝屠公敢昧死上 請
上嘉其誠命公受之公固辭曰綏遠之仁繼絕之義在
聖天子臣何力之有
上不允公又懇辭曰臣不使臺憲之長也而受外國金其何以率下聞

四方雖 天語再臨臣不敢奉 詔
上知公志堅許之命貯禮部備公使之需由是縉紳流聞嘖嘖稱歎播之聲詩積成巨編而推予為之序予嘗竊屠公辭金之疏見
聖諭丁寧始命之受而終聽其辭者求始不欲枉費曰休哉非前代君臣之可及也昔漢陸生使南粵受趙陀饋在橐中者千金他物稱是歸不以言高帝亦不之詰宋趙令受吳越瓜子金雖不及知藝祖命受之亦不聞其力辭也然則謀國之功偉而正己之道缺宜所以責名檢而示儀刑于天下哉公為侍御歷都憲屢當劇任受重託其識足以察微其才足以制變若陸生之學術趙令之勳猷公殆有焉而辭金一事則過之矣遠近士夫仰公之清風而樂
聖天子成大臣之嘉猷詠歎之使庶人之化可期伐檀之詩不作誠有涉乎風教為美談于後來不可以無傳也予與公同舉進士相知深故不以鄙拙辭而序其事如此公名滽字朝宗世家四明今官為太子少

保釐左都御史兆翰偉貌負氣節望而知為直臣剛判公

端友齋録序

端友齋録一編出今錫山盛廣舜臣〻〻嘗得端石之佳者為研而以叅于鐘鼎精緻凡四章既以名之又潔一室以貯之號為友齋矣復蒐其形象其所得傳記銘詩之類裒集以備諸予為之序蓋凡諸君子所為發端友之義者甚盡而予往歲亦嘗為舜臣銘其一焉將何說之可益哉昔米南宮出見奇石具袍笏拜之呼石友而舜臣方以詞翰擧禮曹印局其選〻〻于斯者殆有秦焉衛矣然録之所載言人〻殊非諸君子所以私舜臣而廣其志識哉或曰鐘鼎以食言黼黻以服言非德莫敢當也當之以物而加之友則殺于管且盆矣可乎是不然舜臣之意以其有端之名有堅貞之德故取象焉求自益而因以風世之君逢家者謂其騖且鑒焉過也敘命之曰陶泓係之于即墨儼然人之而又假命德之權則將未美焉或曰飽仁義者不願人之膏粱美聞譽者

〔會稽秦文集卷三十三〕〔八二〕

不願人之文繡然則名其齋者過而無之以為端友之不屑于是也夫端友之所不屑人猶得知之而舜臣之意則可知已或又曰舜臣如欲風世則為室貯之為研相之佩已矣必録衆以張之而畫其形貌或名之取義又何暇論乎是不然古君子玉不去身士無故不去琴瑟從其心之適而性失養也夫端硯抵玉而研之後在簡冊有陋焉引之自近則玉與琴瑟之倫也豈若南宮氏之姑友夫塊然者而已哉然[illegible]致奕論之屬紛〻然競出以傳人士夫聞亦或樂誦之者舜臣之為舜也不寧命乎吾以是序其録而使之傳雖比之況鄭書藝語圖風世之一端也非成其辭而為之辭也

壽前侍御黃公序

黃公用遷以休致居蕪湖之驛磯三十年矣弘治辛亥壽當七十加健焉凡鄉後進欲致慶于公者訂得予一言時予被放歸新安山中弗克成于遠朝之又明年其鄉國學生鄭文傳因庶吉士胡仲允以見申其請曰黃公志也諾之又明年文博出宰於潞請益力曰公之壽七十四矣則慨然曰予不佞與公同出敬齋南萊重其風節又承乏史氏得公也譯能不一言以副尚論好德者之厭願哉公舉進士授御史景泰中上書論事獲罪謫典史嘗出補進知安岳縣矣期復辟初録舊忠多起廢而公值內艱去服闋乃僅得留府都事亦新向用矣而公復將疏論用事者遂被誣謫戍遼久之用事者敗始以沛恩獲休致還其鄉既還有勸其自理雪者笑曰吾豈為是可怨之事哉今侍御劉君拜式宰蕪湖為建清風樓于江滸以著公之高節閣老瓊山先生實記其事蓋公性剛方而輔之以問學故一謫官再謫戍名謫而氣益昌身窮而節益厲雖比跡古司直之臣何歉哉惟天生物至不齊也然秉除之數恆默存其間不使偏勝焉南山之松其操凜然歷冰雪不少變故用之則其材中明堂之選弗用則其壽閱千歲而弗凋豈彼柔脆纖樸一發即萎者可同日語哉若公是也公材之弗先于用

〔會稽秦文集卷三十三〕〔八三〕

人也非天也躋耄耋之年享山林之福而樂子孫之養俾壽者勸豈不義者知其天也人孰得而沮之哉吾與蕪湖相去不啻東西家然吾鄉人子弟出入者之所必至他日得謝而南當訪公于上登橫舉酒聽公高論且有詢于公曰鄭文何好而公乃堅欲之也相與撫掌訂晚歲之盟于巖壑間可乎公自號[illegible]菴素誕辰在歲十一月廿八日有子二人曰瑞曰瑛皆克家有孫五人曰鵬為儒學生世其業云

壽太守涂公七十壽詩序

寧國太守涂公恆年致政居豐城里第餘十年矣乃弘治乙卯春其伯子監察御史君奉

璽書有事于廣仲子兵科給事君奉

璽書有事于蜀期以明年事竣並謀故鄉而公適年七十無恙兩君者得親奉一觴拜膝下仲愛日之義焉於是士夫聞榮其行多賦詩貽之而給事李君漢賓受經太守之門奉以請序予恆謂人生獲壽與福非難惟所積爾其所積之為難爾長壓厚享世豈無之而所積弗淆于君

子則奚壽與福之有哉徐居豐城世以積善聞至草堂先生㪅能不施積學以階後伯子富長公遂舉進士為名御史已巳之變嘗上疏止遷都之議甚偉仲子印太守公繼舉進士歷南京吏部正郎知衢宣兩郡繼裁之公牧愛之良為一時巨擘而居家孝友嗜學至老弗倦自號芝軒老人出其門多取高第躋顯仕五子者亦皆身教之曰昇曰趾奕甲科即今御史給事君曰昱薦于鄉曰旻旭尋奉業益徐之先所積甚厚至公益培之且加濬焉壽當古稀福踰常等而紹紳有餘德之什汎泮泮可以昭當時名四方宜非所積足稱其所獲者乎兩君以使命之重過里閭山川草木亦有榮耀登堂之際親賞畢來為父者抑公之壽福益隆為子者企兩君之孝忠兼孝非德則孰與致之吾知公心休而體豫由七十而躋至于期頤可前卜矣刻兩君以壯歲統奕子朝司獻納與風紀位自崇參日興所以為儲休委祉之地者實有大焉則凡播之聲詩託諸比興致南山之祝于與時者自今伊始予家新安與宣接境亦嘗受一廛于廣邑側聞公之德政也久又獲識兩君子于斯文之愛不可辭也敬序而歸之

壹榮堂詩序

刑科給事中新淦張君受 詔蒞邦討于二廣前期過走言曰文不佞之有兹行也計歸日在嗣歲初冬可取道過家省母孺人于堂上惟將母孺人壽周八十文獲奉一觴侯顏色益自愛以為榮且文侍殯闓將三年矣夙夜在公恒以勤惰自勵思得 恩封為母榮榮之所被皆主賜也而吾母之慈訓實於是有徵焉謹以壹榮二字揭堂之楣大夫士之厚文者詠歎之盈卷軸願不可無序也敢本以請走閩讓不獲則起而嘉歎曰榮哉士之限職守勢不得歸與將命四方若于棘越之相闊徒與于膺盬之思于時雲而不能已則求如張君之獲事其壽母者豈非千百之十一哉樹萱之詩無喜之頌遠矣然尚齒好德之義本乎人情者豈以古今而有間哉惟孺人出李氏世儒家為令女既嫁舉其實迎養翁姚甚孝佐其夫直齋先生有樸儉之行雖郡之饑買明之舉內外無間言其尤大者撫庶子若已出而教育給事君甚力給事君遂擢賢科為近臣知名一時而又被 簡命于今茲清江玉笥之間有榮親為吾茲其登斯堂也廿旨載陳衣冠畢集誦諸君子之詩以修上恩昭母德使見者企慕聞者興起一舉而忠孝之義具焉豈若昔人之於不顧於負弩于里巷而已哉李孺人目其子之成而享其養心日休體日強雖由耄耋以漸臻于期頤其孰禦之使軺北還從舟南下則慈訓益彰榮益大本尚齒好德之義而為禮者其所得益寄郡言特為之先驅爾其何足為斯堂之重也哉

送太守李君考績還嚴州序

太守李君叔玭之治嚴州六年矣弘治甲寅冬奏其績于朝書上最焉予與君有世講而喜其政成也將舉一觴以相屬迫歲暮福被相仍顧弗之遂既少間而訪君則君去久矣恆置恨焉忽一日饍部郎中程君愈過予曰吾睦人荷太守君之惠澤甚厚思得一言為歸任之慶可乎予亟諾之曰是方有歉于君而無所伸其禮者第君業已行盍徐圖之饍部請不置荏苒之間至改歲而春且過半益不獨愧李君并愧饍部矣惟己酉之歲予被放南歸泝桐江而上抵睦城下拜嚴先生之祠退與君相見富春驛中說故舊君以兄事我以道義勉我明日始別情依依若不能釋予心識之今七易寒暑矣被詔召入 朝值君之來乃不得執手一款叙誠怒然不自勝顧獨有所悉于君者不敢不為睦人告爾君世家東安為故都憲歸菴先生之季子先生與先尚書襄毅公同年進士事 四朝以正學直道聞天下其家訓極嚴君兄弟四人皆以儒發身各有立期不負其世風見流俗之事若將浼焉故其治郡惠民而有禮君起家甲科歷大理左寺正讞兩法司之獄必詳允有不可者至以身任之不少徇焉故其治郡奉公而不刻夫惠民而有禮仁之推也奉公而不刻義之施也兩者交舉而政之弗成者鮮矣此吾之所悉

于李君者睦人亦能知之乎鐘部曰知矣而未能詳者之以取徵後來夫以有請也予又曰李君之為郡也久矣將有遷陟之命吾恐睦人之欲終其惠澤而不可得也奈何鐘部曰不然使李君而有遷陟之 命則位益崇施益溥吾睦之人豈敢專有而忘君子之獻于東南山水之間哉予辭以遷鈍愧鐘部然喜其言之有合也促書并之凡睦人之仕京師者悉署名其後而鐘部予同宗其先自歙徙淳安故為之倡云

送行人王君使朝鮮序

弘治乙卯春三月禮部言朝鮮之有事也宜遣一行人往致禮于其國詔可惟時行人王君獻臣實受 命以行凡與君同年舉進士者厚善者暨檢討郭君瑀而下若干人醵餞之且相議曰敬止少年偉丰儀妙詞翰選于衆而使遠外名一旦聞 九重臨遣之日賜一品服視他使為榮然未所以副茲命者宜請教于君子一言乃託吾宗人杲及揚君志

〔篁墩文集卷三三〕 一八 六下

孝以來謁不獲則為之言曰朝鮮古箕子之封服視諸藩獨恭順自有請 賜有 詔元會聖節諸大禮歲必四三至其境去遼水不三百里而近館傳相望無寇竊險阻之虞其人業詩書比內郡聲聞如禮無煩獷犯順之習使其國者盡兩月可返則敬止之行固不必有所咨詢而使事可成也然天下之事或敗于易而成于難彼使而涉寇竊險阻之虞當煩獷犯順之習勢若難為者顧一切以虞綏處之摘其指昌其詞宣上德威而奪之氣使其知懼而感焉斯無不得其懷服者矣若朝鮮則何如其處之哉純以虞待之則彼固我之近藩業詩書比內郡不可也純以中國待之則彼終以譯而通其漸或至于狎肆亦豈法之得哉必吾之所以自處者今可畏敬可恭上以見 中國之尊下不失綏遠之義使朝鮮之人知 天朝使者秉禮遵節而善於其職若此名不愧呈華之選行足稱品服之華此敬止所有事也予又見往時使朝鮮與安南者多喜以詩賦相倡和為長雄心恒疑之夫周爰咨詢而陳詩以觀民風古使臣之職所不謂此如以其詞華愚妙自矜詡而與蠻貊爭勝負殆過于彼十倍藝焉爾此何繫乎使事之得失也哉此亦敬止所當知也

今上嗣統初詔用儒臣一人告即位于朝鮮禮部以予名上值開縱延予不使承之議讀官首不果行然恒以不得一覽東方山川之勝為快於敬止之行竊有羨焉故既序其事以贈而申之以規將凡使事之人無難也此諸君子之意也

送太常少卿沈公廷美考績還南京序

廷美年十九以上海諸生領鄉薦即有名其學自治經外兼通諸家作為歌詩得意處不減唐人風格書法兩晉尤清勁豐腴為識者所鑒賞然數奇弗偶竟入吏部銓授中書舍人遷尚寶丞幾九載僅一轉少卿而已廷美性和易有守不以仕途通塞為計念公暇與客觴詠終日當其興到開口論事後成敗古今人賢否得失如指掌聞者嘖嘖曰此有

〔篁墩文集卷三三〕 一八 七

用之才邪而滯于此弘治辛亥始用薦陞太常少卿涖任南京三考矣上其績于京師 詔仍舊任錫之誥命 陛辭將還大理卿王公景明於廷美同鄉同學號知己太常少卿李公士欽於廷美同官尚寶交莫逆喜其來而惜其去之亟也請予言為贈昔予獲交廷美時廷美方往王河東城下每好天良日有所集予必在坐歌呼笑樂終夕不自休蓋於今三十年握手話舊恍不自知其髮之種種也雖然三十年來事紛紛若蝟毛何可縷數獨以廷美觀之則當時固有較力以相高而謂其拙者矣有險捷以取上官攬左席而謂其迂者矣然不旋踵間事去名隳徒為人所指議而廷美顧如溫丹語如靡靡一飲累觴猶昔也為歌詩倚席可喜猶昔也與人論事侃侃不少屈猶昔也奏績而來予語而歸亦何歉于得意一時者矜詡而旋已失之者哉南京舊都山水佳勝處可日相䜩

以自適蓋以己觀之謂之爽隱可也以人觀之謂之仙曹亦可也人固有終其身行憂患之途求一日之樂而不可得者矣所得不既多乎況守於琅琊非一日之推受數州之而綴有仍高適蹇相乘者數之常也詘伸不失乎己者君子之守也保矣何慮哉亦獨盡其在己者而已

南征紀績序

弘治癸丑歲貴州都勻清平之夷叛那靖　詔平蠻將軍出湖湘之師往征之京營官軍自歸我株類行者聽而錦衣舍人廣右鄭君鎰其一人焉是歲冬師集貴州合鎮兵皆其落乍之地從事于賊壘也有日於是鄭君與其友指揮使尤禮等若干人書姓名于一卷題曰南征紀績指日而誓于神曰此非大丈夫分功之秋乎所不同心協力以殄寇圖報者有如此日衆志既諧乃受大將鼓旗進薄其巢穴數與賊遇奮其驍勇無一不當百者由是搗其寨若干俘馘其黨若干獲其軍資而還其所掠人畜若干庫煙兩清居民按堵奏捷于　朝

天子嘉悅班爵賜資有差而鄭君授百戶進千戶並導錦衣視軍容有加焉乃間奉此卷請為之序予惟天下事成于相契而敗于相嫉不易之理也況用兵四夷勝負之間安危繫焉豈可恃一夫之勇而弗資之人哉若鄭君與其友朋結為弟兄勉于功名勵之忠義堅腹心之託而成敵愾之功于不毛之地於禮所制五人為伍伍傳所稱師和則克者殆有合焉若彼妒此能而迫之險甲詭乙功而沒其成攜攜然惟恐人之軋己而於國之大事不少恤者亦何見之鮮哉鄭君年方妙志方健又不忘于軍旅艱難之際若是他日建勳四方致位金紫以增輝于同盟之人不自此而基之哉予故序而備之以為斯舉也不獨可施之幕府行陣之間而已

贈陳君伯熊赴湖廣布政司理問序

弘治乙卯夏四月吏部試験銓者若干人次其高下有差而序于上授職于中外惟時寔列太學生永陳君伯熊第在優等注湖廣布政司理問〻〻在藩兼為上佐其職典刑然亦卑官非他屬綠瑣屑者比人往〻不知其然而意陳君不慊于此者予曰是惡知其然哉彼郡邑官能撫人意者無銓何啻百數而理問恆缺然無所見非無所見也郡邑之官多理問之官少也天下之政務細劇而難理者莫如刑〻清則其餘可從而理故　聖朝之制設專官焉每一藩置按察司以總一方之大獄而布政司則置理問凡郡邑之刑繫布政司者悉隸之理問勘其情偽曲直而上之使〻覆之而獄成焉由是強之鋤而弱者安惡之懲而善者勸其重如此非敬以聽之勤以蒞之公以決之其不至于僨事而繳政者幾希是則按察理問品秩有崇庳治獄有大小其任之專一也君尚以為未慊而不思有以稱其職哉陳居郁門竹溪為舊家世傳春秋〻〻者聖人之刑書得其旨斯可理天下而況一官哉君年壯氣學識練世故而不迂雖因于場屋而志益健茲之往也發其平生之所蘊乎審克欽恤之間有所疑則傳之經義以求合今代制刑之與傳一協之間刑清而政理上官才之君子予之則君為不負其所學而績成于異日膺薦擢以增光于一鄉可冀也哉

贈沈君良臣知南雄府序

良臣以成化甲辰　賜進士出身第九人宜得京朝官乃還知歸德綿德河南臣州也有軍衛雜處其間政劇訟繁而良臣優為之由是部使者相繼上其治狀被旌異之典進階而及其親時親在吳中尚無恙人以為榮且慕良臣宜得入為六卿屬乃更授經歷右軍都督府〻〻事雖簡而良臣一處之以公勤豈與銓者知良臣在歸德實兼理兵民有聲而擬之以佐　戎藏之重乎於是良臣將秩考參會南雄以闕寺聞典銓者復以君名上　詔可拜　命之日始有謂良臣迴翔頗久乃今得一仲者予曰不然良臣自釋褐即把州麾佐帥幕而食中大夫之祿才職一紀爾進而守大郡服金緋以縣之下吏環視而聽約束儀然古諸侯之尊焉君是而猶憾其遷陟之濡滯可乎哉夫任之中外與

之速□君子所不計君子所計在□□□□□□□□□□□□□□安□

然蓋江廟孔道治之最劇者視中州交粥殆倍從也適者盜起江右至

于殺將吏劫府庫

聖天子憂之為置巡撫爰臣專制數路城所出入地而衛撫實所寄軍

昔往來小民繹騷將有日不暇給者視行又殊任重附又大共也然則

良臣之求稱其職也豈得謂之易〻哉吾聞天下之事小者埋則大者

可以類推易者辦則可因而積之以持其難者君子之學當然也良臣

之前此所操履所舉措廉謹詳核悉有規緒播于人口世者益試久而

益深非一時淺〻者比持之以不矜守之以不怠將見為雄之人屢其

有瘳而為君子之所嘉予者未艾也中外遲速豈良臣之所計哉

太子太保遂安伯陳公令大總戎從右府弟推重良臣喜其遷秩而惜

其去己來請一言予素交良臣知其人且其弟燕吉七良德予士考京

闈所得士又受　命校之于翰林沈氏往還非一日之雅也故序其事

以復陳公而因致其私焉

賀大理卿王公六十壽詩序

君子所貴乎壽者非謂其有可壽之資能從以長人功足以利人之

家國知書所稱古人傳所稱休〻之臣亦謂其可壽之實者故人從而

壽之好德之公也及是而耆耋期頤之壽亦從壽謝豈君子之所貴

邪予讀諸公所壽大理卿王公之詩竊為之歎曰公固有可壽之實

哉公舉天順庚辰進士及中外三十六年非為人和易闓爽周慎詳核

見者樂親之而利害莫能奪其守亦未始以矯激取名于進其官自南

京刑曹知黃州府參政廣西長憲江右入典太僕久之以都憲撫山東

而　召為大理平蓋公居刑官則一以洗冤澤物為己任不刻以為能

任有司則恤民之隱而捍其難者徵馬之令以裕民而救荒之功尤偉

以是其所歷之地咸其吏生而顧天憐孔共思而立祠以祝公之壽其

久丸甲子週遐算伊始凡在交承之契咸于好德之公者非能已于言

哉昔漢張蒼明習律令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魏高允判懷州有

遺愛而議刑三十載內外稱其平宋留滿知荊州恭敬安撫使活飢

民五十萬厥後四公俱至台輔享高壽功名顯然光照史冊求王公之

平生而數其官職固將以古賢自期者台輔高壽將不進而與之同乎

吾是以長人功足以利人之家國為古人為休〻之臣所謂不獨高德

綱劭者公能不益自力乎公名槃字景明上海人其始生日在識之六

月廿七日太子少保刑部尚書貴陵白公太子少保左都御史四明屠

公暨諸同寅各賦壽詩一章奉酒相屬于公弟請予為之序予與公同

出南畿重公之為人故不辭而書之如此他日由六十而七十如于公

又八十如高公又九十如留公以至于百歲如張公位六卿以佐

天子發育流聞與國俱積君子貴之詩從而壽之於高之章賞奚之什

洋〻渢〻被之管絃宜有名世巨公為執筆以侈其盛若鄙言則謂之

先驅可也其何足為公之輕重也哉

送王汝璋醫官南歸詩序

常之義與多世醫王氏其一焉王氏之產曰王汝瑛其學於　難而下

諸方書證治脈理尤邃自彼　徵入朝即供奉

御藥房內而　宮闈貴近外而勳戚卿大夫有疾必延汝瑛〻〻應之

無倦曰某宜攻某宜補盡一兩劑必勿藥下而賤若業市若市屠者史

之家有危急不可為者亦必懇顧于汝瑛而聽之決其名勃〻起聞四

方被　簡知權判太醫院事而汝瑛嗜書耆義一不以利為計念書與

館閣士遊往抵掌論政往〻有極時憂世之心不特醫之良也予與汝

瑛同出南畿而多病交久益親間其弟有璧汝璋者亦佳士不及識也

弘治乙卯夏五月汝璋以公檄自翁與來京師被省汝瑛于邸第時復

過予聽其談土風及世故僴爽明快頗倒若平生而動止端謙秩〻有

禮無遜迟離歐之態豎而知為汝瑛之弟也汝璋居月餘將南歸凡納

交其間五者綸闔咸詩贈之行而謁予序之且曰汝璋以推擇為醫學

訓科自郡守貳邑令丞以暨醫舍師生故家舊族之旌倪有疾必託汝璋而愈汝璋負才通敏不拘〻于一藝凡有司之公務數累穀士皆難其人者亦或委汝璋〻〻夙夜勤恪必為之竣事而及命無少懈焉六抵汝璋之醫而儒猶汝玦也汝璋之醫而才猶汝玦也汝玦之賢行于朝廷汝璋之醫行于鄉國其勤澤有遠近小大而濟人利物之仁實其所存則一而已汝璋歸哉其惠澤茲遠且大則其名益泰而不可遏吾恐鄉國之間不能專子　徵召之典且不日下矣二惠翻然旋來于時為一郡世醫之冠而於王氏見之豈非諸君子贈言屬望之意哉

元萬戶吳公與富溪程北山處士詩引

元建德路判官兼義兵萬戶吳公訥五言律詩一章與富溪北山程處士安道者今百餘年矣蓋元之季所在盜起民不勝荼毒而起山谷團義兵書保境全民之策者惟吾鄉獨盛若吳公與安道其一焉味此詩則厭亂思治與夫遠害全身之意隱然溢於言表讀之可以想見一時

友朋相與周旋世故之狀使人慨然不能已考國史傳記蓋婺源大畈汪公同最先倡義而休寧黃源吳公觀國溪西俞公士英及其子宗壽川任公本立及其弟本初星洲葉公宗茂與先高祖安定忠愍侯皆起應之而黟之汪公成德祁門之馬公國寶汪公均信程公德堅婺源之許公次誠遠相應援者尤多汉口程公兼善最先死義而瑺溪金公宥暘泰塘程公均佐與吳公皆以知兵受薦分道捍禦而吳公於安道實引以兵事十餘年間勝負相承或內附

本朝或以心元室各盡其力之所及而後生小子能道其事者則寡矣予獨念安道當多難之時口不言功慎維新之　朝身不求仕智名勇功居而弗有其蓄之深發之弘者要亦不在諸公後蓋安道所予勇望皆賢而勇之子孫曰〻子慶祥尤倜儻好義以松友自名一鄉之耆碩為慶祥與其族兄永寧共彬力以修復先業為志而永寧號竹友尤彬號梅友一時縣峙於富溪山水間白髮蒼顏見者起敬不必贅紹其貴

而德孚於鄉不必章綾其業而教成于家豈非北山處士食其報而休畫者將於是乎發之也哉慶祥之子宗盛老成好友思引其先烈而弗替乃得吳公此詩於其從弟正思所相與裝潢成卷請能詩者繼賦其後乞走一言尤嘉其志為詳者其事于首簡俾讀者知前人起家之難必修身慎行以延續于方來俾北山之名遠而彌芳富溪之澤久而彌長庶幾可以增輝斯卷豈徒曰存先世之手澤見當時之契分而已

南谿秦氏家譜序

吏部侍郎秦公崇化手續其家譜而刻之有年矣間奉以相示曰泯先世居廬州舒城之友鹿沖自宋以上譜逸莫可考五世祖漢卿勝國時始以儒起家為掾率〻〻生六安守天祐〻六安生泰化丞均玉〻泰化生洪武庚戌進士行在刑部郎中子儀先祖也郎中當永樂初奏上疏論事謫同知衛輝府始刻秦氏譜一編學士胡文穆公為之序至我家君梅山先生恒有志續焉未就而不佞實成之為三卷首譜圖以詳世系

次譜傳以著履歷次譜記以備文獻凡可知者謹書之不遺不知者闕之不敢妄有所損益明茲譜之可傳也敢請一言于編首用詔我嗣人予與公同出南畿雅相好受而讀之終卷為序曰宗法之不可復也尚矣自魏晉以及隋唐有中正之設譜牒之上用以公選舉定昏婣少寓宗法其間五季以來一切報罷至宋中葉而歐蘇之譜出例嚴法精拔者宗之下逮元季之亂諸學益廢況廬為左君鄉所竊據而受禍尤甚者哉我

高廟龍興一海內修復先王之禮律明嫡庶正良賤同姓不相偶異姓不相繼武弁之承文科之預必上圖狀論其世而後定一宗法之所維也百餘年來寓中又安而庶之為樂七也久矣故老遺黎之子孫休養生息日益以昌誦詩讀書出為世用若秦公祖孫獲保其先緒而衍其文獻之傳伊誰之力歟考秦之得姓云始於鄒戰始伯翳子孫國於秦因氏焉並盛衰之後也中間起仆凡幾代幾人而提舉公以一人之身

有子十一有孫十五曾孫二十有六玄孫五十有三五世孫六十有五來者未艾上下相去二百年爵非其所積之深且純烏有是哉允嗣世者有保境之功有惠民之政有匡時之策蔚乎炳然可以裕後而公趾美甲科歷官少宰其所與風教選舉參願謹而領使命于四方才望表表為時名流足以振其世風而弗替又誰之力歟夫念其族之所以完則非忠莫與報上感其身之所從出則非孝莫與繩武以是相勗而又以勗其後之人于無窮則宗法庶其有聞而斯譜之為可傳也審矣夫豈徒以紀名諱敘親疏別昭穆而已哉

慶滋陽韓君受勅封禮科給事中序

滋陽韓君濟民有通敏之才而勤恪以自勵為陝西苑馬寺錄事數年關輔上官亟稱之而君以地遠位下莫能有所拓以自見則慨然曰我諸子已長知向學不歸教之乃眷眷于一資斗祿問謂之何哉即不俟

美解請致其事上官甚惜之而君欣然如得策東峰日坐一室召諸子相對治經史或至夜分又延明師儒相與講肄課試其所業諸子者本訓惟謹學日以成其孟曰智舉庚戌進士擢禮科給事中其仲曰普舉丁未進士知鄞縣　召授河南道監察御史二惠競爽若雙鳳之出丹穴而翔于阿閣文采爛然為瑞一時而君篤教之功亦不可誣已弘治七年冬君以其孟考三載之績授　封徵仕郎禮科給事中遠以迎養而來拜　恩闕下衣冠相輝人嘖嘖以為盛事而同鄉僚寀者又議請文為之慶中書舍人劉汝忠授簡于予予考次君之平生而為嘉嘆曰使君眷眷一官不數年亦必循次而升或受薦而起然所理者非攻駒考牧之長則簿書期會之佐爾豈若教子之為急且重邪懿哉韓氏之為父也天下之人孰不願其子之成顧有幸不幸焉求於給事弟昆克承庭訓致如是之烈者曾幾何人偉哉韓氏之為子也肆聖天子推本溯源賁其身有章服之榮彰其德有絲綸之寵序其生有公論以彰休之養使觀者式之聞者慕而凡之為人子者知孝則其忠之勸後矣豈猶一家之私慶而已哉別二子者一門之內兄弟緝其言議風裁以翊聖天子治保艾斯民而厲以光以功名也下而吏之政觀有飽則所以為之地封者進而益崇將自茲始乎於給事弟昆同勗之相與非一日特序其事以昇激忠孝勸觴者先

壽汪翁六十詩序

新安汪氏自祖唐忠武將軍越國公越國當隋末起義保鄉井其弟長史宣城公實佐之宣城故宅在休寧之西去率山五十里曰臘原亦曰彭原山川盤回地土沃衍子孫不下數千指其俗好文其人多壽若大倫翁者實宣城公之裔其為人敦頑樸慎而持之以儉勤行之以義讓田疇業隆甲于鄉其從弟大淵判永州從姪進之舉進士皆名流也子彬為邑庠生次子涓亦讀書謹樸有孫三人其齊從兄弟有七八十歲者數人而翁亦壽周一甲矣翁既以家務付兩子乃作樓于所居南山

下居之日登眺觴詠為樂榜曰南山樓一切世務事不問其子娇曰李生謨與漢同學以翁誕辰在弘治丙辰九月廿四日命工繪香山九老圖相之以詩用祝翁壽而求予為之引予觀鵬之為物水擊三千扶搖直上者九萬而去以六月息猶之壽者也而老彭則人之壽者取以名地汪氏世居焉壽之鍾也南山之樓本以其地名而詩之稱壽者曰如南山不騫雖偶而實相契焉壽之徵也白傅在香山作九老之會世傳為美談而翁與羣從兄弟蒼顏白髮為樂于率山之下不俟爵而榮不待祿而富壽之等也然則誦南華之篇詠風人之雅讀辭吟先生長慶之句壽徵孔張風日妍美使望于樓而歌之羣從兄弟起而和焉屬翁一觴翁心樂之體休而神祿由六十而七十八十自其子孫之學成而顯達翁然塤箎之諧秩然橋梓之峙瑩然冰玉之輝使鄉之人指而曰臘原之上有賢如汪翁壽如汪翁觀者嘉嘆聞者欣慕尚有不一之書為翁重者予當祈為之張本云耳

贈進士李君知宣城縣序

家除李君應靈之受 命宰宣城也予嘗賦一詩既而良輔廷平作巨軸述李君之事䌸求予序予辭之曰言惡可君是其聲乎而良輔請益堅曰應靈忠顯同年友也忠顯家于歙其別業在宣城有弟也嘗受經儒學而應靈實惠教之也以是有請焉凡應靈之意謂詩之教婉而約非序不足以致詳也予諾之未及為李君行矣間日則以請良輔曰應靈為故戶部正郎渭之子漢章以文學政事名于一時不幸不究其遠業以終應靈世其經舉于鄉而進于
天子之廷策然高等其家訓之懿學力之強何惜乎不腆之言而後有待哉顧其意若有不厭于數之者君子歉然不自滿之意也人惟自滿而后所謂功名道德者畫焉止矣謂人不可以加我矣而不知我之不足以踰中人奚益焉若吾應靈其知此術夫持是心以莅政必勤持是心以臨民必畏持是心以事上必忠吾見宣城之治將庶幾古之循吏

以無負于世科與
朝天子為民擇令之意可知也雖異之進寵重之 召在部使者令李君其誰與歸本大而末茂實厚而聲閎固不易之理也然則良輔之椽陞于友朋豈直發抒之私而已哉予從歲受 部省覲道宣城望敬亭游宛水宿宛陵書院一夕愛其山川高深風土淳樸與吾新安實相似故因李君之行而忘其言之複也如此予既以是畀良輔俾書寄之而士夫聞聞者漸廣焉咸附名其後蓋皆樂李君之為人而幸宣民之有豫也

聖賢像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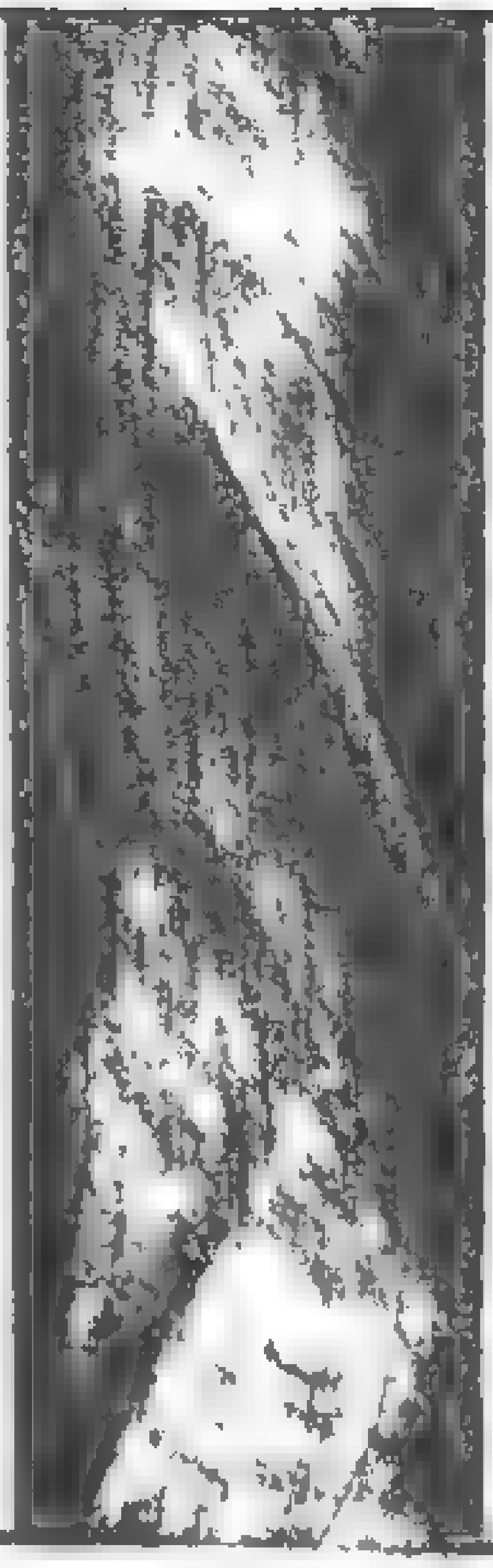
聖賢像一卷故貯江程氏家藏石刻本也予所見蘇浙二刻本與此互有得失名亦小異皆宋畫院所賜舊本散行于世者最後于京師見宋真蹟于陸詹事家於休寧又見之於汪將秀和較之三本大有不同如刻本以東平王為宋武帝以謝參為曹[illegible]以羊祜為宋仁宗以寇萊為李勣以趙清獻陸丞相為狄梁公又以凌煙勳臣中擇程盧公為李臨淮飲中八仙中獨以汝陽王為唐太宗之類甚多以今考之東漢諸王常御遠遊冠又謂之側注冠若南北朝安得有此曹娥喜黃老師壺公故為道衣與橫披賦詩自號河上傳稱玄帝神像所仁宗御容亦非然衰裾帶者可相擬也晉公灣不于中人而以之為英公西山九華處士總建陽家廟本皆作深衣幅巾而乃為袍笏之像是皆後人亂其標目而傳者各以所見為定本也是竟畫院賜本為近之故輟矣重定一番且標名以古今贊辭繫之于右而記其不同之故如此焚香啓册歛衽爾觀仰企聖賢[illegible]千古而凡一時勳猷節行文學材藝之士皆得我師焉豈直寓目而已弘治九年歲次丙辰秋八月四日後學新安程敏政謹識

壽鮑君從遠六十序

歙西多舊家曰棠樾者鮑氏世居之鮑氏之先有父子遇寇難爭相讓

命寇義而釋之鄉人號慈孝鮑家事見宋史又曰雙橋者鄭氏居也其先在元有循吏鄉人言于官表其門曰貞白里兩家文獻累累世為婚姻非餘姓所及曰鮑君從遠者在諸鮑中尤號名士足不關公府而修敬于家庭身不出市塵而殫力于墟墓其性曠達不以貌嗣為戚而得四男其行平直不以長生為幾而壽六袠殆庶幾古之所謂孝弟力田者歟嗣歲之冬十二月六日懸弧之辰也其號曰雙橋鄭巍以書來予言為之壽予家居時嘗過歙西溯以溪過棠樾往雙橋訪先輩之遺跡頗瞻望其景而不能去其父兄子弟兄弟者往往謹禮度節有文以是知其在孝貞白之遺風者然來源也然則從遠之壽予又焉得靳然之請哉從遠之從祖謙齋先生近世老儒予不及見之而獲交其子泰亦究心內學人也爐之從父璨隱居力學好古文辭與予善且與歙敦書甚力于故道從遠之為人序以畀之又綠其所居之處賦詩四章其後俾壽筵之上童子歌之以侑觴而申南山之祝焉

崇之椒兮有堂有廡㡿而不雜䋲考之居彼碩人兮樂此有餘　崇之
椒兮有畊有貽既讀且耕惟小之常彼碩人兮其孰我私　崇之椒兮
有子有女子也詵詵倩亦楚楚彼碩人兮爰樂考從　崇之椒兮有洵
有瞭碩保百齡筋骨無勞彼碩人兮其樂陶陶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四

序

旌功錄序

皇明有　社稷之臣曰少保兵部尚書贈太傅于肅愍公當正統己巳
之秋光輔　中興坐摧強虜以身佩安危于天下天下頌之而不幸爲權
奸所擠死之未幾權奸以次敗戮我
憲宗皇帝奉
英廟之志復官賜葬加祿其子冕
今上皇帝又廣
先帝之德意贈官易名立祠墓下子額曰旌功俾有司歲時祀焉而公
之忠勳益恭白于天下矣冕以應天尹致政家居感
列聖之大恩而悼先烈之不泯也手集　褒典及狀碑莫詠之作爲五
卷題曰旌功錄刻梓傳焉而以序爲屬敏政特史官蓋嘗得公之首
末因卒業而嘆曰當
景帝之不豫也公與廷臣上疏請復
憲廟于東宮期必得請乃已疏再上　上閉門而石亨等以是夕奉迎
英廟于南宮復位改元用大學士徐有貞策即誣公等以大逆下之獄
給事中王鎮等爲之　廷劾至曰臣等與于某誓不同朝左都御史蕭
維禎等爲之　廷鞫則謂于某等意欲迎立外藩以危宗社奏上
英廟特之而有貞進曰非此則今日之事爲無名由是議決蓋國史所
書炳如日星而天下之所共聞者也嗚呼自昔權奸將有所不利于忠
勳之臣則必內置腹心外張羽翼蛇盤鬼附相與無間而後得以逞焉
若漢太尉李固之死梁冀與宋丞相趙汝愚之死韓侂胄與肅愍公之死石
亨一也夫以胡廣之依阿而馬融爲之草奏李沐爲之疏詆司刑之
臣又相與文致之而後衣冠之禍成此敏政以爲肅愍公之死雖出于亨
而上于柄臣之心私□□之以栽于法吏之手不誣也首禍之罪則

通于天矣春秋討賊必先黨與亦所以沐滅而自興于孔氏之家法哉噫廣鐘融冰之流其始特出于阿諛或出于忌嫉或幸于迎合以狹時徼利而已詎知一念之酷至于激主聽變國是而空善類如烈火之燎原滔水之滔天不可拯救也哉然歛政歷考載籍凡權奸阿黨忌嫉迎合之徒敗戮相尋縱或偷生一時亦媿死不暇得失利衆不見其利也而忠勳之報毋有大定焉蓋誅而求固之後既斃而雪冤忠之究方族而旌肅愍公之功善惡之應溥然而流芳遺臭所以繫於世臣子之勸懲者可驗也歛政不佞輒論次其大者于首簡為觀者先焉嗚呼則是編也豈直一家之私書而已公諱謙字廷益錢塘人勲德之詳具載狀碑男守景職辯學政興不媿於世胄而之嗣近擇同宗子免忠為繼以奉肅愍公之祀君子以為得禮意云

慶方伯魏公壽七十序

唐樂天居士以詞翰妙一時而忠言嘉謨不以窮達易其操亦有如蘇長公所稱者然李以是為世忌坐謫江州司馬起領州尾歷五朝始得謝病居香山結名勝為九老會其詩者謂如貞鴻之冥可附而致一時稱用譽養雅娛若牛李之黨訓注之變性性為世儋笑則樂天固一世之豪也求之近時若姚江魏公孔淵亦其人焉公少負俊才舉進士為御史事

英宗敢言無所避春特憲節東抵三韓南走八閩遠而至于六詔咨諏民瘼舉剌綏撫直欲與古人相下上同時流輩鮮儷之者

憲宗初遂用林莊敏公薦合廷議舉公以都憲出撫廷傍命未下為忌者所搆謫判四川崇慶州以去去幾三十年中間稍用薦起守嘉定遷守當州參政閩中司右轄于江西再為忌者所搆得 旨復留以弘治丙辰復致仕所歷三郡兩省皆有惠政號稱循良後升之利尤多至其暇日覽觀山川懷古今攀先作賢渡見元和長慶之作亦無所讓乃若歸故鄉仍以自適又與知石樸之勝相似而年亦七十矣壽豈期頤自今伊始焉夙矣樂以樂天有人雖欲忌而撓之得乎予以成化丙戌舉進士公監試于廷目予策卑曰君言過直恐無敢薦于 上者而予終以迂左無所遇于世老大益頗遑惟噫昔三十二寒暑矣南北暌違不能賦一詩為公壽而建德諸生王素敬等適來告曰公誕辰在歲七月十有八日請所以壽公者蓋公之仲子端朝典教建德敢推愛之義也予以是書之不辭而拜申鄙意于末簡云

程孺人七十壽序

成化壬寅歲予家居倡諸族編刻統宗譜山斗之程預焉山斗與予同出忠壯公十四世孫都使公澐其族有世忠行祠子孫不下數千指有名植者年少而頗事趣其家之詳則起對曰植兩歲而孤母劉氏年二十七家窘勢單志不貳適謝肯以親紡績上奉祖母終其身下撫教植為之娶復抱孫為我先人一脉之緒賴弗墜者實母氏之力也顧植不能自立以白其慈節于世恒負憾爾予感其言為序之曰尚立且言于縣令歐陽君昇之斗升之祿以為養於是孺人年五十餘矣歐陽君礩許可稍安植勤雖有才諸為更名智每進與語兩程夫子新祠成復遺智請祀典于 朝時予方服闋北上智侍行焉問且請曰母氏之慈節碩藉重一言諾之未暇也弘治戊申予南歸闕義塾孺人之所抱孫曰搏亦來就學予嘗 出過山斗宿世忠祠問其族之老者幾人執書執賢山十人乎稱孺人之慈節年六十益健將請文壽之而予又坐病莫能應也於是更十易寒暑矣智之族弟曰天相言孺人以今年壽七十四月十日設帨之辰而搏適以是日娶家慶迭臻孺人甚悅宗長能復新一言為一族之光乎蓋智之欲得予文甚久予職史氏於異時他姓之賢者尚欲訪錄追書之而況出于同姓之親接于耳目之近者哉是誠不可辭矣惟天之報施善人必使之有壽以厚其身必使之有子以引其澤夫然後為善者不怠而民興于行矣若程孺人之持家撫孤以節白勵有烈丈夫所不能者脫彼而乘歷否而再泰老者之時樂子孫

之成天之所以厚其孚引其澤者將示其衡也智入官可期而有司坐
於門之典以諷俗亦事之不可終已者然則孺人心益恬壽益增一鄉
[illegible]之一郡稱之豈直有光于一族而已哉

張母吳太孺人七十壽慶序

監察御史祁門張君志學歷兩臺三年之績得受　勅命贈父處
士翰文林郎如其官母吳氏封太孺人配周氏封孺人歸報之日適太
孺人壽開七袠之朔　天子下臨命服在躬與其壽符觀以子顯誠已
極一時之榮矣會志學奉　命出按八閩有過里之便而太孺人誕辰
在九月望後五日志學以是朝使秩于堂拜稱觴壽燕張樂偕其室
人舍衣翟冠恭奉一觴爲太孺人千百歲壽維時其族之疏戚與鄉之
老稚遠邇畢集填塞里巷起居鼓[illegible]闐[illegible]節山川草木赫然生輝固
不嘉美以爲數百年來未有也盛矣哉前此其同寅王君一言華繪圖
致書請言爲慶予於志學同郡於太孺人同邑知其詳不獲辭也太孺

人生流口頑宗長歸石溪殷氏事其姑節婦汪氏甚孝相處士甚恭友
其娣姒甚睦御僮僕佃傭有恩意業務事時祀禮賓客待族姻有情而
不絆育子五人其長爲志學其次曰侃曰[illegible]光太孺人皆擇師訓之而
志學遂登進士出宰巨邑入官六察有及民之政有紛紛之績有匡
國之疏律己奉公賢稱燁然太孺人之教居多蓋慈孝之足以相成有
君此者王君繪圖請言之擧固出於尚齒好德之誠不能自已者乎古
詩人之頌其人於壽必擬之岡陵於爵祿必期之遠大孚之道也繼始
自今志學之名位益升太孺人之孚其榮養益備心益休體益康由七
袠上躋于百齡由初封制致于極品上之人所以褒顯與士大夫所以
祝頌將愈久而益盛可知也汪孺人之族姪進士禎於志學有中表之
義雅善予亦爲之申請因書之而文字華闕不足以揄揚盛壽之美爲
可愧云

望雲樓詩序

望雲樓詩一卷諸士夫凡以爲徽郡同守彭公希明而作彭公世居長
沙瀏陽厥考梓衢君仕爲汪都御中歲祈錦母夫人黎氏以賢明稱于
族姻生公一人教之孔篤公也[illegible]言夜分不寐公以是學成舉鄉
進士考銓部首選推同守徽郡丈夫決之陞而夫人不及見矣初公葬
夫人于邑之[illegible]作一樓日居之瞻依望城有日望雲
既葬皇〻如有望而弗至顧丁之反顧也望〻焉如有從而弗及孝子
既仕而不能忘也嘗以行部至休寧過予也其長請序于[illegible]以爲
善之若孚禮望者思之深而覩其像見之意也禮婦洗在北堂而豫
祖堂背見于詩不敢斥言母而言萱者示敬也若彭公可謂知孝而達
于禮者者與想公之登斯樓也豈無冊山碧水之佳麗名花異卉之芳
妍一無所寓目乃獨以望萱名之則凡在佳麗者見之適以增其感曰
吾親之遺體藏其間可復作乎其芳妍者玩之適以滋其決曰安得是
吾親于九京奉之以對肖陽而爲樂耶推公之心殆不易此以知[illegible]好德

人所同然宜諸君子有懿德之什至于盈視傾聽而未支也然則公之
一樓雖小卷之衆作繼體者不一其所以繫風化而與禮孝者亦何巨
細短長之有哉于於是有感焉公之治徽郡也以公勤見稱乃于更政
民受養之歲以屢論且君子之學由親〻而仁民而愛物雖勃考成不可
謂者如此他日被旌異之典名位益升仁民愛物之澤益廣將受
誥命褒其有母而夫人甚教益炳然四方其亦以爲斯樓之重者學
[illegible]序

李忠文公家乘序

故國子祭酒贈禮部左侍郎安成李忠文公家乘十卷其第一爲
誥命勅諭賜祭文其第二至第五爲倡詠及贈送文若詩其第六爲行
狀墓表傳其第七爲祠諡諸奏及祠記其第八爲像贊祭文哀輓其第
九爲附錄〻其後之所致也其第十爲世譜〻其先之所從出也蓋公
之孫股縣教諭昇司訓祁門時所編次當乘以見示求打因爲之叙

如左而序之曰公賢人也道德有于身而正學爲言足以利人之家國
非中古以來功名材藝之士可得而差次者也昔在
文皇初被公年二十進士中俾積學翰林院教之所以爲燕翼之計甚
至而公亦上感知遇自刑曹改侍講郎慨然疏論天下事被繫兩歲不
死洪熙初復抗言極諫被　廷杖不死改交阯道御史又三上章下
詔獄不死
宣廟初稍進侍讀學士蓋有意稍用之不果正統中自翰長爲祭酒又
忤權貴人被首木不死於是年七十有四矣累請得謝去三兩歲而有
己巳之變猶于疏選將練兵獎忠節正名分三事蓋天下之人無賢不
肖皆知公名想見風裁思執鞭而不可得非道德有于身如古之人孰
與于斯乎公沒之六年巡撫都憲臣以公爲請謚于　朝
詔特謚文毅成化中始復有贈官錄後之命改謚忠文久之又用守臣
奏並享忠節祠蓋公之大凡如此嗚呼人之生在造物者未始無意然　〔金生黍文集卷三四〕一八六　一滴
往往困阨危辱其身俾才弗究用而生民不獲被其澤自昔然已豈獨
後世哉公與泰和王文端公臨川王文安公吉水錢文肅公三五君子
在館閣四十年所職不踰簡冊詞翰間垂老始出而掌吏事教生徒而
公之名尤盛嗚呼公名之盛豈公之幸哉萬年之恭賞善之厲雖賢者
猶不免此而又奚責乎抑通塞否泰天實爲之而人力固不至此也考
公議之建請謚　制語之褒嘉與一時元老之贈貽贊頌非不知公者
而公之死名全節壽考令終亦不可謂之不遇獨有志之士畏天命而
悲人窮者追論其世有遺憾焉公則何歉乎身哉定生既承之史官及
閱之刑部筆稿嘗評公直道而行如漢汲黯立朝屢被譴不屈如唐顏真
卿爲師儒檢身率下如宋石介自以爲百世之下有賢者論與或不易
此遂僭書之編首公自號古廉學者稱古廉先生詩文別行若干卷
兩朝奏議則當時已焚其稿不可復得矣

程彥綱夫婦同壽序

竹塢在歙之西我程氏世居之其地岭拔其屋鱗次街巷相通坊表相
望嗚呼何啻一小邑哉自宋丞相吉國文清公盛時分四大房曰正府
曰公居之曰上府公之弟侍郎山容公居之曰舊府曰下府亦皆公
之群從兄弟所居二數百年族房子孫不下數十百指遇慶事則族人
畢集燕饗張宴數日不絕而於稱壽者爲盛至於夫婦同壽若彥綱君者
尤不易得彥綱君爲侍郎七世孫生於弘治丙辰九月廿四日其
配朱方徐氏生於十月十八日相去半月同壽六十無恙在堂而有
子孫以供滫瀡之養甚樂所謂耆者其從弟曰道之曰式
之以書來請一言且曰彥綱性淳樸無所嗜年十二夫其父衰喪不置
奉其母左右就養必得其歡心年將八十乃終人稱其孝彥綱以孤子
弱力起家務以元宗爲志由是田宅世增不替于昔人稱其賢彥綱雖
有餘積以自殖然恥恤貧乏人稱其義且得徐氏相之有
勤約之行有饋祀之禮有鄰姒之義甚厥類古之所謂聽德者惟不吝　〔金里娶文集卷三十四〕一八七　一百
一言爲壽道之况幸哉予往歲嘗率二三族人遊乎其林于觀其
山川之秀明門戶之殷盛人物之環偉道仕者有聲庠校之爲
仕者有學而閭閻之間文德道其有同壽者蓋丞相侍郎之盛德遺
烈家規閫範有啓于前者未于後百世如新也况彥綱君夫婦在堂乃
中表二若丈爲叫妹慶哉由六十而七十八十以底于期頤使視婚之
上之曰是爲夫婦者其少也有琴瑟唱鞠之敬其壯也有鹿公伉儷
之賢其老也將有不公會母之壽而爲一宗之美談焉同致慶者之意
哉

汪理衰余壽序

吾郡有子期氏以成化庚子歲爲先尚書襄毅公卜葬休寧之南山齊
以所注二感甚而子序爲蓋葬之數年家多盛事予亦去
國由丈議者爭於子期謂地當有水患非吉而予序之不審也然是地
實予與子期論定考之郭氏書皆叶獨不叶于世之所謂羅經星卜之

心契其說非聽受數年家弟□□□以入　剏旣卒先夫人而所厝之壙極燥有氣畢物上騰與先公之葬十七年矣由是識者愈證謂予期之學不可及而予序之甚善□何其說之不倫也大抵學無主見則易惑以變無足恠者予期又嘗謂□氏從成劉氏叢金首攄理命詞有益學者而叢金未有序彼以見觸辭乎說以見之賦序矣又豈資乎獨念地理之書純駁不一而爲其術者恆洞淺者執所得以自是陋者譎禍福以誑人皆規利而已予期則不然以郭氏爲經三家名賢爲傳初不牽于他書沈潛反覆究極旨趣合所得者爲之註以傳欲使人曉然知先正不用其山其水之義而黜經暈對之異說殊焉庶以副人子慎終之孝而歸于儒者窮理之一端何其用心亦公且厚哉予以是序之使讀者知予期之非空言皆有所試而爲之者也

知止吳君夫婦偕壽七十序

隆阜在休寧邑西南據率水之上流其地獨渥厚其境坦以隆其名爲食其土以生者多豐腴壽考君吳君九雲其一焉予往歲過吳君三出其曾大父韞中先生遺稿及蘇太史所爲韞玉山房記相示知韞中先生當

高廟初舉賢良應　制賦鳳凰臺望大江詩稱　旨授官浙之平陽滯以終蓋一時名流云久之君一訪予至南山語次復請予爲知止之詩則君所自號也因賦一詩君以爲知己後不相聞者數年君昏數世嚴氏忽以書抵京師謂將有以壽君夫婦者知君生辰在明年六月二十七日君配金孺人生辰在十月三日同閱七十甲子矣世職求詩繪者爲圖諸搢紳大夫爲詩而屬予序焉君長身玉立美鬚髯家殷碩而性簡嘿自幼至老不入城市金孺人復以賢淑相高舉子孫之養而心恬力健論者謂有鹿門之遺風焉夫仁者樂山故好静而能壽静其德壽其驗也鹿門之遺安平陽之韞玉與君之知止雖所就之風猷德業小大不一乃若恬退而以履險爲廣康靖而以躁進爲恥守分而以出位

爲安則皆有得壽之道矣君夫婦之偕老豈無由然哉吾方承之詞林汨汨仕途不得一來勝爲君壽然追思故鄉山水之間與老成人相招容則未始一日不往來于懷也而俟得請歸南山放舟清溪訪君隆阜討晚歲之盟君年益高德益邵執筆以頌君夫婦之壽由七十而躋八望九以進百齡有日矣

三叔祖母汪孺人八十壽詩序

人生至六十始可以壽言至七十則謂之古稀矣而況八十哉況偕老而躋有子孫之養哉我三叔祖母太孺人壽躋八十無恙在堂明年冬十月二十有三日始生之辰也於是生閱甲子五百一十有餘矣敏政官京師不克奉一觴拜壽膝下乃取長生之物可備養者爲題十四分寄諸所從遊諸子姓俾各賦詩一章題曰爲慶且序其事曰禮稱百年曰期頤頤者養也言飲食起居無不待于養也賦詩致慶之言如此太孺人汪氏西門□宗歸我三叔祖處士公諱寧曾叔祖尤溪府君及王夫人以孝聞處姊姒以友愛與處士公伉儷白首無間言生丈夫子二人曰彥英君彥華君並以才俊起家旣碩而豐太孺人不以老焉息富焉侈也有孫三人俾其長而才者俾游學宮而紡績之勤服食之素施諸身論其家者尤力敏政以成化戊戌奉　詔歸省始復拜于家庭太孺人年六十矣弘治己酉被放南還又復拜焉太孺人年七十矣盍每見益老而身益強德益尊則手額私慶曰懿哉有壽之徵乎矧茲歸然八十伊始家庭肆婚親鄰畢集命童子歌一詩俯一觴致期頤之祝太孺人固將鑒其誠而爲怡顏哉或曰此十四詠者皆難致之物也雖取備養之意也而徒以言語相矜可乎敏政曰不然古之養者或以燕或以饗然主於致敬也敬則以旨甘口體而已敬則酒盈而不飲肉乾而不食凡設而不備至壽之年宗人□□衆也使民見之者以爲至恭莫不加□□□□文哉取備養之物而詠歌之以爲壽亦致吾敬而已

平齋文會錄序

文之用也大可以華國次可以飾史又次可以榮身而揚先烈要之爲不可闕者然孔子猶謂文勝質則史必質文相稱然後爲文則文必有本之足貴乎吾觀于方氏之子[illegible]文會錄有感焉于[illegible]許方氏聚居之世有文人且所與多文士歙縣與休寧相接自宋而上率散失由元以來尚有存者儒學吏世良輯其詩若干卷爲內集名人碩夫之贈貽賦詠若干卷爲外集謁余以求序在年矣未有以復也既予以服闋將入朝世良乃申其請乃克閱之數日乃當矣哉考其小序知方之先鑑弟見者在元不仕所題三間廟有題三姓拜表宮之句和人九日有貢箭不開孫令鄭之句若尚如此其後若士敎以身教而有節婦之旌文纂辨其觀而有百感之作文院謄其宗而有積善世譜之作月同之善言春秋社飲之雅意拊樂也所論者則但出于懷古感時指事抒情而而於歲規友愛晰然識之作尤多益其出處之概而家庭之教寧怪之承節義之守有足稱者然後歎此皆文詞之一事之工而復爲得故嗚

呼三[illegible]諸謝寺閑矣夫君子不能無識焉若[illegible]之[illegible]于書因[illegible]于休機不在能言之流而篤行純孝可宜存有譏又之[illegible]則[illegible]本不可[illegible]無者封之之賢率一門出一時其富[illegible]而加之有[illegible]若[illegible]必有[illegible]識之者亦何[illegible]于無傳哉後之人因斯集而益求之以進于古[illegible]其[illegible]或貴其身而揚先烈小之以飾史大之以華國使人稱之曰是[illegible]不獨乎盈一鄉之文而已此非世良之志乎

貽範續集序

予嘗成化中編程氏貽範集三十卷大抵皆文也[illegible]而[illegible]刻之爲續集自各以所有者相付編次來首而入剡之期迫不果因有[illegible]識[illegible]逐成此編凡十卷嘗命剡如左或[illegible]當時作與先世時[illegible]選能見[illegible]況珠集[illegible]偶[illegible]之謂是誠[illegible]矣補此之所載或述祖德或志先業或有[illegible]或有辭[illegible]有言行[illegible]跡或增始或倡和或得而與[illegible]物以示感[illegible]多以存者[illegible]備者俾後之

人何分五之高古以爲法因于鄉之人[illegible]而加勉乃爲一族言[illegible]非敢公其傳于四方也哉[illegible]然曰是[illegible]以識之

黃山圖并詩爲羅君夫婦壽序

黃山爲東南巨鎮跨數郡之境而在新安者特雄秀每閱圖經得其槩而心欲之不及往遊也弘治丁巳冬十一月六日決策一遊自湯口以入涉益深境益勝三十六峯上撼天表而飛橋亘兩岸怪石參差巖壁削利珠砂之泉升霞之溪白龍之湫軒轅浮丘丞之煉藥之遺跡往往而在陰晴頃刻變幻萬狀游者至相顧愕眙不類人境眞天下之奇觀也因留寺中而出之數日客有汪克[illegible]者携黃山圖及分題之詩來謁以將以壽羅君夫婦請予一言辭不獲啓而視之則其山水歷歷皆予目之所近觀也誦其詩則又予口之所欲言而不逮焉者也因進而詢羅君夫婦之爲人克言羅君名[illegible]義[illegible]之後也以貲雄里中從京師至君尤好善樂義嘗施予以取樂名其所居之堂鄉人服其公感

其恩善其質近仁而慕靜得樂山之說故克之有是舉也君之配吳孺人世家溪南性慈儉佐君子餘家[illegible]人有[illegible]二人曰元孫良孫皆孝謹能拓其世業而充其家也予觀古人有所頌禱多見于詩曰如岡如陵也又曰如南山之不騫也其致隆如此然則斯圖也斯詩也附得古詩人頌禱之意乎孺人之壽在是月之二十八日羅君之壽在明年三月之十三日皆六十矣壽延既張琬朋舉集俾童子歌諸君子之詩以侑觴羅君夫婦樂而有之心益休體益健自六十而期致于耄耄期頤之境可期也雖然予考之郡乘羅氏居歙之呈坎其先世有仙人居石獅[illegible]得道跨白狼過潭東巨石輕舉而去是固有得于軒轅丈觀之說而與予之游往來茲山不可知也然則羅君固所謂壽祉而足以副諸君子之所祝頌者與恨予之不足以知之也姑序之云爾

嚴鎮謝氏永思祠序

謝氏在周以[illegible]姓世居陳留蓋中原之望也至晉水嘉

來子孫從元帝東渡遂望江左而祥勳以化崇文學與六朝相終始而
其盛于太保文靖公公長弟亦中郎將册六世曰謙仕梁為東陽內史
又六世曰傑仕隋為歙州教授因官而家歙之中鵠鄉以績著行姓其地
曰詹村蓋歙有詹之始也傑十三世孫彥常兩子並仕唐季曰門下侍
郎瑞金吾將軍詮詮別居祁門瑞之後分處休歙傳再世曰泌宋太平
興國五年進士歷諫議大夫史有傳上距中郎二十七世矣而史以為
太保者本其族系言之也泌長子衍為太常奉禮郎傳三世曰玘遷邑
之西溪玘傳再世曰仁智又遷邑之梓木坑仁智傳五世曰伯淵當宋
南渡出贅邑巖鎮左史呂公家遂留居焉蓋巖鎮有詹之祖也伯淵子
一人曰勝祖勝祖傳四世其可見者一人曰天佑天佑子一人曰善祥
善祥有子四人有孫十一人曾孫二十五人其胤之來者未艾也善祥之
子曰文遷孫曰廷懋廷懋為續譜以合其族倡其後未竟而謝世廷
懋之弟曰廷春廷春暨廷馨思繼其父兄之志而譜克成焉乃奉以請序

（金華叢書本集卷三十四　一八十二）

廷馨子貽道被選為儒學生而廷春之婿程鵬實宋丞相槐塘文清
公子族孫也遂往既捨乃不以辭而告之曰凡有姓于斯世者孰非古
帝王及公侯卿大夫之苗裔特其世遠而莫知其所從出爾盛衰顯晦
之靡常有國者不免而況卒失爵之後隸編氓之餘裔乎百世之下
哉惟積善以基之好文以輔之庶乎墜緒可尋而先德可徵也斯若于
甲伯盛于太保中興于諫議其後散處而盛且顯者尚有[illegible]巖鎮
之既將其一焉爾基之以積善輔之以好文子孫相承自今伊始安知
不有克宗之士出其間使爵祿勳猷繼美前烈斯世與向之諸謝
相高而為斯譜之重者乎古之人於其鄉以名宦顯儒非其姓者尚有
所慕亦且致為以之仰繼托之敬而況同所自出之祖然者哉禮曰君
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傚詹氏後人可不勉
諸

休寧流塘詹氏家譜序

流塘詹貴存中奉其所修家譜一帙以告予曰詹之先出周宣王次子
文侯之裔世望河間和晉末有諱忱者避地南陽陽祈三曰康邦咸邦
啟邦隨元帝東渡散處江南而康邦子慶義官至侍衛將軍居建安慶
義子洗為福州候官令宋宣之後有諱敬者由建安徙歙又傳而至
貴公者始從婺源之間坑族最盛貴公傳四世曰小八公復自間坑徙
慶源又十二世曰百一公始遷休寧百一生初仕宋為太學錄定居流
塘迨貴存十五世矣子孫不下千指而譜未續也貴存為是懼爰輯舊聞以
成斯帙求請序之以示我後人予嘉存中言而語之故曰族之有譜非
徒以錄名諱備考稽而已一家之禮樂實寓焉世俗循而不知其為重
者久矣孔子曰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譜之作其錄于斯乎
又曰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故曰禮樂之說管乎人
情矣夫譜成而族之倫莫秩然而分可謂異矣異而後有敬曰此諸父
也此諸兄也不敢忽也竭行而族之情睦然春合可謂同矣同而後

（篁墩文集卷三十四　一八十三）

有親曰此當愛也此當恤也不敢疏也一家之禮樂既與推之一鄉可
知也進而推之邦國可知也夫是以尚譜譜其有益世教也詹氏之所
積遠矣所居流塘有佳山水風氣厚完生其間者勝而勤生不必泉布
之修也讀而躬行不必衣纓之華也亂來譜而為之譜以親其宗族
其支派求以自附于三代之民已乎今
聖天子御極撫大下以變和宇內而一邑之間一鄉之下有若詹氏可
謂賢矣雖無親有告焉記曰仁近樂義近禮又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然則求以無愧斯譜者必自其身始身脩而後一家之仁義可崇仁義
崇則禮樂興矣不然所謂錄名諱而備考者在之有之譜之實何如
哉存中高明學善為詩詩者禮之始樂之章也其知之矣

五箴解序

聖門之教莫先求仁而求仁之要又非遠人以為道也禁止其視聽言
動之非禮而敬以十之則日用之間表裏交正而德可全矣顧其為說

莫詳于顏曾氏之所聞又莫切于程朱氏之所藏者惜乎後學不能體
而行之則其所居之門旣有講習誦說而已江浦敎諭開化吳景端氏
嘗取四箴及敬齋箴為之箋釋並五箴解以示學者其學者復求李諫
閒從予游因來以請序曰景端之志也嗚呼洙泗遠矣心學晦而功利
之說熾倒于後世伊洛勃興考亭繼之由是陸緒可尋而講夫子之所
以告顏子者乾道也告冉子者坤道也夫乾言誠坤言敬聖賢之學於
是焉分而敬實後學之法守也一不敬則私意萬端起而害仁不可勝
道誠何自而致乎敬而安焉則無已可克而仁矣仁則一于天理而誠
矣此希聖之功也五箴之所由作也景端生百世之下而知所用力又
思以及人非能篤于為己之學有是哉聖訓在目遺矩源無孤陋無閭
豈勝犒歎聊述所見以付謨俾致之景端以求益焉

太傅兼 太子太傅平江伯陳公壽詩序

弘治戊午春三月哉生明

皇儲初授經于 文華殿前期加 恩文武大臣若干人惟時太保兼
太子太傅平江伯陳公加太傅仍兼傅
青宮又五月而受 誥贈其曾祖平江恭襄侯至其父熙國莊敏公三
世皆保傅淡疏崇階前所未有又兩月而為公初度之辰逆其甲子之
所經三百有六十矣駙馬都尉樊公於公為親家重其上壽伊始而
寵數之洪臻也合諸勳戚播之詠歌若干篇將以季秋廿有八日舉一
觴慶焉屬予為之引惟
天眷
皇明畀之世臣以光輔 熙運比于隆古盛矣哉而予竊有說焉龍樊
壽考世豈無之而君子所重者名與實副之為難爾不然雖膺殊寵冰
殊寵人將指議之不暇奚貴焉公宗而沉雅負志略事
英宗
憲考暨

今天子出入中外三十年凡軍國重務及大典禮必參預討行禮成
上倚為重而其大者鎮二廣則宣 國威豐冒險阻勤賊數千還所掠
餘萬口撫畸拯癘領表戢寧其功甚偉總漕十二年善撫士而究心于
國用前後所陳百餘疏興革之際其利甚博河決張秋績屢援公相度
事宜源原籌畫為安流人允于熟溺其惠甚久此三者壽之基也然不
能不汨于見忌而忠恪自將不易其守焯公議歸之而
聖眷加焉以殿巖之尊兼台輔之責視古推勳宿德之臣殆無與讓非
名實相副之為難哉恭襄公當
文皇從都北京首總漕府給國足兵號良將其漕規踵行至今莊敏公
嘗將偏師靖閩寇一時大將多以敗者獨莊敏得進侯封 賜券金
其先所以培其家脈甚遠公嗣其遺烈而光大之若是豈偶爾倖得者之
可比哉崧高之章壯猶之什對揚王休之作見于三百篇尚矣雖近代
詩律不可以差次而本於貴盛好德感

上戴恩之誠一也然則諸公所為致慶者豈直游從之好姻婭之私哉
祝公之壽上佐
天子整六師鎮四夷保至平之緒以貽上天純佑
有明之心如漢營平如唐汾陽如宋之延州米季子則公所重于天下
後世者又不啻今日而已公自號雲谷通經史妙詞翰厚與不佞交良
厚非一日雅且在 宮僚誼不可辭也遂僭書于簡首為觀者先焉

奉送少師兼 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徐公謝
政南歸序

三代而下號平世君臣之相與者多出于體貌而或全或否繫其遭為
其出于心相孚而進退兩得者其盛也若今大學士宜興介生徐公之
歸固昔人之所願而不可得者與公以進士及第事
英宗
憲考

今上皇帝四十有五年位三孤總百揆贊命輔翼宮僚之峻付託之專 寵命之優渥前是未有也訏公之體國圖報殫力不足豈肯求暇逸于一日之為快哉然壽逾七十自今歲來疾疢日侵視履孔艱誠有不可出者遂三上章求去稱請乃已此古大臣之心審已保節非苟騰巽牘而陰復覬留者也
上以公四朝元老勳茂望隆 睿學之所資 皇德之所養民生之所真皆藉公翊成有不可一日釋者故於其在告也遣國醫 賜尚食存問周悉冀其速愈而公疾未可瘳乃體其去志之決至三請而後從之賜勑加贐遣廷臣一人乘傳衛行命有司供月廩給僕從仍官其一子于 朝此古聖王之心尊賢貴老非姑以備禮文塞故實者非進退兩得哉 命下之日蓋有使然謂一時良輔而不獲終其太平之功為朝廷惜者亦有驩然謂一代盛事而以得謝為公榮者於是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武進白公合同郡之仕者餞公于郊 枚簡不佞請所以為贈辭不獲則為之言曰公之行所繫大矣天子之璽書士夫之公議褒錫而嘉予之備矣亦何俟不腆之詞而為是嘵嘵哉惟公以青年歌鹿鳴而上京師致通顯發揮之矣功成名遂還政而歸為鄉人子弟遲公之來瞻丰采而聽緒論曰吾邦之先達若是 聖朝之耆舊若是名臣之進退以道若是企慕興起以力于學是公之出處雖繫重輕于天下而一鄉之觀感先焉宜不可無述也雖然昔人之爵祿榮名與公相似者不少也或弗謹于官常而以事去或中露其所不韙為上所厭斁而後去求全夫體貌且不可得況心之相孚恩禮始終無纖芥之隙如公者哉盛矣不佞在詞林從公後餘三十年荷教益為厚今元良出閣復被薦與 宮僚之選抵京師五月而公去之故於白公之請有紫于中不可已爰述公之所以事
上與
上之所以待公者復之而因以為天下後世道焉

送于千戶序

新安衛千戶于侯文遂年六十即請于 朝以官授其子應〻時年尚幼弱謹自牧無綺紈之習觀者歎其後之浙〻然乎既而當比試來京師其年長矣性淑而不驁處己接人禮縟而不妄視昔為勝於是兵部請于
上而試之閱武場授甲選馬其將歸也鄉人在京師者咸予贈之言予與于氏交再世矣應之祖武略君和易諄篤其居官約己奉公不朘削其下人以自殖其治產節浮費勸課鼓田廬之盛甲一州然未始以豪侈自矜周窮賑乏無間疏戚凡有所貸券皆惻然不出于要譽德之足以起家者也文遂儒爽通達嘗充儒學生習經史好詞翰於先業皆規惟謹不妄費倡義於圖籍祠守津梁諸利人垂後之舉雖捐至數百金不惜其雅識最久戎務修明於事可否必裁然以義為前郤才之足以保家者也然則應之居官理家者亦惟於是乎取法足矣奚俟他求哉雖然身者居官理家之本也能謹其身使無愧于其心志無疚于其膺體則其可進才可成官職可升而世業可托也既鄉舉儒成化中予訪武畢于鄧城時年八十而文遂初得男抱孫飲客樂甚予為之賦詩有老境看孫子亦安之句蓋指應也今二十年矣過者家居應數省予南山見刻新安文獻志及胡子知言諸書籍其父助費甚力予與文遂昵黃山騰騎馬侍行風雪中左右益恭人不知其富貴家子也其向好且知重若此其後所成安知其不有邁于祖父哉先尚書襄毅公孫女四人應長弟恩為少詹方以儒學生需次秋闈弟三弟允忠稺紳少保肅愍公為嗣孫以 特恩授杭州前衛千戶世主祠事蓋其先之流慶未艾也而應發軔仕途為鄉人所期望若此可不勗諸

送潘君玉汝同知金華府序

玉汝舉成化甲辰進士第授知湖廣之蘄水縣事凡入覲及初考者三被行其賢勞者再旌異者一非處己之公蒞事之勤聽訟之明審卹求

濟涉百度之修舉周悉求不負所學已劇

聖天子為民擇令之盛心亦可謂良有司矣弘治戊午夏進同知金華府事　廷謝日吾鄉之人有言者曰王汝性亢直不能逢迎上官於事可否以義爭雖臨之利害不卹也故恒懼其為人所陰中今擢升大夫佐上郡宜賀又有言者曰近者今有司之九載考績者進二階得旌異者乃以大　召入備㝡察之選予部之擢爲今王汝旌異在考績之後雖以推擇進四階而不獲備官守于　闕下宜惜是二端者皆非也夫士君子之仕在行其所學而已豈崇卑中外便己與不便己之足計哉利不以喜鈍不以戚古之人所以自律而考人以為定本者也潘氏世居婺源至王汝尤好修謹禮以尚書舉于鄉而東于

天子之廷其不為便私計也可知矣婺源于朱子之闕里流風漸被既久且深而尚書者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在焉推所得者而見之行其何有于郡邑長則其施也益博其成也益遠且大又可知矣夫金華之為

郡也與新安接壤文獻之盛甲東南若東萊呂公實與朱子相望而起倡斯道以覺後進流風漸被亦尚有見于今日者乎王汝勉之不以人之所惜與所賀者為重輕使學道愛人之政出于先賢過化之邦斯鄉人所望于君子者餘不足道也王汝嘗從予講習故贈言者以是見委而予固將有言以致爰助之意者故書之不辭

送鄭君萬里知南城縣序

弘治戊午冬十月七日吏部奏取選人注官而萬里之銓期未當也以特選與焉　廷注江西之南城知縣今少宗伯張公縣人也待漏之際以問予曰鄭君何如予曰鄭君治春秋其學以古人為師其志勇其識正其才核使治南城甚善張公聞予言為之慨然曰吾邑之幸邪大宗伯金溪徐公問吾向在南監六館之間若鄭生者其少誠科目遺才也又明日退食　文華殿大學士長沙李公公曰非徐南城尹鄭其在歙鄭某邪予曰公何自知之李公曰吾向考南畿秋試御史上號要君方提學南畿以期小試十三所首士姓名相異白請驗之既而揭曉其所失者三人鄭某在焉以是知之不知其跡之滯此也相與嘆嘆且以為人生出處其遲速利鈍固自有定數邪萬里將辭　朝而南置酒為別酒半起曰鄉先生倘無一言以贈鵬也乎曰子何如人俟鄙言以為加損哉予往來家山或出或處予未嘗不相我以道義而潸從勝談之樂又不足言也其大者若倡立考亭祠于郡學上書巡撫大臣請罷織郡代輸糧八萬石事關教養議者不能奪予甚壯之其餘某措繫一鄉之利害重輕者又不可縷數也雖然此豈所以取足萬里哉鄭為歙巨宗其先若令君之能活民廟食至今若貞白先生之廉吏彼旌其異若師山先生之道學忠義名著史冊一鄉之人孰不仰之況其子孫若萬里者哉所謂者師山之曾也所居者今君貞白之官也推其世學以見于百里使無忝于先烈庶幾於　朝家作養收錄之恩與諸老先生平日期待之意無負矣別屈之久消其伸必遠且大他日由一邑之政而馴致焉其又孰得而禦之哉

壽封翰林編修吳君七十詩序

南夫以翰林編修上其三載之績得　賜勅命封其父可晚君文林郎如其官命下而君之年正届七十南夫過予言曰一鵬不佞官詞林實庭聞所及而汪濊之　寵壽豈之適兼得之一旦不勝其為私慶也爰以吾郡名蹟分題求賦詠之寓歸為壽而詩不可無序敢布以請南夫聚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予被　命教之閱可晚君不及識也戊午春服闋過吾門識焉是歲夏君來視南夫于京師復辭后南歸其為人樸厚謹願老而賢者也君子惟南夫一人教之孔力南夫亦恭訓惟謹遂克以文行顯于時賢而有子者也其有茲榮命與壽相高福履所臻不可企也致慶之際聲詩不揚其何以昭宣　國恩啟發世祥宜諸君子之作渢渢洋洋而不能自已者乎夫古之論詩者以樂山樂水而詩人祝壽亦比興于川于南山尚矣吾中山水甲天下今擬其名勝而播之詠

歌為君壽其亦有得于風人善頌之義者歟君誕辰在歲之八月廿有
六日壽斯之時風日有妍郡官僚與耆舊畢集命童子歌諸名士之詩
而侑觴觀者以與聞者以為吳中山水如此鍾而為人有壽君可曉
有文行若南夫固一時之盛哉雖然吳之名蹟固莫有如泰伯之為顯
矣其子孫徧東南而延州季子獨年百餘歲人傳以為仙吾固疑其嗣
系之多壽種也安知君之不仰希遺躅而為盛世之遺老哉抑季子以
知詩名春秋襲其遺聲而為君壽者南夫又非出于樂吳發之者之所
為哉南夫清才妙語詞林翹楚其學益邃其名位益升而君之心益休
體益康年其子之宗封益進而未艾諸君子之詩所以為壽者亦將有不
助于此乎輒以是致隆于可晚君父子書之以竢

東海遺愛錄序

南安人以其故守張公之有遺愛也其去則相與留像于城北金蓮山
之高明所嚴其德政而為文勒之石其沒則以贈奉非便從祀于郡治

又集其祠記頌歌詩士詠之類為遺愛錄以傳其言曰公治南安六
年養有資教有藝死有所歸而生息者有所恃而飽居無羽役行無
病涉而士不惑于異教凡尚賢與學勸農濟物之政蓋不可縷數公以
詞翰名一時郡佳山水及古蹟必約寮寀臨觀觴詠竟日道郡下者往
往歌得其草書與守而去罷詠來焉此錄之所繇作而序不可闕也敢
因所善以請貴于與公同年進士知其人方其出守南安士多惜之以
為用弗其才者孰知其政之若此哉夫文與政在孔門亦不可得兼也
故歷代史循吏文苑別立傳其所書文人而有治行惟謝宣城牧北海
尤著當時思之後世頌之以姓配郡弗敢忘而謝公之亭名宣之祠至
今名實所存不可誣也張公守南安遺愛若此而詞翰之妙亦莫能掩
高情之韻陶然與二公者相望于百代之上乎公六子皆賢曰弘實舉
進士為監察御史曰弘至舉進士為兵科給事中詞翰並有父風可繼
諸謝是固無及氏而俗其後之一驗歟諸而序之能獨以答郡人之

思亦將以慰吾亡友于地下公諱弼字汝弼世居松之華亭東海其別
號云

篁溪程氏族譜序

所貴乎世家有賢後者謂其能續前人之闕業而道之夫然使其名
烈以光其世衍以昌不負而榮不富而豐斯可矣而世之能力於是者
恒寡若篁溪之族續譜之事其殆庶乎始成化壬寅歲予作續宗世譜
二十卷會者四十四房而山斗之程與篁程之先蓋將始于周大司馬
程伯休父望安定自晉忠誠君嬰至漢原侯黑更望廣平下逮吳盪
寇將軍都亭侯普始渡江居建康都亭四世孫東晉新安太守元譚始
居郡篁墩太守十二世孫梁將軍忠壯公靈洗顯食于鄉子孫始盛蓋
新安諸程所共祖也忠壯十四世孫唐歙州郡知兵馬使檢校御史中
丞澐又別居休寧汊口生三子曰歙州牙將檢校戶部尚書仲堅居郡
門曰和以歙州兵馬先鋒仲節居歙古城曰左領軍大將軍南節居休

寧陪郭兵馬三世孫迪仕為休寧縣尉遂居邑小東門子珙又別居下屯
林則山斗之祖也又譜云迪生二子其長曰大公諱碩其次曰察公諱
熙同遷山斗碩生行仁二二生諸四又遷篁田當會譜時察公子孫附
見其所出而大公之後以事不克會遂失傳之蓋於今十年矣諸四五
世孫璇璣兩房號篁溪子孫不下數千指顧譜未有續者於是璨十一
世孫泰亨善始議纘之且謀擇夫世愈遠名愈湮以予之嘗主斯會也
乃奉其所修稿而序其故于篇端予閱之一過則悅然曰於戲篁其能
文而加詳引其實而不失微顯闡幽而前乎其有源續譜弌漏而後
乎其有嗣如光祿之為急而異夫世之力他途以為其先人之榮
侈者哉或疑統宗之為譜也大此未之不可以追入也奈何予曰不然
世之所可援而為者誠而已矣事出於誠則正之實足以服人苟出於
偽則遂之不足以行遠昔者孔子少孤不知其父墓所在久之問于鄹
曼父之母始得合葬于防亦獨以其言之足據事之當為有不可已焉

若開熙則決諸理而易干義庶乎所謂世家賢後者春耳者非其人邪嗣是以往子孫孫子將與山斗之族相峙永存并敬其賢而崇昭穆益修而明要其同合其離正其以軌繩宗之不及而可慨其補訂之為難哉庸書之以明告我同姓者

慶孫君士寬六十壽序

郡學二程生道休寧以請曰孫氏居巖鎮者仕寬君蓋雝容業分之士也今茲壽屆六十其始生之辰在歲之九月廿九日不佞與其二子忠順忠弼有同窗之好有麗澤之益聯繪壽圖託諸君子詠歌之而屬其上敢乞序一言且道其詳曰君性甚孝友謹身尚禮事其父文斌及其母病衣不解帶湯藥必嘗以進昆弟七人君行四處之一於和由是衆議齊叶産益拓業益振然君雖富而不自驕益敦樸尤孝〻以關其修靡戒其家好義樂施遇窮不能存貧不能葬者量力給之每恨其不出閭里閈而所及不廣會有

（篁墩文集）卷三十四　一八二二

詔勸分郎大發粟賑民得賜冠帶榮其身然榮亦非君意君少嗜學勸于家務乃命其二子為儒學生二子者甚俊頴學業甚充每行輩下郡邑課士忠順率居首選蓋有決科之望而忠弼亦奮志思亢其宗者乎聞而嘉之曰是固宜壽哉洪範諸福壽居首富次之康寧好德又次之蓋非壽無以享諸福而非富無以養非康寧無以樂非好德無以為壽之基顧世之獲是者恒鮮焉獲之有備全厚薄大小不一而均之不可無慶也若仕寬君力孝友之行于一門而施之一家者固已效矣進而表于鄉則有救荒之勞又進而庠于公則有業儒之子歲律一週而體益健心益休階此以踰耄耋而底于期頤之域可知焉豈非一念孝友之所致哉宜諸君子圖之以彰其樂稱之以宜其美而致夫尚齒貴德之心有不能已邪古語云年彌高德彌邵非徒以企夫世之達尊者而已德同人之所同有也隨其分之所及而取足以為善焉備不可乎吾知仕寬君所當益厚則所施益博所以裕其後之人者益盛且久慶之者益將有不一之書孰能樂之哉二程生曰謂與材皆一時之秀而文者其言可徵也以序之不辭

五城黃氏會通譜序

自宗法不明于後世凡通都大邑之間然巨室能傳譜其家者蓋不多得矣若進而能譜其族則加鮮焉況又能推而譜其所同原異流者哉是非其心之仁志之遂力之健固不能有此而或一二見于吾鄉則亦以其居之僻俗之厚用能保其典籍丘墓于兵革之餘乃克爾邪君五城黃氏其一焉黃之先本嬴姓出自陸終受封于黃世奉黃帝之祀逮周而見錄于春秋曰黃人與其有尊攘之功後為楚所并子孫因以國氏而春申君實顯于楚同東明者春申之族從番君起滅秦居江夏子孫始盛由是江夏之黃遂望于天下其顯于漢者若魏郡太守香香之子大尉郡鄉侯瓊瓊之孫司隸校尉陽泉侯琬世以忠孝聞琬之後曰積仕晉為新安太守卒葬郡姚家墩子孫因家焉殆今新安之黃所共祖也再十七世曰儀仕唐為祁門尉因居祁門左田生二子遜謐謐別

（篁墩文集）卷三十四　一八二三　一

居休寧西湧生一子思聰遜生二子思誠思道〻〻付為時貽貞因家為三世曰元之為鈞州判官嘗修時貽黃氏譜而序之思誠再世曰瑰生三子叔完叔仲叔李叔仲從發源横槎叔李徙浮梁勤功思聰五世曰文璞自西湧別居五城鎮生一子晁〻生四子樂溫朴李昌暴生四子宗義宗禹宗明宗和則今五城諸黃所共祖也李昌三世曰侃嘗修五城黃氏譜而序之宗義自五城徙溪口三世曰何以紀道進士歷大府寺丞爵休寧縣男贈通議大夫為時聞人蓋商山安撫吳文肅公其甥汶口端明少師程公其甥而會里程文簡公其師也宗禹宗明四世諸孫最盛其顯者曰洪曰煥曰瑛曰應龍曰餘曰卓曰珏煥生司户需孫中陳文龍榜進士餘生霈益當豐天錫及棣餘需徵中方逢辰榜進士〻生制幹當利中文天祥榜進士桃增孫相程文清公璧翔之孫生若干〻〻先行叟入元授〻陽書院山長為時稱儒紳緒而著其興間之故當益先前而稱年陵陳定宇先生實御之而沃乎亦嘗壽其

譜之續者㹤三世曰元珪娶吴氏以□于浙大以終開元天曆中族
其門曰節孝見青城吳文肅公之銘由是三世曰仲琏娶吴氏復以節
聞一國初旌其門曰貞節以信有功者一江公之譜惟龍六世曰昇
當洪武乙亥再續其譜而□孔□曾□曰序之至天順壬午□九世曰
雲蘇續作一覽圖述宗□同其族弟曰梓曰港大會諸賢為通譜
自江夏而新安而黟始自新安而歙之石嶺祁之后田休寧之五城婺
源之櫃□黟之古城積□評□之勤功石斛又自□標而休□閩宗
平盤溪鄒湯鐵山自五城而溪口星洲頴南龍陽兩山汶口□陳村
闕口績溪芳坑巖城諸派自天順以至今該幾三十年所□之仁志
之遠力之健若雲蘇者殆非其人歟然求之四方他姓豈無其人及其
志與力而處孔道之下經綸□之交與□偏于□儒□間□于無淩賴
欲聯其族而合其同源異流者于一旦豈非事之甚難者哉於是取以
鋟梓踰年而告成奉以請序其首簡予聞之□日得其大端而書之曰
惟黃氏之先實以忠孝有聞厥家故為其後人者或學古勵行以淑其
身或聯科世祿以延其澤或高蹈□吟以拓其度中世以來男以孝婦
以節旌其門者于史者又足以上昭祖德下啓孫□而況諸譜既同則
宗盟益篤宗法可尋所謂新安之黃者將由一郡而遍于四方自與江
夏之望相高于數百載之上而無□焉者亦將兆于斯乎詩云無念爾
祖聿修厥德又云雖有他人不如我同姓黃氏子孫其尚勖之若夫譜
昭穆之稽徵文獻之可□貞□之□則前人之序已備茲不復贅云

序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徐公壽詩序

天將啓清明之治興長厚之風于熙洽之朝必預生哲人擬其時而
錫之壽以就其久大之業可徵也若今翰林諸君子奉壽少師義興徐
公先生之作敍政賜誦之而歎梓曰休哉公初以第一甲進士入翰林
為編修值
英廟復辟選輔
憲考于青宮暨嗣位三十年五轉而至六卿兼翰長柄用之望寖隆然
忌者日甚弗果
今上御極乃合廷議召入閣猶有忌害是時
上前銳政罷出論□發罪侯良郡□貪懋□姦端而逐貨利之臣凡成憲之
散于百度者一時舉措畧盡公位次左揆但懷隱憂數□類歲□屛足以
竢而公端委其閒室其辭而折之萌凡五六年內外晏然底於大中使
清明之治成而益著消長厚之風行而洗者□天下倚公為重而公亦
有不能釋焉者矣惟昔君有商阿衡有周畢公及丙相在漢房公在唐
文富二老在宋式扣三四主或壽幾千百齡令德茂勳載經史者莫之
與京皆所謂擬其時而生者求公之所操存與其所樹立寧不將於斯
乎夫淸儉不奪之資遠碩不華之學博雅不撓之操如易之大人書之
元德禮所記之休休樂善者公所有也而赫赫之聲威以為功矜訑訑
之智術以為能締私以自固數寄而揚己者公所恥也豈惟恥哉方且
慇其人欲捄之而莫可得也由是觀之非天注意哲人而終沮于見忌
則烏足以致若是之盛哉然則比跡擧高而與丙房文富四公相後先
若公之壽夭也公之輔政以來由大宗伯司徒進太宰歷三孤總
國典領經筵兼官師加殿閣大學士者三位益崇德益謙身益健
弘治丁巳七月二十一日仰度之辰也其春秋七十矣諸君子以生□

令旦播之詠歌燕衎風雅體裁不一然衎公以師傅之尊踴躍贊順之詩福蒼生保義類以光輔我
聖天子撫熙洽之運于億萬載而無疆衆口一詞無不同者然則是卷也豈直為公一身之慶而已哉敏政不佞方家居不獲攜書進之末其入
朝也將圖嗣慶乃特書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如右為觀者先焉

贈叅政龐君之任福建序

凡今臺省及方嶽大臣有闕員者吏部請于
上而以名聞且疏其下曰某也賢某也勞事宜進補疏上即報可維間有再擬者不常也刑科都給事中天台龐君元化以成化甲辰進士筮仕工科升都諫久之進擬大理丞于兩京不果又進擬叅政于福建不果至再上而後
從之　廷謝日有言者曰龐君嘗奉
命督造于盧溝迄工而民不擾嘗奉遣餉于兩川嚴禁法而兵食足兩辰會試請分考而所取士號得人其在刑科狀疏勞于時加論駁重輕惟

所當以賢以勞其孰尚之然進擬恒不果用豈嘗劾中侍忤貴端指言貴戚扶植善類数之所敢盡言不諱而致然哉君之疏誠懇切每一出衆即是君而未始以利害自沮其學之正識之卓操履之慎求之一時若君可數也而進擬再三豈終不果于用哉惟
聖天子嗣位以來勤政畏天求賢恤民日不暇給其於龐君有聽納無厭擯則其緩于用君者殆留之諫垣稽其忠言廣治道以自輔耳夫知之審而後用者古哲王官人之要也疑者遂以為置君弗之思也然予有告焉福建古閩粤地負嶺海之險去京師七千里其所轄郡邑數十戶口數百萬士卒之屯戍番舶之所速集承平既久弊端日滋然自宋南渡而直儒出其間文獻所徵比隆鄒魯大藩也叅政居使之次秩三品食上大夫之祿征科考閱堤阬興作撥兵恤下之務無不當預其所屬羣吏環視內向而受約束動數十百人事任也龐君在久在右勤事而納忠久矣久而後計其名益盛夫其名益盛則君子之為貴也益備不有以副之可乎君樸哉從以往當事任持之不矜行之非懈職思其憂而無忘于諫垣以老所以為史師而無牽于流俗其吏與民將畏而愛之曰是嘗以直道聞于時者也賢益彰勞益宣澤益弘而名益
上之所知益深士夫之有所責備于君者蓋不出此也於是大村諸公以君有遠別求所以為贈而予忝東居輒一言之如此或又疑為不足以盡君之才也是誠然矣顧君子之所以力學體諸身而見之行者豈資祿高下內外之足計乎才敵茂而爵位崇在異時將有不可辭者不預道之以濟君也

休寧東門邵氏族譜序

邵氏出周大保召康公之後子孫因以召為氏世望博陵其後亂之可見者或加邑或不加邑則猶邢邸郡邦之類從其便稱也晉宋嘉末有隨東渡居潤之丹陽者有為始新縣令而解居者始新即今淳安云至

諱仁祥者生有義烈廟食嚴之烏龍山歷代神譽之奉以王爵事見邑志其族甚蕃名之見于宦牒者炳如也宋靖康末有官判潞州而隨南渡者曰琪琪之子全為休寧稅司從樂遂居邑東門實自淳安之諫村來從全之子堅猶自著曰桐江老人紹定中記其事于譜堅七世孫曰孜曰誼當元時並有盛名孜為邑之醫學錄以世家東門取泰東陵來故事自號青門生卒不汙于履亂以死誼仕　興運被薦為邑之儒學訓導改黟學始重輯舊譜而序之者壽坊司直溪汪公也誼四世孫曰翺喜文史樂見名士自以先世國稿多散于兵燹力收復之而又續其譜以傳請予為之引予觀邵氏之先遠有端緒康公以聖德輔周見尊孔子然則邵氏之譜成而所願乎後人者取則康公之遺矩而已無務外求也康公之言見于書一則曰敬德二則曰敬德見于詩則曰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若是者天下後世所當取則而況出于得姓之後者哉敬則修其身矣孝則能敬其先矣引則有所將導而業可興矣翼

貝有所扶翊而宗可睦矣能所以□□遂承其先德而從曰記名諱備故實亦何貴于譜哉考汪公之□□□□□□□則之纘譜則弘治丁巳歲律一周邵氏之譜一纘□□□□□□□□□一兆乎□學弟□為善好學仕不大顯貴志以沒□□□□之未盡者將不在其後之人乎翀從叔永隆于從叔之婿故知其家為詳而引其端邵氏子孫其尚勗之

是歲冬十有二月上澣

棠樾鮑氏傳家錄序

歙棠樾鮑以潜氏奉一帙來予所居之南山堂以相視曰此光庭之所輯錄也自宋抵今凡以為鮑氏而作者咸萃焉蓋前此多已失之金華燬于回祿有不勝其追悼者矣光庭從懼爰發所藏及蒐之群從欲以備一家之言顧未有訂之者敢拜以請時予將北上辭之而請益堅寓宿僧舍以必得為期因諾之而卒業則為之嘉歎曰懿哉鮑氏之所積遠矣慈孝之事著于宋史而見于我

文皇之聖製昆弟子孫宦學相承閫壺相師名一鄉而聞四方久矣然非有紀述以備考索則名不相通而人無以睹其全固一家之闕典也迺為之彙次為卷十四為詩文若干篇題曰傳家錄以授之而以潜使以序請屬予治行戒徒御矣不能執筆則又使人尾予後為若以潜亦可謂知所重而篤于顯祖者哉棠樾在歙西予嘗過之山谷回環林樾清邃堂皇櫛比綽楔相望皆鮑氏一家無異姓焉所居不下數千百指老者淳樸少者馴謹誠感德之後而文獻不可以無徵也彼世之巨家所計以傳者率以田宅貨財花石玩好相夸鮮而能保其一再傳者斯已寡矣求如鮑氏以慈孝開先碩儒遺老義夫貞婦繼繼不絕至數百年之久昭乎簡牒播于賢人君子之詠歌頌贊若數月織者豈多見哉是可傳矣雖然高山之仰維桑之敬古之人於同鄉異姓之賢者尚知所景慕效法況先世哉觀其言師其人擬其深覆其所在鮑氏後人可不勉焉以增輝掩映於無窮于編輯者之意哉

壽封吏部稽勲郎中周先生七十序

山積土而崇水積流而深人積德而高壽遐福從之理也君子之所貴也夫焉而山于平地貴焉而川于大陸見者必駭之矣世豈無壽與福者而不必其德之能積者奚足貴哉若封勲部郎中石屋周先生之獲壽與福可驗矣先生家系之蕭然其上世所積甚遠至先生嗜學不仕為善孔力其大者余溺嬰于歲侵兄弟困于妖火損門地而不忍湮井以病及噎通券而不忍迫人以自殖義故章。猶遠邇其又大者訓成其子木近仁入官于　朝享祿養者二十年逍遙林間與造物游壽豈康強七衰伊始若先生之所積豈淺之為丈夫者可得擬哉近仁雖起進甲科篤志聖賢之學自副南京行人司歷參政制江凡所建白舉措一師古人嘗請以延平入從祀以重訓恭正學其在制公務之餘立義塚以勸孝求鄂王之裔修睢陽之墓以勸忠手校五經四子鋟行以示後學實皆先生庭訓啓之而近仁亦可謂以善養者非直祿養而已其

所積若山增而崇若水增而深毓靈秀以蕃殖普潤澤以惠下土皆理之常不可誣者然則先生樂其子之善養心益休體益豫登期頤之壽膺金紫之封使人知積厚而發宏見貴于君子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先生誕辰當歲之二月望日不佞於近仁有道義之雅故緣其情論其所積以致慶因以為世勸焉

萃英集序

都憲李公德馨以其所編萃英集十四卷者示予而屬之序予與公同出南畿且相知辭不可閱之累日而歎曰懿哉其得之富也想昔盛時名卿士大夫之相與還往非詞則不足以宣而其可見者贈言著于禮賦詩載于春秋肆周之文號稱郁郁而行能器業教育當世者往往可考而知也中古以來斯道不廢然治產者謹于務府居官者壹于簿書考圖籍志藝文將世錄家乘之類非仕優而學者亦有所不暇矣公世家姑孰早負大志學于米石書院而舉于鄉登成化己丑進士第拜給

事刑科屢疏時政嘉閱日興出佐湘江右丁歲役而所隸胡東獨稔行部九江至高良山值烈餘之逼而反風恭和大暵禱而雨為方伯山西政平譽隆遂用 廷議被 簡知晉副都憲有僭偏南京之命一年而總漕兩淮撫列郡再晉右都憲興革所加兵民交濟且終廬鳳泗之役以永利來者其才之宏識之達操履之慎著聲于中外久矣宜中外士夫之於公也官有慶政有紀行有餞乎居有倡和宅憂有哀輓雖其體裁音節不一也而因以考見一時善治之成雅言之宣及師友寮從之盛此英之所由集而名焉者與公宣力四方勳猷茂矣入坐廟堂合眾彥以輔
天子而收治平之功也有日其所得益富則凡備采錄于 國史作矜式于鄉邦衍慶澤于子孫皆將有取焉豈徒示修于藝苑而已公名蕙字德馨所至揭洗蘆二字于齋居因以為號其所得于雅潔在集中尤多意公之所自致于遠大者基此是為序

明威李公哀輓詩序

予被 召北上道出山東時都閫李公泰 勑守德州送予舟中拜以請曰先明威之殯館也毓將解官送柩而以情白大司馬大司馬謂非令甲所載宜率古制墨縗從事盡境而返禮也毓恐勦命孫于恭襲事而告哀于士夫得哀輓若干篇集以成帙敢請為之序予重其孝誥之公復使人尾舟以俟行少間乃披閱事狀知明威公諱慶字惟善滁人早入保定武舉皆與榮兼通諸史及兵略占候之說有志用世而丁家之艱世其祿以千戶留戍紫荊關天順中舉將才上京師衆時務及論邊防事宜各一通發允欽皆中遂魁武舉 詔進指揮僉事總練士伍軍營有白金賚錦之 賜成化初從征荊襄亦策功有將略之賜其為人慷慨英發以功名自許而中歲得疾不可出矣都閫公在德州尚無恙乃以安車迎至幕府甚樂久之而疾作頃死不亂命都閫守官以忠潔勤以選卒年七十有六其大致如此嗚呼三良山一併八哀之賦尚矣繼是而有作者雖其辭不可以班而出乎為國惜賢之意一也例明威公一帥閫將而並爭于相亘褒顯之禁在所當惜者哉遡清殘虜跳梁遼東孔棘
聖天子於將帥之臣往往撫髀而思下詔而求之四方則士而志于體國而懷疆場之憂者亦烏能已于言哉都閫公為器甚偉加之親賢樂學察將論為官都指揮同知譽望日隆非泥草可及異時破敵壇之選收靖虜之勳以終明威之志使其名列彝常而書史冊其為孝當有大焉又不特見之哀輓而已

怡靜居士葉君八十壽序

尚齒與養老之禮通于四代當其時由朝廷以達州閭禮行而俗厚降及後世先王之制泯焉其可見者鄉射而已然州閭間相與為壽猶情殷而義篤豈非老老之道自古已然而禮之在人心者自莫能已邪怡靜居士葉君之壽八十也黃門魏公及其所親密者皆請予一言將以

其疑狀賀為壽于與魏公及葉君所居實同巷不獲辭而諏其詳則知葉之先居維揚泰州至君之父始起材武官正千戶隸府軍而占籍京師君嘗業詩書不屑仕出遊江南其所積豐所發嗇所與遊必謹厚者於孝友睦婣任卹六行蓋優優焉思宅已而裕人也子珍能本其志惟樑以濟荒用 恩例授官視七品從子琦尤精于藝業官百戶有孫五人而見曾孫焉其大致如此因嘉歎曰七十之年昔之人以為古稀況八十哉壽至八十則于公有常珍之奉于家有專養之子實于射以明尊杖于 朝以示異蓋先王尚齒與養老之禮如此若葉君雖不獲仕于朝而天爵在躬非奉之常珍與子之專養者蓋不俟官而足以自致也雖不獲賓乎射杖乎 朝而所居輦下以衣冠之族抗公卿之禮其所以為壽且異者無歉也然則君之致壽與諸公之壽君者固親昵之私而於勸孝敦俗之助豈不兼有所得哉雖然祝其年者非致隆不足以盡老老之道禮稱百年曰期頤蓋人壽以百年為期而老者飲食起居

動作無不待於養也自今以往君心益休體益康享其年之養也益備由八十而上極于百年也亦幾矣抑孔子謂仁者靜而以壽歸之靜者壽之基也君居闤闠日處乎紛華之境乃以怡靜自名其中之所存不有異乎流俗哉南山之祝歲一為之詩當有不一之書繼其後而予言特為之張本爾君誕辰在歲之冬十月四日是為序

遊黃山卷引

予往來家山二十年恒思為黃山之遊不果弘治丁巳十月之三日至歙城決策往焉府公衛侯及士友胡同行甚衆值冬霧不止有甚至潛口而返者有進至楊干寺一宿而返者惟清流時習鏡山三人佐予甚勇冒雨行兩日抵湯口陰曀四合微雪交下予亦索然以為不可登矣至山麓雲氣忽晴循兩崖而入怪石參差飛橫虹亘三十六峯出沒天表湯泉沸石屋之下而嶺外石灘古木陰翳有龍宅焉其境幽異其狀偉絕四人者相顧愕然疑不類人世乃小憩祥符寺留四時出山又明

日清流作長卷請書道中所賦者各書一通或疑黃山之為景也非太白之句不能當其勝非摩詰之圖不能盡其變顧此半日之遊僅見其一二且短章寂寥若此惡足以自傷乎是大不然譬諸嘗肉食者得其一臠餘品可知所得益新則所飫益甘若盡得之終身之頃無餘味矣然則茲遊特啓其端耳他日謝事遷山累棲而來分攝而卧希塵外之高蹤繼古賢之逸響必有其人以挈予而名後世者若今所得則亦出于一時良會不可以無紀也清流為于明文遠時習為鄭鵬萬里皆予友鏡山為李訊彥夫從予學既遊之七日篁墩居士程敏政克勤父識

滿道清風圖卷詩引

憲副談公時英之赴官于蜀也凡同年友在京師者醵餞之學士李公世賢之第酒半出畫竹一卷副以二律曰滿道清風蓋少司空史公天瑞所作以贈行皆自　宮傅太宰屠公朝宗而下和者七人徵予為之引予竊觀古君子於友朋離合之際必有飲食相酬酢焉以道相進之雅也又必有詞章歌詠相倡和焉以致其惓惓之不但已也吾榜三百五十有三人自丙戌抵戊午三十有二年其間離合有不可數計者矣夫其相居而會數則視離合為輕輕故處而會稀則視離合為重重則其情益親其言益傾吐而不可遏況歲月彼遒各加老焉而加有萬里之行者哉雖然離合老壯之不可常者情也不以離合老壯而為前卻者道也時英起留臺御史僉憲于閩陝副臬于江右所至清謹以廉貪立懦為己責其發也變而節逾厲其比德于竹宜哉夫竹之清風足以掃塵煩滌熱若其節挺然于是歲冰霜之餘又非繁花之競艷一時者比肆天珠圃而歌之諸君子從而和之相尚以道而不詘于情也所以重時英之別而觀之亦至矣豈直觴祖餞故事已哉時英公暇取而閱之知與吾輩笑談于一堂之上而忘其身之歷三峽行劍閣則斯卷也實吾之道存焉其必有以副斯名酬斯言而為後會之張本者矣

地理發微序

地理發微十六篇宋牧堂蔡先生之所著也先生諱發字神與自幼警悟博學強記於易象天文地理三式之說無所不通而皆能訂其得失于元定既長即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之語曰孔孟正脈也蓋牧堂大致見于史及晦菴夫子之文者如此然則先生其學粹矣所謂發微者殆其學之一事也今者其旨趣專以剛柔立說而謂兆之吉凶由于人心之善惡誠可以發地理之微而視諸家所論直土苴爾吾郡謝子期氏深好此書為之註釋間補其語之所未究又可謂有功牧堂者矣

南山留題詩卷引

南山庵據溜溪之上陰以喬林境極幽勝客有訪于楠舍者必先過之菴僧惠淨樂以過為供且乞留詩積歲所得遂成巨卷因請予題其首予觀近世僧之所乞者大則金穀小則服用取自給而已客有留題者至以為厭倦而去之況知其可寶而乞之者哉惠淨於是知所重矣忠

仰遂事　先公及弟于也讀其所以樂之又非所刪若多舒詩述漸
漬成習而與于世僧之所乞者嫩餘然後惟于詩而有君子自給
其能免於彼之陋矣也邪弘治十年歲次丁巳冬十三日致政老人識

壽封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松巖屠先生詩序

弘治丁巳秋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四明屠公之父松巖先生受
誥封榮祿大夫如公官時年八十有五　命下之日縉紳畢慶在吏部
官屬又各賦一詩為壽將致之先生未有序者謁於森
聖天子以
儲皇出閣特進公　太子太傅而不使亦以屠先生獲從公後於是少
御儲君璩郎中孫君父壽奉其詩相閱以求序焉因之京官與小大必
三載乃獲封其親令甲之所著也公之拜宮保也不數月以松巖先生
老而請焉此豈私其親之為焉哉以致壽也
聖天子不下有司擬故實而報可此豈私其臣而示之寵異哉以勸忠
也一舉錯間所繫之大者此大人能知之其可侯于鄉邦然公與先
生之所以致是則有本焉者今中外百司各職其職或慝不行士風日
厚
聖天子端拱于上而蒼生受福于下要必得隆古盛時無與讓者公志
也　國家養士餘百年求魁碩傑特之才共天下之務當太平之責者
公幾人成公之志而祈其訓育之所自勤勤焉先生功也功臣則書厚
故出于
上為異恩獲于天為高壽保于身為盛福此　龍章之褒表其德業
不玉帶之華其身松齡鶴算之引其樂在家者近代一人而已非先生
之謂乎天下之人聞其風道其事者孰不欣然嚮慕而況公之有所自
始盛擧得之歟慕先采宜其詠歌渢渢泱泱由乎中焉之所發越而不
能已哉傳四方播來世知一時　君臣父子間非常之遇有如此豈獨
一家之為幸哉先生受封為都御史當一遷　朝野凡公卿將士在京
師者進拜于堂奉一觴為壽不使與焉而其貌甚偉步履正使能詩禮
容克日不懈知其所厚未艾也今奉别教至不獲梯几杖聽緒餘有私
感焉故於諸君之請不以辭而因以自附于詩家之末哉

奉送孫公之任徽州府序

天下事之治否繫非有數存其間不可也然於十千相循而繁之則吾
徽郡之治將昉于今乎吾郡自
聖天子嗣統十年間更守七人其來或數歲或不終歲其人或尚嚴或
以寬或喜事或不事而吾吏民之被于府命則甚矣乃今戊午之夏銓
部按籍討徽州守將以借考去而難其選也屬予交孫公國興以起復
至即奏補其任非天有意乎惠吾人而公亮于其會哉夫徽南畿一郡
也環山為治程朱之故宅在焉吏循于道迎民重于轉從長吏有方伯
之尊恒以為易治而民性樸而好義其弊也性樸則近愚好義則近爭
故訟起于秋忽而至于不可遏究其極又非有好究武斷者昔人之云
者其爭不過崔吳慕繼之類耳夫存者世業之所守甚者先壠之所藏
避者家法之所尚也馭之失其道棼連互歲至傾家不恤其難治亦不
可推使治之者通而弗拘守而弗潰焉是其難哉孫公起進士甲科通
經學古筮仕行人遷御史其立　朝論事正自持不苟為遷合其治
攝兩淮按兩浙明足以燭奸敏足以濟務本之以和而剛斷而能持守
而弗拘者也擢知鳳陽其學植之以益理知其體之與獄訟異也不徐
以弛不亟以威蓋未幾而困者甦屈者伸通而弗拘者也施之於往也以
不率之選為數萬之率出其所風采而弘其施俾吾吏民之被于府命
者一皆措之於衽席者一論之而悟者一決之而解或成與上荷
褒寵則升於臬以進廟堂皆昉于此此吾等相祝之意也雖然豈待
祝哉所謂千不相稽而一周天有意于惠吾人者將於時乎若以徽為
安富之邦其長吏循於迎而得便私為易治之流俗吏尤非所以告公
也

吳興陸氏族譜序

吳興陸氏族譜一帙進士崑之所編也陸之得姓自齊宣王少子通娃世望平原至漢有諱烈者為吳令子孫留居吳郡其後族版屬南北分八枝吳興之族太尉枝也自吳令十四傳為晉揚州別駕澂澂十二傳為侍中司徒贈太尉康公玩玩七傳為諱臨川王長史丘公丘公生陳黃門侍郎琛琛季子孫童尉玄之生唐平章事贈越州都督元方元方五子其最顯者丞相兗國文貞公象先監察御史景倩工部尚書景融景倩四傳為侍御史霽霽生御史大夫贄也景融再傳為蘇州司士參軍孟儒孟儒三傳為左僕射文公希聲見于史皆云吳人而吳興譜以丘公為始遷祖其有所據耶抑子孫散處三吳間史特隸其故郡而譜則為之細殺與吳興譜云天隨子五傳為宋貞泗二州兵馬都監圭以禦方臘死之為神追贈廣陵侯其子石塚陽順順子孫寖着之盛衍以盛郡益六世孫青號漁莊始著其舊譜以傳藏三孫淵

福興齡潤之孫般仕為三河丞興齡之孫敬又自石塚遷菱湖再遷歸安其仲子霖以鄉進士知瀘州從般取漁莊譜續之未竟也霖四子崐崙嵩崗並崇儒而崑為以弘治丙辰同聚進士蓋吳興之陸入國朝其盛昉此崑字如崑試政之暇追念祖德而續之則今譜是也譜取法歐陽氏系其世次疏其行第凡墓田之號祭器之等上而褒予之制下而贈頌記誌之文悉附焉異派之顯者闕以存疑子孫之不肖者黜以示戒其書且嚴如此蓋致其譜之必行而宗法之可尋也亦可謂賢矣雖然古人之學必自其身與家始身治而推之人家理而移之官固儒者之世守而不可缺者也譜也者譜其身之所自出合其家之所由分也其事若緩所繫則大然非文獻之胄有開其先而承其後者不能如崑之所志遠矣他日二惠競爽于時推之人則著其所可及移之官則舉其所得施張陸氏之世風而增燿其祖獨不賴其人邪與斯譜者心如崑之心而非難亦庶幾此帙之不止于別昭穆紀名諱而已

故譜舊本頗多刓缺予稍為訂之而[illegible]

布政李公靦詩序

國家承平久有司者守黜陟之典以恒而不敢狃其明且公焉蓋雖有異材被薦進亦為循資以進而躐者不行其成也必有所積以為明必有所遴以為公故仕者亦守其官常以俟而不敢急其才與識焉若隨其所任使以自見不以待我者之恒而自畏斂以俟其進之序者非君子莫與也若李君文明非所謂難得者歟君舉進士即官刑曹歷主事員外郎善於其職者本　令按事于諸方者四擢知岳州受薦者七得賜旌誥參政陜西不數年遷河南按察使位南臺以都憲闕　闕吏部以君兩人名上不果乃遷浙江左布政使視篆僅四日而君疾作不可起矣訃傳京師無不悼惜之者君之子衮方上禮闈告哀于縉紳士夫衍數詩若干篇來以繫于序噫天之生材甚難也而又靳于中道豈獨士之不幸哉為今之時長察于諸道位在轄於一藩非曾屬之慎宜

久者不出三四由是而參大卿督都御史取具焉使君稍後不死雖無所議與聞而用之人孰不以為明且公也膺其謀猷而大其設施其才之良識之卓必有補于公家以與佐承平之業而為民福今則已矣且衷輓之出于知聞者君是其富也夫位崇年壽者固非君子所宜論然而抱憾時賢之感者豈能恝然于斯而不為之重歎也哉君之上諡闈也予適校試其事以得士相慰而君事予甚恭竊意其材局幹行過人而又好學不已遠到之器也豈謂其止此哉衮以序屬予久每一執筆輒為之憮然不能下蓋踰時而後成非所為緩也衮其節哀又世其學思有以繼其親于異日則天之生材而靳于中道者固將大發于斯邪

贈[illegible]呂訓導陳文元序

弘治戊午春天下儒學生以貢上　京師願就教職者七百人吏部太半以請　詔試于翰林又汰其半而吾郡陳楷文元與焉亦可謂難

矣吾郡六邑之來貢者皆願就教豈與秀獨文元一人從 迭於訓導不尤難乎文元吾休寧世家其先弗齋先生為宋儒定宇號朱子世適其子孫皆業儒而文元質顏厚性頗敏治春秋得繁作為文章辭旨而氣充然登上秋試不偶值于家居來從學南山院在衆中力學甚勤而於民情世故及古今人所行得失能究知舉錯之宜蓋其才可用世特困于場屋不克自見也今茲之來將其餘勇以畢志京闈又既于例謂南士不可占北選乃始就教職然由衆衆之中若此文元將治任而南請于予曰願加意一言予與文元相處幾年其相講習相告語每莫僕不盡豈待今日而後有所益於其行哉雖然不可以終嘿也嘗槪弗齋之說謂弗字一弓二矢象射者之未發而期其至已發而決其中也且誓學如此定宇之於六經四書多有著述我 朝取之以行世學者習焉况出於其流裔將有所持循以為人之模範者乎遂昌在浙東山水秀明號文獻之邑而文元往據其師席將何如以副其選哉亦惟懼其難關其所得于先者迪其人俾立志則求如弗齋之不畫知言則求如定宇之不盭謹自修中程試而効用于盛時使人稱曰是先正之後之所教育者雖以予之迂樸將與有榮焉文元勗哉

賀推府王君母葛夫人壽序

弘治十有一年龍集戊午孟秋三日

今天子萬壽聖節之期凡寰內布臘諸臬州郡之臣之入賀者咸集闕下而新安推府王君顯道與焉禮成將歸新安之仕于 朝者倫乎言曰王君之母夫人年今七十有五仲秋之望後三日初度之辰也宜有辭為之慶敢具以請方予之宅憂于家也君受 命來官新安時方以飆守告遂縮郡符政行訟理嘉樂翕然 恒懷思其母夫人不置受遣人奉迎于故鄉柳城不日戾止郡人聚觀舉手嘉歎曰君子之為政也仁民愛物必自親始若王君者之學術有本哉而吾人之被其恩休將不自茲始乎既于裡終報謝入郡君聽事之榜曰榮壽則其除案所共署以樂君之有母而致其尚齒好德之誠者也起而叩其詳知夫人葛姓為玉齋儒𦙍公伯堅之配恭敬賢淑有子三人其長處士綱其次上舍繼先不祿又次則推府君而夫人教之尤力盡其家食則有夜課之勤在官則有平反之問且撫訓其族子惟均推其慈乎其一族而陰及于吾邦甚厚然則今日之為夫人慶者也甚宜而予又烏可得辭乎竊觀其德之嚮用五福壽為其先然又必上有建極之君乃能以是福而敷錫于臣民所謂仁壽之民多壽者以微也今天子以峻德至仁嗣大歷服恒恐天下一夫不獲其所或罹于夭札扶持之域如已實焉堯舜之主也四海臣民共祝聖壽於萬億載而無疆則凡有德善于一鄉一家而獲在錫用敷錫之中若王君之母者抑何幸歟君之歸也升堂拜慶道及京師士夫所以祝願之意母夫人必益休體益康由七十而底于百齡有不難致矣詠君之才識賴息洗究澤物之政日新而不窮 旌異之典不日有也然則 龍封之榮上逮其母夫華貴臨命服在躬昭推府君之孝而播慈訓之美于四方顧不韙歟

西堂雅集詩序

弘治戊午秋衍聖公以賀
聖節來京師禮成將東歸大學士長沙李公於公有姻婭之好以七月九日燕于西第之新堂與席者九人是早炎暑孔熾赴者以為難既午而雨繼作暑不驚清風徐來主賓之情大洽同使大原周公即席賦詩一章太宰西明屠公倚而和焉明日二公兩疊一章而成國朱公司寇武進白公少宰鄞城倪公少司徒華容劉公少宗伯新喻傅公學士泌陽焦公及不佞亦次第和焉書以成卷將致之公而屠公題曰西堂雅集屬予為之引惟僴之時名卿才大夫於會合間必賦詩一二以相遺連類吟諷不必已出其見于春秋可考也君若起而為之則自鄭卿始晉

觶宜子之聘于鄉也六卿送之宣子誦所賦以見志於是乎餞而下各賦一章或道其德業或堅其交誼或啓千一見成愛樂其爲人宣子拜謝以爲燕好文獻蔚然可誦而傳亦以爲一盛哉今
主上膺眷命嗣大曆服十有一年矣而公聖人之後也抱美質讀禮嗜學每居節期奉表入 覲非宣子聘于晉國者比李公以清德正學參宥密掌制命亦非子産可倫而屠白岡伯諸公並以材傑任六卿居法從爲斯文之雅更相倡和于一堂將以鳴 國家大一統之盛豈直覘規乎一國之風者而已
天子萬壽公歲必一來諸公儲然一時者德所以太平而樂休休若未艾然則西堂之集固張本于斯乎不佞牖偎不足以齒諸公之後然於公兄爲友肴義不可辭也序而歸之

兵科給事中王君二親壽詩序

弘治十一年戊午冬十二月朔兵科給事中東莞王君文哲受 〔全三發文集卷三十五 一八 十六〕
命持節之安南封其國嗣王前期過予言曰續之有茲役也獲便道過里而家君以明年壽七十母陳孺人壽六十有三不肖得奉一觴候顏色于堂上甚幸士大夫之厚善者又詠歌之至盈卷矣顧不可無序也敢奉以請予誦其詩而嘉歎曰懿哉士之限職守勢不得歸與將命四方若于粵越之相關徒與于靡盬思于陟岵而不能已求如文哲之獲壽其親也非千百之十一哉南山之壽崗陵之什遂矣尚遊好德之義本于人性而放于古者奚間哉王氏系出太原至宋始遷于閩遂于廣君之父淡軒翁起鄉進士策仕同知廣右之慶遠有卻金之操易地閩之泉州有救荒之仁有清戎之績用薦擢知湖廣之寶慶政益聞而眷加美然卹困鋤強不遺餘力雖坐讒忌以去不自沮也家居却掃遠外聲利鄉評高之陳孺人復以勤儉好禮佐之而文哲奉公訓惟謹遂擢賢科膺近侍濟才讜論取重一時所以爲顯揚之地者實有大爲茲之往也駐節里門衣冠畢集歸諸君子之詩以侈
上恩而昭其親之德伐先者□關者興葭騂蘼思之思罷靡盬之歎一舉而忠孝之義具焉若昔人之誇衣繡耀鄉黨于故而已哉翁夫婦目其子之宦成而享其養心恬體愉曰強飯由耋耄以躋于期頤也孰禦然則揄之歌詩託諸比興以祈尚逌好德之私于異日者未艾也異乎被 肯敬發吉士于翰林文哲在焉有一日之長且雅聞其二親之壽與福熟也序而歸之

王氏二親哀詩序

哀詩一編皆以爲松軒處士王君及其配鄭氏而作其子濟南同守從吾之所輯錄梓行者也予 北上道出安德同守以理辭事在焉則奉以序請且令人奄舟以候叙閱一再而得其大端焉處士世家台之黃巖所居曰徐山早失其父愚隱君能力學自振敦古禮而不伍流俗顯儒業而不歆異端究醫術而不事祈禱作先祠以報本闢家塾以迪後上地爲壽藏以佚老所獲正所守堅故自號松軒以見志卒年七十有 〔全三發文集卷三十五 一八 十七〕
五鄭氏鄉先生靜庵君女性貞敏而輔以家學佐松軒以明淑見稱卒年七十有七夫以君夫婦懿德偕老而又有賢嗣人若此亦庶幾無憾者其奚以哀爲哉然竊聞之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隆蓋仁人孝子之莫其親者無已也初同守與計偕上 京師遽得家計號慟幾殞亟歸而奔喪事不及視其歸殮也其哀類脫既顯矣而昭晉垂後之急於是乎追志有銘銘行有表嗣書有碣寓哀有詩文矣而猶未也於是乎宦成有 褒贈之典爲大夫之銜宜人之號榮加于先祠澤及乎漏泉宋之一時不可多得斯不謂之隆乎人子之慕親而至于隆焉者寡矣然祿養之不逮口命服之不逮躬則雖至于隆焉而思益深哀益切此其惓惓于諸君子之詩而不能自已者歟君子之學修身以事親而仁民愛物之澤必自親始不□誣也同守之律已惠民有嘉聞矣政成位升而致隆于顯揚之地以增輝此編亦尚有日哉

贈太子洗馬兼翰林侍講洪公使安南詩序

弘治戊午冬十二月朔禮部言安南國王死其陪臣表上請封其嗣王
授故實宜遣侍從儒臣一人充正使事聞
上以命　太子洗馬梁公叔厚特詔兼翰林侍講賜一品服
命下日傾朝謂之得人有嘖嘖其傍者曰
聖天子方崇　虞學御講筵開宮僚夾輔　儲極而梁公在
上及　青宮之左右其職親且
上注意稽古禮文之事　詔修國之會典與　宗府之玉牒而梁公坐
兩館日從事筆削其任隆乃今輟之而命使海外萬里國也何居予曰
不然綏遠馭夷
帝王之要畧不可忽者安南境越裳古南交地也頗有文采飾其迷陋
而其人實狡焉弗共每視中國之政爲向背當周之盛也重譯而獻白
雉暨宋中葉則大　梁作露布以聲新法之罪其善偵若此矧其嗣王
受　初命繫國體統之馭之實其志而懾服之其有不非職親任隆若梁

公孰當其選哉公癸丑禮闈第一人
先帝時擢上第入翰林其名之聞四方久矣世家南海去安南境僅踰
月山川險易道理遠近其知之稔矣四牡載馳遄至其國宣布
聖天子之德威而綏之王使其畏仰承堅臣節不敢萌蕃偵之我心以
尊我南服且知　中朝侍從之賢有梁公焉固無事乎自晦以沮其快
覬覦識之誠如李揆也亦無事乎過慮以折其迂途見紿之詐如劉澈
也使節來往期歲間爾　虞學之資　國本之佐秘省著作之成孰不
有待于公乎然則重其行有所嘖嘖于公者弗思也公前此受
命主秋試于南畿號得士其第一人曰姑蘇唐寅合同榜賦詩以贈公
屬予序之予與公同事相得其文學之富才識之卓挾靖之餘蓋畏友也
於其行同將有言以致區區而況重之屬請哉

贈知歙縣事熊君南選序

出而有治跡于官府者殆不後　恩典于　朝此士之所欲而不可得者是
今之仕四方有治跡者幾人考績薦剡之上于行墨者可數也獲
恩典者幾人考績綸命之頒于中秘者可數也若熊君之歸斯君子
之所見與者乎君以成化辛卯舉于鄉已上禮官弗偶謁選銓曹以弘
治庚戌　廷授知歙之歙縣事老學宏識蓄久而未施者一旦見諸擧
措禁戒之開政平訟理聲譽翕然不兩歲而侍御徐公下獎勞之令越
三歲而侍御方公舉旌異之典又三歲而侍御楊公有賢之奏於是
君心益殫政益底厥一邑之間民氣和熟禾稻俗美淳君知之
如一家理之如一人上之所委必盡其所勿再三之慮下之所
質必得其情而刑者無怨之失官雖小于或懼于難者有下
君者君一一應之而無少九年于此矣人皆爲若熊君內
參九卿外佐列郡所宜有者已未之春乃以其而倦于行衍
仕歸其鄉見歙之人仕　京師者莫不悵然其去而惜其不能留也
相率請一言爲贈予觀熊君三受行業之薦而獲

聖天子之制命所以貴其身者有推之二親及其配者有褒
封之寵　天恩汪濊　龍章煥然所謂以而有治跡于官歸而獲
恩典于朝此士之所欲得而見與于君子者非其人歟君世居
豐城生一歲而失恃其父毅齋處士最勤教于故君克自樹立以有今
跡之之歸也補其松楸行視其丘隴以慰永言之思退而燕其父老友
其族人子弟以叙桑梓之歡又以其暇日登眺山水一觴一詠尋童子
釣遊之處以自足于林泉之適仰先德而歌　聖化樂官成而娱晚景
若熊君誠可數也彼學而無以爲治術者而無以歸榮者其相去何啻
倍蓰哉予家休寧與歙隣境益嘗悉熊君之政故序之不辭

林下清風卷引

林下清風詩一卷吾同年友題墨竹以贈南京工部侍郎徐公公所居
海虞者也寫竹而倡以詩者工部侍郎餘姚史公天瑞和者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四明屠公朝宗而下若干人初公蕭之以都憲

官留都也覺有所齟齬即上疏乞歸田　詔不允勉就任一兩春後上
疏不允乃以考績來京師既　陛見得疾卧朝邸未一月申前請益力
於是三疏矣
聖天子憫其情懇切許之仍給驛歸其鄉而吾同年有是舉焉所以致
其不可致之意也夫植物之當酷暑冷然其風足以滌煩解慍者惟竹
為然故君子比德焉若吾公肅之所謂清風者嘗一見之洛嵩再見之
江漢而今則見之林下矣夫吳産多竹而徐碩宗也池亭之間將與此
君結歲寒之好飫飽其清味耳飫其清響其所得多矣涼陰之下时一
披卷取諸公之賦詠扣瑯琊之節而歌之疾曰益平徐曰益增而清風
之所播者益遠將使汙者廉暴者革懦者起而與伯夷寘交於百載之
上不亦快哉然則是卷也豈直以伸友朋之私備祖道之故事而已

太監陳公榮賀序

弘治十年夏五月望前二日　詔以午門正陳公為內官監尤少監提
（篁墩文集卷三十五）一八　二十一　一兩
督巡察光禄寺事未幾　詔兼入侍乾清宫賜大金彩幣甚㡳明年夏
五月望後三日　御筆書太監陳永安五字于牙牌以賜又三日
命下升太監僉書監事仍兼提督寺事甫一歲而冡
聖天子寵眷知遇若此盛矣哉光禄卿李公與其僚寀以莅事者得人
可相講也謂一言以為慶且道其辭云公字一寧琢郡人景泰中入
內廷
英宗初以秀送司禮監書堂從故閣老保齋先生劉文安公眉山先
生萬文康公讀書習字以聰穎得名同舍多不及久之送　御用監學
琴而公不以自足讀書勤字益工尤善鑒別古法書名畫詞林諸公多
愛敬之
憲宗初命司筦于午門升奉御進副與正幾三十年勤慎不怠暨于
今上遂知公賢勞而進用之有提督監察之命焉豈一日之積哉公之
在光禄也以興利祛弊為己責凡
宗廟之祭享
二宮之膳羞公卿百官之餉食　經筵　東宮之講案日費□□供米
之類俯務致豐潔以需
上上數先帝親征下紀遂之至意又以餘力抑夭稀之弊也二寺藏貯
椒酐膳食之庫號二十年大官諸署爲□請求浮費之漸幾有□□措者
公不勞而成功日著譽日興
上眷日隆而公圖報之志日以宜謂公之有斯慶也惟
高廟定制宮府一體既設臺部百司以分政于外又設諸監局以治事
于內內外相峙庶務畢張事相成者然後參用以相成其大要得人則
事濟非其人則事益不可不慎也若陳公以瓌偉之資簡爽之才本之
以好學加之以久而當
上心而服衆望其職安有不稱者哉雖然光禄所司金穀之出納責甚
且劇然然一事耳功之所及者等夫衆人之職而已未足畏而也他日
（篁墩文集卷三十五）一八　二十一　之
倚　眷寵預有密贊益大功造福士夫之嘉望于公者益藏而皆于光
祿勳卜之矣予在詞林識公每史館之暇與朋輩造焉輒示觀書聽琴
對奕恒至終日知其遠到之器也故於諸公之詞斂弗獲而書以授之
俾爲慶之張本云

題跋

書諸葛忠武侯傳後

右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傳發本南軒先生張宣公之所訂者板刻在南京國子監有甲乙兩本皆殘缺不完文亦小異予嘗携入史館請閣本參校之手自鈔補如上而乙本殘缺爲甚不復成編矣然乙本有附錄一卷得可屬讀者南軒先生論說贊詩與論雜復出而不可廢也輙校以附甲本之後予嘗見朱子有與何叔京書及武侯贊跋則龍巷詩多與南軒此傳相發輙錄以附宋季有清江胡洵直者嘗考訂出師表中脫誤數處及補亡七字見藍浦筆記而人多未之知也又錄以附將寄南監補刻以傳惟南軒先生以丞相忠獻公之長子當宋社之南力排和議倡復讐之義其心事實與武侯同故惓惓訂此傳以見志且力非武侯之子瞻身兼將相不能力諫以去黃皓又不能奉身而退與

主之一悟兵敗身死僅勝於譙周輩爾故止書子瞻嗣爵以微見善善之長而詭固不足書也爲法嚴而義精如此是豈陳壽輩所能窺其爲一至求其旨意所在直將以扶天綱紓國難而不墜其世烈不挽于一旦功利之私則夫今雖數百載而讀之猶有生氣也非有得于聖門正義明道之說惡足以與此哉宋子以韓侂冑柄國旋廢趙忠定公乃注楚詞傷宋國之亡以蔡西山之竄決道之不行乃注參同契致長往不反之意皆大賢君子之心事非得已者而世猶疑其長詞華之習僊學引之端所訂此之爲丈夫者類如此因併及之以見斯傳之非徒作云爾

題明良慶會卷後

明良慶會一卷績溪程氏之所藏也卷之爲石刻者七爲眞蹟者一其石刻之第一紙宋理宗御製詩三首蓋和其先世祖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吉國文清公元鳳者也猶其識以御書之寶第二紙即公之詩蓋寶祐丁巳經筵講禮成公上此詩故理宗用韻以答公也詩後有公自序第三紙以後皆御劄其一當在景定庚申公以[illegible]起判觀文殿大學士判平江故中有具聞爲朕[illegible]不足以召之語其二則答公辭免平江召命[illegible]有不必辭[illegible]之行以[illegible]朕意之語二紙行在是年之八月其三則答公第二疏辭免者故中有朕欲煩卿以政而非以是寵卿之語又引向敬仲之事以況公當在辛酉之七月考之庚申五月方召賈似道還朝拜右丞相兼樞使故公三辭而後受命蓋忠邪不能並進從古然也其四則自平江移公爲特進醴泉觀使兼侍讀者當在是年之十一月故中有暇日輒當趣還經幄之語其五則答公對見侍讀召命依所請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者考之家傳至此蓋三疏矣故中有累詔趣發辭則如初未遂雅志俾奉外祠之語當在壬戌之四月蓋去年七月似道方進位太子太師爲經筵首故公力辭召命奉祠而去觀諸御札可見而史傳於侍讀之召若曾供職然者誤也紙尾皆有付程元鳳四字加以御押而尾復有四字與押皆同者外封也宋

制凡群臣有所陳乞就章後批之則謂之內批而不用寶則降手詔或有御製詩文賜予臣下則謂之御筆其字內璫代書者則用詔書之寶或自書或代書者則雜用御書之寶或親筆則用押而不用寶此卷前三詩用御書之寶後五札有押而無寶在當時必親書而更代以來亡矣其三蹟一紙則公在講筵時所上備遺劄子以朝請大夫行右補闕兼侍講蘇衡當是寶祐癸丑之五月考之是時元兵方日逼漢蜀荊淮之地故公舉以方田逃擊二事爲言誠論不回而[illegible]難有道蓋鑿鑿乎可行者然篇後引孝宗謂輔臣之語曰士大夫於衆事人人理會得至於國事則諱言之蓋不特當時爲然也劄之後有畢書使字一蓋即所謂內批者其時與孝亦異之能用也宋制凡臣僚奏疏因都進奏院而上聞者謂之奏狀因[illegible]及徑至御前者謂之劄子宰執兩省及內外官登對與夫郎[illegible]守臣有事於機者許用劄子餘則皆用奏狀公之此劄蓋所謂登對者也其結銜之上冊行于者蓋備前官卑者

謂之行階卑而官高者謂之守以相等者無之蓋階所以序品而官
所以寄職也劄之前有二十八日未時七刻附凡字者蓋自御所下之
中書省二吏誌其時日且書之以備稽對然後下其事於所司今此
劄乃藏之於家蓋有不可曉者豈公入對時自以為已物因取而藏之
乎公之七世孫逃嘗集公家傳之類為一帙而好事者題曰明良慶會
錄此卷並家其文者錄所載視此增御製詩凡四御札凡三十有一奏
議凡八蓋雜得諸別集中而此卷則嘗鋟石刻故未與具跋尤可寶也
明良慶會字不知所以名之意豈以理宗詩尾有慶會之語後可無詩之
句故好事者摘此四字以弁其首乎夫以理宗御製及公之奏議君臣
詞華疊綴一卷之中固亦有若明良相遇者然以予觀之則不然公之
相理宗也僅十月而罷既罷而起也用之意甚勤勤焉見諸詞翰之
間然前則為丁大全之所睨後則為賈似道之所軋故公終不能安於
其位以盡其所學然為世往舉公之平生豈不願為良臣者

哉古之明君任賢勿貳理宗其有合乎其於明良相遇之不偶也公子
孫皆居之而從子浙西鹽運司主管機宜文字贈新安郡伯宏
祖始分處寔生元浙東宣慰副使相相生同知梅州燧燧生淳安簿
景高雖更與代皆用公蔭入仕而同知五世孫太學生傳實藏此卷來
京師館于予出以相示予與公皆娛將軍忠壯公盥洗後而得於昭穆
當予予為叔因遊其後而歸之嗚呼傳也尚無忝其所生者哉

題續文章正宗後

浦陽鄭相續文章正宗四十卷其去取精審雖不逮前人亦不甚猥雜
自勝國以迨洪武初凡名家世傳其文之可見者蓋不能無賴乎此也
其後義烏王禕畤江浙光校而刻之因各入其私集遂為此帙之累
觀者病之暇日輙命侍史代去二氏所增詩凡二十三首文凡八篇其
中若王國傳紳王禕文王學士與侍郎同皆一時文
章巨家亦不宜先置於此當與方正學等以附綴

乎得之永樂二物源無代言者名氏今亦不敢臆載云

林月鑑江湖勝覽卷跋

泉南林君游精相術以薦紳其邑之陰陽官凡三入京師矣每至而名
益蔚或以月鑑號之者闕閩武進陸君廉伯以見手袖出一卷詩曰江
湖勝覽皆朝之名公卿投君之好而予之者也予觀世之達官貴人類
能為君以自重者貴者以公務見至累日終以事辭者有之幸一見或
不交一語以退蓋雖負天下之志者亦無自而吐其尺寸焉惟挾風鑒
祿命諸術者不獨走門下即見至折節傾倒惟恐不盡焉或聞其名而
物色之不獲則悵然以為失士予以此益竊羨夫負奇挾藝者之遇亦
亦不能不慨夫為人上者其下士盡言不在彼而在此也若林君之見
遇於公卿豈不以其言之多中哉顧其相予乃獨以為異日當大顯夫
人豈不自知予以此又竊懼其言之不中將自予始矣昔嚴君平賣卜
各因其勢道之以善而言之中不中弗計焉今出入公卿間得行其言

者莫如術士林君往來江海之上巖穴之下與夫通州僻郡目所經
者將無遺才隱居守道廉貞之士而力不能自通者乎如見上之人語
及之使天下之賢者或因君而有聞焉則予又將重慨夫月鑑之名在
此而不在彼也

題文公梅花賦後

文公積有前後續別四集行世而後集亡矣此賦見事文類聚中固後
集之一也公九世孫永年丞琳出梅花圖相示因語及之遂請錄置其
上用補家乘之闕云

題先世文清公賛御書儒碩字後

右宋古國程文清公賛理宗所賜儒碩二字者也字與賛當時皆刻石
于家而更代以來賛頗剥蝕九世孫鄉貢進士儀請名書者錄之以配
參本之字間持示予因敬誦一過而告之曰吾與子皆俱業儒以不失
其世守則夫君子小人之際如文清公所致謹者可不重加之意乎

跋宋嘉定十三年直學士院程覃誥後

宋制凡公移則官高者居左制誥則官高者居右蓋公移乃官府往來之文具署名及觀者皆南面故列銜得以左右為尊卑制誥乃臣下受之君上署名及觀者當北面命詞在前故列銜者悉從其後也惟中書省牒畧與誥身相似而實不同在宋時已有誤認之者矣而張篤部汝弼後以是致疑于恐觀是誥者因篤部而以為贋故一訂之

題所校脈經後

走以先襄毅公賜塋 恩自新安入謝道出淮陰會河冰不能去借宿驛中居鬱悒病疾從淮醫朱鑄借書得王氏脈經十卷蓋元泰定隆興翻刻宋熙寧閣本也有宋長樂陳孔碩序序稱脈訣出而脈經隱比之俗儒知誦時文而不知誦經史切中近世之病自泰定及今餘百年此書復亡淮進士畢君舜脩始得鈔本刻之然其間脫誤尚多驛舍無事取宋本參校終卷勘其誤凡二百六字補其脫凡十七條因畀舜脩使刊正之以便世之慈孝者

題錢尚書為劉御史作奉思堂記後

監察御史高唐劉君士元出奉思堂詩文一冊以示予為之哽咽而後誦之終篇曰嗚呼若吾士元可謂孝矣士元起家春秋奉廷對為名進士出知撫寧盧龍兩邑有遺愛為時名尹既入憲臺按兩淮及按吳中皆以風節聞為才御史古人所謂顯親揚名者士元蓋庶幾矣矧有 恩命焉足以光父于地下榮母于堂上有祿焉足以具生者之養供死者之祭而又何憾雖然奉之則求有以樂其心志視其齊者思之則求有以謹其封域守其訓言此士元之所為名堂者與走與士元同年友也不幸先襄毅公近棄諸孤而亦幸母太夫人無恙其心事蓋與士元同故有感焉不能自已而題其後

題唐張旭草書真蹟

鄙性最劣于書凡古人墨蹟往往莫能別其真贋甚以為恨思學之而未能也此卷為吾友李武選貞伯所藏武選博學好古而尤以詞翰妙一時其所鑒定必真蹟無是可寶也

書懷古錄後

懷古錄一編毘陵謝應芳子蘭之所輯也子蘭當元末避地中吳得晉侍中顧元公榮之墓于吳城之東言于縣令封表之又復其祠之侵于雜祀者又輯史傳及諸賦詠以為此編夫晉名士出中吳者多矣子蘭獨惓惓于元公何哉子蘭蓋有微意焉惜人之弗知爾永嘉之亂廣陵陳敏據江表以叛自稱楚公封十郡加九錫兄弟姻婭盤固州郡威逼士庶以為臣僕元公亦嘗受其官爵既乃與諸義士畫策破圖敏而誅之撫定六州以賓東晉之與考元公一生勳猷蓋無出此至正之亂不類永嘉張士誠之叛不類陳敏而士誠又非廣陵之産乎當時三吳之士從士誠者豈無元公其人而與元公之舉此子蘭之所為拳拳者與夫懷古所以悼今之不遠也或乃謂子蘭徒以桑梓之故表章之至謂元公出處有可議者而不必錄皆非知子蘭者子蘭他所著述其言實而不靡正而不撓自訊而不惑蓋布衣中奇士也由此錄觀之則其志有弗伸者焉吳人朱性甫特校刻之稍加釐正間奉以視予予竊窺子蘭之意如此又因以知古人作事非徒云爾不可以不白也

題沈生作時感爲卷

養口體之孝爲之僅同于人者而人有弗能者焉非不能也弗爲爾若養志之孝焉焉能之人能之而弗爲則失其所以爲子者矣沈生勗哉吾於是乎有感

題宋李龍眠白描淵明圖後

右歙人朱克紹所藏宋李龍眠白描淵明圖圖凡十有二此其一也淵明之事有程朱二夫子定論後學宜無所復置喙昔吾友程少卿廷光忽大書一跋并和歸去來辭欲因學孔子而以不仕無義責備淵明予讀之為之大駭夫淵明自以晉朝世臣恥復屈身劉宋故始終託詩酒以

自悔而人莫之知也朱子綱目大書晉徵士陶潛卒於劉宋之朝可謂得淵明本心於千載之上者矣淵明平日詩最沖澹至於誅荊軻則激烈之氣奮然如不可遏以秦諭宋也乎自與物無競至於檀道濟饋粱肉則麾卻之以道濟事宋為心膂也此其心事當何如哉而以孔子不仕無義識之大失言矣朱子楚辭深罪揚雄而右淵明雄之罪正坐以孔子自任而誤認不仕無義之語遂失身於莽爾惜吾友生程朱之後而為此言故不得不一訂之

題宗老尊可所藏元人卷後

此卷自虞文靖公伯生汪文節公叔志達忠介公兼善狀元陳公祖仁而下率皆知名之士詩中稱揚公志行乃翰林待制楊剛中其子翮字文舉以文名嘗主休寧講故吾郡之人多從之游鮑伯原歙人名深仕為紫陽書院山長程文婺源人號黟南生字以文仕為禮部員外虞集亟稱其文汪克寬祁門人字仲裕號環谷有春秋纂疏傳學者皆吾郡一時宿儒朱德潤吳人字澤民有文集行世徐舫嚴州人字方舟以詩鳴宋潛溪銘其墓他如張公紳仁端木公孝思皆嘗仕於吾郡風流文雅識者尚之噫元季至今百五十年諸廢毀斯盡者何限顧夫書史字畫猶為好事者所惜何哉重其人焉繇然則人豈可不力於善哉吾固有出於書史字畫者矣予過宗老尊可獲觀是卷因跋而歸之卷內虞公書名模糊不甚盡虞得罪瞽目後凡製作多門生代書惟自署其名示不偽爾觀者悉之

書亡弟克寬所贈族姪貢士佐時詩後

亡弟克寬稱與佐時同學相得嘗同試丁酉京闈而佐時先捷故賦此贈之未及錄也佐時恒語予不能忘因請書入卷俯仰今昔為之泫然成化壬寅春正月晦日篁墩志于傑模堂

書趙松雪千文帖後

得之於心應之於手書學者靡然不啻如天成綴梓刻石者亦深然不

啻如已出則兩者之難恒均趙松雪亦有所書刻石必付茅紹之董事有相輔而後可傳者如此吾鄉鍥梓刻石必歸之歙仇村黃氏〻之若曰文敬尤以此得名予刻先塋碑及鍥貽範集皆文敬率其子弟為之因獲見此帖惜文敬生今之世未有若松雪者發揮其人使與紹之並稱也

跋續溪仁里程氏譜

右續溪仁里程氏所藏宋都官程氏世譜三十卷考其所自序譜初成東南族人稱傳鈔之家有一冊而都官後來復加修改往〻與舊本異又有續譜一卷舊本亦多失之予所見本三十卷既缺獨吳門房一支為續譜之首也惟此本係吳門開化二支其後亦有脫簡視其紙墨當出于宋末元初之交比諸本猶號精的予之為統宗譜有取于此本為多仁里之程分自黟槐塘〻〻大顯者有宋丞相文清公仁里之祖則文清之從子也今鄉貢進士傳方以經術致身於時其弟儒尤博學能文佐予為統宗譜其徒夫人能尊祖敬宗而保有其手澤者之大者予以是嘉之為書其譜後

書汊口宗家承德堂後

右吾休寧汊口宗家之先在元有以承德名堂者至其子以承德易之所得一時名公詩文甚富發輝其先德者甚詳不容復贅也中更兵燹失之其孫曰志端力學好古訪求之累年以次繕寫卷以徙先嗚呼是亦可謂克承者矣夫名賢之製作先德存焉誠不可不知之意也然實其言踐其行豈不益有光於斯卷也哉

題族祖休端明公所為范可起字說後

予會宗譜于南山菴有范生福孫者實貽緝寫之列間叩其家世則知傍村人其先曰器之者為吾宗宋端明殿學士贈少師洺水先生之姊之夫因居汊口至生凡世矣器之子震端明嘗字之曰可起為說以冠之說凡四十一言其真蹟故在也鄉先生如胡雲峯唐筠軒輩皆有跋

異[illegible]端明公以可從[illegible]
遠[illegible]欲疑若[illegible]明之學[illegible]
人[illegible]見之是貴乎可起之於自不[illegible]
未[illegible]許明者為[illegible]
在[illegible]從學也楓林起東山汪蓉峯三公以[illegible]
事為[illegible]令主之趾父兄弟亦皆攄其遺芳[illegible]
不從事于[illegible]而不齊論于流俗不同倒乎由[illegible]市之[illegible]
家國[illegible]在此而不在彼者彼皆[illegible]封見之貴或與於前不能[illegible]
於後禮[illegible]諸書之淳取之不窮學之而莫吾爭也以彼[illegible]
參乎吾學家好學所以亢宗於異時者或在於此尚勗之哉

跋婺源環溪宗家思家錄後

右思家錄一帙婺源環溪程氏之所藏也環溪程氏本朱韋齋先生房
宗真後名夫先生後以中表從文公先生游兄夫弟冲夫六世孫本中
當元季之亂以陳有定方為元守八閩乃避地依朱氏于建陽不能復
返桑梓手書家事三十四條授其子文仁俾歸婺源凡祀先睦族持身
保家之說既詳且密豈非學力精到者不能有此然考其時當在
國朝已定江南之後方是時鄧愈王克恭前後以數將開府新安居民
接堵逃亡復集本中宜可歸矣而不歸卒以客死觀者不能無憾焉然
吾於此則深悲夫仁人志士之見各有所在蓋之死而不悔也初元季
紅巾盜起婺源人汪同建義保鄉閭一時賢豪多起應之本中之兄敏
中實與共事又有子女姻戚之好焉　天兵下新安愈挽同送金陵
高廟壯而釋之俾還守婺源以克恭監其軍事久之同北走燕復受元
命至兩淮經略而事為張士誠所招死姑蘇趙東山先生為同之得以
比漢關羽蓋能論也然則本中之不歸殆以是歟不然何其當歸而不
歸也考之本中嘗與[illegible]以文先生及鄭師山先生交
以從也丁酉又與尚書貢公師泰[illegible]揭公汯[illegible]本中[illegible]
百畝之產[illegible]後[illegible]貢公爲之跋其言曰治平有
日尚當試目[illegible]本中[illegible]貢公[illegible]之而揭公爲之跋其言曰侯四
方之寧歸而刻石[illegible]子之言則大海桑之感黍離麥秀之悲
在當時必有不病而呻吟者矣此本中之所以不歸也載考史及傳記
師山死于歙貢公死于閩以文死于浙揭公死于燕皆凜如秋霜皎如
烈日至今讀其辭想其人悚然髮豎而本中皆獲與之相游
處聽其論議則又出為大賢君子之姻黨薰陶漸漬之有素則其所養
之深所得之粹從可知已惟我
高廟之興應天順人汛掃胡塵其功雖武王誅紂漢高滅秦蓋不是過
然有為元盡節而死者必嘉予之所以勵臣節為世勸而夷齊之餓兩
生四皓之隱亦不能無焉則夫天理民彝之在人心固有不依形而立
不隨死而忘者此吾為本中之錄為之三復不能已也

題王太守所和宗姪逸民詩後

此新安太守王公而勉所和休寧耆儒程君逸民詩四章夫逸民一介
之士耳以詩謁其守而勉二千石之貴也以詩和其民皆近世所偶見
者惟有所挾而不能以禮下人有所激而不知以道自重此古風所以
不復而俗益於也易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先正亦謂孟獻子忘
其勢樂正裘牧仲忘人之勢若而勉之於逸民殆庶幾乎予故兩賢之
而題其後使觀者有所考且有所警也而勉名勤武邑人逸民名隱與
予同宗

書程氏統宗譜後

嗟譜之成難矣凡預宗盟有自百里之外者有自千里之外者畏糧來
會有一再往返者有五六往返者正訂異同有一再易稿者有三四易
稿者參考稽對有閱月者有閱數月者鍥金刻梓有十餘兩者有
捐數十兩者夫然後乃及其成以板計之餘七百以字計之餘三十萬
以白金計之餘二十斤[illegible]成之難如此苟非有所強之而然有所利之

而然良皆出于一念尊祖敬宗睦族之心故行不約而同者凡各族有
譜之後杞先塚墓之將官相覺舉不昧其本不雜其流則庶乎祖德不
墜而宗盟可續也或守其弗虔而失之或貪業勢而鬻之爲族長者
鳴其罪于衆追還原本乃罰白金二十兩入忠壯行祠或始遷祖祠或
脩理公用不服者除其譜十名追還原今付族長收執而削其名于譜
生不得入宗祠死不得入先墓有能悔過自新者族長稟其善于衆而
還之嗚呼立法之嚴者立愛之深也凡我族人敬聽毋忽敬政書于南
山堂會譜處

書蘇氏古史宋于淶所載程公孫立傳後

按程公孫立與公孫杵臼見司馬遷史記而蘇轍古史以左氏不
載辭而闕之宋[illegible]程嬰公孫杵臼嬰顧見其中由是二
公忠義節皆不白于後世甚可惜也大夫之文之深而蘇氏專用之
以駁史遷則尸不佯無偏聽之敵矣敬政於是謹錄于世經世書而後
知蘇氏之果於不審也經世書謂趙朔以屠岸賈之亂而死于所賴同
趙括以莊姬之讒而死于後本兩事也而史遷誤合爲一特分而書之
其事自明經世書乃宋子所信重者其當時備采之深[illegible]其數此
之事以晏寧爲名則因出于一時偶爾之說豈若蘇氏于撰古史而無
辨訂之力反疑忠賢之事者哉蘇氏之可議者不特此[illegible]益
證啓皆出孟子之口而一切辨之以爲無有則其他尚何足怪全仁山
通鑑前編專主邵子之說遍會明而仁山則主予之正傳世觀者可是可
以釋然無遺憾矣嗚呼是書獨以愍同姓之嬰兄者[illegible]付人慨然
有感于斯而與其愛友死友之念其於倫理世教豈不大有所補哉

書方處谷所撰汪太守墓碑後

噫徽之一郡六邑之人及我同姓之裔無不知忠壯公當保障之亂
國汪公當隋末之亂忠壯十三世孫越國將公[illegible]之亂各有保障州
里之功相與傳誦之不忘而不知我太守公[illegible]之亂[illegible]

不過于求嘉而使界黃巢之賊[illegible]若鮮卑胡羯[illegible]之爲其貳公
當是時奉鄭賓之主守睢陽之[illegible]之民乃能使下之人愛戀其
生而得捍其車馬上之人仰憑其死而忠錫其子孫則其姓輯之功防
禦之績于京畿之政必有大過人者史失書之無以盡見此仁人志
士所爲求概者與獨其一坯之土百姓守之至今名臣之蹟郡志尊爲
第一非其功德之烈則固不能有此拜掃之際稱謂庶爲此記而有感
焉故書其後以告夫觀風者使即基所爲專祠以示四方守牧之勸槩
百年父老之思其於風教寧不大有所補也乎

書先忠壯公贈詔後

按贈墩之名敬政既復黃爲甞續後識世忠廟所藏宋誥凡五通皆稱
黃墩尤莫知其所謂歎者發源講乃知宋光宗諱惇故當時以墩易之
然則此名不獨後墓而并復墩也惜記中未見此意因附著之

書元呂中丞所撰藏山祠記後

按山西通志藏山在太原府盂縣北五十里春秋時程嬰公孫杵臼諱
藏趙氏孤兒於此故名其[illegible]旁有聖水出焉爾遇旱
禱而輒應以記文不述藏字之義因附著之

書宋嘉定中請立忠壯公祠狀後

按此段出績溪仁里宏祖房所藏都官舊譜中當時槐塘宗老文實先
生剏世忠廟西源流錄意必見之而偏書也今會統宗世譜得之于宏
祖七世孫傅儒兄弟而又於諸譜中考其出處名字謹錄于右所稱知
錄所者丞相元鳳之叔父壽濬旌之弟而旌之孫贈祖辛祖賁與宏祖
之後同居績溪者也內翰秘即休寧汊口程氏權吾卓太卿翠皆休寧
會里程氏[illegible]程氏俯仰今昔將三百年諸房
子孫復會宗祠於此豈偶然哉[illegible]之世已絕太卿之後今居湖州
而峯書之後亦無傳矣將仕公十一世孫敏政謹志

書先忠壯公封[illegible]後

按族譜忠壯公宣命封忠烈興國追贈[illegible]
全文乃封忠烈王澂字及家世字分行謂之考宋元制凡封贈諸神初
五等之爵以次而進其封號自二字加至八字而此忠壯初累封至八
字侯遂累加封至八字公至元始封二字王而舊譜云則封八字者蓋
因宋封八字公而誤連書也又按勅牒提宣命所施不同此本勅牒
而謂之宣命疑當時可以並行亦猶宋制釋使相者或降麻或用制
之意云

書先輔烈侯贈誥後

按越國汪公隋末據新安稱吳王以弟鐵佛天雄為左右相休寧程富
為太尉歙任貴為總管蓋越公保有六州多以人之力故唐初送款高
祖特降勑褒諭而越公廟食亦與之焉若陳留諸當為忠壯公五世孫
新安之程皆其後也

書先太守公及忠壯公夫人長子忠護侯追封三誥後

（金三乘文集卷三十六 一八 十二 一頁）

按建昌譜稱新安太守元譚公追封忠祐公梁源譜稱忠壯夫人董氏
追封忠懿夫人黃墩譜稱駙馬[illegible]公追封忠護侯然皆失其誥牒歙
政編貽範集會會諸誥亦無所見[illegible]於黔川壺溪譜中如此又考
世忠事實忠壯公廟從神二左曰[illegible]侯右曰越郡亦云當時俱有侯爵
其來歷誥勅年遠無考因附著之

書李北海所撰先長史府君碑後

按李邕此碑作於開元十六年而林寶所著姓纂在憲宗元和之際相
距百有餘年爾不見此碑碑稱東安侯淵即忠壯之孫淵淵生育育生
皆皆生弘弘生大辨而姓纂乃謂大辨於中山洲言其世祖忠壯而不
知其所從出甚矣脫如此鄭夾漈謂實不自知其姓之所從來其不深
考無足怪若宋太宗館閣所貯六朝暨唐人文集[illegible]
宋白等選為一千卷賜名文苑英華其間所取李邕之文[illegible]
以為下至仁宗至和初上距太宗之朝不過七八十年而[illegible]

文簡公父興國公碑此據姓纂不見此碑又下至高宗紹興間上距太
宗之朝亦僅百年而宋人都官郎撰程氏世譜三十卷其定著中山
譜亦止據姓纂不見此碑雖曰文苑英華在當時卷帙太多人所難致
編選未精人所厭觀然歐陽公辨博考索之功亦容有如劉原甫之所
少者彼其定著歐陽氏譜與唐世系表本出一手而自相矛盾則亦何
有於他人哉至於祁之世譜上下千有餘年凡程氏之見于載籍者鋪
綜而附麗之事雖或遺而文足以發其辨博考索之功要以為難顧乃
妄為忠壯公五世孫名以著于譜所忠壯五世孫名載于邕碑而未亡
者反不之見則其餘所定著又可知矣獨以此碑沈埋閟伏數百年當
其本朝如林寶者號通姓氏之學而不及見當宋之時如歐陽公者以
譜牒名家而不及見如都官郎者定著一宗信譜果於必傳而不及見
沿至于今上距此碑世愈遠而言愈湮如敬政孤陋本無所知而乃於
館閣之下獲見於繙閱之頃是豈獨文章之顯晦固自有時而家世之
真贗遂由此決謂非一宗之大幸不可也謹拜手而識之其餘曲折已
辨譜圖下者茲不贅

（金三乘文集卷三十六 一八 十四 一頁）

書舊唐書橫海藩鎮列傳後

按宋都官宗人祁據元和姓纂及唐書為兩譜謂大辨為中山房謂元
皓為滄州房敬政少讀之則已疑大辨之孫皓與此元皓若當為一人
蓋定州即古中山郡而元皓之子日華特仕于滄爾其實家定州安喜
未可全舉其族以歸之滄也其後考唐代宗德宗實錄於日華小傳曰
父皓為定州刺史始居定州於史朝義小傳曰朝義既死其偽將定州
刺史程元勝等皆舉其地以降乃知皓與元皓果一人而修史者不審
徒見定州有兩程刺史遂誤以元勝之事移屬于皓而又更其名為元
皓也以是觀之舉八州之鐵不足以鑄其錯矣所最異者新舊史於日
華本傳俱曰元皓於朝義本傳俱曰元勝有若天誘其衷而不泯其迹
以為後人昭晰勘誤之地使其敢而從一則豈可以復正哉左傳曰恒

與闞止爭政因恆殺之而闞止字子我太史公作孔子弟子列傳遂言宰予與田恆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使非後賢因事考言以訂太史公之失則宰予蒙惡名於千載之上不可雪矣元皓之事何以異此敏政因定著家譜而為之說非獨以存一宗亦使尚論者因之而有考也

二

按執恭一也舊傳以為懷直之子新傳以為懷信之子通鑑考異從新傳而今譜定著從舊傳者蓋舊唐書之例凡將相大臣書其出入年月壽歲短長與其子孫承傳與禮葬卹者皆據當時所上碑誌而修入之者也故其詳法其不書者則止據所存案牘與得諸傳聞而修入之者也故其法畧考懷直之傳謂其貞元九年因畋獵為懷信所拒遂入朝既而懷信死懷直子執恭知留後事乃遣懷直歸滄州十六年卒年四十九廢朝一日贈揚州大都督執恭代襲父位苟非據懷直碑

一 全晝載文集卷三十六 一八 十六 石

誌則固不能致詳如此以別傳證之可見矣此舊傳所為可從者也至於實錄但見當時藩鎮父死子繼視為故常因以執恭為懷信之子實未足為據考異謂懷信既逐其父安肯復授其子則亦以事勢度之而未究其所以然者夫橫海二州地狹軍寡非若三鎮之强相傳四世皆藉朝命以為之重者懷直被逐而德宗始終優禮之者實念懷直之父日華當三鎮抗命之際獨挈一軍以歸朝廷而懷直就領父衆又願析兩縣置景州請除吏時河朔刺史不廷授三十年德宗深嘉其忠以徐申為景州刺史特陞橫海為節度首以懷直為之而懷直自請入朝德宗寵渥踰等且有大第宮女之賜其後懷信以兵叛而逐之德宗於此盖未始不為之憤怒焉第恐啓釁紛戎姑容之爾觀其以虔王為節度使而以懷信佐之意可知矣然則懷信既死遣懷直歸鎮而雅用其子必仍德宗之意考異疑之殆不審之過矣或者又疑今所定著之譜於元皓之事方以實錄為可據於執恭之事又以實錄為可疑是大不然凡論事惟視理之所在何如爾一書之中固有此得而彼失亦安知無此失而彼得者若膠於一而盡廢之非善於讀史者矣

書韓義賓所撰先別駕府君墓誌後

按此誌出趙明誠金石續錄考明誠與都官仰實同時而明誠集此錄數千卷在當時最名博雅都不相聞乃用也書雖見諸譜而無取於是錄失之矣予得此誌而據訂以補譜之大失者有三誌云君諱士庸定州安喜人高祖皓定州刺史曾祖日華橫海軍使祖懷直歸誠王皇考權邢國公而不云子嚴孫秀：即文簡公大中兩房之所自出者也是足以證秀雖出於皓而非邢杞之子等而上之又足以證皓即元皓而非元勝以稗唐錄又足以證權父懷直而非懷信以佐舊史然此誌在明誠錄中考其跋語實不以文為足傳亦不以其事為可采特以其閒守與今異者三十有四姑存之獨於有關於吾宗則甚大故歐陽公集古錄跋尾恆曰集此非以備玩好其閒往往足以訂史之闕殆謂是歟考

一 全晝載文集卷三十六 一八 十六 石

新唐史程氏兄弟子姪在朝列宿衛者三十餘人而士庸乃仕于鄉祿秩微甚且猶考邢國公開府滄州賜第關中子孫必多官爵必顯而士庸者豈支子或庶孽受命北歸以奉塋墓而守桑梓者歟又文簡太中兩房並起中山遷河南舉日著其籍曰博野而此誌云家定州安喜而塋博野先塋考歷代志博野或屬定州或屬深州程氏大族在當時必有贍塋之田析居之子故安喜之後與聞而博野之後反盛也歟載考唐李定州屬義武軍節度王處存之所治也深州屬成德軍節度王鎔之所治也是時兩軍輯睦鄰境無虞其下之人各得以保丘墓結姻婚故誌後書士庸之婚梁公孺乃成德軍內中門樞密使而子嚴則義武軍都知兵馬使也公孺之名聞見于史而歐陽公集古錄載其碑且云樞密使本唐內侍之職其後藩鎮僭置於此見之嚴之名亦一見于史後梁乾化元年云晉王李存勗使大將周德威會成德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嚴合兵攻劉守光如此而已誌稱韓義賓撰并書篆者義賓乃不相

魏公五世祖實事成德軍為判官魏公家集有脩後墓域記考其時與事亦正與此合誌尾稱某年月日重立石者蓋此誌銘去葬時已遠之壙中其後子婿並顧乃復樹之墓上也考藏之實位應得贈典而此不書或另有石刻或所載碑陰蓋未可知而今則不可考矣　又按韓譜誤作世儒今訂於此

書唐人所撰先都知府君碑後

按此碑見唐朝類苑考其事與金石錄所載別為府君誌尾具銜相合且中有懿尔嶷哉之語尤足為寶譜錄以附別傳誌後而考其詳以諗觀者云都知兵馬使在唐與押衙先鋒為節度使將校之職若其所自置其序進官位如銀青之階柱國之勳諸伯之爵尚書大夫之貼職則皆請於朝而後命之大約如今之總戎自選其坐營把司之類而指揮千百戶之官則非有朝命不得擅進也特節諸軍亦謂之建節自藩鎮專制之後多以其將校分與之無義武所領易定兩州此時為節度使

王處直即碑所稱太原王也趙王乃王鎔為成德節度使領鎮冀深趙四州賊溫即梁王朱溫起宣武節度使篡唐稱帝燕冠乃燕王劉守光為幽州節度使領幽薊諸州而是乃晉王李存勗為河東節度使領澤潞諸州天祐唐哀帝年號此時梁已篡唐改元乾化矣惟河東及成德義武三鎮猶奉唐正朔朱子綱目亦可考也又乾寧三年朱溫遣兵攻定州節度使王郜奔河東兵馬使王處直力戰拒之溫不能克表為處直求節鉞詔以處直為節度留後故碑稱賊溫構亂朋姦中外王越在東土受制寇下而碑稱公敷聞帝庭奉君元命帝曰休哉正侯良哉厥使則處直為留後實遣公入奏于朝而得之初不藉溫之請也自天復元年以後溫取河中叔王珂又取河東沁澤等州遂舉兵大梁逼帝如鳳翔取華州遂攻晉陽未幾進圍鳳翔取鄜坊挾帝還長安殺宰相崔胤遷洛陽弑帝太子即位是為哀帝故碑稱越致元惡肆凶群大傒王度擅殺無人惛三川威五長縉紳皆〻不自即乃王者也碑稱

王鎔在擁僭偽郭祗命〻我亞旅洛伐近和師于本朝〻廷竟叨光意必處直嘗肋於公因遣公入覲故有尚書大夫之命所謂亞旅近藩皆指公而言蓋兵馬使乃節度將校故謂之亞旅義武節度治定州分守易州故謂之近藩也天祐四年溫篡唐改元開平而碑不著者意方鎮隔越不得其詳且惡溫故削之而特以天祐紀元與晉趙合兵則其意可知也庚午乃天祐七年即梁開平四年是年溫遣兵攻成德軍處直與鎔共推存勗為盟主以拒之明年梁將王景仁進軍柏鄉存勗自將東下處直遣將〻兵五千以從至趙州與晉將周德威合屯于高邑相拒踰月晉兵柏鄉破梁將軍河朔大震故碑稱溫益逞凶自汴襲逼戕驛寶處劉某為公乃贊王輯睦隣推功于晉屯高邑壓柏鄉執忠奮威何敢加害者也史稱處直遣將而不著其名以碑證之即公也史稱是歲劉守光僭稱燕帝出兵寇易定存勗遣將合兵救之晉將周德威與趙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巖會于易水攻燕祁溝關下之圍涿

州守將劉知溫降燕主救之大敗走還晉遂克幽州執守光誅之鎔乃與處直共推晉王為尚書令置行臺故碑稱賊臣守光與溫濟惡伺間來寇公請于王合從晉趙會呈師于易水之上破祁關下涿鹿二豈偕逋執其大魁皷于軍門請偕六州充奉于晉者謂之於史無不合者公在此時與劉熊威王德明共事以拒梁燕其功名蓋已不小而獨一見其名于史餘無聞焉則史之闕畧可知也嗚呼唐之季世方鎮擅兵無復然不復知有君臣之義上下之分而義武一軍地狹人微獨依晉以自立而公頗以忠勇輔其主師以尊王復讐為志觀碑之所載首以君[illegible]而能守光則梁之為賊汴梁經世義之不可以而公又於[illegible]復戮之餘敗亂不遺餘力論一時之純臣良將公蓋有焉此[illegible]人所識[illegible]實足以備史之闕而[illegible]不敢以一家之私沒[illegible]

題跋

書族祖文清公所撰古城宗祖墓銘後

按文清公此碑稱仲御府君爲都使公滋之子最得其實但謂仲御爲休寧古城祖則恐未然碑稱仲御生煥煥生惠惠生承議等三人考祁譜諒公保下嚴生沈沈生惠惠生本本生承議等三人而富溪元凱郎本譜於此承議下注云兄弟並遷古城及歙橫干蓋得之矣疑古城不知所出而誤屬仲御之下文清公亦從其說而不暇詳考也又刻本比家藏錄本多世次一段與前後文不相屬疑刻石時古城人自增入者今刪之餘已見譜辨中玆不贅又按各譜及碑本經或以爲葛或以爲芳亢以藥爲正

書先文簡公宋史本傳後

按蘇轍龍川志載先文簡公一事云當仁宗幼冲章獻劉太后垂簾時有方仲弓者上書請立劉氏七廟如武后故事章獻覽其疏裂而擲之地曰朕不作此負祖宗事公亦嘗獻武后臨朝圖而人莫之知也王洙侍讀實與聞之然仁宗性寬厚故公卒至宰相而宋史本傳取之且曰人多以此薄公嗚呼事有出於一人之私意而信史書之尤不以爲誣然則亦有卓然謂事之誣爲不足信者必其僞之淺不足以欺人也考曾宗道之傳仲弓上疏請立劉氏七廟章獻以問群臣衆莫敢對宗道獨進曰太后欲立七廟如嗣君何其事遂止爲仲弓者初未嘗一字及武后也又考之章獻之傳公爲三司使嘗上武后臨朝圖章獻擲之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然後知仲弓所陳者劉氏七廟之疏公所上者武后臨朝之圖一佞一忠事實相反故章獻於仲弓之疏頗欲稍褒議而從之於公之圖乃怒其諷諫太甚而擲乃欲因之以誣公遂反以擲疏之事及不負祖宗之語歸之仲弓而雖置公獻圖之事其間又相混以成其誣而不知其作僞之淺不足以欺人也夫擬人必擬於其倫

故稱君上必以堯舜苟以桀紂未有不以爲誹謗者矣頌大臣必以伊周苟以莽操未有不以爲譏斥者矣章獻在當時如御正殿受嗣君之朝服儀天冠衮衣而祀太廟群臣之附已者進不附者黜天下之人知有太后而已其漸至於廢若稱制典雖爲公預知之以爲太后婦人也諫之以言則難入譬之以事則易見武后之罪惡人所共知者也太后欲稱制則武后矣因爲圖以獻即世之所謂影子者也其所以譬之者深矣夫其以廢譽僭竊之客上擬母后此章獻所以裂其疏而有不負祖宗之語也元文宗嘗欲觀古名畫學士巎巎子山取郭忠恕比干圖以進其事正與此類子山一代賢者猶恐其君之爲紂者由是觀之章獻終其身不敢指斥幼主以規稱制之非者公之一圖有以陰消其邪心也史不以此難之而反以此薄之何其取舍之異哉然考公一傳之前後則其誣亦有不待辨而明者傳之首曰公知開封時有王蒙正者聯姻章獻太后家子齊雄捶老卒死貸其妻子使以病告公察其辭色異令有司驗得捶死狀太后謂公曰卿雖非殺人者乃其奴嘗捶之公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與已死同太后默然遂論如法若以獻圖之事爲佞而不忠則於此宜若承順風旨以說后意何乃面折廷諍務取其親戚而殺之彼此相戾若兩人矣又考丁謂傳參以長編章獻既崩仁宗親政於凡兩府大臣附太后者若呂夷簡張耆等同日罷政而仲弓亦自殿中丞貶汀州別駕凡麼係之中不聞太后有如宋綬王德用章德象及公先後並登兩府當時舛錯之迹則然兩途不可掩也若曰仁宗性寬厚不以獻圖之事罪公使與綬等同升而不與夷簡仲弓等同貶又何其厚於此而薄於彼乎此事之必不然者或曰轍之爲此志也賢者亦多矣凡與宿憾也何獨於公而誣之曰蓋有由也轍之兄軾與伊川先生有隙嘗謂伊川爲姦邪而力詆之門人子弟遂相植爲仇家公則伊川之從伯父也所以詆之者此也或曰轍之言固妄矣其引王洙爲證佐則亦豈盡出

於作僞者我曰洙之言有無未可知而綿㝡其客或有之何也史稱洙當至和初爲翰林學士朋比宰相陳執中鈎摭非禮追冊張貴妃爲溫成皇后立園樹廟置仁宗於有過之地不爲清議所容然則技撇之意肆誣正人欲同歸不善以分其罪亦事之或然也所惜編宋史者不能正其誣而反有取焉使一傳之間自相矛盾而卒爲後世不信之地者專其作僞之淺也作僞之深而足以欺人者安知其無邪

書宋鑑長編所紀先文簡公事後

按長編之全文如此正後之修史者所本也夫宗女所居之家不敢擅營而請御降爲從此乃謹之至者烏得爲罪然則公之黜實張士遜所傾與歐陽公所撰碑誌之言合作史傳者旣不能推明士遜所以中傷諸賢之意爲後世小人傾陷君子者之戒至於市材木者程琳崔女口者麗籍及呂公綽等而史皆歸之公鄭戩因孝宗藺移鞫于臺中承孔道輔謂罪薄不足深治而史以爲御史按劾得狀不惟無所推明而反加深文焉其不足爲信史也已歛政皆承之編纂續通鑑綱目者皆宋其實紀事則之閒誠爲簡當至於列傳則其前後自相牴牾者甚多蓋雜出衆手故也嗟乎作者之心豈嘗有所向背於特欲隱括舊史而詞不足以達意遂失之爾曾南豐曰史者所以明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才不然則事跡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能持然藉天下之口者而一時偷奪側佞倖權及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此言也已歛政故錄長編之文於前而南豐之言於後使來者觀之是非自見而亦不能無慨於作史者之難也

〔全書文集卷三十七〕 八 三

書先太中公宋史附傳後

按宋史太中公事附明道先生傳已稱高祖羽太宗朝三司使而少師傳乃稱三司使一節則據見也又太中傳云世居中山而少師傳以爲深州陸澤人考地志深州陸澤在中山之域非別有所遷也然少師事已見文簡公世錄不能重出今特以太中傳爲主而附見之以便觀考云

書明道先生墓誌後

按朱子編伊洛淵源錄云明道誌文韓維持國撰孫永曼叔書韓氏家集經亂而亡然程氏家譜載此篇今秘閣所藏亦有此集豈朱子一時訪求之未盡與

書伊川先生年譜後

按朱子云伊川年譜取証他書不能保無謬誤而本李秀岩學公心傳道命錄一書中有考異數段深有裨于年譜謹附著之

書先敕賜伊川書院記後

按伊川先生子孫恚從南渡居徽池二州之間蓋未始有北還者故元延祐三年勅賜伊川書院于嵩縣學士薛友諒撰記略不言二先生有後在河南　國朝宣德六年參政周經修復二先生父子墓祠始云得十二世孫子中而莫知其北還之由至景泰六年求二先生之後有司遂以子中曾孫克仁應　詔即今爲翰林博士奉祠者也許其揚文敏公記中謹附著之餘見辨諸圖下者茲不贅

〔全書文集卷三十七〕 八 四

書朱子所與先世二書後

按傳之詩先休寧邵人宋開州國錄使全之子庸父死節于金葵亭先家不仕力學好古隱居邑之東山號東隱嘗以書問道于朱子朱子嘉之以老病不能辭當遣孫季承奇從學于閩敎學成乃還承奇字次卿號格齋兩世著述悉燬于兵獨此惟格齋雜藁一帙與朱子二書猶存情彼考程氏語友朱子者二人休寧會里房大昌字泰之樂平石城房起宗嘗知建陽縣師朱子者五人婺源璟溪房洵字允夫德與新建房端蒙字正思與其從曾孫琪字仲登其二則傳世與次卿也當時所得朱子文字書簡之類附載大全集中今採爲一卷以見家學淵源之所自使後來者有所觀法知自力于聖賢之道而不墮于俗學之陋云

書王雙溪楊慈湖書記後

按程氏師友朱子者七人已見前跋考之寧宗居光宗之喪朱子實侍講筵婺源雙溪王公炎以鄉後進致書問古者諒闇三年不言之義遂與朱子不合而慈湖楊公簡則象山先生高第弟子程氏後人間從之遊其所得皆有非後學所敢議者謾志于此

書呂竹坡所撰族祖文清公父誌後

右宣議墓志見呂竹坡文集刻本槐塘文翰所刻者與此大同小異如孫四人而文翰以為六人多述祖崇祖二名考槐塘譜述祖生于淳祐庚戌上距宣議之卒淳祐壬寅則宣議捐館十年之後述祖始生也編譜者以述祖崇祖本文清公繼子而誌不載故追入之然不知其生卒前後具在可覆考也

書建昌宗家草庭先生遺事後

按建昌之程自宣義飛卿當宋季以城附元由是父子兄弟秀擁節旄至雪樓文憲公後大振之遂翕然為一時之望先生獨當其時退居池頭自號宋室遺民視富貴若將凂焉高風峻節邈不可及而傳宋史者乃不列之獨行隱逸中使與陶淵明為伍非大闕歟考先生實與徽菴同事雙峯得考亭之學而益修明之其所立卓然如此敏政故表而出之以諗觀者云

書婺源龍陂宗家前村先生傳後

敏政平生於鄉先達最重前村先生直方之為人求其世次遺書累年不獲成化壬寅大會諸譜亦無所見竊意婺源之程遠近畢會惟龍陂之程未有至者先生必出于龍陂乃發書以問婺源教諭陳君爾陳君得其譜于文公裔孫儒學生貞轉以寄示則知先生遺書不幸盡燬于元季兵火且續譜者又以前村之號及其平生履歷誤歸諸先生從祖崇禮而於先生之名反無所述其不幸又如此夫先生之名見于

國朝班賜易經大全書昭如日星何可泯也敏政因錄此傳附其譜而歸之嗚呼為子孫者於上世之名尚有舛誤則亦何怪夫他人之不以關上字我為宗子于我也哉

書績溪仁里宗家宣尉公誌後

按宋丞相文清公世居歙槐塘而有別業在績溪仁里公兄朝議子運機宏祖〻〻子宣尉柏〻〻子司丞燧〻〻子主簿宗憲始用公蔭入官子孫遂居仁里今鄉貢進士傳其後也宣尉此誌經兵燹失之予嘗閱中秘書得之霜月齋集中因書以畀傳用補家乘之闕云

書建昌文憲公所受四制後

按盱江程氏世德碑原受封謚制書凡十道其四盡存者此二制與文憲公夫人二制也封曾祖父母祖父母四制敏政得于富溪程氏譜中錄貽盱江族人用補家乘之闕

書先縣尉公所受至元牒後

按宋德祐丙子徽州招討使李銓節制徽州軍馬王積翁以徽州降元以元招降榜文發休寧既諭副都統李世達不肯背降與銓之子漢英率所部迎戰時諭官朱顥達權知縣事由是休寧義士亦各起兵應世達六月元萬戶李术魯敬以兵破昱嶺關下徽州世達衆寡不敵遁休寧而走行在元軍下令屠徽州歙休二縣歙人鄭安休寧人趙象元程隆各捐家貲冒白刃往說之乃止於是立龍友朱顥達等率衆迎拜入城榜下休寧其被甲不下者分道收捕上功行省以宋故官陳宜孫為休寧知縣象元為縣丞隆為縣尉安為歙縣知縣龍友顥達權同知徽州事隆未幾卒行省又以姚鳴鳳為主簿張芒為縣尉徽州始靖考海陽諸志得此失彼今以諸書及家傳之類參訂撮其要于此以補郡乘之闕云

書洪武欽定康郎山功臣廟位次後

按康郎山功臣廟正殿祔祀者十二人先祖位第七考甲辰年詔褒贈諸死事者先祖得贈明威將軍上騎都尉追封安定伯當時亦詔南昌守臣上諸死事者　賜廟食先祖位第六得贈定遠大將軍[illegible]

於鄱陽追封安定侯謚兩不相知也後有言祀典重複者　詔除去南昌位次止存其祀于康郎山至洪武十一年祀功臣于雞鳴山以梁國公趙德勝等自九十三人附食元祖與禱時有建議諸在外廟食者宜如雞鳴於是丁普郎等俱進祔　賜諸先祖亦贈輔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仍封安定侯謚忠愍誥命祝文皆已進
御覽勅故之臣連碑　詔革中書省并六部省中文書皆報罷褒功之典未及頒行而有司不能決白上請故也宋學士一齋第三集備書其事近始見之因記往時在京師於武靖侯趙公家見其先祖梁國公碑文尚書陶凱所撰其題銜用洪武十一年者後於
皇明文集中見梁國碑文乃司業宋濂所撰其題銜則用甲辰年者當時頗以為疑以今先祖碑文觀之蓋當時褒典雖下而未及頒於廟中也故今南昌及康郎山功臣廟自趙德勝丁普郎以下皆仍用甲辰年官爵蓋欲後人致疑於異同之故謹詳著之碑文見乙集第十七卷

（篁墩文集卷三十七）一八七—五

書先高祖安定忠愍侯碑銘後

右先高祖碑文據家藏錄本鋟梓近始得一齋第三集乃知家藏者初本集中所載者定本也命工易之其詳見甲集第六卷康郎山功臣位次條下

書程氏始遷集目錄後

始遷集之鋟梓也其功力之費始于予而協成于諸房諸房以近計之在歙者四曰槐塘仙源岑山渡長翰山在婺源者十三曰篁首山鳳嶺高安長徑金竹環溪沙溪楊村曉香田香山周溪城東溪源在祁門者四曰善和富溪柏溪程村在績溪者四曰程里坊市仁里小谷在休寧者七曰汊川塘尾率口山斗臨溪□溪及陪郭也以遠計之在開化者一曰五田在浮梁者二曰景德鎮程山在鄱陽者四曰鳳凰瀧口南溪藉建在貴溪者一曰程源在樂平者四曰梅巖石城河衝小彰睦也河南建昌及樂平杭橋二房子孫通譜遠不克至湖州吳門二房子孫貧無不可知開化龍山北源休寧會里及黟南山四房子孫失傳婺源龍坡清源二房子孫世次未詳然其先德則有不可偏廢者今併刻之嗚呼於已之上世而忍所以暴之者仁也於已之旁親而不忍其泯焉者恕也惟仁與恕皆道之大端而吾宗兩得之是不可不書以垂法于後來者鄙樸之文理不當刪先達者述之在諸房雖之曰文有繫祠宇之廢興與其行歷之首末謹諱日之詳世系之錄者亦惟取其備故實俟參攷耳初何計其辭之工拙哉於是勢不能盡刪而為獻嘲騰笑之資則有所不免矣敏政毋書

題先襄毅公與曾叔祖光溪府君手書後

右先少保襄毅公手書一卷自正統四年起至成化十年止皆與先曾叔祖光溪府君及其諸子者也初先曾祖向菴公洪武中坐累謫河間先公遂起河間諸生登第入仕故書中自入學以至致政每有事輒報之骨肉之情勤拳如此不以南北之隔暌索之勢而或間也先世田廬

（篁墩文集卷三十七）一八八—五

遺雖然毀書中每以未卜居為恨厥後四十年先公挈家渡江盡復先業光溪府君久已下世而先公謝其角峰未幾亦不可作矣光溪府君長孫俊貢藏此卷間出以示敏政盥讀之未終泫然流涕不能自已敬書其後而歸之

書文丞相真蹟後

予嘗與編宋元綱目考元初脩宋史稱陸公秀夫為左丞相文公天祥為右丞相然黃文獻公陸君實傳後序謂宋亡之事典籍無稽遣使搜訪未至而史成久之鄧光薦胡□家各以填海錄指南錄諸書來上乃知陸公官止僉書樞密院事文公官止樞密使同都督諸軍二公雖嘗拜相力辭不受而指南錄又文公所自著也予因反覆參訂欲改脩史之誤時同事者見世習稱二公為相已久憚于驟更惟彭文憲公與予意合遂奏　御而行之予又考　洪武三年正祀典詔謂忠臣烈士豈可復加其代凡歷代所加贈謚官　悉罷去止稱當時官爵惟孔子為帝王

師封謚如傳此高皇帝為世之獨見也景泰間忽有為文公請謚者徑行於外祭上請謚以忠烈既非文公本心又悖高帝詔旨知尊之而不知所以尊之蓋嘗尤憾前之過武林得令兵部參安成張君公實復觀文公真蹟景仰之餘輒附此說或可備後來修史議禮者不審之一戒云若文公忠義大節及翰墨之妙方伯廷平劉君南安守華亭張君言之已詳茲不復贅

予修宋元綱目因參考史傳得合州守張珏首末重其謀國之忠死國之義實與文公相先後者恨舊史書法多悔而珏之心事不盡白也因敷大書其名于綱詳其事於目自謂可補前史之闕而不知公實為珏發也撫卷之際為之惘然

題元李雪菴大字後

雪菴俗姓李名溥光以善書遇授昭文館大學士溥光通儒書能古文詞大書視小字尤勝實有可傳者不繫其官也故凡有所書及著作皆不繫銜其所見亦過人矣彼負藝不精及非所當紀而紀之以僥倖進者又此納之罪人也哉

題唐賀鑑孝經真帖後

五羊鍾君百福徵賀鑑孝經帖或以為真或以為贋卒無所鑒定而況予最劣書畧識忠賢之桐過者必肅然獨以其繪塑工拙而已世所重固有在此而不在彼者故於此帖亦云

題蘇東坡寄子瞻傳真蹟後

蘇文忠公謫嶺南最久故負墨流落嶺南至今若五羊鍾君百福所蓄此帖是已峯于應得作於未謫之前豈嘗寄之以示人乎惟當公在貶所崇寧方禁文公辭翰語法參同契蓋古賢人君子不以世故嬰心而有脫屣金歸之意如此

題雪梅畫冊

凡人者於其所好而得其所惡則其人之賢否可知也其人好清則其所惡者必濁其人好雅則其所惡者必俗蓋推此以往而人無遁情者焉吳君孟瑄方寓于浦之西又寓于齊之東口不暇給而以雪梅自號大理卿仁和夏公以詞翰名東南特為隸古作雪梅二字孟瑄珍之託善繪者為雪梅之圖又得諸名畫山水人物花鳥之類附之為一冊其所好如此予竊謂之以為天下之至清且雅者蓋莫如雪梅故自昔非幽貞絕俗之士鮮克好之蓋在唐有詩人孟浩然在宋有處士林和靖兩人者之外未之有聞其好之難如此今孟瑄方日走乎舟車坐乎市肆以為營運搢紳之計則凡其服飾之華也燕飲之盛也子女聲樂之繁且麗也孰曰不宜顧乃慨然有所美乎其彼而漠然無所為乎其此且託情于書史翰墨之間將役其心于瀟然無營之地而不可得也則其所好誠有賢乎人者哉雖然使孟瑄而服儒之服以日從事乎詩書禮樂之場則其所好又有大者焉所好既大則其所惡亦大其賢乎人益遠矣孟瑄吾邑巨家子性格清雅可與之談亦能繪事而不欲以自名也

書楊廷分詠詩後

閩子司寇楊君廷言嘗賜告歸展墓還鎮江館閣諸公及相知者分鎮江形勝為四十題賦詩贈別時予方抱憂而南不及與此來京師廷言將取以刻梓謂予亦相知者不可無一言予嘗往來鎮江登金山亩中流窮遠目于江山雲物之表攬諸形勝而盡得之所恨不能宣諸口耳諸公能賦蓋得我之所欲言而不能者然其間亦有足跡未始蹈江而所賦踰于所見則人之才否與江山之幸不幸固相求而不相值哉或曰廷言世家此邦以文翰妙天下其厭飫山水而增重之必倍徙往來者乃猶拳拳于諸公之言何也夫以鄉曲為可恥而付擅場于退託古君子之心也是集之行把玩之際江山滿前應接不暇則凡意之所適取足而已又何必己出之為快哉此廷言之志也

題分寧遠溪程氏譜後

右分寧遠溪程氏譜一卷譜稱出忠壯公次子駙馬文禎之後居李自歙徙歷南北宋繼有編述而此本則元至正初所刻　國朝永樂中所續者其裔孫爵問以事來京師奉質予予究心譜學最久會者最多嘗得可續者四十四房為統宗譜二十卷大抵皆忠壯長子威惇侯文季之後所居不出新安大邑及饒信衢睦數百里之間而分寧地稍遠故不克會也考諸譜並稱忠壯公二十二子獨威惇侯有傳竊疑之而未敢決故嘗為譜辨三十七條以俟後之君子跡今觀之則文禎之後固自有人而又竊疑其餘二十人者或其有後而失傳遂不見于譜歟或遠徙而予之孤陋不能四出以盡其說歟皆不可知矣譜載忠壯公行實頗殘缺予為補完且書其後俾什襲而藏焉他日有大賢者出而為敘宗合族之舉執此以往可也予觀譜中諱以臨者宋季老儒自號雲莊山人所著有周易辭則後正音讀九小録擬古集及東溪集東南浙閩諸集惜其不傳于世而意其詞義所指必有大過人者後會之際或傳其一二以為晚宋末學見聞之助又非幸歟

題雪樓遺墨後

右元翰林承旨雪樓先生程文憲公遺墨一卷蓋送其故人笠峰陳教諭赴舒州詩也詩在集中稍有點竄然非大義所繫公五世孫故太常少卿景伊寶而藏之景伊之子楷來京師間出示走請識一言走觀元之君其賢者蓋莫如世祖然猶徇其國俗內戎而外華抑儒而尚吏重北而輕南雖魯齋先生許文正公之言然後漢人獲齒蒙古儒者獲與吏胥進既又得文憲公而用之然後南人獲齒漢人與華文物煥然一新而元之俗不純乎戎狄治不專乎吏胥蓋文正文獻兩公之力見于史者可考也若文獻公詞翰之妙則其功行論述之緒餘耳然在當時片紙寸墨人已知愛重之而況後世哉況其為子孫者哉是可寶已公之先居新安篁墩出梁將軍忠壯公靈洗之後忠壯十世生唐歙州都知兵馬使漢別居休寧汊口都使長子仲繁九世生巽其一子自成傳三世生宋端明殿學士珌其一子緒爵遷閬口傳五世生司徒孝肅公翔御始居建昌是生文憲公文憲四世生祇則景伊之考也都使幼子南節居休寧陪郭十二世生元江浙儒學提舉榮秀實伊川先生七世孫之來繼者蓋伊川之後從渡江而南居池州與陪郭之程有宗好焉提舉三世生萬戶安定忠愍侯國勝忠愍三世是為尚書少保襄毅公走之考也景伊與忠壯三十五世走距忠壯三十三世然文憲實以弟嗣兄則走於景伊相先僅一世耳其昭穆蓋燦然也汊口宗人與景伊世父翰林侍書南雲公嘗通書合譜手迹具存走又嘗至閬口尋文憲公之故宅往來喬林舉阜之間但聞溪流有聲而百年遺老多已凘盡不可復識矣乃今獲觀公之真蹟恍然如奉顏色聆謦欬于數百載上亦何所幸快于斯因竊論公之大凡而詳著其世如此俾觀者有考焉

書儀禮逸經後

元吳文正公儀禮逸經一卷有板刻在太學舊見國朝楊文貞公集中而文貞別有三禮考注跋語稱文正公之書為其鄉人晏璧所竊又私加刪改走嘗時即求其書而太學刻本已亡文貞之子尚寶公叔簡亦稱其家藏本多散軼今少司寇何公廷秀博洽好古間嘗語之因各加搜訪凡十數年竟無所得會友人羅太史應魁重校三禮考註梓行而篇目注疏悉用晏本幷敗之跡居然可見而恨無文正原本可訂也成化癸卯春自新安起復北上始得于吳貢士楊君譙之家聞以語司業費君廷言〻〻謂理故書板嘗得零星者數種於充礫土苴之間蓋所謂逸經者在焉而亡其半矣因以君譙原本相付將刊足之嗚呼能濟之書板刻徧天下先王典禮往〻無徵雖大儒君子者出每舉〻于斯而書之行世顯晦不常者如此〻〻古道之不復而俗之所以不淳也廷言方職教化首葺此編以不廢先王復古垂教之心其嘉惠後學豈淺〻也哉

題四明鮑原禮畫卷後

右四明鮑原禮山水人物花鳥一卷卷有閩于傅士臨安錢宰伯均之序都穆憲憑湯張楷式之二詩族伯都憲冰月先生以貽其子存者也原禮爲所見而伯均在國初與宋景濂諸公俱以文顯式之在近時亦以詩顯要之皆不可得者宜先生以授存使珍藏之又自爲說以示脩尚之助而不徒爲玩好之娛也存後更名鏞生三子曰璋歷官新安衛指揮同知曰珪曰珍皆知好學承其緒爲來京師輒攜以自隨而予獲觀焉

書米元章墓表後

右米元章墓表予家待制公所作見北山集刊本元章襄陽人而寓鎮江嘗作海嶽菴于北固山下蓋今燕廢久矣郡人户部員外郎趙君夢麟有滄江別墅在菴基之西間因耕者得元章自寫小像石刻于土中寶而庋之知予藏有此表又請副刻之而傳焉趙君清才賸識以詞翰妙一時殆思與米老相後先者其可尚也彼世之人與前賢祠墓接畛必思巧泯其跡以處防已而又望其發墓表章之若此哉是可以觀人矣

題歙陸氏先祠記後

陸君彥功世以醫鳴徽歙間而又篤于祖烈觀此記可見矣古稱醫爲仁術仁之施必由親始若彥功者豈非難哉今彥功被召至京師醫名日著蓋有進用之漸矣乃以母服辭仁不遺親益難于因託人爲錄此記而歸之彥功服闋北上將供奉 尚方大著醫之功使仁術所施者益廣則所以發先世之幽光者不啻是哉彥功六世祖要發文丞相同榜進士官至太府丞有晚節集于宋之亡也方虛谷先生亟稱之彥功當寫一本見寄予方輯新安文獻志以次之豈可少哉

書葉文莊公手書後

右吏部侍郎崑山葉文莊公寄其母夫人及其弟與讜書共七通與讜來京師間以示走值與讜將東歸南走有小築之勞疾讀一過不覺慨然也前輩之不可作而與讜之知所寶也走每見世之好脩者知飭於衆中而畧於家庭之間異乎文正公無不可對人言者蓋於此可以觀人若文莊七書吐其情於家常語中無非孝友之發及謹身保族之要殆幾於文正之所爲者此宜可敬也哉

書朱子鄉約後

鄉約一卷出于程門高第藍田呂氏成于文公朱子蓋酌古今之宜而加損益使人易行且可久也古君子之志未嘗一日不在天下然推行之必自近始一鄉者一國之準也崇禮讓黜澆漓以漸復隆古之治實此乎昉之顧後世言政者忽焉而有志于正學者所深慨也吾宗姪節之以明經第進士擢工部主事分司清寧公暇取鄉約手校而刻之擴先正立教之功以爲

朝家興道善俗之助其志遠矣彼謹簿書賢爲政集詞章以爲學而獨儼然以儒吏自名亦盍反其本哉

書餘杭教諭羅先生墓銘後

右餘杭教諭介毅羅先生墓誌銘一通其鄉達刑部侍郎曾公翬之所撰也走從交先生從子洗馬璟暨先生之子教授璧因得而讀之爲之向仰不能已蓋先生爲學務躬行厭浮華其居官安職分耻奔競故門人私以介毅爲之謚而誌以爲稱情者也走竊聞泰和羅氏孝友之行清白之操積非一日而先生數奇諧寡仕不大顯教授君亦獨抱其遺經縱跡橫舍天之於善人吉士將不忍然於斯乎然先生有孫二十人群起林立意將有大發其後而昭先生之令聞于無窮者曾公之銘於是爲可傳矣

題吳廉宇原傳所藏放翁帖後

放翁此詩甚流麗手亦活動可愛觀詩後所自題蓋亦自負矣原傳同寅嘗藏此卷每將居必攜以從相與把玩久之而未暇考翁之出處也一

月檢宋史得翁所彈云高宗時有中貴人求珍玩以進者翁奏陛下以損名齋自經籍翰墨外悉屏而不御小臣乃不体聖意私買珍玩以虧損聖德乞嚴禁絕又應詔言頃者有以師傅而領三衙有以太尉而領閤門瀆亂名器乞加訂正翁所建如此而宋史浩以養詞章薦之豈知翁者哉

敬題先公薦朱揮使奏草後

右先尚書少保襄毅公手書二十二字蓋薦今河間衛揮使朱君玘之奏草也走得之于先公亂藁中以畀朱君君寶重之因裝潢成卷請志其顛末記成化初有　詔命大臣舉將才為著令而先公首以朱君薦不果用會先公出督川貴之師既又贊留務于南京柄事者或撼先公以及朱君故朱君亦偃蹇不得意然才器則益老且健矣上即位之明年屏奸回進忠良百度一新尤注意將帥之選於是朱君始用　廷議出守山東沂州特陞　璽書寵其行而先公亦於是不負

〔篁墩文集卷三十七〕　一八　十五　一冢

為知人矣朱君起武臣子能刮去豪侈之習究心武學其騎射嘗試京營第一乎居讀書史務知其大義而又樂聞善言友端士以自輔操行廉介宅心忠醇蓋雖號儒生者或媿之也巡按御史以河間武臣多龍迹前後請還君莅衛事及薦君督戍兵戍守巡撫大同都御史亦聞君智勇請授偏裨之節御北邊蓋朱君有成稱于一時如此先君嘗先倡舉之今手書具存君已進用而先公不幸捐館十年矣捧誦再三血涕俱嘗蓋不能執筆而朱君將　陛辭就鎮矣竊聞古仁人志士必有知己之報而報之又非有所私云爾分閫一方竭其智力以無負主上之託蓋堅其晩節之守功成位隆與古之名將相頡頏使人稱之曰此襄毅公所薦士則所以報知己者至矣而先公亦將慰于九原豈不偉然烈丈夫之所為哉毋朱君勉之無怠則他日得以功名附書于太史氏者此固其張本也

題蘄水程氏所藏南宋錄用伊川先生子孫誥後

予嘗見黃州志載程居為伊川先生之孫當宋南渡自洛徙黃之蘄水莫得其詳以問黃人亦莫有知者會潘玉汝以進士出知蘄水託往廉之玉汝書來謂居之後實在境中其族有名嶽者嘗中鄉舉與書俱來相見之際出示宋敕牒一道乃居授將仕郎漢陽軍漢陽縣主簿者考其時在咸淳二年十二月牒稱居籍隆興府武寧縣且審其為伊川明道正派嫡孫即非誣者其言如此然予考程氏世譜伊川先生子孫悉從南渡居池州再遷新安其世次出處及當時錄用恩典告敕文移具存蓋未有籍武寧者獨譜稱明道之後不知所在宋時嘗取伊川子孫繼之故竊疑武寧之族為明道之後敕牒所謂伊川明道者伊川本其地明道本其祖也否則不應書伊川于明道之上豈伊川之後從高宗渡江居池州明道之後從隆祐太后渡江居隆興兵革之餘兩不相聞朝家錄用又不深考以合其族使聖賢之裔播遷流落于江之東西若楚秦越然當時之政亦可知矣嶽上溯居凡六世能譜兩夫子之

〔篁墩文集卷三十七〕　一八　十六　一

遺書以選授同知穎州振其家而增光于先世之實輸者蓋當昉於此予家新安於兩夫子之族最近實伊川末裔輔猶諸郭方者故於嶽甚親且特論其世而書其敕牒之尾固水木本原之情不能自已者哉

題仇司訓東之所藏雪菴帖後

廬陽趙參議伯顒天順中嘗見此帖于何儀中書家後有雪菴題名印識然東之故藏此帖非新購者意當時所書非獨一本也觀者疑為山谷筆則不然蓋甚盡山谷勁而熟風骨峻整雪菴勁而生廉稜太露然皆名筆也予素不學書但以跡推之如此能書者賞鑒當別有妙處予不足知之

書月河梵苑記後

予記此二十三年矣深師及其徒得清者俱已物故而苑之池亭亦多蕪廢每一過為之感慨不能已然廢興相尋勢之所必至因錄此以貽深師之孫俾藏焉安知無好事者按此記而復之使人得睹觀之美乎

吉煙濟草之外者乎

題趙子昂與天台楊處士書後

急乎投人饋于報德蓋世之通病而況丁家國之難得所依庇者哉宜趙魏公於天台楊處士拳拳有惓惓不已之意如此魏公於是可謂忠厚人矣處士四世孫商霖起進士歷閩廣僉憲以文行知名于今寶藏此帖吾又意處士平生不特庇魏公一事而積學累行固有以貽其後之人而勿替也哉是可寶已乎見魏公書直行多俊逸流宕獨此卷與衆不侔豈以處士為前輩人故歟抑考此書公年六十有五雖無復少時臨池之興然猶自謹乃爾則視世之未老而偃然自肆以加諸人者不又異乎若公出處則先正固有定品有不俟乎予言者矣

題先襄毅公永范主事詩後

右先尚書少保襄毅公手書一律寄故南京倉部主事鄞范君時澤之作也成化初先公受 詔督留務于南京官屬中獨才范君受賢之方取以自輔而范君不久以公務北卒于道先公為之驚悼賦此哀之良

屬同官和之將成卷用畀其家而范君子桂尚幼獨收先生手藁以行故名銜亦未之具蓋亦出于吉哀而應之者也桂既長力學思光其宗間來京師出以相示則范君之卒十有七年先公之卒亦九年矣惟中世以來長屬之間或扞于官之相懸或難于行之可析其相觀漠如也而欲求以濟公家之務不得則上惡其下下倍其上或致于僨事邦悔豈不交失其道哉觀先公之詩豈特可以占其人之賢一時長屬相與之情相恤之義所以先公家而略勢分者可以槩見矣先公以剛直聞天下慎許可獨惓惓于范君意其謀議設施之間有大相契者情于僚一識固而不及叩其詳之為歎也奉瞻遺墨不勝泫然輒題其後

敬題先祖尚書府君遺像

公以子太子少保襄毅公

恩累贈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而襄毅公亦捐館久矣於是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學士侍讀學士敏政謹重摹此本錄呂文懿公所贊於上而寶藏之

題周院判原已送行詩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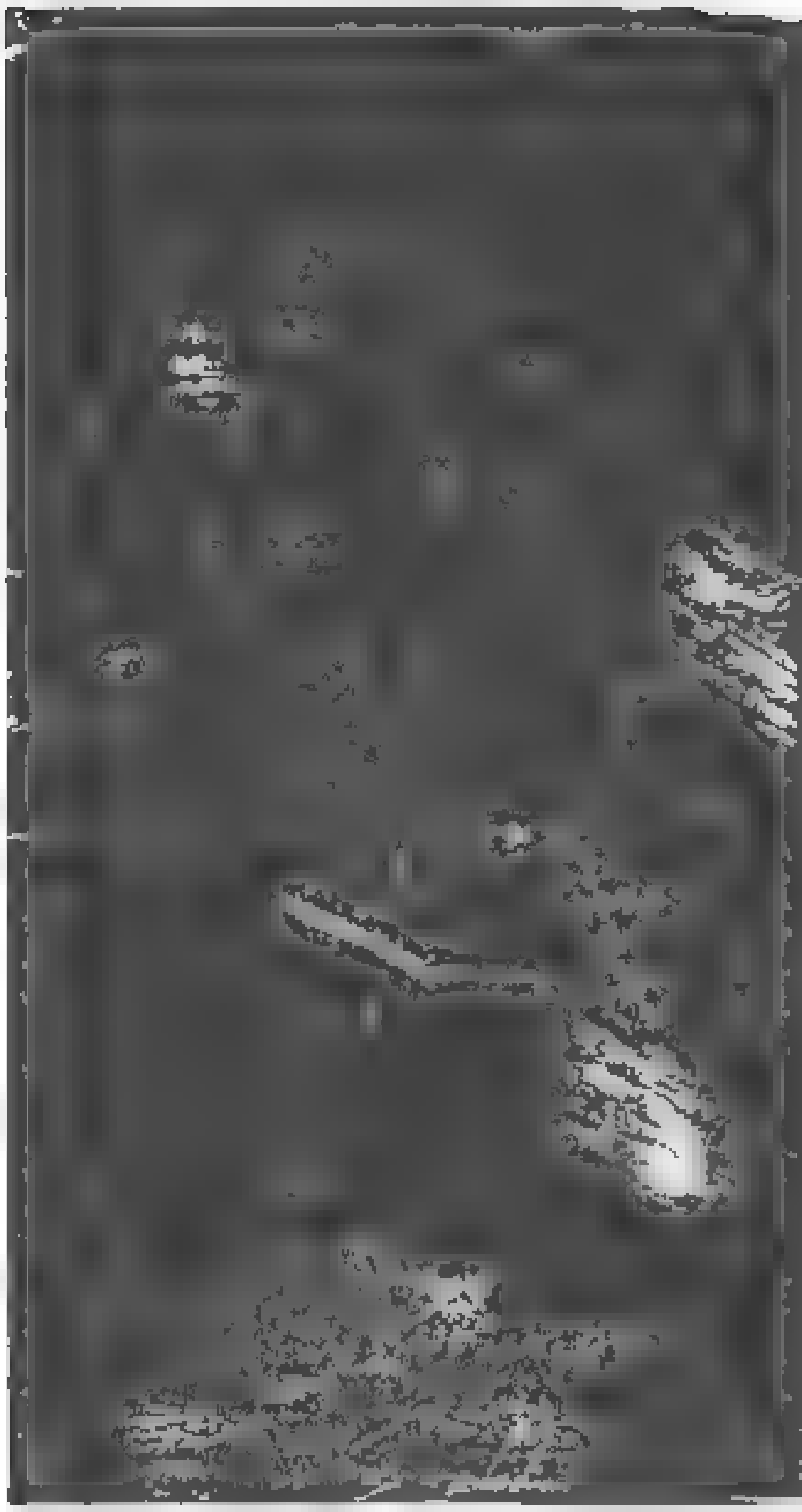
判南京太醫院事周君原已吳人世以醫名吳中 君蓋精其業旁通諸經史工為詩號儒生者或弗逮也以薦起待供御適士方重處士之號進之衣而君獨退然以親老辭分院南京以便養處士之號廣靜者莫不為君惜而有愛莫助之之嘆今茲上其三載之績于朝適天子初政稍獎敘凡一時取光榮以自耕者多已銷熄而君歸然如鶴之出群其君也休休其去也于于蓋士之號廣靜者又莫不為君慶希自有擬得朋之喜然則君之所存所立殆其有過人者豈獨其醫之可稱與其詩之可錄也哉於是行有日矣刑科左給事中陳君玉汝於君為同鄉且厚善析杜少陵詩兩句為韻坐文人賦詩以餞而予序之引俾讀者知詩意之所在非獨扳君之所好而已

書近作後

予書不工詩亦不好藁至于書札尤非所工者進士楊君溫甫數得過族中索舊作求裝之以為凍無以應命童子檢弊篋得前數詩呵凍書之溫甫蓋過愛請予詞翰可觀也

瘦竹詩跋

吳郡陸君宗仁宦居京師玉河之東種竹于庭以瘦竹自名士大夫間多賦詠其事者君亦有請于予予觀古人君流辭之稍賢達之詩鍾繇之字皆以瘦名世而物之瘦者莫踰於竹長身而堅貞虛心而勁潤論者並以比君子然則瘦固君子歟君之身瘦而長時出其詩瘦而清見其字于裝精則又瘦而勁宜士夫之有取于斯而賦詠以昇之也然則飽冰霜飫清風有與竹之饑有贊乎之辭與何殆時有不肥之肥而世之肉食者求分其半庸將不可得矣償乎放歸江南不及叩琅玕之節掃新篁之粉據管城子為君賦之



書率東程氏譜後

右率東程氏譜一帙起自可知之祖曰顯公刻梓在正統丁巳顯公裔孫曰貴浦成化初至京師來以示予因留予所蓋七八年矣予嘗會諸族作統宗譜見富溪元朝會譜云忠壯十六世孫抗公次子林生揔本〻〻生廣超〻〻生念四遷草市即顯公子孫多徙富登正可補率東之闕予又見榆村程氏譜以為出於忠壯五世孫綸考富溪元朝會譜亦云抗公長子流四世孫與貴遷黃泥又三世曰七公遷榆村七公四世孫應宸應午之孫淘金副使景祥〻〻新世生國輔與率東顯公九世孫國英皆國初名人且富溪元朝所會之譜生卒及娶某氏葬某處兄弟若干人班〻可考疑有可徵所恨兵燹之後回祿之餘為子孫者不能旁搜遠訪以求真是之歸乃遽刊梓成書且失之矣盤子會統宗譜而兩族莫有至者故率無以考定之也予將北上理所借諸家者得此譜因附著所見而歸之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八

題跋

書瓊臺丘公集後

禮部尚書瓊山丘公以學識才氣聞天下〻〻之人當公意者特不多屈然獨心進予為可語蓋莫然不知何以得此於公也公每謂作文必主于經為學必先于用考古必證于今鄙意適然遂為知已故公有制作必示予〻得縱觀焉如所謂大學衍義補者已經進 御他如世史正綱朱子學的之類率皆有關于世教人心不可少者至于詩文總若干萬言雖間出乎應酬之作然一不苟合于時好且趨秦漢上溯騷雅以窺其文如大江長河一瀉千里雖併而為三播而為九顧其原必自岷山至海從底於東以為壽者後而終東向莫之禦也其詩如仙翁劍客隨口所出皆足驚人或散或整体備正變體裁不一然諦視而微與之氣格法度大約自宅於律精嚴亦不失人間矩度蓋乎諧評

如此惜乎狐陋方以家廣見序乎未逃之世去公益遠將不復聞公之教而尤寡觀公制作之富將求師為頤且病散淪落之餘才力不足自振然以其所得於公者或發以為文或發之為詩亦或以寄對偶者由畯而與歌唱無歌多卷于景間無人之境獨非幸哉因書公所謂瓊臺吟稿者以識別亦以見予之預公所知云爾

榮感堂詩後

工部署員外郎平陽宋君文德以

聖號恩得贈其考如府為工部主事母方為安人繼母黃為太安人

綸命既頒存歿有輝君於是乎

上之賜而感其一統之不及身享也故以榮感名其堂士夫聞多詠歌其事者聞以示予〻為之歌嘆曰謚哉乎

上之賜而以為榮者臣道也念其親之不逮榮養而以為感者子道也君於是乎能不忘其忠孝者矣君以進士發身分司河上甚有所建立清

視至今其平日急官務甚于殖産業利者而其心又未始一日不在門學乎亟重之以為不可及然則後今之建立所以為報上頭視之地將不有大馬者乎惜乎得放歸江南不及登君之堂和諸君子之詩為修其事以傳而特題其卷末如此

敬書先襄毅公賀馬恭襄公得子詩後

右先尚書少保襄毅公天順間巡撫遼東時聞鄉先達馬恭襄公得男賦此寄賀今三十年矣延南歸道出滄州會恭襄嗣子鄉進士良弼即詩所致賀者然詩已亡失因檢家集重書畀之以見世講之好追誦手筆不勝泫然

書釣臺集後

予家新安往來釣臺下必登眺聚東瞻禮或時誦壁間詩版廡下文刻追慕先生之高風而談者猶以紀載弗完為憾然先生豈以是為加損哉近過嚴州始得覩同守鄭君特用所刻釣臺集十卷則誠完矣然猶〔篁墩文集卷三十八〕一八二若有遺闕者提學憲副鄭君廷綱太守李君叔洪託予訂之因增入新舊記文銘贊詩辭六十餘篇而識其後曰凡頌先生者言人人殊竊意其有未究先生之心者夫士生百世下尚論古人亦徒據史家所記云爾先生少與光武同學莽之亡漢之興孰不願出以自見而先生方且變姓名走匿不暇是豈無意哉帝思之至於物色乃出而就見之傳謂帝差增於往則先生之平日其不足帝者深矣考其時先生至洛陽年六十有八帝年三十有四以師友事之而不可以臣之亦明矣撫先生之腹而共偃臥道故舊曰我固不能下汝邪此何為者雖不忘于同舍與昵之樂而無屈已下賢之誠宜先生臥不起諾不應而曰士固有志也且帝方委政侯霸〻之家世素以宦者進又嘗仕于莽先生將唾惡不暇而霸反以手書坐致先生〻〻貴之而帝笑曰狂奴故態夫不坐霸以侮賢傲物之罪乃共為戲謔惜自之制光武君臣之間何與如此而謂先生仕乎雖愚者亦知其不可矣蓋自是而發韓歆歐陽歙后易太子又未幾而封泰山奏祥瑞頒圖讖于天下然則先生與帝所同學者何哉先鑒而作不俟終日先生殆計之審矣使先生為諫議大夫於此可以無言哉言之不聽而去亦晚矣史謂光武通尚書且有謙厚之譽其所為若是何也蓋人嘗謹于微時驕于既貴況貴為天子而加以功成志得者哉其輕士固宜然士固有不能為其所輕者先生是也東漢好德人心所同立懦廉頑蓋有不期然者先生則豈有意曰吾將以是起天下節義之風哉雖然先生以布衣不屈于萬乘光武始終優容之至於臨殁不忘則帝之賢又於是乎不可及已惜予舊學荒落閱見弗廣無足副三君子之心客舟勿〻亦不敢濯纓灘下以慰先生釣遊之處縫什襲歸之而俊附姓名集中既以自幸亦以自慚有不知其所云者矣

書古樵集後

先師文定公古樵集三十卷走所編者梓行已久公子尚寶卿士欽及〔篁墩文集卷三十八〕一八三其弟錦衣千戶士敬拖其家之所藏與得之四方者復畀走詮次為續集以待敬諾之而未暇也適者叅　恩納祿屛居山中始克定著為二十卷如右嗚呼公之殁今二十餘年天下之人猶慕其盛烈思起之于九京而不可得則公所為不朽者豈直文而已哉士欽昆弟名位日升知先訓之為重相與謹之不遺餘力蓋君子之澤益衍益長如此為善者可以勸矣獨以走之不肖竹毀業荒不能副公之教而嘗編次校讐之責猶思議者不足尚累師門每作復止然士欽之託甚堅不可以爭盡也謹什襲歸之而竊識其後

書朱陸二先生所論無極書後（邇以下一篇）

按以上七書幾數千言二先生所以論無極者援引纖發纖悉畢具後學不容復置喙矣然陸子第一書云周子若懼學者泥于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於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朱子第一書答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周子言之若於此看見太極之

其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其亦多矣雖然二先生之言無乃此兩端然猶反復不已者尹氏所謂于所疑於心而不敢强焉者是正中庸辨之弗明弗措之義竟若後世口耳之學徒以立說不復求之心得而苟焉以自欺之焉以熙人者哉知此則二先生所欲之事者兩家之書陸子他日不復論無極而朱子謂太極圖説首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故曰無極而太極皆陸子語有違非二先生晚年有合而然與

書朱陸二先生鵝湖倡和詩後

按此三詩二陸與朱子會講于鵝湖所作者其時所論皆不合而罷蓋二陸早年於尊德性爲重故其詩有支離之說疑朱子爲訓詁朱子早年於道問學爲重故其詩有無言之說疑二陸爲禪會兩家門人遂以成隙至造言以相訾分朋以求勝而宗考亭者尤不能平甚其以支離見斥也然朱子晚年深自悔其支離之失凡七見于書劄之間蓋不獨

以斷己又以之害人而陸子亦有涉惟置其粗心浮氣致參辰之語見于與東萊之文以是知道無終窮學無止法雖大賢近聖之資亦必盈科而後進者如此或乃謂朱陸終身不能相一豈惟不知象山有克己之勇亦不知考亭有服膺之誠質志于爲己者不可不深考也

書朱子答呂子約書

按此書朱子未與陸子相見時語所謂脫略文字直趨本根與中庸先學問思辨而後篤行之說乃朱陸最異處今考陸子與其門人書亦孜孜以講學爲務而獨切切以空言爲戒疑所謂空言者指朱子也朱子豈倡爲空言者哉其說可謂大不偕矣此所以來議者之紛紛乎陸子之說畧附一二以見其早年所以不同者之甚焉

書朱子答呂子約等二書

按以上二書朱子始評陸子全是禪學未見深淺後生之好者附者今考象山之書性以與爲學其於儒禪之辨亦嚴蓋朱子直以其

主尊德性之說太過而疑其爲禪耳然陸子與朱子書則又識其爲葛藤未說不知要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殆其言皆出于早年氣盛語健之時學者未可執以爲定論也

書陸子與朱子及陶贊仲鄒斌之三書

按朱子有言學匪私說惟道是求今以陸子此三書觀之其意未始不與朱子同而其稱朱子一則曰高明一則曰英特且有古者君子和而不同之義豈若後世標上人之心執一己之見至於交惡而不可解者哉宜其德盛仁熟而歸然合于朱子晚歲也

書朱子答劉季章書

按此書乃朱陸不同之肯綮蓋陸子方以學者口耳爲憂欲其以尊德性爲先以收放心爲要朱子乃欲學者依文句玩味意趣自求又欲其熟此先除排比章句玩索文理正與象山之教相左然朱子晚歲乃深有取于陸子之論摘附于後

書朱子與黃直卿書

按陸子之書言顏子曾子以爲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外此不可以言道絕不免有推尊顏曾收皮之說及立門人流言朱子一時監之而以爲實然者邪

書陸子與李省幹之書

按陸子前與胡季隨書屯及此四書皆亟稱夫子之教其傳經曾子謂曾子得之以魯子貢失之以達且深有懲乎空言多識務外徇人之失今考朱子與曾子三省章并尹謝二氏之說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然則守約固疑於此專用心於內固疑於禪而象山之學不能免於世之疑矣但曾子三省忠信所以尊德性傳習所以道問學而朱子以忠信爲傳習之本學者宜有味於斯言

書朱子答劉公度書

按朱子此書深斥荆公祠記之非而陸子亦與其門人胡季隨書曰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餘子未嘗學問妄肆指議與足多怪同志之士猶或未能盡察良可慨嘆殆謂朱子也今考其記所云多與朱子讀兩陳奏議遺墨相出入而又本諸司馬溫公及明道先生之言今摘其大畧附註諸說以見其語意所從來亦後學考求探討之不能已者然朱子讀兩陳奏議遺墨其詞峻陸子乃荆公鄉人其詞婉殆各有攸當而朱子拔本塞原之論尤不可少也

書陸子記荆公祠畧

按文公語錄門人吳琮問萬世之下王臨川當作如何評品曰陸象山嘗記之矣何待他人問其只是學術錯否曰天資亦有拗強處觀此語則又與答劉公度書不同語錄雖未足盡據然亦不應牴牾若是學者詳之

書朱子答張敬夫書

按此書謂陸子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將流于異學然朱子他日又謂溫公只恁行將去無致知一段疑其與論象山之失同至於滄洲精舍祝文所云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遂以溫公上班周程張邵以備宣聖豈別有見耶抑大賢之造詣淺深必歷其域者然後知之非後學小子所得臆而窺耶

書朱子與陸子靜書

按陸子輪對五劄首言版圖未復讎恥未雪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次言漢唐之治因陋就簡願益致尊德樂道之誠以宰天下次言人主莫難於知人之明不宜信俗耳庸目以是非古今臧否人物次言天下之事有可立致者有可馴致者三代之政豈終不可復願為之以漸而不可驟次言人主不宜親細事致察脞之大者不見所謂禪者然析理之精擇言之審千百代之下孰有加于紫陽夫子者哉

殆必有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矣學者詳玩而自得之可也

書朱子答呂伯恭書

按東萊先生居父之喪文公遣子從學而象山有書與東萊其言居喪講授之非禮此亦二先生相與之一然於此亦覺於尊德性道問學各有所從入而致隆之意

書朱子與林擇之書

按朱子此書云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又云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蓋朱子自是有取于象山日加一日矣

書張南軒先生與陸子書

按南軒先生嘗有書與二陸論為學之大端不出致知力行二者且稱朱子卓然特立真金石之友殆關其平日各主尊德性道問學之說而為之中庸耶今錄以相次庶幾一時大賢君子之切劘講肄學者得有所觀感而為之法守也

書朱子白鹿洞書堂講義跋

按朱子於此始亟稱象山之言蓋發明懇到者道問學之效反身深察者尊德性之功學者所當究心也

書朱子祭陸子壽陸子祭呂伯恭文

按淳熙八年二月二先生復會于南康議論之際必有合者故朱子特請象山于白鹿洞升講席以重之而又為文以奠復齋有道合志同降心從善之語後五月而東萊訃至象山奠之有追惟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之語蓋二先生之道至是而有殊途同歸之漸云

書朱子表曹立之墓畧

按此表謂以心之所得者為學有非文字言語可及又謂先期于一悟而遂至于棄百事以趨之皆譏陸氏之失然陸子之學主于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亦未始盡廢窮理之功其教學者條以本末先後為說其

書具存可以考見若朱子之言則實足以拯後學䟽脫陵節之弊可相
有而不可相無也

書朱子答項平父書

按此書則知朱子所以集諸儒之大成者如此世之論心自用務強辨
以下人者於是可以惕然而懼惕然而省矣然陸子亦有書論為學有
講明有踐履全與朱子合而無中歲制鑿之嫌書附于左

又按草廬吳氏為國子司業謂學者曰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
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敝必偏於言語訓釋之
末故學必以尊德性為本庶幾得之當時議者以草廬為陸學而見
擯焉然以朱子此書觀之則草廬之言正朱子本意學者宜考於斯

書朱子答陳膚仲書

按朱子書在前兩条者曰子靜全是禪學至此始謂陸學固有似禪處
且勸學者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即是說一則道問
學固必以尊德性為本而陸學之非禪也明矣

書朱子答呂子約何叔京書

按朱子此二書謂學者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
經世事業別作伎倆謂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則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
又謂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所急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
未免支離而陸子與人書曰事外無道道外無事前言往行所當博識
顧其心苟病則非徒無益所傷實多他日敗事如房琯荊公可勝既乎
又曰若得平穩之地不以動靜而變若動靜不能如一是未得平穩也
蓋兩先生之言不約而同者如此

書朱子答吳伯豐書

按朱子謂兩種為學之人其一務超簡約脫略過高猶指陸子之門人
其一覺得外馳支離繁碎始謂己之門人也然陸子晚年益加窮理之
功朱子晚年益致反身之誠取是編前後所書考之則二先生之學所
謂去短集長兼取兩益者真入道進德不易之法程也

書朱子與周叔謹書

按朱子此書勸學者且就身上道理着力用心兩邊者實能除其餘文
字未須著力考索甚為與陸子為一家之言而陸子之言已見前卷者不
復重出聊附一書以備參考

書朱子答呂子約書

按朱子謂學者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又謂豈可汨沒於故紙
堆中使精神昏蔽而可謂之學陸子之言則曰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
之間又謂淵明者看實行之人往往乾沒於文義間為蛆蟲識見以
自喜而已朱子前所謂道合志同者於是益驗

書朱子答陸子七書

按以上七書曰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曰近日方實
見得向日支離之病曰始知此未免支離因說得外馳支離繁碎曰
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曰向來誠是太涉支離曰若只如此支離漫無
統紀展轉迷惑無出頭處蓋朱子深悔前日支離而有味于陸子之
言誠以之自咎又以之語人觀其詳確懇切所謂豪傑之才聖賢
之學知有義理之公而無彼我之間百世之下所當刻骨而師之者也

書朱子答陸子靜復陳膚仲書

按此二書皆稱象山為陸丈所以敬禮之如此前一書稱其收拾身心
有功實敵之益密者也後一書稱其所見明實義理之益精者也朱陸
二先生於是又將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乎

書虞道園所論朱陸帖

按朱子此書與陸子有病中絕學捐書專務收拾身心頗相收管向來泛濫
真不濟事之語然不見于大全集中殆門人去之也明道嘗為新法條
例司官而伊川作行狀累之歐陽公記呂范解仇事而忠宣公於碑文
删之况學識之下於此正者宜其不能釋然於此也

書鄭師山送葛之熈序及與汪真卿書

按此二條議論平正可驗學術之醇宜其能振高風于一時全大節于叔世也

書趙東山對江右六君子策

按此篇曲盡二先生道德之詳備謂朱子去短集長之說在陸子沒世之後則殆未然蓋朱子勸唐仲友在淳熈九年陸子有□□稱之而虞道園考朱子與陸子書所謂病中絕學捐書覺得身心相收管及周叔謹明年隨二書皆在一時則兩先生殊塗同歸之妙當不出此數歲間而謂陸子去世不及與朱子合并者殆未之深考也

書趙東山陸子像贊

按此亦因朱子謂陸學固有似禪處一句而發然歷考先正之論象山者博而費不若東山此贊之約而該也

書免山汪氏族譜後

古人立譜所以究本合族蓋有家之不可闕者然十世以來居江北則誠江南之有譜為識文居江南則識江北之無譜為苟簡皆非也江南之族有更數十代不衰丘墓具在子孫多至數百人非譜以示之則有茫然忘其先泰然傳其子孫之分若路人爾譜其可少哉若江北則時革之變轉徙居人多非土著或以轉徙而來所來之代既非其人則其祖也猶其子姓莫知可考已可以為譜之遠不過祖先之親矣如是則亦何必為譜者哉曰江南之有譜非錄文江北之無譜非苟簡也新安在萬山中兵燹少經故多舊族程汪兩姓為尤著程祖梁將軍忠壯公汪祖唐越國公源遠而末益分著號各稱其所自出忠其后有我不能九遷則譜誠有不可闕者矣休寧免山之汪出越公第四子廣之後廣傳十三世曰知游曰知淵曰知濟知濟子饒居浮梁桃溪傳八世而生宋恢齋先生敏公溉其族皆再顯矣知游居休寧南女傳十世曰王孚號固翁府君生三子曰以仁至玄孫桐隱遷邑新門以和至玄孫金壽當元季之亂來歸姻家率口程氏遷免山金壽曾孫曰世寧以其上世遷居雖常書仍曰盛始取舊譜紡之未究而卒其弟世行歷醴陵新昌兩縣令謝政家居遂成其志斷以千牌有所是正列牒以領族人予觀世行之譜以免山邑所為內紀而桃溪萬安之派附焉暨源大畈西門潛口黃坡諸汪與越公第宣城公之派為外紀凡祠墓所在金石所銘贈官爵所得悉以類附有目有圖崇者敬別親疏而訂前人之得失又微寓史法其嚴誠有志于究本合族以作範于將來者矣抑非世行學之正識之遠力之勤則亦烏足以致此哉予與率口之程同出忠壯公又於世行友善而西門大畈之汪皆世戚也故樂觀其譜之告成且慶夫不知者以為獨文莫究夫譜不可闕之義輒題其後如此以諗觀者云

書劉教諭所註武夷棹歌後

晦庵先生武夷棹歌詩一卷今休寧教諭南海劉君孟純述其所自得

者也晦庵先生身斯道以啟來學蓋凡有言莫非道之所寓況是詩哉劉君可謂篤學而與於世之言詩者矣當時御史沈繼祖劾先生十罪此詩亦在論列中蓋指其末章尾句以為不臣也噫詩之不幸若此而劉君乃惓惓百世之下味其詞思以發先生之心則人之所存其相去何啻霄壤哉吾於是為之三嘆不能已書其後而歸之弘治庚戌春二月癸丁日歸田學士程敏政識

題南山賞梅聯句詩後

弘治己酉冬雪寒甚梅不時花獨吾家南山一株開特盛未有知者庚戌二月八日教諭南海劉孟純景文訓導太平黃倫汝彝自下紋溪挈舟並載徑造花所而友人汪思恭克敬詹彥行中塾師汪尚琳廷貢先後偕至因倒瓦盆櫚圍既對花大嚼互莫偶為聯句酬花神而告之以為歲歲賞約張本賓主樂甚景文遂秉筆下也汝彝與思恭廷貢窮邑中仔中巢流塘而予獨大醉留宿南山讀騷亭明日乃併書為一通

以貽汝異

題王克恭駙馬所贈程國輔卷後

予觀此卷皆國初名筆何啻卞玉隋珠而乃以策憤樊文經錄遺稿爲蝶瀆之具則吾鄉之儉至此可謂極矣雖然其不出於寶橘視供漿竹而猶取以厠於几席之間則亦豈可謂不知所貴者哉

題西山眞氏跋傅正夫所編慈湖訓語

按慈湖先生象山高弟當時攻陸學者必以慈湖爲首然觀其所得乃如此可謂理到之言矣此所以卒傳斯道而爲朱子之世適也歟

書汪廷潤贈行卷

吾友大里汪文明之倅成都也其子廷潤侍行廷潤兒良貴今君與鄉啟繪圖賦詩餞之其歸也過休寧拜予牀下曰廬其上將有請焉予不能應也踰年請益堅會予抱病甚危而苟安一切筆札皆不能辦乃口占書之雖然古仁者必贈人以言豈徒言而已廷潤尚識此意而勗之也哉

書二沈墨跡後

雲間二沈以詞翰得名永樂宣德間當時若三楊二王諸公皆愛重之殆以其才美行潔不獨其字之工而已論者謂小沈字清勁過其兄又或謂大沈字縕精弟亦不及然皆可貴也吾鄉吳以忠客雲間賸此本蓋小沈得意之筆何可多得哉

題樹萱堂卷

邑南姚天德以樹萱堂卷求予詩值予病起久不作韻語因檢樊宗待萱花行一篇書以界之大抵樹萱之義本慈之心使予再復言之亦不過此矣

書汪道全所書千文後

婺源汪君道全以能書名郡中凡梓碑石刻多出其手如此本尤清婉可愛使進進不已其將有得于吳興而上窺晉宋者與族姪孫仙俊

銘款上黃文敬錢以公于學者刊以視予予於道全有姻好有文字之雅其爲人謹厚可與非直其字之工也

題友梅軒卷吳山雲詩後

右宋國史編校吳君貫深友梅軒詩一卷皆眞跡若吾宗克齋相吉國文清公左史竹坡呂公總管虛谷方公實一時鴻碩不可得其餘亦多幽人逸士而山雲一絕尤有警策可諷也吳氏爲吾邑上山巨家編校五世爲安撫文肅公曾孫以文行知名而編校五世諸孫多賢者曰宗文之子若鳳宗庇之子若其宗懋之子景存宗錦之子景輝尤拳拳于世德思欲之以爲其族里之光文獻之舊因屬余補其缺從多與予往還故獲觀是卷而書其後

題夜績教子圖

夏氏世居邑南以德著者嘗曰希永仁者龍泉縣丞希之弟少孤力學爲里塾師性極孝鄉人類能道其行此其所賦思母詩也永仁去世已久其子思琛章以能書名邑中間持視予誦其詩味其意猶使人藹然不能自已蓋所謂由衷之言雖不及識其人而論其爲克孝者矣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夏氏子孫其尚勗之

題闕川幽居記後

右闕川幽居記鄉先生孫景元爲程君應祥作應祥之子道昭間持以示予予往年以同宗之好過闕川道昭率其弟天賜春陽富陽再陽延予其家覽觀山川之勝眞有如景元所記者今忽忽十年矣道昭名紫陽蓋其始生也應祥方在郡中紫陽書院而報者至故以名焉予雖不及識應祥然讀幽居之文推命名之義知其爲一鄉佳士有非常流可比因題其後而歸道昭之子泉界俾珍藏焉

題孫田程氏所分統宗譜後

予既編刻程氏統宗譜凡宗人之預者四十四房受譜者一房不下數十人然所居遠外不一故受譜之日每房亦有一兩人不克至者時有

于上永其所遺本送獻于家以病倫什襲以俟賢子孫還餘十年與
討紛不復至將取而留之於宗人議此似不可以投非族於僻若出于
列十四房之下而不及會者則之何姓於是山汁房存綴言舊云迪公
長子珦生行仁仁生情四房孫矣當時以事不克會而遺之諸四五
十七世有孫曰泰泙每以自咎因取其一授之而題其尾因念觀者以
見此本之所自來且諗其族人宜敬奉之以毋昧其先之所自出云

書王太守卷

予南歸邑中嘗有詩送見與太守王君君得之裝潢成卷後以寄曰願
書他作以足之顧予平日詞翰類出人下其有所應酬亦往往取具而
已况病散淪落之餘呻吟所得豈足以滋一時鳴盛之作辭之再三君
請益堅因檢近稿中數章畀之以為觀者見笑而携之則猶足以為壁
而覆瓿也

書程氏三節堂詩後

成化戊戌歲予省覲還朝長翰山族姪泰相送至武林再拜言其母
訖行汪氏年二十七而寡從母洪源王氏年二十而寡從母潛口汪氏
年二十八而寡皆苦節一門聞者興感請予為聯節之詩予諾之未及
為也泰既別去而予詩竟成每以不及付為憾弘治己酉歲予南歸始
以語泰泰將書畀之而予病又之泰弟鍾繼以為請則聞泰之不幸亦三
年矣既書畀之又略具始末以見人事之不齊若此鍾之父曰道與從
父曰道茂娶于洪源曰道寧娶于潛口今王氏已下世而鍾母年七十
有五潛口汪氏年六十有五云

書馮憲副聯句詩後

弘治壬子六月致政憲副馮君佩之自浙西發還至新安乃十九日挾
一童自緣嶺過予休寧蓋不見者十年矣時予新以末疾謝客然獨喜
佩之來談笑竟日忘其為病人也明日約縣庠黃汝彝司訓同至南山
竹院以觴令升之壞涧半從汝彝不至乃與佩之為聯句章成者三而
汝彝以日暮走馬涉溪來會促觴復酌更得三章焉中世以來士之屏
居者類多匿跡不肯與伍予每過之詩雲詩見固不足道一時興寄自
有公言是豈足以病己而為此局局何也高情曠識若佩之者今豈多
見哉顧予久病血氣衰感筆研都廢得佩之不覺振迅而題其聯句之
自如此齊雲巖為吾鄉第一勝處佩之將拉汝彝同登予不能從其所
得篇什當別自為卷云

題李推府卷

推府高邑李公相偕以素來京儀書為詩因識錄如右因念李公以
為材偉器取高科仕大府功名日新乃有取於酒獻技唱之作豈所謂
饜飫乎大烹鼎餗之後亦思得山瓶海錯以助清其口思者歟書記附
此并發一粲

跋陳定宇先生小學字訓註

故定宇先生陳公為吾鄉大儒號木世道而學不為空言凡著述要

必有補于道其大者多已行世矣若小學字訓註亦其一焉字訓本宗
覇程氏著家齋之先亦出新安從德興蓋未門高弟而此編則嘗見錄
于朱子以為大雅者故先生發揮註之無雜而加精約焉以惠末學
猶乎刻本久而先生族孫曰榮曰簪並為儒學生鳩族人重刻之間
奉以相示走竊聞伊川夫子論籍學者以為求言必自近又曰未有不
曉文義而見意者然則是編之行豈直幸夫鄉塾小子而已誠於是而
有得于心學之梗槩然後進讀聖賢之書將必有所悟入而不至於註
然騰于口耳之末亦庶幾為不負于先生所以註釋之意哉

書施秋官行卷

秋官主事黃巖施君幸縉本命決獄江南以冬夏十二月甲子抵休
寧夜宿太忠院即與黃司訓汝彝有聯句之作乙丑汝彝請予同登雲巖
值雨至陽山寺小酌有限韻之作予以病先歸君及汝彝冒雨而往興
好且健是日宿巖上相與倡酬甚富丙寅下山至予家值梅花盛開復

詩聯句三篇丁卯還歙過南山料理詩葉得二十餘篇天寒歲晏王事
倥傯而君厭飫山水間若不知案牘之勞非其遠識過人殊不及此惜
予疲苶之餘才力消耗强逐後塵殆不免駑驥之笑輒題其卷端以識
叅太平與君有姻好在京日君亦屢過從有一日之雅故不棄如此

六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九

題跋

跋真西山先生心經附註

西山先生心政二經梓行已久然嘗竊觀之心經有先生所自贊其出于手訂無可疑者若政經則雜以經訓而附以漢晉隋唐守令之事凡先生所歷州郡榜示論告之文亦雜附之乃冒名之為經竊意未然豈先生嘗手錄經史教民之要備省覽而後人附會以成之歟與心經相鋂故邪或者以心為本政為用儼幾成一家之說此尤不然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朱子於大學章句亦以心之全體大用為言茲乃獨指心以為體豈非舛之甚邪况聖人之政必由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凡制禮作樂修内攘外用人理財皆政之大者不一及之而規規于民社之間舉措禁戒之蹟誠有不可知者故今獨取心經為附註而政經未暇及焉以為誠有得于心學則舉而措之無施不宜其體備其用周有不俟乎他求者矣

書鄭時雍草書于文後

鄭氏居歙世稱者多負才氣為名士尤樂以詞翰相高若鄉進士時雍則亦一人焉其族人得其手文草書本請侃村黃文獻公對之以視予予素與時雍遊往數見其文字詩篇以為清新典贍當進進未已不知其能此也是亦可謂多能者與惜乎没方寸書且病起志耗技被閡健羨而已不能審其得意處當與何人伯仲也宜必有知而寶重者矣

題朱子所書敬齋箴後

右晦菴先生敬齋箴比予所見他本字特大蓋先生惓惓後學故屢書以示人也先生八世孫婺源司訓貞謹刻以傳俾題其後於戲此者聖學始終之要也後學能體先生之意而有得焉則凡心畫所形無異乎面授者矣

書朱子所書易繫辭後

右晦菴先生書紫陽易有太極以下百十有二字刻山張氏刻石在常德府學字有小失真處殆翻刻本也今先生八世孫婺源司訓貞復以鋟梓併手澤不忘可謂賢矣惟此跋乃聖人微言經世格物所從出而西山皆與討論焉固宜其精之深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學者豈可自安于凡近而不究心于此哉

跋西門汪氏所藏吳公翰墨

右名公翰墨四十八紙故西門處士汪尚古先生所藏也宋端明殿學士眉山蘇文忠公及兵部侍郎襄陽米公元章各一紙蘇帖稱仲車先生者即孝徐公也太師徽國朱文公二紙爲吏部趙靖公行狀初本予嘗見其手藁及此皆用烏絲欄益先正作字無一筆苟如此亦相吉國程文清公一紙君奏稿寄在嶽州[illegible]於家有日記數十卷已斷裂不完此殆其一也作跋者爲成呂公沆一紙爲自書詩元右丈跋修撰竹坡午之子竹坡牧竹史高之西城仲[illegible]然頌皆詳刪殿士論高之宋史丞有傳趙德琰曾虛谷方公回一紙稱呂公內翰學士即西城也元中書左丞魯山孫公許卿二紙爲楊仲弘參芳洲詞幹卿名良禎號約齋于流寓休寧山間識之閒仲弘字伯誨浦城人芳洲名建瑞江右人詩家所學也金華閣侍書學士青城虞文靖公一紙爲汪用衡詩序行欽歙人字體維稱是矣明時所作序稱用衡五世祖叔耕亦出西門所謂柳塘先生師朱子而友西山者也禮部尚書玄城危文節公特爲師山鄭公玉環谷汪公克寬禮部員外郎[illegible]公文　國朝宋文憲公金陵端公復初歙鄭公文成樸澤吳門朱公德潤　太子正字四明桂公彥良歙舒會稽唐公性翰林編修金華蘇公伯衡共十紙皆與之季實季充者李會名國英居歙風山故與環谷仕至長沙學諭季子其弟朝英也師山環谷歙所謂郡明儒而文節之先亦出婺源篁墩一時文章御義之盛可想見也德潤字澤民以繪事名吳中復初帖稱令弟到府有吉安之委蓋其元年事明年戊申改元洪武矣又成後更

名士恒字居貞既又以字行居歙是爲侍參政河南而伯衡彥良國初文章巨公也馮翊馬和陽王公克恭翰林侍講學士鳳林朱公升徽州知府江右權公律河南李公訥推官徐公孫及劉公昭父其公良栩共六紙皆與唐仲實者仲實名桂芳號白雲故筠軒山長元之子仕爲徽州路教授父子皆以文名鳳林詩稱杜君者元待制清碧先生杜本也克恭貴經衛國公鄭俞鎮徽州時賢下士而李公帖稱職守姐遣唯應民貧不能應承且問政于仲實其切徐公字敏夫號靜學詞亦豪偉可喜一時賢守貳也鳳林與環谷諸老相後先而際龍飛之運爲帷幄元臣斯文之窮達因有數邪昭父不知何許人嘗見江敏弘斐然集載其與會稽唐肅偕任濠梁結詩社疑即其人也懋堅韓公廉及彥良二紙皆與婺源馬氏其稱敬齋者爲馬蘭醫而能詩仕爲江西醫學提舉懋堅亦出婺源詩書與字號三絕其稱則賢者薦之子也泉州路總管鄭公濤徽州通守何公翔卿榮陽丞余公鏞及揭公樞鄭公彧與仲實共七紙皆與呂旭者旭字德昭西城之裔號菊籬仕爲延長教諭仲實後一紙即敢此卷者禮部侍郎宋公同代書之考其詳則知朝歙宋朱程四帖本出呂氏而樞則豫章學士文安公之孫同則鳳林之子也舊本作潛字彥昭號穆菴居貞之父鏞字子韶號尚友居休寧鳳湖而墩之名亦見朝野詩選中豈亦長齡之鄭平小山張公又可爾林修撰鮑公穎進士董公仲可共三紙小山四明人別號醒吟居士以樂府名當世穎字尚樂居歙紫微師山門生也劉公翼南一紙爲琵琶所字翼南號拙菴仕爲禮部屬蓋尚古先生傳學能詩而尤善琴故翼南皆此貽之也左都督追封定遠伯沐武襄公昂一紙蓋武襄鎮雲南嘗專書遣使迎先生將授大指揮說尚之當時以疾辭亦不能往也先生諱德字以名於先生曾祖妣太夫人爲從姪先尚書少保襄毅公正統中嘗拜之予生晚不及見也先生之孫時春嗣藏此帖每相與摩挲撫玩不勝手澤之感而一時名成則華渤盡已又因少著其出處

之畧附卷尾俾觀者有考焉而凡名蹟之焯然在人耳目者亦不能悉贅云

書所題小金山詩後

成化壬寅五月望日予嘗過岑山渡岑山在歙南十五里㵎溪中水四面環之其勢孤絕故師山先生嘗易名小金山山舊有寺曰周流以人跡罕至移北岸寺主堅上人邀予作茶供因留一詩今十餘年矣堅已物故而詩亦亡去堅之徒道濟託予姪和丐重書之俯仰今昔爲之慨然

書所題鄭公釣臺詩後

成化壬寅五月十二日予詣祖廟于篁墩裝迴湖上觀先世忠壯公射蜃處放舟至富登渡思昔師山先生鄭公嘗愛富登奇石目之爲釣臺余忠宣公爲篆刻崖上與客求之不獲因艤棹崖下犯激湍破蒼藤得之人剜伐苔蝕而篆公釣臺四字宛然遂口占七言古詩一篇今十有一

年矣先生裔孫虬取本裝潢成冊請重書之以紀一時之勝江山如故歲月侵尋而學者凋落爲之憮然不能自已追感舊遊題其後而歸之

書雲巖摘藁

故歙人鄭騰海在安嶠諸鄭中號好學爲詩若文力追古作者惜其命不淑而早世予不及識之也其妻汪氏出故家亦賢明能保藏遺業以俟其子之成不幸三子皆喪獨與一小孫居猶恐藁闇以業付騰海之弟虬曰吾老矣是必得內翰程公一日濟吾夫之勤苦一世所得者不與草木同腐也予傷其意爲詮擇百餘篇以授虬曰斯亦足以不朽于一鄉矣使天少假之年其所得若又寧止此哉騰海事親孝屢見于詩其所交率名士亦咸悼其志之弗成予以是知騰海之學務于夫婦兄弟朋友間盡道若此則非特詞藻之可傳而已悲夫

書雪菴卷

予過武林訪劉竹泉于湖州中竹東寺其友黃君天錫嘗以名其齋之義以學榜其菴爲請一言時北上匆匆不及應竹東又令其子賚是卷冊尾冊中言稱三始克展閱之則諸君子爲文若詩以發之者富矣此何俟予言顧予雖不及識君然竊意其爲人古之貞人心佶志者與物無競特可以矯世之傾躁者不獨其壽之可徵也因識之冊尾末簡見予之有取于君者如此

題范文正公手書伯夷頌後

范文正公之學莫知其師承然每有所事知要而不泥得聖門遺意如在撰文中獨取伯夷頌書之隱然立懦廉貪之志與先憂後樂之語如出一轍其餘小者若彈琴止許履霜一曲大者若摘中庸于經傳中授横渠張子于秦漢以來未有也然則學不知要而欲大有所爲于天下後世者其可哉走爲此書敬拜稽首下俯仰風烈不勝懷思既歸之明公嗣孫從魏[illegible]

書李雲陽先生文忠堂記後

右文忠堂記一通元江浙儒學副提舉一初李君撰元制江浙儒學提舉兼提舉司徵之林學至正中嘗從石學士孫丁素來領司事而君方同知婺源州此記所爲作也石刻燬于兵而國初逸於禁故司爲歷學教師子家嘗得此記而誦之甚子臣時之策究本之論非尚焉應世之作而猶以未得睹其全集爲憾弘治初被放南還始得所謂雲陽集觀之蓋君族孫今學士之所輯入梓已就精詳而此記闕焉竊意是編在集中當不可少者今歲入朝首以相語貴之請并而附刻之因錄一通如右予鄉故家有藏君遺墨者最多閒嘗西俞氏有節士碑亦君所撰求之去爲有司致婺源學磨去舊文以刻科貢題名矣既又聞當時有不忍磨去者止刻其背但移置近壁使不可摹耳急令一工人往園之僅摹一紙將俟來歲而舊初於作廟學一空所謂節士碑亦燬燼無餘矣惜哉予既有之悵悵乎深每爲得以記其所從來以示不忘

其纘武之業將有在此帙之外者因取刊本刊始而并識之

題毘陵倡和詩卷後

弘治戊申予被放還江南暇日檢所藏故舊倡和詩葉多殘然如新而成化甲辰毘陵倡和之詩綴聯盈帙當時世學士青谿公一海先先生不及書也念毘陵倡和莫盛此番思以書問公求錄之而不果然未始不往來于心也又一年荷齋役恩入朝獲見公首語及之乃知櫻寧有蠹役之變是卷亦存中亦間有斷裂者憮然為之一過而示予俾題其後俯仰今昔十易寒暑矣惟公被遇

列聖朝以六卿山居日隆其將有太平之責者詞翰特其緒餘非所以為重輕也然使後之人論是詩而知館閣之下亦有不取足于是如公者遊從之契與有榮焉豈直備一時故事而已哉

書尚約文集後

右尚約文集二十卷故太子少師戶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泰和蕭公者而公之子昉所編也初予被放還新安昉為祁門學訓導過予說本過南山精舍請校刻之又未有以復也會予入朝昉以書請之不置因取一過而嘆曰文固不可以易言然亦有不可少者六籍之文無論已為一蓋出乎聖哲其不可致也至于執經而繹之則誓誥論議之詞朝野賦詠之作及史官之所記錄君子之所評者雖歷數千百載道術分裂純駁正變不可以相決然而生之數令出治士君子之輔世與物惡能去此故著之日而別為一途然繼之時世未嘗無方圓而六籍者規矩也語物不能盡出于規矩而為各其力之所可及者過也我朝自

高皇帝建置翰林之臣不勞以簿書俾專代言之任文治勃興作者蔚出

文皇帝又開內閣慎選其人以充

列聖相承得賢益盛若公則固一人也公宣德初舉進士高第歷三朝為史官春經幄教國子司成以抵後三十年其文多本之六籍而力之所及者因時以宣大猷輔與學成造士鳴一代之盛至於卷冊所遺金石所刻載一時之政令述前輩之師友論四方之風俗備檢索資見聞所謂不可少者亦豈必專于文而後為足傳也哉公正統中與先尚書襄毅公及侍郎葉文莊公相還往甚善先公參政山東時公所贈言在集中可考也然昉之賢克以經術世其家而又惓惓先德若此是用書其所見以詒觀者若公之大致則尚書瓊山丘公前已序之茲不贅詩十卷亦先梓行不在集中

書論語或問

或問氣質之說一章尾闕四十三字或問見善之說一章首闕十五字蓋當時板本弗完也不知者取語錄中九思二段勸入以充或問文勢大不類今考朱成及通釋中勘定如此而九思章下亦原未有或問其

妄甚矣續刊者宜補正之

題龜山先生文集鈔

龜山先生文集三十五卷不傳於世久矣館閣有本閒請閱之力不足以盡鈔也鈔其有得於心者重加彙次為十六卷如右藏于家嗚呼先生之文豈後學所敢銓擇哉如瓊飲於河各充其量而已

書大雅堂卷後

右大雅堂詩文一卷其篆古為周伯琦其記為宋潛溪詩子貞其傳為柴淵仲周易菫宗文其詩為劉彥明程邦民周子治皆元季及

國初名流凡以為鄱陽胡氏作而今刑部員外郎韶所藏也韶六世祖振卿元至正中起鄉兵拒群盜捍州里行省承制授鄱陽路判官不幸死于敵敗其妻某氏備歷險阻卒能續其夫之祀而以節聞見于傳者可考也大當夫遭亂離之秋臣二其主婦攜其夫者蓋不可縷數而烈夫婦之烈萃于胡氏一門宜諸君子為譜其詩歌其事以補史之闕而風

世之為人臣妾者不幸于禍會之不幸生亂世死於倉卒取義而其間有顯然董不幸者尤不可無白也傳稱乙未至正冬衆友諒陷饒城振卿挈家左次浮梁科集鄉兵未果丙申九月饒歙人汪童叛遇害嗚呼此所謂不可無白也童本作向吾郡婺源人亦元季起兵樂州里者歷官淮南行省左丞以忠勇聞東南為張士誠所害東山趙先生汸為立傳其載丙申九月事云同年衆二萬破鳳遊山諸砦直抵浮梁連戰皆捷將乘勝復饒城主帥忌其成功乃還以當時事勢度之蓋鄧欲兩軍會卒之際互疑其為友諒之人而戕之不審焉其失尤為不可贖之憾也昔段匹磾劉琨同討石勒以匡晉室琨不幸以見疑戕于匹磾＝＝亦以不屈死于勒史臣兩予之蓋亦矜其志畧其跡有不得不然者矣予故誦振卿之事而著其說如此

大明龍天海宇寧謐士女之生斯時者樂樣嬉恬各職其職以自遂于良臣淑女之列而追悼昔人獨為其所難者豈非我

高廟定一之功及

列聖休養涵煦之澤而然哉予於是重有感焉貞外君起進士為刑部才具甚美殆忠節之報食之而未盡者當於是大發之以為世勸也歟

題范太史文集鈔

太史范公淳夫文集五十九卷秘閣本嘗請閱之因手摘鈔為十七卷又取伊洛淵源錄名臣言行錄宋史傳附其後為一卷如右公為蜀公之從孫申公之婿溫公之門人其所趨事為康節明道所同條為伊川東坡於經史皆有著述而論語解唐鑑獨傳學者當時號講官第一而史臣亦謂其奏議可比賈長沙陸忠州誠確論也然于觀伊川在講筵自謂少溫潤之氣得淳夫來尤好則疑公為易親之人及觀東坡每對人戲謔獨於公不敢範十三歲則又疑公為難犯之士豈其稟之粹養之完而又盡一時家庭師友之盛故見於詞氣自然中節而無偏固淺陋之失也然則讀公之文者當識此意可也公歷官翰林學士止元祐黨與死南渡後追復龍圖閣學士嘗有請以正獻為諡者今亦不允于傳云

題汪文定公集鈔

玉山汪文定公集五十卷舊有刻本今亡而秘閣本獨存嘗請閱之力不足盡鈔也手摘鈔為十二卷如右公諱應辰字聖錫其先自新安徙玉山舉紹興五年進士第一官至端明殿學士於朱子為前輩而講于朱子＝＝極重其為人其任敷文閣待制日嘗舉朱子自代蓋其所見之高所立之卓所得之粹誠一時碩儒惜世未有知之者然誦其詩讀其書當心得其為人殆未可以言語相貌也

書湯東澗妙絕古今文選後

右宋湯東澗妙絕古今文選本最殘缺予凡得十數本皆未盡善近得吳乾菴家本校之始完然予家所藏閣本四卷吳所藏浙本無卷行款次第多不同批點論斷亦有詳畧予家本有趙東山跋語號得東澗去取之意而吳本無之意當時未嘗入梓也

書齊雲巖記後

休寧道士徐玅元實往此山嘗為卷請于書其地之興廢于府未能也玅元每出山必假于南山書院又之念無以應乃於弊稿得性巖遊齊雲巖記頗詳時書畀之俾玅元用有司舉為道會而予亦被召北上矣相遇京師復申其請因為書一過而題其後玅元吾邑人少從師授雷法及養主之訣屢求請而志不厭殆將有得者而予不足知之也玅厭塵綜之既遠望勝地而與思尋猿鶴之舊盟尚有俟于他日

書文郎中所藏山谷真蹟後

古之妙詞翰者不拘一律往往隨其興之所到為之故自有佳處非具眼者莫識也韓子為樊宗師志即似樊文與孟郊倡和便作郊語豈蹊徑殊邪其才力兼人觀者莫能盡其捭闔檢縱之妙爾山谷真蹟流落人間昔與石本亦大小出入不能盡同也武選郎中文君德犅以所藏

九以真蹟見示其筆勢則更偉稜峻兼判宋跳逸之態如珊瑚木難光
著知其可寶惜乎歐樸素方手書不足以語此耳有具眼者因杜德機
而知衡氣機則知山谷此本柙闔捭縱之妙爲不可及也

書祈題汪尹西景画詩後

手往歲過大坂友人汪君𨯽請館其家且索題此後君之子玄錫委翁
子子李弟之文談者皆謂此詩若有讖焉君成化中校武昌尹卒官而
手姪女亦抱甥矣玄錫從予學于南山書院請重書一過因識其後

書伊川先生真蹟後

右伊川先生親筆書一紙本出程氏而淪于師山鄭氏舊矣書稱光祿
丈不知爲何人考范太史集上有樞密趙公贈神道碑一篇其贈官爲
銀青光祿大夫豈指趙邪范又嘗誌銀青光祿大夫宣徽郭公逵之子
忠孝實從先生遊則所謂光祿丈者又似指逵也但書稱碑文郭乃誌
銘爲不同爾惟宋南渡以來若度正譜書心箪從二訪求先生遺墨武

僅得其門狀與斷簡亦什襲謹藏之況其手筆出于海桑之後緒餘之
餘而紙墨完好炳然如新者哉是可寶已師山諱玉吾郡碩儒子孫居
歙西歙致過之獲拜觀焉因摹刻之家塾敬識其後

書重訂程氏世德碑銘後

按程氏舊譜有元學士張起巖所撰程氏世德碑銘語冗意複誦者知
爲贗本也近得張公刻本文集此碑在焉以舊本相校布置畧同而文
絕異蓋兵火之餘碑本毀失後人出於追憶而又勦他文以足之也謹
訂著之以祛觀者之惑

書孝義處士閔君墓銘後

予以成化丙午銘處士之墓今十年矣石尚未刻也於是處士之配孺
人王氏以弘治丙辰十二月九日卒嚴曾將奉祔黃川之原前于嗣書
而并刻之孺人諱采生永樂己丑九月十三日壽八十有九嚴重以歲
乙卯得次男曰九十蓋處士卒義足以裕後而孺人撫孤成禄君

公之生幾希沒致哀思而其親之心愈久而不替者可書者氏後
人尚於之哉

書統宗譜後

予既編刻程氏統宗譜凡宗人之預者四十四房受譜者一房不下數
十人然所居遠外不一故受譜之日每房亦有一兩人不克至者時迫
於上京其所遺本遂藏于家因令局鑰什襲以俟陛子一再南還二十
年矣竟終不復至將取而燔之諸宗人議此但不可以授非族者爾若
出于四十四房之下而不及受者異之何嫌於是諸房之願受者各取
其一授之而題其尾用鈐識者以見此本之所自來且誌其族人宜敬
秦之以毋昧其先之所自出云

書先祖妣行狀後

歙段少從學于安成先生彭文憲公時未有所知而先妣夫人棄背先
公以侍郎諱公之狀求銘于先生其間世系多失書者蓋先曾祖洪武中
謫居北方家集散亡至先公始欲重訂本宗譜而城塘孟公譜初出中

間不無有異同者嘗以質諸成化庚寅先祖復尚書體典法當立碑神
道敏政因告于先生請易其文爲碑銘先生許之爲更定其世系之失
書者增入子孫之新育者且命敏政書其陰以定著宗乘取驗來今蓋
是狀之失書者有三忠壯公之後分居南北南家出忠壯十四世孫唐
御史中丞都使公諱北宗出六合令大辨二傳十三世至宋文簡公
琳與兩夫子子孫從高宗南渡與休寧之族聯屋護繼而狀止云公即
文簡之裔其失一也忠壯十二世孫瑞生嘒二生四子評實英秀而大
辨七世孫嚴仕唐爲義武軍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
御史大夫封安定縣開國伯其子亦名秀今狀乃以博野房系于瑞下
之秀而又以嚴之官爵歸之其失二也文簡公子孫一房從南渡居鄱
陽在元有中書左司員外郎宣請生江浙行樞密院都事仕而休寧舊
譜諱李于南節居休寧陪郭十一世孫圖贈中書左司員外郎于榮秀

為儒學提舉實伊川七世孫之來繼者幣亦公生二子長文貴次季榮又以繼伊川七世孫杜號儒行處士文貴子亦名杜而狀本並公譜系鄱陽杜下其失三也其失凡三其實則非有異者舉始而參見其終見此而不致詳于彼也嗚呼以他鄉異姓論人之世又詩于講學其失固宜而子孫不審之青州有異焉者矣敏政竊為是懼故繁其辭而不敢以告我後人亦使聞者知世系之重當慎而不可忽云

書蕭氏祖瑩詩卷後

先少保尚書襄毅公之捐館也　朝廷遣使賜葬休寧南山之原蓋十七年矣而先夫人棄背于京師官舍敏政狀怔而南道出荊門迎撫都憲蕭公遣人致帛舟中且云濟河蕭訓導君者秘書學與家欲請必致之以副執事哀恤何如是哭對曰幸甚蓋狀亦三月而蕭君至至則敏政已襄奉襄事矣因與君行視丘隴而詢其說君慨然曰龍穴沙水悉合古法殆吉地之尤者近所未有也而或者以方位星卦責之多見其謬也予

以是於之心益安而重蕭君之言儒者可聽也間日蕭君手一冊以告曰此吾先大父愈之所遺者先大父嘗以郭氏之學隸名欽天監嘗受命典葬事于秦藩而先隴在常熟之虞山者不獲以時歸省每一念之輒流涕　嗣王憫然書祖瑩二字及賦詩一章貽之縉紳大夫聞者多繼聲其下願得一言時使大父之名藉以不朽也是自在苫塊不復與文事而獨念蕭君遠來又其所惓惓者丘隴問事其注意固與予同也則告之曰古之人有遠適必哭于墓而後行者重其先體之所在也君子之先大父其知此乎而又得君為之後以經術致身因之以譯先塋而揚祖德非達道藝識重輕之君子有是哉可嘉也告別之際書以歸之而歎歎之餘誠有所不可追矣

書吳氏所藏先世遺墨後

宋誥二家狀一休寧鄉斯吳氏家物也誥為吳士林之所受士林之嘉定元年進士又三年始授迪功郎歙縣主簿再加修職郎在咸淳元年誥中列銜首相賈秋壑次相江古心也忠邪並進雖堯舜不能以為治況季年蓋不十年而宋社屋矣家狀為吳勝所自叙勝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官知欽州其舉主若陳司業塤李待制性傳趙宥皆一時名臣元入為舉極其奬重殆清介不屈之士故歷州縣三十年猶為崇禧祠官則當時賢人君子之沉鬱下僚抑可知矣吳氏後人曰孟高我從叔彥秀君之婿實藏此本問奉以相示蓋自嘉定癸亥抵今弘治丙辰二百三十年矣雖綾紙首尾少有損蝕然兵燹之後文獻所徵求如吳氏之能保此者鮮矣為其子孫者尚謹刻之而又力學趾美庶無負上世之所數遺者哉

書左朝奉郎將作監丞汪公若庸墓誌銘後

按宋紹興辛巳完顏亮大舉入寇朝勢岌岌然當是時趙鼎貶死張浚胡銓遠竄萬俟卨湯思退之黨猶衆公亦嘗有言矣身退位下莫由自効忠憤所激扼腕以卒殆不忍見虜之逞國之亡而以身為殉者邪嗚呼

曾運之志屈原之忠公蓋慕之而史失書故人鮮知者可慨也予讀此誌因表出之俾觀者知公之所立不獨文學而已

書新安文獻志後

初予編新安文獻志成今少宰鄞城倪公適以謫來知郡事許為刻布既而公被　徵入朝不久復受　詔巡撫南畿遂下令于郡置文梓以俟而繼為者竟不及刊也乙卯冬予以憂還里嗣歲春始復葺舊書而倪公所置文梓無恙因言于同守瀏陽彭君哲航至休寧置南山僧舍召工從事而工鉅役繁無所從出會太守山陰祁君司員至乃與彭君各捐俸金為倡且用儒學生汪祚等言求助于先賢之有後者既而侍御三山李君燁以謫來知休寧事並用作興務底于成通守南海黃君惟卿郡推馬平王君經暨歙令豐城熊君信祁門令江夏韓君伯清婺源令宋城喬君恕黟令長樂高君伯齡績溪令番陽胡君漢休寧丞縉雲李君文主簿蒲圻庚君成興史貢平張君盛各以其所勸助者

成之工以克完蓋是書之編以字計者二百二十萬有畸以板計者一千六百有畸非諸君子垂意斯文固不能致此而興化善俗之功實盛於斯不可泯也謹書以識凡郡邑間所樂助者悉列名其後而新安千户于君明所捐獨多特表著之為尚義者勸云

書敬義堂後

右敬義堂三大字宋文公朱子為先世祖格齋先生所書銘一章則西山先生真文忠公之所著也當時皆有石刻兵燹以來惟三大字尚存銘刻亡矣而西山集則又有録無序編者失之也緬仰欽誦遺蹟凜然敬揭于堂而録銘章于下用自警策且以示後之人焉

書胡子知言後

走少見東萊呂氏有知言勝正蒙之說渴欲觀其書而秘閣所藏亦無之恒以置恨因徧求之四方三十年不獲見弘治己酉春南歸過姑蘇遇楊君謙儀曹語及之君謙云嘗見之崑山藏書家許轉録之久未得

也會蔡姪文杰有事三吳乃委之而得諸陸氏上有菉竹堂圖書畫跋即之憲副所藏者其間亦多錯誤遂手校一過別取吳文肅公真文忠公二跋置目録後凡書之見于朱張呂三先生疑義中者皆不復出而自為一卷又取文公先生所論及宋史傳為附録一卷蓋欲使此書粲然完粹以便講習非敢有所去取也新安千户于侯文遠之子應見予之惓惓于斯也為刻梓傳焉亦可謂知學向義者矣竊觀胡子之書有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文公先生嘗誦之以警學者然則讀是編者要必以此言為準而後庶幾有所得乎

書經禮補逸後

鄉先生環谷汪先生著書凡十餘種皆擴前賢所未發有光學者然惟春秋胡傳纂疏綱目凡例考異盛行餘多不傳蓋聞先生既沒悉板一人語去捲為己書矣經禮補逸一編尤號精確不可得見可見者侍郎曾公之序爾于族孫恕保毎語及之宜切貴悼思出復其舊之亡者未能也其子儒學生啓從予遊知予之屬〻于是乃自訪購得之其原本蛀板殘闕然有附離而無刊補所殘闕亦不過以為為也以予為我之類孔顏之跡缺然甚明使其人重録一過毀去此本則先生之故書不可復見矣此天不慭遺而後學之幸也先生玄孫文景從玄孫仁智等與恕保亟圖刊布郡門人武昌韓君伯清贊來伯之子因為手校且纂先生之行實于編首別為附録一卷使學者得以致高山景行之思焉乃若韓君之興教善俗與恕保之尚賢慕義文景仁智等之守禮崇孝皆得附書為來者勸

書儀禮逸經後

右元吳文正公儀禮逸經一帙當時刻于國子監崇文閣

國朝宣德中尚存見楊文貞公國籍志館閣書目亦有之天順初予校讀〻秘書已無其本而國監本亡久矣大司寇何公廷秀亦謂見此書與予約共訪求焉得為期餘二十年竟無所聞也成化甲辰春過吳門知楊儀曹君謙喜藏書訪之云家有藏本粹而不獲縱觀後數日得之

但以書報何公〻復書曰斯禮之不墜天也然欲謀重刻以傳未有應者弘治丁巳冬予服闋將入京而縣學重作明倫堂師生率金帛以記請辭弗獲則念學校禮之所從出也受以舉斯役且記是書得之之難及予之辭而凡繁禮之大者有文正公本序及李莊靖先生之引不容復贅云

書家譜後

譜刻既成填諱繕寫校對之人各請一帙以承式于他姓者諸宗家雖之予曰不然譜學之廢久矣如因之而於睦宗善俗小有所益固不可閟為一家之私書而示人以不廣也歐蘇之譜皆梓行集中豈皆預削之以慶後來非族者之冒續哉蓋述係貫既密且嚴冒之弗能以自暴其不躋剕目者見之其偽了然亦不足憂也

書南京太常少卿丘沙夏公傳後

何鶴山人傳一通故南京太常少卿尋尚寶卿事長沙夏公所自述也公太師忠靖公之子用蔭入官爲戶部學以才器自許當正統庚午閣屬上疏論事其大者欲靖南夷以息民力討北虜以復讎雪恥其閫政守事宜屢數千言氣甚昌策甚奇顧世無知而用之者遂兩乞便養一引疾致官留都未幾而卒卒之前猶具疏請

上遵

祖訓教

皇儲以保成業詞極哀懇蓋不果于忘世也初公之不見用也以文翰自放于吳楚山水間登臨懷古人莫之識侍郎王公偉獨知之故自述以見志如此夫以唐李衛公德裕宋范忠宣公純仁皆以宰相任于入官數忍謗猷光照史冊士之所立固亦豈人力所能致哉公之書策制虜與衛公略相似而死不忘君又忠宣之志也使究其用當有可觀乃卒老散地傳之後來雖為世追悼可也公子崇文舉進士歷官南京通政參議來京師出此傳相視稱忠靖公之澤當大衍于斯而公之志亦將獲伸乎請此傳作于生前事未備者余謂公尚寶卿書之庶讀者得以考終焉先少保襄毅公留守南都與公厚善倡酬之作具在也披誦再三不勝世契之感書其後而歸之

書古城山古蹟

弘治丁巳有司禁石工鑿古城水口山皆於山後取石得崖刻云兵馬先鋒程兩御領軍駐此作平安寨字畫尚完石工不知而鑿之矣其下掘出石礮數百蓋當時戰具也今山後土名寨山居人亦多程姓相傳云當時擔負行李而來者從行人也

書先公淵河莊遺稿後

先襄毅公初嘗此以付敘政將歸老居其後出守南都得地于休寧南山溪上遂留居之不復北歸而淵河之莊亦荒矣每誦遺稿不勝泫然興時當葺理仍體先公初意慨想故土或能逝其間以少逭不孝之

題葬書後

漢藝文志有形法六家百餘卷而郭氏葬書不與唐經籍志皆無之惟晉書郭璞傳云有郭公者客河東精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然撰洞林等書千餘萬言乃無葬書則今之所傳必九卷之一漢川法之遺而所謂郭氏者亦殆指河東之客耶又云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燬于火疑今所傳二十篇者皆出於後人追錄非完本也元草廬吳氏就其中訂證爲內外各四卷於殘絶取徵然可因是以辨郭氏之僞矣故庸師安於故常又喜售其卦之說由是吳本寢微傳者益鮮吾郡謝子期氏究心是書乃取金華鄭氏所注本及卜氏雪心賦蔡氏發微劉氏泰金各爲之注號地理內書新安子戶子傢明許損金刊布屬予識之予觀東山趙氏存葬書問對一編詞雅理正宜錄以附於後用備一家之言且使葬親者知窮理之爲尚而不惑于異說云

書本宗譜後

右歙郡程氏本宗譜三卷首世系次小傳次附錄凡有序于地望祠基及訂誤垂遠之大者若通族別支已具統宗譜祖德先業已見貽範集者皆不更出也本宗譜始專祭酒府君續于宋太師文簡公而伊川先生繼之元見山處士又繼之先尚書襄毅公亦嘗屬意而未成也顧其所以訓子孫崇孝義而敦睦者序引備然至詳備矣小子何贅焉然小子之所願于族人者一言曰學而已夫學大之爲貞臣爲碩儒小之爲上農爲良賈無所往而弗宜不學則反是可懼也矧我先世獲生遇宣聖儼蓋于途者一人設傳宣聖之絶學倘食于庭者兩人學固程氏家法也可弗勉乎勉之則可以承先澤迪後昆而有光于斯譜之不徒作矣梓刻既成謹繫此詩致三復之意焉

書楊州鄧婦挽詩後

古無婦行不踰閾而近世有為之序述稍自至于累牘積成詩詞不已者豈古之道耶幽邪子曰不然婦行之不踰閾者道其常耳若節婦內德之事可以厚夫倫振頹俗者豈可無序述贊頌以表異之而使之泯泯無傳邪觀今君子所為萬川陸節婦之饒辭雖旨趣不一而出于好善之懿予勸之誠固不可少也孺人姓汪氏為閩士華甫之妻生子萬珠始六月而寡守節至七十五歲而終于萬為之賛矣萬珠之子國學生宗旅復與此冊求一言願予謂溥安能如衞宏之序柏舟劉更生之賛列女以永孺人之名于斯世哉然所居南山與萬川一水之隔聞孺人之節行拾且久矣拾且久則其言雖謂溥豈可已而不可已也

書戴文進菊花卷

菊花一卷前一截為畏菊後一截為五色菊相傳為錢塘戴文進所作今休寧縣幕朱君所藏也君嘗持以過予予觀其位置錯綜極有思致而水石尤奇因題其首曰晚香叢碌而歸之抱朴子云南陽之甘谷水左右生菊花落其中人飲其水者多壽因號菊潭此卷殆擬其景而作之者歟壽徵之象朱君後人宜寶之

書南山雜詠後

按 召北上道出錢塘侍御德卿寄書近作無可應者嘗擬陸中偶得壬子歲南山雜詠二十篇書以相付歲年飄忽舊學益荒奔走道途有愧此詩多矣

書王若水畫

右元人王若水十三雀總戎郭公彥和之所藏也雀之棲閣者三飛而欲赴者一掩映于竹閒者九或見其喙或露其尾飛鳴轉折曲有思致時春雨舟暗無病同披閱數之不能得其多寡童子以豆識之方得其實亦可謂工矣學士錢先生鑒定為若水之筆有小跋隸首諸公題詠而東海半江又不相其辭翰尤可惜也彥和讀儒書喜圖籍其所儲蓄不止此廣蒐羅濟[illegible]之術汎而興起者乎

跋廬陵曾君所藏穎濱蘇公手帖

予被 召北上道出廬陵太守廬陵曾君望宏見訪舟中出其所藏宋穎濱蘇公帖一紙相閱蓋穎濱歸自嶺表過廬陵與其上世司法公者帖中言溢夫受知山谷移忠受知東坡司法之父兄也溢夫名肅移忠名安止司法名安強父子兄弟當諸公放斥時不畏禍禮見請益惟恐後宛然家風可想見也彼據高亭大仇視忠賢擠拒下石惟恐不力者何人哉而好賢乘義乃出于也遠位下之人於此可觀世變矣東坡字划播海內流傳至今穎濱字少見于世殆專于文而不數數于此耶穎濱嘗為徵之續深年觀書詩刻尚存較此亦有不侔者豈以老壯而異耶太守君能寶之三百年餘將俾其後人考觀世好可謂賢子孫矣豈在書法哉

企菴跋

同邑陳生齋字文元故宋弗齋先生之裔元定宇先生之族孫也以儒學生從予游予聞過之請名其室之蔵修者因題曰企菴企者有所慕而至之之謂也世之以文章入試而得雋元者取況于登龍此人情之企也等而上揖善循理倍其功力如弗齋之弗指如定宇之定性此天爵之企也企乎企乎可不知其所自勵乎

書所錄遊黃山詩後

僕不作韻語三年矣禪後再月始與客一至黃山得詩十五篇景勝句拙既不足以相當而又况與病無緣欲求工不可得已禪之冬官與德卿侍御延使錢唐乃遣一力以素卷索近作漫錄一過禪之盛年壯志學行兼茂公署之暇與德卿時一披閱知予之近況迫于衰朽而酷嗜泉石若此其不能有為于斯世可知也夫

書魏氏家譜後

魏氏家譜一卷附錄誌銘事狀四篇鶴山先生文靖公裔孫芳之所藏也其可見者卬之蒲江魏氏皆鉅家世姻婭繼高者有忠襄公櫟堰定

公卒于參政公所得名著宋史忠襄之族女鳳適魏氏了翁生六子鳳之弟黃中無嗣以華幼子孝璘後之璘次子上行無嗣復以璘幼子了翁後之然則鶴山雖爲高氏實魏產也黃中之名不見于譜而斯譜注云表叔了翁然則此乃高氏譜以著鶴山之出繼當別有魏氏譜以著鶴山之本宗今不可見而名之魏氏譜者後人所加也芳既寶此帙又什襲其雅言板本惓惓祖德而猶以不獲盡見遺書爲憾願子求學仰止先正嘗於秘省得視九經要義惜其卷帙太多不能盡錄其所著渠陽雜鈔及大全集詩兼誦以自益之他日當以錄本付芳族有司之尚質樂義者俾與雅言並行廣正學于天下非但此譜爲一家之書而已

書東海草書後

吳余問東海素草書敘謝曰待偶然有得意者當舉以爲贈不敢取酬者舉仲也然竟不獲其所謂得意者恒以爲憾乃者偶和詩箱往返

書札則所得甚富每一展玩疑所謂得意者或在其中雖東海亦或不能自知邪時行黃門持此冊見過摩挲再三恍然如見其笑語而東海之不作久矣噫時行尚謹護之安知不有好事者以爲得意之筆偶其傍而挾其尤者以去邪

書錄近遊黃山詩後

少司徒華彥劉公時雍以素箋索書無可應者嘗於篋中得近遊黃山詩數章姑以塞白朔當秋暑目昏旋拭旋書制既殊甚不以示人也

跋鶴山小隱卷

休陽蘇士貞朱翰林承旨易簡公之裔處士叔武之子學本與許于注尚古先生學成構室于鶴山之下以小隱自名蓋一鄉之名士也不幸早世其孫曰晧者請予追賦因得覽所共卷長篇大章殆無遺蘊慨嘆之餘以見小隱之風韻可想而其後人又若晧者惓惓弗忘先德修身踐言祖孫相望遂識其尾以重文獻之足徵云

書率口程肯堂心宇卷誌銘後

按心宇五世祖敘臨在宋以積行實重其鄉而族始盛有祠在祏山寺子孫本其功而不忘也敘臨四世孫夢麟嘗舉伊川先生之說立宗會孔齋序之而又銘心宇之墓蓋嘗程世戚弘齋鉅儒館于程氏取文也　國朝正統中敘臨九世孫玩道和等倡立忠壯行祠以展宗會之禮弘治初千世孫雅文合族人修復祏山故祠以重始遷之祀兩祠祭姥先用家禮參以時制而雅之子曾編訂刻梓以傳蓋敬宗睦族之舉在諸程中乃稱率口而其講授淵源亦有所自云弘治壬子仲秋一日晩起回閘率口程氏世澤編題心宇誌後如此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九

行狀

光禄大夫柱國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禄
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達李公行狀

曾祖諱覺甫贈光禄大夫柱國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
學士妣喬氏贈一品夫人
祖諱威故雲南江川縣丞累贈光禄大夫柱國少保吏部尚
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妣楊氏孟氏俱贈一品夫人
考諱昇累封榮禄大夫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加
光禄大夫柱國妣叢氏贈一品夫人繼常氏封一品夫人

公諱賢字原德姓李氏世居河南之南陽鄧州為鉅族其先相傳有兄弟四十八人同登宋宣和中進士為義門值兵燹失其譜牒至諱成者生威卿胥有之考也見用生威元至正末起鄉兵捍州里歷陝西乾州判（篁墩文集卷四〇）官佩金符與主將不合棄官而歸
國朝洪武初以薦起至雲南江川縣丞有惠政是生榮禄公公之考也公生而氣宇凝重不妄言笑稍長從其祖蔡夫人居之有老嫗來視曰此兒凡子章毋無以為便君訓子云明日投之以為禪七歲知向學稍長入鄧州學食廩禁進時師友皆莫能與爭舉宣德壬子河南鄉試第一方是既為有經數十族統縣上布政使李昌祺與湖州必有名世之才乎癸丑舉進士奉　命察山西河津蝗災時學士薛公瑄以御史家居公往造之問所疑得公之劉之以為出性理外流輩可及
英宗皇帝嗣統公上疏言帝王之道在於孝養民食與狄雖聖人一視同仁其施也必由親及疏未有亦子不得其所而先務養禽獸者今京師糧官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使俸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體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糧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矣傳曰朝無幸位則食之者衆此豈幸位之比況夷狄人面獸心一旦有變其勢必不自安前代五胡之亂可不鑒哉乞斷自　宸衷為萬世計　勅兵部漸次出之於外不惟省　國家萬萬之費又可以消未萌之患蓋公筮仕即有志當世如此雖議者難之而已亡論起官群起前亂以驗其言始驗正統丙辰陞吏部驗封主事時有言文官誥勅三年不得請必俟九年者公以職守所在徒言此與臣下之良法若俟九年則得者少不得者多請今三年分勤勞不立乞仍舊便後卒從公言公以人才繫於太學而太學因冗漫以上疏言　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所廢弛者莫甚于太學所急新者莫多于佛寺望稽如是可謂舛矣若重修太學雖極壯麗不過一佛寺之費請及時修葺以致養賢及民之效後數年　詔新太學貢自公發之（一）丑陞考功郎中尋滿月丁母葉夫人憂父之喪文選郎中缺　詔起公官吏部更三任事公辭手不釋卷尚書王文端公以公輔期之而少師楊文貞公每以不識公為歉南（篁墩文集卷四〇）陽知府陳正倫文貞友也因要公往見之公不肯曰無一面之雅而造門是求知也士大夫所當之已已秋虜寇大同將中官王振貴用事力王　親征吏部侍郎曹公從以疾告公代之行師潰于土木
英宗北狩扈從官多罹其難公潁死而還景泰初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慾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貢近殺士風結民心大略言朝政闕遺有司利病生民休戚中外進言已詳然有關于上之身心者或略臣以為　陛下一身萬國天下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正其本萬事理惟　陛下之心既正則萬國天下之事可以次第推行矣留中以時省覽　詔付外而給事中李侃等以異上疏謂李某忠言宜賜聚納乃復取以入　命翰林院書寫置左右以備未幾遣使求通好有　詔絕之令廷臣共議長策公上言夷狄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強而已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者可以制之而又有攻勝之道則火銃是也用得其法行可以退敵驅之出境

止可以衛民使得耕作然止以閑暇又在將士何如耳今之將士猶古
將士而 朝廷於將帥特彰賞罰之五於士卒頻加賞勞之恩待之厚
矣然不能一為 國家復讐雪恥此忠臣義士所以扼腕而不能安寢
也 詔加獎諭仍飭中外將臣采取而行是歲冬以合 廷臣薦陞兵部
右侍郎壬申春 命察四川利弊者發西還京轉户部右侍郎
公以虜欲無紀不宜終徇上疏言北虜也先近弑其主併吞諸夷包藏
禍心其志非小若以聽其講和貢獻圖金帛之利或被其誘之滅增貴
名曾無定約竭生民之膏血供無厭之貪求醜類日見益強中國日加
罷弊特此悠悠不開兵備 陛下存仁者之勇勵將戎之臣慨然於
心不少自逸鑒觀而動以挫虜驅之勢振中國之威則戎狄之心自攝
方來之患自弭 詔下兵部少保于公謙奉其言誠為正論請下其章
以勵邊臣甲戌轉吏部右侍郎 詔頒君鑒錄于群臣公擇其中善可
為法者二十三君又論其長切者數事曰鑑古錄上之蓋深有意致忠于

上為孝友恭儉之主而乃莫能與也
英宗復位一時輔臣多竄殛遂以人望 召公兼翰林學士入
内閣典機務未幾進吏部尚書兼官如故左右欲以汪后徇葬者
上問武功伯徐有貞及公二言曰奉初汪后即不得志況二女皆幼可
憫臣愚以為宜原遣之
上憮然以公言為是山東奏民饑雖得内帑銀二萬兩不足
上復召有貞及公議有貞持不可曰散銀有弊兼益飢者公言天下帑
禾嘗無弊顧奉行何如耳散銀有弊而不貸是視民饑死而不救也因
噎廢食豈為人上之理
上深以為然命增銀四萬兩民賴全活其秋將太監曹吉祥忠門公石
亨以迎
上復辟為已功驕奢威福
上漸不能堪乃密語有貞及公宜協以輔 朕公自今遇事不偶片事

一以至公處之吉祥與亨滋不悅耳率務臣御史楊瑄劾吉祥與亨
縱家人奪民田
上命其敢言命吏部識其名將擢用之亨遂與吉祥謀此必有貞及公
所使相與愬于
上亡已有迎復功為有貞賢辯所傾將得罪曾無間伏地泣涕不
已乃諭 直言官劾公等并下獄其日風雷雨雹大作損壞宇公署寃
不甚其
上知天意在此可寧反言上天亦怒公等難從謫釋然不自安明日言
丁
上釋之詔俱謫外任公得以禮部右參政將辭而吏部尚書鹽山
王公是日得召對語劉聞
上曰李賢與有貞通何亦來得附比王公因稱賢乃言公資可大用
上悟之即日留為吏部左侍郎踰月 承天門災 詔復公尚書學士

公上章辭解不允戊寅春 以示優寵
皇太子將出閣公請擇學行端良之士備講讀乃數人為春
坊官
上仍命公總之日授書正字于 文華殿東宋仁處士吳與弼以薦聘
至京
上喜其來問公曰與弼當授何官公曰與弼儒者老成就君德授春
坊諭德等輔 青宮為宜與弼固辭 賜歸田里公後請徇
其志以勵士節
上思建庶人幽大内六十年欲放之左右多以為不可
召問公公曰 陛下此一念
太祖在天之靈實鑒之竟釋存心不過如此
上意遂決宥中官衛送居之鳳陽出入自便初石亨以文臣總軍務于
邊使武臣不得以所部之官居無何邊徼騷然

上悟其非命公舉可任巡撫者薦御史李秉尚銅白圭王宇陳翌等
公所薦一時號稱得人焉 命公總修 大明一統志公偶患足疾不
能造朝
上遣御醫來視又數遣太監安寧以政務問公旬日方愈入謝時御史
劉濬劾太傅安遠侯柳溥敗軍之罪
上怒曰與賊遇安能保其無損且將校聞濬言豈不解體將遣人繫之
公曰耳目之任職所當言惟
明主用其是舍其非而已不當見譴右軍等遂乘附讀公以為何彼文臣會
上知公已深譖卒不行而大悟公言為是濬得復官已而溥還自陝西
上曰溥為主將畏縮致敗不罪之何以警衆論言官 廷劾之奪其太
傅是歲閏三年一度僧數萬是歲如期來集公言于
上曰此輩有損無益宜後十年一度為著令
上於便殿屏人謂公曰吉祥好預國政聞四方奏事者必先造其門奈

皇敏文集卷四十　一八五　十

何公曰自古人主權不可下移若
陛下每事自斷惟公道處之則彼漸不敢預而趨附之人亦自少矣
上曰朕意亦然會石亨敗家居其從子定遠侯彪謀出鎮大同諷大同
人薦己
上廉其詐并逮亨置于法因問公迎復事公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不
敢從
上怪問何也公曰天位乃
陛下所固有若亨黍不起群臣衆請復位名正言順何至以奪門為功
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貪圖富貴非為社稷計倘當太子先發將何
足惜不審
陛下何以自解幸而事成得以貪天之功然天下人心所以歸向
陛下者以正統十數年間凡事減省與民休息所以至今為此輩損太半
矣

上深然大悟 詔凡以迎復陞官冒功陞者四千人盡黜中外稱快
未幾公忘身徇國不避嫌怨莫敢發者前此榮祿公以封賜 恩詔
頒謝至是 陛辭
上特賜賞鏹三千貫因顧謂公曰先生已盡天倫之樂年公頓首曰臣
父子所以有今日者皆
陛下之賜是冬 賜甲第一區公上章懇辭
上曰聞卿舊宅去朝頗遠特 賜近居以便宣召所辭不允遷居之日
上及
皇太子皆有落成之賚公以朝覲官黜陟之典往往應故事無以示懲
勸言于
上罷不職者數百人擢異者十人 賜宴禮部
上命公與尚書馬昂山王公主之庚辰虜酋孛來寇大同守將失利遂深
入雁門關烽火徹于京師民驚遁不可止公請急發兵遣兩都督將之
出雁門倒馬二關旬日始定明年虜西寇涼州莊浪公知

皇敏文集卷四十　一八六　十一

上以虜入為憂陳邊事五條
上從之遣懷寧伯孫鏜率兵往禦時江南北大水而加以師旅公言宜
布寬恤之典遂罷天下所取花鳥板枋之類及暫免木柴追馬清匠刷
卷諸事而采柴一事歲省銀三十餘萬兩吉祥從子昭武伯欽殺人事
覺御史劾之
上雖見疏而下 詔戒諭勳舊之臣欽益懼與吉祥養死士謀不軌幽
上于南宮而立
皇太子因西師行乘機入內為亂朝臣當道或有憾者戕害之舉公傷
首及耳且持公謂曰其舉迫于讒間不得已為此請入疏以申救公曰
闕既被毀尚然能止戈反正我當言之
上得疏乃知公在其甚既脫于難
上急召公入公手疏曰逆賊就擒此非小變宜 詔天下一切不急

之務悉皆併罷且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欲塞之以遂
其非由是陷于大惡而不悟自石亨等排斥羣臣言路閉塞其流遂至
此極
上悉報可下寬卹十餘條而以開言路終焉
上念公忠勤下　勅加太子少保公上章懇辭不允公以西師未解而
京師有變大軍未可輕出請從都御史王竑俾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
經略引出邊臣請罷兵而議者欲有所復興公上言兵出在外可暫而
不可久暫則為壯久則為老且虜安能保其不來若慮其復來更無休
息之期況人民供輸疲困已極宜趣河關班師使民得也種為便
上命廷議卒從公言
聖烈慈壽皇太后崩
上見公所服衰衰與衆異取視之乃知公服制合古即以公服者為法
命宮中悉易之孟冬享

太廟適大雪積未竣
上以問公公言宜俟稍服從旋人情事理兩安
上曰職卿言幾誤于禮終未享
上以足疾不視朝召公曰大祀將至而疾未愈欲遣官代行可乎公曰
亦嘗至壇所雖不能行禮人心亦安
上至齋宮後召公曰朕惟俯伏難于起身欲令一人扶之何如公曰
陛下能力疾行禮尤見敬天之誠漢成帝尚還二月癃疾公閣中有
發明白密疏曰傳言無形有損以請之數紋上不恤民且有此異惟
陛下惻念於元元凡一切不便於民者悉皆停罷則災變可弭
上覽之即　召公曰此事正須先生言先生不言誰復言者其具寬恤
事奏來公遂疏十事一請罷海採軍人二止採捕珍禽三停織造
紋羅四蠲被災糧稅五弛逃移徵六罷監馬七飭邊臣撫恤士
民八命有司存恤流移九戒御史糾劾貪吏十禁外官因事科斂

上曰朕聞觀之皆實惠也宜即　詔天下公又請罷江南所造段疋及
燒磁器清錦衣衛所監罪人止各邊守臣進貢已下并所遣使臣停內
外買辦采辦
上不從公執之數四止取前十條行之左右見公力爭皆寒心同列亦
為公懼公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於利害繫
國家安危者豈可默默以苟祿位然
上聖明亦不以為忤也
上以
母后胡氏因疾請閒尊號靜慈仙師非令典欲上
皇后尊謚而在右以為不使一日　召問公公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然臣之愚必須以陵寢享殿神主皆如
太先殿之式庶幾稱
陛下之明孝不然則虛文

上閱命畢行是時錦衣指揮門達有寵于
上專理　詔獄且無緝事于中外道路洶洶相視以目公嘗以為言達
銜之會指揮袁彬為其誣下獄有救之者
上命達訊之達欲并傾公嗾其人使誣公為草奏狀案捕數十人勢危
甚
上令廷鞫之其人遂吐實曰此達所教也公以事白上疏力辭且以知
足不辱知止不殆為言
上不允曰此細故無用介意中中春正月
上不豫久之疾劇命中官以　遺詔示公十七日
上賓後五日
今上嗣位有欲累玫隆于
上生母者公曰
大行皇帝初即位凡事率由　遺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脫或

不然則當尊
母妃為太后於
皇后為太后上加二字以別之卒如公議郎
皇后為慈懿皇太后貴妃為
皇太后進公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未幾而門達以附中
官譴逮方又為言者劾其罪罔故殺諸罪戍嶺表不知者以謂出公意
其黨相與為匿名文書指公姓名欲中之公不自安懇乞退休
上不允下令禁謗議者將災異屢見公請出宮人以昭
聖德又上疏言人君一身天下之主若行事合宜中外順服不然則人
皆離心離德而欲天下治安不可得矣然治安之本在於君德輔養君
德又在於左右前後皆老成端謹之人若輕浮頑猾喜好生事逢迎取
悅供耳目之玩信佛老之教者望即日退出毋令隨侍庶於君德無損
臣受　朝廷採位為宗社生民至計不敢不竭忠盡言惟
陛下剛斷而進退之五月五日風雹大作殿瓦拔木上及郊壇公復疏
言天戒顯赫如此惟
陛下勉加修省雖在淵靜之中常如對越之際不可一毫與左右狎亦
不可聽其誘而寵用之惟日與老成之臣商議君德何以修朝政何
以舉念茲在茲須刻不忘仍寫勅戒諭群臣同加修省庶回天意公以
疾在告　詔免早朝尋陞勅命公知　經筵事及總修
英宗睿皇帝實錄有司請造園海已得　旨公聞之亟入言先朝所造
車駕尚有貯內庫未經御者今　恩詔方頒百姓甦息未久奈何復為
此
上即日寢其旨
皇后吳氏之廢小人乘機欲害公者甚衆
上命錦衣衛嚴禁之且遣衛士夜宿公第護公以行有內直將軍觀天
順初因入直迎　駕而陞非得功者今一切[illegible]非法意

久于役將復之而以迎　駕奪門陞者緣人入觀不已公言于
自石亨敗此舉之後人以得官甚易貪冒者比比有之宜早治
且請復故少保于公謙官　賜祭遣官以慰幽枉
上亟從公言命兵部核其以迎　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張瑾興濟伯
楊宗以下俱奪爵蓋公欲消患於未萌故於
上即位極言之由是洶洶者衆自有識者至今以為難丙戌二月聞祭
祿公之喪　詔起復公　賜賻米鈔復　賜祭品備遂中食用而今有
司為營葬事公上疏言士見用於盛時者無分小大於父母喪皆得盡
三年之制若臣以所任之事而不得盡心無補于名教得
旨朕賴卿輔導卿勿以私恩廢公義宜抑情遵命以成大孝公復疏言
陛下必欲起臣以為　國家事重不得以彼易此但令內外大臣當任
者皆忠正老成之人使臣在此不過贊成其事無足替之亦不為大
臣之去就其輕重當視累　詔不起亦以　朝廷有人不至甚不得已
故也臣之蹤跡似亦類此乞容臣終制假使未填溝壑則驅策駑鈍以
報
皇上固有日矣　詔卿當深念職任之重移孝為忠不必固請遂遣太
監林興齎行公聞故鄉歲侵加以師旅請止官營葬不從既抵家襄事
興即日促公上道五月至京師入見
上慰勞有加公退即疏言
陛下謂臣可以委託既使奪情而不知臣實駑劣不堪有類折足之鼎
且古之大臣若張九齡起復韓琦起復而人不非者良以其人之才足
勝重任有益于天下國家也如臣不過尋常之流無事之時亦招物議
今不獲命則不知者謂臣心無以此為榮姑陳奏章免人之議而已矣
臣至情而矜從之　詔朕有賴於卿權朕特從權制用卿君固違
君命豈得為孝卿當深念之[illegible]微言勉起就任毋得再陳公復疏
言臣累辭哀情而

陛下曲加勉諭終不矜允叙誦　恩音涕泗交頤所以不能仰遵
聖訓者臣之心誠有所不忍也况臣日追衰朽繼起供職未必能副
陛下盛意徒重臣之慚增臣之罪　詔卿言之再三但要說尤重實體
至懷即日就任慎勿再言又遣中官至公第道
上意乃供職公因上道中往來所得軍民利病八事大約乞重守令之
選毋拘常格以充隨政留河南所運之粟以備民飢停通州諸衛新設
之徵以蘇民困減江南馬戶而復本處民戶代之以均勞役增天津諸
衛及河南榮澤新鄉諸處驛遞以便往來開衛[illegible]生淤[illegible]以採淹
滯
上即命所司議行是歲秋率廷臣言今天下盜賊未息災傷未止仰惟
祖宗創業垂統宮禁甚嚴內外不許混雜府庫充積金銀不肯妄費游
宴有常所而不縱情賞賜有常規而不濫及至於祖訓一書尤為明備惟
陛下遂一省覽剋意恭儉以繩祖武以幸天下

上方虛己以聽而公感疾決旬不愈
上遣中官臨問賜尚食及　命御醫日夕診視報疾狀凡三閱月疾亟
語弟監察御史讓及子璋惟以
國恩未報史事未成為念以是年十二月十四日卒于　賜第之正寢
享年五十有九距生永樂戊子十二月十六日先是京城內外木稼三
日太白晝入南斗犯中台　聞
上震悼輟視朝遣中官賜鈔一萬緡為賻贈公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
太師謚曰文達明日遣禮部尚書姚夔諭祭　詔每遇七日及下壙皆
遣使祭命工部給棺槨與撥糧麻布兵部給驛舟送其喪仍官其子為
尚寶司丞哀榮始終自三楊先生之後一人而已公少即有志聖賢之
學為諸生時提學者問所志對曰為學之道當如周子言蘊之為德行
行之為事業其人大異之在吏部嘗書箴銘于坐右及故學士薛公瑄
交學善務以性學相切劘而窮理之功益篤故言益純行益充立

四十年不立黨與惟守一誠蓋不知者始或疑而終大服之然
自以受知
英宗遂身任天下之重知無不言言無不力天下亦倚公為重雖遭讒
構廢之泰然奏對之際氣象雍容言辭簡當時賴匡救之力甚多
英宗嘗論君泰不與大臣接言公曰自古明君未嘗一日不與大臣商
確治道所以天下常安先儒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
少於君德方有益又言　朕自復位以來未嘗一日忘在南城時每以
此戒左右公曰安樂不忘患難古昔聖賢之君存心正如此又以戒左
右最善又言飲食隨分曾不揀擇衣服亦隨宜雖着布衣人不以為非
天子也公曰如此節儉尤見盛德若　朝廷節儉天下自然富庶前代
如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皆節儉是以當時海內富庶非其餘可及又
曰　朕於四書尚書皆嘗遍讀如二典三謨真是格言公曰誠如
聖諭凡帝王修身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為政之事皆在其中此時正宜

玩味體而行之
英宗每為首揆愛惜人才惟恐弗力而以獎恬退勵名節為先耿公九
疇及軒公輗皆以廉介聞公首舉耿為都御史軒為刑部尚書未幾耿
為石亨所排斥軒以權貴使官託疾去公屢言于
上而還之年公富亦為亨姪彪所誣陷及亨敗公力言富有執守可大
用遂起為戶部尚書
上嘗謂公曰左右多不悅富者公曰不悅者衆愈見其賢禮部侍郎缺
員有求近習為陞者
上問公何如公對曰不知其人臣所知者學士李紹可任此因進言邇
者士風不立多賄緣以求進如用紹請於　[illegible]召吏部面
命之庶幾士類知警
上從之命下之日傾動傑然其後任事大臣多公所薦已薦矣其人不
之知及有訾公者或以告公公曰吾知用其才耳三選庶吉士儲養

翰林親加督教如愛子弟與故學士呂文懿公及今學士陳公彭公相
處十餘年未嘗失辭色每語與以忠言相告而於講學論政至終日忘
倦人有善若已出不自之不已兩廣兵興編修丘濬嘗廣人且備兩事
宜告公〻繳奏言濬言可用請付軍中為平賊之助遇天變民瘼憂形
于色每以裁抑浮費蘇息民力為本謂內帑財物非濟兵民則人主必
生侈心而移之於土木禱祠聲色之用自公柄政前後發內帑銀救荒
卹邊凡數十萬計人有急難以身救之而於核辜讞慎用獄尤惓〻焉
有會試被黜者訴考官有弊
上不悅以章示公〻曰此乃私忿考官實無弊如臣弟謙亦不在中列
可見其公
上意方解言路屢開屢闔而不至於銷鑠皆公力主之惟成化初言者
歷詆中人之惡謂不可使與國政得補外而或斥公不申救者公曰此
事何可激也甘露之變黨錮之禍諸君獨不知之天順中宗室臨川王

弋陽王前後為經事者發其陰事已而多涉虛罔　召問公〻曰觀此
則其餘所枉多矣法司雖知其枉而不敢辨非　明詔理官不許畏勢
避嫌實傷和氣
上乃召三法司面戒飭中外感悅凡　朝廷大政令涉于軍情邦計者
必經公議而後決虜酋孛來近邊有言傳國璽在其處請發兵乘機奪
取之
上為之動公曰頻年災荒府庫空虛兵民困極宜與之休息且虜近邊
而不嘗犯塞無故伐之必費衆況秦璽亡國之物亦不足貴
上嬰然寢議內府奏乏金用　詔下戶部議請以蘇松嘉湖內府歲折
粮銀折金五萬兩公言　國家賦〻仰給東南而金非其所產今欲折
金價必踴貴商賈諸處有成辦金銀若以銀折金亦足以充　國用
報以為便松潘叛殺亂已勑三司調兵勦之久不下公曰三司類循牽
制自不能成功若　朝廷命一大臣統之則事定矣為白尺于劍師弟
子與尸不可不慮
上問公可將者公薦都督許貴遂用之而松潘患始靖尼用
后妃與　諸王大婚大祀洗始之禮及
今上之初親耕視學諸大典禮悉命公與禮官增損儀式而後行白金
文綺上尊珍饌與夫四方貢獻內帑圖書　賜賚無虛月公每以盈滿
為戒取小旻詩中語扁其堂曰臨深以寓安不忘危之義雖位極三孤
不治田宅不畜女侍為學務實踐不為空言因自號滉齋孝友敦睦之
行有人所難能者所居闢書左右口誦手錄雖老不懈每有得即識之
有體驗錄一卷雜錄三卷所被　顧問有天順日錄三卷作文章以理為
主不為艱深靡麗之詞每教人以晦庵真西山為法有古穰集若干卷詩
沖澹溫厚有和陶詩二卷和杜詩一卷讀詩記一卷讀易記一卷南陽
李氏族譜若干卷平居無疾言遽色其容粹然見者如在春風中浮躁
者為之自失險狡者為之中沮蓋其所稟者厚所養者深故其所得有

大過人者如此論者謂自天順以來所以正　君德恤民生進賢才廣
言路抑倖幸却戎狄皆公之力天不憗遺可為世道斯文之不幸公配
黃氏武畧將軍某之女早卒累贈一品夫人繼周氏安慶知府濟之女
累封一品夫人所生子男二長曰璋即尚寶司丞次曰玠女二人長適
翰林院編修程敏政次適衍聖公孔弘緒璋玠將以明年春奉柩歸塟
于故鄉刀河之原乃以狀屬敏政〻〻大人賢公之友故為童子時公
不鄙而收教之且要以子至親大義抱慟無窮而謭才末學不足以發
公勳德之萬一平生之託又不敢辭用直書其槩以告當代立言之君
子且以備異日史氏之采擇謹狀

潭渡處士黃君行狀

君諱禎祺字仲禧世居歙之潭渡鄉人無少長皆稱為潭渡處士君之
先曰光者自邗之左田徙黃屯〻以黃氏故得名爾徙溪址即今處先
子高唐貞元中以孝旌其門高九世孫孝則元初用將降功授縂檢鎮

不受學者稱樸菴先生孝則孫儒爵至元中泉明經諸暨州學正儒爵
子塾塾塾善居蕃元季號儒爵黃氏有遺文藏于家塾生祐祐生真娶
汪氏女生君君天性孝友不凡年十二喪母十七喪父即恬然有立不
落人下識者卜黃氏當有後時家道中窘曰不暇給君甞則服賈力農
歸讀書不輟口有不省者走鄉先生所問之家曰以裕事繼母如生已
每謂人曰世率謂繼母不慈特孝之弗力耳用是繼母安君之養曰是
真吾子鄉隣亦久而相忘不知其為繼母也事兄禎祖如事父愛二弟
禎視禎祥尤篤愛禎祥之子華少聰穎君撫其首曰是必光吾宗諸子
不及也取為郡學生又遣之淳安從學士陶先生將學成化乙酉鄉薦
力學唯謹恒恐失墜乎世父先生兩賢之志平生操履一毫不苟鄉人或
病其太執弗顧也然事有越理者即相戒曰毋令淳安處士知其為人
嚴毅如此居喪奉祀一用朱氏禮或勸其少從俗者君正色曰吾生朱
氏之鄉而用其禮何從遠之二親喪在淺土族人惑於地理之說不克

葬事君曰是不難取其書讀之不數月了其義曰葬西山吳臨川不我
誣也得地于歙之東鄉曰江東灣者舉以壅焉後雖有精其術者莫能
易也周困乏振窮弱惟日不足乃更為醫有以疾告雖地險僻天大寒
暑走應之無倦報以泉幣則笑而卻之曰吾豈射利哉晚歲喜賓客至
者日相對讌樂劇談抵夜分不休于弟多以勞勸止曰吾自有樂地女
曹烏足以知之道路橋梁有司不能令下君一語倡之不期而集至以
不預為恥歲時聚族人于先祠諄諄以繼述為言然獨君孝不愧于旌
君隱不仕于樸菴讀書不愧于郡博士不愧于儒爵可謂一鄉之善
士矣君生永樂甲申冬十月二十有四日卒成化癸巳秋七月二十有
八日享年七十娶汪氏潛口巨家女生子四長文昌先卒次文盛文亮
文英女一曰秀貞適吳還宗孫男二長天祿次天才孫女四長娟適清
許大祥次淑清適汪永濟餘未行文盛等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于
某里某山之原奔走禮部得君計狀慟幾絕又深懼其行之不白無

以撫諸孤以走鄉人知其詳謂為狀以速銘于太史氏走與華友且念
鄉之老成不可以復見也謹狀

封奉政大夫通政使司右參議趙公行狀

公趙姓諱傑字子奇其先咸陽壽州人元季避于兵燹故上世無所
紀高祖大恭國初從
高廟起兵積武功至衛百戶遂土著于大興縣祖士逸父孫清俱受代
原清復從
文廟南征北伐進常山護衛正千戶毋李氏封宜人公常山之長子性
淳樸無所事事獨喜究經史大義每從諸老生求進從從有得遂益以
簡用自娛雖裨官小說亦漫置意務中有察乃止常山之卒也公以洪
熙改元受世祿于
朝尋改隸羽林前衛治戎恤士頁猛得宜凡一切
紈袴之習毫不少徇衛自使以下咸相語曰趙將軍非吾輩武人也謹
當避之宣德中有
詔罷前任諸衛官陰裝公乃退休不出了無慍

容史學為醫業良方輙手自傳鈔又解裝市藥雖家無一錢不恡遇有
以疾告者欣然為治具不責報甞語人曰吾豈射利者哉特少試利濟
之萬一耳中年資遣其子昂為學諸生躬課之甚力或諫曰公獨一子
奈何其督責過苦耶公謝曰吾聞教子嚴則有成不三歲昂果以詩經
領鄉書第進士正統戊辰遂用昂貴受　勅封徵仕郎中書舍人於是
向之諫者乃大謝曰賢哉趙翁其諸異乎人之教子也天順庚辰復受
誥進封奉政大夫通政使司右參議公早年頗嚴難中乃更於長厚既
兩膺　綸命尤恂恂自守如不勝衣口不道人非是人有見侵者亦居
然承之不校親賓至則飲酒竟日不亂不勸出則裹青蚨數千百丈以
與丐者居常常帶布袍長身鶴立年愈高步履愈健時杖履于門消搖
容與鄉人老稚相扶携笑語望而知為仁人長者成化十年正月十四
日早忽衣冠而坐如假寐然移時不醒遂卒公生于洪武丁丑三月四
日享年七十有八配張氏克相公初封孺人進封宜人先公二十六年

孫子男一曰昂世塋化中書舍人□□□□□近守歷翰林編修通政
使司右參議納交一時知名士有聲□□娶李氏處士□英之女贈宜
人繼潘氏武驤右衛指揮杰之女封宜人女一適武驤右衛指揮劉逵
孫男六曰翃竑端靖竣立翃李出也鄉貢進士娶龐氏尚寶卿敏之女
竑聘馮氏廣東按察副使定之女孫女三長適順天尹聞公子國學生
瑀次適兵部尚書兼太理卿程公子敏行次許聘河南布政司參政楊
公子鏞曾孫男一曰恩女三皆幼昂將以今年二月十七日奉公葬東
直門外長慶填祖塋之右以走之弟委會趙氏走嘗拜于公堂知其行
爲詳請狀之以乞銘于作者謹狀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刑部尚書致仕贈　太子少保謚莊
懿周公行狀

公諱瑄字廷玉姓周氏世爲山西陽曲人曾祖考諱慕祖考諱溢甫考
諱傑皆以善行稱于鄉不樂仕進曾祖妣某氏祖妣任氏妣張氏皆名
家有淑德祖考考以公貴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祖妣妣贈夫
人公生永樂丁亥三月三十日幼有美質七八歲讀書即了大義考右
都公見其不凡遣游沈良先生及譚昭二長史之門三君子皆
國初名儒故公學有所悟入洪熙乙巳入太原府學爲生員學益進遂
丁內外艱宣德乙卯始登鄉試會試中乙榜不就入太學出歷事于戶
部正統甲子用吏部銓授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精究法意讞獄明允
時今榮襄公爲尚書慎許可獨愛重公凡獄有事必以委公如市繫物
以療病儲米粟以卹貧窮獄舍以處疑皆自公發之有死獄累訴究不
得其情公微服訪之累月一日至城南闖村媼言因乃白得不死給事
中程讓御史劉訓給孫山左衛欽誣盲盜取下法司公辨其誣讓訓被
劾由是賢聲籍籍起縉紳間丁卯奉　命錄南畿重囚戊辰錄畿北者
所至皆有平反己巳北征部屬當扈從者在正郎多託疾公毅然請行
親劍而還

景帝立陞署河南清吏司郎中時有校尉發縣縱盜而以宿嫌竟數
公力辨之校尉竟坐有因入百人一日至公慨天暑飛蝗有病死者
三日盡發遣之庚午刑部闕侍郎推舉在公及王公既兩人遂用吏部
尚書王文薦以公前陞公右侍郎公益佐其長厲以洗冤澤物爲己
任丙子順天河間二府民飢　勅公往賑之二府京畿也國漕運遭大
水公私皆竭公憂形于色凡奉行救荒之政不遺餘力復條奏八事一
裁省各處冗官二停罷常歲擬草三減裁軍士糧草如舊四免追欠負
馬駒牛羊五暫罷供應柴炭及夫役六　皇莊湖泊之利恣民采取七
招商中納糧損其斗數八借太次官倉之粟濟民事下戶部不能皆
從而招商借粟之說尤以爲難公復辨之曰商人嗜利操出而久不應
者計不得利故也不損斗數安能來商粟出於民民死則粟無由得奈
何吝粟而視民之死況曰借必有還之日非虛費也奏上　詔特從公
議公又爲之具耕牛種子俾民力田苗出而天不雨公行部至武清縣
告于上下神祇是夕大雨明日至滄州又雨時戶部尚書馬恭襄公前
致仕家居謂公曰昔有御史爲今爲侍郎雨矣秋大熟會
英廟復位公請入　朝不許申命公悉心賑卹事竣乃還時天順丁丑
也戊寅陞左侍郎有詔帶二品服表之賜自丁丑以來
朝廷數有大獄又多屬錦衣鎮撫司公於其間委曲開諭所正救甚
多復戒飭諸司毋觀望以害無辜然
英廟眷公最隆癸未　命掌工部事又　命掌都察院事成化乙
酉
今上改元命公祭告中鎮霍山及　晉代瀋三府先王因得過家省墓
會族士林以爲榮未還陞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至則嚴告
戒姦猾有侵盗爲奸數輩悉懲以法議成還倉場爲蕭然而南京守
備大臣輒欲挍斛以侵公公上疏劾之事下六科十三道復交章論之
由是守備者被劾責乃已未幾上南京城守事宜者八及每歲朝京下

罪有建白如黜操江都督貪縱之類事多施行丙戌南畿雜貢
詔公發京庫之粟以備之以平其價民食不艱饑餒乃安是歲陞南京
刑部尚書士類相慶以為得人公告戒諸司事非可淹勘者不得出五日
以是無究滯之囚嘗值獄瘟自流徒以下悉縱遣之曰有事則召對獄
舊載道咸舉首加額以祝公壽南部起自洪武間至是傾圮公得請重
脩而益以私事之錢輪奐一新甲午三考滿乞致仕
上勉留不允自是無歲不乞休丁酉春又兩上章乞不允至冬復以三
載滿入見始得遂所欲焉公先世淮安鹽城籍因產遂公盜畢力于公家不
及私且久住金陵樂其風土遂仍歸江寧時將江寧嘉公之得謝也日
與故人親戚飲燕登眺其樂欣欣之失明長子傍為侍 經筵及
皇太子講讀急請歸省得驛騎視公見公飲食談論不改于昔方其福
壽方殷而未艾也遽逝 朝後二年而公不可作矣實甲辰五月六日
享年七十有八公配徐氏鎮撫之女贈夫人繼黃氏封夫人子男八人
長郎經天順庚辰進士歷翰林檢討編修侍讀左春坊左中允次綸太
學生先卒次紳成化戊戌進士南京吏科給事中次統次縉次紳次鋌
早卒次鏻女一人適太學生馬忠恭毅公之子也孫男十二人孫女九
人公計·聞

上悼惜贈 太子少保諡莊懿遣南京禮部尚書工部尚書祭一壇特詔
將奉公柩葬其處某山之原而以狀為屬惟公德性寬宏氣度詳雅遇
事長身議論英發時為知為大人君子幸生
上意以恭謹為本自號素軒以見志行己正凡所歷官必循序而得不
枉道以干人守官廉故鄉至無田宅可歸遇人撫從學有不答不教人
有說盡心力為之不當己事在國子時同堂生有病將設醫無所得棺
公因家人送衣貲至傾囊與之在官職以仁恕名雖至申時有罪人貧
不能輸官紙將將衍幼子訣別不忍聞公以折狀館備其資遣其子待朋
友情誼相好而不比間心見識者必為敬畏既深頗之從則悲見之
居家孝親孝溫時節年老猶悲泣友于兄弟以義教子孫絕口一不言
利下至奴僕之賤疾多亦皆有恩張夫人一侍女年過笄公力請嫁之
曰人雖賤而情則同後適鄉人生三男為商不事口耳然發為
詞章渾成可傳而公不自慚多削其稿出入兩京歷兩法司幾四十年
然事多傷人害物之舉至於領賑僚督京庾活民利國之功尤多以故
位於八座壽躋八袠子孫不下二十餘人第名甲科亦皆顯要以並顯
于公後則公之榮名始終殆澤先遠求之一時豈多得哉先尚書與毅
公與公同僚相得若兄弟然兄弟而兩家子弟相從亦不異於骨肉
走董于時若無所與而公謂獨論得窺公之為人故知公為詳嵩
於中允也同官史局 經帷又同侍 青宮世講之好日甚一日則狀
公之行事以告銘於作者宜不可辭也故再拜哭而退書之以備采擇
如右謹狀

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董公行狀

公諱寬字世宏世為安慶懷寧人曾祖成化末仗劍從
太祖渡江功未究而沒子真保以公攻燕山左衛百戶從
太宗靖內難歷官明威將軍指揮僉事死大河之戰子智代之
仁宗憫其忠進昭勇將軍大同中屯衛指揮使後以公貴並以公貴贈
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祖妣袁氏妣余氏並贈夫人公昭勇
公之仲子以永樂乙未正月一日生河間里弟生而駢脅膂力絕
人性沉毅寡言笑識者以為不凡稍長從師授學通經史大義尤好韜
鈐之書見宜既嗣父職而樂子以率並及公謂武譜有緒一時
軍職子無出其右境中每有劇盜必挾矢獨前從以數騎手殪之而後
還正統己巳都城戒嚴兵部尚書[illegible]公之走檄上章薦其公勤將
勇 召赴京師方議大發兵驃騎者公力言賊來新成賊勢方張不若
自守以固邦本賊內不得戰外無所掠必將自遁以保于公亟納其言
時糧隊屬畿內者並起為盜于公請遣公署都指揮事將一軍

自京師抵河間增樁之涉督操河間備禦大同三衛其求欲
賜觀書就領其地公於軍中他務推然後守而允以正自持親族無敢
挽法者河間城瀕水易潰公措置修築增置門及樓櫓壯觀一時居人
賴之景泰癸酉　召還督操神機中軍營乙亥有軍手湖廣南和伯方
忠𮐘公薦公偕行時銅鼓五開苗蠻猖甚公嘗將偏師擊之經四十餘
戰皆捷而攀蘿捫綱二寨山益險蠻兵相顧莫敢進公奮戈而前不終
日克之以奇功獲重賚陞授僉都指揮事天順改元
英宗復位神機大將言公久于軍宜進推以勵將士　詔署僉左軍都
督府事常扈從射西苑所發皆中
英宗嘉其名屢有賜予辛巳逆欽犯闕公聞變以麾下士夜要賊于
西長安門有　特詔命公引兵東上會天已曙兵稍集公請以神機攻
其家遂破擒之進實授都督僉事是年　賜璽書從督揚州諸路備倭
官軍沿海和備已久夷人或偵于境而戍者不覺公整飭戎裝簡閱士
艦程勇怯譴斥撥屢獲其偵者後十數年無遺事文以其暇日留意儒
學禮貢士而津遣之獨杜學生孫佼賢祿某籍然起東南久之四川暨漕
運總戎之人兵部尚書白恭敏公圭以公名上不果成化改元
今上嗣位命公久于邊　賜勅嘉勞并賚白金彩幣俾命公提督常州
孟瀆河及蘇松通泰諸路盤賊賊厚糾衆僭號江海上公畫圖刻期分
道進兵而嘹角嘯地瀕江北公移檄巡隱御史請伏兵數百為援且曰
如約則賊當擒捕無餘不然止得其半已而失約公獨以軍進獲厚及
其黨與數十人餘走江北其料敵如此癸巳以疾上請還京師就醫藥
居十有一年而卒時甲辰八月一日也享年七十計　聞
上悼惜命禮部諭祭工部給葬事而臨城復遣有司祭焉公先配何氏
早世支氏封夫人皆佐公起家[illegible]道繼盧氏側室劉氏王氏皆有出
子男八人長瑄嗣公職次玥卿貢進士次璘次琦早世次琥次璉次[illegible]
二尚幼女八人長適指揮孫恭次適指揮徐能次適指揮子周所次適

指揮宋瑄次許聘故都憲穆莊懿公之孫死于節次適千户唐英次適
指揮子程敏聰次許聘指揮周某孫男四人孫女六人公少而孤事母
夫人極孝始嘗患風疾日跪奉湯藥三月不懈母歿餘則取而啖之疾
瘳乃已鄉人以為難天資廉介不忘取予自奉甚儉而恒有濟人利物
之心端居終日無戲言戲色雖貴若不勝衣巾軍中頗盡禦火尤嚴整
訓婁之門所居官皆論功受爵而得惟名公碩儒則納交恐後教諸子
力學香身不為紈綺之習在姑蘇日嘗與故武功伯徐公都憲韓公談
兵及論孫吳相之說二公為之歎其料敵皆計公所至雖古良將蓋不
能過然其仕止于都邦戍略行于東南不及展布四體當將三軍以從
事于西北二虜為　國宣力又不及究　我皇帝　廟談以進于遠候
宿衛之列而本老于版下惜哉是即公所受於天者公之子而從弟
敏政同鄉有姻好為撫髮嚴之者方與徐第行討歎以祝公壽吁于
堂盍不意其遽在此也瑄等持宋公行狀過河間求地之有而以狀為
屬　嗚呼先友盡矣走何敢復辭敬弔其公而因職所次第者掇於吉之
如右謹狀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行狀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贈　太子少

保諡襄毅程公事狀

公諱信字彥實姓程氏徽州休寧人其先有諱元譚者東晉時爲新安太守有惠政受代爲民所詣留因賜第郡之篁墩子孫遂家焉其後有諱靈洗者嘗起兵衞保一方亂梁陳間累以戰功歷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壯廟食于鄉至十四世孫淘唐御史中丞歙州都知兵馬使子南仲居休寧陪郭公所自出也初忠壯五世孫大楷唐六合令北徙中山博野縣遷河南九世曰琳宋太師中書令謚文簡曰珦太中大夫是生明道伊川兩夫子六世孫俱從南渡居池州曰祉仕爲休寧尉遂與陪郭同居其村擇纔故休寧之程實兩夫子之正系祉弟榮秀元江浙儒學提舉卒文貞贈州路總管與縣尉治揚提領文貴生社至正末用薦爲承事郎知不赴生二子長曰輔公之曾祖也妣吳氏次國勝從

太祖皇帝起兵定天下歿戶死節于陽澤追封安定伯祖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加封安定侯諡忠愍廟食東山事具實錄祖社壽洪武末被謫居河間又以從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祖妣汪氏妣張氏俱贈夫人公以永樂丁酉閏五月十六日生于河間里第生時大雨雷電既誕而晴乃正午也祖府君敢之少長遣往鄉校其師過人入爲通淳宮校周易時監察御史寧國程公從識北學政得公文械奇北方乃有此子移檄列郡以爲諸生正統辛酉舉順天府鄉試壬戌中禮部會試　廷試賜進士出身時年二十有六觀政之暇遍讀諸經皆成誦乙丑十月　詔會選六科官者其令曰行止端莊人物俊偉語言清明學問優長吏部以諸進士備以公一人名上授吏科給事中丙寅二月以父憂去六月繼有祖父之喪服除起禮不用河間法戊辰九月服闋復任己巳七月

英宗皇帝親征北虜公與廷臣上疏諫止不報而土木師潰九月

景皇帝即位公與言官上疏劾兵將扈從者失律敗事　詔追罪首禍及其黨與命公籍錄中官王振家事竣公以國兵新敗之餘宜得人才爲用乃上疏薦除名大理卿薛瑄等數人皆下　詔徵用之十月北虜遂犯京師時中外戒嚴廷臣薦公及戶科給事王竑諳軍事　詔公分守西城竑分守北城各　賜敕書有事與中外重臣協謀而行公上言五事曰新號令以振軍威募勇敢以備警急召勤王以遏虜侵設武備以防內變蒸銳氣以備戰守　詔所司即日議行時虜酋也先方自西山一帶進薄都城都督孫鏜禦之失利欲領餘衆入城監軍中官向義請納之公持不可曰　朝廷措國兵而授之鏜令小不利趣之使戰則鏜必效死納之則虜勢益張人心益危非計之得因入疏言之　詔勿納鏜而虜勢漸逼公自城上督諸軍以火銃礮石鼓譟爲鏜援虜乃引去京師解嚴景泰紀元四月充副使持節冊封蜀府華陽王妃歸途過畿內荒歉民流移相屬公上疏言畿郡安則京師安請發官廩四出賑貸仍著令撫民官以民流之多寡議罪責又河間縣因兵後罷學官生徒併于府學非便宜復學育材以見　朝廷投戈講藝之美皆見采納

英宗還自虜中方議奉迎禮未決有襲千戶者投密書于學士高穀之家言禮宜從厚語漸聞衆相顧未敢發公曰武臣尚知禮而大臣乃持之不言諫官又不言之朝廷無人矣乃要同列具疏言之有　旨取其書以入雖留中不下而一時正論藉之以伸九月陞本科左給事中辛未九月公以

英廟還自北狩居南宮而　朝廷闕朝謁之禮天象屢變上中興固本十事曰敬天求賢納諫謹災節用肆刑選將練兵尚儉隆師反覆數千言皆切當世務而敬天一事則請

景帝隆孝友之實以答天心之仁愛關若壯之壬申春多雪恒陰公復

上修君德密刑獄蘇民困三事而銓曹除拜有未善者言之尤力時公
稚負公輔之望甚部翻員多進擬而英廟後以寬用遼東鎮缺為
重請增右參政兩人以其事吏部尚書何文淵見公與兵科都給事中
葉盛名　詔以公為山東參政尋為山西上謂益不滿焉公至遼東時巡撫
都御史寇深已得議參政史卒治粮石以上者處死又請別制視舊加
二寸使人付公俾鑄考之公曰使彼真欲雖十殺之不卹但今故為此
加斛以寘之死地豈情也哉取諸舊斛而校之曰以是入以是出雖
朝廷有問當以是對寇亂記鄭斛立碑而以之癸酉四月以祖母夫人汪
氏憂去乙亥七月服闋十月改四川丙子四月抵任分巡所至問民疾
苦不憚險遠八月提調鄉試防範周密人言不與時提督兵備刑部侍
郎羅綺檄公總理松潘邊儲進攻大姓夷寇破其黑虎三寨諸寨會吳
順丁丑
英廟復位公奉表入賀時方錄景泰間上言之人乃留公為太僕卿公
例籍簡閱諸衛歲耗馬不可勝計而著令月兩習其主若計馬耗多而一
時併之勢難乃召與約月出一馬則官可免習而馬漸以增時馬政久
廢朋占營與三營大將石亨孫鏜曹欽聯疏入言太僕急徵諸衛馬非
便請以其事隸兵部從之公曰如此則為不得其職矣即移文言太僕
職專馬政而
高廟有旨馬數不許人知今自隸兵部使馬之增耗太僕不得與聞脫
有警而馬不給則孰任其責願明示為著令兵部懼以為言　詔復其
事歸太僕時公方起發居官不三月即與權貴論事　羣論韙之戊寅
四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仍食三品祿巡撫遼東　召至文華殿顧
問良久道及邊事命公與內外守臣協和行事公頓首承命先是用曹
石言罷天下巡撫官兵民皆不便
英廟乃命學士李賢尚書王翱舉堪任者得李秉白圭王宇等及公而
一時號稱得人遼東守將海寧伯董興嫉姍者氏公一切裁之以正與

嚴罪之又造戰車千輛以備攻守增義倉十行贖罪法入粟以備凶荒
設月糧簿以革科斂罷冗號以察奸細號令一新己卯二月　朝廷詔
附建州衛夷酋董山潛結朝鮮受官公機察之公使自在州知州佟成詐以
他事撫其境上得朝鮮授董山為正憲大夫中樞院使制書還報公具
以聞曰乘其未發遣一急使往問之可伐其謀
英廟乃命一給事中往朝鮮一錦衣往建州兩酋初不肯承出制
書示之皆驚服各上表貢馬謝罪四月虜酋孛來聲言犯遼東　詔公
備之公自帥衆行邊增守禦峙芻粟飭屯堡程勇怯錄究滯遼海上者
三月因得風濕之疾馬都指揮使夏霖治遼東多不法而與董興相結
納分巡按察僉事胡鼎按其罪四十事公以狀聞　詔中官及錦衣衛
指揮郎英往逮霖而霖之黨遣人邀賂于道英等遂奏霖事半虛貸霖坐
僉事及杜交外夷降三級謫廣西而都御史寇深併劾公聽外臺官言
煩瀆　聖聰
英廟不之罪也尋以公疾篤不肯引赴徵還下　詔獄庚辰正月謫南
京太僕少卿南京太僕治滁州事簡多暇公日與縣人遊琅琊諸山尋
王元之歐陽公遺蹟吟嘯其閒若將終身辛巳刑部闕佐貳
英宗與輔臣論人材及公輔臣因言公性直不阿宜在法司
英廟以為然四月召還陞刑部右侍郎公自守益篤凡事必從公又以
刑繫民命之大者取大明律條分目析為律學指掌一編隨以自益七
月曹欽敗黨與流廣西時大獄多付錦衣鎮撫司擬皆有枉者公未
始不與之及復開諭務從平恕又以戒飭諸屬司毋觀望以出入人罪
由是諸屬司以忤錦衣而被者甚多甲申正月母夫人張氏卒京師公
扶柩還河間　朝廷遣官諭祭營葬成化紀元有事于西廣四川
今上皇帝詔起復公為兵部右侍郎公上疏固辭不允丙戌後有事于
陝西荊襄秦隴山寇日不暇給時尚書王公偶任之區畫凝事如在目
中舉動指帥竹當人意　朝廷倚重遂圖恩眷若修馬政舉將材以待

四方之用皆至今行之十月陞本部左侍郎時公舊疾作數不時兆艮
于行移告家居十一月　詔公起力疾視事特免常朝賜一子入太學
初四川貴州以郡韋縣據大壩山爲之險叛服不常兩鎮守將勢不相
下朝議遣近侍重臣各一人往督戰而兵科給事中暨御史共論至
軍不久還召諸璫已請　詔各速報二臣未戰諸璫復出破合江以上
九縣勢益猖獗公復奏勅兩鎮守將稍及堂論
上雖寬宥而兩人者心銜之丁亥六月邊報益急
上用廷議進公兵部尚書提督軍務與襄城伯李瑾發川廣雲貴兵
兵討之　賜白金綵幣金織麒麟衣一襲以行公至永寧分大軍爲三
道自督之以入金鵝池而分四川軍由戎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由
普市入援以方略期四路俱會大壩兵及李平關凌霄稍賊特險拒敵
飛梭下礌如雨諸軍以神銃勁弩卻之乘虛而上順風縱火焚其龍背
豹尾二寨賊退保大壩而貴州軍已拔其後四川雲南軍已攻其左右
翼頼山數寨支道破二十餘寨獲俘數千斬獲五千級生禽二千人餘
賊復走入天井木塞二洞洞竅幽晴不可入公命諸軍以土石窒其門
圍之月餘賊死洞中大闢千餘里公又除察九姓土綠之附于賊者遷
師撲之不論年都掌悉平兩捷聞　賜勅獎諭甚至公復請移瀘州衛
于渡船鋪以控諸路分裂都掌故地隸永寧芒部易大壩爲太平川立
長官司以轄蠻夷時公營大壩餘兩月淫雨不時瘴癘爲患興作役益甚
凱旋
上大悅賜彩幣四表裏金織麒麟衣一襲白金五十兩及羊酒以勞進
兼大理寺卿特榮方掌兵科員伯懷而編已外補紀功御史方漢適與
公爭坐有隙遂相與構公未盡殄賊及多上首功諸事類
上聖明置不問而言者弗知追多以爲說公不與辨凡四疏告病請老
上俱不允優諭有加曰卿年未老當勉力効用不允休致曰朕以卿功
能方隆委任未可就閒曰卿才堪任用不允歸老既有疾特朝理療以

邦事敢後公釋文任常祿如文
上亦不允戊子十一月命公入侍　經筵辛卯春
上以兩雪不降斷請山川壇致禱令群臣條陳關失公
上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部可仲理者五大約謂當今在外惟延綏兩
廣兩歲征撫勦之患而捷報聞于朝堂覆疏稱于軒陛四方流民忠
以刑罪此大可憂也而不求救尊之良以爲經久之策在內惟京營乃
天子六師所以居重馭輕而四方有事恒病其不能而困于不足月治
皆宜更張之大者兵部五事亦皆速類引簡論而知其是非所在
詔下兵部一時任事者難之蓋未嘗以得其事于三方悉知公言難在
告　朝廷有所以爲多卸職其事又述大齡診視疾漸痊是歲九月往
用建議　詔改公南京參贊機務特允公入謝　陛辭又特給人扶
上面諭而遣之公至南京上章謝　既有頭
上興文學修武備永安宗社之規習君子遠小人協副天人之心之語
時營衛官多老不任事又貪縱者公悉汰之諸約束悉循其舊而亦未
嘗小屈已以徇人壬辰彗出軒轅公與守備六卿合議條興利除害三
十餘事且疏以聞且言給事中王徽等以言事謫官又乞召還以獎直
言　詔議行之懷城伯孫繼先在南京多不法會事覺未決有　詔下
公多請罰之者公執筆憤然曰侯伯乃武臣領袖懲一戒百正在于此
遂盡發其姦狀諸事皆先生自爲具奏稿成繼表軍府肅然癸巳七月
公六載考績　詔免公赴闕中年以來從作辭疾務
上遣公詣賜勅遣卿曰卿其勉邇藥食用瘥厥疾若脫然去體其
勿又安于家明年公還休寧里第日與鄉人考德論祥山水間飲燕爲
樂戊戌七月寢疾于時長子敏政方侍
皇太子講讀聞公病憂傷請歸省　詔馳驛視公侍膳兩月公飲食起居
如常且趣敏政還　朝曰吾不能報　國恩汝當勉力勿戀戀於此
己亥五月忽得疾發殞轉爲風疾既而復者三竟不起時九月二十

七日庚辰時也享年六十有三有司以訃聞
上悼惜輟朝 贈太子少保謚襄毅遣使諭祭于家 命官督有司治
葬事 謹臨塲後殤公體貌豐碩山立德性剛果以氣度雄天下見者
知為偉人為進士時嘗以事詣內閣大學士楊文定公見而奇之與論
鄉郡人品高下歷歷如見雄有定見已決斷之疑也善自保重為諫官
知無不言〻必達大體而不為激訐以為名歷官中外更十有三任凡三
十餘年獨立無朋而不以人言少挫在兩藩及臬司皆以敢正輔其長
官不隱情持以為賢識見明敏凡 朝廷有大事衆未決白者數語
之間粲然皆中如此虜酋伏黃河套中歲為西患輔臣有請興十萬之
師以大同守將楊信為總制搜勦之公力言河套地遠無水草興師
十萬則餽運者加倍自古禦戎來者拒之去者弗追此不易之法而楊
信亦止請將三萬人巡邊既致公曰此大舉繫國家之重輕以三萬人搜
套則少勢則多蓋關陝連歲受兵今此之勝形未具而先自困豈

深國之遺憂衆服公言卒與二萬人以巡邊為名而罷搜套之議掌兩京
兵政及典征伐皆有成績不辭任怨而尤識治體有大臣之風在川貴
□動□便宜許其生殺迄成功而不爵一人不殺一人同事者以為言
公曰刑賞
人主之大柄恐閫外事不集而假之人若幸而事集又竊弄之豈人臣
之福其在南京也守備者多發受訴牒預鈔殺有司之事公力止之曰
守備之設本以謹非常若事〻預聞乃古者宰相之職非 朝廷意惟
性嫉惡太甚其論事必須先別是非論人必須先別小人君子人有
善樂道之如己出有過面斥之不少恕而中則寬無不容後常慕
宋張詠之為人誦詠之言願斬丁謂以謝天下然後斬詠以謝謂以為
真丈夫語然頗以取怨率由于此惟相處久而相知深者乃稱其忠勇
亮直可方古人既退居里第聞四方有警或時政闕失憂形于色甚至
撫几扼腕自號晴洲釣者以寓頤治之意事親最孝少時嘗力耕以養
養既仕而喪父竭力以奉母居喪廬于墓左有野鵲成巢及芝產其旁
寡嗜好而喜種植凡花卉羽毛法書名畫一不挂目教子弟嚴而有法
不少假借弟侄從征伐歷官瀋陽中屯衛指揮僉事克自立而諸子
皆業儒不習紈綺之態待內外親族恩義兼盡嘗〻以敦睦厚親為戒
嘗於先塋之旁置田五百畝為義莊以贍親族之孤貧者遇故人子尤
矜恤之振拔惟恐弗及好學至老不懈後生之進謁者必以經學相詰
難詩文字畫皆不經意而雄渾方整可傳類其為人凡著述多不留藁
其出于諸子之所輯錄者有容軒稿尹東稿南征錄晴洲集康寧高藁
若干卷藏于家配林氏處士頎之女佐公起家有德有儀累封夫人子
男三人長敏政成化丙戌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歷侍講今為左春坊
左諭德次敏德太學生次敏行邑庠生早世女一人許聘忠義前衛指
揮于旻雲漢孫男三人長壎次堉次埈孫女三人俱幼嗚呼若公易直
之行確實之學剛介之操明決之才折衝禦侮之功愛 君憂國之志
始終不渝可為一代之人豪矣而不躋中書遽至弗作此豈天之慟也
敏政將請于 朝奔喪而歸奉葬于休寧縣東南三里許南山之原伏
惟閣下通家孝誼最號知公敢以平生履歷求次為狀請銘于當代立
言之君子惟是苦塊之餘言不能成章身不能為禮倘蒙矜恤而賜之
不拒其為幸會沒齒難忘伏楮悅然號慟而已

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禮部右侍郎
陸公行狀
曾祖翔宗故不仕妣張氏
祖翔故南雄府儒學教諭贈南京戶部郎中妣李氏封太宜
人
父愷故南京吏部郎中贈戶部郎中妣徐氏贈宜人繼蕭氏
封宜人
公諱簡字廉伯一字敬行其先本唐相宣公之後自浙來居常之武進

元季有司富者以其子觖宗後求冒金姓名氏遂仍其姓金氏之族貫
煩以昌公曾祖也教諭公起國學授奉化訓導終于南樂為名師儒有
子四人其長郎中公起正統乙丑進士授吏部主事終于户部郎歷官
京為時聞人其次愷賢而有文不樂任事又其次惕天順庚辰進士刑
部主事至公益大顯甲科有司為表其里曰蟾桂坊云公在娠彌月徐
宜人夢吞綠桃覺而生公于奉化學舍生甫六七歲聰穎出類為奇對
語驚華華聞者知其不凡郎中公與故吏部尚書莆田陳公俊同僚因
遣從學居數月陳公辭曰公子異才吾不能為若師也遣歸入郡庠為
諸生而講于諸父天才雋發若不可制復從郎中公于京師遭徐宜人
之喪扶櫬南歸自郡城及河七十里徒跣號泣足破流血不自知觀者
嗟奇公雖少年而操行不可及成化紀元服闋舉南畿鄉試第一人明
年上禮部大為尚書姚文敏公所鑒賞 廷試中一甲第三人 賜進
士及第始奏復其姓授翰林院編修與修

英宗皇帝實錄年才二十有五是歲刑部公卒於京邸公憫其幼子弱
女移疾乞 恩護其喪歸葬居家三年不出其學益宏以粹而郎中公
得謝養母促公北上時
憲宗皇帝垂意稽古禮文之事命館閣儒臣重勘朱子綱目以其說日
進 制賦詩與莅月公所進多稱旨亦數被 賜賚宋先 詔取宋元
兩代史續綱目遴選史官十四人公在選中總裁少保彭文憲公一以
元史付公元史修于 國初僅七月而成事多舛複公芟繁撮要決疑
闡隱為力最多以九載考績陞侍講丁酉春續編成陞右春坊右諭德
今上在春宮講讀官八人公與其一庚子應考順天府鄉試癸卯丁郎
中憂喪事已即闔門謝客城南有地龍阜公治別墅讀書其中自號龍
阜子而題其常所居曰治燕大東嘗述以箴訓補繇為己任宋李元兵
寇城時刺史姚岩守九人死其難未秩祀典公言有司立忠節祠以祀
之又以蘇文忠公卒于常亦欲立祠不果值

憲宗皇帝上賓詔徵公入修[illegible]
上已踐阼大寶以公輔導舊陞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充
經筵官又命公等四人日直 便殿侍講讀凡五閱寒暑實錄成陞詹
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時 玉牒久未纂修命公領之癸
丑有旨考禮部會試甲寅
上念公等侍從之勞特陞公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七
將注方隆而公壽不少遐惜哉公天才超邁姿貌秀偉若不堪世故而
事事精敏絕人然未嘗以是自修惓惓于節行其輔 儲極奉
經帷與史局必盡心力正論之餘多寓諷諫開陳治體啓導
天聰聞者為之竦動 實錄垂成而十館所修不能歸一公等四人受
命綴勘分類次始克成編主考兩試得人為多至于議禮論事必歸
于至當有所不合正色昌言雖貴宥莫能奪其平居綿藉渾然不自表
著與人交綏急周至尤樂汲引後進觴奕笑談終夕忘倦為詩文力追

古作綴思峻潔一字不苟求者塡滿戶外而得其篇章者不啻什一得者
如獲至寶不得者恍然如有所失其見重于世如此而公每致力于諸
經手自校勘至疾革猶朱墨不離左右見其所得直將以畏天命悲人
窮而位不足以究所施功不足以饜所望其所就者言論述作而已公
卒以弘治乙卯正月八日年止五十有四聞者無問識與不識皆嘆嗟
悼惜曰天之生賢不為無意而卒止于此乎訃聞有司據典禮上請遣
官營塋 諭祭其家久之復贈禮部右侍郎亦出 特恩云公娶同邑
池氏承事郎敬之女贈宜人先公十九年卒繼厲陽姚氏南京府軍衛
千戶福之女封宜人亦先公兩月卒子男八人長令章郡庠生池出次
奉章側出次巽章姚出次徽章未娶次燒章九章有章俱側出女四人長
適國子生同邑楊增次適郡庠生宜興鄧天和次在室次早夭俱池氏
出公所著有緣情微吾卷未及詮次子與公同舉進士入翰林公長于
三歲于疣卑之益三十有一年于今矣而公所以玉我砥我者備至士

予之夏予家　恩服當入朝情好甚篤乃州城判亂少舛悔尤而公
遂抱疾矣予日夕視公見其貌雖攫而言動如常借當論文手札習見
屬纊前夕猶有一柬召醫問疾而孰意其遽至不起也哉公于舍重恭
喪至京慟哭伺予以狀來請又以公弟節所撰事行一通俾予次之顧
予與公交承之雅誼同骨肉每一執筆哽咽靡勝而公幾引有期義不
容已乃掇拾如右以授舍重俾請銘于當代立言君子謹狀

英國太夫人吳氏行狀

太夫人諱悟成姓吳氏太原陽曲人其先世號多積善至處士諱珍者
尤仁恕謹飭有士人之風娶沈氏生太夫人容德具備兩夫婦世相語
曰是女不凡異日必當顯吾家有稱長男人多以委禽至處士一弗之許
也族大師定興張忠烈王之元配李夫人多疾內政無所歸一子勳尉
忠烈王而不慧忠烈憂之乃禮致太夫人于吳氏太夫人來歸宜忠烈
以舊勳任台補議軍國夙夜在公不得顧其私凡一切家務皆太夫人
總之無缺事無遺禮太夫人不違事其舅河間忠武王事其姑河間王

夫人手自奉飲食衣服備至務得其懽心歲時相祀率諸婦潔豆籩無敢
違忠烈與其弟文安忠禧侯裕國勇襄公極友愛而太夫人處其娣姒
亦雍睦無間言李夫人三女
仁廟冊其仲為貴妃其孟適黔國公沐斌其季適平伯吳英太夫人每
輔以善道勸之女紅而謹恪之歷閱中外忠烈死王統己巳之難太夫
人一子懋方九齡　朝廷褒忠命嗣公爵太夫人既撫鞠訓之又恒以
先世忠貞諭之以是嗣公總器駿發克底于成天順癸未冬　賜誥封
英國太夫人有淑善之積益隆壽祉之褒太夫人性仁厚有遠識念勳
尉忠無子命以庶長孫為之後雖處勳戚極盛之地喜儉約樂施予旁
逮群族下僕婢恩義有加不事侈大凡戚家率相語以為可法弘治
乙卯五月四日忽一疾不起享年八十有二距生永樂甲午九月十日

上遣中貴人賜寶鈔二萬貫為賻命禮部諭祭工部治葬事別給齋糧
米五十石麻布五十疋畢後今禮部加祭五壇皆前此未有者蓋
特恩云太夫人子一人即懋今太師兼太子太師嗣英國公掌中軍
都督府事總五軍兵營監修　國史知　經筵事女一人適太師兼
太子太師保國公朱永孫子七人曰欽勳尉曰鉞曰銘錦衣衛百戶曰
鋭曰鋼曰鎮曰欽孫女三人長適永順伯薛勳次適安昌伯錢承宗次
早世曾孫子五人曰嶽曰崙曰端曰崇曰巖曾孫女一人尚幼惟太夫
人以和淑貞懿之德享耄耋康裕之福而有嗣公為之子歷事
三朝淳願忠勤入贊　廟謨出典師旅寔為世臣之冠而太夫人榮奉
褒卹兩極其至是亦可以無憾矣抑又聞弘治癸丑太夫人壽踰八十
初度之辰傾朝縉紳舉酒相慶即席之際有鶴盤空而下躍入前席飲
啄自如咸驚歎以為太夫人壽徵而嗣公孝誠之所感也暨太夫人捐
館之明日是鶴亦悲鳴不食而斃噫古傳記所稱物化殉胥之事殆

近之歟嗣公以太夫人卒之年其月其日奉柩葬於西南達三岡之
原稍于忠烈王之兆將請銘于當代巨公而以狀為託顧予不肖於
經帷史局皆獲從嗣公之後於太夫人壽誕燕喜之作屢嘗泚筆而況
考德述行之事將恃之以備采擇而可以不文辭哉是用掇拾如右以
俟于嗣公謹狀

故姚夫人林氏行狀

夫人諱淑清姓林氏世為閩人林之先望西河再望下邳自秦漢來遠
有世緒迨晉散騎常侍晉安太守祿始由下邳家閩中祿十四世孫萬
寵唐明經饒陽太守萬寵子韜披韜孫攢福唐尉以孝旌門披九子皆
仕為刺史號九牧林氏其第九子邵州刺史蘊為劍南節度推官斥
劉闢之叛以義烈聞披四世恩始仕王氏為進奏使恩再世仁翰仁肇
仁翰仕為南唐樞密都承旨偶戴朱文進以安王氏仁肇入南唐以功
至洪州節度使亦死于忠其名績並見史用仁翰六世孟以宋紹興中

州司理參軍定齋公之從孫以其人山賢益似從學者尊號省齋

先生資五世孫翁元宣授進承□副尉夫人高祖也妣廉氏曾祖廷宗頴

州錄事司判官妣程氏祖子□國剿殺試初坐累謫官之綏德州從

河間遂爲河間人妣賀氏考頎能嗣父以殖有家妣李氏生子女各一

子與仕爲淮之安東籍女即夫人。。生有淑質寡言聰慧而莊靜寡

飪一切女紅皆能父母奇愛之俾讀列女傳女戒諸書輙領悟其旨稍長

不弃其父哀毀骨立事安東君如父而安東君亦嘉重愿擇婿莫可當

意者顏嘗與先尚書少保襄毅公同小學謂于母曰吾女弟之行無如

程某者故夫人歸于程氏程之先亦自新安徙河間當是時先公方爲

縣學生先曾祖先祖俱贈尚書府君在堂無恙先祖母張夫人有四女

未嫁一幼子未婚家務叢委日不暇給夫人親操井臼治酒漿上奉兩

世舅姑咸得其歡父之先公舉進士得官而夫人益服儉素如未顯時

比遣四妹嫁一叔娶一叔皆分已奩具而衰佛金以足之四經舅姑之喪□元公

襄事無違禮先公出入中外四十年歷官巡撫一領巡撫三治軍旅夫

人獨任闢政率先教子不以貽先公之憂慶弔以時而豐歉惟所

當於新安河間居伯叔子慈煦如一安東君諸子亦擇其可教者俾學

于家塾其一芳爲河南長社巡檢其一英爲山東青州副尹夫人御僮

僕嚴而有恩待故舊禮意周悉隣婣里姥至或解衣之雖數不厭平

居言觀誠樸而緩急之際出一語必中理確不可易先公每敬其遠識

景泰初先公爲吏科給事中受　勅封孺人天順中爲都御史受

誥封淑人成化中爲兵部尚書兼大理卿進封夫人既就養京師不幸

以弘治乙卯七月十日以疾終于正寢距生永樂戊戌九月十一日得

年七十有八疾革前呼敏政語之曰勉力裨

上恩以光祖宗我年已老得從爾父地下於願足矣嗚呼慟哉子男三長

敏政徵進士侍讀太常寺卿兼翰林侍講學士敏德國子生授唐府

審理改新州判官卒次敏行儒學生亦先卒女一適忠義前衛指揮同

知陸雲騎封淑人孫男四長塤陰授錦衣衛百户次圻早世次增次堂

孫女四長適邑庠生范栩次適蔡源大坂汪玄錫次適新安衛指揮子

朱儀次適新安衛千户子于恩敏政不肖不自殞滅而罹大故擗踊攀

號叩地無所辭將解官奉柩歸祔于先公　賜兆得旨遣官　諭祭給驛

歸其喪仍命有司開壙合窆罹終昭後法宜有銘敢擬拾遺行爲一上

干　執事者欽惟孰言不成文惟　鈞慈軫念賜以不拒使潛德

於昭死生之幸也伏楮恍然無任摧裂孤哀子敏政泣血謹狀　太常

寺少卿南陽李璟填諱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碑誌表碣

槐湖先生程君墓碣銘

昔杞宋以王者之後孔子猶歎其文獻不足徵而况其餘乎程本周之侯國休父則始封者也其後國亡而子孫散處于晉曰嬰者死趙事號忠誠君世望河北至東晉有元譚者守新安以循吏賜居郡中由是江南始有程姓者凡數傳至梁將軍忠壯公靈洗有興復全郡之功食其鄉州關號世忠程以是益顯至唐定氏族而程遂居十大姓之一胤系之蕃幾有一郡之半又蔓衍于四方由宋至今其居歙之槐塘者曰元鳳起進士相理度兩宗號吉國文清公：：六世孫曰槐湖先生諱孟以諸程自唐以来譜牒山委莫能相通乃遠者走書近者親質參稽我宗人之蔵手自披校窮二十餘年為程氏諸譜會通五十卷外譜二卷志識太守忠壯三祖遺蹟及襄典經元季之亂蕩無存焉先生又捜輯而

類次之為世忠事實源流錄十卷文簡公手澤及理宗御書多淪于異姓先生不惜重購之以歸為明良慶會錄三卷於是新安之程凡數百年文獻之傳頼以弗墜而先生亦不可作矣嗚呼若先生豈非孔氏之所見予者哉先生字文實槐湖其別號也性誠樸而孝友勤儉以義然其身為族黨師鄉人化之郡邑大夫歳時禮於其盧力辭好古俞老不倦其纂述別有黄山小録諸書而新安總志尚未脱稿所自著有槐湖集若干卷其卒成化乙酉四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有七墓在不里荷塘山之原子三人景岑景山景懷孫五人琥珷玧琮珵皆能守先生之遺書而讀之敏政於先生為族子宦游四方不及敬拜牀下而敬辱手敎惠顧誨複蓋踞牀之不忘也謹撰銘文一通寄其諸孫俾刻諸墓上之石以昭先生於無窮銘曰

猗乎先生其神死兮維古程國之削于晉兮我宗誰而弗之地兮劂我先徽而實延紀兮相歸公孫之復其始兮胡靳在彼而不在此兮奚州蔵乎相之里兮若山之雄而水之淵兮猶先生之名若人而託也兮

歙處士汪君墓碣銘

士之居斯世者不越乎出處兩途然各有道焉非苟焉耳矣出而忠處而孝斯道之極致而生死無愧乎士之名不然則苟焉者也歙處士汪來佯父之卒翰林侍讀尹先生為墳銘稱其孝振愧古先民而處士之子尚恕復請予銘其墓上之石予生不及識處士將何恃而銘旣謝不敏而尚恕請之不置又道其子議說其友黄進士宗器者促其成予終不敢辭命則以處士之大凡扣宗器：：之言如墳銘予不覺慨然太息為序而銘之以詔其後人序曰東佯父其先居績溪唐越國公華之後族錄而胤稱累遷歙之潛川故今為歙人處士之曾大考仲堅大考用彰不樂仕號秋江漁隱考士元生處士六閲歳而卒母胡氏守節長育之時漁隱尚無恙特鍾愛處士曰是幼而孤者不可使群于自棄而使人弗友口授之詩書處士亦知自奮以繼述先德不為嬰孺態既長

痛父早世每歔欷不自勝而卒祖若母俱逮養：：之惟恐弗及所居之堂榜曰奉思鄉人及四方士聞之咸賞：歎曰孝哉汪氏子多詠歌之歳丙寅家弗戒于火處士倉卒入先祠奉神主宗譜及秋江漁隱詩卷以出家貲不一顧處士襟度灑然不喜鞶綴士見者知為美君子閲書史遇古之孝友者反復不釋手思與之齊故卒以孝稱家居待宗姻里族無嬌情出遊江海上亦甘貧苦不樂為婚姻至貧窮周之則腆不恤屢不厭老而重聽謝家事付諸子別號上軒日杖屨山水間以娛老神氣清明進易簀不亂於命諸子曰若能敦孝友恭祭祀不伍流俗吾死不憾不然非汪氏良子孫言訖而逝正統戊辰十一月二十有八日也壽六十以其歳葬歙鼎元山之原配里人吴氏女有懿行以巳不育子禮聘側室胡氏而友愛之卒以有後卒永樂壬辰三月二十有四日壽若干葬里之胡村繼朱氏女尤孝敬嘗刲股和藥愈處士危疾卒景泰甲戌正月二十有四日壽六十有四葬祔處士塋子男四長即尚恕次宗敬

從政尚茂女二婿許仁讓吳光常道孫男七長曦即求銘者次昶升昱景昭曙女四皆未行嗚呼處士雖不出為世用而群行忖不苟孝友卓然其可謂有道之士已矣銘曰

豫章無根枝葉其疎乎涸瀨無源支流其匱乎人而無孝子孫其墜乎哓哓君子猗無愧乎好是懿德而不借乎蒼蒼者天尭錫類乎我銘其詩百世其無騫乎

處士黃君景高墓誌銘

新安之休寧人諱雄字景高其先自霍山徙居縣南者居泚祐中自壽陽徙休寧之古林门内世孫允清為衆所推服千貢士始業儒君五世祖也高祖方號秀岩致右春坊司直郎汪蓉峯先生為之記曾祖嘉祐不樂仕與鄉先正翰林待制鄭師山侍講學士朱風林從君趙東山三先生友善祖樞世其學允濟東道元帥李克家薦為婺源教諭辭歸不起學者稱後圃先生父民駿程氏上君君長于儒家務以經史為事而明敏過人凡六經諸子口誦手錄不厭精不已下至古今名物制度沿革世代廢興與夫百家衆技之書暨卷貢有疑事就問者隨口即答首尾不遺詩與文不苟作書法善真草更精文隸古成程精妙居簡重不妄出入竟日危坐無惰容至與人之際則內外一致無纖毫之設擇許可題其燕居之所曰鄉明以寓崇善抑惡之意鄉先生程公若虛敘而銘之君家論先嚴以故長子莆克自奮以明經教授為古文詩章不愧君而與人辯論道理長書累牘必求其是識者韙之君生于洪武甲戌五月二十六日卒于天順癸未七月十九日享年七十配金氏繼俞氏子男二人長即莆次门英女二人長曰蒨適吳蕃次曰茨適金尊孫男二人曰光岳曰輔政莆既以成化乙酉正月一日奉君柩窆鄉之大園以俞祔乃致書外郎汪君進之狀來乞銘將追納諸壙中予惟世之託世家者其子孫才一再傳多放恣不撿以至于敗求其謹守以不墜如巃者鮮矣然嗣其詩書之業至於七世之久如君之家者哉予與君生同鄉辭其請不可銘曰

繫先世之烈兮適吾之代耕也既後凡之將兮亦學之嗣興也眷美人之修潔兮古林之士英也胡挑挑以自揭兮不綺綺以為名也竟塵網之不肖兮拊松檜之永齡也攜清風于嶽峴兮尚攷于此銘也

孺人呂氏墓誌銘

予初識泚陽焦孟陽于婦翁太師李文達公家時孟陽已識太史把之凉然有古儒者風度因納交焉其後得雖官翰林寓舍中間然無譁也頃之輒出酒食以飲食我孟陽若不與知然孟陽性落落寡退朝騎馬過友人家觴咏終日家事一不自挽予竊意其得內助不然何適遜乃爾歸嘗以語室人室人曰然且為予道其故曰焦孺人呂家女初以鄉人子來吾家將其三子以見先太師其服純然無綺容又拜起不失矩度應對甚閑先太師甚熹顧先夫人曰焦氏有婦矣出文帑與之先夫人素莊嚴女賓之進謁者有少逆禮多不得辭色去獨愛賢孺人嘗自解其釵珥以畀予時侍側切聽悉之每佳辰令節則邀其來則相對語竟日皆婦道所宜不雜世俗語予或取古今列女傳小學孝經諸書為講解孺人即了其義蓋賢明婦人也未幾聞得疾百藥弗瘳父之竟不起時成化戊子四月五日也孟陽哭之甚悲將以明年春歸葬其鄉山郭之原以狀來乞銘曰孺人與焦皆邑人譜牒其世無所于考可知者曰孺人曾大父諱恭富元之季嘗率鄉人禦險以捍盜邑井賴之大父鞭父德母周氏孺人年十七歸芳奉舅姑孝謹能得其懽處娣姒待嫔戚御僕婢皆有道歲時祭祀與祭雖疾猶力起從事教諸子未嘗撫撫然有過即以告故皆循循有可望以成者疾革恠引手向芳曰脩短數也勿戚戚以吾故過傷所恨不獲終事于舅姑耳春秋僅三十有四三男子曰琦瑞璉一女子殤孺人沒後六越月乃受敕贈嗚呼悲夫凡可銘已銘门

容之婧婧行之顧顧于歸孔賢而不永厥年有赫 恩封身後斯延繄

彼永年越國封之騎從亦多有而獨不然抑誰之為愆也吁嗟乎天

唐處士茂本墓銘

幾之老儒君予自宣德以來無歲不數面予每晚又官走南北不及見之獨時時見其第走追古作者其一鄉之盛也君居邪立處士其一人焉處士諱茂本字敬之槐塘第世儒家尚大父諱允勝國時徽州路學教授曾大父諱仲寬[illegible]山長大父諱子儀不樂[illegible]趙王府紀善一代推以文鳴鄉人目為小三蘇父諱允吉生四子處士其季也處士[illegible]幼長進不凡正統中允吉為仇家逮至京處士侍行時年十三[illegible]叩闕訟冤[illegible]其枉詞氣不屈見者壯之未幾允吉以積憂病死處士哀毀過當扶柩歸殯如古禮[illegible]人不能堪初允吉[illegible]業蕩然處士既長竭力經理凡舊物多克復門閭[illegible]一新過者以其家之中危焉奉母龔及生母張孝敬無貳與二兄友愛茂始茂宗茂榮茂美早亡處士在姑蘇聞之[illegible]其孤恤于己子處士力學好古[illegible]記誦[illegible]而先生辯其詩[illegible]遊祖[illegible]從里中人[illegible]其化中年貧遺其子[illegible]入學為諸生遂欲書出遊江湖間友其[illegible]以自適成化己丑[illegible]臨清[illegible]歸至錢塘適于佛寮[illegible]士避語之曰家之成敗由于弟兄之和友[illegible]之過浮安府日于[illegible]中是歲六月二十日也春秋五十有一娶[illegible]其[illegible]山之[illegible]處士配同邑[illegible]川江道[illegible]先生女有淑行處士敬之予男一長源[illegible]善女二長適江[illegible]大適[illegible]惟節孫男四處士允子南人曰貢士[illegible]以[illegible]門進士利又致源所為狀求予銘銘曰

緊欽處之世兮[illegible]發[illegible]而[illegible]仕兮文辭[illegible]有處一士兮[illegible]閱[illegible]其身之[illegible]兮名不[illegible]兮山[illegible]而[illegible]其處兮尚式[illegible]鄉先生之賁

承仕郎應天府通判林君墓表

嗚呼此予友林君孟陽之墓[illegible]其先[illegible]台之[illegible]御[illegible]大父洪武初以詿誤謫戍金陵大父志習恭王之國選太原父本榮再選代州用君貴贈承德郎應天府通判至君又選龍門龍門宣府屬部也故定居宣府君少有大志以家遭難思有以振之乃入萬全都司學為諸生日夜窮勤治經之暇尤肆力於古文詞及書翰學日以成景泰庚午遂領順天府鄉薦上禮部中乙榜不就入太學從游翰林學士呂文懿公文懿稱為老友然君數奇凡五舉進士不第待次吏部以天順癸未授通判應天府初考 賜敕命進階承德郎再考復以最書政聲日著會應天府秋試檄君分理場屋事勞得疾遂不起君外和內剛家食時守邊重臣君都御史羅公亨信李公秉戶部侍郎劉公璉皆雅愛君而吏部侍郎葉文莊公為參政時尤相推重然君遊諸公間惟以禮接至于外事一不挂口家無猶有逮繫貲重賂要其入釋者力謝絕之雖以權道之金帛亦卻不受 太子少保姚文敏公璧家君皆文懿同年友每嗟嗟歎曰林上舍謹厚君子也宣府篤遣中朝為卿參議者若禮部侍郎倪公謙[illegible]皆業以文學名一見君即歡洽如平生性酷好書[illegible]汗呵凍不廢如太師楊文貞公西巡應從許太保王文端公碑陰記見者不知其君書也卒以為貴養正書其所得如此君在官尊養篤政攻騎考教下無敢干以私每行縣止食公廩[illegible]官[illegible]地至則[illegible]以自給其卒也貧無以殮將家君方守南京為衷衆賻舉其喪君生永樂辛卯七月九日卒成化辛卯九月五日春秋六十有一配朱氏封安人子男四[illegible]女二淑蘭適[illegible]淑[illegible]孫男四熙輝炫擢孫女一

嗚呼文懿公門人最多君最長予最少其餘若太常少卿李公大理少卿田景暘國子司業耿裕禮部郎中李濂卓先已取進士去惟君與予天順中尚執經館下其好尤篤每有制作必相與商訂然後出以示人自官走南北未始一日不往來于懷也孰謂君遽以死乎君之喪道出北京予既哭之方將求君平生之文輯以傳後而澤等以倪公之誌來請表其墓故敘次書之

陳母林孺人墓誌銘

監察御史龍溪陳宣奉 詔撫奸于灤門以達山東之境事未竣聞母孺人喪卽日爲位于行臺以哭 幾絶遂解紱北上以 聞旣得命持服乃白衣冠詣予乞銘憶當天順中大人會館君于家君不鄙而與予友且善銘其母之誌予何可辭按行人司正林君璡之狀孺人世家龍溪之金浦父克靜母翁氏生孺人既笄歸御史之父朴菴先生來進爲繼室孺人性婉而順家居時得二親懽心在陳久不逮事舅姑引以爲恨過歲時祭祀禮如生存朴菴性質而少文凡家業之成多孺人匡輔雖饋食紡績事之勞且賤者必躬之爲諸婦先配有仁子孺人教育之若已出待族有恩其教御史尤嚴以故御史宅心行己一不阿流俗孺人生洪武丙子九月十六日終成化庚寅七月七日壽七十有五子男三人長卽御史也次曰輝曰侃女一人曰銓嫁士人許乾馨孫男十人長曰紹次曰琳曰貞曰仁曰元曰發曰壽曰喬曰勛曰棠曾孫男一人曰朴初朴菴先生嘗預卜壽藏于南山之原未葬而歿焉至是御史緒以是年某月某日奉孺人之柩祔焉嗚呼孺人以孝敬慈賢之德由處士家有令儀而又躋七十壽其有多孫子且御史號能官雖恩榮之典計日可待則天之錫予善人不誣也哉銘曰

有淑一人實好逑兮歸此處士厥潮流兮淑也耄壽之修兮遠然以終閟斯丘兮我銘永昭垂千秋兮

一公集號文集卷四之 一八七 一虎

贈武略將軍錦衣衛副千戶孫公墓誌銘

公諱忠字允誠姓孫氏上世居蘇之長洲祖曰思道元推家院于知大寧義州事 國初識殁松山于福與始以二州內附公之考也公宣德初從在軍中郎銳意功名事狀無以自見適

宣廟遣使入朝鮮及招諭阿木河之地從楊木答兀叛去者公慨然請行旣至宣布 朝廷威德聽者稟稟朝鮮國王加禮甚恭阿木河叛者皆願內屬公遂與俱來宣德壬子復遣使朝鮮及忽剌溫公旣兩出使熟諳其國道路遠近要害及其土俗人事番人無敢詰之者明年忽剌溫及建州夷使朝鮮掠其境朝鮮以 聞

宣廟復遣公等以手詔問忽剌溫及建州兩酋見公等稽首請罪悉還其所掠者正統辛酉復遣使建州既還從大將朱成公北征丁卯

詔公等以金幣使尼剌至黎陝山遇中國男子十一人南走虜追及將盡殺之公諜知虜貪爲贖又作胡語解之虜悟遂以所納鞍中十一人者得不死己巳再使時虜酋也先已欵關入寇遂劫公等北去至大金山柳陰勝適

英廟在狩北公等慰諭之各進男一職明年遂歸還京師後七年丙子

英廟復位乃授公錦衣衛百戶如己巳詔又三年遂謝病返故鄉以官授其子賢居十有三年而歿時成化庚寅冬十月丙寅也享年七十有三公天性淳篤不類武人奉母兵未其綿病而歸也遇母夫人喪時年

一公集號文集卷四之 一八八 一虎

已七十哀毀踰禮手植松檜數百章卒以毀瘠致疾不起友其弟斌無纖芥反目晉身使異域三十餘年每行則下使必以行營機宜稟公公亦悉心爲之致力常先事而計畢中肯綮蓋庶幾古之善使者與配王氏有賢行子男二人長卽賢以功進武略將軍副千戶故贈公以其官次正女一人適錦衣衛百戶何琳公之終也賢以待禁不敢東還遂乃遣正奉公柩北上將以成化辛卯某月某日葬公于順天府通州鼎擬鄉之原賢狀以状求也銘走念天順初家君受 詔視師遼東始識公于京師嘗事相好成化初家君総師討四川貴州山都掌叛恩賢隸戲下且公又以莫名家君書之公之墓石走豈可以不書銘曰

猗嗟孫侯發軔自東有偉其器丁時盛隆爰入朝鮮名王稽首載波東夷拊我邊陲海西所罰閑陸長鄉公將

帝命威以振公札使胡

出狩于野遂遂 從從公獨從者相背定遠許與功崇八獨何爲一尉而

終公雖云亡有子丕顯將軍之封懿此恩典渺渺窮壤於彼郊關我
銘其甲千載弗刋

一品夫人常氏壙誌銘

夫人常氏于鄱善榮故家茂之滋陽婺于李是為封光祿大夫柱國少
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諡昇之繼室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
太師諡文達諡賢之繼母少保故鄭之名士其元配葉夫人生三男六
女一受封安人而卒夫人當正統丁卯既杜來歸相少保以敬正治家
儉以肅待宗姻壯而有禮撫諸哀子女如己出壺內之德雅與葉夫人
埒用是少保禮之宗姻宜之家人嚴憚之諸哀子女孺慕之以謂葉夫
人食不死太師歷四朝累自兵部侍郎進吏部尚書自太子少保進少
保自翰林學士進　華蓋殿大學士蔚然為時名臣故累用其
恩于夫人以封于葉夫人以贈皆自宜人淑人夫人以至一品夫人之
生永樂甲申五月二日殁成化壬辰六月十日壽六十有九訃聞

上遣使賜祭于是三男者長太師及仲謙皆先世惟季謙為監察御史
六女一未行而亡其五婿孔文韓進丁璞牛星夏英孫男六瓛向寶司
丞璜珩瓏珍一璣女四婿鄧州守禦千戶里勛翰林編修程敏政宣聖
六十一代孫孔弘緒一許聘順天府經歷王公子昂諸孫于卜以是歲
十二月八日奉柩祔于少保　賜葬之塋葬夫人之右不鄙使敏政為
之志已復系之銘曰
婺弗偶晚于歸夫受室于奉閫婉先嫡德之懿啓後華福斯被
誥錫封生之奇　御遣奠致之祭崔于兖須于鄧永無虞終有慶

明威將軍神策衛指揮僉事致仕黃公墓誌銘

公諱琮字進賢世居徽之休寧其先多隱德至考彥斌甫娶徐氏女生
丈夫子七人家始殷里之識者謂黃氏必大貴既而
仁宗昭皇帝臨御冊公女弟為貴妃特遣中貴人驛　召彥斌甫至
京授神策衛指揮僉事　賜第一區賚予　與數甚厚七人者公最三
乃偕北行
上召見亦授錦衣衛百戶未幾改試副千戶調為神策衛指揮僉事公
雖不以貴戚自驕年六十即以官授諸孫惟日端居自適而已成化初
今上皇帝復冊公長孫女為　秀懷王妃公之女適王氏者有甥曰曾
亦選尚　嘉善長公主為駙馬都尉公夫婦尚無恙惟時以手加額曰
吾家藉先世之靈洊被　寵光飛香椒婉恨無德以將之聞者嘉歎成
化癸巳九月十二日忽　疾不起享壽八十距生洪武甲申二月
七日
上聞訃遣使者　賜祭葬特恩云公配桂氏南京錦衣衛百戶福之女
以滋騎尉承恩封恭人子男三人長昱以親藩恩授中兵馬指揮次晟
副錦衣衛百戶次杲為義官女二長適錦衣衛百戶韓俊次適錦衣衛
指揮僉事王珩孫男九長鈇後公數日卒次鑑次鍾副神策衛指揮僉
事次鉉次鐸次鉞次鏞次綱次銳女五長即

秀懷王妃亦先公卒次適伏羌伯毛銳餘未行曾孫男一曰彭年女四
俱幼公平生孝友事二親存養終慕如一日諸弟處江南歲時問遺不
絕貴妃從葬
景陵每時祀北望揮涕不已與人交不啻中對賓客恂恂執謙如弟子
雖貴富而服食儉素惟好善樂施子孫滿前佳辰令節奉觴稱
壽恒誨以盛滿為戒走嘗與鄉人遊公公欸之竟日其貌溫醇其言
簡而不夸有類乎古之仁人長者竊意其享福有自也昱等將以是歲
十一月十五日奉葬順天府懷柔縣銀洞里　賜地之原以走與公生
同鄉來請銘走聞徽之鎮曰黃山黃山之下在唐有黃尚者嘗刲股以愈
姑疾又廬父之墓以致連理木芝之祥見于史而爵位不聞豈天欲錫
報于數百載之後而得公乎銘曰
黃山崇崇毓彼黃氏蘊於前芳有唐孝子爰錫爾類紫天孔仁不食其
報以啓後人騎州策公始於中起續代

仁廟緝公之孫豈惟　皇嫡慶流斯鍾妃我　懷園維公之孫亦有公
物在茲在旁
帝姻婣婣盛遭于堂羌無如公維爾孫位越僚孫子維德不厭丕几
筵　寢廟奠之廟廟冠裳　賜地窆之史臣刻銘乳匹窆乎有耿光
百世無斁

孝友徐君墓誌銘

孝友人道之大經自昔古以來見于孔子刪正之書以為法者兩人在
書曰君陳在詩曰張仲降及後世洲呼勘矣今有人焉一鄉之中稱之
為孝友則固一鄉之善士若河間徐君殆其人與君諱文淳字德光姓
徐南昌之新建父曰思恭永樂中以詩書戍河間生君凡□而守謹饒
於世名君孝友出天性痛其早孤奉母其為謹之至母大官歲事頃
惕懼夫其惟母卒哀毀骨立治喪一用朱氏禮鄉之賢宗者于絵人與
弟□同處至老未嘗□貌二女弟既嫁貧或不給恒周之無倦意
家諸從子如己出里之既義門者必曰徐氏然君不為奇異之行至考
其家庭閒肅肅雍雍孫曾道揆則與古人君子相先後者謂孝友豈
以贈盍得試云君生永樂丁亥正月十四日卒成化辛卯七月二十日
享年六十有五配余氏相君無違性子男三長曰益次曰□□□生余
出次曰盤側室許出女二婿曰□□□□□□儒學生孫男五曰某曰某君平
居言若稚悖義行一時為純七大成樂與遊有以不平求作者多一語
而解及少出關公門□武弁亦禮君不敢以齊常十耽友成之婚喪有
稽權不具者君輒□之家而成出息聽其償有不足者輒不與較了廢戚
朝廷募入粟補官或勸之行君謝曰布衣分也也卒出粟以濟饑不
敢辭之以若若組雉家用饒而常約戒食取衍俗于妓館楊服靡縫名
五人所謂一鄉之善士君君非耶君於于曰盛求就試亦闕未授牀得
其□學生員所識訃既為位以哭復以狀屬予曰將以奉柩葬于八里
壯之原而均請銘于□也說刻為童稚小嘗識君入官求四方十五年

矣慨夫老成凋謝不可復見推其行之大者題諸墓曰孝友徐君百
年之銘曰
有嶽徐君式孝且友羌出爾其誰性之根於跡諧武家勸孔文里門有
坤毅閈斯振楚楚南川展也無愧刻□之碑吾人之疵里非之上宅窆
隆然太史刻銘百禩之傳

榮府審理正孫君墓誌銘

成化甲午春
榮王以
今天子介弟開府汝寧凡一時文武僚吏皆從惟審理正孫君迪方以
疾在告　王為辰行期者月餘君使其長參白王事有程勿以臣故撓
臣行且至矣　王行而君卒訃聞　王嗟悼以不及遣視為恨命中
使以香帛致弔賜賻鈔若干緡俾治葬君無強壯子在側因權厝都門
外僧舍中乙未秋君子琠始來自江南將扶柩歸窆祁山之陽以金銘
教諭汪恕之狀乞予銘嗚呼悲哉君姓孫字元吉其先有諱郁者南齊
初為蘇府長史遂數世至安卿為祁門令因徙家焉君生穎敏少從鄉
先生游彊記有聞迨長益肆于學景泰丙子領京闈鄉薦五舉進士不
第成化丙戌秋
今天子詔吏部擇可傅諸王者君在選中授中書舍人侍
崇王戊子　王出閣改審理正　賜舍人　敕命封父仕興為徵仕郎
母黃叟謝皆孺人君平居孝友初得官即分祿之半以養親為詩文典
雅應　敎之作有諷有規
王寵眷之與人交見底裏風度灑然無一毫塵埃氣卒以甲午十一月二
十九日得年四十有七謝孺人同邑名家女自君為諸生至應舉出仕
消澹之標甘與之俱姑病目不見每旦以水漱舌升堂飴之久而復明
卒以辛卯夏五月二十一日得年四十有二子男一即琠也女三長次
皆備士人家北幼則君墍室程所出也君之曾大父允清以積德重其

鄉　國初有宗人坐非罪沒家𡸣者死滿勝貝三孤女而嫁之又嘗為
里胥長以身脫遣逃者八十餘家王君不食以報鄉為　王守本出國
門而以客死燕則孫氏之後固將不復與者乎銘曰
術先積之業兮胡方行而仆兮引後食之兮亦永世其昌兮

榮祿大夫同知中軍都督府事贈左都督張公神道碑

國初者令武臣非廢戰功不得升中世以來乃有自別途以進者蓋予
嘗攷諸國史知之未嘗不為之慨然太息而有取於故都督張公云公
生而將家以永樂癸卯受代為留守右衛指揮僉事時年尚少屹如老
成人正統辛酉從征麓川夷酋抵鎮康州賊黨有刀門捧刀門顯兩酋
者公連破降之進攻上江拔孟底招降諸苦兵部尚書王忠毅公奇其
功承　制進都指揮僉事時諸軍自杉木籠山進圍麓川公率偏師潛
入其中堅賊師思任發大驚走猶餘衆悉降蹤選得世襲指揮使癸亥
命出理中都留守司事戊辰　詔以所部從寧陽侯陳武靖公討閩寇

賊茂七進都指揮同知景泰庚午再從入閩擒賊黨于寇平壬申進都
指揮使以保于公復言張其功多遂署僉後軍都督府事乙亥移中軍
天順改元實授副彰武伯楊信守延綏慶陽諸路抵鎮之明年虜酋孛
來入寇神木縣公出兵禦之于柴溝斬獲甚衆捷　聞賜白金綵幣進
都督同知左參將專守延綏西路虜以前不得志復入安邊營公分道
拒之連戰于野馬澗諸處俘其將鬼里赤擒驍騎兵仗及還所掠子女
生畜視柴溝倍之特受　賜敕獎諭命佩靖虜副將軍印總延綏慶陽
諸路兵成化乙酉　朝廷念公久于邊　召還復理中軍時方大閱得
精兵十二萬　命公分統揚威營逾年不起蓋公出入兵間首尾三十
四年自諸衛歷兩府論功與能其可謂無媿矣公家都城下馬社號欽
守克敬曾祖二公祖後慮及所後父良皆贈榮祿大夫同知後軍都督
府事所生父景山曾祖母王氏祖母馬氏所後母蘇氏皆贈夫人所生
母馬氏公年七十有一卒於成化乙未秋九月二十有二日

上聞訃輟朝一日凡五遣禮部諭祭特贈左都督命工部給葬以
其年秋七月九日葬都城西山之原配郭氏封夫人子男五長振先卒
次標次極次授一未名女一適金吾左衛指揮使楊勝孫男三人長恂
嗣為指揮使餘尚幼初公之捐館也楊金吾以狀來乞予銘其墓與神
道之石千固辭不獲則為之次第如右而法多可見者不能盡書也銘
曰
五軍洸洸　皆中外兵在
前之右開府于京孰克當之維方與虎臣勳之多孰與為武毅張公
環衛之英將略自其妙齡既下滇川再入閩粵爾我熊貔殲厥兇
捐延綏邊迤北控大河再命胡騎屢奔鐃歌捷書紛傳官賞是授都司
留司或正或副高牙大印玉帶朱衣分典六師亦適公歸出入卅年有
勞在國國命與輝煌無愧色西山之麓松栢丸丸中有　賜塋惟公
所安鐫首龍趺豐碑載道詞臣勒文千載是考

文思院副使金君墓誌銘

惟周盛時百司庶府以暨表臣必皆常德吉士以弼相國家其見于立
政之書者可考也我　朝執藝之臣外隸工部內供事于監局蓋做周
之遺制然官屬叙進多出　特恩若金君廷璽則亦一人焉君諱璽世
為蘇之長洲永樂初附籍京邑祖仲名父英皆鄉之善人母沈氏娠
君而父卒三月始生母訓育備至八歲遣從社學師自力女紅以
資給之君性聰慧思用文學自奮年十六迺以材藝　召至京日事
內府恭唐精緻同事者推遜之中貴人悉君之能凡
乘輿服御多以屬君君所供奉輒稱　旨
上識其名成化丙戌內降與文思院副使職時　賜金銀帶君持之益
加無毫髮矜侈之容恒以弗克報稱為懼丁酉春閏二月二十一日以
疾卒得年四十有六配周氏治家有方子男三曰鑾曰鑒曰鏊女二一
嫁錢銘一許歸趙錦請于以卒之歲三月十八日扶柩葬鄉村杜先塋

君性孝念母蚤殁而養不逮父言及輒泣下冷冷毋生事死葬殫竭其力之所至交人無機械人亦無與之游中年致身貲富凡已行義振饑卹鄰之心勝勝焉教諸子讀書仕且勤儉手以孫俗滿不失常德吉士器有王公大人之所不易者已君乎壽諸人率以古賢哲自爲人亦以爲名壽當未止此遽與稍館皆并命與貿身奉一職十有餘年不負上之任使其自以爲無憾矣君孫友凌君安與舉等奉適政參議鼎先生之狀爲其墓之安之女而婿則參議公子也參議公於予有姻好故不辭銘曰

滿滿積累卒有此閒無崇焊克家爲難猗乎文思晉以才藝迦其春蔚式昂與夫希世之達　聖澤旁施相古先民孰或起之魏於先塋全歸以樹幽百世無斁

錦衣將軍錦衣衛指揮使孫公墓誌銘

公諱瑛字國用姓孫氏濟南鄒平人孫氏自故安國恭憲公以

宣宗章皇后之父顯其子今大傅會昌侯繼之蔚然　國之元舅戚日盛家法渾備君公亦可謂稱其家兒者矣然壽不逮其齡君子惜之公生而淳謹不與諸貴游相埒恭憲公鍾愛之諭今太傅曰此子必克荷吾門宜無視之稍長出就外傅通經史大義學詞翰時有可觀雅志古名勝書畫及山石花竹之勝以自適凡聲色貨利若不介意今太傅既嗣伯爵天順初以翼戴功進封侯公遂以世嫡嗣太傅之舊官爲錦衣衛指揮使雖貴富而所處益謙無一毫侈倨之態今太傅總五軍幾二十年公長其子盡其間戲下之人多賴以濟而綜理家政尤克當太傅之心內外僮僕咸職其職而不敢肆與二兄璜珍及群從姪親友歲時設讌奉諸父于堂以次稱壽驩如也諸勳戚家以爲美談一或有不睦者即和率以孫氏諭之公居母夫人丁氏喪哀毀甚或勸止之曰太傅春秋高二兄方有事西南夷宜自愛公泣謝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孰禮籌宰襄事得孫疾幾數載弗愈知父兄憂恒勉強若無疾其惟

對人垂涕以弗復終養爲恨又諭其子曰孝弟忠親勤學以無忝先範吾目瞑矣成化丁酉三月二十二日竟不起得年三十有六配蔣氏定西侯貴之孫先公沒繼湯氏參將胤勣之女俱封淑人子一人曰鎮異日當嗣侯者張氏其生母也女二人長許配武靖侯之孫趙宏澤幼在室鎮將以五月六日奉公葬香山祖塋之西惟今太傅成化初纂史局知　經筵予皆從其後而家君尚書奉　命南伐公二兄實在行故公之捐館也太傅以狀來屬銘且予與公外舅湯公允善湯公素名能詩既歿于王事無子公哀其遺稿付予予爲詮次而歸之公及一見而歿悲夫其言猶在耳也忍可以不銘銘曰

良驥翩翩而躓于行擧木欣欣弗究其成有淑一人方進忽止上公之孫徹侯之子雖孝與睦戚畹之輝胡不永年式今其歸香山之原賜塋之次尚餘慶于在爾後嗣

奉議大夫同知汀州府事程君墓表

君諱熙字克和姓程氏世爲徽歙人其先德具予所爲君父義士傳君高祖大年元紫陽書院山長曾祖完都祖回善出繼從父昇父萬郎所謂義士者也毋項里殷氏君生而不凡善問學從學御史吉豐彭公一見器之選爲郡庠生君家長老固以力辭諸罷不許景泰癸酉以春秋中南京秋試時學士安成彭文憲公主考得徽之春秋生錄多而獨謂君醇樸每進與語入大學祭酒泰和蕭公雲間陳公愛君如二彭凡五舉進士不第成化丙戌竟以吏部選人出身尚書盐山王忠肅公試君第一　拜授同知汀州府事時年四十餘矣君爲政一以誠而不任術前後更知府張等四人獨君歸然治郡事久益精明如禱暘振饑戢虎止火諸異政郡人往往播之詠歌而招安一事尤人所難者初己丑歲閩大侵有盜千餘人自將樂尤縣四出放劫而紫雲臺者介汀之清流寧化境上號最險盜入據之鎮守中貴人及三司聞警大懼發近兵駐汀君曰是歲歉而迫爲盜者亟招徠之當不煩一矢而下上官輒以

上君之卒日扶下遮道望見識君旌拜感泣曰其去尚不復已君一
一尉捕之立散其黨播其罪發府庫分賑之盜不劇日兩事定君復言
于上官曰往歳盜發之地亦據是以蓋其地去官府險遠故易以變請
析將樂清寧四縣之地別置一縣于明溪鎮移巡檢司于夏陽則可保
無事矣上官為言于 朝賜縣名曰歸化除吏降印仍委君相其要害
而城之都御史汝陽勝公巡視民瘼謫推其功以勸諸郡江浦張公鑾
典八閩請以君知漳州府吏部皆以君未考賞不報成化丁酉滿九載
將考績矣而閩盜起于上杭巡按御史復留君治事而君以憂歸將發
臨汀民日夜哭門下者數百人欲其畏去不絕君居家孝友既授官卽
不可為矣九月二十七日竟卒年五十有四自御史以下皆弔
請分祿于故鄉以養親而自奉泊如也每出行與隸卒同起居飲食
遇事敢為不避難受布按兩司數理錢穀治刑獄于旁郡郡之人亦
德之無間言家君尚書先生於君為世父恒語人曰克吾宗者必是子

也故予撰與君游最久同上禮部者再受君之益最多君元配富塌汪
氏側室陳氏子男一人曰文慶女三人長適重溪黄賓知次適磐山方
佐早世次適洪際州之子通君父義上以成化戊戌月某日葬君于
歙西古城關祖塋之南鳴呼中世以來吏知任法而已蓋雖有絶類之
才希古之政而狗于今則亦莫之可伸也君為郡十年蓋職於所謂循
吏者矣人孰不意其遠且大而獨以未上其三考之績為解又不盡觀
風者之言以少遂其馳封之孝是固命之不淑而亦有司任法之過也
此予表君之墓不能不為世道惜而豈特兄弟之私情也哉

亡弟克寬壙誌銘

嗚呼是為吾弟克寬之墓生二十有七年矣克寛名敏行其第二十二
美姿容性警敏凡事弗為卽已為之必精其心孝友直欲一一從古人不
為兒女子態說理論事必中肯綮聽者是之以詞翰絶類子時出以示
人人弗能辨以為吾氏京朝者三率以所遇對之而卒躓于命悲夫程
世家江南率寧 御醫公毋夫人林氏起河間官遊南北吾弟實生山
東樹長從入蜀歸 徙返所生最多而終于休寧故鄉其生景泰壬申閏
九月九日其歿成化戊戌七月六日其疾瘍也其娶趙氏通政參昂之
女生男一人鼎兒五歳而殤女二人月育才三歳其一則遺腹子也噫
眇兄弟三人吾既宦學遠外不克奉親以君所恃者兩弟而今亡其一
矣聞訃之三日上書請歸覲江南
天子惻然許之蓋抵家踰月始克杖疾為之誌付仲弟敏德俾卜日葬
南山塘之原置諸壙中銘曰
親不得養其子兄不得友其弟悠悠蒼天此恨何已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碑誌表

正議大夫資治尹兵部左侍郎滕公墓誌銘

公諱昭字自明姓滕氏南陽汝州人曾祖而上俱隱不仕具太師李文達公所為先塋表公祖興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母陳氏贈淑人父胥永樂中禮部祠祭員外郎貴州知府贈中議大夫資治尹加贈如祖母李氏贈恭人生母程氏封太恭人俱加贈如祖母公生官家而淳篤不事紈綺黄州君鍾愛之長為州學生力學不懈年十九舉河南鄉試上禮部弗利久之卒業太學景泰癸酉用吏部選授陜西道監察御史丙子監順天府鄉試時劉文介公主考于内公等協心于外故宿弊盡祛而權貴人子多不在選

英廟之復位也注意臺察貶斥相望公當是時獨謹禮守法為士論所予天順戊寅巡按京畿有聲四川都司有誅殺人獄累歲不决己卯

命公往讞之遂服辛巳巡按福建有聲籍甚選適都察院闕佐貳

英廟簡御史中老成無如公者即陞左僉都御史未踰年以母喪去

今上嗣位詔起復公巡撫遼東公治邊惟謹斥堠嚴訓練備芻粟凡敵年虜不敢近塞嘗上疏言 大明律乃一代定法而决斷武臣獨舍律用例以是武臣益貪縱不檢請一切以律從事 詔從之而武臣因習久一旦有罪被黜降多騰謗言俾事者奏格其令公議至今惜之丙戌

上念公久于邊 召還進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諸處兩淮歲歉民多流亡而漕卒又大為將所虐公撫摩訓飭不遺餘力由是兵民皆得蘇息己丑再 召還理院事踰年 廷議弭災分遣大臣巡視民瘼以公嘗治閩特 命公往閩人聞公來如復父母公為發官廩賑恤之罷行其事而利害甚衆上杭清流之境有地曰紫雲臺鄧茂七之黨嘗據險為亂自後往往有事輒發兵撫捕而是歲飢甚公曰此不可不為之慮也及此其[illegible]化一縣以莅之未還有[illegible]蘇松有周文襄公務撫戢綏之者獨公博采衆議次第舉行甚得東南士民之心有馬馱以最繁盛而寄治江陰民嚮往之公復分靖江一縣民兩便之辛卯[illegible] 召陞兵部右侍郎九載考績轉左侍郎食正二品祿歷佐尚書南宮白公嘉禾項公時險有所救正而不阿比人不及知丁酉秋項公免公實當次有惡之者乃其名于論列中公不與辨遂致仕家居垂三年日引鄉之遺老登眺林壑飲燕為娛世事一不挂口庚子夏四月十一日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九訃 聞

上悼惜遣使諭祭其家 命有司給其塟事將卜日奉葬州之杏園坡清龍山之原公先配任氏贈淑人繼孫氏封淑人俱先卒與公並兆子男二人長暹太學生次起州學生女一人適尚寶司少卿李瑋文達公之子也公軀幹甦偉度量深沈望而知為大器事親最孝奉異母兄盡禮於[illegible]訓育其從子益力有舉于鄉者過人撝謙雖鄉小吏必與為禮於

矜恤故得尤惓惓焉兩當巡按四領巡撫悉以扶弱抑強為志故吏警其威而民懷頌之臨大政決大獄優裕不迫而事以辦嗚呼若公可謂一時之望矣而不及大拜以佐

天子澤生民與成一代之盛豈非命歟走之先少保襄毅公雅與公善晚有姻好也故走嘗得升公之堂聽公之論而今已矣義不可以不銘

銘曰

於皇

英宗擢任臣工一出 淵衷而不尚同有臣滕公發身經術自其受知終罔或失撫戎東郊聲恤歷吹于淮于閩吳越之交悉有勳猷著于

朝野

今皇求舊莫踰公者遂總憲程叡詰戎兵匪公之來孰贊其成翛然歸休汝水之上方準其來孰意其衰惟[illegible]之淪貴有詔作銘有儀終始之 思杏園脩脩龍山奕奕中有玄宮

門生撰數 湖廣宜章知縣贈文林郎馬君封太孺人徐氏合葬墓銘
湖廣宜章知縣馬君卒之二十八年其子孔惠以兵科給事中考最得
贈[illegible]君文林郎封君之配太孺人未幾乃太孺人卒孔惠將以成化
丁酉冬十月二十六日合葬先塋前期以狀請銘而宜章之仕于
朝於行人鄧準實多述君政蹟以來走受而次之曰君諱經字用常世
為河間東光人元進士　國朝兵部主事覲遂之孫處士闇如之子處士
初娶于李再娶于鮑而得子四人長君次綸次綱次紀陝西鎮遠知縣
處士嘗被誣謫雲南六涼君侍行遂入曲靖學為諸生不三年領宣
德壬子雲南鄉薦正統己未舉進士辛酉得宜章之　命時宜章方苦
于旱君至禱諸神祇而雨歲大熟君計縣費歲賦一歛則民無所措手創
預備倉募粟常萬餘石荒民賴焉徭役弊者蠲計縣兵民雜處而兵常豪奪
民田君下令責還之無敢諱者獲役水夫以濟江上官舟夫多散亡民

病鉤考君請于　朝蠲其役久之政成乃以餘力新其境內諸壇廟公
宇及學宮社學公暇進其生徒親教之科貢號稱得人歲時勸農循
行田野民至爭其分相為訟者君不能審察者行病涉者率官為舉之豪
猾于政者痛抑之寘于法舉邑民訟多相率就君請平其民敬服若神
明然令最為湖南第一正統戊午夏五月二十五日終于官得年三十
有九鄉民老稚走哭縣門下者日數百人君性不苟取卒之日家無一
縑之畜祭家為之合泉布治棺殮之太孺人姓徐氏上元人父仲華亦
以事謫雲南與處士同患難而相得知君必亢宗故以太孺人歸焉太
孺人事舅姑如治擇僕虜鄰邪咸適其宜蓋凡君專心于功名不以家
為累者寔孺內助之力君之捐館太孺人扶櫬北歸營葬如禮孤子年
十有三遣就學親女紅以給其費卒底于成孀居始三十年節益勵家
業中興孫曾里黨歎服就養京師於諱之以清白戒子姊卒于成化丁酉
秋八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七子男一即給事君孔惠也成化壬辰

進士出身女一適東光儒學生李[illegible]孫男二長介次[illegible]孫女三[illegible]曾孫
[illegible]儒學生薛鎰次聘李東陽次[illegible]幼女之[illegible]自[illegible]兩[illegible]諭[illegible]可[illegible]於時
為所聞人[illegible]高令君之名矣既長猶[illegible]從君之德義[illegible]進問領天順
壬午京闈鄉薦又獲[illegible]以[illegible]朝而不使李從史官後[illegible]銘君夫婦之墓誼
不可辭銘曰
馬氏系出扶風王儒學相承望東光一時循吏宜章其[illegible]生婉德稱徐
婦有偉一孤流其芳　恩綸下及名斯[illegible]知[illegible]木[illegible]力高丘奕奕
二美藏後千百年殊未央

醫頑翁墓表

成化己亥秋走奔先公[illegible]於某報公之喪也室人病不能俱明年以
賜祭成入謝于　朝時病以[illegible]間乃[illegible]長[illegible]者館渡江又與其幼子皆病
湖[illegible]故多醫日夜憚[illegible]至之日而幼子死室人病危[illegible]進諸醫弗効
大以為憂郡守劉[illegible]策[illegible]之良[illegible]之而効既月病愈乃去

吳珍泣拜以請曰先翁亦以[illegible]于己亥之秋葬而無表惟執事者矜畀之
表亦為之泣曰嗚呼悲夫子之用情猶我也忍不有以副子之志哉按
狀顧之先世居汴高祖業以醫吃于元仕為江浙醫學提舉曾祖銘始
徙吳郡占籍長洲祖天祥父昉宗成世其業母劉氏以永樂壬午四月
六日生翁諱怡字時[illegible]早以孝友聞其為醫不專祖上世一以丹溪為
主丹溪書悉誦之口誦心惟務得其旨要出而應人之求効嘗什九
吳人喜用盈涌法群然[illegible]升之翁弗以徇或有疾召翁拜召諸醫翁曰法
彼當如何諸[illegible]如翁言由是翁之名益與妒者益甚翁又以
其餘力讀儒書及[illegible]數堪輿長生之說亦[illegible]其肯綮人不及知
有知之者過從即欣語留日晚[illegible]野于[illegible]之壯自號[illegible]然[illegible]可[illegible]
欲[illegible]禮之為[illegible]其大司[illegible]若如此至其愈人之疾而不以射利[illegible]
夫人能之不近以重翁也翁享年七十有八卒于己亥八月十九日配
李氏子男一[illegible]醫女二長適沈御醫從子壽次適都憲[illegible]

僖敏公從子昂孫男二長[illegible]以卒之年十二月庚申葬其邑
太平鄉蕭塢山之原從先兆也先公[illegible]雖以醫名家數十至于集
大成者必推之丹溪其所著[illegible]訓釋聖賢復起亦當不易其
言而世之學醫者往往忽之不惟忽之而又非之可慨也已初先公得
末疾
上遣御醫來視卒以爲疾無弗効其後得四明𥰵翁以爲疾也藥之効
乃令復得𥰵翁爲則何學丹溪者之寡〻若此乎先公捐館以嘔吐本
留熱所致醫以進補藥疾遂以革時走方遠仕京師不及侍比終天之
恨也噫走不及識𥰵翁而識翁之子翁之子能起走之家人而不及見
先公則𥰵翁之墓非獨以著走之不幸也將以告夫世之爲孝子慈孫
者焉

圻子壙誌

太子左諭德新安程敏政之次子曰圻以成化丁酉十二月十七日生

京師其祖父襄毅公在故鄉聞之喜甚爲告于遠祖忠壯公之廟小字
之曰祖保稍長以兄弟能聯行定名圻庚子春其父奔襄毅公之喪其
母李病不能俱因寄于其外舅祖李文達公家圻以母病故失節生瘍
纏而泄痢已復病疹〻後嗽不止漸以成癖辛丑春其父以
賜葬恩入謝于
朝見圻瘠甚大駭急召醫診之疾少間乃挈其母子
而南既道山東秋溽暑舟人弗堪圻疾遂大作山東人藥之弗愈遂渡
淮〻人藥之弗愈聞姑蘇多醫俟大風渡江幾殆而圻母疾又作一舟
遑〻以八月二十五日至姑蘇圻竟以是夜死逆旅圻死惟呼其母意
欲抹之者其母方疾革弗能應走天胡使人至此極耶圻生最聰俊
凡解事嘗先其兄敬之詩即成誦見書畫[illegible]視不苟至捉筆爲篆寫
狀亦可觀不若群兒之塗抹大甚也初其季叔敏行死無子將以服闋
[illegible]湖以圻後之不幸至是乃戢概以歸以歲之十月二十七日祔葬其
季叔[illegible]嗚呼使死者而有知其必曰此吾猶子也將善視之瀕葬其
父忍慟爲之銘〻曰
汝父汝逝汝叔汝依孰使之來而遄其歸也噫

通奉大夫河南布政使程公墓碑銘

成化丙子秋予居先少保襄毅公之喪聞人傳吾河南左布政使用元
以七月一日終于官爲之惋恨曰噫是學問學行檢才識在一時負公
輔之望如用元何可多得而遽至此豈造物者之乖乎是歲冬予以
賜葬恩入謝過其櫬邪伯河下旅次不能爲禮唁其孤而別既予南
還則用元葬矣孤曰奉邑人前監察御史康君永韶狀請銘其墓上之
石嗚呼其尚忍銘吾用元也哉惟程氏自東晉新安太守元譚以善政
爲民請留始家歙暨梁至將軍忠壯公靈洗起兵拒侯景廟食于郡
忠壯十三世生唐檢校御史中丞澐又起兵拒黃巢凡再世有全郡之
功其居邑門善和里者祖中丞長子檢校戶部尚書仲繁用元所自出
也居休寧陪郭者祖中丞季子歙州兵馬先鋒使南節予所自出也故

予之族於用元爲近而皆十八世孫德堅 國初以行樞密院都事守
吳[illegible]其是爲用元高祖曾祖汝楫祖景華俱不仕父顯起鄉貢進士官
至 錦衣長史進朝列大夫母齊氏封宜人用元天分最高嘗問學
初長史公以春秋名鄉門用元受經所得最深又旁通諸經史正統中
長史公教諭河間從任而予家先以尺牘謁河間襄毅公每往來敘宗
好雅愛用元以爲是必元其宗者歲丁卯領南畿鄉薦登景泰甲戌進
士第觀政戶部乙亥奉 命爲師宣府總師房鎮憲部之都察院棄文莊
公方訴涵與語大悅天順改元授戶部江西司主事己卯督師陝西
時尚書年[illegible]定公督部務嚴其[illegible]用元三載以績最 聞
賜敕命[illegible]安一年代還上書[illegible]之癸未會試用
爲充同考試官[illegible]用元力[illegible]部尚書[illegible]文敏公嘆
曰超出流輩[illegible]天津[illegible]成化改
元進郎中三載復以績最 聞 賜誥命是歲用兵遼東遣用元給軍

賓河賴以濟其宦遊總山東災上書言四事曰修溝渠以防民亂壁兵
備以衛民生賦養馬以安民心增接遞以紓民力事多舉行凡巡撫
西右參政安南以地界不定數近邊州尤爲險隘往定之乃已拜林陸
政新以成壬辰以齋宿人疾歸而長史公繼卒服闋一以禮祔先祠以
謹時祀輯先德爲世芳集以傳服闋改河南右參政奉　璽書莅理國
儲定轉輸遠近適均法以便民又以其暇時葺二程夫子闕里祠宇以風
其士人戊戌進右布政使明年進左布政使律已守法以倡僚屬一方
晏然欲自引章且未上而疾作矣嗚呼然聞者皆貽以爲善人之不
幸卯生永樂辛丑正月一日卒年六十以壬寅春二月二十日葬里之
宅東塢用元爲人恂恂謹恪口未嘗及人之過巧佞者或[illegible]之然其
中涇渭操明有確然不可易者[illegible]不奈察劇而所
居官理不亟不徐專功效[illegible]者從出其下蓋人險[illegible]甚多而世
亦未盡知之爲學不事[illegible]行以適其[illegible]而[illegible]其

名終不以自見也用元初娶都尚經歷士弘女封宜人再娶
[illegible]長史同邑胡公[illegible]女封宜人三娶胡史部侍郎[illegible]安項公文鵬
女[illegible]持家以佐夫子子男四人長[illegible]出次曰[illegible]
次[illegible]生[illegible]胡出次[illegible]出孫男三人長[illegible]次[illegible]女四人俱幼

銘曰

惟我程氏世居新安有譜系系有耦耦自然之[illegible]休寧址大族宗
公兼名進士[illegible]二十年巡撫西方[illegible]師三[illegible]
或正桂管[illegible]以[illegible]其民宗我師儒以迪其人名
[illegible]以輔[illegible]以溥下士[illegible]而[illegible]中[illegible]而[illegible]類孔傳
乎[illegible]之[illegible]山水明秀乃[illegible]有[illegible]芳哉在其後

方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方氏[illegible]之[illegible]門人其族本宋吏部秋崖先生之後孺人
生有至性在家[illegible]女事[illegible]其父[illegible]士[illegible]生[illegible]母馮氏[illegible]孝與其弟[illegible]

進士訓導[illegible]其[illegible]年十七歸同邑善和程君起文勤婦事甚事其
舅姑服其勞舅居次曰禮也謹之義悖而後復[illegible]其夫偕學以付及畀
試弗售曰命也謝之請以子啓爲儒學生嗣其業善和程氏望於其鄉
起之族父[illegible]兄布政參皆近起經術進用于
國退[illegible]于家爰
才起[illegible]亦賢其有內助焉孺人年五十七以成化辛丑三月二十八日
卒於是三男曰激啓攷者兩有娶一有聘一女已適同邑城西王氏二
孫曰詩詠者皆解事矣起將葬孺人于里之桂家塢前期使書來乞銘
予於善和程氏爲同宗辭之不獲銘曰
學勵其夫宜貴而否德勤其身宜壽而夭天畜其前必振其後銘以貞
之庶幾其初

黃巖陳處士墓誌銘

發源儒學教諭陳君緝以其先處士事狀一通過休寧乞予銘於是處
士卒十年矣處士諱凱字[illegible]甫其先汴人遠祖[illegible]進士知台

之黃巖終于官因家焉傳四世生繼發咸淳進士通判沅州又定居黃
巖東門繼發生元松門務副使傳夫處士五世祖也曾祖子安延祐初
餘姚州學正祖[illegible]善至正中慶元路照磨父處[illegible]號方山有司累以遺
逸薦不就處士天性純至喜問學事二親極孝有人所難者哭以繼喪
明竟不食于時年七十奉母馮猶定省不倦馮安其養至九十乃終初
慶元君工[illegible]梅與會稽王冕齊名方山君姓得其傳處士每時祀見爭
澤即悲哽不已因自號慨梅一時名流聞其事多詠歌之處士嘗以親
疾歷名醫與論藥遂以醫鳴浙東友其弟顯共學至老不變鄉先生學
諭陳[illegible]省學錄張粹皆慎交與處士師而友之於文事雖博洽尤喜騷
選二君[illegible]每曰陳君行端篤吾人也鄉評以爲公處士年七十有五以
成化辛卯某月某日卒于正寢明年冬葬邑南五里委羽山之原慶元
公墓側配鮑氏有賢行子三人長煉待選于吏部次簡丁酉鄉貢進士
教諭君也次隆亦善醫[illegible]里[illegible]梅先處士一年卒子以外艱家居故謝

君教往來愛其人又嘗搜輯其族譜及處士所遺文詩類如知陳氏世
儒家而益歎老成之不復作也然教諭君顯揚之業在興斯者甚有大
焉則處士亦將以無憾矣銘曰
業之先兮有光傳兮舉之後兮有克守兮樂幽貞兮不復生兮尚有顯
兮貴斯塏兮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張公墓誌銘

成化辛丑春三月浙江按察副使張公詔以母喪還泰州既葬未幾而
病疽門人朋友親戚宗族日問病者幾百人公知不可起悉召與決別
如平時又顧其門人前進士張瑞曰吾友程太史克勤最號知我其特
乞銘語既卒時壬寅春正月五日也公從子霈奉狀走數千里來新
安山中以請予聞少噫恒流涕曰執竟吾友遂至此乎噫屬纊之託不
可孤也則序而銘之序曰公諱文其字存靜張氏世為泰州巨家然未
有顯者至公曾祖德林祖仲信始以善聞父顒始舉于鄉終閩子助教

用公貴贈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母成氏贈宜人繼許氏封太宜人公
生有至性在童丱如老成初助教公典教山陰公侍行適遭成宜人喪
哀毀不食蓋絕而復甦助教公難之遣從學一時名士之門公亦自奮
力學久之選為州學生屢試弗第有識者曰是不當小成者天順己卯
舉南畿鄉試第一人尋遭助教公喪悉用朱氏禮一鄉化之成化丙戌
遂與予同登進士第泰州入 國朝預甲科自公始筮仕刑部江西司
主事壬辰進員外郎癸巳吏部奏擬公山西提學按察僉事甲午復擬
山東皆不果是歲進郎中公在刑曹最久有所讞必本於恕他司獄有
未具者多就問于公既讞無後言丙申以日食星變 詔遣使十三人
錄繫囚于天下公分北畿內平反誅死者百十有六人當徒流以下千
有四百人其微焉平允事尤遜人道已死報父仇殺人抵罪公上言君
父之仇臣子所必報反覆數百言讀者感動畿內人有繪其像而祀之
者丁酉大水歲侵復有 詔遣使分人賑恤之公分地兗州規措勸分

不逮餘力又上疏請分府庫餘貲以賑饑溺其語益痛切蓋活饑民
五十二萬人復流移一萬七千口婚嫁男女之貧者五千三百人繼夫
附囚二十餘人他如逋負財傳祀典中俸廢堤閘之令皆自公發之己
亥陞浙江按察司副使有巨猾壽成誣販鹽者為盜轉引至十九人初
訊者以為實多瘐死獄中存者僅六人公覆訊疑之密詰得其情六人
者幸不死一省稱快餘平反者亦多在浙踰年大率以洗冤澤物為己
任蓋未究其所施而以家艱歸矣公生宣德丙午五月十五日得年五
十有七配劉氏先卒繼李氏俱封宜人子男二長霈劉出次泰孫李出
女五長早世次適州學生唐相次適作者餘未行家泰治命以卒之年
三月四日葬城西北之原公平生孝友惇以祿不逮親為恨事許
宜人其謹與弟社終相愛而兼勵之惓惓以故諸子弟入秋試者恒
不乏人自奉儉約如寒士周人之急則竭所有雖位歷官內外使四方
皆若不出諸口而中有定見巧佞不能奪與人交雖尊貴不苟隨案牘

填委日不暇給而時學邢深為詩文琢淬磨不有關於世教自號澹齋
有雜稿若干卷藏錄世討各一卷嗚呼天之生才亦難矣當詞藻以
燁然一時事功以赫然一方者宜與人殊或未能外達其所學而不雜
內深於理而不見如張公者可數也顧官止于臺佐年僅千下壽則
吾之所以又當獨朋友之私而已銘曰
泰有張氏其貴自父一顯師儒弟兄其承公也飛翔白此澄經發解于
鄉擢第于 廷內曹外學輔翊飭刑以民有言有功肸蠁既采所
發在弘美不可彌弗究其行用世以忠畢世以孝雖天靳之將後有雖
惡能之原安知其墳有永無虞大史列文

槐塘程府君墓表

府君名鼎字伯振姓程氏程世為歙鉅族出于元君河北本朝忠臣雙
之裔祖炎嗣有元謂守新安始家于歙其裔之後曰霽雲當梁時以
布衣起兵與侯景至大將士人為其全郡之功朝祀之是為軍安忠壯

公霆洗之後曰延旺唐末又定居歙之篁墩傳十世生元瀛起進士相理度兩宗是為吉國文清公府君者文清公六世孫也曾祖大年元紫陽書院山長祖元老父以壽山經歷父升母方氏府君生資直氣侃侃以事當行者奮前為之每以故相家史代浸微乃以興宗起廢為志中歲出遊閩浙江湘及井冀之境家日以裕聞繹之太平有祚德祠以祀程嬰公孫杵臼走數千里拜祠下手摹其石刻以歸忠壯公廟號世忠在歙之篁墩至文清公從子宣慰君刊又請立行祠于楓塘以便文下子孫展謁歲遠而圮府君合族人重脩之範鐵為供器至千斤以上餘物稱是又為文清公專祀其祖割田畝以奉祀文清公墓在歙之古城關夫人墓在禮祥皆賜葬旁有積慶黃福二寺置田二百畝以贍僧寺既燬于兵發田亦為僧所鬻石獸之類蕩無存者府君憤然訟諸上官悉還其田寺宇塋域及石獸之類悉復其舊樹豐碑二以詔後人文清公初以經授理宗至為相理宗嘗大書宮宋昭光儒碩六字以賜之

其餘倡和之詩往返之書動盈箱篋有御書樓故址在所居之左府君亦創為之弘麗甲於其鄉文清公罷政歸嘗脩長慶社為里人祈報之所久不葺而人憚難無敢任者府君出己貲為之俗不日告成府君之過會稽也聞理宗攢宮在城西北自以先世被恩最厚約同行者十三人置舟楫往封羊豕具酒殽祭陵下而後返府君性孝友不事矯飾詩書強記尤篤于教子遇人有過面折之不以怨鄉人無少長咸稱之曰義士々々云府君長子熙以鄉貢進士同知汀州府有善政上官累請旌擢之棄其親不幸即世府君時年七十四矣上書京師遇

恩例援冠服還其鄉以成化戊戌九月二日卒于道距生永樂乙酉七月十一日配殷氏有淑行子男二人長即汀州也次高克家不仕女三人婿汪義吳倍方浩孫男四人永延長安長英長麟孫女二人尚以戊己亥十一月十六日迎府君之柩奉柒于先穆府君墓之傍乾山巽向嗚呼封建之法廢而天下無世家自元魏至李唐乃復以門第用人類有封建遺意降及元季文獻淪矣而近世以來江之南有一二姓歸然紅巾更代門行者何也以予所見錄一縣之中必有一二家其所居之他姓者供他辦然使今若官府然皆非其以備雖亂而不離久毒雖散而不與他族故往相依而不至併亡也歟若吾姓在天下固不甚著而以一鄉律之則已居他姓之十七八矣然同祖而異宗則其間或中微焉或中興焉亦理勢所不能免者若府君其亦可謂中興之子也夫

義官金君墓誌銘

先尚書襄毅公以成化乙未得 賜歸養疾于休寧里第又明年疾瘳始與里人金君宗敬輩徜徉山水之間嘗至邑東孫與山崇壽道院顧而樂之因語金君曰明年與子輩結枯老會于此中歲乙亥先公卒又明年金君經年會邢克成走書深懷于是故君之卒亟往哭之而君之子希淵亦以其內兄上舍汪君文溫狀乞銘君之丘嗚呼悲夫金君蓋先友也走宜可以辭銘君字宗敬號㻘賜世居休寧忠孝鄉相傳為漢

秺侯之裔因莽亂避地而南者遠宋季復定居邑之南市為碩宗君曾大考志大考伸善俱以行義聞考孟起益衍益盛為萬石區長見故翰林侍讀學士廬陵曾公所為誌妣呂氏同邑建昌令公大之女君生有志節不苟隨早失所怙能自樹立事吉孺人極孝稱其堂曰卑心左右奉養備至孺人安之壽八十有六乃終奉諸兄甚謹教諸子孫有法綜家政處世翕然懷人號請者有所弗逮畢輸之歲侵勸分君輸粟六百石助官賑民用 朝令賜冠帶寵其身旌其門曰尚義晚年益以義自喜義聲動人有為不善者惟恐君聞之或遂中沮有訟者或不之官而之君得一言即釋蓋其大節如此可銘也他若闢田廬葺橋道齋餉貽累之善法不能悉書君生永樂甲申正月六日卒成化辛丑八月七日享年七十有八配汪氏西門處士士輝之女克相夫子媚黨擀之子男五人長岩從前卒次岩相次岩英次岩秀次岩護多謹慎世家而岩相岩護俱早世女三人長適戴端次適汪天生次適宋徽孫男

七人長雲瑄次璇次宣次生次悌次相次㟲次翻孫女八人多許適名族
君墓在縣北十里查坑之原銘曰
綽楔巍巍尚義之門窆隧隧尚義之墳考德問俗社不可復慕者其
悲過者其肅

洪宜人汪氏墓誌銘

鄭州太守洪君寬既歸田喪其宜人汪氏其子遠方令莆田聞訃解官還奉喪事走休寧乞予銘予納交太守父子甚善則受而銘之按太守所為狀幾數百言詞真事核宜若徵而其大則宜人於所生者存盡養殁盡哀又終事其大父母教育諸弟有成乃出嫁庶幾古之淑女於所事者奉姑如母躬力于家食奉舅如父母志于祿養奉伯叔鮑張二孀母如事姑庶幾古之孝婦於所相者勉其刻志于學佐其惠政于官同其休老于家有始有卒庶幾古之良配於所育者男有娶女有歸諸男之中或力田以拓其業或傳經以續其宦治命曰男盡忠孝女敬公姑

語不及私庶幾古之賢母宜人之平生若是乃不登遐壽享重封俾其家以及其鄉此媺鄉悲之無間言而予之銘之無愧詞也宜人與太守皆歙之世家汪祖宋司農少卿叔詹洪祖宋龍圖閣待制中孚具有譜牒代為婚姻宜人之父仕周太守之執友母則太守之從姑也宜人生永樂壬寅三月二十四日卒成化辛丑十月四日享年六十子男四長達次迪次遠成化戊戌進士莆田令君也次適儒學生女一適歙大里汪鉦孫男六長儒次偉次休次伊次倬次儉孫女二尚幼宜人之墓在二十七都名山之原銘曰

德為淑女為孝婦為良配為賢母此洪室汪氏之墓式顧終古

先高祖徽士府君阡表

我先高祖徽士府君之葬也適吏家難弗克稱群行以表墓道益七十有四年于今矣莉乎宗源之相去者益遠後乎孫支之方來者益分尤不可無述以詔來者於是敘政謹第錄之本以告諸家勖而鑱之石焉

惟我程氏自新安太守元譚當晉南渡以民請留賜第歙之篁墩傳至三世生梁將軍忠壯公靈洗以起鄉兵捍侯景亂食于郡忠壯十四世生唐御史中丞都使公澐又起鄉兵捍黃巢凡三世有功新安亂番昌號稱碩宗中丞次子歙州兵馬先鋒使衛節始別居休寧陪郭為世生宋開州團練使贈大尉金紫炎初與金人戰死于先鋒守墓不仕號東隱生三子長永正以門功帶御器械遂居杭州次永奇與父同受學于朱子號格齋分居邑小東門府君所自出也次永彰鄉貢進士元初以孝世建之變將屠新安故官陳宜孫乃相保聚而永彰五世孫隆與縣人趙象元臨白及說之民賴全活行省承制用二人者為本邑令丞尉安集之永奇五世孫榮秀任至江浙儒學提舉娶劉氏封彭城縣君提舉生文貴饒州路德興縣銅冶場提領娶鄭氏提領生社用薦為承奉班都知不起娶吳氏二子長即府君次為安定忠愍侯國勝府君諱吉輔字呂祐天性端毅氣宇不凡稍長及壯體貌見者以為異器

時陳令姪壽翁趙丞孫子常皆慎許可獨愛重府君兄弟甚翁子常即世所稱定宇東山二先生者也府君以通家故間從之游因旅獵諸經史而尤好兵律星盈之書得其肯綮至正末婺源人汪同起義捍紅巾保鄉井忠愍侯發兵應之府君及同兄叔皆儒者不欲共事乃悉力持家以佐軍實丁酉衛國公鄧愈下徽州開府于我程氏久之與忠愍侯詣南京

高皇帝大說命同還守婺源留忠愍侯從征伐未幾同北走與忠愍侯以節死偽漢駙馬王克恭來鎮徽將檄召府君與叔置軍中兩人者先後固辭乃已洪武庚戌　詔江南諸郡縣大家一人詣　闕府君與行

高皇帝親御奉天門賜宣諭戒勉府君歸益韜晦足跡不至公門有司累徵辟皆不就丁丙有　詔諸功臣歿鋒鏑者具衣冠擇地以葬忠愍侯與馬府君乃出言於弟副勝賞以樂張士誠戰富陽死其柩往勝頤卜葬于此又走富陽會族人之在杭者得兆于縣西三十里長山之龍柳

世父歿左獎已乃還蓋自是不復出矣府君察慮敵而有法遇人無少長貴賤一以誠尤篤于義見戰餓者必振之初伊川先生子端中端彥從南渡居池州團練為池州統制因通詣焉傳六世而河南之程實繼之即提舉也端彥七世孫祉復以仕縣居休寧而提舉文以次子季榮為之後故府君於伊川家世遺書及諸碟之類所得最多鋟梓刻石至傾囊弗恡教諸子皆續學其長即先尚書公洪武末嘗應　詔當備官以府君在堂謝歸養即歸而邑大夫發罪事及之坐謫戍河間府君處之泰然曰古人不允外至者而懼內脩不足謹王事以不辱親亦可謂孝矣尚書公受命唯謹府君晚歲家益落去隱邑之葆貞山不復問世事曰與道流者居怡然若有得也永樂戊子十一月十六日終于家距生元至順庚午十二月十五日享年七十有九配孺人吳氏諱廷同里人父禹齊母程氏克相府君以綜家政嫻賓稱之生元天曆己巳四月十五日棄世于永樂癸巳四月十六日享年八十有五合葬縣東北三

里許水橋干子三人長社壽即先曾祖贈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次原恭福建九溪典史次道崧孫五人長晟即先祖贈吏科左給事中累贈官如曾祖次斌次昱次宣次旭曾孫八人長信即先考太子少保襄毅公次侶瀋陽中屯衛指揮僉事次倫次儉次俊次脩次傑次份玄孫十五人長敏政左春坊左諭德次敏槿太學生次敏行敏功早世次敏文敏通敏事敏聰敏時敏恕敏英敏才敏芳敏卓敏庸五世孫四人長坦早世次壎錦衣衛百戶次圻次壿嗚呼府君之德厚矣乃不食其報以終于轉徙業用弗振至我襄毅公始獲讀其遺書而以文武忠孝大植有家顯被

列聖之寵光上追隆其祖禰下覆蔭其孫仍門戶聯刱新泉塋增樹而府君不可作矣嗚呼凡我後人感盛衰之推常思保家之不易其尚謹禮守法相與嗣其業而昌之于無窮則可庶幾府君之志也哉

祁門處士汪君墓表

君諱洲字君贊姓汪氏系出唐越國公華後裔公以勳祀廟食于徽九子散居六邑君之先出祁門六世祖雁星元徽州路學教授高祖元相總管徽寧等七州倉庫大使曾祖學録祖仲徽父子琇三世皆以才儁聞妣程氏生君有至性英悟過人初子琇為里讎所死程亦繼卒以君託其兄嫂居每聞人道父冤時事輒哭不能已稍長出從鄉先生游未有知也一日浴溪上鄉先生曰獨不為橋梁度客君應聲曰衆材成室可容人始奇之曰汪氏有後興者必在此子君亦卓然思以自見出應公役入理家政不以重難諉人由是業漸以裕門閥一新君喜讀春秋史鑑說古今數千載事如指諸掌每召子姓環立以聽是是非非辭緣經史為義里之弗率者畏之世事紛華一不掛意而拯人之危振人之乏恒恐弗及歲時奉先必前期致嚴至臨祭猶走閱再三然後將事哀慕如新處家人求析產止之弗聽則多取瘠田廢僕以示自艾猶拳拳以詩書之業不振為憂乃刻意教子延師盡禮不復問家之有無人

或嗤其迂左君謝曰我雖一子願不失為士耳不敢從人逐利也鄉人無少長稱良士必曰汪君成天順庚辰子照中乙榜授河南教官遂請分俸以為君養君安之曰是吾家箕裘可接者雖萬鍾何加焉壬午夏五月二十三日卒于正寢享年七十有六配謝氏佐君起家宗部稱之先君十五年卒別葬邑之二都白石原子男一人即照也歷汝寧之新蔡撫之金谿台之臨海三學教諭嘗膺聘考福建山西河南鄉試以文行知名女二人長適監察御史胡深次適其族孫男四人長浩成化辛卯鄉貢進士次泳儒學生次澍次滋孫女三人長適方通判曾孫某次聘陳徵士孫某次聘程布政孫某先是君卒之明年照奉葬邑之一都張村原久未有表其墓者以予儕邑人當知君乃自狀其行以請予聞濮世經學傳家者稱宋氏父子當時為之語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至今誦其言以況世之業儒者若祁門之汪其先世固多顯達而在元季以春秋名者循環谷先生克寬其先蓋與處士君同祖越國公

故祁門春秋名天下而處士君教諭君父子並以是經成名與將才並
所到荆北跡蒂氏蓋未可知而處士亦且賡身後之榮增光前人可預
卜也事宜書之以為世之業儒者勸

尋樂處士程君墓表

婺源高安宗人質佐予編刻程氏統宗世譜既成奉其先君子尋樂處
士年譜及狀請書其墓上之石予閱其名則儼然曰尋樂者周程子之
所以從事乎孔顏者也予之先人以是自名其志不可得聞矣其何辭
以表之固讓不獲閱其年譜得其所自為序凡數百言詞質而不華義
嚴而不迫樂天知命之餘而有憫世嫉邪之意焉嗚呼此其言固將有
志乎所謂尋樂者歟又閱其狀得其平生則處士九歲而孤能立志充
宗不落人下於詩書六藝之文蓋無所不究而尤以力行為事事嫡母
得其懽心撫其弟子之幼孤者無不失所遭母喪哀毀踰節卜善地以
葬一本之朱子蔡氏不惑于巫祝先墓所在謹視惟謹買腴壑田畜

以示後人處鄉黨是是非非不為絢邑大夫以客禮之有不決之訟或
以付君君一言而解嗚呼此其行固將有志於所謂尋樂者歟高安程
氏在婺程中最以詩禮名處士諱政字希叔五世伯祖復心是為林隱
先生著四書章圖以翼朱子高祖致和是為孝則居士從學雲峰胡先
生曾祖長孫祖公秩嘗復新安程氏始遷祖太守府君之墓義聲動人
父思凱母方氏所生母鄭氏以節聞處士生宣德庚戌三月十五日卒
成化戊戌十一月二十九日得年四十九配石泉汪氏諱留贈海陽知
縣藻之女年三十八先處士十二年卒賢淑不壽姻黨悲之子男三長
質也好學力善梓行家教輯錄以惠族人又本先世之志著家範以輔
之琫景思堂于墓側以祀父蓋處士之教成于家者如此次曰早世次
表尚幼孫男三長廷憲次廷恩次廷忠女一適同邑考川胡潮淮生之
葬在其里澄源伯山之陽惟曰鄉舉里選之法不行士之畀者溺于詞
章高者淫于佛老治不逮古豈一日之積哉若處士者其行無過高難

繼之節其言無非常可喜之論然切切于心學而不昧于義利之途有
王公大人老師宿儒之所慨者使其獲卒壽少見于時行業所成當不
止此予蓋深惜之遂誌其大者為之表仁人志士過其下將不慨然太
息而式之曰此尋樂處士之墓也夫

筠軒處士程君墓誌銘

君諱隆宗字宗道其族曰休寧富溪程氏蓋梁將軍忠壯公之裔其見
新安程氏統宗譜君曾大父伯大父齊父尚德妻梅林汪氏女而生君
君有美質稍長資通其大義而獨於先世遺文卒成誦蓋有克宗之志
焉嘗一出吳越間歸而却掃治家睦族禮士周貧悉有常度不為奇詭
之行然篤孝友及喪父之哀殆有人所難者嘗建愛日樓以奉親親安
其養母喪迨歲終力不能葬居寢夜聞椎鑿聲曉有崖崩于近墓
基得石以完初尚德翁以季弟無成易族人永軍女而互育之君念不
置俗諸弟將其成歸而又禮嫁其女弟于商山吳氏義聲動人君君鄉

一以誠有禱于神性性致應事雖適然人人率以是敬服君君之先在
宋有舍人府君號最顯其言曰無毀之謂譽無憂之謂樂無求于人之
謂富無屈于人之謂貴君終身誦之且自號筠軒以寓堅節抗歷之意
君生永樂己丑十二月二十一日卒成化戊戌十一月十四日壽七十
卒之日姻族子弟入問後事無他言惟諄諄以不墜家聲為託未屬纊
數間左右申時曰申矣拱而逝以是歲十二月十八日祔葬里之東于
祖墓負艮向坤初卜十九日而姻族有強之先者會其日晴而翌早乃
雨雪大作嗚呼異哉君娶黃川吳氏女克相君子男六長泰和次泰初
先卒次泰常泰聰泰享泰貞女一適商山吳景存孫男十一長應耆次
應仁應暾應昭應昉應昀應昇應杲應曲應昕應曉孫女七長適吳永
清餘在室君葬父未有銘於是泰和以君從弟景宗之狀來請銘將進
納壙中予為此君嘗所自出亦稔聞其行義根本之識也然君之先銘
實出宗老端明公及呂左史方虛谷諸先正而君銘乃屬之予予言豈

足以示君也哉銘曰
不求與乎人而常獲乎神彼何心哉此類雖偷果于之阡有若程君有
刻斯文將無愧乎貞珉

誌碣

太傅兼太子太傅掌左軍都督府事定西侯追封涼國公謚

敏毅蔣公墓誌銘

成化丙午夏六月　太子太保掌左軍都督府事定西侯蔣公以疾在
告
上聞之屢遣中貴人存問賜生餼酒米御醫六人分番診療未瘳有
詔加恩文武大臣即臥內進公太保兼　太子太傅越明年六月疾益
甚入覲猶能所典兵　詔不允七月十四日以卒聞
上嗟悼輟視朝遣中貴人賻寶楮二萬緡追封涼國公謚敏毅命有司
治喪葬營葬域　詔初喪及擇葬諭祭者凡十有五
皇太子諸王亦各遣祭於是公子驥等將葬公以是歲九月六日葬都
城西泥井里先塋以劉尚寶之狀請是序而銘之序曰公諱琬字重
器故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定西侯追封涇國
公謚武勇之孫也其先世具見武勇公神道之碑公之考諱義以疾不
任仕故公年十六嗣爵定西侯值正統己巳之變表謝凡五日即受
命掌左軍都督府事公雖年少而悉心戎務[illegible]日與
英廟復辟綸絕府軍而衛官兵之[illegible]大[illegible]者出金裝佩刀及倭刀以賜
天順壬午冬　命與五府將家侍衛凡[illegible]賜金[illegible]者久之
英廟察公忠勤將柄用之不果
今上嗣位初立十二營命公統其一而甘肅以闕守將　簡用
廷議　詔公佩平羌將軍印總其兵公至鎮堅壁嚴斥堠修明武勇
公之武法番伐是服無敢犯以緣老乞陳和糴精選儲佐戰守西人賴
之壬辰春以河外無事　詔進公副守南京兼總操江公上六事曰足
舟師利器械請益選備戰船嚴禁令恤病軍凡千餘言大要謂南京
國家根本長江為南京藩籬控制之道宜重諸鎮甲午　召還仍掌左

府兼督十二營時災異屢見公復上六事曰預防虜寇曰保障京師曰選任操災曰暫息操軍曰屯田富國曰修飭戎器且乞避位
詔不許而令有司議行其所建白者是歲冬尊諡
恭仁康定景皇帝進公告　太社太稷丙申命兼總神機營戎進
太子太保分賜通鑑綱目及貞觀政要兩書並
上有望于臣隣者甚至己亥春以遼東守臣匿不以賊聞
命公與太監汪直刑部尚書林聰往勘之并處置邊方事宜還奏稱
旨是歲大閱以圖冊進　御及修築將臺成　寵賚日隆
聖製宸奎良弓寶劍首頭名馬蟒衣玉帶白金彩幣上尊珍味之賜不
可殫紀禱民瘼于山川及為
皇太后祝釐于宮觀公必在行首使來　朝及　廷策進士多命公主
宴六軍以為榮甲辰秋虜大入邊二將失利　詔公佩平胡將軍印總
京營兵往禦之仍節制宣府大同山西諸路及分寧夏延綏兵以從
上親臨宣賜金幣宴餞甚厚公至大同自野口門出考按形勢為捍方
任能之宜且四邊諜覘虜二徙帳北走而右衛忽馳報有入自黑石崖
者公曰必虜諜也檄諸路嚴督遣兵援戰遂平虜偏頭關已而邏報果
虜之哨騎援兵遂斬十餘并獲其戰馬以聞公復出臨大邊擁兵而還
上言虜益遠遁輸益固請班師許之　陛見賜勞有加乙巳
詔修靈濟宮命公監護未成而得疾遂至不起疾革無一語及家事第
曰
聖恩未報貽感老母㦨罪也得年五十有五配楊氏　誥身殁大學士
贈太師建安文敏公之女封夫人早卒繼王氏封夫人子男二長驥勳
衛次駿側室姚氏韓氏出也女四皆楊出其壻靖遠伯王添錦衣衛指
揮于馬鐸崇信伯費淮龍驤衛指揮使魏麒孫女一尚幼公性聰敏喜
問學早從雲間金鉉先生游博覽強記遇有所疑輒用朱註細書動有
餘卷尤篤于孝友公之考推封定西侯於兆瀧有[illegible]公叱之而命

事太夫人王氏執子道甚謹先意承順務得其懽二弟戎瑜皆不祿撫
其孤子女與驥等先世雖居揚之江都遂祖實自徽歙公言于
朝乞遷其先墓田所在仲父雄從武勇公南征死于戰以功得世指揮
使而兵部不審罷其嗣子公極論之復其官且其才知而沉雄必有以自
見在甘肅有巡按御史損公物之
上遣官訊實謫戍邊或疑其過者公曰吾受臣固人耳非書恒典也賢者
下之而不肖者斥之乃為　朝廷討豈私己哉議者是其言在宣府遣
將欲從鷂鷹兒于滴水崖公以為獨石八僊寶身將格君徒之相去益
遠卒難救援且杖罪勞人非使謀遂寢鎮京營十三年無過舉而軍士
亦相與安之標度夷曠自號菊清公暇即臨帖賦詩以自遣賓客過從
觴酌竟日盡歡乃已而公之詩宗盛唐書法魏晉可與文人韻士相長
雄所著菊清軒集十卷奏議二卷雜文一卷嘗摘嘗觀之
列聖念疆場之臣所以恩賜而玉成其子孫者無所不盡然能體之
而嗣其祖烈崛然有聲一時庶幾古儒將之風若公者豈多見哉惜其
與六師位三公
上之倚注方切而公遽捐館未屬纊之言則其心之所以許
國者殆未艾也悲夫走家徽郡於公為同鄉先尚書少保襄毅公嘗與
公同守南京相好而不比號通家且友善而宜銘者蓋莫如走也銘曰
桓桓涇公國之虎臣巍巍盟府載其大勳有美克公定襄孫子孔武且
文如鶚之峙初奉
英考忠勤自將
帝曰懿哉侍衛之良
嗣聖臨朝篤彼世烈曰遂事予庶時之傑出秉將鉞入參
廟謨所觀尊安協
帝之圖撫賞燕賚皆益赫以烜報稱之恩夜日侃遷一朝哀訃
上悼寢衰及錫爵名府之上公尚方以陳賻典特遣司空往營不處

京甸平原膴膴有崚有堂刻緻依旅濟裘之泮殷行勒銘置此幽室何
千百年維卜之吉

承德郎戶部山西清吏司主事呂君墓誌銘

君諱讚字廷揚姓呂氏居饒之餘干至君曾大父穀賢當元末避地安
慶之太湖城東贅同安李氏遂為太湖人君大父衡永樂中監察御史
受知
太宗嘗奉　詔之陝西體察職務被　優寵能當官太妣彭氏生四
子君之父梁最長有高致以君貴贈承德郎戶部主事妣鄭氏贈安人安
人生七子君行四性淳謹君不競而中實穎悟思力學克宗以儒學生應
天府秋試弗利景泰丙子以太學生上順天府秋試乃捷而君數
上禮部又屢弗利居學京師凡十年至成化丙戌始第進士尋丁外
艱己丑出知建昌之新城君優賽場屋最久而學益弘行益篤蓋其縣
來期月庶事一新百廢具舉士論翕然稱之民亦相與樂其治然性之
者建昌同知蕭允恭獨以私憾訴君于法而君亦毅然不屈遂弟誦
入覲于　朝事下巡按御史參之乃得白還君新城君益悉心政教斷
學宮以興士類行呂氏鄉約以淳民俗治益有成大吏張君元禎羅君
倫皆慎許可獨於君乎書贈誅稱道不置曰已亥　詔徵諸進士為郡
縣有聲者君在選中吏民攀留不獲以新城賢令自陳君貞節之後推
君一人相與立石陳之遺愛亭庚子授戶部山西司主事監收太倉京
儲者弊牧御廣溜時者一皆以公勤關皆領居廣盈邊儲一年兵民稱說
守臣上章請更留一年有建議自天津衛運米大同宣府以濟邊餉紓
民力者委君相度君泝流而上行數自里考按地志延訪土著知其地
或淤沙不可濟而水勢相懸或至二丈丈多天險非人力可施還奏
不便　詔罷其役蓋由君一言而省公私不下數十萬計其官滿六載
將有遷陟之　命以漸底于功名遠大之期而疾作不可為矣丙午十
一月十一日也享年六十有五配章氏封安人子男三長同寀家不

佐次曰龍太學生次曰彪早卒女一適儒士劉鋼孫男二長曰元次
曰亨孫女四俱在室龍將奉君柩還葬先隴以銘為屬予與君同年進
士每重其簡諒敦樸可勵世之則時才興競名者而又數與其兩鄉井聯宗
姻惠愛手如一因以知君之將其身施其家為守官廉靜之地者殆
不為無本也而今已矣夫豈義方之所訓慈幸能益元方勤其業以俟
用耶夫豈之烈于興時則天之所以報善人者其在斯乎銘曰
政事之所而君純於循良成其後而君身殁身遺翁而才作吏而
循所施之未盡亦功立而名兼有歟一丘故山之原竹松道芳在其
後人

朝列大夫湖廣布政司右參議段公宜人楊氏合葬墓誌銘

公諱燦字思之姓段氏二三世居山東高城謙丁叔官自公大父而
上多隱不出以其著名其至父公學始由為河間府通判有惠政及
氏以官後庚戌年于官于將歸其喪櫬過矣豈不幸行知府事
濟遂相從留家焉男弱冠才村之原買田築室居焉初公向知正
統初補邑庠弟子員學生教然以方宗為同尚書鄉甲子京闈
為第三名進士第傳居太學益邃以篤學中州府事于大部步保
于公見而器之以為其人尚可任用公出仕戶部司務于公哲緣
京師士望或有政聲遂公性鮮辯之公坐閒武選部位嚴然今一如
于公二三以為能所其才可大用不果天順改元作武庫員外郎戊
寅廣濟勅公之陝西會守將保定侯梁瑤經略軍士治器械事竣
而民不擾還京復　命復往守將以下不許受成迄竣還乃已庚年
考　賜誥命贈選判公奉直大夫兵部武庫員外郎封母常氏太宜人
以之有太宜人之喪服除改工部屯田清吏司郎中於庶務益精練而持
之以不辭成化己丑公奉注行用尚書固安王公言升湖廣布政司右
參議事初判某氏性貪判襄樊興縣長吏貪殘激之底于用
兵民苦益甚公至同然以有司之不職者按行民所以舍緩輯之立

人父子由是寬肉怙然從諭讓少　朝廷嘉之特賜緞帶二以旌其勞
甚方與氏相少無弟而公不平疾作以壬辰七月十二日卒亡之日蒙
無儲□□□不能舉將巡撫都御史察聞與公而下賻之以克歸葬高公
為人淳厚縝密所居官理而不變舉行老成前輩之風事母極孝與諸
兄友于無間言鄉人至今有非評者公娶段氏以相配配楊氏封宜人
其父亦仕至通判與公父父相得故歸之公宜人性賢淑雖生貴家而
樂儉素佐公官學于中外二十年上奉姑中處娣姒下御僮僕咸得其
宜公歿益以家自任事無巨細猶身綜之一子女不紊家業之學而
勗其言行甚力皆底有成卒于甲辰九月五日公得年五十一有七宜人
則七十有一子男一人曰文德庚子京闈貢士女一人曰淑貞適南京
太僕少卿唐章文德將以是歲十一月十九日合葬公夫婦于先塋前
期謁其內之弟中書舍人周君文通以銘見屬嗟死尚書襲穀公與公
同學友善故嘗升堂拜公獲敦世好而今茲可得辭與靈難公實吾先

一全主家文集卷四十四　一八六　五

為循良清白之吏而將未唯辭未長者天所以錫嘏之者將在其後人
而未可量乎延序而銘之銘曰
猗與殺公循吏之子戢兵□民亦委其社率其將是□才亞□世族惟
賓而澤未單有淑一人匹焉良匹聯德于官令終于室文河之濱雖□
永歲考行刻銘維後之昌

贈懷遠將軍同知武成後衛指揮使司事李府君太淑人邢氏
合葬墓誌銘

僉左軍都督府事李公勻於闕具其父懷遠府君行實授其從子百戶
忠來以請于予將表墓上之石初李公在五軍名有聲為先尚書襲穀
公所器重從下川貴夫又從經略卓延安塞以著將分鎮熱河營又之
安　詔總薊州永平山海諸路兵捍國東陲為將重臣而獨念其親不
忘如此嗚呼若李府君可謂有子矣按李氏世居濟南之鄒平先世消
隱徵于兵□莫知所從起有諱士成者當

高廟時以耆宿徵入　觀賜之剏率併歸為衆師娶柴氏生子諱祥洪
武末能募衆以應靖難之師
文皇嘉之授武功中衛百戶又屢用戰功進武略將軍副千戶以卒贈
同知武成後衛指揮使司事娶劉氏有賢行贈淑人生五子懷遠府君
行居四諱海字仲容器字魁岸見者知為將家子能讀書□其大義而
所行多不失矩度三兄一早亡二相繼受蔭卒無子府君悉力奉寡
事嫂嫂無違禮洪熙改元始嗣有父兄之職宣德初易武成後衛時武
臣子多食祿不視事文爭事與樂府君前後歷兩署皆用為治戎務僉
然有能譽出同列之右且務簡靜不樂遊衍少年華靡咻之不顧以宣
德三年正月二十五日卒得年三十有七葬某處某山之原贈懷遠將
軍同知武成後衛指揮使司事配太淑人邢氏同邑處士子榮女母呂
氏淑人幼莊靜善女紅父母鍾愛之擇所歸得府君而嫁既嫁以孝謹
聞府君歿時都督公始四歲又弱且多疾家複無紀綱之僕淑人遂徙

一皇三教文集卷四十四　一八七　五

步室孤請世襲于官稍長又命就外傅恒於泳語以先世之遺烈俾圖
不隳墜居凡四十四年茹苦服章節益勵既受封太淑人都督公亦屢
樹勳績扶犒安于儉素如平昔識者題之以成化五年正月十四日卒
享年七十有二祔葬府君墓于男一人曰銘即都督公也孫男二人長
清次源女一歸羽林前衛指揮使程瑄太淑人之捐館也公哀毀盡禮
又上疏於　朝乞扶櫬歸葬雖未果行而士夫知公之孝有足徵焉銘
曰
鄒平有李族系弗衰師始出振厥家白衣從徵
帝汝嘉用銓錫爾馬秩爾歸教爾鄉人勅驩子豈必皆渥洼
文皇靖難孰敢謀胡寧身弊汙泥沙君率義旅紛且拏道旁再拜腰鍛
鎁握堅鉞魄不停蹈千兵　錫命恩屢亦五子揖若遂中麻三人絕世
堪咄嗟祖父懷遠匪韓慄然千馬中之騂家庭矩度無舛差太平麗
戟惟趨衙不弗紋將鱗熊□□蘭錢死有出身拖金紆紫懸高牙追榮

賜葬呈五花有美淑人笄六珈從夫不渾抱孤卑棲硏咸勿居龍蛇道
於在抱啼呀〻孀居白髮紛紛髮孝孫成立財無假托之珠耀帔以霞
禮薑儉素忘驕奢一步不逐天之涯〻〻溦槐東飛艦故丘東郭雲水
蹤山川縈抱仍廻斜穹碑屹立對墓闕上刻天祿與辟邪我銘千載章
幽遐

趙淑人李氏墓誌銘

古懷遠將軍同知錦衣衛親軍指揮使司事太原趙公諱璟之配曰金
陵李氏從公貴凡四受 誥封至淑人後公卒一年以憂疾致疾不起
初予以親故居相邇嘗獲拜淑人于堂淑人貌豐而神腴言質而禮恭
竊意其享遐福躋上壽遽以訃告即往哭之而公子以通政糸議趙公
昇之狀來乞銘予實與聞淑人之詳詛弗獲辭蓋淑人在父母家能守
姆教精女紅及笄而嫁時公尚家食淑人佐之儉以勤後公起舍人掌
環衛歷侍

〈曾巖文集卷四十四〉一八八

二聖有武功又以才謂被 簡任治詔獄幾二十年淑人處之不侈以
倨且每進仁恕之說公兄弟聯官 禁近歲時奉祭祀或有所饋問既
敬既和不懸其常親黨為從中以燕會或殺或隆不踰其節盖公得舉
力於
王事而弗以家累者淑人之力居多淑人舉子失明即聘張氏
以自輔既有出則引之自育教之底于成受公之蔭焉嗚呼盡女事之
職修婦姒之義均嫡庶之恩皆壹行之大而克舉之若淑人者法宜銘
哉淑人諱善緣父處士興母王氏卒以成化甲辰正月二十二日春秋
六十有六葬以其年二月十五日墓在都城東永安鄉合于公兆二子
長文次良今錦衣衛指揮僉事三女長嫁醴部司務殷珌次許嫁凌桂
而卒次在室銘曰
金陵仙李寔蕃其枝有嫩一士或擬文師作配虎臣允顯于時式踏攸
助陰帑其施既孝以恭亦儉而慈光膺
帝命受恩匪私淑人嘉稱厥飛姚詞赤縣之鄉檜柏參差白首同歸永
妥于斯玄堂墓扻乃刻銘詩闡幽寔毓子孫之思

承德郎東城兵馬指揮閻君墓誌銘

成化乙巳之夏東城兵馬指揮閻君以疾在告久之疾少差倚杖入後
園見家雞一雄挾少雌而噬其長雌者艴然曰是不類世之寵庶孽而
虐其嫡配者乎擊少雌斃之曰將以戒若及席而稽適君內之弟尚寶李
卿過君入見而卒蓋五月六日也李卿為予殮之如禮且赴訃于所親
識予急往哭之聞者亦相與悼惜曰閻君勇而才意者尚復有所建立于
世乃止于斯耶其子价將奉喪還葬先塋泣拜向予以銘為託按夫君
諱宇字大方世居南陽鄧州高祖奉先元山西行中書省糸知政事總
師守山後死于節曾祖惟良祖通父貴以君故贈文林郎東城兵馬副
指揮曾祖妣邊氏喬氏妣王氏贈孺人君生而鐵面長身性耻為齷齪
淟涊之事入為州學生益負氣倂〻不居而力學數奇上秋試輒不利
天順庚辰入為太學生六館士與游者翕然譽之成化戊子選入吏部

〈曾巖文集卷四十四〉一八九

銓 廷授中兵馬副指揮以外艱去辛卯服闋改東城己亥秋東城人
詣 闕言兵馬正官缺員願得闕某吏部亦知君可獨任為請于
上許之居三年奏勲戚貴倖之家構比于都城而兵馬職巡邏無刑獄
號最難理君更三任一以奉公守法為心東城憝少斂跡至相戒毋犯
閻兵馬兩法司有難詰之訟必委君或兼委四城之事無虛月而君於
事悉辦無何煩者異偶同列上章論刑法及兵馬不得其職
朝廷多從之凡以事忤勲戚者再忤中貴人者一卒下獄置對而君詞
直氣壯人不能奪最後所忤者益危將擬罪不測而居之恢然無悔也
噫此豈不有乎世窮官序爵之所不能者哉君事父兄盡禮治家尤嚴
嫡庶斬〻韓家乘以示法于孫處親戚友朋禮意勤款過有過即規之
甚則面斥至其人類亦不恕然心口一致無機械之設人亦以是服之
居官二十年不妄取予資其居以發要治行具君得壽八十有四配李
氏封孺人子男五長傑次儒俱早世其次价也庶出者二人尚幼女四

適湛欽胡欽高瓊周端皆士族狝女一子與君皆委禽李氏君之内出
湖廣叅議公子之内出太師文達公爲友婿同　朝甚久且相得也而
今遽不可作矣忍不銘諸銘曰
有拂于法我則繩之有偏于繩我則矜之斂此闓君莫或替之不亡者
存孰其與之

孝義處士閔君墓誌銘

休寧處士閔君既卒之十四年其子巖董始得吉兆于邑之董川原乃
啓殯而葬焉又三年乃以麻陽知縣范廸之狀走書京師請爲之銘予
發書嘆曰予於先體其重若彼於先德情量可知是未可以諾銘使者
固請乃不敢辭啓狀閱之則處士君誠有過人者初正統辛酉冬隣邦
戒于大母孺人抱病不可起君於貲產一弗顧急呼妻舁母出中庭號
泣露禱頃之風反火熄所燔隣屋七十餘家觀者嘖嘖驚異曰孝哉閔
氏子爲題其堂曰善存成化丙戌有　詔以盟表易備荒之粟君嘗在

行而粟非一旦可集受直走旁縣爲君往貿者十餘人及期獨章姓者
不至或傳其家有奇疾老嫗及長兄繼殞君往廉之聞哭聲入見二稚
惻然曰甚哉子之不幸也請不責其償蓋處士君前一事類孝順後一
事類先純仁惜其處下邑而名弗彰無以厲世之強忮者乃以孝義題
其端而序之曰君諱兆勝字彥益又字萬億世居休寧安樂鄉相傳其
先出費公之後有爲歙教授者始家休寧有仕宋至湖南提刑諱禰者
下逮君七世矣君曾大父以慶大父德同父士善俱隱不仕妣吳孺人
即君所露禱而脫于災者君年十八即喪父能踵兄以襄事成遠時悲
悲泣如初聞者感動奉母備極愉悅養備至尤思以發志說之構萬川書
舍爲藏修之所業漸有成一日語其妻曰局促一鄉非所以爲吾我詩
出廣聞見以爲母娛乎妻事吾母毋惰職一歸以所得者白母母益歡
壽八十餘乃終君性最端慤不苟隨而克己爲善率以私家鄉射禮行
縣大夫嘗請與賓位而卧樂鋟唐山水之勝晚復往游焉以成化庚寅四

月五日卒年六十有二娶王氏西山逸士綱之女與君聯德子一人即
巖董受父師之訓唯謹凡其父所交游若文章字畫能珍藏之又繕書
以視予予觀其中若徐武功張士謙學士及臨川羅大年武昌陳謙輩
率一時名流然君所自立者則本其德性爲多因竊歎士出三代之後
使得大賢君子爲之歸而加以德性之美則其所就又可量乎哉此處士
閔君之所爲可銘者也銘曰
孰覇大而戕其茂兮惟孝之臻兮孰捐粟而拯其人兮惟義之循兮特
厲俗之泯泯兮知錫類之振振兮董川之原刻貞珉兮閔父之名永弗
湮兮

承事郎華君墓碣銘

無錫多鉅姓而人率稱華氏蓋出南齊孝子寶之後其子孫散處不一
而居蕩墟者其盛其食指千數而莫賢乎存誠君存誠蓋其所自名者
諱成字楚芳其爲人明悟端慤早從師讀書有志識而華夙以產雄邑

中故不及卒業去長區賦重役繁君出應有司入綜家政皆克辦至
涉義者爲之更力其始行于家事其父全亮府君暨母邵孺人甚孝與
其兄定英君甚友待賓客處妻子御僮僕咸有規約而奉先一用朱氏
禮又進而行于鄉鄉人事纖鉅必就決訴君爲之謀甚忠人雖老長亦
折節行與遊而賑窮周乏所以拯鄉郡姻族者特君餘事其進而益有
司賦之外助修孔子廟貌及尊經閣以倡禮俗建石橋四于余塘諸
處以濟病涉捐金捐粟雖多弗恤其又進而輸粟以充邊餉則用
恩例授承事郎比命士而君亦且老矣於是謝家事付其子築室復園
以自佚榜曰滄洲風致悠然有物外之思又營壽藏于里之戴庄佳勝
處時往歎處其中而君則年七十矣成化乙巳四月十八日以疾卒臨
終不亂力起誦諸子曰脩身慎行毋墜先業其遺生歸全如此配夫氏
有淑德凡義舉皆佐夫爲之子男五人長立早世次本次覺次勤出後
族弟芸次一贅江陰徐氏女一人適夏文中孫男十三人長乾次豫次

卦次震次坤次艮次坎次需次巽次恒次天因餘幼孫女若干人多在
室本將以丙午其月其日葬君錫峩墩塋以狀託其姻友翟貢士永齡請
銘其墓上之石予閣君之詳蓋有少宰侍郎王公與之傳狂生無俟予
銘獨念孝子之後豈祈盛大非他族比而君之先遠有端緒自孝子十
八世孫榮仕汴宋其曾孫原泉復從南渡居無錫之陸亭原泉八傳至
元德清茶園提領璟之子燧則君高祖也曾祖得昌始居縣之蠡塘祖
修文及全亮府君益培以深而君復能成于家顯于鄉通名于
朝堂於是以見孝子之遺澤遠矣然則君之墓烏可以不銘々曰
有高厥閎不繫萍葉若開其先秦之說々有裕厥家不費其節平直之
行愧彼屑々孰美華君錫山之珍既永其年亦貴其身孰勝蔵涇山水
明秀尚妥于斯以鍾厥後

彰武侯夫人汪氏墓誌銘

征西前將軍追封彰武侯楊威毅公諱信之夫人汪氏故萬全都司都
篁墩文集卷四十四 十二
指揮諱貴之女也夫人早有淑質言動不凡勤于女事都司君及其配
李夫人鍾愛之擇所歸得威毅公乃嫁既嫁以謹禮聞初楊汪兩族皆
西北將家而楊氏尤顯自穎國武襄公及威毅公府從並列于士家範
益修夫人處之上承下御略不以貴富自多孝敬雍睦勤儉以䢖諸侯
家率自以為弗及威毅公起舍人至大將嘗佩印守延綏大同餘四十
年夫人相之同其憂不以家務撓其心力威毅公賴焉公卒于軍夫人
護喪還京師念公惟早夜汲々志成其子々之廢出者愛育但均女之
適人者能守婦教人以是益諗夫人之賢夫人生永樂甲辰五月二日
從威毅公貴累受 誥命封夫人卒成化癸卯七月三日
朝廷遣官諭祭 詔合葬宛平縣京西鄉威毅公之墓享年六十子曰
瑾嗣封彰武伯廢子曰琦曰珤女長適保定侯梁傳次適錦衣衛散騎
舍人趙承序次適錦衣衛指揮使張澤瑾卜以卒之歲八月十一日發
引前期奉狀來乞銘予嘗讀召南之詩而嘆周之盛其化實自閨門始
蓋其諸侯夫人有鵲巢之德而又以蘩以祀采蘋以供祀不妬而惠
其下則有小星之詠念君子力王事而思不失正則有殷其雷之篇事
不出乎尋常而後世遂不可豎也若楊夫人之壹行班諸古人亦庶幾
可無愧乎是可銘也銘曰
厥氏維汪厥歸維楊嗟若人兮寔婦之望成夫之勳嗣子之學如古諸
侯于此世爵召南之風孰其嗣之既敬既戒胡止于斯生封之榮沒典
之䘏後千百年安此玄室

孫母汪氏孺人墓誌銘

縣霞阜汪氏女勝璋生宣德己酉十月八日年二十二適休寧陽湖孫
沾公潤年四十九以成化丁酉四月十九日卒一子曰桑將奉之茶麻
嶺之原乞予銘予聞霞阜汪氏縣世家孺人五世祖希賢最號賢者道
川倪先生暨定宇陳先生從存胡先生皆嘗館之益修明家法以詔子
孫高祖承德知徐州蕭縣以惠政聞曾祖義忠祖士濂父廷珍與公潤
篁墩文集卷四十四 十三
父慶遠同以尚義得官榮其身母杭溪張氏也張氏家法實與霞阜相
等故孺人生有成性長有師承而歸有淑譽出一時女士上其尤可書
者每歲聘塾師惟其人用以訓其子佐其夫而雲溪程逸民處其塾最
久於是孺人之葬倪民為之狀而桑來請焉孺人幼通女教女戒諸書
事姑俞氏甚謹姑老病風夙夜侍不懈輔公潤治家如壯男子僮僕各
職其職而產益充嘗勸其夫代輸里之公役錢以紓民急施櫬捐地以
與貧死者橋屯溪以濟涉者存嬰而長嫁之甚賢類此宜得上壽乃遽
疣于是悲夫潮卒惟戒其子守塾師之訓宜自奮以無隳其父之業語
不及他嗚呼豈非其家學有所授而然歟孫男一人曰志孫女一人尚
幼予與公潤往還蓋嘉其有內助而逸民又予族儒者其言當有考也
銘曰
淑其行嗇其齡歟問諸天々而莫之聆也斯丘之寧斯石之銘百世之
徵

養恬處士吳君墓誌銘

吾鄉有飭而才者一人曰吳君諱珍字以興別號養恬予嘗奇愛之而今不可作矣悲夫君幼甚聰傑其長能知所自立事父母及兄弟對妻子多不倍于道其敎子尤篤于業以成其於宗黨皆依飲殁亡日不暇給大至于償代逋釋爭訟小至于昏娶衞濟行賵一里一族之人賴焉其於郡邑蓋足跡不至其庭鄉射禮行必預賓席而君亦必辭乃起儒紳武弁之賢者至必延其家其於生業蓋始涉二廣繼走荊湘擬而不得終于大饒稅畝日增倉儲日盛而堂構日拓以新策其平生樹立皆夫人之所可得以新世世必係戒約爲久計者老不分弟不事有爵雖使之力學服官政于一邑以至一郡或可推行惜所施不出其家以老而予竊嘆夫一郡一邑之間有飭而才如吳君或少也此予所以銘君之墓而無愧辭者也君之先出漢番君番歙接境其譜稱番君四子析居新安遂有端緒在唐曰少微仕至監察御史曾孫瑾居歙之富饒瑾

六世孫琇爲休寧令愛邑東金竹山之勝又徙家焉安即今吳之所居也君父士勇母胡氏以永樂丁酉四月十三日生君娶培氏有子曰信令鄉貢進士將顧君于與時者繼汪氏有子曰鐸充家不仕孫男五人曰節曰京曰其曰某曰某孫女二人俱未行君享年六十有七卒以成化癸卯三月晦日墓在邑南赤坑之原負兌鄉卯銘曰

胡佑畀兮乃究其知胡縮章兮乃弘厥施如彼飭兮衆愛之師越若才兮孰私界之沒收寧兮焯德有辭胤之昌兮將兆于斯

澤富王處士墓誌銘

歙南三十里曰王村王氏世居之私傳爲唐江東西道觀察使仲舒後今考其譜仲舒諸孫避黃巢之亂曰希羽始居歙王村曰翔始居婺源武口王村者據淛源水上游而王氏世以產雄其鄉故又號王村曰澤富云予嘗過之聞有處士文林者長身偉貌樂善好義號稱一方每挾貲以出稱重有所自乃役然積之愈多而善用之貧負其所貸者則不與救荒饑救居如恐弗及又佐其長者捐田贍學編譜刋梓一族咸賴之處士以早失母不及養父備至父卒號慟絶而復甦弟友撫恭死能經歸其櫬撫成其遺孤如己子則敎之嚴尤重然諾其得中壽行業所成殆不止此惜其年五十有四而卒于姑蘇湖卒不亂第戒其次子仁和曰汝兄弟當勿隳吾志嗚呼是可謂王氏之傑然者夫予不及見處士而識仁和仁和問以其墊師王宗植之狀來休寧南山乞銘且數厭過于我急予頭視誠與凡子而宗植則武口之族中徙歙者其狀實而不浮予以是益知處士之賢銘不獲辭也處士諱友森字文林十一世祖安孝宋迪功郎兼弱水當起義捍方鑠八世祖希旦宋紹定省元七世祖大麟始將聲以論先生于家鄉宗氏之學益多遊高伯祖福元兄與院判三洞各贊義將紅巾賊兵禦寇仲本父希尹之三世益翰能不施母程氏處士卒成化辛丑六月二十五日配余孺人余氏歙名族文德之女佐處士外內攷女工其將卒成化乙巳五月十九日

亦年止五十有九子男二長曰泰與仁和俱能行克家用成處士之志識者稱王氏之興未艾女二長適巖溪項恭次適溪南吳大恭孫男四女三仁泰等以弘治己酉十二月一日奉處士葬擇坑之原以余祔銘曰

澤富之山高與嶽峙澤富之川流衍爲止孰韞之德而啇其後必嗣興尚妥于此

復齋錢君墓誌銘

君錢姓諱寶字文善其先汴人相傳有伯一者仕宋爲殿前點檢卒葬鎮江城南祠堂存子孫因家鎮江然世遠譜逸莫得其詳惟祠堂所藏錢氏世守之且以醫鳴至君曾大父原濟而業益振所著有醫案集全蒋方大父仲器父安民皆世其業安民娶鄭氏有淑行生君君受質儁逸喜問學少受易鄉先生即有所悟入思究極性命之說夜讀率至四鼓遂涉獵諸經子史詞章字畫必師古人醫雖得之家傳然上泝東垣丹

深息甚所未發而君不以自多益行檢居父喪哀毀幾絕治喪一本朱氏禮雖有疾致其所嗜雖祀饗肴品亦不協必致之乃已伯兄性殷其君事之得其懽於先世資產不貲獨以其圖書付君惟謹叙諸子力學勿棄舉業而使與治醫曰勿失世守也與人交不苟所交一二耆舊亦登眺山水間賦詩講道尚羊終日不一語及人過於宗族姻黨則以義交至老以禮謙服人鄰弄刃于市者見君則走避使君之居者并不與校其人卒慚悔歸所侵遠近人以疾迎候無虛日君雖接不倦然哀人之危而不責報晚有得于易後之之旨因以名其稱居于依古今圖史未嘗如法而訂古醫書俾欲者究誦者正尤有功于學者郡大夫行鄉射觚禮之為賓且將以國醫聞之因謝不出人亦莫能強也成化丁未有高年八十予官之令或以君增年以請君正色曰吾年七十餘未始有欺人者乃敢以此欺 朝廷邪其守禮秉義不苟類如此弘治紀年閏正月二十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七所著有復齋集四

卷運氣説二卷醫案四卷配余氏克相君子男四長宗玉次宗甫今供奉 御藥房次宗美次宗玉鎮江府醫學正科女二長適杜綱次適張顯宗孫男七孫女五宗甫皆歸奉君以卒之年十一月某日葬城東一五都京峴山之原以狀來乞銘予往來鎮江余聞人嘖嘖稱道君之賢不及往拜而宗甫宗玉獲與予游其於觀其兄弟之所學與其所樹立蓋不以事階屬猶有無窮焉則君之所以啓其子孫其家亦裕者雖古有道之士可無愧哉惜乎文不足以發君而論其可辭也據狀而銘之曰

孰一經兮弗墜其行孰三世兮弗利之覩孰如錢君志探先言求儒之端汲醫之原族既大成可陶往哲崇莫禦之而遂以訣祠堂之澤有開厥先京峴之山有永斯阡君雖云亡尤有緒于昭烈揚芳尚考于此

明威將軍瀋陽中屯衛指揮僉事程公墓誌銘

公諱佑字彥彰故贈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諱晟府君之中子太子少保兼襄毅公之弟敏政之叔父程氏世居徽之休寧出梁將軍忠壯公之後族大以蕃其程氏統宗世譜及北埜之碑其居陪郭者在

國初有安定忠愍侯以勲烈聞事載實錄越允之子徵君祥祥生杜壽尚書之考也以註誤隸尺籍于河間餘世矣至襄毅公與公始踐歷文武以為其先人之光今不幸皆下世公則無憾而為其子姓者何所倚以爲歸乎於是敏政聞訃為位以哭又序而刻其墓中曰公少為父母所鍾愛襄毅公親督教之然公志武讀書之暇輒私出與少年習騎射及諸戎事業已精而襄毅公始知之曰是亦足以顯身任統已已之變守臣以將才舉于 朝少保錢唐于公方督諸軍事立公閱武場親試之能舉于官未上會虜入大同公上書乞自効從大將往過戰于畵公山先登陷陣軍中以為勇分稜代州與賊戰城下連日夜解其圍天以選兵勦虜營為西嶽口奪還其所掠授瀋陽中屯衛百戶天順戊寅襄毅公視師遼東公從至金復海蓋諸州而還未幾陝西公復從尚書白恭敏

公出固原時大雪不知虜所在公率撥騎自間道覘之于紅鹽川還報幕府乃發兵擣其營于打剌赤公亦生致虜酋一人入奏捷 賜宮賚升武畧將軍副千戶四川貴州山都掌之猺屢叛殺遣平蠻將軍李公奉 詔往討而以公從時襄毅公以尚書督諸軍事公不以自驕願分隸偏裨下甚効尾芻及海納諸寨而五村峒號天險公獨與敢死士連破之俘賊首級并獲銅鼓十數成化初凱旋升明威將軍指揮僉事加賜賚初公率所部士于京營十年至是乃用薦還治衛事又十餘年而疾作矣公性易直有懷即吐不喜雕飾士人有不可面折之不少假喜飲樂游遇文人韻士推敬技壺必傾倒乃已然事兩尚書府君及祖母汪夫人母張夫人極孝謹受責不敢措一詞居喪泣血比于孺子襄毅公以剛聞天下公事之如父不命之坐不敢坐其待內外親姻雖甚所不足者恪約開陳無徇怨其居官未嘗以朘削為富故不以田宅服用不及人為愧此皆敏政之所親得而知者不敢溢美以重不敬之罪

也公生宣德己酉五月十二日得壽六十以弘治戊申二月十八日卒葬
配劉氏封恭人子男五長敏聰嘗世官次敏苏次敏哲次敏宏次敏
堅女五長適大同中屯衛指揮錢鐸次適滄州守禦千戶趙璉次適瀋
陽中屯衛指揮僉事李次適千戶舍人何玄次尚幼憶丁未之冬敏聰暨
詔考士于南京還取道河間候起居時公已病執手歔欷哽不能語
久之崛然起呼酒相慰勞今壽觴罔恐後不復見汝矣嗚呼言猶在耳
孰謂此別而真成永訣也哉公墓在祖塋西南葬以卒之歲四月二十
七日銘曰

程顯江南就闕其達明威奮揚肅北捷宗北伐南征克世其武孰淺其
祥忠壯維祖紆金曳紫亦孔之榮景命之謝而不永齡奕奕崇丘瀛東
之里公安于斯我停曷已

處士高公墓誌銘

君諱翔字鵬舉姓高氏世居河間之獻縣曾大父某大父勗俱力田不

樂仕父溥始出知淇萬二縣未六十即致仕以患疾歸娶劉氏生君性
淳謹而內介雖從居宦鄉無紈袴之習讀書之餘每有善進其父壯歲
里居或勸之仕曰有親在勤樹藝以為養盡力其樹藝法可幾于古人
所居縣東北四十里壘頭村以饒則豐以果則碩以畜則蕃遠近服以
為式曰壘頭高氏所傳也由是君產益充奉喪祭待賓客供有司之賦
幸有餘裕又以其羨濟人之貧乏者雖尉請其門無倦色獻儒學諸賢
廟貌不具知縣王徐禮致君以為言君一言應者如響得白金數十斤
廟貌悉具勒石于學紀君之功歲凶出粟賑饑　賜冠服為義官而君
之子迪迥鑾孫椿璉其報施餘慶皆授官如君鄉飲行必禮為
大賓里不平者多就決其是非咸當人心無復言者數子孫甚蕃曰吾
不及仕以顯先人汝輩宜殖學毋自棄中子進入官于　朝屢被恩將
有遷陟之命而君屬疾以弘治戊申三月十一日捐館矣享年七十有
八配孫氏有賢明之行凡君平昔友勸儉及周貧恤艱諸義事皆乃贊君

矜之以成化己丑三月廿日卒享年六十有三子男五人長迪次進今
鴻臚鳴將次迴次逵於世次述國子生孫男八人長條次松次梅次相
次桐次植次楷次樹俱業儒學孫女七人長適州鑄次適李綸次適陳
濼餘在室憶先尚書少保襄毅公居滄東別業時君恒上謁襄毅公愛
重之託君授樹藝之法于書人蓋于今二十五年矣後于滄淆弟進與
鴻臚有中表友之好往來益親思昔把君之風采翩翩而今不可
復得矣鴻臚將歸葬君以五月九日葬祖塋之側請予誌其潛中義不
可辭銘曰

維卜于渠孝被田畝維郭于居專此敏樹孝弟力田從古則然猗歟高
君有德有年關內之封孰顯而殖畫錦之鄉孰晦而尚有寧一丘故山
之北君精未施在其後人

碑　誌　表　碣

會昌侯妣張夫人墓誌銘

冷之勤敘耳

宣廟章皇后家最名有家法盖自太師安國恭憲公以儒起而貴且久大倫好問學襲爵繼之故子孫多循習謹禮其男子不矜其女婦不妒卒以致其祖考之盛不替而益隆迨今四世矣錦衣指揮使諱璉之貳室張夫人以謹義慶是為孝襄公之諸婦恭憲公之孫婦而生今會昌侯銘賢所有于不幸年四十有七以卒盖孫氏之先出山東鄒平縣之醴泉鄉而張氏所居獲相邇中從京師往夫人夫人生有懿質穎悟恒異之曰是不可以嫁凡子舍錦衣之元配獨夫人繼易夫人皆無出恭襄公愛之乃承諸張氏待夫人遂以有後而夫人弗恃以自貴焉稍為京國敏懋公女弟湯為東寧伯武王曾孫其貴與孫氏埒而來夫人處其間渚如也獨以孝敬和順相高內外姻戚益愛重之不置口初錦衣夫婦貞不事事一切內政皆夫人綜之恭襄諸勝佐錦衣為宗襄公得其歡逮中歲錦衣多疾夫人侍湯藥尤謹其嫡也益以禮自防敕令俟以思慎其言辭辭為擇配而得

景帝妃之女弟早世則又聘駙馬王增之女賢繼時之甫來歸而夫人之疾革矣時弘治戊申九月八日也屬纊時召子女付後事不亂于即銘也女一在室孫男一曰孫女一幼惟令俟以世胤起荷

上知分益三千營軍事有柄用之漸且方受　命將節冊封

諸王而還至大故遂諸代治喪于家以十月某日葬夫人於錦衣公墓請予有世好以誌墓焉嗚呼跡夫人之平生其可書者盖不一也雖其賦性之淑有以致之而名門碩宗家規整肅之懿所以相成者亦何可泯哉異時推　恩特頒　綸命以貴其家寵其室而崇及漏泉當有大書表其德善者爾作其概銘以俟之銘曰

允歸孫氏家法孔良下迨其孫錦衣煌煌有淑媛兮來倅于堂其卒有子孰可嗣匹貴流王禮在理則然雖不永年其名則延展也地忽胙封如　制刻銘玄堂嶽彼來者

華守正妻呂孺人墓碣銘

古者內行不出于壼後世乃有列其行于墓者何居夫獲助于令妻子受成于哲母皆人倫之甚難也顧使之泯焉弗白于世則豈人情哉於是乎列其行以示于孫以厲夫為女婦者殆禮出于義起云爾若華守正妻呂孺人其內行則亦豈可泯邪孺人之相守正也甚賢華為無錫碩宗世以孝聞守正又華之彥孺人克與之聯德奉姑婢處婢如御僮婢甚宜守正以鉦訟客外十年孺人懽姑之積憂也供養甚至守正既白深德其勇毋姑死時亦亟稱之曰有婦如此我不憾矣華其宗孺人嘗浩泊恒服子女以補綴之衣或守正旅夕未歸即紡績以俟雖享先待客則躬治具以豐潔勞不厭守正嘗遘危疾者再孺人春秋亦高矣侍湯藥奉起居甚恭又因守正之疾側然念疾死者以所得異方貯藥以濟人其愛教育子女尤力于可就塾請守正延師教之其所以禮師甚勤晚益世意教諸孫故師多樂以留而子孫知讀書克自立于訓諸女及諸女孫俾有歸其歸也卒以孺人為法佐其夫有成名者育守正之孤姪妣如己子為之娶呂氏中微為葬其父母收養其弟孝之孤女為之嫁由是孺人賢聲流溢于內外姻戚甚久成化丁未十二月十二日忽以疾不起內外姻戚又相與而弔其悲諸子將以弘治戊申十一月二十五日奉孺人柩其鄉穯桂山之原走价千里奉狀一通請書其墓上之石子雅父守正父子盖聞其內行甚悉則諾而序之曰呂孺人宋壽州別駕撝之後撝三傳至文輝為湖州教諭其子師顏始寓無錫家焉師顏再傳至榮甫又定居無錫矣山生浩仕元至鹽課提舉孺人高祖也曾祖益祖大倫父陵母浦氏孺人及笄歸守正年七十有二以卒子男二福德俱義官女四適鄒瑚郭軒吳觀蔡順孫男二從智從

仁孫女六適鄒炯御魯暨完鄒翊完舉進士餘二在室曾孫男女各一

序已而系之銘銘曰

執性之顯執愛之延令妻壽母行則然維華之嬪維呂之嫂備德孔

君終始弗勸藹藹其堂忽焉云徂失恃其子缺相其夫厥既有年亦既

有後高原勒銘用昭不朽

傅君克修墓表

蘇之崇明有行義之士曰傅君克修爲望于一鄉數十年一旦以疾聞其閭也僧道相與祝于神士大夫以暨里人邑子相與冀其勿藥問者屬于道卒而愈大以爲慰旣而疾復作竟以弘治戊申正月十二日不起得壽六十有三焉於是乎哭送者成踊遠邇奔走助役惟恐後其弟工部主事諡在京師請予表其墓未幾而承命行河于淸源明年予過之道人款狀曰諡不幸早孤先兄子視諡諡無所用情自得訃來悲感成疾已請于朝將輿歸其鄉奉吾兄以襄事惟是墓上之表卒終

惠之愛執書而歎曰嗚呼是豈可以無述哉蓋君生有至性年十四値母疾日侍床側藥親嘗而後進夜輒天禱以身代比卒哀毀骨立過祥垣必入拜伏地哭久之其喪父也亦然又以先生追海圖大署中徒跣走三月而得卜兆力治塋手植松檜千餘株每時祀或薦新輒感泣事繼母張如生己[illegible]部年十三即延師教之經不足又遣之吳浙之海虞之太倉從師遊于學以元宗爲勉一不以家務累之故工部得肆力于學舉進士爲聞人初君父贅母家故君生而與內兄同產友愛亦至不私蓄有訟之者以身代刑幾死不屈卒白其事乃以析產之際兩毆斛一人尤以爲難壯歲始得子遣業儒而嚴督之不以假借諸從子如己生恒曰吾平世無過人者未始欺心滿理爾曹勉之諸子姪奉教惟謹凡鄉之死無殮婚無資者不克償幾不克自存者多歸君子[illegible]參發廩無吝色然亦不始求知也蘇[illegible]甲東向而崇明[illegible]秋帶一新之殿[illegible]

海溪從邑[illegible]于邑中[illegible]鹽[illegible]追自君倡之和者衆[illegible]廣庭雲中朝廷有入馬之令遣人往輸之邊因嬰其少壯秋畝之忠焉爾乎以恩例授義官比命士君[illegible]遂于史與人[illegible]豈豈志佬故勤其身而淑其家及其鄉[illegible]有過人者如此使出而見于政由小以占其餘則雖有司之能吏公家之幹臣或知愧焉顧老一鄉止下壽則予之所爲表其墓以見于後者豈獨慰其一家之私情也哉君諱謹字克修其先鳳陽泗州人元季從[illegible]徙[illegible]爲其大父曰文明父曰友贅于傅而從其姓子一人曰泰儒學生孫女一人其委禽者曰王[illegible]尸子也其塋城兩泰氏[illegible]是爲表

曾叔祖尤溪府君墓表

府君諱原泰字子享其世德之詳見程氏統宗譜及水橋千光先生碑蓋自晉新安太守十二傳至梁將軍忠壯公忠壯十四傳至唐御史中丞鄉使公鄉使季子歙州兵馬先鋒諱尚御始居休寧陪郭兵馬十二傳

至元江浙儒學提舉諱榮秀[illegible]府君爲高祖曾祖劉氏封彭城縣君生一子[illegible]路德興縣銅冶場提領於府君爲曾祖[illegible]府君爲祖娶吳氏生二子長諱壽[illegible]宿徵士府[illegible]國務是爲萬戶安定忠愍侯贈倉庫郎山着宿娶吳氏[illegible]贈兵部尚書兼大理卿次卽府君性明爽[illegible]史大[illegible]法律書數之學時國初兵餘生理蕭然尚書公[illegible]府君獨力持家營備以爲養且[illegible]數年[illegible]以爲[illegible]初以才薦于邑令之上南京適朝廷命英國張公南事交趾工部尚書黃公先諮兩廣治軍實奏舉府吏及布衣有幹畧之士以行府君其一焉旣事[illegible]公器之交趾平黃公留鎭其地餘燼尚多未下者凡徵兵轉餉撫板諭降之文多出府君手侍英公疏下有吉安彭詡堅德初謝得國子典籍而吏部以所從事者品秩高下爲差府君僅得尤溪典史或有規其不

府君曰昔巽齋始士爲此邦[illegible]豈不足爲邪抵任即究[illegible]
病之興利鋤害庶政一新民會然[illegible]凡上司有大獄及難[illegible]
下府君不以責令丞清[illegible]其要幾以事件巡按御史[illegible]
之府君不屈遂與[illegible]章交上　詔[illegible]逮至京决司[illegible]府君[illegible]
君亦以微譴謫柳川馬平縣雲騰驛[illegible]雲騰[illegible]近[illegible]數人跡[illegible]
君自養雖疲病而神觀不衰正[illegible]二年[illegible]大作縣之[illegible]死者無
子遺部使者檄府君署知縣事府君一一經理其家凡[illegible]
司多檄府君潛之事無留難削此[illegible]學無[illegible]名觀[illegible]教之[illegible]有[illegible]選者
會播[illegible]以馬平非通[illegible]詩[illegible]不[illegible]從之府君因解組致仕北歸日從
故老遊燕爲樂先尚書以保襄毅公於府君爲從孫自河間舉進士奉
使江南得拜床下府君大喜[illegible]曰所賴以充宗者在子宜努力公家爲
先人之光襄毅公受訓惟謹自是書問不絕府君家居十八年壽八十
二以天順丁丑九月二十三日終于正寢距生洪武丁巳正月一日配
孺人王氏從府君走南北能安[illegible]宗[illegible]具[illegible]天順壬午二月
二十五日生洪武丁巳八月一日[illegible]八十六[illegible]水橋于先塋之左子
男三人長斌次宣次旭女一人[illegible]孫男三人長俊次傑次
佾女六人長適鳳陽金世華次適[illegible]川[illegible]安次適西門汪勝德次適西
門汪師富次適後街張昕次適[illegible]孫男四人長敏通次敏
亨次敏庸次敏導女四人長適[illegible]次適東門邵永隆次適[illegible]
村張欽次許適八都汪氏嘻府君謝世今三十餘年矣墓上之石未有
書者聞之當時嘗以屬先襄毅公而未成也於是府君三男[illegible]惟季子
者在懼先猷之日遠將來裔之無徵乃以[illegible]以授[illegible]政俾[illegible]重惟府
君遭家之[illegible]不獲践于亨[illegible]業不能[illegible]于[illegible]獨其守身[illegible]貞之
節及民有子諒之政居家有靖厚之德如大川之瀦而[illegible]如巨木之
晦而漸達以陰庇其子孫至有今日是豈可無述以告我後人俾國所
以敬承而弗替乎所恨晚生孤陋華力萎几不能盡其懿而發其潛以
上爲府君之重焉一然據事直書以備異日野史氏之采擇或庶幾焉

處士吳君孺人謝氏合葬墓誌銘

休寧處士吳君孟高捐館于成化己丑四月二日葬縣東南趙家巷二
十年矣未有銘其配孺人謝氏以弘治己酉四月十七日卒子芳自太
學上吏部需次于家殺奉襄事乃以方令君景通于戶庚明所爲狀二
通請合葬之銘予與君同里閈且善芳兄義不可辭爰序而銘之序
曰君吳氏世居徽之休寧譜出漢番君之後番徽隣境故番君遺裔散
居之至唐有諱少微者仕爲左臺監察御史以文名始見於史子鞏爲
中書舍人第址猶尚多存焉歷宋以還代有顯者至君之大父景和
父士懋皆里居不樂仕畜而不施以貽之君君顯耀而內粹嗜學明理
孝友天至父病篤[illegible]禱請代以身未食乃刲股和粥以進遂愈姻隣感
嘆相顧憫然曰孝矣夫吳氏子哉君撫兩弱弟于父沒之後皆底于成
厚其畜具擇所歸而遣之尤有心計嘗出貲與趙齋曾閔必大獲[illegible]
益大而用之益善有路瀕[illegible]恒潰于水捐[illegible]不[illegible]以利往來關
族之荒山蒔木易田以贍[illegible]會宗人壽[illegible]約俾世守中歲以耕商非居
于計而芳之有[illegible]也良遺爲儒學生資給甚至芳學成就試數不利有
司然奉訓[illegible]謹將有以勵君子與時者君於章句不甚解而知識過
人酷不喜佛老家人化之遇疾病無敢禱選祀晚闢縣之東山植花竹
爲別墅將佚老焉而疾不可起矣享年六十有三謝孺人生同邑諱端
其父曰顯端處士號有家範故孺人在室爲令女既嫁能以禮相君凡
君孝友之行孺人贊之甚力處同宗娣姒退讓忱[illegible]以修睦俾有隙者
自弭庶女[illegible]教愛之以配己之從子尤人所難而恒弗戒于太孺人命
子別營西北隅[illegible]之工稍卑而大作移入居焉其賢智類此享年八
十有二子男四曰宗仁宗義宗禮宗智宗仁宗禮皆先卒宗智則芳
也女三長適[illegible]次適[illegible]灝次適謝文欽孫男十二曰[illegible]鐘鉄
鏞欽銑釗[illegible]孫女三多許適良族[illegible]孫男五曰洪淳淵源深曾

孫女四嗚呼若吳君夫婦之懿德媺行而身享其壽之抹子之成且同歸于太平之世九原有知亦可以無憾矣銘曰

新安吳宗出番君隱顯有道世德闓將嗟爽士貞不羣乃心孔良身益勤有婉一人揚清芬有子材賢家阜殷千年雙玉閟此墳青山折梁水洄沄考懿行兮傚刻文

程孺人墓表

祁門城西方君彥琳之妻善和程孺人嫁九年而夫亡年三十四子鎮僅三歲辛苦鞠育底于有立而孺人年五十九以成化甲午十一月二十三日卒于家又三年丁酉正月七日鎮始克合葬于縣三四都虞徑之原負辛面乙又十二年為弘治己酉始克礱石行與孺人從子儒學生程啓來謁予表其墓以詔其後人善和之程與予同出晉新安太守元譚府君後始居歙篁墩十二傳至梁將軍忠壯公又十四傳至唐户部尚書仲繁其曾孫中奉大夫令淮遷祁門善和十五世傳至國初行樞密院都事德堅孺人高祖也曾祖儀祖景韶父孔隆娶于汪寔生孺人其德容粹而果因以玉名之汪夫人家範嚴肅內外斬斬如公門故孺人與二弟恕保玄佑皆克有成孺人年二十五歸方氏方亦縣之碩宗其諸稱六郎中務子聲最著至彥琳九世矣彥琳之父志順君母胡夫人以得婦而樂同能養彥琳有四兄二弟子姓最盛諸婦妯咸輯睦無譁而論者率由彥琳之內賢彥琳既捐館凡內政出納惟孺人之聽君夫未亡而嚴過之有丈夫之風嘗僮奴植桑麻畜雞豚以給衣食資新莊若干復侵闢若干悉身姑貴充塋供祀事皆為其夫家之倡母家有事亦皆決論若增祠田修橋路賑貧乏之往往有其父又苛愛之邑嘗弗戒于火延其家孺人獨奉其祖宗書牒以出餘不復深顧聞安祭處不日考成子婦姻黨或憫其老宜少休者孺人以人情勤以生不死固不可以逸也教鎮尤嚴稍解輒遣歸于外家俾謁其父沒之處起家之難言與淚俱大約欲其慎交與戒終務以無玷先世鎮奉訓唯族里人以其節高將減年以上于有司孺人亟遣鎮止之曰分內事耳況減年以欺吾心乎卒之日一鄉之人無不悼歎其貞淑賢智為不可及孺人生子女各一子即鎮娶程氏一女適東山謝玢一孫曰秉禮幼嗚呼以孺人之節行始有賢士夫計男子之所難能者矣豈非先德之厚家法之明有素故嗣世者得以承藉持循而婦人女子亦有如是之卓然者哉吾蜀寡婦得丹穴之利猶其家亡之人譏為貞婦築懷清臺而嗟史書之不置之嬴雖犯之節炳然至今顧不言其有後與否若鎮之克孝足以延其緒守其業而慥慥思顯其親于無窮不尤難乎惜予之謝爾於太史公無能為役而欲壽孺人于不世其何足以副仁人孝子之心也哉

女月仙壙銘

月仙行第六予小女也弘治戊申冬予以疾居嚴艮于時幸天子大恩不加罪俾去歸于鄉時月仙生五歲猶在乳中與母留京師人不肯與之偕月仙遂失乳貧舟委頓觸冒寒常抵家而體益羸遂以己酉十一月廿二日病疳內虛不醫而死月仙生有奇質聰明孝弟如五六十許人而不獲全其生于世則其父為之也其生成化乙巳十二月八日甚先少保襄毅公墓東其父為之志嗚呼悲夫銘曰

是惟先塋汝安其旁猶勝女孥葬某壟也鄉

程用光墓誌銘

用光諱充與予同出梁將軍忠壯公忠壯子孫散處不一其居休寧汊口則用光之族也見予與用光所編程氏統宗世譜用光八世祖沫以方逢辰榜進士為上元簿宋亡以節死沫生徽為國學諭徽生齊齊生勝勝生剛剛生天相天相生玩號悟易老人用光之父也累業以經教授鄉里悟易娶瑗源吳氏繼歙西鄭氏生用光用光天性穎朗樂於學于家庭即知恥口耳之習思以古人為師業春秋將出與士角以副先志未兼業輒及扉遂既與縣學試何肯泯然所學必主理從學者日衆

故鞏忠文公孫稚貳令休寧儀將河陽所乃從為歙建昌宗人太常博士南樂陳之欲樂賢良用光所以效力辭父之願終老無樞用世之志所居岐山下林壑幽勝築桃谿之上同岐陽書堂門號從吾君士結族之賢者為詩社以自適於一切世故漠如也其用于家及有所慶弔必本朱氏禮以族譜悉歲舊衆其昭穆作續宗之圖從與族兄處士逸民會修本宗譜增飭志祀行祠術俯忠壯之子成悼公歲率族人為昌化求和之會又考祖墓之遂者十世以下伐石識之由是汶口宗風為之一振郡縣大夫數禮而問之及請校縣志刻以傳比歲又將新其族祖端明學士諸本先生之祠而疾作矣用資介直言行不苟事父母極孝奉兄用為用恐以禮二兄亦資以自輔與人交不媿如有過即規事可否決于義不以利害自沮故君子亦親之雖不相知亦敬憚之而循以放行事予在京師用充忽以書來謂早歸保晚節書未達三日而予果純于史議其識為見定如此孰謂其乃先予而

先逝也哉用先生宣德癸丑閏八月廿八日卒弘治己酉十月八日得年五十有七治命不亂神氣清明手書贈訣于所遇往如平時所著詩文有管見集若干卷所編次有雲溪程氏族譜十二卷程氏文翰七卷重訂丹溪心法一百篇正誤並纂要元有益于學者娶方山吳氏先相君子子男四長祖興次祖淳次祖明次祖衡事孝謹能世其業女三長嫁適古林黃氏次娃適資口朱氏次圓許適五城黃氏孫男二長暾次旦孫女四俱在室塟以是歲十二月十九日墓在汊口山突頭嶴予始歸新即抱殤女之戚且亡弟在淺土日趣地以葬遂不及視用光之疾撫其棺一慟以泄予哀則掇其行為銘授其子納之幽亦庶幾用吾情以慰死者于地下云爾銘曰

岐山崦崦昔藏予之書兮汊水溶溶亦戕予之魂兮予今生矣恨執之為媿兮不忍川湮予名之不偷兮

六弟從仕郎故蘄州府主簿判蘄州事程君墓誌銘

君為先尚書少保襄毅公中子予長弟沒京師返葬于休寧南山佛舍三年矣比予兄弟更議將改歸始克塟君而誌之曰君諱敏德字克儉其弟二十五少與予同學家庭既冠用蔭入太學先公守南京皆罷政還君皆侍行時年三十餘矣君素負大志議論偲偲必有以自見然數奇不利場屋益務學以說氣其說經更數師忽有所悟入題其讀書室曰在茲為詩文亦漸入繩矩書學高房山錢吳興篆隸學余尚暘進進不已予益偲君君先予有子甚八歲而夭君過哀既又失兩子女一從予又喪少弟充寬而先公不幸棄諸孤予時官京師君獨更數喪積歲殷憂道予南歸稍克其哀而君心胃間得奇痛日再作百藥弗愈成化乙巳夏既免喪稍愈入吏部試僅得授蘄府主簿予時承之左諭德兄弟同事

今上春宮人榮之而予恒以為懼丁未春君疾復作病中上書言充臣數勞於道又與中貴人同下西南夷今中貴人子弟樣秩太僕寶與太

僕遂忤

宣廟詔出君判蘄州未行而不起是歲四月九日也君眉字厚魁幹實類先公奇愛之以為類已然君才多材藝事先公及母夫人林氏得其懽凡理家殖產應事接人率有規措井井不亂使久於仕途必遂焉其所立當何如而年與命盭竟齎以殞顏子之素羸多疾無所肖似乃不得友君以自輔而使形影相弔於斯世如畸人其為悲慟亦何樂乎有生而又悲書君之壙哉君生正統戊辰六月十七日得年四十娶王氏同知泰州鴻之女子男二長廸叒世次塏聘北街朱氏女一尚幼塟以弘治庚戌十二月九日墓在水橋千先塋之東銘曰

嗟君負才百不一試踣而後興或在其嗣有窀者丘山迴水旋君安其中我悲曷宣

豐城涂孝子墓誌銘

監察御史涂君時受　命出按南畿諸郡以行部至休寧特過予拳其

兄孝子行實一通請銘其墓宥與沵俱子不獲辭受狀而序之曰孝子
諱壽字永年世爲豐城爲碩宗代有名士至孝子尤穎出不凡負志節
偘偘喜問學治詩而旁通諸子史見古節孝事即慨然曰此人道當爾
時父母無恙在堂孝子日具滫瀡甘毳之恒怡怡笑扶掖且樂親意欲子
仕以爲榮則請曰時也儒宜勗之以成而壽任之不數載侍御果以其
學名父母所說父嘗遘疾湯藥非親調劑不以進左右服事益虔且籲
有人所難者父卒治喪壹一用古禮廬墓下三年手植松數千株構墓
祠以便展謁歲時伏拜號慕不已見者嗟異之以爲誠孝人也孝子又
嘗欲刲股入藥以救母之危疾侍御覺而止之乃齋沐焚香籲天願減
己年益母壽疾果瘳孝子更進春藥及滋味求所以佚其老者侍御之
出按廣右也得便道省母孝子爲之曰榮哉吾弟宜更法古人公好惡
大其所樹立以爲先人光侍御奉教唯謹母益樂成化丙午有司以其
孝聞事下覈實將旌表曰孝子涂某之門久之母疾復作醫禱不即功

孝子竟以憂瘁致疾卒卒不貳時母亦不起言者慟之也嗚呼悲孝之
更相爲命若此悲哉孝子性行高於處己應事一不苟待妻子斬斬有
禮篤友誼睦宗戚樂施予嘗以耆宿主一鄉之訟率能使訟者平頡考
伸邑大夫或有所諮決即犂然以解然適之不以道即掉手去不顧晚
歲以　恩例受冠服之榮益端居自養或逍遙林谷間賦詩鳴琴以適
其所適杖屨所至人莫不高其風焉孝子生宣德己酉二月十四日卒
弘治辛亥九月十七日壽六十有三孝子之先曰雲臺先生與其子彬
仲皆儒者以元季之亂而隱彬仲子仁壽孝子之曾大父也大父忠斌
父顯贈文林郎監察御史母吳氏封孺人孝子之配曰城東吳氏處士
子華女次室曰徐氏子男三曰見曰寧蒙女一適甘州某孫男二侍御
以母喪將奔赴豐城率見等從孝子于某處某山之原而以狀屬首行之
紀見也而世之克世者恒鮮況無聞于鄉黨州閭之奇則爲人上者懸
待不表異之以爲仁勸哉若涂孝子可無愧矣乎故稱其行而銘之曰

嘉其孝亭特加詳焉亦將使夫來者知所重云爾銘曰
涂望豫章不他徙積善開先孝啟祉有顯一孫今孝子
皇錫褒嘉勸州里羣行碑碑良有以高丘翼然瞰江渙若人雖亡名不
死光射星墟白紘始千年有徵考斯紀

故宋中書舍人程公墓祠碑

抱文武之藝而弗竟其施完出處之節而弗顯于世若故宋中書舍人
程公非士之不幸而君子之所惜哉公沒二百年傳九世子孫二千指
即其墓爲祠以守之歲奉祭嘗不替益虔視彼一時四衰攜貳之臣辱及
宗祊名穢史用者豈啻霄壤君子又以知天定之有在而爲善者可無
懼也公諱驤字師孟一字季龍晉新安太守元譚之後太守十四傳爲
梁將軍忠壯公靈洗世居歙篁墩忠壯十七傳有諱炳者別居休寧富
溪炳七傳至諱卓者仕宋爲徽州儒學正公曾祖也祖汝礪父思禮故
端明殿學士程公珌華文閣學士呂公午實銘之公生而偉厲儀器局

宏遠人望之若神人鍊其大貴然獨喜問學通諸經兄時偏安恒切憂
憤思有以雪國恥乃更讀兵書肄武事端平丙申刻充武學生祭酒范
鍾考升上舍遂以開慶己未舉周震炎榜進士赴御射賜武舉出身昇
王軸綾誥副以錦繡授承御郎鄂州駐劄御前諸軍統制司同僉備差
遣是歲元大舉入寇圍鄂州公贊統帥張勝力戰禦之而賈似道實總
諸軍公以策干之不見用以親老乞就近差遣詔改隸建康府侍衛馬
軍行司留守趙葵將爲之而公繼丁內外艱服闋轉保義郎會馬光祖
守建康益知公且曰文武一道也何必乖離乃足展布哉言于朝得功
文資爲奉議郎馬廷鸞江萬里並相引知名士以自助公在選中累官
權中書舍人封駁啟對所以裨益時政甚多蓋駸駸向用矣未幾二相
既以道益孤公遂請祠進朝奉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久之呂文煥劉
整繼叛元師分道入淮鄂公扼腕曰時不可爲矣尚可以苟祿邪即請
致仕歸其鄉時咸淳甲戌也高吳距邑南五十里地幽僻公築室其間

鑿池引泉構遊息之所榜其亭曰休休風月與俱世祖至元初訪舊臣令下其郡公慨然曰吾豈事二姓者哉益絕不出自號松軒示不屈節之意至元己丑以疾卒于正寢距宋亡十五年矣壽七十有三葬里之和睦于鄉西路倪氏側室羅氏子男三曰文豹文虎文陞公志尚古雅長于論辨於前代興衰治亂之迹如指諸掌在京西江東遇老校宿將必詢問旁帳多寡兵官盈耗及山川道里險易遠近按形勢計走集畫瀋艎蓋有誓中流洗河朔之志入司獻納尤惓惓致忠而抵于權奸以老運去物改斂之家庭訓子孫嚴條約一本于道義而不以勢利其言曰無毀之謂榮無憂之謂樂無求于人之謂富無屈于人之謂貴世以為名言有松軒集若干卷公之孫以忠曾孫存玄孫德皆世公學有若述為時名流而德之弟僖僖之曾孫權宗有子曰太珍好文尚義寶傳保訓接以藏公之遺書而以弘治乙卯建祠墓下未竟以卒子昌克繼其志而成之於是權宗之族弟正思太珍之從弟慶珹以昌來請書其

〈皇明文衡卷四十五〉一八 十三 一中

麗牲之石敏政家休寧陪郭與公實同所自出故不辭而論著其大者且拜撰傳記備列公行歷獨以慰其後人亦於補史闕樹大防為世鑑焉

武畧將軍新安衛千戶于公宜人宗氏合葬墓誌銘

公諱聰字公達姓于氏其先徐州豐縣人曾大父而上率有隱德謂逸無考大父海富

高祖龍興初仗劍從戎入補羽林出戍新安卒以戰沒父興代之功長五十夫

文廟初從下交阯授新安衛百戶再往征交阯及者沒柳州公時方九歲聞報即哀慟不自勝觀者感歎稍長知自立讀書史務通其大義而識度宏遠奉母以孝稍備至人頗笑其不凡永樂壬寅以父沒

王事進襲本衛左所副千戶洪熙初領屯田百餘頃舉修築渠灌縣潛村賽公諸陂堰蓄水灌田萬頃人利之至今宣德間運京儲立法刻嚴稱不耗而軍無私運上官取為讜規正統癸亥　賜誥授武畧將軍管軍千戶公年益茂事益核尚書周文襄公暨諸巡撫者雅知公能脩軍事必見委公亦悉心經畫舉錯得宜將屯田雜民耕有不便者下公覈之公辨正疆畝彼此適均衆大感說官僚間有孤弱者必扶植之流謗被構陷者力救之得自伸乃已聲稱燁然而公不自為足居常語曰治家與治官一也家之不淑其如官何乃飭貓治貲以治生為事男女各職其職而責之成所積遂以萬計置莊二十有二跨徽池寧國三郡斥其嬴以賑貧宴貧而不能償者焚其券遂作祠堂置祭田族兄成夫婦至自蕭江公事之甚安遺孤二撫之不異己子鄭得民娶公妹疾無嗣及妹當孫妻媲姪或屏不克立公為別置室并分田宅界之俾無失所教其子明獨廢令入郡學適道從明師易之成歙學正鄞像久敝紫陽朱子祠亦就圮公樂助而新之徽孔道新嶺若箬嶺極險而三溪藥口當水之衝行者告病公或募工甃之或協力為橋鉅萬不惜道宮佛舍

〈皇明文衡卷四十五〉一八 十四 一ロ

有以起廢告者亦捐金助之部卒壯無室者為之娶娶凡數百人又買負郭地為義阡給死之暴露者下至施棺以濟急藥以救病活凍餓之嬰而訪還其家蓋有顧役其門從其姓者延接寓公過客無虛日於名士尤注意刑部主事秦左遷衛經歷客死公具棺殮還其喪山東欽學生江左與明友死而貧公許以孫女妻其子經紀周至其篤于義類如此公年六十即言于

朝以職授明端君自適不復問家事然官司有疑難必詣決動中事幾鄉人久訟者必求質焉以利害或代出金償使兩釋去蓋閑處二十年甚有益于官理風教之事殆不能悉書成化甲辰九月十八日卒于正寢卒之前一日衣冠危坐悉召子女前語以大事且諭明曰謹守禮法積陰德以振家聲吾無憾矣復遍召親友與訣無疾而逝享年八十有二遠近聞訃弔者幾三千人其可謂達生知命無忝所生者與配宜人黄氏歙處士貴之女德性莊端與公儷無違禮凡公孝親敬長及興家殖產周貧恤孤諸美行率與宜人議計

而後行宜人老而勤富而儉皆人所難況尤大者公初未有嗣即納諸良家子以自副得三男而宜人終亦有子即明也明亦早以似續為憂其婦焦宜人化姑之訓副室者得五男于氏之後遂以蕃碩蓋貞順不妒之德視古人無媿餘行可推也卒以弘治辛亥八月十八日享年八十有六子男四人曰明武畧將軍新安衛千户曰忠瑄泰皆庶出女五人長適指揮應襲子劉勍次適指揮高鑑次為鑑繼室次適指揮劉玘一在室孫男七人曰玄應玄惠玄恩玄志明出曰京忠出曰勳儉瑄出曰暘時泰出孫女九人長適指揮倪桂次適指揮穆圻次適儒士江孔皆次適百户徐華次適百户安鎮次適百户應襲子王贇餘未行曾孫男五人曰祥禋楷楷禄曾孫女三人長適百户王端餘尚幼明將以歲之十月三日奉公與宜人合葬歙西九都清流之陽前期以致政侍郎康公永韶及歙學訓導周成先生二狀乞予銘予嘗拜公于堂知其享福有自而明方以文武幹畧有聞一時與予友勤銘俟後誼不可辭銘曰

相彼古豐舉有于氏不顯其光垂休委祉維祖暨考乃事安戎積其戎功世禄新安駿發自公進領左顯業崇舉興增禪宗戟豈獨能官亦大其家富幾陶猗惠及邇遐有淑一人允宜厥室內範具瞻不妒之德並膺壽豈子孫孔多戚福備養人間幾何清流之陽以獻佳兆公積永施有子克紹益闡其緒如漢高門公安百世名與之存

善和程處士墓表

新安之號鉅姓者蓋不以富貴以其人予嘗觀每族中必有一二賢且老者維持家規相繼不乏故其族益盛若吾族處士孔隆君則亦一人焉君諱載興字孔隆世居祁門善和里生而敦厖樸直與凡子不埒稍長從鄉先生授書通其大旨則思有以自見其大者善事其父母兄與其兄孔昭相峙而起振其宗贊産日充視世業所增不啻廿九已而父兄及其母林繼殁君就然以一身奔襄事無遺禮雖自惟猶亦為之惻泗曰孝汝哉若人君居鄉是是非非不肯徇競者以直屈弱者以安邑令丞每按其所理而歎曰官府不及也君過成歉隨輕重多寡賑人貸而不能償者輒之而收活甚衆孫給田廬為之歷里患虎人惴不自安君率衆為柵衆得虎而靖里南北病涉甚久蔡石與木橋其上曰廣濟里北佛子嶺路險水駛尤甚亦鑿而夷之砌石架梁其工倍焉程氏祠在報慈巷䕶于宋歲遠傾圮首倡新其屋宇而入田以供祀年六十尤慕親不已追繪其真如生者君得于親教之力故感充有成不復關世事因得以佚老自命曰孝樵杖屨所至人以為榮君享年七十有四以成化戊子五月一日卒距生洪武乙亥閏九月廿六日配汪氏處士添禄女家範最肅克相君先十四年卒子男二長恕保嘗為儒學生屢試不第因棄舉子業隨君養親里人稱之次玄佑亦恒以充宗為志女二長適城西方琳九年而孀以節孝聞次適湖廣桂陽縣學訓導方雷孫男六敏吉格教蔡玫珞鍪皆儒學生教早世曾孫男九謨諧許詠詢詔誼誦

篆君之先與予同出梁將軍忠壯公之後忠壯十四世至唐檢校御史中丞歙州都知兵馬使澐晉起義兵拒黃巢其長子檢校户部尚書仲繁分兵守浮梁曾孫中奉大夫令涯始別居善和又十世至宋武舉狀元鳴鳳其族益顯鳴鳳之從兄光岳傳四世德緊國初以行樞密分院都事守景德鎮有功君曾祖也祖儀父景韶皆以德善聞君以卒之年十二月十日葬本里方村大塢口丙向汪氏葬谿頭觀音堂後都事府君墓左午向與從弟教諭文之母同穴而居右蓋君之瘞於今廿四年而恕保亦年六十餘矣乃自為狀走休寧請表其墓命予以疾謝文事謝益堅又俾其侄僎館中以必得為志嗚呼若處士之所樹立由孝弟而施之家及其族以達乎一鄉雖古賢哲亦不過此使進而有所為于時則豈特為一鄉之士而已然有子若孫克延其緒因將有在此不在彼者夫豈以富而貴而榮哉爰攄其概之畧以為表俾程氏之後人有考焉

李處士景暄及其配方孺人合葬誌銘

義與孝皆人之大節也而不可湮者若祁門李處士景暄夫婦殆庶乎無愧其名者與顧人尚不可作衆處士之孫大欣予避閣請其詳條其狀爲題其墓曰義孝而銘之處士諱爍字景暄也上世出唐諸王孫居饒之鄱陽既以避亂之亂徙歙定居祁門平溪之新田族日大傳十世曰敏三又析居溪東五里外地曰李坑嘗稱爲今曾大父昌生元季不樂仕大父宗業名甫家以從來其兄宗厚俾獨于學求樂中仕爲刑部主事而已亦長且試求家則其鄉父友欲皆希老者嘗以務不自署見其志婺邑之業氏生處士無他子惟寬之然處士亦悖瞻風成能自約□植經師林書即涉大義而以其餘力習琴弈與法書約勇諸玩好弗御也秦務农穡夫婦在業奉祀盡哀事一姊尤篤撫其甥孫恰于孤悍而成之年於取甲科官刑曹處上未始有德色壯歲嘗一遊湖湘□婦代號處天居士足跡罕及城市惟急于利濟稱其力恒恐

弗濟邑儒學大成殿圮捐金助其成屋廬穢而族人力不勝徒者中任之自是泰推公于四十年凡一鄉之賴公物佃負租者多不責其償甚之請贈以其居者燭其麥勸分詔下即大發粟賑饑以得請巨室雖貧亦服之蓋義民非其志也鄉射禮行必以處致之然亦親其衆何如而後出規議其族黨其如遠祖之祀下族勞賞于其衆以爲觸者之苦于險阻也鑿山路以渡江而開水道以通江新人誠其惠利尤博又將朔先祖歷先正之禮以詔其後人以疾革不能卒事矣處士平居恂恂性不喜酒然燕客必盡歡御家無失而不倦儀之有化者於其閨而穆穆然秩秩然所以爲者殷然行弗衰有古義士之風焉方孺人出休寧□安□處士以孝事舅姑舅姑□飲食必親嘗以進葉氏姑性簡嚴弗可意或終日不□遘人由承之孺人□其後常乃退有家政雖疾亦強起旋奉舅姑之亡也擗踴辟御時物非以薦不入口奉祀事祇慼如其生室處之彼此也□外樓奉□遇像時火發徹甫下樓即焚其門人或爲咎之者孺人曰餘物可得此像一失可復圖邪舉族咸稱其曰孝婦孺人毋家中落有從子生未聘孺人爲營室遂有後孺人性樸實不好世俗機巧數見欺父奴僕覺求始魏處之戒其過而已家人感勵多則謹畜處士之所以勤其身叔其家行無間于內外者實其伉儷相資以成其大則義與孝而已矣處士與孺人並刻意教子其長季授家政其仲遠業儒厚其師友之資而勸之成益興時以其業而爲其親之光者可企也處士卒于弘治辛亥八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八孺人卒于壬子正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有九子男三長潛次汎彥夫也次渼女二長適仙溪許大用次適本里吳詔孫男二長桐次㮚孫女四尚幼諸子以壬子十二月一日奉處士孺人合葬于平溪之原送者千餘人銘曰

有義維夫有孝維婦執善在躬弗紛于度處士□□天年克顯宗善始令終平溪載封弗崇我卿弗頌于我視此刻文無庶其本於義與孝後人必昌能發有祥用昭其藏

程君用堅墓誌銘

率口程氏之彥曰用堅君諱彥其先出梁將軍忠壯公自歙篁墩遷休寧新屯再遷苑山至諱敦臨者始定居率口傳六世曰相卿於君爲高祖曾祖思德求樂中以才舉無仕謝歸作綠繞堂以佚老祖文成益自植嘗新其先世塚山樓父嘉和亦粥卒溪書院以處學子蓋其三世有堂構之功里人嗟異嘉和娶雲源□氏女生君無他子實寄愛之而君性醇謹出就鄉先生曰進于善不自修以煩父母既授室即受父命綜家事凡禮賓客接姻鄰御佃傭計歲穀應公家率有規緒而不惑于恒度見者不疑其爲少年子也率口之程大以番君其父嘗忠壯行祠續程氏譜承輯先世遺文□□□以底成其子修復未元以來祀域之被侵者偏從伯□□□□□□三男亡哀致疾幾弗可救與之而後起父側室劉衍男以銘君□□娣肯之成雖後伯父清和仍均

産以益之君事一姊遣二妹皆盡禮中失其偶遺孤煢煢無依繼室恆但焉弗能舒事撫鞠至服食之微亦周兵備至既長畫使之業儒每勖其勤學厲行為先業君平素隋重悉淳厚見睆者必正言折之人有急濟之隨其力遇事雖集或身任之不好益一鄉方以為可特而一疾不起弘治庚戌十一月廿七日也君卒無他言惟以不及終養為憾屬纊前數日家人以後事請徐曰事在文衍　吾君長于云君生正統戊午十一月二日得年五十有三娶坑口孫氏處士義全女性敦敏事舅姑能得其懽相君勤儉底于成家卒以成化己丑八月十二日得年三十有二子男六人曰文杰武杰俊杰曾杰林杰復杰曾杰易名曾為儒學生林杰君繼室高溪孫出孚世俊杰側室安出孫男七人曰從起從大從道從寧從速從先從進孫女三人曰婉瑛瑞俱幼文杰等將以癸丑正月七日奉君合葬里之下唐房貴中向寅前期以狀來乞銘予與君同出篁墩為族兄弟嘗為予言方君病拜嘉知處士手室張與族人

講道東溪書院而君又特遣曾從予學不謂其遽至此也嗚呼悲夫銘矣可辭銘曰

待嗟碩人爰族之秀朝弗及年以弘所受有眷未發有子克成執遺慨兮銘詞之與

汪君本寧墓誌銘

弘治己酉九月四日汪君本寧年踰六十鄉之人摩往壽之需予頌者盡相屬予遣因竊歎曰汪君何如人而致是及至是年壬子七月十二日汪君卒鄉一人又摩往哭之曰嗚呼何斯人之不淑也於是其弟泰常等奉君甥其君季以狀石績山令其子元儀來乞銘予雖不及識君然得諸鄉評也久乃序而銘之序曰君諱泰讓其字本寧世居歙槐野曾祖國徵祖士美父文厚皆以行義聞君生而俊悟倜儻無羈馳澳怨之綻從師授書亦不業章句志在克宗妙心計毋出遊江湖間必大獲而逗生是産日碩貴日豐遂以伸其志君早喪其母江孺人畢力事父將適之養務得其悦適而後已父沒益謹于學士大夫尊古禮以葬處事從兄弟六人極友于推及宗姻亦敦睦無相訾者君雖富而好禮秉義自本汸然過貧乏則賙之恆惻然不及貸而不能償者多不責其報里東路接汪金嶺磵鶴行者君召工伐石而夷之其費甚鉅神佛之居有頹圮者亦必捐君而完葺爹歲大侵君捐金助有司以賑饑得冠帶之榮繼有　詔勸分富家多規匿者君病中慨然曰此何如時而忍自殖以困吾人邪屬所親輸其幼子出應官輸粟六百石得如　令旌其門太守濟南李公慎許可為大書尚義二字揭之初君壯未有子識者曰汪本寧善人也是必有後已而果然君配宋樹鮑氏甚賢不克偕老生一女適琶塘胡某而卒側室生一子曰元傳聘芝黃程氏女惟汪氏徽郡世家皆祖唐越國公與程世姻而槐墅在歙為盛若宋提刑公起進士為名法從臣族益有聞蓋今三百年而處士以恒健起其家以惠穆勵其行歸然一時與顯者埒銘終詔後於是為宜矧予嘗聞其風而頌其

生者哉銘曰

其望越公其里槐墅有敞一人曰本寧甫維積孔厚維嗣必興安此玄堂百世之徵

前奉訓大夫鄭州知州洪公墓誌銘

公諱寬字有約姓洪氏世居徽州歙縣之永陽里其先曰龍圖閣學士贈少師中丞顯于宋族大以蕃人姓其地曰洪坑公曾大父楚善大父宗顯父葆但母江氏其德善之詳並見公所編洪氏世譜公生九歲即選補府學生治戴記淳實淵穎不妄言笑人咸器之以景泰庚午領應天府鄉薦再試禮部登乙榜卒業太學遂以成化丙戌入吏部銓授湖廣桂陽知州州當猺獠破劫之餘公為甃城壁作市區禁侵暴勸分備荒民漸復業桂陽古府治有縣附郭　國初以州治為縣以府治為倉民弗便公言于　朝請復州治經畫規措不數月告完而民不擾方迎父就養居一年以憂還辛卯服闋改河南鄭州時荊洮府于汝寧潛

而于聖陽山立會府于開封徵夫役十六萬餘人使者方斥公懇言州
狀民勞免其半癸巳歲大侵奏免租三分又請發陳粟一萬石與官粟
與濟賑危急可拯巡撫都御史武進楊公璿等之下其事諸府民賴全
活甚衆賈魯河及白棗河歲病民公躬視相之而患息州城壞不治公
蒞壽之成加壯焉汜水古崤關議者欲葬之公言崤即虎牢古險塞時
平固無所事守若卒遇歲饑盜出不測其孰禦之故也以為不葬便卒
存崤關公治鄭久民感服其惠歲輿救祀而鄰境陝汝諸州訟不決者
亦請于公政成下學乃一新其學宮刻許文正公大學要略諸書迪諸
生又新鄭大夫子產之廟以風其鄉人州民李度家貧歲凶鬻成衣樸
袖卷其而民問駒犢多數生者人以為德政之應巡撫都御史江浦張
公請旌異之山右原公請以鄭陽知府 命未下而公以疾解組歸矣
公既歲益端居不入城府合曾祖而下十六支聚居一門內外有規歲
序有與周郵有等里人有事亦相與就質焉成化丁未十二月二十六日
（篁墩文集 卷四十五 一八 廿一 一海）
終于正寢享年六十有二配汪氏先公六年卒子男四人長達充家不
仕次迪禮部司務次達成化戊戌進士歷知莆田洛江河三縣有聲今
以監察御史 召次通府學生女一人適汪鈺孫男八人長儒次傑次
休次伊次倖次伶次价次佶孫女三人達等以弘治戊申正月十一日
奉柩葬清泰里河塘上鳳山之陽以汪樹而以狀來請書其墓上之石
臣當天順中予始獲與公友嘗同上禮部先尚書公保襄毅公亟才之
期以遠大而公所至有治績為聞人亦可謂不負其所學者矣矧其官
大夫有賢于法宜書其德業德履之詳以昭于無窮則據其狀之所述
而銘之非予其誰哉銘曰
緊大夫公系出洪坑儕弼儒科為時之英一治于楚再治于鄭劇繁行
才惠民有政聲風俾關力關高翔孰尼其行來歸故鄉有赫爵興世德
之驗振華樓此公也何憾鳳山之陽惟公所藏紀行刻銘百世之光

太孺人黃氏墓誌銘

太孺人諱回字回卿姓黃氏世為越之山陰西莊郵故贈文林郎廣西
道監察御史直菴程公諱梧之配今中順大夫徽州知府昌員之母也
太孺人生有淑質其父樸雲處士廣慎所宜嫁而直菴之父雲林隱君
紀亦審於擇婦因委禽焉太孺人既歸程氏勤必循禮奉舅姑旦夕起
居必[illegible]無墮容處娣姒御僮婢莊雅相宜而凡供祀主饋蠶績燕客往
返慶弔之節悉有常度其事直菴無鉅細必以古賢相規肆直菴有成
于學業仕為閩之龍溪教諭升蜀之重慶教授太孺人叶其勤苦幾二
十年凡諸生之材者有立貧且孤者有助多太孺人慈贈之而直菴行
為兩校生徒事之如生已恒恐其去也直菴在蜀子女多長太孺人請
以伯子司方綜家務叔子司員為儒學生且為直菴納湯氏于副室曰
我將歸佐吾子未幾司員舉于鄉遂登成化戊戌進士第直菴因致其
攜與太孺人並享禄養者七八年司員自唐山尹被 徵為御史有直
菴之喪既免喪入臺居三年而復 恩典贈直菴以其官而太孺人今
（篁墩文集 卷四十五 一八 廿二 一兩）
封安人[illegible]員得今 命一按關中再按[illegible]石轉[illegible]時勞推[illegible]擢郡得便道
[illegible]太孺人于山陰太孺人[illegible]以訓其子者一以忠廉語不及他蓋抵任
未[illegible]弘治丙辰冬十一月九日也距生永樂[illegible]五月十七
日[illegible]八十有[illegible]子男[illegible]司員[illegible]太孺人出司溫司和湯
出女二[illegible]孫男[illegible]鑾鉉鈞鑾鈺[illegible]
鈴鑰鋼欽鉅孫女九[illegible]繼[illegible]柟秦佐叔[illegible]
[illegible]錚[illegible]早世先是郡守公
命予[illegible]休寧之[illegible]山承開[illegible]郡之民可以嘗
休寧[illegible]
自奉太孺人[illegible]山之[illegible]久謝[illegible]
公之[illegible]按[illegible]侍御經之狀而為銘銘曰
[illegible]
[illegible]之光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五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六

碑誌表

故參政大夫常德府同知致仕李公墓表

知徽州府事李君聞其父常德公之訃以日解官為位持服不俟從中之號慟以請曰吾父明年齋八十矣計將以入覲於朝取道東還與吾兄弟六人者上堂稱慶少盡歡日之私不幸而遽至大故將歸于新阡以圖不朽者惟是墓上之石所以賁我昭考者敢以累執事不佞固辭不獲命良而君其事狀來乃不以為之曰公諱泰字景和濟南新城人其上世以雄甲邑中丁亂而圯至公曾大父景始克以儒起有立復其家大父彥甯父俊升皆能謹嗣拓其先業益饒于資以公貴贈文林郎龍陽知縣加贈參政大夫常德府同知妣邢氏累贈宜人公兄弟凡四然父母獨奇愛公曰興吾家者必季子也稍長遣補郡學生穎悟過人識學者恒以冠選期之而公數以不偶上太學行益勵不欲為佔畢之學自號致軒以見志景泰丙子遂入吏部銓 廷授任定之廣郡知縣參承恭而政即緒丁內艱民詣上官請留不果天順與服闋起補常德府之龍陽值歲祲荒民大饑公盡發倉廩而又勸分富民則驗口以給帀歲以贍所全活者數萬又為之具種子以田宅牲畜與室家與攜撫摩招徠復業者早來不使吾民飢其得民如此守勢將仰天祝曰令不可得百姓以不忍生民歷山中遇中材者留得之數足而兩洋澗以出民貢天兵從 王師征廣西洋不可制上司檄避四十里公業曰至此州止沈夷在過迄不敢違巡按御史數才公以 閩知民數千處道悲慟衣履為之分裂公一一撫之曰我將加小衛學民數十心語曰是非所以政化也規措一時丁

逕舉而得泉郡人德之節諸道率者非死事巡撫都御史姜公々於衆
中察數人者詞色異拘之別所少傾果有捶其奸者人驚以為神由是
爭自首者以不從役者三千餘孫第知是少府事々治民爭一如常德
湖南軍與公督民兵數千入辰元州省軍又副公督數萬赴武岡雜軍
餉皆有成績而還歲告遷□病司官卒坐累左遷議罷公々臧常慣三
之一弊成無不中度者巡按御史後上之　朝賜誥錫異將有守郡之
權而公浩然有去志矣公孝友恭儉出天性律己嚴蒞任日即召諸子
曰汝曹勿以吾得官可自肆命猶其志于庠長者請業暨大者請業儒
幼者請如大兄志公始釋然請業儒者即今太守君也家居八十年起
居服食不異草布鄉閭相戒以不義為恥邑大夫就而問政如禮大師
馬卒以弘治壬子四月二十有五日享年七十有九疾革命書遺言戒
仲子曰廉慎終始為　國為民戒諸子曰勤儉言學毋隳先業語不及
私配黃氏贈宜人繼羅氏封宜人皆以賢明佐公篤業撫之子男六人

長廷年義官以醫為次廷壽成化己丑進士歷監察御史以直道外補
延知徽州府事次廷齡大學生皆黃出次廷福次廷祺並為儒學生次
廷祿廷祺羅出廷福廷祿皆側室田出女三人長早世次適士人智彝
次適儒學生陳某孫男八人長瑋次琇次琄大琮次璜次珩次璇次璩
孫女六人□不悉書承之吏氏矣觀公之所樹立若龍陽常德之政倪
古循良之臣豈多讓哉而家聲之子紹其學名益顯法其政聲益弘所
以敬承公業者然為一時之望者蓋方進未已也然則源泉之
澤所竹之紀大筆持書當卑日見之公又何憾于九京也哉是為表

翠琛處士胡君墓誌銘

新安舊俗有得于先正之遺風故好禮尚約無慕于奢侈之習四方以
為難數十年來浙以銷歎而漸甚于親迎餼贈儀宗佛事時儀踰越所
費不貲附身與棺者甚畧而迎僧誦經行將逐重侵之作無間間焉有之
則亦假其示他憑附非用其情也歙胡氏汝哲介其友王宗植以狀
來請其考君處士之墓之銘謂按□處士出其寮葦甚詳遂命其子以狀請文
嚴然悼今概皆義不獲辭處士諱虎字士儀世居歙琶塘曾祖先達當
元季嘗起義捍盜以安鄉人其配則師山先生鄭公女弟也祖伯泰
國初被薦不起吟嘯翠屏山下學者號翠屏先生考茂美亦名士祖妣
許妣吳繼鄭皆里之舊家處士幼敦敏如成人居勵學出幹蠱務得
其二親之心乃已若美君皆葺譜收族處士佐為之不以號其豐歉為
詳略執二親之喪過哀而皆塒安盡又以楷里居琶川原有陂塘中塞
處士計間官調役則民食因書東以喻鄉人復田出貲不月工完其患
利其偉以義接里社之祠使祈謝而灑祀佛老一屏絕之里貧病無告
者拯之視其力而材良行修之士必偈延之為里塾師既築室端居取
庭草不除晚山相對之義自號翠琛居士々夫間亦因以名焉又擇里
北大白山麓為生壙而以弘治丁未正月五日卒享年六十有六疾革
前兩日乃諸子付後事神氣不亂配方氏業源人是華女嚴正有禮族

黨賢之子男四人長即宗次曰名曰益曰滿孫男六人瑩以壬子某月
某日處士承世緒而能不墜其所稟和易曠達有語輒盡雖無位守而行
其所者卒多文學之事閨門之內雍而不譁然義不可者未始狗時為
之居家奉身一以荒儉非禮不接大賓衣不兼食不重諸子承訓奉其
行無改亦可謂維師守正之君子矣嗚呼使一鄉之間得胡處士者一
二為之表則烏有不能返淳樸之俗以復于先世之舊觀者哉而今已
矣可不銘諸銘曰
孰覘其光弗之慎兮孰晚其時弗之栒兮有歸其余業之振兮有昌其
人澤之浚兮

溪東孫處士及其配吳孺人墓誌銘

溪東孫處士彥正捐館之三十二年其配吳孺人始告終其子玄瑋將
以弘治壬子冬十月二十四日合窆于向雲塢之先塋前期奉敘以口
徐隱以與今蕺溪汪琳氏二狀來請所以服其墓者于章善不憚而隱

琳之狀亦核可徵也乃序而銘焉序曰處士諱待德其字彥正世居徽
之休寧曾大父希佺大父宗慧父士陽皆以德稱里井鄉母陳氏戴氏
生三子英德京德處士其季也士陽父卒年未四十有母在堂而英京
亦早世處士能以孤子起家舉事其兩世與亡之志廠則即延師講學求
琴不伍于俗而以三省名其軒志趣業成比之士陽所得可不替益盛
矣處士風儀峻整重然諾好行義正統中郡舉大家資守師處士當行
即走行在所上言母老欲侍狀獲歸益刻意于善嘗值歲饑賚其
世父用規發粟四百碩賑饑而中統之以是用規得如令受冠服之榮
處士亦自是於貧者必隨其力所及歲贍之粟爲通衢病完帶者於其
券英德死有女幾然處士子之及笄擇婿刻溪吳士元溪東孔道行者
無所憩亭其處曰以濟困明族孤寡而擇乎賴是者必振之使有立至
於拓先基表先耀尤惓惓奉其責而不以自道也鄉先生尚書楊公侍
郎吳公都憲程公並稱其爲人而與之納交焉吳孺人出邑之臨溪叔

祥君女也佐處士有禮尤善以勤儉持其家而於族叔與處士相高
奉孀嫂甚謹既夫壯于而爲處士置側室邵氏汪氏知婦婢遇相從有子
親教育之成而處士不及見也孺人年益高于家益建尤行至於窮者
蓋暴者賑一時名宗宰自以爲弗及處士生永樂壬辰九月十一日卒
天順辛巳六月十六日得年五十孺人生永樂癸巳五月十八日卒弘
治壬子四月十四日得年八十子男三人長世美邵出次即玄璋也今
長區賦次玄圮女四人長適歙邵村張楨次適同里東程昂次適稔
溪南吳道榮次適藏溪若大母之族也孫男二人長寬次倩孫女四人俱未
行曾孫女一人尚幼予觀郡乘謂新安地斗僻而風氣淳故前代兼族
多以避難來居苗裔相承下其祠墓奉訓弗替殆不識盡作氏譜以
爲江東諸公子之後至唐曰金吾公碣登始居休寧之藏陽七傳曰大
公遷坑口又九傳曰子厚遷草市至諱宏又君當宋季來居溪東生安
卿則希佺之父也吳氏譜以爲漢番君之後至唐曰侍御公少微肇其

令君[illegible]須以文名章七傳曰[illegible]未君休寧令生五子分居各處
該處與叔祥之所自出者也若處士孺人之賢與玄璋之志[illegible]內
宜書和子又郡惠其先世者所以迪其後一人俾刊諸石也銘曰
本焯一士叔行在躬先考有友世幾多矣孺人嗣之無廢無妨子也克
承職是之故煕煕高原同其之鄉有一其防燮平仲藏大江東學畬水
迺法聽斯敬斯繩後之休

休寧率學士程公昭求誌銘

予於諸族中于弟特才公昭而公昭以叔父事予然謹于九上之明年
忽以公昭訃告爲之悼惋不懌者累日又七年南歸過家僕其孤其子
法出其遺像示予既然公昭殆不死觀也法泣言塚上之石未有銘敢拜
以請會予疾不能執筆又之公昭族弟敏政學數以爲言乃序而銘
之序曰幸按譜程與予同出梁將軍忠壯公至公昭爲三十有五世矣
公昭貌癯性介在童稚即舒舒若成人居以氏之曰後有炳然振吾族

者將在是子乎因名之耀字公昭[illegible]吾開發於經傳不必
成誦而講說數釋卷中理精[illegible]其男氏汪世行令君
諸其父鶴曰耀也慈是不可[illegible]合世行往華陽望與俱
以是學益進事於彼歸彼[illegible]不歧諸同舍者多從其業精卓
至於事可不行凡亦特以咨度待[illegible]道政尚嚴於休寧亦進公
昭俾與秋試不偶而汪令君改並新昌公昭復待行令君每喜從宿儒
問政得失於是公昭獲往見張太史廷祥彭狀元敷五兩人亦皆器公
昭曰佳士公昭每識凡卓卓不苟尤篤行義事父母能養志與兄炫及
弟焴一不失和度父喪極哀卹去浮屠法不用祖墓故于歙江氏毅然
與兄協力愬官必直之乃已予嘗會近族人作統宗譜公昭與焉凡
有所考誤正譌率先意與予合在新昌又佐汪令君作縣志蒐摭精詳
亦犬然可觀後竟以積思苦學得羸疾不可起公昭曾大父敏大父現
與其父三世皆有名里中母王氏令君之姊也公昭生正統戊辰四月

六日卒成化乙巳閏四月十三日得年三十有八娶里之吳氏子男三長法次儀次湜。不育女二長靜適里人吳邁次止尚幼法等以弘治辛亥十一月二十有四日奉柩葬所居西園負乙面辛於是公昭之卒八易寒暑矣悲夫銘曰

九仞垂成忽告迎乎 里風馳瀕而止將嗟若人適類是命兮奈何爰乎此

處士李公墓誌銘

高邑李公之治徽州也恒以其父處士春秋高不獲迎養為歉士夫間為作公餘愛日詩載辭之少間將上其績于 朝討取道可歸省而部使者以郡事重君留不遣先尚書莊毅公夫人之喪又繼 督楚事弘治丙辰春正月竟將處士之訃君號慟累日命其子來休寧請曰珍不佞幼見知莊毅公且拉岬典于茲未即工而去有遺假爲雖是門下之義甚父敢以銘託于敎書嘆曰嗚呼君之用情摛我也是何可辭按其所自狀李氏世居真定高邑曾大父德甫大父安 國初嘗有以贍生論戍遼東處士卒其宅家焉父宗娶于梁生處士蓋永樂戊子歲九月二十五日也處士諱鑑字克明性孝恭友雖處行間早失怙而執禮讓喜儒雅不失故官家法度時當宣德之後戍邊之為賈人走四方以自殖者處士謝曰商務華農務實[illegible]敢以貽後之安嗣由是竭力服田以奉母生盡其養沒盡哀又[illegible]銘為之娶[illegible]費家用斷然歲時祭祀有常而周窮濟急[illegible]力之所至無[illegible]鄉隣翕然稱之處士見珍有倫質恒語人曰是當起吾家者遣從師授學底于成遂更嘉嘆以處士為賢處士卒弘治乙卯歲十一月九日享壽八十有八娶侯氏有淑德年五十九先處士卒繼俞氏亦克相夫子男三人珍璉瑞珍舉成化丁未進士授徽州府推官有治績璉以功長五十人[illegible]出[illegible]俞出孫男七曰來鴟來鳳來鵬來鴻珍之子曰芳華[illegible]之子鳳鵬鴻皆郡司儒學生女四長適廣寧左屯衛指揮 周徵男聞次許[illegible]州[illegible]按察司副使文胄男三省次許適正千户梁俊男其次在室珍歸將奉處士與城西五里許錦川先塋以侯[illegible]於[illegible]趙郡李氏在唐族極盛著望文獻公趙國忠懿公父子與其孫衛公三葉相唐而高邑族素立名在譜吏傳流嗣多賢宦業不乏今其世遠矣而處士實出高邑又得郡推為之子意天於善人之久訓者將振之也然則紹先烈以上及其父俾發聞之恩實自珍始而增耀于家乘不有待于與曰哉銘曰

維趙李氏積深慶崇我先其先浮海而東[illegible]向孚有淑一士膺壽孔多亦既[illegible]其子身雖往矣不亡者存源原有需赫其 [illegible]西城錦川中作幹表其堂刻文永矣斯兆

沙溪處士汪君墓誌銘

郡學生汪祚奉其大父處士君之命來從予學于休寧南山中踰年于往報君歙西沙溪上時君已抱疾不能與命祚樓予于堂因宿焉明日祚導予徧視其所居曰此為稼同以斂穀此為靜樂以佚老此為三益則家塾在焉皆我大父之所力營而貽後人者也又出發其所居之東曰此為忠烈行祠以奉先世祖越國公此為宗德祠以奉本支祖司農府君以下皆我大父合族人而為之圖成者也還坐堂中則又手一帙以前曰此為宗譜編以紀先世之文獻亦皆我大父之所裒輯而將刻梓以傳者也予因撫然曰賢哉汪君惜不獲識其顏面何如人願其所立有如此者嘉嘆久之乃去去未幾而君果以不起聞時弘治壬子冬十一月十有四日也予既追算君而祚來以銘見託會予有

召命不及為乃使人尾舟和候始克序而銘之君諱遵字宗裕曾祖後德祖子原父胄新母黃槐飽家女生君性孝友不群眾若以為是真能裕其宗者居父喪一用朱氏禮比葬或上其儕于官以撫侍郎周文襄公曰此禮也焉得謂之僭哉抵台者罪一庶妹失愛于父君厚其裝遣之與二姊同御其家最嚴對妻子未嘗見惰容與鄉族則甚和而亦不苟同也杜環錢為鄭氏尊以均之乃已又嘗言縣官新安地多山而瘠

訓五穀之不藝桑柔以自給忠信果其言為下令民獲利至今君自處最儉而好施予代人官征而不責人之私負以息告者必周之於士尤篤寓秀水日有胡英林鳳二生才而貧君數資之遂相繼舉進士先塋上下二十世悉植木伐石為表墳菴以叙于異姓者俾勿翦十朝而復之歲與族人四會食序昭穆于孫族姓多聚叙鄉中從子疹瀛相繼領鄉薦而祚亦負志力學有可與以成者君不及見也沙溪之汪出越國公第四子之後居歙之唐模十一世祖叔唐宋崇寧丙戌進士歷官司農少卿以忤秦檜不大顯司農生右海直秘閣刑居古城山史有傳君海生常州倅擇善擇善生建寧祭判時中祭判生貢元起莘起莘生人鑑始居沙溪後德之祖也貢元當宋季嘗領家旨與北屠城之師而後德受業鄭師山先生師山死國將以孤託之蓋累世以節行聞宜君之所立如此也君卒年八十有一配溪南吳氏持家有法族富稱其賢年六十有九先君卒子男二長隆孫亦先君卒次貽孫女四長勝

貞適渾渡黃齡次松貞適溪南吳嶽次柏貞適倣縣知縣江昌大賢貢適瑯塘黃迦孫男五長道祚次道彰次道克次道芳次道珍道祚易名祚道彰易名魯並為郡學生孫女三曾孫女六墓在古城山祖塋之右初越國故廟在歙雲嵐山發源孫元帥同當協國將積田奉祀甚盛廟祝沈氏冒姓而有其田君合族人言之官不報則移書發源諸汪君令成都太守奎山東憲副進大理副卿江西僉憲舜民言激切動人諸汪義之乃以委元帥嗣孫宗紹主其事繼二十年不失而君任之益堅事卒白人以是奇君而發源諸汪皆子婿家也故知君是詳而銘不可辭銘曰

沙溪之汪出宋司農濟厥儕淵懿公之宗數百年來有啓有續逮處士君志彼前躅蹈義秉禮卓乎不群嘗挹仲深學非在文其貴以天維德興匪其學以身有徵孫子古城山巍巍樹樹鬱鬱君後何憾式全其歸有道之碑充副者少卿評既公銘有徵衣

故府孝子黃府君祠堂碑銘

以溪瀕黃氏以成化乙酉歲建其遠祖孝子府君祠于里第之東每歲正元日子孫進謁禮成長幼以次拜起序飲而退二仲之朔歷族長率子孫以勝祖考配禮畢飲福序歷具有規約而前歷副出于五世嗣孫之山行之歷二十年矣府君諱伯令孔歷職方主事華始具有狀請為其碑之以又觀居書孝友傳之歷以孝旌與者二十九人府君與名而孝行其事蓋川邑志嘗以其事上獲銘申史官也走乃觀考鄉乘參家牒與宗傳記而書之曰府君諱尚本以孝之族自邦門左田東遷休西九里之屯村後徙岔起黃之族人某其發也乃以禪鄉井乃更號黃屯府君曾祖諱珪祖諱亮父諱先母程氏生府君而卒繼母洪氏實撫府君天性純孝奉親以孝聞事初洪氏抱疾危甚醫不奏功府君刲股肉作羹以進疾隨愈父士龍工畫後不絕聲逐廬墓終身墓在十四本木連理者四瑞應世以為孝感刺史盧公上其事得旌表

門閭蓋貞元十九年也府君生以上元庚子三月七日卒以太和辛亥十月十三日享壽七十有二葬休之向杲寺西配程氏子三人曰文瓚文炳文德果然之亂自黃屯徙溪北居之雖重其孝行遣人慰諭下令毋犯其家號溪瀕黃氏迨今幾八百年子孫不下數百人勤生力學衣冠雜偉見之者曰此孝子之後也府君塋歷更代頗湮沒荒草棘而往來者輒相指曰此孝子之墓也嘻府君何脩而得此于當時後世哉一好德之心同爾自后王降德之與廢孔曾授受之書誠以為世無悖德悖禮之人斯化行而治可成也使唐之季在位者知孝則事君必忠蒞官必敬任文無所售其術牛李無所成其北宦寺方鎮無所騁其惡順德樂而犯上作亂之事此其以孝稱若府君者多出于遠外衰敝之間其盛奈何成化神格草木化被鄉土之人亦未始不作興之而終無補于治也昔木子曰向康下車即詢唐孝子能仁勝之墓守為文旌之然後其禮未又言之朝詩復旌門如侍下賢君子之急先務蓋

如此府君之名實與仁聯其列女[illegible]他日與良有[illegible]者取法朱子追表
其門與祠相高感動其民人以興于行者副我
列聖孝理天下之意哉是既序其事備書史之闕且為銘以系之銘曰
先顯新安環山帶川自昔儒宗[illegible]生[illegible]居三百年名著國史有歙一
人曰黃孝子惟是孝子[illegible]凡天倫莫尊其親巋巋厥誠早衰失怙鞠于
繼母母疾莫救樂刲其股佐以進母疾獲痊茲匪人力實感于天父
沒悲號夜以繼日廬此墓左終身不釋有樹連理有芝競芳年彼草木
匪孝何祥里人驚動既既致齋府斯刻史牘首言狀
當宁曰嘻孝哉君人徒旌其門式降恩綸梓揆號 見者傾嗟從盈一
人列邑風動閭世既久居非蘩殄蘇自戢族弗政侵州人錫類有蕃
孫子遷度來居亦數十祖祓宅之東爰作新堂奉其宗人以奉祀營鐘
鼓有嚴籩豆夙戒孝子來享生氣如在熟非人子孰無是心觀感攄充
匪古斯今惟孚無遠邇焉孝理廣用化成圻內伊始有美嗣人或奢
〔今古王徵文集卷四九六 一八十一頁〕
于朝或成于家孝澤孔昭我作銘詩勒之貞石勗哉孝孫永保無極

孫君以寬墓誌銘

新安孫氏在休寧者以雷溪為顯至詩忠原者教授汉口程氏而居焉至
以寬君再世矣於是又有汉口孫氏汉口分世業殖與雷溪相高非以續
者之有人而能邪以寬其字也諱存仁性淳樸善事其父母其父曰岐
隱翁母曰富溪程氏皆愛賢君曰孟當益興吾宗翁之季曰蠡隱處士
富學問吾子許君從之游而觀年高有弟七人闔門男女百口日給孔
艱君慨然曰學不可終遂矣與諸弟謀幹蠱同其之先業之艱勞乃心
力無敢異議居數歲家果益興如觀言為既致大阜忠所以維之者乃
立條約不私蓄不析居婚嫁祭祀燕享有出納比閭間慶弔群作周恤[illegible]
悉按古禮慶口行者為之節且延師儒訓子姪躬督教之由是汉口人
稱家政之善者必曰孫氏君又將建先祠耕祭法如浦陽鄭氏而汉汗
不果君之居曾大父詳興大父昂始居汉口者岐隱翁諱恭啟則有些

君鄙亦出程氏範相承賢淑有聞君平生好簡進惡侈靡乃獨愛翰
墨而玩之不斁因以翰墨自名卒成化壬辰歲九月十九日得年四十
有二丈夫子三廷傑廷瑞廷式女子一適程永浩孫男子二文進文緣
孫女子三以甲午歲正月十一日卜葬里之白楊塢二十四年矣廷式
始以君弟正思之狀來請銘汉口富溪之程與予皆同所自出且聞
廷式兄弟與其諸房守君之家規弗替至今然則君豈值一鄉之秀而
已是宜銘銘曰
無秖承孝既博之賢念鞠子哀既盈之愧有堂構矣亦學友于齊彼家
規莫之敢渝學君人兮胡弗壽[illegible]月日有言不亡者在黃花汞汞白楊
蕭蕭最行勒銘惟後之昭

處安汪翁墓誌銘

歙桐墅汪翁以成化壬寅四月十五日卒于家其子秦謀葬其姻家國
學生程陽來狀來請予休寧道予方以服闋入行李將入
〔金星衆文集卷四十六 一八十一頁〕
朝辭之而陽亦予為族孫請甚堅乃不克辭而序之曰歙西諸汪皆唐
越公之後而桐墅之望猶著其先在宋有諱應元者事理宗至提刑乎
嘗傳其論役法狀而論之事抵文簡有愛國活民之情又嘗得吾宗丞
相文清公所為誌銘而知履行之詳審其為一時名流不誣也公之族
甚蕃而庇于元季之兵燹至翁之大考國佐始出而振之考士美又克
繼之遂長一區之賦有名鄉曲間士美君三子翁最少而性淳慈與二
兄繼長區賦能不墜其父業二兄繼殞諸子尚幼君益自刻厲以允宗
植家為己責上奉其父下撫其子盡心力無違禮又推其所有以賑公
家而惠其鄰里姻戚宗黨之不給者由是義聲焯然起一時就者
以平累者以歙教其二子讀書敦行如己志二子者奉訓惟謹君因自
號處安翁以家事付之而自適于溪山觴詠間不復關世慮杖履所至
人必以為榮卒年八十以成化壬辰九月二十六日年七十五
娶翁仲兆升男二[illegible]女二長適柴磯鮑泰次適[illegible]吳權

次公尚三長元俊次元傑次元仲孫女二長適劉以次適吳某曾孫男
二長入卿次鍾墓在里之獻塌保穀鄉麥浮之原其㳺行若此嗚呼其
以狂忝于文獻之族而法不可以不銘者乎銘曰
一鄉善士衆所推尊者以勸爲善者規成此下俗淳弗爲虛女汪翁宿且
耆尊尊好義老不衰速膺榰屏百歲宜令其已矣寧不悲盛德之後嗣
者誰子孫說慶所遺鄕塌之原山水奇我銘敢比林宗碑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掌通政使司事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致
仕張公墓誌銘

弘治癸丑夏四月二十有六日掌通政使司事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
致仕張公卒于京師之第訃 聞 詔遣官諭祭其家仍命有司為營
兆域如禮於是公之子兵部車駕郎中恍將奉柩歸其鄉前期以翰林
編修白君鉞之狀來請銘謹按公諱文質字允中世居永平昌黎相傳
其七世祖勖嘗仕元為翰林學士承旨恭公之曾祖曰繼和祖曰廣考
〔倪文毅文集卷四十六〕一八 十三 一半
曰鑑而磨嘗仕為山西繁峙縣沙澗驛丞兩世以公貴並贈資政大夫
工部尚書祖妣王氏贈夫人妣楊氏封太夫人始公父侍學于沙澗早
卒遺腹得公賴王夫人親抱育之少長遣入縣學為生員公始悲苦不
堪而刻意問學期自立以允其宗正統辛酉遂舉京闈鄕試第二人明
年登進士第授工科給事中值己巳之變中外多事公與同列屢進讜
言以輔政而公體質疑遠奇壯為屢薦為一時所器重景泰癸酉陞都
給事中壬申陞通政使司右參議
英宗復位初廷臣多不當意者獨嘉公陞左通政進通政使敘被賞賚
憲宗嗣位乂之以考績陞兵部左侍郎成化乙未進工部尚書仍掌通
政事
今上比位東宮加恩廷臣公 太子少保明年調禮部尚書仍部事尋
以母憂去職服闋仍掌通政事會閣官有以左道進者譔致公位公覺
之遂引疾去蓋家居凡七年及見左道者之敗而公等被嫉者或起

尗求敦令終于家然後論者知天道之不爽如此公為人言寡雅度
有容終日恂恂不妄言笑與出納前後餘四十年每 朝廷有大政刑
必預議有大典禮必在列公亦感
列聖恭知夙夜奉公思以濟時澤物而局于官守不克自見然其存心
制行不苟為異同以趨時好望而知為福人君子也性孝友每思王夫
人恩德弟之日或哽咽不已至有官始克迎楊夫人以歸奉養備至待
異父弟妹無間言於故舊鄉黨無論貴賤在困中者極力拯之必
濟乃已公生年七十有三娶王氏贈夫人繼張氏封夫人子男三長恍
己丑進士郎中君也次慥鄕貢進士次懷太學生皆王夫人出而慥
先卒孫男二長燮太學生次翻女五曾孫男女各一公葬在邑西會
東社之原惟先尚書襄敏公與公同年進士而友相得故走獲以童子
獲從几席聽教言中歲去國不及拜公幸茲還 朝則公已捐館嗚呼先
友盡矣忍不以銘而才謭文陋不足以發公行治之詳誼在通家又不
〔倪文毅文集卷四十六〕一八 十二 一天
敢讓則次其事而銘之銘曰
惟天降材亦難其成惟器之碩斯用之宏粲若張公自其有祿爰人元
夫占者屬目一仕青瑣再官銀臺封駁之績對敭之才進位文昌載加
宮保踐歷效忠屢閱勤考
英皇
景帝暨我
憲宗爲此老成 恩崇契隆公事 三朝一節敬慎守厥攸司弗充其
蘊人謂公器福祿孔宜彼僉說兮殄而尼之稱聞維項天道其邈公雖
云亡何憾于彼營墳有使 諭葬有文哀榮始終無愧前聞會東之原
有安玄室貞珉勒辭百世無斁

驃騎將軍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李公墓誌銘

公諱泉字明遠其先起西陲自宋元來世有西寧之地至公祖南哥當
國朝洪武初首率衆內附

大祖高皇帝嘉其誠俾同知西寧州歷官西寧衛指揮僉事父英嗣其
官第
太宗文皇帝屢從征伐以功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
國會寧伯母吳氏封會寧伯夫人 初會寧以公為將有威名坐累失爵而
卒公年甫十二母夫人上書愬其功
英宗睿皇帝憫然念之授錦衣衛指揮同知未幾有 詔錄勳臣後授
進都指揮使
憲宗純皇帝即位之又明年擇將才尚書姚文敏公以公名上進右軍
都督府署都督僉事分練五軍營尋用兵部言從右軍都督府事是歲
秋大閱立團營十二又領振威營公父在散地一日被 達庫安
簡知於士馬訓習戎務張弛彈厭心力聲稱翕然廣西蠻殺內盜起
詔侍郎葉文莊公及公等三人往經略之癸巳監修 禁城己亥督治
盧溝河決而山後以同禄寇告警及 四陵缺 詔公發傍近兵撲之

公每受 命寢食不遑務竣事乃已而
先帝亦賜賚優渥同官者不及也與予中貴人汪直來監十二營奏罷
公仍分練左掖軍又用中貴人張敏言罷之而尚書余忠肅公言公可
用乃分練神機營公上疏請罷不許乙巳請告展墓許之公至西寧治
別墅自號松巖拙叟思終老焉逾年不至 詔兵部檄陝西守臣促公
始入 朝
今上皇帝嗣位初再上疏請罷亦不許壬子用 建儲恩賞秩都督僉
事而公已抱疾不可出矣癸丑夏五月十五日卒于正寢訃 聞
上悼惜賜棺槨齋糧麻布遣官諭祭者再凡一切葬事悉從官給臨壙
葬年及再葬 詔亦遣使祭焉公為人倜儻沉著喜讀書尤工筆札所
交一時名人哲必嗣其先烈而遭時承平不究自見結佐五府與列營
三十年自壯至老持己矜嚴守官介慎雖與時忤不恤亦可謂世勳之
□□者歟公享年六十有四配胡氏有淑德封夫人先公卒子男十三
人長炳太學生次琛舉進士今尚寶司丞次珊次璿次瑛次瑆次琦次
璘次琇次瑚次璀次瑞次璨坦樂劭出餘出側室陳氏董氏女二人長
適廣義伯子英既次適指揮子張銳孫男五人長守嗣錦衣衛指揮使
次安次宥次寧次壽孫女四人尚幼琛等將奉公西歸與胡夫人
合葬西寧州先塋前期以翰林編修徐君瓊之狀來請銘惟當成化
初先尚書康毅公在兵部首舉公而用之故予得數與公還往知其人
義不可辭銘曰
西寧膴膴惟陝之藩李氏在州世膺寵光翊我車首識
眞主多錫金緋秩比班族有崇代將分茅錫宣功高謗興爰付子孫性
驃騎公世武孔力亦篤詩書安此家食錦衣輝雲崇德昭勳以受
知人從五軍乃備戎行乃拯民艱國有大功亦籍經畧歷事
三聖劬勤是多進止何心出入逶迤公志未酬公疾弗起有子如林一
濟其美惟 皇念舊卿典載頒以定以龜于彼家山冠劍之藏永妥窀
穸貞珉勒辭百世無斁

懷遠將軍忠義前衛指揮同知凌公墓誌銘

公諱銘字日章凌姓凌之先蓋出衛康叔 文王之子為周凌人以官氏
子孫散處江浙間至吳驃騎將軍都亭侯統者名史冊而句容故吳甸也
句容之凌相傳為統後有唐學士孚在宋侍郎策各以其地顯公家句
容之郭干村族亦鉅而失其譜公之祖福海妣田氏考天爵贈懷遠將
軍同知指揮使司事妣白氏贈淑人天爵當從求樂初以謫戍興州
中屯衛中地然獨撫公曰吾所為無愧心者惟恃爾以元吾宗無自弃
也公受命感愴必思以自効遺從初代父軍中騎射之餘時從儒者問
書史大義而於一切世態俯仰通滯物貨奇贏悉鈎擇其情勢而
枚手操之蓋公性沉鷙有術長身偉貌儀容策士亦奇以策干將名公
卿諸公亦多折節與遊從正統中從大將軍備禦宣府州兄會乃歸以
功長伍什夫上言興州官軍當分番備衛而地遠外非便於一甲一事

吉訶內徙都悉戰前[illegible]火入寇[illegible]戰殁公從副將軍徵勇
彰武門又追虜至莿關以功試百戶撥涼州初貴州苗作亂公在行破其
眷於山諸寨進副千戶僉協守將知其能請隨以自輔天順元年正月
以迎奏入京頭迎
英廟復位進指揮同知食祿錦衣衛
英廟亦識其人數有賜賚　詔乘傳取馴象于雲南選秦稱　音父之
忠石撥政陷文臣典兵者公出與養調涼州明年與總將出哨廣殺之
功不上值
英廟然間忽思公問所在左右曰在涼州即日召之時方奪迎駕功進
者二部使公至上勁
英廟曰非也其仍舊職不問公感泣謝不復出以老疾自免日與方外
上知遇脫險即爽至獻其名焉　朝政闕失號遂報其撰與客盛言說
者遊而於世故亦未始相忘聞

不倦自號無[illegible]子放浪江東西往海間自豪于賈人十餘年乃還買西
山田三千畝以濟饑指地以瘞貧死者千計築大第作土室鑿山種樹
日坐臥其中雖事齋色而所食無珍味所服不過布巾襲衣自以為得
異人授金丹訣恒自閉不以告人也又時操觚著書以仙自命雖見
晒不恤弘治甲子二月二十四日忽得疾不起享年七十有九配楊氏
七氏之女助公起家勤儉孝睦親黨稱之先公十六年卒贈淑人公子
男二長宗漢今懷遠將軍指揮同知娶曰程先少保尚書襄毅公之女
孚弟也封淑人次宗瀚後公八月卒娶曰陳陝西按察僉事峻之女公
女四長適參將都指揮魏[illegible]次適錦衣百戶王[illegible]純次適錦衣千戶趙
良次適錦衣指揮子[illegible]順孫女一公長子生[illegible]兩歲次楊出餘多出側室
雲漢將以癸丑八月廿二日奉公柩葬都城之東[illegible]也前期具子銘
予與公雖至戚而惜不比[illegible]不能無[illegible]公既而知予其屬墳
之言亦悟[illegible]不可多得者歟

銘之可也銘曰
惟[illegible]之先材武有聞[illegible]孔[illegible]業字世
成雅[illegible]世類[illegible]出彼[illegible]近[illegible]
先老企求撥年[illegible]既有年有女有男知公得斯常變而甘受
歸一坵平也之塢我弗[illegible]銘佛觀終古

汪承之墓誌銘

承之佐予編刻新安文獻志于南山堂役鉅而弗克就緒也上書郡侯
言是不宜獨勞郡侯雖其言即日下歙縣協力竣事而承之躬校讎訪
遺闕雖抱疾或進反胃兩遲不自惜一日請歸言動安好不知其有疾
也又數日以疾革告于大吏亟令醫于往視而承之說後事亹亹不亂
已乃泣下曰吾不能副先生之教矣竟不起時弘治丙辰十二月廿七
日年甫四十爾嗚呼悲夫承之諱祚欽沙溪汪也新安諸汪皆祖唐越
公而沙溪有宋司農少卿叔倚及其子直秘閣若海族益顯承之距若
海十二世詳見予所銘其祖[illegible]承之少失母吳氏世父隆孫若雖

多疾而英豪材敏雅有大志必有以自見入郡庠治小戴記從學方太
守進又之越從學毛公[illegible]為經義豐蔚可觀而旁治諸經史子傳答
究博極至廢寢食積蓄為[illegible]不以自足前後經四提學御史每試必
進之歲乙卯試郡庠第一上海[illegible]有娟之者中以飛語竟不獲薦承之
從予游將十年其為人動必秩古[illegible]過哀至嘔血成痼疾奉繼母
如生已者撫繼出弟妹極友愛事叔父崇禮君甚謹事必咨而行長子
冠用朱氏禮以倡俗又刻予所編心經附注以傳曰此聖學之要也承
之娶方氏生二子恂恪三女[illegible]命以其季歸十族姪[illegible]
之子從進曰[illegible]承之所著詩文有[illegible]經堂稿若干
卷又輯其先世遺文為[illegible]若干卷惜以其從叔[illegible]學生[illegible]
已銘[illegible]承之已矣乎[illegible]也銘曰
天胡降材[illegible]

子亦曰不死

恭人鄭氏墓誌銘 一

恭人鄭氏諱玉香世居淮安衛選為故太保吏部尚書贈山王忠肅公之冢婦今錦衣指揮竑之室初恭人之考君曰文宣德中為典史鹽山而忠肅公以都憲出撫江浙川陝與寧歲君之配曰韓孺人每上謁太夫人宋氏于里第必携恭人與俱時恭人年五六歲端淑如成人太夫人奇愛之將聘為婦以書告忠肅公〻曰吾方受　命于外王事孔殷不及顧此也惟夫人主宜無不可會君以績最陞吏目定州而忠肅公還　朝又未幾而君以老得休致由是不相聞數年忠肅公念無以致婦者以書託其友南京都憲張公純值張公有事入　覲盡室行至宿遷代之與納徵禮而娶恭人歸王氏當是時忠肅公再出視師遼東錦衣君實侍行在遼十餘年恭人能盡婦職奉公姑甚謹又每以忠孝勉錦衣君甚力久之忠肅公復視師二廣錦衣君以入國學留京師恭人

〈篁墩文集卷四十六〉一八　十八　一五

年益壯內政益修暨忠肅公以耆德總百僚英廟念其功錄錦衣君千戶而恭人所以事其舅佐其夫者不以大貴顯而小或肆也忠肅公既沒錦衣君受樞用而子女日亦盛恭人治家一如忠肅時由是錦衣君賢譽日著子有娶女有歸一時公卿家率自以為不及恭人之生以宣德己酉正月十五日其卒以弘治癸丑九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有五子男二長曰武學生先卒次曦中軍都督府經歷女長適天津左衛指揮黃溥次國學生楊鍾孫男二長先恭亦先卒次承宗女五長適馬濟次適錦衣千戶韓綱次適錦衣指揮張禹之子其次適錦衣千戶趙鋭之子其次適騰驤衛指揮夏銘之子立嫻將奉柩歸以卒之歲十一月十一日葬于鹽山之太平鄉安和里毛兒園祖塋之次前期以鴻臚高君公之狀來請銘走家亦出河間幼承忠肅公誨顧而撥與錦衣君遊性聞恭人之內行甚悉不敢以鄙樸辭也銘曰

維守忠肅五　朝楨〻家姒孔臧為婦實維有鄭之媛配公之子賢不以伎敬不以弛名與德媲足曰恭人胡弗永年壽藏其基兆紀行刻銘新壙故地世澤之長閱銘之懿

指揮魏君墓誌銘

君諱序字景初姓魏氏世居邳之睢寧曾祖與　國初以材武隸東平侯軍中為隊長祖真從

太宗入靖難歷官至指揮僉事父政嗣其職累用戰功至都指揮同知母王氏封夫人君生世將家雖閑武事而喜讀書親賢樂善無紈綺之習成化初以舍人從新城伯出討川貴蠻之梗化者奉勇智畧已駸駸有名丁森府附問知公已老兵部請以君代長其事為濟州衛指揮使命仍使在五軍營用之俾總練士于中軍　廷議建團營十二以殖奕伯督之君復總練士于振威營久之復用保國公奏以君居十二營中軍主畫令丁下將吏皆服君舉錯之宜而凡前後總戎者亦皆才君不自釋會河南汝寧盜起劫府庫殺長吏兵部薦君可獨任

〈篁墩文集卷四十六〉一八　十九　一三

詔進君都指揮僉事奉　璽書往守其地君至申號令閱軍實籍民兵捕劇賊而鎮之以靜一境晏然弘治初用薦充右參將移守蜀之松潘以　恩詔實授都指揮僉事時龍州寨番酋兩東數出為邊患君設伏〻處而自督兵迎之敵其徒三百人兩東敗走居人始安而議者以君招無事　詔陞三職還京師兵民皆為不平而君怡然不自辯歸舟抵通州值大疫遂臥疾不起時弘治癸丑閏五月十五日也得年五十有七配凌氏忠義衛衛指揮同知錦之女封淑人子男二人長曰瑞嗣為濟州衛指揮使次曰璜女二人俱在室孫男三人長曰江次曰淮次曰湘孫女一人君弟昇及瑞等將奉君柩以是年七月十四日葬都城西白芷坊之原負而前期來請予銘予女弟適鄉之子實吳故於君連姻相好也今歲予被　召北上君方西蜀相聚于淮而予舟先發無未一月得君訃為之驚悼不能已〻銘豈可辭哉銘曰

精悍一道緣之邊如駿斯馳乃蹶其柳有餘福祉維後之留我銘昭

中奉大夫宗人府儀賓郭公墓誌銘

公諱璇字景瞻姓郭氏世為漢中南鄭人曾祖考文通元季以功封附
國公祖考實世官湖廣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國初內附
太祖高皇帝嘉其誠授宣武將軍南陽衛指揮使考溪復以功進榮祿
大夫後軍都督府都督公三子其長曰崇以都指揮守開平公其季也
美姿容好問學觀者異其必大貴時　唐定王開國南陽而薨子靖王
繼立正德戊申上書言定王有長女未婚　詔封曾山郡主選可承者
得公送京師入見稱　旨錫之冠服　詔授中奉大夫宗人府儀賓公
生世將家而秉禮執謙納交名士未嘗以富貴自傲內外府僚無稱其
賢每歲時入賀小心周恪恒以不克將命為懼郡主敬之教諸子俱力
善向學不為紈綺之習以成化己丑某月某日卒于正寢享年六十有
四訃聞　詔遣官諭祭權厝南陽城北紫山之原郡主後公一歲生未（會稽徐文傳卷四十六　一八十）
嫁初隨　定王之國事王及　母妃吳氏極孝謹習經史通大義違矣
怙恃哀毀盡禮其事舅姑甚執婦道處家肅雍撫諸子女均無嫡庶之
別勸紡績慎閫者不意其為貴主也享年八十有七以弘治癸丑三月
二十五日薨治命從葬於用朱子家禮　朝廷特　王奏為製銘旌遣
官諭祭者四仍勅有司為營墓圍仲合葬焉公子男三人曰灝先卒曰
顯曰順女四人其婿曰指揮內凱百户丁廣千户弟何迪閔忠孫男六
人曰脩曰俊曰仁曰仲曰伸曰傑女四人其婿曰國學生龐執郡學生
朱鳳百户弟顏儀指揮弟邢潮曾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公之先與予
皆聯姻故聞於贈太師李文達公家成化初文達公子今太常少卿士
欽共爵過予時公已蒼顏髮斑白矣然語笑竟日猶惘然可說不覺其
老也別去不相聞二十年乃見顯京師知公父下世為之淡然而顯不
鄙以銘見屬辭再三不獲則據其所自述者次第如右惟我
列聖御家無範之詮既久且深故化及宗藩慎終以禮若是亦可銘

銘曰

有偉公族作賓　王門履甚弗矜持　天之恩維宗嬪兮慶受多祉既
昌厥齡亦引其嗣生也侔貴殁焉同穢有瑗　勵刑有懸　龍章
帝命作嘉紫山之龐玄金刻銘百世斯卜

石丘處士吳君墓碑銘

弘治甲寅春予被　命教庶吉士于翰林時山陰吳奕年最少最執禮
嗜學恒竊意其家訓有素也明年春郊享齋于公而奕不至云有父喪
焉又浹旬乃奉大理丞王君鑑之狀來乞請銘曰將載燕石歸刻之其
容戚其詞悲且諗其父之賢不忍辭也諾而書之曰君諱璲字文器世
居山陰之湖桑里為碩家曾祖禎　國初徙居邑西州山祖淵考肆皆不
仕而淵嘗入粟濟邊受旌為義民娶故儒者號松菴姚夏氏生子七人
君行六有資質未冠而已涉獵諸經史賦詩業文如成人又以餘力作
篆隸嵩家一編人爭寶之其事父母極孝母遺疾危湯藥非親嘗不以（會稽叢書卷四十六　一八二一一　一五）
進送其終無違禮有司屢欲以儒學生進君君固辭曰父老矣願終養
也既又奉父隱細山之陽自號石丘子示終不出獨力備養父稍不樂
即長跪曰大人得無以兒不孝故邪或終日不去左右務得其歡乃已
吳　族千指君事上撫下悉有恩義尤以才識服人族有疑事或持之
必待君而決諸兄璇璧早世育其孤若己子貧乏粟帛聽取而自授其
敗勛者仲兄玢生女不舉為仇家所誣多畏避君毅然出白其枉父若
下疾數年醫以為非咒不可違君屢違之其卒也悉用朱氏禮又注意
郭璞書久而弃去曰墳地好孰若心地好人以為名言君篤于教子且
曰士必以用世為志繩律相責不可少也故諸子率謹禮奉法而族人
亦以之相戒曾若以之君晚病風而愈愈五年復作遂不起時弘治甲
寅九月十七日得年僅四十有六娶司馬氏溫國文正公之裔子男四
人其長舜也次即奕次[illegible]名舜舉進士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
以避古諱請于

上更今名孫男一人曼卿孫女一人妙弘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奉君
葬於某鄉某山之原予觀處士君行皆可書而存父子兄弟
類皆包至於究其學與之本合經緯之宜其所見尤過人而施不一施又
弗遂其予之養誠有可悲者然脩短之數人豈能責之乎其不可致
詰之地哉守官勵行一求為君之光而侯大定于舉曰 思及滿泉者
昭然窮則若雖不壽猶壽矣予不及識君然於葬有 日之長故書君
之事以副其哀思亦將慰君于九原也銘曰
木榮而搖蘇迅而路豈伊人為而實氣之忘乎斐 亦引其溪將
亦在厥嗣而孰昭其德乎貞珉發幽我銘載迪後千百年過而式兮諒
識之惟石丘之宅乎

贈文林郎雲南道監察御史周君暨配封太孺人張氏墓誌銘

周君真諱而仲成字者阜城之隱君子也年僅五十有五而卒卒之二
十年用其子瑛貴受 勅贈文林郎監察御史其配張氏封太孺人太

〈金立敬文集卷四之六〉一八二三 一五

孺人今壽八十有四以就養卒于京邸士大夫交識瑛者咸往相弔且相
與嘖嘖嘆周君之積與太孺人之教有以成其子者如此於是瑛持奉
狀謁墓以失恃之早葬未有銘奉中書舍人沈君度所為狀來屬予
於瑛同鄉人交相好為序而銘之序曰周氏之先本居浙嚴曾大父
均禮元季為河間路總管大父本初 國朝洪武中始家河間阜城父
祐娶王氏生君最謹厚性不嗜酒少從師授書通其大義而於子史書
法獵與人說歷歷忘倦事父母必得其歡友其弟深務有成人深喜
以才自見任為江西安福教諭子不許東歸白人生自外皆非可
恃者處交接人和而不苟家務人事必審而後應鄉黨識與親戚族屬
後生晚輩視以為法者必曰周處士周處士太孺人同邑名家女生有
淑行父從義奇愛之擇所歸得周君而嫁焉君平日寄親及弟訓子持
家皆太孺人相成之力及君早世親持家務撫孤而資給之
中出入必為難次起與學子舉進士擢監察御史道監察御史太孺人居恒

語之曰汝為官當大不在富以能自持當思孝以不職為恥則可以光
汝祖父矣及奉 勅命唯謹凡請祝詔敕皆以勸公者為而建白時政
扶植善類尤力論者咸宗之以其推舉為難而以其風節顯親為難君生
永樂庚寅十月十三日卒天順甲申三月二日葬阜城坤維先壟之次
太孺人生永樂辛卯六月二日卒弘治乙丑七月廿七日將祔于君子
男三曰瑄曰瑛御史君也曰璞孫男五曰濬曰良翰曰良臣曰良金曰
良玉孫女一曰長春許聘何磐曾孫男二曰應奎曰迎年曾孫女一曰
妙璿葬以卒之年某月某日銘曰
代有隱顯豈人之侔脩短弗齊其俗則賢有嬰璧兮永安于此惟後俾
然惟君有子

宋尚書職方郎中兼權中書舍人查公墓表

四世以來號鉅家者保其丘壟至四五傳者鮮矣況十有三世之遠哉
近祖之廢墜行業或不能詳矣況欲表之于異代五百年之久哉本其

〈金立敬文集卷四之六〉一八二三 一右

遠龍之弗失則其遺烈而弗忘此修士行而尚古道者所難也若吾邑
查君富與求表其上世職方公之墓非賴世而僅見者哉按其譜查氏
世居休寧瑞芝坊自叔椒徙出居長史昌之後公諱拱之失其字曾祖文
徽南唐工部尚書諡曰宣伯祖元方宋殿中侍御史祖元規贈國子博
士父陶秘書少監知審刑院叔父道咸平四年舉制科第一仕至龍圖
閣待制子孫盛海陵而秘書居故鄉有子二人公其長也舉淳化三年
進士歷官尚書職方郎中兼權中書舍人卒年四十弟慶之自崑山尉
授太常太祝而宋史謂公為都官郎中謂慶之為太子中舍各隨所見
書之也公墓在休寧北街朱家巷口距今五百年秦富興則十有三世
矣公子一人曰與將作監主簿孫三人曰起曰遜曰逖觀察支使曰汝邳杜
齋郎曰揚大廟齋郎其祖之受封與其嗣之蔭序譜多矣書者而一坏
之土託委巷廛空閒亦未之有表焉富興以布衣七十之老崛然奮中
禮以義起既續譜以昭世德又建石墓下請文史氏以揚厥冠焉之蔵足

可不爲歟並而使其照俾故公之履歷行状不能悉獨將志及家乘待
其廉行清節不愧世風爲較宜靖涵忠懇所攸重其大致可推見而胤
系承傳蕃衍碩大仕者有守處者有聞見其餘澤所鍾亦豈一時哉夫
自殖而弗計其後者之可及哉昔忠獻韓公億得奉五世祖墓並發墉
考銘而後見老泉蘇氏譜其所自出高祖以上不可得詳而吾鄉鉅家
姓姓能守其丘壠譜牒遠者數十世近亦十數世松楸鬱然昭穆不紊
合族之禮掃墓之節著爲定法比于官府有先正宜公之所不可致者
豈吾鄉僻居東南山中興兵燹之餘而其人得以申敬宗收族之義歟
然則生其地者安可不自幸而務本力善以爲其上世之光與查氏後
人尚知所謹哉

碑誌表

驃騎將軍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李公墓誌銘

弘治甲寅夏六月二十有一日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李公卒于家訃
聞
上爲之悼惜命禮部諭祭工部營葬京府給邺禮麻布如制其子浦等
將以次年夏四月十七日奉葬都城東六里也之原以予其父執友也
前期請文誌其墓公諱銘字自新世居山東鄒平之醴泉鄉曾大父士
成贈武畧將軍管軍副千户妣柴氏贈宜人大父子祥以布衣從
文廟靖内難授武功中衛副千户父海嗣武成後衛副千户並以公貴
贈驃騎將軍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祖妣劉氏妣邢氏並贈夫人公生
四歲而孤邢夫人爲請世禄挈歸鄒平教育之至正統己未始上
京師嗣父職時公年踰弱冠即刻志倜儻日從人習騎射讀書更思亢

其宗正統己巳虜入寇都城公從大將軍拒戰德勝關陞正千户景泰
庚午從追虜于大同時白馬城及雷公山虜騎蔽野衆莫敢攖公與偏
師轉戰不懾至代州僅遇賊先登陷陣還論功陞指揮僉事居久之用
薦莅衛事未幾守京營以勤恪聞天順辛巳秋逆欽犯 闕勢張甚
公時隸五軍參議所部士夜詣總戎者分道與戰殲其黨賊竟戮陞
指揮同知成化丙戌舉將才公在選中陞署指揮使川貴山都掌蠻亂
久不下 朝廷大發兵擊之軍畢節而蜀兵爲賊沮于瀘江不克進公
冒險往迎之軍大振復自率一軍入搗大穴據連破之燬其寨數十遂
抵大壩〻〻者賊巢在焉由是諸蠻悉平公勞居多會有妒其功者僅
實授指揮使己丑夏從西征獨將三千人爲前行破滿俊山堡又追敗
之于開花川還所掠丁男生口甚衆陞都指揮僉事辛卯冬 詔充右
參將分守燕河營諸處居八年進署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充總兵官
鎮薊州永平山海諸處副東北重鎮卒漸久多弊不治公歲加修塞

安難險踰數百里屹成巨防而農事日若宗廟貢道也既入境山關崎
嶇鹽宿殊失柔遠之義公為築大堡三十八墻以亙屯防使又立嶺臺墩
石垣五百丈以謹防戍督民耕荒田米糧食以備荒選精卒躬自訓練之
以備戰又以其餘力祠名臣以勸有功建義學以淑病者一方受其惠人
戴之若父母而公自以年至請致
上知公 先朝宿將彊留之又五年用 建儲恩晉授都督僉事
賜誥追贈二代公後上章懇辭始獲 命還京師時弘治壬子也公早失
怙事母夫人極孝謹君曾致爵諸子 朝廷給官俸服不異行性
不嗜酒與人恂恂若儒生而御軍嚴整不可犯所至有功同時列校號
材武者究其歸率自以為不及課諸子尊尊以詩書序統紀之習是以
清譽恢於鄉閭弗偶公卒年七十有二配張氏封夫人側室王氏子
男二長即清今嗣領手衛指揮使次源女三長適揚州衛指揮使程瑄
次適涿城所指揮僉事楊輝次在室孫女四俱幼億當正統末少保于
肅愍公總諸軍公時少年已見有意與功名之會成化中從先侍郎起
毅公南征任幕府有名晚守薊又與尚書莆田彭公同事彭與許郎為
稱公為作[illegible]政記[illegible]之石蓋識一時老成人而今不可復作矣敘序其
事而系之辭以昭公于無窮辭曰
惟
皇御宇長治久安競使武臣而樂於官光光李公爰起孤子忠勤自將
為
天子使有邦畿有遺守門分將統林[illegible]役於[illegible]敵南域妖氣四散我酋[illegible]
載服金緋公分孔有密閣秩祿名尊位崇二十餘年捍國之東羽檄不
驚是人按堵公年既高公卿良苦 [illegible]書紫泥豹尾芽旗
天子加念功名來歸胡疾弗瘳[illegible]勤心力有司[illegible]聞哀動[illegible]
御與旅旅 物[illegible]我我 恩禮始終如公幾何六里之屯泉深土厚序
勒勒文百世不朽

太恭人強母袁氏墓誌銘
今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強公在成化中為御史按遼東以言事忤權貴
人被逮繫詔獄成邊時公母太恭人在堂年七十餘矣士方為公憂而太
恭人聞之殊不色動曰吾兒能忠於
上若此吾何戚焉即遣人慰諭之曰險夷一致無以我為念也弘治初
公起副憲山東又召佐大理進都憲益品品不屈其是改官南京太恭
人老不能就養公從上書請歸侍許之蓋抵家獲奉起居一年而太恭
人捐館年九十矣士論嘖嘖以太恭人享全福膺上壽有子若公忠孝
具備無願乎孔嘉永之一時不多見而積慶之積慈訓之懿誠有不可誣
焉若矢通政公以敘政府在鄉閭有同榜之雅遠以銘見屬謹不敢辭
則摭其大者如此而序之曰太恭人諱[illegible]系[illegible]字[illegible]用[illegible]贈中憲大夫通政
強公諱縉武之配世居河間滄州生有懿容性貞一勤女紅知書史大
義父勝及母李氏無[illegible]于鍾愛太恭人擇所歸得中憲而嫁上承下御
具有條則主饋蠶桑之事悉身親之不以煩其伯姒衆事出內而不私
所有用足以給賓友于無間言過祀先極恭謹雖歉歲亦節約取豐潔
乃已念夫氏無嗣每四時必定奠其二親之墓墓道多狼虎皆一值太
其務終不以是輟行其力孝如此通政公少有俊質太恭人為擇師授
學至脫粟鋤躬紡績資其成及通政公貴而太恭人猶甚樸素處富貴
御羅綺弗御所居別業雖陋而樂恆諄諄以戒其家人曰勤儉所言豈
可忘邪以通政公 恩初受勅封太孺人再受誥封太恭人卒以弘治
甲寅七月三十日疾革通政公請所欲言曰吾年九十向賊所願洪幸
始終輯睦無與今日吾目瞑矣距生洪武乙酉七月十四日子男二長珍
成化丙戌進士歷監察御史山東按察副使太理左少卿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改今官次瑄女二長適同里胡玲次適天津衛百戶周俊孫男
七長汝學次汝欽汝問汝恩汝霖汝衛汝詞皆業儒孫女三長適府學
生馬[illegible]餘未行曾孫男九女四通政公將以十月七日奉太恭人葬于

滁州東南五里家園之西南惟敏政既生不及拜太恭人于堂而獲友
通政公聞其德甚孔悉故序其事已而系之銘銘曰
既齊孝若兼此康寧仁哉恭人年幾百齡慈誨有徵忠孝熊滓懿哉恭
人顯有令子貴不以爵富不以貲祿養榮封惟德之宜古邈之郊新壠
是卜惟後之昌過者其肅

義官高君墓誌銘

君諱爵字汝修姓高氏贈刑部員外郎敬之中子故浙江按察使志學
之弟今通政參議祿之兄其上世見故大學士商文毅公所為君父誌
君生而聰穎愿慤得父兄意少長受春秋于新安汪雲先生日事佔畢
弗懈時出其所為文與士角裒然不越繩檠而員外公已老命綜理家
務遂弃鉛槧去從事貿易走川陸餘三十年操舍贏縮節縮準貨有嘗
具足家用有成由是僉憲得畢力于公家參議得一心儒業皆君之功
君事父母怡怡承志恒恐失其歡飲食非滫瀡不以進執喪孔哀附窆

如禮時祀必躬潔豆登伏臘事若閨門亦然君主家握泉布出內一以
公不自殖視兄弟之子與己子均有恒物與人交毖而不競若語涉臧
否亦未始婞訐以為賢愚窮援拯倦倦如有弗及嘗兩入關過賑役有
勸分之令君與出粟濟饑者受冠帶而歸然居恬泊如也取號半舫以
寓簡遠自適之意君松江上海人中世從京師占籍順天宛平君生正
統癸亥三月二十有二日卒弘治甲寅六月四日得年五十有二配江
寧曾氏今武定州判廷宜之從子內行肅雍姻婭稱之子男一人曰尉
順天府儒學生女一人曰淑恭適都督李公之孫瓘先君卒孫男二人
曰海曰淵孫女一人曰善簡尉將以卒之年七月某日奉柩祔于先塋
而參議始泣自為狀來謁銘惟君所存幾于銅鞮伯華之行而所賀比
于賢喬公東之脩然宜有銘以白于後且君所從汪雲先生又予鄉好
也是惡可辭銘曰
惟哉高氏發系于淞徙轍而北弘業續而豐嗣汝修君兄弟繼顯退然中
處節鮮于善乾而弗施亦政于家命之不服義哉孔嘉先兆協從有綿
自祖有兄嗣與永安于是

貞靖先生秦君墓誌銘

弘治七年冬十一月十有六日無錫修敬秦君卒時父壽八十五終于
里第之正寢自守令而下寓公縉紳咸來弔哭無虛日友人李舜明華倡
曰君嘗用子貴受封承德郎兵部主事中憲大夫武昌知府 命再加
而益崇然君不自修人亦相號曰修敬以德而不以爵今茲告終宜合
鄉評考古義以清白守節寬樂令終二法私謚君曰貞靖先生何如衆
皆曰然又曰不銘無以詔後人乃致狀京師請銘而猥及予噫予與君
相識幾二十年惡可辭銘哉君之先居高郵出宋國史編修觀二子楚
紹中通判常州卒官家焉至君五世祖瑞五又自常州定居無錫之
富安鄉曾祖仲益祖彥和考奔舟皆以行義高里中母惠氏生君諱旭
景暘父其字也五歲失怙知哀慕及長甚莊重警敏讀書過目過人族

長老異之曰是可于祿矣君以單子謂終養不肯治舉業正統中長邑
賦又之亦不屑為退益究心問學不事章句嘗讀魯論至修己以敬儼
然曰此君子自治之萬金良藥也取修敬二字顏所居室凡行己接物
一以是為准家庭內外斬斬僮僕各職無敢譁者父疾夜稽顙北辰求
代死髮為之變白及卒哀毀過制事繼母而盡禮教育其孤弟終身一
其味亦必割餉之乃已時祀豫戒雖老彌謹迪子孫以禮義不得事奢
侈君年既高行益嚴里有為不善者相戒勿令秦翁知人有急隨分濟
之不倦或貸金商于外而被溺惻然以償欵自繼君召慰曰兒雖貴服
中卒矣尚須其他邪逆其勞睨尤繇抑不出邑大夫歲行鄉射禮請正
賓席亦不赴獨喜佳山水約斯文老人即幽絕處結碧山吟社月一會
會則觴詠為樂而君詩恆擅場君初學詩鄉先生余同文時出語驚坐
侍德成始終號能詩且自負獨愛君作曰是後必詩鳴君詩醞藉峻整
諸體咸備有集若干卷君卒之次端坐不廢巾櫛子孫進問所欲言曰

吾得于世多矣奚言其逆生委命姑此配殷氏先卒贈恭人賢明之行
論法㛐嗣子男三人長燮天順庚辰進士歷官江西右布政使甫將有
文未老以疾自免士論惜之次旦次輿皆能授業有司　泰旌其門孫男
四長[redacted]次鑑次銳俱儒學生次鉉女十適某二曾孫男三俱幼惟先尚
書襄毅公守南都日燮在部爲先公器之予亦與之友每道錫山必進
謁君相與講道論詩竊意君非今之人而卑其不我棄也惟平生宜有
紀述以見世講而况燮千里相託之重哉君墓在邑龍山與殷恭人合
兆葬以某年某月某日銘曰
相昔靖節遜世弗施亦有良雅克昌厥家中寬君人懿彼偕此靡稱自
今鄉論有定

太中大夫資治少尹南京太僕卿張公神道碑銘

南京太僕卿張公以弘治六年八月十四日卒于官其子璁以訃聞事
下禮部得　旨遣官祭其家命有司營葬惡如令璁以是歲九月十七
日奉柩琟青状留村先塋以公位九卿秩三品法得樹碑神道爰秉狀
以請銘予與公同年友也義不忍辭序而銘之序曰公諱琟字孟之世
居定州爲大族至姓其地曰東張村五世思敬祖始遷保定清苑遂爲
其邑人高祖福曾祖材與祖旺三世皆不仕以積德聞里中考綱始
仕上林苑監典簿以公貴贈祖考皆亞中大夫南京太僕卿祖妣王氏
贈淑人妣王氏贈太淑人公生魁梧不類凡子典簿公愛之俾從塾師
聽悟日甚遂爲儒學生能力學弗懈志必究其宗學成化丙戌進士時
年廿五戊子授禮部給事中偁偁自將封駁之際不以人言爲前卻辛
卯歲侵民流亡相屬　詔糶京儲米數十萬賑之公在中所全活者甚
衆三載受　勅階徵仕郎會都御史韓雍總兩廣軍事與中貴人交惡
命公往勘之公咨詢鈎考持以至公盡得其狀還奏稱　旨甲午陞左
給事中乙未陞都給事中遹
今上在東宮加冠有白金彩幣之　賜公長疏垣遇災變及時政闕失
每每進說多有裨于治體其止度僭逆幾萬言尤切直六科奏對音吐
鳴暢
憲廟識其人特陞鴻臚左少卿一歲中再轉尚寶卿凡誥勅符寶璽牌號
及諸禁衛香直宿事之際敬慎彌至甲辰卿卒有金織彩幣之
賜三載受　誥進亦政大夫乙巳用吏部薦陞南京太僕寺卿一以正
率下剗除積弊禁革貪汙歲省費甚鉅奏馬政便民四事多見施行
丁未上
大皇徽號凡親在者得賜誥而公母夫人在堂無恙命下乃以奇數又
獲祭葬之典人以爲榮庚戌服闋復任以三載上京遇
皇太子誕生有金織彩幣之　賜進階太中大夫資治少尹詳一子入
國學選任俱加　恩南京諸司復被文綺之　賜未幾而疾作得年五
十有二配同邑龍氏賢明之行稱于㛐嗣封淑人子男二長璁次琰皆
國子生孫男二長繼祖次續祖女五皆聘良族公天性樸素所居官務
求盡職論事可否不苟同雖以此取憎忌不恤事母夫人極意奉養得
其歡心與三弟謙誠議相友睦謙忽先逝公哭之慟遂以捐館平生樂
善好施鄉里有婚喪不能舉者多助之每晦輒當退　朝見賓甚則然名
至家易其衣猶還去不問姓氏所存如此予同榜士三百五十人其間
材爲之閎練核之文若張公盡不多得也人方俟其有顯擢受隆委以
大其設施于　盛時而止于是惜哉銘曰
鎮定之間風土厚庬鉅夫魁人率生其邦碩其張公奮身甲科如鵰之
騫而力不之長哉疏垣
帝謂公祺相古九卿公歷其三外乘使節內備祭職謂公弗施俾奏成
續文繡之賁　錫誥之華謂公歸歟　因并孔路胡隨方宜而公不遂
賁志未償聞者興嗟留材於里　賜兆　閟光如張氏赫赫維柔有罄
翠帔天祿在前銘以貞之永昭厥後

忠功郎陝西狄道縣丞周君墓碣銘

我外舅周君自陝歸洛四十年高蹈之行濟傳之才洛人往往能道之而末學小子不克拜牀下聽緒言成化中擬家一詩詞意渾成庶幾謂後弈然古風人之義也不佞因和一章爲壽且繼此將請益而君不可作矣君之子璃致狀京師訖今太常少卿李璋及其弟錦衣千戶琦請走銘璋琦與走之妻皆故大學士文達公之子君之甥也故走不敢以謭劣辭按狀君諱端儀字士端一字廷表世爲洛人其先且有君之考監察御史安慶知府諱斌之銘君生秀穎過人甫成童即侍父官江南所至友其地之賢者學日以成尤有遠識一蜀僧過洛以白金彩幣貽君二斤之曰吾父按蜀而子受賂于家理乎僧大慚去安慶公卒于官府僚闢後門以俟發引君律詰之丙夜集輿夫布儀物雜雜然鳴鼓舁柩自正門出府僚皆異在洛君喪葬一遵禮不用浮屠法服除益從郡名儒講授諸經史及理性之說得其肯綮不爲詞章學業人之有司奉 詔舉君文學才行至京師送試內閣中優等吏部銓授陝西臨洮府狄道縣丞始至吏冗冗君備官不與吏事君最銘以府縣然有緒條持不能煩河州有倉君千石未出而主者浸與貸收納日爲害告君二曰是誼可爭其慎而陷之罪哉然以狀究部使者委修學宮知縣薦之君笑曰是在我乃先決夫之未獄且病者果從二百人爲三番二役十日令各伐薪木休者人出穀一斗積穀數百石物料所需咸足造學成而有羨餘焉旨出兄盜卒一婦一女貧不一求平時云是盜乎若疑焉即召凡而釋之盜益羞乎婦門謀捕之者一童子救羊然容以己羊雜其間覺之而誣其盜羊詰之曰羊大人稱忍乎而民家備伏一婦人持帕隨有男子強從其背者君曰爾不出拜乎則女往此帕來以妹而欲敗適者卒不聽之易其明決而斷類此歲饑多盜鄉[illegible]緝之得剩盜四十人盜羣苦不自北擄人免 吏令民一斗輸粟五十以濟師君慨然曰民有貧富而縣令之輸非法者請富者輸貧者免有事吾自當之民大驩排送曰周侯非我父母君在官將九載春秋六十

矣諸子曰吾少嘗夢人書碧雲深處四字遺我是教之退處也吾豈有所年利而供二乎此載即日稱疾請致政而歸君生永樂甲午十月二十五日卒弘治乙卯三月二十日享壽八十有一歲配某氏與君聯德鄉黨稱之子男二長曰璽爲鄉飲師次曰璃被選秀 伊府郡主授中奉大夫宗人府儀賓孫男一曰鼎洛陽縣學生孫女三君性孝友母歸人封氏有疾每夜分籲禱求以身代時仲春母思櫻桃不得君終身不食櫻桃君姊妹各一姊即文達公夫人妹早孤在室君許府學生王讓婿之時議韙其善人不知其賢也後仕洛國學錄夫婦偕老人謂君知人君居官廉介自守不屈於物文達公在銓部君以嫌至未嘗干諸一語不合即請去文達爲之遜謝其教子弟極嚴內外之間斬斬如也退休日足不至官府惟別墅 上官至必命酌賦詩畫數名園時蹤吟賞殆遍而於天時物理人情世態一寓于詩號其稿曰歸田錄凡數千篇銘曰

惟古洛社號多詰人流風所漸百代如新偘偘周君亦洛之秀周歷而陞惠政孔茂宦途聿振未老而休白首朱顏談笑林丘抗塵之標展也非濟詩以適情匪居之狗有壽斯考有子克承惟君所登德善之徵一冢岿然洛川之濱我刻文兮播茲名世

大同中屯衛百戶徐君墓誌銘

大同中屯衛百戶徐君卒葬河間郡城東之八里莊今二十有四年矣未有銘其子昂將奉其繼母韓氏以祔而自爲狀請予銘追納壙中惟先少保襄毅公實善君而予又獲與昂友誼不可辭則諾而書之曰君諱貴字汝良世居承平之撫寧爲鉅家宋元以來率有顯者其瑩次之封碑猶屹然存自君大父以上其世系行履多燬于兵燹莫可考君父諱才始仗劍從

文廟靖內難渡江以功授隆慶左衛百戶母魯氏女君生而沉毅寡言笑身長八尺有奇廣顙脩髯見者知爲將種然君不以騎射自足日從

師講學尤攻于書數時大母楚夫人年八十餘尚無恙而隆慶公欲從
幸家用恒弗給君備書以養二母會
文廟定都北京凡征討諸臣家在南京者皆　召還君乃奉傳夫人北
來久之隆慶公改大同中屯衛治河間以目疾不任事言于
朝請以君代時軍政草創自衛官以下多不事事凡將律條章悉荒憒
之由是屬吏有所持循而軍士受約束無敢譁者戎務一新衛官禮君
若先生長者正統己巳北征之蛾君亦在行得生還而傈從兩人不知
君所在先以其名馬及白金數錠歸其家無敢私匿者乎妻訢以恩義
結下如此景泰初四方多警太監王公敏受　命鎮易州祭公名欲置
之幕府君避不往見王公請于
上許之然公實以謹畏聞君悉心右左凡事弗使者規正再三公不為
忤既而移鎮蘇兩守備南京皆挾君與俱而王公南京最久
英廟嘗謂執政曰王敏之所行恒鮮戾者以有徐百戶輔之蓋

英廟在位於方鎮事無巨細出先知故也天順甲申君引年乞歸王公
固留之不獲尚書蕭文穆公侍郎廖恭敏公皆稱其安恬非流輩所及
以詩贈之君還河間雖老矣猶手不釋卷語後進必惓惓以善行相勉
嬌居之暇結郡中諸老為書年會以自適聲色之娛一無所好嘗謂諸
子曰我每欲立功邊陲沒身　王事而志弗遂天也汝曹宜識之其卒
成化辛卯六月壬寅距生永樂丁亥七月丁卯享年六十有五配文氏
有賢行先君二十五年卒繼韓氏劉室潘氏子男四人長昇嗣百戶次
杲次昂太學生文出次暹潘出女三人長王適百戶劉浩次金適千戶
梁蕃次賢適衛鎮撫解璵孫男十二人長自新今嗣百戶次自勉自勸
自習自學自信自修自誠自恂自源自讓自仁孫女六人長家適指揮
劉遷次安適指揮李杲陽次寧在室次宸許適指揮孫子溫次宜適
指揮子董翔鳳次容許適千戶子李果次惠次宥俱在室曾孫男三人
長公嗣次公輔公從嗚呼若君之所蘊所立亦可謂武弁之表表者矣

其行不稱信識者恨之顧有于君卓然屈所有可而學益勵行益修所
以為君之死于毀特者固化于斯乎銘曰
猶吁徐君材武且文克質我機不惧以動猶吁徐君舞府有開名徽
[illegible]聊[illegible]分發猶以[illegible]君心猶世[illegible]攸系中岳高猶猶嗟徐君
于[illegible]猶有收其報[illegible]其分

太官參政孫公表

君諱[illegible]字廷玉[illegible]代[illegible]其先[illegible]開人[illegible]祖[illegible]者[illegible]宋季仕徽州日卜宅城
南遂[illegible]家焉[illegible]父[illegible]大父名[illegible]父[illegible]亦能三世皆有行義聞其
鄉而[illegible]能[illegible]讀[illegible]以[illegible]成是父[illegible]歲知讀書一日有感
[illegible]然[illegible]之人也母[illegible]日夜悲泣不食衣不
采不飲[illegible]服用之具非周且善不以進
嘗[illegible]有心計自以早孤思所以亢其宗者
[illegible]不遺餘力務[illegible]以其有自得

夫[illegible]居三舍許[illegible]別墅之勝者曰[illegible]竹[illegible]曰[illegible]池[illegible]園[illegible]亭臺
圍[illegible]其中[illegible]修[illegible]行[illegible]名[illegible]中歲大使君出粟二千石助
有司賑饑用　恩例授義官天順中[illegible]州[illegible]荒[illegible]出粟如往歲
有　詔旌其門[illegible]君不忍曰吾本以濟民今困之不可固
辭乃已人以是更賢之鄉學大成殿[illegible]出錢二百千佐繕理釋奠
氏有以[illegible]來告者君亦應之[illegible]曰不[illegible]曰吾所以有今日[illegible]
安老大平者[illegible]也立小學延名儒[illegible]鄉之子弟孤寒者為供其
[illegible]之[illegible]與貧不能償者多[illegible]君一一料理之俾不
失所君年四十未有子至五十餘得丈夫子五人以為力善之應君
卒以成化丙午四月九日享年七十有九距生永樂辛卯十二月二十
有三日娶李氏副文昌[illegible]姓[illegible]之女[illegible]敬嚴淑協君起家姻鄰師其賢
卒以成化乙巳十一月十有一日享年六十有一距生洪熙乙巳十二
月二十有五日五男[illegible]長英為郡學生次[illegible]次芳[illegible]幼女三人長適

林宏次適國學生吳璓次適茶陵張□□□以歲丁未正月一日葬君夫
婦合葬文昌之白至原鄉茅寺之祖誌兆壙而未有表表之室今太學
士丘公女也因省公京師以狀來請于吾公知愛其嘗聞君之詳則誦
其狀而嘆曰嗚呼若君者起海上一孫童子能振其家蕃其先人之亂
系而興有活民裕　國之勞頤受命服表其宅里置身于古公士上造
之列而不愧焉豈非一鄉之傑出者哉娟英之才得親炙者假以大成
其器業于與時求所以為顯揚者可卜也是宜書之為世勸

劉氏二親墓表

此廬陵東堂劉君覲孚及其配王孺人之墓劉在安福號巨家其居邑
荊山者一析居廬陵水口再析君江背東堂為兩族君則東堂之彥也
其先曰如松值元季紅巾兵燹倡義保所居之王成山為寇所束猶遣
其幼子以安生奇節以安既長有材局徙其家又建讀書樓訓子孫葴
原王公為記以安奇節生不器而業益振且善為義嘗出白金十斤
修郡學于官不受又踵前志葺樓以貯圖籍而劉文安公記之君之考
也君生頎敏寡言笑慎作為奉親甚孝與二弟覲民覲正相友善二弟
亦為義與和其兄置義莊里中儲穀數千斛歲饑輒發之助有司以賑
世用　恩例為義官君不自多也又作凝秀樓具慶堂與讀書樓相峙
諸君子多于其有堂構之功者然君産日拓貲日豐而尚儉素奉賓祭
祀外澹然無所嗜日習傍無以示子孫樂施予趨人之急恒恐弗逮病
涉者建橋貧死者予櫝鄉之人事不集競不平者必來白于君君不為
勢詘不為弱況一裁之以公為人鮮或訾之者年六十有七弘治己酉
十月二十日無疾坐卒王出廬陵汶源亦名宗其先有梅逕先生者宋末
奇士也孺人性慧淑歸劉氏內外尊幼咸宜之而奉親友弟振恤周之
待己接人諸美事孺人相成之力居多不幸年四十有一卒于天順甲
申九月二十三日子男三長識兆為儒學生早世次禎宣次禎獻女三
適以族姻並以君卒之明年□□葬□之□□之原兆□花鄉裘侍花塘面合于王孺

人之兆間來京師託其鄉先達春坊諭德少司成劉君道亨求予表其
墓曰地雖古而幽閒思先德之弗彰也予觀史之論人非奇男烈婦不
在表異之列而平世常德無所動人之聽聞者恆泯泯焉是豈孔子從
先進而思有恆之意哉若劉君嗣其先業益光大之而又得王孺人為
之配不以文顯不以爵貴可不謂一鄉之有常德者哉劉之先所積
遠矣一厄于元季仆而再興及今百餘年將不有出而振乎肆以為君
夫婦葬者用以昭天之定為善慶之可必而弗殄焉者于是宜最行
勒石告諸來者而因以勖其後之人焉

孺人宋氏墓誌銘

弘治甲寅秋尚寶司丞鄭宗仁上疏言臣母孺人宋不幸老有疾在故
鄉不得朝夕省視奉湯藥敢昧死請告　詔許之養家之明年春孺人
疾瘳語宗仁曰忠孝一也爾宜遄歸事
天子不得以我故久在告貽親憂宗仁頓首受命還　朝之三月孺人
疾作竟弗起乙卯夏六月三日也君子以是嘉孺人之賢與宗仁之孝
宗仁既得　請辭官持服乃奉禮科左給事中孫君孺之狀來乞銘予
於宗仁同鄉竊聞孺人之淑德甚久按狀而銘之孺人諱瑗果河間任
丘人曾大父而上多隱不仕大父昱父鳳俱以善行聞孺人生有容德
寡言笑樂女紅聽誦小學列女傳諸書往往通其大義母苗氏鍾愛之
曰吾女非名士弗許同里鄭氏有子綱甚賢咸及苗心重之乃聽其委
禽而以孺人歸焉孺人事舅姑時其起居候其謦欬躬奉飲膳浣濯弗
勤舅姑安之曰鄭氏有婦哉鄭素以產高其鄉孺人恒以義勸其夫君
曰積而弗散是殃藪也由是其夫君遇歲侵即大發積以賑饑者又以
餘力周其族鄉不能婚者助奩不能葬者予槥力田服賈以蕃其贏所
為祉孺人贊其夫君教子於力故宗仁起進士甲科成名坊閭間受
勅命封父徵仕郎戶科給事中封母孺人里中莫不以為榮孺人生永
樂庚子八月十二日卒壽六十有六子男二長即宗仁次宗義亦以入

采補官女三長適巡檢馬弘次適諸固次適史文信皆儒學生孫男五長沂次濂次溥次沈次澍女二皆許聘名族曾孫男一女三宗仁歸來襄事而濂以儒學生上京師就試秋闈因使來速銘曰卜以是歲八月二十二日將奉窆孺人于某鄉某原銘曰

有美令儀惟宋之嫄相攸德門惟鄭之彥於顯慈訓卓彼嗣人近侍有蕃慶衍其親　錫命煒煌宜耄而壯孰遽逝兮猗此祿養啟丘隱〻吉壤載占玄室勒銘用昭其潛

順德府儒學教授黃先生墓誌銘

閩之莆士治尚書極精其講授皆有師承其出就試一藩在吳若居他經十五上禮部天下士莫敢齒焉若精是經又兼治他經而行檢可方古人如我黃先生者亦可一二見然位弗稱德抱道以終因其命之不淑哉先生諱綸字廷經本唐侍御史滔之裔世居莆之烏門曾祖富成祖孟玲皆以行義重鄉井父韶始以尚書舉進士為戶部主事母詹氏

亦名宗先生〻有美質早失所恃以童子居喪悉合禮度主事君在京師聞而奇之俾授尚書于季父廣元教諭禎遂以興化學生中景泰丙子鄉試明年會試中乙榜授汜水教諭汜水自開學士無與科名者先生教數年立條約嚴課試士習一變而節下多成名時提學副使劉為真許可獨記其新學曰黃某博學其文誠實論說諸生既樂從師而民亦樂於學之有教其言如此滿九載汜水人上狀乞俾黃教諭知縣學李曾州在吏部將從之而侍郎崔公順德人遂言其郡學之弛乃以先生為順德教授久之順德士翕然化服往〻取進士躋顯位視汜水益盛滿六載聞主事公之喪哀毀踰禮遂致疾沒于順德學舍時成化甲午四月望日也得年若干先生自學識精于鑒采天順壬午同考順天府鄉試閱尚書卷取今禮部尚書倪公岳侍郎焦學士李東陽太常卿董學士程敏政乙酉同考湖廣鄉試閱詩卷取故詹事兼學士陸簡皆一三考湖廣取士亦多先生自釋褐歷教二庠所得俸金悉寄上主事公自奉樽約而處之裕如聞訃日至不能自行見者憫惻處弟恩義周悉與同出與異出配戴氏廣東按察司照磨鼎之女勤儉雝〻之行者稱一族與先生恭儉相老尤人所難先一歲卒得年若干子男一曰堂三女適林君秀蔡子濂鄭垍瑢皆故家子孫男二遂宗元宗先生以成化己亥葬邑天馬山之麓戴氏祔焉未有銘其葬者今二十一年矣堂以書告其季父今戶部主事顯一以其同年翰林庶吉士閔之狀來屬銘愧予之嚴敏政幾得隽于秋試時先生嘗力言于主考請置首選主考者御先生位下而專一有第二先生毋以為不慊而敏政與似其何足以當君子之獎進出於尋常若此哉追惟乎昔報德無期而堂千里以書見託不敢以鄙棄辭也序而銘之銘曰

守儒一官閱歲十八教嚴考公孰責弟達哀毀沒世斯孝之純猗嗟若人其生弗庶惟古所詰志在為己人不我知窆惜吾邑天馬山之原有寧一丘職銘之幽孰揭其休

贈文林郎監察御史吳君孺人汪氏合葬墓誌銘

君諱綱字建极世居歙西潭渡從孝攄故贈職方郎諱仕仁之孫兵部侍郎諱寧之子今監察御史瀚之父其先世吳大學士商文毅公所為銘侍郎公起進士歷　三朝為時名臣有五男君其長也次曰縉曰典國知州紳曰順天府通判紋曰綺皆克家而君尤俠穎少治尚書業舉子業成值正統末侍郎公以憂勤遘和得請歸治疾君遂里居不復出且曰士不見于世則施之家不足以及人猶可善其子弟忠不為爾蓋君侍公三十年左右就養務與其心志率佃僕女織男耕成職其職無敢懈棄家用大充歲時奉賓錯禮賓戚備婚喪百務井然一毫不以相撓公安之恆稱其孝壽八十餘乃終君與諸弟雖異出而相友愛紳紋及女弟之子汪正資道從師遊外三人者果前後薦于鄉正遂舉進士歷官知嚴州府君凡四娶其先曰黃程氏繼兩汪氏一出歙潛川一出休寧楷林陳氏晚繼並肅雝相成壼內無敢言己所有田不自殖捐

以入公爭邦恢厄樂施予拯窮乏□□□□□□君內之兄子□□家祀
君以勤儉處之入衣食之久不衰吳歙□□□郎公益翊君嗣之不矜
家之□□□人無少長悉重君一時公卿家子孫長□以為弗及君偉
幹而□□之力曰是必克昌□宗於德業之成自內始為擇配休寧玘口孫
氏之□□□□方氏吳賢孫出處士□□□□□署□□君保家
□□□□識類此翰舉進士明年歸省而君卒被御史之三年獲
□□□君文林郎如其官休寧汪氏贈孺人陳氏封孺人新安諸汪在
歙□□□盛為人為舊市巷隱君志道女有至性歸君甚宜然不逮其姑
□且入□□□公以勤儉相夫而倡其家人娣姒咸讓孺人盡力歸□遠以
□告弗起君卒成化丙午六月二日享年六十有五汪孺人卒天順壬
午三月六日僅年三十有二子男一即翰也女二長適槐充胡以盛次
適濟川汪惟潤次許聘潜川汪某孫男四人長擢次材次相次□弘治
乙卯侍御受　命出按浙江前期奉其州君之狀以告曰翰十歲而喪

先孺人不克襄事先君搆館亦未之卜恒傷然弗自安敢獲兆于歙西
𧷷山之原將用某年某月某日奉以合葬先君位中先孺人位左而歷
其右幸執筆畀之銘于晚生嘗一拜侍郎公于堂及見君而去侍御講
通家之好甚厚誼不敢辭銘曰
粥昔先公有賢伯器弗顯于時就其諸季桓桓司馬懷道之憂懿哉封
君純佑與儔良配弗年鍾美一嗣繩武在　廷孰尚其志奉揚
襃典載卜新阡紀行琢辭百世之傳

默齋先生鄭君墓銘

永豐有君子曰默齋先生鄭君諱賢字願才其為人純敏篤厚喜問學
善親其親耳其言死就古人也少治尚書業可以進士而阨于疾不獲
出自見天順初有以經明行修薦者辭不起鄉射禮行有司以致賓為
賓僎而君亦以益德弗逮辭退處一室左圖右書謂聖賢之學非在言
說以默顯其辭其教子弟甚嚴晨朝則令就家塾親師友夜則給燈火
誦勤怠必稽危坐且□則且讀夜燭計時大約盡二鼓乃已君孝友天至
雖食飲亦不敢私當出內一聽父母以祀禮潔餙盛服儀節悉心秉誠
率家人就位拜跪莫敢攻譁者與諸兄同學相愛無間言從子軾年
十二而孤訓育如己子軾果舉進士為御史有聲君交朋友不欺是以
非三一折之以道義世義頰辭而益恭以多病學醫造深究素難及諸
家要訣間推以活人人德而謝之弗受治家則先之以儉勤推市古剛
藉□□□不恤佃人客戶有所輸而羨者還其羨有死而不能償者燔
其券為是于軾嘗輸粟于邊詔冠帶為君榮君得文書叱曰若安得以
是累我五山令甫人陳書克於東蒼昌郎相語曰此　朝廷著令烏可
輕也君乃不復言君為文典雅尤長于古律詩字法李更弗去婚好所
者有默齋集若干卷君之先出宋宦同州守威愍之後元末避地自
王山徙永豐之石橋又徙東里子姓日蕃君祖大德父應麟皆儒者母
某氏君生宣德戊申九月一日卒弘治乙卯正月二十日享年六十有

八娶江山胡氏與君偕德姻媺賢子男三長即軾舉進士今吏部
文選主事次軫克家早世次軸□□學生女一適邑之於山周釉孫男七
長康儒學生次洛次汶次澤次洙次泗次源孫女二軾將以某年某月
某日葬君某鄉某山之原以兵科給事中周君序之狀來請銘於君
為外姻辯君之碩節高誼可質諸鬼神無媿其言殆有徵也竊古之所
為篤行君子君鄭君若非其人與銘曰
惟古之人君子是則世方譊譊我獨以默君非不言思力於行學以默
識行以默成通德之門致慶之系君將紹之是世無蠶刻後有子實繼
攸司引鍼世烈厥其在茲紀述顯予亦復有稱傳豈在文驗欲深造玉
山勝地理玉其中貞石勒銘君子之終

承事郎謝君墓誌銘

君諱琰字乖雄諱姓滁之清流人為武畧將軍護衛千戶追封崇安侯
勝之曾孫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崇安壯節

侯六孫新寧伯忠之子今大傅兼太子太傅新寧伯佑之叔父也
生貴家性淳樸不事紛華之習恒以壯節淡父兄剛明婦亦有功著
于盟府思以忠勇自奮不果則又曰吾無以建勳立效于家亦足以見
志矣遂身任家政事父母蚤夜不少懈嫡母某夫人孝而夫人嫡母朱夫
人如生已御僮僕治田宅弛張間悉有規緒歲賓遊往來以時而豐
約惟所當兄璟嗣爵當正統末出守浙江卒于鎮是時祿不振而次
子方在襁褓今太保公也君既茹苦與弟即撫帥教之曰此子不凡當
大吾家時以先烈語之太保公奉訓惟謹使知
列聖命蒞前府總神機兵兼督十二營軍事進階 顧識忠恪端慎蓋
君左右之力居多每旬休太保公率父子上壽君爲之盡歡曰先壯節
不死矣予復何憾成化中准例 詔官賑之君宜人輸之粟以助
恩例授承事郎秩視七品然君亦不自修愛居山莊課家人稼穡爲樂
因號王泉居士京師名流多禮重其爲人居嘗若瘵疾忽甚太保公憂
之數迎醫躬視湯藥候起居如父君安之至篤纖無他繫當日神識太清
公盡心 國事人兩賢之時弘治八年三月一日也距生宣德七年七
月六日享年六十有二配錢氏先三十年卒繼趙氏生子男二長璟次
禮女二長適虎賁左衛指揮使張宗允在室孫男一尚幼太保公卜以
是年四月八日奉君葬石徑山祖塋之右以錢夫人祔焉前期率狀其
行請予銘予承之史氏親見壯節侯佐
文廟渡江時事未嘗不偉其忠竒其後之人必多賢者以衍其后表之
業于無窮若君亦可謂稱其家者歟銘曰
有偉剛烈既嗣而方有後賢人孰容而昌嗣又啓之惟謹仲父孝友在
躬其容侯侯謂君弗顯亦有冠蓋家政孔修榮不以官勉殉此歲君安
其右玄堂刻銘永示厥後

孺人馮氏墓誌銘

孺人馮姓世爲吳人而籍京師故廣東按察副使定之女今通政參議
趙公鼐之姊光祿少卿玆之妻年三十有九而卒二之日予姪弟之添
議公泣謂予曰吾與邑副司學交甚遊通家還往新婦生七歲即聰穎
如成人憲副及張夫人亦見玆子不凡恒語我夫婦曰必以是女妻君
子夫婦大喜既入門事我及其姑嘗夫人極孝敬吾妻賓客新婦率家
人治具必精腆愜吾意歲時奉祀及有所慶弔于親故里巷相其姑以
行舉不失節吾老矣而喪賢婦天乎奈何少卿亦泣謂予曰孺人之來
歸也吾尚家食恒日夜勸予曰二父皆以經術顯名子必刻意問學用
光吾男我先公亦瞑目地下矣予感其言以有今日且予自舉進士爲
刑科給事中歷左右都給事中皆以言爲職恒懼以論事獲罪孺人必
勉之曰吾見吾父爲御史亦每每論事曰國爾忘家子宜識之予年壯
未有子孺人亟爲娶陳氏曰繼續事重爲少緩邪既而陳氏果生男孺
人亦繼有男相保愛如一不幸得疾踰歲不起而其所得男先以病
夭嗚呼天胡使人至此極而予以中歲失此良配也惟先生不鄙而賜
之銘乎予與既而少卿諸弟亦皆更相語曰自有吾嫂我兄弟益相
友敬蓋飲食衣服器用一無所偏嗜而辞氣溫淳恒恐怫人故爲娣姒
者一相讓如兄弟無後言若吾嫂之賢何可得也先少保襄毅公與恭
議公相友善故恭議公以女妻予季弟敏行亦不幸早世而於孺人之
賢則得之甚矣烈重以少卿之請而可以弗銘哉孺人生天順丁丑九
月二十四卒弘治乙卯三月二十七日生男女各一人今所存者女留
以少卿貴受 勑命封孺人有柔儀淑行者聞閭閻之言者行陳詞識
有如 聖製之所褒焉者矣少卿擇歲之四月十七日以孺人祔葬長
慶鄉祖塋之次銘曰
不多而有嘉出於己子不壽而獲 顯封爲不死嗚呼孺人尚安于此

歙黃處士徐孺人合塋誌銘

嗚呼此歙黃處士徐孺人之墓其子爲今兵部職方主事華其地爲鳳
鳳村律兄嶺爲羅山其向子午處士之塋也不及誌追揭表爲後十

有二年華將奉孺人以祔乃泣爲狀請敏政并書之惟處士欽若孺人佐之成其子而殖有家用黃氏法不可以不銘君早歲喪母汪十三而喪父與壽君兄弟中最稚弱能自勵服勤至長老業日以興念非子種學終不足以光世乃延華入郡庠又遣受尚書于閣老商文毅公父之薦于鄉々人大驩謂君夫婦之善居子也華五上禮部卒判易之益勤曰命也勿戚卒果舉進士令撫之金谿過里日置酒上壽姻黨畢集處士喜甚曰是雖榮必努力公家以不負今日吾乃安耳華受訓唯謹又一歲以入　覲獲有省爲職任而處士終孺人年七十有六矣華改令武之平江也孺人誨之詳々如其父以是華政美有文用部使者薦召入　朝復過里鄉人益觀慕以爲榮其官職方也念母不置會陝有戎事請行訃歸日可取道省母未行而得訃於是孺人年八十有九矣處士諱禎祥字仲述所居歙黃屯徙潭渡出唐孝子芮之後惟和易不苟喜周窮困奉繼母程如生已事三兄甚友其教華不獨舉業又

勉之繼述俾倡立祠享孝子合族人爲黃氏譜傳爲晚結茅黃山下種樹佚老甫成而不起孺人居歙朱方亦早失其父處士思及母胡氏内行甚肅喜儉樸晚年甚秀婦程介婦汪治女紅如壯時蓋凡勤家恤祀逮下裕後之懿與處士媲德而無爈處士卒成化甲辰八月九日孺人卒弘治甲寅十二月二十七日子男二稚華稚先卒華即職方君也女一適方塘胡禧孫男四增瑛璔珂女一適鄭村鄭楷曾孫男一就女一尚幼惟處士夫婦刻貴教子而躋遐壽睹其成蓋天之報施善人弗爽也　恩被綸封澤其漏泉以昭其令名于一鄉也有日子與君同郡且重華請乃最群行而於教子事特詳焉又系之銘々曰

惟歙黃君孝子之裔有聞德兮厥孝孔懿力哉庭訓諸我世風爰曰其成並壽考終於
帝降祥一視所積　綸封嗣來光此宅兆鳳村協兆山峙川從階後有銘錫類之徵

百歲程君墓表

貴三公當爲右文弟功業名一時若人皆可致之惟壽則有不可強焉者況壽而至于百有餘歲者哉非山川沖和鍾禱之積而斯人之得于天者獨優且完焉足致此若吾宗以肖君之壽豈惟一家之盛哉固海内之所鮮也君與予同出梁將軍程忠壯公之後所居以川其族以宋端明殿學士洺水先生益顯曾祖烟祖連父安皆力穡不仕妻娶于吳生君諱貴字以道一諱曾先爲人淳樸兆雖貴史少客江湖間嘗以本易業至姑蘇佐人細作後志業不成而歸々更事畝不復出力勤孔時所入恆倍家居率起叩子弟皆位備各職其事無倦以肄夜即課諸孫爲舉譜書抵夜分乃寢客至張燈盤談雖老不倦既老取貲產立券不與子而與孫曰如此庶幾可均也君處己待人若易直然皆不失矩度一門百口熙々怡々號詩禮者或不能及君狀貌頎然兩目如漆其幾重有中有壑長二寸許齒髮變矣而白者黑脱者生年九十五歲

以　恩例授冠帶每鄉飲必禮爲大賓君多辭不至年百有一歲乃終終時盛服呼諸孫語之曰我將與汝等永訣言訖而逝君生無疾疾未嘗延醫詣禱步履如飛終其身不扶筇異人也君生洪武乙亥閏九月十七日終於弘治乙卯三月十九日前後三娶初姚次黃次吳皆和順不爭族黨稱之子男三人德龍德思德良皆先君卒女三人皆有歸孫男九人孫女三人曾孫男九人曾孫女六人玄孫男一人予又聞君壯歲在吳下遇雨渡而溺自念非命不辭無以復生即伏水中褫衣去鞾一躍而起江行遇盜掠舟貲伏莫敢動君曰如此示弱將不免矣奮出直前捋之盜披靡散去然則君所秉之厚且完而加以伉健若此宜其壽之過人也因郡之聞其孫俾刻諸墓上之石嗚呼我
列聖休養涵煦之澤被海内久矣而有人焉乃出于新安之程氏得不謹著之以彰其盛于無窮也哉

槃江君墓表

新安大姓無慮千數而汪為最汪之先本祖唐越國公子孫分布列邑而歙潛口為著潛口之汪在宋多顯人聚族以居不下萬指而一樂君在近時為稱首一樂蓋人以慶君而因以自名者也君諱賓資字永德其為人有志操簡默自守人或莫知其何如至其發言勵行率不倍于道名讀書者或弗能及然君又未始不好學自勵也其所學不事佔畢事其大父彥實父士賢兩翁及母張孺人繼母羅孺人最孝生養死葬如禮不伍于流俗與其兄永仁永奇弟永義甚友永仁永義皆不祿遺其孤曰以誠以隆方幼稚兄家政悉君綜之家益裕而撫教其遺孤皆有立稍長見以聰之子正也慧曰是足亢吾宗者遣為學諸生正果以明經舉進士歷南京戶部郎中知辰州府事族益華而君為善益力凌背井成廢渠茸舊衢以利居人之飲食來往雖鉅費不吝周窮恤匱不責其償甚至于焚券鄉人德之有小忿或相成勿令一樂汪君知或競入有司不可解得君言即解去年益高行益茸每歲時或生旦親戚子

弟上堂稱壽歡動閭里二人兵部侍郎吳公與君生同歲一鄉子朝一隱于鄉有姻婭之好時人謂可比漢上劉及今孤子伯兩人君以成化丙午十月廿四日卒卒時無他語惟以不逮先□為言享年八十有八距生洪武己卯八月十一日配洪氏出宋少師中孚之後早卒無子繼詹氏鄉進士興之女兄皆名族有婦道子男三人長以軸次以受次以澤女二人長適張思吉次適洪永敘亦皆名族子孫男七人稱桓攝拭植禎彬孫女七人曾孫男十人以輔等下弘治戊申正月朔合洪氏詹氏葬中龍鄉大吉灘之原前期以正所具狀使人來京師請表君之墓予往歲家居嘗過潛口雖不及拜君然及見以聰君及汪之諸彥顧其山水秀𤩘閭閻繁夥寫意其有至德者而名一鄉者當出其間乃今得考敘一樂君之遺行刻之貞珉以銘後來則豈非所樂聞而足以慰其夙心也哉表之而繼以銘曰嗚呼是為一樂汪君之墓有三子以承有兩配以祔執云淑人失我鄉慶尚有良芳以範其祜以衍其祚而

者後人之永慕也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七

碑誌表碣

中奉大夫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致仕秦公神道碑銘

弘治乙卯冬十二月十有二日江西布政司右布政使致仕秦公卒于家敏政方抱病倚廬不及聞也公子銳函書遣使來新安請書其墓上之碑始克聞之既啓書進使問狀知公居其先中憲之喪哀毀踰節杖莫能興期歲而不起為之悼嘆曰孝哉秦公諾銘焉而未成也敏政入朝道錫山訊公尚在殯賻以入弔又知其卜地在惠山聽松菴之南復往視其兆域銳使人尾舟言甚悃迫矣敢速銘乃克叙之曰公諱夔字廷韶其先自淮海遷錫山曾祖彥和祖季昇父旭封承德郎兵部主事進中憲大夫武昌知府里人私謚貞靖先生凡世德之詳具見其碑公生而俊穎不凡中憲奇愛之俾從鄉先達游乃學不勌以天順己卯舉

于鄉庚辰舉進士壬午授南京兵部武庫主事職思其憂上疏請革冗隸以律貪饕識者韙其通大進選職方員外郎再遷武庫選郎中一以公勤自勵先尚書襄敏公器之每有推薦輒留以自輔成化壬辰始進擢武昌知府武昌〻楚封國而中外重臣及三司治所咸在焉地大事殷守多以愞罷公上承下御動中肯綮郡政犁然而均徭法畫一尤善巡撫都御史為下之列郡嘗夜出祀神遇驚婦于江滸詰知為商妻郝氏被劫不污者力捕誅盜而歸之以公務過長沙出良家子瞽氏于娼籍人稱于神明部使者交章上其治為湖南第一　詔予誥階將有除命而公丁母恭人殷氏憂先是郡百需取辦于市緣其償人多怨咨公出官帑銀給之而籍封其餘乃歸服除流聞民攀送不忍釋有役均訟平之謠服除改南昌江右民故譁于訟公鋤奸植良人大悅服廬陵令𤙣何甲將誣已吸扎乙誣首之坐辟公察其冤詰之乙止貨甲得不死吉安彭伍二大姓訟累歲株連百餘人公承勘俾離立以次陳不得用其詐皆不得已而哭曰是他郡數難數者亦多委公乙巳陞右參政久遷按察使十有八日丁未遷公江西進右布政使以親致仕聞者無不惜其用之未究云公里居疾少間與二弟旦暮班友于奉中憲備至凡佳辰勝地必致老人所好者挈几杖侍行中憲樂之曰是吾子也我公疾革無他言惟以筆作書以命銳裝寫而恨公性秀出標韻岸若不可以塵事干之者然實叢敏委剖決無滯遇公議侃侃直言無媕婀之態官轍所至必表章先哲風厲其士人在武昌新張班徒祠建昌復李泰伯曾南豐二祠其志向可考而見也中憲以淮海後人力紹其詩公自幼齡即工賦詠所著皆府由二集以趨試唐不名一家至其博覽群籍發為文章亦倏然雅馴可誦而傳也所著中齋集若干卷公壽六十有三配沈氏封恭人子男一曰銳儒學生女五適錢滋含華過轍在室者許聘楊泰華夫恩孫男一始中憲之沒也公不遠千里請予銘不二年銘公之狀陸含章詹事簡之子也詹事與公交莫逆而

父子亦相繼不祿噫何其〻者於善類摧折若此歲華遙邈老成相儔誠不忍執筆而通家契分非一日也銘可得辭乎矧公以孝終而可以無書乎銘曰

謂公弗顯公位方伯謂公顯矣疾夜中危緊何弗顯公亦何心道曾禹奉我官箴二牧所臨民孔懷安以彼而出以為子指政則有詩宗亦昌晉與政通厥辭肆揚不毀在經以伏皆規孰識公心不亡者在惠山之陽有石有泉公營其阡式歸其全太史勒銘一語非諛孝哉秦公孰與其顯

贈文林郎監察御史于公封大孺人孫氏墓表

癸之寧海有逸處士于公既卒之七年為弘治甲寅以其子侍御君纘　恩授　敕贈文林郎監察御史配孫氏封太孺人踰年而太孺人卒于家侍御方奉　命出按畿北明湘之沈待訃于　朝詔於御史一人代還得告以歸扶柩前川本二狀衍予請書其墓表

土之石將刻而傳焉按狀公諱珊字求昌其先在寧海之酺人也可考至公大父通天讓誥隱居不仕以行義重其鄉鄉人為之語曰于氏其有後乎公生而聰悟明爽在襁褓如成人稍長責書史從師講說能通其大義與客論古今上下人物臧否政治得失亹亹忘倦客以難之必語之故曰是當出某書是當為某人語客相顧歎服欲之仕則曰吾父之疾猶且不能死欲有所為于祿仕哉自是朝旦夕竭心力出其所長以幹家政督僮奴其織紝耕各職其職慶弔遷往悉有規紀百務井然無敢弛且諱者父母大樂曰吾有子矣公於父母生致養沒致哀喪祭無違禮於族人貧不能立者賙其力節之俾不失所外姻李氏子幼失怙恃公收養之為擇配還其宗鄉人翕然稱之曰于翁孝義人也吾屬有事不叶訟不然者宜請決之盍得公一言即解州大夫聚鄉飲必禮致公公以齒德弗逮力辭因自號曰逸菴公兩子數之拯曰盍也治生業以嗣我仲也力學以為我先人之光無怠故侍御奉訓惟謹

遂舉成化甲辰進士第為行人以選授[redacted]道監察御史太孺人家同邑處士安之女有淑質能嫺婦教涉獵小學列女傳諸書而於統紉織紝中饋之事皆習為之精年十八歸于氏上承下御以肅以雍家人宜之時親紡績以佐公之勤儉蓋公奉親教子恤貧逮下之美太孺人相成之力居多而公亦敬之若賓太孺人嘗病目失明幾三載諸藥弗効公齋禱于神不數日復明人以為誠孝之獲祐之驗公卒于弘治戊申十二月十三日享年六十有二太孺人卒于乙卯五月二十二日享年六十有四子男二人長盛次茂即侍御君女若干人適某某孫男若干人孫女若干女公墓在其邑西山解莊之原侍御將以其月某日奉太孺人之柩祔焉惟天報施於人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此不易之理也若于之先所積甚遠處士公益謹禮好義逮奉直濟而又得賢人為之配聿興厥家訓成厥子為憲臣于盛世不行風栽未然一時已顯而勳名所底未艾也然則顯揚之榮致澤之功亦何必身享之為得已出之為快哉予以是敍其所行與報施之驗用表著之使鄉人道而讀之者為感嘆曰此于侍御二親之墓其可景慕也夫

宜人潘氏墓誌銘

宜人潘姓鎮江人通政氏令封奉直大夫刑曹參判小諫之妻故忠勇將軍金吾左衛指揮使俊之婦也以子懋貴受誥封宜人享祿養者十五年年六十有五以弘治乙卯四月二十日卒卒之前一日力疾論懋曰我夫婦訓汝以有今日汝宜勤恪廉靖以報

上恩不貽厥祖父吾目瞑矣又逾日不起嗚呼是亦可謂之賢已乎潘氏世儒素至宜人之父處士君與其配王孺人尤以儉儀相尚故宜人得于內訓習禮容肅而不妒睦而不爭人稱之曰令女既歸馬氏恒以不及事舅金吾公與其姑為憾歲時奉祀必竭誠以享如事生者當是時奉直君之兄良輔

英廟司知前軍都督府事故 寵眷甚隆食指甚衆宜人佐夫君綜理

家務悉有規緒處娣姒極愛敬無間言內外姻戚多歸美敬而宜人恬然其間不矜以侈勤女紅至老不懈家人止之不從曰吾所樂在是人又稱之曰淑惠宜人見懋之少穎也聞詩奉直君曰我家雖以武顯宜齊之文庶先業之益振乎奉直君是之亟延名師儒訓懋懋果力學致用如其言而宜人於少子諸孫皆迪之以經術於諸女警戒尤切無泰養之習人以是又稱之曰智母嗚呼是誠可謂之賢也已宜人生子男二人長即懋舉成化丙戌進士授行人歷官刑部江西司郎中次還女二人長適金吾右衛指揮使吳瑄次適羽林前衛指揮使張文孫男三人長存道次存仁次存義孫女四人尚幼懋將以卒之年某月某日奉柩順義縣祔侯里祖塋之次而以其同官員外郎周君瑾之狀來請銘於南京大常卿[redacted]君瑛以女妻懋又謂得佳倩而馬君予同年友也故因得其母之賢如此不可以辭銘之曰

陳君之女嫁于貴家既歸而雖無職無缺訓子以文用叶祖武揚於朝

亨智哉斯毋牲犆備粢珠程在朔不改粢風以凱與同緋葉居南食此
于北貞石勒銘昭此令德

吳氏親塋表

休寧著姓凡六七商山吳氏其一焉自商山而散居不一有諱育源者始徙縣東市卒塟二都亭子山餘二十年矣其子齊旺恐來者日益遠而莫悉其先之所自出乃奉其世譜請走文勒石墓上以告其後之人吳氏相傳出泰伯之胄裔以國氏而新安故吳境也至喬君子孫又散居江東西歷漢晉以來世有顯人逮唐而監察御史少微始見于史少微之子中書舍人鞏居休寧有石舌山蓮池之勝當時稱其雅世以文顯至以鳳凰名山池跡迨今存鞏七世孫琰生五子分居金竹樹雲眞田諸處而少子舜始別居縣南上山生子明：七世生舜選當宋孝宗初以高年賜爵奉議郎生二子長儔舉乾道二年進士止大學錄號樟華次儆舉紹興二十七年進士歷官廣南西路安撫謚文肅號竹洲竹

洲從學南軒受知考亭東萊為時碩儒儔生四子長厚叔淑考孝雅業事耜篤好不輟所著曰自勝齋集厚生錫疇以孝友聞從學程勿齋甫薦為白鹿洞書院堂長不赴所著曰蘭泉集錫疇生三子其仲曰浩世其學號直軒所著曰大學口義盡國錄之後可見者如此儆生四子長載仕為高郵軍判生迪功郎鉉：生國史編校資深嘗上竹洲集于朝宋亡高遁自卜葬所築其傍曰全歸菴至元初起于南軒書院山長力辭不出所著曰友梅集資深生五子其少曰枳：生七子其少曰同富國朝洪武初益自植以拓其家同生四子其仲曰牛：生一子夫童：童生一子行善皆以謹厚聞積善生三子其季曰育源則今始遷東市者也育源字德生少倜儻有大志以祖基湫隘思有以廓之乃卜居邑中買田築室為久計業漸以宋又出遊四方納交名士閱見益廣德益充縣令丞舉以司一鄉之政鄉人翕然敬服爭訟者多取決焉卒以成化戊子八月十九日得年五十有四娶王氏有賢明之行生子四人長即齊旺次齊興孫歡齊悅皆能守父之訓而齊旺又續其譜佐其叔校竹洲集刻梓行世則吳氏之後雖禮淑身思以顯其先烈而弗墜其文獻之傳因將與上山之族相望而益隆也哉予嘗考文肅公與吾宗會里尚書文簡公同游其諸子又從學文簡公之從子樞密正惠公君汲口端明與於文肅為甥孫而友梅則又槐塘丞相文清公之所亟稱也走之先十世祖奉議諱仔府君從遊文肅：：為記其所謂相公橋者其文尚存每一奉誦慨然如接風儀聆誨教思執鞭不可得而緬懷一時師友淵源之懿與其通家契分之深雖百世一日也故本齊旺之意備書之使過而式之者知其為大賢君子之後且示夫歲時展掃乎松檟之間者得因以自勗焉

賓山劉君墓誌銘

嗚呼此杭詩人賓山劉君之墓君諱英字邦彥宋淮昌侯之裔也有諱瑀者從毋為劉姓以材武顯于元三傳入我朝始居錢唐北郭之

夾城里曾大父君美大父善父琮世居樂有名毋傳氏君生極秀穎少從學大理夏季爵先生自經史而下暨諸子集錄罔不涉獵含英咀華一於詩發之其詩精妥流包兼備衆體三吳兩浙之言詩者必曰邦彥由是邦彥之名聞四方：：士道杭者有所臨觀非君與俱無以廢寄意嘉大年者江右詩人也教授于杭奇君以為忘年友吳興張太守靖之自以詞學高東南亦雅重君作曰邦彥非今人也君性孝友無故不敢去親側有美服食親未御不敢先景泰天順中藩臬郡邑欲以明經起君：以毋老固辭親沒喪祭盡禮二弟曰華曰莊不祿賻其孀撫嫁其孫與人交不獨以文字切劘而周恤緩急甚至別業在甘泉里多竹榜其室曰竹東晚更號賓山皆終隱之意也雖不善酒樂與人群時放適于綠竹顛其中確有意見是：非：不苟為俯仰有古吳豪風致弘治戊申感一疾猶不廢詩閱九載乃不起丁巳五月十有二日也壽七十有二歲所著賓山集藏諸稿竹東小稿湖山詠錄及手編兩浙歌

風讀書冢要若干卷配仁和鄭氏南京刑部郎中厚之女太常少卿繼
之女弟克相君先十七年卒子男二鴻淮皆學詩世其業女一早世孫
男二彭彰演箕將以戊午三月六日葬君南山慈雲嶺之原以鄭祔予
厚友君二十年嘗評君孝友似黃山谷高蹈似魏清逸曠達似楊鐵崖
庶幾為實錄者今茲被 召至杭君已前歿不及見也既哭吊君而演
以治命奉應天尹于公景瞻之狀求已銘景瞻於君尤厚善銘曰
繄詩濮君中涵而歷孰濬孰培伊茂而發居杭氏劉奚畜以揭咄彼哇
淫泰山靡竭其氣崢屹其韻秋待茂發者存孰謂其沒

朴菴陳君墓誌銘

朴菴陳君之終于家也子珀方以御史受 詔考牧兩畿中道而得訃
即以 聞請奔喪如制會予亦有 召命北上將與舟焉聞奉編修黃
蘭所述狀以請銘予發狀而嘆曰嗚呼若陳君亦可謂篤行君子者與
君諱應字順元世為莆田舊族大父乾初居城南父祈遷方壺號實齋
生君一子見其質秀穎愛奇之俾從良師游為舉子業甫成矣而實齋
老以家政付君君能敦孝敬副其志而於奉先禮客御佃傭悉有規節
與人交誠篤不欺未嘗有一之交惡者鄉黨甚羨實齋嘗遘疾醫不奏
功君夜焚香籲天刲股和湯藥以進食之良愈早暮偶一老媵行不再
娶有勸之則曰吾見繼室多不利前子以斁家者故弗娶耳實齋病篤
能動履朝夕扶掖至親操溺器不少懈其卒也哭踊幾絕喪葬遵禮君
篤意教子禹之成而伯亦奉訓惟謹庚子舉于鄉授山東堂邑學教諭
還養五六年堂邑人化其慈孝庚戌舉進士為監察御史君時里居益
韜晦不輕出與親朋草結社自娛恒馳書諭珀以守官行己之要故大
司寇彭公韶慎許可獨稱君之福履其卒弘治丁巳七月八日疾革不
亂君諸子與檢喪具豐約得宜翼日正衣冠而逝君為學務躬行不事
浮靡因號朴菴以見志然考其平生為孝子為義夫為賢父為達生知
命之逸老則古所謂篤行者君豈多讓哉距生宣德癸丑十一月十四

日享年六十有六配黃氏諱淑真[illegible]十七歸
君三十而卒其治家蕭奉姑孝勤生業施賢明人也[illegible]內助之
業姻鄉惜之其生宣德乙卯三月七日卒天順甲申八月十六日子男
四人珀即御史君也與琳皆黃出[illegible]側出女一人適德義吳某孫
男一人萬全孫女四人俱未行珀將奉君柩[illegible]木蘭陂之原以黃祔
狀言君少時祈夢于也之九鯉湖見白衣人[illegible]白馬如[illegible]驗前程可
見釋者謂當為憲官而君卒以布衣老既屬疾得京師之報珀為御史
乃憮言曰吾不起矣此其驗誠異然予有進于是者御史君立
朝以淑慎自持功名伊始推恩之典計日可得則君之名著于 寫書
銜題于廟主其所驗不亦大乎銘曰
莆有君子陳氏惟陳則行之篤可方古人其德孔潛熚彼昭嗣亮梯男
冠卒其先志亦有 徵與叶夢之祥[illegible]獲叙孰梯其光木蘭之原兮
以佳偶劇銘玄堂千百世不朽

河間衛正千户贈明威將軍僉指揮使司事張公墓碑銘

河間衛正千户張公卒葬郡城東十里之哺于村二十有四年矣其配
曹氏卒子清將以弘治戊午秋八月甲申奉祔焉而致書予使曰先君
以清故獲 賜誥贈明威將軍僉指揮使司事秩四品法得立碑墓道
以侈
上恩昭潛德敢具狀以請惟河間衛三品[illegible]鄭中字先仲父明威公與
公分游戎務事稍閒不可以辭序而銘之序曰公諱祥字廷禎世居小
興州汝河川曾大父而上皆務本力穡不干仕至諱榮者洪武初以尺
籍隸燕山其長子
文皇帝靖內難戰有功為燕山右衛百户卒于軍其後劾不錄也洞以
其弟王而進其官為武略將軍[illegible]調山西太原[illegible]中所[illegible]調河間
從左所事君之考也娶韓氏繼章氏皆宜人公生而壯偉挽弓數百斤
威儀周慎無貴將之習武略公之考也代之事上無干嗣道而於戎事

舉錯條緒井井領軍分番上京營遂以材武知名正統己巳從北征還
值虜大入犯都城復從大將軍拒虜西直門外正千户公長有氣節聞
語其子慨然有破賊雪恥之意而尼于遠下不獲伸乃遣清將郡學爲
其成曰無忘而父之志成化甲午夏五月八日以疾卒得年五十有四
而已公事親孝奉繼母無少盭者繼母撫公習弓馬騎射之習儉素若義
士而祀先禮客及慶弔之節亦未始不備也與人交恂恂至有過即折
之人亦亮其公不為忤配韓氏贈恭人繼李氏俱先公卒曹氏封太恭
人千户丙之從女也端恪静淑有遠識父昰奇愛之慎所歸得張公以
嫁内外宜之其佐公理家或有所弛張即懼舅姑意舅姑及夫喪家
毀踰節清之頻父歿也恒半歲居京師太恭人雖老綜内政不勤且勉
清以王事曰無念家也性不好貨而喜施予衣寒食飢雖薄不恤故清
居官以廉名太恭人享年七十有一卒以弘治戊午七月六日一丈夫
子清也嗣正千户以禦虜遼東功升指揮僉事總練士振威營于

〈皇明文集卷四十八〉八九

七年用薦還領衛事一女適指揮朱暉一孫子宗岱三孫女長適千户
于下塋次許適指揮于王楫次許適百户子王景成公以門功起家能
自效長千人又訓成其子得 貤恩進萬户榮耀于生前
寵加于身後非武弁之難得者乎清復能錄公之行烈刻貞石詔昭昆
先可謂賢矣銘曰
惟張世業汝河之川發跡㨿鞭以開厥先桓桓嗣公材武弘力克復父
兄遂領左翼壯志吞虜弗究以終有偉一男拓其戎功金紫之封惟
上嘉賚噫公雖亡不亡者在有婉一人其德惟恭弗惜以老哀榮則同
劍佩所藏遼東之里太史勒銘令聞不已

敬恕處士程君墓誌銘

富溪有隱君子曰敬恕處士既卒之四年其子抑菴手持其族弟正思
所為狀謁於予泣而請曰先君子德足以自立才足以適用而弗施于
當時惟是其久而石未有文恐終無以見于世抓之罪也幸為銘之
予哀其志乃閱狀跡其所列如抑菴言且正己端謹從予游頗久其言
為可徵而予與處士復同出篁墩後皆事宗之然亦奉 詔北上未暇也
而抑菴復迭致書以申其請辭甚懇切慨然序而銘之處士諱緣德字
永和世以詩書雅教子他宗曾祖一鳳祖彌壽父貴安皆守道不仕
處士生而秀異既繼書史既長益進于善事父没母汪孺人具得其懽
心與兄永寧居極友愛仲兄永隆蚤世撫其孤甚篤教諸子必以義方
宅心平恕而操行嚴整凡酬物斷事一遵古道不波隨其俗家素饒裕
益課童僕彌力穡以爲儲蓄而自奉泊如也獨於修復先塋惠利鄉里
不靳貲費又作睦族堂以叙歲時之會與其兄刻本宗譜以謹支系
之僻遠匱乏者輒隨力賑之紛爭者輒善詞解釋之梁獨者輒樹之道
路圮毀者輒新之晚尤修德慎行平居一言一動必求合於禮有拙於
人必反求於己鄉先生江君永清因以敬恕名其軒處士遂以自號人
亦以是稱之生永樂乙未六月廿四日壽七十有九前後凡三娶祝

〈皇明文集卷四十八〉八十 一五

次吳次汪皆和順不盭少室汪卒以弘治癸卯八月十日瀕卒家人問
以後事無他言惟曰事在抑菴子男三長即抑菴也子有更名詩汪出
次亦賓亦友江出女一吳出適竹林汪鎮隆孫男七曰慶一慶三慶川
慶四慶吉慶珪慶㷀孫女四曾孫男一建象以是年冬九月廿八日遵
治命葬于嵯峨山之東銘曰
有德其臧有才其良胡晦其逢而不獲展其長維外之見維中之藏雖
不用於世而亦惠利於其鄉天鑒不遠身報未昌孫蹐會臧而將於是
乎發祥封哉若堂千載其光

義官方君墓誌銘

君諱旻字仲高姓方氏世居歙之靈山其先自睦徙為著姓祖濛陽
令贈尚書令黟侯儲儲二子曰將軍觀侍中覿覿五世而建建安東
遊義拜州于難為世為晉上虞公摐摐八世為梁休寧令仲由生上
柱國忠壯公復起義拜雖州人賴之惠政于以入唐為清流令三

世曰玄英先生琳悲茫桐江曰處士傑興靈山祖也叙方氏散處不一在宋有博士活運判有開禧詔向皆道譜而傑興九世孫金君曾大考也大考諱正為一鄉善士號虛菴洪武中坐累謫大寧文皇時預有靖難功賜銀幣隷尺籍錦衣而卒故太師建安楊文敏公嘗銘之考諱成永樂中以𢡚從居京師母葛氏君生而通穎有志局事親甚孝營脩饘以養務得其歡心其卒也奉襄事與達禮自以其先世履厄境躬勤茹苦節浮費立恒産凡酬酢婣里昏嫁弟妹及奉祀禮賓樂有條緒與人交以直不苟徇樂施予外家姚朱之養迎奉如母而終殯之方氏譜鄉先生石泉周原誠所編也保視惟謹靈山先塋不克者遭于英代行俾無失所蓋起孤子來家難之餘而能有所立以不墜君君亦可謂卓然者與弘治中疾從君懸 詔輸粟以齋賑得授義官比命士而以疾卒弘治戊午四月八日也享年六十距生正統己未二月十七日配祝氏通州人諱淑曖富家女重倍懋儉佐君起家以弘治

癸丑十月五日先君卒距生正統丙寅九月十四日得年四十有八繼陳氏子男一曰英祝出治舉子業弗偶以通譯得官翰林女二皆賢叙憲廟選其長者入宮隸女史今少師宜興徐公禮致其少者于室以佐理閫政孫男一曰靈山孫女二尚幼英將以卒之年七月二十七日奉君塋都城東南魏村社東阜村以祝柎前期奉狀來乞銘予與君同出新安聞其賢也久乃不辭而書之詳其世以告其後人使知其先所積甚遠有嗣興者於是焉徵之庶不昧其所自云爾銘曰

繁方碩宗自睦徙歙惟君敬先謹其先業一家中起蔚為都人惟君後善聿顯其親有榮厥身有子亦尚君胡弗辰識者相吊東阜漸漸式歸其全太史之銘吉人之所

明故奉訓大夫工部屯田員外郎高君墓誌銘

弘治戊午冬十一月朔朔既有傳工部屯田員外郎高君[illegible]者衆相顧愕眙以為是當遠到何遽不祿而予於君尤[illegible]不能已既而君之子拱以狀來乞銘嗚呼是尚忍執筆以銘君之也哉為之先自安慶徙江都世以醫顯[illegible]之故封大理左評事草之孫贈工部虞衡主事欽之子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鎰之從子也君少聰敏劉安人雖產於中然教有[illegible]人忘為遠公所愛之鞏與俱口授之經而君英發日甚自科業外兼通諸經史百家為文章語皆天出服其長老歸入江都學為諸生以秋試三不利君益務為躬行曰士豈必仕而後見志哉奉虞衡公生事葬祭盡禮樂與張安人如生已訓育其四弟及諸妹婚嫁以時凡處邑井婣鄰悉有規緒而學務益文益宋肆力追古作者成化丙午舉應天鄉試第二上南宮又再不利卒酉二山林公試六館第一弘治癸丑舉進士授工部虞衡主事即奉命節閱濟寧給軍需有京師抵甘肅八閱月而事竣向書延平劉公以許可亟才君委修 內府十庫暨九廠皆有成績受 賜誥復奉命蒞兩浙抽分木植事取凡公家而不事朘削以資闘歲得代衆吏師

滿考三載得 賜敕推恩二親及其配升屯田員外郎才一月遽不起年僅四十有四配任氏封安人子男一拱也方治進士業女一適邑庠生劉驊君居國場屋所教士多登名君給事中徐焉其顯者其狀君行核而文君自號小愚所注述多未詮次拱將載柩歸葬而都憲公巡撫畿北書來速銘憶予主南畿秋試得君為易魁號知己今歲自京艱徵入 朝過君錢唐見其才氣恢宏方以得士自慰而孰意其至此哉悲夫為銘之曰

難語于駛而厚于滋夫胡生才而弗大之弗竟其施弗豐其遺其後必昌尚安乎斯

項孺人墓碣銘

程處士道昭之配項孺人以弘治己酉十月二十三日卒道昭挾其子暴弗來請文值予抱病諾之不及為也又三年壬子十月之吉卜葬孺人于閔口舊居之側又五年丁巳來致處士之言曰葬不果矣頃書其

竭以成夫子之宿諾乎愧謝不敏因書取為之既而前　召命北行畀
使人尾舟以候於呉門始克序之　孺人諱約徽之休寧人考儒慶賓
河南之懷慶通判與處士之考佐梓文厚善故孺人才四齡即許歸程
氏既許不一二年遽失其父母叔考實撫之成又十一年而嫁時應
祥夫婦已老將委家事于冢婦得切切　訓曰有道昭在且新婦賢且可
托應祥許之由是道昭治外孺人治內男僮女婢各理其業者三十年
而耕者桑者有常夫凡供祀奉親睦婣收族無不規畫措置而畢致於
日新應祥夫婦樂之曰吾無憾矣應祥遭疾危以道昭與孺人恒露禱
願減己算以益親壽果愈年以壽終孺人嘗謂于姑曰婦非李父母不
克有今日李父亡矣幸李母存願盡致之庭紓之不背德也姑曰善孺
人最多事二母飲食必俱生盡養沒盡哀人兩賢之歲凶孺人質簪珥
活幼孤死傾囊不恡教育諸子悉使知學務本以精審為務叮嚀若項
孺人亦可謂賢明者與孺人卒年六十子男三孟泉仲即昇季呉女二
〔尚絅齋文集〕卷四十八　一八　十三　一彼非
婿呉傳與戴廿呉孫男三　錄　張　廷　文二亦皆有歸矣孺
安葬程氏皆祖塋將軍忠壯公之後陳　其　以銘見屬而
予未獲終遂銘曰
以孫則良以婦則孝有闡之徽有婣之敬貞珉不揚刻此銘言碩人之
基徽川之原

恬退老人昇君墓表

予北上道淮故人恬退老人脩遣舟中袖一紙以詞曰此學士西涯李公
為吾誌墓者也敢因一言表之子韙昇之則君年七十而作塚於城
西鉢池山之原以西涯誌後五年君而加撰其哉君之為道也王君名
齊脩其先出宋制置使君之後有公收者與東坡友蓋其所遺帖
尚在云子孫由河東遷其遂淮自君高大父諱雅始鄉人
號友義處士諱文德者君父也君少以奉恩冠補學生學易求
自慎之從事祝顆外先生將為授學御史孫非先生所嘗

丙中應天府鄉試上禮部中乙科不就十一年丁丑第進士觀
政工部一年使浙東能自律返復事不拔遂　朝授山西曲陽知縣到
官首黜宿隸之骯法者勸出粟賑饑招流亡供役無會有國需賦民車
甚衆而專下曲陽公持曰役不可不均也言上官不獲即徑達之
朝乃均諸縣民以不困學以興　新之見訓導馬軒與語曰才也可用
為試之果然擢知縣學郡父之念親老無他兄弟乞終養不得請適以
例入　覲竟辭疾歸時年四十三稱祭室東湖上奉親樂其親安之歡
歲乃終凡所為卜兆銘遠之計甚備君性尚樸無所好聚古法書名
畫評玩以自適士大夫過淮者必延致觴詠終日或曰之為恬退老人因
自稱焉其所詠積久成帙曰恫庵稿恬退稿詩人徐庸編湖海耆英
集亦有取于君作君伸其恤施于坐就稍損亦不屑意也題其堂曰
思補以志不忘君之意手校王氏脈經梓行惠人蓋古之志于用者非
相即醫君嘗為是邪君生洪熙乙巳閏七月二十四日卒林下三十年
〔尚絅齋文集〕卷四十八　一八　十四　一青
今壽七十四矣配駱氏繼沃氏張氏皆賢而先卒子男三曰永曰享曰
廣女一適國子生呉鑑子觀世之人於死生之際或遺其君父而幸生
或求神仙之說以覬不死其生可愧其死反速者非悖即惑也君之委
順若此其賢于人遠矣且其先司農雖陽五老之一也君殆壽種未可
量而況其所立亦有可以不亡者哉是為表

贈中憲大夫河間知府謝公墓表

公沒之十年　朝廷以其子文官風憲考最　敕贈公文林郎江西道
監察御史又十年復以文守郡被旌異　誥贈公中憲大夫河間知府
寵書錫命寵及滿泉燎黃之日罔不羨慕曰訓子之功顯親之孝若此
鄉之人亦可以示勸矣公諱宏字仲寬姓謝氏其先居浙之嘉興曾祖
琹仕元為山東轉運司提舉祖奎入　國朝以武功至
泉陵衛千戶所鎮撫調陝西金州終鎮海衛鎮撫子孫留居金州因占
籍焉父誠抑鬱非仕公生而秀穎雖出將家濡儒業選補州學生勤書

攻文志將取科第以光其宗老會二親繼逝前母九未家政料產以君而公業然與佐經費者乃嘆曰是不可有為矣遂引去力耕以自給然猶手一編不輟州守王君瑄賢其人辟以自輔更六年凡泉穀訴牒續作文告之事半出公手王君或思弗逮疑弗決者公一贊之率中肯綮上官憮志而下民受澤公之力居多上京師得從事工部旦夕在公恤之以債事為恩部長貳以公素儒者亦甚遇之更三年入優等授冠帶以歸公每以不得卒業學宮為歉見文有美質曰成吾志者必此子也親督教之而文果成名公不及見也公慎操履寡言笑冠婚喪祭動輒以禮鄉戚之貧者賙力周之不恍航者多求直于公一言即解無後言其卒以成化乙未正月二十一日距生永樂甲辰二月十五日得年五十二時文以舉子治喪悉本公志不用浮屠法人稱其孝公配某氏有賢明之行封孺人加封恭人子男二長即文舉成化戊戌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歷御史知府進山東布政司右參政次武女二孫男二俱幼

〔賀三發文集卷四一八〕一五

初憲副陰君子淑守金州交公父子間知之深故狀公之行甚核而文奉以請予表予家中世有官籍在河間且詞林之舊不可辭也乃書其事曰嗚呼窮經矣而弗究其學入官矣而弗試其政此非志士之所深悲者哉然有子若參政公大發于身後所以報公者位益崇名益彰則世之類公者亦鮮矣而又何憾于九京也哉

淑人周氏墓表

弘治丙辰歲順天府通判吳君紋上其三載之績獲　賜誥贈其父兵部侍郎寧為正議大夫資治尹嫡母汪氏母周氏俱淑人越己未君奉狀請文表周淑人墓孟侍郎公以乞休早不及請　誥得周淑人之子而并給之君子謂斯舉也於毋為能賢於子為能孝宜書也況綸命有關儀范慎家數世之獲又惡得概書以昭厥潛而為有子者之勸哉孺人諱壽秀周姓世淮之望海白祖而上素以積行聞父通洪武中歷戰功官昭信校尉濟衛百戶淑人生甫四十日即喪母撫于王氏迨長知自立勤女紅莊淑聰解占者以為不凡正統辛酉公在職方聞淑人賢致之室淑人能以勤儉相之使公得力公家至佐六卿無內顧憂凡九年公以疾得　請還歛之華墟里第淑人擧二子與俱時汪淑人已謝世淑人嗣其政十有六年其始歸也食指甚衆淑人督僮奴治生產旦莫不自休居無何而堂室土田益拓以關奉先祠禮賓客遇宗戚品式酬應周悉備至視諸子愛養惟均又以其餘力濟宗餘助昏喪無間遠邇具世詩禮家至侍郎公益顯公闢塾延師以教子孫躬茲課之科第相躡淑人贊成之力居多淑人性簡約雖貴富而自奉甚薄中歲卻肉食茹蔬素以成化乙酉二月七日一疾不起距生永樂甲午五月二十八日年僅五十有二公自為墓文謂將以身後之事屬之乃遽先逝詞極酸楚若周淑人殆傳記之所謂賢明者歟子男五長綱以子翰貴贈監察御史出汪淑人次紹次紳景泰丙子鄉進士歷官福建鹽運司同知出呂淑人次紋成化辛卯鄉進士即通判君次綺

〔賀三發文集卷四一八〕一六

皆出周淑人女一與綱同所出適汪惠以子知辰州府正貴封户部主事孫男十二長睿次翰弘治甲辰進士拜監察御史今次濟次文次滄次源次澍次齊次羅次潛次淵次演孫女七皆適良族曾孫十四長桓次楷次梘次標次積次楠次榛次相次朴次棣次格次棋次栻次棊孺人墓在其鄉其山之原嗟古稱婦人之行不踰閫閾盖亦婦道之常爾當周盛時諸侯大夫之夫人其懿行徽音著之詩見之列女傳者炳然不可掩也然則中古以來有足以嗣貞淑而範流俗者烏可以無傳邪予與通判君同出新安侍郎公盖先友也故獲以世講納交君兄弟甚稔往來家山必道華墟竊聞周淑人之德蓋久矣判君有請以為其母不朽之託而予方執筆官太史誼不可辭乃首叙　褒典次其群行俾刻石墓上以告其後之人焉

明封徵仕郎户科給事中鄭公墓表

公諱綱字文紀姓鄭氏其先居河南祥符自公高大父亨以同知棠州

府事被詿誤謫河間任丘遂爲任丘人公曾大父寬俏相輝皆晦迹里中至父鎰復仕爲大同倉副使娶陳氏生公一子寶愛之而公亦嗣碩達頴不與凡子伍年十三四侍父官湖湘聞習舉業漸以成顧無他兄弟以養乃棄去曰事父母致力亦自是學豈在佔畢營祿哉乃吏於事習易法操奇贏節浮費不數年產拓用饒業以大興而副使君方致仕與陳夫人樂公之養曰祿食弗及也公語人曰此口體養爾吾將以志養乃銳意延師教其子宗仁大發廩以濟邑之荒歲募修城東路之在泥下者爲冢若干損貸粟之在券者爲碩若干居家遇僮僕有愚子弟不得以奴署名之處鄉隣有義役獲盜械觸使去曰速改毋以汙而家性慈恕類此然待物孔嚴與人言不苟徇有過面折之無隱情因而改行者不少其可謂一鄉之善士者歟成化戊戌以 恩例授冠帶比命士弘治壬子以子貴受 封徵仕郎戶科給事中公雖以貴雄州鄉而題其所居曰朴齋示非其志所爲沒沒者在厚其親仁其族與鄉而

佐其子也弘治戊午六月十九日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六距生永樂癸卯八月二十三日葬任丘縣東高平之原以太孺人宋氏祔子男二曰宗仁舉成化丁未進士第授戶科給事中擢尚寶司丞曰宗義本公志益發粟賑飢爲義官女三其壻曰巡檢馬弘曰儒學生謝恩史文信孫男四曰沂曰濂曰淳曰瀚濂亦儒學生女六其壻曰進士王希用曰王璲遐信餘幼孫男二曰棠曰棐女四亦幼初宋孺人之卒也予銘之三年矣而公謝世尚寶君復以禮科給事中屈伸之狀託予表予與君生同鄉聞其懿行稔矣不獲識也然與尚寶君善乃掇拾而表之曰昔周盛時以鄉三物爲施教賓興之典其所著六行蓋不過孝親友弟睦族婣親守貞友恤其貧者而大猷之升■下之率基焉豈若後代所傳以苦節奇才相高而駭世之爲貴哉若鄭公之行固人所能及然求其至則三代之民亦不易是矣乎方爲標嘗且職史氏故樂書之刻石墓上俾以才智自詡而行之不足者視公之平生固宜知所警矣亦將

有所勸夫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八

傳

湯胤勣傳

湯胤勣字公讓濠梁人其曾祖佐高廟取天下是為東甌襄武王胤勣少負才好使氣類河朔人兩眸炯然髭奮起如戟年十五六入學為此從日記數萬言學有稽故文千餘字胤勣騎馬過一目成誦應天府下學傳誦召諸生胤勣獨後至當名大呼折尹聲撼庭木尹惱憤卒然之胤勣複袂走出學門題詩府署含扉上有從今袖却經綸手且向江頭理釣絲之句遂去學出遊江湖上凡吳越閩粤家富室爭延致之同文襄公韓雍江南聞其名召之至曰王孫能作啓事否胤勣請紙筆即席具狀數萬言賴稱者又切當世務文襄奇之上書薦其才有文武具韓 召赴京時于少保方督諸軍請試之立胤勣將臺下萬卒環視于公摘古今將畧及諸史中事舉以問胤勣應對如洪鐘不能屈左右嘖嘖歎賞于公亦撫掌曰吾子誠有才入對以為錦衣衛百戶正統末

英廟北狩 朝廷遣使通問已命中書舍人趙榮擇可副者衆舉胤勣 詔以千戶如虜虜大酋脫脫不花問中國君云何榮未及對胤勣前語之又時于坐上箕踞岸幘詢誦其所著于胡給虜酋色變既出謂中國諫者曰彼狷何為哉恨不殺之此異客中 詔與將才胡忠安公言胤勣才可用進署指揮僉事時與兵者多忌胤勣不合治事胤勣亦時時欺息其功名不偶放浪詩酒閒京師人率以為狂所與游最善者侍講徐有貞教授嗎埴大學劉溥

英廟復位有貞入閣事然亦忌嫉其材不推薦之胤勣亦不登其門天只巴校事者甘横季文達公多能之而文達嘗召胤勣與語胤勣張口論天下事及古今成敗一化和其文達奇其才將薦之校事者遂詆拾胤勣托之在江南時下之似怒而胤勣詬罵不絕口至抵之為奴然胤勣竟出息于人而不出伏無以自白遂謫為民衡枝某都城故人有言之者胤勣仰天笑曰吾千以損棟為是第一湯胤勣邪掉首行弗顧成化初遇 霈恩復官用言者薦 詔以裨將出守孤山堡孤山在延安西虜歲入之守者多以軍敗黜胤勣得 詔曰噫吾死矣夫孤山無城郭村他郡之來戍者七百人戰則為憤軍守則為怯敵如此雖諸葛武侯復生亦難乎免矣抵鎮草封事數千言大率謂 朝廷宜先城孤山聚糧糗募死士又移書當路言狀遂憤憤吐殷血數升卧不能起丁亥虜入寇主將閉城門不出兵虜大掠于女而東胤勣整裝上指曰死國分也力疾起衣服誇馬卒麾下百餘人邀虜于境上力戰數十合身不敢遂死山下是年八月也胤勣為人軒豁倜儻直欲起古豪傑與之友視世之瑣瑣者以為齷齪不足與語好以氣雄人不問名位卑顯有不可意者然去不顧或遂罵之至其人面赤不少貸甚有將之者江陰知縣弗利于民將受代胤勣率少年數人直入縣廳叉捽之款其罪送上官上官大駭并收下獄凡數歲會赦乃得釋夏郎中時正嘗於宴上與之蕺鉤不勝而怒詬侵胤勣胤勣就坐上捽之下拳之蹴之衆客為之股栗又嘗過友人家見道士在坐與語不合而罵之道士不知其胤勣也稍稍有慍色胤勣捶之幾死與人言出入經史子籍中縱橫闔闢隨意所如有問古名將者胤勣以張巡岳飛為第一其人曰岳行軍則聞命矣張睢陽何如人胤勣瞋目曰子不觀其對令狐潮之語乎鄉未識人倫焉知天道自唐以下誰有為此語者其所見如此詩敖邁奇偉如風雨晦冥中電光翕然使人不敢正視又如雷斧斷崖石下墜不測之淵觀者慄慄每就人席上操觚立成數十篇有名能詩者多為其所懾或不能措一語以適平生著述有五雲高唱風雅遺音東谷集千餘卷無子

史官曰予少與胤勣游知其人使不死為大將將數萬兵出陰山其功名當不在古名將下顧獨膏血草莽中天也或者謂胤勣類太史公所

詣遊俠乃大不然亂動行事雖若任俠然知其所得朱家郭解也奴所爲足以比亂動哉

慕青餘民傳

慕青餘民者姓樊氏名均用字國賓世爲山東益都人生而岐嶷端穎不苟讀書務明理斥口耳之學元中統癸亥李璮守臣強之仕力辭不受今從嶺南播州均用即日就道怡然抵桂一居州東衣錦坊手自結竹以居題曰竹廬非其力不食者數年播州路達魯華赤慕其學行薦爲儒學提舉均用泣下再拜曰某無似不能爲更化之民幸得免罪至此以養殘喘足矣今得以儒官舉豈其志哉事乃已因號慕青餘民蓋以益都古青州也皇慶壬子六月十一日卒于播壽七十有九娶吳生良輿　生敬嚴　生士容　生章

國朝天順丁丑舉進士歷官禮部主客郎中上距均用二百年矣當時父老斯盡無能言其事者而敬嚴之裔孫始聞於其姑從則舉以告章曰汝識之章以予職史氏請補志之傳

論曰元中統壬戌李璮以三齊歸宋元使史天澤從討之以章之所經略山東三齊士民猶有材藝者無不樂爲之用而樊君獨以此時寘身嶺南其恥于北面事虜不言可知自號慕青餘民可悲矣而亦因是可以想其風節之孤峻較諸當時有家竊官貪者雖得志一朝至其子孫或羞道之矣然則士豈可以夷狄之難而易其所守哉

橘泉翁傳

橘泉翁姓仲名寧者四明人世爲儒醫寧翁常慕學初被召來京師及見故太醫院使戴原禮原禮丹溪朱氏高弟子翁本及卒業而原禮去乃自肆力于丹溪諸書及太素脈訣又上游于張劉李三氏以達素難大有所悟入遂辨去濕熱相火之說而內外傷辨尤精確守不能旁曰世不推病于脈而索病于方此大抵也然世醫惰爲方已久故凡致翁者始聽其言心非之至驗乃大信惟一二數醫文武官市人有疾一過翁無不刻知稱名讀書者謂其用三黃之丸翁家君尚書南征還病脚膝痛痹

上命醫來視且合四方之醫皆以爲寒濕率用烏附鹿酒之類藏翁獨請服綿蓋如是者三歲一日家君夢有神人書祝字以示者時孫太傅亦卧病走往候之太傅雅然謂走曰子非祝翁殆矣走聞翁姓協于夢爲之悟跆急與俱來翁診視良久又檢諸醫案憮然曰幸哉公之免于患也此濕熱相搏而成經所謂諸痿生于肺熱者也即日攄其綿盡謝諸醫者取清燥湯飲之曰此疾已深又爲熱藥所誤非百貼不驗蓋服二月餘病良已自是家人有疾非翁藥不敢嘗而士大夫聞亦始有延致之者然翁愈人之疾已即置之不復挂口或扣之亦嗒然不應曰吾厭世之嘐嘐者故走所目擊翁事多不讓古人而不得其診視之詳獨志其槩云孫太傅病頭面項俱腫大惡寒醫疑有異瘡翁曰非也此所謂時毒以傷寒者丹溪曰五日不治殺人急和敗毒散加連翹牛蒡子

大黃下之三日愈又嘗右脇大痛腫起如覆杯手不可近醫以爲滯冷投香桂姜黃推氣之劑小腹急脹痛益甚翁曰此內有伏熱瘀血在脾中耳經所謂有形之腫也然痛從利消與承氣湯加當歸芍藥柴胡黃連黃蘗下之得黑瘀血二升立愈又嘗有瘍發左耳後寒熱間作晝夜呼不可忍瘍醫欲與十宣散補托之翁曰此有餘之火無事于補與防風通聖散加柴胡山梔下之腫消痛止時太傅年八十餘翁凡三下之皆奇英國公病左癱不語氣上壅醫以爲中風用順氣袪風之劑弗効翁曰此痰火濕熱所致與之清燥化痰前後飲竹瀝數升愈國子監丞彭先義勇衛鎮撫王隆亦病此翁皆以是起之新寧伯母夫人病痰喘遍身腫痛與諸流氣之劑弗止魏國公子年八歲病哮喘夜不得寢喉中作拽鋸聲醫曰小抱龍丸轉加失音公皆與瀉火清氣之劑愈或有疑請其說翁曰人雖有老稚而諸氣膹鬱肺火之發則同第脈候有衰旺藥味因之有小增損耳忻城伯亦有痰疾嘗出墜馬昇歸不復省言

醫用理傷斷續之藥翁笑曰此雖墜馬實痰發之故與之降火消痰已而愈武靖侯夫人病周身百節痛及胸腹脹目閉逆冷手指甲青黑色醫以傷寒主之七日而昏沉皆以為弗救翁曰此得之大怒火起於肝肝主筋氣盛則為火矣又有痰相搏故指甲青黑色與柴胡枳殼芍藥芩連瀉三焦火明日而省又之愈故大平侯病腹中痛嘔吐酸自云臍上一點氣上至咽喉如冰每子後申時輒發醫以為大寒翁曰此得之大醉及厚味過多子後申時此際相火自下騰上故作痛與二陳湯加芩連山梔蒼术數服愈戶部主事吳潤病頭眩兩耳鳴如屯蜂中甚痛心撓亂不自持醫以為虛寒下天雄矣翁曰此相火也而脈帶結是必服峻劑以劫之急與降火升陽補陰之劑脈漸復病亦減光祿女年十七病劇熱醫以為瘧治之加寒戰血崩又以為虛脫補之翁曰此熱入血室所致先與小柴胡湯再與承氣湯微下之去紫黑瘀血數升愈吳檢討子年十八病狀暈狂亂醫以為中寒已而四肢厥冷欲自投大

中醫曰是當用烏附厥足以回陽翁曰此心脾火盛陽明內當用涼藥則不治強以瀉火解毒之劑三服愈叔祭酒病頭痛發熱漸漸惡寒醫以為感冒用甘辛發汗之劑汗出不止脈滿作渴譫語發狂醫又以為中暑翁曰此非一時暑濕乃積熱在足陽明太陰經中致疹見與除濕熱補脾胃瀉陰火之劑愈南京知府王海病筋攣給事中徐某病氣喘皆為醫所誤翁一以清燥湯起之至於飲食勞倦之疾世醫率以為外感而得翁起之者尤衆不能悉記也翁言下孫太傅一歲精健亦略相等活人之心日甚一日每未昧爽從一童子走東西阡陌人之請雖雨雪早暮不自恤鄉人日集公門以謝門下而翁亦未始以此介意也初楊文貞公家有孫病甚寒戰脈伏醫欲用火攻以為不治或薦翁翁時尚少診視之曰無傷也與涼劑而愈文貞喜東將者終闕其事不以告人御史錢昕夫人病痰喘日夜以重裘覆體首起雖入沸湯中不覺醫以為寒甚翁持之曰此痰火上騰所謂陽極似陰者非下之火不殺下紀宿而散救呼水飲之旬日氣平乃愈給事中毛弘病傷寒汗已不解醫與之補劑踰旬日病大作盜汗昏亂不寤他醫而誤召翁翁曰傷寒無補法此餘熱不解與芩連山梔石膏之劑一服即愈此三事非目擊然人有誦之者故附載之

論曰近世有儒名者立說斥東垣丹溪之書為不足觀曰二家動引素難猶儒者動引唐虞三代何益于事噫為此言者亦悖之甚矣唐虞三代之治術豈誤人家國者邪患人不能為耳然人雖莫能為而猶幸其在口也若禁之不言則豈復人理也哉宜乎橋梟翁之不獲遇也跡此觀之世之抱古道而不獲遇者豈特翁邪

謝節婦傳

謝節婦金氏休寧人幼慧而貞父曰尚邑之名士也愛賢節婦不欲以妻顯祿子年十九以嫁里人謝德琛琛故賢者節婦相之事其舅隱君七祥父姑瑞人朱氏甚孝舅姑以為得婦私相喜曰吾儕老無憾矣

居六年而德琛死節婦年二十五一男子功振才五歲一女子蘊玉才三歲節婦痛夫之早世抱孤子女欲自剄則又心語口曰一死固易易而舅姑老無界養者是吾得夫而忘舅姑也遂去金澤服布衣日羞甘旨以奉二老人至織紝紡績以營肺膸且舅姑安之時節婦母孺人尚無恙憐其早寡也將改適節婦以情嗜之節婦泣且對曰妾為未亡人所以不即死者以舅姑老而子女稚今乃奪其志豈其意哉即引刀斷一指以自誓流血淋漓家人相顧失色里中亦嘖嘖歎息曰烈哉金氏女未幾舅得風痺疾姑亦老病日呻吟于牀節婦共飲食湯藥惟謹已而相繼捐館節婦親負土襄事引兩孤子女晝哭于墓夜泣于柩聞者為之揮涕不能已居孀四十三年節益勵始嫁其子女無失所者有司以事聞 詔旌其門曰謝節婦今七十有五歲矣康強尚未艾而功振之子恭業進士為刑部主事有賢稱人以為節行之報云

論曰歷代之史紀載君傳載臣世家載諸侯而書與志載事惟忠義烈

欠衣而出之不以辨諸傳中蓋以繫家國之不幸而建大戒也若謝節婦豈獨名其一鄉者哉女之不可更其夫猶臣之不可二其君也予承之太史氏且於節婦同邑知其事也詳故特為立傳以警夫世之為人臣妾者

石鍾傳

石鍾山在湖口縣詳見東坡記文與人咸淳中王君記翰林書山上僧合內泉古今題詠為集請予傳之以

謝翱

石鍾字以聲九江人其先莫知所從起或曰唐處士洪宋處士介皆與同祖然失其譜牒不可考矣鍾為人其中空洞人莫測其涯涘然與人不立崖岸望之有嶽嶽氣象少有聲彭蠡間每時立湖口嗔然長笑風起水湧可以起樓偽南攜登能有詢之者曰予不聞與午氏之言乎夫鍾扣之鳴錫罰警人不以為異也若不扣而自鳴人孰不以之為妖邪予之鳴也亦將不叩而自鳴者乎鍾喀然不應人或號為無言公鍾所居在蒼崖絕壁下其前為江寂然人跡罕至元豐中東坡蘇子自齊

〔全宋文集卷四十九 一八七〕 一畫

安將適臨汝以送山壁之得艮之淺其錄曰山之下風起于匯水涿于石有聲光　在脩登阻蘇子按策曰今之夕其將有異聞乎夜乘小舟入湖口聞有聲自西南來上捕寥廓下澈林麓或噌吰然或窾坎鏜鞳然心異之因擊楫大呼曰吾聞之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斯人也其殆善鳴者乎時月明如晝鍾方側立江漢間四顧若無人蘇子攜而進之曰予非石以聲乎子蘇子久矣鍾笑曰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走不肖範形于天地之洪爐而浪跡于此吾子不鄙而辱臨之書過望矣願為金石交議論風生各諾相見之晚明年蘇子還朝言于神宗曰九江人石鍾者山澤之臞也自顧壁立萬仞使人望之巍然而丁視培塿丘垤真無足當其意者然其靜也淵渟其動也風行其自守介然而不與易其凝父確乎其不可拔也陛下誠能封之以鎮一州則其石巖峭可以屹中流之砥柱制陛下功德與陛方將求鉤劍銘鍾之辭以鳴國家之盛願乃使之鳴不平於九江斷岸之瀨非臣所知也神宗嘉之即日下詔拜備中郡州節度使封關喜郡公使御史巫士仁持節以往士仁道淮入泗泗濱人有侍磬者浮沉泗渚間人號為無類于然其先世嘗有貢於禹廷及從孔子於衛者磬失其業至是來見士仁士仁羅致之舟中與語大說因叩鍾之為人磬曰鍾體重厚塊然一武夫耳是烏足辱召命辭不使先世佐虞夏有功不幸而流落于此君如不棄容磬于庭磬能使流風雅而不失身上見磬必喜磬當與君同升矣勿外也士仁良是之挾與以磬語聞詔載磬與俱歸至汴入對上果說以為協律郎日與從人侍上燕樂遂罷鍾不復召鍾聞之歎曰天賦吾以風流之質乃終老于巖穴而不究致身東序刻勳昇鋒命也遂學長生吐納之術以終

史臣曰古語云秋霜降而豐山之鍾自應蓋言君臣相遇之不偶也豈不誠然乎哉夫以鍾之才可謂實厚而聲洪者矣顧乃抱道懷寶以長終而磬以然隨波逐流如磬者進用求之為求如此嗚呼士仁尚何責哉

〔全宋文集卷四十九 一八八〕

洙源先生傳

洙源先生姓韓氏名士琦字景瑛世家鞏昌洙水上晚自號洙源耕叟學者亦因號之先生早孤能自立篤行好學來樂庚子以詩領山西鄉貢累舉進士不第初上禮部聞母病即棄去同事者留之終場先生不可曰人之為學所以求忠與孝耳忍忘其親尚望其忠邪卒去之終身喪正統丙辰始上大學久之授刑部主事出錄畿內囚遷署郎中景泰庚午擢陝西按察僉事監收三邊芻粟流遷好水川勝會固原州地也恒苦虜鈔先生請而城之設守禦千戶所兵民至今賴焉用巡撫都御史耿公九疇薦升副使天順丁丑秋分巡關南有冠號定山者聚眾為人寇據洋洞二縣僭號建元四出侵掠將窺漢中遣偽使致書約戰先生斬使投書督守將兵剿滅之其眾懼不敢出以無兵辭先生即出令招募得敢死士幾千人馬五百匹以從兵遂破其眾擒定山送京師巡撫從一方帖然歎公將上其功先生固辭止之終未入

親力請致仕歸時年六十八耳既歸亦邑所累皆有我所當或勸他從者
先生謝曰吾仕而與兄弟違有不得已者今乃以歸畢而遠吾兄弟吾
何心哉以
今天子登極恩覃階太中大夫成化丙申自作壽藏以書告其壻周太
史經俾狀其平生以求銘於是先生壽八十二矣識者皆歎其達云予
儒以鄉貢進士知深州有治跡
史官曰人固難知也予聞之周太史云先生在陝西十二年時出山周
紛為按察使以氣權人先生當其豪辯時輒不出一語俟少間即出一
語詮為之歛服或不得間即終不出一語待其自悟休居十五年手不
釋卷兀生一室中雖有大關不起間或遇子弟入見執視父之非可語
者亦竟不問此其人類乎其謂無為者與及觀其不然試以省毋病城
西徵而不避難乎關南劇盜口不言功年未七十而引謝偽兄弟之好
不他從以避寇則又疑其非大勇者不能也嗚呼人固真有難知者哉語
曰仁者必有勇君㴑源先生其近之歟

安東縣簿林君傳

君名璵字景玉姓林氏其先居閩之環珠里大田驛林本閩巨族宋藝
中失其譜可知者君高祖二宣議娶廉氏曾祖二十三錄官娶程氏祖
子隆洪武中坐事謫陝之綏德娶宋脂賀氏永樂初內徙河間遂為河
間人父廣娶山西李氏生子女各一人子即君女即先少保襄毅公夫
人不肖之母也君生而俊偉長身美髯性通敏重然諾幼長父獨與母
君稍長及襄毅公同授書于鄉先生君家再更轉徙益落落不偶乃辟
為河間縣吏籍隸為吏君凡事奉公不苟取予識者嘉其孝而隸山東
博平上其績吏部久之授淮之安東主簿時正統己巳也淮歲大侵而
戶部以州縣奏非實督征愈急安東米當二萬民無所從出君並府來
告得申請罷徵十之七民深德之曹州李公秉方以戶部郎中來督責
聞君言大悟始緩其令巡撫都御史江夏王公每舉以厲屬縣而尚書金
濂公征南道淮軍大課前途官吏悉亡走知府河南丘陵撤君借夫
二千人往道之或危君君竣事而反民不知擾是歲京城戒嚴
詔分遣給事中起民兵于諸州君募安東義士三百人器械悉具又督
造戎衣三千襲大役繁興則語民曰汝遭承太平之日久不於此急急出
財力以報 上於心安乎皆不勞而辦景泰改元自督餽餉入京既還
都御史耿清惠公來鎮撫兩淮選於衆得君俾招安流移于白洋河及
鳳陽諸處民從而歸者甚衆君請闢荒田以處之事下君備牛具于大
家而官給錢鎛凡闢田三千餘頃辛未再督餽餉還以安東儒學久弊
撤而新之三載王公課其績為淮安屬縣最時請草行河及一切縣事
上官皆以委君今亦不復預由是多忌之者君考績行渡淮而王公復
選君安東時與史錢唐黃鎮署縣疑有他遂構上君不法郎中姑蘇徐
似理刑於淮置對再三君竟得白而鎮以受賕除名鎮語頗侵似以及
王公似懼乃發君及鎮皆詣京民走部使者請留君日數百人後法司
不省將兩罷之君曰官外物不足惜 者名不可汙也命諸子整登周

鼓狀事未決遇
英廟復位恩釋致仕君遂河間葺故田廬于城南小柴村教諸子長者
耕少者讀怡然自得一鄉之曲直多請決焉君是是非非不苟徇凡事
之合義者即倡為之里人大服惡少屏跡君喜讀宋氏禮尤善天隨墓
法天順中 朝廷遣使整先祖尚書公張夫人君相其役成化初先妣翁
華蓋殿大學士李文達公整父今文淵閣大學士壽光劉公整母皆羣
君為之己亥秋先襄毅公捐館不肖解官南奔時君已得疾強與之俱
庚子襄事疾益甚乃謂不肖曰老病殆不可起願得子文以誌我因再
拜不敢辭且先撮其大者為傳奉以視之俾撰誌君生永樂乙未秋七
月十九日配高唐張氏處士玉之女慈淑勤儉佐君起家有男五人長
芳少與不肖同學家政既長亦以急親之喪就試有司授淮陰驛丞次
茂早世次英河間縣儒學生累赴秋試弗利次華次蕃亦早世次蕃女

一人適故安東知縣汝陽侯楷之子孫男六人九經九思九疇九章
九成九淵女三人俱幼不肖閱之晉陶靖節處士宋蘇文忠公皆舉二
于外家世稱其厚雖孟嘉程仁霸二老者有政績陰功自足名世然靖
節文忠之文亦足以發之故愈久而彌章也若我舅氏官不甚顯德類
孟程政績陰功亦無與讓獨不肖固見寡陋不足以盡長者之行文詞
猥瑣不足以振長者之名其視靖節文忠可愧也哉

長史程公傳

公諱通字彥亨其先自歙篁墩遷績溪程里再遷坊市祖平泰業儒洪
武初以贓法坐繫御史廉其非辜矜其旁引衆人則可免平起對曰恭
不幸為人所誣而又誣人欺天矣命也以身待罪御史嗟異竟謫戍延安
有同謫而旅死者平遺子孫遺骨歸其家其家以貧故不納又買地瘞
之伯父以忠洪武庚申用人材舉知潮之程鄉縣有治跡父以誠尤以
孝友聞初以忠子泰將省父程鄉以誠與俱中道聞以忠得罪被逮且
瘴作偕行者試泰友走以誠大驚曰汝父坐事正當稍生赴救舍之而
歸獨何心乎遂徒步直前既至而冒瘴死聞者悲之公少有至性又得
家庭之教動必尊禮諸學不倦鄉先生奇之年十四補縣學生二十二
以貢入太學時洪武乙丑也丙寅聞以誠喪免歸從安過嶺迎柩還葬
葬已廬墓下三年哀慟毀形妻子至不相識戊辰復上太學時平已老
公上書言臣壯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為命
今邊徼戍卒如林顧豈少臣祖者辭極懇切書奏
高皇帝憐之而特其章不下私命兵部釋召其祖既至乃并召公東西
立玉階下顧公曰汝識此人否祖孫相持嗚咽不能仰視
高皇帝歎曰孝哉若人命兵部除其籍俾平還鄉庚午秋公以尚書
舉應天府鄉試時遣　諸王將兵行邊以封建策諸貢士於廷公所對
稱　旨親擢第一授　遼王府紀善辛未從　王閱武臨清壬申從之
國癸酉時　王府未建以祖喪免歸復廬墓三年服闋復仕未幾

高皇帝上賓庚辰從　王渡海南還辛巳進左長史明年始從之國荊
州公悉心輔導　王敬禮之凡一國之事皆倚辦中有衛士紀綱者用
詭計得幸公每召而嚴戒之會
文皇帝舉兵靖難遣人至荊州公草上封事數千言
文皇帝既正大統紀綱者以入　賀留侍歷官錦衣指揮使被顧問因
求間及封事遂有　詔械公詣京師籍其家公既死家人發戍邊又
下績溪縣錄其家得腴田數十畝遺書數十百卷枯皮數張貢希范洪
武末以允出知徽州府雅與公善至是亦為衛卒所捕并籍其家同赴京
師所績溪程姓皆與卒使者仍恕罪止一房餘獲免焉初　遼王雅重
公命圖其像又錄其世譜視為箴之後十年公異母弟彥昭以事至荊
州　王召見之語及往事曰汝欲見汝兄否彥昭頓首不知所對
王出遺像示之彥昭哭失聲并請其世譜以歸衣襆中有仇家欲訟之
者適彥昭出家人懼而焚其像獨遺其世譜云公初謫書郎屬志聖
賢之學居常有二如有弗逮至臨事則毅然莫能奪故所立如此為詩
文不求異而主于理然辭氣超越專工者反不能及有稿百餘卷藏
于官

書濟寧王翁事

予過濟寧同年友按察副使淮人石漢卿為予言州人王士望年百有
二十歲矣　朝廷遣使徵之因同入城訪焉所居城東僻巷老木深巷
人跡罕至士能居敗屋中闃然終日鶴髮被領面如童子少婦神完氣
和與客言飲談坐無欲之就坐久瞑目閉息曰僕老無能為
朝廷過聽而召之僕豈知道者但有靜已又延乃曰與人接大敗吾事
矣予問元末國初事曰一身之外皆非所知也時舟行急不暇盡扣而
還道聞漢卿及州人言士能海州人生元至正甲辰迨今成化癸卯實
年百有二十歲其鄰叟年亦六十年矣士能少慕養生之學不娶室乃
飲酒食肉走四方求之不獲乃入蜀隱陽雪山有異人投之見老人

一襤衣臥深洞中石牀上長三尺餘耳目口鼻手足皆類小兒士能禮之不答自為執役左右老人不飲食惟側一袋所盛類乾麪之狀饑輒取啖之渴則手掬飲㵎水一二升士能執役數日所賚米盡跪而乞食老人分袋中物與之皆澁不能下咽士能難之自去拾山果野菜以濟饑居三年老人憐其志勤苦忽曰吾語子道子將之宜出山非其人莫輕授也士能去雪山後事不可知其來濟寧寧人不知其有道也後稍稍知之竊候其所為蓋久絶烟火食惟日啖棗數枚或粟數粒飲水少許而已始以為異濟寧衛指揮王宣亦海州人往扣之大駭曰吾上世有叔祖實名士能聞先祖言好道出家不知所終翁其是乎所言家事皆合自是日往候之郡人時有所饋皆拒不受會宣有同任欲往授其業者士寧望見曰爾聲妓滿前日事宴作非吾徒也謝之其人大慚乃上書言狀　朝廷下山東守臣俾乘安車入京且令宦侍行嘻上古之人率以百二十歲為壽之常世降俗下人少斷喪其天與壯融嗜乎聲利而老不知止死且弗悟其弗壽無足怪者若士能固今人之所異而古人之所常也

傳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又曰塗人可以為禹然則今人以為異古人以為常者又何止養生一事而已耶

兵馬副指揮蔡公傳

公諱誠字彥實別號信菴姓蔡氏高祖而上居鳳陽之定遠世以積善聞曾祖蕆益好善壽八十有六人謂之香林居士祖思中　國朝未嘗間徙北京亦壽八十有六以高年受束帛之賜父景端嘗刲股以愈父疾人謂之孝子壽七十有五其配王君實生公氣體豐腴見者知為福人其性好善純篤克恤其事親孝亦類其父蓋不為高節奇行而持家敦子篤友義樂施予名讀書老或有弗逮成化丙戌春長子䝉選尚

淳安長公主為駙馬都尉公以　恩例受封東城兵馬副指揮尋蘇然動一時而公處之益謙無異平素惟時以謙慎戒駙馬曰祖考之隆

朝廷之恩不可忘也姚文敏公慎許可亦稱其不驕不肆不屈不抑適乎禮之中蓋駙馬成禮時文敏近在禮部日見公之為人故志公之墓以為得父道矣銘有云公年四十二以辛卯夏四月己未卒卒時駙馬方持節之四川川封　諸王不及見既聞號踊幾絶奉公葬都城東北其地曰西湖張家灣先塋側人又稱其孝曰蔡氏其有後矣公配南昌王君生三子長駙馬次昇女二長適高銘次適寧晉伯劉福孫男七長遇錦衣衛百戶次遠次選次遵次道次逵次遜孫女四長許聘保國公之孫朱鏜駙馬既貴以公主恩錄其子遐遐聘成山伯王鏞之女而昇銘特授妻劉之父達皆傾貲助邊補義官族益盛

論曰自古帝鄉之人多貴顯謂之從龍然亦豈地靈使然不獨在其人焉蔡氏居鳳陽其支中從北京歷高文兩朝百餘年未有顯者雖其先世多壽考然不足以盡之蓄而未發以集于公乃得奇男子聯姻
帝家以振其宗與開國靖難公侯子孫等非其地之靈基之子先而克有是哉若積善報理有固然則不待知者見之矣

冰蘖老人傳

老人姓鄭氏名晉字孟端世居歙西貞白里之雙橋代有聞人而莫盛于師山先生老人之曾祖子初孟嘗從之學易傳子暨孫皆樂義好善至老人益克大之所學益有名而寡言語淡泊遜味一以清儉自持嘗出遊吳楚之交遇名山勝蹟必登臨舒嘯友其賢豪相與歌詠懷古以適其所適有竊窺之者曰此豪宕人也留寓久之則惴然曰吾將省吾親與吾群從偶酬于清泉白石間重力若稅之不可則又有竊窺之者曰是豈豪宕人哉或曰是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吾聞其人嘗以冰蘖自名冰言其清蘖言其苦也世之人惟不以清苦自勵故汲汲然自殖以為富自逸以為樂至于顛憤而莫之返也若老人者其知此矣殆無施不宜而又何豪宕與否之足云老人有從子亦敏而文嘗以唐白樂天

宋王孝儉老人者或聞而疑之予曰不然欲大夫刺大州位官傅乃有飲氷食蘗之句蓋而淸苦者也蘗以苦相予與州郡所至有氷蘗聲參而淸苦者也然因歎其不倫也然蓮而不以淸苦爲擧則會參而不以淸苦爲事則先公論可畏也老人則何取之有非蓮非蔘而始終以淸苦自矜將孰驅之哉夫蓋之王氏則其寒可以鑑人歸之絫苦則其味可以愈疾是二物者雖微而實有可貴者存焉老人之志始出于此惜其終廢巖穴不得以試其品藻利濟之施而年已七十矣所著有氷蘗稿若干卷予不及識其人誦其詩而竊聞其高尚其趣則臨風擊節爲之辭曰惟氷之淸兮惟蘗之苦兮樂哉若人多韬祜兮又歌曰惟蘗之苦兮惟氷之淸兮嶶哉若人百斯齡兮三歌曰孰淸且苦兮惟氷蘗兮穀哉若人子孫之則兮會有請予言以壽老人者因撥客語爲之傳吾聞老人甚康強才思益不乏好天良日攜童子數人坐雙橋之上酒酣氣振以杖扣石取予詞而歌之或從而和之以獲附氷蘗之稿而傳焉又非幸哉

栖芸先生傳

栖芸先生姓楊氏隱君鄭之鏡川里鄭人無少長皆嚴憚至不敢姓之第相謂曰栖芸先生栖芸蓋其所自號也名觀字九疇其父曰顯正先生亦鄭之耆儒嘗慧先生曰是必世吾學者先生性莊毅□□□□□望之若神人雖盛寒暑衣冠皆有常學力所到自訊不疑不樂中有巫覡龍神遠近爭迎致之官不能禁先生作文諭之弗戢遂親往捽巫首蒲伏于地時方擁巫拜者百餘人皆相顧愕眙散去楊氏在勝國爲碩宗中蕩于兵燹至先生數奇乃授徒里中其徒亦往往尚氣節不落人下見而知其爲栖芸弟子也初四明之學宗桂湖彌久不衰若司訓洪敬道舒仲權徐公義暨國子周程命□潤玉皆表表者先生少師敬道長友禮潤玉而又講益于仲權公義抗學益振蓋自六經諸史百家衆技無不涉獵卒歸宿于一心故所自立如此洪武初至京師鄉先述太史傳郟邑王傳杜彥良傾許可與之語奇之曰差役中乃有斯人耶明年以□郟鄭令張鐸歲時從往候其廬問政得失晚更號思誠叟年七十有八而卒卒之前一歲自爲墓銘所著述有四書通說道統言行錄栖芸稿若干卷

史官曰栖芸先生負用世之才而卒老死巖穴豈其本心哉然先生諸孫若吏部侍郎守陳應天尹守隨翰林侍講守阯工部主事守隅曾孫若湖廣參政茂元進士茂仁前後以其道經顯于時魁元相望簪緩競爽其文行焯焯類有先生之風先生亦固自知其有今日哉古仁人志士不克自見者必有所託以盡發其平生不徙終也若栖芸者非耶

孝義汪處士傳

汪處士思義字□宜所居休寧孫公山之東北曰鵬源其先出汪王第歙國公之後自旌城徙石田又自石田徙鵬源十七世矣世以積善聞至處士有至性質直剛毅篤學好古思充其宗於經史能涉獵務究知

其大義尤篤於孝與家言一主孝悌西山不雜于他技與人寡言笑亦無競至不識公門然鄉人事不平者率就決于處士處士喪父宗玄哀毀踰禮廬墓側三年年四十七喪妻黃氏不再偶鄉人益敬歎曰此孝子義夫也鵬源在萬山中居人一以樹藝爲業鮮知以儒起家者處士獨遣子若孫從師游之成浩果以春秋得科名屢上禮部學益茂行益修遂入太學□□廷授通判永州府初安成歐陽君□知休寧縣處士之賢躬□□□□之爲賓且題其堂曰孝義揚上其事于朝會召入爲監察御史不果處士壽今七十有四矣走於處士生同鄉蓋竊聞其德風甚久且嘗在史氏敢私爲之傳

論曰父子夫婦人之大倫而孝義其常也惟世降俗下不勝夫悖親棄婦者之多故孝義重于天下而見者驚聞者駭矣然則汪處士豈獨可以名其一鄉哉表宅以爲政之助賜封以昭篤之積固天所以報君子于亦時者若汪處士則何心于是哉

孫處士春殷傳

處士諱春殷字士和姓孫氏世居休寧汊川唐金吾上將軍始徙之
爾也曾祖良祖興父忠原皆以行義聞其鄉忠原尤篤獎勸材藝汊川
程伯奇氏愛賢之館于貳室因家焉汊川之程則宋端明殿學士珌之
族也處士爲忠原第二子忠原既定居汊川餘子以續多寡分獨處士
有子八人有孫十有九人偵然壯齡角立參擇課耕賈易尋先元宗而
汊川之孫爲大以稽忠原不偶于仕構一軒以泉石自名業未就緒也
處士竭心力作大第收腴田以奉親處兄弟無閒友列廣開梁閣學訓
于百用所需咸備與闢汊川之人咸嘖嘖歎異曰克家之子如士和者
非邪處士以其先在宋元有齋心及艮山葵山之田諸先生皆碩儒注
意于弟俾輯其書而勇春陽士輝質美嗜學一不以家務敎之士輝果
以文學名一時者處士之所立如此處士初甚馴謹持己恂恂不自爲
表襮遇人謙巽而內淵懿如閨閫處子既壯稍出其長以自見里有急

篁墩文集卷四十九　一八　上七

爲之解紛或有不平則稱之道義皆厭服退言雖大益有家而安人之受
扶扇掖困恤患不及又類古之賢豪者里東有岐山幽勝處士晚築
室山下號岐隱日坐其中讀易自適而以家事付諸子則又若幽人逸
士與世相忘者處士以永樂丁亥二月八日生壽七十八而終八子若
存仁存禮存智存信存義存心存讓存澤皆遵遺訓其婚娶不私畜婚長
之費公衆給之男婦百口雍雍無間言

史官曰余繫總先生言古之人有借隱以爲高有終隱以爲潔若孫處
士其知所隱而隱者邪昔者成周之盛鳳鳴于西岐今
聖人在上至治邁古安知無鳳鳴于南岐邪昔見處士之子若孫必有
文被五采出而大鳴于清朝者豈終隱而已邪鮑先生不妄人也其言
固有徵于異日哉

唐君傳

唐君明達字邦達歙之槐塘人高祖元元號筠軒嘗山長以徽州路學
教授致仕學者稱筠軒先生曾祖仲遠徽州路儒學正入　國朝擢紫
陽書院山長學者稱三峯先生祖子儀洪武中知興國縣永樂初改趙
府紀善學者稱梧岡先生三世皆有著述而三峯尤見
高廟于軍中奉對稱　旨事載實錄父永吉翁亦名士學于張平四十
始得君奇愛之稍長俾就外傳究知經傳大義而於史律之學尤邃會
永吉翁爲人所侵訟被繫君時年二十六憤其枉凡五入愬于
朝不直不已聞者壯之永吉翁卒旅中君復走京師歸其櫬渡江值風
作幾覆舟伏棺號天俄頃獲濟時嫡祖母鮑庶祖母張繼殯于家君皆
然舉三喪無違禮又婚嫁其弟妹三人還其祖業之被侵者十餘處君
以父沒不幸竭力養母一錢尺布不敢入私室平居果由肉不先供
亦不食也君於諸弟極友愛有事資度必相語至夜分或不給分已有
界之人以爲難君直而不壬捷而不露其居獨是是非非必思與人排
難解紛而後已遠近不平者或不之官而之君得一言乃決或兩不去

篁墩文集卷四十九　一八　十八　下

其心恒欲使弱者立枉者伸使有位于時其所施者當益大且遠也先
篤于教子思以畢其志諸子奉訓惟謹曰佐領戊子鄉薦同知寧波府
事曰相舉乙未進士擢監察御史皆有聲一時君年六十即位大賓于
學七十六受　勅封文林郎監察御史年雖高且貴顧益來盡謙無
上人之心配汪氏繼潘氏鮑氏陳氏生子男五曰佐曰相鮑出曰浩曰
英潘出曰臣陳出女三皆適人有壻矣孫男八曰誥儒學生曰韶曰訓
曰充家餘尚幼君生永樂癸巳正月廿九日距今弘治壬子壽八十矣
猶康強無恙

前史官曰天之所以與我者豈獨以全其身而已然獲行其志與否則
拘于位焉不可必也若隨其力之所至而有及物之功豈非士之願哉
若觀于唐得兩人焉陳仲弓在鄉閭平心率物人有爭訟懷求判正視
人猶己而憂人之憂天下無賢愚聞其風而歸之曰陳君徐孺子以南
州高士聘入朝公卿欲門者問政事皆不對至問稼穡有對知有其身

而不與人同憂天下無賢愚聞其風而稱之曰徐君蓋仲弓之學出伊尹猶于之學出伯夷皆可師也予嘗見得君槐塘上獲友其二子聞其孝友之行其總其爲人排難解紛而使弱者立枉者伸其志固在仲弓也夫所施者厚則所報者優獲恩封享高壽有賢子孫皆世之所不可兼者而備于君之一身豈偶然者哉作徐君傳

程貞婦傳

貞婦名叔端充山汪伯高之仲女嫁率溪程求得爲士真甫之介婦貞山汪率溪程皆休寧名族貞婦生有至性異凡女早喪其母程氏獨與繼母吳居極孝謹恐失其歡一飲食一衣服必身任之不以勞也伯高愼歎曰吾有女若是宜得佳子弟乃許其委禽焉久之得求得乃嫁求得故業儒而貧貞婦能安之日夜事紡績織紝佐其乏時士真甫已捐館畢力以事其姑吳氏處娣姒御僮僕奉先禮賓客悉有條緒坐是求得始出爲里塾師君無何而求得竟卒于所館汪氏時正統丁卯四月十

（篁墩文集）卷四十九　一八　十九　一向

日也貞婦聞之而哭幾死已乃復奉其姑伻收手殮之舁歸安厝如禮僅一男生未週月人無不憐之以爲是不能自存宜有他而後可全活也時貞婦年二十五嫁僅五年壹志不貳卻容飾服勞茹苦以養姑姑病益亟善藥以進如夫未亡時甚得姑心姑年七十六而終盡哀營斂以葬無違禮男曰祖瑗親撫教之俾不墜世業恒泣以語之故祖瑗奉訓唯謹蓋嫠居幾五十年壽七十見八孫矣康强無恙鄉鄰無少長共稱之曰貞婦貞婦相與上有司有司以　聞事下縣覈實將從然列狀乞旌其門如令云

前史官程敏政曰祖瑗予族孫也且從予遊而士真之女爲充山汪令君允愼許可獨道貞婦事甚核嗚呼未嫁而事繼母已嫁而而夫壯夫奉姑撫教其孤子以至於成人是雖奇男智士有所不堪而耻焉一女子爲之無難焉所同天理民彝不以利害存滅無亦出於鉅家碩宗有所漸漬其訓之懿而然邪彼分符治理以弼成教化爲責而於此乎無所表異夙厲其民人乃樵以日從事於催科理訟間爲職業者獨何心哉獨何心哉

鄭君傳

鄭君者名恒字存良歙之雙橋人也雙橋鄭所居歲久族蕃故又姓其地曰鄭村地有令君祠有貞白里有師山先生故宅皆其先之顯者君曾大父以孝旌及從學師山爲歙學訓導號西溪漁隱大父季復父士賢世其業至君尤軒特性通敏士賢爲擇師教之君亦以允宗自奮讀詩書務通其大義而刻意孝友既失其父益竭力養母濟備至與其弟循極相愛每稱其能曰子當力學以爲先人之光吾殖産以佐子未幾循舉鄉進士凡數歲得通判袁州而君業益振產拓用饒門閭一新甲于其鄉鄉人嘖嘖歎曰賢哉鄭君其孝友如此然君不以有自多更爲清儉不異韋布士寡言語薄滋味遇事浮靡者心惡之謝不與見然周貧邺族與夫濟涉興俗之事雖有所捐費不惜出息而不能償者亦

（篁墩文集）卷四十九　一八二二　一右

不事苛刻有不相能者或犯君君坦然弗與校旁觀者至相語曰此吾人也奈何拂之君早歲倜儻喜出遊覽觀名勝納交其賢豪以自廣晚不復出構一室自處曰靜軒以諷里族之好競者日以教子爲事其子四人曰富曰澤曰祿曰育皆克有立奉訓唯謹祿進補歙學生治進士業君年已六十甚健有女適休寧阜市孫昶昶與予同邑嘗繪君像道君之詳請傳之以爲君壽

前史官曰予每過歙西入鄭村訪諸老故跡求其遺文而讀之未始不深歎鄭之多賢也若存良君者亦嘗接其言辭以爲淳樸人爾焉知其行雖若此哉夫孝友儉勤與義而尚靜固非有甚高難繼之節然世之能力於斯者恒鮮焉何哉忽其常而喜趨其變也古人君子則難以其常而易其守哉若存良君之行蓋近之矣顧不以文貴不以爵顯不以術坦坦于于終其身以爲鄭之名士含今行良若其鄉里可歸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九

傳

楊文懿公傳

公諱守陳字維新姓楊氏浙江鄞縣人自仙居徙鄞而上世以仁賓聞其
鄉祖範號好修為名儒學者號杏芸先生別有傳父自懋傳其學官止
泉州僉副使公之在娠也母夢異人少年來懷中及生天庭有黑子七
如北斗見者奇之五歲即端偉如成人而才識頴異稍長執教之日記
數百言稍長學業文章及為古文辭皆出流輩四方多傳其程試之文以
為式懋恐其止此恒誨之曰聖賢之學以精思力踐為要博文強記
抑末而已公大有所悟入作致知力行持敬三箴以見志景泰庚午舉
浙江鄉試第一人辛未舉進士被選改翰林庶吉士未幾丁父憂而祖
父母相繼卒居喪七年學益邃識益達天順戊寅服闋授翰林編修預
修大明一統志書成 陞侍講以親老乞養 言投從內侍監對不許

憲宗即位以選為 經筵官預修
英宗實錄成化丁亥以考績升侍講踰月實錄成升司經局洗馬公每
進講必積誠意傳經訓寓規諷思以感悟
上心一日講武成篇曰舊論稱舜無為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下
治然後世人主有深拱禁中委政內侍者召亂槃之禍有高居無為惟
聽樂佚者歷祿山之變何也蓋舜武之所以無為者由其舉相去凶侫
任明義無一不盡其道所當要務而有為乃始佚樂而無為也後世人
主則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耳左右聽者悚然至
於感 刊詩文亦多委筆不必勸懲壬辰遷侍講學士校刊通鑑綱目遂
預修續通鑑綱目以母憂去公官五品十六年所教中人已多貴幸凡
預教者率因之以進獨公泊然無少競有欲出力從之則謝曰我老矣
也抱節三十年矣乃垂老而改節乎聞者偉之 傳誦其言
今上出閣公等六七人被選同侍講讀 文華大訓成升詹事府少詹

事兼翰林侍講學士大訓篇目多本大學衍義獨第少中人者悉不以
書公曰是何以為訓揭其賢否得失之故分註一條議者不能奪公雖
晚未遇而名重一時吏部嘗擬公國子祭酒在廷大臣合詞舉公堪吏
部侍郎宜入內閣皆不果用
今上登極加恩宮僚始推公吏部右侍郎初當道猶擬公南京
上覽疏取筆塗南京二字其被眷之如此 詔集議祧廟禮官請祧
懿祖而以
德祖比宋僖祖百世不遷公抗言禮天子七廟祖有功宗有德乃孔子
之言故凡號太祖者即始祖必尊之以配天若商周之契稷皆以功而
非論其本統也宋之僖祖及我
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徒謂大儒嘗有取于王安石
之說而不從孔子遂使七廟之間既有始祖又有太祖二二既以配天
而不正南向之位名與實乖豈先王之禮哉若謂降而合食為非禮則
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之固無嫌也
憲宗升祔請并祧
懿祖熙祖三祖自
仁祖以下為七廟異時祧盡則以
太祖擬商周契稷而祧主藏于後寢祫禮于前廟時享則尊
太祖祫祭則尊
德祖各不失尊庶無悖禮議者不能從而公執甚堅蓋有遺恨焉弘治
戊申上疏論為學聽政累數百言大略謂
陛下御極以來屏棄珍玩放遠奇衰登用正人聽納忠諫躬親奏日勤
政務若此不懈可幾堯舜獨臣之愚猶有過慮蓋華故正始猶易持久
保終實難若內得邪深外貨邪博銳志少懈欲心漸滋豈能保其始終
如一乞開 經筵御午朝聽講之際凡所未明輒賜詢問必待
聖心洞然明悟而後已一日之間居 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

少使欲寡而心清慾少而理明則得於內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午朝
有事者皆先期畧節口奏而裁決之大政則召大臣面議未當則許諫
官駁正而審行之俾賢才常集于目前視聽不偏于左右則資於外者
博而致治之綱舉矣若但如近日之聽日講御午朝以應故事凡百題
奏皆付內監諸臣調旨批答臣恐積年之弊未能而將來之患難測不
但如前所過慮而已　優詔嘉納詔禮部以三月　御經筵禮部得請幷
午朝如楊某奏修
憲宗實錄以公兼副總裁公會更化初凡吏部有所升黜人必視其忠
邪易險愿好為翻合故倡：持議雖取嫉忌于同列弗恤也己酉再
請解部事專史職不許章三上乞致仕始命以本官兼詹事府丞供職
史館如故公嘗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
太祖既混一即命儒臣修元史
太宗靖難後史官不紀建文君事遂使當時事蹟與忠於所事者皆湮

沒無傳又今猶可補輯
景皇帝已復位號而
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郕戾王是宜改正章疏留中者雖有可㕥例不得
書乞宣付史館奏未及上而公以十月廿八日不起初大臣推賢占
者以為賢人君蓋其應云公疾革語其弟守阯男茂仁曰吾學至為君
子仕登三品年踰六十斯亦何憾惟
上恩厚未能報先栖芸先生未及封汝曹勉圖報稱以繼吾志諸弟暨
男茂元不及訣其以是語之語訖不亂明日端坐而逝訃聞
上悼惜賜謚曰文懿命官諭祭葬卑後二年　實錄成詔贈公禮部尚
書又三年以　春宮舊恩許錄公孫羨璉為國子生公天性孝友歷仕
郎遭三喪竭力襄事不一竢于禮奉母極孝養娛于夫人嚴東偕老爾
雍相成未嘗有女侍奉巾櫛待諸弟怡怡有相師友以職于姪孫備
雅飭無寒暑祭祀必躬在京師所居湫隘以稟四方求者皆知為楊先

生家故受之風義然被于宗族有以規之者苟與人交必以義相規而□
見善如己出憐若不勝於言若不出口至說理論事則毅然不可屈自
幼耆學於脫更說鏡川同考禮部會試及主考兩京鄉試得人最盛所著
有三禮周易尚書詩經大學中庸論孟私抄凡數百卷皆正其錯
簡更定其章句詮釋諸家之傳註而傳以己見雖大儒之說不苟同蓋
晚年屢加刪定未始輕出也於書謂舜典二十八字一章乃舜命官語
非史臣記事之詞古者罪人不孥而漢書引湯誓作奴戮或奴或戮
說其罪之輕重施之也酒誥明大命于妹邦疑此乃末封字之誤不然
則下文乃穆考文王終不可通大誥今蠢今翼日於傳謂今之明日也
疑以今蠢今翼為句言武庚今無知如蟲之蠢動今有輔如鳥之羽翼
而以日字屬下句猶左傳日衛不睦也於詩以卷耳為大夫行役者之
作謂陟岡陟砠也瘏僕痡非后妃思慮所及以柏舟為非婦人之作謂
其心不可轉威儀不可選正孔子所謂吾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

易者也至以鄭衛之詩非孔子所謂鄭聲其辨尤詳大約謂春秋主事
當與不載詩主辭當有所據朱子修通鑑綱目於莽操呂武之事雖不
備載其僭逆詞則神女季姬皆斷為禮法之非之而淫佚亦就為倡家
之淫褻若鄭衛諸篇非刺淫而果為淫者所自作聖人必不錄之矣其
超然獨見多弁儒所未及者又有五經考證六分於徵春秋私比等書
皆未脫稿雜著詩文有晉齋稿鏡川稿東觀稿桂坊稿金坡稿銓部稿
又數有春闈講讀無倫類裒成一家之言識其文可知其人公弟舉
進士者三曰守□□西按察使曰守阯左春坊左諭德曰守隨工部員
外郎子二亦皆擧進士曰茂元山東按察副使曰茂仁刑部主事公墓
在鄞之毛堂洞山
論曰儒者心學之失傳久矣其上工訓詁以為高其次競辭章以為奇
又次以天資明敏而能隨世以就功名斯已矣四明自慈湖楊氏師象
山承發指授考亭皆卓然知體立用宏明徽不二之義學者尊之若

刓及砥柱而栖芸寶氣其傳至公益光大之號其始則柳道經以求聖人於言表而不以訓詁辭章為能故其術已律家居官役物視老壯如一日而不少肆其子弟皆謹禮守法不屈於不義而以古人為可期也夫學術有得于一心則尊之而不為恭欺之而不為損樸之精氣之確終吾身而不變此所為儒而世往往以謹庭門之旨孟子之所謂失其本心者也公既逝

明天子將有柄用之漸而既于老不能究其經論遠大之業使儒效暴于天下豈非斯人之不幸哉

僉憲楊君傳

君楊氏諱大榮字崇仁其先居湖廣麻城至君高大父德言元季為統軍萬戸有事于蜀因家鄷都曾大父㮣祖大父文興父弘道仕為邑之訓術君涉諸家稍識參藥幼與君曰此子當不凡遣入學為生徒而勗之君果穎出流輩業精行成思光其宗以天順丁丑舉進士鄷都邑亟辭

國朝舉進士實自君始君為人剛直而宅心恕每思為有用之學故遇事可不可即勇任之未始以人言自沮也筮大理評事所讞獄必反覆參驗得其平而後已時寧陵王恭毅公長大理慎許可更官屬十餘人獨才君可大用值有　詔大臣各舉所知者公即以君名上升江西按察僉事江西民譁訟繫君治之不勞而辨嘗行部九江聞盜猝起攻陷郡邑殺將吏衆相顧愕貽書無所從出君不動曰是惡能為徐稜衆甲士躬督之與格大戰擒其首驛為埋及其黨與三十人未幾盜復起九江君馳往掩捕之擒其首賊原一及黨與七十人南昌豐城為賊珪餘孽所苦君戒指揮王鏞搜捕獲之凡五十二人首是所部怙然無敢倡亂者南昌有權貴人被盜其婿誣仇家數十人君察其狀盡釋之衆危君君毅不顧曰其不能以民命附勢也久之真盜出危者皆愧君建昌豪民楊共三武斷鄉曲以盜誣朱恍等二十八人死且半君辨其誣而眞盜于法鄱邑𠐤狀九江衛百戸田秦與巡捕指揮李貴不相能秦知御史金忠素剛狹強引秦秦不勝楚誣伏君摘疑之以白御史和王王視案曰成矣時多憚金無敢爭者君即日出其冤冤下乃雪秦等十七人聞者壯之君既以洗冤澤物為己任不能復與人婉婉遂大忤權貴人以成化甲午致仕去去之日吏民數千人乞還君當道者方銜所以處之而君有決志不留矣君歸鄷鄉人莫不高其節然君亦不能恝然忘世凡鄉人孤弱而為奸嬈理直而為縣令所錮者君必為言上司曰某也冤某也横其言一出于公上司亦敬憚之冤者得不死而横者欽迹君事親孝一弟後卽有父喪哀毀盡禮家饒于貲而喜施賑窮濟涉擇所有不吝君在江西貴溪高都憲上達嘗贈之文稱曰偉文友其歸也南昌張太史廷祥大書其行巷曰林下一翁而序之兩公亦近世聞人其言殆可徵也

論曰世幸爲刑官少仁故多不利其身與其後者是大不然刑所以輔世之治而濟夫仁者非以示厲也彼冤者釋而暴者伏其事皆仁之用

而謂刑官少仁何哉刑官少仁固繫其人而豈先王制刑之意哉若楊君為刑官中外十餘年所全活既衆而又進退以之亦求不失其本心而已然未獲終名完而有子世其業將充拓而光敭之利孰甚焉吾想世之論刑官者急于仁以為利而弗之省也故為之立傳君以弘治甲寅八月十六日卒年七十有三子六人孟琦陝西華陰縣丞孟瑛舉進士為刑部主事其言議稜稜有父風孟琳陰陽學訓術孟瓚孟珪孟瑜

徐處士傳

處士德明字孟明姓徐氏蘇州常熟人其先所居曰鄒舍曾祖程元海道萬戸祖埛祖又嶽源退至正末嘗集鄉兵捍閭里里人賴之別號春軒工草書父舉生三子處士其季也處士生卽秀穎不與凡子伍卅而入鄉塾日誦千言日經史百氏書率能通大義又以餘力通陰陽醫卜之學術長於三山陳元圭專習春秋將卒業而

天兵下姑蘇乃挈家避難邑城事大父母父母愈力涉險如夷凡數年

大父母父母相繼去世亦不欲以客喪廢禮飲而常戚戚失守復從郡城
雖頗亦中所與遊必一時名士吳元年始從演洪頭其後業以中把
處士恒心語以允宗為志創月規稍不遺餘力務使㪉者完避者復敝
者新門閥再興而自處泊如也時鄉先正思菴吳公猶未有名處士悄
禮而友之
文廟訥難切郡邑泊．無錫莫氏黨裔有東晰劉劫者或謀于處士處
士力沮之曰我輩非有官守第率子姪保田廬以俟命可也其高識遠
慮一時老成人皆莫之及永樂中悉以家政付子訥曰吾老可休矣因
結廬于所居西偏榜曰靜菴ㄔ有山石花竹之勝處士日徜徉其中盡
至淪名痛歌竟日忘倦歲丙申十二月二十有五日卒．之前二日呼
訥曰吾平生無過人處惟行改過善稱人取予之間不敢悖義持是以
終吾身爾能弗克汝能體此心以不忘就訓上卿古今言睦矣言訖木
浴妥寢明日又召兄子言保族宜家之道數ㄔ不少亂及晡而逝享年

七十有三配鄒氏有婦德佐處士起家媚娜稱之一子即訥一女適錢
悳有孫八人慎愷悌倈佾恪式正統丁卯鄉進士歷古田長寧知
縣恪成化丙戌進士歷工科給事中湖廣左參議河南右參政左右布
政使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勅巡撫河南女孫三人適錢洗者以
節聞　詔旌其門曾孫二十有一人綿純統綬紀縉維綱纘綍續組
綖練綰緇緻統綍綬成化乙酉鄉進士歷石首永城上杭知縣玄孫
四十有二人璠瑞璜琨瑕瓚瓔璣瑑珙琥瑶璀瑚璿玭環璪琢琛瓌
璣餘多未名者自孫以下用發廩賑飢授義官者五人為儒學生者三
人處士葬在南沙鄉政真里濞溪北之源於是葬七十有六年矣弘
治甲寅以恪上績　恩制贈處士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褒寵有加
論曰儒先謂天報善人之後莫大乎賢不肖而世乃以貴富貴賤為言
列矣若徐處士者以耿然一儒生經世亂而不罹其身下帨紫不神其

身于非友不汙其身于狂僭可謂有君子之行矣亦之際
興建而中廷其家子孫曾玄積久彌盛至六七百指其間出而顯者為
名卿次者為良吏處者為義士而女之有歸者為貞媛謂非天之報善
人而致其後之多賢若此哉況　貽封之峻廟祀之豐而富貴兼之者
哉處士子都憲亨同榜進士嘗稱聞處善之詳故輒為立傳然書處士
而不以贈銜崇之者重其德不以爵用如于漢徐君之例云爾

前鄭州守洪公傳

公諱寬字有約姓洪氏世居徽之歙縣之永楊里其先曰龍圖閣待制
贈少師中孚顯于宋族大以蕃人姓其地曰洪源公曾大父楚善大父
宋顯父懷徐母江氏具德善之詳並見公所編洪氏世譜公生九歲即
選補府學生治戴記得實例顏不妄言笑人咸器之以景泰庚午領應
天府鄉薦屢試禮部辭乙榜卒業太學遂以成化丙戌入吏部銓授湖
廣桂陽知州ㄔ當猺獠破切之餘公為招輯撫循市區葺修墓勸分賑

流民漸復業桂陽古府治有縣附郭　國初以州治縣以府治為倉民
弗便公言于　朝請復州治紓畫規指不數月告完而民不擾方迎父
就養居一年以憂還辛卯服闋改河南鄭州時勑　藩府于汝寧濟
河于黑陽山立會府于開封徵夫役千六百餘人使者旁午公懇言州
狭民勞免其半癸巳歲大侵奏免三分又請發陳麥一萬石與官粟賑
濟庶危急可救巡撫都御史張公亟委之下其事諸府民賴全活甚
衆嘗督經及白雲河歲病民公築隄捍之而患息州城壞不治　公董
葺之成加壯焉汜水古崤關議者欲徙之公言崤郎虎牢古隘寨時平
固無所事守若猝遇歲飢盜出不測其就禦之故悉以為不可使平時
崤關公治鄭久民感服其惠威莫敢犯而鄰境陝汝諸州訟不決者亦
請于公成下公雖一新其學宮刻許文正公大學要略諸書遍諸生又
新鄭大夫子產之廟以風其鄉人州民李慶家藏孫真人臨泉木像請以
其配民間祠禱多應生者人以為有德致之應巡撫都憲江浦張公請

旌異之山右原公請以爲[illegible]陽知府 命未下而公以疾解組歸矣公
脫歲逾端居不入城府含飴[illegible]而下十六文卒居一門內外有規歲序
有燕周邮有等里人有事而相與就質焉成化丁未十一月二十六日
卒壽六十有二妻汪氏先二年卒子四人長達克家不仕次迥禮部司
務次遠成化戊戌進士歷知莆田濬文河三縣有聲今以監察御史在
事南京次通府學生孫十人長儒次傑次休次伊次倖次倹次价次脩
次敘公葬在清泰里河塘上鳳山之陽
史官曰古循良之臣譽與位隆若西京之世所書者蓋甚衆也洪君治
兩州有惠政爲閭人而不克究其志以老何哉然有子能世其經拓其
顯揚之業而大之人以是知天之報施善人固有在彼不在此者予故
取而傳之非直以慰公矣將使夫爲善者無恩焉耳矣

汪節婦傳

汪節婦陳氏名鼎徽之祁門人其父曰偉人與同邑汪仕政皆名士故
節婦在室已能受姆教爲賢女年十九聘爲仕政子軫妻汪舊族而仕
政又抚之節婦能事之盡禮嚴奉其條約舅姑安之曰得婦如此老復
何憂哉其佐軫養父母尤力至於處娣姒供祭祀御佃僕斬斬有緒人
莘慶軫軫亦以自慶踰年生男奉以見舅舅大喜小子之一孫定名曰
鐸吾將望其多以續以振吾宗也再踰年而軫罹疾不起疾革時囑無
一語及節婦節婦號慟幾殞者數四有老媼勉之節哀則泣告曰吾夫
屬纊之所以不及我者知妾無他也吾何用生爲聞者亦爲之灑涕既
服闋節婦始年二十三舅姑少之微使人相風則大哭曰我何人家女
爲何人家婦而敢以此相侮哉不當即死以從吾夫于地下爾風者乃
不敢復言節婦奉舅姑視夫存時益謹翻膏沐勤女紅日撫其孤兒鐸
泣曰天乎純[illegible]此血誠俾苟存視息眷吾夫不絕如縷之氣以不墜汪
氏吾願畢矣鐸既長勉之力學爲之擇配而得方氏女亦善事節婦天
順癸未有司以其節 聞旌賁如令並其門迄今弘治癸丑節婦年八
十四有孫五人曰相曰樞曰德曰仕曰楷樞尤淵穎能進補儒學生
郡使者試士嘗占首選然數奇猶[illegible]不利于場屋云
史官曰先正有言天報施于人之子孫莫大乎賢不肖而不知者以富
貴貧賤論外矣吾觀汪節婦陳之履行殆有烈丈夫之所難者雖已
躋壽年而恩典旌有未盡則將於其孫樞乎驗之人亦佳見樞之力
學績文當有以爲節婦榮也然予與樞善嘗其人有志于道知以程郡
爲師疑所以榮節婦者將有大焉豈獨富貴哉

鄒氏傳

錫山有華鄒二氏華祖南齊孝子寶鄒祖宋寶文閣學士忠公浩族最
盛各以所居名其在近世則鵝湖之華有時萬翁守方方生文高故
儒者所著宋史稽撰東郊集文高子蒙嘗與予忠公之族蓋斧塘鄒也
其父珮承事郎號撫松大父宗文仕知通道縣兩家雖以產雄其鄉而
維之以禮義他姓不及焉鄒氏者生有至性如成人早喪其母悲哀如
止惟見父顏更爲歡 父訝之父乃悟曰吾女孝而能傷我故不[illegible]
噫人家那得有十許歲兒能如此耶長益好女紅及喜聽人說古賢女
婦事婦蒙即甚得舅姑心姑以內政畀之內政悉辦久之表其父與舅
過哀成疾而治家益勤至手自組紃以先家人姑慰止之則面赧謝
退作如故其佐家之大者能教養其兩弱弟晉升晉升每語人曰我兄
弟輒睦嫂有力焉又嘗諫家白君家以積德故至此君宜損已無多取
于人庶有後家義其言行之人果譽家曰華之良也然終以舊業勞致
瘁不可起卒時出言謝其姑且戒家而勉其子累百語不亂既絕復曰
我實不能含姑姑亦大慟曰老不幸而失賢婦吾何用生爲則語家曰
婦事我十三年年甫三十有一有一子兩女叶成汝家其與諸西壽山
翔撰之銘墓固無媿我我惟欲得名公文字爲婦不朽庶足以相慰
爾家退請揚俊卿君錄其事遣人來致母命于要重儀曹請其文甚
核是足以不朽矣鄉再再其所遣人既曰走數千里而來將何侍以歸

報老人其言益可悲也遂序而傳之

論曰劉向為列女傳凡一言一行皆見錄不獨拔忠人喜高節異行而忽婦職之常也若鄒氏之為華婦亦獨能盡其職之常爾然其姑乃思愛之不置是必有當其姑之意者夫能當其孤之意則所以佐其夫主其家者必有道焉嗚呼是亦可謂賢婦也夫抑可謂之孝婦也夫

華處士傳

處士姓華氏諱正字守正以守行晚號愛菊翁南齊孝子寶之裔也其先曰原泉當宋南渡始居無錫之隆亭六世孫起潛再遷堠陽起潛生瑛元晉寧屯田總管瑛生鉉明德使司都事早卒妻陳氏以節旌門至今號旌節里鉉生幼武幼武生宗韡復遷鵝湖宗韡生興叔興叔生思齊處士父也處士性孝友早喪父每言及輒遑豆儼俯即捶摧流涕事母鄒氏務得其歡心有疾輒籲天求代疾亟走千里禱泰山且沒又復走兩京求金石文圖所以不死者年七十夜其兄守方夢者實其如禮因中著鳴賢翁治歲經暑輒發以弟守端早世教育其諸孤若己子尤厚宗族置義田周貧乏族有譜多舛處士據舊藏續修之而不敢以己意參焉其慎之也兄子非孤不克自立育之成為築室納配呂氏孤女出內之第若處士收養之且資裝以嫁華大族有職處士病而以討赦其田若干畝處士覺而嘆曰先業所在惡可以弗力言於官十年事白乃歸闕遂老園日徜徉其間久之幡然曰得無啓後人游宴之漸乎中搆觀稼樓貯經史藝森果課視為適或譏其務逸得勞則笑曰吾志也處士喜讀書尤好胡氏春秋及歷代史見匿理強辨即怒勃然雖親且顯者弗貸至素所不善有善可稱之弗置也處士與其配呂君伉儷垂老無間言篤朋友死生不相背華故饒于田畝十則歲給無息米斛四佐其鄰其甚艾之賢鄉族幼之藏凶有粟米斛四千聚於庭乞緩其通者處士即裂券罷償狀牒載其由是兩子一孫皆本其志發粟賑饑為歲以歲七以弘治七年二月七日卒壽七十九子二人曰祐僎孫男二人從智從仁孫女多適名族其適今監察御史陸完封孺人者德之少女也所孫男三人曰金石竹多充矣

論曰予與處士遊往幾三十年見其老而平直之行端慎之容終始一日也業之豐稀之昌同其先世之所數蓋處士善繼述足以運承于盛時而充拓之亦悲可稱哉

蘭州同知封翰林修撰錢君傳

君諱中字用之松江華亭人曾祖寶祖俊父昌皆不在而復故儒者尤好子思子之書鄉人目為錢中庸君建事焉年十六為儒學生以優答聞嘗假同舍生文字不獲就目一再過即背錄不失一言由是學益博文必務出人上然三試南畿輒不利遂罷去客荊襄江淮間久之聞陳御史選提學江南雖然歸就試果登錄之成化戊子中南畿秋試七上禮部又輒不利乃詣選曹請改隸南京便養母得歷事工部未滿五日聞母訃承請足期而後銓吏君大慟拜之服闋以祿不及養乞遂歸自劾　廷授唐州同知歷麗江府雲南絕徼也西羅姓者世知州木姓者世知府恃姻為奸虐君勸以法持之羅故使嗜五井鹽課君正色曰我奉命監州其專為鹽吏而已羅恚欲伐木中傷之君以詩抵木木反禮君不敢肆而吏爽嫉其侍君以安分巡兩司若林副使俊尊皆賢君檄使稽鄧川軍餉再攝雲南縣又攝黑鹽井提舉司往來無虛月縣邏卒得賂縱盜以良民充格數歲不決君辨釋數十人黑井鹽丞添設課君至以足告上官驚嘆曰得非連州鍾乳乎歲庚戌委君入賀長至節值子福舉進士第一君慨然曰是足以成吾志矣遂引疾致仕君所居後即晉陸機放鶴灘故地作樓其上合林下人結社號學壽會以不及官政與郡士大夫飲輒盡醉浩歌自適或規其放者君曰吾將藉以是全吾真使世故者不吾撓也吾豈真放哉錢之先居嘉興桐鄉相傳忠懿王後元季君高祖德名避地華亭城西錢氏家焉君既得謝將往桐鄉合族定宗法未行而卒五月望後四日也得年五十有六君生質

飛倘以忠以自見而散於詔獄終不詔以求合於君家僅行早喪父
既卒依命傳食仲子及君所仕般所君而君不可曰是屬於者之所為
賢極力與其妻陸氏陳及母氏咸得此數求之喪進力營葬不以動仲
父君之子益企君之孝稱為翰林修撰三載得推
恩封君如其官忽惡君心動例不得歸者則移疾自免行至求得君
京稿弟新亦歿于鄉君命曰葬地毋遠我祖父禧等遂得故兆以葬
其地曰華陽橋蜆龍塘

論曰士之有所述乎世者豈獨以其顯有後之為侈哉觀君於仕階未兩五日發喪事大毋避居貧無違禮在遠州不鄙棄其人而再禍患于度外非燭理明而述義勇者能之乎人率謂君從以其子故顯名而不知君之所自立亦誠有足書者故予為君傳不爲修焉明古之君子有所立者非全恃乎此也亦將以稽夫人于下地云爾

參政陸公傳

公諱容字文量姓陸氏蘇州崑山人元成時號周巷陸家曰士明者與巡東值兵興客死于福寓婿郎徐氏因冒其姓福生繼宗繼宗生裕贈兵部武庫員外郎娶陳氏生公姙時母夢紫衣人以笏擊其首曰當生賢子覺而公生厖厚白皙見者以為尤物九歲賦詩有奇語十六為縣學生大肆力于經史百家至廢寢食而凡博蒲博弈之戲一不挂目學文莊公亟器之曰范文正公事業不可不勉也琢成化丙戌進士第除南京吏部驗封主事始請于　朝復姓陸氏丁父憂服闋改兵部職方會虜入邊遣將北征　勅公紀功軍中虜退而還進武庫員外郎大臣惠京城多盜請選給事中御史部屬官五十人大索以公總其事公極陳不可事果中格尋進職方郎中時邊報旁午封事日或四三上凡虜情虛實地里險易兵力分合皆然無不中其肯綮事下三邊之人推服大抵皆出公手而於沮征安南及罷[illegible]兩事尤得有[illegible]將都指揮故降虜也求參將要陽一[illegible]上[illegible]兵部上其名公以為[illegible]不可其　召至左順門諭之公曰既出上旨[illegible]命下部是為用舉而公亦[illegible]外性諸夷嬰地也僉材力庸下上奏移不可用若令自阿者與曰壞事雖禍及身家何益臣謹語寒事乃已他如韋瑛之誅定指妖言功不得世襲皆自公發之未幾丁母憂服闋上疏言太倉兵衛不便者八事擬之所司復采其尤切要者行天下為者令除武選郎中值
命上初即位厚載僥進厥政一新而太監李良典御廠為都指揮王欽樂宏乞陞都督待旨矣公上疏極論都督武官極品體勢甚重不宜授無功及非人而良等招權恃恩當正典刑仍乞立法以禁將來疏兩上裔在新命士論壯之復上疏論八事曰節養全曰教導勤戚曰宏惜人才曰久任巡撫曰經理京衛曰選練禁兵曰均平鈔法曰慎重會議而儲養全輔愛惜人才二事尤剴切時柄臣疑公侵官且臺諫方為之排逐異己者憚公言動

上特陞中之尚寶亦公為吏部得出為浙江右參政距上疏一月爾公至任復條例兩浙不便者八事多見采納於潛民陳乙夫婦乞食夜投宿于廬山中漁家披殺擄之而婦不死覺有人蹤其脅曰明星至矣何不走訴婦自奔陳出遇公長號稱寃盡得其狀盜者論死蘭溪[illegible]僉憲作頌美之辛亥恩部入賀發上疏論漕運利病不報癸丑大朝罷官者若干人而公亦與焉聞者大駭公處之怡然且賦詩道別陳歸亦所居作成趣園獨吳宗伯寬縉紳野服者書其閣又改作先祠落成已屬疾猶扶疾拜如禮以甲寅七月戊申卒得年五十有九公少即有志經濟如典禮兵刑漕運水利之類罔不究極其本末利害年著之冊為施用之具識者以為皆不一試也居家孝友父為人所誣坐謫戍邊者二十四人公陳書上官雪之葬母之日塚上鸞鳶及城中屋宇皆為飛集鄉人異之公事夫人張氏敬勸宜娶公曰吾祖宗以來無置妾者不可所著詩

文曰式齋稿浙藩稿歸田稿奏議在朝曰式齋筆記在浙曰封事錄記
事之書曰戢園稗記式齋遡察太倉志別有兵署錄水利集問官錄總
若干卷子一人曰伸舉于鄉嗜問學有行檢克紹其業
論曰公當弘治初伏闕上疏時予方以言者去國道中得其稿讀而嘆
曰偉哉賈陸之緒論乎然亦未始必其終獲遇也既乃聞其以論薦而
出有微意焉蓋出未久而罷且死矣道喪風靡士自晦則笑以為無所
取材而擯之稍露一二則又恐其得譽望有進用之漸必誣之使去則
以為快是豈獨後世哉若擯于一時而顯于既没誣于小人而白于君
子固天定也士獨求其無愧而已公雖用不究所學猶有建行在
朝廷有惠澤在民有著述在學者足以考見矣遇不遇奚病焉

仝景明先生傳

仝先生寅字景明山西安邑人少聰慧喪明無所事事乃受易師學未
究義經畫外之旨而以京房斷占多奇中正統間父清游雲中挾景明

與俱三邊吏士有問身休戚及軍利鈍成敗必就景明決之由是仝先
生之名聞四方己巳秋虜酋也先大入邊
英廟北狩陰遣使命鎮守中貴人裴當問景明景明筮得乾之初九附
奏曰庚午歲仲秋　車駕當還還後七八年必復辟
英廟心識之時忠國公石亨以參將守雲中數聞景明引為上客動必咨
之暨
景帝嗣位虜益熾召亨還總京營亨以請有餘畧薦以自輔景明因侍
行至京時也先復入寇京師戒嚴亨召景明問計景明筮之曰無能為
也且彼氣已驕戰之必克虜果敗去庚午也先欲奉
英廟北還時舉以為詐獨武寧伯朱謙上書懇請　朝廷持不敢發景
明力言于亨曰虜人順天舉義我中國返失迎奉之禮獨不為夷狄笑
乎亨遂與少保于公協議遣使虜果奉　乘輿來歸實庚午秋也
英廟以太上皇居南宮三年錦衣指揮盧忠上變外議洶洶忠一日屏
人請筮景明以大義叱之曰是兆大凶死不足贖也忠懼佯狂為風狀
南宮乃安忠後伏誅如景明言
景帝之弟豫也中外以儲嗣未定為憂景明密言于亨曰公國柱石當
委身致命以安宗社今危疑之際不早定大計禍且不測亨意遂決
英廟復辟將官景明景明　固辭乃命其從子錦衣陞百戶為筮錢
十八文判參贊方命府之以賜又賜東牙金酒盃一白金彩幣若干會清
以指揮僉事將出莅徐州
上曰令寅得無佗往乎且授錦衣衛百戶在京若住景明復固辭不允
景明見亨寵位已極數因筮以持滿之道及覆戒之景納卒及于禍景
明嘗曰泰天雁閣名公卿大夫無不延接者然一語不及私事惟抑邪
與正濟顛扶危可致力則詳詳不已回避過者命因天夜飛者必令人
傍誦聽之至老不倦又緣名字之義自號賜菴八十有六歲尚康強
無恙三子長以武自見官錦衣衛百戶次鉴治易為進士眾次鉞

以善書士隷中書舍人
論曰昔嚴君平卜筮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于順與人臣言依
于忠各因勢導之以善蓋賢而隱于卜肆者也若仝景明先生固嚴君
平之風而有功於名教若狀非徵于名流不免于權貴錄而有于老于
聖世非偉也彼司馬季主不見知于宋中賈誼而僅不免于自敕之
難其術精矣而其所得又景明之所不滿者歟

汪義士傳

汪義士中和字貢民廣德閩公華之後仲篤酉門人曾祖友海自西門
遷汶口祖明德父安義士為人豪爽有節概倜儻介特寡言笑每讀書至古
忠孝節義事即掩卷太息曰吾將男子而不以度世亦惡用生為鄉先
生聞而壯之曰汪氏有子矣義七家有天錫不以貨財所適當亭亭還自軍
前其縣為義士未冠也正統十不樂當亨丙午　然廟太諸路兵亨第
九官以光湖行義士嘗狀請橋往代鄉人任之當州帥闕其故儒者李

追子代學義士因以其暇日為講說前史名將所為如何及近世表異禦侮之要邊臣驕之無不感慨或戎務弛張爽情虛實山川道里險易通塞有所咨訪因而舉錯甚多義士一冊以公務選以口省其文辭從兄弟志長雄猷識當番代以均勞者群從又相持不前義士恐傷之彼抵戍則髮斷種〻矣貴州古夜郎越巂地山水荒寒中土人非謫戍罕至義士獨往遊其間歡笑懷古人莫識也都勻苗寇作貴州軍禦之失利義士所居堡僅百人欲散走義士仗劍叱之曰當此際不可力堅守即國家養我輩何用况分地不可棄去有大罪乎眾志始定入夜備稍懈寇突入有牽義士急去者義士慨然曰士死義耳堅立不動且罵寇曰朝廷何負于爾敢猖獗若此遂被害正統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也得年五十有九少子南雲被虜月餘竟感動寇不忍殺捨而歸之羅士二子長義方次南雲也孫男三觀成昕皆早卒昕篤志力學為里學師

史官曰叩之義公叔禺人遇有狄入保者息而謂之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上弗能死不可也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孔子稱其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嗚呼若義士之死固可與踦相望于百世之上矣而封疆之臣乃無素策捐軀若公叔者不重可嘆哉

鄒佑之傳

鄒佑之無錫人宋寶謨閣學士忠公十一世族孫也所居曰華莊再遷龍涇至元季而家中圮佑之曾大父伯惟大父洪昭父以善歷三世皆斷復舊以善娶于華生五子皆有聞佑之其次子也性孝友於二親生盡養歿盡哀與諸弟甚篤一弟早死撫其孤如己子其訓書知要嘗誦武侯靜以修身語說之因取靜修名室以自警平生不急利而家益足其志在務取因或其予而矜持之故多不忍負之者長厲賦取給公上而已處家有規與其配華雍雍相成教三子或力家或業儒無敢肆以諱者闕所居東原為新甲第丁其里以時修忠公及上世丘壠無論疏戚賴宗譜助族之不能葬者修橋路請梅俊香渠以利灌溉鄉人雖捐重費不惜所選往若武功伯徐公太宰思軒王公憲副傍溪劉公皆一時名卿遇佳勝處同觴進遊觀者嘖〻佑之晚歲深以盈滿為懼號其堂曰戒得不欲聞世事作假山堂傍畜古法書名畫于中又構其室曰寧閒終日手一編不置弘治戊午春忽嬰疾以四月二十有二日不起實治史之辰也君子謂庶幾古所謂全歸者佑之每歲出貸米取息僅大斛有謂之者曰貸不得償乎謝曰乘時射利先世所不為也姪婦錢孀而無子請後以佑之孫不可曰渠自有同氣在徇之是利之也錢訴于郡〻召問故鸞嘆不已此二事人尤稱之佑之諱野卒年六十有八嘗以歲飢輸粟例得冠帶然非其志也子曰禹承事郎曰魯早世曰銳儒學生孫五人

論曰無錫為毘陵之望于恒過之見其山水秀明鍾之人宜多賢者而鄒公先號知名士或顯或晦不可縷數子孫出而嗣其休祉遺烈者亦有嵗焉豈其所鍾者獨盛哉亦有所觀法而然哉若佑之所樹立美矣鄉人為紀其行累千數百言大抵多富好禮者之常予因節之為傳非不詳也得其大則小者可知也

封監察御史王公傳

公諱宗吉字天祐王姓世居蘇之吳江為卯宗所居邑西附郭梅里曰壽之者元季闔天兵將有事于張士誠計大軍必自太湖登岸道壽里以入遂避地仙里而壽業燬于兵壽之生良輔〻〻生彥徵〻〻生守仁〻〻勇于義守仁生公〻未三歲而父卒再期而母吳亦卒撫于諸母公雖煢然在疚而頭角嶄然資性聰穎鄉先生吳善與守仁交吳道闡撫公賢之曰吾無以報亡友顧孺子可教也收誨之公讀書過目不忘家故有務耕左僻米于網目尤要既忘寢食弱冠學成即授徒里中嚴條約如老師與徒日眾公念其先業中微思所以拓之者勤儉自樹不遺餘力而未嘗取非義之利家實以饒既復其舊址以終父志所居之堂曰

樂善爲石梁七鑿義井四貧乏病死者食粥施衣予櫬給槥恒恐弗及
成化改元饑焚逋券數千辛丑再饑出賑米六百斛巡撫都憲王公
承 制授七品散官辭不可鄉射禮行郡邑大夫必以禮之有疑政
多就問焉公處家庭甚嚴分命諸子理家政治所業俾各職其職而
不敢肆奉先禮賓及冠婚喪祭式禮給適中所名所居曰道安曰百忍
樓曰懷息天創月湖蓮陂別墅於松江太湖上闢圃於所居東地曰涵
虛亭曰可怡橋曰陵雲答曰宿而時與朋友詠歌其間書落丁巳以子
貴 勅封文林郎江西道監察御史人以爲積善學善之報公疾革時
處分家事不亂且召親友與訣命遷正寢而終實弘治十年十月四日
壽七十三先是公卜壽藏於王山之陽山擁水環境甚佳勝公心安之
賢治衣衾棺槨皆做古制至是葬焉娶王氏先卒子男三皆天經泥式
子男四曰贊義官曰哲弘治庚戌進士授監察御史曾奉
勅按閩中又按廣東皆有聲曰明國子生曰徽女三長適郁楷次適徐

箭俱庠生又次適朱佩孫男五曰思邑庠生曰懋曰京曰泉曰惠孫女
七曾孫男一曰檜

論曰吾聞其鄉人公嘗戒諸子曰凡輩處世勿急急名利與其過取以
賈怨致禍孰若常貴以安己濟人見二子不第歸猶學業修稼示曰此
物非昨一幅紙耳當榮則當化生而爲用世之物蓋各有時也諭仕宦
則曰汝輩他日遇時致用慎勿以剝立威以備聞事以利衆守以死易
節若不能循職雖弗仕可也又曰人之處世凡百成敗皆有天命君子
矣平生經歷雖小事未有不由天成慎勿患得失而喪名檢又曰吾嘗
慕古之豪傑越千載其名如生汝輩須立志以古人自期待其言皆足
補世教殆非今之士也傳所稱鄉先生沒而可祭于社者王
公非其人歟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五十一

祭告文

補漢昭烈皇帝伐孫權告廟文

嗣皇帝臣備敢昭告于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孝愍皇帝七廟神
靈臣備聞昔伯助桀爲虐成湯先征之而後放桀紂爲惡武王
先誅之而後伐紂勢不得不緩急動不可以後時理有經權事宜從乎中
制伏以逆臣孫權乘時多難竊據江東尚以世受國恩同獎王室首遣
使者作爲盟書繼遣家人永通戚好自非來往屢修信睦之儀疆界分
明彌縫彼此之隙曰者將軍關羽進討賊魏威震華夏幾爲權者不思犄
角之圖乃作反噬之計遣賊將呂蒙等掩襲我荊州殺我戍士臣羽
則委身國事伏節虜庭而逆權甘作叛臣不復尊周是念顯受僞命方
以夾先爲功安壞不容人神共憤臣聞祖宗之法不道者必誅春秋之
書無將者罔赦敢仰協武之義先與黎葛之師尚賴宗社之靈天地之

祐底成大業克濟中興臣備將以章武元年九月二日親率六軍恭行
天罰以丞相諸葛亮輔皇太子留守成都以車騎將軍張飛出閬中虎
牙將軍趙雲出江州建威將軍黃權出江北侍中馬良出武陵五溪諸
蠻罔不率俾將軍向寵等各率所部探中以從誓梟叛賊之頭少示僭
王之警即圖大舉掃定中原祇若寢園告謝天下臣備臨師不勝戰懼
之至

祭婦翁大學士李文達公文

維成化三年歲次丁亥正月戊辰朔越八日乙亥壻翰林院編修程敏政
謹以牲醴之儀泣奠于少保尚書大學士贈太師文達公尊丈之靈座
前曰嗚呼政生十齡祖守庭訓猥蒙 召命從遊京師惟時我公實司
帝制命題試我尋溢長官親教詩書正其句讀動止語默罔不容心迨
及壯年遂妻以子奈何越齊夫我依歸猶賴之前遣書見屬政遊不門
此任名據其心以還治命何所恨者生不能侍疾左右沒不得執

紉紛聞御貞義御有淚如何葬趙如在若此春氣嗚呼哀哉尚享

祭安母夫人周氏文

維成化四年歲次戊子四月庚戌朔越七日丙申翰林院編修程敏政以牲醴庶羞之儀馳祭于外母封一品夫人周氏之靈曰嗚呼政自髫齡受知太師教育甚隆載妻以子夫人之意惟公共同艱苦太師中道而殞夫人繼逝同此玄堂訃音遽聞中腸寸裂二孤未室孑然誰依蒼天悠悠此慟何極緘辭千里致我微衷臨風馳情靈兮來格嗚呼哀哉尚饗

閣院祭大學士彭文憲公文

惟公姿質清純以介學正而完魁甲榜于壯年士服其德登延閣于嗣歲世際泉復辟之初昇受知于 英廟暨
今上正位之始首入侍于 青宮有康濟生民之志有不振士氣之功有懷然不奪之守有確乎不易之忠人方仰勳猷之大者天胡俾耆俊之遽亡史垂成而未上親備養而莫終訃音上徹 宸衷加隆節名二忠進秩三公賁以篤哀榮之令典重台鼎之儒宗也某等晚生孤陋素欽德容諗塵遊之已遠悵音見之無從尊酒既冽祖肴既陳公乎如在假此歆恭

奉遷五世祖考妣祭告先祠文

維成化十三年歲在丁酉春三月戊辰朔六日癸酉孝玄孫翰林院侍講敏政敢昭告于 顯高祖考耆伯處士府君顯高祖妣孺人吳氏顯曾祖考徵士贈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府君顯曾祖妣贈夫人汪氏顯祖考處士贈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府君顯祖妣封太淑人贈夫人張氏曰仰惟先德蔭我後人使官鴻有祿位以備奉其時祀顧敏政之父實維宗子自乙未之歲得 請還鄉治次于茲三年敏政恩眷未能以時上告代此常事儀文鄉客神不顧其久世顯祖考妣非敏政所得祀幾時習儀祖不經又自祖父以來伯叔無後與殤子之當祀者俱不及偕祀之列考之禮典亦或為偏用是敏政之子六十以今歲二月以次始生冊籍幸已完可繼發揚於白酒及子孫從斯平齋繼嗣免寶敏政之罪下逮兒身茲涓吉辰敬奉遷五世顯祖考妣以從每歲立春之祀以叔祖以下諸無後者暨諸殤子殤女遂位祔食惟我先靈移此一脈允系攸關與日將有奉祀之責於垂陰祐俾遂安全不勝懇切籲叩之至恭率新婦待罪家庭謹告

奉安顯祖尚書府君遺像告文

維成化十三年歲次丁酉十一月甲子朔二十七日庚寅孝孫左春坊左諭德敏政敢昭告于 顯祖考贈尚書大卿府君曰惟敏孫之生未周兩月不幸府君棄養于家迨今三十有一年娶妻生子日遠日忘稱想德容形諸夢寐謹令人拜迎遺像至京涓此吉辰奉安寓所仰惟靈靈時垂陰祐俾我後人永有依歸不勝瞻戀之至謹告

祭亡弟克寬文

維成化十四年歲次戊戌冬十月己丑朔十五日癸卯兄克勤暨李氏暨姪男姪女以牲醴之奠祭告于亡弟克寬之靈曰嗚呼痛哉吾弟胡為而遽至於死耶使二親不得遂其子二兄不得友其弟功名無成父子何恃嗚呼痛哉兄居東偏吾所同處豈知一別遽成終古吾弟之魂其猶戀戀於此乎臨風一觴有淚如雨嗚呼痛哉尚享

賜假還河間掃墓告文

維成化十四年歲次戊戌十一月戊午朔二日己酉孝曾孫左春坊左諭德敏政敢昭告于 顯曾祖考贈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府君顯曾祖妣贈夫人汪氏顯祖考贈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府君顯祖妣贈夫人張氏叔祖考處士府君墓下曰繫維敏政忝過不肖承乏 講筵無補青宮謬聞遂辭十有四載不獲以時修祭先塋終歲思之不遑寧處茲者荷 恩給驛而來敢用牲醴薦其常羞微惟 綸命式遄其歸即以明晨驅返故鄉不遠千里省慰二親此行在所從勝依戀仰冀尊靈陰

相其行俾我後人弗至失所庶圖久大以光前烈尚享

南山菴祭亡弟克寬文

維成化十四年歲次戊戌十一月戊午朔二十九日丙戌兄敏政祭告于亡弟克寬三舍之靈曰嗚呼痛哉汝真死耶我居京師離親八年所恃以奉養者以有兩弟在而汝遽亦捐其父兄遽亦棄其妻子耶今我家 恩給驛南還以慰二親以與汝訣悠悠天地此恨何窮臨棺長號汝尚能知我之來乎否邪嗚呼痛哉尚享

祭槐塘族兄克和貳守文

嗚呼程氏雅有宗盟麗摩孜孚惟我與兄二十餘年始終一誠弟叨近侍兄貳尊城方期中道少遂平生胡遽遘癘卒老于行有賢嗣業有良政聲嗚呼我兄雖死而榮茲因謁告來自神京敢用香幣敬奠于柩靈兮不昧鑒此衷情

卹典 命下奠告几筵文

維成化十五年歲次己亥冬十二月壬子朔孤子左春坊左諭德敏政敢昭告于顯考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府君茲者有司以顯考訃聞荷家
皇上卹念舊臣特贈太子少保謚曰襄毅 賜祭賜葬一如典禮勸惟
先烈有此光榮祗奉 恩綸不勝摧咽謹告

吳山陰侯賀公廟告文

維成化十六年歲次庚子三月辛巳朔二十六日丙午孤子左春坊左諭德程敏政謹遣家人程泉敢昭告于淳安縣 勑祀吳新都太守山陰侯賀公廟下曰孤不孝罪重上延先公解官而南夜以繼日忽遭霪雨水發灘危塊坐一舟智不能脅鄉賴在目齎火附心惟神是愛所敷夙著徽土一夫失所罔衛之安辛閱威靈開放氣獨清銷陰沴大啓陽明俾孤早奉几筵用伸哀悃荷神休庇沒齒難忘瞻望廟庭血淚霑

至家奠几筵文

維成化十六年歲次庚子春三月辛巳朔三十日庚戌孤子左春坊左諭德敏政敢昭告于顯考尚書少保襄毅公府君靈座前曰孤不孝之罪上通于天不自死亡禍延顯考疾病待請解官奔喪以獲祗奉几筵委頓之餘攀號無逮俯伏奠告伏惟鑒之

恭詣真筆告几筵文

維成化十六年歲次庚子夏四月辛亥朔孤子左春坊左諭德敏政敢昭告于顯考尚書少保襄毅公府君靈座前曰惕惟顯考訃聞于
朝上自 九重下及多士追思耆舊罔不感傷除 朝廷特
勑詞臣撰文遣守臣諭祭因祔葬典不敢瀆陳真餘真章五府及勳戚大臣太子太傅英國公張懋等一道內閣及翰林國子儒臣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萬安等一道六部及臺寺大臣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尹旻等一道顯考備同寅太子太保襄城侯李瑾一道舊寮署都督僉事李泉一道鄉人吏科給事中王瑞等一道各部司屬刑部郎中過璘等一道卅三道監察御史吳文元等一道親家通政使司右參議姚昇一道山東按察司副使李讓一道致仕指揮同知凌錦一道孤子之同寮同年友左春坊左庶子劉健右春坊右諭德謝鐸等一道并孫原請太子少保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劉珝所撰顯考墓誌銘一道謹奉告于几筵伏惟尊靈尚明鑒之不孝孤無任摧裂之至

諭祭遷主告文

維成化十六年歲次庚子夏四月辛亥朔初七日丁巳孤子左春坊左諭德敏政敢昭告于顯考尚書少保襄毅公府君曰茲者有司遣吏來言將以明日奉 詔諭祭于家禮當奉遷靈座于堂中西隅東向不孝孤等無任哀慟之至謹告

祔葬告亡弟文

維成化十六年歲次庚子七月己卯朔二十三日辛丑長兄文兄以清

酌蔬果告于亡弟兌寬之靈嗟不能朝夕偕房歲月滋久一念至此寢食
不寧今將以茲月二十四日奉遷顯考尚書少保襄毅公府君于南山
之原啓爾之殯祔葬前山爾魂有知鑒我哀衷

祔主告亡弟文

勵性亡弟兌寬之喪倏過大祥始克從葬于顯考贈太子少保襄毅公
塋下惟爾神主理宜祔于顯祖考贈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府君顯祖
妣贈夫人張氏以從歲時之祭謹告

告先世祖忠壯公廟文

維成化十六年歲次庚子八月戊申朔二十六日癸酉遠孫左春坊左
諭德敏政敢昭告于遠祖陳鎮兩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忠壯公廟下曰
惟靈勳德著于前史陰功被于一方况在雲仍悉出蔭下感恩圖報其
何能忘向者敏政官處京師於丁酉年十二月十七日寅時獲生次子
書報于家我先考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襄毅公請命先祠寄名祖保

篁墩文集卷五二　一八六

餘澤所庇于今四齡新婦李氏為此發心特製絳紗袍一領用表孝誠
謹涓吉辰遵母氏之命稽顙拜獻伏惟尊靈尚歆鑒之佑我後人永保
終吉無任緬仰追慕之至謹告

重作家廟奉安神主告文

維成化十六年歲次庚子九月戊寅朔六日癸未孤子左春坊左諭德
敏政敢昭告于顯考尚書少保襄毅公府君曰慟惟顯考捐館之秋適
不幸有回祿之變治命改作祠堂于正寢之東惟時不肖遊仕京師不
及預聞惟弟敏德克承先志以其年冬撤而新之用遵治命併作祭器
神用饗歆適者敏政賴祖考之靈不即死亡獲襄大事復稽之禮曹更
作新主奠安其中載念亡弟敏行禪事亦在茲辰兩小女孫禮當釋其
重服以從輕服惟敏政不孝不友以重茲厲伏告几筵無任摧裂

奉安五祀諸神告文

維成化十六年歲次庚子九月戊寅朔五日壬午承訓大夫左春坊左
諭德程敏政敢昭告于司命之神司竈之神門之神中霤之神族厲
之神祁氏之神漢壽亭侯關壯繆公之神道祖梁將軍忠壯公之神唐
歙州總管越國汪公之神御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公之神曰惟我
顯考尚書少保襄毅公治命作堂于先祠之東式遵典禮以奉五祀又
以義起爰及衆神於惟衆神或孝友專主于亂嗣或忠義可法乎臣節
或積功累仁庇延一族或御災捍患澤被一鄉皆我先公平日所尊禮
而崇慕者子小子其何敢不嗣敬之謹涓吉辰行奉安之禮伏願明靈
保我安居佑我家衆永永無虞惟神是賴謹告

小祥告文

維成化十六年歲次庚子九月戊寅朔二十七日甲辰孤子左春坊左
諭德敏政敢昭告于顯考尚書少保襄毅公府君曰日月不居小祥奄
及夙興夜處哀慕不寧敢用剛鬣柔毛粢盛醴齊薦此常事介子諸孫
肆衷易練上遵禮制弗敢過情惟敏政不孝遠仕京師以奉封之日為
始斬焉以俟終其餘日伏告几筵不勝感愴之至

篁墩文集卷五二　一八七

祭從祖母曹氏孺人文

維成化十六年歲次庚子冬十一月丁丑朔二十二日戊戌從孫左春
坊左諭德敏政太學生敏德謹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從
祖母曹氏孺人之靈曰惟靈德容莊嚴性資高介姆教宜乎室家順聲
均于內外敦相夫之義既克配以無愆任起家之勞亦祇勤而不怠遂
能中歲見子女之成暮年享身名之泰蓋一家之老者淪謝惟孺人之
為尊少者齊家惟孺人之是賴正直抱節如晚菊之凌霜靜壽比喬松之
耐何未嬰疾疢于三時早已委世歷于一夕使聞之者不免走問狀而
吞聲入遷柩而未既也敏政等義當匿學之歸尚預起居之拜雖含飴
之未由亦鍾情之有在屬茲發引之期難及音容之一接謹致奠于几筵
猶疑聞乎饗欬魂兮來歆悲號莫追嗚呼哀哉尚享

赴京謝恩告文

維成化十六年歲次庚子冬十一月丁丑朔二十四日庚子孤子左春
坊左諭德敏政敢昭告于顯考尚書少保襄毅公府君曰惟
聖天子不忘舊臣遣使賜祭者凡百九筵并加贈官給葬祭之典仰荷厥
成功禮當恭謝 闕庭拜謝 聖恩省以來日啟途惟是天寒歲暮道
遠几筵尚稽尊慈扶顯持危俾不肖孤早達京師成禮而還無任感愴
之至

元日設主告文

維成化十七年歲次辛丑春正月丙子朔孤子左春坊左諭德敏政敢
昭告于顯考尚書少保襄毅公府君曰惟不肖孤道出淮陰寓于舟
氏之館伏遇歲事更新不勝感愴謹用設主告奠仰惟尊靈尚其享之

過河間告祭先塋文

維成化十七年歲次辛丑三月乙亥朔初六日庚辰孝曾孫左春坊左
諭德敏政敢昭告于顯曾祖考贈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府君顯曾祖

妣贈夫人汪氏顯祖考贈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府君顯祖妣贈夫人
張氏顯叔祖考處士府君金沙鎮墓下曰惟耿孫以顯考贈太子少保
襄毅公府君於故鄉南山之原 賜葬禮成謝 恩赴 闕道出青縣
涉河而南瞻望先塋僅逾百里謹用登陸祭告而行伏惟尊靈尚垂鑒
祐不勝哀慕之至謹告

男壎授官告文

維成化十七年歲次辛丑五月乙亥朔十五日己丑孤子左春坊左諭
德敏政敢昭告于顯考尚書少保襄毅公府君曰嗚呼惟我顯考秖事
列聖幾四十年出入中外十有三任案典征伐克有茂勳口不言功至
於沒世惟不肖孤深懼先烈失墜無以 明示後來輒以家情上塵
天聽荷蒙
皇上篤念舊臣特降 綸音錄用長孫壎為錦衣衛世襲百戶世奉顯
考之祀 聖恩存俟敝門闔增輝仰惟
君父之德天高地厚嗟我小子其何能地 惟訓迪後人竭忠報孝以
圖報負 聖恩無玷先烈庶足慰我顯考 于地下哀慕之至不知所云
謹告

祭衍聖公太夫人王氏文

維成化十七年歲次辛丑秋七月甲戌朔某日戚生左春坊左諭德程
敏政尚寶司少卿李瑾錦衣衛百戶李琦謹以牲醴香帛之儀致祭于
衍聖太夫人王氏之靈曰嗚呼人孰無婦也莫難于聖門之婦人孰無
母也莫難于聖門之母蓋必置身禮法之場從事詩書之府然後視內
則以無慚於世教兮有補惟太夫人性資貞粹溫德容清婉視聽率異乎
人言動必遵乎古長作配于孔門遂揚休于東魯早 登屋鋕御既克相于
大宗上奉烝嘗毋來歆于聖祖中年雖失乎所天兩嗣迭承兮有土薦
此一人允膺多祜 鸞封屢頒於下賁國之稱綸命食彤管樂高堂之鍾
敏雖老也而不忘主饋之物雖貴也而不厭女工之吉何感疾于一朝

遽捐養於三釜嗚呼几筵弔祭 恩旨特遣乎使臣兆域經營 郵典載
申于縉部龍將合兮幽宮神已游乎玄圃承嘉之德深刻隧道之碑寶
誥之名益重家傳之譜嗚呼若太夫人者其生固能使州閭化於範于
家庭之間其沒亦將使草木被榮光于洙泗之潛也邪敏政等辛叨姻
婭之親無復儀形之覩望闕里兮涕漣思託誠于尊俎遲淑靈兮歸來
為臨風之鄉杜嗚呼尚享

祭林舅文

維成化十七年歲次辛丑秋七月甲戌朔二十八日辛丑寓新橋甥程
子于左春坊左諭德程敏政謹致牲醴之儀馳奠于故安東縣簿致仕林
公先生尊舅之靈曰嗚呼舅氏何遽去乎而長逝乎疇昔之歲舅方就
子于新安託辛林其鄉之陰今茲之春子復拜舅于淮陰別已觀于棄餌異
漸愈乎沈痾將益躋乎壽祉嗟離合之無常慨歲月之幾許期闔安於
瀛城之南詎得剖于新橋之涘嗚呼舅氏果遂去乎而不起也惟舅夫

人最鮮兄弟其在男惟一人而已也升策于仕途晚歸樂于田里同介之性雖不足于當人明敏之才每見稱于先子宗何官僅止乎一命壽方登乎大耋豈天定之未然而福善之難恃乎然全歸無愧于宗祧宜葬屬延于佩嗣則天之報施善人固在彼而不在此嗚呼老人之容無復覩之于目長者之言無復接之于耳身遊繫乎他鄉淚徒揮于逝水望故郡之山川感新秋之風雨謹緘詞以告哀惟尊靈其鑒只嗚呼尚享

代塋姬祭衍聖公夫人文

維成化十七年歲次辛丑秋八月癸卯朔四日丙午拙姊程氏婦奔男之喪舟次臨清謹以牲醴香帛之儀馳奠于亡妹孔夫人之墓曰嗟乎父母生子四人惟文兄弟尤切情親妹先有歸先生閨闈孰知生離遂成死別庭闈繼殯追痛何言恨不如妹相從九原後于而來先于而往遺望先塋不勝悲咽撫香一炷奠酒一卮臨風灑涕靈其鑒之

大祥告文

維成化十七年歲次辛丑九月壬申朔二十七日戊戌寓姑蘇孤子左春坊左諭德敏政敢昭告于顯考尚書少保襄毅公府君曰惟顯考棄背奄及大祥而孤以謝　恩南歸留滯於此感愴之至穀廢弗寧載念　賜塋雖完碑石未具而石之足以爲久者莫良於吳産乃于驛舍延謹名工壽之刻之並皆如法惟有祠封暴多以就工嗚呼還王易服之文遂獲從于禮度昭德傳後之託幸無憾於私心謹以潔牲柔盛醴齋薦其常事并奉刻完　卹典碑文一通神道碑一通祠堂記一通上告伏惟　尊靈尚明鑒之謹告

謝　恩還家告文

維成化十七年歲次辛丑十一月辛未朔孤子左春坊左諭德敏政敢昭告于顯考尚書少保襄毅公府君曰不肖孤謝　恩赴京道途濡滯以是歲十月二十五日與妻子抵家適茲大祥餘日方終禮當釋服不勝感愴敢以禮至河間先塋　伏差工部郎中郭經一祭歸至鄒衍聖公孔弘泰一祭至蘇州知府劉瑀一祭至浙江布政使閻鐸一祭也皆顯考之靈引在人久久不忘所致謹以黃章四通附告伏惟鑒之

禫祭告文

惟顯考棄背于今三年禫制有期當除服祇惟不肖遂任京師聞訃稽緩負孝之罪尚有待焉伏告几筵不勝感愴謹告

代母夫人祭兄文

程氏不敢爲子兄襄毅公之靈茲者長男諭德敏政謝　恩南歸併歸兄長於是歲七月十六日者於承此訃音不勝悲愴謹具酒果奠告嗚呼痛哉

祭告顯考襄毅公文

維成化十八年歲次壬寅春正月戊午朔越二十日己亥孤子左春坊左諭德敏政敢昭告于顯考尚書少保襄毅公府君曰嗚呼不肖孤之服盡今日矣惟顯考將使告于四方孤不能致奔走候起居顯考臨終疾于故鄉孤不能操几杖侍湯藥不幸而大故時方竊祿京師不能躬宿衾以盡飯含之禮既幸而襄大事文特拘于文法不能守塋域以供灑掃之役惟顯考鍾愛于孫最深孫之不孝于顯考最重追悔莫及罪難逃繼是以遂惟當竭心力以養百歲之母隆友敬以侍百口之家謹身以求歸全敎子以圖繼述昊天罔極言止於斯伏惟尊靈俯垂昭鑒不肖孤無任哀慕之至謹告

修復先塋告文

嗚呼惟我先世塋域在故鄉者自曾大考尚書府君北遷以來八十餘年守奉弗虔莫能修復致食塋于茲者非孫過不自量大會宗譜得陪郭宗人所收至正五年勝塋錄及家藏延祐二年經理宗譜稽參考姓名一二相同如合符節惟始遷祖唐歙州兵馬使萬一府君暨祖妣夫人曾氏墓在東阜嶺郭宗人經理照差十八世祖文一使

府君暨九使府君以下墓在東山十七世祖二教授府君墓在富琅十五世祖六教授府君祖妣安人余氏十四世祖妣夫人金氏十三世祖東山居士府君祖妣孺人劉氏十二世祖二處士府君十一世祖二將仕府君祖妣安人吳氏及萬一上舍府君以下墓在余頭村程家林十四世祖大國賦府君墓在禾斜碌碣六世祖大提領府君墓在司徒山蘭絞坑者俱已勘明表復其舊惟十六世祖二迪功府君祖妣安人劉氏及十一使以下墓在丁保東山者未有次緒甞當竭心力以圖修葺九我先墓久而復完非賴祖考之靈啟迪後人曷能臻此其未復者尚祈默相用底於成庶幾歲時得率子孫少供灑掃之役以追不孝之罪惟尊靈其鑒之

太師徽國文公闕里告文

維成化十八年歲次壬寅二月庚子朔越十日己酉鄉後學左春坊左諭德程敏政敢昭告于先師宋太師徽國文公先生祠下曰伊川道脉

先生之所由傳濂溪先生之所自出表復二子之墓而詳其世德者有取於程氏之先啟成用之書而勉之遺修復有望于程氏之後惟敏政程氏小子新安一生在家庭獲誦于遺書爰仕精乃塵于講帷曾無肖似徒切戰兢今茲幸進于門墻始得致恭于宗祚辦香在御旨酒一陳伏惟明靈祐此愚昧嗚呼泰山喬嶽之容固常自念之如在正心誠意之學願終身誦之弗忘謹告

祭武進致政郎中金公文 諭德廉伯之父

維成化十九年歲次癸卯四月丁巳朔越三日乙丑左春坊左諭德侍生新安程敏政北上京師道出毘陵謹備牲醴之儀致祭于故致政郎中金公先生之靈曰嗚呼先生胡寧止于是邪世經之純宦業之美勛節之完非一世之士邪況授經 儲闈執筆太史益昌厥家有孫翰林然則先生固無憾矣惜也者英乃歸于茲盟壽母遽闊于不起此其將撒于九原而不能自已邪小子非迫衰蘇櫬淹衰羣庶幾古人

正而斃者邪如我師生最號無以同榜聯官皆後令子舞誼之深豈貢涯涘德生之歸省也先生無勞而禮之甚厚暨在之奔喪也先生賻吊而恤之備至氣意相通光隔生死人生幾何歲月如馳此生所以聞訃失聲而涕不能止也渺渺綠野悠悠江水無從執紼以助襄士敬潔一觴來歆靈几嗚呼先生尚如此邪哀哉尚享

清源祭鄉友查以忠文

嗚呼查君衣冠之胄孝義之門有此稚可愛之行有醞藉可聽之言老於蒼蒼其色之健醇醇之其氣之溫識達古今與讀書者何異酬酢事從雖作官者不論嗚呼查君世家徽郡久客清源云胡一疾遽歸其根僧日觴咏之幾許嘗歲月之如奔訃傳異域聞者聲吞嗚呼查君有子允肖有族斯蕃江湖之聚雖勝而蒿莛之葉雖沒而存魂將歸于海旅悲不任兮鄉國某等屢銜風聲友道恒敦或學嬉于共案或証童于聯肯好月登程空淵五晦之句南風何慘難招宋玉之魂故陳薄奠有

涕淵酹

滄州祭趙氏妹文

成化十九年歲次癸卯夏五月壬辰朔越二十九日庚申左春坊左諭德程敏政自新安服闋赴京舟次滄州謹具牲醴之儀同合家眷等致祭于亡妹趙家婦程氏貞關之墓曰嗟嗟吾妹胡至于斯淑慎之容莊毅之行宜膺壽祉光我門楣一旦訃聞舉家悲慟今過墓下旅况何堪違其一觴老稚咸在流水東逝落日西傾靈兮有知鑒此衷曲嗚呼哀哉尚享

祭崑山陸先生文 諭德鼎儀之父

惟君崑山之英平原之族行植孔良書香是續能弗售隱抑其身志是庭訓成彼嗣人乃擢魏科乃官 禁近入輔 青宮名登位進惟皋與溪推孝勸忠曰子之顯惟父之功有端 命恩光士之服有美榮養大夫之祿光增林壑慶衍孫曾宜膺晚福共介稀齡云胡遘屯一疾

典籍孔[illegible]擬捐班逝生涯訃此聲夙昔今乎館舍同悼此蹤交歲月
彌留羸〻鄉評善人告殂哉〻貞珉有泐何以爲我將臨邁前几筵臨
風三英洋世百年

南京使還過河間告先塋文

維成化二十二年歲次丙午冬十月　朔　日孝曾孫左春坊左
諭德敏政敢昭告于　顯曾祖考贈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府君顯曾祖
妣贈夫人汪氏顯祖考贈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府君顯祖妣贈夫人
孫氏叔祖考處士府君墓下曰辛丑之春道出瀛洲嗣來之餘獲視松
楸俯仰于今五易寒暑拜掃弗時不遑寧處竭承
上命校文南畿幸竣公事乘傳南歸有使　王程有咸霜露敬止鄉國
遂我凍素力屏存不違怛懽弗勝來追有先先達是遷愈嘗孔嚴即當就
道瞻戀無由謹此奠告尚享

祭都督董公文

惟公之少也有冠軍之勇有識職之功其壯也有守邊之畧有許國之
忠天胡不畀以松喬之壽茅土之封使十年居于散地而一日返乎幽
宮也惟先尚書於公友善勤王之秋實相論薦惟我季父亦公所賓
通家之好遂結姻親嗟昔之年賤子弃卧公來慰之不勝哀呼四更寒
暑賤子還朝壽公于堂老氣尤豪曾幾何時遽聞不作傷悵將之淪亡
痛先友之寥落然　勅葬有典　賜祭有文始終　恩禮昭其茂勳對
光成家有美諸子武已世其金緋文將開于肖紫光前振後生榮死哀
公雖捐館亦何憾哉茲發引之有期望故山兮遄邁爰致奠于一觴渺
予中而長慨悠〻舟旐隱〻靈輀公神不亡庶其臨諸

祭禮部侍郎新昌俞公文

惟公東浙舊家爲時彥甲科致身允矣名宦回翔禮署歷兵曹南
還最績西伐贊勞遂貳秩宗進副司馬恪恭神人安攘表夏
帝心爾眷以諭攸歸云胡溝疾遽與世違其或在天將或通家好忽

開訃音重爲世悼[illegible]致祭[illegible]濟酌一陳惟公來格有涕沾巾

祭陸職方文量母宜人文

猗嗟宜人德容婧淑早克開于姆教長嫁郎君於儒門佐夫有起家之力
淑身無越戶之言有美賢嗣如鳳孤騫既策名于甲榜屢進秩于樞垣
宜人無恙華衍　天恩祝仙齡於耄耋享禄養於晨昏禪〻風語藹〻
魚軒胡嬰疾于京邸遽返柩于家園然偏被諸孫履源不堪銘書太史
世勸攸存慨人生之獲此撫修景而奚論其等友于賢嗣義託虎蹤顯
緇壓于共饒揚舟旐于南棘望吳山兮隱〻渺滄海兮沄〻有牲升俎
有酒注尊致薄伸以表此〻恭致奠于貞魂尚其鑒止于飲于殮嗚呼哀
哉

先祠初作神板告文

敏政濫官于朝不能守奉先祠遷歲卜居杞事苟簡負不孝之罪大且
久矣謹於仲春既望竊取司馬氏神板之文及于朱子降殺神主之說
刱作新牌以備行祠之制伏惟尊靈降妥于斯以永庇我後人不勝追
慕依戀之至謹告

祭亡弟充儉文

維成化二十三年歲次丁未五月庚子朔二十六日乙丑長兄敏政率合家
眷等致奠于亡弟充儉之靈曰嗚呼先公四男伯仲叔季喜莫如子最
多具弟維殤壯殞曾幾何年悲孰似我無一弟焉于寧桑豐我病多憊
家事萬千將子是賴云胡棄我舊殀委形號天和地忍不予膺母氏在
堂壽開七袠不共稱觴此恨何詰諸孤子女纍〻滿前觸目傷感有淚
如泉壽否窮通若不可關命也柰何顧予無憾將求善地以崇子封力
訓吾姪以亢于宗白日西馳流水東逝人生可悼倏忽如寄靈輀戒曉
暫寓僧房登堂顧盼恍如未亡舉酹一巵中腸寸裂骨肉在庭與子永
訣嗚呼哀哉尚享

月河寺亡弟啓殯告文

維成化二十三年歲次丁未七月戊戌朔三十日丁卯弟兄以酒果牲
醴奠于亡弟克儉之靈曰惟汝之柩暫厝他所不覺四旬矣天暑漸退
南舟可行擬於八月一日啓殯上載將來故別斷此一觴天乎慟哉汝
真往矣嗚呼尚享

祭定西侯蔣公文

維成化二十三年歲次丁未秋九月丁酉朔越二十日丙辰某官某等
敬備牲醴之儀致祭于故太保兼太子太傅定西侯追封涼國公謚敏
毅蔣公之靈曰嗚呼智足以籌邊勇足以破賊猗惟公之材武爲世勳
而出色力四殫于致
主心屢懷于獻忠猗惟公之謀誠與上宰而分功正宜沐　渙恩之亨高
壽操外夷輔
明后垂偉烈于汗青勝休光于介胄云胡美疾竟殞將星朝議爲之嗟
惜　聖衷爲之慼然于是遣祭宗臣出內帑飾終加新爵之封

勑葬近先公之塋始卒　恩禮特乎惆悵方諸既往孰與齊肩有烈嗣侯
之克繼又何憾于重泉惟公誼篤斯文樂親良友如我輩之疎慵亦拉
期于酬酢追思接席談笑相忘倏焉致奠第罔其悲傷既瓦光之難挽吾
令名之不亡筆陣鋒開詩壇圍解盡此一卮想見風采嗚呼尚享

祭太醫院使錢君宗嗣文

惟君世業軒岐兼通書史號稱儒醫受聘而起衆中穎出供奉尚方
九重之眷一代之良活人功多靡憚勞進秩登顧心竟殫其力訃聞于
上郵典重申錫之御奠官其嗣人生榮死哀君亦何恨惟交游中孰其
砥藥進京口隱侍城賢聲不啻有錄有錄兒是既邈盛昕載道爰
酹一觴涕泗相悼

祭襄城侯夫人汪氏文

維　咸里有號其華絲絲功臣有宜厥家出身師垣入贊　皇家夫君
在公內顧有託率親以敬御下以恩克相夫君閫範斯行號從其名

續書王軸抗書其身稚冠家服雉奪之龜維德之貞備福偕老康綏稱
情名齊勤吉于上勤　宸極論其有儀　賜葬有加寵勞遇芳有賜刻文
糸秋定祀有其世勳殄焉哀傷生也榮顯猗嗟夫人亦復何憾某等夫
君來耿忝在同朝惜茲內助遽焉早逝　嵩書姿載陳舟旋將出歛酌一觴
幸鑒于宣嗚呼哀哉尚享

祭太僕卿韓公世安文

惟公通練之姿文獻之胄選試而升比于論秀早典秘書法從周旋晚
司譯文　國威用宣旗臚中書天曹太僕屢遷其衙亦武其祿謂公弗
顯三品階崇皆謂公弗壽七袠將踰況弟詞林莫如公久告哀
九重恤典亦厚　賜葬有儀諭莫有章始終固遇可謂非常　某等與公
交游式相情好撫公之歿重增感悼觴奕之樂笑語之温不可復矣載
酹一尊

祭都督宋安李公文

嗚呼公乎人方擬於喬之齡仰若松之節庶一代之老成爲後進之矜
式忽闔祠館固不太息而況有通家之素供弟子之職生所瞻依可勝
痛惻雖然近大之學爲明之識位列卿則世誦其賢家居諫垣則史載
其還直已貴而守儒之素未老而求去之堅別一經之承傳指四子之
軒待論賞有儀　賜葬有加哀榮始終天固無憾錢公既以圖功名或
齊夫而矜智力以彼較此孰豈孰當嗚呼公乎其何可得其幸聆敎言
被承顔色操几杖以無從觴登引之在即敬酌一觴有涕沾臆

陞官祭告先祠文

惟朕孫不肖伏蒙
聖天子嗣位念及宮僚進陞禮部侍郎次服金紫仰承寵謝感切于衷爰自
國郵以來叨承山陵之役末伸虔告歲律將更謹以牢牲庶羞致祭於
應歲事俯伏上聞不勝哀慕尚享

祭土地文

維成化二十三年歲次丁未十二月丙寅朔三十日乙未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某昭告于本宅土地之神曰惟神與我有家為惠甚大云胡今歲人口多虞疑有不恭以獲茲戾比者有事營室次第工完小子何知乃遑寧會何極　新命擢進官階非藉神休弗克臻此感。恩謝菲敬蕆儀忱倘其來歆永垂庇佑尚享

祭叔父明威府君文

維弘治元年歲次戊申夏四月甲午朔姪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敏政謹具牲醴之儀馳奠于叔父明威將軍瀋陽中屯衛僉指揮事府君之靈曰嗚呼惟我先公兄弟二人競爽起家如車兩輪勳立名成允文允武以迪後昆以顯先祖兢兢中道上承先公江北江南抱恨無窮一門之中幸存叔父恒率家人以祝多祜夫何遘疾奄忽三時委棄諸孤遽止于斯六袠將齡未為不壽萬戶崇階未為不偶叔父何憾我心則傷骨肉許相繼而亡羈宦于　朝莫由親殯千里瀝洲肖不能奮奉安遺體幸卜佳城奉揚偉烈敬刻新阡謹頭凡筵謙陳告祭叔父有靈鑒我誠意嗚呼哀哉尚享

篁墩文集卷之五十一　十八

南歸過河間告先塋文

維弘治二年歲次己酉三月己未朔初九日丁卯孝曾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敏政祗領孝玄孫錦衣衛百戶壎敢昭告于顯曾祖考贈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府君顯曾祖妣贈夫人汪氏顯祖考贈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府君顯祖妣贈夫人張氏顯祖考處士府君塋下曰於惟祖考垂裕深長啟我後人獲沾寵榮敏政叨祿有年天子寵念功得放歸田　恩何極東之里冠珮攸成一觴守官弗良遽類先訓何荷不勝惶懼未由戾止時歲將逐新決者　朝命俯身補過周餘生惟是幼男暫回寄祿于承宗祀貴于斯願相其成以光門緒行在即惟靈鑒之謹告

告叔父明威府君墓文

嗚呼丙午之歲拜叔于堂喜極呼飲歡笑洋洋今茲之來拜叔于墓宿草菲菲酹此清酤人生幾何世路孔艱姪亦老矣獲歸故山先公在南叔父在北姪雖蹤慵敢忘登隴舉家登除告別而行惟叔如在鑒此衷情

祭婿母恭人劉氏文

嗚呼叔父捐館猶未期年叔母在堂期與遐算何家不造相繼而終旅邸訃聞呂勝來感今茲奉母得還故鄉謹伏凡筵用伸奠告于婦咸在靈其來歆嗚呼哀哉

祭錢氏妹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長兄備牲醴之儀命男錦衣衛百戶壎拜奠于亡妹錢氏孺人之靈曰嗚呼女弟之中惟汝最長爾嫁之行允宜厥家云胡壯年遽爾長逝幸焉有子可振芳聲手足之情悲何能已靈其一酹汝其鑒之

篁墩文集卷五十一　十九　萬

告謝南山后土文

維弘治二年歲在己酉十一月二十四日某官某敢昭告于南山后土氏之神曰嚮者之夜小女月仙病痘夭殁倉卒瘞于南山告祭弗嚴不勝惶懼敢以牲醴用伸謝謹惟神鑒之謹告

祭告五祀衆神文

維弘治三年歲次庚戌春二月癸未朔十五日丁酉具官某敢昭告于司命之神司竈之神司門之神土地之神司陽之神遠祖忠壯公之神周孝友張使之神漢壽亭侯關壯繆公之神唐越國汪公之神唐睢陽守中丞張公之神曰惟我有家仰託神庥獲奠斯土亦既有年邇者歸田考閱祀禮主像雖存神不顯歆况我有先實維忠壯乃無專祀於義尤乖謹於中堂敬設遺像其諸所奉位號再新有嚴斯尽衆靈是安人心既協神理攸宜用告其誠尚希昭格

閔三叔祖處士之引告文

嗚呼一宗長幼惟翁是尊方冀期頤人琴忽殞行逆半載遽聞訃音南望故山曷勝悲悼敬率婦子發哀于堂惟尊靈其鑒之尚享

祭文

南山賜塋填塘告文

維弘治三年歲次庚戌冬十二月戊申朔六日癸丑孝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敏政敢昭告于顯考尚書少保襄毅公曰塋域大門之前舊開有塘一口近日多聞人言方位非宜謹擇初七日興工填濬仍舊作田以供祀事惟神鑒之謹告

代塏姪葬父告先墓文

維弘治三年歲次庚戌冬十二月戊申朔六日癸丑孫子塏敢昭告于先祖考徵士府君先祖妣吴氏孺人墓下曰先考去世於今三年未葬殯僧房未得安厝茲者得卜于祖塋之東將以初七日興工開壙伏冀尊靈默加蔭祐俾我後嗣永獲依歸惟靈鑒之謹告

亡弟啓殯告先祠文

維弘治三年歲次庚戌冬十二月戊申朔八日辛卯孝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敏政敢昭告于顯考尚書少保襄毅公曰惟二弟敏德殯于南山祠堂歲月茲久近始得卜于水橋干於先塋之東擇以是月九日啓殯安葬不勝哀悼之至伏惟尊靈尚其鑒之謹告

祭亡弟文

維弘治三年歲次庚戌冬十二月戊申朔八日辛卯劣兄令男儒汲牲醴之奠致祭于亡弟故詹事府通判蘄州事克儉之靈曰嗟吾弟叢殯僧房卜葬三年未有定所今茲獻吉乃近先塋歲晏時良爲君安厝所恨非賽久病家居未得躬親櫬棺掩土神傷涕殞命也奈何永訣一觴言不能盡嗚呼哀哉尚享

代塏姪啓殯告文

維弘治三年歲次庚戌冬十二月戊申朔八日辛卯孤子塏敢昭告于顯考詹事府通判蘄州事府君曰惻惟顯考之柩暫厝南山僧舍於今

三年每〻擇地佳兆難逢今者得于水橋村祠堂東畔向甲負庚敬禱
于神一占告吉謹涓是月九日奉柩殯殯就被安厝以少逭不孝之罪
泣血上請惟尊靈鑒之謹告

先祠奉安告文

維弘治三年歲次庚戌冬十二月戊申朔九日丙辰孝玄孫詹事府少
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敏政敢昭告于顯高祖考前處士府君顯
高祖妣安人吳氏顯曾祖考贈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府君顯曾祖妣
贈夫人任氏顯祖考贈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府君顯祖妣贈夫人張氏
顯考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贈太子少保襄毅公曰顯
孫不肖後承有家守官弗良有玷先訓叢與貸罪退家居上奉慈親
一撫孱子兹歸兄弟孑然一身多病相仍歷時經歲寔〻衡幾貫頓先
靈幸保餘年以供祀事載惟門戶爰及家庭考古定方多未協吉徵諸
眾議僉同謂啓東門庶寡悔吝日者上請厥工告成重念先祠逼
之喧雜大懼褻慢負罪彌深伏見前堂高敞深邃敢涓吉旦如式奉安
仰冀尊慈曲加扶佑惻兹老稚孱孫一人少逭愛慶俾圖不墜尚其在
上鑒此歷誠尚享

改門告文

維弘治三年歲次庚戌冬十二月戊申朔十三日庚申詹事府少詹事兼翰
林院侍講學士程敏政敢昭告于司門之神曰惟兹吉日于宅之東開啓大
門以便出入牲醴致虔用告其成永〻無虞惟神是賴尚其鑒之謹告

文帝告文

維弘治三年歲次庚戌冬十二月戊申朔三十日丁丑詹事府少詹事
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程敏政敢昭告于玄天上帝之神曰於惟上帝素
司化原開我生人功德無量享祀配帝歷有故常惟此陋邦有敝勝境
雲巖之上帝實臨之寔厲而賜寵尊是賴家戶祝往被貧蠲亂小
臣遭時罹寒仰荷陰佑感戴難名兹遇歲除奉安神御載陳明薦用告
微誠尚享

祭臨塘范處士文

惟靈高平之宗臨塘之產淵於斗友位重鄉閭宜享遐齡益綿晚福云
胡一疾卧莫興時哉昔相倚不勝驚怛顧予不佞姻好有年多疾相仍
未由往弔緘詞致奠用白其誠靈兮如存歆其來格嗚呼哀哉尚享

祭汪孺人文大理寺副堅之母

惟靈毓秀名族歸于大家夫君中嬪肅〻無譁内外一詞允賢維配有
子登庸侃〻殊尉榮膺尚食饗尊 鸞封名昭慈節壽優喬松一疾幾
時溘焉弗起哀音遠聞傷悼曷已賢郎奔訃還自京師矧在姻眷執紼
攸宜叢賓葵霜寔白在户機杼夜閒杯棬如故敬陳奠菲緬仰令儀靈
兮如在尚鑒予斯

祭武昌尹汪覲親家文

惟靈望出忠賢學優庠序擢秀桂宫紳有文誉禮閣邢偶銓部登第出
宰花縣事修政舉出碩之交遠大之器駿發有期允顯先系維兹之歲
服役于吉吳楚遙脇每歎離居顯伏之交汎淵計告是慶是疑曷任悲
悼嗚呼禍福相倚天意難諶吉人淪謝何壽何淫矧在通家情好維密
子女聯姻雅非一日昔登公堂酌酒賦詩今拜公像白日寒颸清酤一
陳永有秋英魂何之幽明永訣

祭常德同守致政李公文太守湛之父

猗嗟李公去何速邪人所願於公者樂子孫之養享山林之福振清白
之風勵浮靡之俗雖百年相期未為足也胡美疾之嬰遽至不祿使洛
社之老咸弔影而相悲卑城之子弟望雲而慟哭也惟公平生學苦行
淑律已嚴〻待人穆〻後好之明久為吏師惠民之仁張也良牧力孔
殫於救荒心恒謹於治獄其嚴敬也不迷而成其佐郡也不令而肅衆
美攸歸姚彼六〻况 恩出于上則弁冊紳乎絲綸慶衍于家則森擢乎
蘭玉公雖溘然捐館而昭然在人者百世可錄也何卑城繼公芳〻

而諒之行不阿清介之守彌篤視此邦民欽若春膏序嫭之人禮敬相舒絳想若翁宜谷可挹宜洮之不能自已而語之不可以更僕也惟公之壽我序以祝惟公之行我表以暴清濟之間新遷載卜過奠一觴我遐睇眇眇雲山蔓蔓松菊公神不忘鑒此衷曲嗚呼哀哉尚享

祭先師宮保尚書殿學劉公文

維弘治五年歲次壬子夏四月辛丑朔二十四日甲子門生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程敏政謹東向頓首告奠于先師宮保尚書殿學古直先生劉公尊靈而言曰惟公鍾海岳之英抱經濟之學才氣震千古之豪文章擅一代之作輔 聖德于青宮贊 廟謨于黃閣有力扶正論之節莫支于鈞衡有恢翊 宗社之功卒困于納縷六旬初而即返丘園百年為期遽翔東廓何君子企公之深而造物者遏公之溥也惟先君締金石之交故賤子有門墻之託雖學陋而行迂其志強而才弱學以道為屈伸敢因時而前卻歎我生之不辰而敎言之如昨忽訃音歘聞驚涕雨落日月推遷夢對前楹謝傅不起于東山司馬竟終于西洛此心皦日亦何損于衆咻世既瞻黃閣直公之一喙顧生何知君恩懷怍身幸免于黃髮病未離于藥餌遙瞻几筵酹酒酌公神如生鑒此衷悃嗚呼哀哉尚享

男塡畢姻告先祠文

維弘治五年歲次壬子九月乙巳朔二日庚午孝玄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敏政敢昭告于顯高祖考宥處士府君顯高祖妣安人吳氏顯曾祖考贈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府君顯曾祖妣贈夫人汪氏顯祖考贈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府君顯祖妣贈夫人張氏顯考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贈太子少保襄毅公曰往者為長男錦衣衛百戶塡結親于婺源汪氏實惟故春坊司直貞一先生之雲孫今城都太守公文璨之仲女以今八月二十七日畢姻上賴先靈獲成婚好祀事有託謹以牲醴庶品用伸虔告

尚享

祭甘母夫人文（徽州府同知昭之母）

惟靈毓秀高門長歸君姓維女之貞維婦之令一子登庸母儀既盛九衮時開入瑞斯應矧是賢郎名德兼勝卓犖之才循良之政奉養方殷正顯家慶 褒封有拊上膺 帝命仙齡不騫如山之靜童顏不衰如松之勁云胡北堂嘉宸閒競訃音相傳悲悼曷罄敏政忝在通家緬思淑行遠道相望莫由申敬肯殯秋深依俙夕暎臨風一觴用達哀悃嗚呼哀哉尚享

壬子冬餞歲告復官文

不肖 賜歸於茲五載課耕奉母循省不遑忽拜 綸音持從公議昭雪幽枉俾復舊官先訓明明章益用墜 帝恩遹分益切冰兢餞歲有儀敢供厥職拜伸虔告惟靈鑒之尚享

鄧州新建李文達公祠堂時祭文代作

惟公高文碩學一代宗儒重德令猷 兩朝元輔儀刑雖遠盛烈如生乃眷鄉邦有嚴祀典仲春吉旦恭薦常儀仰止高山曷勝景慕尚享

祭魏參將文瓛

惟公風負英姿早膺世爵歷事元戎遂開兵界仕懋西徼禦寇中州民綏寇戢位進名流表奉 璽書佐鎮于蜀威儼當時令行部曲果敢之氣精悍之才方期 寵命授鉞登壇云胡數訖乃丙一青軋之台來還奉朝請驅馳萬里有楽節宣 闔門告訃孰叩彼天惟我先君識公偉器有女于歸百年是託今踰一旦虎安熊顛臨風大慟撫膺何言靈輦朝行神鉞夜吼追想風儀如左如右芳醪崇俎清酌滿卮公兮不亡來格於斯嗚呼哀哉尚享

新居祭五祀文

維弘治六年歲次癸丑秋七月癸巳朔二十一日癸丑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程敏政敢昭告于司命之神司竈之神土地之神

司門之神司厲之神曰迴者不依仰承 國恩復建新官爰卜吉日茲肇與
工興作自夏及秋乃底于成繫神是賴率親寮稱今日來格上安明靈
用仲虔告牲醴在與伏惟鑒之

祭親家凌揮使文

故懷遠將軍致政揮使凌公尊親之靈曰嗚呼發身介胄致位金緋公
之壯歲屢亦艱危上慕松喬遠遊江海公之晚年容色未改金丹有訣
謂可延齡紫府無階必俟登名我歸江南尚及一訪我還京師公已長
往緊公愛子王庭堪憐復有貳室繼居九泉累累三喪卅旅空棺行道
傷嗟況于至戚惟予女弟忝配公男謂誌斯寒義非所甘哀有期東來
託處古道西風尚堪存著世傳尸解公或未亡吁其來格受此一觴

祭故叔祖三處士文

曰嗚呼崇禮守道隱跡家庭處士之德 舉仰儀刑年開八袠曰飲參苓
處士之壽乃樂州書詢有賢子嗣其繼聲亦有哲孫將甘世經定宜

福進享修齡云胡遘疾大夜難醒斂政不育入仕在 廷忽聞訃報病
弟交愛嗚呼叔祖深知我賢執予銘旌將畢委親手使令吉壤之下有光
毅為道後之存者論冊青雅逝于凱酒濁于瀝盆爲之在警于寔二嗚
呼哀哉尚享

祭宮保尚書呂張公文 代土敬作

惟公一代偉人 四朝元老榮歸八座名重三孤早遂歸休宜膺晚福
況有賢嗣待養家庭夫何俄頃遽成永訣年逾七袠計上
九重 御祭賻葬寵嘉陛二恩神同華髮人壽考令終公亦何憾
矜以菲薄辱託姻聯知愛之深惠教之厚銘心有日報德無從緬想音
容曷勝悲悼靈輀將啓酹酒在陳公神不亡鑒此誠悃

祭金吾百戶李公文

惟公右戚之孫封君之弟如虎勝猿克承前休 金吾被 寵曰和州居
一詠一觴時其啓舒孝敬親罔怠家政諧此平生孰論為行列從征

于嗣林録公事叔如考由壯及翁百齡是期忽以恙告九原弗與聞者
增悼銘昭宅窆禮諧同舍斯亦無憾何必多窮謝華詛在通家夙懷姻
默方約登堂遽已捐館 靈輀載駕薄奠一卮祝言申敬公能鑒茲嗚
呼哀哉尚享

祭家生子武文

維弘治七年歲次甲寅冬十二月丙辰朔越二十四日己卯 豐翁及壙
官人令汝弟戎以庶饈之奠祭于家生子武曰惟汝之生頗有資性因
令就學遂至成人草録篇章繕脫閱無凡我文字皆汝職之家務之餘
亦諳世故我於我屛汝能相予陸走川行無不在役親戚故舊見即汝
憐爲娶良家誕未彌月討汝言動曾未異常豈期奄然有殞其命愚不
至此聞之失聲歎邪祟邪莫任其咎我悲往二恒思故山從者雖多孰
當予意感今悼昔不覺汝泣然茲遣汝棺暫寄僧舍終歸汝骨葬東之岡
是歲匆二賜汝飲食汝魂未散尚識予悲嗚呼哀哉尚享

祭刑部周員外妻安人文

惟安人性端樸繁秀之鍾持身賢淑繫姆之從慎不以驕婦職惟敬儉
不以華世業獨盛爾二姑婦名尊在崇安人奉之克盡子恭楚二夫君
高科早貴安人相之恒若賓對有襄 綸誥 天寵殊常有貲殊飾褐
衣增光閭枯方殷云胡不壽玉殞于成閩悴于茂其等哀聞萬里來奠
維柔恒延發引將還故鄉庶饈莫陳清酌三奠人生可傷如雷如電嗚
呼哀哉尚享

祭宮保尚書大學士丘公文

嗚呼瓊海儲英異材間生公出其間適遭文明翰苑細書經帷進讀
聖烈宣昭
帝心孜沃典教國子迨長宮詹迪士啟聞行已安恬身歷 四朝年開
七袠乃受簡知入贊省密代言輔政載著五更 國客者體人倦治平
累疏乞休 宸眷彌篤一卧弗興天奪其速

帝念元老　卹典優崇護喪歸窆貺與令終於休之時古之學有倖
曲江相望何怍䓁年趙曾倖承敬奠一觴靈其將格生容在堂追思詁
言感悼攢眉公神不亡貯此來格

祭壽寧侯杜瑩文代人作

特從張氏與浙名家善積累世發祥鍾美後見啓封　昌國際遇
非常恭愼靡忒篤生
聖后配我
今皇　前星炳耀　宗社之光推本發源孰知芳迹存沒哀榮古今鮮
儷況有二子並立于　朝長僕次伯位冠羽郊世佳城遠在故土乞
歸於松楸天之祐　中宮有祭爰命近臣既告嘆事子情未甲哥微之
山蔵公觀復思惟昔年于典莪禮茲焉至止追悼奚勝敬陳一奠用表
此情

開壙告文

維弘治九年歲次丙辰春正月庚辰朔初五日甲申直隸徽州府推官
李珍敢昭告于故　太子少保程襄毅公曰茲承
上命為夫人林氏開壙以是月初六日辰時合葬公兆惟靈鑒之謹告

開壙告后土氏文

維弘治九年歲次丙辰春正月庚辰朔初五日甲申直隸徽州府推官
李珍敢昭告于南山后土氏之神曰茲承
上命為故　太子少保程襄毅公夫人林氏開壙以是月初六日辰時
合葬公兆惟神保佑

開壙告先考襄毅公文

維弘治九年歲次丙辰春正月庚辰朔初三日壬午孤哀子敏政敢昭
告于顯考尚書少保襄毅公曰慟惟顯妣夫人林氏奄棄敏政得請于
朝官給葬費事下本府委官一員前來開壙擇以是月初六日辰
時奉柩合葬無任惟對之至惟靈鑒之謹告

開壙告后土氏文

維弘治九年歲次丙辰春正月庚辰朔初三日壬午太常寺卿兼翰林
院侍講學士程敏政敢昭告于南山后土氏之神曰茲承
上命為顯妣夫人林氏之喪遣徽州府堂上官一員前來開壙以是月
初六日辰時合葬於顯考尚書少保襄毅公宅兆神其保佑俾無後艱
謹以清酌脯醢祗薦于神尚享

祭李處士文

惟靈賦資醇樸操行溫恭雅志泉石固之樂僑居閭祖豆之容身不伍
于流俗志將亢乎名宗顯有令子　明時舊庸考循良之所自知善慶
之攸鍾况乎九袠之齡將開壽筵乃得之話擬下　恩封何旻天之不
愸遽訃音之告凶使閭鄰之祇思舉杯而莫遂通家之士恨執紼以無
從遙山高嶽水故谿渺東郡之遠道望故宅之高森靈車既駕孰任
哀悰聊一陳乎菲奠挽悵惘于塵蹤

伐木告文

維弘治八年歲次乙卯十二月庚戌朔二十八日丁未孤哀子敏政敢
昭告于顯考尚書少保襄毅公曰慟惟冠焉之藏十有七載塋內外
杯木過繁或囊近兆域之旁或根蟠來脉之上或三遮兩蔽無以自伸
或雜出橫生不能成列理當去其太甚庶使蹊徑得宜木性各遂其生
成地力不專于偏惰之塞場有所濟之實猶周無侵犯之虞衆議僉同事
非獲已茲用擇二十九日召工將事惟尊靈鑒之謹告

告為顯妣樹碑文

維弘治九年歲次丙辰秋七月丙午朔越四日己酉孤哀子敏政敢昭
于顯考尚書少保襄毅公顯妣夫人林氏曰惟顯妣夫人卹典碑二通
刻完將以是月七日樹立享堂東西用垂久遠先令匠氏祭土興工惟
尊靈鑒之謹告

祭儒學生汪君承之文

嗚呼承之而止于斯邪屈指游從將十年來道義相與遂大相期執意
其性之淑而命之畸邪學博文贍識遠才通在衆中豈可多得而竟無
所施邪驥騄而蹐木秀而摧徒使志士為之扼腕彼冥冥者之造物亦
誠不可究邪適在山堂聒言甚洽病中來告曾幾何時而遽成永訣之
悲邪發引在即抱病倚廬不能一往撫棺致慟其何以瀉予之私邪師
生之情死生之義盡此一酹夫復何言嗚呼承之其尚見知也邪哀哉
尚享

祭侍御吳公文

故侍御吳公之靈曰嗚呼脫穎之資世經之學祖武克繩鳳毛麟角用名
登黃甲官擢烏臺士論攸屬遠器良材初按兩川再巡二浙威行惠流
大振風節霜飛白簡豸繡朱衣秉鄣過里草木生輝入 朝有期二豎
為厄訃音忽傳聞者駭惜敏政屬居苫塊承問踽踽書猶在几人已隔
塵適塋新瘞敬陳薄奠通家之情有淚如霰嗚呼哀哉尚享

祭祁母太孺人文

維弘治九年歲次丙辰冬十二月甲戌朔越二十一日甲午太常寺少卿
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程敏政謹以牲醴之奠致祭于祁母太孺人黃氏
之靈曰惟靈賢明之行淑慎之容重㳂毓秀出自名宗敬戒之嚴宗嘉
之懿允顯來歸克承閫制相夫有道齊禮是同邑學郡庠無愧古風教
子有成甲科之儁烏府黃堂式彰懋訓珍饈與食祿養斯隆珠冠霞帔
恩封聿崇楚楚諸孫環侍左右洩洩高年踰八望九耆而能約五福攸
宜耄而愈健百歲是期安問幾時訃音忽告惟家之艱惟善之悼敏政
夙與令子義獲同 朝逮守與鄉恒及鶴莫浮未寓褰帷已駕雲軿
山陰江寒斂下臨風置奠力疾陳詞靈兮如在必鑒其私嗚呼哀哉尚
享

誥封恭人叔母劉氏祭文

惟靈賦質明淑制行端莊配我明威茲修閫政煌煌 命服赫赫
恩封有子世官存歿無憾惟靈顧歲月屢更往今新阡爽塏吉旦載
惟㐲姪鶴侄于京發引有期恭號莫遣瓣香匪薄用告其哀靈兮如生
鑒此誠意尚享

祭少保于公文 代作

嗚呼謹莫大于報功義莫先于繼絕況天定之勝人宜 恩典之昭晰
將我伯父一代人傑望官孤卿上輔
扆哲有魏魏定難之功有侃侃立朝之節有孜孜及民之惠有皦皦律
貪之潔惟許 國以忘身致權奸之汙蔑中以深文濟之讒舌白日晝
冥愁雲暮結慨 重瞳之屢回驚天柱之摧折雖丹書之横罹曾白玉
之可湼
列聖嗣統當食而輟追悼勲庸特加昭雪旌功有祠述行有碣嘉懿世
之象賢俾主祀而猶缺以我小子同源一轍擇胄允忠系于孫列廼具
疏請

宸聽上徹俾公議之翕然果 天顔之開悅 錫世祿以奉祠士聞風
而氣泄俯稱柄之權奸已伏辜而烟滅仰忠勲之流芳炳日星之長揭
其消以歲首日徵到浙俯伏祠庭一筵致奠 殊寵之下臨與有榮
于衰拙冀衍慶于曾玄暫孝忠之殫竭風山滌凝湖水幽咽尊靈如生
鑒此悃切

聞士欽李公訃位哭告文

太常少卿李公士欽之訃設位于南山堂謹致一奠哭而言曰嗚呼士
欽止於斯邪致遠之器凝重之資明達之見通核之才竟已矣而不獲
大施邪春末得書知有採疾比懼後連得書知已漸平甚喜執道其集
不起而使我失聲以悲也平生俊壯偉幹豐碩恒切期羨百歲為期乃
未及半百而一旦去世邪嗚呼有慈相勉有過相規言識之合酬酢之
洽在至戚中惟士欽一人爾而今而後其孰肺予以道而使予悵悵于
既老之時邪念自童排受學太師袍頌門下三十年于茲非況雖合不

能相一然此心耿耿三千里可照曾弟以寄于懷思也嗚呼士欽其真止
于斯邪山居歲晚江寒木落臨風三酹有涕漣漣嗚呼痛哉尚享

弘治十年歲除告文

曰邇者　朝廷纂修會典上勤　恩命召副總裁方在憂中疏求終制
仰蒙　睿念特賜矜從今兹父越禫期禮當趨赴擇以明年正月十日
就道敢因餞歲預告行期追遠撫時不勝感愴尊靈如在歆其鑒之尚
享

奠故太常少卿李君尊親文

曰嗚呼去冬家山得君之訃大慟人生僅如朝露茲春來京君柩未行
登堂一奠恍如在生通碩之才遠大之器孰不期君可紹先世王芝之義
謝寶劍沉淪一朝千古此恨何伸返葬有期靈車在駕骨肉至情言與
涕下今日何日節近重陽幽明之訣盡此一觴嗚呼哀哉尚享

祭太淑人熊母龍氏文〔全書本文集卷五十二一八十二下〕

言〻襲族有能其華俱〻名流有宜厥家敎歷若登為國之儒人言有
方式穀蕃孫老循内則懿此儀容人言有母康義女宗曷稱其名
繼善錦袖曷貴其能雉冠象服貴而能約五福尤宜壽而益徵百齡是
期問安孔時訃音忽告惟家之疑惟善之作
帝頒郵典用示顯揚安葬有使諭葬有章殺為薑鹽傷死也祭諡嗟嗟太淑
人亦復何憾某等忝與令器誼重同年升堂之瓊不及生前遠望雲輀
將待佳地執紼之誠莫展謹致辭于一牲會酒一卮臨風三酹佇其來
之尚享

祭張公文

嗚呼張公遽止于斯天胡畀之遠器而弗宏其受降之長才而弗究其
施嗚訃音之來告咸東望而興思惟公早逍一道擢第　明時黃門給
事公爾忘私京尹僕正慎厥攸司遂進佐于司馬爰克整于六師忽西
戎之失御副
主上之嘒咨任馬既秣兵車載脂始爲撫之以威武終也撫之以恩義
圖振旅希蹤于充國肯貪功生事于鄧艾賞未酬而遄離告命環將
賜而與世辭嗚呼張公真止于斯緊公雖止而猷老有正叡可盡之鄉
有修偉可圖之姿有臣　國可行之疏有嗚盛可傳之詩彼得失之萬
變與淵海之一絲是亦不朽何憾于茲某等名同甲榜義重連枝祠達
兩地敬奠一卮悵欲殘于晞露悅惟動于虛既昕英魂之來格聆薄意
于陳詞嗚呼哀哉尚享

祭從叔處士彦章甫文

曰嗚呼桐湖之孫尚書之弟倜儻不群號稱達器方當壯歲有志光宗
云胡暴疾遽歿殯上損老親下遺稚子天乎人乎竟至于此漢其歲
晏歸引在茲臨風三酹有涕漣洏嗚呼哀哉尚享

至京轉官告文

某被　召三月廿四日至京廿八日上荷〔全書本文集卷五十二一八十三下〕
天恩進副宗伯仍兼翰長入侍
東官自顧非才曷勝兹選追惟先訓兢惕交并牲醴在陳用伸虔告尚
享

書簡

擬酈食其上漢王書

臣聞天下有大義之所在而舉世莫能知者請得與大王言之夫今海內諸侯所以並起而亡秦者凡以絶六國之祀戕虐生民而已然其大罪有天地所不容者太王固能知之不乎臣竊料大王不知也夫秦之大罪在於滅周周者天下之共主歷年八百文武之澤未泯也嗣君無大失德閔天下而秦以強不義取之是以臣滅君也以臣滅君自開闢以來惟浞羿與秦三耳天下之罪顧豈其於此哉項籍乎列土以賞亡秦之役六國之後皆有分地乃不求立周後而弑義帝係王孫心爲義帝此臣之所未解也夫所以亡秦者以天下也今楚人徒以懷王之後自帝其主則是假私從矣名之爲義安所施乎楚之先王嘗欲滅周東周公論止之曰裂周之地不足以取國得周之地不足以勁兵然則楚之無君罪與秦等心且可帝乎傳曰見義不爲無勇也臣願大王明告諸侯後立周後相與北面而事之楚之遺孽受其故位則君臣之義一日暴於天下而強不義者懼矣且臣非不知大王楚人然楚亦周之臣耳况已析圭而王王者動必視義之所在豈肯顧小嫌誤大計哉恃此而言大王固將終惑之矣周後既立大王尚與諸侯會盟洛水之上同獎王室有帝秦者仗大義而誅之退守西藩世爲周輔臣知大王之名將與九鼎同重於後世豈不盛哉捨此不爲無復可爲者矣酈食其請立六國後而不及周予故擬此書

擬朱子答王晦叔書

承來諭以熹承之論爲當天子宅憂之時擇日開論爲未合於權經足見君子救愛之厚然於鄙意亦自不能無可疑者夫人君諒陰三年不言古之道也而周之盛時已不然矣大抵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之私服其禮與庶人迥異故孟子以爲未學如來喻所引記曰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是必有對言者矣天子侯禮雖不得詳而顧命康王之誥乃後世之所當法顧命大史道揚末命曰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則固非唯而不對者矣來喻又引記曰大功廢業且云大功尚不可議況於喪服之至盛此尤說之不可通者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蓋期以下諸侯絶大夫降矣其可以斷天子不言之證乎至於本朝典故來喻以爲未審何如此則熹之所熟諳者也當神考升遐哲宗嗣位伊川先生首爲侍講其言有昭三月君則冬至百官表賀先生上言節序賜遵此思方切請改賀爲慰此其明驗也文先生承學於後之所在人乃獲嗣守職業惟勉循其道而已願君子思然有處於僕不敢忘教者所惘惟執事者

書羅修撰明仲論歐公九射格義

明仲先生足下昨於史館談及歐公九射格義足下以區區之説爲斷章而謂以説料欲之心當時未有以應也歸而思之於鄙意有未詳者區區之説以謂置侯於此設籌於彼探籌而射於侯上者而視之中者飲不中者無所罰足下之説以謂人各當侯之一物而後探其籌值所當者飲不值者無所罰春鄙意以侯與籌必相須而不相離足下之意判侯籌於兩途而置侯於無用之地由此意推之則人當一物而侯可廢此足下之説區區未詳者一也歐公此其名曰九射格格者爲也而今之爲格與局者有樗蒲有彩選有樗蒲彩選之格稱樗蒲於象戲之局也此之所謂格者猶樗蒲彩選之類所爲格者乎象戲之子也擲骰於格之中行子於局之間蓋必然之理使如足下之説則是舍格而擲骰外局而行子也夫射與此格皆相射之義以立法探籌以射侯亦猶引鏃以貫革操矢以注壺豈可置侯於無用

六州哉此足下之説區區未詳者二也足下以歐所謂九侯虎允君子熊羆中鹿豕下鴈兔魚居左鵰鵲猿居右者正射賓相當之次序此尤不可通者蓋物必有則所謂上下左右者乃造物者始之制云爾豈射賓相當之次序哉夫長筵廣席之上則令從者奉格而前以就賓之揖射小決闔坐之際則安此格於席心而奉之將不可傾倒安之爽必有定向則上下左右者實立法之當然此足下之説區區未詳者三也歐所謂皆置其旋籌者蓋懼賓多易亂如令皆中則在席皆飲若或用之則亦有射中與否之時籌如足下之説盡辨其籌而總較其飲則二十七人在坐必有三人得能籌而在坐者皆有射中之飲又有三中能之飲一揖之間飲三爵者皆是而飲四爵者過半吾恐古人不如是之酷也此足下之説區區未詳者四也凡足下以區區之所為新意者考之於歐為頗合故以書告於執事者夫格物致知學者之首務惟足下念已欲人以求歸一之論則他日尚有大於此者就正於有道也

與何憲使廷秀書

僕與閣下相別為日既久中間嘗一致問起居閣下亦蒙以五代史見貺自是音問缺然無用耿耿同年友林君大來言閣下在閩手編古文選粹若成冊寫目念處繁劇之地而能不廢鉛槧之功如僕之不肖承之詞臣乃終歲〻〻奔走黃塵赤日之下將自陳乎吾輩之域及思故人驚汗浹背矧今之號書生者每〻標世之卷要津者或取無術之譏有如閣下仕優而學者幾何人哉此僕所為欽然自失者也僕自去歲抱疾雖愈而間作平昔著述之志已灰但親為侍親之舉向相約為通鑑續編蓋先師呂文懿公因吾泰間所為倡者重加筆削而勝國時天台徐說亦有續通鑑要言一書合而觀之亦多不能了〻事體重大又無友朋切與下上其議用是始知之耳病穢無以遂日嘗者史論數篇又編蘇氏樓杭皇明文淵宋遺民錄二書有便容寄上以求是正僕微人也而寓于瀕州於之先哲遺文多至散失故嘗輯為新安文獻錄瀛賢奏對錄兩本亦俟脫稿別呈也家君所號晴洲釣者曾求諸公文字詩章欲得閣下一頌以為溪山之輝想勝不拒其請載于別紙維時盛暑尚謹重眠食以副朋舊之望

寄安福吳學士先生書

某違風采轉首數年緬想林下道體安和足以後進翹企之私往者婦翁文達李公先生古稿集倚蒙寵以序文泉壤增重至今寶藏于生所方欲鋟梓不意倐有回祿之變倉卒搬移書帙散亂竟爾亡去不勝惆然用是輒敢冒昧再請錄過一本遇便示及足見前輩始終相與之意生與妻弟尚賓若日夕引領在此老先生必能諒之

簡太守武邑王公而勉論　諭祭禮書

諭祭乃　朝廷大禮當時佇有儀注其迎接贊唱使者及喪主各有位次易服止哭亦有節奏孫前者出京時曾於禮部錄得一紙偶稍尋不獲蓋文上有

皇帝字與詔勅等語勅常下於郡邑故儀注常存　諭祭惟三大臣得之而亦有不得者以其不常下於郡邑故儀注少見伏惟閣下念此大禮檢閱典故俾執事者少加講習庶行事之際不忒於度成此盛典以光先人且使窮鄉下邑得見　朝廷優禮儒臣及賢郡侯秉禮待命之美孤嘗備員儒臣不敢不以奉告萬〻加察

寄李尚賓士欽書一

途中累有書寄未審俱達左右否孫已於三月二十八日到家祇奉几筵哀存視息所幸慈旛康寧不減於昔姚進士先到十日矣諸事方在分理尚未興工仰賴　朝廷恩典必獲奉襄大事惟病妻稗子寄食高門有累仁愛為不安耳萬老先生處碑文不惜頻造一請葬期決在七月終緩則恐事恭何〻　贈誥必在五月領出續當另人奉請回還鄧姬舊恙全可調理省氣為佳銀一兩留與汪保祖保京中諸親家致舊不能一〻作書乞便中致意舍妹及三弟婦俱安好二姪女尤聰謂

異常他日亦足為門戶之託何必男子此意可達湊趙二親家一知餘
不悉

二

程副使寄來書知京中消息所云金姓事尚未之見但僕自途中抵
家共稍書六紙來喻並不關到否豈一時忘之邪六月三日金侍郎段
御史及兩司遣人送贛州曾守經山人來始定一穴衰政之餘得此少
慰葬期決在七月終矣恭諗士敬久屈之志少伸然猶未滿下懷不知
此時所請遂否老天必念先文達公不使遂如此也叠姬病既全愈猶
須將息但與小兒女輩擾溷宅中日夜不安來書所喻不知缺何等侍
奉殊非骨肉相愛之意汪保姓難調且勿拂之俟少長方可責禮恐拂
之數〻料難調護相保聞已離乳未審的否此兒素賦弱我意今冬離
乳為善不知緣何遂離之早也姚進士深念閤下分上用心到十二分
䢖位言之不盡也相見乞代謝一二

三

八月半後連得聑貳尹程訓術寄來二書知士敬榮拜　恩命出于常
典處中不覺為之雀躍此雖士敬才力有以自致青雲而
朝廷垂念舊臣之義與我文達公積慶裕後之德皆不可忘也凡當秉
禮守法以敬承之則名位之來益不可量所恨江山脩阻衰絰在身無
由追逐賀賓完能情恕病妻稚子擾溷高門非一言可盡已先令小僕
寧赴京探望俟少待葬所事完當有謝　恩之行尚容面訖

與陸諭德廉伯書

孤不孝不弟不䢖罪重惡劇以致酷罰沛鍾于家三四年來連喪兩姪
一弟血淚未乾上延先考追思殞滅越無望生全匍匐南奔夜以繼
日幸於今年三月廿八日抵家獲奉几筵仰慰慈親苟存視息
朝廷所遣營葬使臣方議庀材鳩工定期尚未有定也孤臨發京師適
家舅念契家衰集厚賻再勞為筆紀述先獻與行又獨追送數十里外
閒諭勤惓義同骨肉道出毘陵復蒙老先生冒雨出城過舟相慰禮既
兼隆賻亦優人附此致謝千萬照察

簡廣東李憲副廷璉

年兄榮擢適不肖有先公之喪〻過蒙累次慰諭禮情兼隆至今感〻又
蒙指示曾守經山人果能高出流輩遂使宅兆得妥先體獲安少逭不
孝之罪此年兄惠也何敢忘茲因族姪秀入廣之便寄此上謝不肖久
已從吉第以家口衆大一時未能赴京擬在八月間北行諸不能盡

答湖廣何方伯廷秀

遠蒙厚意賻奠諭祭俱不敢當重以手書慰諭再三又不敢卻感今悼
昔大慟而已先公宅兆拱俟朱生父而不至已得賴之與國曾守經山
人與一二鄉術觀畫承定襄事在邇虛辱盛意情甚不安謹璧而遣還
諸事倥偬又不敢以俗禮寄瀆謹此以申謝悰萬一惟執事者亮之

與林大黃表弟書

挈家南歸至新橋始得舅之訃為之大慟不能已〻計惟吾兄昆仲
及老妗夫人遭變摧裂何以堪處然尊舅去歲得會老母夫人于江南
今歲又得盡見諸郎然後告終于故鄉之境斯亦可以無憾矣舟行匆
匆秋雨不止殊使人有死生離合之感不能自勝輒抆淚成奠章一道
并祭儀一兩因便寄附乞為上告几筵少伸孤甥與舅永訣之意尚冀
節哀順變以襄大事不具

答許聖公書

前歲冬不幸先公棄背已蒙閤下不鄙親至蝸居慰吊至今感〻舊歲
春奔喪南歸道經臨清驛寄奉先公墓志一紙少遂區〻計徹左右茲
者謝　恩北還何以又辱盛价與禮生齎賜手書及奠章禮幣此雖出
於君子過厚之義然在僕則何以克當又不敢卻徒增皇恐而已在家即
聞太夫人之訃嘗附菲儀於士欽尚寶昆仲同作奠章一通寄三叔寓
副先生處料轉達久矣昨過臨清賤累亦有一奠章望祭令姚夫人之

墓幷非儀復寄三叔薨此必未到也使回匆匆無以爲禮謹附上香四炷少伸几筵之敬明春北上更當專書奉謝不一令兄大人前不敢瀆書同此拜意

簡李武選應楨

寫此四十餘日荷家執事大章并祓慰藉餘生憂困之情雖骨肉無以逾此日昨尊造思欲一拜以盡區區卑夫適在逆旅不遂所願束裝匆匆不及再候諒沐情恕也尊容及張尊各已下一轉語表上乎此無以仰副雅意奈何　春雨軒詩自見集續三體詩呆齋存稿共五冊遺還容齋書疑一冊託吳鳴翰傳鈔畢白令家僮康送上中州文集唐絕句學餘錄共五冊借去付坐船水夫寄還餘不一一

與巡撫南畿尚書三原王公書

僕官舊歲春初謝　恩赴　闕秋盡方還承閣台候親屈左顧先塋不能躬几杖聆謦欬以遂願見之心爲之不滿者累日玟服以來又將束

〈皇墩文集卷五十三〉一八七　一作

裝北上不能遠趨行臺以謝盛德徒切耿耿因便冒昧瀆此中起居之誠兼有少禀徽之爲郡古稱文獻舊邦然人徒知朱子出徽之婺源而不知二程亦出徽之休寧其事具載篁墩祠記及程氏譜牒可以覆驗今縣學師生欲於原行起企德堂中奉二程夫子左右列祀鄉賢未敢自專上請台命倘家毒意斯文使先正之流風遺跡不至無傳吾鄉之後學小子有所觀法其於弼教明倫興道善俗之事或有小補維時春暖千萬爲國自愛

與提學婁侍御克讓請立二程夫子祠堂書

側聞閣下垂意斯文許於樊府儒學修復文公祠堂甚盛心也僕嘗見文公每歷州縣諸所未遑即首訪先代名賢祠墓汲汲表章惟恐弗及誠以風教所繫不可視爲故常而近歲以來巡行使者知有此者蓋僅而已能如閣下究心正學知所先務者幾何人哉吾族在徽州歙縣僕之一派號黃墩程氏於河南最親蓋河南之程實忠壯公之裔陳末北徙而伊川先生諸孫又從南渡居池州遂休寧陪郭之程互相繼續譜牒所載有所據依鄉賢祠記跋尾所采錄所伊川諸孫公移語牒之類具存可驗者也僕每欲倡鄉人重立一祠而事力弗逮敷用悵然況兩夫子遊宦所至之所尚多奉祀徽之休寧乃其宗祖開先子孫復業之地顧無棲神之居誠爲闕典倘行部至日命府公縣宰申明修復如文公祠例豈獨一宗之幸抑選者府官於歙縣學中起企德堂一所尚未竣事若稍加大之中以奉兩夫子而左右庶以祀本縣名宦及一鄉先達上廣閣下敷教之地下啓後學向道之心所費不多而所益則大矣僕託同年之誼事閣下爲兄偶有所見輒以上告若夫行之已之在閣下矣二程夫子遺跡一冊隨此奉上幸徹尊覽不宣

二

辯先生來接承手教及晦菴許鈔如見顏色而聆謦欬充然自得者累日晌程先生祠事遂蒙采納九月衡道之切與道之勤非常情可及然此

〈皇墩文集卷五十三〉一八八　一作

豈獨以幸一鄉華一族而已廣先正之教言序後王之觀法將於此下之而尤不能不仰成于閣下今儒學有文上申行臺裡乎示符移俾郡邑有所持循而樂爲之僕亦當倡率鄉人目覩盛事之有成而後北上也容當請名筆續紀之以示我鄉人俾勿忘閣下之功維時春暮由會晤千萬爲道自重以副群望不宣

與南安張太守汝弼書

奉別以來不幸有先公之喪塊處山中倏爾三載今雖玟服尚以家累累大夫氣炎瘍未能北上也向家君賜贈洲賦先公僅嘗一讀口稱奇才命諸子寶藏之追念及茲不覺涕殞令郎進士公在京嘗承過慰大能篤教家之好可喜文學之優得之家傳者固不待言也計年兄在任已久政聲流聞或有考績之行小弟當寒京師爲會可期矣因族姪多入貢之便敢此奉問起居頌承敘彼性好事禮甚欲得年兄妙翰以爲山武爾賜不除得備私淑之餘何幸如之惟時仲夏尚謹重眠食以

之墅

與張同知書

忽承惠書知吾儕諸儒至不敢爲之矣雖不化已所冀閣下爲師生之義經理後事周悉如此又足以自慰也忘鄙本不取當分稱生逮來重以亡友之命勉强成之且聞其期已迫急欲促派其歸無暇修改殊不稱意斷名其奈何所遺禮幣並用納還僕已釋服將北行未由會晤也敬此申覆

與太守河汾王公文明論世忠廟祀書

休寧諸生程敏政齋沐裁書頓首拜拜侍御太守王公執事僕自府下奉別之後即與諸族人會譜以七月一日録梓起工參訂校勘無一日之暇迄今已四踰月次第將完而譜後文字尚未刊也與族之會者近則一郡六邑遠則德興樂平鄱陽貴溪開化共四十四支子孫之見在可以敘昭穆者踰數千人皆出晉新安太守元譚公梁將軍忠壯公後蓋宋元以來家自爲譜莫能相通今精先世之實幸而告成擬奉斯譜併率諸族人拜太守公墓與忠壯公祠然後給譜而散立石祠下以告後來俾知我太守忠壯二公之遺烈不泯胤嗣蕃昌有如此者間因編刻之暇考及上世之事乃知太守公墓在向杲嘗一見侵于元季得裔孫休寧汊口自得者以金帛復之又一見侵于 國初得裔孫婺源高安滏道邦寧者以寶鏹復之具有總管虚谷方公修復之碑及樂平歙東族人往返之書可證忠壯公祠在篁墩當宋之季得裔孫休寧汊口瑞明公祕會里樞密公卓大卿公覃歙槐塘知録公旂及僕先祖陪郎掌書公璋將仕公瑜六人買地建廟稽田供祀及嘗廢如侍奉香火當元之時廟田爲醫學提領汪天錫所侵得裔孫歙長翰山副使公思敬吉官追復禁約侵犯嘗請道士程處訊奉香火具有宋端平二年中狀及元泰定四年榜文可証反覆考之自宋以來太守之墓忠壯之祠凡修復者今方氏無尺寸之功凡捐舍者今方氏無尺寸之地蓋今方氏

自洪武初始爲廟祝依神之居食神之食衣神之衣將近百年而不思所以報神之德乃敢冒我程姓鬻我祭田又謂太守公之墓是其祖墓意欲泯故郡之舊良茂 聖朝之祀典亂常瀆禮莫甚於斯所猶幸者得執事下車之始即以祀事爲重以表章忠賢爲心清明在躬致神明有感發之異扶植無隱使小人跡如律之事遠近傳之無不稱快而況前日舍田復墓之人皆今次統宗會譜之族一聞其事莫不驩然思拜謝于執事之前者適日以來復聞方氏輒有言于行堂事或懼于中變諸族人又莫不戚然思進訴于執事之前者夫以太守公徽郡循吏第一事載郡志其子孫原復墓教舊隷世忠廟中今若使一抔之土屬之異姓而不爲之申理則與世之傭人佃屋者何異爲子孫者何以堪之百世之下繼紹郡紱者又何以堪之忠壯公有功于徽郡尤多其大者如藏壘妖以真民居御侯景以全民生名著史册没受王封其子孫原捨祭田看立世忠廟戶今若使巫祝輩竄入其戶內而不爲之屏除則與世之餒鬼無嗣者何異爲子孫者何以堪之百世之下有功奔特者又何以堪之夫太守公棄從人歸于廟則後日無秫秋能禁樵採不禁則其勢不至於盡平不已盖廟既屬之他人則異姓即繫其手故也忠壯公廟戶不正其籍則後日私鬻私租莫與沮則其勢不至於盡絕不已蓋人既入于廟中則廟中舊產即其已物故也夫以程氏先世體魄之所藏香火之所奉廟祝一夫使之有餘子孫千人復之不足仁人提腕行道傷嘆然僕逆知其夫不至此極者以執事在上既正其始必成其終念甘棠而羨其勞伐誅蒿而除其害仍舉錯一行人神胥慶而執事陰騭之厚禄位之隆子孫之盛有不可以言贊者矣然族人雖所居有別州異縣之不同然推闕執事以慈祥愷弟之心布忠厚寬大之政皆欲一趣府下望顏色拱起居祝千百歲壽以稱吾民以謝盛德以繼忠于上世僕不使輒故以書先之若太守公墓稱當入于廟忠壯公廟田當正其戶此本執事所具知何俟僕之贅言而中不能不有言者

興祖敬宗之念人心所同天理民彝所繫非敢有私請討亦長風化者之所樂聞而不拒者也干冒威嚴不勝悚仄之至

簡黟縣江尹

侍受教有少事僕近欲編刻二書其一曰新安文獻錄將萃六縣先賢遺文以傳四方其二曰新安程氏統宗世譜將合六縣程氏宗派以傳子孫凡先賢及先世之出於五縣者多已搜訪惟黟尚多遺闕者如黟志先賢有樞密汪公勃與程之先世有顯謨閣學士邁及其從孫少師莊節公叔達兩家必有譜牒家集之類其子孫亦必有庠生儒士之流惟政事之暇不惜一問錄其行實碑誌家傳遺文之屬見寄使此二書者得無遺珠之歎用以成區區敬鄉睦族之志皆威賜也程氏統宗世譜擬在七月一日先行鋟梓早得一人可與言者一來尤感感也

簡德興方尹汝高

僕自會譜以來數有書奉齊長以為悅然自討之一皆先世祠墓見侵於人者不能不求伸于左右爾又討閣下必亮此心言雖多而恥之將不厭乎德興新建族人出于宋端蒙先生之族端蒙老夫公門人也其先世與僕皆共祖忠壯公忠壯有祠在陵墩乎閣有異縣僭越例來往且有誣訴在官惟閣下念先賢之後崇正道而斥異端扶善良而抑姦橫實一族之大幸也遠邇傳播懲勸攸分其於風化將亦不爲無補又不獨為私慶而已

簡婺源陳簡教諭

五汝丞器遠來承華翰多感第行李匆迫只由會悟為歉耳闕里暨明經書院二記不敢以尋常應酬之作例視容別中為之寄上兩處文幣不敢辭闕里別有銀伍兩託二生納上乞轉付本貝兒聊為修葺祠堂之助士齊討樸華聯輝樓記正欲塞責緣未當見舊文帖子竟不能措一詞望另具一紙來亦容與日寄上所借諸譜今一一付還乞照數給與原主疾有下渙餘不及悉

簡太守河汾王公

麥刈已歷三時流光迅速可畏如此頭行務遠餞張檢府來文承惠寄愛厚踰分何德可堪人執在即總當面謝先世廟田遂得清白二程先生祠堂又獲祀典皆左右作興之力也公差吏程智族姪孫因其歸便附此布悃惟情照鑒鑒

寄歐陽大尹子楨書

別後忽暑熱亟甚六月十日始過京師仍舊供職六六而已兩天子祠事已成早晚　命下當付智鏡回遠者貴近者端合刻之流或寬或猛或是或否正論以伸　朝政以肅中外之慶也師報之常不能一一近始識今部進士端謹有學足稱一一雖第先中未由數數晤語茲因家人寧歸敘此奉問起居候謁兵別有修本秋宗祠至山縣無碍者愛不具

簡富溪宗人景崇

別後忽得寇亂甚至今尚未平復盛族衣冠相承文獻不亡自足名世譜之會不會固不足計也若先世文字中書諸牒用之或奉志之類欲求三數篇刻入貽範集雅意以爲何如

與東門四十七叔五十三叔書

又別無一字見寄其勿悵悵因程安歸便附此更有一事相告諸兒女輩多已長成京師貴戚公卿之家多欲結姻但僕意在故鄉遂進進至今望無意一訪先儒官之家次鄉宦之家又次故循之家或求其女或擇其婿務在家門清正容貌端敬偏如所願見見骨肉相與之至情必當不忘矣有可以協力相圖者更有託一二人庶幾易成也

與河南宗人博士通譜書

新安劣宗敏政頓首奉書翰林博士先生宗長侯於閣下雖未始接風采欣諸言有一日之雅然竊自附于同姓之義故輒以書先于執事者惟我程氏自東晉新安太守元譚公以善政為民請留始居歙之篁墩

傳十二世爲梁將軍忠壯公鑑洗以全郡之功廟食鄉邦由是子孫散
處蕃衍支分積久彌盛其在新安者實居他姓十之七然自宋以來各
相爲譜未有會而通之者細惟兩夫子一房實自新安遷中山博野再
遷河南具有典籍可以佐驗迨宋之季伊川先生子孫復從高宗南渡
居池州郡巷新安休寧與陪郭程氏同居互相擇繼當時嘗受恩典又
與朱子通書而伊川子孫復有轉繼明道之後于金陵者今僕所刻貽
範集具載之不待贅也另宗實出陪郭不佞竊有志于譜書又以先世
嘗獲通于兩夫子之裔水木本原之思識不能忘此因郡門族姪御史
宏族孫布政恭適當宦遊中州暇訪貴族支系以歸而嚮務修總譜備
重大未能執筆者久之襄藏居家之暇屏處山中遂發哲於遠近之族
告以會譜之故凡本郡歙休寧祁門婺源績溪黟江湖樂平浮梁德
興貴溪開化淳安來會者四十四房參考訂証踰數閱月始克成編而
貴以適當青房乃知兩夫子之生雖天命眞儒以續聖傳啓來學事出

篁墩文集卷五十二　一八　十二　一冊

非偶然太守忠壯兩公實一時循吏忠臣有大忠烈于鄉邦食報未盡
者或於是乎大發之光遠有耀豈無自乎諸族家以數千百年之譜數
千百人之族傳寫以歲不無訛誤相與仍余刻梓號曰程氏統宗世譜
告于忠壯之廟散諸各房用敦世講蓋僕之初志雖欲收族以自附
于先正而孰意其大有所成使南宗北祖昭穆分明能至此極也哉若
與族人私自慶幸千載一日也茲的貴郡太守何公入　覲南歸寄上
源分一部并貽範集一部奉徽尊郡休寧祠附賢祠亢祭定關所
立尊奉兩夫子之祀歲久傾圮僕與縣侯重加修葺上請于
朝獲登祀典將與嵩洛相望無窮此亦先世之靈忠遠之佚然有非淺
尠所能與力者碑文二紙因便附呈貴宗支系以獻收登未盡者仍法
一一垂示當續附入貽範集中使無遺珠之歎用備一家之書尤所望
也臨風悃然不勝馳仰春寒硯凍未釋作字欠莊統希心照不具

答貴州謝太守文安書

前在故鄉方圖一造山中叅敍不意旌旆遄行竟非所願而僕亦不久
赴京矣南北相望良切耿耿沈知事來必得手書如接顏面又承治郡
之暇留意圖經可謂知所先務迥出流輩之吏遠甚可羨羨　但誤以
刻本重編且以序文見屬僕何敢當來敎又不可虛辱也秪須厚儀不
勝惶愧刻本乃一蒲總志勢宜簡要今閣下欲成一郡之書鋟梓傳後
豈可草草必須以舊志及永樂二年景泰三年官修志書原本見付庶
可參考爲之不然恐取誚大方家有乖雅意而成立公之心亮與僕同
彼必當有書報也觀新志黃州有二程先生子孫入　國朝來科第不
乏此必有譜可據僕前會程氏統宗譜時不知有此一派望一詢之
備錄一本或有遺文遺事併錄見寄使僕所會譜無遺珠之歎實閣下
之惠也新刻程氏貽範集一部寄上引忱會晤未由心照不具

簡復池觀察類道

遠承遣人入京報小女姻事有成并致多貺禮意兼隆重念小女辱歸

篁墩文集卷五十三　一八　十四

幸託高門許禮之餘自毋夫人以下無不樂意但其賦質孱陋姆教生
疎異長者垂念示以敬戒之道俾不失所庶乎成人何思如之遠情所鍾
言弗克既人回專此報謝尚俟舍下人還別有修奉惟順時自愛

答汪巖秀才商

春秋大義在於撥亂近歲試官命題多欲右楚其失不止文字間而已
僕深病此每與知者言之忽得寄來長書正合鄙意間以示館閣諸
公率多嘉歎可見天下理一如此說經之精持論之正若足下在吾鄉可
多得邪更加勉之毋趨時好他日大成未可量也因王汝進士行附此
冗中不盡所欲言幸加愛

與巡撫南畿都憲莆田彭公鳳儀書

奉別以來甚欽修敬每用耿耿側聞受　命總行臺於江南　命下之
日士夫相慶以爲正人秉進治理可期不獨野人有息肩之賀而已僕
數年來喪躬長子上累先公嘉孫之餘舊學荒廢徒廑講席暨嘗係

之大上無補于 增學萬一衙負不可言因便附上問起居并致負愧
秘秋朝覲入 覲當有奉見請教之期餘非書悉惟爲國爲民自愛

簡樂平宗人貢士楷

德望進士處得寄字并家乘讀書石城文乘收訖知貴族長幼清勝可喜去歲失意南歸不及話別至今悵然比日想學益加進多爲吾宗出色一時利鈍固不足計也剛愍公誥詞之類擬增入賠範集中俟劃完別當寄去因德望行便草草附此惟自愛

答富溪宗人景宗書

家門不幸有居濟弟之喪坐此悲慟成疾經時發日以白凡一宗厚契必同此感寄來書多不及裁答然亦悅吾子書辭甚以爲最得我心如所稱刪史記十一字增姓秦六字皆他人所不及知者繼知之亦未必以爲良若也不意宗族中晚得吾子好學精進如此續譜序及諸未作皆可觀但吾鄉詩文自爲一家多不肯宗韓歐及唐宋故文體小局格下此可與知者道耳先達如汪浮溪羅鄂州方可師除此二家外近世惟宗老野南趙東山兩人耳以吾子向進不已故傾倒言之聞得洺水全集若中有內外制乞錄出見寄今尊先生索梅友詩及富溪八景詩情思於邑中多未及作尚俟後來惟心照不一

簡徐州同知宗姪孫玉

匆匆不能盡久闊之情登舟快然如有所失今日已抵泗亭矣寄還二詩其一游桓山者可刻刻之亦以見一時盛集周中允先生一兩日間必至彭城當一款送且道予沿途相候之意但恐天寒河凍復命太遲故不能久留滯爾朱太守處轉致謝雖予亦有書附歸諱也

與提學司馬侍御通伯書

病別不覺寒暑時見熟友朋之思與停雲俱南第匆匆不得佳趣寫此來意深歉僕自今春以來承之謬兼領史局雖然日從事簡編然所得倡簽簿從遊然不復可追有愧故人多矣閣下在南畿既久聲聞益

聞宋子所謂始而排中而疑終而大服真儒者之效亦可見洙水之遺教未泯也是可賀矣因禮部司務方君南歸附此問起居方君僕親家去不以罪士論多惜之其二子經綸學業頗成得並加與進少慰其落落之懷則彼拜恩遜與僕等矣會晤何時惟爲道珍重

簡汪琫器

到京不久即得所寄書及東布兩端故鄉之意豈餘子可及僕來時令兄亦有書寄足下今以付盛价史主事已相見亦盛稱足下好處曆貝外未行候議開並後得 勑乃東行上等貂鼠皮煩尋六張或者六張并價值見寄一一奉酬計不有誤盛暑兄暖移居匆匆不盡所欲言

簡謝昌山人

久不得消息何以聞在青齊間不審此時曾過江否故司徒黃公之子及張狀元同寅喪母俱嘗託書轉達欲請閩南江右一行亦不審果如彼願否也禮部徐亞卿先生於僕有詞林之舊因彼夫人之喪又託一言先賢者於仁人孝子之心必不忍負也書至幸即命駕爲之允中不盡所欲言

簡蔡修來進士

不幸聞先叔之訃不得置一辭爲別此情缺然前所告饒州儒者有王宗植居歙之王村有程隱程克居休寧之汊口有程賁居婺源之高安皆可備蔡述有汪道全居婺源之大坂可備繕寫餘亦非僕所知也

寄閑老壽兄先生書

宅上人還嘗附上起居並因訓導仇潼拜掃東歸託書爲先容潼家當川博學能文素有志操寧老先生貴鄉佳士且素慕動德之盛欲候石屏一覲幸來別無干請望少遂其願見之心俾學之幸非言可喻

簡唐侍御希愷

三先生集序五七年前所成爲此歸舟中考據頗詳煩使令爲之亦無如此心力矣家家取冊三得之喜從披誦一過恍如隔世因動入近事

録呈自顧疏陋實不足以增輝光延姑少見其景慕而已

答汉口宗人志端

承寄書及東山集二冊收訖所託選承德堂文及武堂世忠祠汉南吟藁和朔鎮亭四華入縣志但此志重勘未完脩後门當附入用副雅意其餘詩文恐不能復增矣新屯寺僧所託記文已成數語付南山巷僧雲清轉附相見幸一語之所餽禮收訖道遠不能辭也因亡弟之喪悄緒憂戚草草布此惟心照

簡山斗族姪孫天相

屢蒙寄書及佳墨孔多愧無可答也因舍下人還附此足下方妙年又無公家力役之征惟勉學以副一宗之望為佳筠實靜謹之名當不在簡積中兄弟近日如何亦都無一字相及見時幸一致意

與刑部尚書盱江何公簡

程本邑名在長安之北文王為西伯時居之後徙豐而以其地封大司馬休父為程伯蓋程得姓之始也考汲書文王有程寤之篇而亡其文意寤者省躬之義也以文王大聖人猶不忘乎省躬而況末學哉走不佞竊敢以寤名進修之齋自附于公明儀之後敢乞一言記之使有所持循以不昧于成德之歸先生之賜大矣

簡強憲副廷貴

恭諗榮授 恩命進副憲臺初政清明士類胥慶豈特同鄉同年之光而已況憲車既東風裁加倍益見君子所養非常情可及也僕供奉之餘學不加進無足為道因便附上起居兼致賀忱惟自玉以膺多祉不宣

與陶老壽光先生書

遂家師會遣人賜詩兩篇不勝感荷其往生初欲得教誨一兩言今許與過望益增慚感謹付襲珍藏用夸子孫豈敢輕出示人以褻長者之賜恭審來人道體安和欣慰無量伏冀侍 講筵幸蹈老先生之後塵雖附蠅驥終無能絲毫之補 聖學慚悚而已朝報三十一紙附上老先生幽處林下熟覽君體國之誠義當有同其休戚者伏惟台察

簡劉貢魁泐利見仲

變化之初公論大出起舊之禮殆在旦夕但前此及近時人言猶大可畏僕素受教門下亦濫在議中可畏尤甚因當時歸便附此所冀賢昆仲益加謹畏庶副所望此固高明所素有者亦致夫千里之意而已不罪萬萬

簡禮部尚書瓊山丘公

蒙先生厚賚雖骨肉無以踰此第恨無受教之期孤陋終身為長者之玷然修身補過不敢自棄其平生則此志固不衰也細思歐公朱子所居之位不同故所處亦異蓋歐公身在侍從上有英宗魏公故力辨將白文公小臣生死在人掌握豈可以遊戲而試既檗不測之淵此大賢善於處變亦其學識所至生固不敢上擬然生上有七十二歲之母下有十三歲之子一世三人幸天子大恩俾歸田里舍此捨喻不加誅竄虞貴出望外夫復何言蓋生之愚見如此因一貲于先生之前三五日出城不敢拜辭仰惟為道自重不具

簡李學士世賢

寺中檢點舊所錄成往來聯句記當時曾各奉分四韻至今零落不成卷故猶懸衡元若遂已作古中人而僕亦將歸老林下矣敢奉元韻乞齋居暇日煩為補思仍作當時語每韻少得四句以補完此卷使山中人與時賢玩作如帝都風物之盛而一時朋遊存沒離合之感 實有繫於停雲之思亦非徒作觴詠公案而已惟不以為擾間循適大契 而置之為佳

簡靜上人

毅承惠待采乂於僧攜日饕撥成右琴而歸入封中附往句曆出但
彼付由復令用古人摘句例附律效是又成此帝訶並録用顧書付不
入森此歸林門把玩如得清風也

慰余寶貢士簡

潞河舟次忽聞先公之喪為之愕然　朝廷柱石當得幾人僕華歸休亦恃有吾人在位得以藉庇為林下幸民何天不弔而奪之速耶臨風悵涕不能已已粗弟一端少厄凡瓣香之敬舊詩一章不敢比于捐翊之亞卒一隊而焚之用僅公之雅命云爾相見無期惟節哀襄事以副知者之望

與河間太守謝公道與書

昨在舟中談及鄉賢祠事聞之欣然欲為之此亦一郡之幸舟中不揣孟浪輒告以數端屬君訂之河閒鄉賢五人以功忠著稱于河閒者十三人合於祭法所謂有功于民以死勤事及鄉先生殁而祭于社者因錄其大

〔篁墩文集　卷五十三〕　一八　十九

略親書附上專使奉有成使先正得表章之矣後學有觀感之益吏民長志厚之風其為關繫甚大在於瀛州屬縣鄉賢名宦在常州若董相仲舒在命州若張文節公及　本朝王忠肅公之類尚多自當依例舉行各為其鄉之重郡閒不能兼祀也祠立之後仍得宗伯丘公少宰楊公一記成幾百世之下知此邦政繫自閣下始後來者宜踵刻之閣下縱不以此為名然所以繫甘棠之思者豈有窮已哉旅次匆匆恕未能上副雅志更加詳訂可也

復族人祖援

承累寄書及孫汝山先生詩一册附以吳綿欲予作跋汝楨照可祭也亡兒之喪禮承縱時許一宗厚矣恐以此成令堂孫人節孝之旌聞溥然有司上聞行蒙取勘亦曾贊一辭並吾君付廷貢士轉詳匾也因令下人送帶之附此惟必照不悉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五十三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五十四

書簡

與林諭德亨大書

奉别後以三月七日抵青縣由滹沱北上至河間謁辭先壟覲故朋友弟欲買田築室留居第先人丘墓在江南固辭而行廿五日抵滄州會妹壻守備趙璞千戶尾舟送至新橋因其入京之便專此布達知尊兄必懸懸于不肖者康伯世賢二先生不及另書同此申意餘多不敢遍聞也趙千戶謹飭好學進見之際乞垂教念凡百得時加青目尤荷推愛

簡趙郎中夢麟

南歸道京口甚欲一見不意有金陵之行嘗一造問令郎輩無一人在悵怏不已縣候為公請登焦山訪甘露歸過海岳庵遺墟歸然知所謂愛山之亭者必在其下思與吾夢麟共舉一觴盡林壑之勝不可得也

〔篁墩文集　卷五十四〕　一一

愛山亭卷無興不能執筆姑歸山中俟他日寄上或可訂林泉訪舊之約舟行匆匆不盡所欲言幸心照

簡舟徒王尹公濟

南歸五日前行李匆匆之甚尚為西山一行往返得詩十首因閱舊稿録上公濟契兄使知僕平日之迂以緩為急至於如此又聞公濟亦嘗往遊如有所得不吝寫示以增野人臥遊之興何如

簡錢宗甫御醫

南歸欲得一晃不意往錫弟君必有所遇且有所聞也在潞河建旅嘗為人題老子出關圖因輒書以識留別之意僕人言稍静當黃冠野服命棹訪君以叩所欲聞者餘不一一

簡錫山致政秦方伯廷韶

頃歸時復承賠言以叙間闊不意自潞河與廿賓庶子相失沿途相尾不能復合心旌悒悒夜至錫山得胡榮尹言世賓在姑蘇相候甚久方

欲去之以是即放舟行不得相別雖往來過往姑蘇而世賞訪友常熟未歸坐是又中悔不能自制以一札為感伊生離合不可預料如此鳳進士來知惟思勤紙因其行附此數則向與從杜諸君子各得珠玉一一篇為林壑之光順附之來達願奉詠且如樓子來聆餘論何快如之相作兩紙附上求教餘不一一

與姑蘇沈啓南書

累年闊別甚欲一見以寫所懷不意舟次吳門匆匆竟不得一面人生離合不偶如此聞是日到舟值蔣令君在坐而去不勝悵然繼聞君謙儀曹誦左右見贈佳作有人從今日去雨到數時晴之句亦甚欲請書為行李之重不可得也過吳江得一絕寄上未審達否今重録去並數年來欲求大筆一二亦增蓬壁因循迨今家兒傚放南歸分為世棄雖有登臨之興又恐側目者未已累及溪山意惟閉門翻讀修身補過為宜然溪山之樂不可孤也敢靳以請于左右倘肯惠臨不惜一揮寸之勞使是不出戶而得大觀時加觴詠以了餘生則先生之惠大矣前一疋可備四段謹託汪珠若鄉兄寄上外粗帶兩端墨一觔蒼草一束少伸遠意深愧不腆幸自入餘惟保圖以慰林壑不具

與司馬侍御通伯書

自會宣溪即聞登臨倡和之盛恨不及一與其間分半席以佰倒壑之懷而篇翰所至絕不見及頃以為訝至嘉興始得揭名簡末乃知高明終不忘故人非淺淺者可識前此嘗有兩劄亦頗自識其獨造之趣未審達否然其間又或為故人所迫有覬纏于行畫知高明者必能察之非塵外人喜事至此稽山鑑水之約獨與宣溪又不知如僕者可人社否亦當命棹蓑笠以從討不見拒但閣下方以憂時澤物為志又屢有大論達于 朝士望彌重恐不能遂所圖耳舟行匆匆殊不盡所欲言行部之暇咳唾之餘製作當益盛能擬一二見惠望外之幸也與廣詠西中遊覽泛溪三詩附上

與李尚寶士欽書

歌別以來不覺兩月餘途次毗北上者多值醉中不得具書敘謝此心未始不在左右伏念區區妄庸分為世所共棄旅行之日蒙攜㕮琳思與高師水工為伍不識故人何以得知沿途得候數未能擁至河閘幾為貌故所留且為書冊藥室之計因辭而南自淮渡江日有登臨之縣無還不絕至姑蘇始與世賞相見後若並聚留五日乘夜解舟而逸追者直過黃岡涇五月二日抵錢塘次日過吳推府北行自云南陽域人因使附此錢塘諸公方為訂遊賞之約力阻江上之舟行期尚不知在何日然每過舟中稍閑即編占續詩約已成卷但欠一録到家續即附上章懇稽遲老毋及堂姊壽于安好與業居無異六姊自辭乳毋益壯不勞念及几京中故舊多不敢通書亮不為簡淩老先生壁全姊夫姊兄老先生及思度兄仲同此拜意

與嚴州李太守叔欽書

承使重勤釣臺集并索題跋到家匆匆未能奉復近稍涼始克為之謹以詣書泰封舊本就加補綴使便於刊者其節目悉具于後幸依此一一增損補足雖未免有掛漏之失然亦自可觀矣若早擬刊補訖工畢多印數本見惠仍先發一本送提學鄞憲副先生處若過蕭未亦當以此見託也計舊板原者增者不過四十葉用工不多倘一時伴幹既併克仍發還所勘本此間投假亦大費力別無副本故也相去燕遠未審象晤之期惟心照

淳安志有錢融堂先生墓表乃元縣尉鄭君千齡所作鄭君贊鄉老儒此文甚有發揮借其為人刪節不全敢煩一訪録寄幸甚又此志武庫吳公所編其家或有完本倘一詢之亦無幾有補

簡致政于衛尹景暘

林下之人能念林下之人禮意勤惓近所未有秋別後[illegible]

如千所失例僕病歸甚欲斂跡以避側目者之下石不謂潛迹故人猶有加於前第觴詠之間不無傾倒然其臨別丁寧保重之言謹佩服笑相見相知有語及者幸道僕感　恩思過之意庶獲從執事者少余耕釣之樂於江湖之間以畢餘生也謹詩數章附上求教

答姑蘇劉惟之簡

鄉人自吳中回得手書併作彼詩之際如見故人傾談笑覺日升得石田詩及雲壑山房設客愁樹增重入夜秋聲滿竹樹閒疑助予之意懽吟諷何其快哉閒欲至山鄉把紫陽之秀對綠水之清晏坐樵漁以發長思但吳郡所産不過斑筍紫菱石雞沙鰕之流不能與吳品角萬一愁揮以供大嚼爲媿耳冬後果來當挐小舟下桐江泊釣臺以俟

簡李尚寶士欽論古穰續集

家以先集續編見委十餘年雖生殘冗之故其實前年與智孫李未加進不敢當李瀆之責而督促之勤又不敢控辭以取違玩之罪自去歲

以來舟中稍閒便加算理直抵於山雖人事侵擾日不暇給然此心此力未始一刻忘之也因唐侍御入京託轉寄上不意渠以親老行遲故付舍姪賓舉入納上是所編彙之意詳具于後

一今編次爲二十卷其紙板多寡不勻蓋以續集爲名示當有俟增之意且附錄中及制誥文字之類亦不當取足於此名門積慶類綾相承實比玉名位進進未已恐此所存板數尚不能盡耳此亦區區之意也

一當時所作行狀多從年譜近細閑之絕不可遺因重整潤於閒增損頗當用意蓋古人作名臣狀志書大畧小俱有義例僕雖淺過竊欲效之故於此用工月餘自謂平生止作得此一篇文字欲求知于九京不審高明以爲何如

一家集所載文字雖多其可傳者悉不出此古人文字不貴以多爲勝今訂去者幸勿用憚

一附錄制誥等項文字皆書名示尊君也

一參議憲使誥勑亦入附錄中以在家譜後故也

一今集中有大書年月及此間無所考者舉一二然補

一先祖碑文中世系大明亦重登一板在後者刻入雜錄時舉學一刊賓欲借重名世之文託以不朽千萬桂意

與尚書瓊山丘公

自奉別以來遠托雲庇粗安耕鑿之餘溫習舊業東坡謂如原是嶺南士人者況生當桑梓之鄉奉萩水之懽其感仰
聖恩非言可盡惟夜檢紫垣以祝萬壽少竭畎畝之衷耳通貴往來自榮鄉者皆不敢通書恐不足者轉相疑忌是以長者之前久缺起居訃仁人往度必加亮察因劉掌教有斯文之好蘇此貢誠生獎居在都城者已獲傳矣目下亦將遣人入京取價爲糊口之資別當奉狀惟爲道珍重以副後學之望

與建陽宋博士簡

一別許時殊不知動履何似族姪得志來知時有過從之益甚慰因便附此引恍向聞文公先生有建試策尚在倘錄一本見寄用資後學家頃爲患大兵山中之物俏檢墨二筠聊奉文府之需會晤未期幸爲道自愛

與楊儀曹君謙書

奉別以來託庇粗安第初至家人事擾擾絕不得溫習舊業以畢所欲爲者殊憾故人鍛吟歲殺室山中約同志一二人相與討論庶可得尔比日想文祺佳勝著述之功益有次第可喜恨道遠不得面叩所欲言者因族姪文傑去便草草布悰向託錄頭于知吉千萬付來用慰渴想如未借錄文傑頗亦知書且往松江空理就付一簡與之俾徑詣處書者得錄一本亦大幸也弔伐錄二冊奉上用備金小史未錄餘書錄各未完續當寄奉璧二匣備賦秋色何來惟爲道自愛

與南京禮部尚書[illegible]書

僕不佞從先生之後二十餘年[illegible]以歸分當竄擯循
天子至仁元老舊愛推作選歸鄉來老母以居感感恩撫躬省循而已
終足為道惟是舊僚在部中者尚有五十餘石皆缺／恩以養不才者皆
令家人程安齎僚帖上謝惟先生終惠之贍及老稚為幸大矣天氣漸
暄仰冀為斯文保重不具

與金希僚汪朝真簡

昨承召趨于壇延預飲食之列即令趨走執事長者之側以聽教不謂
置之上坐俾與賓客相抗此何禮也忽桑梓之恭增其驕泰不遜之罪
豈愛人以德之意猶中得之無任慚悔為此專書請過仍希宣謝在席
諸君子使知僕之不敢自安者將圖自文于後來以贖此失教之罪也
千萬見察

與張費等建祥書

〈寶泉文集卷五十四〉一八六 一萬

不才之人世所共棄先生獨惓惓賜慰若以為可教者此豈有所左右
而然哉第僕行践業荒不足上副興進之意然溫習舊學以畢餘生以
求無愧者亦不敢不自勉也洽司訓來承手書示及拜受感感聞有歸
志亦欲一至樊鄉謁紫陽夫子祠倘有先聞即當挈舟下桐江奉迎從
者比日想南都事竣入覲已久幸為道自愛

答林諭德亨大書

自抵山鄉去國不啻五千里之遠乎歲之間三辱手教不啻職務匆劇
之時情意諄複乃至於此披誦再三愧感交集況山間日久漁租田課
之外耳無聞目無見屢飛新聞知
聖政日新此身熙然如在虞周之野恨不能為康衢之謠翕風之詩以
仰答漸被之化惟北向加額而已鏡川少宰及桑懋本常吹賢院長相
繼淪謝何吾黨不幸若此然伯常亞卿及建言司成拜綱副憲以次擢
用又不能不為吾道[illegible]之餘一何不敢通書京師三先生之

前欲致遠忱於作復止意平生故人必不以此相責延得先生有書
及問欲取道新安目候山中未衞眞雅又之乃知抵家一日即旋掃北
上矣不獲請益無任悃然贅之曰川尚維三先生亦家記憶總乞便中
稱僕致謝感感樊令秋莅官南山嶽水之餘游習舊業甚樂第不堪抱
鳴女之嘆豈天亦以僕之懸致刻求獻而然邪大都年月在樊府未期
治才惠政近世所未有不意遽去大失一郡之望嘗以四詩奉餞計必
上徹尊視矣新歲惟德尊尊上復惟為道自愛以慰斯文不宣

與成都太守汪貌家文璩書

伏自奉別都城不覺四五年矣
聖皇御極庶政維新進縉紳符少慊士望然又當歲荒民困艱極甚之時
規措有方活民無算為遠交達傳聞四方知正人君子隨所至而有益
于人國如此矧在桑梓知愛之末且託有同榜交承之契欽羨企慕當
如何哉然區區所望于閣下者勳名德業又未敢取足於此也不揣非
分思以小兒壎締好門下嘗託羅訓導士昆仲致辭若又未有開為

〈寶泉文集卷五十四〉一八七 等

詎意不才職守無狀上勤臺議衆惡交歸倚蒙
大恩不加竄殛得奉老母生還故山而向平婚嫁之累不可遁也冊託
于丈達户侯愿于使府始知仁人不棄賜以諾書又承三位令弟儀書
特頒庚帖奉還吳止歡動寒宗成數百年兩姓世好雖緣本會實出尊
成感激之深引領西望而已因文明通守鄉兄行便冒昧肅書陳謝萬
一惟時中秋仰祈保嗇以迓多福不勝悚慄之至

與縣令辭鄉飲書

辱承寵招俾就鄉飲之列深感盛意重惟鄉飲之禮所以尊高年敬有
德示風勸于一鄉自古聖王莫不重之而國朝尤望賢大夫奉行著
所當謹也僕職守無狀行践業荒不得比于高年之將與為人後之
家
主上大恩不加竄殛但使歸耕故山修身補過以畢餘生為幸大矣豈

可觀顧自置于尊俎之間，澗禮樂之器，會犯先王之令典，以勸鄉評而獲罪于名教哉。為是不敢上徇雅命，專此奉辭，惟亮察者恕之。

與仇訓導東之簡

去京日荷高文見贈，林壑之間每與家板誦，如見故人，不能無停雲之感。僕自奉母抵家，甚無但親故與族過從，無虛日，數為酒困，投閒得恬，又自可笑。擬今冬於黃山中溫習舊業，宗經汗漫，讀以畢餘生，他無足道者。因張令君行便，草草布懷，會晤無期，惟自愛以慰遠想。不具。

與李尚賓士欽書

嬰孫請印史北上，曾附一書，計達左右矣。緬惟在[illegible][illegible]鈞稱，俎豆為僕便。奉親讀書課耕之餘，遠託雲庇甚安，惟人事往還頗勞，擬今冬築室山中，庶多病之軀，以獲閒靜之樂。所交古哲精集編完付梓，布凱[illegible]衣附上。更有懇者，舉事於六月廿六日，將汪文衢太守之女，不及遠請。偶諭貴宗良英亮在室，視不加，尚貧，量姻及六姊俱好，亦漸忘其在山翁笑。遐邇及二兒璠、銓學亦大進，所[illegible]在家，行婚，兼令孫子增好，執同宗子弟十餘人讀書其間。僕觀課之暇，句中年始為學究，亦有餘味，并發一笑。新開溪解，地不得後中音，純白尚文，未及敏聰，弟兵斯乞轉與一道。平安，因汪廷訊親家入京，便寄此中起居之況。時在水南山齋，勿勿，仰惟情照，不宣。

簡朱博士

次別不審動履何似。因鄉友詹林中入闈，附此起居，并有所告：林下無事，閱先儒有程朱氏錄一書，將重編刻行，欲求文公先生諸子諸孫適用諸牒行實、譜記、文字及世系之略，輯載其間，以見聖賢世系之長，俾後學有所觀仰，念來不獨為桑梓之光而已。就煩存中錄寄，亮不外也。道遠惟自愛，以幸斯文。不具。

簡汪僉憲從仁

碑之之人上煩彙評衛

先子大恩不加寵，題碑，發奉要還，絲帳隆之[illegible]以柳景垣以祝嘗而已。抵家後，承令伯鄰斗先生不棄，許令姪女之好，得託高門為幸。僕萬幸，比承庭必自有書，不敢瑣瀆，因便輒附起居之誠。外裝講世儒先生處一書，煩轉致之。舊見江右二司有太極圖、歷代傳授統系圖、甲子歷年圖三板，遇便乞印惠三五紙，以貽山房。又[illegible]陵在宋末有平物遊先生，諱炎午，字鼎翁，其詩文號吾汶藁，所居與殿講相近，亦欲託偕抄一本見寄，余有所考也。行部至日，不吝一訪為佳。

復程定山年兄書

僕不佞，託在同年之契，于左右幾三十年于今矣。宦途碌碌，不能以時上起居，請教益，為罪實深。恐放逐，省循而已。鄉人吳以時來，承手書，侍東兄適在病中，奉誦再三，不覺沉痾去體，相念之意，其何能忘。仰惟數事里居以來，玩心高明，所養益充，而守益固，無用猶仰思一造定山，聆一言之誨，而抱疾連年，願莫遂也。僕所常居在南山，有竹院數間，奖鄉友朋若鄭道里、汪進之輩，每每相過，道說事，欲為黃山之遊，鼻亦何似。倘有先辭，即當舉舟下桐江，或杖策走定陵相迓，使窮鄉後進得一望大君子之儀刑，脫去凡近，以進于道，先生之賜大矣。今歲病愈，始能備和一章，因學生汪[illegible]赴試，敢此并往，臨風悵然，無任馳情。惟為道自愛，以副斯文，暴望不宣。

復李賓之學士

遂承慰問，值大病餘，未由裁答，秉懷耿耿。其般生一書，又屢轉經歲始獲奉教，然譚禎之情，拜受多矣。鄉友汪循上科貢，越實肯用力于學問，嘗往拜定山，且游於先生門下，士意以未獲齊拜左右為歉，託書為先容，并此布之。僕病後氣雅更甚，一日筆研都廢，亦幸故人心知，當有以亮其不恭之罪耳。

與謝鳴治祭酒書

僕抱憂經歲，近幸稍愈，然氣體衰耗，承乏任華則之勞，奉觀之餘，終日

兀坐而已往者叩爾雅諸書多錯誤乃所謂者不能讀耳朱子周易本義分千張者當時不能印得茲因鄉試都爲高僧攜去便託寄上希望之賢乞分付轉印一部付來不勝欲覽病中門生輩兼刻一書敢求正於有道千萬示誨如以爲不可當毀其板別圖長益於晚歲也感二勿俯纖遠地相與惟為道自重

復焦孟陽書賓長

不才爲故人之拙無可言惟是病體支持度日三好所是妻子亦將抱病所謂簡用之樂叢壑之趣皆不能辦范忠貞就府治聲渡江發舟乃語家人曰此亦蔡京所為乎殊可使人發一笑也士敬相顧山中道及尊兄致意且荷手書詢教辭複複誦再三如接年來聚緒論停雲之思不勝懸然惟尊兄平昔抱負過人雖暫歸而所養益充況有鄉衮何患公論不伸林下鄙人當拭目以俟吾道之行也小書一冊俯鑑乞痛加刪抹別圖請益幸心照不具

復柳邦用太守

家居患難山中觀課耕之餘省循而已比蒙教來承惠手書及先聖出處圖本誦再三教愛之意頗受無量非同年契分何以及此因便附問少致謝忱弟抱病經歲近方稍愈尚未敢親筆削之事乎手此代簡大莊乞鑑恕不具

與婁克讓方伯書

不才爲同年之玷荷
天子大恩不加貶逐但俾去歸其鄉奉親課耕之餘省循而已第賦質孱弱疾狀相仍勤經歲年舉而苟活髮白益白氣血衰耗有加無溫習舊業求不負其平生所持以見父師于地下者亦不敢不自勉也遠聞正位方伯吾道之行將大有望於執事亦將不得辭使儒者所得稍獲見於世而爲斯民之福非大幸歟僕小兒憲結姻于成都太守汪公相望萬然而子女俱長日夜縈心不能已已用是敢以書託于執事而容考續一行因了此願則僕可以遂稱家累畢力于簡用同史之問侯閣下功成里居或有幽衣請益之辛而不終為棄人於斯世所祈賜也江山阻脩情莫能極惟俯垂鑒念而已小書三冊附上請教不惜痛加指摘尤見教愛也

與歐陽子相侍御書

南歸踰年聞左右昌言于 拜大尉士望焉歸有按蜀之行私計桐鄉舍旁尤惟謁叢節臨時或有便道奉晤之期也所以而病中連得手教奉故舊之念如挹牛采不覺沉痾去體蓋僕自去春抱恙危而獲愈者甚三氣血衰耗日甚一日所謂林壑之趣簡用之樂皆不能辦悵負初心無可言者因侍御吳大人行便草此布忱并有一事相告小兒聘成都太守汪公之女年已長成未得畢姻汪公聞已三載得准給由一行庶充其然此必仗萬壹之力故敢冒昧上瀆感德之私非言可喻病中門生輩刻得二小書附上求教惟心照不宣

復丁玉夫通判

凌本寄書啟問情意殷殷故雖在病中不能裁答於心缺然亦不意賤疾至今猶未能出生之不辰無足道者因便附此以伸謝誠且有所請貴治玉山在宋有端明學士汪應辰先生最為朱子禮重聞有文集一部乞訪其家錄以見許用備參閱此皆故人大惠或云汪公鉛山人病中未得親考乎弟代書欠莊乞鑑照不具

簡故弋陽黃憲使子

僕平日蒙老先生教愛最厚屏居山中莫聞捐館之期遂失弔唁之禮悵負多矣乃承致書并奉果見愍故舊之情感然且以哀詞爲託禮當為之第久病之餘未能振筆候賤疾小愈當勉爲一通少見懷賢悼往不能自已之誠一因令姪回草草奉復病中手弟代書欠莊乞心照不具

與伯大器郡侯書

小僕兆回得奉十書如挾手來病中不勝欣慰僕病已脫體尚未敢出此近物來褒然足為道藐究知縣白符只以如之予僕之表弟從僕讀哥初仕大縣才實不堪非得行道稍力慮教必至顛躋為此敢告于記室雜臨府官處須得分付一言先見督責尤為至幸病中已無意世事惟此尚縈懷抱計左右必能念之維時冬寒乞自愛以副重望不宣倘有再賢有哉之舉得易山中一縣與僕稍近且老母得以相聞此又出于望外總乞心照幸甚

簡李宗仁太守

前聞小有貴恙計已平復昨日李秀才來方知其詳恨在病中不得趨問尚祈珍攝以慰赤子之望用藥尤宜斟酌大抵世醫喜溢補之劑僕為所誤以至於此故敢奉告惟心照不具

復羅明仲貢西長

久不廢聽教示寒日甚此者承任作遠寄病中未能無任馳想所不敢愧故人者惟有此心而已因便布此并將和一章少寄嚮仰之忱耳照亮〻

簡蕭文明同守

僕大病經年近方稍復命氣猶衰耗然復日益白奉親課耕之餘無足道者惟得雲之思不能忘顧嘗欲附去幾何而音問闊踈若此不能不令人悵惘也白紙十二幅公暇求一揮之昔人有蟠擬而念頭風觀輞川圖而愈疾者區〻之望是不能不有望乎左右會晤無期聊修一寄

簡沈石田

子璣鄉契過山中知有吳下之行且將身訪石田聊此上問起居託請任製今四年矣豈獨以為俗士不足當無聲之詩邪抑或以為稍有知故非得意者不欲俾界也子璣將果得叩門不識先生何以處之耳〻布此幸賜一咲

復李宗仁太守書

承手教見示欲於迎春之日罷無益之戲別作二十四孝詩詞俾民歌之足見高明過人遠甚因伏念我

太宗皇帝御製孝順孝實一書正要四方家傳人誦奈何世遠教弛絕無往心者若賢侯有意迪民必當以此為首況茲歲抄多病詢才縱使竭力有作豈能出此但二十四孝人習知之名載事實僅十六人今於事實中別採八人足之其所絕句凡平入者為詩亦入者可惟南曲天下樂音調天下樂之名尤美遊此三五月內令民相肄變鄙陋之俗為正大之歸則賢侯奉宣

聖訓惠迪我山鄉之人厥功大矣新增八人者江華辟包小學之所取者杏道總壽孫出于休欽尤易感人二十四孝中婦女見錄者二人事實中亦只存一人今增者三叔先李氏張氏陳氏附于女均被觀感之化理不可偏廢也絕句內有二處詩皆平入宜略加移易庶可叶調其詳已語族姪孫材俾一〻申覆惟冀照不宣

與致政汪世行縣尹書

走從諸鄉戚之好于左右者有年矣雖力學勤〻思有所立以求無愧于先人顧其才質庸猥遂用頗躓加以疾病仍然尤纖作宜若忍聽少徇可以遠矣然秉禮守道慕古尚賢之迂蓋猶前日不敢以難棄而廢也用是輒有請于左右小兒撫年及成人將以是月十八日加冠于首禮必有長者主其事庶幾可以徹惠而成禮然一鄉長者孰有踰乎左右哉倘蒙惠然俯臨為之重豈為兒子所感無有窮已且使觀者有所取法因以廣禮教于一鄉豈非君子之嘉賜哉專人布達仰乞尊照不宣

簡劉南金司務

僕自南歸即抱病連歲頗危再三年而苟活奉親課耕之餘無可道者今春忽聞老先生訃音為之驚怛痛哭不能已〻繼又聞汝利不幸何天恨施之遊乃至於此但所居萬山中離府尚一日之程絕無便人無

由致莫貧愧萬千其文甯成則已半歲餘矣茲因本縣楊稅掌者續北行專託附上僕病後百事皆廢道遠又無可寄者帶一端少充賀儀幸目入餘惟節哀順變以俟天定不宣

簡陸文量參政

叢在抱病家以所愛甫至集兒寄伻為移心之具非相念之深何以及此因遂寘之床頭坐卧與俱但浮穢之久不能與天隨于神交上下于雲水間耳賤體今歲稍勝然猶懔ミ懼其復作未老而衰固應亦也因族姪行便草ミ布謝向曾約和村字韻兩絕病中有人借看失之不勝悵然筆字韻詩雖存亦欲少叙數韻以論觀者今寄奉一幅不惜一揮見寄用貴山房翅首拜嘉過鼎呂之重矣天氣向寒惟自愛以副遠想不具

簡提學王明仲侍御

昨承左顧獲聞高論半日不覺沉痾去體所愧病懶不能養典籍送以盡區ミ負罪ミ ミ服蒙手拙寫壞佳卷兄孔陽畏友實之作家以此相雜誠大不倫姑以塞命則之可也猿鹿之蹤日遠後晤難期尚為斯文倍萬保啬

〔全王鏊文集卷五十四〕

復周仲瞻光祿

屏居山間幾與世隔于期來過承書問非通家契厚念不及此披誦不勝愴恩所需先公行狀當時成于倉卒殊不愜意更須大筆整過為佳病後血氣衰減筆硯都廢未能親書託人錄上草ミ欠莊惟心照不具

與李士敬錦衣書

僕大病幾兩年今年獲愈康七來忽得手書且承開三叔奄棄之速愚夫婦不勝驚悼道遠無由奔弔寄上粗幣一端少見下情病後不能作祭文惟北向引慟而已士重賢舅前同此拜意先太師得列祀典此名臣積善之徵公論久而益明也聞欲取道山鄉拟攜子北上骨肉至情於此見之日夕引領奉候車騎病來不敢多作字惟心照幸ミ

與謝丁齋翰同知

側聞令堂先太夫人違養計左右哀苦何以堪處無之道遠不克以將敬慙負罪ミ ミ茲因獎那儒學生汪浩上謁謹附上粗幣一端少充奠儀仰冀鑒就庶納僕自歸以來連年他病卒而不死筆研都廢且值歲荒課耕度日無可為娛入道者甚其皆向學無師傅以是託書為先容望禮之餘開導一二俾瀛往得師而餘波足以溉鄉士為幸大矣維時炎暑千萬節哀順變以副 衰眷不宣

與鄭萬里知舍

逕承之來承惠擬所定禮計數受丈中所論太守公欲刻新安文獻志云已一再言之似有必成之舉此乃一郡盛事僕嘗別為一序以明督太守素年先哲與文章爭之功但此書僕用工二三十年別無他本又未得親會以決其事用是不敢盡發ミ去日錄并事略二冊可送則送須不使吾書有欲借不復之嘆乃為佳耳又聞欲梓徽州府總志此亦一大事僕往時嘗有志於此蓋朱大同先生所修者出於 國初倉卒之際不惟山川古跡事多遺缺至於名臣賢士有勳業文章節義者今讀其傳及若庸常之流至於不當書者郡又繁冗每不欲觀之厭其失倫也若太守公有意於此必須盡收六縣新舊志仍令各縣各里稱者儒一二人廣收博采盡數寫出然後精擇而去取之庶可傳遠若止據舊本恐勞工費可惜又者鄉人多稱羅鄂州新安志謂無一字可動僕初意亦然後諦觀鄂州文字誠不可及至於叙事則其間大有可憾者蓋鄂州父尚書公本出秦檜門下故於吾郡名人如王俞為王黼所嫉黃樣先為蔡京所害胡舜陟為秦檜所殺皆諱而不書後來方虛谷洪夫稍稍辨之僕聞已收入文獻志中然大同先生總志悉仍其舊則總志豈可不一整之而遽刻哉僕大病後凡此等事皆已束之高閣因論及之又不覺忉忉至此殊可笑也承之暫歸第ミ布復惟情照不具

〔全王鏊文集卷五十四〕

復司馬通伯憲副書

伏承手教示及屢辱數處乃到山齋坐失不得以時救上今茲所得專翰則李大守專人送至且云來使歸速始欲一亦所懷而病後血氣衰減筆研都廢將書復止者亦三然意數轉頓衰不得不少申一二僕自歸山連歲抱病至庚戌夏秋間幾不救矣門生子弟取僕平日探說若道一編之屬彙次錄梓僕盡不知也此冬病少間乃始知之益深懼出之太早必致人言可見教事之喪僕至深切矣僕生朱子之鄉服其遺教克少有立者實有罔極之恩而恨報之無所也故誦其遺書玩索紬繹頗自以為勤苦竊嘗近世學者類未探朱子之心及其所學者孫何在口誦手錄鎖研訓釋只徒曰我學朱子云爾僕所以深憂大懼思有以拯之豈敢藉此為二陸之地于百世之後如執事所云者哉僕又何利于二陸而犯不韙之譏于天下哉執事以是編為抑朱扶陸又以為存朱黨陸使誠有之則僕乃名教中罪不可逭之人而況其學之陋力之薄亦安能為之抑扶為之黨存使見其不知量耳然理之所在則有

（篁墩文集卷五十四　一八六）

不可誣者但恐執事以高明之資殊讀未能終卷又未始平心觀理止欲尊朱斥陸占上風爾此正宋門高第知尊吾師而不知所以尊者觀朱子與諸葛誠之書殊使人惕然不能自已執事試取僕此編稍諦觀之曾有一字不出于朱子之自言者乎僕於中間不過提掇數語使人知朱子之為學淺觀約取知行並進故能集大成而為來世如此使後之編心自用者愧汗交下以求入德之門隨聲附影者不敢專一于口耳以求放心為之本則此學朱子庶幾不墜而考之當時未有互相發也惟二陸生同時且其所言悉經朱子論斷或異或同具有成說類聚而觀之求自得師云爾豈敢必人之同己哉不謂門生輩使爾公誦于人以致鼎編上徹尊覽過蒙鐫諭敢不敬承但以朱子手書考之其於二陸始本異而終則同是編所載有日者可共見也今欲纖析于朋者之前固更僕莫盡只如答項平甫一書亦不審執事曾一推其否邪然竊意執事未必不疑非朱子之筆也欲刪之而後快于心耳又不知此心視朱子之心果何如也若於此處見得則必有劃然無疑乎多言者矣然僕則豈敢以區區左見而不求天下之公是哉亦從主於朱子之于事凜凜然若耳提面命云爾執事又以朱子之於二陸平生本末細考其道途甚是顯白此必更有所關係之家傳或直以獨見判其同異雖朱子後生亦不容自主其說者切望一二示教使此身幸而不死猶得以窺見大賢君子所學之淵懿誠有非淺見薄識所與知者豈非平生之一快歟若恐為仇家之地重後世之譏此尤見所以愛僕者無已也心感心感和定山年兄佳章惜惜此道磬發益多見妙於語言可以追逐餘響無由和答欽羡而已引領南望不勝馳情千萬為道自愛不宣

復汪進之貢魁

道理本公共如此氣數力廢恒恐不能副所望又不謂賢者卓見遠得我心之同然朋來之樂何以云喻第許與過當非所敢當是以二復珍敗而不敢以示人也

（篁墩文集卷五十四　一八七）

復黃碩夫顯手

鄉人方氏子回得手書并所編家錄新志非相念之厚不及此聞召命在即必有過家之便恭聽一詢幾平江志所載若方連雲先生真是宿儒其所著金陵紀聞如有全書錄一本見惠用資鄙陋感感宋紀受終考一冊備緘情照不悉

復汪貢魁

承問欲作祠堂以奉時祀而以未能復古為憾及獲來喻則其所以致疑者蓋有三說其一謂古者祭皆自高祖以下而或者以為庶人止可祭考妣是蓋不能古者廟自天子以下皆有之謂自七廟以至一廟隨其世奉其主以為降殺而皆有夾室以藏祧主故高祖之祭自庶人以上可通而廟數則不可僭後世大儒既準之以立祠堂四龕之制則此亦不必泥矣其一謂祠堂之制尚右以與古人昭穆之分不合此最

之蓋古者有堂事之祭有室事之祭堂事之祭太祖位南向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室事之祭太祖位東向左昭右穆以次而北隨其屋宇深闊之制而為尊卑非異尚右也後世尚右之說疑因古人室事之祭而今之故朱子亦因温公之舊而不之易若朱子禘祫議則又不為昭穆左右而發尚俟他日面悉其一謂小宗法當祭自高祖以下今令祖在堂宜以當之而於家為次適不得為後為禰此誠有難言者千舊亦曾備考諸說蓋禮廢既久後世不能卒行幸而欲行又多掣肘故亦不能不從宜為之如伊川先生立祠堂制祭法明道于事之以為置明道於何地和靖尹公謂立祠自伊川始且引春秋夫人之說庶之朱子亦以為未當及答潘立之書則又謂法制不立家自為俗若未能遽變古禮則且從俗可也支子之祭亦是如此且謂於宗子之家立主而祭其支子只用牌子到如不主而不判前後不為陷中及兩竅不為櫝以從降殺之義然則朱子此言實足下今日之所當師者謏淺之見固不能剖有所同以副下向之盛心也人遂匆匆布答欠莊惟尊照不具

篁墩文集卷五十四　八十八

復蕭盼司訓燧光玉之字

承惠先先生尚約齋稿十册披誦連夕乃知前輩大家氣充詞也誠非近世可及如噴山先生所序者不勝健羡所諉後序此豈敢當況在病餘益不能上副雅意幸上會歸尊此布謝幸心照不一

與尚書歙江何公書

生自屏居故山遠索教家無示詩切中當一拳起居不意去人不敢違違而返幾是抱病連歲瀕危再三賦質孱羸無足道者迹間謝政告歸甚駭聞聽夫以　朝廷之上耆年宿德復有幾人博洽古今練核庶務可以上贊

皇猷下慰士望者又復幾人此豈獨為執事一人惜而已耶然來諭所謂微罪去為幸者其先見遠識益令人扼腕無已比日想軒從久已抵家神相多福輒因與里吴琰訓導赴任之便專此上問小書二種附塗

敬其一二批鶴鷹獲自有快矣而[illegible]謝詳布乞倍萬諒攝以副懷

與李世賢給事書

都憲侶公過下邑始知左右已在金陵僉期又得聞見又古所相與大駭不已人生出處從古到今正自如此何恨如僕平日蓋亦自揣志明山使常常竊祿亦何益于世況中歲以來屢瀕危殆活幸矣他何足言所喜故人南來消息頻所得雲之思足少慰于水邊林下耳鄉友汪循齋科經理儒肯在學問上用功嘗一來私淑又拜拜門下士也得吾過之意使開中亦時時有山歌野唱來得一二求教惟自玉以副斯文至望

復汪希顏憲副

恭承辱降近涵少候邇往凡在親黨之末增耀多矣使者來逕辱手書奉奉至情知成何極但孩恥之蹤安于林野水飲木食無復餘念矣今郎大之行便謹此布謝惟珍攝以副一道之望不具

篁墩文集卷五十四　八十九

復宋楨司訓

歸作已並過辱休此上石其中與助及督工人名太多恐後賢者紛紛未免若蕭書之只似行移體格不成文字矣凡已書未書者俱列名碑陰亦古今未有如此書篆就寫二汪公名銜皆學中所出黍黍者因之以附後人可也文公二帖如命增入數言冗中不及致詳千萬照亮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五十四

書

與鄭萬里書

向承特書見示隱然以僕之復官當有所辭甚盛甚盛古人進退從容之義捧誦再三知君子愛人以德其忠厚惻怛乃至於此莫知為報然竊有所陳以就正于有道者幸終聽之雖可否之決緩不及事或當有所示于後人亦君子不肖之數也僕每以為士之出處與君臣之大義其擇義不可以不精其處已不可以不審豈特臨時而後有決志哉自古聖賢固不以不仕為高亦不以苟就為得若程朱之所為固後學之所法也辭受之間亦惟其當而已彼貴不辭復官不辭載之於書可以考見矣所以復官不辭者豈以一官之得失為榮辱哉正以君上操予奪之公臣子有勸懲之與係四方之傳聞乃帝王之盛德故雖伊川之嚴重剛毅至於復官之際無所辭焉誠以義之所重擇之宜精而非顧一已之私者也古人所以屬難進易退之節者豈謂是哉夫所謂難進易退者或禮貌之衰而不可留則去之或言不聽計不用而不可留則去之或被特召而懼其難合或受超擢而慮其非分則或再辭或終辭必得其志乃已豈姑欲從事于辭例如宋制而苟以異于人哉可辭則辭可無辭則無辭一出于誠心直道是乃聖賢為已之學豈以流俗之識為前却也君實遠臣不得不辭晦叔世臣不得不起豈非當時亦有輕重于兩公者而伊川以義斷之若此乎至於文公被召必遜南軒被召即行者皆遠臣與世臣之義不同也僕雖不敢上擬中公南軒然世受 國恩則宜無不同者僕之無似自知甚明向以病廢大與世忤果若人言則竄技不足以盡倚 主上大恩但俾去歸其鄉今 一旦復其舊官昭雪其幽枉天地之德日月之明豈特一人之私幸而已如此而控辭於義安所擇哉若稍有依違則疑若出於怨懟不平之餘恐於大義有所不可歷選先正出處之際亦未有見其可者入謝之後或疏乘之不前或懷業之難稱則吝旬川所謂受一月之俸然後隨吾所欲者是誠在我豈敢勤公議而自取罪戾哉鄉凡平素愛僕最深故敢以此言上告惟明者亮之

答汪僉憲書

近得寄示書謂僕所作心經附註大意與道一編同且謂尊德性道問學條德性道之大端乃朱先生定論其以道問學齋為尊德性所以學者支離耳承諭再三知行部之暇不廢簡册所養益深所得益粹欽欽無已僕性迂僻而獨喜誦朱子之書至行坐與俱寢食幾廢竊幸稍窺其一二以自得師云爾非敢必人之同己也至於道一編所載則皆據朱子成說書之觀者不審殆以僕為陸氏之學務自欲何吾而必紀此不競之議蓋亦君子謂其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者也夫尊德性道問學二者初學小子便能知之然皆不過吟諷于口其能體諸身而驗諸心者蓋鮮也僕不佞輒敢言之而左右聽焉夫所謂尊德性者知吾身之所得皆出于天則無毫髮食息之不當謹若中庸之戒懼五箴之九容是也所謂道問學者知天下無一事而非分內則無一事而非學如大學之格致論語之博約是也古之人自八歲以下悉入小學其所學者大抵多尊德性之事故至十有五歲則志氣旣定德性之尊十且八九然後入大學而以格物為首事今之人未嘗有小學工夫一日方違傳然從事于大學故其獎至于頹墮放郎而無成惟朱子深見古人立教之意故以之註大學第五章曰始教見格致之非小學首事也知而謂之已知窮而謂之益窮皆因小學工夫已十八九而後可施格致工夫求至其極也又以之註中庸第二十七章曰非存心無以致知玩非無二字則有以見尊德性者其本也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玩又之一字則有以見道問學者其輔也大抵尊德性道問學只是一事如尊德性者制外養中而道問學則求其制外養中之詳尊德性者由中應外而道問學則求其由中應外之節即大學所謂求至其極者實非

兩種也日用之間每有所學即體之于身驗之于心而無性外之學事外之理是乃朱子繼往開來之業而後學有門路之始者也其爲門人改過問學齋爲尊德性而左右以爲實學者支離豈不亦有見于是乎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矣聖賢立言豈欲無非欲學者於身心用功而學朱子之學者漸失其本意乃謂朱子稱之道問學爲多蓋非惟不知所謂尊德性亦并不知爲何云道問學而道問學者何用也其在宋末元盛之時學者於六經四書纂訂編綴曰集義曰附錄曰纂疏曰集成曰講義曰通考曰發明曰紀聞曰管窺曰辯釋曰章圖曰音考曰口義曰通旨紛起蝟興不可數計六經註腳抑又倍之東山趙氏謂近來前輩著述殆類夫倩傑纏繚而張若綠儒者如欲以是而爲朱子之的傳於陸氏乎說性不亦過乎說者謂朱子之學有得於陸氏之學無傳以其學之似禪也夫此道自孟子而後歿千五百年而有得之者矣以此爲當務既非所以服人而宋元諸儒如前所云者謂其能得朱子道問學之的傳可不可乎陸氏之學固未暇論也左右謂朱陸二先生同主性善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知善之當好惡之當惡而本始不一而進爲之方則不同矣夫其主性善而是堯舜非桀紂知善之當好惡之當惡是皆道問學之似以不知此外更有何等進爲之方識有非淺陋可及者矣今去朱子三百年人讀其書家傳其學未有不學進漸之功而又以記誦詞章之工拙爲學問之淺深視宋元諸儒更出其下此僕所以大懼而不敢苟爲異同者也陸氏之學已備道一編中而朱子晚年以尊德性爲要見于書者可考也今纂次數條爲左右誦之其一語門人曰某向來論得尊德性一邊輕了今覺得未是上面一截便是坯子有這坯子學問之功方有措處其一節質孫問往前承誨只就窮理說此未知尊德性一節數家後聽此意是如何曰覺諸公近日去理會窮理之夫多又自漸漸不着身己此載之語錄者也其一答項平父曰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尊德性道問學兩事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偏觀其答與鄉以爲愚直是在要立本考較異同研究纖悉此是何求宗本之議乎見得却須勇革不可苟遮護笑誤人此載之文集者也朱子之言如切懸到一至于是則其所望于及門之士與後學者可謂極矣左右試取而詳觀之勿橫一己之見而務爲辨難之說則將釋然以解渙然以釋亦何俟于譊譊而後有得于心哉竊惟左右博學美才高出鄉里正言直道增重士林嘉績茂思不日可俟翔在姻末注望尤深更乞於先正朱子之書沉潛玩索務得其旨趣所在勿作一讀便了而於諸子之言亦須悉其首尾然後判其得失考求歸宿彼我無嫌示家學之成規踵先賢之大業區區誠不能不有企于賢者僕自寧復到京百無寸補濫塵講席惶恐奚勝以左右相愛之深不覺傾倒因風縷諭俾得昇盡所聞幸恕大矣維時盛暑良覿未由千萬爲道自重不宜

金三殷文集卷三百 一八 三

曾王家文集卷五十三 八一 史

寄李參議世楷書

僕在京師聞尊令先夫人之喪緣無人致香爲歉未有便者今此行又値老母在丹木得躬奠以盡平日交承之契遠防慶山感傃而已粗吊一端冀僕寄上几筵用伸下悃幸不見罪僕又要田野荷聖明不棄但多病之餘愧于時出亦何補于時衰以世臣義重不敢不一造 闕拜明旨之 恩異時揣分當別作進退之計爾此乃表西以先生素愛之深故一言之客冊勿勿不盡所欲言惟節哀順變以襄大事不宣

與李貞伯大僕

望微錄中欲得先生一言承之二十年矣今兹之來過蒙慨諾此豈直一時之幸而也更得親賜一書永爲家寶幸甚幸甚春秋纂詞六冊餘書六冊少先書冊一箴更有數冊將爲京中人事俟後當別印寄也夜來序據附此上納今日君諱僕部家會飲又當聽教餘不一一

辭吳縣長州史邢二尹部賜禮

在吳門八日承館穀之勤燕餞之厚非一言可罄若加賜之禮誠所不安況都憲公同年之義本欲稍得薪米少濟困途恐意不出此是以三復高情而不敢留也餘在舍姪生處面悉千萬加察

與沈石田書

髮殘以新畫副之僕作明其出處加以規箴厚義高懷出恐常情萬萬僕以三月四日抵京口因便附此上謝所許妙染既以執筆當賜玉成不至中輟也已令舍姪奉候不能多言乞心照幸甚

復山東巡撫王都憲思明書

遠承遣舍人追送台翰及惠書錄一封非鄉曲斯文愛厚不及此東望拜嘉不勝感感人還專此上謝憫兩勿勿際討左右為國焦勞尚[illegible]起居以副輿望

復山東[illegible]河泝齋書

開有外家之行不得會敘甚切悵悵至臨清得一書知與居之詳甚適寫擇士大夫門下已就緒矣忽又奉手書親戚勸誘之情何以克當第冊人多病急欲條陳不能奉候也人還專此拜覆千萬惟心照不宣

復兗州太守許同年季升書

去歲在山中聞有兗州之命不勝欣快知執事必不以夷險兩意也然宜道而行士氣益振族姪儀過家備道友朋相愛之切何以當此負愧愧愧于僕意有甚焉滋陽丞來賁到手書副以多儀登拜之際益深慚感人還專此上謝鄉墨二盃脩緘乞尊照不具

復衍聖公書

僕北上惟欲一拜闕里為快不意聞河水溢自沛縣起十日方至濟寧因遂若此無復健志惟引領東望而已遠承遣使者來迓并致手書深謙之際如接眉宇聽教言不覺竦然起立忘其委頓之勞也人還專此上謝鄉墨小書具如別緘惟尊照不具

與于千戶文遠書

都門程進士嘗有一書計達尊聽矣卜葬未完人事倥偬殊不及在家之樂況今歲尤旱酷熱公卿貴人以下渴死甚眾亦尚若未有也所幸閏五月廿八日一雨沾足晚禾尚可望也衰暮老稗遠託趙安凡百念親親之故早晚相就俾一獲立于寡過之地尤所望也

與敏聰弟書

小薫兒來得賢弟寄書知家人無狀賢弟兩次史責十分痛快新莊田上有任其責非至親骨肉誰肯如此賢弟可及時令人耕種只是有勞費心今年京中大旱舉家抱病雖幸全可我也三好兩惡做詩寫字都不奈煩手足疲困且是五十歲人又兼大病連年此後不消家人前去相擾亦不能數數寄書有事只令人來說可也祖墳亦望賢弟時時照管凡事可與鄉人和睦於官府中尤要省事至禱禱襄毅公諸揮叔父名望如在我與你及中表兄弟共圖保守庶不使人非議所討諸兒弟名字生年月想已忘之便中寄我

與南京守備蔣太監書

台翰及所惠雙幣小僕程武歸得禮意兼隆何以克當拜嘉之際欣感無已生以四月廿二日抵京 陛見之後六六班行莫能上報
聖恩萬一徒增慚懼而已遠惟尊侯留務多暇茂集蕃祉讜言累進邦畿奠安此非平昔經濟之志學問之功何以臻此柄用之期當不遠也內族人志溫南還專此起居無可表悃朱子敬齋箴及繫辭二新帖奉備一覽維時盛暑乞謹重調護以膺 寵召不宣

與南京張學士廷祥書

歲初得水南張氏所寄書值登舟之際披誦再三知教愛良厚非言可喻僕久安田野兼以多病無能豈堪再出第以世受 國恩蒙此聘召義須一到 幽庭先正所謂受一日之俸然後隨所欲者撫時揣分別作進退之策耳惟尊則俯念孤陋有可教者繼此得以下示僕當佇之

閩旋少得置書寡過之地以不胃儒者之名為所大矣春秋屬辭一部伊川手簡新刻二帙付上侄㝢中布此冗舡遽惟為道自重以報斯文萬萬幸甚

與倪學士岳陽書

僕自丙午歲與執事一別迨今將廿年矣嘗讀彼序雖不盡同而此心耿耿期不相負于平生者討彼此不異也到京日兩奉手書辭教勤懇雖骨肉何以踰此感激之餘又因以占吾兄慮困以來所養益充所造益深非尋常可及論此道之不孤也舊歲老母抱恙兩月方愈繼而妻病半載幾危矣而幸無事今歲二月初染于病更危三月方却而僕素羸弱多疾三好兩惡筆硯都廢是以執事之前久欲修奉亦以天日開明請教有日小小簡牘不足以盡闊闊之懷也讀禮之暇考稽支持巧令人南向傾注無已在山中日曾有也經附註一書今敢上呈中間不無所見敢乞一一辯論因便示及當遵佩服以聽切劘之規也維時盛暑唯自愛以副友朋至望不宜

與王原常僉憲書

僕初到京僑居之日僅獲與契兄一見方圖款敘而人事擾擾不數日間已聞旌旆西矣不勝悵悒恭諗官獲清嘉足慰遠想又於近先生處獲觀默庵老先生碑文事載詳明真可傳記遠奉玩誦再三益令人景仰先猷不可復得徒切欽推而已僕蒙 恩昭雪幸復故官再入講筵無私毫補益有愧故人多矣因舍姪孫程一入蜀之便草草布此以伸起居維時隆寒幸加調攝以迓光寵以副遠望

與富溪用禮宗弟書

到京五月初 召入講筵八月初 召仍舊日講時節 恩禮愈召仍舊但多病之軀舊學荒廢於主上無分寸之益秪自愧耳承寄往什篠進可喜所須和西疇處士哀輓與積慶堂敬恕軒詩俟在明春一并寄去忙迫不可言靜中思之殊不若故山之樂也

簡楊維立諭德

夫向書汪莊靖公大猷其先新安人遂居四明為南渡名臣而友朱子于日詩文奏議之類皆不曾見此又先樓攻媿撰亦錄未之獲也非聞其宗後人與先生聯姻敢乞備作一書為達此意得據家藏者書錄寄惟可以資實証而已蓋僕近編新安文獻志凡出新安者皆欲登載以為山川之光若公者誠不可遺也千萬幸甚

與延平撫直隸都憲張同年天瑞書

延者於應伯年兄處得惠書劄並書一冊小齋把玩清風襲人宛然故人在目而不知五六月之暑也乃能以時節謝不勝惶愧今歲參頭有秋蟻衛之人稍自蘇息但拔氣未消秋霜未至又不能不屢左右者之慮亦以閣下之才深遠有素又加以愛國之忠乎乎上下其何事不集何患之足慮哉執事想以例不來未由良覲時聞之懷未審何日可以奉教也

與楊君謙儀部

一別惠山倏已三月班行碌碌殊不足言第恐傃度之跡不能忘于林藪間耳託鈔諸書計有尤第王君卿去亦有託之渠承領慨然又不審可以得力否也謝皐父文集及陶穀清暇錄瀚種欲有所求閱幸先畀邇會矣 府師尼語及瑰玦遺文僕以嘗見失去兩用原本于尊處棗不覺起立法然流涕悲不自勝云是祖物寶藏累代更借不盡所言因託僕轉告左右乞以摹本入梓留原本還之使得逭于不孝之罪且云此事祖父被人挺賊于異鄉出于傳聞或稱若割一旦有人言其無恙雖驚喜過望然半死半活未有定說非得一人以拯溺為心終不濟事而謂此事非託左右不可益其言如此故備以相達當必有善以副仁人孝子之至望也然此恐不宜辭之具伯但取濟事足矣冗中布此不暇識洛言惟心照不具

復陝西提學楊僉憲應寧書

公使人來忽奉手書被誦再三知左右深有望於不肖也然天下相知若左右者復幾何人以心相契固未敢公誦之耳所喜左右分憲以來人風一變不負所仰俾關西士子得所觀法且使人知儒者小録內有益於世若此斯文門舊與有光焉表弟白傑知縣賦性偏下急歷官苦口殊不能改非得左右念僕之故大加警督何以自立千萬勿以其不可教而棄外之與僕受惠均矣人還專此上謝會晤未由乞為道自愛以副遐想

與南京羅司成明仲書

去歲家　恩昭雪牽復病散之餘豈得堪此旋聞執事入官留都大慰士望第僕雖牽索居歲月滋久氣耗髮變荒廢學業不足為故人道也受一月之俸然後隨吾所欲者先相定本亦不敢不自勉介因樊巳余生詣南雍便專此謝悵惋惟為道自重不備

簡都憲屠同年朝宗

奉值雲程次第辭金二冊及華翰獲見故君子之詳及採擇之介深慰嚮仰但恐筆力萎凡莫盡揄揚為歉註箚具稟庶本生流佳紙也觀此冊時有客在坐似云齋宿節假之時未有叔詩作文之日不知與高明所見何如併以奉聞用博一笑

復孫梓學士書

辱者楊黃門南還嘗託致書緘春秋屬辭一部甚不審徹當覽否使來承教手書并佳扇之贈拜受感感引疾終老於先壟私計深幸不負平生所願大於此者當未滿也然有益風教則多矣孤陋之蹤未有請教之期臨風悵然乞倍萬保重以振斯文幸甚

復南京董尚矩侍郎書

兩承惠書兼和鄙詩相念之情溢于言表上夾數答有負罪良深蓋緣小兒自三月來得傷寒病甚危兩月方起懸懸之懷近日始紓且吻稍雜

祈而去蜀之聞未有言衆有悅故人多矣因錢寺舉歸使草草布忱土萬恕答不具

答航濟川講經

承録山遊題詠及徐司空倡和之作風裁度調殊覺飄然如在西山蒼翠間不知塵鞅之羈君睏之恼也手卷跋尾嫌過當勉為之下三日早起北山陪杞用長老詩容歸日了還適為前聖公題山水一絕附上亦可少見區區心事也

與族姪師書

程緒才到一日所云整理諸書殺完了得漸有次第待渠歸時一總寄去彥夫乃奪其誌寄去已久彼累次書來又託孫郎中催取甚駭予意近得吾姪書云在李源十景冊葉中急開取觀之始見大撫京師人事擾擾多不暇詳如此但當時行狀已不見欲添入者不知何事更得寫來為佳天質敢之及吾姪今次提學所考如何承之亦有書來其學惹益進矣益進學多在靜中體之可驗也諸不能悉惟以時加策以副遠懷

與致政學士江東之書

奉別不覺十餘年世故鞅掌無定為先生道者蜀中人來恭詢道體安好甚慰斯文老成在者幾人不能不遠企清風而恨瞻承之無從也因何同知部董赴官專此維時臨冬惟自愛以述多私不具

復巡按雲南都憲張同年汝欽書

邇承手書見示奉誦再三如接風采聽緒論不知睽違二十年之久茲且論起居清吉邊陲寧謐俾

聖天子無有顧憂足占所學益用加嘆歐陽僉憲書來諭已徹先區區心事無容再贅托側聞公論久在老兄均勞之召旦夕間爾領教有期欽渴殊甚使還專此答謝鄉墨二笏俯恍惟鑒照不宣

簡祭酒林同年亨大

承借東萊集舊本所補校者不謬入附錄一篇而已專吏奉納幷借餘
者俟總校過轉送國監補刊嘉惠後學功有所歸知必無靳也

簡學士李同實賓之

賤體於趨走拜起皆不相礙但殘數一作即奉伴作　不相能方貼
膏藥及服煎藥未見如何明日不免扶疾入　朝承軫念下問不勝慰
感專此奉復

復巡按南直隸何郡憲世光書

去歲曾令小僕隨董侍郎南歸因付一書計達鈞聽久矣使來復荷書見
慰相念殊深感感近屢見當軸者備道左右化邑時事皆可推行列郡
新安雖狹小不足展布然亦當在恩澤之下非特一人之私而已僕五十
無聞遼塵　講席何補
聖明疾愛竊祿之愧不足為賢者道使還專此布謝經時暮首百冗相
仍遠莫倍常併重以副　寵眷不宣

復青州徐中行推官書

徐佐來得孟秋二日以下書及白丸子一裹收訖承閣老郎賀冗酬應
不暇初政值此誠若不堪然使能受知上官大服盡志上下交孚足占
所學善政延譽更得始終此心知舊之望也今歲進冢官回嘗有二書
一達恕撫公一達憲使公雖不足為左右重輕亦少盡故人之情而已
僕血氣加衰百無所益思就閒局以了此生餘無可為故人道者尚企
春官必時時相見轉致一言殘暑尚炎惟自玉以慰遠想

簡刑部楊主事志仁

文懿公傳久未能脫稿正以事體重大非敢故為稽緩也然亦在數日
內求教吏乞以此意轉語秋官不罪幸甚又稿六册諸經說六册雜稿
三册今具數于右暫留者悉明註在下容次第納還先此申復

復王庶子世賞

元吉賢姪來得手書備悉區區〻〻第先生在遠不知舊歲事體宜有
未相值悉者也蓋僕到京師值先妣諱將扶柩歸家觀望交謫之秋偏
殆如一霜葉舞于風中亦不自料可至今日大抵士風之說視往時遷
具數倍自去冬來先妣既葬交謫者始寂然退聽先生入朝適當其時公
論大明聞者咸喜蓋福人為事常與好光景相會與禍人劣夫大相懸
絕自然如此所大喜者通家故人同被旌柱次第昭雪可藉于以不辱
先人誠
主上莫大之恩無力可以圖報也耳元吉來值孺子病危甚以此具奉
夫報借討不為罪文書到日幸早收拾北來不審老夫人就養否老母
雖强御皆屬爭致意先生未來時嘐山翁每見必汲汲其為賢者惓惓
之意亦不可不知也惟千萬保愛以副遠想

復唐存中簡

近得寄來書幷佳作及雜體法錄一一故說第到京之後公私交冗殊
無一刻清思未能和答徒馳情于流塘上下山水間耳吳汶見處人便
草草布復其心事自具其書今幷附去惟賢父子始終其惠庶僕亦少
分其作伐微功不啻叨其謝酥可笑也天寒凍筆不能盡所欲言遠惟
心照不悉

與致仕邑侍郎先振書

一時交遊屈指無幾睽違之感計同此心也幾楮揮往來備詢起居佳
勝甚慰僕再塵班行無所補益兒多病早衰旦暮間亦思歸耕瀛東奉
晤之期可預卜也因縣尹便中草草布此天暑方熾惟保愛以迓多社

簡付諸庶吉士

詩家所謂機杼者正以其措意遣用字押韻處自有警策不襲不奇
非腳非粗者已而已節目如此願諸友更加進步不但取足於此乃為
貴耳

簡貫之學士

近日坐冗未得奉慰又值齋禁不勝缺然殊墨一函先奉去備用涼情

因喪其族人司正君給假未來來即叩夏布所售之處專人另報也三
先生廿五日進講時已嘗亦皆戚然問其詳失於返命幸恕天氣寒燠
不定惟早晚節哀自愛不閒

簡學士陸同年廉伯一

藝文類聚傳寫不一轉加猥冗得執事飴槧餘力手賜校閱理淆為整
俾觀者免于厭煩為幸多矣謹當付梓以示後人知前輩作事可法而
草〻者可戒也伻還專此上謝山谷全集閒濟之言鈔錄亦在數日可
了隨當取至奉覽未閒。

二

尊諭以醫戒省事寡言以是不承數上候問日想益佳勝可出矣送徐
都閫詩聞得已有葉千乞檢畀三五日內送去老者相促頗勤故也會
孔暘樂用拜主三同年醵禮四錢伍分送士英京兆處專此付告諒邪
久淹幾館負罪〻〻納上計三十八冊幸付典籤餘容面謝未閒〔全集缺此文集卷十五入十三之〕

三

歲晏春首人事相仍屢失候問聞貴恙漸減第未〻虎然脫體怛切懸〻
鄙意欲尊候命人徧召諸醫與鄉戚友朋從長面計証當孰先劑當孰
急自加斟酌庶洽療有歸一至當之論而勿棄可期也待愛之深義踰
骨肉不能不盡布所懷惟照察幸甚

復致仕閣老尹先生書

吳尹來承台翰示下披誦再三如面光霽奉教言愁感無量生荷
聖恩照雪到京百無一補選者又儌冒進官增愧無已所寓文字本非
敢當但均意所屬亦不敢辭也吳尹行急連夜併成殊不足觀尚念門
下之故大賜筆削庶可登梓不然棄之可也千里相望不敢盡所言惟
倍萬保嗇以副願望

復學士于喬書

伏聞令尊君繼太夫人相棄捐養令人怛然況在純孝何以堪此顧
注上加念慎人邱此傷景可無憾九泉左右亦當體此節哀免圖大孝
為慎再令郎來亦示書及厚儀拜領乾感〻僕自昭雪復官以來勞纏塵
補報了
非學比者乃能冒進官益深慚愧莫知所以為報也令郎南歸謹家藩
聯一封黃幣一端付上外素幣一疋少充獻香之忱遼遠相望言不盡
意惟照察不宣

簡侍馬少卿宗勉

承比舟食經諸方在寒舍始驗年百不爽一與在尊處無異近始錄完
此方不知何人所傳乃亦不惜奈何奉還一笑適又承專差和諸詩詞豁
并付附此以謝

答福建憲副司馬通伯書

陳丞來書及嘉幣一疋叅受之餘愧感〻〻僕自前歲待
主上昭雪再起　滿席無絲毫補報載進官階實出非分所冀故人時〔全集卷之三　一八　一四　一〕
加策勵然允愧尤深來書獎予過厚令人赧然不已側聞賢節分駐海上
時清多暇德業日新甚慰但向得手教云會有長慕就雲谷網羅見我
資無下落倘獲檢出寄暫回并得給教是之亦幸託大恩專此布謝惟
為道自重以迓多祉

與江大參親家文繁書

遠承遣使惠書俯以賀儀過厚叅受之餘愧感〻〻僕自荊宗無寸
上報
聖學荷蒙優寵倪進官階實出望外所冀吾不求才時加護
免悔尤而獎予過厚非所望也老母及弟制兄輩并不宜令人
遠專此上謝萬一見觀末由乞自愛以迓多祉

簡宗伯倪同年舜咨

此璇璣圖本得之舒與公者小識得二百六十首近有人編成一紙亦
讀得二百六十首今奉覽但恐顧精細欲作一歲也分付錄者勿脫誤

於還章序篇卷候邏日納還本附

與河間謝太守直卿書

王地官來承諭及郡志此文關之與從當順也嘉誠一邦之幸也河間雖古名郡最受兵燹文獻無徵而徵諸僚吏僅於傳記中有見聞錄出日積月累亦多因此攷定願莫之遺若果欲成之當勉自効以副雅意但須將各縣舊志屬命士人假修後數十年事跡無傳可究可一併寫來庶好采取以備成書也匆匆不盡所言惟尊照不具

答仇東之教授

承問胡氏續葛倒懸之說此在春秋周桓王率諸侯伐鄭莊公之政雖公不朝王率諸侯伐之戰于繻葛王師大敗鄭人射中王肩蓋自是而後王命不行于天下左氏所謂周鄭交惡如敵國然故胡氏以爲敵國之漸倒懸者倒置之義也暑燬因恐未暇詳紬杨佛記是如此兩後稍涼不惜見過問叙爲佳

〔全〕敦交集卷五十五　一八　五　一作

復劉郡憲將擬書

遠承志手劄及新書副以厚儀禮文過備收訖感感第病散之軀無緣望明使冒進官增愧而已修河之疏憂國愛君不忍所學公論翕然文懿老先生爲不然矣扶持善類自遠有人非左右之愛也人還專此奉上補趁居無致謝忱惟謹重服食以副士望不具

復通政強同年建貴書

遠承汝欽汝問來得先大夫人之訃及尊候孝攝惋惜以誌銘見託本不敢當第鄉邦小子總聞慈淑之行理宜有述而學力衰凡不足以發揮萬一預愧多矣茲因舍親趙守學冢人便附上粗幣二疋煩致几筵充瓣香之誠稽緩不罪惟節哀順變以襄大事未間

簡饋東白尊世

所以觀音閣記已久非有推托直以拔簡佛書欲少窺一二然後著筆庶不取笑觀者況所許楞嚴等經亦未見惠到故一遲至此耳只惟世儒文帖子亂案上只三五日決然撥拾付還更不能破網自墮業也

簡陳師召太常寺貢士來

將及來京不得從容少叙迨今耿耿令尊先先生之喪無以用情輒哀輓少許并奠文一通寄上見久要之義耳愧不腆也家輓序未及寫呈值米觀抱恙日夕憂懼容錄寄上惟不欲稽緩萬萬

與太傅殿學恒庵徐先生書

自前歲詣闕下拜辭而南仰惟鈞座啓衰事頤終歲抱病幾殆者數四不能以時奉狀召罪萬千計盛德海涵不責禮于棄人也比望元台無任傾注專人上謝并候起居郵典記二紙貽節集一部六冊附上所賜銘文謹已刊入世庫家乘感極涕零第在侍廡莫知所以爲報耳瞻睇末由遠冀倍萬保嗇以副海內之望不宣

〔全三〕敦文集卷五十三　一八　七六　一作

與李遜學

前歲京師承惠奠禮哀章生病未能裁謝久之聞有江右提學之行願爲賦異詞林作者數人而轉用之若此左右固不以內外出庫爲戚戚也邇者修書之命下臨苫塊既非其人又非其時已具疏報辭矣因便輒一言之遠惟情照不次

與大司馬馬先生

歛政不幸豐年先妣禍家台候賜奠賜賻兼與程獎給驛而兩存歿之間感戴何極第不肖祇承抱病終歲不克以時上狀中謝負罪大矣茲者忽奉詔命驚惕不遑此實台司存念至情然僕尚在制中既非其人又非其時也因專人北上備致謝忱外布哀悃惟時盛暑乞倍爲保嗇以副海內之望不次

與楊介夫侍讀

遠聞即報進婦

猶極雖苦塊中未致輟與聞事而吾道增輝甚自慰也茲五月下旬恩奉　詔旨俾當書館總裁之副為之驚惕不能已已矣雖台司恭存矣音眾僕尚在制中既非其人又非其時也因家人入京之便一布之有可致力處為僕一言尤見至愛也

與趙太常

奉別不覺兩易寒暑每京師人來恭詢老先生起居加健及諸位賢男近錄佳裕甚慰遠想第僕衰家無日不病近日患疥不能動履惟理舊册以度時日不足道也副總之　命驚惕殊甚況在制中既非其人又非其時也專令程戎詣京事在面白本府奏繳關類文用亦望拜該斜該部大人處一言青日為感汪玄錫十分聰明已送入休寧縣學數字敘甯及猶姪俱送入學外儀予田俱關敘舉僕在家止幹此一事雖不知日後成就如何然使之周旋禮義之場少得寡過以不墜先業亦云幸矣弟媳母子俱安好不勞遠念也老先生前不另書乞道言萬二

書與仇訓導

歲前得手書見以東之為名甚驗然落而視之乃知有易名之說字畫幾前矣否極必通遂將自此始乎僕自抵家棲息山堂編刻新安文獻志千餘版幾定第衰病轉作不時又無可相告語者思得遂翁來一講快何如邪倚廬聞　召不勝驚惕是雖台司記存之美意然僕尚在制中既非其人又非其時也因令程戎入京草草為此令親旋新刻道命錄一書附上不必多示人也

與白司寇先生

僕扶櫬南歸荷家台候賜奠至再慰諭勤惓非鄉曲愛厚何以獲此第苦塊餘息抱病終年不能以時上謝負罪深矣邇者忽奉詔旨使當書館總裁之副為之驚惕不能已已此固出于老先生記存美意然在不肖則豈敢當為是專令家人程戎入京布此衷悃惟賜一言俾得終制而後供職則公義私情庶幾兩盡可否更乞賜教為幸未由良覬乞倚爲保留以副　眷眷不次

與傅亞卿書

奉別既久屢承致賻抱病經年未能裁答討執事江度不責程于苦塊之鄙人也倚廬聞　召驚懼不遑此實台司記存之美意但僕尚在制中既非其人又非其時也恃愛輒一言之恐垂二卷備纖惟尊照不次

與楊學士

邇得手教及壽案誦誦再三知在右為詞林增氣若此手生之帖甚慕之書苗　傳其內一事而占之則他日柄用又可知也僕抱病倚廬無復世念忽奉　召命驚惕不遑此固左右推引之美意然僕尚在制中既非其人又非其時也因家人入京專此布悃幸講之暇諸老先生之前一言及之俾得終制而後供職乃至愛也遠惟心照不次

與林祭酒書

僕自前歲秋拜辭而南一向抱病殊無與白荷家先生不棄屢辱賜教

雖骨肉無踰此僕雖至愚豈敢不自竭以上副至意邪邇者恭聆晉亞秩宗少慰士望而先生方以為憂私竊自念先生之憂固僕之憂也既之　命下臨苦塊僕豈不當又恐轉喉觸諱其取憂有加于前故專家人程戎北上專令進謁用致遠忱惟鑒納不次

與周司徒

邇者恭審榮拜　渙恩司邦政兼儀令嗣高躋世科斯文之大慶也僕在倚廬未敢輒與慶事尚幾與時總布下悃而狂度海涵反辱手教及名香佳帙之惠通家契分有加于前祭拜之餘慚悚殊甚僕自南歸即抱疾甚在無復世念不謂台司曲賜記存俾當書局但非其人又非其時也輒因家人入京之便專此布謝惟尊照不次

與徐司空書

僕叔政不孝偶承遂先妣荷蒙左右念及通家曲成賜奠之典義踰骨肉雖報無由耳惟有銘刻而已承除正位六卿士心允愜第在苦塊中未敢

難與慶筆姑俟到京之日少展此誠倚廬間召號擗不遑況僕尚在制中既非其人又非其時也因家人入京專此布謝淺惟寬照不次

簡顏通守

考郡志宋國子祭酒汪公爵其先歙人徙居旌德頃僕編刻新安文獻志欲附入之惜其制作道文行實碑誌之屬莫得而詳也乞委旌德令君詢其子孫一錄見寄使先朝名賢光遠有耀得無遺珠之嘆非斯文之幸歟刻梓垂成得便甚望萬萬

與師魯姪

士之出處自有定分以師魯之種學績文豈在人下而秋試乃不得預謂非命可乎然亦盡其在己者以俟天定而已歲貢之舉君大亦嘗遭此不必遠引也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五十五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五十六

箴 銘 贊

慎言箴

宣諸口者非先王之格言著之手者非太上之立言然則聞之言也亦烏足以顯己之行而探道之原乎必不得已而宣諸口則不溺行之郤必不得已而著之手則不爲道之歿慎之慎之爾無爽厥守

康正平恕銘

陽曲趙侯廷璋今之聞人也少從大將軍擊閩浙能以不殺爲功士林稱之泊今天子初以錦衣鎮撫賈司 詔欲求康正平恕者簡任之大臣以侯對 制可已而刑清譽興不負慎選侯之客姚林先生取 玉音四語約能言者播之聲詩太官程敏政與侯姻家也著銘以頌之

康矣哉乎翳激不情正實允乎貴直是名稱物之平象曳之過蛭息之恕以率之既四美又具祗祗趙侯錦衣武弁帝曰汝休相古司刑兵我 王國士曰敬忌尉曰審克有康斯永有平斯衡王固以貞恕恤以矜聽此趙侯允文且武是是非非永鑒于古侯躋深文寧慎詳刑侯庸踐武式謝佳兵我銘爲哉保終如始以崇祿位以寓孫子

白石硯銘

知白守黑者聃所以反朴以玄尚白者雄所以辟翳胡爲乎反朴者務爲我之學辟翳者立他人之朝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此吾陶所之可冥也然則其人如玉豈陳玄可得而終淆哉

羅太史明仲像贊

予與明仲在史館十年嘗共天下古今事成敗得失蓋無所不論所傾倒上下出于世人耳目之所駭者未嘗不主于理以求其是蓋敬之愈多而推之愈深乎自以知其非如也予嘗觀其像惜其才足以勝重

而致遠顧旨與予草僕僕然從事乎鉛槧之間又嚶夫觀者得其外
而不樂其中之所有也贊其上以張之
詞鋒足以雄人而不爲非聖之論才力足以尊主而不爲致伯之圖挽
絶學者吾悲其遂未酬富貴者吾嘉其合汙然望之無怍人介士之勇
郎之如貴游公子之都予固鉄鞮晉公者不知其鹽匡時之長策裕國
侯者孰訊其爲命世之丈夫也歟

張駕部汝弼小像贊

長不滿六尺而標榜一時視不及尋丈而傲睨千古四十而策名甲科
五十而爲郎駕部雖儼形乎蓋誰任從流俗之識直道類乎徑情不懼
長言之咏觀其外亦自見其有爲要其中不可謂之無主至其豪傑落
調足以號令詩壇蘇芊風韻足以縱橫書圃是固時本凝普賢而後足
以盡吾汝弼甫耶

刑部過郎中大業像贊

一人集 文集卷第六 一八二

此吾同年友刑部中過大業也非今法吏之容故不刻以爲公有古君
子之風故不可以爲同即其外之故正而如其內之清英然則學諸西
曹方人罰之大丈非諸東序固天球之既鬱材歟

工部主事琦林醉歸圖贊

宋太平興國三年賜進士宴于瓊林苑當時榮之遂成故事
國朝進士 賜恩榮宴于禮部而人猶習稱之工部主事吳君文㣲
舉成化壬辰進士第畫繪者爲作瓊林醉歸之圖間持示予予因告
曰士之典此亦微可謂榮乎然必有以副之爲貴君以春秋領鄉薦
鄉薦甚高又魁禮部其爲名進士也固宜況乎平直之行秀敏之資
同年輩之無間言則他日出色于是榜者將有望焉予與君同邑人
贊其上以勗之

其氣飄逸如雲鶴之既翔其容粹溫如天球之未琢花香和宮醞之醲
草色翳思袍之濕數言 王陛應千載之昌期通籍 金閨衍一時之
傑渥撫繪事以如新覩風光之未遠惟上不負 聖代之君斯下不負
平生之學也

績溪宗家守悅處士遺像贊

此處士程君守悅之遺像也處士新安世家子自號適軒而其行已
接物事無愧于古者有司之士予盍與之同所出而官學遠外不及
見也見其子鄉貢進士儒于 京師因請爲之贊贊曰
氣味芳素疑若蘭之春馥手姿秀健疑若松檜之冬青口不談市井之語
足不踐守令之門其處兄弟也䜣睦家於其里也訓子孫也重發跡於
通經企先民之徽懷作後進之儀刑見其開拓有光于伯子之裔而未安
愧于中郎之銘者歟

汶口宗家處士雲像贊

喜乎中丞祠武斯繩匪武也端州斯文是承匪瞻匪耀以爲貴而紅壁之爲
情雅鄉之禎作族之英是蓋將有立於斯世而不忝其所生者歟

一人集 文集卷第十 一八五 一

汶口汪君清隱像贊

胡寧乎巾而實者纂其高胡彼乎褐而衣者歟其蒙瓦彼然若有思者
懼乃祖之武其凜然若不勝者乃幹父之勞雖不勝乎遐幅何羨孫子
君高何姓者誰無所予趙公之胄而若人者獨不替乎汶水之舊也

退思齋箴

鄧守南昌鍾君玄仲以退思名其齋嘗貢友張君廷祥記之意矣愛
撮其語爲之箴
維人有心明算不思一念之起匪公即私判伊在公或昧于理思靈乃
忠以遠其恥妄及意處世心易馳百慮營營邊求可恃相古哲人退食
糜情思默攸身求稱其過於于退修實進之基弗慎其獨餘奚以爲中
居於朝有美經于歲以相之保終難始

善慶堂銘

維德汪氏家有善慶之堂歟之鄉先生飽君寧記之謂其後必有大

其門者從岩平年江氏子濃舉進士爲戶部主事足徵其言予猶意
其慶之未艾也銘以相之
猗江氏家古旌累世業書家用良如淵水非涸流其楸既久發必閎雄
濃生江之英維材是膺刑我卿多有繼慶乃蕃高堂奕奕做斯銘

方鵲鵠端溪硯銘

紫英內潤其色之粹素以外著其形之方烏跡未泯有開厥衿心畫之
利儒者之器

國子學錄洛陽王先生像贊

此國子學錄洛陽王先生之像也其學篤實不工雕詳以爲文其行真
淳不務智術以與事故其氣也中然而其容也扶然而肆宜見乎
閒岸以閎銘乎多士彈披葉時哉之勞起身教經丘之志要其成亦厥
幾君子之儒究其終始不止成人之文介紫福于春年遺大安于後嗣
盡求諸中既已完矣況作之像則觀其外自當得夫言貌之似也

王夫人贊

故安慶太守洛陽閻公有二女爲其長歸大學士李大造先生其
次歸國子學錄王君書以禮禮聞女則王夫人之像也李夫人不
鄙不肖書之以予故書得拜王夫人于堂下聆教言灌拜稽首
而爲之贊
少何見于大師不以命多而相夫子太平不以除少賢明之性得諸天
者既深清禮之行於諸身者斯熟而可成經師內政不殊夙表神羅
既穆何殆問日之孟孟既在而嚴斯可安之君蘇觀夫容德之孔嘉知其
肖毓之方光也

如在軒箴

走適禮制作於扦于宗祧一東以奉四代神王又作室于祠之東以
奉丑祀室之東制如其名問之曰如在取先聖祭如在祭神如
神在之義也夫身爲子孫而亡大夫祭敬僭也非敢慢也爰作箴
儆常自在之以求不負承家之責問
高曾祖禰祔位相仍惟茲四代小宗是承爰闢便所可命首事惟茲五
神大夫攸祺祇奉有所虔告以時歲獻與嘗念茲在茲其在伊何惟高
憂愴如聆其聲如覩其狀致恭而著致愛而存福我後嗣執尸其報敬
而不諂遠而不射真我有家執事其職祝嘏既定牲幣有常奕奕齊居
作之在傍內外一誠幽明一理聖訓昭然敢不修已

婺源王履祖旅士像贊

上拓乎先業者有田有廬下啓其後賢者有詩有書備丘園隱居之福
發忠厚長者之聲蓋觀其貌之厚可知其內舉其行之大可得其餘也

婺源邵軒戴善美處士像贊

生雖後而業光于前組紳合而心存乎古林泉之樂無慕乎胄裔子孫
之賢有加于簪組是宜生于朱子之鄉而爲戴氏之父者歟

故元翰軒三峯二唐先生遺像贊

以天倫則父子之親以道學則師生之義合雖高古若籌辨之嘆蓋知
教雖衆如鳳凰之瑞世惜乎教成於國而不敢求乎明堂祀淑諸人而
不忝乎盛治然道書所載一言仁義之言流風所鍾遂產芝蘭之秀
生雖闕乎古今圖史皆于先哲嗚呼此殆謝賓客而燕處于家庭之野
鄉所造諸生而講道于書堂之際乎

大畈汪君道全像贊

以越國公之胄生朱子之鄉不馳騖乎利名之域喜翱翔乎翰墨之場
其性淳而無競其儀簡而有威是真慕古人于千載而欲後進於一方
者歟

培郭丁二宗叔處士夫婦像贊

其性恂恂其容肅肅精神有餘齒恒不足慶源既遠眉壽益長鄉閭之
望子孫之昌
嬪良族配伐名宗賢明其行淑慎其容幼不永齡乃長逝德之

敬養齋箴

古者人生必先之小學而後進于大學故其功有漸而性可成後世小學書亡人喜躐等任天質以行已而性學廢微其弊久矣程朱二大儒悲學之後時者無所致力爲發敬之一言爲追補養蒙之方由是人有所持循而性學可漸復也予未于文嘗爲之箴學者亦誦法乎此而已汊川汪永莊氏以敬養名其齋予懼斯名之不易副也箴以勗之

惟人之生性本天賦爰以養之厥全所付世降俗下孰正于蒙大學之基終焉莫崇補過有方曰在乎敬睟一其心勿端其行如水畜源遠而彌長如木滋根久而彌芳惟人所固克全者鮮敬養不息大學可躋敬之義真詳考亭勗哉君子尊聞是銘

新安程氏統宗世譜銘 〈篁墩文集卷五十六〉

世譜既成告我宗氏各永寶之貽爾後嗣慎毋不肖鬻焉售戶名辱罹罪戾于官

僉憲官萬鎰像贊

生江南而類河朔之人居林下而尚軒岐之學名素重乎鄉評身遂膺乎天爵衍慶乎後裔不忝侍中七葉之傳獲壽于天亦何俟對安九轉之餘然則文獻之足徵者豈丹青之可訖乎

故元陳弗齋先生遺像贊

從仕郎元判通州前知休寧縣弗齋先生陳公宜孫與先縣尉公陸俱以保境全民祠于學之遺愛堂此陳公遺像也世孫儒學生鏊出以相示不勝景行世契之私敬爲之贊

即其容知其有活民之功考其行知其有思民之政此先德之可尊而典刑之尚存也有開厥家有淑其鄉所德之光斯後之昌

高安宗家處士敬之像贊

此發源高安宗家處士敬之像也行以溫公爲法而嚴于正家學以考亭爲師而先于睦獨潔身不汙乎亂世好古不牽于流俗蓋熟于中者不擾而存故嚴于外者不持而肅景瞻金玉之姿誦其詩書之澤撫先澤以何窮與後人之善續

故司直汪容菴先生遺像贊

此洪武中左春坊左司直郎容菴汪先生之像也其玄孫監察御史奎出視敏政敬爲贊曰

早生亂世而有潔身之節晚際興運而著格心之功學足以起俗習之陋德足以延世業之隆顧典刑之不遠肅冠佩之在躬後生何幸宦轍偶同願益遵乎矩度少步乎芳蹤

止齋銘

僉憲汪君希顏嘗名思義自號止齋然論語未見其止有二說朱傳以止爲吾止也之止古注以止爲止至善之止兩說相須其義 〈篁墩文集卷五十六〉乃足因爲之銘

孰不當止畫于中途其道止也伊誰之辜孰所當止歸于有極乃弗止焉伊誰之失辜也宜戒失也宜勗孰希顏兮請視斯扁

承年務丞致仕朱楙像贊 〈楙文公八世孫彥從懋之弟〉

覯其外如豹之隱霧察其內如玉之韜輝處家庭而有難弟之譽登當籍而無負恐之譏學已成而益勸仕方壯而遽歸此其世澤之延遠自于宋而家聲之振益光于徽也

山斗宗老士修遺像贊

貽後有譜奉先有祠莫大二者自翁發之既肅既雍有淑其一族之師一鄉之望

宣塑杏壇圖像

有壇斯杏有樣斯樹侍從者鮮行道之難總體發文不在高位大雅遺音被于萬世

冏溪義渡銘

冏溪在歙南冏村之隈水駛石齒于橋徒來者恆以爲病潘富王君勉作舟濟之益其旁以世行渡者捐田定約束爲久計衆名之曰冏溪義渡乎爲之銘

維歙之南川陸孔長冏村罪々冏渡湯々弗便于行勢不可梁孰能吾亭孰濟吾航潘富王君與物爲利旣告困兮我亭以憩孰病涉兮我航以濟其心希仁其事則義豈無有司弗究于心豈無富人孰捐之金我銘以詩于彼溪滸昭示來者嗣其德音

吳郡李員外應禎像贊

此南京武選員外郎范菴李君應禎之像也體幹雖弱而內則腴官職雖滯而氣則舒所存者經濟之志所嗜者聖賢之書贊曰 九重而獲譴也不見其不足崇階五品而寵歸也不見其有餘故其才若充而恭先憂之充爲學進而希冢尚之遺猶乎天性好惡之公或以之致斯乎此河關之未大之以得與譽也

吳醫爾翁遺像贊

醫本乎儒軒轅岐伯之書而君誦之有餘醫通于仙軒轅得僊成之僊而君求之甚堅然則深衣大帶徒見其外松神鶴容孰測其中對溪溶々西山杳々安知非當夫九轉之後而立於八極之表者歟

九龍山樵陸稱成像贊

其面之幷然也若重其目之炯然也如鶴人高其論說而不知其筆端風雨世重其丹青而莫識其胷中丘壑名不染乎簿書行方登于狗約是固將輕富貴以終身伍耕漁而自樂者歟

潤醫喜君遺像贊

玉鑑冰壺其貌之清古松蒼鶴其性之貞刑于家而以鄉顯迪其子而以醫鳴者求此陽秋之筆姓名亦月旦之評撫遺容之尚在儼沒世而如生者也

五羊鍾太守遺像贊

此鍾太守之像也嗚呼不見其人而見其貌々雅々冠佩肅々風神惟箕裘之有子惟俎豆之在民而知爲盛德之士循良之臣也哉

靈玉銘

水蒼之璧來吳門空巾秀外采且溫得之者誰趙孟孫有客圖之正實存

寒齋箴

山上有水其卦爲蹇君子像之于以省反修我之德俟彼之時處蹇之道寧其在茲有蘇一生乾名張氏其學鉤深有得於此孰奇其數而究其諸要摘是蹇以名吾齋蹇極而紓理勢所有王臣匪躬易子於僕困心衡慮無忘若訓以箴介亦以儆予

國學正連君像贊

此國子學正京口連君翮之像也君爲元忠介公連書五世孫勤其身以淑諸人甚久知者策其才位當不止此也贊曰

可爲師者其學之充可用世者其才之通且登々以青衿氣浩々而春融合志起忠賢之後羈肩恥流俗之同觀者因當因其外而得其中也哉

南監太常安成劉先生小像贊

此南京太常卿掌國子事安成劉先生東鼎年解元之像也挺一弱齡學與行隆爾々雍容才兼氣充程世之文躡心之華多士宗矣登第一科甚首進發軔名途極于端揆人望乃手如向之忠如鈞之正今德徽崇觀者起敬

河南同守王汝璧像贊

此吾友王君汝璧之像君嘗守一州佐兩郡兼贊尹能尹而有之然未足以盡君也贊以則之贊曰

松檜蒼々其色之正鐵石砦々其氣之勁不苟止而妄隨不淫觀而

令遠州則有折衝之勞，遇劇繁則有治民之政，殆無施而不宜。噫，何職之弗稱，乃若分司握三尺之柄，寄專城，秉一麾之命，庶幾盡材力之施，足致功名之峯盛也。

宗老文彬處士像贊

翛然如松者其體之貴，盎然如春者其貌之融。少也有江海俊逸之氣，晚也有山林逸士之風。庭訓日嚴，于以名流之右；鄉儀歲舉，俾尊耆老之中。又何必讀參同服丹鉛而後知其壽之永，歷通顯致青紫而後見其福之隆哉。

環溪宗老錫處士像贊

其容之莊，其性之良，世學本遺安之塾，家風見孝友之堂。往者有嚴則嗣其子宗訪，來者有恤則撫成乎義倉。鄉閭起慕賢之感，子孫寄作善之祥。豈非中表聯姻，得考亭之私淑，淵源分派，演伊水之流芳者歟。

婺源胡處士夫婦像贊

有偉一人，安定之孫，其性醇謹，其容粹溫，遺訓載編，曰晦而尊先業，載譽曰仕而存胡，不引年薄俗，攸敦鄉有令子，克大其門，湖水膏澤，山雲翠屯，孰其起之，明經具論。

有淑一人，忠壯之後，貞容有章，至性不苟，夫君克諧，曰此嘉耦，于女克成，曰此賢母，家道之興，壺範之守，胡界以德，而畜其壽，所享雖厚，所培則厚，荊布高風，鄉閭稱首。

吕卣進士北闕謝恩圖贊

雋永之器，寂慎之姿，儼旒扆之在御，整袍笏而洪其心，其心陰其有者，恩恩之難報，其色外寄者，卒學之得施，肖圖焉于瑣瑣，誓竭力以孜孜，是正其策名黃甲之後，侍爲金門之待乎。

神樂觀史道士像贊（爲藥生作）

有遼州之好，容有虛之退然，於客之往者能辯所從，於物之濟者能知所擇乎。楊哉嫺乎，爾人方技不論于英士，贊其盡其天，其甚亦得天

形似，是益其其君史某氏配言其名，嘗著其學，嘗於孫淵通家而於郊壇供奉者歟。

立身銘

吾友中書舍人壽昌徐君敬夫得康齋吳與弼先生立身二大字，以界其子聯，聞請教於予，予惟敬夫之意，君其子也，爲銘以相之。

銘曰：

徐父愛子，思植其身，錄于奉父，勿辱其親，立心之誠，立身之要，我作銘詩，相爾家教。

古林黃處士像贊（世瑞）

有古人心，術有儒者氣，象有世族家風，有聘君德望，惜未從其人於几杖之間，徒想其形於丹青之上也。

山陽楊孝子像贊

此山陽楊孝子之像也。孝子諱□，字有至，性觀其處，廬於墓三年，詔旌其門，曰孝子。中歲失偶，不再娶，人稱爲義夫。抱遺經，爲里塾師，學者號怡菴先生。晚以其子大理寺丞理之貴，被勑封刑科給事中，群行卓卓，著于家，以及其鄉，見重于有司而上達于天子，亦庶矣夫。然世不名以其文學，不名以其官封，而獨稱之曰孝子者，以其德弗以其爵，以其行弗以其文也。孝子以就養居京師，年八十而卒，其介子珍，齋訃來，與大理君肯執喪盡禮，人益以是知孝子之教，以身與天之錫類于吾人者蓋不誣也。走與大理君進士同年，有通家之誼，敬拜遺像，著其行之略而爲之贊。

蒼檜凌秋，其容之古雅；黃流注玉，其氣之溫。惟尽其天，外之所著識其中之所存，蓋爲學不專于口耳，故操行無愧于乾坤。偲偲夕郎，有徵其物；言言孝子，有賁其門。樹環經一經之傳，不爲不樂；捐館舍入泰之壽，不爲不尊。流徐以振，浙大用敬，是圖也，將樹風聲，遠追蹤于前史，永錫爾類，篤庸愛千後之昆者與。

大明封刑部主事汪公像贊

此封承德郎刑部主事贊菴汪公之像氣充而偉色秀而腴其課耕也於上畯其篤行也爲足儀所方其教子也而有世之録嗣子無愧于千里之駒一命䝉封恩有昭于綸綍諸孫衍慶繁無既于桑榆正賜齡之可少渺塵劫于難逾其德宋深者固亦裕乎大败詩書之族其神不死者旋尚遊于紫陽山水之區也

福建汪憲副希顔像贊

此中憲大夫福建提刑按察副使汪公希顔之像性明以達貌敏而和其學禮春秋之業其才堪政事之科將其師而對廷乃先于賜第得其族而號里將繪乎鳴珂律已有正人之節詳刑無法吏之苛則宜必取乎巨棟利器當求之大阿然久于外臬之間故官管疑其少屈若置諸内臺之上則公論以為不多也

龍山宗家主堅處士像贊

貌弗踰中人而行不可倫生弗及上壽而名不可朽不可倫者其孝之類不可朽者其學之醇孝發爲祥學傳其嗣是固巖洞之間探龍山之處士也歟

惺泉銘

戶部主事錫山陳君呂請予言其邑城西北隅舊有泉名惺：味甚甘冽因通市塵中爲市人所湮者屢矣成化壬寅君始言邑侯命工導之且甃以亭而君所居弁數十步因以惺泉自號請予爲之銘

有泉一泓其味孔甘久湮于市而莫之詣龍樂乘之歳月徂矣孰其疏之錫此清泚有美陳君昧道之腴以鮹以疏焚然一鄉曰惡有泉其泉甚盛其下或通執品其性其發發之乎爰稱之名揭我齋居其名維惺九物之深汲以修綆既冽既瀅匪市之升爰沉我身亦醒我心鏡中塵空毛骨森：彼狂飲貪亦既以水易哉惺哉消彼斯帆

弖所銘鶡隣作山政

玄其外堅其中煥人文昭帝躬藏歛氏佛無窮

璇松壑蒼世像贊

此松壑蒼世之像也其具與不所其蒼其幻與究其其形使觀者對之而失笑有莫知其孰爲真孰爲幻而遂至於忘情夫如是處山林何假於松壑之稱出市朝何有於蒼世之名吾將見兩松壑而一之以入於不滅不生雖然百千萬億身皆復如是而又何真幻之足較出處之足評有無生滅之足戛惟海常滿心月常明鼎哉斯言炳若丹青

饒州楊學士經筵進講圖贊

其色粹則占其養之也完其容舒則知其見之也定老成可踈乎具瞻誠意足同乎
上聽然爲學之勇思遣冽泉入仕之捷無慚捷徑是有得于心傳之懿無取于口給之勝者歟

通政趙先生小像贊

此通政參議廣陽趙先生登科時小像也其子右給事君竑請爲之贊

有扣其中如煦斯春有挹其外如飲斯醇經術致身于
盛代詞翰希蹤于古人路社之英已恬樂久唐服之雅如荷
恩新況世科之有續知壽域之方臻也

諭德林先生像贊

此左春坊左諭德三山林先生之像紆于外有無陂之容主于中有不易之見文雅馴而不浮學精勤而靡倦使典邦教可不肅而成儀是猶可不勞而辨上弼巫乎
一人下領袖于群彥惜乎其齡過壯其髮已變猶散地之爲樂巧宦之爲賤也

禮部尚書瓊山丘公像贊

經綸百年之秀傑豈止于載之期識該古今必爲有用之學文宗濂
洛不作與筍之詞然執筆伴
而者之精說蒸主國今師教效勳之典而總其學備先正之書而達其
文與柚縣緒未需其稽天析鋤之下于臺臺背其位于水疑使
主上知體元經化之具天下是制禮作樂之時然則以伸王佐之志極
士望之私也

濟菴箴

表弟白貢士名勇字尚文性介直而刻意于問學不爲努訕非其
人弗友過不及者而貢之不嫉婣以徇人其有以辨其名者比少
保尚書襄毅公於諸甥中獨愛之故名以勇而字之曰尚文非欲
其尚文飾也欲其文質相濟然其偏而成其器者也尚文雖與忘
于公之訓貌焉惕然慨其不充終從貢公所以教之心往有請
于予予觀于古訓質勝則文勝者剛柔之相衡猶文質之相成也
尚文負氣節彊不群將進對于 大廷服有官序其所濟益純

篁墩文集卷五十六 一八一四

則所成益大故命其燕修之室曰濟菴爲箴以相之
一歲之成矣若代史一日之行有晦有明易失之偏民物遂淪不淪而
詩曰有斐齊剛伊人矣或剛或柔一墮于偏匪德之休柔過非仁剛過
非義必相濟焉德乃云備有偉一士其性孔剛剛本君子乘德于陽非
齊以柔則其可貴矜行訒言如彼經緯非獨柔也隨所損益乃斯從
有忍有容君子念之有察深造曰剛曰柔卓爾中道大公濟世小以濟
身剛執非義柔執非仁爾齋居常自毋替質哉文哉聖徒可及

侍御陳君煒小像贊

其外甚雅其中甚剛仕學並優先此象服英年壯志遠大是翔文獻之
嗣公輔之基

小像自贊

生洛黨之宗居洛學之里爰早變不知其何爲知內任不知其何若守
約而遂至於難容乎
天恩不加於罪從然學以注古終安然以備聚食扣徊行終身不能仍
已

以口宗姪用光像贊

此吾以口宗彥用光之像其守道而生也如貞松凌寒之榦其抱器而
隱也如連城婣得之珠其政施于家也如解牛發硎之刃其名重于鄉
也如過都歷塊之駒故其貌莊而不倨性介而不矯行高而不屈學成
而不迂殆古所謂敬正之士直諒之友而不愧于君子之儒者乎

汪處士彥容夫婦像贊

翩色貌容孰存子之禮然衣大帶儀隱君之風抱有爲之才而未試餘
不惑之歲而齒然然荼刻銘于有道稱許于至公謂其餘慶所克足
以承其先之盛慶善所及足以啟其後之隆也
毓秀而爲弗齋之孫諱配而得越公之胄其容肅則知靈氣之藏其氣

篁墩文集卷五十六 一八一五

清則知內行之茂兒有所天于歲年成其子于童幼固當著節白之美
名享期頤之上壽也

汪思恭像贊

此汪君思恭之像也其氣平而不傾其容舒而不肆負鄰里善俗之安
抱耿耿活人之志而隱無營乎名輕孝友不損于積德其向學也崇餞
有年不釋卷之勤其制行也可以爲足不後影之事惟顧名能原而恭
知享譽必昌而熾非有慕於先正之高風而爲太平之逸士者歟

汪維則思仁像贊

今逸士古衣冠奉詩禮樂溪山燕有道伯仲間求其中視其顏

環谷先生汪公像贊

先生諱克寬字德輔一字仲裕姓汪氏世居祁門桃墅自我文公
朱子一傳爲勉齋黃氏再傳爲雙峰饒氏三傳爲東山汪氏即先
生仲父而先生實嗣其傳元泰定中舉于鄉已而棄去歸志聖賢

之學當
高麗初召至京師與修元史爲儒生首嘗成不願仕賜金幣遣歸而終
學者號琛谷先生此其大致也平生著述有易傳義音攷詩傳音
義會通春秋傳纂疏擬要左傳分紀經禮補逸周禮類要四書音
證考異諸書惟春秋纂疏傳學者餘多散軼不存走竊惟之而力
不足以徒之也先生五世孫文林文榮來先生遺像及殘編數種
見示且請一言末學淺陋豈足以與知先生之萬一哉雖葉之敬
高山之仰則有不能已者謹爲之贊贊曰
此考亭世適門生第四人也此龍興史局布衣第一人也六經皆有
說而春秋獨盛平生皆可師而出處尤正其道足以覺人其功足以衛
聖遺像凜然百世起敬

敬德堂銘

績溪儒學生許欽廷恭勤學勵行而以孝聞太守李公與進之爲

言敬德二字廷恭因以名其堂間請一言予觀古經傳曰周誥之
外敬德二字未有並言者惟左氏書曰季之言曰敬德之聚也
能敬必有德先儒謂此真格言且出洙泗之前殆古聖之緒論乎
蓋人非敬則雖有百行于身而不能久也故能敬以事親則孝敬
以事君則忠敬以交友則誠敬以處家則睦敬以涖政則爲良吏
敬以居學則爲君子之儒人之有一德者無往而非敬也李公因
廷恭之孝摘是以貽之豈擴充其所未至而以遠大勗之者耶公
守新安日不服絺纈乃不遺一士至於如此其思以一物不獲爲
已責可知于故雖取聖賢之論及敬者爲銘以相之然于銘豈獨
以告廷恭而已哉
相古先民其訓孔著懋敬之行厥德乃聚惟德之知非敬害明惟德之
行非敬害成周禮大端惟敬勝怠德以怠隳孰昔之會各學首事惟敬
勝邪德以邪斁孰抹其差敬哉弗偏體用一理誠彼兆端僞不而已敬
哉弗式存乎一心先武聖學源流可尋必哉吾人五常百行中此所同
余何弗敬

三叔祖士陞處士像贊

氣之融知其德之凝顯之盛卜其福之隆其少也抱繼武之志其壯也
成裕後之功廣孝敬以睦族敦義方以周窮足不踐公府之地心恒慕
處遜之風是其老成無兆于黃髮嵩耆將至于青齡者乎

三叔祖母汪孺人像贊

容祥而莊行尊而恪其在室也有過人之姿其主饋也有賛夫之略教
子成幹蕭之能撫孫衍含飴之樂身既老而持之勤家雖豐而守之約
其將見嬪桃弄結于洽瀛與喬松並壽于卅載者歟

故宋汪古逸先生像贊

魏魏風度肅肅衣巾身元心宋維古逸民清絕之詞高潔之行卅青炳
然觀不起敬

大畈汪希文隱君像贊

此婺源大畈汪希文隱君也蒼松矯矯維貌之癯白玉溫溫乃神之腴
其言行不忒可備三老其耕樂有道足稱一儒年雖高而心恒惕惕世
方競而己獨徐徐雲路翱翔過子孫以春秋之業杏林容與拯天塵乎
仁壽之區過行者孰陪其杖履問政者宜候其門廬是故希蹤于考亭
之武而景行乎闕里之宋者歟

雲溪族人慎德處士用高像贊

長身玉立神腴貌清詩禮所承慎德是名孫素端居童顏白首奚祥所
恭鄉席在右道德林泉訓有子孫所積孔厚肯堂厥門心古之心服纁
之服益介黃耆概者其朋

鵬原汪鳳英小像贊

此吾邑鵬原汪君鳳英竹山隱君小像也其子鄉魁倩請予贊
垠垠拱拱其貌之良頭角嶄嶄其嗣之興靜若有所乎不釋卷覲鐵

人今識其而相昔武公壽與衛𢿱君子之象吉人之占

林塘范道處士像贊

其禀頎然而外則癯其神粹然而內則腴樂處林泉慶衍孫子宜享高
年式介繁祉觀化而去遽返其眞考德于是如見其人

臨溪族人志尚贊

少思力學致身于衛中更退處淑其鄉閭樂善之譽裕後之策言行有
章兒請容色容樸色溫諭厥攸存臨溪之彥和湖之孫

縣丞宗邑李君像贊

宗邑李君名士以鄉薦赤貢休寧有遺愛焉未一載以疾卒邑人悲
思之此其遺像也贊曰
人付飄隆出仕花封爰然其行偉然其容方崖厥施志弗克遂斯有
遺芳式副其貴

槐塘族人克明像贊

一全集文集卷五十六

克明諱景嵩出歙槐塘程氏宋相文清公七葉孫處士萬賓子
汀州同守克和之弟也孝友才智有聲一時于兄事之情尤篤
不幸年四十六而逝其子偉學生承延奉遺像兄示不勝泫然敬
爲之贊
淳樸之器介愼之容孫忱穎善不愧名宗胡畀之才旋嗇厥壽孫孔
繩式在其後

岩鎭汪仕寧像贊

此岩鎭汪處士仕寧之像性坦夷而不矯才卓犖而能謹有本訓世謹
之孝有遺金不受之廉有事兄如父之敬有學師課子之嚴起鄉閭之
愛泰宗山水以安恬壽逝之前未獲遐齡之祝貤封身後允期冥漫之
寵蓋觀其遺容之儼雅而莫能殺其潛德之幽潛也

婺源高安族人質像贊

婺源高安族人質字文夫號仄松蓋清修博雅之上也予愛重之
敬題其像云
視其容可貌其中即其嗜可識其志既粹孔溫其中之存亦堅且秀其
志之茂抑斯人也固對物學以希蹤于昔賢遺世而尋盟以守歲寒者
乎

沂水高縣丞像贊

此故沂水貳尹高君之像也君名器忠以鄉進士來尹休寧秦以
見示敬爲之贊曰
維行之淳維性之淑維政之良維學之廣兩著鏡于峨松硯陶情于藝
蒲其志識足以興家其高懷足以振俗凡老之社將啓而遽終八袤之
鈐方開而未足悲凡杖之無從喜方褒之有緒猶觀其好德之容而知
其裕後之福也

績溪方思誠像贊

績溪方君思誠予族姪彰昌尹偉之舅氏也偉在浙東日託工摹

一全集文集卷五十六

之文學其弟儒來休寧山中丐予贊之贊曰
其性長厚其容真溫名出舜部而爲義士年未六十而見曾孫有賢聲
嗣將大其門叩其中而企其壽之遠即其外而知其行之敦也

山斗族人永通像贊

此山斗程處士永通也負享福之器故其頤豐帶捷樂善之心故其色
也融其奉身也甚儉其與人也甚忠其待家也甚恪其論事也甚公撫
高情于歷俗之表播良譽于里閭之中宜其世譜成而預饒宗之嘉會
先祠落而紹尊祖之遺風也歟

汪公文璨小像贊

婺源汪公文璨自御史時作持滿小像幅冠端笏對之儼然益職
思其盡言之責也未幾果以直言被 廷杖斥官授府同知遂外公
不自屈遠
今天子嗣位清議大伸進擢郡守賜誥有直言之褒既而再進膚

佐三進憲長僉綱存躬公不自修君子以是知正人之求福不回
有如此者敏政與公家同郡同舉進士且有婚好知公深故爲之
贊曰
公之爲貌無苟皆笑公之自處不妄取予公之事君以道匪仲公之
哲已以敬終始昔也豸冠內臺之端今也冠男行臺于外
帝旌諫臣誓詔孔碑左右執法俟公之歸

來泰汪處士夫婦像贊

靖恭其貌巽順其行躬孝弟以無忝樂善備而有成其族之華也本魚
龍以爲譜其性之退也愛鷗鷺之爲盟鄉飲政
天朝之寵市隱高月旦之評是將樂期頤之上壽享清福于太平者
歟
其容外端其德內儀在室有婉娩之從相敬成伉儷之好其相夫也惟
敬睦之爲崇其治家也亦勤儉之爲貴是名無間于族姻惠澤下均于
（篁墩文集 卷五十六 一八 二一）
隣保是將爲女士之所宗與君子而偕老者歟

樂壽謝君子期像贊

窮山之原孰道其數擇兆之眞孰威其守訂古書之宿謬析玄理于難
剖其色顯然蔚乎內秀其志畝然卓乎尚友周行而樂主靜而壽君子
晶哉安履無咎

李君尚綱像贊

性剛而弗波氣和而弗乖其少也承芳訓禮其壯也覽勝江淮卓爾躭
市廛之擾翻然起泉石之懷以樂濟人則虎解黃林之守以儒訓子嗣
鐵鳥巢鑾之斷星輝南極日上東匪春丹青之有意知福壽之無涯
此休寧李君尚綱之像也君世居巖溪東崖下明年六月望後二日
始生之辰也於是年五十矣其子儒學生旗嘗從予遊請贊以壽之

大尹余君像贊

此知錢塘縣事江夏余君德明之像也余君作縣有治績見稱于
時久之歛南畿楚刑祥之于民皆思平君自其事良深德之繪其
像以示子孫俾無忘焉謂予同郡人來以求贊予觀古循良之吏
能致其所部之感德者有矣未有致異縣之感德如余君者也故
序其事而贊曰
廉詳之德謹乎其內叔慎之容儼乎其外溢政勤而忘勞與民利而祛
害矢一官以古賢爲師故百里惟今君是賴澤之所及雖異縣而感之
深雖之所守雖富貴而處之恭其年方強其祿未艾知所附之益崇將
所施之益大也

宗叔以尚像贊

容樸而不華性和而不麗早孫力致于興家既老猶屢于嘔履焚香却
掃行不染于市廛謹身力田人咸稱其善修壽撰樂于期頤詐俄驚于
委蛻其終也先浴佛之三辰後過文之一歲然無憾以獲乎全歸有子
克昌其業是乃吾宗老成而今則長世者歟
（篁墩文集 卷五十六 一八 二三）

宗人世昭像贊

此楊塘宗人世昭君之像也其長子勝判郴州次子寬字安化請
予爲贊
貌本癯而神怡體雖瘦而力健其閱世也壽將開于九袠其待人也惠
不忘于一飯二男並顯于道經十室每高于於蔘大賓正席增鄉飲之
光明詔加恩示里人之勸此誠可謂盛世之逸民而無愧于相門
之無忝者歟

宗人母金孺人像贊

有叶夫之賢有撫孤之行有餕先之誠有御家之政業已充而益勤身
雖老而加敬怡年享甘旨之豐祈禱見曾玄之盛持百歲以爲期厥一
宗之爲慶

周司訓夫婦像贊

生務勤之家被章縫之服思繩武而進之淹方爲人師而析之逮罹

騰昇香于庖齊良驥躡馳于孟陸渾尚芹爲感多士以不忘秀出桂林
企後人之善續
以閨門之英娩詩書之胄其處也專事乎織紝其歸也克供乎籩豆若
謀治事恆唯絳帳之非伉儷叶以共守胄禮之藹然夫君食報而未遑
知壼政撫孫之必壽

處士劉志寧像贊

惟貌之淳惟行之樸以勤治生以善爲樂焚香燕坐玩菊怡神一壓之
隱太平之民

璐翠吳處士像贊

此璐翠吳處士景岑之像也平直之行義談之風觀其德容可測乃中
歧嶷斯男考槃斯壽維其壽有奇乃後來車下澤視鋤米菊崇不以
爵富不以貴有詢孰誰我發其秘溪南之良季子之裔

溪南吳處士景寧像贊

容肅而弗懈氣和而弗拔尚標見神爵之異雅操疑孤松之堅其裕後
也詩禮之訓篤其康寧也冠服之

恩延節杖在側嫓□□在前是固行
同于曒日而壽致于百年者歟

信行方孺人像贊

性勤儉而不驕行幽閒而弗妒在室有箴史之規相夫有蘋蘩之助胡
未臻于耄年遽遽淮于大故然嫡庶之意惟均姻鄰之譽有素是故未
嫁而恒慕乎淑女已歸而不忝乎賢婦者歟

怡菴鄭君像贊

此怡菴老人鄭君文慧之像也生而白之里業岐黃之術其質近道其
學兼儒以勤治家而不肆以直語人而不缺 聘召有期位宜參乎尚
藥隱居無倦樂乃㒺于風雲容雖往而貌尚如未老而神腴功者杏林
策其壽之未艾于登桂籍微其慶多有餘

武昌令君贊

此故武昌令黎源汪君諱□之像其子庠生文錫奉以請贊曰
錫子從于嬌也贊曰
盛年壯志廣額豐頤鳴琴宰治龔黃是宜神牧于用驥踣于馳餘慶
有在惟後之期

宗妣程孺人贊

程孺人處士某之女鄧以輝之妻于宗妣也無子寡守節不二年
幾七十矣一女適率溪族子煥爲偏其真族兄宗訊請爲之贊 曰

惟容之莊惟行之素生于硯宗全此令節孰云無嗣實有傳天錫其
壽人頌其賢

大畈汪用明處士像贊

性樸而不華貌莊而不媚力學以典籍爲師隱居以耕釣爲事其淑身
也根高世之風其淳親也負克宗之志豈無愧終焉之名碑可題有道
之字菩既賴而未□□□肖于今似是□□□之聞孫星源之佳士者

歟

程母方孺人像贊

此□□程君□之配方氏儒學之尚之母也
在室惟令主饋惟良有其行亦敘其□□□且康俾爾奄棄許子之
成昭母之□

族兄宗汎夫婦像贊

□鄭之訟人服其□□之功人須其成稚志高宗致德援善平隱之
名一族之芳
疏方元對惟女之□□□□淵惟婦之□□相夫有成訓子克成致戒之
者有□之□

宗叔以雄處士像贊

王立長身所性淳樸者□□□所□勤儉疑仲然坐巾服儼然三寶之

…至之賢

南都察院御史時像贊

長身美髯其外之偉宏才碩學其內之充寔以儀而服務振風紀以聚
斂靡足以為貪千秋歸仁足以濟物于森融惟其心將伯仲古人而後
已盡其蘊必澄清四海之為功益天生才慨仰佐
聖射觀其容占其後而知其責之在公也

座右銘

階筮五行和合四象外境不收內境不放回觀兼形返聽內照自飲上
池着潤五臟雖病可痊縱衰可壯

錫榮堂銘

莆田蕭君光甫以鄉進士為滄川學正四年用薦起知成都之安
縣又知南昌之寧縣九年其教為賢師其政為良吏而政之所成
光煒有聞故 褒異之典再階貽封 湛恩汪濊乃名其堂曰

錫榮所以示不忘也君以績最升光祿署正甚久然論者謂其才
行宜不止此予未獲觀其堂而雅識君也銘以俟之
有歸者堂伊誰之居有煒者額伊誰之書卓彼蕭君荷
天優寵乃額厥居以示尊奉曠蕭君以儒起家其行甚修其聲孔嘉
教行一州政在兩邑薦書四馳 恩典下及既榮乃身亦光其先教胄
爾室 龍章煥然歲時登堂再拜稽首
聖澤洋洋恒恐獲斁棣棣蕭君入官于 朝光祿分署士論於昭蒸客
于堂輪奐具美增秩之榮其錫未已堂之額兮我與作銘尚有孫子綱
其德馨

桃溪潘公炯眞像贊

粹然見於面者其德之完睟然著於目者其志之端其生也有道而隱
其殁也無愧而安此殆垂鄉閭之楷範而啓世代之衣冠者乎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五十六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五十七

疏 致語 啓劄 俳語

忠義會疏

伏以忠義如日月之在天有目皆睹神明若江海之行地無浚不通欲
申祈報之誠可乏香燈之會伏惟衆平忠靖崇福景佑眞君一方廟食
累代褒封保江淮而力遏狂胡南土免遭于荼毒失睢陽而廟焉厲鬼
後人宜奉于蒸嘗凜氣節以如生憫奸諛于既死壽享侯前朝義勇僊
濟侯于伽藍褒毅公當代勲賢接芳隣于寶安謹涓吉旦用妥明靈伏
願時雨時晹歲歲俟有秋之望宜長宜幼家家樂無恙之歡財源日進
於門庭沴氣潛消于里閈訟聲不作盜習並閑上顧祠於 國家德音
斯被下陰扶于守令善政有成並俟神化之弘永副民心之仰謹疏

査錦坊陪郭義社疏

伏以秋報春祈禮制必遵于 聖代時天親地故社壇許立于凡民

故我群生氣新盛舉伏惟畫錦陪郭休陽勝地程氏攸居唐宋以來將
踰六百年之久子孫相望不下千指之多耕田鑿井伊誰之功飽食
暖衣惟神是賴雖各開于戶牖實共奉于丞嘗念化機默運于太虛無
以一復宜人心勸勉于今日有感必通伏願義社之神闡厥威靈保茲
地場敬爾師風伯之任同致抒翔輸高城太隍之神不蔽實塋埤城遏
疵癘庶幾年疫癘銷除同躋壽域民爲邦本寧官賦之無虧人藉地靈
興英材之華出比屋安于樂土闔家享于太平再屬同盟勿淪殊俗敦
孝弟力田之行誦詩書執禮之言如有犯于科條則共加于斥逐庶光
祖德毋作神羞木有本水有源念枌榆之好神無方易無體衆修香
火之誠爾所攸歸職祠莫替

癸卯中秋節宴奉

皇太后致語

恭開萬壽稱觴值中秋之令節一人備養得天下之歡心金風開長樂

之筵寶月殿淸虛之府慶逢千載喜忭動
六宮伏惟
皇太后陛下至德洪仁尊爲
聖母隆名厚福高與天齊垂懿訓于四方受蕃禧于
九廟龍孫濟濟膝前繞王葉金枝 鳳駕雝雝 文中擁唐堯虞舜西王
母甲瑤池之宴勝集群仙南極星報壽域之祥福延萬姓臣等叨蒙
天表與任下情五穀豐登幸才逢于本歲八音齊奏樂共享于太平少
奉 宸歡敬陳口號
節初開萬歲筵歡聲遍動 九重天雲浮仙仗星新瑞月輝 慈闈
勝舊同 聖壽遐同川嶽久 母儀高共漢唐前 六宮記取今秋事四
海浮歌大有年

十一月二日慶

萬壽聖節致語

臣聞虹流電繞開萬年 聖壽之祥雨順風調正四海太平之候曆數
光符于三代皇天眷佑于 一人申命用休瑞氣遙騰 斷座子月初
建和聲斷轉黃鍾華夷修土貢之儀臣妾效山呼之頌弘張御宴盛集
番禧恭惟
皇帝陛下好生之仁上通于天勤民之政必稽諸古講聖經賢傳之旨
以道爲心思 祖功宗德之傳惟皇建極恭承鴻恩之廣被宜景福之駢
臻中外交歡列宿拱北辰之正神人協應壽星現南極之光幸茲有道
之朝益衍無疆之筭膳羞百味窮水陸之珍奇簫韶九成備虞周之美
盛後三光而不老與萬物以皆春臣等猥以微生叨覩 大慶願同百
獸之舞上進九霞之觴仰瀆 天聰敬陳口號
壽星光彩徹 楓宸
聖誕稱觴萬國賓天降祥祥如舜堯化行緣術九兆仁牆撓擾符三千歲
御曆將開二十春頌祝長年川瀆岳皆施 恩露及烝民

冬至節宴奉

聖上致語

雷復地中初報一陽之動慶稱天上遙連萬歲之禁懈爾後轉于黃鍾
周正才頒于 寶兆仰
聖主體乾之德順月令以端居邁天公理子之辰望斗杓而直指迎長
伊始納祐維新恭惟
皇帝陛下龍飛在天恩施率土雞鳴問寢孝奉 慈宮不遺膝色不違
貴利全商后之高明丕承武烈丕顯文謨兼鎬京之盛美崇儒有作彌
成昭代之書恭己無爲恪守先王之戒雖大彰天討屢奏膚功而功過
必允雖重惜遺材無各爵賞而賞罰惟均凡此皆君子道長之幾正可
驗斯世運昇之兆履長之說緊與人同必世之仁宜膺天眷立表以覘
舜日漸及舒長飛灰以望堯雲盡成佳瑞臣等叨居樂部獲奉
宸遊伐鼓而來廣奠之風幸際淸朝全盛鳴絃而歌咸發之句願陳王
業多艱敢貢微言上塵
天聽
五色祥雲擁上林履長佳節慶初臨黃鍾乍轉宮商正 玉曆新頒雨
露深四海昇平象
帝力一陽來復見天心願乘生氣行時令 賞作延長冠古今

甲辰元夕節宴奉

皇太后致語

伏以時當泰運重三五之佳辰孝奉 慈闈祝萬千之
聖壽瑞騰鶴禁喜溢 龍顏恭惟
皇太后陛下受性弘仁貽謀高遠慶覃孫子此周室之邑姜福備天人
類瑤池之王母制不稱于宮闈化已成于家邦均四方書大有之年式
光寶訓宜 九重慶上元之節先進觴以絲綵亮協應韶鈞御燈
煌照回星斗山形簇簇僊海上之六鰲燭影迴環走人間之八駿膺歌

如舜以文而迓奏境臨仙凡玉饌珍羞雜然而前陳水陸極天下
一人之養奉内前一日之歡臣等粗以賤工叨居法部疏月中之火樹
疑新聞不夜之天分霜後之黄柑知樂共長春之宴欲宣勝事敢貢蕪
言

長樂宮中啓 御筵六鼇山下擁祥烟三春景重元宵節四海人歌大
有年彩伏近移風力軟珠簾初捲月華圓霞盃滿獻觀燈酒樂奏昇平

第一篇

元夕節宴奉

皇上致語

伏以時分四季惟春季當和樂之時節有三元願上元乃繁華之節宜
張 御宴上奉 宸歡況一歲之豐登有先朝之故事恭惟
皇帝陛下秉克仁恭儉之德受高明睿哲之姿天縱多能上師孔子日
新舊學遠賓湯王詳刑不及于非辜邮典屢施于無告南郊禮備特赦

才旿于尚方北塞塵清流旅又歸于宿衛謝春宴之玉爛宣在此時故
夜禁之金吾豈妨王務銀花火樹徹映鰲山畫鼓龍笙少延
鳳駕侍臣立紅雲之殿尚食進紫霞之觴 聖齡願保于萬年健隨天
運節假已開于十日樂與人同盼明月之光輝喜良宵之未艾臣等猥
以末技叨預伶官禮太乙貫神於 六宮之中想周旋于達旦歡昇平
妙曲於兩階之下慢聲調之入雲欲歷下情敬陳俚語

實曆初開二十巡上元風景一回新千株火樹連西苑萬點星毬擁北
辰金刮黃柑傳令節調翻白雪應陽春 聖心願比光明燭滿賜餘輝
及疲民

端午節宴奉

皇上致語

四時順序慶佳節于端陽萬壽稱觴奉 宸遊于一日恩覃海宇喜浹
宫庭伏惟

皇帝陛下度運如帝堯之仁丕承似武王之烈天心講學將篤于六經
育物對時正臨于五位嚴禋祠以作民間之福懸首稽以收天下之才
聖子神孫吉兆又聞今歲恬文熙武泰平何羨先朝當此端開少修故
事龍舟蕩漾於鼇翻于中流騎士騰驤奪錦標于馳道紅旗畫鼓有相
先競渡之奇玉勒雕鞍有獨出衆塵之勇感生艾虎香動蒲人長揚花
樹迎春風太液池花明瑞日一張一弛建盛周文一豫一遊曾聞夏諺
況又罷游燕之誓宜上承
慈極之歡臣等猥以賤工叨居樂部伏願 聖德新於日日戴洛蘭湯
天鑒赫其明明不需菱鏡因角黍而思粒食服艾誥遠佞之言作梟羹
以賜百官示嫉惡除凶之義敬陳俚句俯瀆徽忱

五色雲中化日長 御筵開處慶端陽 當弁馳道歡聲動風拂仙家
笑語香綵騎捷乘孫隼過畫船輕駕六龍翔 齊將九履菖蒲節漆入薰
風萬壽觴

十月十四日慶

皇太后聖節致語

皇明大一統陛 聖孝于九重十月小陽春奉 宸歡于一日天開壽
域德本 慈闈伏惟
皇太后陛下作配
先皇母儀天下 六宮撫恤一皆推好善之心 萬乘起居端是享齊
天之福光騰 婺慶衍龍孫南極星光見中霄瑞騰宇宙西王母後
臨凡世樂備天人伏惟
皇帝陛下德爲聖君孝奉 文母玉食有幸喜今秋五穀豐登海寰無
虞看終日九天朝賁天心協順家宴弘開萬壽爲期上表先陳於皇上
四海爲養稱至觴進於長春正當大有之年好奏太平之樂臣等猥以
末技叨預伶官謹按宋徽又效周南之化調翻白雪深慚郢上之詞少
盡心聲敬陳口號

南極光中　萬壽筵歡聲遞動　九重天　六宮喜慶長生節四野初
逢大有年德似周南王化美孝同虞舜　聖心虔金尊滿進[illegible]
奏蓬萊第一篇

十一月二日

萬壽聖節賤壽致語

四海無虞喜值豐年之候
一人有慶又當賤壽之辰和音漸轉于黃鍾瑞氣迭勝于　紫禁天下
仰北辰之正座中覩南極之光伏惟
皇帝陛下有成湯好生之仁有虞舜悅親之孝聖經賢傳業正學于
錦筵武烈文謨得歡心于　祖廟　鴻恩廣被景福駢臻　青宮喜符
誕之得人紫塞報烽烟之絶迹法由齊歐好尙近漫誇不老之丹樂譜
初奏萬年歡共上長春之酒九夷八蠻朝使絡繹而來三宮六院百僚
大業而降臣等猥以賤工叨居法部天閑壽域從今朝日日開壽筵萬
聖君看熙歲人人得所敬陳鄙句上瀆

一〈霽〉山家文集卷五十七　一八六

天聰
幾日欣逢
聖節來　御筵先向禁中開西疇喜作豐年頌南極光臨上壽盃萬國
謳歌
天朝佛座五雲扶日上蓬萊內前記取歡呼處又熱爐香第一回

乙巳元夕節宴奉

皇太后致語

十五觀燈幸值逢於　泰運　九重歡奇仰孝奉於
慈闈　仙仗來臨　御筵初啓恭惟
皇太后陛下能仁能儉大聖大慈德化比文王后妃慶延孫子端嚴似
瑤池王母福備天人惟八方樂太平之年故一人享天下之養金鼎迸
霞觴灩灩春臺銅玉燭熙熙鳳管鸞笙奏上元之妙樂銀花火樹應南
極之祥光喜動　六宮慶富千歲一輪寶月照絳闕於大中萬朵紅雲
得蓬山於海上臣等仰瞻　天表無任下情敢仙子蟠桃之音久叨法
部作　盛世傳柑之節少奉　宸歡奈聲心聲罄陳口號
五色雲中架彩橋　九重天上慶元宵神仙簇擁瑤池會
聖母端居絳節朝萬燭祥烟留　鳳輦一聲明月聽鸞簫催盃翩進
長生酒大孝如今仰　帝先

中秋節宴奉

皇太后致語

伏以妸月流光三五夕良辰莫勝于中秋太平開宴九重天佳慶正
逢于今日　慈歡極四海之養　聖壽罄六宮之誠伏惟
皇太后陛下性本高明有內蕭外理之美德勤遵禮法有左圖右史之
良規鳳冊龍章尊爲
帝母金容玉相儼若天人盛福已備於　東朝壯猷又遂彼於南極値暑退

一〈霽〉山家文集卷五十七　一八七

涼生之候況河淸海晏之時置酒長樂宮湛湛下金莖之露靄靄爲慶
柔儀明明開寶鑑於層霄優享降武夷之仙玉何得長生之藥
宸聞有喜萬方臣妾之歡　國祚無疆
兩宮聖人千歲壽若桂香乍飄來　貝闕梧桐影漸轉過銀床永陪
綵宮商迭奏臣等猥以草茅之賤風抒犬馬之忱樂部隨聲賀果單窮
裳羽衣之舞　御筵縱樂幸竊誦瑤觴玉宇之詞上瀆　天聰載陳俚
句
天上平分九十秋奉慈開宴喜君初收金風爲爽道　鑾馭寶月流輝請
鳳誠德似女英晉佐舜壽期文母卅與周歡　聲一動珠簾捲膝下鸞鶴
兒　兕旒

丁未二月六日　皇太子婚禮成

皇上奉

皇太后宴致語

伏以
青宮納祉值太平有象之年　紫禁承歡進上
聖母無疆之壽非常喜事曠代奇逢伏惟
皇太后陛下至德弘慈並如春育隆名厚福高與天齊宜爾孫子
綿綿瓜瓞蕃禧于
九廟龍孫燕翼貽謀　龍孫鳳當視膳之朝猶記含飴之日恭惟
皇帝陛下重華嗣統若虞舜之承帝堯大孝格天似武王之奉文母恢
廓儀歌舞之治篤關雎麟趾之風茂對良辰特開壽宴翔翔濟濟同稱
萬歲之觴肅肅雍雍咸著六宮之美欽惟
皇太子殿下天姿英武睿學高明嘉禮告成綿宗社隆長之祚大倫
伊始協乾坤健順之文有國以來於斯爲盛自今而後駿發其祥東風
送暖入　椿衣華　宸掖之蓂延北極騰輝臨　寶座知神相之有加
臣等猥以賤工叨居樂部周南之詠敢緝韶于朱絃郢上之詞嘅難賡
〔金聲文集卷五十七〕一八八
于白雪上陳俚語俯效獻忱
物報元良六禮成萬方臣妾共欽容光生晚景添　慈壽喜入春風舞
聖情舞隊巧隨鴻鵠舉韶音全協鳳凰鳴宮庭此日非常慶滿進仙觴
第一行
七月三日　東宮千秋節
皇上奉
皇太后宴致語
伏以
慈闈有慶承萬歲之華筵壽域無疆值千秋之令節紫電記誕禥之
瑞金風開却暑之期曷勝
龍顏光曜　鶴禁恭惟
聖壽慈仁皇太后陛下祇承
先帝久播徽音擁佑

聖躬多祿至於今孫隆國本遂家室之攸宜茂衍孫枝致藩維之益固
宗祏於萬年壽隨名如周室之太姒行高今古似西池之王母福備天
人伏惟
皇帝陛下以敬大法　祖爲心以親民愛民爲務上勤定省有問安視
膳之誠下撫元良有主鬯承祧之託頌慈年之今普及于寰區慶璋
瓞之恩下推于永巷四海傳聲之慶萬國獻無疆之頌欽惟
皇太子殿下天賦英姿日新睿學承歡代舞持
七廟之歡心祈俯相於遐三光之大詔對重熙之景運昭裁育之佳辰
奏五功之樂少焉　[illegible]　[illegible]永介[illegible]臣等叨參法部旅進
內庭親長樂之新儀率[illegible]之[illegible]封之故事敢上薦言
聖主欣逢今[illegible]陶未迓　玉冊[illegible]清歌[illegible]筵迎紫氣瑤闕
鶴鳴[illegible]
龍孫佳[illegible]非常慶[illegible]
〔金聲文集卷五十七〕一八九
[illegible]
恭念[illegible]先生[illegible]
之觀　[illegible]九重[illegible]
名又登于[illegible]古今[illegible]
[illegible]
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經[illegible]
[illegible]南京[illegible]
謝[illegible]恩例賜[illegible]
之非恭[illegible]

叅虞左顧散　朝之後共候華軒上日之期敬申素札敬以是月三日
早候客者

己酉歲休寧邑諸士赴秋闈障語并詞

伏以　盛世掄材赴賓興于棘試賢侯勸駕開祖餞于花封頌一朝而
興計偕想群英之將績出邑城定價必發貢于下里燕詞先申賀意謹詞
曰
青霄萬里鵬將翻又恰早槐黃騎追趁薰風先與餞雲程一一見豈傳
眉額　京闈揭報題名客雁字是東什南陌聽鹿鳴華宴歸來將貲
載松蘿出色　右調步蟾宮

己酉歲迎經魁汪楷亞魁方瑩障語并詞

伏諗秋風捷報來自南都午夜文光徹于東壁經魁與亞魁而並出文
運合治運以相高駢首接連越犬比五科之久一朝騰踏占瀛封諸士
之先此誠今尹作興遂致生徒奮起雖山出色固有驗于前言
［全書本文集卷五十七　一八〇］
觀陛傳臚更相期于嗣歲喜倍于衆情見乎詞
雙鳴鳳曉日天飛雲縱一舉歸來如伯仲萬選青錢中式披紅旗救動
酒灑綠醑錄難得意杏園還與共聽上賢臣頌　右調謁金門

撰子定帖

程宅本貫直隸徽州府休寧縣忠孝鄉孝芝里
高祖考社詩贈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
高祖妣汪氏贈夫人
曾祖考殷贈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
曾祖妣張氏贈夫人
祖考信贈太子少保諡襄毅
祖妣林氏封夫人
父敏政今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
母李氏封宜人

第一男壎丙申年十月初六日寅時生任錦衣衛百戶
右今議與
汪宅第二令愛聯姻者
成化二十三年六月　日定帖

聘定啓

休寧陪郭程　謹奉啓娶源潭村侍御太守汪公執事茲蒙不棄許
第二令愛與僕第一男壎締親者
伏以喬梓初望胤百年之文獻絲蘿有托締兩族之婚姻謹擇禮以通
誠已叶占而告吉念小兒竊叨世科曾排幼悟之才知令愛久熟家規
素著風度之懿顧越公之盛儀愧尚寒薄非所企柄邁盟達重同年之契
永言近報愛申合姓之歡仰冀尊慈府垂鑒念弘治二年六月　日

撰子繳徵啓

眷生安定程敏政頓首奉啓侍御郡守平川諱　公春等閣下竊以蓮門
［全書本文集卷五十七　一八二　一三］
非偶久承聘定之言芹泮有年將致徵納之禮茲為舊與先扇佳辰伏
惟眷侍正學高文派傳儒術尚古直道承本　其端則　惠出守維
德化于文翁且二姓通家聊效麻于朱子姜中嘉命許締良期知閫王
之有成紐組風聞于姆訓擬庭闈之卵翼將歸早詠于　君恩蔬蓋眷
眷人今青雲同升為宰攜並白社退居任參伊上足以助燕說敢水之
散下尺以了平人婚嫁之願分光照星厚報極多勝古禮豈偶于世家謹
章遵于王制人道莫先于正始並盡名于鄉俵吉備良從一聽以來歸
客革淨耦變魚而致敬少有儀物具如別箋仰冀尊慈特垂鑒念謹
啓弘治五年五月　日眷生安定程敏政頓首奉啓

回子宅聘定啓

敏政伏以月當建亥將啓一陽節值孟冬甫踰三日恭惟千兵子公執
事出按柳營入枕鵲闕民膺將頓號封社辰府儲訓言功承先施之寵
無恐稱於迎承左顧之勞一往一來於文必備茲敘嘉沐在右攸宜

敏政惟是月俗既卜陽淋才訖經之協經將名大淵叔如予豫而從成
公適當鄒氏之餘凌亦在淋場之日排樹是揚問有加于古人仰宜孔
宜庸戒勁于役者

敏政請惟爲公之望久至一方通家之情也更稱世號陽成佯同深常
行之國實序淵源並有芳隣之托鈍仮英聘何俟贅言

敏政我惟公家鉅姓望出古豐在漢若廷尉爲公清之相人溯其高門
在周若杜國以耆德之臣帝師于太學揮戈靖難儼然中流勲名燦
爲人級若彩甚佳劉安乃文乃武有開其先惟孝惟忠克承厥後迨公父
子滄危涵鈐陞禮所許既悉春衣冠之業前室前綿遂大昌閥閱之家
敷褒聚然子軍中投錢可當于閒例公論若此予亦謂然

敏政系本前于相湖名濫叨于翰苑惟勤述志終惦世風先忠懸敬仰
于蔑永之初先翼毅歸金于將息之後況先叔又以萬戶整兵衛之
將及友仲方以一經甘偕闕之府縣愚不肖竟無聞洛學家傳屏
序過煩于堂史歷匪特習括挹毋課于兒曹方舟陶令之菊松菊本平向
平之谷嫁惟姪文勝并尚速絲麻程識于女紅開本郎李錦是期相豆
更問于儒素下致問名之禮用緇合姓之盟敢謂雀屏居然中選儕倘
焉幣勉爾登嘉日助奩佈將資之一硯盎及卷箕來毋敢付佛練君
名取慕于邯雲敬無御所乎戒是

敷此借易上開并淵夫久寶令嗣令姪合宅仙姪于氏有嚴規居第成
侍綵多服福履並臻列拜湖汝將希布達

敏政記藏休官素無能於趨承家政授于卿可送于府門偏有等合俾
聽鄉末

雜著

讀荀子

荀卿曰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敵也甚哉卿言之不經其流至於開辟之禍後尊大之心將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乎夫五倫之在人其分不可以僭差而名稱不可以規避蓋不易之理而謂天子至尊無匹則何以建夫婦之極爲天下之則乎禮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所以正嫡庶之分謹凌犯之防若如卿說則后與嬪御可以無別矣夫今日爲天子之妻者將後日爲天子之母也天子至尊可以無匹則亦可以無母乎禮謹大婚所以重人倫之始也卿不誦法于古而敢爲無稽之論使後世昏庸之主以天下之母爲不足重而輕於廢棄則與嬪御無別者將不自卿言發之乎君臣上下之分固截然有定而貴貴尊賢亦當各致其極孟子曰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比二帝所以爲人倫之至而謂天子無敵可乎仲虺曰能自得師者王故湯學於伊尹成王拜手稽首於周公之前不敢意其非分蓋直以師道尊之矣而況所謂客禮者哉卿號知禮而所見乃與公孫鞅無異使爲人上者妄自尊大堂陛之勢愈嚴而尊德樂道之義不復見於後世非卿之罪乎或曰卿之意本於禮之尊無二上及天子無客禮莫與爲主之說蓋亦有據而云者是大不然凡讀書不可以辭害意彼尊無二上特以辨大儀章度數之尊威耳天子無客禮則又專指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之一事也豈天下之通論耶以是爲天下之通論則卿之所見亦淺矣

讀將鑑傳議

凡爲將者當觀其大節之何如而不當計其事功之成敗予嘗慨夫戴溪之論韓將也其言曰將除信爲劉會所利而忘後患矜己傲物犯衆

怒而失人心意以羿暫逐權之嬰使與□□請婚而乃受子家之詐虛
內攻外至於敗亡為輕信偏詐之咎又以為羽之攻樊也嘗以軍資不
給將還治糜芳傅士仁之罪故吳兵一動二子降夫一介之士必有
死友羽為主將不能以恩撫下使衆叛親離為矜己傲物之過嗚呼羽
之在許也曹操察其無留意而使張遼問之羽嘆曰吾極知曹公待我
厚然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當立功以報乃去耳其後解白馬之圍盡
封其所賜而奔昭烈然則惇天下之大信者羽也昭烈嘗與曹操共獵
羽欲殺操昭烈不從夫孔明以王佐之才至於操曰此誠不可與爭鋒
使當時從羽之言則漢室中興可以為有成之韓雄矣羽之下襄陽斬
龐德降于禁也威震華夏操議徙許以避其鋭無謀而能若是哉然則
為天下之大謀者羽也權與昭烈既分荊州則權乃漢臣方將戮力王
事以圖犄角之功不可謂之虎內曹操脅天子以令諸侯不可謂之攻
外至於荊州之分吳人以昭烈為無功不當得而深亦以為然乎獨以

為曹操之東下也魯肅親謂權曰劉豫州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如使豫
州撫劉表之衆同心治操天下可定也孔明請援於權權亦謂非劉豫
州莫可以當操者夫豈以昭烈身之眇兵之強哉實江東之人欲藉重
於王室之冑庶操為逆而我為正耳蓋操逆我正則神必相其後而士
思奮有必勝之理使赤壁之下非昭烈親在行間則權操均敗勝負未
可以逆正決矣荊州分地昭烈豈無謂而得之者哉權無故欲并之而
置三郡長吏則直在漢曲在權羽之逐之宜耳恐辱而婚其雖春秋之
所非也權既反覆小人羽烏得而婚之劉羽知春秋識禮義而權以妹
妻昭烈之事又自可鑒羽之絕之亦宜耳□不給當以軍法從事使
羽不加之意則夫其所以為將者失知人之哲坐託納鄉羽亦烏能逆
料芳與士仁襲潰之不冠而世為便者哉況若此者謂之矜己傲物
吾不知其可也羽之敗得卒伍於許於昭烈而責羽不能以恩撫下
昭烈於羽情若兄弟其死也誰中深之師為伐吳之舉千載以下得以

公者矣如羽而莫以是議之是皆近乎訟矣乃至貪前利而忘後患尚可
以詆孫權犯衆怒而失人心可以詆曹操皆不可以詆羽何也昭烈踐
有益州漢中之地帶甲百萬而孔明為之臣權能保其必勝乎慮不及
此而乃區區於襲羽使天尚祚漢昭烈不死兵連禍結何時而已乎故
曰貪前利而忘後患者非羽也權也漢有天下四百餘年曹操一旦欲
操其位而柄其政君其人故昭烈起兵徐州則郡縣多叛操應漢耿紀
韋晃之流位不過少府司直而伐操不克失死無悔當時扼腕於下者
可知矣故曰犯衆怒而失人心者非羽也操也為漢者何故以借鑑反
逆之事務欲取而加諸忠義正直之臣乎至於篇末乃曰羽固非良將
矣然古今稱之者以其忠義大節足以聳高於後代也嗟乎古所謂良
將者豈獨以其勇而已哉伊尹去桀以就湯太公避紂而佐武王凡為
將者莫良焉以其識去就而以除殘去暴為心耳漢末群雄蜂起袁曹
勢可以帝天下而羽委質於昭烈無乃已是豈有所顧望者哉所謂

良將若羽是矣而漢書未之識則是重羽之無成為可惜而輕其大節
為可後也夫成敗出於天而大節存乎人古之仁人志士盡其在己者
耳豈能責成於天耶善乎蘇洵曰世多奇智兵之功以予所見乃小人
辯智不足取也漢烏足以與此

先師介庵先生呂文懿公遺事

先師之塋太史陳先生為狀以述銘闕有遺事謹撫之以備採擇先生
賦質渾厚偉然容見者知為大器未冠著書數百言號呂子考萬全府
君與之語人曰呂吾族者在是兒矣萬全卒于官先生貧無以家有請
卹俗火塟者先生時年十七渭然不從曰忍使先人遺體受此炮烙刑
乃權厝某處有浮圖先生嘗登題其上曰吾不能使先人首丘不復
登此塔矣至秋號泣不輟聞人悲之既來歸南家屢空學益力郡守
賞公纖應知之召至取學上一卷書曰能誦此乎蓋洪範也先生暗誦
之終篇賞公大驚異遂補學諸生先生內莊外和不少屈權貴夭初

迺亨與宦者吉祥帖木兒勢傾朝廷先生每遇朝會先生官五品當服青袍亨等見之憮然曰吾輩行當為先生所絀雖屢言之先生自若也修撰吳正常與先生並列亨與吉祥譖於上未發亨與吉祥乃共搆正與先生所草除夫門詔語以激上上怒坐便殿召近臣至厲聲曰正欺罔敢爾原其諸庠乃勑之何也所退人危之先生曰死生天也懼何為性孝母夫人有疾必躬必手自調劑乃進疾革一女死懼其知也強言笑不敢哭既喪奉柩之還鄉禍全之變並載以還或忌陰陽家說先生不可曰吾知奉親柩還鄉禍福非所恤也舟中猶擬旹境因得疾抵家遂不起先生痛先早世撫教其孫志思若己出皆底有官嘗曰吾荷先世蔭有此祿臣恥獨饒也共分諸故鄉以周族人不妄取于人使如蜀往返閩嶺中無長物性儉約身無紈綺所衣止于賜服嘉府賓故侍郎許公思溫雅善先生其孫瑋旅食京師先生周之數年曰汝當還守丘隴瑋陽應之曰諾先生

岸瞻之瑋受而不歸居月餘復來謁先生不問又周以粟布且勸之歸無倦意有鄉人丐于市先生識之呼至家衣食之終其身衰老者欲徐夫人嘗蜀女侍命奉巾櫛十餘年語不及亂動學至老不怠若秘閣圖書左右有得即識之手錄口誦日夜至曷不輟暮歸少暇即為門人講解書史退則吾伊聲復達于外蓋寢不移時而起所修宋元通鑑續編成例精甚有先儒所未到者書成稿髮始白嘗考一事不獲不懌者累旬夕一旦考得之顧謂政曰進我二階殊不若得此可喜其好學類此先生待人恕以誠然事不可者未嘗依阿取容聞朝政有闕漏微有警憂見顏面居官二十年家無田宅為學務實踐不事空言故詩文亦不規深靡麗如其為人所著有授權衡通鑑綱目續編考正藏于家門下學者多取高第顯官去若今南京太常少卿李本翰林檢討耿大理寺丞田張監察御史邊鏞禮部主事李順天府通判林其他主考所取士尤多走從遊十年恒以無為師門是懼深惟不朽之託在偉而先師平日問道惟大人先生故輒具其所聞以備若其歷官行事已載狀者茲不敢贅

對客言

客有問於鄭新先生者曰天下之事有不可以理致詰者請試與先生言之何如先生曰固所願也客曰剡山有獸焉其狀如嬰兒翼身而禎尾其名曰合窳見則其澇為水獨山有條焉若黃蛇而魚尾出入有光其名曰條蟰見則其邑為旱鍾山之鳥曰欽鵐音如晨鵠赤喙而虎爪見則其積為兵碓山之鳥曰絜鉤狀如鳧而鼠尾善登木見則其國為疫餘莪之山獸有焉而鴟目遇人則眠曰犰狳見則其域為蝗章義之山鳥有鶴而一足青質赤文曰畢方見則其地為火凡此諸孽皆未嘗一至乎中國而辛壬之交大水于南甸于浙中譌火于臯于京東西師不解東阜方肱而疫于京師蝗于內郡若是者夫子以為何如抑載籍不可盡訊乎先生曰是非子所知也子以合窳條蟰之必能致水旱歟

鵕鵐絜鉤之必能致兵疫而蝗非犰狳則不生火非畢方則不興殆惑矣且子之所知者物之孽也而不知有不物之孽焉請為子言之凡古之為嚴廊宰輔者其責在于格君以福民也而或蠱常媚快私忿者以自容使三辰失序百執反常而又不知所以調變之寅亮之若是者豈非致水旱之合窳條蟰乎古之秉節旄位將率者其責在于除殘以衛民也而或擁師旣賊生視夫赤子之掠于飛盜于寇累不究心又從而發食之使財竭力殫四國騷然若是者豈非致兵疫之欽鵐絜鉤乎古之剖符節長郡邑者其責在于宣化以治民也而或事苟且肆征斂使黔首橫目之脂膏不正供于王而盡入于私帑流離困瘁無所控訴若是者豈非致蝗蝝之犰狳致火災之畢方乎子不此之究而取驗于物之孽吾故曰子惑矣客曰至哉夫子之言誠非不佞所與知然有說焉願畢教于左右切聞之春秋大水則鳴鼓而攻社周禮大旱則巫師帥群而舞雩三時之儺則方相氏帥隸以驅疫奇

熄掌火禁有事則祭于爟而載記八蜡之祭其一曰昆蟲毋作是經周伯見則天下無兵凡今之水也旱也兵也疫也蝗也火也吾欲攻于社禬于雩弭于儺禖于爟蜡于蜡而祭于周伯或者轉禍而祥夫子以謂何如先生曰异哉吾子之惑甚矣應天以實不以文且不人事之修而聽于神未有能銷變者也請為子極言之且子知夫神之神而亦知夫在人之神乎夫天心仁愛人君則君者人之社也攻之辭則有罪己之詔后非民罔與守邦則民者人之雩也禬之儀則有憂恤之章人之爟則君之一心也禖之以敬人之周伯則國之群賢也榮之以禮貪吏之病民人之儺也則黜以弭之群小之害正人之蝗也則辟以蜡之如是則洚水不足以儆堯暵旱不足以憂湯稹菌不足以病禹蝗不入境反風止火之政非徒見乎一方而斯民亦不必為物魁之祈事泰和之業而自無妖孔之虞矣若子之所謂攻與禬與弭與禖與蜡與祭者文焉耳文豈足以銷變哉吾則不犧牲不粢盛不醴齊而轉孽為祥若運之

掌焉何也以實不以文也客聞之懼然自失曰吾今乃見至人願終身為夫子執鞭矣

送痳文 天頤戊寅歲作

程子卧疾暍之癘病痳三月不愈或曰痳有祟焉宜禳之乃作送痳文目陰食居士端居私室心鬱志悒若疢若疾殃發四肢寔害且密巨肖蜂虫細如蟻隼蔓衍支分蔓經過歷瘳之愈職治之弗息肉消皮腐伊名莫識乃召烏有先生詢諸泰筮去疊解紛課如古制變及十八遇屯之萃其繇曰匪兕之疥匪虎之癩人而獲之罔有害祛厥光陸疾良差焉有先生覩偶與奇扶策禳祓俯仰倪啼曰是痳鬼也爲祟為殃有或罹焉悔詛可當載拭載禳可以無殃居士曰唯請製其辭速行毋乞崇差焉屈東向載揖載[illegible]而謹之其辭曰嗟爾痳鬼兮勿撓我[illegible]兮凡以有圖書罍在楹兮茶在櫃爾宜遠遁莫我踟嗟爾痳鬼兮勿復我擾泉布缺兮紙縡之蠹吝將仁帝 次爾宜速遁莫我抑嗟爾痳鬼兮莫遠我

身飢有黨兮[illegible]嗟爾痳鬼兮勿依我 股[illegible]兮王[illegible]中有[illegible]能[illegible]宜遠遁莫我逐嗟爾痳鬼兮勿收我手可將莫所[illegible]附[illegible]大[illegible]宜遠遁莫我守嗟爾痳鬼兮莫[illegible]我足遊有方兮出必告[illegible]前[illegible]爾宜遠遁莫需從告畢乃[illegible]有將其鬼來自[illegible]忽[illegible]兩彼來倚[illegible]邈[illegible]欲止載趨將進復已跛掌而歌曰[illegible]夫子兮[illegible]我何[illegible]兮[illegible]誅[illegible]重兮山木楼別夫子兮我心[illegible]夫[illegible]兮見疾我爲往兮道路逆[illegible]兮梟後泣去夫子兮渺何[illegible]跳梁而前謂既我讀我復伺言攸衆濯佩頷終白焉夫疥者[illegible]以清為符[illegible]其合德廉其同類不取不[illegible]伊[illegible]也二公不易[illegible]之疥也臣忠子孝君父之疥也出爾入[illegible]予與[illegible]也[illegible]于人有益夫子以臣以禪曾不見[illegible]凡使夫子[illegible]不暇[illegible]身不[illegible]志專心一朝吟夜讀貫經

穿史出[illegible]入[illegible]皆我之為也其名曰輔學之痳凡使夫子屏跡絕交幽閒獨處足不他出身無[illegible]與心穿[illegible]循[illegible]矩皆我之為也其名曰端身之痳凡使夫子寢必反側食不甘美衡慮困心空身之[illegible]鍔[illegible]而起皆我之為也其名曰迓榮之痳且夫子少文遊巴[illegible]吾[illegible]相從[illegible]須臾[illegible]行[illegible]相[illegible]使夫子[illegible]相符文[illegible]聲華孔[illegible]從[illegible]清都今既見[illegible]不就遂但思夫子居[illegible]孤幸其省[illegible]居士曰[illegible]于言之痳無備[illegible]吾與入同其[illegible]敢別吾送之痳為[illegible]人非[illegible]吾不汝留吾[illegible]二三子者相予于窗[illegible]之對[illegible]于[illegible]同之區[illegible]趨利興害除私淑我身[illegible]則我[illegible]何[illegible]是三人者[illegible]然而[illegible]然而休[illegible]見無由越及期日居士疾瘳

原教 一首贈程元英司訓 青城

天下未有不資于教而能有成者中庸以教配性道而孔子以師配君

父甚哉教之難也古之人自始生至于長老無非教者故禮有胎教有能食之教有能言之教八歲入小學有灑掃應對進退之教十有五歲將責之成人則入大學而有修己治人之教受教而至于修己治人則爲教者亦難矣中古以來所以爲教者有二焉一曰人師一曰經師二教分而後人才之成不逮于古田何之易大小夏侯之書齊韓魯之詩大小戴之禮左氏公穀之春秋當時之爲教者非不行而受教者非不從也要其成則修己治人之道蔑如也此經師者之教也彼人師者亦何異於人哉亦固不能外六經者以爲教特能成人之性而已故受教者修己治人之道咸以足用若孔孟是已下之若王通之教河汾胡瑗之教蘇湖其成就人才猶有先王之遺意而未盡至周程張朱五賢者出而後孔孟之教復顯甚哉教之難也教之爲說備六經而切于大學之書自孔氏者世守之而今之學校則古之所以教修己治人者也且爲教與受教者亦孰不以之爲官務要其成則皆以之資口耳釣利祿

歟之不足以修己推之不足以治人回視古之經師猶相萬萬而况所謂人師者乎甚哉教之難也古者政教合于一而責成于君其要使天下之人各復其性而已降及後世國既廣民偽滋與人主不能以獨理故以政付之群有司而以教付之學官則今之爲學官者雖祿之卑而責之重矣任是責者豈不甚可畏哉惜乎其知畏者鮮矣程元英新安歙西人與予同出梁將軍忠壯公後性敏而好修爲諸生遂于禮學成而試于鄉邦偶既入大學遂頭領教事得濟南之青城然則元英亦幾幾之所謂教之難者乎食天子之祿而師其人不知其所以爲教不可也教則多術矣而人師其上也經師其次也今之爲師者不足以爲訓矣元英能不知所畏哉知所畏而後有所謂大過人者矣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能盡夫之性而已予與同鄉諸君子喜元英之教將大行于青齊之間也作原教以贈之

成齋解

海陵李先生構小齋爲燕居之所而揭諸楣間曰成齋客有過而疑之者曰成之義何如先生曰是非可以諭諸人也是自得之者也子言之以諭我我將擇焉客曰始吾子之居於鄉也以困於不給今也[illegible]充斥乎家庭而廄[illegible]宗族[illegible]水陸之珍甲第聯吳蜀之巧夫子豈以成家之故而因以志其名者乎先生曰家道之成在德不在產也惟吾子申言之客曰夫子棲遲于丘壑而稱學績文者有年矣邇也操觚染翰有沛然風雨之勢而無蒙然草野之氣蓋將鏘然有聲於吳越中者夫子豈以成章之故而欲以自名者乎先生曰有言者不必有德先聖之所戒也幸吾子更其端客曰蓬萊之山有仙人焉其術可以竊造化之玄功而不死今夫子以[illegible]六裊七之年顏舜而齒貝蓋將凌青霞而攀玉虯者夫子豈慨然於仙之成而稱此以自況乎先生曰逆理以求生非據德者所道也吾子誨夫之客曰千金之家猶起于旦暮而

有子不肖多至於覆宗今[illegible]有美一男翩然以弁衣而致身於今日下[illegible]角之[illegible]夫子豈欣然於子之成而稱此以自樂乎先生[illegible]所致也而豈敢以擬居稱畢矣於吾子客曰[illegible]名字不違於王朝者今天子承

天子之寵光不煩以政而授之官封右錫社[illegible]玉[illegible]騎從[illegible]耀于山林之間回視夫聲銷影滅者不侔矣夫子豈侈然于名之成而況此以自足乎先生曰是所謂時名而非所謂德音也惟君子以名實爲我容起再拜曰噫名齋之意非走所敢知也幸夫子言之於我心有合焉則成不獨成[illegible]仁者之心歟先生曰居吾語子子知夫天地人之所以成乎天穆也而後成其[illegible]也而後成其博厚人也[illegible]之氣以成形具健順之理以成[illegible]然其所以無愧於成人[illegible]參乎天地者以形而盡性者也性之德也五曰仁義禮智信五者[illegible]

一則孔子足以成□□之於□□成已□□則仁推之於人為成物成物則□□□□□知□成□□□□成乎□則□成乎□物□□則達用以成功大則佐君以成化時而窮則修道以成法于後世有非及焉則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莊子之勇求之藝文之以禮樂猶足以成人下之則思義於于利之際授命於瀕危之朝不忘平生於久要之友亦不失於成人之次此予所以名齋之義也而未之有得也容闇之□然以興乃夫子之志大矣哉有志者事竟成吾見夫子之學安貝成矣然切聞之刻鵠不成則類于鶩矣□順夫子毋安於小成以取誚于大方也先生曰唯唯願與子要其成作成齋解

問壽帶對

或問程子曰□□□求乎曰不可離之出于天也有數焉□□求口雖息之說□乎曰非也雖息之說若化機以為能不□謂之逆天□其□則君子之說□□也何居曰君子之說□□也異乎子夫壽有二有適然之壽有自然之壽而□息之說不與焉秦之□□之壤皆不齒于聖賢而若□□于□是適然之壽也適然之壽君子幸之若有人焉其得于天者厚□□修諸己者豐而碩由是積其慶以裕其子孫而受其□是自然之壽也自然之壽君子以為難夫自然之壽有三品焉有三慶焉三品者何曰上壽也中壽也下壽也上壽期頤中壽八十下壽六十一隨其積之所至為差雖有雕龍之辨扛鼎之勇莫之能易也三慶者何曰一身之慶謂之錫壽一室之慶謂之偕壽一家之慶謂之□壽及于家家慶斯大焉□若徐子者可以謂之自然之壽乎曰安知其非自然之壽也夫徐子□□□□□之時依和積貝以不戕其生年七十有□而莫之衰也其配亦且八十相與偕老焉其□來又□其□之□□由□以至于全也洪□□于何以知之曰徐氏之子二人焉□也□□□也第進士為御史皆以孝聞夫孝者□是壽之本也吾是以知之□□□徐子亦可謂之仁人矣乎曰仁則吾不知也孔子曰仁者□□□□壽矣傳曰仁者必有後徐子□既有後矣壽日□後徐子將不得為仁人乎哉乃質諸□□今而後知□息之說□不足以言壽矣吾與徐子也善請以夫子之言爲□□徐子

□□程先生文集卷之五十八

雜著

名字說

賤兄弟三人于長也名敬政字克勤其次也名敬德字克儉又其次也名敬行字克寬或曰敬非有官者不得為而遽以之命名無乃以利祿誘人非也孔子以孝友為政政非有官者得專也蓋有家政焉有國政焉大政成於勤而隳於怠周公作立政曰君子所以無逸而必以小人乃逸為戒周官論立政曰業廣惟勤故其字曰克勤傳曰為政以德善政未有不根于德者中庸論人道敏政而推極于仁義故次曰敬德德者善之得於心者也基於儉而敗于侈尚書訓曰以侈為陵德又曰慎乃儉德故其字曰克儉傳曰庸德之行有所不足不敢不勉德非力行弗成也周禮三德曰敬德以行為先故次曰敬行行者善之著於身者也行之寬而失之褊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而必繼之曰寬以居之故其字曰克寬夫政也德也行也善之總稱也而觀命之望之〈望溪文集卷五十九一八一〉一韻遠也勤也儉也寬也善之一端也而寓字也訓之切也天下之義成於已周於用而後無愧於人之名然亦未有不由積累而成者矧三名相因如禹之時我兄弟可不終身共服之以副名實之副哉服之制如先從事乎切者則其遠者可企也或曰敬與克義辭也而無規是大不然歟猶汲汲也如孔子所謂敬未有進進不已之意克者能之也如禹所謂克艱有必如此而後幾幾之意敬不敬克不克而知愚賢不肖判焉父師之警深矣

弟敬聰克仁名字說

吾叔父揮使公之適子曰敬聰為河間儒學武生既冠予為字之曰克仁且吉之故曰聰者聽之德而仁者心之德也以常情論之聰之偏而仁之德全其義若不相當也而實有相當者焉何哉周子曰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然則入乎耳者聰之謂也存乎心者仁之謂也世之人陽樂聽而陰背違之者蓋多也由此觀之入乎耳不存乎心則名雖敬而實則背矣然至于仁者尠矣吾弟勉之今日冠章服而立乎庠序之間也以冠武作而任乎將吏之上必也有所益之皆仁心有所行之皆仁政將見仁聞之與不可過而聰聽之所先者為有益也心不在焉則聞善而不能從聞過而不能改天理日銷人欲日滋其於仁也益遠入而不仁耶莫大焉吾弟其終聽之善所聞行所知日以求仁為事而漸進乎高明光大之域則庶乎可以顯祖德承世恩而無愧于名字之者哉夫冠成人之始也故因其請益而以遠且大者期之

都憲公三孫名字說

周官典瑞曰牙璋起軍旅若後世銅虎符起兵之意璋為衛使為戎務宜字之曰伯起語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蓋言不可不慎也處家接物尤當致謹珪宜字之曰叔慎禮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其自立有如此者言人當藏器以俟時也珍〈望溪文集卷五十九一八二〉一韻寓人儒宮致用有日宜字之曰季延延當思所以振其家慎當思所以淑其行延當思所以植其身也三昆仲者尚勗之哉

宗姪孫文模文楷字說

淳安宗姪禮部員外郎節之子二其伯曰文模其仲曰文楷皆已冠字之矣節之疑其字之於名也弗協莫可為省循思勉之地請更之予以未之應也會予南歸過淳安二子者侯焉則申告之曰模所以為人之範楷所以為人之式而加之文顧其為儒也然則二子者可弗謹乎夫求所以為範於人不獨儒者自一工一藝以上皆然然不勉有實辱而是雖器小而苟安者矣故能景仰聖賢之謨訓而景行以副之不敢退焉以畫斯無愧所謂模者於是字其伯曰景夫廓其志焉乃若求所以為式于人又豈獨壯夫老人哉蓋自其童卯時學乎里塾則然然不免有學息而移戒氣衰而改節者矣故能知聖賢之法守以自律終其身

不敢苟焉以肆撕瓶愧所謂循者於是字其仲曰中人堅其行焉夫志行之基也行志之充也二者親循斯謂備矣然豈可以備矯哉文穢斡敏克其家亦嘗以尚義得旨比于命士文術偶然爲諸生該舊績文以振其業兩人者有輔車之勢焉故予字之使互勉交進以循其名抵于成豈欲其徒志而緩力行徒行而累尚志也哉浮安之程分自新安號青溪蒡世以積善聞至節之始以儒術起家進士顯于朝占者謂遠大之器而有子克肖一宗之光也故為說以貽之

戴君名字說

浮梁戴君嘗過予南山精舍請曰不佞名晛字克進考諸韵書晛讀如練而俗也知顯又如憲爲是不一也家君易爲顯而仍其字以友朋間稱之者習不可驟變也古之人顧名思義而顯未之有聞敢以通家子請于執事者予觀顯與幽對有陰陽明晦之義焉陽明陰晦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也人能循理去私則其德明可進于君子而免于小人之歸〔金聲文集卷五十九一一三一〕矣此以在己者言之也夫其德明又值陽明之時則與君子彙進名是以顯親業足以顯君此以在人者言之也夫顯於卦爲離文明之象也處文明之世必先顯錯之敬而後可以辟咎當柔進上行之際必自昭明德而後可以致康侯錫馬晝日三接之寵然則顯與進之義實相叶非獨以其習稱者姑云爾也君篤學負大志以鄉進士署郝門教事方推其善以及人顯之始也居顯之始可弗敬乎敬則爲君子以柔漸進得臣道之美而取應于其時也大夫君伯祖方伯公上黨隆君父大參公述節世父司封公述黃郤公廷評大理公廷獻季父司寇公廷珍並以經術顯不由他途以進所從時又皆一時鉅人其得于父師深矣躋夫于文明之朝而克副其名與字也可期矣雖然非敬以持之使在己者克明而進于道乃曰求顯其在人者以進取爲務則豈所期于君子哉

胡氏二子名字說

家明安定先生字翼之諡文昭故字文昭曰景翼胡翼漢先生名寰字原仲故字文寰曰景原皆體其景仰先烈以不負命名之意也

李生更名字說

郝門李生從予游嘗作而告曰生本名濟長被選爲郡庠生有司者以濟犯詩諱也爲更之曰從人從言而字之曰彥升顧弟兄聯行文皆從水而生獨異且食廩升官稱以名上秋試答矣柰何其不可終復也予曰不然名在法雖更而予之名與字人習稱之久矣更之不可謂違也宜取名承而以彥夫爲字庶其有以稱生謝曰幸甚已而侍御方公以按察至白其情方公許之則又以請曰既名與字先生之所定也敢求其所以爲教者予曰以濟也則播除爲義而彥之訓美也漢陳蕃謂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識以士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必彼天下之汙者掃除者去而與維新而後慊志焉顧然古之人有大志而行不副者與本也浮虛其一心俾所受于天之明德無所垢而後推之〔金聲文集卷五十二八四一〕以及民則其爲汛于天下也孰御皆志大矣有本矣而爲之無其漸未可也夫豈若釋老氏之持一虛靜即其真而已哉由灑掃應對以至精義入神循序漸進而後德可成志可充書之所謂後彥孟子之所謂大丈夫者可幾也語既生再拜曰汛雖不敏敢不夙夜祇奉如冠之初

王氏二子名字說

新安程所王公之子二其孟曰保其仲曰佐皆業儒矣而未有字之者聞予相近曰古者冠必有賓有師道焉敢請于執事予辭不獲乃釋其義而告之曰昔周宣王之稱仲山甫曰王躬是保請字孟曰希仲周公作古典大奉常召誥以佐王均那謂字仲曰希周夫仲山甫及周公皆聖輔百世仰之煒然如神人不可親也至考其平生則詩之稱甫者曰小心翼翼古訓是式而已稱周公者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而已然則後學之所以師古人者廟可不自下學始乎從事于簡編致謹于言動涵養其本原體立用弘推以行牧大然後出而事君隨其分之所及

永不失其令名則所謂仰止視則之功亦云傑矣而況有其大焉者乎抑或疑此語之為躐等者是又不然大學始教必肄鹿鳴四牡黃華之詩三所以倡其志而作之使知夫幼學壯行當究極乎此也非以富貴利達期之也仲山甫之事見于詩周公之藝備于禮詩禮之訓二子之得于庭聞者稔矣王氏居柳城甚遠德深伯堅二處士父子皆積行韜能不食其報至推府以經術致身功名伊始將恢其顯揚之地而求所以成其後者又知此聖矩在上炳若日星二子者可不懋然自勵圖所以稱其名字之義哉

新安程氏統宗世譜凡例

一新安程氏多稱太守忠壯之後本無可別今定著凡家有居宋以來舊譜及其塋居宋以來先塋者方取入會

一譜系有異同者有舛誤者悉以歷代諸譜參較不專主舊說因襲之弊不自出意見取傳會之謬同者書之正其舛誤者書曰否則闕之

一舊譜六世為圖失小宗之義小傳各繫本支圖後失統宗之義今圖五世准歐譜例下注事實准史記年表唐書世系表例旁注世次明傳代也朱注遷居及爪名諱其自出也

一舊譜繼子既書本生父下又書所後父下殊無服屬輕重之義今注其名于本生父下列圖于所後父下異姓來繼者書其本宗譜而止出繼異姓者不書

一無後注其名于父下而不列圖如祠之祔主也有故列圖者書曰止遷徙不相聞有後不與會者書曰失傳有後不及會與會而未盡者書其本宗譜聽其自續從釋老者此無後例

一子孫無問隱顯有作過者不睦者有伐祖墓者鬻田碑者廢祀先祠者毀棄手澤者昏不訂良賤者並黜之不書

一小注書字書行書生歿時月書年壽書葬所書妻書官爵學業行義書節婦烈女書必據可知者其不知者闕之浮詞溢美一切不書

一各派訂誤其所從出其所取證皆為辨辨明置編首以備參考

一凡墓先祠之顯者賜葬者別為圖置編後附以經理方向及修復之事重遺體也

一各派凡所得制命公移及贈頌哀輓史傳金石詩文別為貽範集輔譜以傳

對佛問

或曰佛之道出于孔子之後故學孔子者必斥之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名儒者知使佛出孔子之世則孔子之所以處佛者何如哉將悉而斥之乎抑矜而進之乎曰此非予之所知也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夫其不為已甚則佛之斥與進誠有未易言者然孟子又云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中庸曰道之不行也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佛也者其狂狷之流歟其賢知之流歟不可知也佛也者出于周之末世而生于西戎耳無聞目無見也吾意其俗必古野而其人之情未甚鑿也佛也者又其甚焉見春秋之世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兵戈日尋于中國而婬酗之風大作于鄭衛齊陳王化所罕及之境於是乎有憤世嫉邪之心思欲絕類離倫而立于獨者此佛之志也惡天下之貪則以一切世故為虛幻惡天下之婬則弃妻子而去之惡天下之酗則斷葷飲而以茹菜飲水為賢惡天下之僭則已雖有南面王之樂而不能一朝居也惡天下之爭則人有患難捐軀以救而不恤推此意也非所謂狂狷則所謂賢知者也佛之為名不經見而其字見于曲禮曰獻鳥者佛其首注云佛戾也及謂捩轉其首也見于學記曰其求之也佛注云佛不順也猶孟子之所謂法家佛士也見于周頌曰佛時仔肩注云佛弼通言正救其失而不專于順從也由是觀之則佛之得名正以其所行有矯時違俗之義是或一道也而不可為世之通訓云爾若古者身體髮

所愛之父母不敢毀傷而後世有割股以愈親之疾者得稱其孝禮出
妻使其可嫁而後世有守志不二者得稱爲節古者不仕無義而後世
有高蹈遠引者得稱爲賢禮一命不齒於族再命不齒於家而後世有
叙齒不叙官者得稱爲達人夫不可從行而後世有貴爲內史趍入里
門者得稱爲厚則佛也者其爲孔子之所進焉不可知矣或曰先正以
佛爲夷狄之教非中國之所宜者何如曰此又非孔子之所知也孔子蓋
亦惡見周之末世婬酗貪亂而欲居九夷矣欲桴于海矣使佛獲見孔
子孔子必與之矜其志而㣲其過進其所不及不可知也或曰佛也者
無父無君之教而中國槩之此中國之所以不治也曰此又非孔子之所
知也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伯夷柳下惠是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
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意以二聖人之淸和不免于過則學之者
其流弊至此極耳豈二聖人之罪哉彼佛也者固矯枉過直之士其流
弊則有所不免矣然亦豈佛之罪哉且春秋之世未有佛而篡弒爲甚

自漢以後始有佛而篡弒不加于前也以是爲佛之罪亦厚誣矣或曰
梁武好佛而亡其國是其驗也曰此又非孔子之所知也凡爲人上者有
所好樂而不得其正皆有亡國之理自桀紂以下可數也而豈專于佛
哉且佛惡亂而梁武乃篡齊之國佛好生而梁武乃殺齊之宗室佛
喜善人而梁武乃用朱异佛惡凶惡而梁武乃納侯景則其平日之所
以致禮于佛者止足爲佛耳惡知佛之可好哉或曰佛之先固可恕也
而學佛者多無籍不才之子乃使雜糅于中國非計之得也曰此又非
孔子之所知也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
此不易之論也彼學佛者有其善惡與齊民相等善者存之而不善者
去之法之正也今天下之人其爲不善者不少也姑于自恕而一切歸
咎于佛欲盡去其種類是惡垢而并遺其髮惡莠而并拔其苗也古之
聖王必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獲其所其效至於草木鳥獸咸若故有
自夷而來歸者況佛之徒處於中國也久不純于夷也而

矜斥之以自署爲儒亦不仁矣或曰先正嘗病學佛者之髡也緇也舉
佛之居室太麗也以爲勿髡勿緇而廬其居則其教可漸隳也曰此又
非孔子之所知也古有三年無改于父之道者孔子以爲孝爲楚囚南冠
而不易者君子以爲忠又肯堂肯構者皆見稱于先王之世佛之去
今千餘年矣爲其徒者未嘗不卽飾其居守其法而不變則其立教之嚴
明與受教之堅定固世之所難也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則存其徒
以勵吾人亦無所不可也或曰先正嘗言釋氏更不分善惡雖殺人之
賊能一呼佛便可免罪是佛者乃誨盜之首也曰此又非孔子之所知也
聖人不責無過而貴能改孟子曰西子蒙不潔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
惡人齊戒沐浴可以祀上帝此儒者之教也若佛之心何以異此或曰
佛之心固善矣若其所謂降妖邪伏猛獸致晴雨與夫建齋赦度設像
奉神則惑世誣民之甚者曰此又非孔子之所知也周禮方相氏帥百隸
而時難則以之索室而毆疫大喪則以之先柩而毆方良此降妖邪之

說也壺涿氏掌毆水蟲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沉之則其神死淵爲陵神
謂龍罔象之屬而三代皆有豢龍氏此伏猛獸之說也太祝掌事鬼神
曰禬禜以除去疾禱水旱司巫掌群巫之政令國大旱則率而舞雩此
致晴雨之說也小祝掌侯禳禱以祈福祥弭災兵而素問亦以上古之醫
祝由而已此建齋赦度之說也是數者在先王之世皆掌于官府降及
後世官失其守而佛猶能之則古之遺法未泯也故曰禮失則求諸野
又曰儒者恥一事不知而中國乃獨以是詆佛爲妄亦不考之過也古
者祭必用人爲尸而其流至于以人徇葬佛也者最號慈仁則固不能
無過中者故其祭祀之尸率以土木之偶代之蓋有愛禮存羊之意焉
非若後世之直以木主而廢尸也或曰釋經言佛乃丈六金身又有得
古賢者凡骨與齒比常人特大故有佛骨佛牙之說是其誕而不可信
者曰此又非孔子之所知也左氏載鄋瞞一族以爲防風氏之後卽禹之
所誅者其身長三丈人皆骨節專車其後裔有僑如者爲魯所殺

埋其首于粤郭門有祭如者為探所獲埋其首于周首之北門杜預曰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故詳記其處也榮如以魯成十六年死而其兄焚如至宣十五年僑如計其年當百有三歲矣其當生之年尚未在數則其形骨之大壽年之永在古以為常而在今以為異者尚多也豈止佛而已哉或曰佛有天堂地獄閻羅夜叉金光之說而達磨西來又倡為之禪是則不可不斥也曰此又非予之所知也予嘗考之佛之國在極西之境其所居謂之天堂猶後世天朝天闕之云其犯罪者皆探地為居室而處之謂之地獄猶南木主于榮因其諸王為地牢亦此類也其法有刲境春磨之刑如書所載九黎三苗之為者閻羅則後世之刑官金剛則後世之衛士也皆非有鬼處生人之制而學佛者不察謂皆施于已死者則轉相傳流而非佛教之也所謂夜叉羅刹鬼國者皆其地之土名其地去中國既遠風化不及故其所生亦多異狀無復人類如史所載狗國及羅施鬼國者可考也而世之人乃欲以耳目可及者盡斷其有無多見其不智矣達磨之所謂禪乃其國之人士所撰大略如後世諸子百家類書文集之屬其間精粗純駁雖大儒君子亦有所不免也況今之學者於孔子之道亦不能無出口入耳之弊而又何暇于禪此亦不足憂矣或曰先正嘗言人之斥佛者皆掠其粗以角其精狹其外以攻其內而不能辨其似是之非此佛之教所以愈熾而儒之道所以不明也曰此尤非予之所知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不強人之所不能也聖門教不躐等性與天道之說子貢以下皆所未聞今大儒君子往往原心於眇忽析理於毫芒而與學佛者較勝負識非予之所知也大抵佛之為教亦欲使一世之人皆歸于為善而已初不欲一世之人皆髡其首而緇其衣去其相生相養之道也其書具在可以考見而私憂過計者斥之太甚遂使佛之為佛雖當盛王之世不能不得預于人列且不得與草木鳥獸為伍此儒者所以不能充其意而佛至今存也朱子曰予少年見學佛者必攻之每以勝之為喜不勝為慊近歲以來則見彼之陷溺為可憫而吾道之不振為可憂不知此無漸衰而然邪亦情之所發新得其正也嗚呼斯言盡之矣

予處憤恭脩三年釋誠陶者弟子吉讓子每言先世香火所奉無以用情當為解佛解嘲以報之本以為戲而關請不已因拈筆書之既而悔曰是當得罪名教矣將梨棗而火之則又惕然於中曰噫是豈足以重佛之幸哉留識吾過亦警學之一端也

（全集數九載卷五一八）九　一海

新安文獻志凡例

一編次以本郡先達時文為甲集先達行實中熟有外郡人撰次者以類相從為乙集

一甲集悉遵西山先生文章正宗例凡先達時文務取其平正醇粹有關世教者否雖膾炙人口不在錄也

一朱子詩文不敢多入止取有關于新安者及本集所遺闕者及嘗流傳故郡而刻石鋟梓者

（全濮大集卷五一九一八上　下海）

一二程夫子之先雖新安人然遷居河南已久惟載其行實于乙集其二程夫子孫從南渡居池徽者凡有文字謹錄附入

一六朝及唐五代文字率用駢儷間載一二以備一代之體

一先達時文多有脫字乎自圖定之本或取刊本石本異者又有經後賢所刪潤者（如朱子文有建安祝氏節本師山鄭氏節本如本文有象山趙氏節本定宇陳氏節本）今悉伍相校參從善本

一朱子注書例凡先達稱官（如云太史云先生）稱號（如云晦菴云某公）稱謚（如云文公云文正公）否則稱字（如云仲晦云景召）或無以號舉（如云南軒云張）今悉遵此例不敢稱名亦景仰忠厚之一端也

一先達時文有經名公題跋評品者隨所見附書

一國初先達文字有紀述

高廟創業勳者謹備載之使觀者不敢忘于

者乃非獨以其文而已

一近世閩人已增錄者其詩文隨所見附入餘俟續編

一乙集不分行狀碑銘誌傳止云行實以朝代先後爲次乃遵西山續文章正宗例分道原等類以便觀覽

一行實中有文字冗長或牽書者遵朱子伊洛淵源例畧加刪節不復識別取備事也

一行實中有紀載弗詳他文可以互見者附書其下其先達行實簡畧不能成章者止於編首總目中見之

休寧志凡例

一休寧舊有海陽諸志多詳於宋元畧於 本朝〻〻所修者又多附於府志其勢益畧今悉蒐訪增入

一自沿革以下諸目多依舊志畧加增損惟名宦人物必其人已沒乃錄事定也題名及義烈賢孝已經旌表者無間存亡可識也

一人物畧用西山續文章正宗例分勳賢等類以便觀覽

一田賦租稅戶口必兼前代書之見其等差者民命所繫也

一物產與他方同者不贅錄惟特産者書之

一舊志有書目一類凡新志並刪之今仍增入不泯其著作之功使後者可以尚友也

一山川古蹟祠墓寺觀等類悉以遠近爲次

一宮室山川名宦人物事蹟志已書之如有舊文又附載之不厭重者所以備考閱且便觀者不以案牘煩此例也

一所附文字在公署者必可按而行在民間者必可恃而勸非徒贍美人口張大其事而已若慶壽哀輓譜序及扁額贈遺之類出於泛常者俱不能載

一凡地里人事中有疎脫者識之差舛者正之不能一〻識別題名中有不能追備亦據可知者書之

右凡例十條初定著以詒歐陽君〻亟是之曰據此必有可傳者會予與君前後入京未及竣事附者益衆率與此例不協而鄙文又多在焉不倫之誚其能免乎志之以諗觀者

動靜問

離請坎曰人之生也其壽率以百二十歲爲常而人不能以自全也則有戕闕之而已於是謂七十者爲古稀然以七十年計之始十年之穉也無所知後十年之耄也無所樂其間所得五十年爾以五十年計之夜居書之半焉則其所得者二十五年而已坎曰不然古之達者以爲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由是觀之于戚戚然以七十年約之而爲二十五之短我于〻然以七十年演之而爲百四十之長是固不可以執一論也乃相與質之於震 曰二子者之言皆是也夫離之以長爲短者苦夫動之無節者也坎之以短爲長者樂夫靜之有恒者也靜者壽而動者否其斯之謂歟他日二子者以語巽〻曰是何言之舛也子不見乎戶之樞乎空屋之戶樞終歲不動而朽闔闢之戶樞無日不動而存是動者壽而靜者否也二子者憮然曰噫吾若是其不同也吾且何歸乎則又以語兌〻曰子何泥之深邪風中之燭不旋踵而消密室之燭則可以通夕至人之所喻也孰謂壽者之

一於動乎亦孰謂不壽者之一於靜乎子毋泥於是而自得之可也二子者未之有得也復往就艮而問焉艮曰皆非也子獨知夫動靜云爾動中之靜〻中之動子弗知也終日擾〻而主人翁者晏然動之靜也心如死灰而中有豆爆焉靜之動也知動之不可無靜〻之不可無動則知壽之理矣語未畢而坤至撫掌曰此真人之道非聖人之道聖人也者順天地法四時春萌而夏茂者陽之動也秋斂而冬閉者陰之靜也當動而動不逆之以戕吾陽當靜而靜不及之以耗吾陰陽當舒而宛容春夏之溫且燠也陰當慘而凝然秋冬之寒且凜也一動一靜惟其時以是而有不壽之壽焉世之人爲得預之二子者曰至論哉受以

歸上崆峒之山悦然而作之後乃曰此聖人之道非所謂神人之道也神人者以太一為體以太虛為用其目營營其耳懵懵其心冥冥其體偏偏其居若尸其行若遊其語若忘其寢若休渾乎渾乎不可以象漠乎漠乎不可以執無動也亦無靜也先天而生莫知其所成後天而終莫知其所窮又何有於壽年之久近晝夜之短長動靜之相形有無之相乘而為汝謊謊然著之言語文字之末哉二子者相顧自失俯伏以謝曰此非所謂天人論邪何其淵哉幽耶而般倫耶體而無求使聞之者洒然若沉痾之去體恍然若大夢之得醒也

予在南山竹院與逸清髙士閒坐逸清以人生易逝相與嗟吁因以長公自軒詩相謔逸清遂請書其事而郄見有不可過者乃極論之如此逸清以為何如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五十九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六十

賦　詞　詠

瀛東別業賦 并序

予家有別業在瀛城東之青陵鄉皆先世所遺者出東門十里餘紆而北過桃園望之有岿然隆然高出者其處別業有三十有二溪榜曰晴洲晴洲者家君別號距屋後不百武為金沙嶺先塋在焉嘗有芝產之異塋周繚以垣垣左右松檜翳然榆柳匝植而榆特盛又號榆莊出垣後有山阜三隆然自後徂近浮青沃綠蔚有殊意抵垣而止垣之前平岡漫疇可十頃宜麥與禾黍皆不敢自有取以供祭祀周族人義莊也垣之東為虹堰如伏龍蜿蜒數十百丈沉沉而南有土峯四巍然參差杖策一登則平原曠野豐草長林杳然無際荒烟野燒間多遺金以來遺跡殘碑斷碣拂試可讀斗折而南為南暸村村居十餘家雞犬聲相聞登前峯岸歷歷可數稍北入湖泊中多菰蒲葦蘆傾城人樵取之月明風清有声雜遝西行二里餘為淵河兩水交擊中得平地結草堂其間河流縈帶縈洄紺寒迤邐而北夏月紅蓮綠荷不下萬本香聞聞十里餘乘小舟載酒以入摘新房者鮮鯉使人竟日忘歸河水溢而旁行平沙漫流潺潺然與風疾徐築堤以捍水岸兩夾田數頃其水宜稻稻色紅而味香蓋鍾蓮之氣故也予以天順甲申秋謁告歸省始獲居之愛其地之偏先塋之在即可以業進修而郄世紛也乃攝其景而書之又從而賦之

嗟予宅此瀛之東兮負槼四乎故林觀壁紛之抑揚兮日娛事乎幽尋出四郊于原野兮覽山幽而水深孰使予之不能去此兮恍冲發乎靈襟儼前瞻乎衡門兮藹桑榆之好陰敞茅堂之爽爽兮中有書而有琴眷後顧而得堅阜兮抱樂丘之欽欽想王芝之關祥兮悵白楊之蕭參懷吾目而南望兮見土岑之參差曰青陵之四峯兮踞長原與高隴

崔嵬而眺遠兮訝海雲之飛動藥于庭之不可久駐兮倏神悸而心動深吾行乎北坂兮循沙磧以委蛇日下照而晃漾兮縈赤氣之離離欲低頭以拔揀兮笑童子之何知疑沛地之不可拾兮幻色界之潸移兔一堰之數百丈兮獨橫亘而在東坐廢堤以凝睇兮若沈沈之潤虹撫故國而發永嘆兮餘白草之荒叢望墟里之依微兮識南咏之遠村䣆桑柘之靄靄兮聞雞犬之喧喧每東作於南畝兮恐荷蓧之過門策吾馬以南馳兮入桃園之深塢過東風之駘蕩兮紛細落之紅雨憶天台與武陵兮遺仙踪于千古忽乎不知所如往兮問樵夫以前路放吾舟于北渚兮下潤河之中流渺紅綠之十餘里兮瞻四岸之蓮謳時舉網而得魚兮佐壺觴以爲娛猶日既夕而與不可極兮反乎棹兮汀洲維舷境之然勝兮固窮奧之所閟曾乎獨何人兮乃專之以自討也嗟夫人之膠擾兮莫冠蓋之相望辟雞狗之過目兮朋終日而逸逸抑孰若子之容與兮製辟蘿以爲裳汲吾水以擊鮮兮登吾山而採芳抑安期與羨門兮聊駐景于扶桑約山林而不替兮樂吾生以尚羊

（會堂教文集卷六十　一八二　玉）

歲寒三友圖賦

君子三友直諒多聞

遼東子嘗遊寒山之下暮江之濱歇長松之蔭濯滄浪凍雪之繽紛見離挺之清景與楳竹之奇葩篁乃有倪倪祖公亭亭消君携江娥而並翳扶光景以三分乎乃巽然而觸類然而言既紅紫之烟銷惟蒼白之嶒崝嶔頹締好于一時請致須于三子君夫婦卽外登虛心內涵固吾賢之數七界將遲之使三撫斑管以含情摹寫有恨挺鄉珝而結秀棲風擬乎亦有冰骨容鐵心自守據山林以排雲要求仙而篤友乎抱其味終焉調鼎之資五出蕃英的是敷花少手亦有詩也然力擊發枝援月之高寒奚排雲之孤直材揠矩也將供棟梁之需性孔堅兮不畏水霜之蝕蓋三子者豈終老于窮荒也將用于王國於是乎存遐想以以爲蔵來于曰吾徒樂僭淡之居旣其貞之暉照其險以容與對幽而舒暢怨世軼以來代對吉之可而乃左引但公右拔江娥擊袁蹈發浩歌

歌曰

偶逍遙兮山之阿歲云晏兮霜露多肴同盟兮保貞吉芸涼兮將奈何遼東子亦何歆而和之歌曰月皆皆兮波江江高孰乎兮逝難駐卷三良兮與不極悵回首兮雲氷桐顆而散餘音尚閒花齊謂兮未解顏陸鮮兮方殷託所貢以遊傲何蕭蕭之足云也

成化癸巳初冬予謫時在山小處嘗遊江南謫寄閒弱人作三友圖賦而吾之獨記其韵時大雪方霽寒氣襲人四顧皆然月色如畫想三友之不可見欲追賦未能也同門友桐部李君景和携此本求題因摸擬前遊用以寫白而才疎詞拙不免爲大方家所笑輒附此以志拙云

保齋先生劉文安公哀詞

繄先生之不可作兮嗟獨流乎吾哀哀哲人之已矣兮越吾道之榛

（全書教文集卷六十上　一八三　中）

柳上帝之福善兮孰無夫屬以知不生之早歲兮賴有聲于江右行冰雪其徵知兮文煒君兮瑰玫寬容予之孔識兮致石渠之善誘欽得爲于丹陛兮爰儀直于黃扉爰細書與答講兮每紆金而賜緋姚古賢之去從兮合夫人其崎嶇依栖以文于南闈兮 詔儲材于三館乃紹古以作樑兮翕諸生之相勉惟先正之施教兮嗟刑其未遑假南宮以副任兮應虎屏之紫宸周教廣于下土兮以紆賞夫帝敵胡先生之物化兮遠及我于故丘也亦將撫世之軼掌兮思與造物而眞游也 皇念舊以不忘兮曰錫命于九原惟旋卷御賜兮御賜雖身死而名垂兮在足嗣于貞宛紛思卅以求下兮莪先鳥于先生其爰忽苦曰非風霜鶸兮夜寒吾生衣於索寞兮奚不以活撫故圖以何詩兮望江上之家林頓爰儻之寡顯兮曠禾川之水深悅德音之在耳兮悵于帝之沽荒將先生以歸來兮溯人間之古今

哀楊化州詞

楊時亨父諱景京人也起儒爲吏歷勤灌化三州皆有惠政既引謝貧不能歸乃援跡楚之巴陵曾有鵬其子一清者因偕來京師歲壬辰一清舉進士而時亨父竟以疾卒于與二清交悲時亨父之客死也爲賦楚些三章以見世之爲吏者其難如此云

嗟々化州兮何之雞山峯々兮湞水瀰々撫故國兮天一涯夫君去兮魚爲悲螢烟撲馬兮楚道委蛇門巷兮蕭々丘隴兮桑々仰看明月兮慈不可以獨往嗟々化州兮盍歸乎來

嗟々化州兮焉如五嶺嵐深兮山鬼揶揄夫君往兮路縈紆渺渡黎兮長號飛猿迴兮蔽雲懸雨旗兮佩魆孤想夫君兮歲云徂幽明異路兮杳不可以終極嗟々化州兮歸來尒居

嗟々化州兮曷歸楚江蓬兮開兩扉洞庭雲兮黃雲色陵兮春菲舟遥々兮旅櫬見烏鵲兮南飛慨浮生兮朝露歸帷裳兮歸々寧令名兮耕々嗟々化州兮旅不可以再作渺予懷兮涕沾衣

倪文僖公誄

南京禮部尚書靜存倪公先生之殯館也有　詔贈太子少保諡文僖遣使者齎祭官給葬事甲禮優渥走竊收念古者公卿大夫之請諡也有狀其定諡也有議其受諡也有誄而近代闕焉走董子時即獲登先生之堂先生不鄙而植之其後又獲與先生之子侍讀君岳聯名鄉薦香同職詞林踵先生之後通家之誼視他人爲深顧無所用其情謹掇拾群行稱爲誄詞一篇授侍讀君用備家乘云尒非敢以施諸朝堂之上也

嗚呼倪氏有偉靜存浙流而原維寬之孫由浙祖渊三徙上元瓦也仁里煥乎德門維是靜存粤充讓父生抱奇質不與綆伍鬼輝雙日星列四乳早遊社庠繼入公序勤學好問遠近夸翔粲登一甲名動九重簪官詞苑日直鑾峯々北岳代祀禮其早毙銜亡不稱歲凶渺靦朝鮮皇華使通其孫炯軟避其詞錄入奉　經幃悍事啓沃當從文華新有忠告非轉柱功荐佐芸局時分巡敏亦預廷議景皇稽古國志告完胡越一家有維有判進大學士位極儒冠予出內頒白金綺統

英廟中興俾告嗣位荆楚諸王有祝有幣秋中大夫得參政議歸載官舟圖書攜被追居翰長選輔

阜儲詞言誠々容色愉々揭當京試進捶文樞才者彙進孝者斯社白壁何瑕青蠅載止　詔獄維貽朔方遠從左右琴尊倘佯山水釋尤來歸賓僚官喜猶與吾學復存

今皇東闕珥筆南院分章兩京典禮除命交相　萬壽來賀賜衣輝煌維老成人宜大宗伯疾以職見優開克獲特荷　恩綸錫之誥策祖考增封寵光有赫胡命不延遽摘高閣士林傷悼　當宁悼歎贈官宮保錫謚易名祭遣使諭葬下官成嗚呼靜存身歿　三聖華國之文爭上之敬公議百年豈無彼定京奈一時於斯爲盛矧有令子庭訓孔揚玉堂按武金榜傳芳新亭江遠鳳臺山蒼其英不墜冠昂永誠嗚呼文僖沒而不亡

張太原誄

故懷遠將軍太原左衛指揮同知江都張君諱壬字克溫起諸生以受世祿備四方編頭若干年檢身愛士爲時賢人屢用敗安功被爵賞而發林平之提光奇不幸未究其施而以疾卒公有三子其孟曰泰以功進山西都司都指揮僉事其仲曰廊舉進士歷官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其季曰晉方以鄉貢士待試禮部而都憲所以爲顧揚之地在異日者蓋有大焉公於此可無憾矣走不佞辱交都憲君成化初接聯官于史局　經幃之間又同侍青宮得聞其先事甚悉故因其請爲述誄詞一首畀之以少見通家之義云

與張之先世望清河莘友維仲名著弦歌嘉積孔厚子孫寔多封留佐

漢功尚韓何亦有埋輪遺直厲風節房闥門我父子弟昆罔號鳴
珂宋相師亮才勇者々將兵守代威懾沙陀本根有葉分布條柯猗儺
遠公故家江北起于維揚世濟其德迨其考君益培以植紆金服緋功
在武翊嗣世得公長髯紫色考厥平生維根是式少遊于庠好修雅飭
涉獵經史弗事行墨豈亥象堪輿搜奇占籾苟可轉身亦罔不力爰世其
爵勳止靡忒有關偏頭據山之崱屏衛京畿寔從險塞方公未來邊事
孔棘暨公戾止號令有則言々武弁爾本勳懋々屯田闢力爾攝死
者與撐攖彼捽剋逭者代償叛彼食留一軍大和鮮或譁譟有黠者虜
近我關闌去來如飈勢不可測抵森林平衆也攫獸大聲叱之氣巳吞
賊鐵甲雕戈白馬金勒獨當其鋒誓以報國黃塵四驚赤日未仄一矢
約旁屈弦而踣從騎乘之烽火遂熄還我畜牧安我反側孰是大首入
我徽纆孰是名馬歸我阜戈于矛于三殪尔聲騰維
皇錄功嘉此雄特殊禁載函獻錦是織副之都全下白

（皇明文集卷六一）　一八一四六　一㝎

哀極慜肯屢
班崇階㗋陟于繼踵承有　誥有敕五十四年齒壯髮黑天胡降㫖一
疾遂革行者弔公罔不太息庭下哭公罔不傷盡太原之郊葬此坐域
百齒未施公壽何嗇於戲哀哉幸公三子有武有文如古三鳳羽毛繽
紛孟也克肖提其舊軍允蹈我務既精以勤苦志不苟粲奇勳乃淨
闡寄名振并汾仲職侍從良趣人群漿々史局紀載　華勳煥々
經幃鋪張典墳高文直道一日登閣　賜衣繡憲刺兮繡雲霓
韶行遐天龍吐芬士望攸憶
帝眷以分符纘祖武紹彼遺烈焚々李于寧寄翰旌邦書以齊官策方
駿於戲三子尚立閣々公於九原胡寧不欣爾走淺劣託交次君踐公
之名如嗅斯熏誦公之行如飲斯醲西臨佳城有卓初有弁山形勝磵
水聲沄彷彿英鬼以寄以烝敬述斯誄莫知所云

彭城懷古賦

予南歸扺徐州境過所謂彭城縣者然念從古交兵莫甚于斯
因周覽戰場及戍守之地泓然知者蓋徐之為樂土也久矣爲
四顧山川相望慨然興懷而為之賦
紧旅功之將旋兮攬千轡而安之撫周行以長邁兮歷彭城之舊墟
循山而西鶩兮泝黃河之東馳苦朔風之孔棘兮頓寒日而遠其挺此
邦之千里兮乃水陸之一會想前朝之攻伐兮餘戰場于河外曆與印
于青編兮付與裝于永慨惟偃王之備王兮紿使國以來賓方周室之
殷盛兮寔厚亂于伊人儋劉項之崛起兮紛逐鹿于亡秦望雖少與臺
草兮務蹤蹟之遲陳彼操布之相持兮矯炎政之不振爰踵瑚而偶義
兮齊瓊中之蟠視五胡之迭興兮地胥淪于盜據羨祖生之桓々兮
稍撐學夫絲禳迨典午之中棄兮又惡鐘于宋裕亦偃月之堂々兮卻
巡人于姬處考南北之分雅兮蓋無日而不兵討景宗之攉堅兮與明
徹之毀成因時運之使然兮貽千載之稱評聞士弘之竊有兮曾一敗
而不支及從巢之逆溫兮竟殘唐而代之嗟汴宋之失守兮尤抱胼其可
（皇明文集卷六一）　一八一四六　一九〇七
悲死趙立于淮陰兮潰顏忠于符離近勝國之迭興兮後首兵于斯土
何李貳之建兆兮罹脫々于讒者固天假以驅除兮啓真人而作民主
也慶今徐之百年兮安其生而莫予侮也辭曰徐之田兮徐承徐之川
兮有采弦誦與兮干戈不揚冊卑會兮同有殊方卹
帝力于無窮徐之樂兮未央念昔人兮安在聊述古而成章

哀龍峯詞

成化己亥春二月既望予謁告省覲自新安還　朝道出無錫其
明日縣人武昌太守秦君送予惠山之下泣指其望中以示曰此
謂龍峯斐得地其扯而營之以葬毋安人殷氏者也既又泫然道
安人所以爲女爲婦爲母皆鑿々乎孝淑慈之實蓋予心識之
不忘抵京之踰月秦君偶書告哀於所還往予固秦君友也迨為
詞三疊以相其哀云
伐龍峯之趾兮孰祔斯兆繇安人之居室兮允孝維女父啓兮何之代

殺孩兮愁苦歲屢更兮食不甘恨不為男兮幹父之蠱將女宗兮終期
歸凡十兮可伍性之純兮壽而康兮[illegible]顏兮林莽兮龍峯兮懸然嗟孝
女兮終古

彼龍峯之趾兮生氣攸聚將安人之理家兮于以維婦相夫子兮蘋蘩
豈登政兮孰予敢侮髮乃斂兮乘箱心林儉兮如許兮女紅兮不當勞
被婦之職兮作作純組何祿命兮從期伴夫子兮溘如雨望龍峯兮挺
然嗟淑婦兮終古

彼龍峯之趾兮有宮一塢將安人之在堂兮允賢維母儼然峙兮三男
爰舉身兮替組佩一男兮克崇奉甦詩兮錄衣舞兮扁帝蔽兮孔發遠神
遊兮玄圃藹音容兮無方渺青陽兮在戶望龍峯兮蒼然嗟賢母兮終
古

弔稽莊詞

予在史局考宋諸傳記見高郵之地有稽莊〻之人曰稽聳當文
山丞相自北亡歸時從遊奉其家於[illegible]津遂赴行在其後工部

侍郎神岳奉使表過往上聞讚其賓國殺之殉古所謂義俠者也
而史不詳著其事余高郵問莊所在沒無知者因為辭以弔之
嗟予舟兮北征過淮南之故城問稽莊兮何許懷志士兮如生方文山
兮竄身脫羈械兮[illegible]南入兮浪流執河[illegible]兮終恨嗟若人兮傾家
濟窮臣于方困維中興兮[illegible]我心而[illegible]彼柳生兮胡顏乃北面
于裔戎賓吾君其若忍兮十里兮走[illegible]若人兮杳邈顧向日兮當空
擇倭首于一擲嗟蒼生之孫求[illegible]宋社之莫救兮固天亂之不悔既與
夏之決坊兮遂東海之失類夫何一十之變兮偶此心之不悴春秋
亂之濟〻兮曾編氓之[illegible]豈氏[illegible]之未泯兮繫世教之綱在[illegible]制水
之東流兮撫桑柘之依〻躡青陽之西逝兮渺條風其吹衣慨去宋之
既遠兮恥人物之俱非咄前史之靡究兮豈見察乎幽微想叔世之義
俠兮舍斯人其安歸

程逸士士廣哀詞

士廣號宗大世居磻溪長谷與予同以男子事[illegible]趙公長程人奉
稱之曰逸士而不名本其稱也[illegible]從于不能存者以
巴產易地于楊木[illegible]居處之好事[illegible]心捨橋崇福寺以便
行者餘達[illegible]所[illegible]之地[illegible]道路在〻有之
丁歲飢貸[illegible]以助有司賑貸[illegible]秋霖[illegible]氏如道[illegible]儀麗鐵古
人[illegible]逸〻樂有賢內助而[illegible]名益[illegible]卒也合葬胡倉之原
子四人曰祥金銓鎬一以儒業[illegible]孫十九人曰理紀者允秀
頗不群[illegible]為儒學七舉[illegible]秋試[illegible]逸士積善累仁未食其報
而有待于與祥者[illegible]在於此[illegible]從予遊予編纂宗世譜理與其
事因[illegible]逸士之為人而不及見也哀之以詞
指星原而東[illegible]兮接長[illegible]之[illegible]蓄吾宗之逸士兮曾幾何而遽亡惟
桐湖之分支兮底[illegible]水而益長[illegible]逸士之有生兮如材木之孔良尚大

權以為冠兮服[illegible]義而[illegible]守一叙以為[illegible]兮[illegible]正學而為航彼群從
之無安居兮考枯木為之[illegible]彼行人之或病涉兮[illegible]心濟為之梁客路
險而莫可遵兮[illegible]為之[illegible]相顧而[illegible]兮[illegible]道之尚羊神[illegible]毀
而弗顧[illegible]兮[illegible]使之[illegible]之在目兮使鄉人之[illegible]丁歲事之
大侵兮發我居之積倉[illegible]一予之[illegible]門兮[illegible]帶而增光[illegible]家聲之弗
振兮續奕世之[illegible]儒[illegible]孫之服訓兮[illegible]而[illegible]兮惟德善之克備
兮亦女德之交相兮壽考以偕老[illegible]樂春乎高堂[illegible]優游而卒歲兮
竟全歸于一[illegible]東流之不返兮嗟西日之不[illegible]荒草之交道兮[illegible]
[illegible]樹之相望[illegible]生之如許兮嘆風燭之易[illegible]獨令名之可傳兮撫歲
月而難忘將前修之既[illegible]兮必後賢之是[illegible]企[illegible]之[illegible]兮看門閭
之大昌表宅[illegible]于後來兮俾祖德之彌彰雖逸士之不可以復作兮亦
何憾而[illegible]傷[illegible]詞以慰夫人于地下兮恨[illegible]于[illegible]

望雲詞

休寧北街有宋龍圖閣待制程公滆遊息于斯過之輒不可而後
去公子孫環居其旁□巘曰以忠孝先讀書好禮思其親不忘曾
顏其軒曰望雲子嘉其□爲賦望雲詞三章

雲之興兮油油澹若絲兮山之頭蟬綿不已兮吾莫知其所由朝吾軒
兮相望渺吾親兮焉求彼雲之烝然兮來思增我心之離憂
雲之行兮霏霏紛若絮兮山之外廣漠無方兮莽不知其所届夕吾軒
兮相望嗟吾親兮安在彼雲之飄然兮何之發我心之長懷
雲之歸兮溶溶騰若馬兮山之中委蛇無餘兮忽不知其所終暮吾軒
兮相望春吾親兮何從彼雲之漠然兮去之重我心之忡忡

忠愛廟四時哀詞

忠愛廟者閩汀之人以奉其郡推謝侯行仁者也初謝侯爲汀有
惠政民以不寬而又當鄧冦之亂力戰堅守以完其郡生其人劇
盜漸平而卒于軍故汀之人哀思之不置又相與私祀之甚久成
（金華叢文集卷二十） 一八九 一
化初有司以聞乃秩諸祀典而號其廟忠愛云前此欽政之族兄
熙嘗倅于汀能道侯事蓋每有懷賢之感而莫致瓣香之敬焉比
來京師侯之子今少宗伯先生復出先師李文達公所爲侯墓表
相示因益以知其家世行治之詳輒不自揆爲撰四時哀詞遺汀
之人以相夫歲之有事于廟中者

嗟侯之不可作兮經今幾春汀民思侯兮曾不間乎夕晨宵陽來兮駘
蕩紛碧草兮如茵倉庚鳴兮下上裊垂柳兮映人仰侯像兮在堂儼朝
衣兮端鞸紳我遺黎兮孫子念歲事兮更新就有洼兮村醪赴有爲兮
溪蘋感侯之德我兮涕下侯無忘兮汀之民

嗟侯之不可作兮經今幾夏汀民思侯兮每登高而望松檟蒼蒼兮風
颸拉倏大雨兮鳴瓦來賓紛兮也庭盤肯畄兮被中野我侯兮何之廟
歸然兮山之下扶老兮攜孫遲侯來兮車馬新麥鴫兮滿盤濟濟□兮
三斝侯無忘兮汀之民感侯之德兮我淚盈把

嗟侯之不可作兮經今幾秋汀民思侯兮揮手淬而莫收像凉風兮夜
發望大火兮西流來黃葉兮洌清樹芳草兮中洲告西成兮村之下紛
羽衛兮鳴鼉被衆□公兮已矣孰如汀兮壯吾侯勤縣竹兮歆來燕雞豚
兮膳羞汀之民兮侯不忘我民之感德兮無時休

嗟侯之不可作兮經今幾冬汀民思侯兮□□知其所從叢塞霰兮狂
地凍朔吹兮鳴空葉水落兮石露雲消兮日中寒使蜂兮遺愛無候
紛兮道中孝我民兮謹時祀□光兮歲寒樹頭鵲兮謝侯功擲寒梅兮
薦侯香爾無忘汀民兮如子感侯之德我兮如斯

孝友羅先生誄

公諱昇字進若泰和人其先蓋出于旌孝羅氏世業儒而公之大
父子理入國朝首與□十同知泰安州事以廉介稱偶聞至公
不幸早孤猶勤其身以承續先世之懿業因自號進學受學其外
世父大師□文貞公文占殁育之與諸子均其年四年僅四十
（□□叢文集卷六十） 一八 一七
有九文貞之子奉常公叔簡銘其墓曰大明厚德羅先生君子謂
之稱情于今蓋三十年矣公之子明仲遂以經術致身受
國之寵而貽之公初贈翰林編修再贈司經洗馬君子又知天之
報善人固有出于身後而不爽者惜乎生既不及升堂考德問業
而獲與明仲遊同事於史館經筵最久同爲宮僚受龍澤之益啟
深蓋因明仲而益得公之爲人於是敬述群行爲誄詞一通用致
景行之意且以告夫四方士之未知公者

猗歟羅氏系出祝融僑休安杜望江西東或爵之顯或貨之雄有赫旌
孝益稱碩宗維此旌孝在宋之紀婉婉大和曰伯敷氏封殷禦親誠孝
爲此帝書柱門永照桂里傳世凡幾載至德安以經起家以道守官維
雞斯吉維水斯渙雁枯被讒推豈不究吁嗟乎公德安孫子新馬遺孤
失所棲止身寓西戎稽木東越如玉如金沙石垂塵吁嗟乎公道豈終
貧維天祚善悔釣發祥執其保之啟之孫人執其極之赫赫師臣繼此

師臣異姓伯父爰公比兒埠公何怙既授之經載正其譜維公子然志
亦繩武隱慝必發隱留其身焉言必隱懼辟其親賢哉乎公繫性之醇
心如處子行方古人勤從貴游斂容退却孰為公車力辯末學賢哉乎
公惟義之繹謝紱庭家安此丘壟謂公胥壽為士之依孰謂公疾而與
世違此夕何夕靈脊少徽芊芊之頻瀛焉全歸廟廟奉常師臣之嗣厚
德之名爰勒墓次如漢有道匪我私謚美哉耕情身後之事嗚呼厚德
沒今幾秋有儒露器克對先猷爰奉詩禮卒其進修及弟子
拜名動九州史舘　儲闈卓收儒効貽　恩贈公有敕有誥既世其忠
亦世其孝敬謂善人而罔食報維我無似屬在後生獲友公子聿思老
成敢述群行慰于冥冥嗚呼厚德百世之徵

邊先生哀詞

邊先生之捐舘于任丘也鄉人子弟相與弔且哭曰噫先生古人
也而今遂不可作矣先生以經術取進士爲行人爲户部二十年
而佁佁若無官之人屢乘使軺不辱
君命既司邦計善於其職而默默若無能其所發宏矣而先生持
之以恂恂謝政十餘年享壽八十有一其所得多矣而先生處之
以兢兢蓋其施于身者有淳謹樸茂之行積于家者有孝弟忠厚
之澤與漢之萬石君相類故禄至于大夫封至于金紫人不以重
輕而獨曰邊先生者以德不以官也古所謂鄉先生没而祭于社
者其庶幾乎走之先尚書襄毅公與先生契交而走與都憲同受
業閣老呂文懿公之門每以童子登先生之堂奉几杖而聆誨言
故於其没也尤蠢然不能忘輒為哀詞一章以自附于通家之義
猗嗟先生非今之人兮其言之訥而行之醇兮發軔仕途無停輪兮南
走越裳而西入秦兮進署東曹竭垂紳兮朝計均安而莫困兮郎位
老成宜奉　宸兮孰使之歸而逸其身兮杜鼓閒閒曾比鄰兮杖履雍
雍無松筠兮舉自省舍與先柴之未湮兮遊滕斑爛喜後嗣之益振兮

刻石予而梧梧作兮臣兮如有孫而始始興黄偏兮白雲來頻嗟予兮
兮人望今無夫子十云郎廉方而邊罹也兮嗟鑑于世東其眉兮不
矣于然而此頌兮其然
九重列照白于童子兮　恩隆一丘表藏行于此兮兮孝生死如膈
其兮學生將傳經春兮寬無貢高等淫璧兮如如生里人仁兮篇
此家狀此卷兮嗚咽河水白者兮惹恤右一其梢兮振故言之若
兮兮垂詞予痛兮鳴我心之哀呼兮

屠公哀詞

竹軒居士屠公諱淵字汝淵省齋一明一明一以教其子戴渠進士
歷官南京大理右寺丞再受封至奉訓大夫刑部郎中居享壽邑
一家藹山五年矣子齊曾其冑方為孝志老祖叔幽馬結始辦李
生士前之所為爲文讀之益知其詳而一於大理君為書也則
為詞一章以哀公故於公其思
緊鄒陽山之何許兮湖白雲之悠悠下瞰乎湖之水兮浩無涯而東流
林若人之已矣兮藏冠劍于斯丘雖聲容之日遠兮兼總哲之未休惟
夫人之絶奇兮允可視于前修紉蕙茝以為佩兮娟美秀而為衆時
脫羣乎歊欲兮亦容與于芳洲強吾莫之聽兮弱吾莫與之仇謹礼維
與義防兮前吾行于大猷兮歲一孔使兮念同胞之瘥死發私廪以賑
之兮菜色于安止彼宦服一宦備兮切何心于為市今欵門以至
冉兮堅吾讓而終已畜多以夕游兮樹冶聲而瓜瓜解學人于水國
兮得與乇于新從奉百金以為辦兮將此狀之自紆無塵之而弗納兮
其吾行之可俯暨至陸之大戎兮知孝弟之在我生紙其生務而創兮
淚又溢于泰斗雖然此一奉然兮亦何數于印可疾吾事之終身兮于
又恤其妹如斯兮見之若斯兮誠有數于衆墳扳内于之聯兮人事
耕其廟維彼三子之來歸兮拋中流而温容擇此桂之森森兮旃旌岳
于磨宗非夫子之示則兮將内存之僮僮額有嫡之一邦兮式有遺于

于度起一經而登仕兮羅布衣于青宮佐拜樹而
帝汝嘉兮靡要津而上□□□□之克家兮定策力之有裨時辭之
孔碩兮終莫禮于蘇卿巍卿聊之從行兮欽惟公之是尊凡十有二賢
商兮作儀□□于重門我□□以昭德兮仰
天語之粹溫由郎大夫以□進兮彰勸善之□懸期闕世七十有五歲
兮遽返徽□呼見命□□以□歎于一朝兮悵高風之不可即也惟琴書
之與杖屨兮將儼然如昨日也望□來之仙里兮恭守思之東馳采山
花以崇豆兮泛湖光而□龍□□以□根□而此夫子兮雁塵□其聽之徒惱
徵而莫予逐兮聊□風而陳詞

永思堂辭

翰林□元山熊公勝會□□悦之□□□來進□□之□署曰永感
既出宰武進乃還其故里之室因永思感□□林□□和□□
也故太宰王公武進人實紀之而□卿大夫□□成□□公

出入中外數三十年所至必以自隨過相知必出以求益其思之
弗置如此弘治丙辰春自山東融書新安請予一言予方在疚先
一切文事久已謝去然□公之書而東其孫為賦永詞二章且序
其事見予言之不得已也

長終吾□堂而省兮悅音容之猶炳炳兮孰使予不敢仰視而氣屏兮肅
吾覲之不可得而駐□兮也□庭咫之間靜兮越風雨之變冷兮寄百
世于一刻之頃兮亦□□以泄吾之悲□兮惟訓言之恪遵兮庶以盡吾
之敢二兮

昇登吾堂兮見兮若有聞于歎與聲兮孰使予之若夢而伏驟兮呼吾
見兮□也悵紅日之既暝兮又白煙之交凝兮慨九原之不可即
而追爲兮孰使吾因之暝兮遇吾□以義方而或感兮庶吾思之或
稱兮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六十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一

頌　歌曲　古樂府　詩

平逆頌

天順辛巳秋虜酋孛來擁衆寇延西
上命懷寧伯鐘帥師禦之而以兵部尚書昂節制其軍先是昭武伯
欽及其黨以靖難功擢領中外
上稍裁抑之遂萌異圖時以七月二日出師欽約其兄都督鐸從兄
都督鉉弟都指揮鋐謀入內爲亂推其黨之黠者爲謀主而以其
部所典　禁兵及其仲父宦者吉祥爲內援并結番將都督伯顏
也先等數十人以樹黨是日都指揮完者禿亮詣長安門告變夜
二鼓　宮中開變詔持直中官執吉祥以俟天曙漏下四鼓舉兵
犯　闕合番漢人五百騎直抵　禁城雷鼓大振過殺錦衣指揮
某□翰林學士賢傷首并執吏部尚書翺於東朝房鐸帥衆擁而

西殺左都御史寇深衛傷尚寧侯安時恭門未啓欽督其黨燒火□
東西皇城門及東華門朝臣倖散莫知所出會曉王師始集
詔會昌侯孫繼宗將之與督諸軍先登恭順侯瑾及諸將臣分道逆
擊昂以精兵殿之首尾聯絡旗鼓相望欽退屯東華門鏘以衆接
戰王師銳甚賊衆披靡自辰至午敗鏘斬之欽中流矢創甚揮衆
以□遁瑾將五六騎出覘卒與欽遇衆寡不敵力戰死之還屯東
大市街相拒至酉欽以百餘騎往來馳突者三王師環結不動自
相枕藉蓋令執潰者斬以徇青戰益急發神臂弓射之追斬鉉欽
益惶使百餘騎還攻朝陽門不克諸軍進擊其衆大破之鐸鶱觀
兵所殺欽入其家溺井中其黨伯顏也先等縋城以遁遣兵追
之皆被獲是晚　乘輿出御午門朝百官詔下吉祥及伯顏也先
等于御史獄皆伏誅仍以鐸棄市而磔欽屍籍其家以賚將士欽
黨並落二職流嶺南旌死節功追封瑾涼國公謚忠壯贈深少保

謚莊懿論功行賞加繼宗太保安太子少保斌以本官兼
太子少保鏜賜爵襃侯而進先者若死傷將卒給將士加官進爵
有差明日下 詔赦欲罪於中外於戲不測之變起於一旦若此
伏惟
皇上聖德神武苟
天地祖社之休不旋踵而醜類殄滅 宮闈肅清稽古考經宜有
紀述臣誠不佞謹撰平逆頌一首雖不敢上備尚書故實亦以見
愛 君尊主不能自已之誠于萬一云爾
煌煌大明五葉嗣承旁及我
后奉天中興既備既撫內外時乂有孽其間欲梗于治泰敍欽哉維
于人中懷孔姦曹騰之孫假于戶欽開國昭武手握禁兵貌依于傳
后惡其驕曰爾永肩欽乃皆襃延拔逆中構吉祥以逞與賴以敍阿
爾而力弗懷孟秋既朔發戎在幾伺閒而發猖狂噎噎燔我關門戕我

朔士蹀血東西金吾御史惟相惟將定賢臣安如唐衛度我欲彼殘飛
燄夜開 后赫斯怒曰爾繼宗元勇元輔惟鏜爾銳用督厥師爾鏜先
驅爾為殿之靖此狡童惟爾之績爾惟弗績肆弗爾措衆奮其武如罷
如熊大旗翻翻震聲震空賊鋒始交逆醜而鬪壇褫其元人百其勇再
鼓以進群醜遂奔乃鼓乃停奏功絳門兔狡斯窮如醉罔有及走厥家
授首脅井梟徒獲隊不日底清天開日熒薈銷沴沉 后御午門告爾
大衆罔治脅從無怖無恐吉祥就誅欽首懸竿街衢闐闐都人快覩乃
籍其居乃殄厥世厥孫厥嗣投畀四裔籍錄所入有帛有金並歸我士
凱歌謳吟勸忠襄功
后有 明詔公侯公孫有券有誥將臣稽首拜
后亦只大慾既平聖武乃成我
后曰嘻惟天之祚將卒之力 祖考之祐允顯
聖德巍巍讓名于功萬世歌揚頌禘

大明中興鐃歌鼓吹曲
臣聞鐃歌鼓吹有曲尚矣然自漢後率以頌淵業之王而中興茂
勳焉豈非以臣之少文無以極揚厲之美或其主之德業容有不
足稱者邪臣備員從官親見
陛下嗣統以來被去奇衰剗平僭亂盛德大業擬古所無而頌聲不
揚無以顯示後世臣竊歎焉謹擬 大明中興鐃歌鼓吹曲十章
雖其辭意荒謬不敢上擬古作然倡之而來雅音被大樂用昭
陛下聖德大業于無窮或自臣始臣不勝顧望之至謹列于左方
宣重光
歲甲申
上御奉天門以揚末命群臣即位改元作宣重光第一
宣重光煒以煌離火出被四方乘馬丁金鳥騰鳴騰徵獰我
皇乘六陽度以照明午門坐明堂履精北北度戒 皇德巍巍復揚建

大化高百王帝敖貫柔模模於萬年祚有明
右宣重光二十二句句三字
難壬人
上之初立也諸務未遑而中外業于政刑之臣或寬或流朝野稱慶
作難壬人第二
難壬人九土脈逴朋自孳孳于僕遑乃庸圯女族渾致蒙養堯所弗刑
女争姣女僕于于政刑恣女毒屏四裔製魑魅魍魎女組授縈之往宮君
附而以循推揭嗣 皇之明皇之明國之貞
右難壬人二十二句十八句三字四句四字
斷峽藤
廣西猺人自大藤峽出于東入雷廉高肇四州遣師討之冠平作
斷峽藤第三
斷峽藤允繫擒殄頑陰發寓堆海湧四隅 皇德冒覆帶撫兩奇堅敢

皇人旅與殄爾祟此家平掛凌告出放ニ沈浩ニ舟卑來航南道清ニ

廣膺誅造

右斷峡滕十八句十六句ニ三字二句ニ四字

剗大竹

蜀賊趙鐸據棧口以拒遵吏奉 詔率松潘兵東下敗賊于大竹

鐸死作剗大竹第四

剗大竹ニ裂莚鼓田ニ振原野弗工者詬媧彪馬旅拒王人堅壁下絙

棧與閣道不可假我師歷之旗夜揭六番來同自縶雅涖安氏𥝩若暬

與寂大鉞殲之血流構瓓厥逋人若土苴川沴消奏章夏

右剗大竹二十二句十二句ニ三字十句ニ四字

掃搀搶

荊襄流人合妖僧扇衆刼竹山詔將遣將討之妖僧走蜀偏師追

獲以獻作掃搀搶第五

搀搶明應荊捐雙女之分路伊阻幺麼竊起竹山下斃枿捌蕻痛斯土

皇赫斯怒整厥旅將士洗ニ闞虓虎朱魁面縛偏師走弋船追獲蜀江

掃妖氣夜掃芒不吐四海謳歌 聖神武

右掃搀搶二十句十一句ニ三字九句ニ四字

平建孽

建州酋董山合諸夷屢寇邊既悔罪入朝其屬益暴我東鄙

詔修山遣兵渡婆珠江襲其部以歸作平建孽第六

惟建之孽在營東隅毳衣湩食實厥部以居忽竊其邇隣欲逆以趨野

心僉同曰我秋防虛唱暖詗接邊在彼復請吏肅以款我

皇曰肴定赦罪可肆詩邊市省厥鶩載授將鉞發兵徂征武夫扇業方

啓行婆珠之水沸若湯天祚有德縣虜平大業終古垂無疆

右平建孽二十六句十五句ニ四字三句ニ五字八句ニ

三字

靖山戎

山都掌蠻踞川貴之境流毒肆恣 詔發蜀兵乘其征之下龍

背豹尾堡入凌霄城天井洞獲厥魁夷其地為大平川作靖山戎

第七

靖山戎渡瀘水蠢彼頑囂假悔湯劍壑祀中兒貍我旄倪萬事毋肆起

皇曰咨女率徃代予理朱旆來戢憤委蹊彼背豹尾凌霄城路天井

把餌道不昵哦不𥝩殲厥渠夷樹酋畢一方同蜀宇遽道成嘉於

皇開謨萬世斯紀

右靖山戎二十四句十三句ニ三字九句ニ四字二句ニ

五字

西河清

虜據黃河套歲入寇延綏西師弗靖遣將行邊停遊以致作西

河清第八

西河清自延綏暮黃流浩浩ニ河之陰漠無垠中有豨子廞草莽時

來尾夷敢入我塞門王師大蒐窮讎巢兕爾旌吭獮爾族蠢矢流畾燢

狼不敢煽秦人子來共祝

皇示壁

右西河清十八句八句ニ三字七句ニ四字三句ニ五字

石城摧

平涼賊滿肆納降戎入石城擁兵稱亂遣兵討之至靖虜兵集甚固

困而禽之作石城摧第九

嶭ニ石城堅不可摧跡雅外凉路紆且回中有大魑逞其蕩能嫡我陸

阿逆聲曠應

皇曰爲哉是不可寬爰命將士戡此虓胎乃𥝩秀闌絕其往來殆欲窪

窮黷窮而歸就吏行慶城邸夜開我馬不嘶對燄戰埃臣拜稽首惟

皇德威惟皇德威邦人永懷

右石城推二十四句〻四字

韃來庭

北虜大酋阿只帖木兒遣使入貢作韃來庭第十

韃人大酋種來在瀚海邊昔日天驕千載機部腥膻雁蕩勁使横北塞
多狼烟一朝忽來群稽顙對九筵駝駝與旅裹來獻何精度古來獫狁
強漢伐閭闔宣有漢大業主輸臺悔窮年乃知
天子聖仁義父陶冶坐令左衽徙向化靡不有詩詩被鼓吹明德光無
前

右韃來庭二十句〻五字

黃石操

留侯遇圯上老父之事若近於怪以千載之后讀史者之不當也
史載老父與留侯約異日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後留侯
果得而祠之昧史之言乃老父自謂其年已邁俾當葬彼以黃石
〈皇明文衡卷六十二〉六　一本
志其處亦猶莊子所謂索我於枯魚之肆耳留侯得而祠之宜年
其冢上之物示不忘其久也今乃謂老父化為黃石豈理也哉予
過圯上有感其事為然奏操二章

我昔一丘兮清水之碕有黃石兮嬋如楚嗟日暮兮見子無期子行矣
兮為帝師乘車馬兮來何時索我兮安之宿草兮離〻懷轡從兮下邳
見黃石兮如台疑乎睇兮穀城之下有黃石兮志坯土思唔言兮我翁
渺予心兮恐若感翁惠兮一編書俾我侯兮萬戶觴言兮歸來宿麟豆
兮潔有俎嗟來是兮無固爾蓋石兮終古

二交頌

甚哉朋友五倫之一而其道之喪也久矣切怪夫大學之傳至壽
中庸之論達道餘無加之詞者而獨於朋友增交之一言何哉誠
以彼四倫者其名稱皆出於天而不可易反之則為逆為悖無所
逃罪焉惟朋友則視夫交者之何如交之得其道斯稱其名否則
漠然路人焉耳朋友云乎哉昔者嚴子陵當逆之中與而獨全友
道於英哲之君謝皋羽當宋之既亡而獨全友道於忠義之相之
二子者蓋深有見夫世之號朋友者其初未始不密其終亦始不
離大之貴其國小之覆其家而戕其身故挺然不屈於富貴毅然
不相忘於死生以愧夫世之號朋友者而君子不察謂子陵為全
身高潔之人謂皋羽為悲歌慷慨之士反於倫理若有憾焉其不
得夫二子之心也甚矣予省親北歸泛桐江宿所謂釣臺之下既
然有感於子陵之宅皋羽之塚江山依然草木如故而卒未有探
其心於千載之上者故為二交頌酹水而去之二子者有靈固將
謂此語為知己也夫頌曰

明〻天倫帝降之衷責善為任友在其中夾匪其人百善斯缸先覺有
訓執奉以共罹傾其始尚求其終致家傾國友道斯窮有倡其風在漢
嚴翁懿此嚴翁夙家於桐龍困於野惟翁是同龍升於天翁卷斯鴻友
〈皇明文衡卷六十二〉八　七　一璧
道乃全風流誰崇下此千載皋我謝公謝公嚴〻居粤之東佐相從戎
相死於忠惟相之思乃心忡〻友道再全叔世之雄嗟〻小子往桐攀
冢稽首嚴祠江清山空釣游之處宮荒草蕪〻惟臺之南惟謝之宮野哭
之地寒吹颯〻緊二子心不折如鋼繫二子名不刊如嵩我作頌詩以
詒臣工有善斯龜有過斯攻全彼交道萬世之功

門有車馬客行

席為門茅蓋屋窮巷蕭然婿幽獨里中却有張氏翁能識陳郎非碌〻
有女不嫁王侯族願與陳郎侍休沐陳郎居處非樓臺席門終日生風
闊魏冠時有長者來車輪馬足飛黃埃蟻日古固泥潭男兒豈久碧
蒿萊偉哉陳郎彼戎服從亦龍逐奉庠宰割天下如宰肉分芽既受五
侯封東鈞更享千鍾祿張氏女兒未老魚軒命服何煌〻始知乃翁眼
力長何事兒孫歷艇戎不知門外有貴郎

君馬黃

周穆王挾造父乘飛黃謁王母曉馳黃灣西夜宿瑤池許一曲蟠桃宴來終玉帛紛紛向徐土回首西京路脩阻縱有飛黃竟何補君不見漢高側室兒能郤千里馬拱手垂衣治天下南粵稱臣無叛者

墻上難為趨行

君子如處子一生當守身顧學吱千本不學宋東鄰

將進酒

安漢公將進酒蝘蜓蜿蜒特在手未央宮中門將酒一盃才入君王口六宮便作袼兒啼太后朝來號文母君不見申氏子今其身內庭侍宴將及晨坐中起為壽刃此手足視申氏子長眉雙蛾敢一吸如飲醇肝腦不惜塗宮袒呼咾此意寧求伸不恐他人害兄弟何況自己忘君臣安漢公非得計四海孤身與無地早知今日反羞伶何似當初莫稱帝

驅車上東門行

雉堞連雲起秦城屬漢家更無丞相大猶有故侯家

銅雀妓

魏公好色不知足愛子已為張繡裁歸來不悔向時差臨河更把高臺築臺上美人如蕣花日日歌管聲諠譁老瞞自欲比西伯內則何似周王家當時美人浪自許各逞新粧奉新主豈徒媚惑令主昏冶容誨淫吾不與君不見鄴中長想二喬來有心不到黃公女

右古樂府凡六篇十五年前所作與舊中見之不忍棄之因錄于此歲不我與而學不加進為之慨然成化丙申冬十月望日

辟廱

辟廱送大司成歐公也

有嚴辟廱四方之則孰其師之一人孔碩孝此碩人明德是崇復其家風自清惠公侍 禁有聲出教國子橫金服緋冊命伊始戰門夜啓令菜于庭碩人顒顒是儀是刑朝鼓鼕鼕碩人升坐諸生執經或右或左相揖之治皮骿群才進此碩人如工用材成孔多功亦云懋彥俊□□入副 元后允經明良咸弗俊康濟有猷光吾道之昌

右辟廱八章章四句

巫山高

白古言楚襄王夢與神女遇以楚詞考之則有甚不然者高唐賦序云先王嘗遊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朝為行雲暮為行雨則夢神女者懷王也神女賦序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夢與神女遇其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王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恍惚若有所喜見一婦人狀甚奇異王曰狀何如也王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環姿瑋態不可勝讚王曰若此盛矣試為寡人賦之夫既云王曰茂矣美矣又云王曰若此盛矣何其前後之複哉況人君語臣不當曰白咨臣不當曰對且其賦曰他人莫覩王覽其狀望予惟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闌以為不玉代王賦之如王之自言則不當云王覽其狀既云王覽其狀則是宋玉之言矣又不知稱予者誰也以此考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者王字乃玉字明日以白玉者白王也王與玉字先後互書之誤耳前日夢神女者懷王其夜夢神女者宋玉襄王無與焉後來一枉受其名耳

十二峯頭雲似絮十二峯下翻盆雨朝朝暮暮雨復晴不知誰是陰晴主中有美人高蟠繞神宮杳杳居深山人間有路不可往雲屏霧障愁蹤跡楚懷王夜宿無人共忽有山靈入幽夢醒來不見意中人但覺陽臺曙光動侍臣宋玉多才名高唐一賦深有情自言親到巫山裏美人稱會如平生雲雨滿鄉只如此襄王却是徒名汙後人不解兵是非誤把遺蹤播詩史巫山高高巉嶙峋楚宮花木今幾春何時倚櫂危峯下一弔襄王父與臣

明妃曲

後漢匈奴傳昔呼韓邪[illegible]以求[illegible]為漢壻後昭王嬙以積怨自
請行此單之實也西京雜記元帝使畫工毛延壽圖宮人形
貌按圖召幸王嬙以路金少故不及貌及將單于宮人王嬙當行
帝見之悔乃殺延壽夫元帝爲仁之主詎其因女色殺畫工固不
可信而王嬙以無寵自請行誠一汗賤女子耳後之爲昭君曲者
多歸咎元帝殊不當云

明妃本是巫山女貌美如花能人語家門正對楚王臺慣擬鄉人說雲
雨一朝被選入漢宮幾年不識天子容宮車日日向何所魚鑰只把長
門封象牀不寐心如擣自揩紅顏暗中老寒燈照顧影淚雙垂生死不如
臺下草胡王欲得漢家姬六宮無戚施蛾眉孤懷不覺心語口猶勝永
巷常凄其欣然獨上氈車裏胡王得之鶴且喜短簫吹出灞陵橋雨雨
雖鳩水中起古城城北去多戰場黃沙白草春無光多情自得房廬繚回
首漢月空茫茫打圍夜向陰山宿更為胡王理絲竹漢家莫悔說和戎
[illegible]卷六十一 八 一
琵琶不是思歸曲

結襪子 [illegible]以此題爲[illegible]之辭擬之十[illegible]之別二篇

文王伐崇至鳳凰之墟而襪係解文王自結之太公問焉文王曰
吾聞亡君所與處弗盡其役寡人雖不肖所與處皆先君之人也
故無令結之

有崇不道干天誅西伯杖鉞登戎車夜發渭水濱曉至岐山闕宋絲組
結忽自解玉帳乂干難爲趨左顧顧右瞷散冠韌濟濟非庸奴低頭
自結雙帶子大聖自與常人殊嗚呼大聖自與常人殊弱冠騁頃將何
如

唐昭宗遷長安朱全忠皆侍殿上昭宗詭衛兵有能擒之者乃佯
爲鞋結解以顧全忠全忠跪而結之左右無敢動者全忠汗流浹
背

洪生未壯宗武中崇勳縱上剛元勳君臣同慶若魚水心腹老矛人不
關天容[illegible]淚悲風雲易帶[illegible]解雙龍紋特勅梁王手親結左右不放生
物紘老奴長跪到殿下汗背汗流如救焚嗚呼天子賤於梓宮結陽山
賊徒何足云

前緩聲

古樂府前緩聲者[illegible]公子[illegible]作也詩異所之[illegible]與左傳所
載[illegible]詩曰宣公[illegible]子[illegible]爲娶於齊而美公取之是為
宣姜[illegible]及[illegible]與宣姜[illegible]公使伋之齊使盜先待於[illegible]
而殺之[illegible]使[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以[illegible]之殺[illegible]曰君命[illegible]
我[illegible]也何[illegible]公[illegible]十一月立至桓
十二年十一月[illegible]九十有九年[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使成[illegible]而殺[illegible]
以[illegible]十五年[illegible]而[illegible]之又[illegible]已能同母
[illegible]代[illegible]十[illegible]以下[illegible]則十九年
之[illegible]春秋[illegible]之其子以此曲名
[illegible]八十一[illegible]

雅而大[illegible]南[illegible]以滅金[illegible]爲
已[illegible]高宗[illegible]其[illegible]日[illegible]於前行中興之功
可日可成而[illegible]手當[illegible]傳[illegible]
三[illegible]報[illegible]子以[illegible]之故為此曲[illegible]之不平
而[illegible]

大旌之[illegible]臣[illegible]不敢忘臣之志兮[illegible]以
忠[illegible]兮臣[illegible]不[illegible]兮[illegible]不變一死兮臣之心本[illegible]
王毋以[illegible]兮[illegible]而[illegible]

如[illegible]

戶[illegible]先[illegible]先生少時
[illegible]先生之[illegible]良[illegible]
進[illegible]

我屋我[illegible]以仙而[illegible]兮[illegible]之行[illegible]人[illegible]征

兮我欲從之考其成兮
惟士之進辟之于甓瀛兮矧彼翁于揆武于西清兮永言配德茲山之
靈兮嗟君之言亦孰得其情兮

雙瑞

雙瑞美徐公也公以　鍗端居親之喪廬墓側有孝感焉既免而
入　朝
天子寵嘉之晉少宗伯嘗及其子家慶遂騐其瑞也驗故斷者美之
而作是詩也

義與之郊有山陰陰巍巍其親有孝徐公有慶高高倚山之䟽徐公是
居哀哀孔篤爰有鴈二來巢于梁其色縞縞如君子素鶴鶴于彼日來
于清漾漾其儀優優而不去覩者動色異口同詞有瑞徐公維天錫之一
錫不已乃至於冊發彼慶源如水斯潑潑徐公改服來
朝載命教宗維慶之昭允顯其身亦顯其子奕世光華維慶之似維孝
〔舍對文集卷之十一〕入〔十二〕葉
錫類慶與之俱執瑞之證而大其閭慶也無涯勗哉令德匪瑞之本[illegible]
孝之式

右雙瑞八章章四句

雪崖操

汶川宗人志崗性高潔喜吟咏嘗[illegible]叔於郡守永嘉徐公暑[illegible]握妙
得其梓因以雪崖自名觀所好知其人也予為賦琴操二章俾天
寒歲暮梅花盛開之際居山窓對雪崖而鼓之豈不有助其清興
之萬一乎

維雪皚皚言積其崖匪伊梅兮孰也予懷乃摩或歌其音孔瘁歲寒有
盟惟予與之偕
維崖巖巖言漚其雪匪伊梅兮孰[illegible]巖穴或傳之聞其色孔潔有盟歲
寒我心則説

思親堂

思親堂者有山七十三翁萬君子富之所作也翁弟先生以高文
碩行爲
天子元輔屢爻　命書褒其上世而翁稱從不忘其親若將終身
焉此詩之所由賦也

有堂渠渠有客從從言思其親日甚一日堂上有山堂下有江伊親之
思江山靡長靡　宮保維客之季煌煌　命書屢賁于階客拜稽首
家慶孔昭維我與水下不及泉乃作斯堂奉妣歷考若考若存于以終
老睠焉懷兮孰遊親仁越登者兮孰升于身客載壽毋亦既壽矣德既
邵矣式克有孝孝思維則世教于堂爰錫厥類斯堂之光

右思親八章章四句

壽觴

壽觴壽觴之焦父也焦父年七十其生在臘之重九與其曾大二
祖同日其受大史芳之艷封也　〔舍三對文集卷六十一〕入〔十三〕葉　誥命之下亦在是日焉

有壽者觴其色孔黃月日維九鴈此令方有壽者觴其味孔甘如以醇
酒稽庭無[illegible]孔花辰維以焦父與世同生曾大二祖維泌焦父子為
從臣有來　恩綸及是花辰水言稽庭奉本壽好我稽載培[illegible]萬壽考
承言稽庭[illegible]并有稽慶開允宜備斯光

右壽觴六章章四句

芝頌

故大師定興張忠烈王[illegible]

太宗靖難之初功冠洪熙宣德正統三朝參軍國事為耆德忠勳並
隆而不安南之役死焉俾配享靈王寢之四十年今太傅兼
太子太師嗣其公始得其詳于閣人之俾王者乃請禮部尚書瓊山
丘公撰加序刻立穹碑于墓前之前未幾守墓者以芝產告一本
九莖狀如朶雲其色黃其本紫蓋天賜王之偉續表嗣公之篤孝
故以端應若茲[illegible]頌章以侈其盛俾紀于教坊于開中廟庭之

謝薄不足與此張與嗣公同侍　經幄同在史館嘗稔觀其芝于
堂則辭其事以僑能言者之先驅亦道之不可辭也
有𥜽者丘在　國之鳴有屹者碑在壟之衛孰藏于斯山何川抱曰定
興王維　國元老㢤定與王維國虎臣不世之功俛彼父人維文有州
故中國地孰遣弗庭而自爲異王往征之如鷹之揚殄賊于荒朊人于
湯還定將來乃郡乃邑告功廟社禮絶班級功旣往矣而弗及詳家乘
無徵聞者孔傷濟濟嗣公令
天子俾爰訪爰蒐得上功簿如獲拱璧如還大弓來告于祠天相于衷
乃屬鉏公爰輯爰次大書特書神昇于志乃刻貞珉金薤青瑤遠映
寢垄上逼瓊霄松栢之榮曄蜿蜿后土駭觀碑旣樹矣忽焉
其靈有芝來生一本九莖數協陽文狀若雲朶孰幻之根孰名之菰其
色正黄鍾秀中央其本紫兮戴揚其芳守者走告觀者如堵謂此奇祥
匪令斯古維王之功愈遠而明維公之孝彌久而貞芝生于房于寢中
葉柷國之耀明明載牒是見于庭有晉世臣兆家之昌孫子振振維王
之功震于南土與　國成休盟在冊府維王之後世莭中朝如石如玄
横玉珥貂莘祠巍巍王在中綴公于是承有芝其飫俎豆煌煌王降于
堂公孫是將維食之香天顯相王河間之冑維本之固而末之茂天顯
相王三岡之阡劒舃之傳維吉之延史臣作詩以頌厥美一章之余百
世之紀

野哭

野哭美吳孝子爾顥也

野哭者誰于伊氏維爾弗安于寢言思其父言升其堂言撫其林音容
無方乃築室于場匪言斯楊維以永傷維草萋萋維木離離于今三年
而身之毒兮而志弗餒兮日生于田號泣于天有鳥有獸亦于是悩維
孝思則然孰尖之區而有斯士孰顧之宗而有斯子維士于兮家之紀
兮里之砥兮維士于兮亦孔之名維有司之𦊱維

帝之析

右野哭六章二章四句二章六句一章九句一章七句

詩

詠史十四首

重華受堯禪揖讓何雍雍舜授禹若考妣臣道盡始終夏王繼唐虞心與
重華同漢家逆操子亦欲希前蹤如何臣獻主與號山陽公
周公作周禮本以致太平後來權术者往往亂自生一悲新室莽再若
新法行善哉程公語萬古當作程關睢與麟趾此化何時明
寄生根不牢螟蛉竊神器異當時浪自喜久遠安可計哀哉文公訖侯莫敵
狼狩史坐令秦晉史半作他人帝厲階誰所啓梟獍固天啓獨喜趙王
孫世主沙漠地
霸王弑義帝漢祖誅元勳君臣道既絕可得全其身平生固不同卒竟
同一死不知垓下劍何以殊南矢
王陵在漢軍母伏劍于楚趙苞守漁陽母作鮮卑虜二子皆名臣忍獨
〔篁墩文集 卷六十二〕 一八一
遺其母忠孝有偏重賢者當自處我愛徐元直翻然別新主
大獄考亭興孝宗惡狂胡社心一朝悔剛斷今古無輪臺詔西極望死
起後湖朝歌回憐者社稷終為墟
世祖中興主手挺三綱頹溫溫東海王廢棄同草萊子房致國綿國本
無議竊乃知陰謀公決斷何雄哉鄧侯本國譜嚴生歸鉤虛尚兒可恥
賀史論空喧豗
孔明討漢賊凜凜三代師廣陵既已傾一木安可支想象謝窮志悽婉
風雲委亦有王江漢軍舉義何救救伐陳泰屬主百折無回顧嗟哉古烈
士萬世同一時
棣為孝孝子本是漢家人不改鄭中部名節今古聞胡為漢官表自稱
偽朝臣我欲删此語廢作無職珍客言且勿刪不見楊子雲已受中散
禄更上美新文
洗洗死後名赫赫生前功古來賢達士亂代心雖同漯洩兒山頂沉碑
幾水中惜哉半與杜此念何匆匆
煬帝伐煬公觀自樸戈殘殷鑒尚不遠而況目所擊如何大業紀半是
亡陳迹由來繼德主先後同一失所惜貞觀君再發遼東役
太宗內寵婦不懼東觀恥後來野史華嚴郎能止昏昏復昭昭哲后
何如此古云狂作聖欽秋觀唐史
趙氏有家法不戮士大夫奈何兩宗王恨貴猶號呼親親既如此朝野
將何如飛愁社稷臣東澈周孔徒一朝忠臣斧不啻塵與籍宋人喜紛
紛此語良不誣
弘範北元帥世傑南將軍兩人本兄弟奉主各致身崖山颶風起頃刻
生死分烈烈萬古忠嬌嬌一世勳我方編二史執筆揚其芬

雜詩二首

苦暑夜不寐起讀月令章乃知登夏後有上居中央下以開雲景上以
承朱陽焚者相代謝天運固有常如何爾家氏此殊乖張謂是大火
〔篁墩文集 卷六十二〕 一八二 一星
西方金遇而藏三庚作三伏坐使元化牧試問初者誰誰秦漢王綦
惟大統曆賢者宜消詳
西域當晦時微月見西北元有耶律氏遂作庚午曆斯人非妄者乃是
目所擊流沙與昧谷萬古地不易相傳無此語止謂哉生魄天道豈不
常推移在昇復域何得起巫咸為我究其迹

隱士五首

楚狂

天王不西狩列國多遊士楚狂獨何人長歌向夫子慷慨鳳德衰當已
胡弗已晏歲草木帶吾道亦云否岐山鳥不至吾已方自此

沮溺

辨士朝入境莫乎稱萬鍾胡為兩賢老終此荒田中行行問津者日暮
悲流窮耶耶殺鳴犢頓血流殷紅臨河返東轡太息尼山翁

荷蓧

丈人皓鬚眉以杖荷其篠不暇與客言耘此稻粱早日爲遨客歸雞黍
聊結好勝前兩兒朗終歲足飽飯一閒絃歌向誰道

晨門

石門何巍巍下有司門者擊柝夜不眠甘分老田野中原多戰伐仁義
君子道棲遲復何爲所幸知者其何事且乘田終年走車馬

荷蕢

子子田舍翁行行荷其蕢過館聞磬聲知是容遊嗟此行路難莫道
隱者易彷徨野水深淺揭濂則厲多少無心終成半途廢

古詩二首

綠衣曾繅遊朝開夜還合牆西木槿花朝放夜已落化機有常運物性
同難蔘胡乃萬物叢宜其行若不覺得失覺何有終身浪悲樂

新秋原野淨閒步西山麓山上有鶴鳩山下有雁飛見之感物理不覺
心傾倒天生本同類何忍自飛肉弋人前致詞弋具本爲毒不見食耳

交人一旦成翎獲

乙酉歲流東別業雜興集古九首

獨在異鄉爲異客王摩詰 十年蹤跡走紅塵陳希夷 閒來池館皆依舊
白樂天 萬紫千紅總是春朱文公

不妨遊子芰荷衣杜工部 散髮行歌自採薇秦系 洞裏仙花莫相笑歐
陽公 此心非是愛輕肥張籍

與客携壺上翠微杜牧之 四時相續爭相還杜工部 白鷗自信無機事
趙子昂 見我猶穿岸飛司馬公

雞犬圖書共一船杜牧之 傍花隨柳過前川程明道 醉來閒看無人喚
杜荀鶴 只在蘆花淺水邊司空曙

春風幾不到天涯歐陽公 且在芳尊樂物華杜工部 謝邦海宇飛塵靜
朱淑真 一年容易又黃花王荊公

空林獨與白雲期王摩詰 一任輕風拂面吹朱文公 細數落花因坐久
王荊公 起來幽興有誰知寇萊公

滿架薔薇一院香高千里 暫倚閒臥老僧房無名氏 日長睡起無情思
楊誠齋 閒拂塵埃看畫墻王仲至

綠槐垂穗乳烏飛司空曙 白鳥銜魚上釣磯劉長卿 便覺眼前生意滿
張南軒 斜風細雨不須歸張志和

行人本是農桑客韓太祖 自恨尋芳到已遲杜牧之 君寵母恩俱未報
真存道 買牛無力定何時張書莊

過鄭州

鄭市猶如此碣殘殘廢過荒城臨曠野古廟枕長河境勝爭先覩詩堪
取次哦少年今老大感慨若爲多

宿寶勝寺與王文燾進士夜參

載酒期相過論心夜未中臥殘禪室冷談徹講堂空香盡鈴聲靜花
落小紅妖懷抱不盡雞起院墻東

來送沅翁先生之喪至通州觀音渾河宿里宿安仲和家有懷
士欽時成化丁亥四月一日也

晚隨新塋下滿河祐首夫數此身千里隔河丹旅十年覆主白頭
新聞舞見月前看何柱看花及春春腸斷夜來停懷觀白沙漁火照
離人

四月五日微雨晃 朝與李太史世賢出 集城門喜而有
作

輕陰小雨夜塵中使傳呼散紫煙天氣暮春疑作暑風光回轉欲留
春斑分龍過花爐佩仗出宮牆柳映人獨自騎驢歸去早六街消盡馬
蹄塵

送黃欽都閫出守洮河岷三州

前歲平蠻過海東今年分陝駐皇中三城斥堠提封遠千里番戎節制
通開府欲施經濟策得叩上但宜功從來禦侮須才俊莫向沙場數

早朝

山門四顧人影滅柝聲尚響城南樓長有明月在屋危般奈黑風吹布長銀河斗柄淺欲沒御溝浪花寒不流禹跡且入待漏院五更供奉殿東頭

郭主事分司百步洪作堤以禦水患行者便之

百步洪連彭城分司誰是濟川英才能使岸變虹起便覺行舟一棹輕霜入芙蓉秋深落風回楊柳暮烟生何時醉倚黃樓月重聽王郎笛裏聲

有傑注示大因其從子守貞南歸賦此奉柬

泥緘欲寄少無魚為託歸鴻問起居伏劒不來千七載草玄應合繼漢儒京華夜知無夢故國春深樂有餘我欲家山結新社不知泉石近何如

壽梅隱為貺戴方氏

老圃南通一徑回天寒初放隴頭梅對人竹外扶筇至把主花前載酒來短笛吹殘江戍角疏香不減浪郎清能後歸時海月昏昏照古苔

八月二日與謝鳴治太史分獻文廟時大學士彭公主祭

鳴佩朝來下紫宸孔庭分獻儼詞臣尊崇聖道推當代追從孔修愧此身喜同贊禮終丙夕文星璀璨耀丁辰同寅況是多才子協贊趨朝夜向晨

病中

平生多病不禁秋纔入西風已怯遊宦緒幾時忘世慮歸與終日為身謀旁人莫比相如渴寒我元無宋玉愁獨有殘書緣未了一編聊擬置牀頭

九月十八日與李士敬登樓

小窗斜向匡山開有客閑過似故來烟花從此繞太行秋色自西來擬新欲作凌雲賦回首慚非鶴鵲才月夜有期常過此共君攜手望三台

送安成李君丞休寧縣

雛鳳翩翩早應選一官恩命叢初嫡父知柏府新為弟近喜松懸不負丞行處新看春似錦離人何惜酒如淮故鄉有問京華事多病年來客歲殘

題小景雜畫

青山一髮海中央島嶼蒼蒼拍岸黃過客不堪腸斷處蔚佗城下水如湯

野梅開處釣魚磯杖笠歸來雪滿衣記得西湖山下過一雙青鳥背人飛

綠樹蒼蒼然茅亭兩船安近岸家花汀分明一夜溪頭雨洗出春山數點青

小亭斜枕石溪濱長空山草木春風雨忽來歸去晚撐篙從一川雲

漁翁扣櫂木蘭舟白草紅亭兩岸秋欸乃一聲天漠漠望中家在夕陽洲

岸草微茫接遠天孤蒲深處有人烟夜來雨過溪聲急短棹誰家上水船

約同年諸君子遊梁園

年年冷落帝城春長恐花神解笑人明日梁園尋舊約不妨同踏軟紅塵

送汪孔達同知嘉定川

手持新牒佐明州川州南最上流絕道盤雲過嶺杪怒江飛雨過城頭滄茫落日湖南路火旋行處穩遊從此相望天萬里思君時上北

山樓

家君南征還次　閶門衍觀音僧舍早來迎遂想聰上人所見

賦此詩

路入招提蘂尾分老僧迎拜話殷勤山門竿駐尚書馬禪榻須留太史

文王帶高情空吊古紫衣殊錫寵超羣與君暫別還惆悵回首果城巳

暮雲

送吳寧七先生還安成

五朝供奉眼中稀又見秋鬢出　禁闈曉月果城雙佩遠春風南浦一

帆歸青山佳處閒攜杖紫陌輕塵不上衣回首王城淸思在暮江空闊

看雲飛

夜坐

銅爐坐夜深月色凉可愛忽警夢驚心風動枯荷蓋

成化壬午冬至日再與世賢太史陪祀　西陵次廉伯惠詩韻

出土城

古長城下凍嵐深水斷河隈雪滿林岐路忽分雙堠側諸陵遙出亂峯

陰道傍逆旅應相認石上題名半可尋前度近臣今再往臨風徒切抱

弓心

淸河道中

黃沙風起出茅茨獨擁重裘過遠林野犬吠人來道左山翁留客坐牆

陰晴光漸向城頭轉好句還從馬上尋莫道長途空獨往平聞孤負陸

機心

發昌平抵齋所

一逕橋山路轉深北風蕭颯撼空林明樓半出前雲上輦道平分碧樹

陰馬過山城晨未啓人歸公館夜相尋九龍池在前峯下何日來遊副

賞心

待　西陂

玉輦君殘湖已深　西陵祭次遂欲林廟餘韻〻傳風色〻樹雲〻結

暮陰幾路劍瓏空在望稀山殊錦香難尋

先皇試日還臨近惆悵　君王此夜心

呂千城外曉行次劉謙諭韻

直北峯巒紫翠深行人倚馬度平林海東霽氣揚朝彩漢上風聲破午

陰多病此回成獨倒曹遊何日事幽尋劉郎亦有花祠在慷慨當時射

策心

沙河有作

兩村新落望中深一簇青烟起隔林飲水馬嘶沙岸嘯避風人坐石橋

陰女婿作伐成孤詠勝地何曾得重尋歸日定須招二子小堂呼酒一

論心

與李寅之遊海雲寺後園

偶過鄰城北來遊古剎深微風淸細暑小雨浥輕塵忽起殊鄉念聊閒

遠宦身河畔重載酒同作看花人

堤上行人少同來酒半醒日光穿密樹雨意暗層雲客乾苔生磴將

辛稻分塍接如解渥剪取碧波紋

幽勝欣初得塵襟暫一忘新荷紛聚綠老樹挺孤芳眺遠登山徑臨清

撫野塘不知坐談久花露欲沾裳

夏夜有懷二弟

小院初過雨凉生白苧衣吟餘風動髮坐久月侵幃柰子紅猶淺荷盤

綠漸肥物華空滿目江雁故多違

送管河隊吾命嘉考績還張秋

剌舟盤雲上錦袍三年持節有賢勞秋河曲繞千里曉岸危檣列萬

艘文上野人知姓字齋東行旅識旌旄東來白簡增光彩不負青雲舊

俊髦

送寸王傅翰林檢討張伯仁從征倒裝

洛二尉淑十萬兵羅爽已當望中丞史備從山谿王㫖一劍夜趨大前
營
聖主便㫖休戰馬旁人收復步帰乞不敘封潁川郡兵尚兒童識姓
名

送孫舜卿學士外生致仕還杞
十四年來侍 講筵承 恩一旦許歸因自辭
帝眷心終亦身拜覲閶闔山玄松菊未荒陶令宅詞書重上米家船向
青光定照魁數男退高人記姓名
送王秋官文明所藏 三朝制策
一紙十名勲 星旒老退龍不承然金榜衰留稀香文在好將春雲十
丈藏
寄伯輔御史承恩…
朕纔衮離久推封 帝寵深恩衣食刹象官誥錦盤龍郎南縣新主魁

〔全室外集 卷十二〕八九 寸

陵易舊容堂名應不泯千載慶遭逢
送李徒玢打人出使占城
所遣皇華使宣威向海東夜行占北斗曉發待西風暗背當城近塢頭
漢衙邊近知唐李撫清塔播華中
輓金北雲應隆文主事作志
叔當九原士風流萬石君箭洞南國蘇壓冷北窓芸浙水移光柒吳垣
下近墳從知純俠蔚不媿逃生文
送李士欽待嘉册封 代謝之作
近佩紛紛聽曉雞又承 天語下金闕仗前雨露新龍衮上風雲細
驚節御 詔向年游錄與明縣三月重分携莫待遠枝繁依揔此日雲
中佩鈴鋒
王得銀瓦帆不鈎千里翠風溪江南…
迨南花…

西頭
宮花插帽上宋衣傳道符華出 帝識鋒…隨處月動舊家心逐寒
雲飛韓度戰馬風烟冷濠帝行宮草樹稀一路山川堪弔古馬蹄應帶
錦裝歸
西涯十二詠爲李賓之太史賦
海子
一里城陰道西湖一派分秋晴沙岸尾時見白鷗羣
西涯閣
臨水起高閣紅塵不相攪中有草玄人時來看魚鳥
慈恩寺
積水抱邊路祇園枕碧潯鐘聲夜響如聽海潮音
楊柳灣
人行古刹西斷堤如霧月隱隱釣魚灣青帘映疎柳

〔全室外集 卷六二〕八十 之

稻田
稏稻若青雲飛起雙白鷺小立問耕夫恐是江南路
菜園
雨後青滿園野味亦可口時有鄰翁來携筐剪春韭
桔槔亭
開上桔槔亭亭臨水聲獨憐抱甕者空老漢陰城
蓮池
北渚秋風起紛紛綠映紅美人如不棄相約采芙蓉
西山
遠山如玉環近山如翠岩迎亭一望勿爽氣逼人來
鐘鼓樓
巍巍百尺樓上有司晨館不似山城頭更有長短
鄉…

淯淯月橋下流水互吞吐淯洑夜往來人[illegible]拜

飲馬池

訪君淯北城我馬如渴虎溪文思得饑不斷掇殘芳

吳橋張知縣瑞鵲圖

男耕女織民訟少曉起官衙見青草春風撥谷一兩聲何處飛來雞鵲
鳥口銜枯枝入雲盤旋翩翩[illegible]如有情[illegible]間作巢煙風雨吏人往來蹊
不驚吳橋城外多桑柳不肯棲身向林莽但從依〻傍使君衙[illegible]符
世稀有君不見野雉馴中牟之令終來於知氣從來多感召會看旌異
下楓宸

挽張世建舍人

去年君家會[illegible]曲芙蓉花紅池水綠今年君死[illegible]芙蓉花落池水
寒明年花開對新主太息人生幾何許我此招君君不來斜日莅堂淚
如雨

保竹留鳳 [illegible]

三世相傳愛此君清風搖動春江濱一時舊葉令誰守雛鳳方空百鳥
事
避官京華竟歲侵江東舊竹可能尋千金買得吳人畫傳與兒孫繼此
心

題莊子觀泉

已將飛蝶幻孤身却玩流泉古硐濱可惜一回川上趣當時無分見儵
人

送許宥之編修展墓還茶陵

玉堂承詔寄松楸詔客臨岐贈柳枝天祿曉風聽[illegible]洞庭春水放
船時細[illegible]閒定著三閭賦看竹還過二女祠我亦懷鄉頻作夢不堪重寫
送君詩

送南京鑄印局副使張從政[illegible]乃父廷端

淯風流水好楊柳一客來淯下九霄小鼓[illegible]宗伯選尺書寄飛信
陵招邀開社近旌麾新舟入官河夜候潮老來相逢頻致語不應長繫
木蘭橈

簡汪仲且

只將佳句不負[illegible]京華十二春草擬才名驚蜀將看花半朵動燕
人[illegible]禁夜[illegible]秋城寄一身老大功名須到手醉盃休羽翦
花辰

出塞行

與[illegible]明仲[illegible]治[illegible]東陽[illegible]之[illegible]岳[illegible]焦方孟陽同飲彭
教數五宅爲官軍將拜迤北而作丙戌十月

漢家將軍如虎貔〻〻執衣炯〻登彤墀〻開[illegible]拜向天子天子賜附
紫金印[illegible]蚪蜿[illegible]陰山之陰[illegible]岳草狐野豕相出沒我天誅一
顧不可留芳旌[illegible]如雲戒明[illegible]袖中劍氣吞長虹[illegible]指虜白日回春
穹東西偏師五路擣沙磧[illegible]鐵騎十萬屯雲中[illegible]皇威四[illegible]
雷霆膽[illegible]旌頭[illegible]前[illegible]單于走[illegible]盧王[illegible]捷書夜報胡[illegible]
猛王有誰[illegible]來降[illegible]歡聲[illegible]入邊城[illegible]蕭[illegible]挾銀河洗兵馬[illegible]
收土宇歸[illegible]明廷告勤有[illegible]敬芳銘[illegible]筆如椽我當載[illegible]酒酬[illegible]
[illegible]獻[illegible]一[illegible]為將軍歌出塞[illegible]

元夕[illegible]制

走火

活火[illegible]縱[illegible]吹上[illegible]雷起萬[illegible]紅[illegible]
帝前

杜丹

曾燒銀燭照紅[illegible]花[illegible]高[illegible]不知身已幻[illegible]
九

金蓮

内前花炬刻金蓮徹送儒臣歸[illegible]此夕一枝光照夜傾罔獻[illegible]當
年　木香
煌煌火樹照金門不倩韓郎爲栽根　御苑春光長不老好花開到木
香盃　石竹
銀缸分出影參差旋點朱英上綠枝一夕自開還自謝化機誰謂有停
時　玉簪
一種名花號玉簪冰姿纖骨學宮衣誰知點綴春宵裏也把芳心要系
心　古老錢
宮壼依稀古老錢火中埋沒幾回圓休言轉眼全無用買斷繁華不夜
〈宣報文集卷六十二〉八十三　圖
天　撲蝶花
榮山花開競春紅舞蝶時來趁暖風一霎不知何處在恍疑飛過玉闌
東　飛火
夜深燈火下蓬萊一片飛霞燭上台簫鼓不驚仙漏永芙蓉高焰滿山
開　金菊
巨蟹羣卉彩雲深誰遣秋容入上林始覺化工生意溥菊花新放滿枝
金
與亨大桃樹二太史天瑞元益實之三絲軍同遊神樂觀是日
庶伯有約不至
城樓旗角蕩朝暉行入郊垌訪翠微僊淨石壇開半壁[illegible]山徑客來

楊柳陰開鬱[illegible]花氣[illegible]白苧衣南郭堤沙平似掌不妨歸騎月
明歸
城西[illegible]一經過眼底[illegible]事多地主放開無落酒山童能唱竹枝
歌女[illegible]閑[illegible]青[illegible]白[illegible]道人幽[illegible]好[illegible]時[illegible]手入
烟霞
宿雨初晴[illegible]出關[illegible]行樂使忘還[illegible]本闌松外詩題分題寫竹
間[illegible]北關馬頭殘照見西山　故人何事紅塵裏不共知心
半日閑
送楊朝用揮使受代還金陵
將軍才子重文翰[illegible]一鳳毛　禁[illegible]迎[illegible]識馬[illegible]門[illegible]
征袍[illegible]曉日紅塵動驛路秋風白浪高江上太平無戰伐不須[illegible]
百金刀
送董尚矩編修省親還[illegible]都
〈宣報文集卷六十二〉八十四　一頁
三載翰苑[illegible]　御屏一封　[illegible]歸[illegible]觀闈　[illegible]天香文苑光
回午夜[illegible]迎秋[illegible]鄉人定識江南[illegible]
天人對策庭
題[illegible]太守李[illegible]重建
千古名[illegible]宗只有[illegible]古[illegible]百代英雄隨水去一方遺澤共山
長[illegible]平[illegible]太守[illegible]人[illegible]
花顏
分得[illegible]馬臺[illegible]人還江東
拔山壯士[illegible]一戰[illegible]人[illegible]戲馬[illegible]
紫[illegible]不[illegible]千年[illegible]下[illegible]西風一夕[illegible]
中歌王孫衣錦還江左[illegible]高[illegible]酒[illegible]亡[illegible]山頭
日初隨[illegible]花[illegible]春水[illegible]古[illegible]不[illegible]回[illegible]何[illegible]是淡烟[illegible]
柳[illegible]彭城

中伏日西風大作三日甚爽

吳氣方全盛秋風忽大來庭柯催葉落書帙(?)彼先(?)病欲披衫(?)新(?)絮思(?)悠(?)然時還知田舍子心事又成灰

壽浦賀七父

七袠行將近新年延晚松棚觴來野老稱(?)食拜溪童玄髮經霜白酡顏帶酒紅名郎歸侍膝佳氣滿堂中

夏月有懷

一落塵南極下東城夜未央上蓬遊月影移席燕(?)荷香病覺吟身瘦眠愁客夢長星河淨如練因爾欽(?)珠鄉

輓余鐘母女爲　崇王妃

一夕騎花擾不開滿庭凉葉觸棺哀神姬約伴遊仙去　帝子親書請祭來古道悲風吹綺旐玄端陰雨上靑苔何處人誦南陔詠愁見當時玉鏡臺

樂丘八詠分得卧虹橋爲沈時暘主事乃翁賦

五湖東半落孤橋陰暗晴虹破寂寥滄滄芙蓉難識路陰陰楊柳乍通潮分拔野色尋幽慣倚從江天入望遥想雲樂丘應不遠過從時復見魚樵

病起

卧病經旬久開窓思有餘不知秋幾許黄葉滿庭除

中秋病中時與李士欽叔姪近別

西風纔幾日此夜忽中秋宇宙清如洗山河影欲流病身愁對酒離思懶登樓遥想南歸者淒涼共一舟

雲樂

孟子以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爲一樂懷實有之而不免于孫公望雲之思仕于滑苦之憾因題其所居之室曰雲樂

一百鬼(?)翼士全家住下湖弟妹身如玉庭闈髮未斑寸眠思卿久悅眺

近西山樓上紅雁裏何時所經過

[illegible]

詩

古鏡行

何代青銅没深土野人得自漳河滸鮮花半蝕木經磨云是朱砂水銀
古晴中忽有光射人歷年相過漢與秦背刻蚊螭伴篆隸不似變
化新良朋寄贈來千里坐客摩挲驚且喜共言舊物真是奇拂拭還收
錦囊中千金有價遇爾難曉奩不許窺團團 留取他年來
明正坐使奸諛心膽寒

俠門怨

彰武伯女嫁爲保定侯夫人年十七而死侯每與客言及之凄然
不勝客多爲乾章貽之予亦爲賦俠門怨一首洩侯之悲

綺窓日暮愁雲結寶鴨香銷紫檀屑美人一去不復還恨滿空林聽鵑
鵑金盤蠟燭半成灰羅幌疑塵慵不開王孫夜夜愁多夢疑有芳魂落
鏡臺璇簾忽見孤飛燕白日光陰疾如箭墳頭應長素馨花長對春風
寄幽怨

題楊補之松檜圖

五松已受秦封辱六檜徒被秦名污參天直幹尚如此二辦已滅隨煙
蕪大夫僞號若芻狗處士雄心射牛斗眼前便覺風雨來耳畔疑聞蟄
龍吼良工此圖筆意精王孫一購千金輕恨無大手如子美爲賦成都
古栢行

秦嘗封松爲五大夫至宋李有永嘉處士胡旻者憤秦檜之奸題其
堂曰六檜蓋以六隱戮字也夫松檜昔人以比端人正士而爲二秦
所污嗟甚矣僕因淮人趙瑜家藏楊補之所繪圖輒爲下一轉語

六月五日雨後早朝偶然作

夜來一尺雨沮没丐家墻不知早已霽但覺天益凉獨行 御溝畔流
水聲咲咲 仰視河漢闌星十爛檐光好風吹予衣素髮森成霜妙妖鴟夷

予痛舟泛江鄉又差萬里鴻𠋣翮青雲翔人生貴適意此境安可常遶
遶禁中敲隱隱夜未央下馬一愁息旭日升東方

羲軒遺誨韻略 古

甫中有高人乃是太丘孫當其易簣時神氣了不昏治命五十六懇懇
皆名古宿草經幾年夢澤今尚存我時片拜觀長恨隔九原鄙哉鄴中
子香履留私恩亦有汴京相昔欲爲緇晁平生竟何如此道不復論掩
卷三嘆息彷彿來生魂

齋居次韻世賞先言

多才幾宿共齋誠玉署三四見月生絕筆文傳新得句懷人空讀舊題
名幽花小球春光淺古木初鳴夜氣清只憑 御壇高處望寂寥簾幕過夕
未忘情

立春南郊送 駕次韻子父

虎符清曉發千官黃道宋春出翠房遣隨漢儀祠泰時早開周樂奏崇
丘風回禮畢鈴聲雜月上行宮扇影翻共喜一宵陰色淨
帝心元自與天通

前日親郊霜卜牛天門此夕駐 龍斿齋居散吏瞻 宸扆蹕才
入識 帝丘 楓陛漏隨春日轉竹宮燈雜夜星稠禮成共喜祜周宴
何必驚心數宦遊

迎 駕次韻子父

一聲清蹕下郊壇閶闔分開敞玉闌十二鑾鈴陳路馬三千犀甲擁材
官爐煙散縷凝香霧扇影飛雲護凌寒最是詞臣偏近輦
龍顔春色有餘懽

次韻原博賀之弈宿鳴治 賜宴聯句

一派鈞韶合內筵叨陪淸廁玉堂仙虎賁隊擁戈三百鶴醞材高十十
千調色風雲春燕齊帶階帶曉晴聯詞林四度宗宿看會奚歟營花擁
少年

曉殿晴光擁四筵坐中人是謫仙鑾迴閶闔遊帷幄步[illegible]列仙隊日一方
千械樸領歌周代雅柏梁誰續漢庭聯　前頻次舊希九上肝食爲欣
記往年
袞衣親押慶成筵左右華來春集仙尚食續傳盃數九教坊爭出舞群
千晴熏　御爐紅光動花覆宮袍獻錦聯佛上忽看雲綺彩從龍佳氣
入新年
黃幄中分列　御筵穆觴新曲度遊仙滿聲齊下銅龍五侯影春回玉
馬千白雪調頻詞客和紅雲班許近臣聯不知泰岳登封處石檢重封
是幾年

題畫

黃鳥飛飛綠樹低望中疑是上林西　君王不受珍禽獻一任空山自
在啼

送李立之太常先生奉祀南京

南國衣冠重遊與東閣文章周柱史禮樂漢祠官掌國論材久郊亭
話別難直應行色好梅柳過江干
又送客臺去分司識故宮一尊留夕照雙珮下春空地迥燕山隔水消
潞水通臨風思無限宴起暮江東

與應伯世賢同至月河寺[illegible]

秋風吹雨淨飛埃千日東城兩度來繞院綠陰留客住一亭紅艷對僧
開芙蓉倒側觀瀾去苜蓿園西問稼回有約明朝更攜手埜雲同上雨
花臺

過觀音寺和壁上舊日留題

勝地曾容半榻分當時不厭往來勤風塵尚識門前路歲月驚看壁上
文舊屋雕梁空燕壘古原青草見羊群西風不盡登樓興官況蕭然薄
似雲

元日寄黃都督

旂節初離海上營喜從元日慶長生雨開氣來東風到北壁星連北斗
明射虎不受爵弱投壺數學許一身輕侯門最得春光早滿進椒花酒
數行

分得荷蕩香風爲周民表部事賦先塋十景

一川雲錦爲誰栽香靄繁陰掃不開依約似隨姜唱散飄揚還逐鶩船
來青葱雨歇遊魚二翠蓋風回宿鷺猜極日感慈山下路水花空對夕
陽臺

題悅雲林小景

平生最愛雲林子雅澹高情非畫史偶然落筆自可人不惜丹青布生
紙右丞茅屋誰所營疎篁老木攜春聲輕綃半幅不盈咫十里溪山無
限情臨風恍在西湖裏只大堤柳遶湖水晚潮初落少人行雙櫓依稀
月中起雲林老去今幾年風流蕭灑似眼前焚香閉閤無塵事頭倚山
堂一榻眠

黃鶴山樵山水爲楊考功宗器題

黃鶴山樵已仙去風采惟留畫中見幾回把玩欲招呼海闊天高不知
處但見一舟臨大河遠峯對面如青螺孤洲水花晚色淨疎林落葉秋
聲多少年我讀遊江漢好山最喜雅道看亦來寄足塵海中夢魂長到
黃蘆岸考功家近七閩山雅懷亦似水雲閑題詩不盡尋趣興何日相
期解綬還

偶作寄王用賓大守

侯門不肯禮儒生年少元戎更不情此際賀蘭山下路西風落日檻車
行

偶成

丁香枝上素初繁漸覺疎陰過短垣睡起不知初日午芭蕉風動雀聲
喧

送兒侄元寬歸省觀南京

江流不盡弟兄情此日那堪送汝行一片離魂收不住夜來先到石頭
城

二月城南草似煙三郎齊上木蘭船江行記取□飛處正是愁人□晝
眠

楊柳青青葉尚稀題行空有淚沾衣他年何處添離恨水國秋風一雁
飛

寧國蔣氏山居四景

竹塢書聲

草玄何處結蓬廬一塢深深竹數重子夜天風來谷口吾伊疑雜琴中
聲

梅溪釣艇

雙槳悠悠出□□良人住水西涯隔溪殘雪春猶淺時見寒梅一樹
花

芳屋樵歌

紅葉紛紛□□□葉□□□□□斷苔鮮屋斜日無人到時聽樵歌出□
來

綠野耕雨

茅屋山頭布谷鳴老人作起課農耕不知門外春多少稻穎青青一望
平

苦熱與汪文遠□坐□下懷我有懷

赤日行天中萬若燕火輪炎光一烟薰勃勃烝□無人山雲悵不興池水枯無澤花枝半焦卷物色多窘□□懷苦不禪求此來明屋庭空墩前穐□叢與四隅古□莓苔□□池鋪新□菌冷然生細霞拂拂清我懷綠枷一揮手岸此中腸巾玄蟬起長號微風動青蘋世韈少息肩□□江之濱圖他既瀟洒竹□無塵埃我群從友欣然奉雙卻□□自嘆息□悲哉遊子身

、東風解凍應　制

去歲都城三尺雪御水滿滿凍全結半夜春從地底回一片淺花煖初裂春風着水水不知紋紋縠縠接清漪逛朝開步石橋上流澌片入昆明池黃柳垂絲拂東岸萬蕩漾波心影淩亂青陽杲杲射圓沙幾簇魚苗聚還散太乙東皇隨斗行韶華□□皆春聲喧流攬勝心獨喜物色向人如有情天淵園是得春早也想八方春更好航海梯山入貢來萬里川光淨於掃

春山霽翠應　制

東風夜拂彤雲散曉見西山倚晴漢旭日照回萬玉林天春自□先陵亂鬱鬱葱在瑤島中飛泉水來如白虹野人行處草木潤飛鳥下顧川原空春□□高岡春意山谷兩回薄天開圖畫繞都城共喜年初得豐樂太平有象樂未央不用太□開獵場□□□□□□人曲陽春白雪成新奏□□□覽動遐想山下府東試來往滿前物色摘宜人細麥青青又堪賞

癸巳日長至與世賢太史陪祀山陵往反得律詩十首

沙河道中用廉伯贈行韻

冷吹搏沙沙草來白高陵色未全開人家收菜林中去路指荒城畫處回旅舍晨炊供熱黍誰攜暖角弄殘梅五年不識風塵苦兩度叨陪李賀來

宿昌平再用前韻

暫停飢馬嚼荒萊寒入重衾手懶開殘雪夜鋪雙翮合鮮□晨送一陽回前村野色催行李何處家聲調落梅明發園陵天尺五攀援山麓識我重來

度東山嶺

石橋駐馬問田翁一塢深深□桐東

帝子閣前沙似翠野神祠下路如弓殊松古柵風微動細草陂陀雪半
融回望紅塵才數里不知身在亂山中

用世賢韻

東山嶺上凍雲重落木寒山有虎蹤[illegible]征行非漢使老夫[illegible]須[illegible]
封沙痕戈白雲[illegible]帶日腳[illegible]紅寺遶曲松[illegible]不進[illegible]騎安得[illegible]
如龍

齋所用世賢韻

齋房門對此山幽且[illegible]林杆角動[illegible]百里風塵[illegible]法從四後[illegible]氣[illegible]
遊宦[illegible]路行[illegible]大客子[illegible]不盡[illegible]來分[illegible]意遠[illegible]
城侯

再用[illegible]伯韻

旋[illegible]山[illegible]玉[illegible]林開[illegible]月上[illegible]風[illegible]
回[illegible]實以[illegible]來[illegible]
畔翠

謁[illegible]用[illegible]山嶺詩韻

十年如夢[illegible]西陵吏向東
先帝未[illegible]小臣徒抱烏弓明[illegible]樓[illegible]氣[illegible]初散
[illegible]花[illegible]寂遊[illegible]此靈與來下月明中

再用[illegible]伯韻

野[illegible]陵中心城開[illegible]序衣冠[illegible]拜[illegible]能宮星斗夜
昭回宣[illegible]如[illegible]中人[illegible]似梅[illegible]罷不須[illegible]大[illegible]月
下山來

上城懷古再用世賢韻

廢堞荒涼水色[illegible]人[illegible]風不見龍[illegible]日[illegible]餘鹿豕
遊行旅似聞吹號角直更誰復抱[illegible]與亡[illegible]浮[illegible]輸却[illegible]山一
醉侯

入城與世賢別仍用其韻

[illegible]過荒城望 九重馬蹄偏識[illegible]河山沃野圖京[illegible]煙火連村別
縣封霜氣漸消 雙鳳闕日華光上萬年松城門暫與君相別還約點
呵觀 六龍

輓西安王大守[illegible]

大守王公家太行埋玉雖久聲琅琅我觀東海[illegible]史生色[illegible]如登
堂公初作官不擇禄海上二州成善俗[illegible]來生治海豐城百姓至今猶
[illegible]西安大郡稱關中[illegible]只云王海豐[illegible]去思耿未已崇陰白草
悲秋[illegible]人古仕學皆前[illegible]功不似公家盛三世相傳五馬符前有金
華後安慶[illegible]尚又如乃公不久報政 蓬萊宮 [illegible]錦袍還舊物
墟里一日生春風我憶王公[illegible]何處[illegible]不隨[illegible]水去觀風使者問先
賢[illegible]取庭前古槐樹

題陳[illegible]梅花

淮南雪花大如掌點綴枯槎夜深[illegible]忽思[illegible]不西湖[illegible]
吳越君喜走江南村曉持[illegible]來扣門小堂虛白[illegible]相對便覺生意回
孤根朔風[illegible]天色冷的是當時湖上[illegible]樹間苔[illegible]卷愁翻
月中影君家仙子真風流一醉曾[illegible]羅浮山下作春[illegible]素娥執
手增[illegible]君跨馬山陽去驛路[illegible]逢人寄取折枝來莫忘
西[illegible]賦詩處

京師大雪三日未已午時獨坐[illegible]山[illegible]適趙中美將歸
淮南以陳[illegible]梅花來題因走筆賦長詩一首詩尾引趙師雄夢梅
事蓋以著梅為君家物耳

甲午六月廿二日聞四龍掛空中大雨

迅雷殷殷聲動地一陣[illegible]風送陰氣忽見四龍垂半空頭角猶在烏雲
中三龍蜿蜒只搖尾一龍爪欲翻海水須臾分向東西行大雨颯颯如
盆傾[illegible]觀[illegible]是神[illegible]卧病空床不相見坐聞客語心茫然所翁之圖

人浪傳

盆池蓮盛開

盆池荷葉似人長菡萏開成品字妝無奈一春[illegible]情心空負[illegible]

香

夏月坐李子樹下

散髮蕭然坐月中庭柯移影上蘢葱何事[illegible]飛起熟果[illegible]風[illegible]

紅

寄姪

一從相別洛河頭回首風光已暮秋知[illegible]

遊

月夜小飲李符[illegible]家

綠槐庭下動秋風草酌相看一笑同久坐不知更漏永月輪[illegible]上[illegible]山

東

桃源圖詩

建寧邑令汪文煥既卒其子良佐奉其縣之桃源且繪爲圖以致

哀慕之意予感其事爲製古詩一章并以勉其孫之爲諸生者

冬青之木[illegible] 日落水流西復東 杜牧 歲二年三人不同 [illegible]

桃花依舊笑春風 崔護 [illegible] 落紅[illegible]如海 [illegible] 少

今年花勝去年紅 歐陽 明年花開復誰在 劉 希 可惜落花君莫掃 [illegible]

秖芳轉盼同衰草 [illegible] 少對此如何不痛[illegible] 白 [illegible] 十年花送佳人老 [illegible]

志士幽人莫怨嗟 [illegible] 看到子孫能幾家 杜牧 [illegible] 根千里不易到 [illegible]

留種河陽一縣花 羅隱 吉

輓丘時雍太守父瞳菴先生

家住峹水上從軍向遼陽代父遠行役日萬刀斗傍對陳與豆容俯學

驚殊方尘令先軫旋偃衣進中堂歸來迎遲[illegible]名家郎封君謝

王寵居然事符[illegible]春陽潞驛顏色忽已蔵人生首丘願狠跡安可常

徐氏全峙子宿草今蒼凉我欲負雖絜渺渺川途長

夏至日雨病中喜二弟來自南京

九陽㕍作厲人物皆昏如疑辰一除生況與耳霖供播缺忽已掃清氣

回堪與我病發熱展轉無安居得此若新灌漉漉心情舒依約小牀

潤點射明窗虛況我同胞千千里來寧一兩行夜聯榻咫尺庭中隅琅

琅語頗聞真今到三更盧伏枕聽落澗海下二鼓餘蘇章有故事莫惜花

箋書

臥病

半生多病累天不應窮儒[illegible]有[illegible]書錢無[illegible]餘[illegible]消閑歲月久廢

舊時書卻幸身長在愁懷且破除

半生多病累天不應窮儒兩句是[illegible]有[illegible]一句貼多病字

錢無[illegible]餘一句貼窮字[illegible]消閑歲月一句貼半生字久廢舊時書

一句貼儒字卻幸身長在愁懷且破除兩句又以見大默應之之意

而用以自喜也大抵作詩不可[illegible]此得亦不可不存此意若令

不相照應如散沙相似亦何足爲詩[illegible]吾弟初學此故一言之然乎

作實淺陋不足師也

病中不寐簡仲弟

病中愁不寐起坐聽[illegible]新[illegible]基[illegible]遊月明窗向枕雨過

簾生秋獨吾王孫草池塘綠似油

病中喜雨簡季弟

病中身熱火夜覺雨鳴[illegible]細入[illegible]池翻疑倒海[illegible]

似飛瓦咫尺隔居子歎林有句諧

閩南都新開池館之勝[illegible]摘坦經二斷對成詩一章

一川新綠板橋通又起[illegible]亭看鏡中柱曲兒孫供酒餞謝家兄弟走詩

[illegible]十洲[illegible]四竹冰風勝日無因[illegible]勝[illegible]只[illegible]倒

江[illegible]

別業新開水竹居遊歷全不到庭除傑花異樹陶幽鳥秡草盆池種小魚翁醉不勞方竹引客吟多借古藤書何時罷直金華省日日江頭屋板輿

送同年友張天瑞之陝西參議

瀛州同會舊諸生分省西秦重北行河上未收胡地馬關中猶駐漢家兵窮秋轉餉多民隱聖代甸宣屬老成不負平生憂國志林閩先問受降城

西防之策凡三變初據河北以守受降城而胡馬不敢南牧後舍之而守東勝失守東勝已失三面之險然黃河形勢猶與虜共今舍之而守延綏矣夫延綏無險可恃故虜得全據大河以南臨關陝譬如猛虎蹲于人之戶外其有能安寢以為無事者非狂即愚也凡出守西土者僕未嘗不以是告之而況同年交好如天瑞者能不致愛助之意乎轉餉須與民力竭矣天瑞尚勿以服余為言而以為戒

成化癸巳七月望新安程敏政識

送陸司寇先生致仕還四明

先生辭節到公卿更向清時取令名兩鬢[illegible] 鍵開一棹春雨下鄞城耆英自合當人望勳業都留與世評歸去不愁朋輩少鑑湖煙水足鷗盟

秩鍾相從不厭頻通家惟我最情親雙運約賦池中瑞一果親題席上吟喜趁嬉行隨步武忽從錦海送歸人臨岐忽記當時事轉眼風光十二春

天順中先生與家君同僚壬午之夏走家僮開並蒂先生與同官者賦詩以為來中舉之兆明年刑部後圃諸果樹盡一春無有花者獨蘋安樹結一果甚大如盆先生復折簡來餽以為走登科之兆北後實如先生言今先生歸矣謹者之詩中志不敢忘也

立秋日雨

涼雨颯然至蹤跡洗秋生炎熇一掃掃蟋蟀階下鳴衰髮能與時寒暑相代更感之則復起彷彿步前楹被風動衣袂颯颯天宇清帝鄉豈不好親舍難為情終坐念歸計踟躕東方明

秋日病中

我本山澤臞不禁塵事攖起卧無保直長時失昏晚況此疾侵尋藥裹詎能了頹然卧一榻頗似安巢鳥衰腸積煩亂苦恨知者少推窓一延竚萬葉墜林杪寒蟬固切切砧韻亦哀哀羈懷苦難釋所思在江表何時促歸棹天長塞鴻杳

卧病七旬方起試筆作字適世賢有詩見慰依韻奉酬

獨卧空房思何饒沉痾憔悴舊相如病來自覺違迎倦客至從嗔禮法疏風約黃塵凝硯沼雨催青草上階除讀君詩能還成句素筆無從試手初

病中夜試新茶簡一弟載用是韻

建溪新茗如環鉤主人食之除百憂呼童滿注雪乳腳使我坐失平生愁新米定興兩難弟執手共論青燈頭枯腸已破五千卷舉身恨不登危樓玉川成仙幾百載清氣砂砂散不收典衣閒搜只沽酒閉門卻笑長安遊

送江淮衛知事沈㮣

沈君家住錢塘縣自小從師學書劍一朝問譯上京師捻筆青油幕中彥此時正伐西南夷尚書侯前多虎貔倉來跨馬作從事不怕羽檄如星馳凱旋 北關方行賞元戎再入東西廣載筆先須擇俊才屬纍又復辭 天仗揭來元戎能遠征卻惹江淮漕運兵轅門書牘分曹署巨艦旌旗作隊行君在軍中不貪利 敢漢朝酒白吏主人喜是平江孫佐史還推隱侯爵手提長鋏鳴空彈一楫填依大將增平生飽識從軍樂八品其為奇綠官莫惜青衫留帶又老大功名須到手殷勤我是尚書郎送別依吁重四首

題牛次人韻
已銷金甲事春耕無復全齊火戰功惟有牧兒相伴在一山桃樹半溪
風

題小景畫
亂石溪聲到處聞疏林山色望中分幽人已遂移文去閑却茅亭一段
雲
題梅送朱伯承都運赴兩浙
不須斟酒酹花神此去西湖正及春一樹官梅[illegible]待久知君才是作詩
人
恩光詩堂壽詩張給事本謙乃尊叔授致政先生大孺受封
可是名門積至誠愛親偕老向雲巖庭前椿樹堅持久堂北萱花迥出
凡振鐸清風傳矩度含飴高韵協英咸階除既誦蘭初茁簷下抽榮草
不髮雖子入官青瑣禁能軍論拜紫泥絨箋聞頌錫安人號錦軸新題
〔[illegible]集卷之十三〕八十三 之
叢事街絳禮下臨若水秀華堂高對劍峰嵯峨恭獻壽觴稱介壽彩衣翩翩
識出寶函鬼老人朝馭鶴西來王母宴東[illegible]盛頭遂賞蛛絲巧織雲
留人與語喻一日　恩光浮院宇四時佳氣動松杉仙家寄好圖中繪
酒客文宣石上劍光是夕即歸[illegible]風雨滿征帆
長至後二日　山陵陪祀回適有　詔修宋元二史綱目不肖
濫預率爾賦此
驍別　圖陵入觀宋編摩誰意及凡材觸[illegible]未放
天墀散　鳳勑先從史院開宋史元兩函藏秘有是非千古在微言管叨陪
執經春秋筆予奪遽難收
聖裁

成化癸巳臘月十日予生甚三十年矣適有史事不克歸省悵
然有懷謹次韻　家君手書詩一章録似兄饒充寬二弟
鄭然爭髮鏡中生三十年來數賤庚未拂朝衣慚戲綵每霑宮醞想遺

愛傳薪自顧如鈍好守訓何妨似水清憑記夜深芸閣夢度江稱壽最
分明
戲綵遺愛昔思親事然綵與朝衣相匹惠與宮醞相應方不偏枯崔
玄𥠖云兒子遊宦有人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貲貨充溢乃
是惡消息此好字之本也魏武帝問胡威曰卿與父孰清威對曰臣
父清惟恐人知臣清惟恐人不知此清字之本也大抵作詩不可草
草觀者亦然因賞城予便聊與吾弟一言之

送趙良輔南遊
冬雨三日泥不乾一夜朔風吹苦寒壯遊喜君正年少何惜悠悠行路
難城隅木葉已盡脫曉鐘滿地催征鞍丈夫出門即萬里對酒不用歌
悲惋君之兩姊各遠適三衢門下長眉攢天涯去住忽相見一笑頓使
腸懷寬江南勝處亦可賞吳山楚水多奇觀人生浪跡且行樂長鋏臨
風聊一彈歸來定是隔年事三月春城花未殘白下之郎予季弟煩君
〔[illegible]集卷六十三〕八十四 句
致語多加餐近來閒況已勝我文辭筆下驅波瀾[illegible]十
度見月空圓　送君不盡遠遊興悔作東頭供奉官

新居夏夜
雨餘風定月如霜白苧衣輕怯晚凉夜半呼童移席過小樓簷下設胡
牀
偶成
細竹編籬護老桂石槽新水淨無沙紫枝嫩葉青如剪時見茶蘼放一
花
觀宋雄吉
一臥幽軒夢不回獨憐微月照疎梅夜深風露蕭蕭下恐有吟魂跨鶴
來
磐石山前土一坯幾株松木帶寒流明明孝義題神鳥莫為時名事奕
秋

送薦伯陪祀　山陵

奉祀　仙陵第幾莽又隨香帛薦中元馬穿梨樹知神路人立青峯見寢園珮影夜聯東壁序鈴聲秋動北辰垣歸途正及西成近黍稷屯雲遍野原

送曲阜孔知縣

奉敕初登于賤書素王家世不凡材詩書泗水新弦誦升牧尼山舊草萊簫鼓春晝公弟散盤玉春燕子堂開暇時遥約賢宗子共播奎文石上苔

送克儉克寬二弟南歸

執手蕭然驛路隅西風黄葉滿征車來分羑被情無限去着萊衣樂有餘冊穴暫棲雲翅鳳滄溟終起化龍魚少年一第元非幸努力平生萬卷書

武昌太守行送秦廷留考最南還

篁墩文集卷之十三　十八　十五　一頁

巍巍武昌城屹立江漢隅中有太守專城居太守北來江水寒正直不阿愛行路難太守南歸春已老一道惟恭動息爲武昌城中官長多能事不受相協訶終歲足魚米父老歌迨迎人言太守能賦詩太守不似元微之江城坐治已閒暇一篇往往傳京師古來儒吏亦何有今見風流武昌守相逢一别會何時日送飛鴻過樊口

題宗人愈大上舍所藏白描風荷圖

鏡湖水光如匹練一霎回風舞團扇馮夷下啓水晶宮仙子齊向鏡中面凌波徙倚欲傾城渾若諸蒲如有情素的搖香白鷺下青房西影遥魚驚落乎湘雲半舒卷晚色亭亭淨於翦玉侯池館紫闌珊恥共鉛華鬭深淺

斯江翁議處君雖其父愛竹君子經山處乎其左庭芝下二韭其婿編備侃君岳求予詩

老入開軒舊愛竹今乎靈慶新生芝感寒節操凜未已三春和氣鍾於斯土屋深深經山底十二天然乃求雲蓋孤絶難同衆卓方色映薇花照江水回望前庭化滿煙光孫玉立如芝妍古人孝感非浪語至性由來天所賦

讀宋史

太祖

黄袍那得便加身禅詔由來宿搆新地下董狐招不起誰將心事許三臣

亂離初見武功成掌上河東未足平開寶八年歸正統至公書法愛徐生

太宗

野録山僧本好奇是誰删潤轉生疑由來授受分明處涑水先生却備知

金匱明盟實可哀何緣推出救心來斧聲燭影都無謂勝國諸公有史才

篁墩文集卷之十三　十六　十七

成化甲午冬十二月廿一日祈雪齋居適吴興沈用宿寓宿以詩分韻得西字

寓公清致本吾溪借榻三回聽曉雞出韻令嚴詩律險彈茶人俠于聲低清齋坐分金蘭契法從班聯玉筍齊推衆文成新故事獨誇才調庾安西

借前韻求用賓作晴洲小景

十年相見板垣西聯句無才續鬭雞卷裏浣書多魏晋圖中山色似青齊逕庭驚鵲霜初下客戲留人月易低肯與家林揮健筆不辭新絹買剡溪

齋居喜雪聯句

夜來集驛霰　武　歲暮年兆祥天心重昭格　用　民事期豐稔　武　誠達肯肝祀出排緇黄同袍此共宿　敏　武　旅夕能相忘憑歡轉輕騷　武　引燭

微光嚴城漏聲寂[illegible]小閣[illegible]閒[illegible]
空壇飄揪亞風隨低昂[illegible]求方房
喻伏蓋妍粧[illegible]同出[illegible]
鈿揮增壁衣淨粲[illegible]斷[illegible]險
一[illegible]野東西相[illegible]
歡浙幽望[illegible]崔圍餘粒絕鬼[illegible]
失遠山色[illegible]生想千林芳[illegible]先春[illegible]
舊[illegible]參物外藏餘孳息[illegible]
以[illegible]不逾蘭[illegible]景絕詩能賞[illegible]
適[illegible]梁園長[illegible]閒[illegible]
兵[illegible]帰 明良[illegible]竹宮怡
瑩[illegible]詞[illegible]紀稱[illegible]選[illegible]雲美[illegible]大慶[illegible]

成化丙申歲臘月十日倪[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伯同以禱[illegible]林之東[illegible]是夜雪大作[illegible]
故事[illegible]與闌韻[illegible]以[illegible]
次[illegible]存此次[illegible]以見不復分二韻[illegible]之且[illegible]于後云李[illegible]
世賢書

詠香聯句

[illegible]謀出于[illegible]
[illegible]太[illegible]
[illegible]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不竹吹[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未經[illegible]

成化丁酉[illegible]月八日[illegible]之際相[illegible]三十[illegible]
以[illegible]一通[illegible]與者六人太倉張[illegible]
[illegible]云[illegible]

[illegible]先[illegible]文集卷之六[illegible]

詩

遊月河寺次韻顧光祿郎中時送張進士南京

空門半隔河風柳扇微和曉色城頭盡春餘水上多遇燕市酒偶席
消歡不盡遊人興詩債可奈何
一徑曲通河經春土脉和破羅編常客老園種花多乘遠泥能笑昌黎
不解歌題名人半老莫更問誰何

挽金陵倪處士詩仰謹之叔人太常作志

家住烏衣巷戚然夢不醒譜通宗伯系塚勒太常銘猗頓千金產童烏
一卷經不堪人墮淚櫻葉近新亭

鏡中偶見白髮時年三十

曉起攬鬚笑不禁鏡中霜到一莖初他鄉轉覺官無用半世空嗟病有
餘閒處欲尋皮面語老來恩共阿咸居平安寄書南鳴使一月常收兩

度書

成化乙未 廷試受卷紀事有作

大廷多士若雲屯入對從容感
至尊新雨過城開曉霽好風吹柳散朝溫南方絡繹來珍殿中使催呼
鞠禁門回首十年如夢裏傳臚當日混蒙恩
文華清禁接詞林閱卷親勞法駕臨黃紙墨痕春淡淡紫垣香霧年
沉沉風雲此日開文運惡莘何人契
主心今夜禮曹還賜燭早隨經筵聽綸音

壽靈臺郎吳太母九十

曉風開識敝雲屏歲歲何從令數自鑒騰誥紫鸞思浩湯傳鳥意
叮嚀北堂秀發宜男草南極光躔婺女星彭對綠入搖甲子五官聲價
重竟庭

夜夢家君曉起得家書時家君已得請還鄉

夢役庭開諸木開曉來南雁寄書還平安字抵千金價晚節功成九仞
山巔祿尚堪供菽水遠遊何日奉尊前遙知兩弟稱觴處綵服應留一
副階

瓊島春雲應 制

五色氤氳曉未開一春長遶玉峯來成祥須判非無意行雨分明是有
才御氣遠通花萼殿靈根偏護柏梁臺從中恩憶從龍念恐有遺賢在
草萊

季弟克寬來京師適當端午西湖南海之蓮尚未有花而予家
盆池特出二莖化工之巧有若為予兩人者設耳克寬南行有
期輒用開燕以酬花因思予在西城時此花亦於五月盛開司
冠陸公輩各賦一詩以爲予中舉之徵其後果然今十四年矣
故詩及之

誰家端午有芙蕖娟含風光似有餘雙雙紅包初半拆田田青蓋未全
舒酒壽暗合欺新別詩識先徵憶舊居著意弟兄歡聚處一簾花雨照
征裾

次韻羅明仲太史中元謁 陵僕三度謁陵皆以冬至又兩與
李世賢太史行

陪祀頻頻下紫泊寒長記舊經行風生古木驚棲鶴月滿荒城驟
馬鳴花鳥送君今日路溪山回首隔年情道旁莫辭題詩處定有居人
說李程

送戶部吳廷惡主事赴廣西提學僉事得文字

遠遠羅錦江產材多好文就中吳季子壯歲迥不群父道司徒班薦書
新上聞朝廷重興學簡命思禮勤乘驛過梅嶺持節開江氣念予掌
邦教此職固所欣鄒門待雨晴岐路東西分嶠外豈無士成之在陶熏
時名風化淳學須兼所貌前群行古聖非徒云行行志方健寧肯
上孔君三歲課有洞邊予來聚勳

送袁七瑩太守考績還淮安得童字

淮陽今大府南北舟車通上官給緣兆叶治將熙功史羽果南來俊賢從一章續成奏

大守出門嚴溯霜君本法曹郎晚〻百錄銅堂令抑試栴風化千里洞勘君一危洒更頭責係總不見古循吏名與長淮東

洞黃詞挽黃尚賦先生（賦黃詞方尼勤孔昭風之之祖父）

同黃何遠地遠在天台開壁立千芙蓉四顧相回環細思洞中人一去何當還平生讀書處松檜不改顏光採日以長留〻通朝班班識龍嚴栖翁髙名亂華山我狀洞黃詞悵望森闌珊生芻香莫致所水東隅〻

大病不寐

月酉窓正黑天色向黎明生數傳看者吼〻發五更

又

歸舍鬢先人舞醉昏〻一病身如何三五夜猶作獨醒人

陸贏伯大史家賞蓮得天字

小院涼生雨後天一尊同賞愛池蓮散從晚日來天末香引清宵見水仙坐客不辭浮白令主人何惜買紅錢興來忽折芳菲蒂兩首風光又陽年（擬日雖人以韻新謝故〻詩及之）

八月一日丁祀夜作有懷彭文憲公

半夜金星光燭天諸生雲擁戟門前聞階露下聽更鼓樹院人稀惜闌眠燈亂衣冠松外轉風清綠竹殿中傳西湖故老今何許分宦叨陪記往年

賀高揮使生子

錦棚香襲舊征袍轉覺王孫甲第高得氣鎮浮三日迥啼聲渾似五陵豪西遊湯餅朝開讌左戶桑弧日是佩身將鞬政勤僅付呂虔刀

送秋同年先生省親還河南

並白母親在北堂貢京　思詔趨朝嵩秋冷貽次辭鄉下懷夢依稀片洛陽茶門傳衣增刺史陽城衡例有封章疏膚遞門生後駐馬難盡一觴

文淵閣大學士彭先生哀挽

卿廟憂深病亦深西風庭木動悲吟文星一殞嗟何極哀詔頻頒似不禁三館尚聞修宋史八方空復望商霖平生忠孝封章在不負先皇眷士心

乙未十一月十六日長至有感（白髮又添一莖）

吟鬚冉見一莖霜秋思應隨一線長月色也從今夜減酒懷爭似少年狂海棠漫說偏多子喬木誰憐隔異鄉好是得名猶未將十年辛苦尚爲郎

尹亞卿家飲啟用韻二首一讀

景帝謚議一謝盛進

天賦宗賢撥亂才八方威命響霜雷　袞衣率受東朝命　玉輦迎從北也來九廟有靈知孝友百年無力報奸回今皇盛德嗟何極一紙紅光燭夜臺　右讀謚議

勝日叨陪玉署才綺筵蕭鼓沸晴雷官況尚是兩稀用堂食初分入饌來拂壁兩聲春色動滿簾身帶夕陽回題詩欲盡留連意長句無能效柏臺　右謝盛進

臘月念八日得仲弟完德南京書季弟克寬杭州書報家君已至徽州

兩回家信一時聞北雁如何久離群同氣彩隨三徑月老親身卧萬山雲懷歸有約多成夢報答無才可假君樂叢中悲賤渤門作質所得依徐燕附不敢題肋人藩茨已沒刈叢荒衣

岐陽埋沒草離〻汴省燕都嘆屢移〻八代文章存舊跡百年風雨蝕殘
皮摩挲尚識宗周器題跋誰將紫古辭却愛勝遊黃叔度亂離懷古五
多時

白雲深處為天台趙侍御賦

幽人卜築嫌山淺直入雲山十二重傍岸野樵多失路隔林溪碓遠聞
春衣棠露宿嵐光冷書帶晴煙海氣濃極目為君思滿溢棚眼訪春正
落〻

朔州行送王汝璧太守述職西還

朔州城頭寒雲結朔州城下沙如雪樹連古戍白草枯一路角聲吹不
歇居民半是防秋兵十里五里屯軍營偏師夜出烽火息飛鞚小兒獻
太守王郎家世本雲武明目張膽氣如虎羽林驍將不敢欺碩畫人耕
好田土窮州十年多苦辛奉檄東來覲　紫宸長官知名
聖君喜選吏有才能幾人選〻朔州城勸子一色酒馬蹄明朝向山後

女牆斜月重相思定倚危樓望南斗

成化乙未元夕觀燈應　制

萬歲山頭春月明萬歲山下霏祥煙蓮花漏水盡一刻火樹百枝光燭
天條風東來送新暖低颺星表動黃繖　九重金闕倚岧嶢四面紅雲
簇簫管　慈闈更欲覩承歡綵棚十丈空中措隨山移仗不知遠應
制還催供奉官　五朝故事傳來久樂與民同上元酒相像
先皇得歡心尚有燈詞播人口太平喜是百載遇逢不驚天氣和古
來張弛皆有道賞心一日非為多

十二月十三日大雪

北風吹晴無片雪老農〻〻生窮愁土中細麥乾欲死方虫結增庭爾
為殘年一雪萬人喜
天子憂勤天與之長安貧者死莫恨記取當初望雪時

挽薛節婦監察御史之母

許家賢節母身住滿湖村老大春歸來月夜寬孤鴻雖再偶孤竹
自滋孫不負生前恨　金書照里門

卜築

頻年生計拙年若又移家未到新庭院遙憐指日華時名只人後歸夢
幾天涯銀漢猶明沒因風欲泛槎

著存堂為吳節參政賦

悠〻三十載一飯不忘親推枕猶疑夢登堂若見人海桑初隔世風木
幾傷神要識全歸意平生在守身

雨後絕句示小女

天井無沙漆水空臨流一樹石榴紅女郎學語驚相報幾瓣臙脂落鏡
中

題姜廷憲中書小景畫

雨落山前樹樹村石溪流水帶沙渾野人赤脚如歸鳥不怕春泥半掩
門〻

哭埋姪二首

兩地驚心最可憐別來長夢抱兒眠豈知一段青雲器只向人間住八
年
慟指蒼天淚雨垂海枯難盡竹林悲牀頭幾卷殘書冊一世辛勤付與
誰

送徽州謝同知伯儀陞賀建儲禮成南還

郡綬驅馳不憚勞又驚飛絮點歸舠八方共喜前星耀千里回看北斗
高　闕下省歸通驛千山中城郭候旌旄因君不盡東南望一片鄉心
折大刀

丙申郊祀齋居次陸廉伯太史韻

東風吹冷鎖禁城樓西闕西頭接羽林上界疎鐘清客夢廣庭明月空齋
心回驚殘漏題名通籍觀微官閑歲深此夕園丘天尺五綸命許聽

屬車音
露下虛庭月滿襟仰看殘雪罥疎林久叨 禁直隨班尾共擣齋明協
帝心三宿夜分連漏水一年春到竹宮深題詩欲繼雲間陸蟬噪終慚
海鶴音
大謝鳴治侍講韻
井烏聲與柝聲兼閣道頻將十柄瞻郊壇禮神春奠玉齋宮清蹕夜傳
籤月中曉色驚先白雪後寒威覺倍嚴三日清齋無一事水沉時向竹
爐添
慶成宴與明中舜咨聯句和韻
賜筵初及試燈時一日風雲會 殿墀天靜漏傳金箭迥曉寒春上
玉顏遲羽林扈蹕環千騎宗伯垂紳正九儀胡越一家同獻壽八方誰
道路多岐
送刑部郎中陳德修還南京用張汝弼賀部韻

湖亭柳樹標頻增祖席朝來掃半堂廿載不知遊宦久一春偏覺送人
忙東風好與歸途便流水何如別意長執手難留陳仲子錦帆回首正
高張
送薛志淵御史隨都憲秦公處置荊襄志淵舊嘗巡按其地
聖主臨朝重拊循襄樊行幕繡衣新一方喜入 皇圖遠十載愁聽鼙鞞
鼙頻好計公田收散卒旋分官府闢荊榛土人半識招安使馬首山川
屬舊恩
廣人黃昊久客于外夜夢二親自寫其像號其堂永思其父嘗
爲主簿
細草煙墳賜幾春天涯回首淚沾巾淒凉死別空成夢積累生容自寫
眞頻嚮飛雲時出岫滄溟流水任揚塵傷心莫遣成衰落不負庭闈在
立身
錢唐沈德自成化丁亥以來從家君征川貴山都掌之役又從
平江伯出鎮兩廣總督漕運清謹之操三度如一家君薦之始
自從事爲遷入平江凡七薦之乃自江淮衛知事改隸通政司
於是薦紳君子無不嘉君之能獲乎二公也拜命言旋賦詩以
贈
曾從川廣著征袍又辟江淮督餉艘苦節恥緣行暮夜新名多恐藹書
高銓臺已換香紳貴玉帳應酬案牘勞莫爲官成心便得十年
恩澤處難遭
三月十七同日得王貢士守冰休寧贈月書馬亞卿寄來南京
二月書
客邸瞻雲思有餘忽傳門外送雙魚正當南北相望處遮得春冬兩季
書千里開緘如面對一番披誦即眉舒年來轉覺歸期緩日日
經綸候起居
送蜀士熊鼎章赴嘉定訓導時鼎章將有[illegible]

薰風吹路綠浮酒行李飄飄出帝城德士自今增化雨川人從昔有文
名峨眉地接關河便秦樹雲荒草獨平蜀舍有刑知尚在好將蘋藻薦
曹生
送克寬弟南還至茶菴獨歸
曲野陰雲一望迷送行愁問路東西不知幾日黃梅雨門外青泥沒馬
蹄
實心巳負一年春野寺重來別恨新酒盡沙頭僕上馬斷堤新草獨歸
人
一徑柴花照水開可憐新病廢啣盃早知別淚多如雨悔不臨岐盡醉
來
題劉廷問舍人所藏夏仲昭太常晴雨二竹
太常醉寫竹憑毫不寫李王金錯刀閣舍朝回卷簾處宛然江風竹戰秋
濤

舊宅依稀綠水傍古墩幽竹自成行披圖郤似身重到刺眼脩脩鳳尾
長

送奎文閣典籍許節之東歸
寧陽許君節之故闕老道中先生之中子仕爲奎文閣典籍博雅
好文克世其學見重于孔林者久矣成化丁酉上京師以其先人
卹典未備告請　朝獲有尚書之贈又於今閣老壽光劉先生爲
姻好爲君既上題其親卜成其子將納禄于吏部浩然東歸劉公
子餞請予言道其行予嘗親經壽光舘下樂其人爲賦古詩一章
東山舊名家文章羡之子先人國卹公勳福藏太史當年受推薦紆綬
升孔堂日坐圖書府上賜東壁光焰來走京師奏書析
吾寵南宮下新制煇煇貴丘壟還思畢婚嫁舘甥得劉郎官途凡幾月
水玉相扶將人生天地間亢宗似君少歷數不可舉拂袖一何早薰風
日夕至滿路飛楊花都門戒晨發祖席臨水涯心知共月明千里一回
一倉里裝文集卷六十四　一八九　之
首長時詎可期晨酒爲君壽

送戶部石宗海員外赴四川提學僉事宗海予同年官爲翰林
庶吉士
徂徠家學未應疏　奏　新恩向蜀都黌舍咸發思按察玉堂手采重
司徒行臺曉月諸生試比屋春風五教敷相守不堪相別處更留驄馬
蠶叢酤

送中書舍人桐城何志廉赴南京刑部員外予敬其禮闈志廉
實相事予禮闈
郎中早發　帝城東雙旆遙乘雨後風南部司刑千里別　中朝揮翰
十年功何當把酒尋鄉好猶記聯燈宿至公從此魚書知不斷兩京新
路特河通

太南京鎮學士先生入　朝之作時先生方有少宰之命
十二年來出

帝闕北歸仍舊侍鵷班交南使節隣臨海江左文名庾子山翰綬文新
池上　寵冰雅難老鏡中顏　漢庭欲下安車召楚水燕山路不難
桃花零落秀都邑見腰金尚羨顯才談自能當　萬乘登舒猶足補
千夫　禁中前席多儒雅海上生祠半說蘇晩節從來須鄭重百年文
獻藉人扶

新安洪生通今鄭州守有約之少子鄭進士遠之弟而予兒汀
州貳守克和之壻也來京師從人受春秋學日以成歲當將
往省于鄭且南還入郡學以嘗秋試其志可謂篤矣道別之際
賦詩贈之
綵衣遥向鄭州城書劍還爲故國行官邸冬溫先季子京闈秋試待諸
生匆匆立馬辭鄉丈草草傳觴媿館甥但喜家聲常不墜一門難弟又
難兄

效同館諸公賞益池蓮
一倉里裝文集卷六十四　一八十　一頁
斷秋南苑不禁風退直相期出禁東池館不嫌來結社木花猶有一
枝紅

題尹正言學士菊
陶家籬子本今無籬下西風一逕霜紅紫相看零落盡黃花只作舊時
黃

題畫
蒼山茅屋歲寒開一卷黃庭讀未殘落葉暗橋何處客杖藜來聽水聲
寒

謝送　命下甚愧疏庸不足以從諸君子之後輙賦一詩錄呈
姊舍侍講兼正伯常二太史
天王重稽古文教被九寰泒泒嬖龍從終日奉　雞間自慚稗粃貫久
厠詞林躅一曲叢　簡知許綏　經幃班儒冠首徒樂君德重有關格
心古明誠志士非孔鄒尤我本盂之旨侍開天顔所盡同袍人進退寫難

爲汲致身及此時淳風正來尹逢棄敢不勉
主恩似丘山

爲柳楷序班題壽并屬歸慶其母

七十柳家母雙耳被華髮行步若兆見飄然有仙骨許子數公稚供奉
瑤宮闕回首夜何其天凉桂花發神娥海東至滄滄波波欲々青鏡
中居然萬修謁酒酣一借問滄溟幾時竭楊手問淸淺共拾蟠桃核仙
丸隔麗水三山勢嶢屼可望不可親歌詩對明月

壽泰和王希誠七十 希誠尙書文懿公第三子仲賢舍人永之父也 世文學
七十存齋吳尙書一令孫天開新壽域人羨舊清門蓬子傳家學封君
荷
主恩一陽初復候佳氣滿芳尊

西江多逸老季子獨超群仙授瓊冊訣家藏寶玉文逢辰題甲子閱世
厭煙雲想和長生曲因風一寄聞 謁文貞公書本

題玉堂散直圖送吳汝賢修撰省親還鄕

金殿當頭玉堂署十二朱廊隱宮樹衣冠濟々堂中人猶似前時起居
注門下斜連金水河石橋五曲横蛟龍扣閽不許外人到挾冊時見諸
生過登文上瀛圖書府排架連籤照今古同游恐是十洲仙下界紛々
小塵王邇來新 詔闢中堂儲材 聖訓何洋々日令三館坐羣彦應
制往々催詩章從容退食能松下光祿之酒大官羊
終歲大厨有供養宮壺早午漏未央旭日半下城西牆出門跨馬一分
首緩步不知歸路長老瑨如能人意情識青衫閣門吏幾回衛汝笑
相嘲何幸相從禁中地我居史館今十年々追陪叨俸錢就中郞愛
吳汝賢才氣迥出千人先承 恩謝告辭 照秋水何
人爲寫玉堂圖天上風光動桑梓我思古人不可當身在江湖憂廟廊
君是入閣奇俊郞一飫之際寧可忘君家二老俱無恙莫道文章須
今上朝々散直定思君早趣歸來拜 天

題寫城崔學士山水圖

何人結屋青山裏終日開窗見山喜近峯錯落走層牙遠岫蜿蜒橫天
嘴滄江一道山前過舟楫平分浪痕破船頭水氣綠侵衣載酒高人同
山坐石泉下衝沙渚浮舟偸接地成深村柴扉欲扣不可到或有細路
通雲根竹鶴老人名高手非凡生紙大於斗水分山斷意無窮日送飛
鴻度江川安城先生麾屍拘平鄕人楚天闊高堂永日對山歌蕭々
凉風起頭末

詩

謝君有懷李賓之侍讀次街字知字二韻

月明人語靜天街一樹松毛舞亂釵高論誰剛巫峽水相思如隔景山崖百年散地堪藏拙三宿齋居漫寄懷獨幸太平今有象南郊春意滿分佳期（郊祀前析雪節於人日及郊祀之夕雪霽故及之）

蕭洒仙郎玉不如春來多病想離居曆門未覺詩篇定笑語偏增意妙疏齋舍月明燈下小蕨城風靜柝聲虛知君此夕應無寐起望星河候曉車

羅明仲以所和謝鳴治枕上有懷李賓之二作見示倚和之

西齋涼夜月生初二妙詩成一枕餘春谷芝蘭香藹藹秋空冰玉倚匡廬晉驛台畫來青鎖溶手開珠動綺疏讀罷悵然思短李平生交好最知予（鳴治台人家在天台明仲吉水人家在水玉宣故及之）

正月十二日滕成安樂有懷賓之用鳴治紅字韻

賜宴歸來醉頰紅故人清臥曉窗空聯珠似覺新篇少倚玉猶憐舊席同春到不情翻病繭何風骨摧殘窮年燈火西城近無限相思月又中

宴歸忽思明早立春再一日元宵矣節物驚心為之慨然偶成柬倪舜咨侍讀

又陪郊宴幾恩回不覺春光次第催黎宮未學鍾爐燭風筍先動六葭灰喜逢今節添新歲恐落明時教異才欲向同人歎老大陳根也負十年培

舜咨有詩見答再用韻復之

春去如流不自因猶為貽鉦勞可難催風花近日多新穩[illegible]何時[illegible]灰十載閒官真負生八行明詔欲儲才文言敢恨知音少一寸心由只自培

送陸文量以禮部出使河南次留別韻

晴捲芳郊會一蒼蓬門長許故人攜郎官標格晴難並內史篇章醉世迷明日又尋東郭柳當時同看上林花春風聯似相思地玉陛殘雲散曉鴉

慶李行儀監察賦清懶詩

不受前驅鞭　賜袍　朝回長日靜高齋詠詩要自免逢迎禮官冷那知奏牘勞膝地春風閒詞罷與鄰秋雨灑私刀等閑畫有難忘處倫老催詩夜鎖宵

題李世賢大史扇

浦上南風急瀨舟破浪遙不知處遙時見鈕頭山

分得知字送文公十世孫[illegible]五經博士歸奉祀事

長河霜秋木白日吹寒[illegible]冠蓋集都門把酒與客辭縝懷紫陽翁百代師宗仍[illegible]乃在休明時大君抱奇服承　恩固其宜考亭淵何許孤絕天南涯喬木上參天下有先公祠君歸拜家廟碑若階庭芝大賢本不死奚況故有知熟百北來鴻東行勿遲遲所願崇正學慰我長相思

送鄧學顏廷瓚御史考績還南畿

雖旌動朝旭思節飛霜使君有遠役驅車上河梁夙昔念聞太念君才且良南城數千里弦誦聲琅琅來尚天子恩去聽諸生望君家大江西經學開四方敬哉久不棄願捧殊禾要古人過化地名與江水長分岐意無限再進黃花觴

輓王瑞絲生父

慶解公府若劇科稱名名水若奇千今江利[illegible]陸生無方堪却老有子解推小者山前路行人亦[illegible]

三月一日壽楊司徒夫人六十

[illegible]門[illegible]事關西象服[illegible]封[illegible]紫泥晚春[illegible]壽域遲

日麗中閨想象衎觴處仙人錫天穎
攬鏡頹猶壯盈簪髮未疎壽筵初度起春入二分餘君子歌偕老兒孫
奉觴君嬉桃親千種喜色照凝際

題張修撰養正所藏王舜耕山水畫

山東老人王舜耕平生與山如有情屢塗石林何草草都似眞山被山
惱山西太史留侯孫愛山自謂山可飧坐中忽有青菲語終日仰看二
不足我來把玩未始奇眞山假山遠莫知天風慘澹動林壑浮嵐積翠
空淋漓十壁飛流下深樹暗響濟濟不知處兩崖中斷一橋通誰結茅
廬倚山住老人一去何當還太史心賞如此山題詩不盡畫中意蒼茫落
齊州蒼靄間

夏日偶成

瓜頭果葉未全開一寸新根蝕舊苔脈上小樓看雨腳不知青草適增
來

禹錫舊扁復日川太史乃歸賦

不辭提攜灌山畦繞屋江聲似耕溪却笑永州憔悴客臺觴終日嘆愚
栖

靜閉蒼山閱幾年人間何地有生涯縮書忽到無言處隨巷春風自一
家

題宗州十六行樂圖

素紈衣褐皁綸巾不受衣安馬足塵壽悅庭中秋未老勝遊知是惜花
人

苦雨漫興

久病朝簪未遂名雨聲江得卧天明 御街石路光滑亂泥根兩公把
滑行
青裙白面柳川婦憔伏村墟務上農忠忠雨後兩腳退針綠女兒學蠶
功

與弟爲劉州訓導胡直賦

隨分安居結數楹出門何處不堪行知君已得義經趣眼見高門棘刺
生

泮鄉書屋爲會稽處士賦 處士名某以讀其書二子曰某曰某子貞士
遺子展七

精閣東坤發流讀說刀筆釋居尚失所媚學將從誰所以孟母三徙
泮宮涯千載有楊翁捲門以梅避誦法孝東武自求學東隣香墻且穰餘
際泮泥分清濁緬懷鄒魯風禮庭時一閒歸來課諸子書聲容坐春比日
夕孩誦舊宜宜相君伊居然二雛者成名皆在茲科第固云好德性能
自持半今環橋宮水作藏修基斯人去已遠家訓凜不衰芳鄰授孟氏
此詒非吾吃我歌泮鄉詞秋風有餘思

題鮑秉之通判所藏四景牛

沙桃舒淺紅獨柳勝餘綠爲攜何從來騎首度川曲春波浩浩好雨

夜初足悔此晴力疲田翁能羈束
山槲葉如十百此大石傍籽兮喘何急徒倚南風涼午卧弗起牧豎
青草長安得伴樵牧留連至斜陽
農事早登場散牧清溪滸迎風或長鳴已忘力田苦出門認紅樹對岸
饒苦茶日晚欲牧攔橫吹陽溪艸
晏歲風霜多朔氣動堤滸畏寒老觳觫引領屢前却藹藹向陽坡梅花
點放幾養力待來東郊原東作

次韻文明給事元日早朝之作

絲綬趨朝太照鳴稱劍佩森森拱 太微日射 御林明繡衮雲回
鑾輅見青旂鴻臚立仗庭三呼萬騎蹕班鞭六飛曾記昔年叨侍從起
居长許近 皇闈

陪祀 南郊借尹先生往歲扈從看往韻

齋宮道中夜漏無聲 玉趾親來禱響聲嘆藍雲垂如時鑾仗去歷迷宮

稀嘗九韶成闋鈞天奏鳳凰高聯複道明階位禮成因北望
帝闕當丁泰階平

次韻李賓之侍講慶成宴作

門宴分行肯從官內前隨例奉 宸歡木聯錦殿晴偏見淸咽銅龍午
未乾羽戚兩階成化久風雲千載際時難材芳敢忍平生願漢樂分明
戒史冊

上元日承部文敬主事訪游神樂觀次韻二首

南郭春風引瘦驄上淸元不受塵容偶因有院留當日乃發花來書爲滿
籠闊合蔾呼拂一醉無茶消遣任祖工興酣頗覺有天留爾生還思哭
舞童

曲廊深處結吟驂招致群仙我亦家既靜不聞淸蘋發□高時有綵雲
籠一春宵海乘多暇何處燈山記最工更欲早歸最檐青金城高樹遠
童二

剪綵歌元夕同年倪商佐主事家席上作

上元燈火如繁星九衢闤闠流□與就中一□最□絕潤縱□照朗宮
皚都城好事爭來看若心每爲良工嘆剪刀剪碎□□方直綫橫絲眼
中亂海市樓臺初隱霞諸宮人物紛如麻天孫夜開機上錦既女晚散
空中花能眞意態不可了此藝從知古來少願閒今爰手能何待兄
家擅天巧與爾有女方十齡從遊從之器未勝小弟長倘有奇質先請
爲兄歌剪燈

傅家麵食行

傅家麵食天下工製法來自東山東美如甘蔗白雪□一皎入口心神
融旁人未許窺名家每自閉忍能□禽飼含其味或恐雜
專功弃洛人家亦精辨欲手未敢來爭雄王人官□司徒公好客往□
尋豐同衆雖北人本南産飢腸不受餅餌充惟到君家不須勸大嚼頗
懼冰盤空勝爾新生兩小童大者巳解呼乃翁頗君飲飯常加豐持我
酒淚袖中

琴月辭爲姑蘇俞欽所作賦

子夜新聲風處新徽前極爽人耳不作起弄朱絃繩々天宇高響亘
流曲□雲花發非雅歌業最杜多古聲幽懷浩然淵紛々竟何營

明前爲羅昌士入賦

古來嘗詩書守分樂田野稻雲有本人感激千載下斯讀者誰子若與
世情殊朝出向隴頭一卷書在把□得□吾伊隱映扮榆社溪底日選
士執走力田者頓見書有年豳風續周雅

送陸克深員外知叙州府

納節會通籍祠曹久綏班片符分虎重華敕映朱殷具服朝辟
陛嚴裝夜出關親友闔祖道遠僂壯雜顏劉□炯嵐西瀘江雪浪頹傳
紛如駐吏趨殷拜溪壁蠻戰通公廨茶鹽擁市闠升堂延後進入境問
側陋僻縣經野山高縣案休牘暇歸獨瞻北斗懷土夢東山宦海崖行

任若鄰足往還來　朝廳可堪弱柳未須攀

次韻倪舜咨侍講省親南歸留別二首

曉日河梁又送歸畫橋天杪見巍々　賜金真爾重供膳家綫衛子慶
攜衣南浦一春草西山隨處暮雲飛燈前久辦平親疏不向同人
惜新違

御柳春色未全勝別路花開一共憑交味似使醲醪雖腸雖斷轆轤
無名寄　講席　恩偏荷善益親庭喜屢稱忠孝想君心力健遄歸應
不待河冰

次韻羅明仲洗馬新春繙閱經史之作

是非千載若爲評出處當知不異情供辭未堪興禮樂管商何得擅功
名飲餘安樂春風暖夢覺空同夜氣淸此境與君能一到人生方不愧
軒纓

鄒調誰云客和稀孔壇風味尙非然顏淵貫爲貧方樂遠瑕能於老覺

非近代情詞多逃鄉音古來心學有餘輝｜平儒效狀公手式衛後更有

衮衣

會昌靈吉公子許雨中移竹詩以訊之

八尺庭除半綠苔一春無意買花栽幾時湯伏連朝雨分得青似數尾

來

春雨應　制

寒雨起東郊。。霏霏度高閣條風一派轉好雨應時落翠滿淹何處頃刻

滿城郭坐見西北山千里草如淪蒸。玉池水滿。。聲延樹微虹隱禾

杪生意動花萼由來方播種喜氣欲騰躍行看土膏潤不畏滿勝潤龍

德普所施預想秋大穫仰首謝玄功對物有餘樂

張公子行一首送太倉張漢南歸[illegible]之行改獻

張公子留侯孫少年手采如香[illegible]海當第開[illegible]

堂上將軍不好武千里歌吹聞兵屯平生堅家[illegible]好[illegible]

一篁墩文集卷六十五　一八七　一

村有女近出職方氏[illegible]

何停張公子佩亦瑞刻絲[illegible]去年跨馬入京國一見笑語回

春盈畫堂紅燭謝家[illegible]月[illegible]行李貴送

驪征輪排河羽過少水渾[illegible]日半下東城根柳枝未堪把勸子白西嘗

人主歲月[illegible]足論木玉相[illegible]

君父恩

送雲南府學司訓高宗禮

昆明池水隔天涯萬里西行喜過家莫嘆青檀[illegible]似木文風今日以中

華

行人無奈[illegible]朝[illegible]笑說他日重逢知未老內庭供奉亦何

衛

煩[illegible]新答[illegible]少年[illegible]中[illegible]

求

高君宗禮蜀之會川人起家儒學而出其餘力以寫真妙得蘇子之

說其侍次是卻世為師樂與之遊既得雲南府學司訓行矣而為諸

公挽留者兩月乎亦雅吾無可為別賦三絕以贈之

送鄉人吳之寬南歸

碧月終南說雲風動西湖春手江上來言旋亦何早今年霖雨勝九陌

積竹滿城[illegible]君千里外淨若水中蒹坐與親朋俱客舍靜逝好妙指高山

幽細手浮流稱有時和我門譚吐亦傾倒恨。。鄉土情忍別紫懷抱開

卅絡河游策杖長安道因君重回首家山有遺老稱壽十載餘

于閒笙浩。。何時許歸覲看穫江南稻綠蓑披晴雪屏山對蒼昊階庭

同休暇相期共幽討把手各西東寥寥下[illegible]島

吳碩之寬世居休寧之[illegible]琴有聲江湖間成化丁酉春階

金盖婺源王君希頤上京師希頤之內之寬之姊也相與僑居都城

外足月餘時積雨彌旬之寬足不妄出而數[illegible]見過又獻予所藏先

一篁墩文集卷六十五　一八八　一

竟序黃汪公之文手自傳鈔亦可謂賢矣而好學者哉未幾告別南

歸因念予自壬辰以來欲為有覲之行者屢矣　輒延更局勢不敢

以私請故於之寬而有望雲之思焉

送[illegible]文明給事持　節冊封　唐府[illegible]宗

藩封[illegible]制

天語重親承。王節龍垂終朱[illegible]鳳結膝使鑾[illegible]升行李卻念趙[illegible]

望心偏健舟車力更勝王孫加體貌官吏足[illegible]稱水口花明驛南[illegible]

陰勝觀風臨清水標古望春陵封事思花入嚴程飛鳳[illegible]還應幾月

前頭候良朋

陪祀。。西陵昌平曉行

雨霽關河不受塵一時吟眺淨秋旻樹頭鳥星如看畫馬首青山欲近

人

道中偶成

望三 西陵近松陰石徑分倚關與澗水下馬讀碑文猿猱吟秋吹橋
山出暮雲野人懷
帝力歌彌道中間
夜半出山
歲事下 西陵歸鞍趁月行松林人影亂石路水聲清不見山程遠推
便野望平臨風歌一曲秋思滿空明
題李太史世賢梅花圖集古
四山多風溪水急杜工 隴上何人夜吹笛王石 幾家春夢不知回吴景
起傍寒梅訪消息李太白 宛然姑射子賈方回 滿酒在風塵李太白 北人初未
識王介甫 疑是弄珠人王適 西湖處士骨應槁蘇東坡 洗雨梳風為誰好李少
甫 呼兒覓紙一題詩杜工部 相對眞成被花惱[illegible]
克寬弟南歸小詩二首奉簡淮陰驛丞林文秀內兄休寧士舍
汪汝溫親契
舊穩疑塵歲屢更秋風一雁又南征弟兄離合情無限萬里涯天共月
明 右林 一首
南望家山有所思十年誰共菊花巵不堪遠雁傳書處又是重陽送別
時 右 一首
題便面小景
相看是何境鶴啄松根古道人一揮袖天末海風來
穀菴為吳醫流公英賦
流翁隱侯醫燕醫而好儒有方不自秘云是滄洲昔說者摘吾種歲歲
勤蓄畜平生活人手從排七十餘種穀如種藥心與造化俱生徒一身
絕倒欲問鄉閭時今業已遂一半回數股承懷君樂斜睨彼肉食徒安
得味斯語仁壽蹐寰區
蒙嚴為常州邵士忠處士賦
蒼蒼巖何巍巍壁立倚晴漢中有一泓泉水淅瀝下觸平谿煙水滿洞壑石

星珠散紆回生成池隱隱白虹塚巖栖者誰子躡步得幽觀傍徨此水
側日夕味支象惘然生道心舊祭如灑盥不學蒙園叟偶附事空玩養
正思古人因之重三歎
題尹性之御史所藏周文靖竹
周郎識此君落筆琅玕長君然歿湘泉寒袖忽雨雨相待解回鸞勢凌
凌波性平泉與危石轉折助清響坐令俗耳淨遠贈懷襟奚亭亭吉甫
孫精粵絕座鞭發歲晏相盟虛心慳紋實
送王司訓之任豐縣
父兄留得舊楷青子弟終能守一經博士隨班承 寵渥諸生開館候
儀刑到時煩旦陳宣廟去路河山擁漢亭想共今君談政教化行歌頌
載時聽
馬邑王君鉞其先平魏常教于河間歷官大名郡守兄鏞嘗教于新
安近為國子學正君得諸家學者有素而屢弗利于秋闈遂援例出
教豐縣予故家新安而官居河間於君父子相知最久於其行不能
忘言豐之尹田君良故嘗教于三氏學亦於予有一面之雅因詩及
之
張汝弼駕部永椿庭詩壽其兄
貽謀能是守株人東海家家說異椿壁上古陰回夕照庭中新幹薄秋
旻不冠幾葉能詩禮堂構當時亦奐輪蔡仲平生知孝友連枝應願八
千春
分得元君升曰為安城李珍賦
石田深深長隸芸土人猶說魏元君金銀氣通消骨昇雞犬從就句書
開九轉誰居新歲月六丁長護舊烟雲鑑中字應幽棲近日讀黃庭幾
卷文
送汪希顏僉事改任湖廣
昭代重提刑移官及壯齡楚人知約法漢吏本通經入境多供帳分司

獨坐廳洗兔公素志民頌殺特聽
發〻越公孫江南舊業荇凌秋送惠府戒曉出京門朋追喧人語河橋
落淚痕臨岐珍重意公若
君恩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六十六

詩

送張汝弼駕部知南安

吾友人中龍落〻張東海起家兵曹郎回翔十餘載揚分五馬符槐帶
荷恩改迢遞南安城槁浦川澗知君足儒吏舉華兒手采想當行
縣時江天凍雲霽百丈大庾山梅花燦珠當折寄與詩來都人正延待

東海嘗爲予賦晴洲已而失之云有稿在以行遽不暇檢許付其子
新安貢士弘宜以來因詩及之慨其忘也

三樂爲晉陵胡叔廉賦

落〻奶公孫遠有叔廉子處世寧無才平居不干仕一觴與一詠頑我
方樂只此身非草木有生胡弗喜而況得爲男已歷好年紀與來鼓三
終所得亦云侈〻天地間豈不關同是示日行畏途況酬未知止千
載虎溪翁見取尼山氏長歌念伊人迢遞隔州里

題黃帝廣成子問道圖

憶昔廣成子講道崆峒山抗顏爲帝師倜與塊九霄坐令千歲人綠髮
而朱顏一朝乘龍去下視悲塵寰與蟪蟀猶行洗駕不可追該事傳已
久無乃空捉難望均賦遠源鑄湘羅灣鄰泳注參同駁實蓬萊班我
讀古仙經一一庚且慨或恐妙契者不在文詞間寥洞何幽〻鼎湖亦
瀞〻勝境難足愛賦子誠踈頑

尼山高一首壽闕里孔公伯處士 [illegible]

尼山高〻嶙峋千年孕此大聖人〻〻一去聖遠新雲仍玉樹何振〻公伯
先生號賢者草布不涉京洛塵生時分值祖庭會蒨擁于今六十春蒼
鬚勁欲變秋旻明風吹地才一日先生笑坐開方辰戲綵兒孫行邊身
躬親陸續來銳貌蒼高一紙馳獻壽詩知有内翰聯佳姻新詩在眼酒入
脣先生閒然岸烏巾家山喬木色不改百歲猶作無懷民

琴鶴東人爲那人何式之賦

小攬山中盛在客為有幽人恣行樂坐間時弄七絃琴到處還隨九皋
鶴春波澹蕩風日清耳畔忽聞環珮聲古人雖往古音在坐使一川魚
鳥驚石徑盤回絕塵俗砂頂好成縞衣舉幽人鼓琴一和之鶴思閒雲
自容與君不見蜀川大守假歸成一鶴一琴隨馬行又不見我山詩人
欽風景負鶴攜琴對佳境幽人不必祿二千幽人不賦池京稱我與變
清作東道見者一任爾何仙耕歌趙雜人爭愛羅竟誰家復誰亦何知
琴鶴共平生清譽長傳滿南州

歸田樂卷為彭彥充儀制賦

拂衣何太早人惜漢彭郎許國身猶健覓山樂白長分泉栽花斸丹
鶴看些竽莫和陶翁句長歌與世忘
蒼雪雞僕吳紅塵自息勞高眠穿北牖斜陽入東皋丈許青山是初賓
白社醪海鷗機事少應識舊儀曹

春坊獨夜追憶舊時在翰林東署與諸君子吉雲齋香聯句之

作奉簡季甫晁儀世賢三太史

瀛洲遊歷處 宮城刻漏殘不知芸閣書何似桂坊寒禁夜看在經
春雪責難同孤應念及燈火舊詩壇

瀛軒為錦衣千戶吳孟章賦

將軍心地清聖深小結幽居遠六街倚楠高來延近水開門空翠欲說
皆楠芳菁過黃流坂寄傲難同盡勝將業代只今需補衮知君才副
九重懷

送延都運六十致仕得何字

金帶未衣拜 龍多乞身皇待歸錢輸民思久堅榮隆歲閱計新饒游
上醒白社頭鈿栽菊譜滄浪隨吟羅綺敵不知勇退高無士屈指如公
得幾何

挽胡孺人 刑部員外文賢之母

髮綠初覺早霜凌豈意年來不自勝蓬壁尚疑聞夜杼燕帷那復侍晨

荊雅 恩子皇新佳為詰侍老人傷舊鶴烟蒐真亦關山下路一丘松栢
鎖寒藤

小兒彌月不羅洗兒鋼鶴歌以恭之

仙禽一夕乘風至清氣朝來滿庭次見客蹁然了不驚學舞時鼓雙
翅丹砂入頂色猶淺一聲更有凌雲思我家生男一月餘每遇高人出
相示皆云骨相如長郎坐上啼聲已填試屏蔭玉果競相投隨俗性應
虎媽侍司經大夫公遠後盤回潤筆來相贊錫此鶴齡千歲代嶽中寓
欲徵君副大夫久作瀛洲仙許我平生可同志頂砂綻足獻前身今器
而今已三四松陰水日相和鳴金翼羽翩翩無月乃知此鶴最宜人茅
君本號還丹使山雞對鶴竟何有大龍滿貯長安肆中年不顧歷好爵
看鶴生孫乃吾事兩郎他日要難成再拜還謝大夫賜 大夫馬鶴有家之嫩鶴鶴先故詩及
之

奉 謝館村巷戴翰長王謝二先生

館閣諸材自
祖宗兩公承 詔任陶鎔南朝世譜衣冠盛西掖官聯雨露濃瑞應奎
光開五夜功期文史足三冬不如此夜門墻下多少英賢賦
九重

蘭竹圖題贈蕭給事文用乃郎赴秋試

湘泉春婉娩君然見雙瀨幽香下覆之翠條仰而承高石既磊磈新泉
亦泓澄臨風思君子去住有餘情

送李士欽尚實持 節冊封 楚府次洗蕢韻

曉承
天語下冊賞周室班封門壯勞同姓地分南岳重殊方人仰北辰高
朝廷近侍傳同姓江漢風流擁使旌預想過家歸路便朱門喬木映宮
袍

送王是知榮縣

幾載偶移囬一經除書新秋下 彤庭遠趨蜀道三千里七應郎官十
五星囊奮秋風與士子命日春雨獨私門政成他日家推鶴尚及才人
兩鬂青

送董子仁給事出使琉球

萬里乘槎美董生手持 龍節氣崢嶸遠憑
主上班恩到坐使陪臣謝禮成番貨不收沙上市粤船長下水邊城知
君可副中朝望一寸心隨漢月明

清明謁 西陵節 昌平劉奉祠家次韵李世賢太史

何處同君寄一餐昌平縣裏舊祠官停驂已忘征途倦撫景誰辭得句
難百辟分班朝 太寢五雲回首認長安行人盡說清明近不似常年
節氣寒

二十五日朝 陵次世賢太史

二聖仙陵隔路岐松林煙火夜差池中天雉闕長相峙大道蒼山勝有
〔今王瓊士集卷六十六〕一八 の 一三
奇地廻易看星次轉天某不覺鋻華遊一年一度陪祚侶済廟無才續
舊詩

謁 陵遊九龍池八首

渡石磵

騎馬渡南磵々水清且駛躁跷未肯前淼々青石子

問山下路

尋源悵何之溅々入荒野策回蒼莽中偶爾遇樵者

谷口聞雞聲

隱々谷窮處雞犬如隔塵下窺見茅屋知是五陵人

石田分浸

石田如畫局山溜細通滕點々見鷁汀亭々蒲稗青

九龍池

山腋貫龍腹山髓出龍口九道下成池千年溉豐閏

石壁

池東立石壁峩削不可捫頗疑天所造鬼斧尚留痕

池上峯

蒼然百丈峯峙此一池側遂令活水源長含太古色

飲龍口泉

對此沉瀣汁清我塵土心臨流不能去山風振衣襟

成化戊戌四月十一日

備皇儲左春坊敬 政進講大學首章退宴文華門十二日
上御經筵敬 政進講中庸第二十章退宴左順門感愧之餘賦此呈
同事諸君子

小臣蹤跡本疎慵表賦情知不易供才向 儲闈傳大學又從
宣室講中庸 朝行輔德須耆俊家法崇文自
祖宗尚食盈盤無寸補百年興運愧親逢
〔今王瓊文集卷六十六〕一八 五 一九

六月廿八日大雨赴齋所

黑雲連陣雨聲哀騎馬蕭々向夜迴平地急驚成海子御溝全似隔河
源勝夫沒膝猶探路從吏霑襟不到門小生未眠聞屋漏徙移亭欄過
前軒

廿九夜宿

太廟陪祀作時王惟臣詹事劉希賢汪伯諧二庶子鄭瑤夫羅明
仲倪馬俱以疾在告

連朝陰雨一宵晴百辟相欽仰孝誠 鶴馭自天來九廟 衮衣成禮
及三更迎鑾拱門前奏屬蹕人從樹裏行 儲輔近來多病渴叨陪
獨笑夜遊名

七月十七夜病起露坐偶成

古愽搖影壓西山獨坐空階月上環遠杵數聲秋律應明星一點曙更
闌道心濫可消官況酒力微堪病顏千里故園歸未得不禁征鴈過

風還祿（日中賦此詩意勸之不樂及亦不能救後一日）家書（勸三弟不幸乃知嘗訪運腦綢縆如此）

送程醫官詩

新門程昂故　韓府長史孔若之孫今河南大參用元之子與予司出忠壯公譜雖疏而考予為叔長也昂幼誦書業舉而尤好醫遂被薦爲其邑之醫學訓科蓋鄉人在京師者無不喜昂之克自立也昂將便道之河南省親而後歸其鄉過予言別時予方得用元書求祝兩夫子之新祠因賦古詩二十六韻而餞之

當年傳錄王文行推爾祖近來佐維藩老成優而父之子當妙齡不與衆郎伍顯徒趨禮庭更喜齋藝圃時出應人求贊多善愈朝被擒爲千里來自府公試迴出群官名入銓部青囊一編書居然醫者伏　關謝王恩寵徼返鄉土謂我亦宗丈朝來扣蓬戶自云將登行艤櫂向河浦省親方就祿征途不爲苦程本大族家南北舊通譜恭惟兩大賢家在鳴臬滸發堂闢漸衰眼底賸榛莽而翁獨村野時能作祠宇慷慨爲衆工訪偟走丞海輪奐一回新無賀靈鑄鼓頑欲得予銘感事傳求古子行道祠下再拜奠觴俎油然孝心異々祝多福從來活人手亦足蓮前武都門開祖筵董風齊新雨祝子眞可人遲々好爾守勉哉尤其宗謹勿失繩矩餞行賦長詩爲予一揮塵

〔全集叢文集卷六十六〕一八六　一〔三百〕

送陸處士還太倉（處士大夫彔儀之父）

老人住海上高隱不出門一朝念遊子乃駕北來帳南風吹塵淨忽々止行軒遊子迎再拜喜極不可言是時子方貴執經奉儲垣　歸回寡人事退食多公飧老人樂茲養心志靜不煩秋風驚歸來中宵夢在撫呼兒整歸櫂回波浩浩々逆駕既莫挽爲奉酒尊煩闔老人語去住非所論願兒崇正學不愧宜公孫到家應幾時及此芳桂繁々望々漁樵侶悠々水雲村並獨相勞苦而不知本原古來慈孝心坐便薄俗敦我歌送歸車與刑諒斯存

慚違尚絅修父雅

董氏寧都戚夫君說最予忽捐招隱操空府活人方斷簡藏家識殘碑立墓場由來天報德　聽膽託名郎概焉貸雅予孫月錢回秋珠服時經眼珠冠老上頭院松終抱節庭萱詎忘愛太史應裁傳千年重女流

追和江東之學士留滯南京上新河徐氏園堂之作

留滯耕林桐潭秋宿幔亭禽落湖角微山色中舟青閑竹驅塵淨風花又夢春主人能解事終夕候文星

借住新河口樓扉邊岸坳木花堪索笑山果得嘗新暫謝催詩吏將迎載酒人乘涼多竹樹隨意脫簪紳

明月幾回圓幽居覺竹光綠陰時解溷白亭晚生涼喚客謂棊子看人把釣竿年年來適　禁籍四百情清歡

送祁門周仲賓赴趙州學正

南風揚地大沙塵落日東城辭故人來趙經聞黃巷吉去主州學銅章新君家江南任河北浩氣發而腴色登車不畏征途難問宿何須路人識趙州古多才俊士慷慨遺風尚何似春秋書法可與言即此上報明天子勸君屆酒賦君歌章行白日青雲多蘇洵道教尚可授功名老大畊莫辭

〔全集叢文集卷六十六〕一八六之　一〔九〕

送張太史發正陞都憲巡撫宣府

北邊重鎮稱宣府一帶關河控殘虜鎮撫長也大將兵節制還應隔延撫眼中之人今幾年受　詔臨戎已三五　聖明不喜文法吏特簡儒臣付斯土張君堂々七尺軀生有奇才濟文武近侍初聯鳳闕班文章久擅雞林貴時從　經幄講虞廷色穆々似文虎事功前欲追前賢螺蠃雖出底須數人言國士可無雙書劍相傳自其祖一朝果被　九重知旌旂腰金佩長組想當揆馬出行邊先事為清後戎伍千夫有官簡陳紅百里相望看機樞守臣戎帥總郊迎快目聽斷民前堵琥田尚授金蓮川弦誦遙連赤城鳴威聲早已飛烽

蹉跎今誰能易旗鼓丈夫此行亦快哉好在邊人恐安堵慨予與君最相得半生不脫儒生腐豈身覺合在公卿開口徒能論今古要君大用夜忘寐恨不狂歌對舞舞平明載酒送君行祖席薰風動南浦願君當此得志秋莫學人嗟守邊若藩府重期老范諸家聲再播留侯謀功成徙入漢庭來 漢庭來帝來終須待君補

追和江翰長先生上新河徐氏園亭病中之作

徐家亭子發江東蜀客來尋一逕通坐下清泉消暑熱門前喬木倚晴穹儘多辭典論詩裏那復開卷着病中天天可人題首處鍾山如畫繞皇宮

送何惟一御史赴雲南按察副使

才弱驄馬隔春回又須除書遠赴處萬里王程勞跋涉十年交誼重悲悃即看雲南威聲起會是詞林秋卷來後會有期君正健不將離恨篇離杯

會總卷和謝鳴治侍講乃叔寶慶太守君寄來的

泮山喬木護空菴直掃來頻尚有蟲請謝家風今剩在老蘇孝子犍川韜已應宗法千年立何止親情五世覃考室詩成相質守幾回歌罷又開緘

題碧桃便面

肯識霜春面何因出鏡中暗春吹不斷掌上舞回風

題張養正郡守小畫

柳岸頭收網魚粗句緻官娛來滿澄意都在把篇難

送刀部趙祥正奉使便道省其大母

重聞春取水手教一孫成故里王程使新圖壽域明家人占慨喜美烏情含慰寄錢 註驗對到相名

戊戌清明編 陵汹舒州次韻江翰長

明日向山行恭謙對望明 僕園同驄馬隊相不問鶯寒食燕時過清齋候謁成歸遊應便好星斗夜縱橫

歸途次韻

游 隊歸尚早行李向來輕 北關青將近東方啓漸明群鵶驚客散一馬避風鳴泉泉垂楊外新煙動夾城

送鄭洗馬赴南京太常少卿

法從年來屢奏功此行爭說鶴書公舊都南北舟車便原廟春秋俎豆同壽春燕顏開壽域郎勞清夢繞 仙宮重來未覺霜毛盛看續西京白虎通

早秋遊城南宗家園亭次韻周伯常中允二首

宗老當時喜種花至今池館壓溪沙蒼顏一去成塵土白日重來感歲華多謝諸公同駐馬郊扉俯子歸將家高城暮鼓催歸急不得臨風賞一瓜

牲牲殘暑遠輕紗馬入南園識舊家隣釀旋分漿市酒土宜時供歙州茶田園有雨秋初熟林影無風晝不譁我已分為東道主請君隨賞四時花

送王廷貴祭酒先生考滿還南京

高皇定都日首事在國庠青衿變左衽木主關中堂巷運今百載弦誦登邃長先生晉陵彥手握司成篆執類曾幾何述職來帝傍館閣多故人鬢髮蒼浪平生相契藉講下無留良承恩復南轅頓首辟明光望望雞鳴山岑星夜燕芒願言崇令德蒼顏登巖廊

晚香為大蒼陸處士作 處士蘇吉文之叔父

篤行老不衰有笑擬仲父平生得高趣草廬在秋圃群芳坐銷歇黃花正紛吐凜如千歲夫成晚節尚若守荒林寒門相對傲風雨慨慨陶徵君此晉末林藉亦有待相國功名照千古出處雖不同景行吾所取湯

湯禾流中誰能立孤柱千里闊徃辭相思動吟歷

送日者方生還龍游

方生談命往往不受金謂是江行埋皆易夠其深我知據所得稍稍從拋識貴賤有天定中否非所任子術誠若斯十亙良足欽由學以阿世悠悠覺何心

題雜畫 一

青山寂無人空波澹流水垂楊不勝春嫋嫋蘸清泚

二

涼月淌荒原長空白露繁偶來踈柳下倚杖欲何言

三

落木凌秋下青山對面開登臨可消酒閒意放船來

四

夜下竹林離冰平船不動倚棹醉眠人襟懷浩難共

挽彭處士夫婦 [illegible]

隱君沉是彭仙後一日凌風去不回叔貿王屯坡下路杖黎誰復聽松來

我愛梅邊最不群每從先達識遺文由來國子先生冊却是梅邊嫡派分

擇壻當時屢問名已南唐氏有家聲平生婦道堪書處猶有彭門七家兄

題梅贈山梅蕭生赴山東秋試

孤芳自是不凡材顏影臨迴首重回已報東歸消息近春光隨馬過關來

送陳宋知事

風浪曾驚數頃堆憐君新手墢高梔相逢話舊渾如夢已過年光二十回

烏帽西歸向我辭久來忘却贈行詩聞君欲罷還惆悵轉覺吟情塊往時

隨牒年來多苦辛青雲此日荷 恩新南都列衛應相問知是尚書幕府人

蜀人陳宏嘗從事于家君謹愿人也選者赴官南京過予別且道往歲相從于峽中過從事及歸于夫喟然未贈殊之作蓋茫然不知其為誰我也詰罷情不能已賦三絶以貽之

崇寫部天澤出知建昌使道省毋得五字

釆釆楊中姬蕭蕭詹氏姥夫君久違榮家事獨攻苦從答望窮七兒有鳳毛五一人迥超群宦學遠其父 誥錫龍書名登司馬部翔分郡守符縮此建昌組仕進與家便庭萱喜光覩松陽歲將闌梅蕊包吐畫堂開雅醑綵服動新舞遂識忠孝心君恩乎何補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六十六

詩

十月二十七日出都城

供奉金鑾十四霜罷就恩許暫還鄉花驄遠給從官厩寶鏹分頒出尚方行色漸驚殘臘到歡心那識道途長望徽宅畔寒梅樹定發新花候解裝

盧溝別諸親友

夕陽初下古城頭雪浪凝寒沸不流多謝同袍情知已殷勤相送過盧溝

晚次良鄉

遊宦良鄉館驛家第一程便應今夕旁南北兩開情

早發

古城衰柳散朝鴉撫景全忘驛路賒山色兩來兼落日光東出點殘霞遠人僕僕行踐黄處處捉搓酒幔斜此去前村知已近耳聞雞犬隔林譁

〈篁墩文集卷六十七 一八一〉 一五五

涿州道中錄野人語良鄉縣夫

我行范陽道水大遇老叟時當孟冬盡破襦露兩肘雖近一宿泣向我再三訴哭言水為沴天意苦難究今年六月間一日夜當丑山水從西來聲若萬雷吼水頭高十丈須我堤上柳手指官路旁死骼半粉骨有十數家青帘市村酒人物與屋廬平明蕩無有水面流流來怒見號咷摑牖數日得傳聞水蝕紫荊口老稚隨波流橫屍此山阜近者亦蕩蕩昏墊弗可救如此數月餘乃可辨隴畝下田盡沮洳高田利根蔽萎一歲計不復望升斗官府當秋來催租不容後嗟嗟下小民命在今與守更有觀風使仰若大父母見此如不聞恐或生其餘我民千餘人血肓當道叩始獲免三分有若釋重負奈何急於織日日畢數飢夫征又百出一一盡家取悲哉一村中竄者已八九老夫家無妻一兒并一婦兩孫方提携僅可療饑豈期天不弔一旦遂病死一兒水中沒一婦嫁他某兩孫鬻他人償官尚難勾老身自執役有氣敢抖反羨死者安若恨生多苛語君開賑濟本者有眇所卒終為吏所欺此食亦難就與其枵腹填壑不若舉身走一飽死即休吾復念丘首呼天一何高呼地一何厚我聞老叟言乖涕者良久恭惟天子聖化澤被寰區聲色弗自御遊畋敢誰誘稼穡深所知真如古明后庶徵豈不諧一變故非偶無乃諸牧吏此責當故受誰謂斯民痛不可舉炳矣我亦食人祿深慚為未效豈無致澤心無地可措手立馬野踟蹰悲風動林藪

過廣東守臣進鸚鵡

綠衣朱喙隴山禽入貢新從廣海潯華致已聞經萬里歸來何讓貴千金奉宸固表王人敬却獻誰知主上心不見韓公嗟二鳥馬頭回首一長吟

〈篁墩文集卷六十七 一八二 一頁〉

新城公館夜夢亡弟借邵文敬主事壁上留題韻

弟兄無分過中年千里雲山望眼穿地下有時還見汝人間無路可呼天夢魂彷彿歸何處此夜分明到我邊公館北風吹夢醒不知衾枕已炕熱

渡白溝

白溝東下水如箭不盡行人弔古心戍壘風雲留斷堞農家煙火半空林往來此日通燕粵興廢千年說宋金似有漁郎知此意欋歌聲入水雲深

雄縣城南潦水成湖渡二十餘里

雄縣城南初問津一片湖光青鏡勻檣竿幽亂煙消耳忱尾招搖如喚人江南路景或轉從燕北征夫多苦辛扣舷笑欲問河伯海水桑田今幾春

脫行至任丘[illegible]
風塵獵獵馬蹄翻旋覺殘陽下古原五里路中三渡水十家村裏九頹
垣一坵尚指廬墓處兩晦空餘鄭市存此夜客懷渾[illegible]好明日到
鄉園

過石門橋鋪

道上人稀日出遲驚看風起不勝吹馬行冰地如臨鏡鵲啄霜田似閱
棊野寺鐘時鐘隱隱誰家[illegible]一去無消息古洞空有
所思

至河間之明日拜掃先世 賜塋

勢擁長岡西四岑千章喬木蔚成林[illegible]天語貽田塊
德音百世奉培先業厚一家[illegible]主恩深[illegible]鄉里忠孝相
傳本夙心

發河間出南門拜外祖[illegible]

騎出廣東門朝東[illegible]外家塚在此宜道傍下馬一頓首草木
寒無光去年數[illegible]年六十餘[illegible]老婦悲且
喜叩我家事[illegible]天一方[illegible]東南征[illegible]路多風霜[illegible]
昔四小甥[illegible]中[illegible]問少者多淪亡[illegible]大[illegible]推
中腸刻[illegible]安可[illegible]但願[illegible]家好[illegible]流[illegible]長[illegible]此酒一尊
別淚紛[illegible]去住[illegible]辭古木留殘陽

途中寄別官主事[illegible]

滂水淂[illegible]似海流[illegible]收眼看[illegible]手本 恩綸出
帝州生意[illegible]回千里望夙心[illegible] 凡[illegible]明年二月還過此擬有[illegible]
聲達 呈[illegible]

獻縣望河間獻王墓

呂嬴播虐殘天下無典籍楚賊嗣其兇宰故不能遠追彼馬上公儒者
猶失職更化凡幾年書尚未始銷殘斯文天有意宗賢起王國開府兩
間承文自天識樹茲簡冊及方[illegible]餘力遂令先王書次第乃有待紹
懷仁義風禮樂餘漢策高丘獻城東尖日下荆棘後生已千載私淑仰
遺德

渡滹沱河

寒風挾霜起水浪從西來下觸斷橋柱碎此千瑷瑰流響甚清冽驚波
層盤洄官舟大如掌疾櫂過前限古來滹川人感激多良材

昇城覲謁內守戶部族彥質郎中附奏江南旱災

詔使頻年發 皇恩豈不覃水方淹冀北旱復苦江南天意嗟何極民
生半不堪同袍夜相語祿食漫懷慚

昇城西門過御莊鋪乃劉豫始生之地

白草和煙積荒墻一閣芳孱野茫茫居人不唾劉郎構猶把亭名靈御
莊

景州望董子祠

先師魏魏老仲舒古祠猶枕舊園居一時仁義江都相百世淵源魯國
儒利欲夙心思莫承仰瞻遺像說傳車後生碌碌成何用翹首風前思
有餘

書所見十四韻

大水那能望有年恤民 恩詔普寧 事惠公廟[illegible]情到官往最
可憐[illegible]占取膏腴多秘萬家來全
殺動盈千稅於子粒偏加重[illegible]賦入荒年亦未蠲
[illegible]港次半收煙大價[illegible]
[illegible]野中分握草場權[illegible]
雞豚已盡田間利[illegible]舟楫仍需水面
錢[illegible]迄使不禁頻去
住[illegible]小民
何日許安便代殘系素維條地與盡牛莫訴天[illegible]

中丁草不生牛斗出咸所售于官莊罷斃使連兒女輩何以予粒不數乘牛向道人物因民皆同于父有捶死者有因而行之者

其苦最甚鞭笞寧計今永員觚縣今被前去冬四十幾罹于湖其覚餘光伏冬屋廬毀廢淪波底部白

般以南幾千里不復成村十室所存惟一二頹垣老弱流離委道路裸壯無端爭入市呵禍中一

賣精及生生者取家食和水而取其汁以食人酒漿那復敢開壚河間以南村中不復有酒家監門有淚揮

圖上守土何人達

帝前愧我身非觀察使傷心聊述紀行篇

日出入行

朝看紅雲出東海暮看紅日沉西山西沉東出不自已行人到此傷心顏家君徽歙閩身綴蓬萊班南親闕兮比帝關古來忠孝兩難盡此途此去然來還仰天戴日歌一曲不覺清淚流潸潸

過永昌橋野老云

太宗靖難過橋以稽名晋起不雅特更今名

界石巍巍表縣封永昌橋上午陰濃漁郎不復歌前代野老猶能說

太宗幾里護村堤似玦太河分派水如龍臨風不覺徘徊久極目高唐已暮鍾

過南鎮店二首

陰霾如滋彌麥野風時振枯桑午市方趁南店早行已屆東昌

林外依依煙火道中轆轆車聲廢碣猶傳蒙古短亭正及荏平

荏平道中

落日荏平道孤村未掩關望中青隱隱人說是陶山

入東平山中古墳以百十數殘碑斷碣多有年月可識

山過東阿兩路分草中無限昔人墳寧閑却忘征驂苦倚斜殘碑到夕曛

東阿王

我愛東阿王翩翩貴公子雖號爲藩書日日弄文史已乖弟兄好更遂君臣理盗渋者何人例不相詠此所以大道行世衰不幸死[illegible]源且其

詠檢蹇吾不齒當年開國地寂寞小山趾諒哉朱且心千載有餘恥

梁顥墓

顥年四十餘登第官至秘書卒年五十餘子固亦登第爲執政官名載宋史而當時好事者傳其八十二舉狀元至其子孫亦無知者詩以訂之

四十登科五十亡史書猶載秘書郎妄談特爲髮欺公道遂使龍頭失故常世俗固應多訛耳子孫何得誤傳芳有靈地下還知此獨對泉臺笑幾場

汶上

家家文石琵琶街小小書是頻年伐塚餘所獲自救金玉外不知曾見殉書無

夜次兗州寄 安丘王府教授鄒鈍夫

半生交契説鄒陽年少才名獨擅場誰意乖違同白首只將詞賦動梁王

寄衍聖公

闕里巍巍入望中後生山仰意何窮文光幸[illegible]接金星上聖澤長隨泗水東崇德已隆昭代禮象賢當有素王風十年孟[illegible]接驂契守札敢勤託便鴻

兗州東南望孔林居人謂之夫子塚云在九龍山下其山九峯故名

闕里何年到匆匆一望問人言夫子塚正在九龍山

嶧山歌

行人朝行嶧山下山色凌寒翠堪把秀峯斗絕倚空霄俊嶺蜿蜒走平野路傍岩石亦嶮峨上似熊羆下牛馬征夫爲我一一言數十殘碑尚堪打不知何代帝王來馳道猶存古碑亡靈湫一眼透山巔時有風雷起長夏生老依古[illegible]刻日井霖應呼[illegible]於中勝境雖具紛州府多

成石尊年入眠方知造化工披圖始覺丹青假變乎麥夕陽中終焉攻究
平生愛山着驢蹤未販一登臨浩蕩襟懷向誰滌思將短曲侶山靈安
得長才繼騷雅

鄒縣城南拜亞聖祠下

萬乎文運若循環此道誰維繼孔顔但使七篇當世用便應三代舊風
還子孫故里題鄒國祖亘巖祠對峰山下馬望塵修緣庭夕陽川上水
潺潺

憩滕南郵亭

家山疑在望中青征馬蕭蕭此暫停屈指過江南北路還過百二短長
亭

九日感十章

亡弟克寬始生日在歲之重九自號德菊每自江南赴北京秋
試舟利輒過是日乃告歸滕縣道中馬上忽忽念此栗能爲懷 合宮里徵文集卷六七 一八七 一壽
因集古詩十絕題曰九日感用以泄予之哀思焉

黃花半老清霜後憶弟看雲晝眠妙悟不爲平世得悠悠生死別經
年
滿城風雨近重陽馬上誰家白面郎時後看雲淚露濕黃花猶作去年
香
懷抱何時得好開陶然共醉菊花杯一行書寄千行淚偷死桐枯風不
來
思連群從總能詩一夜霜風凋玉芝叢菊兩開他日淚欲憐無復似當
時
此身那得更無家節及登高忽嘆嗟人面不知何處去一年容易即黃
花
南菊再逢人卧病浮雲世事欲如何眾散未閑城猶起鴻雁不來風雨
多
物色生涯能幾時九日尊前有所思遙知兄弟登高處此恨綿〻無絕
期
變而不見心斷絕愁惱獨吟真可惜客語風光共流轉菊花從此不堪
開
憐君今世爲兄弟未必秋香一夜衰古來人今只如此九重泉路盡交
期
獨攜茱萸少一人茱萸枸杞已成塵人生在世長如客更結來生未了
因

彭城[?]南湖漢高祖廟

古屋荒樹何村舒高廟威靈亦可嗟螳臂千年餘舊烏雞屬終只無神
柏陽山落日銷雲氣唯木寒風捲岸沙漢楚興亡那復問一龕燈火屬
僧家

徐州望子房山山上有祠

子房祠在望中岑黃草荒煙尚可尋五世報韓終有恨一時與漢本無
心書傳黃石知真假名配青山自古今立馬斜陽無限思天教風壑助
豪吟

徐州驛舍竹林可愛

徐州驛舍[?][?]三[?]好手應難畫圖北客南來初見此不勝清思繞江
湖

不寐

千載逍遙堂獨卧愁不語北風吹竹林一夜響寒雨

徐王墳

苑域巍巍近鳳陽萬年坤德啓開祥當時不見雲孫學異姓誰封一字
王

夾溝山中夜行

馬渡夾溝東溪橋卧斷虹夜闌群動息月出四山空物色歸塵外天於

入鏡中孤近奇絶廿年身句恨難工

同年尚書龍御史往大店驛相候敘話良久方別

浮生聚散君莫道禪舍非知此會同可是故人非白眼獨勞前路駐青驄雲回峻嶺朝含日霜入疎林夜帶風近喜客言來未盡出門車馬又西東

同鎮驛早發集句二首

中夜起坐萬感集有時爾看衣裳著朝來暫寂寥思吉如關塞長

正睡夢中行十里東方明星亦不遲但見烏鵲飛往復更有來不知是誰

渡淮次臺梁

萬里無風起片雲中流一縷浩沄沄源從桐柏山中瀉路自臺梁驛下分買客帆檣依岸宿皇陵鐘鼓隔城聞達人莫聞觀魚樂莊子當時

又夕曛

中都形勝

滿當南北建中都形勝還應古亦無四望河山圍大陵仰知天地肇皇圖櫻因為世還鄉去開闢元年肇紀吳立馬臨淮城下路五雲回首欲高呼

鳳陽南二十里渉小嶺望見環滁諸山

一時飛思蓬青其水環山開萬里孫家諸嶺山幽絶處一派泉來絶壑亭

沙河鎮山行

澗寒氣吹白黃山中隨處欄棘長不知早稻皆成穗猶自滑滑下野塘

鳳陽南行夫滿嶺趁定遠

自我為近臣塊坐今幾春出門盼何之引睇隨他人南行二十日但見

郵亭夕渡淮宿濠梁燈燈夜問津曉入定遠山四顧嶺荒涼入言此道非迂遠難具陳致馬重寞自寒白吹沙塵古來賢達士岐路多露巾安行指南車慰此長遠身

池河驛山行二首

陽宿風鈞對際登時日出林端牛羊白占坡暖鵝鴨不知水寒

古寺火燒梵塔空壇水沒田塍行人時復駐馬野老過來負薪

途次偶成

寸寸田塍接碉阿一叢茅屋疑坡陀馬蹄已近江南路漸覺人家水竹多

大鎗嶺

四顧峯巒劍戟攢丹梯百折嶺中盤凝眸回測東西闊仰面惟愁上下難土骨已齧猶足弱客遊雖壯亦心寒我來疑是茲山幸欲為徵名石上刊

晚過大柳樹驛南行三十里列峙山中

大鎗嶺下馬頻揮大柳岡頭客漸稀烈火燎原繞虎避疾風驚草雉雞飛山回轉覺郵亭遠夜下先愁驛路微野戍誰家多種竹樓當此更依依

月夜渡清流關

壁立萬仞清流山橫截萬古清流關人間險固不可少老天生此青爲顏平生細讀五朝史柴郎亦是奇男子斬關縛取二將軍點檢真人入驅使我來弔古當窮冬陰崖草木號天風當時戰處杳無跡惟有明月留山中 聖代車書會同久此地無勞置官守長歌一曲下關來夜市逕沽釀泉酒

次滁陽贈州守劉侯

瑯琊山下水縈長六一堂前草樹荒駐馬喜逢劉郡守風流猶似說歐陽

夜到滁陽只困眠去時纔及五更天匆匆謝從人應笑何不來嘗廚子

泉

過家君舊任太僕所居附當時及門者惟此衙魏廷一人

行寒泉日鋪鄉國廐馬如龍草自蕃附說當時門下客篇惟有魏生

存

望鄉瑯琊諸山不及瑯琊衙遙追及調吾同年狂孔陽可副四

十年來方一到之句不嘗笑曰孔陽實有居江而去滁不百里

而近尚半世一至況六六我輩乎爲上次題一首以示延便中

寄聲孔陽未必不爲之撫掌也

林壑分明自一家釀泉觴出兩峯間百年然上看陳迹寸日忙中得此

山到處僧爲風月主生來誰似水雲閑逃名更笑莊周拙半世方成一

往還

〔重暇文集卷六十七〕〈十一〉

和州香泉寺浴湯泉

山水流出暖湯湯暗疏斜分到石堂千里風塵消一盡一圍和氣滿中

央何年混沌初開鑿此地溫泉別是鄉浴罷不知將老至且憑興換倚

蘭香

廣江次采石

二十年來塵縛中臨江喜共氣風大霸愁愁累山埃高里況況夕照

紅蛙游舟航南北共天設浸會今雄撥沽采石酒流我平生

瑰月

李白墓

謫見六龍月最錦臨風標古思佳佳史中出爲地下形骸

來石人家空眞酒盛唐詩孤不傳表騎鯨西來今寒在一片江流

落暉

冬至行 慶賀禮于太平府中

一線陽隨夜氣生時 天館例拜 江城不知此際 文華殿誰守

青宮鵝鸞行

黃池

黃池鎭下曉楊舟扶上有與尚見呈書結解紅鵝眼菜竹挂蒼翠鳳尾

翎人家俞覺園林客鄉令初分道里程已過江南三百里鄉音入耳漸

中聽

太平山行

江南風土最怡情臨水人家分外淸桂榷野航如使馬寒栽高竹似連

城好山隨岸間奇絶碉流泉奏古宝丸去定應勞夢想題詩留與白

鷗盟

敬亭山

青山一萬仍我愛敬亭名勝際一千里分明及數城不奇進目騁轉覺

道心生李白題詩在風流韻未成

〔重暇文集卷六十七〕〈十二〉

宿兗陵書院

自從刪述來詩道幾更變騷止無遺響漢魏起群丈絲絶及宋沈入眼

已寒肯類波日東馳李杜出而殿當時多渾成豈必事精錄云胡信唐

音若君郎信是今詩道表花月動相眩千載兗陵翁惟我獨欽羨翁

誦我古雅翁才亦驚豹一代吟壇中獨主力不動遂使天地間留此中

興卷如何近代子落落務稱著紛紜較所宋取舍良匙無乃又浸淫

曾聞得其見鄉鄉歲將夕南來兗陵縣頻首拜松竹猶春一感慨

撫陳跡江水一再眞我心風景仰我學誠積綿上想三百篇斯境誰

爲

宰國縣道中

宣歙巍巍接縣封忽驚身世得司達高嶝石棧三千丈四合雲峯百萬

重野廟鬼神疑作怪水田蛇虎動留蹤人言此去仍多景自保看山力

未慵

早發湖樂鎮過黃木嶺遇在特及鄉人來迎

湖樂鎮下更禾闌黃木嶺頭山火奔峯腰雲霧一尺徑硐成風王千仞灘歸心急喜到家奴側足方知行路難前途忽與故人接相對不覺成悲懽

過叢山關入績溪界巧溪橋

江南江北路迢迢馬上朱顏漸覺凋今日故鄉初入眼叢山關下巧溪橋

十里巖

不知何代起神工鑿此雙峯壓路開數點落星浮水次一灣晴雪灑巖限詞人試險身全汗劍客臨風志未灰我欲深鐫崖石上改封君作大飛來

至家

終日思歸今始歸故人喬木尚依依庭闈喜極翻成泣手足情深事已非良夜却虛菱氏被半生長負老萊衣悲來便欲束歸袂恩詔門寧未敢違

謁先塋于水橋

松雜山色蕩朝暉光壟依然樹一圍累葉相承支系在百年今見耿孫錫盟[illegible]近勸尚書表故臣猶傳相國太我頭宗人勤種德傳家文獻豈南微

哭亡弟克寬于南山堂僧舍

寸心如折淚如麻恨殺鶺原日易斜黃卷有期承世業赤嶺無分祭年華佛前已悟身爲幻夢裏長驚日是花千里遠來多爲汝有靈今夕定還家

汪王廟 王諱華隋末保障歙宣杭睦婺饒六州稱吳王唐初內附封越國公士入與其全郡之功廟食于鄉子孫歲祀

聞說眞人起晉陽六州圖籍便歸唐千文竟免群生難千載物宜傳百世芳封諡尚存題越國史書全矣祀與王殺祠香火年年盛知是英魂總

五顯廟

五嶺巍巍鎮一州炳靈奠宇不異常流大旗雲馬分明見風魃山魈次第收猶生遺形如伯仲當時封爵比公侯神功最是難忘處歲歲居民慶有秋

拜先世祖梁將軍忠壯公廟于黃墩 公諱靈洗以布衣起兵保鄉里[illegible]諡忠壯公

[illegible]

偏侯東下勢難支忠義如公世有稀[illegible]見松楸汗賊手徑提戈甲剿王師兩朝勳德披前史一郡黨宮奉古祠拜謁遺容風動肅凜然猶是起兵時

拜先世祖晉新安太守府君墓于雙石 府君諱元譚[illegible]新安[illegible]之程皆其[illegible]

[illegible]

南朝遺跡半[illegible]府甲第至今行族識荒墳百年守令於芳在萬指兒孫一派分不見墓田雙石碣白楊衰雨晚紛紛

紫陽書院 [illegible]文公朱子[illegible]讀書

千載山堂倚故墟兒童能識紫陽朱鄉賢依附猶存祀裔孫周旋俎豆餘恩典近延徵國譜奎文猶刻理宗書平生學道全無似九拜趨庭愧小儒

拜先世族祖宋丞相文清公元鳳祠宇墓于古城關樟溪寺

石鼓行行草樹間往來人說古城關先塋葉託青蓮宇上相曾分玉笏班一族再分貽燕百年初識祖宗顏非才豈足光前烈[illegible]勸登山[illegible]

臘月半後祠堂前并後園梅花盛開殷次家君卷中韻[illegible]二首

東克儉

年來空對瀉生堂的見水容自不常疎影似龍偷戲月貞心如鐵冷欺

霸秖知菜竹堪爲友羅胜見花不香牡香風味獨當光非貴人肯睠脂粉媚

含章

亭三王立曉風前春意依歸雪意先後院根如前院行南枝花比北枝

姸胡雜傳曲吹山月妬射新粧照水天明發定雁勞安想乞將消息往

來傳

先忠烈王遺蹟十二詠

王諱靈洗微之休寧人當梁末以布衣起義兵撫集鄉里知州郡獲全後爲大將屢立戰功封重安縣公以年賜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壯生子二十二人其親愈盛凡微之程皆祖之而土人德王之功者因相與廟祀至今宋就其額曰世忠累封廣烈孚佑顯應忠惠侯加封忠烈顯惠靈順善應公元時再拜進王封本朝載在祀典出處之詳具于史傳然其遺蹟在鄉郡最多而散出無紀敘敢輒收舉之以便子孫觀覽其有未知者尚俟他日追補焉

射蔑湖 [illegible]

青草湖陰路神人跡尚留雕弓方出穀磨采不成樓亂石離著急連樹樹色稠英鬼知不散時向此中遊

白石阡 [illegible]

湖上妖氛盛山前吉兆開黃蛇雖水府白石定泉臺墓碣今仍在官儀默半推年年寒食雨時見遠孫來

相公木 [illegible]

槲木長千尺蜿蜒距水涯皺皮渾行帶老色映蘋花雷雨春猶護斧河

夜氾搖漁舟莫輕近神物此爲家

鼓吹壇 [illegible]

壯士昔登壇鄉兵取次栽鳴聲催陣起吹角召軍回稱事傳遺老荒亭夜半乘至今風雨夕猶射戰聲來

鞞下橋 [illegible]

荷鋤方出郭微詔忽臨身開吉占田具析然拜水神風雲曾得意淺壑自生春竚立長橋下德三跡未陳

洗馬池 [illegible]

山前收戰後洗馬向晴波群肉加鞭久腰痕受箭多敵兵禁未中征戍長投戈舊蹟無尋處沙頭剩綠莎

射的山 [illegible]

空山崖石上羽鏃半留形鳥過不敢下苔封疑有靈子孫傳野史守令刺新銘亦有西開府忠勳織汗青

啣血臺 [illegible]

勤王初受命杖劍即登壇左袒人爭奮中興事不難今凝荒草怯盟重白雞盤想像臨戎處荒山草木寒

相公湖 [illegible]

浮水本龍種居處化湖中霧噴時常見雲游路不通潴選濁顧海市向陽空不以為遺愛人爭說相公

千年木 [illegible]

蒼木何年種龍拔古墳蛇皮封翠[illegible]龍角上排雲手植傳鄉土神遊隔世氛子孫今萬派冠珮日紛紛

相公壇 [illegible]

結壇古栢下村叟歲逢三老稱冠寶雞豚俎豆興靈旗朝送雨神馬夜嘶風自是陰功厚年年配杜公

世忠廟 宋時縣人以公為忠臣嬰之裔元累封忠烈王立廟祀之以公配食載在祀典

立孫人去遠孫子更流芳忠節高千古神功被一方故祠傳累代御祭擬真王何幸南歸便焚香拜寢堂

東密巖乃先世祖都使公率同兄弟起兵拒黃巢處

萬仞峴巖百里長此中曾蹶草頭黃衣冠貔貅遊行在兄弟登壇守故鄉一代風塵山戍遠千家煙火石壘荒水田折戟時常露知是先人舊戰場

璿雲巖 在上饒玄

四山回合杳難尋翠錦屏開面面工巨石穿雲成戶牖半崖飛雨作簾櫳地靈本古神先據境闢仙凡路可通極目丹丘何處是巍巍樓閣起天中

何年辭御此中停五老依然護紫庭鍾鼓分明雙峒碧香爐當面一峯青庭巖未敢爭雄秀玄武應知不自靈勝覽日斜歸未得細將巖壑譜碑銘

古城巖

天開來上古城巖石洞深深似隔凡壁繡每迎神駁下危峯旋出鬼工劖一溪寒水圍青嶂萬壑天風響翠杉知是何人先到此留題高處刻題銜

次宋縣令鄒補之巖口石壁留題之作

不見當年舊縣基獨留花關想陳隋水過山脚無尋處路繞雲根有斷碑難樸草荒埋廢礎群峯苔老剝殘碑危闌獨倚青山望入眼分明自有詩

松蘿山

雖在嶔中分一徑通寶坊遙隔片雲東四時山色涵寒翠萬斛泉聲瀉晚清愛竹孫窮賦興靜聞松子落香風登高兩腋雷力健攜手無因得賢公

斷石村

太空何日墜滄溟點破風前一鏡光野權偶來幽碉側古詩難刻斷崖傍丹楓恐暗秋容淡嘉樹晴時春日香西望欲窮山盡處石人峯倚紫天長

飲楊汝明推府宅夜歸宿城隍寺院

醉後辭館一燈殘蕭蕭兩未乾作入故鄉翻似客倘成新杜邛難官好山有約遊方健勝地無塵夢亦安半夜涼風吹酒醒恨無奇句寫琅玕

詩

二月一日辭親赴京出休寧東門

喟予來何時倏焉改歲葉王程難久滯俛首辭高堂哽咽不敢啼懼我
親情傷躑躅縣東門淚下霑衣裳回思古之人仕者不出鄉自從封建[illegible]
廢坐使親義戕我生竟何成去住心彷徨春陰濃如霧遙山轉相[illegible]
保忠孝兩無枰生輝光

道中與敏德弟聯句

故鄉山水巳相違篁墩髮首無端又北歸一路春風梅正發敏德故家
冬雨麥初肥杯盤祖席離情苦篁墩車馬長亭惜色微
主上只今求道切敏德敢將忠孝負庭闈篁墩

漁梁篁墩登舟至浦口初聞雷篋者相賀

路當歙縣境未足浙江源竹樹知誰氏風光似故園峯頭嵐翠合石齒
浪花翻舉棹聞雷處[illegible]贈言

夜宿綿溪

屈指離家又一程蓬窗敧枕夢難成無端水郭停舟處半夜灘聲似雨
聲

過亂灘[illegible]

一櫂迎風下亂灘推蓬忽得兩奇觀高崖瀑水流聲遠盤石孤松帶影
寒仙境恨無同志賞壓冠思向此中彈他時夢想勞題句不用千金買
畫看

宿河上嶺入夜風雨大作

辭家巳三日夜泊蒼山灣遙看月仰見星斗何依稀玄雲忽四合[illegible]
燈無輝抓眠尚有異起坐被衣衣長風挾雷電雨若天瓢揮[illegible]
則勢恐孤蓬飛船頭屢低昂知是江波肥移床避漏客心轉淒苦古
云行路難此語良不非情淤百憂[illegible]

若父難所違敬詩記所遭胡寧不懷歸

淳安道中用漁梁韻[illegible]

桐梓何年賦谿頭尚有源蹊俯臨竹岸細麥擁茶園興薄飛鴉去閑使
谷鶴翻升師能稽樂空谷應人言

嚴州道中情思顧適

山遠沙平水似煙蓬窗纔得枕書眠暖風一日初黄柳好雨連宵[illegible]
田傍岸見鷗如送客隨家雞大不驚船相看使有江湖戀晰髮娛親在
幾年

雨中過嚴州與張時敏通判同年叙別

石梯如畫帶江樓喜過看花舊俊游十四年來情不盡東風吹雨上官
舟

嚴州東下兩山高崖瀑布以百十數

來崖瀑布如玉龍西崖瀑布如白虹千尋之勢不可殺交飛亂落清淪
中小聲萬騎驅元戎大聲五夜轟雷公初疑武丁鑿斧開崆峒石龍流
出青山空又疑海若上借天工鬼窟遂與銀河通北舟直下桐川東
一江春水搖春風推蓬左右忽見此頃消百歲塵埃胸跡視莊生為世
籠不非李白愛詩窮一盃醉來一自酌安得凌虛浩然與爾爭雄

釣臺

擊楫綸竿去復還微書空照水雲間桐江巖巒知心久肯遣移文過北
山

過姚文敏公墓

三朝勲業重熙崇殿與家君契誼同　帝里風煙留故宅仙鄉山水見
幽宫兩家莫報
君恩厚百世應存士論公我來攬閣門下客不勝清淚落秋風

登富春山時鄉族人多以不游為恨予後料下聞其所[illegible]
著皆勝實也笑賦一絕

象道先生百世師富春山麓起祟祠殘碑尚刻希文記終有厥負之愧
時

夜穿杭城宿吴山驛明日三司故人固請遊西湖又明日遂拜
岳王墳叙淨慈寺時顧天錫郎中以公事寓杭不及領會

匆匆行李夜穿城好友來尋半日盟奉頂錢多僧錫住湖心無数酒船行風衆麼苑墳懷古雨蝕殘碑不記名入眼淨慈還數里望塵先拜岳家塋

湖上東風水似苔摩公相約看山來午鐘殿殿穿柢樹春宴紛紛集寶臺千里暫教應夢醒一尊思待故人開興酣更欲尋龍井誰有風流紡辯才

錢唐雜詠四首

水色山光似昔時往來還動百年思顛崖蘚蝕錢王箭拍岸潮迎伍相祠歲月難勝雙短鬢興亡能傳幾新詩望中喜是林逋宅竹外梅花一兩枝

康王走馬渡江時北望誰能有所思洛社未由臨貊虜臨安何忍奉穹祠兩朝和議愁通表一巻孤忠漫有詩只賴皇天知此意墓林長蔭鄂南枝

徙倚湖山欲暮時行人隨處動遐思張王僭竊今無地白傅風流尚有祠夜靜六橋誰放鶴春回三竺好題詩逢勝預買仁和酒卧聽舟人唱竹枝

繁華欲賦太平時慚愧無才續左思曉市船趨三汊港春遊人集兩家祠樓臺不類人間世風月都成畫裏詩東望綠雲懷
帝闕賜烏初上海棠枝

岳王墓再賦一首

南渡宗賢力相秦不辭降表便稱臣青衣空作還家夢金字頻追□□人亂國已遭三寸舌封王何益九原身魚郎似識英雄恨日對□□

釣綸

皋亭山

晚受降書夜戍兵路人猶說伯顏名中原多少奇男子不向燕山立漢旌

道中六言

皋亭山前竹鋪臨平鎮下桑園北岸方收纜索東風忽動檣帆

過桐鄉晚宿皂林驛

東風吹日平消陰不覺船應水氣侵三里人家春波波一江煙樹晚沉沉

望後舟

予自錢唐望後舟不至沿路候之抵皂林乃克會因思古樂府有望後舟之名漫賦一首

前舟已過青山趾後舟猶駐滄江涘得風未可遽凌人同在江湖作舟子欲去不去心茫然耳畔彷彿聞鳴舷須臾相見謝相候並行不礙波中天君不見前舟獨行方坐嘯後舟向晚終須到又不見後舟載上湍舟輕反過前舟三日程活計平生繫征棹但願風潮共安妥不惜朝朝望後舟他人豈必相忘我

嘉興拜先師呂文懿公家以陳無己丘園無起日江漢有東流詩韻敬賦十首

隔地二千里違顏十八秋悠悠生死恨今日過林丘
先皇臨御日夫子最家恩共說青山下更麟表墓園
已別門墻久猶能識舊奴遺書三萬軸還似昔時無
僻髮太夫人見我動容喜再拜升高堂懷賢不能起
夫子雖云亡未絶詞垣筆尚有代言書昭昭比星日
一代呂家府風流重此邦重來還認取嗅尸對寒江
之子傳經學青年盛文翰皦皦丹鳳雛居然□□漢

大子本清白芳名亦無郎朽豈無富貴家灰飛竟何有
臨送門生後何才輔　兩宮百年會繼處此道不曾東
一辦香難致官卑促十五舟艘應作夢清波草先流

過太湖追和宋蘇舜欽韻

萬古淵源直到今征帆如葉望中深天留白塔分平野雲擁青山入太
陰江勢西來寒匯玉日華東出曉浮金蘇郎死後閒風月只下何人續
勝吟

李貢外應楨吳太史原博約遊虎丘

日散林霏見虎丘故人清約此閒遊堤深綠樹知藏寺吟遍青山始繫
舟塔院風來花似雪劍池春到水如油酒闌不盡吳中勝老衲相招更
倚樓

虎丘之遊沈啓南在坐作畫一幅再賦一首

蒼崖題字半留痕笑倚東風醉一尊寺主繞山開竹徑園丁隨路作花
村聽經石古苔生鏽劍池深水不渾入眼有詩吟未得天機都屬隱
候孫

一全元散文集卷六一八　一八五　一五

雨中次無錫寄秦廷韶太守

南來欲試惠山泉春雨橫江懶繫船咫尺故人難晤語相思時誦竹爐
篇

寄華守正

百里江鄉石路斜東風相隔滯天涯離人十載今何似無限情懷孝子
家

秦廷韶太守及九龍山樵陸懋成請遊惠山遂酌第二泉飲睹
松菴次少師姚廣孝留題舊韻一首

江雨吹風過山門向晚關汲瓶分水去騎馬聽松來老鶴驚人起新篁
夾路栽多君憐別意隨處送春杯

留題聽松菴次廷韶韻

一徑門對老松開鏡日風傳萬壑哀古井暗泉寒瀉玉虛庭陰雨骨生
苔鐘聲忽自山中出人影遙從樹杪來未滌塵纓還自笑鋤根茶火合
驚猜

寄鄒鏞

尚書幕下總能文曾說鄱陽最出群此日相思空倚樹蘇天寒露北行
雲

遊惠山與廷韶賦詩看畫成作畫不覺家蘇相別未數里風雨
大作竟快一程船艤燈下漫成一律奉寄二君子

笑坐泉亭汲水嘗偶然行樂便相忘兩來漸有江山癖北去方知歲月
長好景正堪增春畫舫今猶未得為樂草知風雨春江暮悔不隨緣宿
上方

常州飲蕭伯家

舟到毘陵覺不移相留留是十年期黃開總說江南樂別後應懸冀北
思夜酌不知更已換春城偏與月相宜歸來忽記豪吟處稍覺閒情似
往時

一全元散文集卷六一八　一八一　本　一書

謁京口魏勝將軍廟

長風吹山殘落日下京口桓桓魏將軍廟食此邦文土馬劉鑄翁金書
炫輝煌忠義凜所欽拜拜辭江酒憶當宋社南若臣竄身走將軍起田
間意氣最雄赳孤城江海上日日事攻守中原天弗弔竟亦墮戎醜前
旌曉不揚雄劍夜空吼何人始召亂志士徒殞首當時百戰場荒落見
沙柳千年興廢處刻史官手

金山七詠

金山

樓閣中天起波濤四面降崔嵬千尺影鎮古鎮長江

妙高臺

東風留客欄白日此登臺帆影來無際江聲去不回

善才石

何物瑤琨石龍宮夜不扃由來江岸側天造補陀毅

留雲亭

亭子臨孤絶江雲磯不飛時來簷下宿水氣濕僧衣

呑海亭

江風號萬壑峯頂一登臨勢欲呑滄海遊方惬壯心

仙人洞

鬼斧穿山骨明明透一隈仙人將舉武壁立下窺江

郭璞墓

落日江心墓妻亦郭是茫純桑田不可測撫掌笑山人

瓜州遇同年鮑粟之通判二絶

滿路人稱鮑叔賢一尊相見暮江邊長安陌上看花處回首春風十四年

楚山如畫水如藍鄉思紛紛漸不堪今夜瓜州灘上宿便從江北夢江南

揚州

東風吹散晩陰晴兩岸新燕一櫂橫去我青山如逆俗向人黃柳欲傾城潮回海口鹽船上春入淮南米價生二十四橋漁唱遍嫦娥應識古今情

江日輝輝下廣陵客邊吟興偶然增宋軍太若多編戶隋帝離宮半屬僧燕鴻似便春雨數樓臺爭出暮雲層往來總載承平福莫問從前幾廢興

瓊花

賞看江都第一春龍舟元不為東巡開花亦自能傾國何況當時解語人

憶在姑蘇與顧天錫郎中語次亦有亡弟之感慘然對泣不能

自勝因追次其韻一首

泉下應無日再暉一燈寥落伴僧扉重陽為个愁看菊未老誰共采薇妙質圖應天眷新芳年真與世輕違爭聞不敢娛親側恐見同時舊綵衣

過高郵湖

晩發孟城驛人家過淺塘日華初耀水風力正開祥竹纜收蛇蜿蒲帆列雁行客心還自喜今夕到淮陽

予謁告還朝道出淮陰方偕漕運總戎平江伯過訪而侍御尹君性之奉命巡貢州賊船之際得解后焉性之出示閣老壽光劉先生贈行之作請步韻一首奉別而兼寓倚玉之誚所不能免云

兩岸垂楊石瀆皐華新館畫長開方傳禮遇將軍出忽見分司御史來當道豺狼應退避忘機鷗鷺莫驚猜相逢却愧無佳句硯匣經旬積暗埃

漂母祠 [illegible]

一飯難忘老嫗恩崇祠應出舊王孫平生推食家知己肯不捐軀答至尊

淮陰侯廟

楚王被誅反狀未明前人固有定論予獨於其下考其酈食其事有遺恨焉

鍾室堪嗟走狗烹反形千古未分明史官獨為將軍惜不念當時先酈生

次清江浦邵文敬吳文盛二主事邀飲寄亭中夜放舟至清口晩渡淮至清河乃別

杏花紅暖竹梢青水火新開寄寄亭共挽行裝春送酒還催疊鼓夜揚舲風迷鷁楚遙開斷天入長淮見星記取客邊分去住驛樓殘角雪

懷賢詩

國家財賦歲取給于東南十餘郡而尤莫劇于漕事文武重臣對江開府者數十年矣成化己亥之春予謁告自新安還　朝歷其境聞父老談故平江伯陳恭襄公工部尚書周文襄公多至感泣乃知思賢之有益于人國如此賦古詩二章致景仰之私焉

平江伯陳恭襄公

赳赳陳將軍平江始開國少年八石弓勇氣屢破賊鋒達中興主得附昇天翼　當守金陵鎬京邑望南北安得漕與轉吳歲足兵食將軍家合肥老大諳稼穡一朝被簡知舞蹈奉　明勅建牙淮水陽諸路盡承式孜孜竭衆智疏鑿殫餘力殷庚便交輓畏帥滄危箇艱舸隨淺深測蓄洩通塞百年民力蘇萬里舟楫息居然莫東南不復困供億將軍去矣時猶廟見顏色火旗與雲馬夜下不可測父老說遺事〔全獻文集卷六十八　八九　一冊〕往往動遐憶征夫多苦辛國本在培植賢孫今代將當復守成則東風吹客舟清口日初吳公忠義所欽再拜讀銘刻

工部尚書周文襄公

周公起江右歷官大司空文章夙有志嘗叩達官額　九天龍致身夙宿中刑曹得良譽藩輔無全功南畿與西浙國賦最難充主上屢顧之政柄付此公有興行列郡活計歸求表倉廩日委積貨布將通融出納有盈縮感事無豐凶坐令數千里民力不告窮紛紛兩京道績績舟車通隣封借羨餘邊徼分陳紅東南二十年一老如醉懷云胡事弗偶讒起鑑　宸聰公歸浩難期民患嗟無終所在熟公容如秦家主翁我生已遲暮素仰先達風茲來識民隱非獨訝勞益文法宜不密治功將無同公名當益顯日與江流東

古城驛遇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薛公詩以送之并謝惠錢

樓船三月下江東獵獵旌旗暖尖風林塾有情歸謝傅廟堂何意起張公艦旂作隊迎　新詔龍虎分驕御　舊官幕府勞瘁日盛軍儲曾賤予來春上石渠喜逢先達艤舟餘當年將軍展梁任拜乞來寧工貴郡書岸雨縣苗方茂好水風黃柳共庭檢相真無限通家意請向諸郎報起居

宿遷早發

驛店蕭蕭雨落水村喔喔雞鳴稚杭偶然夢覺沿河已有人行

暮雨野泊

里風摧山雨如注來到下邳無泊處暗中推遷人語聲且逐淮南漕舟往淮南漕舟三百強粉宇舵檣成縷輪更轉笛聲相續似覺人人樵夜長感燭愁然倚牀坐遠村膠聲鬧一箇前途早有役夫來岸東相呼岸西和

邳州上已與范嘉龍鄉人舟中小酌

偶爾相逢泗水濱一舟誰主復誰賓論心久已同清白不作平時夜杖〔全獻文集卷六十八　八　十一冊〕人

過呂梁洪遇管洪王主事

山形四面合水道一支通亂石東西岸驚濤上下洪勞還充國用勸奉御神功使館勞晨夕征帆快午風

徐州飯管洪尹玠主事家有懷亡弟

去年過彭城明風蕭蕭征馬鳴今年過彭城東風渺渺扁舟行斷雲孤身為客慣才見花飛又花綻南去北來曾幾時隨陽却似雲中鴈九里峯前春草芳百步磯頭春水長偶然一飯剪銀燭行河使者尚書郎道途室誰作主感慨當時對牀話歸來展轉不成眠獨倚蓬窗聽風雨

夾灘道中

獵獵風帆水滿塘明明春岸柳成行連村犬不驚新文傍渚鷗全識權郎官艄聚舟多清運野田空屋半逃亡雖逢不見青山色始覺風光是

異鄉

歌風臺

風雲無限故鄉情酒半登臺玉笑聲楚聲富貴一般游子意錦衣何似衮衣榮

與提學孝充議御史飯泗亭驛舟驛言甚洽

士行先出處治道本縱橫將此律今古有義執符纂大義苟失之如氷炭隄堰寥寥千載下聖哲炳垂憲不見東隣女芳歲甘自獻大節一以虧容貧徒秀曼亦有主家者持長定私願好惡苦拂人骨肉變驅逐知君臣間秉德兩宜健庶幾三代風必世可蹤蕙要公夫下士於我情繾綣長途傾蓋中共此一升飯誓當致身求不辭青紫搴欲哉同心言功名及時建相期在白首保作無瑕瑗

舟中清明有感寄允倫弟

九芳而今一半存想君愁上鶺鴒原紙錢麥飯南山路死別生離兩斷魂

濟寧夜雨感懷聞外叔舅侍御李公已赴山東憲副

白浪東風過大江起居終日對船窗漫隨野鶴孤飛健身似山僧百感降人影向燈春寂寂水聲和雨夜淙淙猶餘一寸思情在不管寒鐘隔坐撞

風入松草橋阻風雨作

蕭蕭陰雨漸經旬有意惜殘春林鳩來往緣何事聲不住故惱征人淺脚泥粘岸尾打頭風斷河濱 推篷倫感異鄉身歸夢夜來頻江南江北家千里心隨舵去住無因兀坐悄然自數半生多少苦辛

道中有感

千里徐滕路愁雲慘不開使者求郡縣天未恤民災餓殍填溝壑浮殍蔽水來圖存歸盜賊忍愛割嬰孩行乞無人顧生於死更哀勸分遭吏毒於與富俱摧不任驅征役相甘食棄骸一時輕陣寬幾日可招徠

紹先懋已周官重理財憂勤勞主上調燮仰元台倘及收難麥猶堪濟草萊成功曾預講 國本在深培望望諸侯境紛紛御史臺豈無同志者空復淚盈顋

過汪文煥御史衙歸報兩小兒汪保柤保俱安好

久別情懷壁舟中數夢之不圖逢故友親說見吾兒對客能秋揖延茶請誦詩篆篆千里外足慰一春思

過分水廟戲成櫂歌六章

濟河濟濟向北流濟河流流向南流官船私舶都過此南來北去幾時休

一條河裏兩般風南客張蓬北落蓬天公只是無心子有心人莫怨天公

龍王廟前石作隄馬頭灣腳路成泥莫笑水流分彼此只緣地勢有高低

東岸人家開飯店西岸人家賣酒帘傳道行人莫輕買今年沽價十分添

供應船頭金彈丸醉來船裏玩盤有人推篷濟饑殍大家說是秀才官

老郎擁舸闌淺灣小兒叟叟送官舟朝朝去見垂楊柳不管流離苦到頭

次荆門管河楊郎中所題水墨葡萄

空中忽散摩尼珠一一牽動琉璃鬚人疑是醍醐甘可餘瑙鉢屈然月上蛇蜿蜒墨真宰有心憐幻化玄香疑疑不惜瘦影離離巧相迎良工近來人未知日觀不求還數跳礼浙年來匏繫客星終夜窺瀚海閒西夫子行河使貧緒堂中了公事成須滿掛水晶盤銀飽令人發詩思

過聊城鐵壙

策士知仁義千秋一習生紛紛當日爭春水下聊城

武城

千載武城縣依然魯水涯民生如不遂弦誦亦何為

乘月夜發二鼓至甲馬營

曉色蒼蒼下武城解舟還趁月中行河流曲寫之玄字漁唱清傳欸乃聲隨處倚蓬吟不盡迴來欹枕夢難成灯前未暇呼津吏問是何年甲馬營

次德州簡管糧張道濟主事同年

一久南去一春還歷盡征途水與山却憶故人清話處隔城相望夕陽間

良店道中大風夜作野泊安陵遲曉風息趨連窩

我行滄景路沙沙夜過亥東風何太顛勢欲欽鯨海盤渦如弃旋駭浪若山崩騰沙口坎斬剝岸形陝官舟浮一艳出沒漸危殆牽夫屢前努舟子失精采無乃蛟龍怒或恐黿鼉鬪合力眠高桅撐地纜而待寧人走彷徨船頭鼓鼉臨相呼酹馮夷亦欲謝具牢狂飆俄爾恬黑雲散其疑張帆下中流擊楫歎欸乃起望惟雙蓬豪氣入百倍向來得失心悠悠竟安在

留別滄州守禦趙將軍詩

臨河高堞古滄州一將分符得上游充國由來好孫子營平結髮漢家侯

骨肉相違歲幾更偶然離合更關情家傳只有龍韜在一卷殷勤付館甥

橫海軍聲震朔庭土人多失舊圖經高原何處藏弓劒落日寒雲莫草青

滄古重鎮也承平罷戍久矣近方城之而設守禦之兵河間千戶侯趙將軍向以才畧被選來著軍事上下翕然稱為得人成化己亥予自江南省親還朝道出於滄而予從女弟適將軍之子瑛故入城相敘者見日姻婭之好喜喜不能已輒賦三絕留其家予嘗考家譜先世有名曰華者唐季父子兄弟相繼為節度使守滄州號其軍曰橫海其塋處猶存而土人訛為知節之墓予因辨於郡志中矚以召命為歸官舟匆遽不能披尋遺跡以盡鄙懷也故詩及之

為趙守禦題溪雲居士水墨龍

除風蕭蕭吹急雨龍子相將乞龍乳隨潮上下不可攖頭角疑能作人語溪雲筆手工不工攄景還思陳所翁早歲安能起民望青天白日驅豐隆

靜海道中地名楊柳青園林頗可愛

柔陰濃過綠楊津兩岸風來不動塵一日船窓見桃李便驚身是臥游人

直沽望海

擊楫中流亦快哉海門春放一帆開五更日透烟霏出萬里風推雲浪來壯志不為龍宅奇觀初識風樓臺行遍歷歷魚鹽士倘有平時出秀才

楊村逆風通夕

悶悶無言黑態態不寐中短篷流沫燈殘歸落百感入幸窺遠月天寒上來風白河三百里羈思浩無窮

通州道中

夾岸稀稀洲渚長野人漁牧自成莊商征競集河西務漕粟春旋水大倉幾簡黏朱依古樹一聲雞喝出柔桑眼中新見風光好直北紅雲是帝鄉

張家灣

張家灣口望都城俯是行人半日程羸馬似龍前去主臨河相顧一長鳴

入都城

十里紅塵馬首翻眼中不改舊簪紳征夫引踏猶稱步了迎僮正及門僕被殺時淹驛路衣冠明日叩天閽往來敢憚關河險得遂私情是主恩

詩

集李絶句

舟中無書偶得李昕江詩集一帙因日閲之遂熟其句所至輙集為一二絶久之得十有八篇因錄于行卷之末

登京口望江樓

故國園林草自芳望中情地轉淒涼行人莫苦登高閣高處何曾見故鄉

途中遇鄭時暘御史赴謫還家養疾二首

遑恩惟待立雞竿豈是明時學老禁身討未諧歸討好一宵清話到更闌

春來新逸漸淒清地近鄉關喜氣生只恐詔書非久下歸來依舊馬蹄聲

自況二首

千里幽懷一凭闌君恩寧許更盤桓朝中未有輸忠處肯便臨溪把釣竿

鉛槧年勤十四年幸逢聖主得攀附老臺從今會戀戀事敏政當居作吏前

東下州堤

泥途漸少車聲滑才得扶昇渡淺河從此異鄉誰是侶月明孤影落滄波

飲揚州萬山寺二首

醉鄉猶可了浮生淪落多愁笑不成若恨俗緣無了處江村古寺偶閒行

閒愁不覺過年光只有醒時覺異鄉不醉多愁醉多病一篇齊物是良方

淮上對月

營生誰在宦中者境勝才知宇宙寬一月解行天一匝索娥心事問無難

〻登泗水亭

青山行盡入紅塵古木亭邊夜向晨書木隔牢難得報我來登亭倍凝神

歇濟寧分水鋪

二江斜入似蛾眉華郭春光欲暮時京洛路長何日到幾人相見不相知

臨清偶雨

一簣務眼伯長迷月欲東生日又西已恨岩山相阻隔不期風雨更凄凄

過柳青村

不知閭閻是誰家開盡無名草木花今日倚闌添悵惘入言落日是天涯

有懷亡弟五首

家園歸省浙江東壁碎珠沉幾日中廖寞笙歌年少夢悠悠無處問蒼穹

淚滴金杯不自知天孫何約是來時騎鯨別後無尋處一步寒郊一條眉

月意悄悄露氣微池亭何處見清暉只應夢裏成胡蝶擬共揚花苦戲飛

風月猶憑似舊清困來終是睡難成相思無計能相見賸訴城頭畫角聲

下有嬌兒上有親闔邊為汝最傷神流年漸共春華老閑說清明在此辰

送康用和南歸詩

吾友郝門康君用和為御史以言事謫知縣于閩凡數年屢以疾告率為上司所沮而君通五經尤深于易精曆法時

上方事于稽古之學聞君名驛召之不至不數月進欽天監正

寵任向隆而君復以疾告願歸田章至再三蓋吏部遲疑者久之

君遂移牒禮部常祿弗自給吏部知君有決志乃言于

上許之命下之日方队公廨中偃然起向 闕謝 恩又明日四鼓從承出崇文門留一僮奴質家具為道里費予往候君逆旅中君迎笑曰其實無似辱

主知而幸得歸奉七十之父以居兒子之長者足以任幹蠱之勞少者亦可以勝耕矣樂哉其歸復何言憶家君尚書先生與君父太守公老友也而予又少得與君相游以兄事君世講之好豈一日哉方幸受

君之麗澤以相成而竟不可留矣家山在望悵然懷思輒賦古詩四十四韻送君之行而并致區區之意云

矯矯丹山雛孤飛直千仞昂昂汗血駒天閑謝羈靷君子賦歸歟使我失朋親憶昔與君友我髮始青亂君氣不可當感激慕英蘭虎闈點貢擢高第發新硎成行織旬間事至若迎刃朝綱固已肅頹風亦云振謫言倏中起萬里竟遭擯終為一寸鐵蹇蹇磨不磷驅馳閩海隅再領縣聽印低首奉期會坐遣民俗順泮澤豈不施晨鼙四更聞翻然徵召下驛騎走方鎮謂君完衣學往往決悔吝行當幾日程書入九重覲衣冠太史氏相顧待褒僑竭從拜

命來寵君寄連發在昔越輪年的的理氣狹炳然倖祿食有待竭忠盡士節難自保我疾可無慎封章乞解紱伏

闕冊三進云臣本孤臣頗欲激芳潤少小讀章編漫識離與震怪物有成法並者殆死物犬馬心弗勝此遐亦太遊偷訏遂臣私賞免負苑舜

言詞既懇切　重瞳乃回盼蕭蕭官解中四鼓對餘燭恭明出都門徒
步一何迅平生幾交游逆旅浸相訊君言幸此歸餘生絕嫌寡松菊荒
猶存庭戶掃還汛兒子已勝耕豈復念寒饑水次分魚租山中樂回畯
稽首荷
天王恩波一朝沒君才識卓犖君志更孤峻永來大夫惟不愧世家飛
嗟彼名利場人或以身徇富貴將何爲幻若夢中辨是非千載後孰是
驚與駭郊亭九月餘霜氣入鴻陣渺渺征車行落葉載途覩送君無限
情長歌以相贐

次南京尚寶秦和楊公述職詩韻

憂國長思策治安遠來微覺鬢毛殘牙緋當　殿知書最清白傳家父
奉實正論敦閭傾四望高眠猶說計三餐老成終遠
君王側雙珮近隨應八鑾
不隨桃李競春榮官轍淮君守一誠典瑞職當
金闕近奉常卿比玉壺清　寵光向晚頒頒下詩思清秋一倍生擬有
頌君歌
聖德樣郷寧似庾蘭成

一食子堂文集卷六十九　一八四　三

都隗臺邊秋日明張家灣裏暮潮平雖違向好開新社分寺官閒就雅
京白雁呼霜先客度黃花經雨待誰來猶自喜有江南信把秋因君百
念生

十月一日進曆　青宮叨預親筆呈同事羅洗馬

文華門啓日臨辨風曆初陳　鵷鷺移衢士分行旗旆森宮燉光引曜
聲遲萬年正朔遵先紀一代規模陋漢儀海獻又開新泰運愧無鴻筆
頌重熙

寄王而勉太守

比聞家君縣中不作近已平反而縣中又有回祿之變轉亂一律
春寄

親舍分明紫翠間夢魂無夜不南還鵝鴻遠隔三千里驚馬空陪上二
關鄉思更深雲夢澤古詩誰繼陸渾山家書擬就賢明府問俗時來一
扣關

送張郎中彥贊省親還蜀

離筵新酒白波渾一棹西還荷
主恩官轍屢經揚子渡家園長切武侯屯塵生客袂身方健喜入親顏
嵩更尊小弟心情亦如此敢忘　天語若春溫

送陸順之赴南京戶部主事　鱗之伯父

征轡紛紛背柳枝喜君今日拜　恩辭短亭殘暑仍揮箑久客多情屢
濯卮署下文章推甲第江南財賦屬留司兩京戶部皆珍選好在諸賢
答歐時
不須揮手聽離歌此到南都僅月過蘐桂再開新府次棣棠應發舊題
阿家常問訊通鄉近公暇偕書積幾多小阮相逢煩致語
東朝盧席侍鳴珂

一食子堂文集卷六十九　一八五　三

把上仙蹤送吏部黃侍郎弟叔衡南歸

下邳城東沂水流水中圯橋春復秋何物老翁有奇術乃此折身張留
侯往事悠悠已千載遺跡寧隨浪痕改莫推授受不可當太息無人繼
風采侯官才人黃叔衡家居不出多史評文章伯氏今少宰遠省到京
無限情懷卷佳人難久住風雨蕭蕭復南去水邊大石堪艤舟予固應
知賦長句

胡忠安公輓章

品秩登三事忠勤歷　五朝衣冠存典禮風俗被薰陶澤國鷗盟解釣
大鶴步遙獨留令德在天不愧風標
憶昔逢君日擬未拜肯庭松筠知節考金石見儀刑命業肯題子扶節
問治經百年山宵威無地僕台星
半隱爲漢用明教諭賦

手提文印歷三城，處處巖棲少送迎。杜筠有雲惟自滿，湘樓臨水共誰
崇未容金華山秋福，且得兼收吏隱名。莫問歸期回深知，笑六街塵擁馬
跡薛

送唐御醫致仕還嘉興

早歲從徵住藥坊，老來納祿返江鄉。閒湖戲處君還記，多少征人請與
方

堂稱如心到處閒，鐵崖詞賦始豐文。還家閒巷逢相憶，種杏高樓
雲

日日門前客似麻，活人心苦總先華。此回秀水城中路，曾道誰曾
家

分得劍井送濮用昭兵部公差便道還毘陵

毘陵東城隈，劍井千尺深。當年葛仙翁，駐鶴留其蹤。有時雲氣落白虹，
出其陰魁村與碩藉東鄰人多歆。濮君兵曹秀，家住此水浮來撒向江
〈全集卷六十九〉一八六 一七
南薰風吹露樓安所載，老母甚遂平生心。願聞井中氣歎歎，發自今願
保忠孝期為子歌好音

寄王而危大守

曾住山城僧待親，一樓瀟灑浩如春。通家舊識師友雅，會情忘論主
賓。南望不□□□□北來惟有月隨身。□□閒卻憂思仏□□君今思起
舊人

寄孫樓侯子戶侯

轅門開近敬山阿，日日投壺草雅歌。養士漸能諳□□，遂時全不用千
戈。萬□長□，閒心何壯往文□□語□□□記前時相別處，一□□
繞臨河

題小景寄□□

拍岸紋溪水不渾，一間亭子傍松根。披圖□□之山下，□□□□不
村

榮壽堂為會昌大傅公子錦衣賦

饑尔鄉中鳳山秀孝我
景陵縣大母慶源衮衮生公侯，忠孝承家勳元勇。年逾八十餘鬢
如髮容顏如朱顏，□□謝兵拳。朝請出入特許乘安車，
手詔將來詔者德，賜府譚譚。帝城北錦衣公子開新堂，日領孫曾
候顏色。優游已似地行仙，根背喬木上參天。講輝史局從公舊頼保
勳名到百年

邢侍郎居敬挽章□□□□從遊

早負紫清權，歌□□□獨□□□，空餘易學傳三朝，無復官名男
兩京清白已堪書，太史經綸應未了。平生相如老去人，爭□分踢無緣
□節隨
及盧壺

寄子老千戶

老去將軍最好文，出聲名字久相聞。幾人□面觀春色，十載思歸隔春
〈全集卷七十七〉一八七 一七
公延客酒方應自製，遊山詩韻好誰分。役不得□□報何日借魚寄
水濱

分得潔疏供餞為黃嚴謝良溫孝子賦

采。圃疏翠堪把，頭不污逆水清灑晨炊，又過午炊來長跪奉盤供膝
下。於乎奉親易說親難，愛兒不脫儒生酸，藜藿到口皆成歡。

題蔡揮使所蔽林良雙鵲

老不長松半空起，影落君家素屏裏。枝間雙鵲不飛去，似向高堂報君
喜。涼風曉入庭戶清，主人坐對兒有情。眼前豈獨惜珍羽，耳畔忽疑聞
好聲。亦有姑姑白頭鳥，相顧聚東君相保。廣東畫史深可人，生態無窮
齊難了。主人堂堂氣壯夫，喜受文士相追呼。征蠻不帶嶺南物，木食之
外惟此圖。堂下有兒堂上母，客至拎圖飲醇酒。呀然一笑共平生，槎向
將□□何有鵲兮，兮不可求。願君身比張梁州，不須椎石取金印，看
尔生封忠孝侯

重慶堂壽戚晚孫錦衣續宗父子
誰似侯家得慶多畫堂歡動壽生歌椒蘭曉接地春難老橋梓凌空翠不
磨膝下兒孫爭戲綵門前冠蓋匝鳴珂由來積善非天幸銅狄摩挲數
度摩
衣錦相承父子身都城爭識
帝家親閥宮那得歌周雅日三徵會聞降甫申王露金莖延暮景錦筝銀
甲調長春一堂 恩壽皆誰賜祝手當天仰
聖人
調延撫宣府張養正都憲
烽火中宵徹塞明曉提精騎出邊城黃雲白草劉家若從此胡兒不敢
行
送沈行毅舍人赴南京武選員外兼簡李應楨
與君相好十三年史祠曾同翰墨筵好別不堪[illegible]手處西風苗葉滿[illegible]
川
鄉園咫尺家書便官清高史清商國詩留成集解看君題編林陵
山
近來北闕揮毫手建作南京武選郎短李相聞煩致語字裏詩[illegible]續新詩
債
送蕭文明給事赴謫
滿城風雨作深秋一櫂憐君向遠州基省賢時無論官郊亭今日倍離
愁一家飽睡皆 恩賜萬里江山足勝遊天與高才終赴 闕莫將詞
賦弔湘流
楊孝子哀輓 大理之父
今人冠服古人心處士當為世所欽但異眼看家處遠不知身閑歲華
深 九重雨露綸音換一夕風霜節氣沉至性却疑元不死桃墳松竹
晚森森

何處悲風起墓林經年崔草鉢池侵兩兒久抱啼烏怨一老能酬負鶴
心瘞玉銘垂千歲遠嫁黃 恩入九泉深惟東士女知潛德不忍重瓣
雜露音
虎圖為艾光祿夫錫賦
於菟何由此中伏白日寒雲靜山麓爬草間百獸未全藏回眸應知不成
熟玄尾空回七尺長金精半閃雙星烟有時獨步出林莽一聲長嘯千
山靡只圖當道大羊空豈為平生食無肉良工寫此有深意頗似高人
卧空谷投身擬結歐寒盟上有長松下脩竹雖云不動爪牙威已覺風
凝蹤不見亞兒之驅欲走不敢黃昏傍壁屋所青蒲真乃知此恐是
當時溪上放綴思把玩發孤吟忘卻寒房集寰續都城廣廈接棟守入
眼定知無此幅千金可得畫難傳好事誰如漢光祿
慶孫錦衣賛
世將家聲藹 一全集文集卷六十九 一八 九 一本
帝都老成逐拜辨金吾由來 龍數逐千載文有才名敵萬人
仙仗匡行朝佩劍 宮城宿衛夜分符他時留取勳猷盛會續麒麟閣
上圖
分符先守壽致仕謝太守 喬治叔父
不待應中書滿願急流說見賦歸田黃堂履換二千石白社初過六十
年心靜自堪娛晚節眼明猶足了殘編池魚庭草平生樂底問仙人葛
孝先
送義門鎮巡檢李廷用 文達公從子
西風殘暑候難從策御長歌寶劍篇辛苦攜家南向望恩榮隨例北辭
燕飛揚驛路三千里喬木人家五百年想過故鄉先駐馬古槐秋熟酒
如泉
題院諭柏庭佚城相堂偶
海棠過處佳人紅只有游山興不同行蓋却疑家任眼出門隨步任西

東
此心齊製綺蓮奏衛譜貯陪　鶴鶴水退食自公無一事亦心長對海
樞開

威鳳南飛曲

有虞聖人開明堂垂政師作垂衣裳功成治定天降祥一日三鳳鳴朝陽羽毛五色雲錦張兩鳳翥翔　北闕旁一鳳鼓翼天南翔鳳乘翹三嶠大江烏臺高聳千尺強翠竹有實蒼梧芳十圍古柏相倚飛寒霜凋兮庚止居中央坐令喧啾百鳥收其吭觀者四方如堵牆聖澤滂王道昌千年一運遭明良他時麥風會道門闕上和鳴協若不可當願操彤管與尒賦樂章再拜稽首獻我
皇九成雅奏重鏘二三鳳之名傳四方

咸録王公克深之赴南臺也實與南海戴公子容四明屠公朝宗並
命一日拜三都憲朝野相慶以為得人僕於三公為同年未契故取兄於鳳以為克深行李之贈焉

送鄉人方文旭南歸　貢士依之叔

煙花雖盡勝遊情又逐車聲出鳳城幾歲住節投旅宿
聖朝元不重商征大方家世當年盛小阮功名指日成身到故園秋更好環山蒼翠落簷楹

巷字韻和揚雄新調　陵之作

學館蕭蕭晝掩扉西風雲散不成陰與閒且遂鼻芳歩才拙難將倚樹吟宦京每傳三試録家聲曾畏四知金　陵初度聞高詠不覺山城滿巳深

賀通政沈知事父靜軒母陳氏

有子通朝籍遺芳祖汴州靜便時行權良自明處行不惭張仲文雖無隱接懷賢人共指石層嶺東立
沈郎賢令母原自許溪來閱世仁人壽持家列婦才香雲飛不返遂竹死難哉愁祇流芳處錦詩處留衣

六月廿二日大暑坐堦西桃樹下有作

門外炎光熾堦西一徑開殘陽餘古屋涼吹發高槐鳥與人俱樂詩隨景自來無因邀破衲童子進冰梅

送劉尚質舍人乃兄還巴陵

鵲里家園莉未荒一舟随雨下宫河歸時夢入東川近老去情於北阮多鄉路有盟秋未冷實鴻成陣夜初過巴人倡和真能事贈別慚無郢上歌

黄浦歌沈尚質廷美母夫人

黄浦之水緑沄沄跳盤元白春中君浦口誰家起華屋門中寄稽垂蒼雲行甚之母烏溪女何稽時時聽白字抱孫飲水七十年六月高堂不知暑上流可釀崑崙英下流可浣芙蓉裳臨風再拜祝母壽願似東流洲水長

次山東提學畢廷珍僉憲見寄韻

承遞郵筒到集仙宛然高韻繞吟邊彩毫香動烏臺柏秀句清分玉井蓮東魯化行新士館曲江人藏舊宵筵尋常離合渾須計共惜平生報主年

昌平寓館再用前字韻

蟲蟲遥岑排翠屛將羸馬過城陰青山郭白飾逢新土彩筆花殘緒巷吟風細擱聲清掠玉日斜林影淡搖金孔庭衍孝生山思一徑無人草自深

送劉振之還常熟

文章西漢前賢才術防儀秦利器終逢主奇謀已動人詩成鄉國夢來帶
帝京塵得意重來日名聲十近隣

題謝林長大韶先生雲山障子

抜地蒼山幾千丈九嶷山色照林莽群峯爽嵐青冥中萬里雲開霽路

學山回徑轉得佳處築室何人據高壤古否參差接棟流虛窗返迹臨
風敞別圃長栽巨勝花閒門任結蟏蛸網桃源渡口短橋通一派谿光
斷歷缺黃鳥交啼兆樹濃白鷺低飛田水長幽栖彷彿晋朝人東峯蔦
巾被輕鷺世途萬變了不知俯檻圍碁事閒傑相持猶似未忘機苔向
盤中軟銖兩林間暑氣不勝薄羽笑何由更添爽童子手供朝暮飧和
露烹葵足齋亭檻外芳塘五里寬一園種作蓮花蕩與茶爭欲隨所之
預有家人權兩槳香聞熏爐共一船水氣絪縕識肯恍逢村雞犬互鳴
吠落日漁樵自來往巖阿疑是古赤城高旆招搖出天上樹頭隱約梵
王宮幾杵疎鐘送微響仙境寥寥論小大茅人家不異東西溪生綃咫尺
意難窮俯覺周郎畫壞賞學士先生太傅孫方寸之田似山廣少年奮
起大江西落墨題名首金榜經幃史局最蒙 恩不獨詞章在忠讜鼎
鉉終期此日調星扃方增後人仰東山別墅有高情未許拔興動遐想
僕家徽之望敦有晋循吏梁忠臣之祠第在焉士人嘗吏名黃
以蟬巢藏之奈森龍籍至今僕近復暫藪之號而論長鏡川先
生作十絕并一僕亦未敢以為是也謹次韻隨章奉答兼終教之
敢因一字浪雌黃自分嚴於斧鉞霜只有地靈知此意年年風雨惢新
皇
廟中人物氣如生正字分明欲正名汗皺但知當自流高詞元不討誰
精
賊巢能識箴中文亥豕寧無辨幾分珍重微頭賢父老果然嫉笑却秦
軍
璞也全身朴受誅儒宗然復勝儒仙芝正作諸我肯何妨新黃血滿
衢
難將疑以辨金宗畢竟將黃字不同黠流關心生殺處豈應無語過湘
叢
王謝墩名一任誰故園黃竹我須知金盤爭屋楊家東此說方應是可

疑
勝地家訂自不該豈嫌與隸愛公台片言抵欲求今是何姓非從古聖
求
軒皇何處有丹池遇仍黃山踞歙縣墩與此山元脈有靈應笑客何
為
篁竹無一閒居并何墩寧欲是家李如言實會名非重應笑入間復姓
家
姚昌忠良一派孫筆鋒常欲討無君不忘祖武思繩處第一當從此地
論

題畫冊四時小景

流流澗中泉依依道傍柳塔院午鐘聲隨風出山口
岸北玉泉水携琴訪幽微入城山下路一任早塵飛
岸閣最宜秋況對丹楓諸儻儻麋鹿群誰為傑誰主
一夜溪山雪乾坤似玉壺後篷孤舟裏佳境入詩無

謁 陵過土城瑞光寺候李侍臺同行

日下土城根荒猶古寺門木聲墻外急人影樹中繁路斷諸關撤金元
一堠存可人期不至馬上共誰論

道中

年年來作朝 陵使處處留紀勝題傍水人家隨遠近入山神路隔
東西日高午后炊煙熟雲散秋城望不迷遙想向袍新寓宿廟門高樹
馬群嘶

下 陵與李學士宗閔之聯句

陵下西陵月露冷李啼心偏逐馬蹄忙迢遞忽轉行宮右程佳氣猶
瞻紀殺方老樹幾枝依拂檻李秋風一抹遠侵裳昌平未到東方白程
咫尺從山萬里長李

贈李士敬錦衣省其夢中舊韻

相門才子好談兵寶匣長開一劍鳴霹靂布巳百平寇策凱歌頻奏入開
行古稱世遠近新譯仙李春深發舊萌珍重百年文獻在好將忠孝答
恩榮

李侍壺宅署夜

廣庭寒月看猶暴正當軒穴吹梢頭殘跡星棄輝翻鳥鬣思春詩壁
市聲煩此夕行窩夢遠應入故園

王封君象乾 亞卿廷貴先生之父

關苑万瞳似水清正宜高卧尊松齡金莖忽盡仙人露玉宇空啼處士
星李白騎鯨遊未返莊周成蝶夢難醒煙霞痼疾雖堪療月日遺風尚
可聽歷從詞垣輕白雪及門聲價起青萍教修嚴勝師儒館鄉約公於
守令廳慶重三朝鄉長謝手山間丘壑自忘形廷交屢結新詩興睦族重
開舊譜亭作賦不慚心似鐵守箴能戒口如瓶階前蘭玉人爭謝城隅
共審王換丁悲入夜闌魚釣冷坐看春盡鹿車停歎郎泉下風中燭吊
客魂銷雨後鈴寰寰年光嗟化鶴鰥鰥身事等流螢手安彷彿性餘書
手澤分明印在庭百歲難酬鳴鵠志九霄先淚鳳凰翎朝行漸已營三
尋家訓由來本一經牲器幾回供社廟絲綸重疊下
王廷社中擬入
先生祀家上還勞太史銘楓村落霜天冉冉蘋花搖日水冷冷懷賢定
有觀風使下馬時來問典刑

送象山凌尹汝聘

象山山下舊名疆美子承
恩握縣章到日擁舟潮水白行時吹馬早
塵黃可堪拳撒人千里正見憂民
詔十行老學平生須大度百蠻高
蹋看騰驤

題四美人圖

琴

綠綺初調曲未殘幽情脈脈賞音難不嫌兒女聲相昵一鶴長鳴繞曲
闌

棊

玉手頻拈欲下遲芭蕉紅日影將移錦棚兒共金絲犬閒逍輸贏兩不
知

書

倦來携手下階行共讀周南幾句成庭桂香中無一事閒聽公子擊毬
聲

畫

促織場邊爽氣新彩毫輕染墨華勻香閨不受千紅紫只寫青松與翠
筠

次韻寄松江張隱君 侍御廣欽之父

丈人處士號星餘張老猶堪戴後車燭目錦雲盤一詰隨身明月動雙
裾君門擬上承恩頌官合時翻訓子書暫出還歸應有道不勞猿鶴
怨郊居
都城相別幾年餘何日追隨長者車舊語有緣陪玉屑新詩無力報瓊
琚山中酒熟長開社海上鴻歸一寄書白髮寧能忘
帝力時應飛夢遶
宸居

詩

出班政門渡濟川橋行南山脚逢梅

風吹晴色曉初開春入郊原綠漸回華稱尚餘班政頡冠冕誰復濟川材舟隨寄浪奔騰過入拂煙霏下嶺來忽有異香生眼底野塘斜映一株梅

斗山宗人汝翼率族衆迎予于世忠行祠是日雨斗山以其所居之前有山如斗覆千形故名

世忠祠下綺筵開一族相隨更我來别久從論新舊雨情深雖云汲深石好山留得千金賦異稱米來異不易栽當地百年今未然後生當有出群材

大雨雪過黃茅山奚知州克寬邀宿

過過石徑入林深來到黃茅力已殫鳥啄不禁泥滑滑話然如穠宜 漫劍溪與畫正相宜返蜀道就成未是煙火堂中知不速主人邀宿有吟嘯

度扶車嶺將至大坂會汪希顏兪憲

允伊孝頭一線徑東風殘雪尚寒寒衆峰可入高詩山色直開宅翠解放散程正今共盛麼當作發此分停一言雖未能成約賓主誰當眼倚青門

小試三寶寺寺碑乃黃秋江處士立張國公張珪書

何代精藍境門當水閣虛煙迷前賢宅安鎮張公書因含春蘚在人家劫火餘不堪山下路橫不凝眉顧

大坂行一首奉贈汪炳君夫婦辞竟其子兪希顏

大坂之山多檜松大坂山水多鶴鶴采山釣水無異姓只有汪氏稱名宗汪氏之先不王于晴亂元能併終始後來亦有唐端公遂與州民共生死州公廟食八百年英廟何此人三千出者或者猶有消往往

并力田園來稅學雖堪數一族成推兪憲父父耕千讀兩無慚郎吏深闇有然班當今天子明年人每下恩典旌賢臣九死抗儼維莫仕高堂五采明絲綸我觀汪氏愛不已料第聯翩一時起叔姪兄弟凡六人冠蓋如雲照墟里大坂水清山更奇中有汪家舊居基他時添取石翁仲為爾重書先德碑

題汪處士四禽圖

春風海上桃仙翁託栖止莫塚千秋花留結千年子

倚遍青蜂翁飛來一枝託回首塚山茶花花落落

有鶴名碧梧無花鶴海棠依依留不去顏色兩相當

娟娟蠟嘴鳥挺挺當風立針臺一枝低寒梅凍無力

大坂往返得詩十絕

觀文公與內弟程允夫手書真蹟

新源家塾東師生中表姻親本弟兄物是人非三百載一緘殘墨兩今情

觀尚書汪文節公真蹟

自代鄉邦有此翁每於青史策遺忠片言隻字溪珍護留取高風配魯公

觀雲陽李一初先生真蹟

前人往往愛鍾王才大翁毫每使長頗炫一時文翰譜風流猶欠李雲陽

初識黃世瑞

倒峽詞長立尚稱幾憑家雁寄都城相關千載今相見一夜論文及四史

汪處士士桂索題絹山仲洪別抑庵記

洗馬文章與誰成可人能慕抑庵名小樓對酌殘忘味無限停雲萬里

情

端公祠（端公汪氏祖也諱宣仕唐為御史大夫今猶史文祭勿惠希劍皆其後）

大坂頭緩廟開端公花火百年來一時孫子能繩武蕭同登內外

臺

觀

高廟與樞密汪公手書真蹟（樞密諱同……）

午夜紅光燭斗寒人間驚得

御書看當時未定君臣禮相覓

先草剎茶難

觀容峯先生存藁（先生諱……左春坊左司直郎也）

兩朝遺書墨尚新立言真不愧先民後生學問曾何似也作

青宮輔導臣

汪希大走送予至翻溪上

君從城郭幾時還知我有與夜過山多謝有情思聽語五更追送到法

灣

小憩汪口餉上舍俞後家

汪口人家雞亂鳴一樽那盡故交情門前溪水能相送隨我西流直到

城（婺源水西流入浙江入湖）

文公闕里謁後有作

洛水初傳道已南後生何幸此瞻參一時氣數符灯井萬古儀刑仰斗

巷處鉅斷碑餘劫火山園新廟擁杉嵐正心誠意言猶在三復無能祇

自慚

予過婺源宿萬壽僧舍住僧敬公有望雲思親圖求予詩因為

下一轉語

朝看雲出岫暮見雲歸山雲本心正與雲相閑如何對此生念見思親不

覺傷來顏佛法無生亦無死割愛先從二親始上人亦有望雲心莫學

瞿曇別親子

丁大尹樂年手書壽僧舍

行與五日到星源攜手斯文喜晤言門掩夜燈初下榻庭開春雨正當

軒僧來供茗饒風味客起投壺離笑喧知是政成多暇日幾人能却簿

書煩

離婺源留別諸士友

僧房連日附春霖款款難勝別意深惟得三書今夜話古來流足也甘

心

道中寄婺源陳教諭

星源人念吾得良師桃李春風盛一時若遂廣文惟淡泊無經營業盛

利情深問我紅火酒和吾勞君白雲詞擊重雅樸剝處衣橋東下兩

絲絲

古荊渡

古荊渡頭春水急古荊渡下春泥濕風吹一道雨收痕黑壓西山雲未

入鄭守能開竹雞有約茶逢西行人道上亂相逢雨裡脚無聲

脚濕

節庵倪先生以經學顯于鄉既成其子進士爲御史又

出其餘以淑鄉之人其在鄉雖耿耿馬之予過婺源適

先生之廬尚遠不能往拜漫成一律奉寄

鶴髮朱顏笑語溫陽居遠在水雲村諸生又立尚書館一子新開御史

門卅載鉅鍾堪述老歸不負情持承日傳雖誰復從見在借樹無因

聽一論

夜宿大茨嶺下對面禪師老坐有懷

往歲紅塵京兩時嚴霜今夜青山中初請夢京闕人生無定止出

處心自知起坐耿不寐山鳴空擁衾懷千載人小范不可作豈無天

下憂敢為一身樂行年將四十於世無所聞絲萬斛

君龍歸卧衡山雲

過五嶺

覽勝心雄力未疲不愁雲路轉逶迤上當難戲捫參處下抵虞淵取日
時尼斧有靈方可鑿畫工雖巧竟何施我來亦乏驚人句未敢題崖與
鬭奇

途過千山過雨宿以章宗姪家

因過星水路重宿千山堂旅次晨炊晚宗盟夜語長除晴無日定來往
笑人忙塵鞅何時解同傾竹下觴

新安人以析居為常事獨吾千山宗人周生兄弟同爨至今可
嘉也其家有集義堂予為之作歌

堂上羅千山堂下五城水爭羨君家好兄弟紫荊根固踰百年棠棣花
鬭香千里嗚呼弟兄如鼎足那忍相傾覆且保終篇留嘉寄言直
上君家堂

雨中訪黃世瑞于古林 世瑞但子嘉之先嫡 〈皇明文集卷七〉

官路東來一徑斜不辭衝雨到君家古林藏久饒松子後圃春深長菜
花為惜病身初戒酒欲清吟骨旋呼茶何時遂結青山社擬與幽人閒
藏華

三月二十六日南山雨中晚歸

小駐肩輿野水湄輕雷將雨醒花枝板橋中斷春溪漲竹筏迎予晚渡
人雲氣黑催詩思還江峯青入畫圖句來時剩結漁樵侶少答
君恩便乞身

希仁宗賢來自逕過春霖不已三月二日私喜邀同至南山小
酌時古林黃世瑞與俱

幾日春霖出未能凍園新齋與甚乘檐櫚鳴當星麥香家綠櫻
勝古渡喚舟頻對老花不開要得良朋有山入望多佳處杖策何時約
共登

新安舊有二程先生祠侍御提學吳公充誤許修復之偶於
婺源陳簡教諭處得充謙往年過博野祠下之作因借韻一首
奉寄

伊水淵源出未窮故鄉尸祝禮何豐能崇命世真儒廟全仗分司御史
功侍見門墻登士子豈徒伏臘走村翁他時勝蹟書圖志定把新安比
洛崇

春草便面為汪思恭題

趣在窗前不剪叢從池上初歸但覺光風到手猶疑晴露沾衣

清明前一日至南山

一夜春溪落漲痕不知春色徧郊原青山麥隴東西坂流水桃園上下
村晚跡千螢棋客過禽聲如答路人言舉頭不覺先塋近兩兩喬松護
石門

贈新太守王公 公名哲起侍御守廣平昌陽二郡今易地新安 〈皇明文集卷七十〉

朱幡摇曳入新安夾道雖呼老尹冠初政欲隨春雨足先聲猶帶舊霜
寒人傳遺愛仍思寇自幸疎慵久識韓香取名增循吏傳紫陽山色共
喷玩

新推府陳公良至任以久雨邦允趣宿有傳其詩章至休寧者
因借韻奉贈

苦雨連門只自開殘廷思見愛之頒對橋水力頻增漲石路苔痕久上
蹊入境便聞誇傳重賓垂能蒲灑書簡錦囊賸有新珠玉一夜流傳到
碧山

三月二十六日壽邑十戶八十

蘇門齒德重新安顏色如童髮未殘秋水深藏三尺劍春風仍試力還
丹佳辰謝客心能靜老境看孫步亦難頻把莊椿祝君壽八千秋算此
開端

題宗人貢士典所傚宗畫

義陽人物渺如煙畫裏雲山尚宛然珍重舊宗收拾在風流如生本家
船

飲張揮使家觀戲
牡丹花折柳絲勻雨後高堂不動塵弋調豈關中令府家庭春暖客情
真錦棚曲奏溫州調銀箏香傳采石春為重雅懷分席晚不知明月照
歸人

宗老學可世居歙東關正統中先公來使新安學可嘗遊余其
家南軒同卧七日今且四十年矣重登此軒為之惘然
咫尺東關路不遙先人曾此駐星軺阮南有譜通三族異代多情共七
宵過隙時光驚迅速對窗山色尚岧嶤感今懷古心無限郢曲難成酒
易消
劉揮使宅在南城下新起西樓予將題之曰攬勝先擬寄之
危樓新起傍高城放遂紅塵眼倍明一塔穿雲當砥柱四山飛翠入簾
〔篁墩文集卷七十〕〔八七〕士
楹吾伊夜課兵書讀興貌時分武隊行何日畫闌重徙倚彩虛濃墨為
題名
題宗老文彬南重軒追和劉邦彥韻
水色山光聚一軒飛塵全不到吟邊華宥勝事身能縱縱橫主僧客來
賢石鼎香消永日朱絃聲妙入鈞天老來心地原如水且把蒲葵壁
上懸
予成化戊戌歲蒙　恩省覲取道績溪入徽城今五年矣復行
此途愴然有感
再出東城思惘然青山依舊繞長川畫遊追記承　恩日屈指浮生又
五年
過新館鋪宗老青岸邀宿其家別墅岸嘗從征湖南有戎征
圖卷今老矣喜長生之說併託其要領
水圖村郭倚扶疏宗老相留興不孤吮紫類華仙授籙壯年心事羨征

圖旋開酒令諳鄉俗細剪燈花說
帝都他日壁中應憶此可勝清夢繞[illegible]兒
飲孫揮使家別後有作
相見勞君兩日留重看儒雅異凡流家藏譜牒從先祖世業今猶似列
侯客舍賞春看打馬軍門防夜聽傳籌入方無事征書少應得青門坐
歙州

過臨溪西渡二石橋橋皆孫氏所修舍康寧記
幾水同歸一水東行人常此嘆途窮山腰路近通三台波面橋參差卧兩
虹刻石深慚史筆擬金誰繼濟川功孫家尚義真難事儻得方詔滿
歙中
留題績溪仁里程氏聚慶之樓
仁里之程與予同出相如有通軒處士者訓其子貢士傳及弟儒
翁毋析居作聚慶樓以處之予過仁里貢士宿予於此樓見再日而
〔篁墩文集卷七十六〕〔八八〕十
去因留是詩
績溪東南來遊望古仁里中有程氏居隱隱入桑梓緬懷通軒翁吾宗
百世士眼中聚慶樓遺訓耿在耳三男如鼎足箸是充家子崇坊瞰村
落華構照山址秦森久初晴一揖為予啓登堂父兄樂稚戶兒童喜開
奩扣宗牒張燕出肴醴夜下燈火明語笑未能已憶當百年前同飲相
湖水今夕乃何夕會晤復自此聚散安可常保泰在崇禮丁寧願同人
羽觴篤無始如明遠川流長思慎毋斯擬
貢士佐稱生子彌月予適至焉初予以詩壽新安千戶于翁八
十翁以錦帕為謝因以遺兒用為壽詩之徵
然錦一幅錦雲紅得自新安八十翁雖俾犀錢拜王果稚兒選壽詩與翁

同
蒼源有汪王祖禰司馬墓及王廟廟後有綠蘿亭有石洞用故
侍郎朱大同先生韻示同遊仁里諸宗人

千載吾王此舊都登臨流水綠成湖斷碑在龍秋雲氣長劍風塵憶壯
圖山陽遊亭開綠照雲封仙洞似蓬壺聰雞英俊來應慣路轉峯迴不
問途

未至普照寺道中作

石梁灣曲水沉沉路小峯腰半不禁風外茶煙知寺近雲中雞唱覺村
深病多宜與山林福才薄難勝利濟心且為漁樵增故事臨流先續采
芝吟

遊普照寺觀石鏡相傳黃巢過此照其形為異類因縱火焚之
久乃復明蘇子由嘗有留題石刻今不存矣

高崖直下如削鐵不識何年鬼工截巧令中有鏡光寒萬古照人長不
滅綠苔半鎖蒼藤封霧雨不蝕天然銅硬家奇巧作幻境鄉近使起空
王宮四瀆浮石曾充數明者何妨堪作鏡王邃山碑古則然此論行時
衆万定頗聞巢賊窺山城震駭一旦昏其明救亡又已殺豺虎何惟照
出非人形我來適當春雨後老僧立語要徊久小蘇留題今已亡惟有
遺詩在人口東風颺颺吹疼顏笑復摩挲對面有山靈可解知人意照
見胸中一寸丹

仁里宗姪素時日侍予于聚愛樓又從遊石鏡諸處勝地情意
勤款與他宗人不同時予將東修續宗世譜且欲編石鏡古今
題詠以素時之博學好古也兩以屬之素時其尚有以副予之
志哉

年來常動竹林思一見偏憐海鶴姿古寺芒鞋春晚日高樓燈燭夜談
時統宗再續篁墩譜紀勝新編石鏡詩知有才堪討約典魚相寄莫
相辭

遊問政山至興道觀山乃羅真人修煉處宋

董嚴初試舊輕紗緘領穿崖一徑斜霧裏樓臺成海市雲中雞犬類仙
家欲使風味頻供晉未解春醒只喚茶諫議真人都不見獨留荒塚對
繁花

遊白水寺寺有池水四色

幾曲晴紗不受塵望中雲近綠楊津峯腰屏足疑無地谷口聞聲忽有
人靜參寺山青隱隱聖僧池水白鄰鄰同來宗契兼鄉契病酒無妨更
一巡

遊水西太平諸寺

勝日須行樂聯鑣過水西桐花斷驛裏松樹隱招提碑月難尋在披雲
鐘色迷老僧談故蹟隨處可留題

遊紫陽山尋許宣平金野仙二真遺蹟次舊韻二首

屋踞蒼崖下人行老樹顛舜詩敲翠竹消醉飲清泉歎出黃牛背飛
白鳥前靡經猶未洗結社在何年許宣

一峯孤聳碧摩顛琳館遥當紫翠間衆鳥日斜雞唱晚松庭風靜鶴聲
閒軒轅丹灶惟餘井太白詩高可配山吟罷未勝天漸暝輿隨流水不
知還

遊萬山觀

何代迎仙地高低掇起樓東明先得日西望最宜秋帆影林梢見嵐光
腳下流道人吹鐵笛飛思遶瀛洲

贈程都紀宗貴宋相文清公之裔嚴有先世誥牒

住是真仙宅宗傳舊相家綠綸驚歲月樓閣倚煙霞散局敲棋子輕甌
浮茗花不知歸趣晚高樹集昏鴉

贈劉太古

瀟灑劉太古絕似鮑參軍老去詩還健情多酒未醺跡疎縣亂雪長嘯
遏行雲何日開春社巖花約共分

因與予文遠鄭時清同步東城上晚歸得詩六絕

越國汪公廟觀唐誥

烏聊山上越公祠香火分明百世思留得州西唐誥在紀年猶是太宗

時
東嶽廟後觀洛星石　二
嶽祠園後見崔嵬玉立亭亭一一一徑迴手揄碧苔供徒倚不妨同醉竹根
盃
傍溪寺晚眺
寶坊高出舊城東百里山川一望中竟日倚闌題不盡夕陽返照竹林
紅
丰子山問
高廟駐兵處
石址猶存舊將臺青山如在畫中開至今草木增顏色知是
先皇駐蹕來
天寧寺觀枯杉相傳五聖化生于此樹上
枯杉如柱倚天長云是神人此降祥欲借圖經詢故實定應何似古空

桑
楊氏祠學觀司寇先生遺像
廊廟平安太逼真追思言笑轉傷神一時先友凋零盡不忍重來揖翠
珉
宿閘口畢氏三絕
山園華屋水當門喬木森森綠護村白雪調高人和寡風流還待畢公
孫（畢氏之房曰郁為儒學生詢昌言其居乃明曾種故宅）
秀水城東學士阡寸心常逸瓣香前問君當日曾相見承指流光二十
年（郁之父曰炳勇翁舊事嘉興及見先學士吕文懿公）
方瞳炯炯髮絲絲一一每日山中賦采芝有約來成同甲會因君無限望雲
思（丁丙勇翁與先公同生昌今六十六歲矣）
與閘口臨溪汝川三族人同登東塔眺望楨中丞公起兵拒
黃巢處晚宿巖下方興寺與汝川宗人逸民用光聯句二首

家山來與一來遊（逸民）偶從峯頂日未收（良劼）碌碌文字磨將壁（用光）
殘鐘時起梵王樓（克勤）寄雲石灑雜少合（逸民）過雨林餘夏色流（克勤）
吟餘空隨歸馬散（用光）天風吹袂颯颯（克勤）
東巖二下古招提（克勤）四面陰森竹樹齊（逸民）山翠入簾朝過雨（用光）
紅煙拖樹午聞雞（克勤）老僧延坐勞清供（逸民）詞客留詩續舊題（用光）
話久不知鳴曉鼓（克勤）暫分禪榻伴幽棲（逸民）
飲汝口宗家語入偶賦
流水濺濺石路平幾年難來約初成古芸繞架香還盛喬木當門老更
榮孫隱不驚探虎穴忘機偏解結鷗盟斜陽未盡漁樵話別竹題寄
此情
端午飲汝口汪瑞家憩記京華舊事
紫雲溪上作端陽忽記前年滿座傍分文特頒宮樣虎符專時出上
供年年絲繫青鏡（鳳霞裳扇同風帶御香極景不堪當歲月媿無才）
報
君七

雲水山房（汪君瑞之祖隱世居雲溪鄉人因其所居曰雲水山房水右雲溪之峰詩以申之）
枕東雲溪上濯足雲溪下由來故王孫却是忘機者仰看鳥戾天俯見
魚潜淵欲悟動靜理日到雲溪邊漢雲時卷舒溪水可磨揭珍重溪居
人斯言或相契
集古八絕
汝口
二水中分白鷺洲人家多住竹棚頭眼前有奇道不得長夏江村事事
幽
贈汝口諸宗人
文武衣冠異昔時里運所從總能詩東園載酒西園飲總賴扶吾隨所
之

贈逸民用九

清風明月兩閒人何用浮名絆此身閉戶著書多歲月野花啼鳥一般春

晚步雲溪上

山徑經過滿徑踪閒來無事不從容白沙翠竹江村路雲碓無人水自舂

夜宿用光南舍下

門外青山如屋重嘈嘈虛枕納溪聲怪來詩思清人骨欲化西園蝶未成

謁忠壯行祠

松花風殘廟門開百畝庭中半是苔憶昔千秋一灑淚安危須仗出群材

拜端明公墓

死過高塚卧麒麟曾是良元花下人人世幾回傷往事碑文才見消埃塵

望嚴將公墓

流水濺濺度兩陂族墳三尺近要離鳥啼花發人何在一劍曾當百萬師

壽榆村宗老以順義官七十九歲

人生難得古稀齡況乃重君九度齡慶衍芝蘭盈謝砌義沾恩龍出兗庭春歸往我心何累飲唆無人體自宇瑕筭定同師尚父榆川山色共青青

宂山汪處士世寧留宿于適行事舉歸別後寄此

越國勳名重有唐宂山家法冠諸汪主人有道留鷗社子姓無譁列雁行李白擬嘗新竹醞陳登亦掃舊藤床兩懷不盡依相別咫尺停雲萬里長

黃坑寺 有程氏祠堂中塑程公太守忠壯三世像又有周王廟寺主療疾者大嚴之

一塢深深竹樹長梵宮遥枕碧山岡殿興屢換新碑石俎豆猶存舊寢堂為祝慈齡參佛母敢將詩病叩醫王清談未了匆匆去不盡毗那一瓣香

率口族人燕于世忠行祠

忠壯行祠率水邊錦屏銀燭夜張筵祖宗望出南朝上子姓分當北宋前談塵頻揮人似雨勸籌交錯酒如泉相違記取重逢日萬里鷗波解綬年

黃石謁太母廟 即忠壯母夫人之祀

黃石叢祠在人傳太母名子功全故國神鑒定佳城香火千家盛冠裳八座榮閣儀誰有此瞻拜不勝情

飲率東族家慶 率東之先曰仁建與鳳林朱學士應夔善書作累世家譜敘載新安郡志

路入方山一里強百年程氏率東房數椽千出朱隆隱家法多宗鄭浦陽庭戶各分喬木影圖經猶帶舊書香花前碁局燈前酒無限宗明盡夜長

題錫山孫王廟

錫山有孫王廟相傳祀吳主孫權予竊疑權僭偽不應祀法當是權兄長沙王策蓋策受漢命為討逆將軍屢平群盜時曹操挾天子都許策將舉兵襲許迎帝不幸為伏矢所中而死則此廟祀策當愈于祀權甚明予過錫山留詩一律以貽坑口孫氏之為王族者異日當訂諸縣志用袪土人之惑云

廟食青山歲月長居人多未識孫王江東討逆功初著許下迎鑾志莫償一代英豪存太史三分名節愧元方何當訂入新圖志祀典分明重此鄉

宿坑口孫啓先生家次韻時予以疾戒飲故詩及之

前輩風流杳莫傳近來人物數誰優閒心坐與鷗盟狎世態齊同燕氣

江山無分清尊開北海有情吟楊借滄州擬問又欲聞長嘯明月何時共倚樓

過鄭公釣臺

相公湖邊一拳石截斷湖光三百尺射蛟人去今幾年誰種雲根看遺蹟師山先生詠之山偶然得此青瞬顛臨流坐釣不知晚漁樵並載扁舟還式威余公天下士特與先生題篆字良工刻入斷崖傍遂使溪山增勝事一朝海內風塵生兩公死國如弟兄平生隱顯雖異迹竹帛同垂千載名薰風雨過湖初落足躡蒼苔俯幽壑釣絲已逐野煙飛字畫多為古藤絡師山之節峻且孤式威之字人争摹忠賢所遺衆所寶泉石清奇何足樂

題唐十八學士登瀛圖

圖為宋李龍眠畫後有蘇米題字宣和印章為今黎溪朱氏所藏朱氏之先嘗失之而獨遺其後跋甚久朱氏之彥曰充者復得之

于淛西重加裝潢綴以舊跋朱氏之物散而復完可謂不偶也已

冠冕分明見盛唐百金誰購宋宮藏山人妙絕丹青手學士名高翰墨場千里裂縫雷劍合十年空嘆楚弓亡摩挲手澤真非偶撫卷令人羨紫陽

予訪王氏于仁泰于漳富仁泰適以是日生男時予方以疾斷酒為之喜而破戒賦詩贈之

深巷方停下澤車便驚佳氣藹庭除數聲喜報產前鵲一顆光呈掌上珠兆應熊羆來夢日慶隨弧矢上門初因君破戒重開酒佳話流傳遍里閭

過余岸拜遠族祖宋樞密正惠公墓遂至城陽寺正惠公子孫今過休寧會

高墳山下幾經春曾是先朝執政臣中外兒孫雖異縣梵宮香火幸比隣金貂入夢圖應在石獸分行跡未陳同出相湖衛後學不堪追仰慕

淡泊

邵村張氏子茂植年十二俊穎可愛其父才道從予遊予以其尚幼俾先之于塾師俟少長則收而教之且勗以詩

楚楚青年子明明玉樹枝少儀須講習多識貴聞詩稀木雲霄迥長苗雨露滋執經函丈下看爾出群時

題汪本仁處士秋讀軒

小結幽軒傍水涯此中耕讀兩相宜欲求華野千年志樂誦豳風一卷詩春隴短犁耕雨處夜窗明燭照書伊吾來迭道應無及付與名郎佐盛時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七十

詩

過岑山渡

岑山在漸溪心四面皆水師山先生鄭公嘗更名小焦山山舊有
固流寺今移岸北予過寺留題貽寺主堅上人

勢比焦山小因名憶鄭公江龍浮水面天狗墮雲中舟楫東西過漁樵
上下通溪流遶舊寺塵慮偶然空

宿萬山觀六言四首

詞客初停塵鞅鍊師相約棲居亦曰正過林樾好風時到庭除
石磴盤迴九折山房小結三間酷暑因風盡掃道心與鶴俱閑
殘影乎遮舟舟爐薰一炷亭亭多病思投白社老人爲說丹經
一瓢難登東去滿空月色西流但覺夢遊塵外不知身宿山頭

歙萬山觀東明樓贈道士鄭紀

五月高樓爽氣凉捲簾山色動晴光雨來喜服烏蛇酒睡起頻添寳鴨
香堆案道經翻蕊笈繞梁仙樂奏雲簧何時解綬歸林下許借閑雲宿
半牀

宗家貢士迪請詩送其友人還浙

見君幾日又君歸梅雨紛紛濕芋衣來喜客舟衝道刺去驚鄉語半從
稀石榴庭院黃蜂入水稻田塍白鷺飛攬勝他時還有約莫辭舟楫與
相違

題子文遠山水小景

望中疑是富春山只欠危亭着樹間記得摩崖看石篆小舟曾泊柏潮
灣

道衞都紀城市山林卷次韻

上國青霄下嫩城來遊何必羨登瀛蜃樓不動旌幢影雲外時聞杵
磬聲押海鷗機事了夢回塵慮此心驚月旁何日全相借鈍我吟身太

瘦生

范蠡歸湖圖爲師曾姪題

萬頃湖光足釣絲濟川功了乞歸時安流不用施篙楫歛手船頭任所
之

雲嵐山汪王墓

六州已罷新開府千載誰思舊使君只有雲嵐橋下路行人能指越公
墳

歙北有山曰飛布甚奇山下江氏世居之山舊有主簿廟以結
兵禦寇之功而江氏實主其祀今江氏之老曰嗣富其家以厳
貢徙京師歲予留入爲京學生嘗及見予予過歙訪江氏適
以疾不果賦此寄之

一峯高聳碧天開一脉相延幾百春廟可甘棠思歙浦家傳喬木自江

人年踰日月分餘照衡覺詩書起後塵多病未酬鄰叟約不辭題句託
雙鯉

宗姪貢士式之求詩壽岩鎮汸翁七十

七十年來氣尚豪紅顏如畫映霜毛佳辰滿釀山中秫曉歲曾餐海上
桃童子喜摇如意舞老人光並少微高亂朗欲助長生頌爲染宣城王
兔毫

觀槐塘遠祖宋丞相文清公明良慶會卷次王而勉太守韻

水相勳名重十朝講帷曾說舊師甘一時奏劄多忠諫百世賡歌樂美
談舂律下除闡析滿孔墻中懷得彤戡後生景行無窮意歛手臨風讀
雅三

再觀丞相奏議復次前韻

朝議催欲保東南幾許忠言主未甘分鎮獨餘唐末議從戎誰說晉淸
談傳家泰節推揚蕞去國高風憶孔戡留取百年遺餘在當門槐幄尚
成三

寄進士金漢翀黃碩夫

黃氏世居欽之譯渡在唐貞元中有孝子尚晳破髮閭樹其里爲貞節坊子孫蕃盛至今碩夫兄弟也近領新除便道過欽予邀欽人一拜孝子之祠而賀碩夫昆以勵其克能如志因成近體一律奉寄

自年譯渡水聲長一郡猶傳孝子黃不爲病軀親嘗餌定將遺像設椒漿實仍又見承新 寵父老仍思立舊坊坐想書香眞得意青山喬木總生光

題汪思恭松蘿書屋

飽有青山讀古書與人能識市中儒朝朝賣藥歸來晚留得芸香辟蠹魚

松蘿門下築書臺滿架牙籤一 王皆常有新詩生眼底不知山色近人來

王孫瀟洒是綸巾獨起高軒出市塵見說年來書更熟門前常有問奇人

秘府圖書閱十文故園松桂寄金潮何時更約開新社與子山中共結茅

雨後與克儉弟聯句

細雨生凉一院風（里巖）幽情多在小齋東芬分秀色沿階綠樨向葵吐秋花拂座紅睡起焚香初謝客（芸巖）吟餘思茗漫呼童隔林誰奏笙歌弗拂因預喜山城樂歲豐（里巖）

題畫

疏落莫烟相望板橋春漲初平未放漁家艇子鼓間塔院鐘聲

七月神會飲福

金風初動月當申簫鼓山堂樂賽神眼底光陰眞過客堂中人物半烟霞說語向隨俗多成笑酒斜不醒懷不記巡相好不惜相別感明年相撿儂

近人

卜筭子 題扇面

江長沙露大風急浪生纔那箇漁郎任意行不問誰先後 綸竿腥水收飯既香初透田首相呼好放船正是潮生候

拜殿千秋節敬賦

山城是曉設行宮禮慶 千秋萬歲同新學定朝儀日長膺心元自與天通前是以正龍樓北南極光躔鶴禁東熟愧投經無寸補四年空立御香中

益蓮盛開飲中贈喬王玫王建碧鐵廷器三秀才

紅池片孫初墻東不數峯頭十丈紅擢頡獨超塵埃外新妝初試月奩中底須瑞露金掌共取清香注碧筒良會一時眞不偶擬開佳兆爲諸公

浪淘沙 八月九日早朝

沙口縈回棹初退潮石成山路樹成橋又見一番新稻熟猶未返朝 野寺聽鐘敲聲到書巢此身何日付漁樵少答君恩無能隱細和山謠

贈泰塘畫魚程翁希明

漁峰如城水滿川門前喬木翠參天路人來往能相指文獻傳家幾百年 愛魚何羨古豪梁畫出群魚趣更長正欲垂綸尋釣隱何時相約水雲鄉

中秋閒安南山宗賢輩集飲後閑步積菴水次偶成贈同行諸君子

初向南山見月圓笑談相對欲忘眠他鄉每歲思千里好友今宵共一筵人影漸分山寺側螢聲多近石梁邊眼前又作朝天計回首沙頭在幾年

題汪道全愛萱堂

阿母生兒今已老少年曾佩宜男草阿兒念母心無涯北堂遠種忘憂
花憂母如花顏花茂長向花前祝眉壽滿酌時開花送香舞衣欲共花
爭秀我心正復與子同一曲萱風歌繞遶愛母何年心始慊南陔重着
綵如萊

祖係去歲八月二十五日亡于姑蘇嘗寄僧舍歸葬南山今一
年矣其母忽於篋中得見舊佩香囊慟不能忍拜楮錢焚其瘞
處歎賦五十六字志予之悲

去秋今日寄僧房淚灑西風裂寸腸塚上已流新苦竹篋中猶見舊香
囊孔子父子緣何短萬里關山恨更長最是不堪懷抱處亭竟時到枕
幃旁

心遠軒為方景茂賦

結屋西城下幽人自不群道情閒共鶴詩思澹隨雲與客觀朝槿呼童

一會宗文集卷之十一　一八　五　一向

炷夕熏不知門外路車馬日紛紛

閏八月二十七日早送何作淵至陽山寺

曉別前日下山城雙旆匆匆又出行金氣作霜天九月法星隨斗夜三
更青關川陸知途險黃入郊原喜歲成山寺相違還有約柏堂高處聽
蛩聲

歸途有作

為送行臺出縣門不辭攜酒到山根竹陰正入文公寺樹色遙連主簿
村澗嚙新沙知發路水春殘碓隔荒垣望中一簇峯巒秀問是鄉名古
來源

題貫溪程原宗人濯纓亭

流耳常思古逸民小亭閑傍綠楊津能收短澤歌中趣不愁長安陌上
塵觸目鳶魚千古在忘機鷗鷺一時馴何年解綬還相訪同試淵明漉
酒巾

送貫溪宗人世熙會試西歸

貫溪溪上舊詩程源百世宗盟此一奇祖廟已遷昭穆序客途何憚往來
頻雲山雨後丹青出霜葉風前錦繡翻他日相期定何所登高千里看
鵬騫

德興瀘口程氏青雲橋為貢士松乃尋賦

瀘口之水高參天瀘口之水青如烟主人有功能濟川長橋倏起何婉
蜒眼中突兀見奇事觀者紛紛若鱗次新製瑤璜玉蝀名華標高揭青
雲字主人系出草墩房銀青金紫相輝光有家住近鳳凰里一子矯如
孤鳳翔秋桂初分廣寒殿宮花擬入瓊林宴門前正起世科坊綽楔巍
巍兩壁表主人白頭樂有餘有子平步青雲衢駟馬高車自茲始傍人
不用誇相如

壽汪處士

汪氏世居婺源大坂有名希聖者尤以德善聞今年壽登七十九

一會宗文集卷之十一　一八　六　一向

月十二日其誕辰也其子英饋予歙視顏程氏因予族姪淵求予
詩
明丹頰映華顛斿金風拂壽筵清向客來茶當酒歲於家教筆為
田家雜賞記前三日西伯從期後十年過星芙蓉秋色裏仙人應有鶴
書傳

贈程堦

婺源種德坊程氏出宋翰林使得玄之後世以醫鳴至
國朝中書舍人禮部員外郎思溫先生益顯先生孫堦好學能書
為里塾師以予有同姓之雅數求予詩賦三絕以贈之

曾到星源種德坊紫苔春雨上君堂活人當日功多少門外長開橘井
香
尊翁曾作濟人六館時巡敢愛身聞說贈官升錄後中興
天子勸忠抗

文采風流入壯年名門當見後昆賢紫陽正是君同里莫爲傍人草太
玄

題楚英宗人壽萱圖

浮梁東山宗姪太學上舍楚英有母方孺人年將八十請予爲名
倩作萱花圖持歸為壽併請予衍之以詩

北堂五月薰風長萱草花開金鳳香兒郎再拜獻春酒花氣欲透斑斕
衣北堂十月霜四日萱草根蟠蟄龍家一笑當筵指舊叢聚頭誤認所
萱是老人八十真如仙來顏若共花爭妍願期百歲根無恙一度花開
勝一年

許貫溪致政高都憲

出處無心似白雲一身高潔四方聞誅茅喜近張良宅詠草曾傳陸贄
文天上故人應漸少山中新社約誰分雙魚無限傾情處番水東流未
是殷

約歐陽令君登高

秋滿南山菊正黃又驚明日是重陽賢侯又訂龍山約不似隣封薄領
忙頃向家園拂徑苔令君相約此登臺須知不是尋常出擬作郊原問稼
采

題江儀鳳墨梅

春意花先覺冰風力自禁漫誇三昧手誰識歲寒心

題畫

翠篠娟娟古木秋山林郁復綢羅雙隨時飲啄隨枝宿莫向西風嘆白
頭

題歐陽令君所藏畫魚

當今寫魚誰第一安福劉郎林傳世父子同為供奉官筆閒不下冊青
筆劉郎寫魚如寫人想像天機精入神裳雷慘淡眞宰泣波濤洶湧陽
侯項多君何從得此軸咫尺江鄉有人日鼓鬣揚鬐勢欲飛金甲光芒
三十六諸滄水待交流浪花深雪腥風間變生頭角在俄頃縱羣鱗
豫至紛紜濠上老人不可作與魚相忘識魚樂劉郎此趣堪敵之生使
龍門在爲留君家子孫能讀書好騰有日光門閭手分銅符佩金紫定
應不愧劉郎魚

壽仁里宗人景華時會纂宗譜

一陌剏成不世珍青鈺遙動滿堂春相門根柢崇喬木仁里光陰祝大
椿晚福漸看周甲子仙方何用守庚申持觴伐鼓從今始莫愧康衢古
逸民

滿江紅 南山道中觀秋

九月南山猶未覺園林秋意無遠近丹楓黃葉翻成佳麗風外苔聲知
有寺雲中天吠疑無地見孤峰淡淡掃蛾眉當空際 偷行處柴門閉
古木下漁舟繫更斗牛背雨兩兩童兒相戲素蝶搖山明一點高黃昏漫靡無
雙雉哀花家細麥早成成背如扇

挽洪女守夫人

聞說翁相但名門大女宗子成新進士家出舊司農絃斷傷琴意塵生
鏡匣容不堪埋玉處風木正悲哀
夢兆曾炊臼形傷見藁砧荊松思共老霜雪遽先侵不待宜人誥無慚
列女箴生芻嗟莫奠寒日動哀吟

木蘭花慢 贈通守婁公致政還鄉有序

通守南海婁公以練達之才醇實之學佐徽郡六年方六十乃
不謀之家廩不吝之容乘以致政請于行省命下人不及知由
是寓公士夫與其部民莫不悵然有攀轅卧轍之情無所施乘太
守太原王公推府嘉禾陳公樂與共政而不忍于別拔簡于手任
徽人所高公恬退之節而又以不得繼搢循良之澤爲歉也乃填
一闋用備驪駒之奏以寫道惜別之辭

喜年方耳順何遽爾賦歸田想十載紅塵老侵衣袂幾日消瀧先到林泉抽身急流而退任舉縣縣許可留延萬里江湖路猶一州父老情牽故園松菊正樣然晚景樂無邊有滿載圖書風生別舸傾城冠蓋雲擁離筵酌盃親為公壽問幾人能卷似公賢海上耆英會啟日還備吏名傳

釣窩詩請詩為斗山族孫天相作

斗山族孫有天相者質美而好學嘗題其藏修之所曰釣窩請詩予嘉其有志于學也賦一律勉之

少年勤學慕三餘玉立亭亭衆不如雙鯉常教君子趨問門時誦太玄書光田夜楊親螢火香滿牙籤群蠹魚萬卷可開須努力河南家世本宗儒

陪歐陽令君奠故宋尚書金忠簡公冢并立石表

桂嶺三秋灑雪霙其游賢侯此意難泉下屢更新歲月人間誰問古衣冠青山冊下樵蘇禁白石重將姓字刊擬有頌辭傳故事無邊光彩動林巒

寄題婺源沙陽宗家二書院

予嘗請于南山發源沙陽宗人有用泰者曰言其先世祖堯彩府君嘗創梓源青山兩書院以教其族其後兩于聯中寶輔事我家乘今書院廢已久用泰蓋有復興之志其歸也并求予言因作古詩一章界之

令令梓水源鬱鬱青山趾中有兩書堂如翩東西峙為問作者誰吾宗有先子當其全盛時紛紛集多士弦誦出林樾燈火照墟里固將希聖賢豈獨事青紫兩雖得聯非家與亦勝起自從任華求家業已中墜人民空久非山川幸良是雲仍今復興白日盛衆梓事事用泰君志可延世美揭來南山中相從訂家史泝分沙陽房源流彙徽杞乃知文慶深流澤耿未已堂構非修觀許書能來技紹述或有託爾祖為不死勉旃君後人藏修自茲始野餞留一卮山行貴雙履

婺源環溪程氏一樂堂

堂上何人壽一樂華偏濃書照林塾再世瀛洲得高第千年譜系通伊洛家學淵源有自來國憲子弟非凡材三時不違甘旨入連枝有合荆花開此意寧知軒冕重家政成時亦堪頌靜院遺論師古人前有君陳後張仲五嶺巍巍高入天婺水汩汩東成川故家想像三歎息因風為賦名堂篇

題至儀樂人春草

習習風初度萋萋緑正勻誰將方寸地散作十分春

題文富媼萱花

一色春難老雙親未白頭高堂相對處日日可忘憂

新城吳亞卿先生哀輓二首

早歲登朝興樂丘國盛稱完名戢所身是象列忍歎前夕變耆英今復幾人存　廟堂掃下哀榮詔林壑空留杖屨痕紀道屢源流不盡一經傳子又傳孫

不覩先儀歲月侵上堂瞻拜此情深坐中屢説通家義老去猶多報國心朝野數名終烜赫山川靈氣忽銷沉無由執紼東風裏西望新墟思不禁

題萬山深處樓

宗人文善家住十山有樓曰萬山深處嘗丐予詩予觀余忠宣公故有此作不知其與某氏亟追和一律誠不自量然借重之意則有在耳

無邊石壁東復西水源窮處結岩棲捲簾十柄光臨座記路桃花韓滿堤境過衡陽無雁過峯多巫峽有猿啼羨權何日尋幽去却倚危闌續舊題

壽南山長老性空頌并序

南山寺者先尚書以保寡殺公之墳菴也長老性空行年六十性質樸而喜勤苦家生于惠津禮之爲師茲歲之冬十月二日實性空始生之辰惠津作壽星圖以壽之而請予一言予觀壽星在天爲長庚在地爲後雕難老之不在烏獸爲鶴爲龜爲硯爲猿在老氏爲仙在釋氏爲無量壽佛惠津之愛其師可謂篤矣予因爲下一轉語識者見之幸無以予爲儒名而墨行者哉

我聞西方極樂國獲登彼岸眞非偶三千大千諸佛子中有一人無量壽佛言我教本寂滅有不是無無是有汝壽無量何以故一點光明終不朽光明一點有明暗白牛便向恒河走無量壽者合掌言我今不淨亦不垢跏趺坐閱人間世不用寒山竹篦帚南山長老有性空五蘊一空能自守南山有石解點頭試與對之相如百針頭之性空不空大笑一聲獅子吼我觀性空老不衰本來面目無妍醜朝暮一盂脫粟飯五味鹽中不挂口春冬一領百衲衣五色場中無掣肘性空爾能不空性

六十年光不爲久無量壽者謟一聲甲子還丁子還丑蹉蹉相續不空過永作南山住山叟我今已作逃禪客問爾啞禪能答否無無無量亦無壽白蓮社中桑落酒無量壽佛何有哉勸爾波羅飲三斗

大雪至南山菴

今年大雪勝北州一夜五尺方始休擔夫路路沒使脛老衲開門餘一頭眼底迷茫失山色耳邊淸冽聞溪流靑靑惟有澗傍檜勁氣猶堪回萬牛

冬至縣中行慶賀禮

聖誕才過至日來禮成遙賀兩叨陪　鑾輿恍接靑光近誰識頌椒曙色開　萬壽喜從天上祝一陽初自地中回雲占鄕國應多瑞擬上城東百尺臺

元日

松檟情深懶問途又從鄕國臥看蘇新名浪比來儀鳳薄年忠問道嘶

烏四十頭鳳燭隨歲五千文守愧今吾承乎一飯皆君賜遙望星杓禮帝都

人日喜晴

六日雨蕭雪今晨忽放晴風吹群沴散日射四山明喜卜民生遂猶世道亨正昇詩紀勝秦鶚送新聲

點絳唇 九韵

滿意遊山一天星月交相射春霖無藉誤卻千金夜　院落沉沉坐看燈花謝情難寫佳期再也須問天公借

新歲大雪用元日韻

幾處靑山失舊途一宵寒氣滿流蘇鷺群色亂沙頭鷺爭食饑查屋上烏蹤跡如姑客庭梅淸瘦欲慚吾近臣喜遇正元瑞擬頌豐年達上都

謝鄕飮分席

喜由傳鄕飮心知勝昔年登籩疑陽座俎豆幸分筵禮畢周文備仁思舜化延謨　恩慚未報何日賦歸田

小詩六絕寄縣汪令君

縣組遙持入萬山棠陰依舊頌聲閒直應小試牛刀手端爲登高紱賜玉班

右一泰瑞

信文寧足貿山錢多辛隣封受許田何日解簪歸栗里相隨還老頌豐年

右二謝靑目寄詩

分惠霜題手自開便驚春色逼人來箋題重有麻姑字添作蒿堂獻壽杯

右三謝由麻姑酒

蕭蕭門巷駐官軺幾日春泥雪未消壺馬酒籩勞款坐欲將風致寫生綃

右四謝過訪

華扁頃君遠寄將溪藤猶帶墨花香行人拭目知多少蓮華從今倍有光

右五謝惠及縈坊三大字

秋水遥添一丈強朝天相趁理行裝春森如此堆離别咫尺縣川為里長

右六阻雨不得詣謝

成化十九年二月一日浦口與王文明太守諸公别

冠蓋追随出練江山花盈路酒盈缸早歸肯負王孫草遲去深懷父母邦擊楫一番發禁真愁聽三疊渭城腔寸心亦與諸賢共靡靡江湖兩未降

贈淳安丁尹鍊 丁豐城人

白鹿重開講院基多君曾此服遺規學分朱陸心能辨跡比龔黃事可知客路盤盤長留坐久隣封情厚發舡遲青溪坊下人行處他日來看德政碑

舟次富陽登陸有感

帆檣艤泊暮江鼻與馬重嘶舊路前十口提携皆骨肉一春盤折幾山川潮生潮落無終古人去人來似隔年道左節光能屈客菜花桃萼兩依然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七十二

詩

闕文振方伯王景端都閫諸公邀遊錢塘靈隱寺

錢塘門外日初紅萬頃湖光一鏡空白塔蒼松山向背畫舡垂柳路西東夜放生寺認唐碣行在名傳宋故宫弔古有詩詩不遠一林啼鳥自春風

飛來峯下舊祇園勝賞平生第一番方丈雲深疑伏虎洞門風冷罷呼猿天開畫史丹青筆水雜遊人語笑喧相對東皇須盡醉一時那得聚高軒

毀盞松間載酒行才將泊過清明五年别向荊山會兩月春無此日晴名古誰參圓澤侶升遷猶帶葛洪名酒酣又足分攜處情比江湖晚未平

胡文恭會嘗邀遊西湖次張天錫湖舡舊韻

湖上來尋一日歡春風消得旅懷寬玉壺載酒隨山住銀甲彈箏隔水看花雨上瞻三竺遠松雲高拂兩峯寒忘情溪倒沙鷗社相好平生莫遂完

馬嵬八景次韻為闕方伯賦

楓里西來一故城亂離曾列幾屯營千家已託英雄死百戰誰爭竪子名夕照有情山戍改東流無限野塘平關中此日今蕃盛氣得萋萋草生

右馬嵬故壘

不思初政戮家姬坐遣川離犯洛師野鹿已沼三鎮亂青蠅剛濟一身危冰消珠舉汙新塚雲時金湯失舊封萬古猶留遺恨作戒開元全盛幾多時

右楊妃荒塚

能從坡下覺重淵歲歲開成洌玉泉根餘雲雖常脉脉影涵風篠共涓涓旱時幾稱龍功著逸處疑存虎跡圓能遣茶根滋味好千金一捧敢爭妍

右他湯驛泉

王孫青毛過石田名傳豐本自何年此情抛却游吹引郊原丁穫鈿
錢星列｜還春鷹嗣雨斷雙飛夜登筵品供十八思明事食令人僚
赧然　　右園栽叢韭

勝地猶存姓屢更殘烟荒草沒秋成主家西逐秦雲散僧錫東隨渭水
傾天斬寶花誰伏虎杖空仙李不開嘗憔餘一片長安月夜夜相照似
有情　　右金城古跡

寶坊高處地幽偏鐘響常疑落半天旅次無聊塵土夢上方驚散海雲
眠紗籠客誚非時飯錫杖僧開午夜禪看說鶴鳴如應答一聲聲出碧
蘿烟　　右寶剎晨鐘

萋萋芳草綠如烟鳥外長空落欲連路闊裙腰時隱隱風翻帶帶亦芊
芊川光遠襯桃如笑野色平分柳未眠南浦一番春又別王孫歸興繞
吟邊　　右西原春意

社公祠處百家同坐鼓鳴簫俎豆豐千載力田嘉澤詔六經教本說豳
風雞鳴犬吠閒宵響女餘男耕卒歲功無吏索錢官稅足相逢良醖酒
杯空　　右南畝秋成

左時翊大參約出清波門飲石屋寺遂至水樂煙霞二洞次李
若虛憲副韻四首

山行隨處酒旗斜風過輕陰水漾沙抱岫嵐光疑失路出墻春色喜逢
花武林佳勝當三月文苑風流會一家此別相思重回首蹬蹬清夢隔
京華

何代龍精屋後峯蟾崖穿破碧重重風雲縹緲花應難測頭角崢嶸豈易
逢新度開山祇樹繞舊游題字薜蘿封奇觀一日忘歸晚側耳高城已
暮鐘

何處今人俗可醫偶穿脩竹赴幽期水從猴嘯雙玉山自噴寒鈴一
枝便覺管絃聲洗耳共隨猿鶴理移時頗崖聚石常相近紅色湖音雨
劃奇

入山無路見新奇深洞鉗疑散竹花何代神功初闢地一時僧梵偶成
家上方坐見湖生浦歸路誰看樹倒霞俗盡江南稱異勝絕將紙扇捲
輕紗

鍾道驪驪鬪為周可大憲使賦

陰風蕭蕭吹髮寒老魅夜踏山雨殘恨生不作中葬沫誓死肯着唐衣
冠驪山夢破一回首上帝毋煩六丁走魔魅都歸藥叢中羸得騎驢袖
雙手

欽西許良俊自號松谷相會武林求予詩

欽西有佳境老翁寄青冥力受風霜飽心知歲月經竹梅同晚節蕭柳
媿先零何日開新社相隨共斷苓

陳德修太守自金華寄遺高詩索和

最蘭無餘地猶然絕點塵閒情真知歸樂氣欲使人晝迴雲生座晴空
月照鄰為言公暇日誰與和陽春

張廷芳李君虛二憲副及江廷緒憲僉約遊西湖左時翊大參
後至得聯句十首時成化癸卯三月三日也

東風吹雨下湖船程良會今朝豈偶然江烟景可人非為酒張春光隨
地不論錢李數聲啼鳥蘇堤外左幾樹垂楊岳廟前程滿眼詩情吟不
盡江孤山祠下醉三賢張

烟景霏霏入暮春江賞春多是宦遊人張野鳧狎客隨舟遠李江燕穿
花送酒頻左雅會不須歌與酒程奇觀都勝畫圖新江六橋過盡重回
首張久駐湖邊我未嗔李

十里湖山入望遙張可堪野色故人撩李樓臺隱顯千烟沒左鵝鴨浮
沉春水嬌程撫景興詩憐我拙江追歡何樂是誰招張東風更有重來
日李莫待濃陰鎖斷橋二九將有卜舟之約故詩及之

來往遊人不避舟李鏡天空闊雨初收左桃花向我如相笑程竹葉浮
君可自由江山外有山深見寺張客邊逢客一登樓李唱酬連莫歸程

盡左 三竺峯前更小留程
公家事了獨來遊左 一笑相尋本有期程 湖上風光春最好江 雨中詩
景晚尤奇張 隔舟雙客供鮮鯽李 古寺尋僧問紫芝左 多謝故人頻餉
我程 可堪明日又分岐江
山當佳處啓船扉程 喚酒催詩思欲飛張 狼籍醉中長短句張 闌珊春
後袂綿衣李 忘機鷗鷺隨冠蓋左 浪跡鵷鸞負紫微程 後會未涯情未
已江 根中誰道故人稀張
西湖春水暖溶溶江 美景佳賓豈易逢張 游到南屏船駐久李 生憑東
道有行雲左 高城迢遞烟鐘晚程 遠浦參差雨樹濃江 劇飲不須修禊
事張 會稽何地覓遺蹤李
主客同舟西復東張 花邊烟雨柳邊風李 謫仙先我詩曾出左 祓飲憑
誰酒易空程 青雀渡頭春樹暗江 白鷗洲外晚潮通張 相看此地情無
極李 千古遙尋放鶴翁左

湖上風烟三月三李 湖中新水漾樓臺左 風流再續蘭亭後程 文物誰
當北斗南江 林外鳥聲人語亂 花前春共客情酣李 乘時張弛非沉湎
左 絕勝無才卻自慚程
維舟重覩藕花居左 湖水湖山故憶予程 紗帽不妨風外側江 麈標都
向雨中舒張 湖天暝色催詩急李 綠蔭春光入醉餘左 游倦莫愁歸路
遠程 湧金門外有軒輿江

景範為武林捷秀才賦

往哲去已遠 遺範存典刑 巋然山斗尊 景仰斯有繇 多君淛西彥 竊標
示鞭策 一善思服膺 微言亦探索 持循苟弗已 漸可窺道脉 或枉[illegible]
味何止 膽奮翮云為 一蹴期名賓 坐難核慾慾 聖狂分忽忽 天壤隔毫
哉好德人 毋遺中道廢 俯顏與學孔 千載後賢貴

與閣方伯飲紫陽巷次韻

一綫茶湖溆未消 [illegible]路時通[illegible]

[illegible]病目臨風常帶[illegible]成[illegible]東來[illegible]非客徑揖山靈不
待邀

程氏三節婦 [illegible]

一節已云難 況乃獨難儔 哉程氏婦 挺此三瑯玕 揭從夫子亡 矢死
為孤嫠 娣也謂賓沐 姒也捐羅紈 閨宵無人號 慟摧腸肝 庭鳥助其
哀 比隣輟其餐 撫嬰尚自若 獨處[illegible]酸 人生幾何時 日月如流丸 長
者逐白頭 少者顏凋殘 不見吳天廣 但覺春風寒 乃知帝降衷 本固不
可刋 滔滔東逝水 足與回狂瀾 願言冠種子 勿作偷生安 如此巾幗人
輸彼一寸丹 長令天地間 凜凜節概完 我非劉更生 聞之坐長歎 誰當
傳列女 千載名弗刊

劉廷訊方伯諸公邀飲紫微樓次舊韻

登臨談笑總材雄 與入蒼茫四座同 潮落宋元興廢外 山分吳越有無
中 一方保障周制 萬里梯航念禹功 醉倚危闌還縱目 數行征鴈逐

飄風

與時翊大參君庸劉同至勝果寺欲尋宋宮遺址雨不克往

出城何處可消閒 寶剎巍巍紫翠間 下界路尋松杪入 上方人自霧中
還 女墻半鎖雲千疊 御路平分水一灣 不盡登臨懷古意 誰教春雨斷
空山

武林寫竹裴生顒求晚翠詩

萬紫千紅不奈看 有名誰可結詩壇 淮餘筆下脩脩竹 解與幽人閱歲
寒

閣方伯為予書諸有門對吳山有白鷺群飛朝去暮來日以為
常 因識一詩 且將繪圖以傳 遂次韻一首

使晚來從杜若洲 曉風吹過紫薇樓 水田漠漠翻晴雪 塵海茫茫點白
鷗 終日往還如有約 隨時游詠宿本無求 清班高處君曾立 未許吳山得
久留

呈致政大理仁和夏公（公諱時正仁和人同年進士）
風流浦老舊林居見說曾停長者車鄉子仙…社水紅山志亦成
書笋歌頻逐逝人後院落初更野歌餘獨…入時從湖口訪
樵漁

簡劉竹東
甚欲與邦彥諸君子鄉胡上一白之樂往之為葛泉貴人所先弗
克遂戚成一律奉簡幸不惜倚歌之調北歸把說溦路我厝應之
萬一乎
東風日日綺羅筵先結詩家冷淡緣時卒行衡松下道伶部聲淡瑚中
泉水鷗野鳥渾相避岸草汀花亦自憐孤負湖山好春色向君思見卧
遊篇

贈嘉興王景福通判（景福新中進士首選）
皇家設文章第一人 奉天門下拜 恩新家蕆徽國道旨編部與宜公
〔金臺集文集卷七十二〕 一八 大 一夾
稍宅時爲縣迎人使畫舫監州行事等秀輪因君相廣實相創不負平
生在澤民

雙壽詩為刑部劉廷臣郎中賦（詩以…）
高堂二老面如丹同一生甲世更難仙授…書付鶴帶頒珠…
鸞喬松未覺年華老當草能禁…意其持節平刑誇令子為家稱慶有
餘歡

題禮部呂秉之郎中畫冊
衡門術寞江隱隱僑竹下鼓摧開奇人扁舟決於焉
危山聳如人絕壑下如阱居然垂釣翁相呼不相應
涼背萬籟息明月流天中放舟出浦口仰面承江風
雲浮天外峯烟斷江頭樹倚岸得綸竿漁家不知處

題無錫華文吉便面圖詩後
當時交契滿前朝…雜禁歲月…無限思一…殘…酒…

飲虎丘舟中呈致政祝大參顧憲副及吳郡王太史
客裏相將䟽來閒上虎丘飲使荷葉盃坐愛木蘭舟倚棹聞啼鳥鳴鸞
動狎鷗辛陪諸老至不是少年遊

楓橋送別圖送賦送劉汝器太守
楓橋岸側雞亂鳴楓橋水邊舟欲行老稚擁呼吏人擁云是劉侯朝
帝京劉侯愛民如赤子三歲大郡今歲始循良定作好諸侯青白曾考
真御史楓橋之水來吳江劉侯惠澤如水長王程有期不可挽起舞弄
進黃金觴明年二月春滿野一路垂楊擊…把焚香結綵預相期還向
楓橋候車馬

讀大司馬三原王公奏議
三復堂編思不禁
君憂國慮何深忠言如出宣公手慟哭誰知賈誼心名字直應高北斗
〔金臺集文集卷七十一〕 八七
文章寧止重南金何時 詔許歸黃閣坐遣蒼生得傳霖

追和虞道園石湖治平寺詩韻
假宿齊門驛竹扉常反關時登屋角樓望見吳中山居然石湖里隱映
如一寰蹤華久銷歇流水空潺湲蘭說古郊臺猶存蘭若間無由策杖
入借此半日閑孤懷坐成晚浮雲自東還
石湖治平寺故有道園學士之作爾每約給事過而和之以貽趙仲
輝承事仲輝開持以屬予久無以應也晚春雨霽登姑蘇樓送眺趣
賦一首

題洞庭吳鳴翰秀才東峯卷
日出峯上紅水繞峯下碧中有藏修人心期謝安石

四仙圖為栗之題
不見升天巖冷然辭御風當時觀不遜可與仲尼同
七賢何代士同作過關人或是逃名者聯翩起辟秦

東海如清淺蟠桃更熟無期於天際路飛鳥見雙鳧
仙迹心難静經年事未諳倚門千古恨誰似爛柯憨
郭忠恕雪霽江行圖為沈啓南題
蜀山曉起雪大晴蜀江早有商船行前舉古文後催舵歌動不動難為
情兩船相依若弟兄雪後無風江水平曾來川江甲天下兩中何物皆
充盈一舟巍尾大於屋蕩漾不敢相先爭有時遇險即分載主者自辦
操哥舟長年三老各　職業首疑聞呼號群船競逐趨務中出點點玉
峯天外明擢郎呵凍相偶語嗚咽是夷陵城大灘小灘難名數日出
兩川今幾程嗟哉遠道亦良苦聽此有戒何相輕披圖一見肌上粟而
然飄氣生蒼檻摩挲父之意乃定何人方寸勞經營素絹半幅不盈咫
亦是東都任郭生宣和天子愛書畫親與印識題其名一朝黃海忽遭
變內局委棄隨榛荊郭生惟餘比千畫猶幸不鼓南來兵至今學士手
山子歎納曾鉛泰灌識南來二百有餘歲但指春秋兒幾更不知此本

尚在否撫卷益覺心忡忡石田沈君嘗陣雅中睇所得人皆奇我當元
好無墨親入手坐見增光榮郭生斯圖乃其一餘者往往皆精英題詩
有暇或臨歸地以丹青異下鳴鬭君家住湖水側青山古木相迎紫何
時得攜一尊訪君當倒屣來相迎願恭我竹窗下石鼎新茶叩春茗
揮毫開奩取卷軸甲唐乙宋聊相評旁人定調太古解麇襟且挹水壺
清却愁玩物犯祖戒未敢先輸他日盟
啓南此畫題者已多不容復贅獨記在宋元史局時曾見嶧陽子山進
郭忠恕此圖事頗有偶未之及爰得成韻聞啓南家藏多古書畫法
書甚欲一觀之因復自念嗟茶觀畫先世所餘謂未許者不覺偈
然為之中沮更俟商確云
結草庵與黃二宣歙
欲見敢逢兩來尋結草庵十年辭新語[illegible]小徑灌路紆疏外城當
竹院南客窗消不盡一飯聽吾歎

龔廷臣許刻圖書不至詩以促之
竹風清瘦只鬚詩一寸并刀不浪施能事自應難受逼知音寧肯亦相
辭新形活動歸君紐古篆橫斜度赤絲從此文房知借重泊舟相待已
多時
夏太常竹為劉太守題
平生最愛文湖州揮毫落紙涵清秋胸中自有渭川在高臥直輕千戶
侯太常亦曾來五馬風致不在湖州下剪得吳淞水半江頓覺姑蘇紙
增價瘦節稍稍如龍形細葉蕭蕭驚鳳翎清涼下照不見影疑積一披
如有孫我朝名筆為到此眼中蕭湘無乃見冰練鉄暗誰可當經識劉
侯德相似劉侯治蘇經五寒抃然可以青琅玕雅操不為霜雪變虛心
肯受塵埃千秋空行將召佃更幾見春花秋時惟有清風似故人頭
白相看不相棄
黃鶴山樵為沈蘭坡作小景蘭坡孫啓南求題

在昔蘭坡翁結屋臨定鞍佩歌舞閑遠仰眺嚴扉啟天殺欠已無且起
可雅賞啟詩黃鶴山樵芳嬌林巒宛然無幾小約來趙夜潮長相對言忘
言致去愁孤往抑意不極綠泰大於掌高松發大精禾趣生自昊誰無
草高知耶斯人已黃壤孫旅開畫卷叫斜陽老翁悅高風說難賦題詩寄
遐想
吉東[illegible]吳鳴翰秀才與王太史顧來訪華座城聯句後
行人一月住姑蘇手閱珠璣數不孤分道正好知善戰無形山水見佳
製高梅句法兵[illegible]精於有才名新可同此恨風帆催去速無緣勝龔待
資奴
戲以德行御行[illegible]消[illegible]節卷
綠含森森王萬竿不知[illegible]幾人看一經句曲仙郎手便覺行寒分外
寒
瀟灑心性愛清淨起逝以作主人公逃俗然一事潮[illegible]有歸篆書

塵

登金山

眼中帆影去如飛檻外波光碧四圍向北勝遊收此乾坤高與獨憑
危中瀟水品清人骨絕海風聲振客衣張祜有詩誰更續留雲亭畔倚
斜暉

大江中雜一峯孤兩天開海嶽圖黃鵠久隨奔石化白龜能字老僧
呼遺丘漫指青囊郭胡火猶傳玉帶蘇起向妙高臺上立朶雲紅處是
皇都

聞熊良佐太守復追餞江口不及詩以寄意

欲趁潮生早渡江多君投轄意難降已從亭上鳴雙艣莫遣沙頭倒一
缸滿岸村雞催午爨留人江燕集風檣不堪歸夢分南北斜日疏櫺獨
倚窗

謁董子祠 在揚州運司後

一〈金華叢書本卷七十一 八十〉

江都仍舊地無復漢王臣故宅碑全敗荒圖井未湮一言分義利三策
動天人轉運今祠主相觀興隸頻

題郭守備畫卷

一尊相舉水雲間曾共轅門一日閒今慶遠君江北路只從圖上看青
山

海道守備都閫郭公節制之餘善事文墨予過姑蘇嘗同遊天平靈巖
山樂甚今茲復會廣陵酒半出此因賦一詩且以見過江無山可登
并傳一絜

賦瓊花時與楊成玉太守鮑棐之同知飲無雙亭作

仙姬謫墮偶成叢江北淮南淑氣通天上有容爭玉雪人間無豔寄
紅野塘通路魚吹絮古廟依林鳥喚風不盡開花傾國恨無娥新月雜
離宮

飲總制平江伯陳公園

元戎能武更能文新起園亭自不群塵表俊游此日新奇許誰
分投壺散坐隨花影草帖臨池傍水雲莫訝來仍暮去辭觴詠到
斜曛

徐都憲新奉 勅守岸上以詩賀之

烏府淮堤衆論推多君仍進大夫階舊班 寵渥均宣輔 新詔提封
盡兩淮擬見清霜消酷暑可憐平地走陰霾宇中指觀風使會遣功
名快壯懷

題淮人史孟哲所藏趙仲穆蘭

點池非解返香魂淚染殘花古道存雪水風流湘水怨不知同是舊王
孫

題增先前人卷

故平江侯陳恭襄公以漕運功廟食于淮
令上言特敕其孫襲將軍代總其兵下 勅褒之淮人大喜由是

一〈金華叢書本卷七十二 一六十一〉

進士曲陽令東王舜舉趙 勅中增見前人之語為卷求詠歌之

東南漕粟如屯雲舳艫千里舜相聯何人轉餉稱第一樓船獨數陳將
軍

三朝歷事書勳若撫輯無亂起元老經廟弘開楚水頭不許行人驚瀕
湖浦船稱千人中龍早從遺海分茅裂封入續生使遵漢法五嶺不復生
烟烽一日功成召還 閣浩氣如虹面如月 臨軒天語十分濃許秉
樓船猶符統淮陽幕府今幾年門前荷木高參天良將食足兩無爭謀
謨一一皆家傳平生好文不喜武清白相承守茅土天教良將輔中興
何愧周家世臣虎貪麟不虛 國不愛一京相望皆安流盤巖徹入衢
天子剖符再見封元侯

詩

思補堂爲畢知縣賦

淮樹何蒼蒼淮流下湯湯水木相輝映中有君子堂君子堂中人意氣
如圭璋金榜昔高捷花縣方回翔不願廉好爵惓惓懷故鄉故鄉若二十
載鬱鬱鬢鬚滄浪平生　君父心一飯寧敢忘清夢繞　庭闈遐思在黃
墻孤雲起復止春草萋以長令德幸加勉梓梓流其芳誠哉節孝心爵
謝還祖堂

都廷美參將之子克讓思以經術自奮求詩爲勉

將門才子樂從儒聞道窮經衆不如欸院英豪推一戰芸窗辛苦足三
餘彎弓不射南山虎走筆將騰北海魚文武一門看世澤他年留待史
官書

題詹文鍾橋所藏蘇東坡親書寄子廉傳後

紫虛閣上幾舟成抒白聲殘月自明不是長公嗣翰絶世人誰記平生
名
鐔綴香鉛一穗雲斷縑遺墨尚遠君臨風細細藏書印猶是襄陽米芾
文

飲于江伯清江浦別業中有道院及其大父恭襄公祠堂

一江如玦繞堤青林館舟房書不偏樹轉陰中斜作路曼達佳處平開
亭魚驚流硯過沙鶴聽敲棋傍石屏禾放客舟仍擬倚舊勳祠畔誦
碑銘

留別表兄林文秀時鄉魁

一官辛苦向淮陰上世猶傳九牧林壯歲功名須努力外家兄弟故關
心官河發棹東春晚驛館挑燈話夜深明日又應分去住天涯相望各
露襟

大河衛閑徐千戶玩船軒次下郎中卓伯韻

要將忠赤報
皇家手閱兵機業未休辨悟公孫非白馬勇思周處殺長蛇曾從老將
窺三略不數旁人泥六花當句定知多戰勝曉來營壘夜量沙
知是淮東宿將家勝傳英譽動京華要青妙指傳黃石紫綬佳名見赤
蛇武隊航屯新細柳戎衣秋展錦團花太平未可全忘戰珍重要州積
上沙

題林良畫

一鷺閑依卑藻行一禽飛繞綠枝鳴轅門畫筆無增弋何限春風筆下
情

邀月軒爲大河衛千戶陳鎧賦鎧字[illegible]

不須燒燭照幽軒夜下空階白露繁開戶欲分丹桂影倚闌思共素娥
言旋收灝氣歸佳釀醉放清陰過短垣何羨廣寒高百尺此中仙興絶
塵寰

題鄉人畢廷瑞倉臺別意卷

皇都來我向　皇都去相見下邳城各誦離楚句子行入家山
動我游子情旗風吹野水孝思孤雲還我懷致　君意子承奉親悠
悠南北人何時罷行腳

壽邳州致仕都督韓公八十[illegible]

納節歸來二十秋丹心猶在雪盈頭口傳豹略勳名遠身賜龍衣寵
眷優壽域棲遲周尚父轅門相近漢留侯賢郎授武先諳習新紹軍儲
十萬舟

徐州與客夜酌聯句留別馬職方貴魁

今夜彭城雨又來燭花影裏一尊開人生聚散紛莘梗前代興亡付劫
灰佳會早逢全盛日並遊誰是出群才明朝天北天南恨野水孤雲
馬臺

沛縣端午與同行徐敬夫金□人王克叔同務胡夢麟主事

泗上分明古驛亭客舟依聚水雲汀佳辰幾遇臨將白故舊重逢眼又
青闕下起居應賜樽前離合笑看萍浮清時試
主身同健莫向東流問獨醒

歌風臺

土墻茅屋斷堤垠感慨當年此奉宸殿址獨來投甕見女堂亭無復打碑
人真王業可忘思沛猛士歌應無人陳斗酒未窮懷古意夕陽紅處參
差〻

有感

供應紛〻接兩京舳艫千里敢爭衡尚方味覺東南美勑使行兼日夜
程進果誰陳加爵疏獻并圖得受君名豈知
仁聖憂民隱旰食時〻感大烹

酹中和去秋一絕

蒲有香根芥有臺吾中任節掌中杯同來今古皆豪傑莫問詩才與酒

才

硯瓦壽有在鄭孝甫其水墨色宜畫墨泥

一孤泉聲出硯長千金猶帶墨痕香源流色正分玄武刪述功深仰素
王湘水有魚還識字衆河無馬復呈祥稽疑故借圖經看衍洪範迴文
夕陽

齊寧遇周仲瞻黃門夜酌

夜刻知傳第幾籌誰賓誰主兩淹留燒殘紙覺風生席爛醉偏憐月在
舟客路西東分齊水離歌長短奏涼州酒中無限傷人句愧見城南太
白樓

望闕里作

尼山東下鬱蒼〻去路都無百里長何日纔容陳俎豆一宵清夢繞宮
墻孔林豈用堪輿說周典應多掌故藏心口自慚還自語進修何日敢
升堂

聞重修孔廟東石憲副

禮殿輝煌照闕闍隆師一代仰宸衷舜從海嶽開形勝誰向圖書識
道原文獻不須徵杞宋規模從此廓金元剏刑石介人爭羨獨著賢勞
瀚聖門

寄舒聖公昆弟

不見王孫已數年每過東兗即茫然萬般自幸隨雙玉能深還能直幾
變良夜有情應下榻重風無計可停船魚箋一尺憑誰送濟水東流月
漸圓

偶成

船窓徙倚見殘陽帆影垂流印一方五月畏途心不惱喜看蘭處麥登
場

劉阮遇仙圖為提督河道楊兗敬通政賦

眼中風景非塵寰瓶親母乃天台山迥然仙境與世絕斷崖無碍聽猜

琴〻涔水千尋飛寒雪危峯十二浮煙鬟對夜雨通赤城道石橋下鎖清
溪灣沉〻一洞徹山口恐是天造還人關策行入洞凡幾里雞犬聲喧
白雲裏獨水清塵此地分珠宮貝闕中天起芝耳曾聞商皓悲松領不
受秦封恥間遐來路記行蹤亂插桃花傍流水西天不教化人賊萬片
飛霞散晴綺洞中美人冰雪容星冠玉珮鸞鶴龍長者爲姊弱爲妹臨
風死若雙芙蓉未識人間有悅儷但覺世外無春冬端居不吟芳華句
娥眉首嚴還峯峯三生有客緣未了不期而遇真奇逢賜湯山頭日西
浮采藥津渡意茫〻忽殊侶說密香不堪紛綸草幽香散墓翁客子由來阮
與劉一〻平生有仙骨丹宝原齋定文〻家侯橋曲是神仙窟傳璧相身
紛洞房出衣小隊侍兩旁說拜翠袖細生香滿簾幽紛成行供坎擬
作胡麻飯合卺先進羞觴解緋文席琥珀枕百歲宜春夜長天潢
牛女漫咬牌巫山雲雨何光唐流年匆〻如奔電偶在山中憶鄉縣請
從此別去還來郡對桃花重開宴仙凡何覺兩悠〻未盡離觴泪如霰

一去如同瀾下流重來事與訊閒蹤鯉北郵繫非妄心珍重蒲花似郎
面銅燭半銷雲母屏琅函未啓黃庭經鳳笙絕響緱山黑瑤瑟斷絃湘
水青幺猿長嘯白鶴舞蒼天亦日空巖焉豈知二客一分手身如夢蝶
愁難醒世移物換幾塵劫桑田海水雙浮萍春來再理登山屐躡屩行
裝感疇昔人非物是心茫然小桃花紅水空碧耳畔疑聞神女聲道傍
只見豺狼迹風鬟霧鬢今有無花落山頭化爲石此身未老將何從桀
附瑶臺緣通籍人生有合還有離仙猶未免將奚爲山經地志或偶爾
見者何人傳者誰長生久視本絕欲雖野合能無玷吞豹吹風說山
鬼白狐拜斗成妖姬危哉二客幸不死奇遇堪旨還恐錦衣郎君內
供奉一紙風流百金重越溪新絹寫此圖把玩精神欲飛動銀花勒使
偶得之坐見册青照梁棟叔子頻挽木蘭舟催詩旋發洞簫聲安得人
如宋玉才爲君　賦桃源洞

臨清飲提督兵備滑廷疆憲副家

倚棹清源日未中攜將談笑偶然同興來已盡三升酒醉裏還開一石
弓爲樂都忘賓共主留人無奈兩兼風醒時始覺歸時晚滿下船窗燭
影紅

飲王氏園亭

鱗舟三日厭塵煩步入王家百畝園多少風光生眼底恨無佳什滿欄
軒
雜大深深曲逕通意行何必問西東井亭楊柳交加處木槿花開一樹
紅
雨後平沙不受塵偶來忘却宦遊身過江三月昏昏醉今見新篁似故
人
畝陌深秀菜根肥露氣涼生白苧衣珍重主人留客晚階前燈火趁船
歸

贈臨清劉克莊孝子

貫封歌樓日夜忙清源佳麗比蘇杭道旁綺樓金書字知見劉家孝子
坊

故城見致政馬太守先生鵬溪翁

前輩風流十載間登堂今喜沐清芬夜談往事徐呼酒老愛新知屢示
文林叢有緣供杖履　朝廷何日下玄纁順流□□朝別無限情隨
燭影分
衛水灣灣翠繞廬如雲喬木蔭庭除白眉久待　雙龍闕黃髮尚懸五
馬車桑梓百年恭敬日萍逢千里笑談餘董風欲入長安道先爲家人
報起居

滄州遇張用光通守題便面贈之

相逢草草別匆匆無限交情一握中千里數應分皓月一方還爲起清
風

題琅石桃李竹便面贈妹婿趙琮千户

仙葩和露掌中開天上靈根異種栽只見清風堪結好渭川分取一枝
來

青州遇漕運王瑾都閫自云宣城人甚有桑梓之念

扁船同住水西涯一見知公是將家辭贈不須歐冶劍論交頻有越州
茶山東縣府名初上河內軍儲
帶汝嘉閒識有懷梁書錦坡亭山色待高牙

題唐馬

青青首蓿長初齊十二天閑望不迷楊柳一株沙苑道奚官來試驌驦
蹄

弟敏德花新安營作新枝海擢過河間從弟敏聰見而說之遂
題一絕與之

香質垂垂帶露滋州首摘山丁開枝江南江北花相似白日看雲一賦
詩

贈天津呂昻揮使

百雉高城虎豹屯將軍初識呂虔孫帆檣影匝河邊路刁斗聲連海上村青鏡年華憐白髮錦囊兵法共誰論他時不忘相逢處驛舍迎人柳拂門

到京後寄漕運平江總戎

簡寄淮陽盛一時偶隨行樂倒瓊卮投壺不廢軍中禮横槊何慚馬上詩沙柳綠深元帥府水香花滿令公祠南風忽倚都門棹遥仗雙魚慰所思

寄浙江閻文振方伯李若虛憲副諸公

萍水重逢各壯顏相留十日共乘閑飲餘浙市新陳酒閲遍吴城表裏山遠意笑談頻入夢久甎供奉乍歸班江湖廊廟心猶在敢厠諸公伯仲間

寄揚州楊成玉太守鮑粟之同守

后土祠前約看花北來寺口醉呼茶別時已隔路千里夢覺長驚天一涯大府衣冠陣得意上京妝囊半成家題詩無限停雲思南國西風鴈影斜

與趙通政竹溪先生過定西大總戎玙清軒夜酌聯句 五月六日

侯門開燕夜如何 克勤 猶醉藏闔聽雅歌 竹溪 交錯觥籌情自合 總戎 倡酬詩句樂偏多 竹溪 不妨歸騎將衝雨 克勤 共惜流烏似擲梭 總戎 有約重來續清賞 竹溪 萬竿脩竹正婆娑 克勤

七月朔時享陪祀

太廟聽傳制遣祭歷代帝王陵隂雨陡晴詩以志喜

劍佩鏘鏘得步從

君王仁孝此忻逢簫韶迭奏終三獻玉帛將誠下九重朝祭一時交

揆服起居今夕雨閲鍾無端風雨成新霽天日光華仰

聖容

指揮家叔將歸七夕約李士敬昆仲同餞

半夜西風挟雨長曉來庭院得新涼正看織女嫁河鼓況復行人辭帝鄉一曲離歌雜燕趙幾年骨肉似參商二難有約不相負預洗金荷打酒嘗

壽英國公母夫人

上公名爵冠勲賢阿母高堂啓壽筵貢豹才過重九節朱顔將及古稀年

誥封極品恩如海曲度長生酒似泉晚福定期增鶴算蓬萊他日看桑田

謝周草庭都尉惠酒時值戒飲

春滿宫壺帶露濃故人分贈若爲酬正當止酒詩成處兩斛明珠惜暗投

分得言字送盧廷佐大參赴湖廣

閶闔門前喜拜恩玉河橋畔送離尊惜時寵賜多叨此際衣冠獨鳳騫鍾阜雲開瞻日表楚江霜落見湖痕東南民物應何似大省寧無賛一言

成化癸卯冬至謁陵與李賓之學士聯句二十首

賓之約徳勝關土城寺候同行予誤出安定關土城過道赴約

策馬西來問路頻 程 出城東望正懷人先驅喜遠前呵至 李 負約幾成左顧嗔孤堠影遲寒度日 程 斷溪冰合遠迷津他年記取同游事 李 語柄長堪寄一顰 程

清河會黄廷言司業

故人相約會清河 程 短日羸驂奈遠何慰藉共逢辛苦地 李 笑談聊諧短長歌野翁愛客能分火 程 戍客還家正擁戈舉目關山嘯咏晚 李 積游那復向時多 程

沙河道中大風

掩地顛風作凍寒 李 亂雲驚思兩漫漫沙飛晝晦行人步 程 大谷譁洪

迎旅餐遊有賞勞裨國事李 最歎多病負儒冠倚醉小憩斜陽裏程
問前頭近路難李

宿昌平新城劉諫議祠下兼懷鏡川楊翰長

五年重宿此齋居程 往事分明一感予 坐久青燈回夜暖李 話殘紅燭到更餘 中堂諫議迎新主程 西郭耆民指故墟 因憶舊游楊翰長李 摩挲三誦壁間書程

劉諫議祠舊在學東以本縣府尹移奉于此

諫議高名此地存李 一尊寒淥薦忠魂 少時有策堪垂涕程 此類何人是負恩 京府城修新棟宇李 廟庭還隔舊墻垣 如公千載還生氣程 半夜驚風正到門李

不寐有懷廷言司業 時屠朝宗都憲遣人相聞約同行

烟火沉沉夜對床李 山城寒漏覺偏長 詩脾欲困頻呼茗程 旅夢初回更換香 司業館深誰共宿李 中丞書遠復相望 偶窗明月窺人定程 猶似前宵在玉堂李

將發

百年人世幾同袍程 此日退趨愛我曹 殘話半從此夢續李 壯心寧負畏途勞 雞聲遠舍催明發程 鹿旅連城散夜霽李 闌寢闘三十里李 擁廬還枕碧山高程

早發暫過守備杜都閫

夜風吹盡曉晴新李 城上青山欵近人 暫訪元戎回馬首程 遙追司業認車塵 兩鑾宛轉隨雙旐 宮衛參差記六巡 擬向穹碑觀聖制程 消傍先望石麒麟李

道中

山郊回望禾安城程 白石黃沙野路平 樹老空山無落葉李 泉通幽磵有餘聲 明樓突兀中天見程 神道逶迤上界行 下馬紅門分拜入李 四陵雲氣正縱橫程

衙所

樸斫茶寮舊直廬程 石門斜映小窗虛 行厨午報新炊熟李 別院寒分半榻居 對案忽疑山入座程 引流常憶水通渠 小臣正切遺弓念李 緩樹風生夕照餘程

相贈

五署齊坊本舊隣李 眼中誰主復誰賓 論文共剪齋堂燭程 助祭同趨輦路塵 廊月催人成老大李 文游曆指半新陳 松筠晚節期相保程 情話惟應此最真李

曉眺

月險平幽興亦奇李 空林蕭颯爽雲垂 草中虎穽深難覺程 山下龍池遠莫窺 萬里乾坤容着眼李 一川風月解供詩 覺來不欵下愁荊棘程 頼有乘高力未疲李

夜坐

不眠相對擁寒爐程 自起開門問僕夫 城角斗杓曾轉未李 殿頭風鐸有聲無 深心耿耿懸孤月程 鄉思遲遲滿五湖 清話恐貪今夜永李 吁嗟無惜勸元超程

恭謁長陵景陵行禮

鍾殘門深夜未開李 隔塋遥自月中來 千官鵠立侯牲幣程 九地龍光徹斗台 人語不聞山更靜李 靈風欲動杖初回 一宵兩度陪禋祀程 還憶君王萬壽盃李

下陵

車從紛馳出亂山程 月明燈影有無間 松林側過全敧帽李 馬首低回半脫鞍 隔路幾人呼伴侶程 隨班十載愧容顏 孤城尚有淹留地李 舊欄殘燈正候關程

飲杜山守備宅 乃元公部曲

七年桂節駐山城李曾見官曹說姓名酒出佳醞緣愛客李劍傳奇術
為談兵 四陵佾衛嚴丹檻程千頃屯田足歲時試問尚書門下士李
征南勛業幾人成程

至日歸途有作

驛路晴風不着人程 仲冬天氣早回春寒輕頗覺貂裘重李沙軟何勞
馬策頻吾道新從今日長程 官曹常與故交親清時令節多休暇李歸
引壺觴正及辰程

遊清河惠曆寺

金銀樓閣倚晴空程 幾口新城此梵宮同拂衣塵聊駐馬程 擬呼尊酒
吏巽尚山僧見面如相識李 詞答恭禪也自通撫事臨風三嘆息程 一
盃茶話正匆匆李

望闕

城觀巍巍入望深程 五雲長遶關山岑 庭蹤暫隔仙凡境李 未使叨陪

鵷鷺林池上衣冠應候我程 道傍車馬亦關心休言日共長安遠李 已
覺天威下照臨程

入城

市橋煙火路東西李 咫尺門墻望不迷歸計從容堪作例程 別懷匆卒
更留題還家共有平安慰李 行李惟多卷冊攜與子竟成三宿契程 向
來無地不同蹄李

四皓爲林侍御賈賢賦

寶間西原詩 侍御之祖曾任洪武間員外郎棄擬城山不出後十年侍御奉運于此與其兄隱居於望

漫浮殺城山下有土一抔昔在選部君冠裳此淹留山窔苦未協來往
空神遊茫茫三十載改葬西原近龍門徙喬木貫潤瀠洄流帶鬱安
自今薦龜復何求慎終美孫子正不衡兮裘

象峯東麓新阡 侍御扶父入葬 御論生傳 行

才宴曲江泄必歸象峯麓青春來未已白日去何東當時乳下兒撫抱

木將笑居然踰斁雪子孝繩兆一族歸來今幾時牛眠撫前卜 恩綸被
徧荅祿養非虛木應到太史紀千年照林谷

鳳山北麓 侍御之祖父方穀 林太守 入葬 家居

有山前之野勢如鳳狐翥山竹得佳處林蛇開新塨昔無慈時見方
居隱指當其委化日兒已歸鄉園蒸嘗兩無憾哀榮一何言人勝境邁
勝戍戍來分朧青松與卅荔翳送高原

登嶺南高嶺歸驤

嶺雲何悠悠嶺木未盈握嶺蟠生至茲見亦艇卓君跡違者驚所致
非曲學忠言動旒晃勁氣排山嶽紛紛塵海中如夢君不覺沉痾今告
痊壯志未摧剝何當樂斯丘更歷千晦朔

送陳推府南歸

推府嘉禾陳君明遇奉表禮成南歸適予以冬至日陪祀山陵同
日辭朝不能本送口占此以見別意

爲成韓中表禮成一陽生處數歸程思沾上國如春育路下中原似
掌平明氣候車無酒還寒風吹木助詩鳴霽千亦作朝 陵使望別難
勝此日情

寄平江總戎二絕

出門終日犯塵喧致
主無才愧撫垣忽聞北風淮上腸不勝清思繞東園
清口沙頭一棹停當時賓主最忘形別來水石潺潺處聞說新開四美
亭

題武侯令伯忠孝二圖

兩雛剛幸免爲古此真才誰道匡時策非從靜學來
至性通天地遺容尚動人獨憐圖報者曾是漢庭臣

送劉職方時雍赴福建參政巡視海道

三冬北風無寸雪有客驅車向閩嶺曉辭 丹陛發行裝舉頭尚見

明月君在職方今幾秋　造功不喜談封侯　全緋赫然本公論　此心久抱
蒼生憂　海道平時置官守　萬里鯨波駿奔走　內修外攘君所請　好遣
樂龍刀小長河　南去水未融　一尊相屬離亭東　何哉官況亦不惡　努力技
蒲樹狼烟空

讀春齋居題諸君子用坡公韻有作甚盛今冬祈雪儀方至自
江南預宿此房附錄一首錄呈貢長韻儀

齋居無塵凡消暇　明月滿城如雪夜　情知雪諳　聖心芬對榻不眠聽
禍下火令初驚　沉水炷杯香已盡　見松濤滿耳　公玉山　相照人看我蕭蔭
贊元至年華君與贊報爭時　政誰當一箭借我斷　飢鼠鼓復來　塵夙縱
化結還謝肅肅樹影欲過牆隱隱　其聲疑稱含詩　留且喜　隨孟韓　世能
何須問筝箕虞父坐吏人苦　曾發高歌山鬼怕　前身疑是刀斗　公不
直一錢從怒罵

題扇贈馬盛時貢士

三十年來硏席同　一尊才見又西東　有花有侍重來日　預買都城十丈
紅

送馮憲副佩之提學江西

久在秋曹執教刑　技且持節下傳經　孔門化澤恭分雨　爾序文光夜照
星　蓮社情多留別句　憲臺官重有心銘　西江雅望君無負　腰帶横金兩
鬢青

輓謝太守七元母

白箬山隱之句　箬水云之　一杯松下土重是　恭人墳　恭人陳氏雖女作
謝家婦　歷拔時　俗妝佐此東山父　謝庭本餘慶蘭玉生何蕃　中擢一枚
秀色映　皆樺苣異遷　不凡材國香動
天了錫食來黃堂　恩綸　冊家方朔水雪　梓晚共　終竹　長　知顧
揚地遠成草木　場　關轮多清風人生一派重名州　有　頭凈可　列女傳
不見何　川為　欲句　犊　箱　寒　遲關　嗟遣下　慮　偁　然

題汪廷器畫牛圖

西疇耕遍已春深　飽力應憐兩未禁　柳下長林斜照裏　悠悠相角是何
心

詩

元旦早朝

共上層端慶追陪鵷鷺行寅賓趨玉陛平旦下丹坊四十行年始清峽
報日長無聞知不免慙愧授經郎

聽詔

交修傳有勑攡陛正冠襟仁出天心愛京畿
聖扆深三言移分野六事禱桑林者俊充庭在嘉謀懷自今

金縷曲月正元日壽董郡守

喜遇元正節想會合貞元挺生材傑曾仗雕戈捉虎旅蕩掃狼烟氛蔵
問舊將諳優雖秀七十年來勲業遂蓋陰符邦訪邀丹訣要初度羞遲
設蕭蕭兩鬢飛晴雪有勝前桂枝秀額蘭芽香出冠蓋盈庭絳管沸
銀甕椒花酒列更休問烏圓兔缺但祝年年春不老比喬松晚翠根盤

鐵奏一調長生闋

齋夜與汪伯諧庶子陸鼎儀張啓昭論德聯句

月轉西簷夜向深汪幾回思卧更看參天清禁道遲聞柝陸火冷齋廬
半擁衾有制共嚴三日戒程受釐應答九重心坐來無事頻呼茗催
抱都忘俗慮侵汪
閑門春夜燭花偏陸對擁寒爐久未眠沉水旋添銷則漏程綵毫頻染
動雲烟天連御苑鐘初盡張露下仙臺月尚懸特立小童渾不寐汪晚
來衣薄坐相憐陸
孫夕相看第幾回程斯文尚證許追陪兩坊燈火還連榻張三榜才名
舊擢魁茶話頗淹公宿意汪坐眠時遣吏人猜書生事業猶如故陸耿
耿丹心獨未灰程
呼童試問夜如何張月落參橫四鼓過寒氣逼人衣漸薄汪春愁泥客
夢還多南郊大禮慙雖賦陸東閣官梅許共哦候吏已聞催曉近程

恩光冠上鑾坡張

南郊陪祀與鼎儀同宿史道士房聯句四首

翠竹娟娟小洞天陸道人相候寸心虔新茶屢供青溪畔程舊檢閒翻
白日前丹竈幾回封絳雪陸爐薰一炷起青烟明年有約還分榻程來
向洪崖更拍肩陸

右齋居并下三首皆借古韻

夜下仙壇雪滿天程萬人精享助　皇虔衣冠遠近蒸蒿裏陸玉帛參
差綠精前假寐晴銷清漏水程洗心遥奉紫檀烟旂常動處微風起陸
引望諸曹接項肩程

右迎鑾

雪浪浩浩遠接天陸化工呈瑞報精虔聯翩佩影宮門外程旂奕雲容
瑞火前馬爲不斷懸夜月陸六龍初駕擁春烟禮成誰奏南郊頌程洽
札應須付兩肩陸

右陪祀

馬後春陽便放晴程萬人懽喜慶郊成歸來兩騎河堤遠陸望裏雙龍
絳闕明倉卒對城聞晝漏程從容還含禁朝纓回思夜榻曾同夢陸咫

尺丹房遶太清程

右入城有懷

慶成宴後有作

郊宴分行仰
聖顔暖風韶樂五雲間賢豪屢見新前席寒劣宜歸舊從班觴飲
帝敷霑醉出簪花人羨戴春還常餐尚食曾何益駑馬空陪十二閑

上元日與林諭德亨大商輅衡李世賢二侍講餞同年陸叙州
兗深考績西還聯句十首

六年兩覲一尊同捐之壽盃今看笑語中良臣盈缺共憐天上月敏政
分飛翻恨雪邊風傑雷陳膠漆心長在捐之杜文章思不窮尚之悵别
郊埛還話別良臣春雲撩恨滿城東敏政
數載睽違此日逢良臣夜堂燈火笑萍蹤敏政名途共幸身強健傑大
郡争誇衆望從捐之秉燭意長春漏短尚之離情香淡別情濃良臣吟餘
忽上西樓月敏政相對愁聽紫禁鐘傑

去住和看作上元敏政　交情不改舊調塤鮮金蓮采動綵歌沸滿紫陌
塵空車馬喧闐之樽酒流連忘夜永良臣　衣裳飄散覺春臨敏政　河橋
豫惜明朝別傑　細柳東風蜀道賴瀚
久別相逢似夢中傑　曲江年少最英雄瀚　流光荏苒將頭白淵之　肝酒
逡巡未頰紅良臣　地隔南川時望斗敏政　氣凌七澤擬噓虹傑　人生良
會應無幾瀚　晚節冰霜此意同淵之
宴罷瓊林十九春瀚　東西南北故情新淵之　玉堂雅集今如昨良臣　皂
蓋清風獨勝人敏政　剪燭肯孤良夜賞傑　賡歌直遣壯懷伸瀚　鳳毛麟
角真相許淵之　况際風雲慶會辰良臣
月明風靜玉心懽淵之　春滿宮壺夜不寒瀚　深巷燭光星共爛傑　小庭
塵淨雪初殘敏政　帝城已縱金吾令良臣　客子羞歌蜀道難淵之　此
景不妨停五馬瀚　解襟岸幘共盤桓傑
金爐銀燭共燈宵瀚　佳會寧煩折簡招傑　酒潑凍醅春尚淺敏政　星隨

篁墩文集卷七十四　一八三

寒漏夜方遙良臣　十年宇海遊多事淵之　萬里雲山會一朝瀚　鼓
騎根無計傑　出城車馬已蕭蕭敏政
文翁佳政昇重施傑　聞說根賢更有祠敏政　錦里好山疑欲遍良臣　玉
堂高韻押偏遲淵之　金閨氣味忘賓主瀚　冰雪襟懷識尊彝傑　不久朱
轓應赴召敏政　使君清譽已交馳良臣
遠別情隨夜漏深敏政　驪駒歌罷似難禁良臣　故人藥石能投我淵之
何處瘡痍最苦心瀚　入蜀杜陵詩益壯傑　賦梁枚乘病多侵敏政　形諸
明日餞　金閨良臣　濟旱須為四海霖瀚
誰從元夕踏雜遊良臣　同榜交情自往年淵之　握手暖論川外事瀚　回
燈重和郢中篇傑　情貪坐久銷香燼敏政　心老離多渴酒泉良臣　江海
去年今夜月淵之　夢魂曾繞玉京天瀚

題四馬圖

花柳繁陰翠作堆入門驚見兩龍媒低頭弭影攤霜步驕州庭立仗

同
玉關初未解秋防苜蓿春深綠更長好遣霜蹄向冀北未容歸老華山
陽
駿骨千金未足論並遊來試碧涔涔夢魂不到長城窟須識天閑雨露
恩
涼風款款動拳毛入眼驊黃價並高未脫鹽車先尚棄當時誰作九方
皐

詩例奉送倪學士舜咨清明謁　陵之行

今年分祀圖陵下問柳尋芳亦及辰往日遊陪軒蓋後冒寒衝著最憐
予敏政　春坊惟人未至中允偕祀　青山見客無生熟白馬隨春共疾徐肆殿前來去路
感時應復刻吟餘

送侍御孫公出按兩浙用同年韻以贈詩韻

旗亭白酒三巡送客衆船下　紫薇闕下有名思鉄漢江南無地着

篁墩文集卷七十四　一八四

錢神月隨方寸光華滿霜與平生節操均入　覲相期應臘歲皂囊風
開不定驚人
肅肅霜驄巡煌煌憲節下嚴威風早已撼山岳東示何須誓鬼
神一道聲名蓋七州民力待重均知公不負江南望曾是循良第
一人
一年寒暑又逡巡愧無才可舉賢鳳北來初識面松楸南望獨傷
神同朝誼托衣冠後隣縣連閩道里均酒自易消情莫盡畫船秋水看
離人

送許國用南歸

許君國用自錢塘來新安嘗從予遊紫陽山水聞其學子既赴京
師國用亦附漕運劉使君舟北上舟相值於潞河而相失為之悵
然抵京久之始獲握手相叙而國用又促裝歸矣國用年少性
甚敏問學著誓史劉使君守自新安入京必請與俱然則明春

相見蓋可必也國用間出其所浸游者索予賦因賦歌行一首爲
後會張本云
予鬢如鴉面如玉賀次蕭然絶塵俗自身書劍從一童到處江山寄興
足前年六月離錢塘隨我聯舉遊鄱陽高歌花外雜山雨獨酌松陰眠
石床及時行樂人爭羨郤買扁舟下江縣我前子後差幾程吳楚風光
競折遍偃王墓前春草明謝滿閒丁春潮生何人訪戴有餘恨才子依
劉無限情我行到關隨鶴侶半月秋風送殘暑共堂再拜塵滿衣知子
來從燕河渚西山雲擁金芙蓉玉泉水香流白虹畫棟綺窗〻不住行
裝又出東城東男子當懷四方志賢達分明眼前事與臺千尺北鴻飛
送子令人倍豪思寒予浪說瀛洲仙近來稍結山中緣紅塵再入鬢稍
白更暖鷗盟知幾年嗣歲春分酒初熱西齋稱觴留人宿子當爲誦逍
遙篇爲我重添別遊録
題畫贈劉揮使還新安
十道江淮轉運難指麾能事說新安年〻有約僅相見席上離歌未用
彈
蒼山老木倒崖長入眼分明似故鄉把酒贈君東郭路不堪心逐雁南
翔
中元送蔡樊二都尉謁 陵用草庭都尉韻
都城初過雨輦道淨無塵香帛供原廟金貂遣懿親風隨行李健景入
畫圖真驛吹馳旌情齋居跡未陳炎光浮野黍涼思發溪蘋澤心何
壯熒宏性更醇詩才兼雅麗交味謝井辛山郭花藏市沙橋樹隔津碑
亭圍翠巔神路截嶙峋談塵揮霜尾吟鞍歷繡茵不辭當旅夕深幸際
佳辰劍佩趨 雙闕笙歌奠八珍感靈瞻鳳馭生氣協鴻鈞禮罷煙敲
玉宮壺水滴銀忽傳收燎火早見徹嚴禋北斗光芒正中元節候新斷
雲開曉月殘露下秋旻藏事同乘馬歸裝或駕輪節旄山鳥避軒蓋路
人馴去說時旁共來着

帝命中金闕忘異姓玉樹表同倫欲訂西園約朱門過禁宸
送元貞觀徐本道士遊武當
便到元君觀禮行辭居蕭麗參徐生花當戶外朱英攔出牆頭紫蔓
縈曉露研砂看熒宇午風敲玉磬禁聲無端又逐衡陽雁丹竈歸時幾
轉成
寄宋民表同知
德政猶傳內翰名又煩才子槿山城風前玉樹材偏秀雪後青松節更
明道老與應驚自慰好山隨路解相迎無由縮地論今昔憑仗南鴻一
寄聲
送程智南歸
兩程夫子之先實徽之休寧人一遷中山再遷河南見於歐陽公
碑銘胡雲峯祠記可考也今提學侍御姜公及令君歐陽公復興
其祠于學宮并一新遺愛鄉賢二祠蠹縣從事程智馳奏于
朝禮部上請得列祀典鄉邦增重伊始自今而千於茲舉概想先
烈倡之賛之甚當兩效其力也乎視智爲族姪孫言歸之際特記
祠事首末四十八句爲智行李之贈噫智亦何幸署名於兩夫子
奏牘之尾上聞 九重而下託之以不朽哉
恭惟兩大賢命世出嵩洛上焉繼往聖下焉啓來學俯食大成殿專祀
中山邑俎豆無終窮道化與之俱春此海寧鄉先世所自出舊廟菁不
存過者恍儒術憲臣秉學政令君司化權坐協師生議要使人文宣一
函走言狀宗伯告
天子闕典許再興倖覩自今始豈無古循吏亦有先達尊巍〻企德堂
回此入道門嗟我本末裔從遊恒惻〻六一碑可尋雲峯記重勒入奏
者誰子家住山斗村呼我大父行等是嵩洛孫俯伏 天九重奔走路
千里臧舉忽告成相看動容異秋潮淺津渡落葉飄井床贈子一樽酒
解劍城東坊所望浙江源正渦賢宮下所期道脉長增重枌榆社子歸

歷幾日爲我謝諸公勉旃崇令德無負新民功

送黃世瑞南歸

予與世瑞友厚善非一日於其歸也情長句短不足以盡因嗽賦

此情見詞中不復贅云也

古林黃子江南來矮屋借住都城隈半生抱玉肯輕售斂容不上黃金
臺嫉況從教白日送壯觀自視青天開西風一夜發歸思遂天北雁聲
相催往來何啻萬餘里非名非利胡爲哉當時拂衣避文禍歷江過湖
愁嬾猜禍々 汝頭十年久故園風雨荒田萊諺者顯琴憲者死猶欲手
障狂瀾回兩淮饑饉苦連歲津征太峻人相哀袖書上白
天子使正色那顧群讒訴家傳世牌自江夏兵變之後隨飛灰予動書
編幾易稿收拾相先聯功緣還來乃欲妄推我分明砥礪求剛裁後先
跋步本爲此愈見精力忘顛頹高人出處誠有道餘予瑣々安能陪望
齋露下客衣薄亭皐葉落紛成堆客行去矣不可挽蒲帆十幅雲高掛

一（金呈駁入集卷七十四）一八七 一冊

憶昔訪子五城波驛車不停青崔兒子家後圃有芭蕉深藏一徑生莓
苔掃雲坐我松堂下文章滿架千瓊瑰或如新綺織雲錦或如古鼎鑄
雲雷指揮神鬼加束縛剖析義利分條枚留談終日坐忘倦落然欲去
還徘徊今思此會豈易得官途擾々衡萬埃白雲先隴恒在望誦詩不
忍歌南陔兩宮勸講無才補一身竊祿慚非才荒莊隔予五十里清溪
上下相縈洄千章老木有嘉蔭一林翠竹生新胎方塘活水如鏡淨柳
枝潑々穿魚腮興來擬結白蓮社新知舊學交相培 國恩未報尚留
戀飲予欲傾三百盃江南江北若碇尸太平岐路非邛崍相期有約定
何日無忘折寄山中梅

中秋士欽相邀不赴次韻

來往詩筒劇鳳梭一秋佳宴好經過相期雖負故人甚不飲眞如良夜
何竊祿徵恩竟楚止承顏聊欲慰奔波他時有月皆堪賞少待彤庭奏
凱歌

聞竹溪先生子癸科無有叢琳之喜

傳群頌送喜佳氣集高門桂籍初登子蘭階更得孫極知天有意誰謂
善無根多少歸田樂相期燭送壽

送 孝陵衛致政千戶畢二英南還

舊遊蹤跡半相疎喜見多君忽過予命駕誰期千里外聞歸今是十年
餘健山紫氣藏弓久幕府清風解印初明日不堪還送別西風黃葉繞
離車

段夫人壽詩

今年壽晁亥河瀬我堂再拜尊夫人嗣々鯖髮動容甚敬予舊是同州
觀夫人七十近初度賀者無由展情素欣聞湖海索長生篇呪我年來廢
飲慕樂齋々風日睛雅課所留維綱明極知滄瀛有仙驅況乃燕趙
多新醞見祝爲名伊始肯隆先公舊緣紫更期努力尉藝顏歲々相
從祝嘉社

一（金□宋文集卷七十四）一八八 一七

與祝蔣谷董尚規李士欽聯句一首送 太子少保保國朱公
北征

大將揚兵下漢庭探光生千里靖雷霆呪旄頭夜落妖氛淨重豹尾秋
屯殺氣腥李大家豈能當廟算程山川應合助王靈呪功成擬勒燕然
石重漢吏無勞數衛青李

送周儀賓入慶歸藩

入覲年來第幾番金緋光彩又兩稼府僚 北闕隨稱壽
帝子東都久奉藩千里關山忘跋涉一冬天氣足寒暄坐辦親戚無堪
贈傾倒家藏與贈言

奉和故政令君洛陽周公見寄韻公爲先師文建公之執友執事子也

詩筒千里送佳辨賦子疎慵合負荊喜色遽增東上閣清風如對洛陽
城忘機定與群鷗狎寄遠時聽一鴈鳴光霽無由堪進謁烏紗新綠幾
回生

送敏聰弟還河間
疋馬來衝九月霜路人知是白眉郎相送⋯北今三載不免歸樵共我
長
書巢如斗畫堂東日日相㬎夜火紅多少精博試不盡肺肝時度月明
中
好是江南載酒來一尊須待季方開吾家手足情偏厚不數當年七步
才
官邸連床僅月餘冷官長愧食無魚臨岐可有青雲贈日日爾芸香一擔
書
金沙岡上大夫墳與爾同原一派分若檜白楊須愛護碑亭中刻御書
文
我已行年四十初宦情人事兩迂疎故人親戚多相俟底曾無一字
書

問李園
聖心與天通憫此世道陀周流寒中間所竭恒不獲僞言入茶境又復
雖楚澤輕車蒼椅之一水漫相隔迷迷風波驚隱隱岐路迫田中偶耕
者矯若雲際翮想從一問途胡不見指畫由來避世人渺笑遠行客訖
知帝降衷本爲天下責隱類亦何心士貴識所擇茲事已千載悠悠想
風格喬木入望青青白雲川白景物餘畫圖得失若何策再拜先師容
摩挲古躲軌欲賦問李篇撫卷空責責
送過副使太樸還表禮成還江西
既日牙緋下九天雅亭相對朔風前來朝共上南山祝去路回瞻北斗
懸客裏杯長頻駐馬道中波暖更乘船寒梅古柏西江暑屆指風光又
隔年
朝　陵儀例同寅必有贈行詩以倡和為禮今次獨無知我不
工於此也雖來三宿皆天日晴暖詩景滿前竟不能措一辭誠

如諸公所料行館早起遂成一律志媿然繼來者免我引玉之
勞又不能不自幸也
故人憐我之詩才斷送吟筒第一回林壑啟嘲從此始風化乘興待誰
來贊宮地僻紅塵少複路橋隣白日開只有青山知客意略然相對
兩悠哉
次韻秦送少宰毛廷貴先生還蒞南京
灘國芙蓉照水新租莛遂對夕陽津久期　北闕司綸綍還向南都領
縉紳千里盈舒雖有月一番離合幾經春赤心不共江湖遠側耳嘉謨
賛一人
擢臣南去　寵光新熟路輕勞便問津三品奏功初　賜誥六堂承學
久書紳行邊菊色聊紓晚到日梅花漸及春欲何消捷歌未得才情濟
句郢中人
題畫為鄭府典寶淨安應君昧熱寄別意

白鷗悠悠水漸抱柳陰盧葉似人長拋團芳弟請溪上斜日漁村駐野
航
王門無事足幽探為職新圖句不堪莫聽雁聲思故里箇中盤谷似江
南
送大學生洛陽陳瑀司訓郿縣
君本洛陽人去教關西七歲歲百世師肅肅橫渠子當時受程學者迷
存聖軌故宅今何如寂寞術寒水行哉學干禄知爾非得已華山雖萬
仞後進宜仰止書貓定性篇銘揭砭愚肯熙幾望皐比不以道為市豈
無郿之人一二解藏否平時勉所意新句已盈紙君有仕優名予無尖
言恥
送三原王天錫赴南京右府都事天錫令廣京秦贊司馬先生之子
幕府姚姚過上台都人常望詠書來江東不用詩王導分陝而今得異
才

虎旅分屯建業城鳳毛承寵著新名陰功自出三槐後廕補家聲搢紳
京
捧檄南行得奉親
君王眞念老成人江魚竹筍承懽處無限丹心拱北辰
萬仞鍾山入望高官閑無復簿書勞傳家見說惟詩禮不用脊增受六
韜

送貫溪宗人淳赴汀州司訓

相湖分派入程源幾葉兒孫秀異蕃喜見青雲重出色何須高蓋與華
軒 [illegible]
百丈山前遶一堂秋來草樹未全荒傳家正學依然在一脉還應到寧
鄉 [illegible]
汀郡崇陰有去思汀庠人說舊經師此行擬續題名記教養分明或一
時 [illegible]

[illegible]卷七十四 一八 十二 一[illegible]

辭食紛紛幾歲辛苦中辛苦又移家京城咫尺無由別孤負清尊對菊
花 [illegible]

壽俞君夫婦

俞家西江多美壽夫婦並白首閒中人和音協宮徵相看六十年歲月
未云毀兒孫森玉立繞膝奉甘旨佳辰來炙肩拜手祝蕃祉悠悠逝滄
黃泉ニ湮烟紫君然壚宜中鐵壽與閑史顧酌九醞觴朱顏似童子歲
賦長生篇家慶自今始

題畫送敏聰還河間

西風吹微桂花秋欲去珍禽不自由無限人間離別意海天明月照高
樓

航過野丹六絕

歲歲如流水霜華稍稍催滄江虹月在不見米狂來
舉世皆如夢虛堂畫掩扉幾人名利裏何肯解忘機

芳林園石鳩人指薛涇京此日歸眞宅端然識寓言
談眉多異體才華似郢人一編窺豹業誰復和陽春
鳳翥鵬騫後冲霄一鶴翔九原知不憾林立見三郎
遠客詢遺行何如漢郭君墓前新白石應刻蔡邕文

飲王陳二眞人園亭

二眞重約飲西城面面疎櫺引氣清了盡宮綠[illegible]手色喚醒塵夢步虛
聲洛花久放遊人醉閬果浮香餉客情多病近來思辟穀瓊宮何日報
丹成

竹茶爐卷

惠山聽松菴有王舍人孟端竹茶爐既亡而錢秦太守廷韶嘗求
予詩後予過惠山菴僧因出此爐吟賞竟日蓋十餘年矣觀吳同
寅原博及金舜臣倡和卷慨然興懷輒繼韻其後得二章

新茶曾試惠山泉拂拭筠爐手自煎擬置水符千里外忽驚詩案十年

[illegible]文集卷七十四 一八 十二 一[illegible]

前對僧榻挽孤帆住詞客逃分半榻眠回首舊遊如昨日山中清樂羨
君全
細結湘筠裹石泉虛心留得異相煎巧形自出今人上清供曾留古佛
前可配瓦盆翁玉注絕勝金銚護砂眠長安詩社如相續得似軒轅句
渾全

[illegible]菊圖與壽人母

風前一種勝金黃頭白相看猶北堂恥與繁華爭歲月獨依高節共冰
霜綵衣欲亂參差影綠酒能分瀲灧香擬向花神問家慶竹孫時拂翠
雲長

題南宋陳楹長江萬里圖

曾聽江聲過海門眼中忽見舊濤痕山崩岸坼知多少獨有中流砥柱
存
萬里沉沉水拍天詩人猶記夜鳴舷聯來直上金山寺酌取中泠第一

釆

工風吹浪皆鱗鱗笑把冰絲欲問津行盡綠蘿桃源不見永應無復舊川

人

帝度陳郎筆意閒水雲撥動墨池間長江不作華夷限定羽瓜州北岸

山

題大畈汪希大養浩齋卷

我有浩然氣充之塞乾坤一醆尚失養此志日已昏汪君發之彥烈〻

前王孫窮年事探討成性𦬇存〻昭示揭華匾如在孟氏門豈無娟學

于日夕攻討論所思在睆叅誰解𥊍本根君乃超然德性行以尊永

言勿自餒坐使民風敦

詩

故刑部尚書萬安劉公夫人袁輓 同年董尚書之妣

尚書勲伐重當時伉儷分明得女師敬行定歸劉向傳令人三誦鵲巢

詩

荊布家風王雪容詩書猶說舊儒宗相夫誰合隆恩澤四度鸞書出

九重

清寧宮裏早朝回四品冠高比上台識遍朱門金字榜衆中誇道不凡

才

教子丁年讀父書策名黃甲佩金魚故園花竹春如海贏得諸孫侍版

輿

閱世相將九十齡白頭如雪兩瞳青錄何便作遊仙夢拭淚空瞻婺女

星

落日秋山起白雲〻松檜擁高墳賢名百世應難泯中有天家

諭祭文

定海李揮使東溟一覽卷

李侯落〻千人雄指揮戰艦橫雕弓倭奴斂跡向沙島不敢出沒鯨濤

中新樓拔地幾百尺倚徙下見馮夷宮狀騎長嘯動林木勝覽直盡東

溟東晴光蕩漾開鴻濛旭日正上扶桑紅亭臺隱類蓬萊氣旋斥堠遠近

䌫烟空青山遠〻斷海口橫天獨鶴乘秋風時呼一手籌燕酹洗杯盡

歲塵埃留流年任爾添白髮飛思直欲凌蒼穹遍問謝丹丘救匣中

劍氣韜長虹建除三山歎何許異日猶見笑期公披圖擊節壯吾子高

歌遠寄南歸鴻

有感次高夏官克明韻二首

年來閒却舊巖扃使樓應嫌鶴未盈三頃墨莊心已足幾人塵海夢初

醒愁侵病骨隨兒向春入天涯草木青感子投瓊意何惻悵與佳什待

奚丁

山前山色莛籬斜慣看收租與焙茶寺策併無空許國一年將盡倍思
家鴟夷舊跡餘三泖太白新題重九華自分散樗成底事春風無限上
林花

喜雨與汪伯諧劉希賢吳原博同賦聯句

九重一念格穹蒼汪 舊地陰雲起纔方蒼溜即看御似注劉 市座那得
更如狂逕知隴麥回新綠程 細覺宮槐綴嫩黃明日趨朝同拜賀吳
須聲應喜動巖廊汪
破柱雷聲送雨來劉 眼前生意羅菲菱 祠漢室憩方士程 調羹商家
待相才此日亭成誰志喜吳 旱時詩就不勞催通人清氣知何許汪 頻
覺煩襟滿坐開劉
天際陰雲散復聯程 併將風雨作豐年過風發無衣猶濕吳 濺水新荷
葉正圓草野久懷瞻望切汪 梁林初識聖心虔莫教夕棟虹相繫吳

匏翁家藏集卷七十五 一八 二 一函

戲天瓢一霈然劉
滿院涼風透葛衣吳 雨餘輕扇不須揮齊居靜覺心無累汪 吟榻清期
願不違花外日長暍篆裊劉 餉壺天遠漏聲稀萊英若叶同三宿程 詩
陣堂堂未解圍吳

祝園春壽少詹學士鏡川楊公

天路家遙連開壽域總值芳辰喜位進
緒端新陞印綬 恩加閫正久奉絲綸甫拂華顛霞明丹頰甲子而今
才一巡鳴珂巷見長庚徹夜瑞靄凌晨 膝前雙玉也何用斑衣能悅
親看才歷秋曹方休宦轍名高春榜更冠儒紳曲度南詞酒傳內醞珠
履紛紛來稱觴借老處問錢塘流柳得似松筠

益梅為南鬪爵大監賦

雪天誰解返冰魂春意將先入禁門藉此雨新舒玉蕊胎疑為梁孤
根塵空嘆北門花處想繞江南水竹村承恩重盛開媚眉川洗妝先試得

酤尊

楊花引

瀛云暮矣萬木僵山雪未霽江雲黃許間初拂有佳處野橋陣陣吹寒
香冰為仙肌獻作勝平生不入桃李場老天有心慰清絕先遣春意回
孤芳寫生近世惟王郎一幅縑縑推東先窮霜再見姑射子瘦影下照
清冷塘羅浮夢破月轉廊竟笛聲隨風度摘蕊從舊譜得三珠不說新
妝傅壽陽臨池想像白玉堂堂罷賓來春忙巡檐欲誦廣平賦花神
一笑天香涼

分得閣皂山送伍希顏太守考績還廣川

青山突起滄江根寶氣夜騰秋旻稱師已紛啓洞穴刻玉儼坐真天
人山靈幾時閟琅玕道啟一日開荊榛寰中福地七十二名數閣皂非
常倫使君五馬數過此與山識面如鄉鄰泰功近自廣州入歸路復扶
侍朱輪鳥啼花發滿澗谷知有 思露來探看淒嵐暖翠杳難極貲賁

匏翁家藏集卷七十五 一八 二 一函

昔年川效珍異來欲闢兩奇絕卷畫不盡千嵒晌明當肯 邵庭窩吏
酹山細倒羅浮春

三月十七日原博論德錢汝玉給事于玉延亭會者有之學士
千喬論德孫之世賢侍講曰川校書廷可編修曾子棨四句四
章時黃薔薇試開復移尊于海月菴酌花酌別又得三律于亦
前有餞約而觴汝玉者多刻日有次第不能奪也手錄此以致
繾綣不已之意

酒半離筵客未來吳 諸公與淺欲停盃亭前花影看移日苑 池上
波光愛酸醅僻 延竚不堪南省迥丁 稽留豈待北門催
寒予恐未當君意錢 故習氏池邊未肯迴吳
皇華南去正春風 遠水長江頭鶬鴂通萬里瀟湘如在眼 九重霄
漢未忘思 徐 夜應懷古 吳 越秋成久額豐 錢 歸騎還報
別太倉無地不栽紅吳

命下龍樓重疊鼓城東春色掃塵埃過家路便心先到報
國身勞我不如獻納暫違青瑣直諮詢手撥紫泥書送君
是花時節醉飲盡瓶罌與君餞
江南春色動歸人黃旆紅旗早出津湖口過家魚正美城
邊送客酒初醉催詩數點別來雨撲馬無端陌上塵莫忘玉延
亭下宴相看不是白頭新
剩蘗花下送離觴別思詩情共渺茫析贈不須河上柳醉
眠真愛井邊床離根沒沒聞流水屋角亭亭見夕陽更擬未塘
分去住還看海門照東堂
移席東園就看花花前起坐即喧嘩卻因送別成嘉集不用琴
芳感物華漸有綠陰看鶯馬豈無銀漢待來槎共君秉燭
須今夕最喜西隣酒易賒
一種離邊未滿興杏含雨葉含風遊絲惹地牽黃蝶細雨

臨階綴玉蟲滿院栴檀春欲暮傑印羅敷夜將空行人幸與
先開會儘有光華付與公

畫竹

墨本舊傳抱節君佩聲搖動水蒼文龍孫爭穿土鳳尾半入
雲滿地雪霜其耐晚一春紅綠恥隨群摩挲欲辨琅玕淨恐有詩題
坐分

送丁玉夫舍人謫晉安州判

池上人如許憐君萬里行蠻方風土異客路早歷生一飯竹
君賜孤吟足宦情到詢前給事應續舊題名

分題得芭蕉分綠

倚石亭亭翠幾橫清標不似雪中看夢回猶圖思戢戢影猶書空愛舞
鸞驂前一揮風刀向捲盃三酌霜華殘使冷綠無塵染寫新詩
未吃

吳人張作母王節婦

三十年來婦節完玉壺清冷逼人寒松筠自保知心久桃李空驚入社
難化及鄉閭堪樹表教成兒子解承懽懇詞更續陶鶴為譜琴聲勝
下彈

題畫菜

背移蔬甲課園丁愛爾霜根養性靈獨有畫工知此意能將風味入丹
青

夏日獨臥西齋陶然心學士與克儉弟隔坐寫畫笑語兩壁外
槐陰與盆石掩映宛如往歲回舟北上時事因成一詩

臥我西齋坐兩君不知談笑久離羣墻槐影似中流見盆石青疑隔岸
分屈指三年如昨日開顏一酌又斜曛相煩畫府題新額滿壁揮毫動
水雲

廣平王同守府常治水底績卷

一宵水決渾河衛鯨波突下驅雷風劃然衝出買村口聯堤屬堰如飛
蓬城門晝閉人反走四顧已作馮夷宮輦車王公智且勇挺身坐遣舟
車通行人援濟免魚腹公倉保護留陳紅耗修決口水如故屢塞屢壞
勞民窮民言必得貳車往上官委牒來匆匆王公一念通靈穹單騎直
抵河東左右鍬萬衆集指呼中坐如宛我先蹟下土殺水勢巨捷
卻搗奔流中土黏石砌完且固十里隱隱梅晴虹幾年泛濫一朝去入
眼似覺倉廒空施工次第在方寸旁觀東手真英雄挽牛未數百步共
射蛟不用千鈞弓跨岸長橋復舊貫續紙嘉木遠青葱膏腴可佃六千
頃官租遞莫憂難完馬前加額來田翁道上拍手歌村童神龍廟下磨
巨石太史執筆書成功球琳召伯何專美漢號蘇公誰長雄我家中寓
瀛海郡北方水患恒忡忡考圖按譜多遺跡坐視孰肯勞其躬假令稍
費疏築工斬地即恍以為豐臨風撫卷三歎息惠政安得千王公嗚呼
惠政安得千王公

七月六日飲北城友人園亭
北郭分明遠市譁小亭幽絶似山家閒緇畫肵評三昧醉概新峯惱丸
華秋後可容來捿畫暑中先許坐呼茶重遊自擬非生客派棗沿㽦一
徑斜

題春山樓觀圖
一帶好山橫樹秋幾重高閣起雲巿何當避暑鉤簾坐納取庭窓八面
風

題畫菜
雞下分披紺葉長枝間涼綴紫團香已應風味堪登譜更爲丹青與擅
場

丙午六月同黃大器避暑朝天宫李鍊師之來鶴軒
雨餘涼思一襟回琳館苔花滿石苔鐵鶴迎風留語去福槐當戶送陰
來丹爐幾向霄伏芸檢時從白日開避暑又看今歲始不辭來累蒸
春盃

題憂山亭為顧夢麟主事賦
北固山前水一灣小亭遙對數峯閒要令野趣來窓几日日呼童莫掩
關
海岳菴頭石路通結茅人似米南宫醉來徙倚窮雙目誤指青山作畫
中

次韻賀李學士賓之誕子
吉夢遥占一月餘果然蘭玉見階除門閭不是尋常喜湯餅還傳伯仲
書骨法生來應克肖啼聲聞處定何如眼中兒態而翁意他日將同頓
上車

送婺源宗人瑨南歸
相逢未久促歸裝草草停車餞一觴冰驛御溝波盡綠日烘官樹柳初
黃回瞻北斗皇州近去遂東風客路長莫負壯年須力學舊家原住

晦翁鄉

錢君宗甫以素扇索詩寄施君彥清
詩社南歸舊日盟尚方終記國香名惠山泉水清如許一為高人斐灑
纓

題顧夢麟員外瓊林醉歸圖
甲榜傳高第春風入壯顏瓊林霑醉出紫陌看花還巾服存唐製官儀
盛漢班莫將經濟業相視畫圖閒

題蔡泉岳先生葡萄
副郎未撤輪臺戍使者年年向西去究國傳將馬乳來漢宮始識葡萄
樹茂陵石馬秋風寒玄香冷落黃金疑後來尚食不到此當時價抵千
琅玕鎮夷城頭初罷鼓謫仙揮毫氣如虎一番風味眼底生萬斛驪珠
手中吐鐵面長髯誰比倫慷慨便作涼州春兔起鶻落總天趣日觀之
從空寫真願子珍藏無草草謫仙已逐秋花老臨池不覺三歎嗟前輩
風流到今少

侍御臨淮李君士常以蔡泉岳先生在謫時所寫葡萄見示請賦一
詩予患寄為毘陵十讓所得者幾長篇矣然在十年之前語凡氣弱
不足為先生妙墨之左𦵏欲賦之而詞氣視十年前益衰卒未能也
書以塞士常之命云耳

送黃進士全選定遠
繞從過寨鶴書來又向高堂戲綵回兩上熏風吹去棹城隅初日引雛
盃山間樵屬興王地科甲新傳出衆才可得訟稀無獄即看雙佩上
蓬萊

送周允熙郎中赴南京大理丞[illegible]
氷花消盡柳條新好友相看別意真吳分署才名歸漢吏擅場詩律似唐
人雙山到日從游一秀水經時勝得春閱就雙旌催曉發遂東還擬送
車塵

送安成歐陽子發進士奉命犒師廣中便道歸省君號赴封叔銑令
休寧縣道以詩贈誦鱗
驛舟南下柳初黃春凍全消水力長奉使一番柳濶蘋洲親千里行還
鄉行樂僊重題名記賀客歡生是慶堂却倚東風聽候雁定多詩喜到
池塘

次同年張汝弼韻贈錦衣林公
將軍先世本材雄常在
先皇宿衛中要識兒孫能繼武門前喬木是遺風

和韻喬文明給事留別時成化四年己丑
一日春風滿
帝京獨倚回首送君行恩綸已覺蘇州路詔籍終須雲姓名都下舊桃
留貴約道傍新柳識離情憐鄉山水府多年處得珠璣照眼明

萬福寺送文明與倪舜咨李賓之二學士偕司川吳原博謝于
〈倪文毅集·卷七一五〉〔八八〕一五
喬三諭德林亨大修撰陳汝王給事李士常侍御聯句
送客東城擁霧來敏政對爐先進一尊開盤因待別留熱味傳瀚詩
為陶情且共栽林瀚庭竹未青寒尚在東陽江波初綠暖將回見臨岐
聊為歌三疊遷門外驪駒莫漫催瑞
愛客無情閑竹房岳春來偏稱舉離觴傳諭東風立馬情如海林瀚南
雪共人髩欲霜東陽闊樹蕭疏家在望見江梅零落路生香遷後期莫
忘論交地敏政隨處江湖與廟廊瑞

大韻魏端壁鳴瀘述懷之作
紅塵滾滾弱髮瞳一室蕭然借遠公寄道術隨人俯仰兩容常立陛西
東平生志肯懸家學海宦情思蝴
聖躬聞說感時新和　闔萬言長跪已留中

題南京邵思誼滿月軒有莊孔陽同年紀
定山居士久離群一紙新傳滿月文文古字奇誰似者近來應學武夷
君
小軒生業未全貧為欣笙歌暖送春上雨旁風元不討只教明月不想
人

送王汝璧同知自河南措運大同
壯哉騎馬出居庸轉餉歸來倏過冬霜境尚聞傳夜柝漢屯誰復事春
農髮隨驛路年華改酒入旗亭別意濃莫色更深伊洛地使君何以慰
喁喁

送寧縣張泰省母南歸
久侍嚴君官輦下又寧慈母返江南家本遠新通籍宦邸情深屢授
談行處片帆衝暑雨到時斑服破晴嵐承恩堂上春如海頂喜稱觴客
盡酣
泰侍父官京師將歸省其母程孺人因其內兄爵求予詩爵之先盖
自新安徙寧之遠溪族有朱朝者諱真字忠壯公所同出者也其母
〈倪文毅文集·卷七十五〉〔八九〕一五
嘗受周對故詩及之

六年考滿日漏成
刷跡　宮僚十載餘與功望上考功書爲官年免三宜點醜女真成
不如髮白漸稀關心才非原合致身珠經惟不厭儒生說敢惜朝
理蠹魚

寶澤堂為吳人陳存賦賦實其父所書小學也
有美太丘翁家聲垂吳城授子以詩禮不貴金滿籯能由小學書子筆
蹤見精爽去後幾年歲諸郎亦多成進思過庭訓展玩驚如生什襲古縹
囊共守百世程於惟孝享光有期在躬行我願君子心顧此寶澤名芸
香拂茶蘿何石田光榮詎曷範歷以歸鄉評

喬仁里族姪佐特家慶卷後八絕
弓冶相承勞情意開能受一經傳春風綠釋芸香重何止青雲屬少
年

古來科諸門推倫立志誰堪後有斈閱説一犁春雨後綠陰長作帶經
人（右付學士年十一歲好學能詩）
儒碩堂深世澤長紫荊花發棣花香對人好寫顏公帖珍重吾家白面
郎（右付楙十一歲）
夢中疑有筆生花不比書窗筆畫鴉努力顛名思祖第詩書休負好年
華（右付錦十歲）
畫齋晴日午揮毫天與佳兒一字誇書花已開休忘取家風不是士風
高（右付鍇時二年六歲學書時年一歲）
紅隱花樓御墨鮮家雞何止得家傳文章不愧呂黎伯好請歐陽南詞子
篇（右付錦六歲）
早從懷抱識之無太傅功成雪滿顱王汝異時將學海碧霄紅日看朝
雛（右付鵬時年二歲）
鸞鳳變、朧塵凡史向群中數阿咸生想後來應踏龍笑人終歲着青

移論（右付鉛三年七歲付能一年以詩）
予宗姪鄉進士佐時自新安上禮部出此卷乃予別後其家有八子
昆仲叔姪皆聰穎異常如此殆先世所蓄之厚而致然耶今佐時受
命出宰新昌因題八絕寄示少寓勉進之意亦自慶云爾觀者勿譏
其有譽兒之癖可也

送鄭太史廷綱赴浙江提學憲副

長身玉立舊詞臣喜服牙緋拜 命新一舸遊風從送別諸生懸目候
分巡譜通夾洽歸闡雅學數康成重漢人知子政聞應念闕與山高處
見 楓宸

送小彭閣老養疾還安成

幾年黃閣贊 宸旒早乞身閒未白頭多病漸妨林壑夢寸心終切
廟堂憂新分雨露隨優禮舊總麻裁一舟勿勝浦淵成健 九望
丹扆待嘉籌

送敖太史靜之以江西提學憲副

鄉榜曾傳第一人詞林相見一經存史堪朱墨掄才久服稱金緋荷
寵新官向洪都分憲節化從殺序播 恩綸迺行不用中條約白鹿遺
規有翠珉

送蔡德馨從父宦遊三衢

中郎年少美丰標千里黃風拂畫橈此去壯懷增數許推蓬初看浙江
潮
綠竹寧憂客路難直從魚浦過嚴灘吳山越水經游處得句當時畫裏
看

送盱江宗人正式南還（正式雪樓先生六世孫）

梅雨多時水正肥河梁還遂一帆歸盱南有譜通歷文郢曲無才和轉
稀明月屢回桑梓夢紅塵不上芰荷衣舊家人物如君少無限離情對
落暉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七十五

詩

與李世賢學士邵文敬太守同飲夜春楊文王河寓舘聯句

公退官閒散一株紅 程 敏酒臨軒醉晚風 李 病起故人剛下馬 邵 別來春夢
論欲吞虹 程 夜深明月當窗白 李 天闊流雲與地空 邵 擬剪短篇留後
約 程 吟壇高起玉河東 李
醉來肝肺碧紗幮 李 何似臨池靜看魚 邵 酒樂有香隨夜尚 程 落花無
意點衣裾 邵 十年故舊皆青眼 李 千里江湖託素書 邵 無限交情重對
酒 程 夜闌張燭夢何如 李

送吳學士汝賢蒞事南京

吳就良史最知聞南去詞林職要分 白下山川堪寄傲 青坊冠冕惜離
群 才高未許終淹藉 官冷何妨且著文 會向玉亭看舊刻 恨無清福可
陪君

送曾士美侍讀蒞任南京

春風吹水一帆輕 喜拜新 恩向舊京 對策本無阿世語 上書終有愛
君情 北辰縈夢蟾 天闕東望流光動 石城分署近來人物盛開居實
得頌聲平

送楊維立侍講蒞任南京

特奉新 恩舊所無 金厓光采映南圖 暫分曉日鵷行侶 未覺春風
影孤 江左詩盟添社友 關西經學盛門徒 不須對酒增離思 天近才名
重兩都

送庶吉士吳璞恭疾南還

一舟遙出潞河潯 賜告南還喜不禁 吟望銅官秋夜遠 夢回天
燈深 十年雙賦思歸引 白日長縈戀闕心 歷指來身健
佩入詞林

壽姚國詩足者王璽母句答陳揣人八十

兩上仙桃熟幾番 寫生光映北堂萱 九重好見旌嫞節 八袞今看啓
錦元 慶衍太丘知闕閥 秀鍾句曲是鄉園 賢郎最解君平術 甲子無須
綵老言

送姑蘇仰彥敬同知濟州

舊歡一曲帝城南 喜佐名州從去驂 來薰送香秋正熱 衣冠爲別酒
初酣 人材久說廣時盛 化宰當漢吏慚 闕下有期重到日 閭閻甘
旨聽君談

壽亞卿吳文盛母夫人許氏七十

七十猶神不用扶 慶辰須見雪盈顱 壽登比秀侵香幌 嵩祝連陰護酒
卮 恩寵北堂重賜誥 瑞徵南極更摛圖 分藩有客歸寧便 無限情中
反哺烏

贈別徐廷威觀游南行

秋暑西風從去驂 路河南下聽鳴鄉 小槽酒看鄉情在 半榻塵生別意

成脈理近誰諳 大素名家還子還 飛黃題詩為訂重來約 多病相煩寫
遠方

輓工部顏員外選之母

綸書初贈水曹郎 旌典仍題貞節坊 家聲何止萬金直 吉壤依看雙玉
藏 遠望吳山成誰好 忽聞楚此令人傷 史臣有意詔千載 壽筆還須論
短長

南京謝大宗伯先生哀輓

文章庾主大司空 曉夢驚隨逝水東 汗竹香生良史筆 宮花塵拂狀元
紅 英魂彷彿陪仙馭 郵典分明感 聖衷 丹旐秦淮送 地不勝清淚
落西風

送侍御朱朋用副憲山東

聖主龍飛早選開 多冠人數出群才 方期抗疏當前席 勿報康 恩佐
外臺晚路承驄北拱 春旂東馬候東來 洗冤澤物君能事 聽取歡聲

遍草萊

飲會昌侯公子錦衣池亭

白苧風生暑未收夕陽容我復遲留危亭葺近諸峯曉小洞陰涵六月
秋酔裏尚能窺畫品興來何必覓詩勦牢籌欲割琅玕節留取題名續
勝遊

雨中飲孫雪亭家看竹留題與雪亭子昕

紫翠中盤一逕岩竹庭幽處絕纖埃穿林勝見新篁出破暑俄驚積雨
來秋露不辭分嬰吸春風何必選花栽主人愛客能傳子白社還應幾
度開

送徐用和御史調平涼鎮原縣令

東風作輕陰寒雨半成雪端居耿不怡况子有遠別子本江湊英所學
重名節平生愛君心誼忍結吾舌一疏天九重冗食慚蠶參
望恩遺真赤蕩暫遺謝　朝列遐西入關山水幾盤折從來行路難士
豈動變倪相送城東門車聲晩幽咽勧子酒一巵世故吾驗屑易哉矣
發地伏此一寸鐵不久應一虧離歌勿終闋

憶家山有作寄述氏用光通新

古戍岩下半莊山恰對碧江水一灣列岫拖嵐圍竹塢小塘分綠浸柴
關僻招猿鶴攜相下清安漁樵去復還此景近來頻入夢病身何日可
投閒

偶林一逕到若窩繞舍奇峯疊翠屏野話有時分衲子溪行隨處課租
丁看雲淨掃松間石避暑開尊竹下亭　目別來空悵望移文真愧北
山靈

分題復壽周原已院判乃尊

老人不踏紅塵路蹤跡常便水竹居躡履登山如壯日杖藜隨步勝安
車庭中任醉王生襪橋下深傳孺子書但祝懸弧同壽考僊翁他日待
凌虛

送倪都憲志大器巡撫鐵丸

憲節遙遙出　帝州一時風采屬君侯如名已副蒼生望吾誓寧惧分
聖主憂大郡鋤犁思雅歲三關兵甲待防秋行臺咫尺紅雲近先聽封
章達冕旒

送韓林檢討方昌言考滿還北京

風流文采舊詞臣　闕下重逢喜鶴親別意兩分齋禁月宦情三叉鳳
皇春山行水宿仍歸路飲社詩壇足故人何日南中容半席五亭深處
看菊鈎

丁祭日簡郭司業述言

陪祀年年候孔庭每從司業借分廳衣冠儼雅環晨班鐘磬傳嚴報上
丁禮殊那聲風隱約歸時燈火夜晶熒病骸無分隨班列展轉齋居雨
未寧

陳通政夫人哀挽 名鐘中之妣

晩日高堂寵祀承歲禄翁家晚節餘方藩色慘　皇封語降鷺香鮮女
戒書朝落錢塘忠逝水山圖亂井見幽瘞賢郎啼血扶歸櫬不忍重看
舊板輿

酉宰侯看色牡丹為英國公題

侯門三月花如錦分得春光與上公何用洛陽求異種彩毫隨處落春
風

鏡中誰識舊姚黃金蕊木輕翠袖長倦倚東風嬌白日王孫亭榭見花
王

送徐書紀南遊

幾年經卷束裝行秋入船窗水氣清帆影未忘星北拱鄉心尚逐雁南
征三吳錦樹長洲苑六代青山建業城來往詩簡應不絕聽人傳取惠
休名

送定西侯總戎北征

手扶金印下龍荒九月邊城草木黃隨處旗牙分幕府剋期與獵得戎
王風吹漢月旂聲遠霜拂胡雲劍氣長擬聽玉關馳露布秦州那復候
天狼

寄于文遠户侯

横經日〻綵斕斑致
主無才獨厚顔追隨舊遊春酣處夢魂常遶歙州山

題畫二首

白葦枯荷兩岸齊水禽相戀水雲閒人間手足情何似寄付秋原引鶺
鴒 右蘆荷

竹間無數玉森〻斬覺春隨雪意深山下地偏人跡少野禽能識歲寒
心 右竹禽

爲周都尉題沈石田畫

不見姑蘇老沈郎披圖疑在石田莊眠看雪乳春酲解坐拂雲根午坐
（會稽文集卷七十六）〔五〕虎
京高御似頑山下欲奇峯如出鏡中莫草麻都尉能珍愛何日重開贈
繪堂

送户部葉叔通郎中知寧國府

民部清風十載餘全牒一日荷 恩除秋田麥隴宣州道多少人迎五
馬車

桑梓悠〻共歎城官每京國倍多情紅塵離合常無定從此相看感歲
聲

昔年曾過敬亭山花寒豫〻畢竟別後山容應不改湖存佳語徒尋
顔

宛陵祠下竹娟〻一掬曾分聽夜泉携酒諦後在六同春色到外
邊

故鄉喬木隔山青山郡人 應候禍星民俗士風諳已熟不須隨路借
經

村〻雞犬日相親宣歙山川本近鄰他日政成仍作頌不慚曾是受田
人

葉君叔通與予同出歙之休寧中世轉從叔通舉進士歷户部郎官
居京師叙鄉曲之好甚愛 命出守寧州將遠別矣憶予戊戌
歲奉 詔歸省道出宣城曾宿宛陵書院悉其山川民物之勝而宣
徽又隣境也因爲絶句六章附行卷中外寒有別業在宣之太平
則予雖徽產亦宣户也叔通惠澤且將及予〻烏得不爲之私喜哉

送吴州孫進士林赴南京刑部主事

東風吹康傍征車欲行不行立踟躕行葉蕭〻一何有上載經史下刑
書予向金陵曾再過及尺吴門是鄉邑登舟坐想春度江錢者如雲臉
亭集亭前新柳金絲手折穩人歌都枝鮮魚竹筍滿南國正是官曹
閑暇時

戲李世賢學士丧子

（會稽文集卷七十六）〔六〕高
雙成照胎本夙緣小郎頭角更堪憐那知一片青雲器只向人間住七
年

聰明何止識之無禮貌分明似壯夫惜此鍾情何日了東門悲絶舊
孫

毎回騎馬到君家廷生中堂解供茶白日重來空淚落怨聞惟有字如
鴉

春入高堂夜卷簾保長立彩盃前于家勸酒呼程叔此語何時去耳
邊

金盤愛有術貢徐〻 恩渥庸師斷近傳同榜弟兄誰與姓爲君思禦誦壁
書

曾許滕君古佛堂神仙空說返魂香門倚下東流水那及人家此恨
長

凡親詩成歲幾更人間悲喜多情他遲吊還成賀參取新篇俗

題

氣數從來有短長，遲人那復計彭殤。知君年力猶精健，他日知非賞十

郎

李士常侍御以祝卷求顥

兵掾那惜酒頻餘，奇識新從李氏於。香實下臨皆迎宿，瓊膝砂統竹棚

斜歌齊入風入譜，慶深先歸文婿家。閩道諸郎能共韻，歎門他日待

供茶

步能今已十年餘，入手真蹟二月以根勝預期，牙才早子多從遠砥礪

射朱翁青李曲照臨帖，白雪陽春聽作家。他日飾人分數帝一，封兼俯獻

州茶

西淮翰學以祝詩數行，縉紳間有和而驗其文婿力齋侍御乃肖驗

者斯亦奇矣。予自生壬子今十年來有子多，有然不預侶祝之例。新

春狎手權以辭飲之說，以自敘以如有靈又當分思有子而久不樂

者哉，可附西淮故事並行於世云

送鄉人方亮南歸

佳水佳山說古岩，每回首望臺杉松花。有約分春與只業，無從落夜

函南閩風光旁客夢，東華塵土辯胡衫。四君相依家樂，浦口漁樂午

下帆

題定西侯畫菜次俞張恭侍郎韻

畫史當年亦奇崙，圃情樣甚雲花淚，土酥辣玉真堪美，菜色何人動兩

峯

南寶遊教為劉遵手編傳試

南寶以人去幾朝，香貴豈能有一卷存。實椿求照江手，澤經紫衫卷半

啼痕。後生繼述心良苦，先達流傳道可存。風散吳香敷春回

玉皮芳根兆家，香

傳劉向本事門下，重逃武推原傳　紫二年喚

何曾世紳終日顯孫

當分里社齊沙村鼓一分西江水，遇醉青山處士家

題周草庭駙馬二小景

野人難得幽居樂，山上危亭溪上閣。時將野客到茅關，不放紅塵過林

端。剝秋怨木青且黃，煙中遠浦聞鳴榔。漁樵倘許結新社，便欲垂延雲

水鄉。竹杖悠悠步初起，忽見丹青如夢裏。披圖欲夢喬然，獲鹿分明

浪媽喜。草庭都尉冰雪顏，胸中丘壑非尋閑。何時對景論新客，細話江

南溪與山

初春當春夢與人遊山甚樂，既寤，草庭都尉以便面小景索題，恍然

不知夢之為畫、畫之為夢也。心甚異之，為賦此詩，俱目中佳處，只不

能盡發之耳

一夜山中三尺雪，銀瑕周迴欄銀斛，啼莫歸還客柴扉，竹外梅花正清

絕。主人高眠席高空，有客扶杖來溪東。千崖萬壑聽香度，乘興不減孤

山翁。半風吹塵不成雨，對此欣然一俯塵。四圍寒氣欲逐人，如生水壺

尖尖。若去酷來清君子，心平生不受炎涼侵。梅花三弄白雪調，惟有周

郎知此心

久暵熾暑，渴心生塵，忽從此圖游之，素壁洒然如在溪橋風雪中，毛

骨悚悚，不知寒從何來，暑從何往也。因下一轉語以復草庭，草庭當

擊節以為果然否乎

欽王世賞侍講園亭限韻一首

向晚移尊傍石屏，客子脩竹兩亭亭。詩懷併上眠顛，亦齒壯難留短鬢

青。夢繞未須揮玉塵，渴心常欲擊銅鉦。感時更醉東郊雨，目送晴雲入

杳冥

過豐潤伯曹公留飲

何處西城處市辟，南薰亭榭五侯家。主人賦令頻愉，兩侍史敲冰旋瀹

茶。清暑最憐風外竹，慰人偏得雨前花。樂乎舊客非生客，一任山頭白

日斜

錫壓寧舍人桐妙避暑韓太僕園與倪舜咨學士聯句

赤日黃塵奈暑何郊園惟此綠陰多程四宜瀟洒餘喬李一逕寂行紛碎羅倪地主盤飧飯蒸味野人縈竹尚無歌程針陽欲急郊逕十里新堤帶玉河倪

題王司言儀賓文會軒

門前車馬漲塵黃靜裡開軒得趣長當說竹樹楊柳緣映風流家花香誰家歌舞堪尋樂此地衣冠欲投場蕭灑定多詩絕勝主人無惜費尊觴

送倪揮使還遼陽

新命金緋白日晏勞勞鞍馬又東旋豸冠以行封侯骨緣是方當報主年沙磧夜屯占猴太寒坦秋楓聲當同功成異日先諸將莫留家傳豹略篇

一〈室〉墊 …… 一八 九 一處

揮使之父都閫公受遼城方伯也先少保雄毅公天順初持節東巡都閫實從之今謝在其家君丙戌使來承其後異日必有振其家者言別之際賦此勉之

送同年戴聆中侍御謫判雅州

一聲清曉鐵行軒又見名流出憲垣南北暫為參序別卷舒孫翮昔人言愁江舟微邈三峽絕塞亦紅樓六詔莫謂天高萬里九霄明鑒不勝繁

次韻沈爽美尚賓考績還南京

金殿西頭舊奉宸重來何處問歸津尚方玉饌頒仍醉南國烏紗不耐塵千里盤渦江上月十年離合社中人秋深倒旅亭安孟訪詩神與酒神

答邸相逢話未終分攜俄復笑談空山間官況仕頭白江上離觴舞雨紅古寺藤陰堪繫馬水村鷹巢待歸鴻西風不遂那傷別發日鐘山入

室中

歸有倫爲宋珍監生賦

衆竹參差繞翠闌任路將雪喜同歸何扶渠隨白露揚簫稱稱心共白雲飛何蕃與凰並諸生領袖李尤添五色衣中心奉一原君勞力能時分寵報春暉

劉振之白求壽詩

嚴嚴住辰一宴開坐中相壽壽以詩才因詩託子懸弧日也約明年載酒來

壽吳門魏竹居九十進士縣尹昇之父

銀燭東風作上元正看稱壽客盈門宋顏鶴髮真人瑞綵服烏紗稱主恩令尹才名分甲第此君風節共丘園仕懸淸白遺開業休下重摩幾世孫

登公子春正求題松贈微上人南遊

一〈皇要文集卷之十六〉一八 十一 一葉

誰分岩下種孤秀出叢林力飽冰霜健根培雨露深坐將方外友待結歲寒心已共論三宿能風更一吟

歲里孫養正公子與隆福殿起宗上人交甚稔起宗南游養正求題此以贈翫予已有詩贈之矣然所以安起宗者無已也遂申賦之

和焦孟陽侍講經筵宴退韻

講餘開宴日曈曈仰荷君王禮意隆法醞似多金水綠宮衣遙射玉闌紅班資問闕親元老門謝追趨愧上公致主有心才不逮十年陳說負天聰

因講春秋召陵有感再用前韻

斜日難回暗影暗王心消歇霸心隆原人包匭菁茅問照眼牲盤敝血紅覇世綱常尊孔子一時民物賴桓公東都不是無元宰誰為天王達四聰

張一之除臨城知縣

百里封疆古縣男喜君才力正相堪紅塵落日雍雛翮黃葉西風促去驂社稷禮成官亦重弦歌聲起化應覃他時不復承　恩處徽閣還書得指南

聞趙孟麟主事移居入城

閒談安山子移居近入城紅塵遥隔路俯堞正當楹客刺投應便朝更聽最明來朝先定約携酒慰新盟

題揚州楊成玉太守梅花

紅紫繽紛落暮春貞姿偏耐雪浸浸廣陵太守能題品不作增花一例看

題四鴿圖

東風閒遍薔薇莖禁翮犄踈罷繡縷珍禽顏色亦可人紫袖傍垂比宮鶴隨時飲啄哺兩雛天然毋子行相呼撫景令人發三歎耳畔如聞城上鳥鵲語

海榴花紅搖日光初平日呼黃鳳涼河西此種不易得玉羽六月飛吳霜鶻誰貌入冊青裡金瓶雪衣呼欲起情將我有放生人獻壽能令相君喜洲酌

鐵衣玉項雙紅趺入眼精神如燕鳥太湖峯下立相倚拼回顧影儕勞蒿饕色黃花傍幽沼一陣西風動寒篠傳書能副曲江公何笑當時上林鳥歸飛

幽茶紅香竹青節掩映馴翁羽毛紫馴翁羽毛生地奇異花粘破雙圓霜翎氣吹風肌栗寒雌和雄鳴隨所安群飛寄語莫殘傷總雁峰平滿花石闌點泊

鄉舉同年會集武學得請字

昔在東關士名錄亦與炳傑皆十六年散居星耿耿聚合苦不常相親惜殘鉄海言酒一卮晶此舊盟約武庠國東隅良會惜幽屏列當發崇鄉君子受初常名然雜迷來曾雁鳴招請乃知同袍人不當共厥并英談既歎泱平度溢修楷嘯然能清興紛披絲竹勞浮生大塊中取樂幾纖須天無白日速華燭生堪秉則嘗知閒我願事無暫學哉加進修任者效忠勤務今昔榜人一一盡為賢公節堅平生嘗味期晚景大馮幽最早翰林秘書有收川鑽心助祿愧歌歎

先公同年之子二十七人作通家會漫成一律

但指通家四十年舉森相攜意迢然二家兄弟非生客兩世衣冠本夙緣豈短不妨燈燭敘情長那惜酒成川無前勝會今日願保家聲作英傳

壽仙圖壽顧天馬汝才通判乃兄汝明

行閒老者稚黃髮宗兆能官數門羣瑞彩遥隨南極現高情那愧北山移筵鍾律轉知陽復紫府圖成與壽宜看取滿幾酬世澤不妨鳩杖樂期頤

送趙文華知博興縣

碧雲原吹滿林丹冬入抵東行鎮傳書青里為民常尹一官旌異得均勞河橋秋别猶舉柳淵瓣春來豈種花齊魯前歡歌原接境看君今日試牛刀

餞孝手

至性由來不易論孝堪封股報親恩寵愛心苦堪三年闕入眼看墻百世存宅里可旌新孝子弓裘何愧舊王孫此身不負非仁處更看族東滿澤園

次韻送沈仲揚侍議提督福建銀課

上京才喜望還若行省那堪手吏分粵地山勞冬青賞憶侯家世舊當文芳齊祇晚須官職柱織凌秋勤水雲此日牙排雁動别漢庭香篆待重薰

送安成劉靜涑赴曲江教諭

嶺南佳處曲江頭此職青氈作宦遊孔殿詔音勤御畔讀人經學久宗

劉壯襖不逐流年改化爾能兼宿痾收拏手有功須重惜禮隆高齡待
春秋

定齋程先生文集卷之七十六

定齋程先生文集卷七十七

詩

菊莊圖爲致仕尹丈鉉給事賦

秋氣入林落晚颷披踈林蘇華坐銷歇一逕穿籬深紅東有晚色粲粲千黃金不隨時物變肯步繁霜侵淘今去巳遠寥寥孰知音華君瑣闥步聘名歷當今一朝謝塵鞅返駕邨山阿有杜竹新主求白消埋標年來學世患未疫厲幽存念此松桂友敬使丹青逸逸歲將晏采采芳歸心黃花故無恙白酒且復斟一酌爲子壽再酌爲子吟天意久乃定相期爾纓簪花神來結好吟眼窺浮沉

送都憲金公廷珍巡撫遼東

關西聲價重刑又總行臺出帝庭千里封疆當北鎮九夷綏服盡來庭是處年生望明自當貝長劍氣腥肯把分憂在今日不須崔子勒新銘

定西侯蔣公琬清軒次周草屛都尉韻十絕

高軒近壯城西邊三四中有千琅玕知人歲寒志臨池寫來意生石呼格丸森森蒼雪寒九夏失炎午新開八尺庭迴出五侯宅眼中稀龍孫富富一萬百結客總豪俊詩酒如將壇呼童剪新粉記取最長竿愛此爲玉林不下賞當令時汲井中泉放勤澆意何長長翻舉雲消消他借看來何人苔皆痕痕二虛心能自保世態非所甘此輛與嚴繪文情濟成三名園盛草柱紅紫動盈千何以總戎府清風兼渭川將軍誠好文盛世不忘戰時對抱節君孫孫閱兵卷吟待此君醉瀟分鳳尾吟憑手叙青手高節爲君書

賀東萊伯照公得男

珠箔高懸歡錦紅候門喜氣喜葱葱一啼聲試處知英物骨相生來有祖

風開丁文綱教新玉果傳家先栻舊彤弓分明世契對生客陽驛遞叨入
會中

送西蜀毛貢士世傑知汲縣

東社西蜀識幾更 思衛初傳令君名禁中曉日辭天杖客棹霜風記
水程石表忠魂留孔篆山㮚遺澤撫民城定多治迹加催璉晉取那人
稽政聲

送都水姚愁明主事改任南京儀制

曾向音源識俊髦 恩除重下為均勞留都官愛新儀部驛路人迎舊
水曹千里長安隨日近萬年鍾阜入雲高官情鄉思誰並得莫惜離亭
盡濁醪

播州程氏世澤堂

聞說家聲自洛中幾年移築向黔叢敬不廢箕裘業一劍長扶保障
功心壯秀葵知曉日根培喬木自春風等閒慶澤應難盡長共渝江萬

[illegible]文集卷十八 二 廿

水亭

送田舊遊寺浙江左時劉參政十絕次草庭都尉韻

湖船詩十絕半入煙霞氣我語慚不工居然別涇渭
倚櫂岳墳前碑本見遺墨萬古擎天功高峯峙南北
草滿六橋路依稀放鶴人道傍修竹裡時見一枝春
聞尊淨慈閣鵝鴨滿湖田對岸雷峯塔亭亭入莫天
三生空有石三竺未成賦徘徊九里間吟情掃高樹
天外一峯飛來勢未降冷泉亭上立逸興酒寒江
石屋藤蘿處題名憶長公洞門噫水篇古還失西東
一對龍井寒未續茶經筆林外忽聞香僧房焙茶日
山形繞殿宮一鳳雲中漢丁見浙江潮寒聲自朝莫
應答保叔塔舉酒別諸君所聽春喃過相思盡片雲

送馬天祿給事赴兩浙僉事

禁鍾曉初歇驕出城東門惜君有遠役相伝為可引杯錦闈彦忠言
動 天閣起居令十載 廷謝初紫由西南萬餘里浪江浩浩輕車
足時雨憲節明朝暾丈夫挾壯氣撫此歲月終紅芳浸春色青松自霜
根悠遙古南服慷慨扶風孫行要知有消後會須重論

次司馬通伯侍御留別韻二首

風流儒雅重分司先德猶傳宋太師學制久非三舍法教條今過百年
期水宿飽歷承家訓桃李深培答 主知闕說行囊多暇日為情還付
墨林鴟
相逢不覺又經年日月真同塊磨旋表士定知湖學盛貢時曾說賈生
賢一從芑節分江左幾道書函到日邊大雅寥寥今未作黃鍾應待協
宮懸

飲慶壽寺與何聽講經

紅塵飛不[illegible]白日行空衲晴[illegible]奏笛[illegible]雨[illegible]

〈劉〉數文集卷十七 八 三 廿

職上方曉暮明春孟西郭從敬西湖添更愛遠公能入社他時有約問
栖巖

送仰堤卿給事僉憲西川

天子念飢歲方勤西顧憂川陝本相孩君子可淹留當時文石陛往往
聞嘉猷況茲行臺尊 恩言若為酬提印走列府洗冤及肢豚功名當
駿發壯氣横高秋誰云蜀道難為子歌安流

挽致仕于千戶文達

春風吹面雪盈頭已過人間八十秋山戍畫閒惟擊馬水村天遠獨盟
鷗周窮義重交遊務知足心長守樂丘身後有人能接武袁門聲價到
皇州

又

無端冰昏拜儀刑不覺臨與幾日停醒眼更留通好飲壯心猶展衛生
經川來吟髮添新白里東家山只隔千里共劍嘆真致一織哀些涕

文寨

題倪日川諭德晴蜓便面

五月京華汗如土塵紅如風物繫情頻滿陂綠水池塘草雨後晴蜓不避

人

雙帶青青草似苔絳騎飛處小蓬萊良工可識詞林客爲作米衣入眼

來

挽西莊時隱章處士尚知廷圭之父

紅雲合日照西莊楚些聲中白髮長杖屨尽着桑梓影衣巾猶帶薜蘿

香壽於呂尚非徼福死比黔婁合謚康經學已隨傳令子功名無愧古

循良

分得惠山泉送張公實參議還浙江

歸然九龍山下有泉玉聲夯觧終呆時旣 流石泓迸入一回首倒影

下空明峯巒陰翠翻嗣暇若有情老僧邀我瀹茶纖竹抔瓷罏我昔停征

車馬簡裡屢纓一斛毛髮寒再飲肌骨清中泠乃伯仲此品寧虛名張

公佐制省標標人中英峻操如隱之氷雖相崢嶸泉石豈無辟所需在

王程官舟忽南下舜源重爲行像古應有作頴崖令蒼生龍團笑茶譜

石昂儕詩盟

雨後過文會軒

雨後名園我獨來淺紅深綠繞池臺翁聲也樂消煩暑馬首初看淨宿

埃鄰客有期頻析簡主人乘興自斟盃偶然良會須終日一任殘陽下

古槐

送黃潤巖貢進士休寧訓導

浙東經學推黃氏玉樹臨風見一枝山邑百年絃誦地旬令應喜得良

師

宮墻遠隔練溪灣門對青青玉几山分擬卑比應最樂暮聲時出學識

開

孔殿西頭企德堂兩賢皆此託雖異不冠粗豆瞻依處洛學千年未可

量公家世不凡才六一清風溯後來知子敘條還身報官星斗夜昭

回

送宗人德望進士還德興

一宗元自相湖分雖鳳新呈五色文家慶智雁紓緋服檢名先已識青

雲水闊水國舟難帶春入郊亭酒易醺小別重來堪屈指鷄班鳳節待

超群

送吳容之進士還歙

二月鶯花滿帝城手板黃卿送君行傳家舊業麟經筆中選新題鳳

榜名書錦相春新旅況綠衣稱壽足親情還鄉不久應趨召重選鵷行

玉佩聲

送族孫鳳翔還浮梁兼柬其兄撫州同守楚冀

相逢無奈帝城堤楊柳西流塵似水杯酒與半生過阮籍鄉情終日仰

看君船隨賈客行裝趁曲爰歌童別調閑路指彭城應問宿雨中新楊

許誰分

送李知事還蜀

大夫鵬舉重先朝合有鵷雛振九霄幾載官情宜室近一番離思蜀

山遙歸帆正藉東風駛憩閒長懸北斗杓碧殿重來知有日不須極

柳向河橋

通政知事合陽李君天錫今致政都憲先生之子先生有迎蹕大功

於先朝未食其報而天錫以文才見擢供奉南薰殿還鄉侍用

人尚未滿也惟先少保尚書襄毅公於先生爲同年手不敢近輕天

錫始獲通家之好因賦此以致屬屬之意云

蒲東清隱爲蔡德孝賦

石壓參森森照水寒綠雲低動紫苔盤歸來不道清如許曉任君家

看
葉葉都含淡墨痕寫前生意翛然於作畫筆外如甚斷誤遊山意亦然
根
古人以物之爽者爲人嗤之佳者爲翁真若答君養草之解陶杜
二子錄生之功亦可謂渴絕矣

送岳時雍上舍歸河間

與君頃盍會京華兩見春風陌上花折開故人驅隔巷及書兒子亦通家勿傳行李勝歸騎滿墜雞黼之泛宴雲路功名消息近重來雙佩宿趨衙

金陵十景分題其二爲傑虞亭賦

鍾阜晴雲

秣陵東來神秀鍾一山深起嶺若龍蟠雲半露白日晴海濤諸山金芙蓉晴光遠布建家木毛鈔上觀軒轅封二南佳麗此第一鎮神爲古蹟

（全書　文集卷七七　一八　六　一材）

玹峯小年晚翠今問書院中案翠翁篁　蔣京隱散當有日看雲作賦消塵容

石城霽雪

石頭城上黃雲滿石頭城下紛瓊瑤登陴四顧彩逃眺長江萬里飛銀潮鴉翻落木隱雉堞虎踞寒山在六朝袁宏九京那可作莫愁何處采沮挹遊古來事德不重論方今一統歸唐虞豐年歲風熊我奉太平有象歌漁樵

賞王司言侯肩屏千葉緋桃

賞心常在鳳池東一種丹葩占日紅細剪巧隨金剪刻親妝勻試玉盤空移根曾見新培土歎賞渾如舊倚風更便蘭蕙月不解飛芳叢

次周都尉韶寄平江伯

累朝勲業在鐵券鐫黃金質照耀時登用鞘戀　開心早風吹洞水古

月照淮今何日明窗練上師問日哥

送潘玉汝進士

收路花飛酒滿斟送君遠記練江潯青蓮已協登科讖折柳難勝贈別心畫錦樹知宮近好音來還聖情深重米不待賓鴻從擬向鴈行續佩音

壬寅秋予家居練水之上玉汝與諸友嘗相從講習時箍蓮出並蒂一枝子有擬開佳兆待諸公之句又明年玉汝舉進士殆詩讖也今玉汝當公務於兩畿有過家之便因賦詩以贈且道舊事以見出處之不偶云

周德清駙馬府賞海棠

真真花露濃迎麝冊冊猩紅隔葉紅擬譜更誰爭有韻只評空自說無香莫嫌銀燭驚春夢好障丹紗護曉寒仙種北來初識面臨風搔首九

贊頌

國子祭酒古廉先生李忠文公象贊

（全書　文集卷七十七　一八七　一本）

大皇中興初吉士誰第一侃侃忠文公抱此金玉質官銜應列宿講讀近清曄平生媿婥婀不復計行凡西曹曾幾時入東大史筆一考適更化四海期紹述仰茲　堯舜主或恐有遺失伏　闕陳忠言敦列動霜日不懼犯　旅泉誠頭甘斧鑕我冠者何人却走仍汗栗繼聖數於容　恩露亦洋溢　經幃資輔導詞苑樂閒逸藉荐雙鬢班老大更識律韻之大司成　寵命一朝出諸生得者俊警志起經術云誰千政機所欲在私惟古廉匪今土危譏勢相嫉青衿爭代死白日可屈膝過眼風霹平秪桂高莘律乞身一歸踈興與歸烏疾故廬西江滸安生理疾禾天胡座老人不遺位丞例一骨星隨尾徒與哲人恤恭惟思鄉祠冠佩九六七公來居其間疏指難甲乙歲時馬朝奠生氣儼在室延東陽本小七深更承仁首多後賢茲事可前必宿昔春秋之牢木秋悲悲中有　邮典碑千載勝茂實

與駙馬大振文 記州榮參衛

喜承
恩領殿前軍玉立長身過江群紀勝有時侍匂宵奉宸終日侍
紅雲金符舊動蛟螭象寶劒新裝錦繡文講幄故人先定約宮壺春熟
待同醺

和副唐楊先生府中齋宿億弟六言八句詩韻二首

官舍平臨
御水
龍樓遙見飛鷹坐想先生泚筆靜吁童子鉤簾
顏氏心齋已久杜陵詩律方嚴陽春欲和未得斜日猶懸塔尖
青瑣齋宿幾度十年斗杓轉東池草夢回惻惻泥絨詩寄重重
玄經喜得時聽妻彼何須夜同真似華陵玉樹不戀蕉庭黃鍾

次韻題孔融伯隱君畫菜

忽忽青滿眼開卷足相慰墨苗紛雨甲筆纖縈露芽因之念老圃聖訓
有攸長疏食而飲水正欲條真氣洞懷古壇杏泉泉綠陰芾高時曲肱
眠至樂本無既栖栖 〈韭溪文集卷二十七〉一八 一化 陳蔡厄窮援辦良貴賴此筆鄒人不擇菽粟味美
哉厭道腴聊爾滋塵胃豈無食肉者斯減幾名諱亦有争麗語千載唾
餘誹吾誰堪適從壁立何嚴毅但思召圃于運如拔其棗至間猶祭心
曾靡間於貴而死申申容對越凜如佩履齋獻春丁祀典詎無頌奉組
欲升堂前朗張猶未

楊叔獄地官晚歌六章

卑華峯高半入雲秀鍾人物迥超群山川一口收靈氣留得楊雄死後
文 右文崖

寂寂茅堂晝掩關泉西風物稱投閒當時岸幘黃花裏應讀移文笑北
山 右西野草堂

門前喬木翠生烟一姓同居幾百年閒說當時無恙日紫荊花下酒如
泉 右同居里

白石青松路不迷隱君墳上路萋萋當時苦塊成何處徒說慈烏見樹
啼 右盧墓處

一泓挑出淺沙間掬影如分鏡裏顏知是吟魂長不散月明來此弄潺
湲 右惺惺泉

樂丘遙帶碧雲來一日全歸事最難贏得墓前新石在銘文留與後人
看 右樂丘

送柳副留提督松滿兵備便道過家省母

玉節西行塞外臺秋曹人說舊多才暫同一將論兵坐想見諸番接踵
來蘇府遊山飛暑色樵船入峽殷晴雷壯遊正出巴陵道贏得高堂舉
壽盃

贈王真人次倪舜咨學士韻

昆嶠仙人豈愛官
帝教持節領黃冠眼看紅紫隨春麗手裏瑯玕作夏寒寶匣劍光辰耀
雪玉爐符火夜飛丹蓬萊往往傳書劄幾日清宵見鶴還

寄黃岡口畢處士 子文中 已庠生

〈韭溪文集卷二十七〉一八九 十

曾向沙村識隱君高堂吟楊許平分閑聲夜向溪邊雨隨花春看石上
雲南極又開新壽算北山誰勒舊移文名門早晚騰孤鳳五色文章定
出群

送陳訓術還順德

秋風吹水碧潺潺短櫂輕帆去意閒萬里客行仍過嶺一官廷引幸隨
班心常遠 關送驛斗往不離鄉餉看山冀共再更柳酒熟辭人傾倒
候君還

和嚴大用尚寶歸省詩韻

老木清溪舊業存天涯相望幾寒温南歸暫覺承三雉養北拱難忘一飯
恩馬首斷風登驛路鵲聲傳喜到家門行邊已報春光動入眼桃花遠
近村
椿翁同行幾人存道社詩盟可重溫傑道久勞千里夢歸寧新沐
九重恩遊塵不染金陵道佳氣長浮白下門知有鳳池高詠在不須重

歎莫愁村

周草庭都尉李西涯學士兩處復　命同日有詩次韻

曉殿金門啓春城玉漏終才華驚二妙喜色上　重瞳分署猶心父連年人對同欲從歌盛事近拙愧唐風

齋所謝定西侯惠芭茶

元戊齋被近青坊分得新茶帶餘香雪乳味調金鼎厚松濤聲瀉玉壺長甘於馬湩疑通譜清讓龍團別製方吟吻澀消春晝永愧無裁答付奚囊

送顧謙還臨淮

翩翩顧公子天性酷嗜書不作紈綺態被服若老儒平時數過我芸香襲襟裾一朝戒行李過遠隨征車云赴秋試期轉返臨淮居由來君子心自與列士殊從師讀周易日月成居諸紛百家語歩猶乃其餘私竇堂鎮燕所得寧能賦想見句箋秀歸然得明珠誰能救熟窺而發味通腴風志尚無瑕一爲識區春風尊酒出相送官道隅長歌卅柱篇送子青雲衢

冶城篇一首送袁銖師道致還任南京朝天宮

吳王鑄劍處榛莽無餘城福地豈終閟重開似蓬瀛琳宮起璇榜掩映千花明霜霜滿朝儀冠裳集群英欣欣祝　聖壽香帝下紫清神仙足官府主者宜幽貞瀰來領祠祿有美陶隱生昇歲好丰采瀟洒不世情薰風送歸帆壯子一日行頗聞歷亭側下廟猶崢嶸淒凉六朝事激烈千古名巍巍石城外職職青溪聲春京多散局何當灌塵纓相携此弔古醉歌時平

送汪侍御文燦出判夔州

侍御汪君文燦出判夔州以陞授出命此仁聖之恩也予於文燦生同鄉舉同志道同年故不以嗜而以賀古之士所當爲區區於此文燦勉之

西望夔州萬里程一尊相送北君行封章舊獻州心吐憂國新添白髮明去腑薊門秋泉識到綜任嶕慈濤平陰書特下恩如海不遺賢臣挂識名

贈雲中張守

左竹恩榮久見分中州人物重相聞弦歌夜課黌宮士芻餉秋供紫塞軍公暇擬紆防禦策興來時草勸農文他年屈指雲中守卓異功名定數君

送光州熊騰霄侍御赴山西副使

近來除命似君稀新帶横金舞作衣久矣十年書歲課壯哉千里法霜威中州善類知難得西土流亡喜漸歸相送出城應駐馬祖筵春日正花飛

題四景畫

一夜春溪新雨足曉耕已遍前川曲烏犍少脫半犁閒鳥外茸茸草根綠坐交一株沙柳陰展卷疑聞洗父吟布衣未接隆中聘誰識當年開濟心　右諸葛春耕

夏木陰陰度歩歩風外群飛見沙鳥臨淵不爲釣絲輕黃梅雨過溪魚少石上苔花青更繁坐持獨酌消塵煩可能著就玄真子亦有卅書三兩言　右玄真夏釣

西風蕭蕭振黃葉何處平原初罷獵會稽山下看新人倚樹掀髯亦豪俠一朝印綬懸其身白日將耀新朱輪誰知擔上芸香冊只博人驚車馬塵　右買臣秋樵

天山雪花大如席翩翩東頭絕人跡群羊散盡沙磧間齧雪飧氊歲云夕塞垣孤月十九冬手持旄節歸漢封不知麟閣丹青手曾寫當時憔悴容　右蘇武冬牧

題醉九蟾仙

雪冠琢玉紫霞衫仙籍依稀見著銜松下月明将顧影寸心知不到塵

九

和鏡川學士東閣靜生之什

閤門交處向分逢十二朱鄭白石趺生惜病身難足欲稿細經學寸心
孤雅音不數巴人倡拙手空虛兜罟帖模憐眞有期陪呋語柳枒春色平
昭蘇

華處士東輓

錫山華名宗系出齊孝子孫今八百年代代享蕃祉雲仍森玉立有美
時賓翁三郎如鼎足挺挺多父風就中承事君人物更娟好起家方有
階循館一何鑿平生幹蠱意永夕吾伊聲早入咸科齋錄師驚老成竭
來丁歲荒大發囷中米　詔與冠服榮身抗令丞禮君心非樂此所樂
在書策史評著北宋遺稿存東郊臨風嗟若人曾不躋下壽所期到松
節何意等蒲柳雖遺白頭父膝有青年孫勉哉克世譜坐待高君門箴
表此祥山山前下新兆中刻大史銘何如蔡邕表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七十七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七十八

詩

題關平思圖為錦衣魯百戶題

新從飛將破皐蘭召拜金吾近侍官白馬過處過御苑錦衣流彩動長
安三秋絕塞烟塵淨一日中天雨露寬撫定為君期遂大舊圖麟閣炳
如丹

起亭圖為顧謹作

芸香吹滿讀書亭不為時名困一經亭下種松今幾載長梢將見拂雲
青

奉寄

郊壇陪祀夜宿神樂觀聞都尉草庭吏　命留守承天門賦此

聖主南郊奉大禋宮門留鑰付親臣龍池漏點沿城報虎衛重宮夾路
陳令肅自應關將略才高誰兒重儒紳齋居一宿停雲宮坐對東風月
向晨

題吳原博諭德醫俗亭

我家篁墩上絕類筲箬谷長憐此君爭不解砭人俗吳君結亭子瀟灑
延衆綠清吟答天籟醒眼謝塵濁分明食肉相無此林下福齋居開畧
本已覺幽韻足君才何可當風米如植玉擬試國醫手籠復江
南淑煙雨因之動歸躅行青我終歟留請或能續

北帶連和青谿學士韻四首

當時仙種出吳宮羅綺香生水殿風何似一尊文會樂坐令千古俗緣
空不須紈扇遮紅顏擬剪綃羅掛碧筒勝賞此回應第一幾家殘綠漫
叢叢

姣走雙娥下渚宮凌波微動一簾風隊翻疊皺湘裙重月射連珠漢佩
空樂隊臨池催翡翠酒籌當席轉牙筒奇觀欲稍卅前手題取東軒錦
繡叢

秋浦新聲欲換宮採菱歌徹藕花風小池漫擬江南樂絕品能令冀北空娛賓酒戀嘌當爵催妝詩遣鵝輸筒主人蓮社眞開約車馬屯門定幾叢

彷彿移根自蕊宮正宜吟賞對西風却憐多病身難出未覺諸君酒易空詩愧才情輸蜀錦瘦餘肌骨等湘筒明年倘帶看花屐自挈壺觴坐繞叢

壽山陽先生獻處士八十

豆蔻香裏洞仙謳春滿酡容雪滿頭淮上幾人同擊壤海東今日又添籌家聲節孝膺徐子世業文章重隱侯秋菊開八袠大椿曾算八千秋

小飲于高諭德家與白川聯句

洪追思來半日閒高偶因高會異簪謝蘇家十酒眞堪惠高謝氏諸郎更解顏高一醉偶皆非有約謝十年爲玉幸聯班謝相逢莫便應歸騎高此意更深且未慳謝

西城邂逅一尊同謝主客相忘有古風高春滿戶庭宮柳近謝風清苑路市塵空謝醉呼席上燒紅燭高坐待樓頭過碧筒謝爲語詩家莫相笑謝漏聲初報禁垣東高

候客兒童預掃門謝登堂忽已且盈樽謝一時談笑風生座高竟日淹留月到軒謝行止百年眞有數謝醉醒吾輩可無論高海天回首輕陰散謝猶有高情在掖垣謝

壽栗城侯李公

綺席紛紛集戎簪中秋華旦喜重臨家顏早帶封侯骨素髮長絲擅心閒外萼芬詩太史郢中新曲奏佳音相期不用金丹訣仙李根培福露深

次雲泉李城雙鳳閣詞中春樹萬人家爲韻集古十四絕爲戶部白玢郎中題畫

落花飛絮正紛紛鄭谷 半入江風半入雲杜子美 最是一年春好處韓退之 碧山如畫又逢君

清溪一道穿桃李王維 汀畔數鷗閒不起 日暮汀洲一望時 城外青山如屋裏王維

臨邛美人在白帝杜子美 日暮平李轉逶遲李郢 淡妝濃抹總相宜蘇子瞻 彩筆應殘爐烟細

偶逢樵者問山名李端 天外三峯削不成 日暮長堤更回首許渾 淡烟疏雨過高城杜子美

屏蕭銀竹暗翻江 浩唱庭花倒玉缸 山圍四面畫圖出 時有白鷗飛來雙歐陽

日色纔臨仙掌動王維 玉城曉日窺舟鳳杜子美 笑問客從何處來賀知章 詞人解撰河清頌杜子美

一年最好是三月 扁舟數岸依林樾 百花原頭望京師王少伯

青簾天矯龍蛇飄 終日憶憶思鶴旅杜子美 曉來時有流鶯語張泌 馬上誰家白面郎杜子美

沾衣欲濕杏花雨僧志南 馬足車塵到處通薛逢 等閒桃李即爭紅 花時未免人來往許渾 多少樓臺烟雨中杜牧

綠楊紅杏滿城春 水面魚遊不避人王建 何處親將歸畫府 濕雲如夢水如塵

蹈着一處柳雲樹 蜂蝶飛來過牆去王駕 垂鞭不控馬行遲 莫是長安行樂處李頎

春花不愁不爛熳杜子美 早晚煙村碧江畔 山水之圖張曾時杜子美 家無甌石輸百萬同上

家住紅蕖曲水濱李山甫 天將官柳贈長春杜牧之 溪邊物色宜圖畫張泌 須就桃源問主人

酒慢高樓一百家王良春城無處不飛花韓翃孫州明月照陵近丹青
且盡芳尊戀物華杜子美

次韻賀李若虛富副得男

每見玩人問爾三行莖秋日可生男㭊題辦綴俄傳喜慶之屆錢郊負
慙從昔有聞仙李在繼今相屬海棚堪知君若瘦常懷飲不道春來不
盡酣

南京戶部尚書三山黃公哀輓

幸承恩渥許還山便遣非醫緻 帝闕六裹光陰鶴髮 四朝勛業
重簪班歸裝只有圖書刻遺像空留劍佩顏名與屢源應不過七閩流
水共潺潺

送王公濟進士知冊徒縣

今年閏月秋聲早南後涼風葉堪掃知君夙戒有行期疋馬曉出東門
道憶當與君識面時總角相看最相好侍親同向錦官城壯志不畏連

雲保書舍比隣雅大通那似尋常覓紅來陽春白雪漫唐酬萬卷青燈
共評討天涯回首各西東轆轆紅塵老遷徐冤千待 詔金馬門玄髮
蕭然半將編別君已經三十年忍不相逢一倜倘喜君龍第千人中玉
筍聯班幾才滿新陞郡冊徒[illegible]日日思光照晴吳人生離合若非常
居居何須掛懷抱徒縣東南古閭州未就冊崖與揚虹月僦[illegible]未
家江山不共故似老僦哉肯負平生心並見居民樂鱼稻致成[illegible]
書開詩書盡論武呂稿我病安能餞一盃離愁欲絆離[illegible]約
義鷹冠不待平時考巧考

送槐塘族孫溶之上舍南歸

今年貢士升辟雝一身遠送南歸鴻堂上雙親壽且樂正當月滿三秋
中明年月色亦如此秋試文章勉吾子槐塘相國世有人一經相傳取
青紫冊桂花開今粟香玉兔樂搗長生方高歡明日送予去彩[illegible]沙溪
秋露醲

故侍御安城鍾公哀輓

烏府初持[illegible]彤庭首抗章重淵思取日三伏遽飛霜[illegible]結古人何[illegible]
獨可傷淚灑司國是空白退甚綱 北極樞旋正前星色再揚褒忠光
隊室誅佞勝朝堂末究英魂散偏濟慶澤長 宸衷矜孤婦恩典及諸
郎憶我生雖後書公傳最詳正觀毛髮聳忠論齒牙香漫附編芸帙無
由負梓桑青松碑石古白草祭臺荒肖像千金在懷人一鑑亡感時歌
楚些清淚欲浪浪

病中齋居兼謝西涯學士見過

倚榻蕭然不出門坐聽宮漏幾箭聲[illegible]留巾積精心憤病却茶爪藥禁
存竹簡有情時共關揪枰無偶但空捫故人秉燭能相訪路破開階碧
蘚痕

次韻原博諭德

抱病經旬未入 朝齋居秋思轉寥寥坐憐白日絕難繫起望青山手

可招夢繞川原疑脫騎疲便風露夜聞蜩詩壇故事誰先續倚席長懲
郢上謠

揚中書應寧行卷 應寧居京[illegible]其父貴居[illegible]

十年僕春往京華幾度丘園入望賒夢遶啼鵑過六詔心隨征雁落三
巴卜居早[illegible]州句歸路爭迎漢使槎珍重板輿行處樂太平何地不
宜家

題畫郎中墨牡丹

嫣然只是洛陽春水墨冊青總幻身花若有情應解笑品題空自出詩
人

瓊林侍宴次定西侯韵二首

臚唱三終寵影分口承
天語下紅雲綠旗絢日春城見王澗含風午閶闔一代衣冠沾鎬宴九
天星斗煥奎文東風拂面恩如海不待宮壺已覺醺

南宮春宴一番新首席遥留柱國人蓮社賦詩曾倚馬柳營傳檄倚分
麟三公錫 寵聯黃各多士隨班謝 紫宸共説得賢今最盛詞華千
古陋隋陳

王司言儀賓園亭夜酌與李世賢學士李侍卿士欽聯句二首

一天涼雨及時來作花有紅香葉有臺亭上正堪尋舊約程筵前無復
見飛埃當空露月光逾燭卿貼水新荷滚勝盃從此不勞遊別圃李主
人家世長三槐儀

主家亭館隔紅塵賓東燭傳觴更可人程花影參差搖綺席李漏聲迢
遞下嚴宸程庭涵秋意虫初響賓座挹寒光兎欲馴程後會有期寧
待約李乘閒來處即佳辰程

溪西竹屋為陳千戶賦

看竹何時徑出城溪西亭上濯塵纓青山入座真成畫白鳥迎人似結
盟風外顛便紗帽側雨前涼愛葛衣輕朋閒地主能延客飲力何如阮
會主幾達李卷之七之 一八 六 海
步兵

奉寄宮保大司徒余公時總督北征

授鉞頻年向北陲又看殊錫下 彤墀詔書疾置飛黃馬喜色遥占太
白旗朔漠煙銷胡終款塞尚方新賜待班師有臣文武
天王聖聽奏罔宜六月詩

木假山與李侍卿士欽聯句二首

小朶飛來遠逼真李水漂沙嚙幾經春烟鬟拂樹陰長合程土骨粘苔
綠未匀詩客彎弓疑伏虎李畫工揮策恐生麟江南何限雲根在程豈
得詩人入夢頻李

鬼斧何年砥柱存程嶄然頭角手摩捫雨來迴帶烟嵐色李日落常涵
紫翠痕眼底一拳分太華程掌中三股聳崑崙欲餘不作平原癖李咫
尺仙槎認海門程

陳高士林亭和韵二首

毋限家居九陌東朝衫無地引清風關心漏待三更月降眼應飛一丈
紅勝境忽疑仙島近好懷先遣俗緣空彈棊論茗兼題句不覺西亭日
過中

偶爲逃琳館靜情頻似結烟霞未了因塵世苦難逢笑口仙家誰可著吟
身綠陰匝地全清暑紅藥翻階已後春載酒重來先訂約獸香還解識
阿人

松月圖爲陳高士題

綠樹搖影見分毫露下空庭月正高猿鶴能夜增頻側耳一天涼籟洒秋
濤

遊王司言國賓郊園

風逗黃雲麥秀川井分新綠繞瓜田童穿墻缺扶壺到客赴堂虛借榻
眠鶯燕千聲隣圃馬蹄傳秋律變鳴蟬城樓起尺忘歸晚多少詩情落
臉邊

子馬與司言之馬既服爲的遂相情好於綠陰青草間有感而
作
會要文卷之六 一八 七 一句
綠柳郊園白畝長兩駒初脫紫游韁翻身顧影交相揹齧耳嘶風各欲
狂輝似弟兄聯伯仲不須牝牡辨驪黃何人筆騁能相肖爲寫董風首
蓿場

避暑李侍卿宅

欲逃炎暑向誰家三槐陰舊相訝厭客任人譏徹欀借眠容我懶分茶
綠江南水竹空勞夢天上星河欲泛槎可是春盃求盟客也期來此共
茶瓜

司言儀賓敵貴速不赴

正坐郊遊困酒酲更申花約了餘情病軀不帶看花分聊助澆花酒一
甖

雨餘涼思繞芳叢敢行令遂憑折筭問勝負未容多客須一 技原號狀元

送沈良臣知歸德

雙旌搖拂劃門秋已覺先聲動宋州甲榜自稱前進士東城人羨古諸侯金兒香濕雞筵酒粉鵠光生客路舟入境為君先送喜如雲嘉穀遍西疇

立秋前二日遊漢西竹至馬上次同遊者韵

碧玉林亭待客遊茶瓜今日定淹留馬嘶小雨還成霧燕啣薰風已報秋沙路散行隨遠近水禽貪浴自沉浮望中早覺西山好十里風光獨欲流

又約漢西看竹來雨中騎馬到漁臺臨流水漲塵光去島外天晴眼界回趁暑熱侵沙岸柳借眠蒲倚石林苔藉身欵客仍供酒轉覺陳遊是俊才

送太學生殷賢南還

金堂學文集卷之大 一八八一

殷家少子真白眉業精小試無荒嬉拜師遇嗣不擇遠角優南來常載奇成均正值收材日羡子東書借計入司成教法嚴如霜六館騰行分甲乙暑雨吹風塵不飛諸生有恩容暫歸離亭一尊柳陰重碑河橋驛浪痕肥君家兄弟子出色好取明經發光輝報他時會有期努力衣錦歸碧山俱

飲靈巖寺

七姊妹花開已空燒衆朔幸有茶紅中便起烟霞避門外那知市井通深院影同三殿日小亭涼入四窓風一尊連社新開約莫嫌頻來問遠公

又次壁上舊韵

不知支遁在東林咫尺園亭石貫心上界雨餘花似錦前峯升旋酒如金人游廬岳開蓮社詩與東風續古音自笑淵明無處所靈源何日好相尋

飲司言儀賓園亭悵別

雅遊須錦步園亂荷如草綠菲菲花前莫戀江南弄醉後須聽月下歸欲識繞叢燕竹粉露眠當道借杏不離行酒令嚴如許又酌航等總不違

和石城學士韻送餘姚賈尹宗錫南還

城東別筵送離人笑語風生滿座春賈父政聲今卓異右軍詞翰幾清真倡酬句與花爭發去住情隨酒共親 召命有期翁慶府姓名先已達嚴宸

盛子昭小景

風起長松鶴未還雨前身似水雲閒一襟古意無因寫童子攜琴正過山

司言儀賓府賞蓮二首

欲沈新漱濕有餘偶然涼雨落隣堂玉青無凝香晝不如調客挺將葡萄酒主人何羨光一掃都成趣細拂苔牆畫寂寂日

金堂學文集卷之八 一八八一

亭亭玉立晚風餘萬種塵緣已盡除錦句天孫分大巧色從魔女悟真如病身為喜新開飲賞約偶離更下東鏡與花相留好句手拔荷葉任情書

題沈石田縣崖松

根蝕蒼崖露半腰聲隨風雨落寒潮小堂六月題詩處不覺人間暑氣消

題陳邦瑞小景

島外重峯碧蜀鄉鷗邊新水似清湘山行尚絜圖書諸野步軍勝吏隱堂隨地壓埃鬣馬踏及時紅紫笑蜂狂燕酣不說郵筒飲何日相期為洗觴

分得贐鶴錢侍御承德乃尊

林下閑軒養性靈月中消嘆可人聽笙歌栖栩壽常跡榮須相將八十齡新爵近承
天子詔舊圖時拂老人星辰何寄壽無餘物一卷親書相勸經

司言儀賓府賞菊

眼底衆芳揺落時主家猶見菊花枝偶同遠客塔前笑邦後諸公卷裏詩樂趣肯明邀月飲交情誰比傲霜姿晚香明歲還如故百遍相招我未辭

詩

成化丙午秋七月受　命主考南畿秋試辭　朝日贈同事經歷子伯諧二首

御墨傳名下　九霄校文何意及宮僚緘誠禮幣雲霞爛　賜別恩壺雨露饒千里長江舟還後一秋殘暑會全消網羅願得岐山鳳歲歲和聲協舜韶

玉署青坊二十春聯鑣同奉最情親登名夙已推先進論秀那堪遜後塵鍋吾士風天下盛秣陵秋色望中新相期不負公家託共誓丹心拱北辰

雖在斯不暇作詩自儀真遇風渡江至龍潭驛舟伯諧夜酌志喜一首

畫舫長牽日夜行好風天借一帆輕濤聲北擁迎鑾鎮山勢東蟠建業城澤國魚龍爭起舞水村雞犬誤相驚清尊紅燭論心地記取江南第一程

鹿鳴宴觀曉大雷雨

華宴弘開署鹿鳴英才群起快鵬程百年山水原鍾秀一夜風雷忽放晴琢玉喜看聲中律遺珠留取價連城踈慵敢負知人鑒北望紅雲祝聖明

謁孝陵恭賦

蟠龍山上柏層層竦殿巍巍紫氣騰　神武尚占霜令肅　睿容如見日華升萬年成法尊周典一代規王祖舜陵　聖德有碑高百尺虹光終夕照崚嶒

玄武湖

梁陳遺蹟久消磨分爪都成大掩波此日承平人更樂夕陽州上采菱歌

天界寺留別六部諸公

名山曾是溯公房吟榻依然草逕荒行客欲來詢舊事高軒方此駐離觴秋光併與詩情滿斜日能牽別意長迴逕醉歸松下路滿林冬景有餘香

永寧寺留別隆平侯諸公

公事初餘半日閒故人相約和禪關幽松擁翠都深寺一塔凌空正對山尊酒暫陶塵外樂歲華頻攬鏡中顏匆匆不盡平生意一片西風又北還

過王尚文給事

短橋流水過門前老樹垂楊夾路邊兩耳清風生竹逕一腔生意在瓜田浮雲久不關塵慮白日偏能了醉眠南國太平容散吏許盟來結是何年

兩花臺與汪庚子平江伯司馬侍御聯句

肩輿直上妙高臺司馬極目秋空亦壯哉程山勢重重雲裏出陳江流滚滚霧中來程興王一代誇形勝汪帝業千年被草萊司馬登臨覽年生最奇絶不辭傾倒菊花杯程

靈谷寺與汪庚子平江伯司馬侍御王給事嚴正學聯句

翠蓋亭亭立萬松汪寶坊遥倚白雲峯程元戎行結新詩社司馬詞客能談舊講宗陳分供衆香曲薦名程隔林風定忽聞鐘司馬勝遊總是文章彦王千古聞亭可繼蹤嚴

靈谷依然古跡存汪松間同路醉芳痕程幾層碧水分園寺王一路青山直到門司馬蹊杪擁險連下界王輕雲將雨過前村陳眼中風景真如畫嚴吟賞何妨到日昏汪

鍾阜東來一逕深程偶同名勝訪祇林司馬鳥歸桂子僧前落王雁拂山光戶外侵陳萬里長江供遠望嚴六朝遺跡助豪吟汪重來更有他年約程肯為塵緣負此心司馬

冠蓋聯翩勝地來司馬登高使覺好懷開王金陵王氣傳千古陳王霸雄文光燭上台嚴祖餞莫辭今日醉汪使程並及晚秋回程人生會合陳無幾王一任昏鐘落日催陳

高秋時節快登臨王雲外僧房竹院深陳一盞清茶忘世味嚴偶聽多貝了禪心汪小童解竹天魔舞程佳客能成白雪吟司馬樂事正違休暇日王且盡莫教酒停斟嚴

勝日來遊到上方陳松陰深處石泉香嚴穿林喜有雙僧引汪把菊寧無一醉償程秋景恰和詩興好司馬宦心那似野情長王高歌縱飲忘歸路陳回首青山又夕陽嚴

下乘騰空近祖陵嚴梵宮深護白雲層汪青山入坐嵐光重程翠柏當軒爽思凝司馬下界塵氛渾不到王上方樓閣記曾登陳醉來擬刻林間竹程欲寫新詩恐未能汪

八功德水

石罅透出細分流曲似蚖風文行翠靄雲影動朱欄香欲傳僧供清能滌世煩誌公如可起一笑問靈源

登報恩寺塔

寶坊南近雨花臺入眼丹青面面開清夜香燈千印度紅雲宮闕兩蓬萊遊人漸及登高節侍馬慚非作賦才斜日長千重回首橫江一鶴正飛來

雞鳴山上小酌與汪庚子于京兆聯句

高臺同上躡天風于望入蒼茫眼界空汪象緯分明星闕近程河山環繞帝都雄汪日斜江口潮初白程露冷林梢葉漸紅于王事有期鄉夢杳程一尊相屬思無窮于

功臣廟下作

雞鳴山側英雄坊朱門半掩青松長功臣廟食自洪武下車進謁開中堂元勲佐命推六王儼然並坐祚興常左李右鄧木卉少霜鬢猶見衆

晚湯東圭服冕垂衣裳混姓聯翩如瓶行公侯十六分兩傍金貂玉帶
相輝光瓣香一炷三嘆息却火苔皆觀畫師揚從
眞主興豪梁材傑𩦓起驂龍翔火江飛渡入建康血戰往往皆膺揚當
時陳儔號最強屢伏左轟乘飛艇諸軍一鼓銜水陽不日降旗來武昌
神威自此若破竹僭竊大弟歸天亡按圖未取東海方下令先縛盜城
張逡清閩廣服蠻徼繼下滇蜀連氐羌東南略遍稱帝中土久作腥
羶場臨江發兵二十萬直指幽都驅犬羊喬戎豈敢敵王旅譚袤北遁
居龍荒乾坤一統成帝鄉九州入貢紛梯航文孫繼承萬億載諸
將之功何可忘禮官四時奉蒸嘗今典與國同無疆錫封賜襲相
望山河帶礪分大章至今一二傳世芳餘有中微殊可傷安得司勲
徹聖聰兩漢故實茲編香摩挲卅年落日黃一時際遇思明良陸
機有頌愧莫續風雲氣爽天茫茫

梁處士

成化丙午予奉命考南畿鄉試發諭閩人梁璋實乘同考事拔
出其大父處士墓表相示因賦此詩續袞輓册後且以見其家學
之有自云

梁翁清譽重閩川殁坐青山是幾年東澤有功行里閈勝遊無跡到林
泉安貞獨覓松雲影家此猶開遊路篇嗟行有孫方繼美青衿無愧一
經傳

題汪廷器氷雪盟卷

徂徠公消川子孤射仙人相鼎峙平生不受一塵涴丈冷面鐵心無彼此
天寒地拆萬木僵滿眼氷雪人走藏三君獨不改顏色特立乾坤如屛
行牡丹芍藥誰主張敢作花相稱花王鼓賦三君渺何許倏見精神照
溪渚虛堂向日光射人六月蕭然不知暑雲湖閩生獻與文湖川句勤
鑄此瀟湘秋向闗去作海東客更道乳枝動池墨興來忽憶太守梅花
孫胸中春意萬斛不可論水枯月影久無瘢高足卻在雷溪村越國開
孫詩過缺一見卅青識優劣紅綠紛紛不直錢重是三圖比三絶老我
北行方治裝披圖爲了平日忙歲寒有盟誰可續渭陽時節歌老長

九月八日枕上聞秋風大作有感

鮮飇中夜起欻欻鳴高林虛堂耿不寐千寒入重衾離來今幾時北去
當秋深關河不逆沛歲月仍侵尋幸此公事竣一舸臨江潯松楸鬱何
許邈在青山岑簡書厭有期悵望空沾襟依稀故園夢搖落西風吟歸
鴻江南翔登高一何心行李戒明發迴聲霜已侵

石城門外有巨石臨水如伏虎疑即所謂石城虎踞者

巨石臨江嶺天教守
帝闗鬐鬣風樹吼色藉雨苔斑獸馬空回首妖狐敢抗顏從來形勝地
千古配鍾山

觀音山

推石顚崖虎豹蹲幽風長挾怒濤奔如女墻來東縹天府佛閣東西據
海門景勝我無三謝句時平誰記六朝村官舟落日猶回首
帝業巍巍萬古存

渡江至儀眞是日微風不興江水如鏡與伯諧伯常綫酌微吟
不覺至暮賦此紀勝以

彩舟搖下石城灣風定潮平客意閑鴉樹不驚沙上鳥推篷如看鏡中
山一天秋色供詩料五斗春風入壯顏津吏又迎江北路采槎新自秣
陵還

和于府尹景瞻遊金山寺詩八首

遊金山寺一首

隔岸鍾聲忽報晴海霞紅拂鏡中明秋亭欲撫南鴻背夜閣遙瞻北斗
平地適有泉淵醉渴異多無筆寄吟情壯遊直跳參霄頂小住征帆戀
日根

約遊金山寺值風雨不果一首

半夜飛濤雪擁川水天孤負海槎遊青山帶雨嬡娥皇白塔凌風一柱
浮野衲漫思迹道在津人空遣候江頭登臨再訂他年約滿注春盃補
客愁

寄題金山寺二首

波心千古出樓臺長笑人生幾度來紛有寸緣分白社焚收雙足洗黃
埃歎成敵鬬潮音起景勝翻疑海市開遥指紅雲過江去煖風初透北
山來
潮落春江倚棹時一番登覽動遐思長空去鳥人間世獨樹危亭畫裏
詩銅鏡末須驚白髮玉壺多贈紫青絲醉來不慣倉苔滑踏遍南朝與
北涯

憶金山寺并約友人重遊二首

曾過浮玉扣遺蹤幼大年來跡半空未覺傳衣宗印老却能留帶屈坡
翁病懸海鶴身猶健飲以江龍力尚雄勝賞其教孟勝日登覽几得暮

烟籠
空門依舊暎潮頭愿猶重來兩鬢秋山色有情識宦轍江聲無計絆離
愁篙竹寒陪性客便好塵中說勝遊何似捕魚人最樂紗帽長趁夕
陽收

重遊金山寺二首

征衣衝敵雜烟蒙偃同來處壯年再今蕭於壁踐上詩勤奇以勸煞
煞排山浪起鷗邊雨絕海雲橫鳥外天却望南徐思悵石一樽寒漾真
諸賢
禽聲無數說春愁遷客真應續避游錦繡江山圖上見銀宮闕鏡中
浮花枝照眼紅堪摘水氣侵人翠欲流浮倒正須文字飲莫前何必錦
纏頭

予考古南畿故事之餘京兆尹于公景瞻出其遊金山八詩見示具
國手碁不容史歎而一時和者又皆興作足以相高顧不鄙予請復
繼辭未獲辭不獲已乃勉成之至樵兼識者固有定品矣舊金山
之遊予亦拜三其所留題不下畢暗而寺僧碧峯率能暗誦蓋僧不
知工拙欲矜其善記聚以動吞故耳予詩豈足以廁名勝哉聊寄本近
已物故為之戚然書和章之尾以歸景瞻而并誌今昔之感如此成
化丙午秋九月十日敏政書于龍江驛舟

贈無黙子

張子房學辟穀從赤松子游而善用兵佐漢朱公師計然號陶朱子
皮而好貨殖陶弘景居句曲山號華陽真逸而喜聞國事豈樂人
之樂憂人之憂固神仙之所不廢者哉成化丙午遇無黙子于廣
陵河下聽其言觀其所為盖將希蹤于古人者惜其不以告予
而予之不及知也賦一時以詒之
廣陵河下遇羽翁對酒高談思不窮慢道仙凡如許隔也應憂樂與人
同舟登一日通名姓青史千年紀事功羽客從來能玩世幾人空望弱
流東

高郵湖遇風予登岸步過湖以詩調伯諧伯常二寅長

湖上西風夜放顛官舟如葉水如天不如滿意沙頭步何似驚心浪裏
眠好景儘供詩思足畏途真笑世情牽一尊留得金陵酒擬向中流惠
兩賢

淮安韓太守太經韓同守宗魯送餞且有新舟之惠

兩日淹留楚水涯郎侯深款見深情黃花尚及登高宴畫舫真同寄歲
齋千里歸心懸夜月一天晴色淨除霾相逢漸媿朱顏改屈指予今七
淡涯

可竹軒

隆平侯張公天吉志尚高潔所至有花木水石之娛而尤以墨梅
重一時間號其軒曰可竹予以公事來南京過之入境俱清究在
塵外既去之不能忘因賦長詩一篇奉寄以見意云

瀟洒將軍瘦於竹一軒可比賀當谷清風吹動紫霞毫安道孤山恭意
尺寫梅種竹今歲秋木霜一節尤相投渭川封君不須數金貂濟濟傳
留侯甲第東偏絕塵埽曲徑回廊連碧篠隨步清芬不厭多呼童莫折
窗前草畫軸無論寶繪堂石譜亦似平泉莊胸中丘壑有真趣却笑紛
紛聲利場偶然坐我脩竹下細撫琅玕翠堪把茗盌爐熏客意長不覺
斜陽在簷尾我家宣歙溪水湄年來有俗頗未醫食肉躍馬非所願與
公結社還相期

蘇墨亭

百步洪有東坡石刻云郡守蘇軾山人張天驥詩僧道潛月中游
十六字沒水中三百年矣水部主事尹君廷用得而砌之作亭以
覆曰蘇墨亭予凡七過其下不能措一詞成化丙午秋歸自南畿念
然不可已力勉成數語留亭中且以寄尹君時予族姪孫楚英方
同知徐州并書以贈之

一全[illegible]集卷七十九　一八八　頁

蘇墨亭前七回過春水泛泛櫂收舵公輸門下難為工綠有新詩不成
和高秋木落百步洪發亭如見蘇長公大書深刻十六字橫姿逸態生
長風黃樓東來水如注野憎山人鶴知過石瀨淺淺月消天彷彿當時
夜遊處題名一去不復還風雨剝落苔斑斑水神淵客非敢閟至寶有
日歸人間行河郎官訪遺蹟摩挲愛此美公石下夫纤出泥沙中翻本
相傳難再得風流太守惠政多築堤兩岸高岸我由來物與人交重墨
妙紛紛知奈何

遊桓山

別路停橈泗水潯秋山高處一登臨夕陽回望州城遠落木中穿石洞
深桓氏久湮無葬骨梵宮聊爾繫遊心摩崖尚刻蘇公字擊節何人續
楚吟

予自南畿致政北歸過徐州族姪孫楚英方同知州事訪餞桓山僧舍觀
宋司馬葬穴及蘇文忠公石刻久之賦詩而別時成化丙午九月二

十四日也

歌風臺次韻四首

為宋還家日威生泗水前歌聲聊復慰漢業已茫然宿雨苔花亂斜陽
樹影偏一臺憑眺馬相思亦千年
野荒臺上蕭蕭白日前雜文多剝落升送尚冷然故國誇形勝新亭
況地偏向來懷古意遺跡又經年
猛士歌難得長思宇宙間桂流飄咫尺不道恨潺潺
畢竟悲遊子千秋憶沛間從來鴻鵠調同此泪潺潺

往歲登歌風臺荒落殊甚近聞京都閩陳水部宜言好事者已作
新亭矣且出近作二章相屬頗亦歸有之不暇往遊也一再次韻以
寄興云

留別楚英姪孫之二宗姪

予自南京歸過徐州同知楚英送予遊桓山有依依不忍之意
一全[illegible]集卷七十九　一八九　頁
又曾橋水部主事節之復遣人來迓節之楚英皆吾族姪之分居
鄱陽者念予後命事嚴不得便道歸掃先壠中甚戚然而獨喜
吾宗之多賢也賦一詩以貽之

我行徐州附望三三日程波濤雜風雨滿耳皆秋聲吾宗幸多賢足慰
千里情武夷始告別水曹復相迎路經同起居道路生光榮縞懷忠壯
公百世留宗盟為須[illegible]墩湖流澤淵且泓西亭都水菜東下青溪縈
令好孫子聯翩發高閎有如照乘珠連城價崢嶸顧我雖壯年病散終
無成鄉心折一寸白髮增幾莖所期在諸阮努力勤功名謹無愧世烈
況乃達　休明淹留勢不可睽違意難平離離秋草黃渺渺霜鴻征酒
盡我當發殘陽下高城

淳安族兄敏恭并孫入方氏乾詩鄰木主事念之父鼎邑之泳山
前溪流不極原自相湖分峰訥殊宵甲林棲尚白雲死無謂減化生有
義解關好仗浪絡石他年刻　誥文

月受三雅養成龍鶴骨霜毛生意竹從先生相對當年阿母書來遲仙翁謂余無譁牙孤鳳在　因贈水曹郎

留別臨清諸宗戚之會鄉者

北去南來空歲暮無勞行雜便清游答舟一見非生客把酒相看即故迫然冰澌消歲外陣煙雪連旅路傍應王程未發閘津留坐排溪藤爲贈言

寄傅學士上舍用韻

當時名字到成均便脫儒冠荷寵新喜向家山開白社懶隨年少踏紅塵觸松有節真宜晚席草無心亦自春好是今朝行樂處天涯多少宦遊身

題鄒人徐昊所藏十八學士圖

天策將軍上開府大戢干戈思偃武不斟時十八人文翰蔭立論今古河汾學者王佐才關也更見開孫房公之謀杜公斷遺伏異日登（一誤一散又見集卷七十九）二台餘子紛紛號精選擇運規模亦宏施擬嗟湯異出淮南有數詞華爛要先宮龍相從魚水觀義燕師友忘君臣爾生作圖緒生積成手千載留風神登瀛未及誇清要治比成康見郎孝經綸盛勿誰所爲乃萬於恪書生教晉陽留守真失圖此語已決入肌膚向來有能容相投儒者一親吾筆跡後卑不暴前事舊書有史紛紛過眼續唐書何人似昭陵君亦足手撫冊背思不窮涓流尚能滅陽谷好文納諫邪可得想象當時自觀風

聞中山張進士錞除休寧知縣詩以寄之

除書沿路喜相聞何幸山城得令君爲答第向來傳聲譽勸農他日看新文政成擬共江南樂才美從心報君顧注有懷秋漸老夾溪流水碧沄沄

十月十六日兒壎生辰作

壎予生今日吾方在客中擬賡勞阿叔戲綵念而翁遊歷秋還付比占孩壎紅親朋能寄莫游游咲西東

德州道中

出達漕舟來入逢漕舟去聯檣寄於岸我舫挐着處沿流或相妨百詬亦難與有如暴客至中夜失所據又如探江師拷放還聚推篙與折纜往往禁怒危乎生九幾出苦口戒徒御忍後莫爭先寧緩勿求速今茲畏簡書刻日覲當寧而況河防嚴未完重相懼危坐贊成晚少息驚瞻蕭蕭傍水村隱隱隔城樹緬懷古賢酒高臥得深趣愧此行路難推蓬賦長句

新橋驛登陸之河間拜掃先墓道中作

新橋河下夜停船早向瀛東掃墓田久客漸驚時序改何人能了宦情牽白雲渺渺垂天末黃葉蕭蕭墮馬前人與歸鴉心共逐高城猶在夕陽邊

次河間顧太守雙頭瑞蓮詩三首（金子敦文集卷七十九）

爛將脂粉況天姿並倚薰風占碧漪價抵黃金千未貴秀鍾紅玉兩爭奇水仙步穩雲霞戲相女不輕白露瀼瀼海日今傳盛事徵書不日爲公期

野老驚傳得異姿觀救新首照淪漪晚風拍拍葉初醉小雨涓涓洗更奇雲幄有情長覆護化鈞隨力暗相滋循良合見豐年兆勝賞聯牙巳後期

雙並群芳草木姿紅衣長愛羅連漪風前合照嬌難偶月下連環影亦奇香遠紛紛二並妙根深應受百年滋重來欲訂花神約碌碌塵中未有期

詩

贈歐陽令君十二詠 并引

安成歐陽君之令我休寧蓋二年于今矣均民之賦而紓其力祛民之害而奠其居致民歲之豐而足其食千條愚政不可一二計然亦多世吏所能者獨于家居時見君公退即召諸生于閒部與講授而文按據圖志復立二程先生之祠表章宋孝子查待制及尚書金忠肅公之墓崇正學勵頹俗而淑人心則有非世吏可及者矣予竊嘆之蓋君本文忠公之族二親無恙庭訓有嚴遂以春秋魁其鄉進甲多士而與其介弟前後舉進士甲科學之所其足以重儒紳才之所充足以攝吏事雖小試于一邑而大有所成也君嘗以述職來京師為一郡六邑之冠今茲以考績至文書上最于吏部

擢用而歸其政益成其譽益興旌異之典擢用之期近在目前而我邑之人永終其惠將不可得矣因撥見聞為十二詠以致區區之意其間以地志為託蓋述儒在見每以緩為急而牧民要務又皆君之所已行者不待贅也

歌豐年

令君初下車隨車一丈雪嗣歲麥有秋遠近總驩說泄此三周星風雨常應節老天錫賢侯不遣民望歇豳雅丈忙楓林鼓笙徹何處勿嵗文扶馬寄秋絶

樂均賦

民書獻天府息耗古所珍役法在有司得節散　皇仁肅肅安成君平縮銅草新弗悍朱墨勞坐令民力匀詠索罷里胥歡聲動比隣松蘿有佳蔭不數河陽春

崇洛學

恭惟兩夫子休寧託維桑俎豆久淪沒皆壇闕官墻賢哉百世士補修

一旦崇貞愛祠并作鄉賢堂表誦有觀感草木生輝光知君又

水伊流長

授經

多士執二傳入試擢兩科作縣本經術民力能深培公庭藏書暇學子自陪筆硯秋禾稷上春風回教養有餘地得吏空喧應他時景行者表嚴君祀

復古祠

北為松蘿門孝子有先瓏南望深真山忠肅兆高塚更代今幾年不復雜荒蓁考圖遂尋物據史得芳躅懿哉忠孝心邦人一傾竦爾知令君仁寧知令君勇

罷宵禁

舜寧號樂土夜夜常不關一二或梗化往往潛林菅云誰事姑息縱彼論入關凡凡歐陽子一朝破其顏嗚呼所而婚嘗排相與閒行人亦齊

慶烟火連青山

昭具慶

六一多遺書二老復聯德産此名家郎不墜稽古力遏來山縣中祿歌樂其職有若崔大暐時夫好消息行行當要津落落開壽域皇與定推封迎取丹鳳敕

美聯芳

冢君好兒玉大弟起黃甲平生春秋學家鉞其書法宛如雙鳳翔瑞比文教治蘊蘊青燕閣高步力不乏詩夢協春草詞源倒秋峽將之問蘇公才名可相壁

趨大朝

衡宇地百里封疆如子男今焉述職來得與諸侯參大王御紫宸黜陟分照貪令君當是時政績鳴江南卓彼公論出感歎聖澤覃老稚方引領春風促歸驂

書上考

民功備六事揔歲踰三秋及此政成 日獻績來 皇州冢宰書上考昌
言告 宸旒澣〃鵷鷺班長恐即見留娛柳幸月還釋我山城憂鄙門
相餞眷樺心悠〃

成地志

今君覽圖經長嘆多闕畧粹行須究書向我有夙約惟茲海寧邑勝覽
亦方礴江山號多奇人物代有作銓輯初釋手裝潢東高閣不遇若人
誓則文更誰託

迓 天恩

八喜今君來不忍今君去今君可淹留終當入朝著一日下
紫書行李戒徒御却辭花縣封轉上栢臺署耿〃存去思紛〃遺芳啓
只應覲缈日不忘鳴琴處

謁 陵出土城贈同行諸君子 乙亥下世教之作

豐鎬人才比覉鞅追陪何幸得諸君吟場博雅愁孤注交味芳甘邱㞣
華廢牌荒流空浩渺 御陵佳氣正氤氳永安城裏劉貢翩林夕還容
半撒分

清河有感并谷尚矩伴讀

立馬蕭〃野水南石梁茅屋暫停驂並遊離合今餘幾此路驅馳已再
三遠岫蔚蒼晴靄雜空林蕭颯晩風含緊萊蓋愛江都句郁〃天龍縣
海曇

沙河書所見并感中元諸公遇雨之難

平田白草望中稀斷隴荒橋寺履跡頻愛初陽先照〃却憐陰雨尚霏
〃龜趺古碣有遺冢驢背軍儲困象稀短策微騎還少挺道旁炊午斷
霜發

望昌平作撫營曰川論德

萬仞橋山入望高暉嵬柴來慣不知勞近城石磵清塵歇何處山風裂平

抱馬成鞍御随地宿大鷲冠宜陽林啅燈前試品行裝脂大史新篇飲
水曹

題劉諫議祠

老樹陰森護廟門尚疑正氣寒乾坤衣冠死愧千言策俎豆公宜百世
尊晏歲牛羊山下冢東風桑梓道旁村匡時不盡平生恨白日悠〃遊
水奔

新祠門對殯池灣拜拜臨風憶北顏入眼已知甘露變剖心思挽夕陽
還獨好樓〃悲帝業風節峩〃重斗山聞有狄公同祀典辦香何日更
來開

發昌平

出郭先登亂石岡凍雲垂野日蒼涼田疇冬盡猶殘雪 陵樹年深總
凄霜 寢殿西園山色近 御橋芹截磵尋長稀居依舊西風下鵝鶩
扣聯鈴鐵行

道中遙見寅同叢不及

野程重〃石逕危出城車從杳難追摧貂徒倚惟公便立馬推敲舞自
嗟冰澗水聲琤鳴夕陽人影記伊誰望中已覺神宮近矮屋朱樊后
土祠

恭賦 四陵

四山佳處寢園開彷彿 龍輿自北來盛禮頻繁供俎豆 遺思汪濊
及萬萊丹丘畫亭仙人樂玉冊空餘
帝子哀落日長岡翹首望萬年神鼎育胚胎

望狄梁公祠

崇祠香火傍空林想像生容一北伶猛虎尚聞良吏手忠罪能拂君臣
心孤雲渺〃回天未短日悠〃及威除古道荒榛知不遠瓣香他日敬
來尋

亭情

山空應識我重來粉粉林霏吹[illegible]道暗飛如水淨漢陵佳氣逐陽
回　先朝駐馬留餘跡何似此時[illegible]恐[illegible]何許力使擁爐無計
撥寒灰

至日謁　陵乘曉侍班諸君子

四寢叨陪夜奉祠八方稱慶擁朝儀沐[illegible]玉陛瞻光動戟
支北伐已聞沙塞撥東封何羨泰山碑晴天好月歸途便偏倒吳[illegible]
所思

和屠都憲朝宗見嘲

相隔齋廬百步多吟筒來遠奈君何已探漢史三章法更愛[illegible]郎五字
哦口業未除時破戒詩禪常定不成魔對田[illegible]之方[illegible]和爲[illegible]郭
上歌

閔舜杏所率諸公行卷

回首青山又隔年風光無限落吟邊枯腸[illegible]留殘[illegible]歸時得巨

[illegible]文集卷八十　一八五　下

篇[illegible]林卉[illegible]詩[illegible]諸公恩
湧泉

下山[illegible]有懷李學士[illegible]

西陵南下夜何長馬上相看慶一陽白社不來消旅困青山應解笑人
忙倒尊未覺春[illegible]戶紙[illegible]詩[illegible]龍蛇騰踏錦
雲張

錄對[illegible]有作

獨對高原時一登日色紅酣天宇[illegible]田[illegible]原朝衣冠非[illegible]
丞逝旅開[illegible]斷橋飲馬[illegible]永居庸回望已百里[illegible]知
戰層

題清河[illegible]

突兀前時起[illegible]祠[illegible]金秋好光[illegible]詩非[illegible]有輕肥絕斷
人尊[illegible]社約文章何似[illegible]天落日還過此極目窮[illegible]

有思

望狄梁公祠

札難鳴處一家危問[illegible]追元嗣未[illegible]後遊臺
喚台衡得相方成國神器非公定付誰歐文范碑明[illegible]日居人從識令
君祠

叢祠肯[illegible]對山開社國勳名重古來[illegible]貝利人歸[illegible]風[illegible]鬼附荒
來晴雲忽作千峯暝[illegible]傳[illegible]遺愛[illegible]歲月長松生子[illegible]
生胎

成化甲辰長至日老與[illegible]同寅[illegible]博及李子揚[illegible]東萊
二太史有陪祀　西陵之行前此[illegible]使[illegible]指[illegible]盛[illegible]君子復
將從之子謝不能[illegible]之間天日佳勝無風[illegible]之苦亦自不
能嘿然有倡斯和得十有八篇借韻者十五聯句者一限韻者二併
若[illegible]一通用[illegible]句一篇即乘[illegible]之是行也只得成好言

[illegible]文集卷八十　一八六　下

[illegible]之情也[illegible]東陵道中[illegible]所得者[illegible]

始生日[illegible]有懷故園梅花

故園[illegible]對雪[illegible]紅[illegible]隨
[illegible]何日[illegible]此身山下短[illegible]
歸人

自和

過眼行年四十[illegible]江梅十里[illegible]
[illegible]
幾人

鎮江熊民佐太守[illegible]

城南麥浪翻[illegible]西來[illegible]同[illegible]西
場一年見此兩奇絕潤州何幸[illegible]太守[illegible]化行千里無
流亡使者停車喜[illegible]民江南前歲[illegible]水[illegible]西十今年

君勤民屢呈豐穰衆五兩岐禾乃知此兆不易得嘉禾瑞麥文稼三
傍剗可以入 大明一旅仍堪歸尚功有古諸侯見君板洩二千石推
漁陽能君應識偶然耳北面稱首稱
天王萬書不久到 闕下咸美一自騰班行進官賜府修故事湛恩冀
徵米黃堂鄉思有圖史有聲名歸來浙江水長

十一月十六夜送行聖公

聞說高軒早出城一尊來夜餞君行後堂綺席初燒燭西郭銅壺已換
更觀政幸聯先聖裔何從來難盡識人情傾心不愧歸來遠千里天街正
月明

寄大行聖公

乘傳曾持王一別幾經春公愛鷗盟父子勞膺宇頌知首懷緣行參定
愧紅塵不盡相思看尼山遠賜人

送南京少宗伯尹正言先生奉表入 賀禮成還任次南都贈
行韻六章

鳳函稱慶自南京猶記經筵舊寵榮翰苑文章思陸賈天官手采說
姚崇來乘絲鵠瞻南斗去擁鑾輿惑周風歷書歷道建業一對江水
洗塵瞳

章城西畔爵離筵冠蓋紛紛下集仙馬首紅塵猶昨日鏡中華髮幾流
年行當綠樹飛霜後歸及江梅破臘先珍重一觴情莫盡夔程叟夕
陽邊

鳴珮朝來出建章天時將復地中陽尊嚴祀事同嵩岳南北京懸比漢
禮儀尚舊文符杞宋祖庭新由廣伊宗者成不待講陳誠心祀江湖郎
廟堂

薊門人和石城歌相隨送之路幾何霜花春江南去遠沙飛雲吹北來
多水衍又署新小伯鼎禁餘慚古泰和老去斯文堪屈指召還寧遲晉

天下風流玉署仙重游舊見歲華遷此時力可與周禮報國心惟祝舜
千里雲懷良月夜一尊行色凍雲天獻功功見重來約前府偕應禮
賢

鰲戴相逢天一涯擁衣今喜拜京華情深屢勸吳江酒水結難迴漢渚
槎攬勝歌詩千首比樂笑來揖幾重加帶中咫尺鍾山驛車馬迎時已
到家

送陳邦之憲副南還次都憲彭公韻

山川梧落水痕收慶禮初成出
帝州來異風大才攤褐去防水緒違縱舟心繫舜日辭丹闕目極吳
雲繞驛樓南北王程應幾日新題須為故人留

賦莊八景為周草亭駙馬作

曲逕晴沙十里通賜莊遙枕帝城東蒼寒樹點蒼龍闕正在紅雲一
朶中 右□接帝京

剗取東皋一半青王家恩澤重王庭綺窗繡戶看花地猶有先朝攜
勝亭 右地分雲囿

萬綠千紅繞砌栽好花佳處見花臺牌數歌闌門背水源自天潢幾曲
來 右河縈翠帶

瑩阜晴岡間翠嶺勢如盤谷轉逶迤遊人莫道青山遠四顧悠悠亦得
奇 右岡列翠屏

青青沙岸柳成行疊疊風漪水淌塘中有呼喁雙燕子往來偏解為春
忙 右柳堤春燕

槐影沉沉晝不流可人情境最宜秋西風數聲紅塵耳一派蟬聲未肯
休 右槐院秋蟬

龍形夭矯入青天根託名園幾百年大廈明堂知有待臨風三誦杜陵
篇 右古檜參霄

旭日和風細水濤萬林叢錦照園林須知結實三千歲曾受
天家湛露深　仙桃凝露
送李黃門西陽出使占城
壯君行色曉匆匆萬里天南使節通銀漢放槎占夜斗彩龍迎勅領春
風恩裁賜服雲生錦詩賦歸裝月貫虹李揆才名今第一定知手采
動鑾中
分得湖水接鷟為鳳里得字題寄新賦
我頃東來百畝塍桐毛深髮我輕舟鏡光冷淺幽室外幽色濃抱隱道
南溪脉巳培先紫屏消流寧比　聖恩覃奏疏取山中路載野猶存
古石橋
題林良孔雀
黃崖翦石盤二龍水有蒼松有子西風原野肯無人赫鳥西來碧山
趾一雌例將升樹脚一雄果武如相迸掌唱和白日鮮金翠照耀秋
工鮮尚方不充珍禽置之家禽哺食來多不見山鴿沂欣然網尸弋人
空自送此圖何來良師妙經紀舍毓揚林生家住南海上見慣落
筆無差池同鄉桂史蒼山積分贈王孫比雙屏錦屏映日氣如生綵服
盤雲尾相射林生文毅佇奉班王孫不伏耽李煩厚坐水墨賦長句惟
陽書永棠陰
淮安太守歸大經徐林錦衣此圖於其同寅康敦道三子同年錦
衣子故人也披圖悦然而賦此詩且以見公重人及物之意云
大韻送左都憲廷珍巡撫大同
大同無警道王刑臺節東秒西朔屏萬里兵威關塞鎮一天禎氣補鼎
治民心撫綏恭衡[illegible]不惟不日于闕推綸來茂動樂入大
帝鉉
題衍聖公書廳
團杏御楷彰先道丁[illegible]曲木[illegible]

風
壽鄉人方彰
山堂閒宴洞仙謠六十年來未白頭隱處還追盤谷景壽酷新潑練江
流丘園未負期二老甲第歌鐘笑五侯附鶴有詩應自比蓬萊他日幾
添籌
送房驛都閫赴福建兼贊能之子
除書榮捧向閩中擁旋旗旋交風平世用人無福將殊方分閫即元
杖輝煌夜合松陰晴海日晴吞絲子紅貫為太平忘戰伐錦韜時拭舊
彤弓
與士欽絢賓俱宣滿六載次韻一首
六載光陰似隔年後先同入考功銓徒聞聖相勤三握敢向清朝競九
遷池上綠筍應有柱河南衣鉢豈無傳侵尋老去知難狀約取窮途保
叟堅
送貢士沈紀同煜赴南監
才喜秋風宴鹿鳴故鄉文學久知名英標合見非凡手壯節能無屢徒
生射策當年龍虎榜振書遂入鳳凰城相期屈指重來日浩蕩青雲九
萬程
鹿鳴曾宴桂花前一郡人夸獨少年射策正逢新殿榜東當重返舊皇京
船好留着力春秋學莫漫娛[illegible]送予　博無限意王河如帶柳
如煙
鹿鳴燕會鬪為旌德江浦貢士賦
宴罷瓊林日未斜傾然年少動京華大鵬小擊三千里雛鳳文騰五色
霞秋月再分丹桂[illegible]春風偏上紫荊花相期更有瓊林會趁取才人兩
榜誇
題沈石田雪景
路雪何人過長坂嶺玉峯高嶺聳遠山中閭閻可登臨麥好何處歲華

隨倚含谷烟青出林雲壓四野天沉沉憑誰坐我水帘上呵凍挽成真

雪吟

壽柳文範中書母

華諫郎君人所賢慈訓由來非偶然白頭無恙郝家婦朱顏一似瑤池仙月俸遂分自京邸春酒滿斟供壽筵期頤拜手致遐祝鶴算從今開八千

送徐大參公肅還河南

與君前後入都城才得論心又送行亭上朔風消酒力道中寒月照車聲來朝遠上南山壽去路回瞻北斗明洛下人家應翹首恭光光近一陽生

衣冠來集衍公房離合紛紛此一觴盛世與君心共赫少年數我鬢初蒼公車恨少三千牘官轍驚踰二十霜勝會有誰堪再續臨還得藉餘光

予自南畿校文北歸與進表舊賓諸公前後入　見是時予同年來者九人公肅大參其一也禮成言別官命于應天府少師衍公之堂其樂頎丙戌進士三百五十人屈指計之今二十年然會者僅二十六人存殁升沉之感有不可勝言者大緒紳有詩贈公肅之行予既附作一章并書同年會席上一章以識歲月且以見離合之不偶云成化二十二年歲丙午冬至前三日書

司言儀賓戒酒限韻索詩

近聞調息竹軒中新若枝機樂奏功想是那斯疏酒盞故應流水促詩筒羨君此日醒心切愧我當時醉耳空到府不須探姓字紛紛冠蓋謝嚴終

尹先生入閩有詩次韻

雲鵬遷轉自天池鈴索鏘然夜已知祖業傳誰參妙理　聖心從昔鑒艱危三江手采無雙士兩漢絲綸紀妙詞坐致太平真易得可容龍李

惜春熙

大街歡動馬蹄疾其報先生入相來萬傳　肯信需大老資元苗俐精無才琪花瑞兆秋成捻壁宿光騰瑞色開二十二年門下士摳趨疏劣負陪梅

青玉案哀郭用章僉憲

同寅陸君鼎儀感痛其友郭用章之賢而惜其死輒乎為賦誄詩久未能應也一夕偶夢作古詞覺而記其半疑不知其為何等語而鼎儀適遣人促此詩恍然若為用章故也因足成之嗚呼賢人之精爽固有不隨死而亡者乎是可采巳

高才無愧霜臺薦割楚地人相賀誰遣陽回灘下過洞水迷花風飄墮不及奈見大　清流肯受黃塵涴空悵望真山恨無柰歲月紛紛如擲勝夕陽芳草斷蓬孤枕盡頭招魂些

□汝大壽賈司業克約軒君六十

花甲才周又一年約軒初度敞華筵句分池草千金重春試階蓂四葉全蘇綠朱顏主人如福酒如川願言歡與金山是肯歲常供几杖前

送李子景赴台郡教授

京邸相看識面初金門成後聽新除當朝九五才開詔行驛季當風靜書朔去寒風增客衛天台春色候猿宮努力希充達誰有三鱣到講餘

和韻

駒隙紛紛老鳳枝東籬花事集花遲又便更隨真成趣不羈詩禪也伏麾周法盡除山澤禁滿庭將燕應計比來五百蓉高會星月鏡翰毛凝瀚多

洗句亭為仇司訓東之賦

七十二泉天下奇偏對寒泉泚詩脾環亭巧作流觴處階前漲泄洗黑

池競稱可能渝俗韻推敲長變衍清淵高吟不數澄江練池上風流盛
一時

梁叔厚太史父母承乾

伯鸞高義重諸梁七袞光陰壯歲長雖繫獨姚餘擁禮干戈貧賤鄭公
鄉嶺南政於留殘泰庭下芝蘭歷歲芳有託不憂身後事凍亭碑石見
龍章

偕老無慚古孝廉應關祝海壽添傷心忍報遊仙遠長于九傳云滿
嚴 天上舊恩餘 風謠山中新業偕遊占畢生無聽知難付太史銘
文為發潛

和韻謝王國賓司言

近至月河寺見寬間題名知東從獨來莫亡弟旅櫬感泣又之因
用壁上舊韻賦詩一章奉謝

幻身依佛寄殘東頹也猶疑在眼中一霎電光生死易百年春夢古今
同宿緣有分恩重結無涯無情恨莫通多謝故人王逸少獨來揮淚向
西風

壽華文莊公夫人陳讀懇上舍公女也

春壽堂上人爭道七十古來稀有萬西春酒雙祝天教共許清惠豪
風文莊壹政官族傳家久吉逢誕日婺星光映台斗 好是一顆明珠
三秋高捷擬占青雲首勝下諸孫森立綵服相輝左右東海桃紅洞庭
橘熟同薦松花酒願期千歲瑤池重會金母

湘渚推蓬圖

鸕鶿肇殘春水足倒影橫斜萬枝綠何人江上晚推蓬入眼滄波舞綠
鵲此君自是出塵表怪底人稱可醫俗雨中亂疏瀟灑露下清敲佩
聲玉峥嵘頭角更堪喜莫遣行庖得相觸臨風欲喚文湖州聽取新曲

竹枝曲

韓大河衛閣恭戶侯

悠向淮東披壁吟春風曾過觀鵝軒尊前鋪劍卑容肅花下杖壺語笑
宜可曾似堪分爵土壯心依舊屬塵煩生芻一束無由薦目斷停雲遠
墓圖

梅花圖

羅浮山前初雪霽一樹寒花照幽絕青宵夜破白玉盤萬里冰壺兩澄
徹凜然素豔色有天趣不比春容可人悅離離瘦影灣灣將斂斂暗香吹
不歇好與仙人妙無語似共嫦娥鬭高潔畫工能奪天地功之筆相毫端
落頃枝間疑欲問花神枝上清光發圓缺尚方鼎實新眞作羹願見黃
金子成結

詩

送孔長史

宣聖五十七世孫覲伯先生以鄉貢進士一典秋闈兩司儀序三署有司於行輩然可稱姑以國學正超擢藩府左長史頻行過予需言為別竊觀夫予相識予思仕衛甘周同姓之親冢次且存舉而錯之何俟贅言然不佞於孔氏有姻好情不可但已輒賦一章少寓繾綣之意

教鐸分明振一時争傳闕里好孫支殊恩又拜宗王傅老學曾為國子師生想潞州增府與晉同先闕新詞兩風相屬情無限擬折黃花薦酒卮

小女以乙巳歲臘月八日與予生辰同一日人以為奇至明年月之旦予適署左春坊印百祥之日又有陽詰之榮人益以為不偶因請于母夫人小字之曰恩姐作歲一詩簡尚寶謝君二賢甥及吉卿弟以私識喜不足為外人道也

彌月駐微見一回慶從百辟更相催青坊史送金章到玉陛恩頒紫誥來曾喜斯為風骨異甚祝廢得笑顏開況於阿父連生日歲歲芬添壽杯

雪景二玄兎

黃芽觀雪青山空蒼松晻映山茶紅幽泉隱隱流白虹驚起地鴨有兩奇絕疲寒似食玄霜屑變盡雙毛杵聲歌一拳跋凝思鐵壁一軀送雖光射人威寒共保搪雪身

贈吳遠貢士赴南雍

禁柳青青入望餘暖風吹向幾征袍北來終歲長楊賦南去還傳小戴書驛路帆檣春水足橋門燈火夜窗虛林開二老身全健幾日高堂問起居

贈方思潤貢士赴南雍

歙州先達重怡菴喜見諸孫屢薦來秋榜已傳三試捷夜窗何負一經酬會推得意縣龍在翼許歸心逐雁南定有青藍可丘生不辭他日為君慙

送楊郎中志仁赴湖廣憲副

年少才華衆不如提刑風水重新除擬科又趨專門學讞獄長乘使者車別意路分燕柳外到時秋入楚江餘見衆刹有朝京吏騎向高堂問起居

錢舜舉消暉堂所寫嬰戲圖為臨淮顧議賦

海棠花開白日長繡屏十二雲錦張沉沉午漏下初刻搔頭不整慵來妝一姬南向金縷裳兩姬夾侍相頡頏頎然開坐看兒戲斑管雕盆堆象牀三姬拱足如雁行玉階隨步鳴雙璫以口無嬰愛入骨笑語彷彿聞昭陽一姬下坐收錦襠先兒自與浣蘭湯嫋嫋秀若化生子銀盆水

煖天芬香一姬轉盼殊未央拭巾在手明吳霜小鬟兩兩意閑適紈扇不動薰風涼若人當時當史推錢郎亦思獨步丹青場摩挲舊本豈易得亮傳達自清暉堂才人不說顧長康為寫欽博千金強奪斯麟趾尚可作為君姆節歌周王

送張輝貢士還石埭

春滿都亭不作寒猶京尚望路漫漫青雲已欲歌聲壯野水孤舟別意難千里看蹄燕趙道九霄風翮會高摶他時出色歸吾子座上無慙老從官

題柳文範舍人畫右軍觀鵝便面

晉帖紛紛遊遊波畫中從見右軍揣鵝家雞亦有臨池興未必元和娓永和

慶志仁學處士六十

花甲將周第一巡高常亦擬慶生辰千年端應庭前鶴雙桂香聯席上

玲瓏水屏山娛晚節木公金母是前身道知有客掛瓢處綵服光搖石
溗春

三月廿六日飲鏡川楊學士後樂園亭

咫尺高坡巷僻然絶市塵汲泉野菜甲編竹擁花身歌徹江南弄盃空
白下春高風鏡川老不是草玄人
地主深留客樽尊後樂園鳴音多繞坐盆石正當軒避飲穿花逕尋詩
過草樊勿然歸興發斜日在西垣
喜赴看花約春風第一回草間幽逕入池上小亭開大嚼羞新醉酬芳
雜携栽賞心應未足還許扣門來

幅馬龍煙為尹性之御史賦

一山突起圓且卓兩山夾峙如展角儼然磨製落丹青秀出天工謝雕
琢故家庭戶對山岑入眼分明不盈握煙際時飛翠影深雲前有奕貴
牌渦印疑巨靈擘其狩往往瑾瑤盤奇璞主人欣出尹吉甫托物無譏〔金三服文集卷六一〕〈八三〉下
從來數家冠相峙兩相高大戴威名動山嶽揭來突兀摩蒼中但鳥驚
尋幾絃桐山容彷彿入幽夢世味炎涼聽誰學湘靈鼓瑟彈繞句策滿
花花纓可羅地因人勝古則然娓之高吟奇絶聲報郁重占城罘雲一
日封霖沛新屋

滿江紅壽盛都憲七十

七十高年冰壑老重逢華旦喜江上白鷗新社初分一半句曲道人朗
送酒武夷仙子晴張幔望孫兩一點老人星當空爛撫桑柘無移
有松竹堪娛玩更墳苑送來兒童爭看安國父禧年来
顏換頭自今花甲兩週來從頭算

黃甫政刈葵種蔬卷

花講從人鬪紫紅官曹長喜課園功論心客至茶初熟擘節詩成卷已
分翠曼絲雲延徑遠黃團經露擊門空新年半是清粥何細嚼無因共
此風

送范武選太和出知濟州

幾年郎署振芳聲一日都門促去程東濟已隨除目下清時寧道勞書
行馬跡雨足山東路繫行裝夜每上城公道賜環應有待且將蘇息慰
民生

送陳武選鎮之出知青州

南風吹雨淨氛埃亭上離尊曉正開此日一麾聊出守他時諸老定憐
才良琪不受青蠅污上國終期紆耳來肯為謫來忘世慮看君佳惠及
萬萊

送王進士元聘之山東分采　曹鐸

博采賢芳紀　聖功美君分命及春風青雲早步儒冠右畫舫遙乘使
節東禮樂化行周冊在典謨書出壁堂空歸來史局分張處定數何人
筆最工

十九日訪馬天祿食憲于西城不遇馬上戲成四絶錄奉一笑〔金三集文集卷六〕〈八四〉大

從者以芟裁憶多不能興

鞍馬勞勞半日程訪君西出又空行居人半帶雲講霧彷彿君猶未到
京
彷彿君猶未到京我家復刺見君名相期自有神交在不比秋鴻社燕
情
為君作意到西鄉肯學山陰雪夜舫馬上得遊燕九節不妨隨步踏春
陽
不妨隨步踏春陽可笑人間我獨忙屈指舊遊三十載一官霜鬢侍昊錄
長

真將堂壽序梁范進士坪母

一堂新起奉慈顏大扁高題華棟間冰蘗久諳心行苦霜華深點鬢毛斑
斑史官執筆書孤節王母織況寄九還況有甲科賢令子　褒封不日
到江關

送董尚矩侍讀使朝鮮
持節下丹霄殷程儼度遼寵分新
帝命爵重舊宮僚别醖頻浮蟻行裝尚擁貂董生家學正箕子國封遙
候館催晨爨周廬警夜刁玄菟荒陰樹鴨綠暗通潮譯史傳華語藩王
接使軺屯雲來羽衛匝地發鏡蕭損益周儀述承宣漢詔條氷壺知節
操海鶴見年標客路春回馭寒居斗建杓臨邊詢戰法觀俗聽風謡史
乘需鉛槧吟囊富篇韶皇華其繼續韶取壯　天朝

題衍聖公畫
古木蕭蕭帶遠村清溪滾滾遶柴門一時野色供詩料無數寒鴉帶暮
痕翠幛儘收來坐側紅塵不許到雞根平生最有山林癖欲喚高人與
細論

送袁進士翔之南畿分釆　實録使道省其父雪檜君
銀漢槎新貫錦紅甲材人住泖湖東青松古檜拟寒雪老根叢蓋瘁贖
亂千里白雲行入望一編金匱待成功倫材他日宮朝者羲取
恩光紫誥中

題吳廷端太守山水障
蒼山突起浮雲中湖光百頃磨青銅底須飽看卧游録入眼已覺紅塵
空何人卜築依山住一任飛雲掛庭樹下瞰澄江小竹亭正擬峽山最
佳處柴扉畫掩吁未開石墻夜雨生莓苔門前有客問奇字短櫂自撐
春酒來對岸溪橋大於瓮兵幽刷出沙頭泝遙嚴家地僻少通車僧舍樓
高屢開籍村春有粟縣有秫忘機魚鳥相情親山林豈爵鍾鼎貴何待
最愛漁樵人竹鶴老翁今已矣半幅生綃狀寫几風致公然似欲西歸
興藹藹陽千里練水解山今所無故鄉之樂不可孤相期歲晚結新社
飽玩天開真畫圖

恭耕堂爲程司儀作
華扁高堂揭恭耕尚作庭訓尚分明惱人黄犢真無賴刈志青疇覺有

成俱露已分　天上龍春風逐策騑驄情顧名不忝詩書業更遠遺芳
及後生

壽周近仁稽勳乃尊
巖巖花朝與壽期畫堂晴日正舒遲香風送暖吹斑髮綠酒摧光映白
眉遐算屢覘南極現高情具笑北山移知君有子堪怡老勳部才名冠
等夷

題趙舜臣所藏顏秋月鍾馗出遊圖
青天下白露古道吹陰風窅然絕人跡野鱗招摇紅若旭跨長耳出眺
咸陽東前驅後屬飒欲若尊元戎雖盱穊霜刃急腳鳴青銅鏡鼓或弄
菜叟旆揚其中哲剪大耗篝祛餓百祟因相翊衛良民擁旐還幽宮侃
侃達上帝寅寅策其功何哉虎傍人不樂鼠輩同類生號秋月妙染非
常工水墨不憚勞幽冥忽相通貌之豈無意媿彼生平公寒窗日午午
禿研水初融聊題一轉語不覺雙眸空

送刑部趙郎中鶴齡赴山東副使備倭海上
提刑清譽四方聞拜　命逆提海上軍身服芳衣明白日手持龍節下
紅雲倭人入貢遙通表　漢主東迎詔刻文喜遇太平無職伐列城安
堵是奇勳

題畫送俞宗德還吳中　其弟宗存翰林
執手河橋畔長亭野望遥離觴分玖下客棹向東茂樹含風遠晴雲
墮地空到家應幾日天末見歸鴻

送周原巳院判還南京
客居相近帝城東去住情深一月中厭說到來屠者雨喜看歸日快林
風心游樂圃無餘地名抗詩壇有數公轉覺舊家堪吏隱鍾山青繞建
章宮

送陳進士宗之釆　實録于江西便道省親
史局新開傍石渠四方收録遺文儒名世高選羅俞子才擅三長却愧

予吉日漢程同上道　盛時充典待成書往來最喜選家便緊何高堂
問起居

送黃誠選備卷歸南京少尹世臣子

萬里江如練歸舟正及春未堪多病者猶是壯年身白下趨庭便畫嚴
講道頻重來應有日知不負昌辰

珍姪求詩贈蕭揮使奉表入　賀遷溫州

闕道英姿有又風一函稱慶大明宮忽聽役年辭都下遠從春海府
所東征旆小分宮柳綠離觴消泥花紅無由識面東風裏試子論文
說劍中

壽王齊之侍講乃尊令君

笑指靈椿壽域開花封闕里賦歸來高堂樂我朱顏壯官海從人白髮
催太史得名先五桂晉公留祚落三槐洞庭春色分題賀海屋添籌到
幾回

送劉根之還常熟

幾年相識劉師服命稈還家不可留客路曉風吹雁度關河春水帶冰
流行邊佳竹何諸吏新裏高情擬五侯惆悵江南好花月待君收拾付
詩郵

送劉景元侍講使交南

天子龍飛天九重恩覃率土如春濃詞臣遠命向南粵一函紫誥金泥
封都城二月東風裁祖道初開柳芽短行色遙臨銅柱標奎光預燭黃
華館兩袖天香到日南隨處山川清霽觀樓船皷枻江下想見番王
迎使騎我聞交人最桂侍群旅中原謝向背常翁嚮輪白推來移書謾
數青苗罪多君系出劉更生正色端言人所媚安令絕域獻忠款非子
孰堪當此行錦帶繡帆遣入貢何奏狩人見麟鳳咨來服無音吳讒吟
囊豈待雞林重容易恩光遍海涯
今皇聖德似重華經帷史局須才彥及早來歸呈漢槎

送劉述惠赴福建副使督銀課

畫舫並風向八閩西江人物外藩臣暫辭香案持手官威重金帶橫腰
龍節中　聖代不增新利穀清門無恭皆儒紳同年少校同門契傾倒
離觴莫漫頒

太乙真人圖

小舫輕於一瓣蓮貪書忘卻永如天丹青未識當時意誰比乘槎海上
仙

過壁東白壽世留詠

地主風流勝辭才相逢何必問西來退朝一馬當廳下入社雙眉映酒
開人樂盛時開半日寺臨馳道翻紙斜陽未盡同游與一任高城調
落梅

得字送刑部王員外歸潮州

帆二西曹郎夜夢歸國重論喜不一候顏色有父亦解組常使

心惻二上書發歸省循首謝　聖恩皮戒行李喜極忘奮期恭春意入
南州細草新如織綠滿江何東城錦帆乃稱此書還忠孝誠兩得
天門浙水東瀨想潮秀高堂送春酒歡動翠山側悠悠樂何窮生意
歲華巡良宵行有期無忘猜寒極

賦皇恩壽大司馬白夫人

母歲到花朝正當稱壽為將書翰金母一開花甲喜見春杓回子喜
君王髮帶未頒久　白傳盟勳寵贈殊榮稱能如太君香閣
笑指東風滿御瀾新曲度長生酒

送周與德彰代祀孝陵

一函香帶下丹霄千里江山屬使軺挂卓曾氏祥孝陵神御獨
尊嚴廟風承恆三國嘉葳稿草寶朝曹夢回同土塚官河柳
使歸鏡

奉送大司馬何公蒞任南京

聖主龍飛百度新承恩尤喜將昌辰興工地刼思
皇祖御教功多邇世臣西漢詔當紅律選東都停罷保壅人相遲不盡
相從意萬仞鍾山入望頻
送同年陳美宣員外知臨安府
桐川南去擁丹幰嶺嶠人才衆所瞻一道專城需吏治幾年分署嘆郎
潛晨星漸覺朋儕少春水無涯客棹淹坐嘯莫教人知
聖化為君相屬西頻添
送同年王世英員外知袁州府
終養堂空歲月侵北來圖送報君心承恩便遣提新印晤語方纔會
舊聲夜斗回瞻衰極迷春流疑共別情深歸公治路應無恙馬政才
人繼好音
侍桂居杜生不至用舊韻一首 [illegible]
一[illegible]溪[illegible]童[illegible]眠杜生一[illegible]還水丹杏[illegible]

[illegible]

荷坐想思人識誰可緣隨俗聽笙歌詩壇書册新盟在何日功成所
伏皮
衍聖公四景畫
山前亭子萬松聲溪上桃花一樹明安得此中倚杖駕時時閑坐復閑
行
不愛紅蓮愛白蓮一船開近綠楊邊小童吹火翁尋句可憶江南採蓮
船
一道蒼江萬仞峯懷人相約木芙蓉小亭坐納秋聲冷別浦征鴻隔岸
鍾
獨鳥吟鞭下小灘呼童回折野香枝遥知野徑詩成後江及山房雪
時
題雜畫
平府公天人傍小木青蛙落鈔毛何處晚煙遊頻影行求食故見伙

亮
雨後薰風不動塵名園生意逐時新將枝黃鳥聲含變紅子紅桃色半
右小水錦雞
勻
右榴桃黃雀
落日秋風渭水湄天教西伯共心期多磻誰敢消鷹揚男鶴髮漁翁有此
詩
右渭水非熊
壯須衝破荇芽青湖上風來水氣腥喜見天機歸畫史不將新味付庖
丁
右鰕
送人之官嚴州
彤彤桐江水蟲蟲桐江山上有子陵臺孤絶難為攀下有七里灘照影
清虛頗幸哉君官遊落故山水間朝登野亭望眼見魚舟還時時得佳
句忘我身抱關我家水上道出清溪灣因君苦鄉思極目江雲閑
紅黄二色菊
[illegible]東籬下紅黄色[illegible]情知[illegible]比數[illegible]心

一峯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十八　十

送[illegible]知寧國縣
蕭山魏君端禮故太宰文靖公之子官鴻臚十年屢膺薦剡及令
乃有寧國縣令之除士論未滿也予家古歙於寧國甚近且獲交
端禮只又輒賦詩為别致朋勉之意
鳳亭殘歲就賢能一日來　恩向宛陵印洗舊歷尤東光綏琴翻新曲寫
朱絃頗得在名何吝伏　闕書成乳備增憐境為君先致說亨衢千
里待飛騰
寶知堂為無錫醫官華汝清賦 汝清字乃文公遺墨
錫山老人山澤臞遺墨重此崆峒未流風已是百年事妙青不殊三字
杵解此寶蘇秋雨溢杏林繞屋春陰擬將架上源四語坐愧衆中章
句儒
送嗣定西侯蔣公駐使　寇府
使節新持第一番金貂光彩動[illegible]名傳[illegible]將家聲遠恩重

河上談兵樂轉路曉星躔北斗□城秋□□□□□□年年□□流在約
取歸來得瞻言

送中使寧守備山海關

塞上秋風拂壯顏羨君持節守榆關路城迢遞斜通海戍火分明直過
山北虜敢從何地入東夷特向此中還何方有邛常懸寵好建勳名動
八蠻

湖海壯遊卷為宗人貽濟賦

小艇行窩歲月深江山隨處足登臨背因見月生鶴思只恐看花負賞
心吳苑林丹青湖上景一番絲竹郢中音酒酣擬買長安客亦日萬應吟
不禁

送劉進士瑱赴南京祠部主事（成化□□之弟）

大魁忠臣慶澤長春風蘭玉更添香衣冠舊出青雲客雨露秋看粉署
郎清夜假星聯北拱早秋隨鴈復南翔金陵最喜近親便竹馬□□樂

未央

送進士陳堯之赴南京武選主事（堯之與尼宗之皆予秋闈所取士）

太丘家世舊京人留部分曹寵命新雙珮遙瞻辭曉闕一舟隨鴈
渡秋旻好成芳草池邊夢穩稱斑衣膝下身致
三有才官有暇肯將文字負青春

題小景畫

青山佳處絕纖埃草綠摇腰一徑開不是懷□敢有來蹤水邊林下肯同
來

送鄉人孫仲介赴合浦

羅納香中酒兩酣喜霑新命出京都百年作甲榮還載萬里花封去
應憑官況比鶯棲蕭林客心隨鴈北飛猶因移故復西南望歲月悠
雪中翻

送人官□□

畫船蕩水秋風清送客南歸無錫城能許宦游□此可府多可比王家
珊心常逸　朋足佳夢任不離鄉輕宦情因君偶憶故山色曉日河梁
聞鴈聲

歸老圖壽致政王壐太守（通政傳之父）

白髮朱顏七十餘古人何耤衛生書忘機久入群鷗社遺愛猶傳五馬
車郡下晚香開壽席級南山色照吟裾賢郎今于俱才俊時向雲霄附
起居

送張上舍赴彭澤教諭

城東灌鴈菊花如斷及秋風鴈過時康樹末由廷上客預宮應喜得良
師江邊柳暗陶翁宅山下雲深狄相祠名跡正堪興後學詞源他日看
分支

送鄉人俞伯大赴雲南憲司知事

別浦芙蓉秋正酣一官隨牒向滇南幕開憲府冰霜共名列銓曹雨露

崇徽領便郵者路入僰人重譯待屈參知君有多名家後鄉國儀刑仰
懶庵

都憲貴溪高公宗輗

冒向山中問起居流光驚是七年餘仙遊地下應悲遂政爾蓬瀛望吉
疏何世獨留綠髮衣裳錦誥續治安書當今
聖恩如海邱典非常照故墟

丁未二月六日恩從

春官親迎禮成次韻

紫蓋紅旗滿曉晴鸞輿親迎出宮城歲年喜兆嘉禎卜一日嘉祥協鳳
鳴都下人觀周盛禮房中樂奏漢賢聲春風鸞駕朝陽步繡服香塵
路平

九月六日

令上登極禮成應詔次韻

大蠲逋税徹園扉一詔丁寧感綴衣仗馬新從明陛宣宮漏時遊殿陪
飛九重聖孝推恩溥十載　皇心撫道微求治便應今日始鵷行誰守
愧甘肥

長至日陪祀　西陵小憩土城寺

曉出都門得好懷暖沙晴日淨風飈高城遠堠如孤塔廢堞中分以斷
涯　新命又陪祠客後舊題曾與故人偕停驂野寺吻茶供正及山僧
午未齋

昌平宿劉諫議祠

三年重拜諫臣祠手掬寒泉酹一卮氣節可興天下士夫曾無愧杜中
師對庭舍子嗟唐業衰國馮誰續楚詞今日萬機勤
聖斷有臣應恨不同時

謁狄梁公廟

香火熒煌照翠微古祠猶在舊城非殘碑蝕土高三尺老樹凌霜大十
（宮□文集卷六十一）〈八十二〉一五
圍隻手誰扶紅日上寸心曾共白雲飛偶來未及檢遺蹟回首青山帶
落暉

望　茂陵恭賦

茂陵宮殿鬱參差已近
先皇登引時上界鸞驂雖載道北山龍脈又分支曲迴九字歲新主會
遣千官奉節祠慚愧十年叨講幄一言無補鬢成絲

十二月七日有事　西山陵園宿功德寺航公房次韻二首

青山繞屋樹藏樓我騎初來亦自驕曉日初紅寒未斂坡巒輸翠午全
消白鷗近水如相狎黃鵠凌空不可招擬借閒雲分半榻　帝城清夢
未應遙

白石巖扉俏綠蘿江南佳處此無多天晴樓閣霽中見日晚牛羊山下
過寂寂古祠依薄霧亭亭枯帘向寒波詩禪又絕風花句神女無勞說
舊魔

白金山口奉送

孝穆太后金塋　茂陵

金山直北啓玄堂縣淡風雲瑞色涼翠輦忽林雙鳳出新衣還從六龍
翔姜嫄祀典坤儀重嬀汭波均慶澤長
孝穆大名知不朽萬年哀冊刻中藏

耶律丞相廟次韻

一代豪華去不還碧峰長映紫芝顏七分數擬竟夫邵十倍身過漢將
關致主力曾通夏禮活人功比革苗頑穹碑已沒荒祠在誰剪荊榛表
墓山　斷碑像殘

十四日齋宿翰林東署有懷時同寅諸君子多奉差

大行赴山陵

一榻蕭然紫禁東碧天如水夜將中禁霜氣侮青燈焰簾月光涵玉署
（宮□文集卷六十一）〈八十四〉一五
空林影不搖寒印地析聲相續遠含風推衾卻憶沙河道蠡舞重□□
處同

十六夜南郊省牲有作（□□□□□□□□□□視牲官命）

月上圓丘輦路平禮官新議借緋行前驅穫蹕呼清道中使宵分候鎖
城龍御下傳銀鑰急牲房分送絳紗明歸來玉樹題封事坐視宮花曉
奏名

二月七日右順天門奉　雍王殿下講讀及侍書三日賜宴有
作

帝子英標健八齡書堂新啓傍彤庭分張彩筆看題字指點牙籤與校
經侍史換香占晝漏貴人傳勅賜春醽非才濫竊隆師禮教墨尋行愧
典刑

戊申二月十二日扈從
親耕籍田宴上作

萬乘親耕舉盛儀東郊晴日正舒遲農分野色隨金耒氣含春聲動彩

旗房聘華功齊鍋燕紀成誰可續幽詩主張秋稚鄭難逢天賜豊年定
有期
清明陪祀 西陵二首
暖風連日漲將塵好雨東來足慰人凝望何堂山盡出淡黃當路柳初
勻鷄啼縣郭才經午馬踏川原正及春 陵廟禮成歸奏御杏餳榆火
一番新
已將微雨滌塵纓更息寒風待禮成萬口共誇天氣好四山惟見月華
明寢園夜下更聲傳肅道沙堤馬足輕一往朝 陵常扈我新詩題遍
永安城
三月八日扈從 視學廷講說命文言有作
萬乘隆師禮不煩上庠開講重綸闈朝衣絢日金緋兩御幄迎風錦繡
翻相業古來存說命 龍飛今日感文言扇園分賜叨陪坐願續賡詩
紀治元
視學歸時庭賀禮畢初開史館有 詔以敏政為纂修官首

雨晴東觀日華高盛典相仍未覺勞
聖主臨雍還駐蹕史臣分局坐揮毫賤名何敢當明 詔優恩荷寵賜
上尊金盞有嚴千古事願將騷策載時髦
十二日初開 經筵賜宴及白金絲幣宥錦感而有作
講筵初啓荷 恩榮彩幣兼金重禮成誰有肯難窺孟子只應稽古笑
桓生嘗對露濃春盃數索禁風傳午漏乘淺漏將何增
聖學幾回後有愛君情
十三日文華後殿早進講尚書孟子午進講大學衍義日以為
常講畢賜宴歸賜茶
上皆呼先生而不名感激之餘敬賦以志
禁中清切異人間 詔許詞臣奉此閒新歷閱珠左道書具欽見
西山猴加霰銃衛天語娓娓感殷動

聖顏日將般殷才罷排外庭催上午朝初班
四月二十八日起慶賜鮮筍並月梅鰣魚枇杷楊梅雪梨鮮鵝
御城三伏暑方炎天上分鮮我亦沾紫筍紫泥留楷香生青碧帶冰
盤南丹遠貢來何數北客初嘗味更添為感歲時頒賜怕不知殘日下
殊甚
五月二十九日起慶賜桃杏御李蓮房蔬上黃封或題上林監
進乾清宮八字或題上林兆海子進乾清宮九字或題司馬苑
局進乾清宮茶房上用十一字
御果頻頒出尚方御筵封盛露瀼瀼黃封羞帶乾清字朱實平分上苑
香謝表說將頒內使承恩光降高堂自知犬馬功何遠一飯從來不
敢忘
七月二十日 文華殿後講畢
上顧中官賜講臣冠帶鞾袍臣敏政蒙賜織金雲鴈緋袍一有副

金帶一烏紗帽及皁鞾面謝訖
上顧謂曰先生等告共對曰此皆職分當為頓首而退
曰上眷恩殷深湛恩稠疊 駕親臨對衣紅羅天機錦束帶黃分內
帶金又幸清班容侍從慚無華衮兼朝籍經生職分尋常事消得
君王念苦辛

詩

弘治元年十月十八日得休致之　命與李行臺士欽小酌口占

忽奉歸田　詔天恩免逐臣便談林壑事莫問市朝人好夢休黃犢先聲撫翠筠難酬　君相意擊壤助遺民

留別士欽

一夜臺章達　見旒　聖恩如海得歸休却憐故舊多青眼不道疏慵早白頭耕鑿有情還卜頴簡編無分久依劉獨餘晩節生涯在樂痛無林與釣洲（居劉本王豪事文公依屛山先生嘗用之今承以洗卿文達公此屛山姓詩）

辭　朝出城借宿淸化寺

早脫朝簪出　帝城喜分禪榻坐深更便疑身在山中住追笑詩從馬上成把釣未應歸計拙照人偏愛佛灯明坑酣一夜淸無夢蕉鹿當年亦浪驚

得用光宗姪新安寄來書并祿命書一紙有勸予省人事謝塵翶及早歸之意時予得道出城已三日矣喜而有作

小阮書來亦太奇勸予休遣鬢成絲誰知逝旅閑遊日正是君王賜玦時　恩負從龍眞大愧命當磨蝎可中移山林不日重相見志喜新成第一詩

題先公遺詩後

先少保尚書襄毅公以成化丁亥受　詔督師往平蜀寇嘗駐節淸化寺與朝紳爲別敏政以編修侍行今二十三年矣孤之不肖以齋假見斥于朝復寓此寺寺僧懇嚴能道舊事且請書先公舊題之作追念往昔不勝泫然

先公當日將西兵文武衣冠此餞行天上節旄臨大府風前金鼓動高城鯉庭已愧聞詩業烏道猶傳奏凱聲二十年來彈指過壁間揮淚續

題名

送辨如海上人還松江

霜鴻將蓋一帆開遠別難勝老辨才邪客未分新社約吳僧先掃舊經臺枯腸獨供芟畦菜白足春遊了徑苔門說木蘭花未老晩香猶握待師來

題陸應伯庶子所藏墨梅

宋人寫梅工染妣染出疎花得花意寒枝點綴縱復橫苑在江村立烟際元人寫梅鐵作圍千王萬玉相聯拳天機淺深各有態三昧定屬何人傳忽拭此圖眞宋手入眼丹青未能有涼風未覺生衣襟古月猶疑照窗隔斷紈殘墨號海棠當時價抵千金強幾人豪奪幾縣嚮定寶乃歸君子世多君家在毘陵住高潔平生似梅樹秀發亭上成宝迄時約花神共來去我今歸臥新安山暗香正繞淸溪灣北河冰堅未成注春來夜落松間桶之不作林逋老紅綠紛紛競妍好焉無佳句慰幽秀

三復姪彥被花城

子被放還新安以河凍未能即行假宿城外應伯以此卷索題卷中作者如程部方伯先已放還而華伯郎中汝弼太守俱作土中人矣展閱不堪把玩如是然姑射仙人歲寒風采挺挺如故足慰寂寥呵凍書之

題宗姪節之儀曹味道卷

明道紀元歲篤生兩大儒道寄千載心孰能味其腴吾宗有賢者家在淸溪隅力學厭口耳銘言揭齋居如彼藥石功養茲山澤臞坐令膏馥聞一日露蘊餘森森好學論炳炳定性書願言終子身續食留新畬

題璇大章舊世小米山水

溝蓋船頭杜月殘海獄歷外江聲兵衛官父子不可見此紙疑直千琅玕青山勢遠橫江斷綠樹成村隔沙亂帆卻坐漁樵人安得中流外席半由來小米筆力殊皆魏晉法梵有餘蘊格明明自北苑寫公往往

稱南徐松壑上人好清游來往三吳搜風采勝於楮墨今何任感激山川良不改禪窓拂拭天眞開洗硯敘呼江南來附名錦軸亦可喜等閒富貴飛黃埃

臘月八日以青布壽稱女月仙

穎兒從此壽無涯一疋青縑致老懷珍重莫嫌爺禮薄他年留取配荊釵

題大明江衛幕燕歸小像

霏霏香霧繞春殿日上觚稜催賜燕身隨恩澤下冊青鳥紗帽映東風御香君有籍通金門簉羽鵷班朝天賞星源與日觀圖畫知是唐家忠武孫

題盛子昭唐子華小景

石梁新雨涓生苔斷橋多因直泊村山下杪秋無客到松梢鳴鶴訴人來

後川原遠近分漁樵傳舍隔溪雲待吟坐嘯皆詩趣追憶吾鄉舊令君

客請游望湖亭脩碧軒不及往次韻二首

西望湖天半日程擬尋真境洗塵纓一灣路隔紅雲遠五月涼生白苧輕山寺茶煙衝鶴起石門空翠滴人清春來過過閒處萬頃臨波夕照明

渡口冰消問水程羈人方幸解塵纓名園見說千年盛宦海應知百念輕鞭走釋龍壩下家影搖飛鳳月中清[illegible]寒心事倚倚在一任繁花照眼明

為鄉人張衛幕首題逸王九鶴圖

華岸蘆汀立九鶴鄉人無說是寄師撫將舉翮亟深叔想見宗英灑翰時

任月山五王醉歸圖

何處離宮春宴罷五馬如龍自天下錦韉珠鞍搖東風一一用金吾候隨駕繡韃策馬難衣柘黃頭頰不恭流霞拂手戲潘瑕作天子二郎舊是臨淄王大醉不醒危欲墮雙攜肩以却鞍座宋王開國長且賢誰敢尊前揚觴詠中主扶馬思出的舒鬣側控易美人可憐身與馬爾方天街一餉流香塵岐王薛王年尚少酒力禁持美風調前趨後擁泰諸元臨風彷彿聞呼召夜漏歸時蘋禁垣花萼樓中金炬繁大衾長枕已預設帶孫手足稱開元我聞逸樂關成敗狗馬沉酣示明戒二公作詰五子歌此意當時可誰解仙李枝空人不還王孫一日開其顛鴒原終古存風敎珍重冊青任月山

山水小畫二首為張尚絅題

山色青於染松陰稀未開水邊芳草地才見兩人來

危坐秋林下翛然古意生山風吹耳淨幽絕澗泉聲

送同年陸文量武選赴浙江參政

同榜也也盛歲華晨星落落散天涯除書又被吳中後處世眞如海上槎內史之官先過里壹公封事久名家南歸欲訪巢居閣肯徵林僧供茶

題馬圖

綠陰風軟白沙乾入眼方知駿骨難華路草長東華少漫將調習付奚官

航濟川講經約遊西山不果

澗水相期洗積塵交情誰似遠公眞東風曉夜催行客贏得西山冷笑人

題沈廷美尚寶所藏四烈婦圖

石郎秉鈞蕭傳死闘戮君王悅妃子就中郡有馮婕妤以身當熊傳女史婕妤父本燕將軍義勇先騰金緩裾女伐可恨沂過馬猶負虯鬚貞觀君

[illegible]

渺□飛宫憑水鎮水長堤危絶行制君王急遣船使來行名無符河成
左壯堂上美人廿自沉備遣何悟君王心不知堂下桃花源何似汨羅江
水深　右楚妃投水
含元殿中如傅陸寡婦孤兒何容宿此身卒是宋亡八十餘年爲一身
辱落日荒原聞哭聲白刃可蹈千人驚五朝長樂痴頑老一夜河間羞
臂盟　右蜀婦斷臂
衆陽單婦千人勇虎口活决頭不動猢猻山擊天爲皆幾許高樓接雲
隼征單夜度西河眼骨肉相守終餘年勇哉夫死遊哥政泰山女兒得
可憐　右平妻殺虎

送沈大淵赴永州通判

都門曉日動鳴珂漸發東風轉玉河佐郡正當湖北路離筵遥和郢中
歌十年自守春秋學千里誰僝政事科老我臨岐重回首眼前朋舊已
無多

遊西山道中作

二十餘年薄宦身披簪方許作遊人春空白鳥來無際曉露青山出示
匀關花水邊飛酒盞逡巡亭上落衣塵沙橋野店東風裏柳眼相窺一
最眞

過白雲觀

紅塵飛盡白雲生一徑深深草樹平丹竈已空仙去遠琳宫猶枕舊遼
城

溪西竹屋

萬斛清風掃市喧忽驚西郭有淇園碧雲冉冉搖香細蒼雪紛紛落影
繁沙徑逶迤通活水石臺虛敞對幽軒酒酣欲刻琅玕節詩句深慚舊
捲垣

觀音寺里湖亭次池中律舊韻

碉水分明一線來碧天空闊鏡中開亭前猶俗情新發右上題名掃舊

苔野衲茶餘中散兩林烏道認耿鐘西春冰觸詠休離瑯白鶯溪一笑
芝來

□公洞

石洞知何代門當玉潤灣潮音疑可聽仙偈杳難攀暗穴深通海危岑
上接山吟身貪縱步遥帶夕陽還

秋往香山寺壽能榮白籌世不求

湖亭高處望香山殿閣參差紫翠間遥聽鐘聲知不遠未叨茶供拜空
堂若懷文結三生社詞客聊乘半日閒又與山陰添故事爲當無惜愧
□□

白玉泉亭登望功德寺

來風幾日到郊坰岸草汀蒲已自青鴻客作來方錄日野人相見亦忘
形湖當鑒頷烟光重路入龍潭水氣腥聞說
先皇曾駐蹕紅雲猶繞玉泉亭

宿溪西竹屋

來麥巴抵道着竹來城隅野性白成癖路人從笑迂力登山上亭緩策
沿晴湖回首日西下清談仍相緣引火試香鼎挑灯開玉壺但知客與
嘯不覺春宵徂出門見星月天靜聞笙竽擊節呼此君爲爾聯令吾聊
須借嵇榻臥我山澤臞緩緩百年中去就不可虞留題竹寒社殷遺册
青梧

西山道中與友人別

塑禹客綢縁隨地可尋春東道非生客西山似故人竹貪文字飲萍笑
宰官身別後遥相憶詩郵託鴈蘋

遊歸值雨

勝日春郊馬足輕歸來風雨暗東城陰晴多謝天公巧容我看山一度
行

送宗姪式之知□州

馬首春風發茅華一官初擢常生花離筵對酒頻看劒遠郡屯兵待建
牙文喜
皇威清朔漠靖邊關農事盡龍沙奇言莫笑江南客曾共江南舊將家
式之之行或疑其家江南出守西北邊郡恐不相宜者豈不知吾宗
自忠壯公而下至文清葉轂諸公多以文武之畧建大功名相望于
譜安知式之不遂克宗于是州蔍闡前人之光乎士固不可以南北
論也因賦此相贈豈獨群劉亦以發其志壯其行使知若予之猥
良屏于時者蓋不足學也

題畫羊二首

多柳陰濃岸草深老羝回首望荒林牛羝死雖歸未穎有田夫報若
心
芳草平原水滿陂夕陽牛背影差池青童貪犢相呼處認取前朝貴紉
時

贈李士敏錄本進署千戶

緑髮朱顏太師子清曉彤庭拜　恩旨一日擢領千人軍總道太師今
不死太師勳業天下聞直綸滿幾留香芸詩書翰墨付兩子池上鳳雛
原不凡伯氏才華重司蓬君也奇功著邊鄙由來難弟復難兄世家誰
及南陽李君然篤英資洪濛如雕鶚橫高秋觀君骨相豈凡種積善
自古生公侯我許青年莫發儕廣坐稠談不相下金門夜直分虎符
玉陛晨趨候　龍驤白馬錦衣丸射人東風滿路飛香塵
天家雨露今更渥勉圖異質嫁兆身先生舊是門牆士半世歸耕本無
似酒酣擊節成短歌萬里雲霄壯君志

贈舍春子

浮生容易白頭侵誰識求皇造化心靜坐久諳升降理希聲何擇短長
吟梅苞露白香仍淺草葉回青色自深閑說個中生意好無端真樂待
重尋

留別消化寺呈東明上人

過眼流光不自勝過來三月共寒灯憑誰可是忘形客笑我眞成有髮
僧別酒更斟空驪咏歸途聞說解春冰茂林佳鳥心猶憐莫道城南紙
帳增

幼幼堂歌為越中朱廷用先生賦

幼幼堂上春如海幼幼堂下多蘭茝堂中老人鬢垂雪朱顏不共年華
改清曉開門入請藥午夜燃灯診危弱塵埃風雨不自知老人活嬰心
始樂人言此翁非藥叟經史岑常不離手邵家數學窮幽偶白傳詩篇
謝花柳堪輿上和青囊翁窮妙運思河上公平生辨博人所羨同姓綽
有丹溪風我識此翁洙人識此翁淺翁心不逐時情轉義氣分明濤軒
冕漢庭一日復古典吾將有科當中選愛翁不獨醫之良愛翁不覺
歌聲長幼幼堂壽且康幼幼之名傳四方

有畫士人與和尚道士飲酒者曲有思致殆宋本也漫賦一絕

外觀儒衣內樂眞醉來誰主復誰賓等閑不是攢眉社自有壺天一樣
春

壽意圖為無城王君怡晚追賦

仁人跨鳳来匆匆翱翔遠自東溟東手持一卷壽生籙大矯似是青華
帝紫綃衣輕止欲下石洞上見桃花紅花間老人意閒雅萬里一瞬流
雲空青苔淨掃坐盤石烱然秋水明雙瞳江鄉舊號騎鶴里浮名豈願
拘塵籠清和天色雨初過異境彷彿開宴旅紫芝嚴蔽得何許石關詰
屈遙相通小童走茗對玉虹小鬟春來來香風眼前花甲週可數不惜
一笑四本駐向平婚嫁久已畢老年贏得殊環中丹砂倘見伏金鼎白
髮肯使悲青銅披圖頻予得壽意三山一髮蓬萊宮

留別通州王德明守備總把御雜閘

將軍留客瀝離尊說劍論詩笑語溫寒柳背窺單騎出寒芸猶護一經
存十年落日京東路鼓角春風海上屯猶為傍人談向聽君奇算報

殊恩

再別玉上人

潞河三日吹黃風上人翩然來向東溪藤索詩時從向熱酒餉客探春紅泥土木衝懶蘇子城南浮杜恩陶翁病身正爾畏飲戒無限斷消勞草中

玉上人自清化冒風塵酒米訪予潞河之滸為誦方外之詩值予病口噤不能一哼悵然賦此上人必欲趣予斜韻予方以官為累而上人乃有羨於斯何哉一笑而別

上林清趣卷為嘉議署丞兼林衙署事宗姪京賦

綠樹陰陰百鳥啼上林遙在帝城西一官向此閑清署廳得新篇取次題

畦菜青青花朵紅官達清絕市塵空五風十雨開園後來往人行暮吉中

不比前朝貢荔枝覘粧春韮綠參差官閒有趣無宜索萬歲君王旰食時

苑中應起借馬軒每敢少承學灌園　葷路草長巡幸少清時誰識苟美言

心地清如鏡水波官中從尔較僮僕遙知此後蟬冠日隨處春風趣益多

青李來禽貢尚方朱盤黃帕屢分嘗天涯為予題詩句慚愧非才負寵光

與世賞齊子同歎通州致仕東千戶家

春館留人一笑同愛君家住潞河東嬋娟久謝千軍師雙鬢真堪百感翁新酒白魚牽思遠綠波芳草夕塵空論詩更值王摩詰不道相逢处客中

題老子出關圖

函谷關高高入雲東來紫氣何紛紛關吏或有知人鑒令尹一日先知聞青牛駕車出林莽鬚髮疎梳眺惕清癯至人中坐雪垂領神氣內守旗如顏當時令尹亦奇士衣冠奉侯守山根車前再拜復長跪局緒似禮雲中君至人自是真天人覷此濁世飛埃氛出關冥隱不復現卓衣不食計隨羣天書雲篆倘有作坐道道總為耕耘倍車揮翁相告語為尔緣綸開玄文致柔專氣五千字剖泄天地如初分乃知至人與衆異下視諸子皆蚊蚋至人昔作柱下史彼誦亦自勞精勤三墳五典久在目發機尚謝留耆芸尼丘聖人撤問禮遠今一　餘坑焚至人至意人回測朱藤綠綸空云云竊圖撫景一嘆息春風滿屋銷爐熏

別潞河逆旅主人馮大同

二月南歸從水官高堂留宿有餘懽主人長道鄉壁久客予不知行路難曉日橋邊折楊柳春風庭下養芝蘭人生去住何煩問一笑詩成酒未殘

清明日發舟偶過廣福寺

潞河東岸發歸程步入招提問寺名煙鎖綠蕪寒麥色風吹黃柳散春聲廿年覊大漸

君龍四野澆墳墓客情脫供有茶聊當酒一番飄泊已清明

宿瀛東別業

先人有別墅宛在瀛川曲荏苒一十年始此一停宿衰衰原野間百感中自觸梨花積晴靄楊柳紛衆綠一歲增數株當時手栽木白駒亦何駛蒼髮忽半禿緬懷古賢達賸視不可復豈無致主心白審誠祿　君恩浩山海不道隨窮逐債船在東南日沒寒膏內行鞍蒸雲雞奉稀米成卜沙沙滄波長悠悠白日速明發城東門低頭愧林谷

餞清源劉孝子克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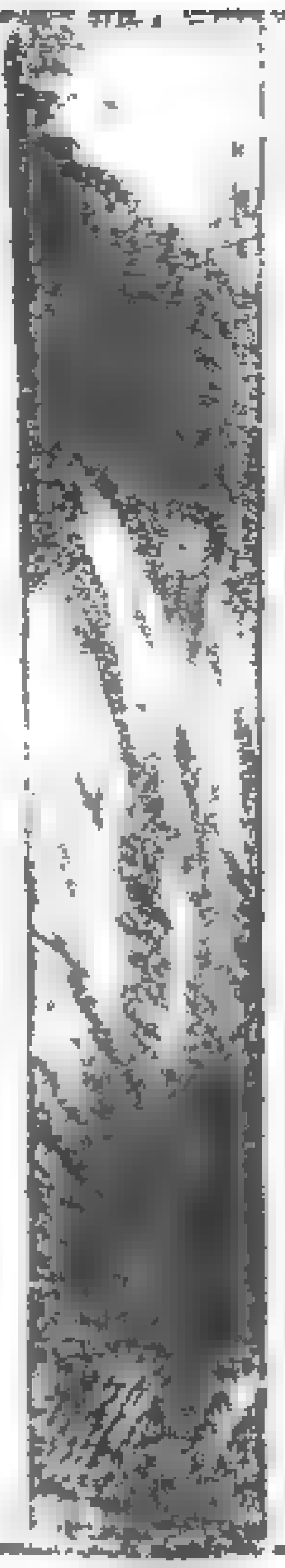
大佈鈴當照里門當時純孝尚堪論威烏哉翔歸心事仍草猶能報恢

痕五夜忽驚鴈夢杳百年終見古風存孤舟前日相逢地寒水無由酹
一尊
　鄉人客淸源者追餞索詩
北河一棹還新安淸源迫別聊盤桓羨君盡享佳客樂顧我方憂行路
難微詩徑返白日速緩酒歌呼淸夜闌臨情難思滿不極垂楊柳水森
漫漫
　雲龍山留別宋姪秀英同守
客裏孤舟此暫停夕陽紅處亂峯靑閒雲尙繞伏龍堀芳草空餘放鶴
亭佛殿寶花成舊刹人摩蒼蘚刻新銘等閒千古淸無限不爲傷離酒
易醒
　黃茅岡
亂擁來蒼亂石岡我聞茅屋水天長弄原麥熟人行處曾是蘇公醉臥
場
　亞父冢
廢冢曾經盜發殘白頭空作楚謀臣頻曾一怒緣何事羞作漁樵冷笑
人
　戲馬臺
千古荒基倚暮雲霸圖銷歇水沄沄當時駿骨知多少惟有烏騅不負
君
　陵母墓
夜臺千古閟荒山智母名高宇宙間不向楚庭先伏劍王郎應白乞身
還
教子扶王不二心幾人回首愧纓簪當年死節誰堪訓始識[illegible]拔
深
　水次倉[illegible]
廣廈朱門照水明太平軍食轉彭城不知南北人來往個裏還須李二

名
　廣陵驛下見東九林文秀宿使夜酬
二十四橋春草平月明依舊滿蕪城繁華百代成須問解逅一尊無限
情去國浪傳金馬客倚樓誰送江南聲孤帆又作江南客生聽船鼓報
五更
　遊焦山
十日橫江雨未晴幾舟來作看山行湧濤煙接遙分嶼樹杪風帆欲近
城浮國身輕隨雁落登臨詩係逆潮生開心願託焦光隱客裏先拋第
一盟
　飮觀音閣
漠漠頑陰掃未開石梯千仞滑生苔倚闌尙見淮南樹拂袖疑登海上
臺坐聽松風聊當樂醉呼江水欲添盃繞山細劃題名刻早有人曾冒
雨來
　登江山壯觀亭[illegible]
登亭同登壯觀亭百年身世等飄萍兩潮漫作銷磨地萬壑石猶存砥柱
形泛棹客愁煙樹黑浮家人占雨峯靑南來快勝心方健有約重尋瘞
鶴銘
　書宋孝子傳後
野宿風號卑數形服看指草六四生當時至行真難再今上淸朝太史
銘
有生使誠全歸理欲救親危取爲方正恐毀傷遺譏以世人翻誚令宋
人
　毀體非孝之說本如孔子所謂忘身于一朝之忿與孟子所謂從欲
關佷以取危殺者耳君割股以圖愈親之疾由近于舍生之義獨奇
者不能以詞逮志遂年千郭對之文吾恐其流之與將升所[illegible]
之教而雜之因觀楊君應寧所爲宋孝子傳附見此意

州桃汪驛求家藏褐覺卷追賦

王家池上見芙蓉寒褐裝成態有餘脚色盡消胭脂粉氣島標宜占水雲
居紅灰洒淌香中痕向礼詩殘箋上書教為花神增舊譜實綠仙日記
南徐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八十二

詩

登多景樓

矗矗江雲結暮陰江樓高處一登臨山根亂雪來雙樹天外無青出寸
木端去已慚陶令賦醉中偏愛穎師琴鮰魚竹筍江南路辛及霜毛未
滿簪一首在下

與袁石坡太守遊甘露寺

人外飛甍接太虛只疑僧在霧中居風掀白浪過江口雲擁青山入座
隅刻客舊題留北固寓公高致屬南徐贊皇池館瑯琊石擬向雷音詢
東家書

太醫院使錢君宗嗣輓歌

生死交情二十年艤舟京口倍淒然青山細雨人何在帳里城南日未
斜

肯袁家世數誰精錢乙當時重兩京先子已隨
能取遠空留人道國醫名
幾年供奉殿東頭最得
先皇寵數優遺藁尚留　天語在虹光千古照林丘
憶曾阻雪到江千野寺相逢歲正闌今日我來君已去人間離合最無
端
浮榮無賴似浮雲多少人隨草木羣百世定知君有託謝家兄弟總能
文
牧幼歸來感
聖恩隳游零落不堪論山中我未憂多病尚有君傳藥禁存

錢宗瓛見翠亭

名園佳處結幽亭竹樹森森畫不扃雨過四簷塵不起風生雙袂酒初
醒沿階草色時依岸排闥山光遠送青他日可容分半席綠陰閒叩衙

經

留別楊應寧僉憲翀以叙

楊君我良友一別經幾秋不圖今日來相見古憫顏色甘憔悴知子非窮愁無奈寸草心更抱蒼生憂部署共疏食爲子一日留十才非詞海立志希前修有如霜稠松不作春花羞向來稍自見足感明主求我生本迂顓未老驚白頭負 恩含寬延微倖歸林丘予卒不棄我臨言如有技感此意不極翻然愧難酬蕭蕭白日西黯黯滄江樓行裝已戒曉鳴柳發孤舟後會杳難期歲月如奔流遲子崇令德贈言慰朋遊

何氏丈連卷

異方傳得賣花翁無水能開一丈紅色糊鉛華朝帶雨香生薝蔔夜含風護妝合逗遊蜂翅俯客長應勞黎簡閱說主人眞好事不辭隨句慰芳叢

留別王丹徒公濟

三十年前同舍郎行邁一笑暫停舟風流文采眞吾弟涉水登山共此遊壯歲喜君官况好晚途驚我鬢絲長詩篇兩日頻來往未覺相逢是異鄉

秉風夜過無錫寄致政秦廷韶方伯及諸杜諸君子

一歸方喜擲閑身十口那堪更寄人半夜隨風狂帆去負君相候滿樓塵

他時有約報新歲山鳥啼殘旬正紺等是太平林下客幅巾來往定無嫌

與王宜谿世賞同至虎丘醉中限韻一首

三度來嘗陵羽茶園丁留此薦水瓜遊說語客眞宗步醉眼看山欠作花舊榜詩題塵外劫遠歸身似海中槎殘陽塔院翻多興欲典宮衣問酒家

用前韻二首與宜谿

選勝同來竊供茶聽言終日悅技瓜幽人泉上看劉竹短簫村前款花山犬不驚隨鶴笔野僧如悔認星槎老天破爾供吟嘯容我登臨直到家

重斑山靈欲醉茶秋風今熟數同瓜題名石裂攢金碓殉劍池寒冷鐵花詩墨衆降新立微酒船隨泊小浮槎煩君併作前遊錄乞與兒孫記兩家

簡沈石田啓南求畫

孤舟搖落出風濤涉水登山也自勞乞取生綃圖四景臥遊容我醉松醪

與楊君謙儀曹劉振之鴻臚游靈巖遇雨

吳岸吳山搖黛青酒船隨意泊沙汀簾收晚雨三家市旗颺薰風十里亭泥滑稀名餘戰地雲巖佳跡播圖經同來莫道遊情敗僧榻何妨一夜停

首險東臾度鎖腰石苔青滑雨蕭蕭野人笑我遊何倦客子憑誰酒易消鳥外雲深惟見塔鷁邊溪漲欲平橋望中似覺山容喜知有新篇慰寂寥

細雨斜風破宵綠壯遊奇興獨森然來香徑古雲千穴響屧廊空草一川羈客生食船似屋主人情懷酒如泉溪山燈火論心地不道相逢是隔年

菌生船窓下作

老舫經殘雨俄生一菌長根連朽桁潤色藉蒸雲黃穉子能加護書齋或與留題詩吟好爾簪節和鳴鄉

明發姑蘇驛樓與鄭貢士小酌有感（鄭且歲當此數月）

躡屐重登昭陽樓吳航今是八回秋驛夫迎舫戲生客稱于俯廊感舊遊塔影帶雲擬樹杪鶯聲和雨下城頭驪京不盡衆要意一飯匆匆已放舟

留別蔣長洲克明 甫下同年友以例此對門上應今于此因與宜溪聯句贈之

念子天涯久謫官 璽 已看鶚命出金鑾 牛刀小試眞言偃 宜溪 鷗社重尋愧謝安 舊雨故人頻對酒 璽 青霄客路正彈冠 明朝又作吞門別 宜溪 浦樹江雲兩地看 璽

故人重會闔閭城 宜溪 上日難禁去住情 沙上暫維青雀舫 璽 尊前初識紫薇英 漢庭公議還須定 宜溪 蜀道當時已慣行 不日山林聞御報 璽 長路人應說介推名 宜溪

三辰堂為工部顧郎中從善賦 從善及其父播三世皆以貢舉登科故名

衣冠三葉重吳人 捷報相承似翠倫 金榜有名初中甲 青陽無歲不逢春 第編葉在專門久 華扁題成鉅構新 定見奇男光父祖 考工才力正當春

姚生廣好篆籀之學 所居在桃花塢上 予與宜溪過之 欣然為刻數印 既而予謫南 楊氏池館 生復來贈一印 其意甚勤 因賦一絕贈之

一塢桃花映草堂 箇中清致屬姚郎 可人更到池亭上 贈我歸田學士章

與宜溪聯句別振之 振之頗能和韻以詩請故及之

黃岡涇口夜停船 璽 春草〻行蹤當別筵 吳苑已離三舍外 宜溪 閶門猶在一盃前 離人意遠江亭遠 璽 好事詩隨海舶傳 明歲期君南入楚 宜溪 溪山同足賞心緣 璽

吳江驛得司馬通伯侍御書 通伯有湖志之行約為虹舟之迓

小住虹橋下 翻然得素書 憂懷故如見 予肇陣久降乎 山雨朝醒後 江花晚眺餘 鑑湖眞有約 歸月辦篷輿

寄湖州王大守

予家 恩得放還江南 所次平里有懷湖州大守王君 因寄一律 王君曹邑人 以成化己丑擢秀南宮 予昕緣當外考之任而結之

外舅 宮保太宰先生以德望聞天下 蓋先少傅莊簡公為也今奉別二十年矣 蓋予於王君跡疎而情親 有不能已於言者如此

故人相望隔吳興 苕舫青帘見不能 尊我身隨連杜老 喜君名自稍蒙升 清朝事業推英在 前輩風流百感增 客裏有詩誰遞入 苕溪新水綠層〻

端午日與致政于景瞻京兆同至孤山

七年重想孤山麓 一洗湖光淨客衣 自喜舟中佳節至 誰言林下故人稀 晴香滿影新篇少 白石蒼松舊物非 更遣移尊六橋外 野鷗相見已忘機

自岳王墳至淨慈寺

棲霞山色照湖東 五日還當逆旅中 角黍謾餘縣客恨 南枝猶寄岳王忠 夕陽無影隨舟遠 別浦煙霏入座空 節序催人仍弔古 一尊同趁藕花風

湖上待劉邦彥不至

當時曾覓臥遊篇 今日重來更惘然 綠芰晚風頻喚酒 白漚新水漫停船 誰能向子對佳社 獨可尋僧結淨緣 明發又從嚴瀨去 潮聲空落暮江邊

賓客樓為三山陳文用侍御追賦

一樓高起面嶙峋 時有煙雲入座看 客儘未能相爾汝 人情那復較炎寒 嵐飛近檻眞成畫 秀落疎簷似可餐 佳勝不妨長作主 古靈家世舊衣冠

與張朝用太守欽崇陽應晚至三茅觀

山上危亭四望空 不知身境落塵中 羽衣化鶴留仙骨 月杵片雲試鬼工 天狗墮餘懸石墜 金牛開出斷崖通 酒酣更上三茅閣 萬里潮翻夕照紅

飲定思亭次韻劉邦彥

石樑繞澗松風香山猿入室花雨凉醒心渴根蕉瓣少題句醉吟蕉葉
長古人幾何簡白杜靈泉一脈來休方侍簡笑問釣漁鍋禪味而今誰
共嘗

虎跑泉和宣溪韻

於菟猶踞薜蘿屏須識名泉本地靈洞水可憐人更辨溜纓誰道夢初
醒魏公字蘇山花艷蘇老詩鏡石蘚青泡影果緣僧咒起欲將真偽勘
圖經

為宣溪題菊侶別揚維馮憲副

潭水亭亭照影空數番花木鬬青紅相看只有霜春面獨立西風盡更章
中

宣溪先出至江口有見懷之作時予尚留杭城依韻奉酬

蹤簾風退葛衣凉此夜歸心共渺茫去住偶然分客邸笑談猶似隔隣
牆江田白塔潮頭小節到黃梅雨腳長明日監興聊志喜烏啼山色近

〈宣數文集卷八十三〉〈八六〉

吾鄉諸勝湮陽故之

涵碧亭八詠

文峯貢翠

池上一峯孤下瞰池亭小書空見人文卓犖青未了

石鼓浮嵐

小山本幽絕晴嵐濕衣裾誰能琢崖鮮正作岐陽書

湖閣晨鐘

隱隱青蓮居鯨音斷復續幽人驚起遲林光動朝旭

義溪夜笛

何人弄長笛散此柯亭秋令我發奇思風吹月繞浮

荷塘曉色

池亭踏露入冉冉聞幽香乃塘水如鏡照見芙蓉妝

松徑秋聲

四山黃落時火路松濤起中含太古聲能清耳管絃

夕照歸飛

斜陽過亭西縱目隨所適何處一鳥來飛飛破晴碧

晴湖魚躍

白日下水沼游鯈動腥風宛有川上趣不羨濠梁翁

按浙侍御三山陳君文用家有涵碧之亭環亭之景更析為八名公
品題作成卷矣值予南歸過杭文用遣吏尾舟為請林下之人方適
志山水而不以多取為嫌也因各綴一絕短章寂寥不足以盡地亭
之勝姑少副君之雅意云爾

錢貢士時來及其弟中書吉甫送予與宣溪至釣臺下聯句為
別

一尊相餞上桐江（宣溪）客思撩人未易降斜日桂帆風欲正（宣溪）斷崖
停艣浪猶撞通家義重金蘭契（宣溪）逸興歡斷白雪腔鐘鼎山林須努
力（宣溪）可堪分袂隔船窗（宣溪）

〈宣數文集卷八十三〉〈八七〉

提學憲副東園鄭君廷綱置酒富春驛亭敘舊得聯句三首

山雨初收曉氣清東園驛亭開宴敘離情（宣溪）香銷未出心先醉（宣溪）
新茗才傾句已成（東園）坐倚畫闌窺澤綠（宣溪）笑傳烏榜忘歸程（宣溪）
人生聚散渾如夢（東園）記得重盟白社盟（宣溪）

睦川城下偶逢君（宣溪）把酒相看日未曛（宣溪）茅屋幾間山寺外（東園）
蘭舟一棹石堤根（宣溪）已知學教遵安定（宣溪）又羨才名黃右軍（東園）
明日江亭愁遠別（宣溪）幾聲長笛不堪聞（宣溪）

講筵同及第
先皇宣榜謫下西湖兩鬢霜（東園）慚倒一尊仍話別（宣溪）聯翩孤棹此
追涼（宣溪）江聲樹色催詩急（東園）竹箭溪魚入饌香（宣溪）攜手嚴陵山
下路（宣溪）誰知身世在他鄉（東園）

與東園宣溪嶼江夜坐聯句六韻

坐久江干月漸明東園山城譙鼓報初更一作邊流官樹參差影宜改
隔岸漁舟欵乃聲東園客路盤餐時序改宜改詩僧長助夢魂清宜添
汀蘆水鳥棲初定東園野草青蛙斷復鳴宜改洗盞不妨更夜酌宜添
聽雞無奈促晨征東園獨怜遠浦寒潮上宜改不管尋常去住情宜添

徐郎文敘太守

有美文章守無情山水州一宵逢上雨了腳半江愁

得蕭文明衢州書

喜君得內徙身已到三衢兄應埋足遠閩雪上頭煙雲供草聖藏

助詩脾卒歲便長髮尺素俱

東園復請遊天寧寺席上聯句

石徑盤迴萬木中宜改寺門惟許白雲通宜改參差樓閣煙霞古東園
睠映溪山戶牖空宜改坐久塔鈴還自語宜采詩來林葉自相同東園
興來隨處頻呼酒宜改醉裏看花更徙筇宜改啼鳥數聲簷外樹東園
帰帆一葉雨生風宜改巖前留客全忘暑宜添泉石娛人正未窮東園
地迴百年初勝賞宜改僧忙半日總參公宜改飄蓬南海遊東園
結草田園方寸裏宜改欲就佛龕燈下宿宜改淨瓶那復計西東東園

山寺聽雨限韻聯句

尋幽過野寺煙樹迷籃輿東園乃驚新雨至坐遣鶴懷舒宜改因之洗
煩燠起聽風簷虛宜改林逢氣蕭爽亦我清塵裾東園嚴花驚夜落捏
草思春鋤宜改跳珠巷荷淨鳴屑牙欄除宜改幾聲度紗幌入竹逆徐
徐東園林鳩苦未足秩馬今何如宜改連林續舊約豈似古城隅宜改
挑燈欲忘寐離思難為渠東園漁舟新潮遠仍子收蓑初宜改深盃一
志喜載摘劃中蔬宜采

東園口誦山色雨林一聯見約為武夷之行隨足成之

幾載各西東相逢一醉同客程山色外離思雨聲中自杜尋常句吞頭
四十翁傳雲知有意江上候南鴻

近得陸少卿鉛依之訃悲念不能已因聯句哭之

客路逢傳訃宜改臨風揮涕不勝哀東園西清往事成陳跡宜添
東觀遺編憶俊才宜改古木斜陽山色暮東園斷橋殘雨野潮回宜添
今宵定有懷人夢宜改都向山陽笛裏來東園

嚴州城下與宜溪別

燈火聯舟數十程客途分袂不勝情孤身去國同將母兩世通家本作
兄多病正堪歸早不才深負
主知明青山白水漁樵路長報平安慰此生

用韻別宜溪弟待甓世選

江流分流作兩程離愁無奈水無情推蓬幾度閑風雨落筆頻遊好弟
兄鏡裏年華青鬢改杜中心事白鷗明鳳毛麟角寧終困努力相期在
後生

未至茶原梅水橫發塊坐三日

幾日黃梅雨平春綠樹灣大驚船上屋蛟螭水流山兩髮難乘興三盃
暫破顏人生亦堪笑咫尺是鄉關

留別淳安劉尹仲和兼呈大司空胡公大參懋公諸鄉舊

淳安曾是欽采鄉地主相留合盡歡梅雨勢添溪漲惡竹龕聲助野歡
長生慚師席競元老語及名遊笑漫郎他日重來訂鄉約一尊容我寄
漁竿

商茂森主事請飲魁星樓喜晴

危樓高出孔墻東星彩常拖萬丈虹聖化喜霑三日雨客談真動四楚
風人聽弦誦如雁外天與江山入畫中無限詩情慚句拙晚霞遙點夕
陽紅

應文貞典實有蘭指使面檀香為骨意甚憂之因賦一絕

馬乳紫蔓長折枝疑帶露華涼等閑入手微風起併作拈檀一味
香

奠謂老人佰須知孺子賢坑焚禍方烈誰有素書傳

題宗姪孫文楸文揆二便面

右圯橋進履

繞開花似雪枝上立珍禽入手炎光散清風動竹林

右花鳥

敎諭許君置酒藏書閣村庶敬堂錢先生

登高兀不爲傷離後溪山一倍奇野寺晴嵐隨畫出石林殘照與詩
宜醉呼且笑拱新茗開掃苔花讀舊碑前輩風流誰繼在百年融老是
吾師

小金山在淳安縣東石峽山頂有古佛龕

千尺波心得異觀水雲中鎖君山蛟龍宅近猶根父鶴巢危隨影
寒白杜可能專佛印紅塵曾不了渠竿他時浮玉論形勝擬醉山雲設
二難

淳安黃訓導祿養堂

旋開新酒稱團欒日日升堂候起居堂上老人相顧喜等閑知是筆耕
餘
菽水能供一日歡貂毛甘共一 他時更掌三牲養莫忘青溪
堂

詩

己酉六月二日初至南山

次次騎流水帶村層層山色翠當門水邊林下青蓑地今日重來試啟
扉
六月凉生白苧袍不知人世更炎勞何福堪消此一路松風響翠
濤

南山雜興

昔雨初晴敗髮 山犬吠 月來耕地人影蕭蕭動石
田
杖藜負有野花開踏盡松陰一逕苔風外忽聞真管籥灘聲時雜樹聲
來

邵節婦朱氏

半壁寒燈照苦辛白頭付作未亡人幾家文獻存孤子一脉綱常繫此
身雪後松筠真耐晚風前桃李漫爭春楚堂細閱丹青卷學節還思較
藎臣

休寧邵節婦朱氏年二十七而寡然撫其孤鶴至於成人授室而節
婦則年六十餘矣鶴奉母訓甚謹力學好文遇知名士輒進謁求益
於先世手澤悉購藏之人以是知邵氏之興未艾而天所以報節婦
者有在也予於鶴有姻戚之雅爲賦此詩若上其行于朝而下旌
門之典爲世勸有司事也故不贅然節婦之行豈以是爲加損者哉

路車行

田夫踏車如踏弩田婦踏車心更苦老天不雨將奈何稻者者作焦
土我行見此三嘆息欲助農夫忙恨無力假令一旱似往年豈獨東吳復
憂旱我雖七尺金紫身
聖恩許作歸耕人詩書不了糊口計與爾將來同苦辛

福且莫先莫食無粥賢侯恤民天所憐好雨時來歲還熟

喜雨柬張令君

稍憐塵飛早日紅不堪秋事漸成空好風忽送千山雨戾氣全收百丈虹父老歡聲随地起令君誠意與天通他年欲續循良傳野史元書第一功

亞卿知郡佀公特書且與馬見招晚行石嶺道中作

香山中斷路逶迤秋色偏於客與宜紅樹烏鞭歸別罷敗萍花鴨點清池鏡中老壯誰相約林下忙閑我自持村巷莫驚迷夜發幾人難恭見真期

亞卿知郡佀公提刑判府沈公邀僕與康亞卿飲席上作

百雉山城兩謫居一尊相屬曉秋餘傍人白髮應多少閱世浮雲自舒舒林下正容吾輩拙天涯誰說故人疎還聞

聖主章恩詔擬遂田翁款使車

坦然歌為劉貢士武臣乃尊作

有儒一翁蒼雪頭家臨蜀道清溪灣彭城之系御史子文采風流高[illegible]山青杉奉徵亦漫爾官郎一似山居閒[illegible]宅心要還淳風還反江會生拯妹弱撐堂奉觀傷家艱餘已友弟讓田宅閲墻紛紛甚遐棄誤經不泥五行傳辭綬才驚鬢髮斑賦詩酌酒有餘樂浮雲世態寧相關身幽直海高嘖吭然影下弄清瀾漫倣辭自致坦然號雅意高情那可攀況有令子已發軔龍東有待歸天閒上繩祖武繼翁志看朵撰羽追宋班亭前翠柏拱奇翰壽徵不老天難慳十洲烟霞渺何許百年歲月莫須環臨風為賦坦翁曲夢落西南山水間

杭人孫純自號一松就人來新安求賦

為愛亭亭翠不群箇中情事有誰分孤標暫與寒梅並貞幹心期秀入雲清夢往來無附汝繁華開落任悲欣因君忽憶南峯下九里風聲滿耳聞

八月五日與程思正醉步溪上有作

路分奇境曲如蟠五里清溪盡興看僧閉忽從林外出梵宮應被白雲遮

碧天明月上松梢初結山中冷淡交獨有野僧能愛客屢將新茗當新殽

斷石村秋橋作

秋水崩沙斷堤行漲欲盈溪忽隔漲吟身正喜輕如葉杜飲何妨醉似泥來圓引蘿斜作徑交搜分流下通溪中紅直抵澄潭下細掃蒼崖讀舊題

題吉菊壽人母

山中秋已老佳色見亭亭獨歷風霜苦全蓋粉黛形杯宜同晚節滴拂餐光澤凝仗誰貞意拊看到百齡

八月九日醉書

一樹陰濃橘未黄晚風遥送木犀香閑衙適無人醒滿地蛩聲月過墻

蟋蟀聲殘夜未央野吟明月繞庭廊呼童繫頓庭前竹莫共青青萬草長

書舍深深隱桑榆畫闌時上兩苔青年來醉暑無逃處擬作南山竹下亭

燈下翛然憶故人不知京夜屢更巡何關秋候南來雁紅葉黄花慰恨新

納祿歸來荷

主恩看書終日擁柴門却慚相愛惟明府能盡山家酒一尊

醉來偏愛擁衾眠後進開壁尻鳴只有道人知此意化機大賴本無情

鉄月昏〻過短垣擬扶殘醉卧西軒明朝爾有尋詩約未許奚奴早扣門

靑燈遥映繡窓明秋雨才收夜氣淸我醉不知詩客散綠闌偏愛讀書聲

菱角石榴鮮可愛西瓜水蜜味尤佳笑談切澗沙溪酒正及黃蜂放晩衙

舘閣新衙眺翫情南來初到及秋成彫籠慧鳥知人意終日能呼萬歲聲

譙樓風報鼓聲初爛醉猶堪倒一壺洛黨自憐家學在款門休怪故人跡

乇人隨客共沉酣無限風光入笑談獨喜小童能解事一聲新調出江南

秋風庭滿送迎人今歲遥應我未貧老僕隔墻頻過酒不知門外有朱輪

山下方塘一鏡開主人高興滿池臺中秋好月重陽菊問道誰家送酒來

詩與蕭然醉索瓜秋風憐我髮鬖鬖嬌歌兒女灯前戲看汝他年夜續麻

坐看凉月下疎檐有客頻闌醉不勝獨喜小童知句遊屢將新火爲添燈

盆池芳草綠菲〻燈下殘香襲衣山漏聲稱夜何許先生猶未捨書聲 [illegible]

醉貪明月久忘眠紙扇誰題却暑篇手撫闌人悄〻獨餘香篆在牀前

豬鼠欺人攪夜眠春花發月滿吟邊歸裝恰有寫衣在盡與隣家當酒錢

題道新菊圃卷

籬下西風鬪晩粧開花還復見紅黃〻惟有淇園子晏歲交情一味長

淳安司訓王君文博來作寓請予記學宮之成適值中秋方喜對月叙舊而開宴之際凉雨驟至因賦此以中去往之情時汪世行令君吳文盛亞參在坐詩併及之

對影相期月鑑凉鬧軒驚見雨絲長陰晴半日猶難定誰合一尊那可常候雁來催黃葉諸秋虫鳴繞綠莎堂銀缸烏臼餘新焰斛與流輝照故鄉

過龍源趙東山先生故居

秋風喬木嘯聲長峯巒猶存舊講堂麟史注文高衆子龍源山色勝吾鄉藤蘿緣磴荒陶徑蘚蝕殘碑冷孔墻珍重遠孫留客意不辭歸路踏斜陽

龍源夜歸

軋〻肩輿半日程晩來溪麓少人行微茫處樹參差度三五寒星點綴明野老傴僂隨處約家人燈火望塵迎時平山郭無關禁不似通都夜鎖城

題紅梅

杏惜桃嬌入眼空暗香來處曉推遷丹心久歷冰霜苦可是春花一例紅

浪淘沙十月十四日病中經宿不寐枕上作

風葉走庭階月上書齋隔墻疏影舞松釵數盡殘更人不寐無奈幽懷○醒酒斷溪亮題遍蒼崖病來睡保幾青鞵不待一分林下福也共時乖 [illegible]

與黃司訓夾爻小酌聯句

麗澤新沾化雨餘貫西齋瀟洒似山居一時正及吳酤熟根半帝關分

洛社初梅雨未開春信在芦菊花才過昭明者蹤論文記取淹留地樹此
夜真強十載書費

成化癸卯冬在京師值始生日對雪思梅有花神應笑未歸人之句今七年矣梅花無恙猶約不爽復成詩以見人生去住之不偶云爾

一樹寒梅半着花七年憔悴隔天涯堂萬仙子忽投壁似慰主人初到家鬱鬱暗香侵酒盞盞春色動窓紗却思宦海雕詩處幾度狂風擁白沙

壽查以華

查君以華諸出宋孝子龍圖待制公今弘治己酉壽開七十朧月念三日其誕辰也予婿金世安氏繪南極老人圖奉以拜慶請予一言予與君同里嘗愛其謙慎安雅有古吉人之風爰賦此詩用致壽意

弘南一星光燭空墮地化作龐眉翁錦袍白鶴撫玄鹿杖頭來自東華東此翁不見幾千載入眼誰諳舊千秋香風吹上君子堂安藏恕萬春鞍　君家累葉為清門孝良不愧能國孫年登七十有餘樂紅塵一任驚濤奔金家郎君美如玉再拜升堂獻新詠綺筵永玉重舟青歲歲來聽洞仙曲

一冬寒甚梅不時開獨吾家南山一株甚盛恋喜一首

幾處寒梅醞欲死小園一樹獨全開非緣太乙春先到重是山翁手自栽香逐寒風生翠縷影和殘月印蒼苔青禽莫漫催詩思勾引詩人特地來

慶汪本亨六十壽詞并引

叙之稱之汪君本亨之年六十也凡親踈之族老壯之友內外之戚稱觴祝壽遠邇畢至蓋有不能不賦之文以致慶者矣在叙之提塘程氏曰士人福曰上舍陽皆於汪君有姻戚之誰且謂予族也復以文為請予因對曰言不言必有其質也適予有事于郡城兩人者請于途繼于郡又使人致于家予不獲已而思之得其說以告曰在詩有之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所以祝其人亦多矣而又曰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其言之諄複不厭其祝之再三不已誠以其人之賢也宜壽故詩人美之一之而足焉如此則予於汪君之壽雖欲已於言豈可得乎汪君之所以增輝先人垂裕後昆揚芳里閈者予前已序之雖更僕不能盡此矣所以壽汪君者其前從之都議集之四禮意之勤倦亦可謂極一時之盛矣君然則予於汪君之壽亦何煩予多言而後為快哉然先民有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詠歌之於是乎詩聲而播之於樂今去古遠矣大音既散詞曲繼興奏之閭巷之間以為善人吉士之勸則亦有不可盡廢者為汪君誕辰在九月五日顧已後時三陽漸啓適符鄙意為詞

一章歌者兩稱君俾爾壽之際付歌童調之以侑觴汪君能樂聽之而擧一日之歡于處仁之堂則兩人者尚為好德之誠亦庶其小副哉詞曰

稠木陰陰一色春松喜津津梅喜津津盡堂賜滿慶佳辰王也精神客也精神花甲才周第一巡歲又更新曲又更新頭期雖累比靈椿不是堯人誰是堯人

庚戌元日縣中隨例望闕行禮因思舊歲是日方在濟化寺守東感時撫躬率然賦此

去年借榻職蕭寺節儀驚心感遠臣今歲挈家還故里溪山容我作閒人夢回梁下餘三宿興到梅邊又一春鵠立縣衙還自幸得隨簪紱望楓宸

太守侶公名陞大理少卿因次舊韻奉送四章

台州侶公與走同舉成化丙戌進士踐揚基著為時名卿歲以

請未新安其操危勵威行惠流可以為吏師為民父母走亦萬岡
受一廛徽餘惠而公有迹射之微剡〔...〕就道吾人雖抱遑遑借寇
之心勢不可留也然公入 朝所施益大則山鄉下邑之人藉公
之惠益易顧走雖在畝畝亦不為吾
君得賢私慶而加額乎謹用杜荀對酒詩韻成郡律四章附離詠
之末少見區區之萬一云
萬里長安拱 帝居徽書未是幾旬餘律回小邵還將惠懷按陸崖日
漸舒美政纔應蘇弊〔...〕高情仍不棄迂疏民懷孰抵 宋思切可得攀
留五馬車
紫詔光臨刺史居列城山水及波餘百年公論難淹捲鞍流人夢亦
紆 魏闕雲深鵷序近歙州天遠鳳來疏 九重青瑣東南望還共漁
樵接蟄車
一日徽藩秩等居到時應及早春餘底須九命論卉難再發三章究漆
〔金上數文集卷八十四〕一八八 一卜
舒健鶴鶴風〔...〕柳老松經雪更扶疏野人正爾思刑措十載曾叨象
屬車
天上歸來水竹居相留曾接笑談餘浮蹤到我縈初定柳眼於誰早卓
舒坡路事爭秋隼疾同年人似曉星疏山城落日離亭遠〔...〕倒〔...〕下
澤車
禁居〔...〕城山麓經始之日正值立春漫賦二絕
卜禁山城歲尹杜陵令宰草堂成西鄰喜接宮牆近一〔...〕特分泮水
清
荒園擬築見山臺直北中山紫翠開鄉說柴門新兆吉縣侯擬鼓〔...〕
來
王介翁畫梅為文憲賦
仙子凌波立曉風鉛華削盡玉〔...〕橫斜〔...〕影無人見窈入幾幾石瀨
中

瑪瑙坡前夜色涼天風吹徹縞衣香平生自守冰霜節不共嫦娥鬪靚
妝
一分春色望中深點點疏英綴石林江路雪花寒似掌可能埋沒歲寒
心
曉寒輕籠玉雪〔...〕暗香搖動水雲閒休將〔...〕得湖中景〔...〕合茶烟午過
山
梅竹壽意圖
羅浮仙人冰雪顏渭川君子青琅玕邊〔...〕數〔...〕入臺〔...〕緋桃綠李空溫又
凌曉日高宴春酒晚簡〔...〕香祝君壽頭梅結子竹生孫長作山中歲
寒友
族姪文杰以此圖求詩壽其外舅吳君夫婦以諸公多據上方疑不
敢請因為之大篆曰予方思隱姓名與耕夫樵子相結納以避人之
畏我竟剛諸詩王之間乎輒書以塞白如此
〔金上數文集卷八十四〕一八九 一卜
一剪梅 庚戌元夕飲文遠家
傳柑節候雨初晴燈滿山城月滿山城書堂圍坐夜三更牆外歌聲席
上歌聲 可人杯送紫金觥未解春酲又起春酲不辭扶醉臥前楹客
也多情主也多情
元夜與文遠聯句
春夜沉沉酒未闌柱細談心事盡交歡頻添獸炭溫陶鼎千笑結鷗盟
俛素梅出色滿樓人借宿柱詩篇盈紙客留看燒殘蠟炬毋辭醉子才
聽東風報曉端柱
送前沙陽令丁聲遠自番陽歸新安還遷東兼致意陳先恭
給事同年
忽見還來丁令威城門握手便相〔...〕訴盡不愛他山好五柳寧關往事
非秋染客邊霜鬓短春回江上綠波肥舊〔...〕寒落今誰〔...〕貧老平生獨
見幾

庚戌正月廿二日偶至華溪書院有作與族姪文杰會杰

一堂開近水雲邊四面夜光翠作圍春思巨魚催識字人講幽島亦忘機飲便酒色溥清露坐愛書聲送落暉閒說黄花更好秋來相約製荷衣

園亭聯句

山中初識嶺南風桂 坐客圍爐語笑同惠 詩酒遊從如舊款劉 賞花重賞恨飄蓬竹 鶻百試誰知味倫 唱和千回子奏功黄 須阻盤飧挪物少惠 也須擗醉愽諸公劉

玉堂學士重斯文惠 和氣冲融總是春劉 酒與倫同詩興遠竹 交情兼與道情真倫 臨當洋水容新杜桂 詞泣山雲屬情人惠 今古知音誠罕遇劉 不辭車馬蹋鞋塵竹

窮酸風味飽佳賓劉 美酒相傳不厭頻竹 此日要觀調鼎手倫 向來聞是斷虀人桂 絲綸閣下文章老惠 吏隱亭前歲月新劉 景物滿懷吟不盡竹 好從姜桂採詩手倫

斯文今日喜相逢竹 坐雨談詩鬧酒鐘倫 眼底好山青到席桂 吟邊歸竹翠穿墉惠 天教風雪添吟興劉 花壓闌干妬醉容桂 理畫竹 莫使出門還一笑倫 隔鄰黄意意方濃桂

片雲將雨意催詩倫 況值春城欲暮遲桂 賓主樂當春谷穩惠 兒童作笑玉山欹劉 良朋滿座真奇遇竹 健筆凌空總妙詞倫 閒說西鄰仍有酌桂 莫教沉醉負佳期惠

予於庚戌孟春晦日予與欽訓導南海箴文惠作字訓導晃明許璉太平黄倫令于教諭南海劉孟純之廨令劉君出爲爐飼客二飲盡歡而黄君復請夜酌遂得聯句五章如右

飲黄訓家限韻

停雲常憾故人思今日重逢恨較遲談笑便應忘爾汝年華何必問于支來當僧令鍾殘後去及山暖滿盡時細雨青燈當京酒眼中無限

中詩

南山當衙與劉教諭孟純黄訓導倫連日思共飲貴江琳聯句

雪霜頭上着精神黄 留待東風伴主人惠 爾好任教峯競入桂 影清偏稱鶴來親惠 有詩有酒成真興劉 觀水觀山勝逸民黄 一日春光多歲晚琳 向來深愧宦遊身桂

寒梅自古占花魁劉 幾度清香在酒杯黄 玉樹園知留飼客惠 青皇應亦解憐才桂 巡簷共索風前笑惠 覓句同披月下回琳 翠鳥近傳消息好劉 便須攜馬出三台黄

江梅開早賞何遲惠 隔歲知心此赴期桂 爛醉花前虛半少惠 任吟筆底賞音奇黄 清香風送來盃面劉 雪片天教落硯池惠 自是玉堂風韻好琳 更添明月在高枝惠

春來纔見兩三花惠 一夜□□照水涯桂 風動暗香驚翠羽琳 月分清影襲烏紗劉 心從造化爐邊見黄 色任離騷譜上誇琳 何處吟筒忽相送劉 閒身欲傍此爲家黄

南山春後雪初晴桂 人對梅花更有情惠 雅會樂爲文字飲琳 豪吟偏愛雪霜清劉 詩家清景看還別黄 梁部新聲恨可平惠 歲歲不辭開賞約桂 玉壺載酒此同傾黄

玉樹臨風疑綠芳琳 嗅香爭酌笑詩狂劉 疑花終不愧桃李黄 辛苦等論受雪霜惠 幾度繞西湖春色在桂 吟餘東閣歲華長惠 南山高興今猶古劉 人世從爲點額猿黄

二月十七日飲水南葉氏晚歸作

偶赴前村約春泥曲巷通食便新筍好飲發舊醅空濤月穿雲上青山與客東園居知不遠深樹一燈紅

寄薪文炳族姪四小詩并謝醫藥

醫家有道說東垣舉世何人識病源此事從來應屬子杏林春色滿家園

眕脉已能江太素譚玄元解守中術徔井花中從頭數何必龍宮索異
方
林下相隨麋鹿群春多病思紛紛參苓有藥能扶我不廢勤耕與售
文
綠槐分影到堂東人物猶存相國風勝日有期開壽席沙溪春酒一尊
同

八月十九日大病不寐

參苓服盡十餘斤猶是維摩病看身門外生徒勞問卜膝前兒子解憂
親慣看本草都成誦永謝新醅却與神造物賦吾容許物可於林下不
容人

病後二首

布衲寒砭病悄悄入夜無端蚤虱使瘦骨元非人肉有苦來相吮亦何
心
〈星湖全書〉卷八十四 一八〇十二
淡笑粗飯坐仍眠百疾交攢廢硯田造物如救貧未已邇來并奪售文
錢

星湖先生文集卷之八十五

詩

抱病經歲不作詩辛亥二月一日登俗離嶽試筆一首

石洞誰穿蘚蘚封玄雲宮關邃閟鍾萬松風灸萁雖疊峰天開錦繡
重叉任定應凡骨塽偶來忘却病身慵斜陽更騁東南望正見黃山第
一峯

和李太守宗仁二律

奉覩絲溪辭艸詩及清風亭棄嗁遂纖和二章因便附上但病來
久不作詩詞意萎弱情之所至不能已耳

肖肝憂勤仰 聖躬栢臺花縣此用乗棐軒永日催呈藥策春風聽
鄒公南畝開農溪漲落後堂延客市塵空休言一日朱幡貴四度民情遠
帝聰
亭上清風酒力微亭前雨足菜根肥林鶯自合歸雛序花鳥何能識寄
〈星湖全書〉卷八十五 一八一
衣忽轉大州承霈渥便從幽谷掃喪威相期預斷蒼崖石一代龍章黃
可幾

贈宋兒錬師

坦坦物外士蕭蕭林下人乾坤兩知己時共一壺春

夢吉字詠

山斗族姪孫有天相者聰敏嗜學為塾師于邑中求字于予予字
之曰夢吉賦二詩以貽之

華家推堪一字褒千年惟仰傳巖高人生出處從天定學半工夫莫憚
勞
家學只尋論十八公文章何羡筆花紅從來天爵高人爵看子名香月旦
中

四月八日玄夫始生日南山小酌

風過衙叢門斬長枝閑會正開祥一尊山館聊相祝願子

場

題溪南吳景岑聽琴卷

三十年前聽琴詩京華無限故園思而今聽琴開新冊多病何能續舊
詞

故家喬木翠沉沉占得溪南十畝陰何日溯觴重話舊聽君兒子誦新
吟

六月八日與李推府南山小酌

迢照枡街月半弓一襟清暑愛溪風人行稻壠交加處山在林塘掩映
中遊興漸闌知病減酒材難致笑詩窮遶門花徑淹留地賴有平生北
海公

南山夜坐時燻子初學詩忽請聯句為易數字成詩

宗月流輝下石門老人清溪分淥過山村燻子槐庭小立嬾羣闖燻子草徑
閒行怯虎蹲病去漸驚詩滿眼老人興來初愛酒盈樽西堂一榻田翁
稅燻子不用椎牽掃竹根老人

〔會重叢文集卷之五〕一八二 一頁

有懷彥夫師曾

新筍已過舟時為多變聲可人期不至明月下前楹

族孫天保德吉名字詩

山斗族孫天保字德吉為里塾師恒恩其名稱之過而不克副也
問其說於予予為賦古詩二十句使知夫德者人所固有不可以
其難進而自畫也

三復戳穀詩上祖鎬京燕為依偏群黎盛治不可見云誰愛茲語我族
稱世賢父命期遠大寶字在勉旃旃亦何如隱顯各致用文武恩光
甫孝友企張仲力學造惟善克致孳孳功前藍定伊扔勦福寔寔中珍
重過庭聞河洛有遺矩慎勿慚斯名奕人可為禹

早過車田村

沙岸深穿石徑幽橋梢滕刺翠相樛孤村路出荒壇近十畝陰晴古木
稠樸樸灼半灣松崦脚水捲迴溪竹梢頭自有少行群鷗坐不覺涼生兩
袂秋

對月獨酌

病來無酒與今夜忽清狂却暑風何快行空月正涼鵲栖藏樹穩蟲響
出沙長未覺吟身倦呼奴更一觴

傾溪許生永戚卷和東臣卿李大守韻二絕

種初新鼓屢經秋寂絃輕尖跡尚留三尺壠頭嗚咽水潺潺流恨幾時
休

日誦遺書立孔墻業裘詩訓可曾忘顯揚有業君能畫會見荒墳草亦
香

和許侍御李節推登九華山詩韻二首

迢遞山靈感物華翠微深處欲移家千峯列戟疑無地一硐浮春忽有
涯世外丹青開棟宇空中鷄犬隔煙霞歸來尚羨官衣在村釀猶堪幾
度賒

〔會重叢文集卷之五〕一八三 一頁

細從雲外數奇峯九朵芙蓉萬重月上老猿攀石罅雨晴馴鹿卧泱
漭謫仙詩重天池錦繡身樹雪硐松玉洞秘函無恙否他時容着綠
苔封稱絢酒

懷鳳堂

鄒竹縣尹汪君經出唐越國公之裔世居邑之鳳湖街其地有鳳
山相傳鳳鳴其上故君以懷鳳名其堂焉

鳳山山下鳳湖濱扁揭高堂見古心九奏簫韶音律遠百年梧竹慶源
深越公舊列遺青史單父閒情亦素琴勝地炳靈應有待黨雲他日看
祥禽

約友人遊松蘿山

松蘿山色望中青雲裏炊煙鳥外亭勝日與君先訂約洄觴同泛水泠
泠

庭萱教胥姪聯句

八尺庭除手種萱（萱叔）一叢開處壓名園露含鶴背峰才入（胥）風撼龍鱗蝶更翻傍吠蜀葵堪作友（萱叔）上依慈竹勝添孫編籬汲水頻加護（胥）留取年年藥舊根（萱叔）

促張令君所許麻油菉豆

清油已盡調碌色菉豆頻思却暑湯日日買新還汲井令君嘉惠可能忘

于千户毋夫人爰輓

萬石家成老未慵忽驚騎箕作嵩松閭儀可但頌無記庭訓無忘俎豆容夢落海東陪鶴馭 恩從天上得鸞封賢郎故渥書遺德留向他年說女宗

六月十八日忠孝鄉保安醮事請余子允首

一片瑯璈度曲新社中香火會比隣幢幡四繞星壇靜佩遥聆帝座真初向玉清充弟子曾從金馬作仙人踰年病起無愁仍健福酒還看酌散巡

〈全星教文集卷八下五 一八四 一十〉

立秋前五日南山晚歸渉溪作

草岸涼風透葛衣渉溪行淺傍魚磯霞明遠岫青山出月上脾稍白鷺飛村女井邊提甕汲農人谷口荷鋤歸山家屈指秋將近不道炎官不解圍

與黃司訓汝舉飲茶聯句

偶然來食泮池芹（萱）要識胸中一未氷頭角崢嶸驚老眼（黃）子孫淸白愛風稜登盤不受汚泥涴（萱）出水偏於造化憑詩詠雖能立成調句 昔年嘗果想吾曾（黃）

和尹太守 憫雨詩十絶

手植庭柯綠未乾心懸民瘼古來難一時憫雨傳新詠問你何人耻吏安

覺原湖龍蛇太守當三葉愛色未全開休言小雨微霑足猶自賢侯一念來

祝告頻煩意自虔精誠何待舞雩求心期挽得銀河水一洗窮簷萬斛愁

對心霧禱終經旬一想焦枯一愴神聞說道中停樂日應將此苦問疲民

雲上東山兩脚生耳邊長訣認淒聲誰言逐客渾閑事一種難忘吠畝情

燃香我亦叩蒼天處處民憂亦可憐古欲未應愁地坼三吳無計補天穿（時吳趙廢補大丞云）

古詩愁絶許情深字字分明道苦心漫挽輕信眼前事擬將方寸作井霖

東阡南陌語呼卑賤何能抵福星祐禱年回仍大慰秋禾連畝碧亭亭

〈全星教文集卷八下五 一八五 一二〉

吟筒來自雨師壇十里溪溪路森湧一為田翁傳好語都從清德似劉寬

眼中珠玉未為多奈此憂民道與何願得天瓢一傾瀉筆端風雨共滂沱

辛亥秋社作

一叢茅屋枕溪灘鼓喧鬧綠樹間田社又叨三度飲鬢絲新入幾莖班橫秋風陣來何許破午雞聲出近山醉纈正堪回野興不妨身戴夕陽還

送徐中行貢士（辛亥）

抱病經年客過稀閑階垂蘚上苔衣何緣天上青雲士來扣林間白石扉山犬尖驚遥吠影沙鷗才狎便忘機相逢未穩許尋約遥近寒江一棹歸

中行進士之省族長洲也自南山取道訪予新安山中空谷足音方以自喜而又不能不惜其去之亟也病後久不作韻語然於中行之行烏能嘿嘿不一語以道離合之意耶弘治辛亥秋八月一日篁墩道人程敏政書于水南山房

斷石聯句

瘦石初來斷石遊篁墩須容吾輩共仙舟瘦石詩懷浩蕩天留景汝舜酒令循環客筆籌宗器絕壁雨餘蒼蘚合文耀澄潭風定碧波收舜甫眼前無限登臨興汝云千幅峰帆已掛秋篁墩

弘治辛亥秋八月瘦石徐進士中行來訪篁墩程學士於休寧六日告別學士與教諭范文耀訓導許宗器黃汝舜貢士鄭時濟孫拜驕同餞于縣西斷石舊時張令君將以侍御赴 召在座因聯句一百少見別意

分得石人峯送徐中行貢士

幾年湊上寄行蹤天與圖形水鼻濃面冷任教山鳥作衣單聊藉石苔封斷崖名剗擁秋雨隔岸村居對夕春攬勝有人詢駐目恨無佳句抗塵容

題范良楹甫號劍餘情卷

横槊賦詩騷將事賦詩退勞老兵喧不知闘武場中士說劍餘情得幾人

陣法休嗟次律房從村今郭汾陽世間名將兵須副未老今人憶范郎

中行既別以書來云良楹嘗以題詩說劍餘情詩觸夫退士忽得此壯觀題曰浩然增氣然才思衰減雖作亦見不能奇也弘治辛亥中秋前四日書

夜讀定山與汪循貢士詩有感二絕

晦翁心學在真知知到真時聖可幾欲躋聖邪行却徒俯天人相去只豪差

平生老友定山君主靜工夫久不群正義中中有分別可將經傳作云云

九月五日重至萬山觀觀主宗貴兄留宿東明樓上

不到林宮已十年小樓吟榻尚依然雲遮山色横窗下風起溪聲落枕邊何處有方堪卻老秋來多病不成眠眠中幸對純陽子手授鱸壺譜洲玄

九日將遊古巖寺道中作方君時勉汪君鼎夫偕行

汾水鋪南風葉翻迷穿一徑似桃源滿前無暇酬天趣留與東郡能着市喧萬疊奇峯排入畫數家雞犬自成村古巖一到心方愜還莫山童不杂煩

留題古巖寺時江州守時夫汪進士仲和及二方生經綸兩史候予不至先歸

十里虹巖走復馴阿誰知是卧龍身千年未佛聊同住五月雷師莫浸嗔聖水井頭消醉渴妙峯亭上報衣塵相期兩度麋書券卻恐山靈笑俗人

次周太守石上舊韻

貫綠三日訂酒禁一朝見蘚蝕銘文度山留菊吾寒古泉深逢碧斜日半流丹更踏金鰲背危亭獨見開

壁姬於書室中釀酒一缸予山行歸見大喜以詩求酌不與

晚來閑步入山房似有新醅隔院香稍學秋螢吟几席忽驚春溜落糟床急呼東道君難免笑對西風喜欲狂德曜有言寧為予一尊方擬壽高堂

海陽別司訓教政遺忠卷

細懷一代士尊以濟物成倦倦致澤心豈在口耳精聖涯去已遠隨世闕功名不有全聚賢斯道孰主盟天命唯微假人窮亦堪玲體用枚一

原庶無忝所生我從歸田來閒入新安又過從得周君領游人中英尚
友古賢豪不與流俗爭貴官受規約一一如約行文章潤色濟材器多
恢宏有時承檄往署篆花封驪一擁澄銷閒居能得民情刻厲裁何有
迂闊勞愁評品指九寒暑秋愉無渝青帆舟載行李夾路聞歌聲惟時
秋雨霽祖道開江亭群山翠可殘綠水漲是明一盃奉君飲及此天衢
亨達道須壯年日月無留停丈夫志有在豈為春花榮癸辛洛宣奇氣
䩫抱道經況生紫陽里半世懈幽貞君覩圖有種放羅容歸耕所願
天子聖求彥登　王庭君行倘有合鳳鳥一日鳴治教炳前烈周道無
歆傾吾堂重遺思遠大茲發萌睽違意難極斜陽下林坰

海陽周先生司訓歙學九年中會一署知縣事諭報之功于惠之政
直欲盡其所當為者而後已彼其實備由欲人士念之不忘釋乃形
諸詠歌為政教遺思之卷以相贈蓋先生篤于為己學有本原故雖
小試一邑而大有所樹立如此予每過歙辱相還往竊以啓片多病

之餘莫能盡叩所聞為愧矣賦古詩二十四韻附卷中以致區區然
竊聞之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政教之說顧豈可以差殊觀哉若周先
生則知此矣

雪蓬為大暇汪君賦

歲寒晚江一棹橫船窗虛白映沙明坐聽簌簌清人骨醉愛紛紛打竹
聲湖上更牽珠暗句山陰誰識去來情短蓑巨笠吾能辨他日容分釣
淺盟

充山圖壽汪令君

充山當尸羣亭亭解印歸來七十齡頓于長為林壑主一尊同閱衛生
經

致政汪令君世行年開七袠親鄰畢賀其內之姪程口程生祖璞翰
充山圖致壽甚請予題以相之予於世行交最厚且祖璞予族孫也
故喜為之執筆

黃司訓歙到荒園賞菊用韻奉別

黃花香入綠醅新也有飄蕭灑酒巾只恐向來歸計拙花神能笑把盃
人

原上秋晴天日開可人須共菊花盃丹楓翠竹清溪岸遲子長歌緩步
來

賞菊得重字

落木疏空山山花照墟里有客踏秋來對酒朝不喜正色臨前軒寒香
撲書几醉眼一摩挲何如畫圖裏

賞菊與黃倫司訓張旭貢士吳顯儒士聯句

生向東籬耐得秋 敏 乾坤高致此為儔 旭 芳叢最浥靈春長在 顯 冷艷欺
霜老未休 程 吟對清樽聊一笑 倫 幸逢佳景復重遊 旭 看花琢句情何
極 顯 佳客還須儘日留 程

二

無限秋光入小園 旭 主人邀客倒清樽 顯 高論詩品饒佳色 程 醉攻河
流是雅言 倫 風月也知人意好 旭 山林能避世情喧 顯 最喜三逕成新
約 程 徑有青松可共存 倫

三

名園霜後數枝新 顯 觴詠還勞我輩人 程 向晚自憐秋有景 倫 狂吟誰
識句驚神 旭 盃深綠醑和香飲 顯 枝重金盤帶露陳 程 踏月看花能幾
許 倫 肯容桃李浪爭春 旭

四

老圃秋容亦自奇 程 晚香和露綴幽枝 倫 也知天地留生意 旭 故向冰
霜挺素姿 顯 醉覺南山橫眼底 程 吟瞻北斗出天涯 倫 精明更有來朝
約 旭 杖履追陪敢後期 顯

東干晚眺

縱目秋郊際佳晴夜有霜花更明磨隴荒苔散橫塘朔氣山容瘦伴瞳

屋影長一縷真畫本茶甌下牛羊

南山十二詠集古

南山平（南山者先公別墅所在……）

陌上行人看石麟（劉禹錫）三朝出入紫微臣（張籍）桃花鳥接啼猿寺（趙嘏）直到南山不屬人（韓退之）

榆莊聚（先公……）隔林遙見起人煙（劉長卿）林畔鶯聲似管絃（張謂）何處類將歸畫府（方干）杏花榆莢曉風前（雍陶）

東田圳（……）山殷經過滿徑蹤（韋莊）不堪吟罷夕陽鐘（韋莊）白沙翠竹江村路（杜子美）雲雖無人水自春（白樂天）

漁村步（……）水綠天青不起塵（……）何處漁樵將遠鉤（李郢）短牆荒圃四無鄰（……）野艇恰受兩三人（杜子美）

陳公渴（……）雨溪垂浦斜日明（李郢）交交嬰嬰水禽群（……）幽居地僻經過少（杜子美）野渡無人舟自橫（韋應物）

見山坨（……）遠山如畫翠眉橫（韋莊）川原繚繞浮雲外（盧綸）力上東原欲試耕（司空圖）野居高低帶古城（許渾）

水南養（……）二頃湖田一半荒（許渾）忽到龐公棲隱處（……）種冠新帶步池塘（司空圖）柴門臨水稻花香（許渾）

半莊坂（……）

（……）清江一曲抱村流（杜子美）水物輕明淨似秋（……）村徑遶山松葉暗（許渾）人家多住竹棚頭（張籍）

華東柴（……）情親依村結簷楹（吳融）五月榴花照眼明（韓退之）地僻尋常來客少（張籍）偶逢樵者問山名（盧綸）

眠弓沜（……）西巖一徑不通樵（許渾）林幽乍見新蘿若（……）一水暗回紛繞澗（……）霏霏拂拂又迢迢（吳融）

楊林干（……）偶因行樂到村南（……）地濕莎青雨後天（……）日暮長堤更回首（許渾）綠楊花撲一溪煙（……）

墓祠寨（……）林象巾楊稱閒情（杜子美）客至從嗔不出迎（杜子美）金房次次木南寺（李郢）頗為閒客此閒行（杜牧）

寄題少華山

歙人黃文敍得徧與衆手少華山錄一編，云是山主王永程所寄者，披而覽之，乃知天地間有此奇境，恨病夫退士不得一往遊之為快也。先賦律詩二十八句奉寄，用爲山中之盟，豈可謂塵跡凡骨不可以踐福地而拒之也邪。

山房一日落雲織，此地分明隔聖凡。玄石似當天狗墮，丁峯元出鬼工劇。珠簾直下千尋瀑，錦繡斜張九疊巖。砂拂削毛紅荻荻，露垂仙掌碧巉巉。橋橫羽蓋留真蹟，宮闢丹經鎖秘函。聲氣半空浮殿閣，笙簫終夕度芙蓉。十洲瑤草萬經天，風響雪杉封禪可無群后集，往來疑有百靈監。蛟龍在下今猶蟄，鸞鶴空中不見驂。攬勝誰飛王令舄，禺湖時見浙江帆。微生愧乏神仙骨，謝病容拋學士銜。林下毎回思劉光人

問何許更憂讒今郎漫踏新芒屩對脉仍揺短葛衫幽谷紫芝應最盛
便期明日荷長鑱
十一月偶至南山黄落頗甚夜宿聞雨作
淸溪淺可涉朔氣動原野數日與山别殘菊不盈把多病怯鮮歡新詩
謝盃斝夜寒夢屢續淙溜忽鳴瓦俯仰天地中流光疾於馬紛紛歳將
晏稍幸世縁寡上想雲谷仙幽懷浩難寫
蘆塘山莊今歳始一充到其境皆瀟灑可留竟日忘返他日畧
加修葺可以佚老因賦一詩
陽塢嵐深路欲迷石田遥帶白沙溪臨塘便擬觀漁開逕舍仍添種藥
畦此地居然堪佚老幾年空爾接幽棲寒梅一樹柴門下且盍籃担到
日西
楊村道中
幾處炊烟認水村數聲山犬吠籬門寒天日落明鷄月荒歳田空剩草

根垂澗石如牛馬欲排雲山似鄭疕屯眼中無限詩情在欲對沙鷗了
一尊
題為師魯姪所作梅竹圖
皎皎冰肌瘦倏倏鳳尾清衆芳揺落後同保歳寒盟

詩
長至前二日聞李錦衣士敬自南陽掃墓取道訪予新安奉送
楊山寺是日相傳
皇子誕生有旗將到
九地一陽今漸回道傍山寺獨排徊拾新者茗消餘日刻竹題詩試老
才黄紙正頒天下望錦衣遥為故人來一時歡動滄洲客滌倒江亭白
酒盃
十一月十四日飲流塘詹存中家晩歸時李錦衣士敬公便過
縣同行
五里青山下夕暉一林松影宿宮衣主人遠送到溪邊衆客相隨乘月
歸詩聖笑予非白敵酒兵須子突重圍他時莫忘漁樵會南國西風雁
欲飛

下紋溪過渡謁士敬
肩輿出山星已繁寒月値影金波翻鐘聲木杪寺門遠燈火渡頭人語
喧淺灘閣舟弄水戲曲塢問路憑鄉言人生此樂亦不易風景何如君
故園
送周長萬
書院當時借榻眠壯游曾賦宛陵篇因君忽記來郵日來往悠悠三十四
年
寧國周長萬氏來休寧請予文扎歸也求一言之贈因記成化戊戌
歳奉詔承傳還鄉過宣城於宛陵書院一宿話舊之餘草草賦此
題李錦衣士敬寫眞
七尺堂堂美丈夫幾年官拜執金吾藍田價重連城璧卅穴文騰五色
雛長候入鑾隨
聖主曾將三矢破狂胡等閑莫負封侯相看繪麒麟閣上圖

弘治辛亥歲仲冬念五日在萬山觀作

城頭霧歛青天開平地忽見煙波蓬萊仙籟〻啾白雲起拂手近招黃鵠回一龍拏石樹根古萬壑肅殺風發哀鍊師縱介能謝客容我到城須一來

題宗貴道紀族兄清忠世家卷

相國家聲重欽城耳孫遺跡半蓬瀛猶餘一紙金文在夜〻虹光燭太清

書二張真人詩文後

西蜀瀟然俱已矣詞章儘可入吾曹挑燈夜讀不成寐寒水一谿霜月高

飲樂山閣留別張慎隱君

偶憑高閣寄閒情白鳥寒空野望平三徑歸雲過後塢一峯飛雪落前楹燕人向晚長過嶺地主經旬不到城與客酧來仍借宿夜談重理舊

詩盟

送李錦衣士敬

骨肉情深近所無野人爭看執金吾如君亦是簪纓胄白髮蒼顏愧老夫

太師新廟萬人看庭下雙松翠色寒台輔幾人應祀法休〻心事古今難

僑學鄉人洛墓孫正宜耕釣水雲村詩書久廢仍多病只禱卅年恭至尊

一尊何許慰離顏寒日江亭送北還草〻短篇君莫怪煩愁貽累到溪山

李錦衣士敬奉詔歸拜先太師文達公祠墓于鄧州取道新安過訪山中賦七言四絕以贈短章寂寥不足言詩少見至親繾綣不能自已之意云爾

十一月廿七日送士敬至浦口別後賦此

一尊傾盡下江樓帶郭晴嵐午未收樹杪天長圍石嶺竹根溪淺露沙洲陰林煙火三家市下水風帆一葉舟相送遠游驚歲晚不禁離思逐東流

和提學王侍御明仲遊茅山詩韻

柔壁分明鬼斧裁蕊宫亦自化城來寰中兩蹬龍歸穴海上風生鶴唳臺葛令丹爐今寂寞陶君仙骨此胚胎病來欲作尋真客三洞閑披鳥篆猜

和吊梅宛陵詩韻

詩聖猶傳草不荒煙雲長鎖舊池亭魂遊死下空秋月客散河陽數曙星既將戰降孤幟亦都官名重一衫青晚生欲附宣州派慚愧牛轅逐風軿

十二月三日早下紋溪待渡不至步過橋行南山中

欲濟長川乏葦航晨痕初試板橋霜樹頭日馭回南陸縮手寒威似北方斜歷石梁松骨瘦細推沙隴麥芽長十年再走朱村道消得浮生幾度忙

過會里遐富暨宗孫希周來迎

借得樵夫杓中流一棹閒風俯逐往屛溪淺亦縈迴因欲憑烏几寒思問緑醅門戍真外我猶道玉堂來

家畜一犬甚馴每出入必隨至斗山宗姪希達家戲作

掉尾長隨竹轎行深山窮谷了無驚似知騶從都星散終日栖〻管送迎

四日大雪過新嶺時山斗夢吉姪孫侍行

老天闢異境瓊瑤落屢雁栽鳥沒黃雲外人行玉樹間石磴翻齒〻冰溜激潺〻勝得新詩料奇觀慰往還

下扶車嶺山行飯三寶寺

移道蛇盤百丈岑石間流水亂鳴琴僕夫戒險時相警學士逢奇只自
吟溪雪硼風清病骨野猿山鳥絶機心嶺南古寺今重到一飯匆匆及
歲除

成化壬寅冒雪至大昄今玆之來雪有加而興不孤夜談及山
陰故事因賦此贈諸春長

平生頗怪山陰客中道何緣興便灰可為侶酬携酒至還因嘲詠入詩
才一時猿鶴勞相迓百里溪山笑獨回我病雖衰心却健肯與今是兩
番來

五日宿酒村明日飲大昄

昄上重來有所思水風山雪似當時畫觴夜話春坊宅看火晨瞻御史
祠魚出小塘供饌屢雞鳴深巷報炊遲病鬚兩日淹留地才薄難勝叢
棗詩

贈文公八世孫上舍楨特授發源訓導 [illegible]

博士承 恩領故鄉自憫微閣發源長饗宮百世詩書富闕里三時俎
豆看社下齋人來雙栗門前童子侍升堂知君不負[illegible]託有漢魏魏
[illegible]陽

七日與語村大昄諸春家別

親戚情深別臨濃盃與搖几兩三峯酒醒已過扶車嶺兩問前山第幾
重

塔坑舖

一村雖大塔坑前來我山行暫息有路時領條殘雪在峯廻林杪夕陽
偏渡[illegible]削木通危徑春愛[illegible]自此回頭得[illegible]數層[illegible]
吟邊

重拜山斗世忠廟

先祠高占水雲村十載重來[illegible]秋[illegible]寒日下松
根情深[illegible]族新盃面手[illegible]風烈在齋時才劣愧

閭孫

八日道便門寺入山瀝石門及龍潭愛其奇勝賦短歌以畀寺
僧時山斗汝者文眞[illegible]古寺過諸宗彥偕行

詩翁從愛山崢拔興奇不憂前途滑溪獨木扶手過静落巔崖幾七
八翩然直到石門下鬼斧劈山如劈瓜中分一道白虹來直瀉崚岩速
於馬岩口潭深杳難測下有千年伏龍宅自今泉石吾可專世外何人
公物色山僧導前野老後寒日四山風木乳振衣長嘯匝溪行遙揖山
靈盃三斗

過五城懷黃世瑞亡友

前日五城道懷人思不禁村酤澆恨短鄰笛寄愁深好古韓公辨憂時
賈傅心百年公論在吾道未消沈

施秋官彥器公務至休寧汝與黃司訓過予請同登香爐岩岩中
道值雨少飲陽山寺作時立春前五日

冒雨追隨出郭人蕭蕭寒吹逼車[illegible]相看赤地壓埃塵轉覺青山面目
真多病此時心便足幾觀三匝句方新廣文須辨重來約五日東風又
報春

限韻一首

路轉東溪雨脚催行窩聊駐白雲隈機春[illegible]水翻晴雪[illegible]潮音激暗
雷迷看省郎[illegible]節過暫為山主一[illegible]時詩成却恐陰何笑檄盡紛 石
鼎灰

麻[illegible]與施秋官黃司訓聯句三首

先春元是百花魁[illegible]歷盡冰霜[illegible]不屢[illegible]清標應
許鶴相陪[illegible]心中[illegible]
及卯難浮山月待重來
幾千京國夢梅花[illegible]
雪一[illegible]

治儉相看麤得鬢雙華 政
一日花神遇賞音 政 歲寒於此厄天心 閣函且論開還易 論 對雪誰
䏰譜外琴 政 佳實終為宮鼎用 晴者不許淚宮吟 論 山堂從今增高
價 政 杜老何須策蹇尋 膝

冬夜燒筍供茶教子弟聯句

生擁寒爐夜氣淸 篁 暖月烹茶燒筍散閑情 敏 品從雀舌分佳味 埴 價許龍孫得貴名 埴 七碗甚催詩興速 埴 百壺眞謝酒權輕 蹤慾已上梅花月 敏 更取瑤琴鼓一行 篁

壬子元日試筆四首

春到山城曉色鮮 放臣蠢得病軀全 田廬拙似安巢鳥 歲月忙於下水船 爆竹已驚殘臘盡 屠蘇猶在幾人前 天公一霽開佳兆 稍卜豐年勝去年 右書懷

漸及知非感二毛 復端佳慶徧江皐 八方共喜前星耀 萬里遙瞻北斗高 寒雲春先試醉短衣 月敢辭勞 餘生已負酬恩地 漸 君王舊賜袍 右與中 行禮

眼見增崇企德祠 重來不覺鬢成絲 陽和一轉當今日 文運中興仰盛時 誰起鄒郞新換律 我慙洛黨舊 文 寒階草色無人會 䀨立東風有所思 右拜 夫子祠

童稱歡迎伯仲陪 沿城一餉可週回 封門不用投新刺 殘歲 勞潑凍醅 日落鼓聲還雜遝 雨晴山色轉崔嵬 春來第一詩成處 野老庭中得見梅 右答慶 方 氏 梅

李太守誕日

恭審 太守 南李公名重 城年開 春回人日正當華誕之期 星 神 示 之兆 高閣 足 人每承優遇 聽壽 下里之詞 上南山之祝 期英

五十年光刺史身 當人日 生 松 永 久 金 落筆
雨露 曲 度 轉 開 新 方 長生 散作山城一路春

春社謠

我家社公耕 求晴得晴雨得雨 今春作社社更歡 値我一年新病愈 墻下小桃紅滿枝 塘東弱柳 金絲 社 香 茅屋 酒一傾 連數 鼓 過林 山花共神 大 欲 兒童相笑 紙錢 大家再拜祈豐年 放臣 道 明日 翠同下田

和答 定山年兄

江外千峯 九 面 見定山 春長在 魚苗 不知 只安 法 心都入 豐 日 亭上小 芳 踏

壽 村 人宗本

青山如畫 如來 會分明十載前 軸為君 春色滿樹川

豐城 士夫婦 耕

百世家 出 垣 木 陽 重 神 存手澤香 曲 成 里 節 元方 身後誰能有二

毋 足重 無愧 白日 寒 神 春 壽 路 難 恩 龍 不 上誰 題 風 與後人看

約 仲 過南山

春遊南山花正開 一 待可人來不 共作 芳 菩

和答福建提學憲副羅明仲韓寅長
崔鹿當年亦後驚肯將家學負平生六經照我蒼顏在萬古行天白日
明多病一麾初去國幾人三館舊同盟春風桃李閩南路誰遣黃金人
可代

二月廿八日呂侍御惠新曆
春風猶不到山城兩月陰無幾日晴玉曆初分試披檢已驚時節近清
明

題黃文敬杏林卷
青囊一卷蠶成絲鈇筆當年更得師我已廢書仍抱病為君聊繡杏林
詩

清明日吾煉子至白南山
四度清明節今年覺更輕杏花春雨後喜爾到山城

上巳日修禊南山溪上限韻
一瓢春酒勝雕胡聊與山陰續舊圖臨水坐分盤石爭倚天吟望玉峯
孤風飄花片隨苔蒸火引松枝拂竹爐待取日斜觴詠足錦囊收拾付
奚奴

三月九日南山小酌用韻
幾客東來踏晚春桃花零落菜花新情知第賽芳好不奈鳴鳩喚雨
頻歲稔已能占社主我愚真可辱溪神他時記取弁榆約交誼惟應此
最親

煉子與墷姪採松花作餅供茶喜而成詠
何物山房可薦茶小兒特意採松花回風隨粉霑衣袖宿露分甘入齒
牙却老異方傳樂圃動人清味落詩家牆根王節堪同調公餗侯鯖莫
浪誇

望夜獨坐書院有懷時承之還歙天爵入城敬之還泌口師曾
還宰口逸清訪彥夫于祁門

月上前山久懷人坐夜深亂蛙鳴暗浦一鶴叫空林野屐東西慣塵編
歲月侵獨餘窓下竹能識箇中心

新得北山別墅志喜
幾年饞却草堂貲一日溪行偶得之種竹何人先為我見山隨處總宜
詩松林便取斜開徑石瀨仍分曲度池塵鞅自今應不到往來無數是
心知

南山夜酌分題限韻得鼓清香
夜枕沉沉竹院西小童添火試金猊幾回嗅林青煙暗一縷輕紫燃
低白髮餘香來楚畹準分新味出曹溪山居忽記芸臺上寶篆曾容滿
袖攜

贈世醫唐宗惠
抱疾經年體漸平喜君醫術社得無盟斗參最奏千金效桑梓能敦百世
情先老衣冠誇種德尚方供奉待知名早衰愧之河東筆往傳無由
紀宋清
休寧唐氏世以醫故官至宗惠君益修其業特不計利人以為良顏
與予遊往甚稔予病君藥之屢奏功近煉子病足君復來鍼之而痛
立愈予方德君而乃欲予之詩予詩豈足當君之惠哉

早行過岳廟聞鐘
子規啼微曙光分岳廟鐘聲隔塢聞白髮頻隨鴻度去雲中一犢武夷
君

刑部郎中柳陽何君督刑江南過新安贈別
當年憂深及柴桑西曹經歲走塵埃欽哉法意尊虞典籍甚文名冠楚
材一路馬蹄明月去九天恩逐惠風來清時壯節推同調側耳聽君
上省臺

三月廿一日約人遊松蘿
一晴山與水爭奇莫道春殘賞遲正待落紅飛絮後松風蘿月膽攔

山
早過石竿子
稀綠遶村麥氣饒對塘春水更添 桐花似雪明淋漓 松骨如龍起半
山鳥勸情飛谷口犬驚生客語林間石竿斜拍懷古消得浮生幾
酣韻
涉溪作
飛瀨淙淙觸澗流十年重到北山遊林花過眼堆紅雪泉石迎人笑白
頭迴隔世緣千嶂合盡收風景一年無幾歷此日無堪濯處滄浪看
飲牛
松蘿菴視田作
白畝田應未就荒隨緣仍得舊僧房新添擬結千年社茂養竹同分五月
涼奔走半生今尚健登臨長嘯石難杖東風似識遊人意想送幽閒幾
陣香

登山聯句 天錫 黃翁 有明 曙 義人 士默 正思
山腰同坐看雲生 斂 攷 柏佛長松醉眼明 倫 天地有情容我輩 旭 古今
無計避詩名 昭 丁丁隔壠聞樵斧 正思 默默何人對石枰 有 多病不禁
空翠濕 敏 攷 旅衣猶自覆山 樺 倫
席上限韻
野寺重來跡未陳一尊同此惜餘春煙中杵臼蓬壺近雨後溪山卷畫
新客縱好懷催令急天分奇料入詩頻晚歸無暇堪留鎮卻愧當年玉
著人
飲汪氏亭子謝黃司訓汝發
攬勝歸來日未晡汪家亭子更開壺老人土味留賓客博士山裝異俗
夫半酣擬憑溪上石一餐思濯澗中蒲相犯狀借龍眠手為作春風野
宴圖
歸路

盡日長松亂石間 小知身帶夕陽還耳撈何用關絲竹一路谿聲送出
山
餘興
半日登臨興未闌晚山疑綠更宜看少年突馬春沙細老子呼牛夕照
殘今我卻能銷酒券丈人猶未了詩丸笑談一任漁樵怪此樂平生亦
自難
與謝子期閔汝至北山莊作
盟家導源過石梁水車邊趁北山莊鷗邊一陣東風起吹落桐花滿稻
香
飲溪道中
秋稻青青小麥黃一村茅屋擁方塘家家緝車聲響不道爾風在故
鄉
送甘同守入賀 聖節兼有考績之行

敬祝堯年上帝州凌晨伐鼓發官舟汾谿雪漲經梅雨壓瓏雲黃動麥
秋漢吏久應書上考濊城何必換新貂西風屈指迎歸棹竹馬歡聲遍
外樓
四月六日遊水西寺度時人愚都郵騎馬經涉青黃甚都戲作
一絕
與客呼舟立水涯小童輕楫下灘遲他時有約來山寺只問支郎借馬
騎
水西寺與鄭子清鄭鵬萬里二上舍聯句三首
十年重到水西遊 蓋 鄭 碎月灘深足小舟 字 結重乾坤存火息 鵬 盟全
鷗鷺社仍陪 蓋 紗籠舊日題詩壁 字 壺注藥風勸酒籌 鵬 扉下木蘭
花未老 蓋 仍 儘折佳景付廬 州 字
追陪冠蓋訪招提 字 隔斷紅塵水一溪 鵬 青草散還文會馬 蓋 綠苔
深護謫仙題 字 簷前鳥奏笙簧巧 鵬 天外峯攢劍戟齊 蓋 景物自多

行樂地卒啼歌須待月沉西
酒為傷多苦嗜茶聊一時乘興到僧家寬畝竹雞啼午吹烟起牢草積
梯雲石徑斜鶴入坐好山如舊識虹斂漲溪新水走長蛇穿包收天地
雙眸裏鵬憑仗眠牛與釣槎呈教

郡守李公請宴謝樓上四首

畫棟暈飛綠水濤蔚候相約此登臨烟雲變態詩吟社田野黃風俗化
深綠酒難留雙鬢改青山不變一塵侵憑欄何滿潭忘倦白日悠悠下
瓊岑
白苧衣輕雨午收偶來乘興一登樓不如身在空中坐但覺雲從腳下
流附郭雅聞新綠野隔溪人倚舊橋紅謫仙詩墨今何在想像騎鯨汗
漫遊
城頭高閣俯塵寰勝會真輸此一朝上賴數帆時隱顯倚天孤塔白雲
義詩緣剛景如相避酒為傷多不肯消何物道人吹道曲便娛瑤觀下
青霄
向晚新篁面面開要看空翠入詩來乾坤俯仰斯文會江漢風流不世
才燈下矢聲嚴細柳雲中烟火認蓬萊主人意洽忘歸去聽報更殘紫
一回

過新村訪鄭公舍高里觀伊川勝事新郭泉來的先生手帖

胃雨出城郭乃登山林洞然竹籬下容我娛歲侍偏偏鄭公孫老大
橫一經笑言有常約余維中登義古賢帖帖帖飛晶愛竹重拂淨
几出示雙擘巢龍門勢筆灑脩舟青琳先紫陽光心豈死生誰濟
漢與金華同躬發天葉舒卷數寸字況卅三百齡感絃循徽明燕夜月
塞形與客拜拜拜亦乎光游散利桑海更愛幸不遺遷養飫乃亦世吟
保護慎六丁我亦勸主人勒石並刊銘紋卷付錦囊入坐同琳餅霏馥
雖今古高詠遺筆筆鈴好風自南來吹我醉面醒醒心浩難說返照明燕
亭泉翦起相送我月黃萬頃寒峯遠藍藍水渠下冷冷典刑未然邈煙

詩慰山靈

宋理宗賜橘王既丙雷景為鄭村汪宗松題

理峯王樹瑪瑙披寶帖墨本來宜和天山秋乳紀千崔此景此意將如
何御筆中題橘王字生絹上遺龍圖志鳳山日永萬機輕廊廟幾人同
受賜天人想像冰雪頭好文亦自非等閑詔書屢表應洛筆詞翰却在
陳隋間三百年來驚物換散落塵寰充一玩舉筆為賦懷古篇安得虹
光射霄漢

謝致政卍世行令君惠塘魚山蔌

蔌鮮相餉若為酬正值散散麥禾秋一飯等為林下客寸心空切廟堂
憂

東田村見摘紅花者時汪九瑞侍行書以畀之

獨樹村中石徑斜杖藜閒即野人家臨風忽作東籬與錯認紅花是菊
花

題有鄭智孝鄭陌君

紅杏飄香過水村路人爭識鄭公孫年來抱病無虛日請業翻然數叩
門

和吝李太守禱祈十日晴有驗

夜理祈羅晚開躬似與天公有宿盟驚道一旬回白日可知方寸為蒼
生新秧蒔處朗秋稔麥收來足歲耕喜極載賡循吏句田翁相慰不
勝情

題溪南吳本忠小景

竹裡柴門傍水開了無人跡破蒼苔延陵有客溪南住時挈春醪問字
來

四景樂道辭　求渭水

春雨夜如何花燃紅多窗前黃鳥數聲過斜掛鶯衣初眠起日上庭柯
柯人世皆斧波閒暇頻頻磻爭如溪上理漁蓑笑問東風來幾陣香消杏

竹院好風凉洗盡炎光坪蕉□試水况有數卷局與看來了且困滕床
〻官道晴塵黃四體流汗公可能知有誰尋奈備日茶瓜留客坐一謂涂
浪
秋意到郊亭水限沙汀金塑香渦羅孫扁拄杖西疇看稻了細檢卅經
〻蕭柳最先零蕪駁難停奢時交友似未崖惟有黃花開更好多謝園
丁
麾滿凍苔斑農事都閒尖風不到水雲閒懸背茅簷調鶴舞一任疎頑
〻名利幾人還雪擁關山金丹幼我鏡中顔起索梅花同一笑□閑柴
關
堂前梅樹忽一枝生入廚簷
金丸紐數綴樹稍調鼎何緣列上肴以便主人□□限一枝低趁入山
庖

詩

謝都憲佀公過訪

鳥雀紛紛噪竹枝果然旌節訪茅茨同年幾是論心者未老重驚會面
時梅雨一天陰不定萍星千里渺汀之間情且落清尊外共倒奚囊說
近詩

送都憲佀公

幾停旌鉞問耕農又過山城拂曙嵐五月風霜隨遠邇萬年財賦出東
南臺恩升紅迷賢皇郡澤猶聞父老談只恐朝堂還柱石道傍無計
綰歸驂

揚村寺與佀都憲燕句為別

一尊相餞石溪邊敘政離思紛紛總悵然流水門前翻白雪錢好峯雲
外疊青蓮威生玉節今初下敘政情到金蘭古亦便幸遇心知程學士
筵不辭傾倒夕陽天敘政

松崖為縣人胡昭題

同邑胡君靜夫少年嗜學喜從予論詩有所賦詠不工不已嘗題
其居曰松崖請一言予甚愛其人故為賦此

老蒼鬆石幽且貞喜君卜居若平生三更繞地星月碎六夏半空風雨
驚知心晏歲竹連抱過眼一春花滿城斷恭有約輩無拒故更來尋猿
鶴盟

夢椿卷為嘉禾金景仁賦

久別音容感夢思夢來人境恨何之清宵正及神游處白日猶疑面命
時鄉里好題慈孝傳塋封仰作著存祠因君無限增悲慨目盼庭柯與
賦詩

王黃門李推府京兆冬夜酌別詩大韻

月上離筵夜停燭霜前寒柯鵲號宿登科曾喜花共藉侍漏終期佩聯

玉一尊莫辭征車早欲挽銀河助傾倒直道無妨行路難暘谷雲開[illegible]
天晶

致政馮憲副佩之自上見訪同到南山竹院

南風驚會舊西堂扶杖呼童掃逕苔敏到往年惟大爵酒愁多病亦今開娛情知爲遊山出送別兼成有竹來莫倚路長催早發異人更日滿高槐

與佩之及黄司訓汝彝聯句六首

弘治壬子六月致政憲副馮君佩之自制西登遊至新安歷十九日挾一童冒暑過休寧蓋不相見者十年矣時予以未濟謝客甚殆然獨喜君之來談笑竟日忘其爲病人也明日約縣庠黄汝彝司訓同至南山竹院少暢合并之懷酒半汝彝不至乃相與爲聯句章成者三而汝彝走馬涉溪來會劇喜大噱更得三章焉中世以來士之屏居者頗多匿跡不肯與世伍予每過之浮雲軒覽

固不足道一時投簪自有公言是豈足以病已而爲此局局何也高情曠識若君者今豈多見哉予久病才氣衰減筆研都廢視君之健慳乎莫及而亦不能不爲之振迅乃題其聯句之首如此齊雲岩爲吾郡第一勝處君將拉汝彝同登予不能從其所得篇什當別自爲卷云會之又明日程敏政克勤引

想見清儀顧熟來瀾高懷眞是不凡才一尊傾倒驚頭白敏政兩日追陪笑口開勸樹好風嵐氣散瀾繞山斜照鶴初回相看去住情何極敏政門外驪駒且莫催瀾

每誦停雲憶故人敏政江湖何幸接風神論文自託平生契瀾有竹如慣未了因好奏旋挑供午餉敏政山醅初熟補時珍訂歡不減風雩意瀾坐聽征軺走早塵敏政

南山脩竹照深盃瀾何似蘭亭曲澗隈敏政道人烏今併好敏政不於奴馬此重來瀾鄰我亦懷王瀾覺勝君能早將休懸便應汝事敏政野猿山鶴謾相猜瀾

山館斜陽客到遲敏政清風便與著君詩瀾移尊竹外晚臨水瀾策馬松陰剛赴期敏政老眼自應空爲蕩閑草書誰復似鵝池瀾玉山我愧兼葭倚敏政醉後還歌伐木詞瀾

二公高興滿秋雲瀾千里誰來此會文瀾多病頓從今日減敏政清風應許故人分瀾片時還到悔終古瀾百首易成酬此君敏政安得齊雲岩上去瀾放開道眼掃塵氛瀾

絶壁高照草堂明瀾詩社新開竹院盟敏政白苧晚涼湍走石瀾清風時至翠連楹瀾不妨野老來爭席敏政還着山童去洗觥瀾欲向中宵看月色瀾試同吟榻聽溪聲敏政

次佩之汝彝登齊雲岩聯句詩韻

倚天青翠萬古一幻化斗參將可捫雷雨或在下龍頓深巨測虬木推相亞兩崖神斧斷危辭冠工鬼斧峭拔地出石髓臭堂滿名爭武當

勝德可祝融姬匈鋒鉄發銅質氣夕騰價眞訂故起宋禹踏漏書夏帝遊幾又展驂仙來五斗跨心膽昇臨嶽曰窮李或畫雲深鶴夜晨風急虎可夜傍碇莫茲土陰晴猜子孫延生冊幾歎比境旗戟偶憑虛撥蛇骨此易如拜赦與論小吳粤誰詩敵衡華我病衡二疏君才薄三尉共此樂谿山陋彼事田舍争席從雅俗韵軼笑李蕭文姉驚勿彥別皆父同御登陟吾屢嘗厭飫于今乍倚杖誠多奇應接恐難暇守洞沙鹿馴獻果野猴近便當隨所之那復倦休假醉招獨鶴俱吟遣六丁詑作銘鐫碑書削壁補苔蘚千里妙雙騎萬叡同一噫留宿分霜悦歸徊猛風撼喜有黄庭堅鶏壇正堪穭

別佩之用其韻

才得一笑同林下不奈餘年總病中雲路脫銜容策馬雪泥留爪應飛鴻隨身劍在君猶壯聲鉓詩成我未雄今夜綠猗堂上月便應分彩照西東

萬壽聖節隨班行禮後退有只壤于仍和有詩因次其韻

鸞旂交雨錦雲飛嵩祝聲中暑氣微龍顏北辰遙在望一星南極正流輝閑身再入新階位病骨沐恩猶賜衣聖學日增天下泰餘生此外更何祈

古朴行

郡南古朴大十圍樹身奇壯識者稀日光未午不到地遠望一簇青煙巍汪家世來住此下蔭綠叢中連大廈性來喜木認柴門賓客如雲擊車馬擁樹生男幾百春有老一生今是民性質古朴如此樹高則自謂羲皇人六十年來頭未白對樹觴觴春柏柏名園紅紫易銷況何羨長安五侯宅礎材堅此樹木良結子甘若胡麻香知君食實更怡老坐使百年筋骨強我賦古朴行長歌祝君壽安期羨門亦何有願言益返古朴風與君同作康衢翁

朴門汪處士以望世居縣南朴樹下爲名族相傳傍有古朴一株甚大今其曾孫之子孫益茂而族益蕃遠處士尤性朴好文爲一鄉善人年甫六十而歲之六月廿九日其誕辰也予與處士之子儒學生載相還往真厚且聞朴樹其本類植而堅其實類麻而甘蓋朴種也因賦詩一篇壽處士而寄情于朴如此云

有客餽予奇石置庭前盆池書甚愛之一夕被人竊去悵然賦詩且以自慰

何人賜我碧玲瓏昇去潛蹤五夜風石髮尚餘粘蘚白雲根無復寄墻東愛山正爾清非盜無奈何奴色是空王屋太行今在否欲題新礼問愚公

題歸隱卷

載將風月滿船歸多少田園舊自棲夾路漁樵驚識面入門兒女笑牽衣家山勝似黃泥坂村酒香於柔石磯老向太平吾與子却因佳句謾[illegible]驛

此商山吳君上舍歸隱卷也卷中作者若宗允侍講華伯郎中公綏仲卿子静隱君多已下世漫讀一過不勝黯然因用公綏舊韻賦一律歸之

贈輪老

山樓高處月明時大地山河渺一絲天上水中誰是幻倚闌須問法輪師

汪進之爲予言圓通寺有水月樓甚奇勝寺主法輪上人亦高潔能詩可謂人境兩得矣上人嘗見予予不知其能此也別後作一轉語問訊他日經造乘月登樓上人當何以語我

許生孝感卷

績溪許欽廷蕃以孝事其親而獲三異之應人多稱之蓋其獲乎植物者再獲乎動物者一事雖微所以為時親者我則有大焉此予詩之不能已也

籬下黃花識孝廉黃風特已爲誰添相看亦有貞心在已耐寒霜傲雨炎

右菊開五月

玉鬣雙雙帶露鮮兩岐佳兆最名園特新一薦玄壇下何必三牲慰九原

右芋秀兩岐

黃犬何來夜不譁撫時搖尾亦堪嗟更將偶爾馴人者無限街頭肉食家

右隣犬自馴

寄方翰隱君

徵君閒不到丘園我亦年來厭世諠何日與君同釣業雙公山下看江源 翰閒有同騷溜帶之叔首向及之皆一笑

八月六日至南山假齋與隱君同就宿聚書齋賦此

秋來久不到東軒獨坐虛堂思杳然滿處舊家田仍望兩蕭瑞詩板忽經年解牛未悟偷生妙許我歸田特討肅能

預歸竹

床眠

與拜貢汰萬夢吉步至新竹園

卜居何許最心降十畝蒼雲繞石矼遠磐蹭中閒絕壑茂林蹊處見澄江凌風擬着亭當遥攬勝時分榻近窗悉先生一醉秋正熟計誰來訪鹿門麗

雨中自郡城歸至巖鎮承謝廷懋廷奏廷蘭昆仲欵留夜與壎子聯句置屋壁用酬雅意且紀歲月云

十里青山冒雨來老人謝家留宿一樽開舉頭忽見雲穿月側耳遥驚水激雷坐久燭花如慰客老人飲餘詩草愧非才夜深何豁秋堂上壎笑記窮途又一回老人

中秋夜

一片清光不世情故鄉寧弱宦鄉明風前欲動金波影雲外疑聞玉曰聲多病暫開新酒禁古人都落幾詩評臨觴向尔難相料不惜留連到五更

早過山下有感

春花秋月兩相凌隨處青山興便乘卷裏好詩圖上景半歸丘隴半歸僧

題吳世良遜齋卷

終身謙抑不枉百一念忘親真大愚眼中能遜渴伊誰萬古謙王稱至德三吳故地多王孫新安亦數延陵村君家分住鳳溪上隱然喬木當高門大字濃書作齋扁祖德遥遥日星願胄胤商車聲利場艇競爲心似君鮮軒堂處處嘉名新華胄相符今幾人當仁不讓宜終身學海浩浩須問津

歙塘吳君世良以遜齋卷求一言予方抱病遜謝不能而來問山房頗久茲因徵急隨筆爲賦此詩然亦不過老生常談以爲之勉副來盖之意哉

輓程母項孺人

誰開埋玉向青山塵夢邪知史不還西母宴成身未老北堂機冷髮初班銘幽擬勒墳前石寫照空存鏡裏顏落日閒川悲今子朔風吹淚共潸潸

和答佀都憲

竹帶春晴看山稱秀句來從使者識家筆以爭蓮社碎驪珠猶燭草堂明高懷便是降餘子多病猶慚老乎生徙倚石欄送目停雲無限別來情

向聞愛看放許近觀來篇格律大進且妙得長公三昧然非具眼者莫識也健羨之餘得五十六字以見意云

竹園宴集分得葉亭限韻

十畝篔簹翠作堆箇中宜着小亭開坐間正挹雙溪水行處中分一逕苔請愛四聞鳴鶴筑貴懸平地起樓臺更長作林泉主一任諸公載酒來

秋日雜興二十首

溪堂客散後敗葉鳴秋雨幽人讀易罷孤坐妙無語紛紛老年叢散散鴉投窗數何停撥新涼忽如許掩關一欣然驚心向來暑

矮屋南山下喜與客分眠就中二三子去住長依然爲別忽云久見我驚無顏本生關兩載程郎前十年呼童下蓮榻共謂招隱篇喜極欲忘寐明月窺前川

偶誦壁間詩歲月如飛鳥故人幾離合使我心杳杳今年病稍寬逸思凌八表登江艇放帶遠山青未了平生行樂地熟謂知音少落日漁樵人長歌出林杪

吾友汪秀史皆以忠見尤遠謫天萬里携家復十年始相面未究霜毛秋兒女百世緣既說三日留離筵酒一巵坐俯夾江流去住意難極聽我歌衰疾我推說塵鞅收削歸作生死交

郭托縣南郭懷抱長不開 萬嶽市井時夜告吏治惟所以溪上村欣然
何衣迴起居得靜安好於時一來開門傾脩竹移石坐古苔嘯歌待山
月捕鳥無驚猜幽栖若亦足樓〻胡爲哉
去年黄叔度賞我霜中春對酒得佳詠和者三四人居然老無樂究若
桑榆觀嘉會亦難偶相望如觴辰西風忽夜作感此白髮親洲花不相
負采〻清溪濱
客有宋逸清瘦勁如立鶴醉倚青天歌努欲上廖廓四來絶世飲語我
以靜樂俯仰天地間相期在林壑朝看沙草青暮嘆殘花落人生幾何
時朱顔不如昨行當登瑤壇分我九還藥
斷石鎖上遊古城當外屏我星居其間上下得幽境當時結吟社長日
領詩境就中張文昌才情更超穎
南山古蘭若正據清溪潯墻東有嘉木下蔽一畝陰每當三伏來涼吹
如秋深餘年復多病困彼炎熇侵野僧相後先時來滌煩心金飈動地
（奎）散文集卷八十七 一八八 右
至肅〻但空林炎涼亦偶爾倚樹成孤吟
我愛向子平所志畢婚嫁放志遊名山縱目窺大化此公亦高人鍊司
鸞逸翟世緣卒粗了農事更多暇周覽須及時胡爲草堂下
蟲〻張公山下有剡溪水東流匯桐江到海清且駛我欲窮其源流此
雙〻瞻卑一對毛骨寒冊酌沉痾起定然俯空翠坐弄石齒〻不有仁峯
牛同誰擷芳芷
偶開溪上園中有竹萬箇誅茅蒼翠間承月成獨笑涼飈何偏〻流
水松下過幽人期不來新詩聽誰和
在昔黄古林不作近代語咄〻我梅华扁直欲鑄鼎呂平生更寡合所至
恒獨處偏〻憂世心戚〻老鶴麻空持菊花寄宿草今幾許有懷紙
與言西風動林壑
華口幽絶處風光似針川上有數椽屋下有百畝田阿咸頗知道明户
攻道編我欲往共之來秋非清速預以一葉舟錄卿相迴沿都緣魚鳥

郭沙以窮吾年
杜者爵不栄獨言作郊遊錦山右老松貯一尾燭煮陬所 佛今方隱〻
溪亭幽引獨日西下與客仍流留灑落不得萬壑竹樹深清風此山適當
門周覽無外求乃知天與奇坐亭非入謀眼中瀰黄塵野來高秋析
尚慶外侶相隨谿吟畔
吾宗有貞君尚友千載上秉方直承明相皆從桑梓至人炳幾先達者
貴知止悵望溪上雲卑歌念君子
戚生少也敏涯生壯而膽適兹冊桂秋所嫉堪一鷹老擁豈足此古學
宜不動春花爭非華紅紫鏡相絢惆松青入雲不受雪霜變勛哉尒同
人歲月若驚電仰只紫陽峯巍〻望中見
晚入水南道老翁疵且行撫膺向客言病與貧相仍前夏夷告荒今秋
業無成里胥剸星火追呼責官征感之三歎息竚立難爲情我食日幾
許慚此救〻篘豐入耽聽遠軌與安甘入生
（奎）散文集卷八十七 一八九 王
雲岩一萬仞上有玄帝宮洞穴何岭岈疑與天宇通神龍句夜出肅〻
來陰風下土幾發匪稽首空濛中願開赫〻威四顧悲人窮偃旗作雷
雨比翻行氣龍我當頌 帝力擊壤歌年豐
平生兩畏友高風兆難攀浩〻張東白巍〻蘇定山逮在尺素書遠到
溪堂間試上軒轅峯更俯砯砂灣盡日騁南望呼童候柴關安得命車
笠一觀水古顔臨風重延佇目送江雲還
和氣致祥卷爲黄州劉太守致之賦以其韻
長養無煩九夏風瑞榴爭與野芳同想涵勺水凝煙碧花映窗紗灑露
紅郡客屢開藏賞園丁何敢策新功玄都莫入非虛非名節班資者
兩崇 右折榴開花
鈴齋偶感筆春意若寒辭端詳微劉郎詩部到花草老枝蹤綴白佳
實亂世貴多少開花不勾開待也羅 右折梅結實
貞幌技少保贈人周于冊聰公夢中作

大息于公不可追曾因多難拯升危于冊忠義精難泯地下榮好骨已
爰公議到頭間　邮兆世情㴑乎似閒慕不知誰撰新祠記可比當時
岳廟碑
壬子歲八月稱夜不能寐至三鼓始就寢須之夢作一詩表故少保
于公又須之寤而記其全篇不遺一字即呼室人語之故蓋不知其
何感也于以公之忠憤未白屢語其于京兆君景瞻俾陳于
朝不果暨予歸田始克有請後　贈諡廟食之典以書報予山中豈
予心恒惻惻于是故不忘于夢寐之間因遂有此作邪予平生夢中
詩既寤即忘而此詩獨歷歷不遺是誠可謂異矣將書以遺京兆君
而特記其事如此

九日斷石登高

何處登高把一盃青山碳上舊溪臺主庠薛荔詩龕在兩岸芙蓉畫幅
開隨地更尋佳菊賞野人爭喜柄夫來西風落帽身長健短髮蕭蕭亦
〈皇數文集〉卷八十七　一八十　一任
快哉

自斷石與司訓黃倫友與及親契汪毅君成族孫乙次為並載
竹筏公溪泛至流塘飲磨貴石中象道中聯句五首

一棹溪上作重陽重瑩醉舞伊誰似我狂倫石面風來頬正嘴貴崖前
露滴細沾裳乙孫學士詩如畫斂借溪樵人筏勝航重瑩千古午山
堪一笑倫登高何必嘆流光貴
天將翠竹載青山倫秋興都歸嘯詠間乙隔岸漁歌來款乃發出坡遠
客愛尋頭重瑩乾坤真景森然到倫水石閒心偶爾閒貴醉倚斜陽歸
未得乙隱居思近洛圭陽重瑩
重陽多雨喜今晴貴遠渡人從鏡裏行乙一路青山如送客彼幾家黃
菊待尋盟重瑩眼中雖有登高賦倫雲外時聞伐木聲乙無酒淵明偏
愛飲貴四郊香林正秋成重瑩
九日來登落石臺乙山開畫畫水縈洄斂一尊何待白衣送重瑩兩殘
剎溪翠斂回倫鷗鳥有情閒對席貴詩題無數半封苔乙滄浪一曲悠
然去斂不數悲秋宋玉才重瑩
我愛重陽菊盛開斂水村隨處路秋來邑卅峯高萬仞堪遊目倫石湧
雙峯可送盃乙危磴斷雲粘屐齒貴老松圓露滴珠胎斂便須重作溪
亭主重瑩分席惭無入社才倫

九日宿存中家明日與汝發次為同登其屋南感鍾山

唐人有詩記端六我今十日來登高江山如此不為樂正使達士識吾
實青天無風亦無雨處處黃花照江渚花開一日未便休日日重陽豈
虛語人生良會不可常謫仙痛飲非眞狂彈言勝會自今始踏遍秋風
千仞崗

便廉圖次韻

爽氣伸俊乙秋風曾入廉師百歸中一出便能驚雉兎垂遊誰解識雌
雄黃雲寒遠呼聲急碧海霜寒照影空繞道上林新罷獵豪臣贏得謝
〈皇數文集〉卷八十七　一八十　五
餘龍

和答河間李主事旦　汝吉酬名事君

伏臘年來儘可支雖柄脉楠擁羊裘病廢却吾無虛日酒量那能及往
時一任野翁開旒席幾時衰髮笑臨此飲情只有看山約百遍相招總
不辭
欲返滄東力未支天涯相望一茫茫逢人話到桑麻後羨子書言社稷
時間逐不當馳馬地羅纓誰共狎鷗池他年倘遣非生客世寄語山童莫
浪辭

林泉清趣卷爲古林黃思德題

散髮長林下洗耳清泉中黃君亦佳士不露遊治叢得句寫松雨呼酒
翻荷風未覺白日晚正意紅塵中人生寄壤間所樂恒不同擾擾雞鶩
場伊誰識冥鴻我方僊黃檢世網不受籠濊洳寒溪灣上有一畝宮樹
水飫眞味種樹歌新功花當出入吾杜廣秋隨西東

九月廿八日黄司訓汝霖雨中留宿聯句二首
雨為留人作意長程尊前詩思正飛揚先生百中有奇事黄博士高歌
堂大狂銀燭有花如獻捷程玉堂無地不生香一時未定千年論黄起
聽山城漏未央程
常行自是百年心黄我亦逢君語便深客去共聽秋夜雨程生來獨怯
暮天砧峯巒價在何時定黄山水情多逐處尋十室初成先下榻程偎
非徐穉汗沾襟黄
小齋初成喜承之彦夫天爵教之師曾踵至值大霖雨累日不止
舉酒相屬以來雨名吾齋分得蓮字
背起茅堂兩逕通故人連喜一尊同閉門十日無新雨下榻千年愧古
風芸几近窓山翠濕竹籬穿院市塵空衆房莫合論心處多少泥塗歎
轉蓬
十月十三日雨中飲長河寺 一〈會二般 又集卷八十七〉一八一二 一艮
古寺今來感慨多更禁寒雨下庭柯屋經野火餘金象聲挽出風出翠
環問訊禅牀僧已老摩挲詩字客重過茅堂秖隔青溪外莫厭時時到
薛蘿
仆碑行
貞觀仆碑緣入諸元祐仆碑詩更甚太平再致伊誰功後有温公前鄭
公平生富貴居士直貶秩停官何當與奪禍納忠貢力假紹述逞讒綴
旒者遼東丘敦金人來口碑一日高崔嵬
寄吳興淳安新舉子族孫文楷
玄霜新如出杉蘿馳贈名郎寄意多聰取杰毫 丹陛下龍蛇飛影
試如何
南山精舍理書一月得三萬餘卷喜而有作寄王宗植
敢随熱名以鄴侯牙籤三萬偶同傳古人可作惟香案坐客相驚欲汗
牛上三洞本無經濟策兒曹聊為子孫謀老天玉我成書癖莫恠從今不

下樓
麥宜和行枉坐即卷
銀屏金屋謾驕奢利鎖名韁老杏花村落酒中賒杉竹
三逕王孫攤雕文汗馬奔波竹籬茅舍小行窩住麼
行車寶馬洛陽街滿面塵埃芙蓉秋水釣魚臺來
五更風雪催朝帽漏沼沼紙帳明月上梅梢睡着
八月圖為人寄壽錢塘王嘉瑞敬甫自夫
錢塘江繞天山翠相望隔天涯鎮海奇觀泛州佳興盡屬誰家 閑說
王郎翰林孫子四十年華遐想佩人一回相壽幾醉流霞
孫翰風竹為帥魯題
孫郎寫竹有天趣落筆蕭蕭一兩枝六月相看北窓下滿身毛骨動凉
颸
許軒為當涂宗人道宣賦 一〈會上 散文集卷八十七〉一八十 一三 一艮
白圭重三復金人亦三緘如何當夫筆利口矜詰誦多君表瀞樸王立
青峩峩以納箸擒何當為安義說非法炳明劃限若英成慎哉一言
出捷於六轡街進德匪自此云胡分聖凡軒居此山下天籟多風杉安
得富分者為子銘高巖
和答吉安顧天錫太守同年
篠菊新黄百草枯天涯相憶只朝晡一緘寄可題鈴閣千里虹光射鏡
湖致
王有才華老守全身無累笑庸夫喜聞述職行將近幾日風帆過直沽
寄侯至南山精舍
為愈寄賞到山齋玉樹琪花擁所崖俑名平賞勤飛鼎祿榮今日試
芒鞋來年決行占雙歲歷上清空懷素操白戰舊盟誰嗣續一聲同
此繫詩牌
一尊梅慶鄭時存艮七十壽

喬木江村映錦沙尚義人家積善生涯畫堂開宴設頻過砌擁蘭芽發
點霜華 輝輝晴日上簷牙詞吐天葩酒泛流霞百年永五福無瑕醉
眼生花仙來如瓜

月波樓為吳孟寶題

遠天無片雲溪水陰清徹誰闌溪上樓早月登上月恍然冰壺中湧此
瀾銀闕主人時獨來不馬聲作歌攜林晚霜過荷浙微風發暗香遠想
帶隱隱青一髮承天萬無根十柄正高揭憑闌聲唾壺神爽已飛越我
欲往從之乘夜泛漁筏一笑捲疎簾共歡醉酒力清易醒詩懷浩
難竭入眼竹洲寒何時鮮風送

椿萱圖為沈門方錄賦

堂前椿樹蓋根久千歲常期大人壽春風婆娑早日日一事無憂遠堂
史童北堂萱白頭對花日日思忘憂宜男已壯毋何在飄得臨風嘆
泱流方家郎君湖海客春雨秋霜心惻惻憑誰說入冊畫中猶似北堂

候顏色我觀椿萱圖為作椿萱歌天荒椿萱空復多寫生雖有黃荃
筆風教無關知奈何

詩

十二月廿一日得 旨召還復官感激賦此

紫鳳銜書下九霄 君王還念舊官僚春回大地陽初動日轉陰崖雪盡消犬馬有情終戀
主山林無分又趨朝旁人欲問酬恩事海嶽塵埃未寂寥

耕讀道民為富溪宗人彥昱賦

雞峯渺河許下有衡門翁朝耕事拮据夜讀如顓蒙不求萬鍾祿安此
一畝宮道遠斯世間緯有先民風北顧仰半野南征憶隆中躬稼樂古
道致主成元功聖賢今已遠出處孰可同潔身愛徐君遺安得龐公毛
髮久云變兒孫亦成叢代耕復勝讀世能從汙隆恒產奇有秋陳編浩
無窮何當換冊往一與歌年豐

富溪宗人彥昱君力學好古自號耕讀道民且于正思從予遊嘗請

予一言予病未能也今年秋病愈始克賦古詩一章以寄之且將挾
青緗俯貢榜訪君于雞峯之下而 召命適至將不免于北山之移
有愧君矣雖然嘗輟無還吾疑在望則與君訂吳歲之盟固未晚也

題臨川曹廷瑞愛蘭卷

口誦祿命似君平相見無勞問姓名手弄國香詩滿把已應人識愛蘭
生
紫袍燁燁翠壺長不是當年九畹香頑子佩時須拭目野花山草正芬
芳

臨川曹庭瑞承其父宗器談祿命于休寧多奇中宗器預言予退庭
瑞預言予進皆其驗者庭瑞以愛蘭自名求一言值予方被
召入朝乃賦二絕宋子注楚詞謂蘭即今澤蘭香也今人誤蘭殊與此
異因并之

除夜家燕聽諸子鼓琴

山鄉明日是新年壽母情深夜不眠耳畔莫嫌鞭爆聒小兒初解拂冰
絃
南山梅盛開以將北行不得賞立春日始克至精舍與客夜飲
聽逸清歌上清詞有作
許時不到山中來今日賞春兼賞梅若於口落未成句直到燈前方舉
盃投閑得忙情一笑北去南來經幾回道人為歌白雪曲歷亂撥三何
時開
壽績溪宗人京貴八十
雙瞳如水雪垂肩才及非能應兆年上世里頭曾入相平生忖訣久求
仙東風送暖開仁里南極流輝落壽筵從十到千應可數為君先賦大
椿篇
績溪仁里程氏出宋丞相文清公後多賢子孫若今處士景貴君尤
賢有子曰淼績學待用而其姪傅以令尹致政家居來告曰景貴將
八十矣錄辭正月十二日誕辰請一言予與君族兄弟嘗識君方
盛命入朝行李介道不得舉一觴為歡迺賦此致壽意云
題程氏東溪泛舟卷
雨過東溪好放船四山如黛水如烟風前細檢通詩卷撫景悠悠二十二
年
蹉潭風物定如何南北驅馳歲月多此日又從磨買去幾時來賦櫂
歌
鄉里教君時雖當成化壬寅歲以東溪泛舟卷求詩時予方起復北
上居京師老年被放南歸家居五年予不暇作君亦不暇取也茲予
又將奉　召北上點檢詩逋計終不可無一言乃賦二絕歸之稽緩
太甚媿以自斟亦以自笑云
題吳氏如止卷
大江風急好收船莫待船三浪拍天滅險不慚三瀨衙為君思訪卜居

篇
隆阜吳君九雲以如止自名實有取于老氏不殆之義說者多沒之
益將以聖賢大學之道勸者也予竊以為不然老氏此語亦可為進
不知退得不知喪者之戒未可洮非也君子不以人廢言故賦此詩
以不失君之初意焉
題公明姪江湖覓勝卷
江湖風景最宜人北去南來不厭頻長遣一身安素刺此行那足況黃
塵鷗邊芳草詩城遠鳥外青山畫障新收卷付君還自喝又隨微節上
征輪
李白問月圖為巡按吳天弘侍御賦
山東李白真王孫天才逸若天馬奔醉中煩眼俯八極弄月以和玻璃
盃安得長江化春酒詩成百篇供一斗披取蟾宮玉兔毫為副金鑾草
醉乎江月今明山月高持盃一問歌聲豪賀監歸湖郭令遠寂寞當時

宮錦袍文章萬古光不歇過看清光幾圓缺世間欲訪謫仙人燈三長
庚皎如月
雪後梅為邵用珍賦
雪後山窗讀易時晴窗清曉見冰澌老人坐悟先天理無限春光在一
枝
題虎圖
一嘯風生百草枯陰崖深處見於菟眼中頗覺妖狐靜不道相看是畫
圖
廿五日北上留別鄉友
吾道行藏貴有名分甘丘壑了餘生世臣　恩重須仍出廷議公多久
要明東壁圖書容再閱北山猿鶴愧初盟非才何力勝
君召館閣江湖上寸誠
壽岩寺方秀仁

高年從昔數方疆近識多君一笑中六十健來猶走馬百千人衆氣寬
鴻雲椿影蔭庭心綠棘桂香傳蓋面紅壽算不須盤甲子古稀家世漢
仙翁

題宋王晉卿畫卷

獵〻風吹蘆葦黃疑鷹如雪點江鄉釣艇繫看春本想見當時貴繪
堂

登歙學嚴寒亭和舊韻錄寄嚴鎮汪君士和 子權校 學生

隱〻長松帶石屏小亭仍揭歲寒名古碑字蝕苔爭繡曲徑人稀草亂
生松老不隨霜雪變景多真比畫圖清登臨小立斜陽裏春鳥初聞第
一聲

訪進士何斯復于歙北黃荊渡不值時斯復方以養親告歸

問路尋君徑出城過橋自得繞溪行小翻翠柳東風軟返照青山夕照
明為說江魚長供母鬢容沙鳥一尋盟前村穩樂歸應晚欲話心期恐
未成

過淳安拜大司空胡公于里第別後奉寄

玉立長身海鶴姿歸來誰得賦如斯了無俗氣侵懷抱才見清癯映鬢
絲優寵再看綸誥出高情不改布衣時朝廷次第收耆舊擬有人
賡慶曆詩

走往來淳安進謁大司空先生于里第每拜蓋惟今兹之來適聞
特恩賜誥褒德有加知
嗣聖之眷方隆而老成有重徵之與天下之慶兆識成御許一章以
致鄉仰之忱萬一云爾

題致政應文貞與賓山水

出門便見好溪山却為冊齊一破顏想是宦途曾厭倦[illegible]閒心在此溪
閒

題白頭翁

遍燒十畝動涼飈水鳥驚忙任所之對畫北人如一夢功名真到白頭
時

二月六日睦州城東遇雨野泊雜言一首

東風日夕至倚棹桐江滸淅〻打蓬雨湫然動歸心老夫起讀易小兒
坐鳴琴相隨二三子一笑開煩襟山家隔溪渚上有青竹林依〻出煙
火閒〻飛沙禽他鄉忽值此頗似南山岑人生若萍梗況彼霜毛侵臨
流撫孤觴極目江雲深

嚴先生祠

光武以子陵不受官仍命有司供諫議祿終身子陵亦受之以全
其好賢養老之美皆近古未有也

不作中興諫議臣歸來仍解祿終身要令公相漸台鼎正為先生禁釣
綸黃鵠溯風非漫士赤龍當極是真人雨中未得供蘋藻一日乘潮入
富春

赤松山

碧雨千仞赤松山悵望仙蹤不可攀直擬御風遊海島肯將來隨俗住人
家天桃一樹野烟裏老鶴數聲空[illegible]間碑額有靈應笑我塵中與是幾
時還

飯道傍定明寺

竹籬雙戶對山開何代精藍跡未灰僧苦白為征稅長地荒誰起曉經
臺匆〻一飯推青采隱〻諸方半綠苔落日未勝懷古意御題應壁記
曾來

出清波門過淨慈寺飲于京兆先祠菴

一笑登臨似隔疏松柏滿鶯是五西春南峯湖上不改色白髮尋前無數
新寢廟陰風瞻大老祠宮斜日下遊人舊堤與放盤與[illegible]還借我山中未
了因

過杭次陸大參同年留別詩韻

風雨紛紛歲月催不堪行處送君回白鷗盟爲浮名誤事猶識龍媒本異
才周覽試看雙白中分携聊與一尊開
皇恩未謝歷幾在何日還容入社來
二月十四日李修撰士陽請飲江北陳家王修撰德輝在坐
客喜获逢兩狀元東風三日繫扁舟湖西何處春色好江北舊家池館
幽醉任往來衝細雨憶拏離合付新詩總憐巷頓非潮腳恨我無詩紀
勝遊
北上過武林册會竹東劉君號右手殘稱神秋勝常酌別之酒
因賦此竹東當倚歌而和之舟中把酒如故人之在前睫也
誰道相如病不堪尊前一笑兩俱酣待琴有趣供豪飲棋亂無心事劇
談執筆不妨聊任左看身何必羨圖南杖藜穩作湖山主爲子臨岐視
毋三
王天祿侍御爲姪寫山水使面
扇飛棲在卅南表公子情多山水中六月高堂不知暑向人隨手拂清
風
駐船月洲亭下聞侶鄉宿將至暑而有懷
瞭禪江亭待故人閑聞城下雨如塵東傳天末來二月柳繫離情一
春來色可憐歲內地岸幾雖定客中身平生要除當何似蓮花青盡坐
忍衰
鶴山書院無祀周文襄公令總悉治所
聖門千載鶴山翁拜祠前恩不窮老猶尚疑含古雪殘梅猶自領春
風故鄉西望桑榆遠較使南來俎豆豐入眼何人堪備食討臣今數大
司空
小飲承天寺爲沈啓南題杯和韻二帖上有謝安撫印記
秋平處士骨已稿天素誰傳雙鯉魚質藏尚有安撫印遺墨元無封橡
晉人清俗道爲亦好子勿夗得勝之餘東風古寺杯在目想像西湖雲

水考
謁范文正公祠二首
歲旗端拜一壓無門外清溪路轉輝三代偉人千載曆千年遺廟託姑
蘇溪大敢鶴先憂天下後樂僅換禾園樹陷隨塔空仰止滄海高仰倚
天孤
范家園鄉好春風映日英標在眼中鐵杏七圍參古玉梗千頃義莊
如昔身當文正無雙士手校中庸第一功卻老青衫有墨碣米社三歎博
臥公林
走奔
詔北上道出吳門伏謁文正祠下得閱忠宣恭獻諸遺像編
想高風敬賦二律寄贈公世孫從規用致鄉仰之萬一云
巡按趙侍御招飲蔥豢清風亭
百舌聲中春意深小亭隨步晚登臨千年勝迹姑蘇志一代清風御史
箴傲歲花如圖上見樂池魚向鏡中沉論文肆會臣時語不覺殘陽轉
樹陰
侶鄉宿華誕和韻
柏府恩光賜十三春後相對凜清參三軍營帶遲我王伏謝律商令濛
更藝華高梁空分御上法星流影映孤南一方賦語如公璞不待酬醪
亦自酣
弘治癸丑春二月廿八日乃都憲侶公招飲青陽語間始知是日爲
公華誕之辰因舉酒相屬且用公自壽詩韻成詩一章少助頌聲萬
一云
題倪氏子可竹卷
畢竟君可竹深應竹可君根無醫俗何與子播清芬
崔孝婦軒門未存兜求賦
紛紛動羨者誰此孝婦名割股和羹世稍取卜地成清河垂世範吳郡
有鄉評撫卷三興歎周王化已行

虎頭記

多角昔為吳郡守虎頭長贈長孫將君人一日知名字詞朱紛[illegible]出[illegible]

門

都憲劉公汝器字[illegible]因以虎頭贈

之子時日[illegible]入[illegible]其事今十[illegible]年矣重會其下而賦此詩

用道[illegible]云

題陸[illegible]

春色[illegible]上[illegible]來錦中曾只念孝子[illegible]日長[illegible]十二

時

燕春令人[illegible]海夜長知君不是[illegible]思者手[illegible]

春

丁[illegible]因子所善洗石田先生以[illegible]身之[illegible]求題先生[illegible]

[illegible]孝子[illegible]之[illegible]未[illegible]也試請以一入[illegible]

壽[illegible]之且引其意用[illegible]云

[illegible]壽[illegible]舊[illegible]

先[illegible]野水[illegible]綠[illegible]還舊物白[illegible]長新花有[illegible]里[illegible]

孝子[illegible]士便得[illegible]足生涯

[illegible]寺正別[illegible]十[illegible]年矣今歲始[illegible]會于[illegible]是日[illegible]惠山舟

中夜話出[illegible]曰此我五世祖[illegible]去而子幸

復之願賜一言十[illegible]可詞孝子不[illegible]者矣[illegible]子不工詩無以辭

君之[illegible]聊具一律為[illegible]之倡云

上巳日[illegible]方[illegible]至惠山

倚[illegible]壽源到[illegible]斜日下[illegible]遊人不減吳[illegible]疑宋別

多萬樹[illegible]書一[illegible]不[illegible]如[illegible]借[illegible]風和

醉歌

別君謙

萬卷[illegible]手自刪知子能[illegible]中間[illegible]門七日心難了[illegible]過[illegible]

山

趙式畫芙蓉為鎮江高克明同知賦

霜[illegible]紛紛辭不知名花全未[illegible]開[illegible]眼中何物[illegible]青手解出秋江一段

奇

狠石行[illegible]

北固山前兩拳石野花茫茫土花碧大如鼎大三尺強小似伏羔才一

尺云當漢末風塵紅老瞞勢欲吞江東桓桓帝胄孫討虜亦生此石論

雌雄想像[illegible]人語[illegible]風雲[illegible]鼠亦[illegible]成功指顧中石上誰肯

復謀主烏林一捷荊州分同[illegible]王室收奇勛小兒好緣敗盟好[illegible]

我[illegible]將軍漢[illegible]分明論與[illegible]子封侯甘[illegible]命可惜棱棱不解言恨入

江[illegible]寄餘與今逢一統天下王[illegible]城西開[illegible]場將軍中峙列萬壘此

君知在城東方我來適過城下路停車[illegible]日[illegible]欲從故老借圖經

為[illegible]風為長賦

永[illegible]巷[illegible]

白齡將近委天和[illegible]猶傳[illegible]在正分通德里名高宜入孝[illegible]

科[illegible]空兩[illegible]身刑[illegible]東風[illegible]多有取玉峯山下石 [illegible]封新表

待重磨

飲趙[illegible]郎中滄江別墅

為[illegible]郎官住京口天性愛山如愛酒長淨一[illegible]與山盟所不愛山如此

斗別墅正[illegible]滄江[illegible]四望宛在冊青間虹月船空[illegible]老去[illegible]世代空

[illegible]郎官作詩亦清好不[illegible]不[illegible]題[illegible]山[illegible]與水[illegible]與客[illegible]頭

[illegible]我登滄江亭為賦滄江[illegible]吸中[illegible]洗[illegible]目

他時來結山中緣

[illegible]地官自號愛山子文號滄江別墅其[illegible]如此今[illegible]解官

歸[illegible]壯年人[illegible]惜之而[illegible]可[illegible]之自[illegible]北行[illegible]別墅其

飲之以綵因賦此詩而行

古詩三十六句寄呂謙侍郎奉使懷恩山路遠不我遐棄春

鴻在望用慰好音

繖舟閶門下攬衣汝南溪君入愛楊子力任御書勞手校日弗給綸綸焚其膏出食書蘇家一二排竿挽羅張兮字史漢莊騷剖擘無終窮入彼識偉曹嵩知漆雕意古學非時髮有如萬里鴻如與江雲高又知幽蘭芳嫣然媚幽獨性聖所傳慎此義利辨明二君子心道體不絲已愛蓮絲乃行不負人中家戶艦乘安流向爾宇飛濤荅編亦自牢并君騁吾遭宜若卷眦子悴然安違舊相去日已遠令我心鬱陶故人贈詩寡聊飲五色酸題詩寄濠上臨風懷杖桃

題吳天弘侍御畫菜

指障書開春雨足采新苗出畦綠就中一探晚松香何許長安夯金陶豬學清節世見希花鳥不愛冊青棒向米所獲本同調下筋亦喜肯

根肥此味分明吾所羨此色寧堪上人面船窗誤一題詩寄豪家濟時彦

高郵湖阻風精雜開夾舫

一陣狂飆入地根客舟如葉浪如輪憑誰上訴由風伯任爾龍香拜水神所岸稍早慰羅馬大湖雖好未通人南來北去皆行役進底從容莫漫嗔

都憲張公淮上所獲四印歌

予被召北行道出淮陰巡撫都憲張公汝器觴予言往歲奉敕濬漕河得古印四枚于楊子橋水中已上進矣其一曰壽亭侯印其一曰鎮江府御前駐札都統制印其一曰鄂州管內觀察使印其一曰都巡檢使之印惟壽亭侯印為漢物人知之其餘莫之考也予因言壽亭侯印據傳記凡三四見于宋元間蓋後人追鑄以奉神者此恐其一也史稱韓世忠嘗為鎮江府御前駐札都統制岳飛嘗為鄂州管內觀察使此二印殆宋物耶都巡檢使亦守官主捕盜賊以守臣兼領今不詳其職守所在莫知為誰發語次得長詩一篇贈公用紀其事公與予同出河間進士同年予當書之

打壘使者清河公濬川來往長淮東復夫走告得四印不知何代詞沉中盤璃結紐各異狀辭包玉璽傍膏銅白鬼神物不可閟月夕往二獻晴虹一朝昇出馮夷宮寶氣照燭淮南空忭得之三歎息謂亦古器遭沙虫乱磨再使篆文出拂拭不遺纖塵繫縷繩頂青纓天子護以黃枕馭青驪近臣奉入師秘府想像白日明重嗟我來龍神淮水上十年相見發秋蓬定閒收倒忽語此便教爲與代逆兵思壽昔中山啓炎祚絕世義勇稱巋巍斷王郢王繼人攀南度百戰動欲向嘗時崔使各營鳥尚方新鑄舊口工緊之又組表異春副以大纛黃鬃兮豈知變故生肘腋斬地敗此中興功孫權心久附曹賊奔槍力主和全

戎陋人伏劍伯王室霜飛六月冤苦二八朝上跨長耳漫勞觀冥鴻都巡歲遠失姓字撫乃六丹千夫雄擁鉞咸事數百載令人垂淚悲三忠行畫於我司榜士呼為更雲開運商奇缺壓杯盆斗味深冰將春風吹花助害神斛去方匆匆二海天回首淮流浩蕩山龍樓為公高歌重懷古於楼一抹斜陽紅

過淮

清流如殿蜀流黃有黃又流不自妨斜月倚有水色道可同歲

百尖洪次吳原博同寅韻歸馬士事

彭城西上一舟來柳岸春濤雷霆開當戶出樓臺風前膽棹生鸂洪上分司兩俊才欲借圖經詢古蹟河防今日費斛秋

沽頭閘下歌

閘河無人御新水處〻船頭閣船尾人生自古行路難咫尺直須論刺
里去秋不雨今復春無麥無禾愁殺人朝來不忍倚蓬看扶携拍岸哭
流民行河郎官不輕出舟閘開河無了日我舟雖困終須行奈此白日
嗷〻聲

留別濟寧周同守

憶在城都視席同天涯相望幾秋鴻君生向我五年長行也困人三月
中官海積新閘下上客途飄梗定西東艤舟不盡牽情處太白樓前柳
絮風

先少保襄毅公在蜀藩時於庠序間最愛周君用中俾與予同學盖
三十餘年矣予被　召北上值君自地官謫濟寧始獲晉會一叙晴
昔恍然不知離合之久也爰賦一詩用紀歲月兼致別意云

題英雄奪錦圖

天外蒼鷹決雲下山麓玄熊亦驚咤錦雞勢若雙鬬中草偃風回不容

鋒五年趙王工羽毛水墨離筆精良高閣中作為看深意宋用千錢歸
水簿〻〻世家原古歙三試場中三奏捷英雄奪錦人爭誇斯士斯圖
王相協叶童啓軸懸中堂青春白日生輝光郢人燕說亦有道遠大相
期君莫忘

予比上過舟寧水部主事程君廷臣以此畫索題君之先實自新安
遷上饒者譜牒具在可攷也〻〻為賦此詩亦將以訂宗盟云爾

八里營後會亞卿同行至開河驛始別

客路重逢喜倍增幾人相好是心朋愛君才似雛群鶴笑我船同驥尾
颸別思漸濃頻喚酒和章難續更挑燈薰風行約陪鵷序也喜時〻得
敬承

朱憲副　恩壽堂

一堂習記壽無恩八載相聞齒更卑不學仙方延歲月只將公廉奉晨
昏推封日下登三品銜慶作來見十孫入手將書慰未了綠槐如陰盛

高門

山東憲副朱君朝用為侍御時予嘗記其　恩壽堂今十年矣再今
東昌出閘是卷則知其具慶無恙樂有十孫而君方預憲使之選恩
與壽偕不日有也君請再賦一詩以申其說因輒附此致期望之意
云

管太僕同年出示往年登樓之作別後次韵奉寄

留題高閣四周星詩味那能敵社評驅我不情塵〻向人無恙柳青
青非吾故却心仍喜詩易往來醒自醒夜倚船窗憶故友不知風雨透
疏櫺

舟中病請醫者劉宗祐與俱至德州贈別

臨清河下識劉郎脈理名家本夙傳語次愛君醫術正行邊寘我客愁
長丹溪自喜傳新學金匱何須說異方坐想到門應幾日薰風吹滿杏
林香

李源十景

祁門李生彥夫所居李源最幽勝嘗析其景為十求予詩數年矣
病未能賦也北上道中阻風連宿愧生無事因各為五言一絕以
寄之雖短章寂寥不足以盡景之萬一而其大致亦不出此矣

天井龍湫

潛龍卧空山爪印非斧琢一日風雷生終當露頭角

軍灘馬跡

義兵昔來過石上馬蹄在遺跡寄灘聲英風竟何代

鑑港漲水

一鏡含天光源頭自何許悠〻川上心臨流共誰語

斗峽迴瀾

兩崖忽中分驚浪凡幾折相期避暑來薰風灑飛雪

蓮亭小雨

雨落芙蓉塘一陣香卅〻蕭瀟亭中人紅塵不相涤
竹逕清風
夾道千琅玕森〻出牆外有時一輪秋乎空發天籟
筆架凌雲
三峯上掛雲幾秀如筆格千古兆人文知非草玄宅
詰軸橫空
一峯如詰身隱〻當户見山靈知主人終為漢廷彦
溪流晚棹
閒登溪上樓返照射溪水何處棹聲來前灘白鷗起
山磵朝舂
雲碓倚東巖遠響一洲隔空林煙火生最晨炊待香白
壽汪文好
當年闢杜向南山曾共從容一日閒老我半生頭已白喜爾五十髮無
一《皇墩文集卷七》一八、十四 一寸
斑衣翻晴彩生春意酒濁秋聲動醉顏正欲登堂陪賀客又隨
册詔上朝班
天津提督兵備劉天祐寓邸留飲席上聯句三首
尊酒初逢海上城 敏政 貞須傾耳聽韶英陰雲釀雨愁含暝細曲岸留
人柳颺晴 福 兵衛夜聞談笑冷 敏政 官河風便去帆輕玉堂新寵金蓮炬
福 供奉無能愧此行 敏政
三十年前欽令名 福 天涯邂逅合漫相驚喜君舊御新開府 敏政 愧我詩
豐始結盟蕭爵清風薰滿座 福 杭槐芙蓉動諸營倚闌更有淹留地 敏政
明日登樓一送行 福
燈前談笑客忘歸 敏政 分付奚奴為捲扉好句每從沉醉後 福 離情偏
惜故交稀月明坐看潮生浦 敏政 漏盡猶看酒濕衣遥聽隣牆咽暮柝
福 城懷臨別更依〻 敏政
拱北樓 在天津城上劉福副所建

危樓突兀中天起雄峙高城壓諸壘登臨北望空濛間近距
皇都三百里直沽東去當海門九河下瀉鯨濤奔一道轉輸此州縣十
連虎豹分營屯
天子端居不忘武敕遣提刑此開府眼中壯觀忽然歸然後帶時來閱千
艘四方玉帛趨神京千車萬舶無留行題品休歌大行路麗譙卻數天
津城 皆
文星曾駐蹕父老相傳至今日憲臣初下新條章宿將雄鎮舊邊城
頭大旆翻晴紅城邊細柳搖薰風我來徙倚不能去 寂居究在紅雲
中畫角聲動蔚壁壯難堞峩峨日初上欲將無講陰符為誰道儒生不
蹉將檻外滔〻河水流酒酣擊節歌新樓感事相與赤心在范公致謝
澹今變
與林泉
岐路邅嶮滿髮絲半生隣汝柳綠絲差得舟藏筆延佳興不道林郎可定
一《皇墩文集卷八十八》一八、十五 一寸
詩
杭州林泉為漕舟什五長隨予入 京至河西務忽奉紙拜乞一言
因賦此絶
四月初六日楊村道中遇暴風野泊入夜尤甚舟人大恐皆不
寐待旦始下有感
黄沙如霧暗空〻一夜狂飈吼不停何物陽侯翻地軸有時風伯竟天
刑盤窺客舫憐孤注神忌吾曹是六丁遂使故鄉應入夢書溪脩竹舊
若爲
都城道中憇永明寺次壁上留題韻
笛〻僧房寂寞如百鳥當經翻胡語亂詩撐壁壓多渴吻思酬供寮心
若旱嚴誰銘堂下石聊為一摩挲
與劉含
憲府封章入奏頻春風隨路畫船新將家子弟能將命多少三吳待甫

人

一舟同日發姑蘇千里相隨達 帝都情重汪倫能送我詩還似謫
仙無

只下歲候都憲倡公遣劉舍人賚奏入 朝適予方被 召北上因
相予行一路勤慎可喜拜辭之際求一言草草賦此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八十八

詩

五月一日復 經筵日講聞廣伯宗之二學士

隨 鑾復入殿東門淺薄將何答 異恩去國不知三載過傳家簡牽
一經存
聖顏暖顏歸來尋尚食仍蒙賜緡錢寺詞先故人天下士別來佳話得重
論

送門生汪宗謙赴會稽教諭

教鐸分村雲梯晉十年文采偶孫生會稽山水占鵬道蓬萊衣冠起鹿
鳴賦序晉為丁泰主 漢庭終擬甲科名我輩才去勿二書不盡沙頭
酒一行

送汪邦祥修撰省親還南海

彩舟遙指尉佗城一路 恩光送客行

賓關紀收勞太史嶺南文出美諸生猶貴兩氛承顏好歌錦袍新陶自
明回首五雲歸及早衣冠相約候 延英

送武選徐仲山郎中赴廣東參政專理餉事

長才真合作名藩一日金緋荷
主恩遣奉 爾音簡餉饋久行錢法試公權藩籬父老先知姓百粵下山
川正過門兵後瘡痍應未復願君留澤慰黎元

五月十二日騎馬北城堤上有感

北郭薰風散馬蹄綠楊千樹水禽啼遙尋舊跡曾來 金闕太液分香沾
王堤去國不知人老大臨流還識路東西紅塵白髮詩情感續業吟成
日向低

送司馬公輅赴泉州司學

而翁提學久馳譽之子才華冠後生家業尚傳司馬氏 官遊向閩閩
城人環上座先開講額泰函官香業名呈下舊遊今逝二送君無限客

遣情

吾友副憲通伯之子世經將赴長州訓導過予需一言往初入京師草草賦此其中故人若李貞伯武卿文宗儒太僕丞楊君謙儀部沈啓南隱君皆素相厚者而邢君充一時賢令尹也因世經之行不能不致思焉故詩及之

寄周禮沈萬齡宗人

九衢塵漲拂朱顏日日追趨紫禁班却憶舊時吟嘯處綾回清夢落溪山

自六月來屢賜楊梅枇杷及鰣魚諸鮮

素餐無補愧明朝 殿左分鮮感聖心觸熱到來舡似馬退朝擎出價無金高堂上獻貽親喜 講席重遭費歲滌犬馬未勝驅策意酬 恩期不負官箴

送張叔亨侍御巡按雲南二首

才整朝簪拂繡衣又騎驄馬出滇南足跨萬里心何壯法本三章差正諳金齒兒童迎憲節碧雞溪山水浮詩囊歸來便作經年約遂大功名是美談

花擁長安惜共看人生離合最無端 明時再幸陪鵷序正學多聞祖豸冠笑我少年今亦老重君清節世應難題詩贈別兼風雅句首相期保歲寒

侍御張君叔亨與予同舉丙戌進士幾三十年矣君以家艱居廣中久之而予亦被還江南適者被 召入朝始獲後先北上方幸接風采聆教言而君又受 命出按雲南行有月矣因賦律詩二章用見別意兼致我私如右君嘗提調學事于畿故詩及之俾讀者有徵焉

送程中顯進士江西公幹便道還新安

金榜題名愜壯圖便承天語向洪都入環斗極瞻 宸扆使旌星軺候省符 恩露染衣過故里薰風吹棹啓長途南來北去情何限不盡離亭酒一酤

題畫

黃葉山前一浦通下留收斧峙西東艫料才到漁樵地爭得風光入畫中

送陳瑞卿侍御陞山東憲副整飭臨清兵備

河上薰風幕府開承 恩人羨得真才虎牙令肅東西境芳角威生內外臺千里回瞻 宸極遠一方爭候使星來閘東定有翻盆雨聽取歡聲出草萊 故作是句

寄錫山秦處士七十 處士金之父誕辰七夕前一日

山中誰與樂堯年白髮新秋作壽筵憐有情深奈勝酒起家功重筆為田鶴橋歌近遠巧鵲年能長不叩仙槎應定歸 恩正洽為君先賦大椿篇

送錢與謙修撰歸省

多病難歸得從班却從京邸送君還情知到日都無恙樂在雙親一笑間

南風吹馬早塵飛乘種難教苦事非不忍離亭對尊酒去編相贈兩依依

抱王頻年未受媒一冠天下亦怡然此行更繫詞林望不為湖山舒散船

歸去還來隔歲期山中猿鶴設相疑行藏有道乾坤在敢望趨裡答聖知

送金宗德還太倉 宗德視其兄上舍於京復歸省

暑帶征塵客少過閶君歸棹發閭河壽萱堂樹違膝遠夢草池塘入句多憫旱莫論新籍兩傷離難續短長歌勸分有 詔知能副賑乏還應到幾何

閏五月十八夜始得雨枕上作

旱魃為妖數月過一宵甘雨足滂沱　九重側席憂民切百辟匡時入諫多渺地禾苗回積槁廣寒林青起沉痾病儒不寐聽簷溜雲漢詩成擬載歌

南京工部尚書李熱齋公象贊

貞與歲寒士嘉揚四十春辟國方押座一疏還當問男兒辭榮早勞因按節頻盛名知不朽道貴出恩綸

都下相過日于今似隔年歲傳從政擬騁會真編翰苑春江上新贊夕照前臨風歌奏古兩望一潸然

送進士王恂省親還廬陵

喜君衣錦還經日正是　皇州得雨時新水柏河催畫鷁祖筵呼酒紫青絲　恩榮早入瓊林宴年來誰當玉樹枝雙飄起　朝入玉指不須重調渭城詞

送刑部馬全員外赴廬州通判

法署才名久擅聽詞林家學重趨庭論官遠向濡須塢候吏遙占貫索星識甸晚來看上龍虎河新水待揚舲器成還大當盤錯歸及驚班兩鬢青

聽濤篇

朝聽濤謝公墩莫聽濤莫愁村小濤驛二如鯨翻大濤聲二如雷奔老人來聽日忘倦坐久不覺苔磯溫旁人借問聽何有川上之趣不可論老人本是林宗孫江東舊業詩書存朱顏采采映華髮久容為佩芝爲飱官爵那肯從羨耳秋來江上清塵煩六朝遺事渺何許兩岸石城餘苔痕逢人不識窺沙鳥向舟忽拜隨江豚太平行樂輸此老安得佳致梅花鐵壯哉有子南濱鰌凌風勢與孤鳳騫他日敢書登龍門姓名一日聞　天閣老人聽此應更喜壽與江水同滔二

江東郭處士永昂自號聽濤年七十有三矣其子蒙賞年校書所得士將入南雍以處士誕辰在歲晏求一言歸壽遂賦此篇

平間為武進周處士孝常賦其門生願予

終身營二笑俗緣半分風月到此頭紅塵未動朝觀權白日雖忙夜聽泉林下貴心能自足人間清福許誰專喜君有子君無慈今樂還應享暮年

送蘇城朱正叔唐時與史

曉看除目下天曹道喜如君未二毛民俗共嗟唐邑好故山遙望楚雲高拜官書說撰輿事此去方剛業贊勞須勝之官應不滯南風吹雨送輕舠

潘川王性乾父母雙壽詩

一堂雙老重潘川冊頰明二未白顛岸下送香春酒早簇南觴影夜當延壽星花甲增高算迹近祖丁服上田養志有人誇令子鳴筒遲寄壽姓篇

送劉生還遼東

曉日都門動別顏河橋新霽水潺二羅纓不負平生志問學初升太學班春霽別時來往無計程三日過榆關東指遼府今何似目斷孤雲送子還

劉生理新入太學將告還遼東拜求一言憶先少保尚書襄毅公天順中出師于東生父迪實在麾下今三十年矣故於其行慨然有感而贈此詩且致期勉之意云

題王約鈞勒竹紅蹴子

王謝孫子無塵群間稱便欲書此君撫景試酬松雪句一簾秋景動湘雲

送楊憲副志仁之任山東提學

學校無不鏡川公曉日金緋拜　命東官舶吹風川漲急粗遊涇雨市歷谷逆渡定出群英表茲邑應同百討中蘇我班行惟拭目看君名績

到
宸聰

送中書舍人歐陽子士叙除廣東提調學政（子士復見于册先以制丈參宦雲南提調學）

高街並列新營畫戟事爭誇對策先承翰鳳池常稱　奇傳家聲史更
知名二番尋酒都門道數度攻歌翰外城聞說梅花千樹在歲寒心緒
待君盟

墨竹

北都舊日原無竹近歲蕭蕭綠滿城上苑數竿龍得地東風頭角有崢
嶸

進士婁源潘君玉汝得墨竹曰帝苑春風出令斬木爲以自隨既而
以考績至京索賦詩其上玉汝嘗從予游因致意焉

東莊送鮑叁爲衍聖孔公弘泰題

一莊遙在杏壇東勝地相傳魯泮宮自愛性貪林叡美棲遲清出市塵
（首一集文集卷八一九）一八六一頁
空齋壺客訪看花處步操詩成問稼中疏不解忘人爵貴無雲千古自
春風

竹間凍雀圖

凍羽飛鳴下翠難坐更聲速竹枝寒盡畫工趣在芭蕉雪裏向人留作意
者

踏雪尋梅圖

驢駿向前欲相干不知輕拋萬玉圖詩骨與花爭勝絕灞橋邊似六橋
無

壽蔣封君

博聞高譽重南都積雪緋緋未消顯　恩露遠分新賜詔壽星光射蔣
縣弧登龍志已輸強于英陽心無媿義夫姓莽不須誇降撫將山島姓
恰相符

閩蔣將君宗之世居金陵為青儒年四十不再偶甚見重于士林明
年壽周一甲適其子吏部主事瀚以考績殺　勅封之命於其歸壽
也特求予詩故與賦此

主一齋爲都憲常熟徐公賦

行步徐公之爾字作箴屢更天下重顧名思守父師言主一題齋遙相
示聖人立教先敬身大賢受訓仍書紳勿晦庶息毋敢肆云誰有志希
允之主一闡微于程子希聖功成此終始敬夫銘與晦翁箴石本空餘
墨痕新顯公最哉肆寸心淵乎淵若神明臨緝熙問學不但已海廣山
高風水深

汪希顏親家拜貴州憲使有詩奉賀

拚無紼歸老法官餘書先報鵲聲喜衣冠正數汪家盛山水休歌蜀道
難縣崇寧新開古來風節炳如丹送君只有中天月夜夜清輝兩
地看

希顏之兄大守文燦從子寺副守良憲副守毅仁與其餘任州縣教庠
序登科名者六七人皆出一族可謂盛矣部使者嘗立聚英坊以表之
（空叢文集卷八十九）一八七一頁
求予記之未能復也故詩及之以寓責云

題扇寄大衍聖公

孝規明月影沉沉持贈秋來意轉深料得王孫不輕棄清風常與故人
心

送編修劉可大還廣東省母

慈母年高雪滿簪綵衣歸侍促歸驂　鸞封特降雲霞爛鵲報遙分兩
露覃東莞壽徵占婺女北堂花事到宜男詞林孝義如君少幾日
恩光過嶺南

壽致仕學訓松坡王先生（[illegible]）

青瑣歸老白頭新六十今又七春手摘茈蔬供斗酒坐臨秋水濯纓
塵三時適息松坡穩百歲論文藻境入光動鯉庭增故喜兼看詩節正
過聞

畫蘭

故教授彭城馬君嘗以蘭題其稿且號其集蓋一時名流也其子
瞰今守路州花善繪者為圖以著其思親之意來京師求一言予
喜盡路州故為之賦云

九畹風來春晝長深林發發聞幽香崇蘭數莖葉劍綠趾與白芹爭妍
妝廣文愛蘭如愛友繞誦離騷不停口一朝采佩去州還祝喜芳叢要
棒芳過庭有子專城居生綃貌得真猶懶修竹苛石相扶帶高潔死霜
水霜餘同祖情深花月好名筆何須寫恐老兒孫勝比謝家郎白日高
堂顯相保

送劉仁仲修撰還蜀

羽冠投老住江鄉之子歸寧下玉堂路指白鹽論萬里史成金匱重三
長壽尊斎注郎尚雨舞袖進分漢嶽香還　閬有期應暫別不須開宴
奏清商

題吳氏樂義卷

南渡江淮北到燕東風嘗送估人船黃塵赤日相逢地驚見吳家樂義
編
商山深處一椽居遠客歸時樂有餘敦乎義方開義塾定理竹洲
書

休寧商山吳君貫之宋竹洲先生之裔也以貿易往來南北而題其
齋曰樂義其亦不忘先訓而有望乎後來者歟

八月二十一日飲城東百丈氏園

城東全不覺秋來小飲新亭叠叠開池躍一丸驚乘水雲開便蔽癸答
臺園爭洛下誰富勝曲遶巴中我未才斜日尚牽餘興在馬蹄沿路踏
莓苔

送俞濟之侍御赴四川憲副飭兵備于綿安（濟之李丈叔音以兵部郎中閑先公）

倚劍休歌蜀道難提刑風采重臺端新袍剌蜀糾偏稱　御勑盤龍墨
未乾入囷瘡殘思撫節家傳韜客試登壇相逢正及黃花候珍重離觴
一共看

壽致政謝都憲（時進性舉人求賦誕辰在二月五日）

都臺清望重三巴解綬歸來晚歲華雪後松筠同壽域山中泉石富生
涯一宵共覩長庚瑞兩日才看上巳花遥望關南歌戲綵芝蘭環出鶴
名家

太白騎鯨圖

長庚何罪謫九天墮地亦作人中仙吐詞如神醉不死江山落魄驚無
前采石磯頭弄明月醉眼渾疑爛銀闕翻身邦入馮夷宮鐵網珊瑚任
攀揭陽侯知此太白精奉歸帝所無留行青冥風露九萬里掉尾獨跨
横山鯨花鳥紛紛龍塵海千古騷人憶手采畫圖想象知有無處得旁
觀小兒駭

飲英國公凝曉軒

池閣新開
帝苑東偶來亭上一尊同彩虹拔地行高樹玉笋排雲入半空晴至尚
疑花下雨暑殘仍愛柳邊風隔墻語笑相聞處只似江南畫圖中
上公清致出塵凡幾許雲根疊翠巖花為奉親時下榻酒因留客醉開
函嘉蔬不費新園課奇石猶誇內府頒聞道君家歸未得半簾斜日下
庭杉

送董學士尚矩赴南京禮部侍郎

去國五年倉為乘見不送君去更臨岐詞林望久先膺薦講幄功深合
受知南部衣冠今典禮北河風雪此傷離滿貴人白髮殺未是老手調元
正未遅

十月廿六日大雪約廉伯貞之二學士啓昭原子小飲

新雪滿長安東城特地寒少須開酒甕未敢立詩壇凍蟻先浮盞何妨

冰上盤使應騎馬到一笑共清歡

壽致仕周二令先生（挽劉母夫人之弟所著 劉無葉壽八十矣）

雙瞳如月鬢如絲林壑爭迎海鶴姿㦗秫仙來長對酒哦松人老只耽詩渭濱尙父同高壽洛下耆英會盛時一曲長生千歲祝才情深愧郢中詞

同年小集得雲字

辛馬集深巷寒飈淨塵氛肅登君子堂晤言得交欣憶在九星初奉對慚謏聞同榜三百餘一一揚清芬俛仰三十年忽忽驚離群聚散豈足言零落悲朝曛攜手僅十人況有天涯分幸哉身尚健無情盃行勤我茲后諸公霜鬢俟其殷致會良辛偶爾所期在崇文爾報各勉旃瓊聖真華勛張燈出新令促席矜瑤篆寒鼓麗換更客顏亦半醺月上未忍別悠然賦停雲

黃少參致齋談會時英段郡守以忠之待次及考績來京也黃京

（丁僑山致文集 卷六 文 一八 下 一葉）

尹士英林司成亨大舜太常㢈璧侶亞卿大器陸翰長廣伯及予約為同年會而飲于廣伯之第時屠都憲朝宗方　陛見之明日亦請入席晤言甚合盃夜盡一歡迺散惟丙戌榜進士三百五十三人今仕中外者七十一人蔡會又不過十人而以忠以疾不至汝器能皆誦其升沉存歿之詳歷歷可念也朝宗謂茲會母不可無紀以詩倡而擬渭北江東之句為韻各賦其一予最少得雲字因口占如右并識其事云

小李將軍岳陽樓景

岳陽圖蹟重兼金尺素何人手更臨屋布蛛絲憑錯綜山呈螺髻然浮沉氣蒸波撼中唐句後樂先憂一范心閒指畫闌指病目卧遊情共楚雲深

段中貴請賞紅梅

幾多穠豔變寒叢春意先回紫禁東仙骨換來砂正伏玉顏酡處酒微中風前香斷冰霜冷天上根深雨露豐曾是江南花下客不辭題賞付詩筒

輞川圖為段中貴題（段公所居有玩芳亭 前也意謂勝處）

右丞家住東南麓石逕盤雲度川曲山亭水榭連數村物色依稀畫難兒右丞一去今幾時披圖勿目終南春水榭山亭竹何許卻道園林都逼真耶畫耶兩陳迹秀句翻成北山榭當時習靜亦少人詩拔寥寥僅裴迪孟城坳近華子崗芙蓉花亂辛夷香青苔漾漾鹿群過白石齒齒灘蔓長椒園栅鎖山茱右竹館門開野店口幾多幽勝落荒寒泉石遺逢正非偶文昌好古居鳳城胸中丘壑千金輕宋摹唐本此第一粉鐘碌碌難為情藍芳亭與臨朝並生意禍前春朔朔我欲顏之小輞川肴書題詩啜新茗

壽肅州劉參將景昌七十（景昌于為我妹指揮使 李學士貞之其甥也）

王關入老得歸來綺席還從壽宴開杜歲兒堪飛將冀縣家甥似謫仙才霜侵短髮猶看劍春發酡顏更換盃願作延州來季子不須騎鹿向蓬萊

（一四六五 曉文集 卷六 九 一八 十一 一昱）

賞雪次韻廉伯學士

憶當東雪來蕭齋偶無想今歷滿空何必春可楔豪談澈清樽有小飲失洪將我髮白役改任爾蔣相綴老翠森森列妖紅謝珠璣前勝繞佳豐科句已更醉今年告荒甚遍爾物色忭大有思特書粒食感同類君王視郊牲肅肅徼帝惠衣冠獲陪步歌歌侯與衛屠然得三白預想蘇萬靈賞務應不孤吟筒喉先置與民凝蠖深吟未怯貂敝尊前作賦手敢與兔園對心期落下徒不負寸陰歲勑張姑白鮮一笑出公議此句如未已入眼四成臨東郊留餘歡西城下新會令嚴白戰鐵價重稀想鐘行樂及句休迂蹤撓風致

兩涯學士拜和東坡雪韵數予同作四章

剪水天入萬玉鏶六花隨手辦何嚴因風不惜泥沾絮到竹時驚露聚

盈眈詋一鷄先報寢饑憐群雀亂投虜書朱試欲懶備劇暑渝新茶試
筍尖
一色進空點去鴉小園花井飛翻車地堆龍甲感沙陣風剪鵝毛作箭
花飲祭奇功牧制關將梅高興屬詩家南山虎迹尋來盡冷落平原獵
士人
滕六行空勢太識一陽方復氣仍嚴苦憐漢節羈青海快想巴流下白
塩呈瑞半鋪金殿光妬粧偏綴玉堂簷擁爐細讀梁園賦頗覺南朝語
更尖
霏霏乘曉及昏飛河上氷堅欲度車殘僵拔雅慈乞米滿城兒女笑圍
花蹊門冥莫來賓士郢曲新聞得數家祀客故人持凍筆印泥鴻爪任
交叉

和吳亞卿道本得孫之作

東雷聲起蟄龍兒老節孫承子一枝兆叶仙翁來夢日喜聽英物試啼

篁墩文集卷八十九　十二

時門隨北俗長抱鈴宴出閣有孝禪飴壽種有人公意定霜絲開促爾迴
汸顒麵綵縣鍍頭

十二月十九日南郊視牲作

帝城南下淨無塵夜漏初嚴第一巡禁衛護行分虎旅挿旂傳號立儀
人出門尚覺雲隨旆歸路俄驚月在身明日仗前當奏
御生聽金鷄待鷄晨

立春前一日約江文輝待詔李子陽修撰小飲

卜居欣得㑹咫尺東西東老焉能知消新詩合注問轍府春不速掃
遲雪初融凍淺家醞在先期一笑同

喜同年蘇朝宗都憲以病正得寢之韻宅次韻

幾年離合誦存雲此日叨隨燕賀群名重柏臺同甲錄壽揖椿府似弟
君鶴堂主尚多情在新曲誰能善頌聞詩笑不妨清漏促
帝城春色喜初分

應侑學士宋宣盆梅限韻

殘點寒香綴一枝隴頭人遠寄何時小春不受緇塵流玉種長疑白露
滋天驛使紅程燈虜對影陪爾能私何緣老相思如鐵却對花神杜
鹿詞

江南勝賞欲殘枝與此初看未後時月色有情還遣顧春光無迹猶相
滋照期竹友心方稱和作花魁貌豈私獨信何顧聽三弄闕東枝雖續舊詞
歌詞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八十九終

篁墩文集卷八十九　十三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九十

詩

甲寅元日齋居次韻倪舜咨宗伯

五十悠〻白髮新北來㡬及
帝城春天人有慶占豐歲郊廟相仍卜上旬客刺暫勞侍左顧鄰封長
恥勸東巡 明時事業夔龍在須守遺經候 紫宸

四日早聽郊戒復陪 廟享次韻李賓之學士

衣冠晨立 陛西東有 詔齋明對竹宮聽序復從陪祼享蹌蹌劳早已
動靈風五門晝下銅壺轉
九廟春回玉輅通 聖敬未違先饮福南郊三日待升中時禮部議郊祀之
稱

五日左順門 賜金織雲鳳紵絲絆袍

君王將出事郊祈朝罷金門召賜非手奉印綬作序剪盤雲錦濕
文飛五綵但擬喬周誅一字何能補舜衣明日齋宮同入拜圍丘春日
爛相輝

七日南郊分獻天下神祇壇大賓之韻

漏下齋宮夜未分長杆風起散蘭薰百靈受職扶元化上帝端居隔采
雲庭 蹕軍容香霧遶登壇入語半空聞十牲載俎終三獻想見明〻
格異芬

八日宴奉天殿與亨大祭酒庶伯學士聯席

大廷開宴慶郊成 王輦來臨自武英拜注金甌先七壽坐粘紅紙頂
題名仗前舞戚 天樞近墀下鳴鞘午漏平同榜幾人聯席在感時畱
報若為情

題唐元勲大理鏡妝蠟梅

調鼎應須幾許金家肝兒沁玉容深夜香魂影無尋處忽在詩家晚鏡
心

飲林亨大祭酒家觀鬧燈

化城誰測踏中機南里親工北到稀晉市曉乘千歷浪蜿宮春換六銖
衣警窺伏道來旗門卑派名園錦障歸入眼未真先告醉却疑東壁坐
騰輝

和屠都憲朝宗止酒之作

酒兵一日破重圍誰覺初筵悅昨非親近藥爐新病作生疏芸簡壯心
違衆酬轉覺官箴禁我戒寧因佛可依小嚏風園仍謝客心旌遠自舞
雩歸

廿八日受 命與賓之同教庶吉士于翰林

久歷經帷愧因仍再領群才力詎勝 命下可能堪士論年來方欲叩
師承 金鑾舊契原秋榜玉署新篇夜燈猿作英髦
明主意韻歌周雅賛中興

朝宗都憲聞予教庶吉士有詩見貽奉和

玉署西瞻尺五天諸惟何敢次高賢聽君句比芝房翁笑我材如草舍
祿春館畫長香篆續午城風起洞簾偏詩書頗附燈窗業不為身謀食
露仙

芸館初開二月天詩鄰采自植甚賢大才鐵喜鴉成序歲律仍驚熟寄
祿學海有航思共濟經畲無本覓家傳錦囊夜拾珠璣在佳話應留滿
集仙

送徐中行進士赴青州推官

城南芳草路東西野寺春盃酒醉賽官小墅海名下士才高向風
御前題手織案牘仍數易句寫山川且到齊猶館為誰重下榻待君他
日聽 朝雞

送翰林庶吉士許旅袁南歸

許君青雲在進學來玉堂出然五色筆抑鞅脫墨場何緣忽抱慈侍毒
六月強云有二老親雙鬢雪滄洲根朝千里鶴載我天南翔歷飛夜小

䟽頻首陳　明光遞來將　旧省覽返關中鄉官舟趣行李禁柳挂初
黃相別城東門立語春風長嘆〻紫陽山𡺸〻雲谷莊就中春與子共
致一瓣香子行日巳遠山川鬱們門止　望塵在莫追〻田舍家慶
樂無已人窮安可忘吳寬還千歸尋源漱其芳一水繞亭流雙檜凌空
蒼平生四方志及此歇明良

和答朝宗都憲關雎之作

寓言媧石本經天名教先應罪七賢吳吾何嘗新月鑑秦承那復故宮
椽開篇久慕軒皇奏鵬札曾因漢使傳叢府列銜吾未敢官曹無事即
神仙
弭災惟敬㝠呼天牧愛無方首薦賢采穫玉田論畝畆可搆只覆及禄
椽休論協奉頁曉席興學衆因孔教傳千古鑄頌真鍜手紛〻流俗漫
師私

大韻史武選奉使朝鮮卷

〈倉王敬文集卷九十　一八三　一頁〉

薰風笳鼓出　皇都爭說官曹本上樞關外兵軍迎廣節海東文物紹
箕國　青宮位正　嚴宸左　紫詔光臨絕塞陽朋越一家車化久不
須重譯問前途
使旌行處及秀時陸海爭先覩鳳儀郵傳直過平壤道柤楚何必渭城
詞受金使者雁氣賈佐省名郎知重基忍指定知歸日近馬蹄沙路看
辛夷

兵部郎中史君德潤嘗奉使朝鮮有留別之作今三年矣嘗時咏者
已衆而德潤亦欲得都詩因奉卷以請予惟德潤之才器還到其
可詠者不特奉使一節因勉咏二章如右宋內翰李公崇禮嘗爲兵
部侍郎其所建樂金弭盜之策甚偉因援以入韻并致期望之意云

贈食憲李君宗元赴河南（宗元舊例人韻）

一官分印佐提刑祖席還依郭外亭兵服家聲推右職皂旗風采備東
濱尊前宿蒿花爭艷馬首春風麥正青河洛壯遊知練達不勞遺路問

圖經

題尚書懷公捕魚圖

叢蘆岸側青孫鴻石磯爭掃荅花斑漁翁有家住何許風景恰如西塞
山昨夜谿頭過新雨春水漫〻泱沙渚群魚盡逐暑潮來父起收罾子
看笞入市魚租今幾何歸家尚喜鮮鱗多近村沽酒了餘日醉後不妨
眠綠莎古木垂陰斷岸腳疑與是翁曾釣處學安得共盤桓細和江
南捕魚樂

送汪徵之縣丞赴官甫圻（徵宣德人起士戶部主事益謙先生之子）

幾年場屋滯賓興一日銓曹次第升書府官河行處好青山鄉思望中
疑花閒旋政時從尹松下哦詩不負丞珍重舊家文獻在擬從湖北聽
佳稱

林良二畫

青山半壁書藤陰南畝水滿蒹浦深非兒非鷺見雙烏上下喋〻鳴春
音石欹林樸無聲看老去畫師那可作虞人弋子漫多情叢叢能如寫

〈倉王敬文集卷九十　一八四　一向〉

生樂
斷岸風急鳴鴣楊回谿沙白處草黃羽毛縱橫各有適顧影似愛秋原
長此今誰當百金售畫覺彷彿聞清味老隼蒼鷹不敢窺疑在洋〻右
雲圖

雪窗蘭

誰將幽韻漓朱絲飄得風神寄野僧澧上國香還幾種欲鈔花譜問零
陵

送史主事

一年分省近江鄉不似親庭隔太行咫尺家書傳溧浒東南軍食重淮
陽天恩早下金華誥士論原歸翰畧郎春晚送君頻注目落花隨棹
拜雲長
地官主事史君傳文鑑世家溧陽而出總庾郡于淮上有便道省親之

榮言別子孑孑受　命士者而論文衡寘仕途中余九年矣有文
功名日新而子之不失士也賦此贈之

寄題鄭令君端芝亭

樹本中宵紫氣生天開佳兆動山城㸃㸃不止紫玉秀節節真堪配九莖羽客四求空按譜秀冠類韻更知名洵陽百里廿宗地徵詔何時出
帝京

同年少將君克明以御史言事被謫三徙而名益著其後令陜之洵陽有紫芝產其邑東空樹中變幹並出其萎突然若指者百有餘葉視世所見不同蓋真芝也邑人咸慶以為異政所致邇者君以考績至京獲語及之予意君遠外已久將有　德恩嘉命以酬宿昔而此芝實為之開祥也因賦詩奉贈用取驗于異日云

竹鶴老人山水

谿風吹雲繞山腹上見青山下茅屋誰家孝子娛滌浸中腸杖倚剛樹綠野鮮怡怡來彌向睛沙句石瀨聲多路人不喜問奇字和弦一曲滄浪歌

沈石田小景

雨晴山麓少莓苔老木亭前巷畫開城市爭閑應更少水邊才見一人來

畫菜

嫩甲纖纖滬露青小齋終日候園丁不知春到先紅紫幾處爭開擇勝亭

畫鷹

一瞬青霄萬里風草間狐兔幾回空不知欸塞驚濤裡獨是千人百疇中

和答鄭侍郎通政

設臺名重嗣京縳三徵功高翰墨丞誼尚去也暗蘇卑近北來入門卿公

賢推　思喜來向鰲鄉贈別思臨洗句泉多士只今瞻大業肯教江海許流年

雙鳳篇

大鳳先飛上丹闕小鳳隨飛出丹穴早家綠翮未全舒入眼平生兩奇絕春風莫羽聯翩翔文章五色明朝陽鵷鸞班共指不易得名家以出三槐王肯咏聯聞起觀騰驚氣遙應叶韶篇　舜文有道致祥多遠隨西京奉神雀垂竹鬥梧高人　天寵斂丐爲空茫然願加自寶奉
明主聽取人歌雙鳳篇

濱郡王君朝言舉丁未進士歷戶科右給事中以正言讜行有聲瑣闈間其弟朝儀復舉癸丑進士授官行人有如昔人所謂二惠競爽者輝美之餘為賦此篇

西垣對雨有懷鄭明仲恭酉用舊韻奉簡

風回千枕夢初驚雨從苔花繞砌生墻角鳥啼黃昏樹頭人愛綺窗明紅塵不了真無計白髮相尋似有盟忽憶舊遊江海隔一生知己大司成

題

九橋書舍為京學教授莆田陳君叔燁作

十里莆陽竹樹村九橋精舍太丘孫衣冠履舄看花徑水石疑留洗墨痕勝士高風今入畫尚書經學久專門寄言莫發蒼翁也付鹿遺蹤可重論

郭熙雪浦待渡圖為楊孟瑛主事賦

郭生寫山名一代平遠蕭森有餘態繪目離傳雪浦圖風神宛如在飛瓊髮鬢東蘊空寂出數峯寒古寺陽雨晴泊鳥工涼涼得奇愛驟嬲恐是採樵者何處山村石浪觥灰水在地獨蹋小童如不耐前行候渡立沙尾抄寸野舫呼催促江空鳥絕猶流颯一色乾

坤四瓶瓛隆鈴何必到中路旬週家孤也訪亞戴李成弟子比幾人二吻郭生今不再相繼拂拭重懷古濟寧瓶邊句難述

送平江伯陳公奉 詔治水張秋

薰風鐃吹發建艫入眼雄濤化坦途今爾河防新鑄印功成邦計有分符世家不數鄭侯傳幕府長披禹蹟圖寛取 聖憂歸及早可容旂節滯江湖

八角雕花醬石一凼餉喉東白菁世

雲根誰鑿琵經幢流落真同客異邦幾見白蓮馱象馬却埋荒蘚混瓦缸三生夢覺詩仍在八角盤堅意又降捨贈寺遠來白老看春磨拭對禪窗

泥金蘭蕙圖

一幹一花香出壍一幹數花香襲人幽花本出山谷品國香何似沅湘春高叢被被石為偶瀟瀟竹為友亭開荊棘短且疏去取疑非萬工手云誰愛作泥金拔為重州本千金且谷風習習未見採古意只有焦桐知供奉門庭淨於水監史如雲摸書几無言相對此同心粉筆從人寫桃李

侶大吾亞卿約賞蓮于北城

聞說薰風會訂軒蜀葵開徧錦雲繁濃陰更可消炎暑佳地誰能抱市喧載酒幾人來北郭懸燈一日下西垣知君無限傾陽意不羨閒花待滿園

翰林公署偶作

回廊寂寂鎖簷居白日都消病暇餘竊食大官慚寸補綠陰朱上勘讎書

聞諸吉士會席悉注病假所餘者吾兩人爾獨坐偶成一絕奉簡西涯寅長先生粲發一笑時五月十九日

送馬應貞士赴許州知州

中州名勝亦西湖喜參 新恩領郡符五鳳又徵褒文傳八龍許復蘇星圖白眉興表真才子綠鬢初銜已大夫 聖主憂勤當旰食一方民瘼待君蘇

衍聖公自曲阜載奇石一凼至京相餽詩以謝之

尼山分劈小崑崙千里航來秀可飧繢譜王望題雪浪呼童頻為洗雲根摩挲未了平生癖斧鑿疑存太古痕荒園自今增勝槩一詩先謝素王孫

送釋方策住香檀寺

上刹新開任辯才一舟南去水如苔并傳衣鉢詩宗遠終日溪山畫障開草沒仙人境無露花明丞相讀書臺病夫久欲捐嘗飲春焙還能數寄來

宜興香檀寺山水佳勝號東南巨擘之境今講師雪崖濟川公嘗居之顧者其嗣孫方策長老復領札以往來句一言予與雪崖交甚久凡吟筒社亦皆策任之而策亦嗜學工書年少有志必能為此山主無忝厥師因賦一律道其行如右云

題張師龔畫

沙洲闊奇野航輕山郭迢遞石橋平安得倚節松下路共憑高閣聽谿聲

夜雲樓卷為徐中行賦

雞聚香殘紡影空一坏遙隔帶城東夜深自有相思地樹腳川聲樹杪風

墳草青青歲月多獨餘庭樹影婆娑他時結綠緣傳舊事續入徐卿二子歌

謁 陵來西涯翰長有詩相餞次韻五篇

道中作

北郭詩筒走置郵風光長為客遲留進村歲稔雞豚賤故國城荒鹿豕

遊水沒斷村幾舊雨蛩依高木戰新秋青山久別今重見一笑還能識面不

甲辰歲與丁陽太史同行今十年矣感舊作

歲華忙迫似星郵霜入吟髭不少留三日倡酬曾滿紙十年離合幾同遊方難却老思醫扁學易聽功感奕秋佳話不知殘暑退清風能及故人不

宿劉諫議祠下作

百歲浮生一傳郵黃公英譽到今留人間虎豹真多愧地下龍蛇可並遊孔廟作講庭檜晚唐宮何處井梧秋得閑祀典須賢令能有封章達帝不

連日憂雨作

黑雲成陣作詩郵不得荒城半日留嵐氣有情隨雨出雷車無定號空遊道傍喚轉林鳩午風外飛捻石燕秋寸寸入山當雨意友人還及念子不

謁陵後喜晴作

來往嚴陰若遞郵晚晴無復片雲留山呈玉筍蒼空出水幻琉璃抱月遊奇事我逢三日霽賞心天費一林秋歸途為問朝陵使曾有新篇紀勝不

送王懋倫僉事年表還四川提學

雨露恩通萬里天喜隨群牧上堯年文章舊業餘三館弦誦新聲徧兩川壯歲幾人先服豸清秋一路早聞蟬平生不少還鄉召為丁長歌解劍篇

送常州府知事邵智之任

一舟南去趁征鴻秋意才看到井桐思向楓宸分進露忙從蓮幕出清風酒盃餉客驅馳裡詩券迎君邂逅中喜說晉陵官況好滿堂消粟陳紅

賀徐宗一亞卿得樊生子

畫堂衍通造佳氣日擁祥麟初樊生彷彿蚌珠見愛誰分伯仲娩孌如一面主人翁豁無慵慨赤時產及此能說神那覺幾縱變界一騏驥種禾二茱萸為生今朝閒家造適一雛翔紛紜會湯餅簡當動庭院未由先賀寶追遲叨一麵為賦不供絲汪漣笑秉燭

承出示兩郎如玉芝蘭秀令人奇愛不已因賦小詩二十句奉賀雖不敢比西涯賓長之高詠善謔亦姑用續貂以少見連綿之義云爾

送通守馬金進表還廬州金肥人時讀

才看謫宦出京畿早見來朝自合肥上壽喜隨瞻舜冕娛親兼得試萊衣中天雨露常時降南國山川幾日歸記取一番新去任離亭蟬咽井梧飛

黃子久山水為陸翰長廉伯題

卅年舊數黃公望一幅溪山似謙東縣添自天晴早雪飛橋臨水架精

虹談玄偶接蘇門士乘興空迷臥湧翁安得為結招隱操共憑苔石面松風

小景便面

水邊芳芷綠茸茸長石畔新荷鳳尾香滿目化機誰解領撚鬚應不為詩忙

送唐秀才還曹州

別路鶯殘草行人發去舟一經傳載記千里向曹州饌舍斜宮柳看分桂殿秋賓鴻萍漸近還鄉莫登樓

送王德淵參政進表還河南

朝野南去及秋晴萬歲聲隨報禮成巨鎮帶河中土勝列星環斗北辰明久推茂績書循吏新擬清班接上卿嵩嶽正當封域裏往來多少愛君情

禮闈親薦出群才翰苑重看拜有胎榜下衣冠今再萃朝中文獻舊三

聽出城飽上離亭宴餞館知從觀　閑來多病得諳增壯色送君斜日

丁無臺

河南大熟曾邑王君德潤以賀

聖壽來京師旣歸也請一言因賦此以贈德潤登邑丑進士時予承之

禮闈有一日之長近予奉　命教書于翰林德潤之于崇文復與

焉蓋迂鈍之資實於此無能爲役而王氏賢父子所以相予則多矣

送周文良醫從入興王之國

等下儒醫正數君成東爲別思紛紛　嶺花香入紬脈紋竹陽聲隨客棹

閒吏勞有名看續傳賦詩無事好論文淬歷紛紛仍多病金匱餘方得

見分

題山水障子 醫王壽詩蒙齋所見覺醒中書樹萬人家二句詩意

序語詩從畫中見鶴庶天機自流轉黃鸝白鶯輞川圖入眼何須好東

坡多君此圖誰筆之謂是當年春塑詩綠草橫擬宇蓰紅遂而床虎

一　全蓋文集卷之一　八十一　天

明汎金鷗沉沉　羊煙起柳暗花明迷數里不媿草聖籬沉行城夕戍元

行城裏太平有象作者難品題不在丹青閒態態致

圭澤民意對景令人生汗顏隱几秋霖玉堂署潟水青山那何處傑來

無刀愚新圖特復高吟右丞句

壽林宜人七十　林氏貞婦在月十五二予長壽大學士謝中

閏無風元說上元一特佳慶繞魚軒燈池麗青青萬里丹心青香彩嚴

寒壽美幾人青霄邑教行請婦謹寒暄晴賓萬里嘯雲霄傳添春風入

故園

閒締溪高尹被獎勞之典

榮奏新聲彩幣紅令君名滿練溪東風行騈蹄府宵聲兩是山鄉終歲

豐考績政成花縣久旌勞人羨栢臺分選詩欲附循良卷思繞東山紫

翠中

和谷看元勲都憲

元勲都憲以宿之院長歲秋詩見示久未能和也八月廿四日

朝退坐翰林東署問中有懷次韻一首

忽忽滄州千里華兩見秋聲度驛市陌聽雨憶江樓白髮歎誰老黃花

慰客留歸心輕鳳鳥君能若爲酬

甲寅歲八月廿七日過大監蔡公城東清適園亭漫成一律

雨後晴光不作泥路迴深巷忽聞雞黃叉新荊初盛綠上新流翦未

齊壁外青纖誰布景眼前詩意好分題主人莫訝難相見醜屋灘聲欲

刻溪

與曹良金吉士

良金吉士能背誦洪範君臣武篇一字不遺而有感因一律

時弘治甲寅八月廿八日

不日吾伊不停旁搞搞成誦愛吾曾九疇一序皇猷遠遠相同不祝

高孔壁本宋儒治本考典數抑人豪閒地抛月成何事三冥會處

全蓋文集卷之十　一八十二

二老

天寒地厚萬木枯何許孔翰煥丹霄凜然夜擬走風雨老龍如江

潮入言宁公蒼蒼毒押蒼蒼衣飛動良工好取獻明堂莫

茶木

題扇　題秀園爲用禮題

壽慶宴侯母夫人八十

南極流輝瑞氣舒壽北堂稱慶擬金印　思是未足無雙騰壽曲聲清叶

鳳笙生逢太平稀百歲披行長祭冠

三朝飲餘詩思閣理池春意析安実獨復凋

送俞毅之赴微郡州洛公毅之侍于

不見異公毅見渠郡中蓮幕來　思除一尊把酌難爲別兩世通家老

恨予行李却隨征雁笺到官應及水秋餘因君延作鄉園夢先到南山

水竹居

大隋白沙太史韻送廣東何貢士赴南京兆祿署正何以學行被薦其門

世誦何蕃傳名題孝行門積誠乎章木貽訓及兒孫督掖 新恩重詩

書舊業存馳封君素志綸綍待王言

題吳和吳尹汝顯祈雨有感卷

杏園風日旱龍英花縣功名今有成一雨慰民非偶爾寸心憂國是平

生

帝閣美政酬來與人樂豐年起頌聲此日恤荒頌下 詔爲君題卷不

勝情

九月八日閒步公署西園獨坐亭上有懷

公退聊來半日閒小園深逕雨苔斑紅塵不到幽亭上白鶴

前老學籌書雲有感才非供奉久無顏明朝又及黃花候何

以山

題金大僕本清竹

生年曾識大夔生風神如鶴詩有聲高情雅澹惟愛竹抄

鄉州一笑雨笑已清癯鳳尾蕭蕭翠堪把秋空弄影疏復橫斯

月下眼中何得千來奸惟石面面揚拖闌人間六月無寸暑

乙亥億在江南白沙洛十部新篁舞烟雨腰錢斷筍蕭然 年月

已名主馬跡無窮京華應夢苑長統蓊蓮鵝偶窺墨本 神耳

清風後故人論仙之孫好圖史風節禔禔重金紫公餘相對欲忘襟衣

說堅貞似君子朔氣來時噓凍雲千花萬卉無餘芬誰可結歲寒友

雪後青青惟此君

太卿李君景和早與予同事嘉定呂文懿公先生爲忘年交三十餘年

青青以其所藏海花圖求予賦矣今又繼之以此蓋君蓋思以歲寒之

好相期也惜予詞翰鄙僕不足以副公雅意姑題此以塞白云

輓劉屯田 某都憲父某

辛木蕭蕭擁墓場屯田人去幾星霜早將機變出忠言拒左

溜小阮江楚形此韻新劉爲求元諸何名鶴擧碣青山下挑共冰川瀲

水長

壽鄒太母喜百戶母八十兼受封

禁衛才名美曾侯 誥頒鄉朝錦盤紅恩封不比尋常瓔壽將臨八

十秋鶴髮雞冠承拱面羅冠初上壽盃頭顯揚有子身仍健海屋箕添

第幾籌

送汪廷器艮齋

嶺南鳩住雲中又出渝關到海東壯歲儒行好太平誰致磨崖

前跡慣比孤舟速書載收藏百貨豐來往吳楚江上客一何古

我

吾鄉汪廷器嘗客大同又客遼左有題其行卷曰東北擱

望則笑語之曰東北者艮方宜易之曰艮齋本出戲言廷

佳因更之且請一詩廷器江南人也乃客遊東北極邊

苦而以爲勝何哉豈國家承平之久雖西番皆爲樂

爲者予彼予抑廷器本出超公之西其風聲氣習尚有

爲者乎詩以論之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九十

詩

和答屠朝宗都憲[illegible]

久幸斯文號一家我慚學海[illegible]修鱗合[illegible]風雷起朽木那勝雨露加 講幄寸衷看日侶[illegible]數年華緇衣可續知公[illegible]班帝汝嘉

積書空似鄴侯家白髮[illegible]清世一官無補 其思三日慚重加 廿四日[illegible]天語不忘供奉[illegible]日[illegible]何力獨優嘉

詩筒來自大夫家路轉東城一逕賒珠玉在緘光照眼龍蛇隨筆影交加君才入眼真無敵我屋從今[illegible]酬近約晚秋風日正清嘉

三鳳高翥[illegible]

奉酬語不建[illegible]

洗路南畫障為張通守題[illegible]

石田老人非畫師胸中丘壑天所私[illegible]施通守張君書成癖[illegible]山最峯迴路轉[illegible]流長誰向[illegible]來向方老人畫出令人上鄉[illegible]羊更奇壯石田隱處輕[illegible]川秀句[illegible]似王維[illegible]一日[illegible]懶闊春花[illegible]門八回過古寺長[illegible]老人不惜與畫山[illegible]節詩成幾人和尚方有韶徵遺才白髮[illegible]若此[illegible]限停雲正䌫姑蘇臺

壽樊駙馬母夫人

壽筵風景似丹丘珠翟輝煌映白頭女士向來歸鄴郡 帝甥今日數樊侯庭幃影轉[illegible]更朔[illegible]公[illegible]抑指南山開東海[illegible]淺報添壽

賀屠朝宗進左都憲加 太子少保

鳳枊輝煌聽曉頻 鴻恩[illegible]歲劉丹山江南[illegible]三輔[illegible]表新功震百蠻左[illegible]位當烏府卯 東朝[illegible] [illegible]班清時才傑如公少看立動名宇宙間

題小景

黃葉風前守釣磯石梁沙口看新[illegible]只在青山外想見紅塵撲面飛

贈河間丁裏教諭

潁水芹香[illegible]比中生八秋餘令丞[illegible]葉詢[illegible]子弟傳經[illegible]起居春捷尚期 廷試榜年勞先入考功書[illegible]異日[illegible]只在丁寬眾不如

送錢廷珍侍郎持 節冊封 魯府

龍節親持下 九重亞卿風采[illegible]宗[illegible]語班新冊魯地山川祈舊封還 闕使軺期再月出城[illegible]記初[illegible]孔林咫尺歸途便一叩宮牆禮聖容

送江文淵侍讀持 節冊封 荊府兼有壽母之便

王節煌煌下紫清冊封初 命諸臣行離筵[illegible]聽歌郢[illegible]國[illegible]恩許紹荊人[illegible]使軺親[illegible]典吏隨公[illegible]報[illegible]程歸途正及梅花候春向高堂百倍生

送戈良玉御史赴四川[illegible]

柏臺高[illegible]歲頻更 勅[illegible]萬里程雲[illegible]歸節制風行山岳聽威聲[illegible]家[illegible]過金牛[illegible]長臨白帝城珍重盛時勳業在好將[illegible]問蒼生

李侍御[illegible]

縞衣清露[illegible]四[illegible]陰[illegible]影[illegible]能知[illegible]不[illegible]明月下[illegible]

壇　右鶴

又

啄宿相依草岸濤雖增繳幾秋逢可因緣稍頻來往須識隨陽一片
心　右鴈

與莊定山司副潘時用持詔同至李賓之學士先塋登古城

看山空負一秋強出郭來拋半日忙草沒斷堤牽步遠柳拖斜日送陰
長百年丘壠懷先輩幾處園林似故鄉卻羨寵鷗臨淵水恨無漁釣和
滄浪

古城高處立殘陽醉眼憑陵見八荒木落故教多嶺瘦鳥飛横絕暮天
長鐘聲遠認獻經寺幟影中開閱武場勝覽未窮吾足健不愁荊棘胃
衣裳

送表兄林文美上舍赴青州訓導

郡博承恩出上庠宦途仍喜近家鄉詩書俗厚稱齊下兄弟情深憶
渭陽寒月離愁催夫馬夕亭呼觴引觴官中舊識如逢聚不日分光
到講堂

表兄林上舍文美少與予同受學于先少保尚書冀拔公屢困場屋
今歲始以試授青州司訓觴別之際賦此爲贈惟青州太守潘公有
一日之雅同守李公推府徐公皆鄉故莫逆而無使于公文文美師
也文美固將有所遇而少兄于獨念之嘆哉

送吳汝德上舍赴澠池司訓

官舟南下遂寒潮離思難勝郭外橋仕版姓名初受祿講堂朱墨細分
條晴函境接山河勝秦趙亭空草木彫縣史一編君舊業幾人延顧待
甄陶

休寧吳君汝德以貢上京部得試授澠池訓導蓋天官卿知吾新安
春秋士之可以與進來學也於其別也詩以送之

題四小景

日日棲空舘叫重扉逕答颯然騎鶴信時自海東來　右近院迎仙客

偶發幾香雲滿齋翻點歷須知調鼎元是斷齋人　右書堂隱相儒

琅玕親手種早見拂雲梢要叶虞廷管殷勤待鳳巢　右庭栽棲鳳竹

小小儲金鯉池波一鏡平不須愁浪暖頭角亦崢嶸　右池養化龍魚

送蒲城尹劉象謙瑚解拔

家世偉丰儀京邸相逢恨見遲早採杏園馳譽暫分花縣撫瘡
痍同年有後能如子異選無多定屬誰大器可當海百里內基徵節快
刃期

同庚會壽施院使鉞

曾向西湖暫卜居吳君伊萊幾年餘嬰醫壽出尋常表開壽今當五
十初香愛菊花浮醆面秀滑芳草蕪庭除海籌添屋從今始借取家傳
肘後書

題羅獵圖

少儲風高樹鳴葉馬放平原人罷獵解裝散坐青草間兩兩胡姬映桃
頰醉歌滿注金匜羅俯飲似唱陰山歌鬥鷹離絛犬嗟肉穹廬到處皆
行窩大旆揚揚出烟表不覺殘陽過林杪健兒自詡力未疲翻身欲射
雲中鳥打圍之樂樂未央祝古握矢心茫茫嶺陰直接賀蘭道馬上終老
單于鄉當今
聖人制諸夏八方緝塵羽書寡但願胡雛似書中莫近近遠古城下

題田家娶婦圖

迎草如烟柳如幕日上茅簷鼓笳作田翁遣女不出村東舍西隣隣墟
落新婦偕牛兄跨驢家人後擁翁前撫兄家洒闌道勤舅姑幾世

同乘輸耳邊阿姿私屬父府上婚異育難祖歡聲一路到栄園野伶山
歌栢枝舞兩門彷彿朱與陳鄉俗猶古民風淳華焚肆鼓競球舉想見
紛紛京洛塵埒鹽男耕罷征戍安得移家庵中住安問擊節須年豈不
作儺和打門句

壽欽義官王富祥

朱顏猶未點霜毛甲子初周第一遭舟曰矢人分黍餌綺筵隨意醉松
醪淳 恩始覺衣冠勝閱世寧知歲月勞老去到門郎稱壽日梅花如雪
照江皋

謝方伯輔大婦親詩 五子工部…

微担人去幾春冬嘗說賢勞動 九重現玖有文書大御衣冠無計
返生容家庭碣在青絹盼方岳功成 紫誥封餘慶百年流未已風毛
譲及謝祖宗
高堂偕老穴同藏闢塜名隨湖水長家訓不驕親子女 恩封曾受布
一（皇）敦文集卷之十 一八五 一ノ
衣寒塵埋婦死庭萬死翔盡仙瞽故樹蒼煙巷爲君雅雜露五常真
見白眉郎

題楨黃門金鯉引子朝天圖

洛守白日吹腥風桃花浪煖連春空一魚金甲忽騰起頃刻變化雲雷
中四魚雖小亦奇使鼓鬣俗升尾相逐游泳回首顧凡鱗咫尺龍門隔
霄漢劉郎寫魚如寫人義溪大幅開天真臨池揮染不論月翦羽揚暉
爭幾庭番水名流今大夫頭角崢嶸萬人羨丹青此意有得知尉策還
做過庭彦

題周尉寫所藏小景

一舟隨泛水雲中醉愛高眠仰太風鶴起竹林雙白鶴背上飛過大溪
東

十二月七日監放官吏体脉其冊云學士程恭等共支米二百
石初蓋不知當此首遐也歲成一律奉寄長西淮先生同一捧

腹云

三十年餘論思地猶賴來作討無官 清朝制喜班聯盛府谷局人多峯
成辦吏爭不堪詩興取公肩無暇財又寒侷被除勝擬騷剪笑淺濟用麥
首安豢

題石研

一峯華立青琅玕分裂端士何植二三花根紙許蜀下徹粟然正色凛秋
哭毗頹相倚爲誰好仙人自世朝霞擬山川入眼盡摇落百卉豈覆誇
鉛卅石稜蒼苔對薛二花頭深落青灣二醒時把菊醉憑石紫霧風致
餘江千好事何人得佳本藏陵邑子令郎官二博雅近出色百年藏與
我同新安秀圖見尚索題品揮指一春經歲關吹詩却倩寫生手意匠
不成揮毫難玉堂公退塵襟絕硯池火燒水茶殘臨流嘯尔金石交爲
嚼騷語盟鷄壇

吾宗郎之郎中以此圖請題歸年矣歲丙安居吾冬作詩寄石爲賦
一（皇）敦文集卷之十 一八六 一ニ
長句且就以全石圖而歸之蓋石以本名菊以色顯也

甲寅除夕餞歲有作 歸乃舍日因書示之子寫奉

朝元先白拭宮袍守歲仍呼換臘醪三品伐街愁未轉五年詩債幸粗
逃東風暗轉窺蓬戶北雪公添入鬢毛更屬小兒須早起看行 仙仗
爽游勞

弘治乙卯正月十一日郊祀分獻東海壇紀事

瘋東迂拙愧曆才分貞洛溪此二同金屋仿清風應律燕煙塵淨刀當
臺峯神燕備鈞天秦樂 蹕入望稽首來願積海壽亦 聖業常占雲
氣望蓬萊

送工部郎中余員外判荆州 相分部郎中僉寫亦員外以有余家之除

南望荆門郭樹深水曹分部稱華簪一舟破凍催行李萬木浮江特主
臨吟草便煩京閣步添松檜遂故園心炎餘有獻非君事江漢清風喜
自今

題墨梅寄陜西巡撫王郡憲表倫年兄

暗香飛沁墨池深幾日春回萬玉林喜報隴頭消息好一枝先寄歲寒心時乙卯正月日也

題志遠兩浙巡宣卷

江東才彥夙超群浙上巡宣更軼君諫院發陳匡國疏分司常擬助宸文名高古亦來深忌盜息誰堪策茂勳郑卒邦人詩史在一篇留與四方聞

予讀志遠此卷大理夏公之作所謂識非所能侈以肆蔑視與章乘氣勢豕心溪疑屬無殺人於何誅天必棄更數十言隱隱若秋霜不少恕其意殆有所指也慨然有感往事而賦一詩用申其說云

送庶吉士汪柳之養疾南歸

幾日東風來河冰已全解之子將告歸離情渺江海念予極英妙一舉魁南宮射策動天子籍詩會闈通選試白玉堂青萍綠呢偕行馬萬言成編目五行下攻文不自已精神疾乃侵經年別桑梓歸夢西江潯承恩出都門成道以南往舊有水部兄圖書接官舫侍韓育材詔我操章句師群英數請益空空竟何施與予今暫達完養無自禁能紙舞當得行矣留勿藥予本越公胄近出文公鄉至言久相領敢謂一日長爲歸定何時及此答 降還病起罷香醪悠悠賦長句頗聞二千石視膳亦有期予言倘印可一笑誇儒醫

昔我明道先生謂自古未有因學而致疾者今柳之顧以學致疾豈所謂疾者非以學之故耶抑所謂學者探索過乎深沐而與古人異也蒙 恩覲歸養柳忍別因賦此爲贈或疑其奇險語然非善喝者然予方有進乎柳之而柳之亦能有味乎予言豈以是爲祖道之師而較工拙哉

題楊克仁鳴臚公車奏牘卷

口傳奇略自先侯身退常懷致主憂報節致人歌出塞請君三策氣横秋太平制虜寧忘戰老將成功半伐謀分取斂戍收疏草他年西蜀月波頭

予觀楊君此卷固感其父鎮撫公成化初陳言荊襄事適相類然當時猶有甚言明其功了 綱而發以功名自見也公論久益不可揜楊君何患焉鎮撫公事予嘗序之今三十年矣

題我王出獵圖

黑山之北青海頭草木搖落風颼颼平原一望沙無際獵騎四路黃雲秋我王小年面如玉彷彿當時李存勗錦袍白馬擘雕弧一箭直應鷓蒼鹿鹿卻走奔沙磧爭中餘血痕相隨兩兩奉驅東犍表翻髮皆差渾一大勝身逐鷹兔後騎鬣駕莫相顧大家買勇各出技倒載爭多不知暮健兒獨往尤善觀自明百發無虛弦何物霜蹄忽星迸說手落地仍欣然歸騎輕車駐山口應待歸來勸胡酒共遙能事夷駝峯教勸歎長出林藪歌長宜短樂未央皇旗閃爍天蒼涼明朝移帳定何所擇地還開新獵場方今聖人居大寶烽燧無煙罷天討胡雛長作甚中看貢近塞休漫道

送魏黃門東使遼緩蟒衣綠賞之便

聖主憂勤念兵近臣持奉 璽書行離從賢不停車騎外關遙可鎮姓名士飽總洗兵馬節庶陵戾侵降城傳家自相遇忠在幾日封皇達 帝京

馬首漸風滿水村楊松先喜到營園新開翠碣書慈行文錦 書封侍主恩 玉節輝煌林陌錦衣流彩動川原此行孝與忠兼得鶴佩勝篤贈言

送張黃門經載兩廣盤糧

手持 黃紙下紅雲楓桐東風潤半曛總道使華當盛選誰將邊策付庇文行程烟火爐中市候遊旌旗裏外軍青瑣郎登知尚歲皂囊頻

達　九重開

請揚附春太醫爲栽盆蓮

光手栽蓮不衆同繞闌栽藥未論功憑君爲致西湖種添我山棚十丈紅

胡氏二親南山遐祝卷

遙祝南山陈壽徵木公金母慶相仍酡顔拍拍春同上短髮蕭蕭雪半增漢曆一周開鶴筭禹門三級待蛟騰看家散動零陵郭綺席松醪盡幾升

送馬少卿宗勉謁告歸常熟

東風吹柳拂征車感激　恩生謁告餘幾日從班虛　禁苑一宵歸夢繞丘廬碑當有道銘誰撰　誥出頻公手自書　賓去即來
天子詔不勞相念託雙魚

稀老行

老人有家住吳中白髮披領僧衣紅閑華一卷常在手富貴過眼終爲塵空古稀繞舍青童姿姿盡日心神融大株擁腫小拳曲斧斤自愛逃輪工變徃久惜吳山桐霜落亦任長江楓老人與稀兩相契全身終有在周周見即秀出秀桂叢肯摘獨挫詩書功棟梁之需固在此致身已到　明光宫老人蹤比樹屋備老人壽似桃源翁我思安得往分席冥冥羨彼雲間鴻

楊君仲實吳下之賢者而賢者以稀老自名蓋有取于家史全身遠害之義也君有子昇舉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從予遊間道其事予嘉其爲人爲賦此篇

壽李侍御思承母 思承出按江南例聞便道歸省母

寶婺流輝啟壽符名郎承　詔向三吳豈花宜樹符占鵲樹萱端貺集烏雲繞舊家降太岳酒成新味似蓬壺酡顔百歲知無恙看取鸞封出　帝都

首夏齋宿翰林東署作

玉漏沉沉夜下遲絳河星影動星萬忽從枕上聞啼鳥却似南山獨到時

送倪佐還南京

花邊江到石城村鳥外山圍白下門川陸自今勞奏事衣冠他日待承　恩閒居學學爲何在幕府參傳露布看年少壯游時得意不須攀柳嶺離尊

倪佐東忠顧表之彦子舊識之於閑老瓊山先生丘文莊公家且爲人好學善書今被　命在南京守備幕府有進補之階矣

玩芳亭爲段太監次西涯韻

沿逕入芳園蕭然覺塵迥起登養晝亭四望如野景平生漢陰志俯仰慚學圃竹來清風水花被幽洞主人性愛客時遣送佳茗摩挲雪壓峯眈是仇池境妙哉泉石趣高標不卑從騁草色披屋傑芸香襲衣領爲和鄢中篇煩心生來省

僕所縣草七牙牌乃文懿公舊物今僕已援新製者敢用歸之維立寅長侑以一詩用備詞林故事且以著楊氏之盛云

此牌休道關人多見帝懸未得幾何蘸奕衣冠誇制水承　恩先後上鑾坡我慚白雪歌難續君愛青毡手重摩他日階庭看轉付森森蘭玉待嘉科

五月八日翰林前堂坐書所見

公署忙閒不自由眼中詩料忽相投草分階面攻磚城槐出墻枝蔭兎溝

送楊志仁憲副謫長沙通判

文翰家聲舊有光喜從郊野見孤鳳許身慣抵千金重受　國還隨萬里長九疑獄存遺愛席貳車官好勝無多當今
聖主恩如海刻日鳴珂入建章

子荷　恩昭雪又　朝志仁亦有詩寄懇又未能和也今志仁有
長沙之行矣情可已乎握手之餘得此為別
送尹同道還歷城 太宰之弟也太宰孫女出嫁黃國公子時同道實主其事
情切鴒原衆不如往來無憚走征車百年子女成姻後幾日鄉關人望
餘白杜已開嘉慶堂紅縣遥報上公書　先朝太宰本無恙為託殷勤
問起居
蓮沚為山東周仲膺參議賦
夜來一沚雨濯濯明新妝朝來一沚風冉冉聞清香主人胄漢士系出
汝南房言愛君子花卓被草木場操操青玉佩文采丹書良裳爭植無纖
塵摩峯共滄浪豈無君即舟過服矜年芳亦有桑華并此詞落荒居君
家無機翁故宅遥相望敬讀參錄道文手澤猶未亡漢書白日遠庭草春
風長倚歌賦蓮沚抑愧通家郎
內閣賞芍藥次少傅劉先生韻四首
（金臺數文集卷九十一）一八十一頁
玉堂佳地花壇陰紅藥根蟠歲律深題品正宜宗匠手栽培那識化工
心香淨　御坐堪誰比價重名園不為春前豔賞綠今更續一編留待
風廻吟
花神如在鏡中歸也貴妝成入眼稀入定嘉名稱近侍天留奇品殿芳
菲藥本重此長鬚詞許陳隅謹一解照供對此風看未足半籬斜日下
龍扉
宮樹花飛雲錦陰唯雜紅映坡垣深仙妝露洗春金翻國色天成笑倚
心池上紫薇元並植風前芳韓故桓羞錦亭爛熳金屏賞消得吾曹一
句吟
蓬宮仙子步虛歸困倚南風午夢稀醉半酣香藉藉錦袍樸纇綠菲
菲題衛郢曲歌千數賞樂胡林列四開莫問揚州三十種幾多抛擲傍
岩扉
五月十二日入公署後園偶步
堂西亭子大於瓢一雨才晴暑半消幾日不來亭上坐擁階高樹綠齊
腰
便面題寄蔡恭叔將
却虜能分此頭夏吞統何似掌中籌一揮聽取清風起散作邊城六月
秋
送進士李應靈赴宣城知縣 應靈世稱中將鮮之孫
柳絲低蘸水渃渃百里　恩降喜送君世第向來傳甚業樹豐他日看
新文政成擬賦江南樂才美終宜達北群忽念李邕今不見舊遊蹤跡
負停雲
題洪克正行樂圖
峽口青松結成屋雲衣蒼崖挂飛瀑一觀已具四時花何代雪蕉今更
續烏帽朱衣林下行琴書獨伴輕浮名須知郡伯有是子不道侍御難
為兄竹底奔淙知劍截此外黃塵任飛疾碑碣千群翠欲流離散萬樹
（金臺數文集卷九十）一八十二頁
紅堪折石棧丹梯不可攀壇中却似天台山願君壽比洪崖老他日相
期問九還
右歙洪君克正或太守有約之子今為史克殺之克於予有鄉戚之
雅聞出陶成此圖請予一言予觀成書畫最未易致而克正得之工且
丞如此豈其仁實足以服其心馴其使而有是哉克正雖客遊心恒
靜遠喜自養類有道者故詩及之因以諗之
胡廣恐撫韓貢道邪富心年兄移治河南有詩見寄次韻奉酬
一鉞細譚暖風前奇句分明厭東遷別計數年曾札少奢占今夜獨花
偏許行我負　經帷久棋卸君承　御邇鮮毛署有懷清不寐可人明
月共遥天
樸菴先生何公哀輓八章 都堂公盤之父
行叶先氏老更成耻隨流俗競浮榮家山日暮愁雲起留得菴居樸字
名

寄從江上拾遺金龍蹤相輕見道深野史有人應作傳世人誰是古人
心
飢汎不道食無提貧女深悲嫁有裝遂想輜車臨華屋幾人避道淚痕
浪
孔牆東畔起高樓望見宮前汴水流家訓有男人共指都堂獻宿重
寢旒
篋下餓生蓮蒂瓜可須紅紫鬪繁華高人已作全歸士和氣猶傳將護
家
山中逝者睡方甜門外於茲識孝廉壽考杅仍過七老天明示吉人
占
曾史　清朝御史封華顛烏帽貝真客墳前要堅蒼崖石持取鷟鸞
下　九重
勅莫思深動一時松楸長聲百年思凡從所有　奎文在不用人歌薤
〔《全芳備祖》後集卷九十二〔八〕十二〕
露詩
送莊孔暘年兄赴南京吏部郎中
此來南去太匆匆　出處關時道未窮林下有時長教我朝行無力為留
公宰齋吏署逐相踵茂叔郎銜亦偶同一雨涉塵青更好定山才隔大
江東
桐隱為龔廙賦
曾向吳門識大龔舊聞樂隱託孤桐薦書那復于知己篆刻爭誇似乃
翁竹院隔鄰秋興足鈞溪當遜午塵空　君王舊有招賢榜正在南董
幾幽中
吳龔廷臣博雅能詩尤精于篆印于舊識之且嘗訪之見其堂扁曰
有竹人家今十二年矣獲見其子廙于京師其於圖印亦工又緣其
名字之義自號桐隱求予詩輒賦此以丸成之材乘當壯歲終隱而
無所遇于時耳

故禮部侍郎東嘉章公衮輓 公諱綸號東嘉
早登儀部識人龍長荷先生降禮崇林下黃花方采采墓前芳草忽青
青生常有客同三省死諫何人祀　九重千載懷賢真愛國意臨風誰說
嫌無從
喬烈婦 故侍郎喬公毅之妾死節表輸時為之立廟
侍郎家範肅於霜義動幽閨恥未亡身殉貞操風顯揚冤隨冊誥日蒼
涼祠前歲晚松逾勁隴上春來草亦香太史為書佳傳在千年留激懦
夫腸
許由棄瓢圖為延綬題
心寂何妨響萬瓢爭心生處勝衽擠耳塵囂寂心塵起却恐先生見未
高
遊錦衣章千戶彥廣園亭
[illegible]勞逢人偶來忘却宦遊身竹林氣與爭知暑權陰濃不受
〔《全芳備祖》後集卷九十二〔六〕一四一六〕
塵酒發舊酷春醲之果蔬新摘露痕晚涼無限濠梁興獨擻芳塘數
巨鱗
抗壓松柏翠為亭天路薔薇錦作屏盤谷人家兼鼓兒輞川風物中冊
青詩懷寫與真誰壯歲歸時亦自欣地主分花頻訂約儘開荒圃候
園丁
彥廣錦衣西園最勝惜無題品者予偶遇之為賦二律寫置壁間繼
此客當必有倚歌之調則異時有聞于後者或自予始
題大理王卿墨竹
斷緣一幅瀟湘秋筆趣彷彿文湖州坐覺清風滿人耳洒然六月登江
樓主人重是王子猷琅玕直節非時流歲寒長共此君約紅紫紛紛何
所求
送李宗仁太守赴延安
麟符分部歲華多濺吏誰欺政事行直北　朝廷睇紫極遙西封域

近黄河裘民屢聽　芝泥詔語華土終傳麦秀歌珍重先生勤業地舊新
崖石待重磨

送盧文淵進士赴兖州推官

黄甲才人領郡刑田來欽恤重　虞廷蕭風拂棹催登路甘雨隨車待
過廳萬卷讀來需法今一方行日救國然他時不負功名地咫尺尼山
入望青

次韻題竹鶴老人畫

林間二客妙無語溪上一航隨所之江山偶爾興不淺誰說丹青老未
奇

行臺春意

巡撫戴北張都憲天錫竹寄巡撫南畿佀都憲大器題曰行臺春
意大器求予詩

年二新竹破苔若清拂江南舊柏至不道得雲高與蔡都從江北寄春
來
紛二紅綠委黃塵入眼琅玕秀逼人動搖不隨霜改行臺長占四時
春
風前無數翠鸞翔粉籜初翻細二香公暇留題詩滿籜後人應比召公
棠
春雷殷二動江村頭角崢嶸淪石根回首一犀溪上路為君歸思繞墅
墩

贈工部祝惟貞員外三吳治水還朝

幾年人議白茅塘此日功歸粉署郎來往共誇新水利誰識舊河
防　舜廷取次看行賞吳地從今不恭荒底用勒銘江畔石泉南遺老
頌聲長

西園作假山成約諸僚友小酌

三年不見西山面百計花園小作山新竹亂栽渾颯爽秀峯高設亦

張誰家景出州背上終日吟當對熟州乎是太平擣散吏一尊相約共
娛閑

泉堂

休寧孫君祥秀少而失恃以泉堂自名石田老人為作泉堂圖附
而詠之者甚衆予與君同邑人且重其孝思也為賦此篇

階前五月萱花吐日二見花如見母對花不覺見淚垂安得花前彩衣
舞人言種花憂可忘孝子之憂江水長花殘卻有開時日暮雨蕭二空
北堂

夢鶴圖為汪東麓題

長風割然起林末遠近嵐光翠如潑此時倒捲怒濤翻谷應川鳴海天
闊叟二忽見齊田君振翮一聲高徹雲迴風旋先鴻鵠群爭食寧甘雞
鶩群手攜玄裳與素入眼分明有奇趣丹青定自諱公傳題品應推
少陵句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九十二

詩

終慕

邢志尹揮使有終慕卷張靖之銘仍序之詳矣間日使風以書求益含乜又之不作君嗣世之有人術御慨然為賦表司

邢侯昔總海上軍將星一夕沉秋雲名身先背武且文陟岵之念忘朝曛幕府新開向西浙舊乘樓船舊旌節舉白慈聞武定寄宿借房寸心結海波東逝無回川嗣侯之孝人爭傳移却忠勤謂明主聽取人歌終慕篇

維則軒

汶州汪君思仁之居親喪也廬墓三載既歸而題其軒曰維則蓋不敢取足于是而又以望其後之人于無窮也其于尚文求于詩予乃歷數衣中一切文事皆已謝絕而書思仁之孝為不可及勉

賦此篇

其日下喬木回風動前軒憶當親在時於茲奉寒暄一朝事變作白玉埋荒園墓廬恩樓息三回見正元課二春露寒棗二秋霜幣傷哉罔極恩恨不同九原歸來過庭廡階草青更繁誦下武篇感激思聖言爲楣揭華榜求仁示向轅兩兩子若孫求矢當弗諼雲山高峯巘水嗚潺湲相望不可即泣下空闌干

餞王端之[illegible]

君來古歙嘗過我寒日松梅話小軒我到錢塘還訪子曉風花竹鎖名園笑談追想如三宿塵夢那知隔九原哀此慰君二莫恨紫霄雛鳳待高騫

清明拜掃遂祖吳陶府君墓

府君都使諱公之子唐季以一軍鎮休寧遂居邑陪郭官至歙州兵馬使錄事州光祿大夫左領軍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兼知休寧縣事卒塟邑東阜土名知縣突宿一見侵于異姓敏政率族人復之正其兆域

阜東半畝松杉百世英靈此秘緘古蹟未亡知縣突堅珉猶刻領軍銜司鋤漸蓄塋墳土殉劍飛虹貫石巖支下聞孫今白首充宗無力愧朝衫

永思爲夏瑾賦

親恩誠罔極于孝在終慕乾乾奉豆登感感霜露惻然一寸心萬古如旦莫惇德者誰于上帝均所賦多君稱華扁常自若大寤顏田耕歐晉川陸市泉布附二見請益往二行知顧此心亦何必專以勢迫故卑哉紫陽翁夫以歙州路民生多秀良于得固有常敬身則天明保族謹王度彦焉副所思考蹊踵前步

文察夏長親家將赴任廣東病中無由往拜書此奉別

碧山紅葉路參差寒節行當九月時五嶺使軺崇宦轍一方民庶重監

司官清畫課持論硯主聖無煩貢苟枝多病不堪臨遠別浮雲容禁故人思

汪敦善以廣濟第春草園索詩操賦一絕不忘復觀也

滿地菲菲綠漲春多情長識落花茵謝家風物依然在不見臨池策翰人

望雲思親圖

婺源葉世榮居休寧有年矣嘗作望雲思親圖縣儒胡靜夫記之而因予所善以一言其孝請之寫甚于市夫之逐利士人之求官予憐其意因為賦此

朝看雲出翠屏暮看雲歸山寂關投何許人子傷來蒼當年逸挽舍千里念行役今茲追親瑩三時感露惻望儒爲作記良工繪新圖雖知一念仕十室懇非天爽之亦何人亞聖特相勉老我寧矣言再重堅云扁

文夫還婺源

文夫成化中佐予編刻程氏統宗譜二十卷貽範三十卷凡七
百餘板今復佐予編刻新安文獻志一百卷凡千餘板志健力勤
殆吾宗所僅有也春盡夏初賛還其里因賦此相贈且逆其升至
云爾
多病朅書感一毛喜渠同志為書勞聊將簡冊酬斯世一任高賢笑我
曾共論歐蘇先編梓文徵殷夏幾揮毫山堂與訂重來約莫待西風入
縕袍

積慶堂

富溪宗彥道升里之善人也年逾七十有子有孫里人為額其堂
曰積慶論者以其名太腐難於賦咏予以為不然厭常喜新士之
患也為作一律以解嘲不識觀者以為何如
漫說堂名太腐陳主賓家不愧此堂名心田想熟收三倍義路功深恐未九
成拜日片言堪託足履霜千古戒人明吟場莫恨無詩料滿耳鄉評即

頌聲

雲錦為蕭鎮汪道隆賦

沒下三尺雪曉起龍塵空萬木森玉立平原大西東有客來騁望如在
瑤田中名園渺何許飄蕭錦春紅感之思欲從結之凌天風何當拾瑤
草挈我叅飛翁

約黃司訓汝彝

和韻小詩送去訂十八日之約莞爾我之深明日早 至同倘山
裝也
數莖白髮感流年三秀靈芝在目前何地與君堪一話雲峨高處絕塵
緣

書嵩甫為汪進士乃宣賦

峯峯秀峨峨清池下泠泠上有萬歟苗瘦骨蒔蘅苔實合言九節根食之
制頹齡云誰染息發盛君子庭琴書泡滿氣几席來餘馨惟此百陰

山巴數千夾賞顏發安翔生相陪作嚴為

山臞

宦途長憶舊山嶽名跡無勞問是非稍古例陪吾輩齊屠時天遺福人
肥手我紫木堪供酒醴細青蒿欲製衣循吏偏君三十載却從遺老試
松關
每在山澤愛儒仙貌瘦心腴事果然露飽枯腸塵外客雪寒吟骨匣中
賢義經筆錄三分注膳譜豪封十字牌他日浮丘堪問道一筆容與鶴
分田
饒俘張君自號山臞名公珠玉之為卷者三矣君猶以不得鄙作為
歉豈高堂華燕水陸具陳而水蔬野品亦不可少姑以備禮而止耶

寄贈嘉興丞

績溪黃舜政予族道軒翁之婿也以太學生授湖州武康丞專督
水利還治政任嘉興縣事因書此贈之

苕霅頻年水利多移官新寵向嘉禾庭宮雪後雙松在路及春前一棹
過久說老成堪佐令早祈豐稔罷催科館甥無限題情處贈別言基茶
老何

月桂圖

天風瀰瀰珮午玉鑑照清秋霄金粟香湛湛金波流郁林亦何富志士
方黑頭須如 漢庭對策被殊寵
郤詵對策時號桂林一枝後人美登第者必援以為比或者以月中
有桂又號蟾宮月桂不言其展轉之失非一日也門生彥夫師
曾各以圖來過予出此見併致期望之意云

方侍御到京後寄顯梅一絕併詠寒臺梅三律勉和二篇

瘦骨冰容不耐寒看花開落任悲攬大留一樹清溪上正為山人喜靜
觀
勝概消金說叨傳東閣悅報一枝春惱惱香氣侵衣冷的的鉛華入鏡

匀泚道廣乎非賦手莫稱和靖是花神山園亦有孤芳詠倩君為壓
卷人

壽汶川宗人晬八十

古顏真似澗松蒼下立還同野鶴長嘗出代神車從耳嗅有持弘景亦羅
方小宗不假端明譜脫兇仍題慎德堂箱曰 詒書後天老為君見致
九霞觴

送王濟秀才還建德祖居祁門

草堂初識向文承連玉郎新夥香收白沙桐葉陰香家聲出江右歸客
遊池陽莫起升州嘆祁山是故鄉

送武康郭令

番禺郭君自德興移令武康者顯上京師予族人丈卿客其邑以
嘗受其惠因一言為贈且予素聞郭君之賢而不及識也輒為賦
此情見乎辭

一（見聞文集）卷五十二一八五 一五

武康賢令數前朝生理未絃不種桃六事庵當旌與選三年何止講書
勞縉紳有待推尊處文老與煩擁蓋挽竹馬況開宋葉在前君名蹟重
銓曹

壽葉特顯

昔君府錫隱居歙本山之麓年七十矣歲十二月廿九日其誕辰
也精力康強眉壽伊始因賦此寄贈葉氏相傳為唐越國公法善
之後因詩及之

佳辰開宴水雲居白髮朱顏七十初太華嶺頭仙致稿小焦山下客停
車梅花破臘春早黃葵留香椒酒延壽想君家法在不勞乘傳索
生書

贈陸彥功醫士

親家汪君允成嘗有疾承陸君彥功治之而愈允成深德之請予
一言為謝予素多病其所以德彥功者蓋有甚于允成也因賦此
律附見鄙意

林杏飛香擬一壓往來都是好心田四六鄉邑留升榮方自忠州得世
傳醫國有名曾起死活人無計不論錢遐予多病勞君久為客題詩感
昔年

慎德堂

邑雷溪孫君仁覆早失所怙以慎德名堂思致其孝也間持卷索
予詩予以孫君慎德請舜之正可為君之字不獨可以名堂也因
賦此貽之然予素不善禪語隨筆所成與與平言互入要皆索韻
之儒相斯蓋其措辭風刺不自知其至此也

孫君仁覆名一字揭慎德高堂傷偷亡似莫報罔極時時瞻望思往往
注劉客[illegible]觀成覆言乎字適可摘名居無名
身外內兩沿刀中心期兩憩百作評有感受同書諸神康足示彝則

寄贈江西段大參同年

一（見聞文集）卷五十二一八六 一五

邑羞風行絕點埃 發因遷白日登來除暑霽報新微者天路人迎舊
相灌南郡去思睹處見西山晴色望中明 九重倒席變龍選他日還
應簡與才

年兄段公以忠簡在荊州索郡甸病況交孫久莫能應也今來大參
江右題擬伊始賦一律寄贈致期勉之私匪獨以酬吟債而已

秋林書屋為汪尚文賦

叩時佳致雜山房都到西風起更長日謝故人來轎雨夜使燈火入新
涼卅栖遲彩經書凡舍桂飄香點筆林有待石林霜氣肅聽君孫誦鼓
清商

族人柳脅更名詩

富溪族人有名脅字希遠者予悟語之曰名以制義義以成禮古
訓也脅乎可以名哉君請更之予諾焉既而思之君老成人人
之習稱也久矣不可以中改宜用徐無黨陳去非之例增其名曰

抑昏仍字希遠，遠者明之至也，謂當抑其昏而希夫明之遠者，厥於古訓弗舛也。君謝曰善，且請為詩以告夫宗族友朋之未知者。

昏昏勇當抑，明明力當希。顧名一自惕，往哲思同歸。逸于號無資，附人稱夫非相望。富溪片旅夕揚清輝。

壽相門宗族用仁七十

用仁於所居本善一作善和門有五峯，號寶峯五桂。用仁三子曰吉、治、家，務曰啓儒，學生曰□，治舉業，故詩及之，兼致勉望之意云。

七十年華晁未晡，奇觴行處客來多。五峯挺秀鍾仙桂，一里常無數吾。余世德正分忠壯，譜貫名宜入壽。科第盛為致長生曲，古調深漸學壤歌。

十月廿六日病以酒下木香散立愈

何處堪尋却老方，等閒只有太和湯。調中即是仙丹母，行血真為聖藥王。八節寒溫都可樂，一時歡愛長便相忘。莫將安樂窩中老，錯比南朝達士經。

守約

西門汪植氏以守約自名，間持此冊來請一言，於閒閑而有志于進修士之難也，豈直求美于觀聽而已。

守書作己緯，守全亦全居。中有守約人，居然過几伍。三省熟知要，一條更師古。樂府新齋規，仰鄭齋。

方竹御史新有詩見寄奉酬

金臺方君士華以鄉先擢上第，召自令受御史，在職公清，召器重大，真一時妙選也。三載考績，有受勑之榮，輿照近體一律為行贈。君故志雲先生元服之從子，先生以詩鳴世，而君實嗣其傳，不獨學業事過人而已。詠嘆不足，申以一詩，併致遐翁。

早年文價重燕山，柏節心期伯仲間。出拔遂提為府郎，侍朝常滿紫宸班。龍墀奏續衣冠振，鳳物批封雨露頒。天子聖明先納諫，風時勳業敢求閒。宮英詩骨老雪髯，衣鉢分明付阿咸。傳詠尚隨蓮社約，觀風何遏柏臺銜。殊流丙夜光難定，鯨吹清秋韻不凡。從草如龍寒朽，新篇無惜惠泥緘。

友竹軒

婺源族孫賀字文夫，一名彬，隆嘗從予編校于南山竹院，告曰：近為一室以事藏脩，未有號也，故以為請。予為號之曰友竹軒。古人以君子比竹，而加之友者，爲其比德以自輔也。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君子之名字與號實兼之矣，宜為賦一詩發其意，觀者尚無以予為善謔哉。

勁質亭亭迥不群，雨斑晴綠更多文。平生獨立誰知己，一日相期得此君。盟好白甘同晚節，世情從薄似秋雲。南山都望高沙路，已覺清風兩地分。

棣萼聯輝樓

成化壬寅歲，予會譜程作統宗譜，婺源城東程氏與焉。城東之秀曰士奇，為邑庠生，為予言其父處士孟通與其仲孟達、季孟遠極友愛，構樓以居。鄉達故翰林檢討陳克庵先生為題其楣曰棣萼聯輝，未有記，因請于予，予諾之，未有以復也。久之，士奇不幸物故，事亦中已，然恒往來于心不能忘。今茲南還，始知孟通之孫楫、孟達之孫柏、孟遠之曾孫耀暨楫之從子榆並為郡邑儒學生，益相友愛，有先世之風，而楫數來申其請。顧予憂病之餘，不能執筆為記，特賦詩三十二句貽之，且以慰士奇于地下云。

東閣有高樓，為問誰所營。人言婺湖程，家聲重郡城。環居數百指，中有三弟兄。相將若飛峙，敦此手足情。朝讀樓上書，夜宿樓下牀。共被如姜生，坐參閱墻者。望之愧分荊，賢哉太史氏。華楣揭新名，斯人去已遠。友義垂休貞，子孫衆還好。學祖龍門程，盛彼棠棣花。春風益

敦號我昔會宗譜君家青同盟性甫十六年老大嗟塵網芳容筆翠如染
星水涵空明何時一登眺攬衣先前幽對花說往事載賦鶴泉行

遠上寒山詩意圖為汪鑑題

偶爾拈來語更工景隨天出愛唐風白雲紅葉寒山句早被人傳入畫
中

題自寫墨梅

敏亨弟以墨梅相視乃予八九歲時所作也悵然賦此

墨本流傳四十秋不堪重省少年遊山堂晴夜摩挲處瘦骨寒花照白
頭

姪垲本一名字詩

先尚書叢毅公嘗手擬譜孫名字以十數屬淳之子曰垲本一
或疑其義有不相家者垲既冠以書來京師請其說于孫而得之
以告曰垲燥土也夫燥為義為剛於性為陽在人則殺于所謂狀
一峯叢文集卷九十二　八　九　一天
陽以暴之者矣然則土必陽剛也斯可建平一之基人必陽剛也
斯可成允一之德諸垲與本一之義不相家者常思也柔者剛之
反陰者陽之盭也以沮洳之土而望平一之基必傾以孱懦之人
而求允一之德必敗一則純二三則雜一則吉二三則凶理也垲
尚勉于陽剛而陰柔是戒使其德之不進乎純且吉焉不已庶幾
無忝名字之義而煥然有光于吾弟之後哉

小阮書來求字說笑羽蜀汶往昭行糟然為學聖所戒濤庭作基那得
成立志要同華上君道書休看洛中程一紙不啻十里萬珍重先公手
命名

遊黃山約二三知舊

三十六峯天下奇廿年空闕卜遊期丹梯杖上門参庭右瞬逆卉煉樂
池詩刻定應誰賦好山靈笑我來遲一尊約與君同去正及天空木
落時

將發值雨東同遊者

戒嚴倘作看山行爽雨簫簫欲收雨盟肯為移文回俗駕直須鐘鼓報新
晴千峯盡洗供開豁百詠争流待濯纓許與不負多霜逆陰侵裴先賦一
詩成

予與文遠為黃山之游太守王公至古城相餞俾歌工二人侍
行衛使又送鼓吹四人蓋恐入山荒寒藉此以破幽寂也道中
賦詩用備解嘲

州將來從細柳屯郡侯同餞古城村鼓笳直建先前導絲竹分隨有賞
尊勾曲勝遊堂比過軒轅遺跡到今存平生少慰煙霞癖王謝風流敢
並論

渾渡為黃孝子家

路當溪口淨無沙正及前朝孝子家右表傳忻待劫火樹園新廟鎖烟
霞還逆芳燁三青編在世事悠悠白日斜來往客途驚歲晚臨風無計薦
一峯叢文集卷九十二　八　一　最
香茶

沙溪有懷承之亡友

里巷重來似隔春斯文情重欲霑巾空階落葉經殘雨舊壁題名掃暗
塵孝弟尚傳三禮學功名甘負百年身凄涼最是沙溪水嗚咽滔滔遠
送人

題延齡橋

水上新橋臥兩虹延齡題字刻兩東自就不是題橋乎都入行人指笑
中

王推官許同遊黃山忽至橋口告別

公暇來來半日閑知將遊務有書聞溪白執君家例莫怪中途罷雨
還

陰晴謠

一路肩輿走沙巡一鬥陰晴皆難定齋閣遠微一補天公何客非照

情陰催吾詩晴縱目情景相爭兩俱足天上陰晴那可常人世匆匆間
亦忙天晴我忙竟何有不如隨樂傾卮酒

宿楊千寺有先公題詩刻

先公曾此駐安車屈指年光二十餘老衲屢更新寺宇閑雲長鎖舊巖
居尋蹤邂逅山中客感昔摩挲石上書寒雨蕭蕭疑泣又不禁清淚濕
衣裾

聯鑣來過遠公房一上高樓百慮亡坐近爐香同聽雨已翻宿火自添
香上人作供研兼酒學士談禪欲借牀為報登臨須早發呼童來夜理
山裝

將入黃山冒雨至楊千寺獲覩先襄毅公舊題詩刻感舊之餘住持
文賢呈拜請余新樓遂與二三親舊同宿得律詩二章留貴寺間用
備山中故事時弘治丁巳十一月七日也

石壁嶺有感王推府之去（篁墩文集卷九十二 十一 下）

石梯危磴逞羊腸千仞峯頭一線長自迫吟身來試險回車先見數王
陽

聞彥夫言有作

擬出黃山路逕圖湘舊莽客言何如清風景絕相伴怪石凌空起瀑泉
噴雪流山靈莫相競一郡兩瀛州

宿芳村謝氏追味先公留題韻

樹遶芳村路山行從此過人來傷舊雨書法想元和軒冕輸先世林泉
負宿痾庭蘭諸謝在能誦昔時歌

先襄毅公往歲道黃山宿芳村謝氏值雨留題今二十二年矣餘子
繼至亦在雨中謝氏諸郎能誦舊詩不勝感懷步韻一首以識歲月
云

黃山觀湯泉及龍池小憩祥符寺

天教微雨淨纖埃重我登臨一度來山姓尚隨軒帝號詩能誰繼謫仙
才雲扶絳節中天起地拔青蓮四面開聚散平生真浪跡不知鄉國是天
蓬萊

四山回合隔飛橋似隔塵間萬里遙石氣半天浮海市龍潭平地起風
潮雲中鶴背春鋤藥月下青童夜弄簫〻〻塵裏成底事封將奇絕付
漁樵

怪石如屯虎豹關仙家真在白雲間九州圖蹟誰勝萬古乾坤只此
山丹臼半餘香冉〻永泉分出水潺〻手摩蒼蘚看題刻元正高風不
可攀

因貪高絕口難名安能分明是化城巨木幾年巍〻皆片雲隨劍迷陰
晴林開忽見僧堂古猿啼遠石枝平山上雪飛山下雨始疑身世半
空行

黃山遊觀覽古詩一章與文遠萬里彥夫別

郡推即去州將亦辭還勇哉三丈夫追隨入深山履衝溪雨寒不畏
泥途艱行〻接叢薄蔚關非人寰淼〻碌沙泉六〻矣芙蓉岳五十
載一笑開心顏知己正不多同服同鄉關命當謝纓冕結屋雲林間與
子分峰杜覓勝同躋攀相看歲云暮乘此三日閒停盃戒明發新詩續
溪灣

題富溪族人西畸處士

西畸一夕夢南柯長嘆浮生若逝波龍老定歸耆舊傳雞豚靜入壽亷
科處新有子惠孫福宮何人贈歌閒說富溪埋玉處才栽松樹已
婆娑

□一方為汪廷器母陳孺人入奏之賀物辭其薄然其中有福
壽詩卒共三十韻祝望之意則有在也

韓枝花裹纖文多稍擇高堂愧綺羅福壽共成三十字遠人添入慶生
歌

贈高尹

寧波喬君以名進士知發瀛將出番紹還任過我山堂既酌之於
賠言甚洽而君之尊甫迎養在邑不可留也別後賦此奉寄少見
鄙意云

上最初書荷 龍光賦予政事古循良沙陂學啓千霊彥關里人迎堂
綬即竹葉上堂供拜壽梅花沿路販歸裝烏臺清切儲名久幾日
徵書出建章

李侯新作秋水亭可望松蘿諸山客有道之沈石田畫者正會
此意

舊地蘿山爲寫真石田老去妙通神閒來秋水亭中坐便是丹青簡裏
人

題吳李良所藏文進山水

丹青價重戴鳴鐵一幅湖山寫更工高閣倚空晴後千長橋分水架晴
虹勝遊地我呼僕而往佳人思放鶴羽坊佛吾船米載酒綠陰啼鳥路
〔篁墩文集卷九十二〕八 十三 寸
西東

古賢圖四軸爲臨淮好范作題

伊尹

三聘幡然出有莘一車貞見風神悠悠中天賴調家教豈是臨期促辦
人

召平

金貂餅與世塵空老圃栽瓜郭東終是漢廷人生計拙此心不隨秦來發
翁

買臣

翠林樵擔暇便肩七十行窮通節自然烏府高無恐婦駐快心堪笑亦堪
憐

嚴光

一竿名重子陵灘風景只從入畫看却恐祿多歸計好羊裘披落釣磯
寒

贈汪道全

燭棠論交二十秋布衣無雜寄盈頭諸生久奉詩書教幾族能同翰墨
濤愛拂剩雲歸海島字摹松雪徧鄉州哀歌一曲無由致情逐歸溪水
共流

兀美山房

新築幽居掃翠嵐望中林壑勝西南題名借得歐公語留與漁樵作美
談

覽翠亭

孤絕衆峯一草亭偶來登眺俯巖扃不知聚案寬多少天外芙蓉萬仞
青

徐貞軒

白雲深處小闌干手閱南華卷大元靜坐不關身外事任他車馬市塵
〔篁墩文集卷九十二〕八 廿四 又
喧

慕孫爲孫文模賦

一樹雲椿大十圍秋風回首嘆人非數株蔭翠連行歌地不忍重看舊壁
衣

雨飄風射八千春 一日丹青見畫身何事人 不如樹百年腸斷倚廬
人

臘月望日至南山治葬及此上梅花盛開獨酌花前悵然有作

手種寒香十八年盛開長是恨何春先江天幾般尊前醉水月從教選夢
傳正色向子無冷暖黃花隨倒載舟船殘吉頭白輕相棄冰雪交情晚
更堅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九十二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九十三

詩

奉　詔北上留別諸鄉舊

山堂三載病夫身簡册長餘未了因　恩重有勞催北上才非邪克贊
東巡藹〻院竹難離我的〻江梅欲笑人珍重友朋相餞意不辭傾倒
渭城春

別鄉友

山下郵亭半掩門故人迎餞一開尊東風別路遙相指隔岸人間是鄭
村

宿木西寺

匆〻行李欲趨朝更向山中住一宵野衲似驚來夜雨舟人相慶舞
新潮行分曉色鐘初動睡足春風酒半消前路不堪為別處浦雲江樹
隔河橋

世祿堂為績溪仁里程佐時賦

重對青山起畫堂我兼君父兩難忘槐塘業在清風遠花縣人歸白晝
長聚族又題仁作里傳家真守墨為莊百年肯構還相勉世祿無慚洛
下房

弘治戊午春正月十三日舟次淳安春霖不止進士維揚張君
鳳舉方知縣事以燈節燕予酒後賦此紀事兼致謝意

今尹相招作上元連朝春雨客心煩遙看漁火衆村暗不見星毬照市
繁官歟未須驚節候人情猶喜近鄉園太平風物揚州盛氣得浙霄一
晤言

具慶祿壽堂

一周花甲到生時春溢庭闈髮未絲綵舍雨晴鶯近遠壺風便偶得
辭門安長擁摳衣士調膳仍多閤筆資儲讌泮宮池下水年〻增入九
霞卮

為文僖題渭城春

青山一路繞青溪別墅分明似灋西何日杖藜尋地脫手摩新竹更留
題

東田

江畔有村東有田〻〻結屋舊遺編水雲四繞足漁樂更闢小圃臨回
川可漁可圃未宜稼傍人莫訝非東阡祖魚課蔬亦田爾何必鋤艾求
豐年風池猶子述大器雅志伊菖非徒然一朝射策取上第高才萬選
知青錢分符早蒞勸農守牛刀小試青溪邊廊廟大用多自此窮達肯
為時情牽行人三日坐春雨筆青膽王勞相延官歲民慶幾傾倒故鄉
此地猶春〻應知與縣謫書暇時遠携樂歸鳴絃倉舟斜日重君意不
惜為賦東田篇

張君鳳舉世居泰興亡方中含世建之從子也所居學宮之傍其東
有田數畝君嘗搆書屋其上四周多水可漁有小圃可蔬因以東田

名士自署本志之時也今君舉進士高第茲作縣淳安達道伊始向
者念故居窮達不易者之所為也予北上道出青溪阻雨君語及之
且請一言因輒賦此而達宦館饒人事促懷疾行善步惡可得乎其
不足為琴玉之倡可知矣

予劉竹東復賦此

春泥半擁達扉開〻〻翠竹如新栽百年老友不復見舊雨故人空一
來南鄂歌工罷瑟琶西湖詩杖生青苔感懷欲去重回首黃柳白鴉增
暮哀

南京戶部主事王君彥奇作浮橋于上新河之欽闕

上新河畔結新梁南國爭誇粉署郎涉險不勞憂競渡行人何止便征
商凌風盡鵲銜艫近鎮岸晴虹亘水長有志濟川身更壯遠期功業重
鵜行

塘西行樂詞二首

斗山族孫秀棠寓木瀆之塘西十五寒暑矣予夜過焉小飲舟中因
有此作
春雨橫江夜繫船阿咸相語亦欣然太平隨地堪行樂一住塘西十五
年
主椎官清樂事多歙州山木薮官河患誰為請新吳調翻作塘西佔客
歌

贈都憲彭公
笳鼓東風擁使槎三吳隨處建高牙 彌書
帝付新臺命宦諳人傳舊相家今爾官曹奉盤蓋心懸農事祭年厥文
襄兄是西江彥及取功名盛未華
安城彭公彥恭自少司空易都憲巡撫江南諸郡兼總餉事蓋
廷議之公
聖天子之特命也東南受福將自此始僕有一廛之寄于屬部而適家
〔四王叢文集卷九十五〕八三
郡分慶嚴況深相遇姑蘇無以為禮彷賦郡律一章奉贈致愛助之
意于萬一云
司馬司訓延至閶門東劉氏園小夜酌席上有作贈石田先生
舟行一月賤春泥偶到城西似瀼西客裏正難祛俗累市中何意得幽
棲亭當竹外疑曾到路繞花間步欲迷却喜石田同夜話每容新綺頁
鶯溪
送太守文君赴溫州
幾年南國事攻駒一日榮乘五馬車管轄文移先到海登臨詩刻尚留
岭同官蟬蟬多新邦行李蕭蕭只攜書籍里社闈雁符待清霜幾入編
毛初
出守溫州美此行永嘉賢守舊知名山川不待披圖識老稚從欣夾路
迎東畔雨催農事足筐端風掃海書清春來定續西堂夢為進詩郎入
郵城

長州文君宗儒初舉進士宰永嘉以政績卓異 召爲大僕于南京
既而值家艱不出者久之求無少人思君不置而公論亦恒在君逆
有溫州之 命君猶遲遲如不欲爭于世故者其規及之宦途惟恐
後人者相去遠矣會予赦 命北上道出吳門乃賦二詩勉其行君
弟宗嚴亦舉進士于秋闈所得士也今寧郡城故詩及之
郁侍御作餞惠山
晚入青山十里遙夜分晴雪未經消身攜午火徒生栗簡拂春醪稍帶
潮若石句留泉上刻竹爐香沸水閒聲莫辭臨此情如海不奈東風促
畫棹
題畫
綠陰橋下水潺湲手弄春雲臥看山北渡又從東去披圖真羨野翁
閒
次韻贈朱監侍御
〔四王叢文集卷九十三〕八四
舊興分明重六旗新望士初成關河兩足千艘伕海國風清萬竈
嚴九澤有防先節費三邊無積正需臨長在南北巡行地聽數臣時策
殘茶
遠別相望路幾何重逢攜闕歲華多老予再入圖書府羨子長優政事
科兩岸蘋風吹驛柳一帆新雨下官河留題正詩忘年契載向詩壇嘯
伏波
象謙于同年友孔昭地官之子舉進士知滿城有異政甲寅歲相見
京邸嘗賦詩期之五年矣今以侍御受 命乘驄按河北雁督河事值
予北上得會廣陵酒罷出雁塔去副之作相知詩一言用叔韻二
章為贈道其別意并句險韻妙而為行菱其後可稱可愧哉
桃源行為揚州王彥平太守題畫
前村雞鳴後村應四山如城不興營男耕女織自春秋不許世塵通一
徑繞溪種桃無雜花十里五里明朝霞身花作路記來往春不到山

人家捕魚深入者誰子鳴榔忽過青山趾漁舟老翁疑且驚失路例人
誤來此卜問市朝經幾主客云有晉今太康數節〻〻作難秦㝡指悠
悠孤海多異事流傳等優稱神仙已遠丹青在昌黎有作誠得之餘于
雖工亦何遠我嘗三復柴桑吟桃源楚地幽且深楚人嘗秦不相愿忘
義雖明千載心竹鶴老人年九十點染生綃寫稱心楚江山水晉風神
郤似身曾到原隰經揚太守開別墅披圖細玩春風前與酬一訂武陵
史為君改賦逃秦篇

題鄂總戎畫卷

林霏山色有無間展卷聊乘幕府閒一笑對君猶病目恰如歐老在平
山

諸公詩案一國間十六年來似等閒
天子聖明公力健早將名字勒燕山

被 召北上與總戎郭公重會淮上再閱是卷不勝悵然賦二絕以
紀歲月

古柏綵桃圖

百丈靈柯立青鐵一簇仙花綴紅雪天然異種如二難故向人間鬭奇
絕綠陰下掃黃塵空花氣入水香冥濛寄閒鬭世動千百萬不幾許歲
秋風行筆作壽淮南道堂上爭看畫圖好稱觴正得汾陽拜下筆忍歸
石田老大夫六衰心炳丹腰帶橫犀戴角冠仙李分桃作春色柏茂與
椿同歲寒〻〻春色交無已甲子重添一籌把樹腹長隨壯節堅花容
似助酡顏喜西垣諫草應不磨南國甘棠遺愛多活民有功天所與綺
筵不用還丹歌

總戎郭公請石田沈君繪古柏綵桃以壽都憲李公俑邀士西涯先
生為賦長詩情景俱盡秋官分司主事李君復求予言〻〻宜足以
步郢曲之後哉然都憲公與予同出南畿重其人情有不能已者
倚王之笑固不暇計也

船泊新林喜晴偶得一絕柬鄭萬里

紙船依然似雪蓬晚晴初上夕陽紅披圖為客題詩句秋老南山竹院
中

次韻博少宰詩韻

次江已半月餘日旁觀依稀夢江上山恍若浮蒞而覺家蓬閣千里
積一何迷青山緣結物了閑天外見明〻詩券落隱書屏獻安傳一桂
登訪我雙足健依然門來去過眼不知羨珍重瓢菴人倚此泉石願
予每過江即以山少為憾故有去我青山如避俗及只從圖上看青
山之句今觀原博少宰詩適會此意永部來君伯韶以是卷見閱因
和一篇

挽襄陽何太守原謫授徐州守

故山埋玉幾朝昏何武雖亡美譽存八衮舜齡開上壽兩回
飲詔沐殊恩政聲獨步儒與吏經學相傳事又特愛有史官增立傳莫
緣哀此為銷魂

題雪洲卷

艤舟初見手披雪洲卷王子作圖為予墓編而有賦兼詩入眼平生驚一
見登江叔度真高人曠視百世非常倫浮槎獨抱江海志草穰不羨京
洛塵漁翁翁素欽簡閱春到梅花幾點綴諸公久作地中仙一州慢存
圖上雪分司使者都水郎舊物所寶非青箱撫時懷古三歎息彭城北
去春流長

江陰姜君如山以冬曹主事分司徐州予過之出其曾大父雪洲卷
相閱嘉歎之餘賦此

贈吳主事

卿卷紛馳水部書行庵仍載武昌魚椎封指日來光寵過客時問起
居白首定有關時傳春風頻試老萊裾後園多種忘憂草歲〻看花奉
板輿

別良佐學士

臨清河下遇學士良佐先生赴南京榜聚舟中少叙殊不盡久闊之懷也次韻王汝大理一篇明日來別良佐下東昌而予則入瀛海滄州之境矣

擬毛初慰別來情無奈君南我北行猶似一燈分焚直不知雙槳艤臨清江山此日歸題品畫閣他時待踐更莫為話長憐夜短明朝岐路隔交瀛

夜自河西務京兆楊君恒叔攜酒見過別後賦一律奉寄不棄衰散和教為佳

擇有見訪開春酌促席論詩清夜徂閣中稱數十才子池上今看孤鳳詩花分燭地落銅剪聲沸茶香鬧竹爐推蓬送客得奇賞一天明月殘日無

贈侍郎鄭公

戶部侍郎鄭先生考績還南京尚敘政北上解后潞河之滸晤言甚洽而先生乞歸之疏一路相傳欽嘆無已謹賦近體一律奉贈以寓三十四年詞苑末契之萬一云

東風吹綠漲平蕪彩鷁來春向舊都儒學共推周柱史家聲無忝鄭司徒三年獻績承 優寵兩疏求歸激懦夫大相逢無限別愁將寫鄉博離酤

贈方大守士華

侍御方君士華之擢守淮安也值予被 召北上行會潞河之滸輒賦一律奉贈念君性癖嘗披南織柱頤南山竹院勝詠終月其情好至今不忘也因詩及之

北望紅雲十日程我來君去不勝情一麾 命下初分龍三尺鋒端久得名春雨綠蕪新別意南山修竹舊詩盟遙知不負旌旆望淮水東流足頌聲

送張廷綱赴南京大理評事

一尊祖餞發臨川千里黃風壓北道 恩拜兩京同南政法操三尺自春秋雖情精心 恭龍門勝踐經白鷺洲遙叢共期君聽取江東原日重名流

吾郡張君廷綱以解經舉進士第擢大理左評事赴官兩京遠器宏通實胸于此然離亂之際有不能無別者因賦詩贈之

篁墩程先生文集九十三終

考　序　記　墓誌銘　跋　贊

聖裔考

先聖之後凡嗣爵奉祀者謂之大宗子宗法在禮不可不慎重而考諸史籍則因襲之間尚有可議蓋自先聖一傳而泗水侯鯉傳為沂國公沂國五傳生順仕魏以孔子後封魯國文信君盖聖裔之受封始此順生三子長曰鮒奉封魯國文通君又為陳王博士次曰騰為漢長沙王太傅次曰樹而鮒騰之後分為兩宗鮒六世生何齊成帝時梅福上書言孔子殷人宜封其後以奉湯祀遂封何齊為殷紹嘉侯尋進爵為公地滿百里此一宗也騰四世生霸元帝時賜號褒成君奉孔子祀此一宗也然則紹嘉公乃大宗褒成君乃小宗何齊生安光武時嗣爵又進封宋公為漢賓位諸侯上霸三世生均平帝元始初進封褒成侯均再世生損和帝永元中徙封褒尊侯至獻帝初國絕盖兩宗至于漢亡俱

失傳矣魏文帝黃初中復求先聖之後得議郎羨賜爵宗聖侯傳爵世生震晉武帝太始初改封奉聖亭侯震再世生懿隨元帝南渡居會稽孔氏自此復分南北兩宗懿生鮮宋文帝元嘉八年以罪降爵十九年以隱之嗣隱之復以子不道失爵二十八年以惠雲嗣又以重疾失爵孝武大明二年以邁嗣邁傳其子莽亦以罪失爵此南宗也後魏始求先聖之後得二十七世孫乘以為崇聖大夫孝文太和中改封其子珍為崇聖侯珍三世生渠北齊文宣帝改封恭聖侯入後周宣帝進封鄒國公渠爵世生嗣哲隋煬帝時改封紹聖侯此北宗也然則從元帝南渡者為大宗受北魏所封者為小宗南北兩宗至于隋亡又并失傳矣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始得先聖之後德倫賜爵褒聖侯德倫嗣世生璲之至玄宗開元中進封文宣公傳七世生光嗣遭五季之亂失爵為泗水令有濮州尹孔末欲冒襲封盡殺諸孔氏光嗣生子仁玉方九月遂匿養之後周時乃得嗣爵入宋而卒至太平興國中復召仁玉之子宜嗣封

宜再世生聖祐無子以孝宗顯嗣仁宗嘉祐中以祖謚不可加後人改封衍聖公宗願傳若蒙哲宗元祐初改封奉聖公若蒙坐事廢以弟若愚嗣復為衍聖公若愚傳[illegible]端友從高宗南渡居衢州孔氏自此又分南北兩宗端友傳四世生洙以宋亡失爵此南宗也偽齊劉豫自濟南得四十九代孫璠賜爵衍聖公歷事金因之璠三傳生元措金亡後元作[illegible]元遂并傳元措以去此北宗也然則從高宗南渡者為大宗受劉[illegible]所封者為小宗矣元措入元而卒無子乃召洙俾嗣爵固[illegible]仁宗延祐四年召中書定議先聖五十三世孫當嗣封者遂得元措宗人思晦以闕里嗣爵以寧因于貴近封魯郡公盡今之為大宗子者皆思晦之後矣夫宗禮先王之所制蓋以正天下之大倫而絕爭端者也先聖定禮樂以為萬世法而況其後人奉世祀可不慎乎夫以魏唐之初其所封者史既不載其世次而凡在北宗者又皆出于一時之苟求乃以之當大宗子之責亦異乎先聖之禮矣必不得

已則南宗猶為近之蓋南宗出于當時嗣爵之人而北宗則其疏且遠者或乃以去宗國為南宗之罪以守林廟為北宗之賢則又有大不然者焉以史考之凡出于此宗者皆逃難而出流落僭非真有仗義守禮之心効死而不去者也然則取此去彼是豈大公至正之道哉知此宗祖璠始受逆豫之命而終于胡元之朝所謂因襲之間尚有可議者凡以此而已作聖裔考

蘇氏檮杌序

人皆知宋有王安石者其學術邪謬足以亡人之國而不知有眉山蘇洵及其二子軾轍之罪浮于安石特從也夫其罪之所以浮于安石者何哉安石尚知三代為可法而蘇氏以湯武為篡弑安石尚知莽操為可罪而蘇氏以荀彧為聖人安石尚知以明道為[illegible]信而蘇氏以伊川為姦邪必欲殺之而後已諸如此類皆儒者所不敢言亦不忍言而蘇氏偃然首聖不復顧忌其絕天理壞人心罪不可勝誅矣蓋安石之禍

猶一時蘇氏之禍禍萬世予朱子生蘇氏之後其知之特深故凡見乎
言語文字之間者斷斷乎辟而闢之不少假借其言比乎抑洪水驅猛
獸却戎狄蓋好惡之正出乎天理之公為後學者所當世守也今去乎
朱子之後益遠而為蘇學者益盛禍不自揆謹取乎朱子平日所論蘇
氏之言萃為一編凡近世諸賢其議論有合乎此者悉附其後題曰蘇
氏檮杌以寓除惡務本之義嗚呼後孔子而生者若孟子之距楊墨韓
子之闢佛老朱子之黜蘇氏其功蓋同而世有未之知者楊墨佛老之
禍顯而易見蘇氏之禍深而難測要之則皆叛聖人之道者也故常以
謂楊墨佛老之學如劇盜蘇氏之學如美色其禍皆足以殺人然劇盜
之禍人得而避之美色之禍則陷其術中而不悟者也緣竊有感於
之序以告學者而首以安石為言非惡安石也所以甚蘇氏之惡故與
天順五年龍集辛巳長至日書

送吳君鼎清知臨川縣序

孟子曰今之令者民之師帥夫師帥所以治民師所以教民也我
朝海示守令每郡縣縣為兩亭于門外大書其榜曰申明曰旌善人多
忽之而莫知其所以名者夫申明者著善惡政之本也旌善使人興行
教之所由主也今之言政者乃指任教為迂闊言教者亦指任政為俗
吏之二者皆非也政教者輔車之勢焉可廢其一哉予友吳鼎清將赴
臨川令諸常所往還者相與餞之都門外而推予為之詞嗚呼政教之
說夫人能知之而況吾鼎清其必有不言而契者矣獨以臨川在古為
任郡則請尚論其世以興鼎清商確之臨川先賢吳獻於荊國王氏象
山陸氏然王氏之治以刑為先非吾之所謂政也陸氏之學以禪為宗
非吾之所謂教也王氏當國廢春秋而不以設科陸氏早年詆朱子亦
與之立敵類非後學所敢輕議者今鼎清以春秋取上第而又生於朱
子之鄉蘇之任也能不嚴所趨而擇所擇哉爲屬吳氏亦出臨川然其
論政則先義後利為學則尊孔孟雖間與陸氏相排入而其學道
者實吳鼎清尚求其遺書而讀之庶以施諸有政而迪其士民務與古
之儒吏同科以不負
列聖垂示之明訓庶幾諸君子贈言之意乎若夫報政而來旌異之典
當諫之推皆鼎清所宜有者不預道之以為謟也成化十年甲午中秋
節後日

俞樂堂辭序

和闐邑南康處士志高之年七十也凡親疏之族老壯之友內外之戚
稱觴祝壽遠邇畢至有請予記其俞樂之堂以致慶者矣在邑之善和
程氏曰儒學生啓復以文為需予固辭曰言不可若是其贅也而其請
益堅曰處士與啓之父用仁叔用文相友四十年故啓兄弟亦得與處
士之子佑從予价學篤世講之好甚久宗長宜無靳一言予不獲已而
思之得其說以告曰在詩有之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
胥與試所以祝其人者至矣而又曰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
歲眉壽無有害其言之諄複不厭其祝之再三不已誠以其人之賢也
宜壽故詩人美之不一而足焉如此則予於康處士之壽雖欲已於言
豈可得乎然處士孝友之德淑慎之行所以增輝先人垂裕後昆揚芳
里閈者予前已述之雖更僕不出此矣所以壽處士者其有逾之都然
集一鄉禮意之勤摛亦可謂極一時之盛矣若然則予於處士之壽亦
何煩於嘵嘵而後為快哉顧先民有云情動於中而於言之不足故永
歌之於是乎諸辭而播之於樂今去古遠矣大音既散詞曲繁興奏之
閭巷之間以為吾人吉亡之勸亦有不可盡廢者焉處士誕辰在五月
二日有嘉令筵稜稜准旅長者奉盃酌而拜少者操几杖而侍心豫體
休洩洩融融盍介壽祺自今伊始乃為辭一章界康俾稱壽之際付歌
童調之以悦觴處士能樂聽之而醉一日之歡于俞樂之堂則吾宗之
所願望于處士者亦庶其少副哉辭曰
俞樂堂中七十春松柏壯齡鶴壽芊 薰風開燕慶生申主也精神客

也精神角春蒲觴觴御及界節又更新曲又更新頌期遐筭比靈椿不足
充人誰是充人

逸菴行樂詩序

歙吳氏雖多以向杲為望向杲之吳雖盛以宋校書友堂先生為望友
堂者晦菴夫子之高足弟子也友堂傳十二世為逸菴君廷藝號健碩
裕能奉其父之遺訓而睦其弟昆納交一時知名士為鄉閭所禮重間
以輸粟賑饑荷恩例有冠服之榮而無職守之責乃以逸名菴有子曰
鎧能克家其女之夫曰方岩將規所以壽君者乃請石田沈氏作逸菴
行樂之圖且乞縉紳士夫詩以副之奉以請予序予讀之竟則為之慨
然曰世降俗偷人之去道也益遠故有逸於其身而勞其心者有勞於
其身而逸其心者身心之逸勞相乘而人之德係焉繫之矣若逸菴君則
固勞其身以逸其心者歟予觀諸君子之詩皆徒知其逸而不知其有
不逸者有焉爾昔武王受丹書之戒退而銘諸几席諄諄乎敬怠義

之兩者武公作抑戒之詩以自儆而尤致力於慎出話敬威儀之頌者
之當時二武皆年九十餘而不自暇逸者如此二其卒皆以聖稱而記
禮編詩者謹取之以垂訓後世者也逸菴君生文獻之後淵源考亭諸
法詩禮今年週一甲而乃昔不勤其有甚於斯乎夫既以承其先施其
家其心休休其體愉愉脫江湖之險而享溪山之樂發壤于壁年正位
于鄉射優游太平將自茲始宜乎聞之者有取於其人而詠歌之也彼
剝趨而欲往以求逸其身而勞其心者讀行樂之詩考逸菴之行其亦
慨然有感於是乎惜予被召入朝行李載道不得舉一觴于菴中以
求君之所以為逸樂者姑序之云爾

榮壽堂記

女婦之德莫大於義而其福亦莫先於壽修其德而不獲乎福者理之
變叨其福而不本乎德者事之倖值理之變不能無諸己得事之倖不
見齒諸人二者一由於天一繫於人然繫於人者其本也然則人其可
不力其本以聽乎天也哉苟盡其在己而不獲諸天在女婦固不失為
賢叔在丈夫亦不愧為君子然所以為可慶之地苟無矣求其德與福
兼人與天符若汊川孫母程孺人豈非其人乎其以榮壽名堂而求士
林之歌咏有以也孺人出富溪碩宗歸汊川孫君以善為士和處士之
介婦孫氏殷盛日漸以隆孺人協諸娣姒內勤職業豐甘旨潔瀡滫以
孝事其舅姑故以善君兄弟得畢力於外致貲克業隆以豐碩孝友名
其鄉孺人不為無所助以善君中道而逝孺人撫三子濟茂森齊底于
成時茂求授室習散之甚力遣入儒學肄習舉子業曰此汝父之志也
宜勗之於入試必送之門喜頌其穫及室又憂念甚苦及不偶而歸則
加慰勞但曰在己者不可不勉在人者不足計也三子者秉訓唯謹居
庠序則為佳士遊江湖則為良賈宗姻稱之鄉鄰榮之歲時萃會于堂
承顏順志唯恐失其懽意孝之真六倫之至不易一言語形容者諸君
之賡詩或託興以寓其頌祝或婉言以敷揚其盛美蔚乎粲然視古詩

人之錄同陵頌壽母者誠不多讓孺人壽將六十年族姪師曾於茂有
連姻之誼間集諸詩章成卷請予記其事致之茂以壽孺人予以壽期
尚散成雖諾之未暇為也時狼閒赴召命師曾舟餞于浙之青溪復
申請曰孫孺人之壽期斯邇然預致以攄吾情宜無不可者於是乃述
茲之出於孺人者有自然之德壽之獲於天者有必然之徵其視值理
之變得事之倖而無可慶之地者相去何啻霄壤然則三子者之力學
幹蠱異日所以為榮壽之舉者亦可以前卜矣則宗工鉅儒且將有不
一之書以為斯堂重予言將為之兆耶姑是為記

雲溪程氏宗賢祠記

雲溪程氏宗賢祠之將建也其族之彥曰用高曰璣志私倡議于族老
士新孟高等既而相與詣南山請留於予予是之繼具其事白于縣時
三山李君文晦以前監察御史知休寧文嘉許之且給帖坐名任事以
急其成功乃弘治丁巳夏六月也於是士忠用高亦璣鳩金聚材以經

嘗之而眞守德昭奇玨奇琿廷芳鐸與衆爲之佐擲明年春正月而工
訖儒學生天錫實從子翀且以子倜出唐都御公後持譜列狀來請記
爲値予服闋將衆赴
召命雖諾之未及爲也水遞遷暇始克取狀而紬閱之以始遷祖唐御
史中丞都使公潛王祀其中其列祀自宋歷元以及　國朝凡八十人
其諸宗賢生雖異世出則同宗或發身科第或舉自貢或典兵柄而
盡節義或居要位而竭忠誠或官郡邑而福澤黎民或主師席而克成
士類或肥遯丘園而孝友聞於其出處雖有不同而其功業德善之
有光于前裕于後者又豈有異乎哉是宜子孫立祠倫其世次第其行
名以列祀之也雖然是祠之建固足以見其崇德報本之心李君之與
人爲善尤足以見其化民成俗之意後之人誠能酌幽香而起敬觀瞻
竭而興思慮則善其道於己出則推其道於人而於斯祠之立豈不煒
然爲之有光哉否則雖日陳籩豆時舉祭祀亦不過按常典敘昭穆而
其於所以立祠之意竟何其不抵牾乎是究是圖更其然乎後之志
於繼述者宜有味於斯言其宗賢名之列以行不以時爲先後者敘昭
穆也悉列于左方故此得以畧云

臨涵縣儒學訓導程天爵墓碑銘

天爵既葬若干年其子奇壎始以其族人逸民所爲狀來閬山請銘其
墓上之碣予抱病倚廬而於一切文事皆謝去既而服闋赴
會典副總裁之召其族弟又錫從予游亦屢以爲言官舟暇日始克取
其狀而序之天爵諱貴先世居篁墩與予同出梁將軍忠壯公後至唐
御史中丞公澐以保障鄉井拒黃巢領兵駐東密巖遂居汊川從孫杭
唐末分兵鎭婺源陀川後嗣東密巖將乃居臨溪杭十八傳曰宗者號
無庵爲泰軒之後遂居汊川泰軒實中丞十七世孫也宗生強強生謙
字士益號益齋永樂中舉賢良仕爲福建鹽課大使君之祖也父岌贅
于孟潰貞固學儒處不群別流漸谷聚處士俞新民女有誌行君生質
異異常經書過目輒能成誦年十七充郡庠弟子員業春秋先諱桂字
永秀以祀　王睬諱故易避之閱五載補廩傳天順戊寅丁內艱受業
于郡門汪公四顧既而復入新蔡從汪君瑞游而業益進壬午起復廩
入鄉試不獲以貢上京師于焚獲識焉論宗好敘昭穆當字予爲叔
予深幸吾族之有人如君者不易得也銓考及　廷試俱在優等授福
建汀州府儒學訓導時裡塘族人燕同知郡事雅知君知府餘姚徐君
瓚亦愛敬甚至暇日與教授廬陵胡覓以詩酒相歡洽謂道之實不
在言語文字之間而具于性分之內不在高虛深遠之際而寓于日用
常行之中以此淑身以此教人然乎毗娓古人爽清譽雅望歸然爲一
時師儒之表丁酉以外艱去任服闋改授山東青州府臨淄縣儒學訓
導訓誨之篤不異于前遷擢都憲常州盛公分守參政李公俱知其賢
而遇以殊禮知縣鈇貢兩欑署之成化乙巳以末疾告休及抵家號居
名曰每病少間則稍徉泉石間舉天下物無足動其中者是歲孟冬舊疾
復發謂其兄紐菴曰吾其不起乎閱旬餘頹然如醉而逝乃二十日也
成化丁未十二月甲申葬里之上嶺月形背亥面巳距生正統丁巳五
月十三日配同里汪以廉處士女淑慎慈惠克修婦道子男一人即奇
壎爲縣學生娶遞氏女女三人長適閬川畢裴次適浯田朱岩晏三適同
里范其孫男一人孫女二人君平素在重者古人風度諸書多欲措諸
踐履故口無戲慢不經之言身無卑污苟賤之行其始爲士以及居官
同儕自以爲不及遠甚惜止於斯而已嗚呼悲哉銘吳可辭銘曰
將哉若人古之君子言無可擇行無可訾既講于仕亦嗇其年爰爲之
銘昭彼重泉

書大學重定本後

大學章句朱子所訂凡爲格致傳補亡者大壹于後學朱子既沒矩堂
董氏槐始謂格致傳未亡乃撰于經傳中未及正附和者車氏若水慈
溪黃氏震果齋王氏柏山陰景氏星學仁王氏姓潜及

國朝浦江鄭氏濂天台方氏希古皆有論訣大同小異而於第十章亦有從程子所訂而少變之者走嘗欲合諸家者為定本而未能也非所服日點記衆識參互考之手自録出如右他日散放歸田當刪加紬繹并訂其注疏而凡諸經子中有先儒成説可還其舊者悉加釐正以俟後之君子而不敢必其能遂否也

唐翰林學士承旨劉公依仁像贊

公諱依仁祖居彭城唐末官翰林學士承旨出守江南因亂遂家休寧其後世有顯人詳載縣志公裔孫文佑問奉其遺像請予贊

儀容端肅器識穎浮幹死論思陳所蘊以致乎主大邦出守推所得以澤乎民為愛山川之秀飛爰居休邑以終身大昌厥後良本乎仁此所以雖傳世之既遠而畫像之如新也

宋秘書丞君思汪公像贊

此宋秘書丞君思汪公之像也其世孫存仁以其叔文發華來京師奉以請予贊

儀貌俶顧手神秀異為越公之闕孫實將作之難弟問學淹博而弘深文章渾浩而精至讜論之陳也允愜乎上心官次之屑也肯歷乎中秘惜乎用未究其設施之才業未酬其平素之志所幸生其後而為其鄉敢謂知其人而論其世也邪

歙巖鎮旌義汪溪雲甫像贊

髮鶴顏酡言言温行質禮恭意和晚年三逕松菊壯歲五湖烟波豚貧賑之義孰能爲是宜烏紗銀帶受恩之重芝蘭玉樹集慶之多也歟

孫母程孺人像贊婉如之姻

質如圭璧氣若春温婦行之淑母道之敦既傍以勤至老不渝亦慈且仁愛及外孫乎邁而往懿德靡渝陟降庭只終古皆存

歙伯行方德貴處士像贊

威儀秋霜氣宇春和身範一鄉之俗胸涵萬頃之波不驕不吝無倍無煩惟欲濟人而利物何心於縶以鳴珂六旬既邁兩鬢未皤是宜其子孫之孝養而來善慶之繁多也歟

與程尚賢避暑城南郊途晚歸聯句書扇寄汪廷器

避暑者歸來路晚涼郊行不覺意相將蟬依綠樹秋聲近馬脫紅塵野趣長柏手聯吟人似玉洗心清愛水如霜浮生良會真能幾莫惜吟鞭襲夕陽

壽程母唐孺人九十

歙庠生仁世居槐塘宋丞相文清公之裔於予為族子中失所怙其祖母唐孺人年九十母朱孺人年五十俱無恙在堂生與二兄一弟奉二母甚謹嘗從予求詩予嘉生之孝且喜二孺人之既福未艾當見其孫子之顯達為有日也為賦短歌一章致慶禱之私云

壽壽白髮明朝暾融融丹頰如春温膝下雖無彩衣子目前喜有蘭芽孫子婦來歸本華族半世孀居守宵沐時時湯藥尚親嘗夜夜余綢奉姑宿君家書德如有傳君家壽天應憐六親次第獻春酒晚節頗比松筠堅我郡槐塘推巨姓一孫况說才華盛青雲有路待他年恩與寵看表重慶

篁墩文集後

歆蚤嘗學於家惟科目技藝是攻及入大學私竊有志於聖賢之道文師亦視為可教乃授之以六經於是既竭才焉然年未有得蓋戴天而不知天之高履地而不知地之厚徒日仰嘆而已文師曰道之曰六經斯道具在四子寔發明之其微辭奧旨探之益深窮之益邃因非學者一蹴能到也夫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學之序也汝盍思焉歆徒馳騖於高遠而忽卑近則志荒學廢矣何有於道哉況今之所謂學者類不過精通乎文辭耳通乎文未便至道焉於學也亦庶幾矣歆曰文所以載道然古今作者多矣奚其師則又曰唐之韓柳宋之歐蘇其文甚偉而於道亦該博當時學者皆宗之弟究心焉於是又淹歲月習見四公之文雖有純駁之不同要皆一代之文豪可以行於世者而於道之該與不該歆不知也既而得吾鄉瓊臺丘公所進大學衍義補于考據精詳論議宏博且其文溫潤典雅不怪不華比之韓柳歐蘇雖各自成一家

之言似多弗畔於道可以謂之
文者以今視昔以後視今古今
人豈相遠哉且念自入
國朝百餘年來文運熙洽作者寧
復無如韓柳歐蘇者乎迨弘治壬
子計偕上春官幸為令少師西
涯李公所收錄時丘公在館閣

擴禮當見因請於當時之文人
丘公歷如自宋景濂諸公而下
至于其間時又抱多推讓而篁
墩程先生亦在所愛重焉且曰
篁墩晚年進學者為文于富氣
銳可嘉也于時竊淺之未幾謬
拜南臺自是匆匆職業不間他

務已乃聞篁墩貴志以殞矣惜
哉弘治己未承乏清理西江戎
籍至壬戌竣事還臺即領守徽
之
命篁墩徽之休寧人也思之不可
得復見矣因訪求其遺文於其
孤錦衣千兵君墉與其從子閎

人廩貢曾遂以全集求刻因得
檢閱竊見其以才驅氣以氣駕文豪
放奔逸俱有餘地匪直如丘公
所云富銳而已也鎮於道亦未
知其如何要亦韓柳歐蘇之儔
其丘公大學衍義補俱世不可
無者也歆也慕之久既恨其得

之晚敢不公其傳於天下以彰
國朝文人之盛耶慨然許刻而未
就板其門人有撮其一二刻之
名曰篁墩文粹時論咸不厭以
為篁墩之文不可以揀選也正
德丙寅歆以考績上
京師謁見少師公首以此為問歆具

白其意因與錦衣君以全集請
序公曰篁墩之文誠不可以不
全刻〻之非吾序之不可也歆
奉候月餘公之序未就然公
事既畢理不可久留而休寧尹
張君九達隨亦以考績至乃令
候之而張君擢入諫垣未及領

至今尹王君鍇來代之公始發
今錦衣君領到乃正德丁卯三
月也即命鍇督任其責鍇名進
士老成有識素知雅重是文者
乃銳意為之篁墩之門人鄉進
士王君寵汪君玄錫今曾允校
對密審刻完錦衣君固請吾序

其後意篁墩先生之文吾師少
師公序之詳其履歷顯晦終始
大抵具備如柳〻於〻之文濟韓
昌黎序之其文蓋足以顯行於
世無疑矣歆何人敢當其後哉
然義有不容辭者謹系數語于
末簡庶見景慕之有由云夫全

刻之歲月云爾必札其歸于邑

惟六經四子在尚復何言

正德丁卯秋八月之吉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直隸徽州府

知府前監察御史廣東博羅何

歆書